天台詩選六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

〔明〕許鳴遠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民國元年排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台詩選五卷》提要

重訂天台詩選序

天台之有詩集自江東天籟始也南宋隆興間號稱能詩無出劉氏兄弟右者嗣是厥後若抱犢若高林若江村若新山若檜軒則全芳備祖稱之後村詩話著之顧俠君元詩選又並載之洎乎有明斯道㢘續卷帙滋多其尤爲時推重者則有魯氏之竹素游思等集褚氏之怡笑集杜氏之樂夲集范氏之丹臺集柏軒稿許氏之擇稻吟盧氏之黃州集夏氏之赤城集陳氏之霞山漫草以及陳竹窗袁知止麗石壁潘璊鶴與雙澗梅盤許醉夢陳秋𦍏而以竹居得月兩集爲之殿獨恨年代湮遙風流易主故家遺稿

多埋沒於水火兵燹輾轉徙遞遺中其更代保守慭遺而至於今者惟方外寒山子最古餘則各族譜牒寄存一二詩寥寥無幾矣藉非有網羅散佚之人爲之逐一編輯其姿知不隨大江東去風流浪淘無復有古人名氏於來代讀者之口豈不大可悲乎此鄉先生帶存許氏所以有天台詩選之刻也攷四庫全書提要總集列此卷存目類前有小寒山陳函輝序蓋郎徐翾訂本而刻於崇禎十五年者迄今垂三百載散亡殆盡許氏之後賢曰佩蓀品蘭者變之以爲吾邑詩人雖或收於戚氏三台詩錄風雅遺聞暨天台山方外各志而無專選幸而有此而又令其日就

湮滅非惟辜吾師輯選之意抑亦合人之辱也因願設法重印而商之吾友金君性山時性山方有國朝天台詩存之選用聚珍版排印業已告竣凡自國初三高士以下迄於同光諸子得一百八十餘家裒然成一代巨觀惟爲例甚嚴寧以人存詩不以詩存人雖有才華濟卓而行事不軌於正槩行刪黜無登載者亦謝靈運心邪不許入社之例也而是選則聞見較遠只辨其非天台籍者削之而補以稀見於各家之作使無漏遺又或時代倒紊方外閨媛襍糅其中爲前刻所未嘗料正者一一爲之釐剔務與原刻不相反而實相成品蘭顧而樂之將以某月日付印拜

道所以釀貲之故而丐余序其簡首余維繼承先志一舉而三善備爲後世之名君子所必爭高山之上深淵之下尙欲寄姓字於其間而況爲之苗裔者可聽其漸即淪棄乎此舉出於家族有木本水源之思爲磨沙洗戟可認前朝古有以一物之愁舀卜聲名之永短出之灰塵加以拂拭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也千年龍光終當復出正其時矣江右雲間劃疆而竊詩雖小道亦藉人顯合山夙稱奇秀倘無佳章雅什爲之鼓吹不令松桂笑人乎卽前賢亦不任受過也持此心也以往吾益於品蘭有厚望矣雖然循以道鑑不載文人之例則或者疑其無補於時而際此滄

海揚塵刧灰再黑之秋與丸滔滔橫流靡知所屆孰若反吾初服相與聚先正一堂庶幾由諷詠所及或可爾吾道之真一於將來也夫豈僅敝帚自享而已乎時壬子中秋后五日同邑後學褚傳誥

序

予既排印國朝天合詩存告竣而許君佩蒸擬重刊其遠祖明季淮安同知㟲存先生天合詩選與予商定其體例謹案是集之葺當崇禎之壬午是時流賊已逼盧鳳陷開封殘汝甯京師岌岌朝不保夕合雖未被兵亦風鶴告警而先生獨汲汲以詩選爲事所志若並不及乎他者迺知天下已壞不可復支也故不二年而明鼎遂革中原離析蕩盡而合之文獻獨不與兵火俱燼河山俱分裂者則此亦先生收葺之功爲不可沒也顧其體例亦頗有未善所取皆本籍人而閒入寄寓釋道與閨媛並列不復別異前

後時代亦有譌舛斯三者固畧知編纂者所解道而先生於此若獨有未盡然者名託於選詩而意不專在乎詩也宗周將隕嫠不恤緯漆室之憂魯女且然而況仁人君子蒿目時艱關心於君國之故者乎嗚呼當先生攝篆新城集民兵禦賊嚴斥堠警烽火浚濠塹擒劇盜撫饑民政績偉然使羣州縣皆若是則流寇不作而明可以不亡其卒亡者貪官墨吏之充斥於天下而如先生等輩際不得施用故也卒以漕事爲當道所中解職歸里杜門撰述詩選之葺特借之以消遣日月終吾餘年而其耿耿不得已之心抑鬱幽憂無可陳訴計惟古人可以告語默相印證而

於初志殊不然也然先輩之名篇雅什精神心血所寄轉藉是以得綿延於世不可謂非厚幸而語言文字較量分寸體例有未盡脗合者固先生所不屑屑措意也且亦是手定未成之書經徐明經光允等續葺而義例仍參差別出爰是與許君重加校正缺者畧爲增補惟是選曾經採入四庫全書存目流傳必廣今考吾邑止有此本一經遺失則廣陵散遂絕因促其急行付梓當茲廢經蔑孔與學猖狂吾道淪胥之會刻此亦復何益然爲鄉邦文獻之所係抑亦國粹將亡之轉藉以保存也然先生生不忍見亡國之戚不數月而卒范文子祝宗祈死竟如所願予不幸

遭非常之變與先生相似而禍勢劇烈更甚於亡明雖所葺詩存或可與詩選爲後塵之步而遜毅効節委懦不立隱忍苟活偷延視息秉筆爲序媿先生多矣壬子季春邑後學金澍

原序

天台之聞於天下也自孫興公一賦始也然漢郎有高察齋又有顧歡隱居其內遡而上之天冠應眞之開拓葛卿子喬之神通晨肇耕而遊仙曇猷分而衍教台山不久以異跡著乎宇內八垓共宗五嶽若言及石梁華頂之勝則韓望俱俯首而揖讓之夫洞天之爲天寶也福地之爲地靈也其指可屈也而在台山不一而足也台以天名上應泰符之階下鍾星烏之瑞天縱之矣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名山不產異人是頑石也則名人之所以報名山而爽凝而菁華吐其大者爲高勳偉烈忠臣孝子之光而其

次則散觀於縣人高士金石聲歌之緒日星布彩川岳出雲其氣然也輝考古人之咏天台如沈隱侯徐孝穆之諸記李巨仁孟浩然元徽之之諸篇碑蘚未湮星瀨猶兀爾任翻三過終非卜築之幽居大姥一吟仍屬夢遊之逸客惟吾友許帶存先生所選詩集始自有宋之二劉下逮我明之今日或標舉一家之英或近取一邑之乘而餘則台郡名賢皆不得以闌入焉在台言台明巖檜溪之結秀生動鬚眉赤霞瀑布之爭奇淵源昭穆言詩必及其祖先言文必舉其家傳訓國人以孝悌之道而闡名岳以誕孕之房在是集矣其詩以有所刪訂則必言選而亦有佚於選以外者亦有怨於選以內者父兄子弟之教關文徵獻之方也然合乎詩以論山山爲五宗之伯仲詩亦六代之裔苗非金庭玉京之秘無以發爲物華非巨卿才子之章無以抒爲邦彥誰謂一隅之爲邾莒乎自茲以往代興復霸夫豈乏人筆橐家獻以扶大雅吾於繼起之後賢不能無望矣崇禎壬午仲冬小寒山陳函輝謹撰

自序

天台先正詩無論顧張王晨諸君子失傳即南渡後黃待制宋閭學賈正叔靜學太祖幽忠錄表表見於邑乘者亦多淹沒潘梅巖先生彙集之夏赤城先生有序惟時已不能多得之久遠矣迄今百餘年手編殘蝕後學目不經見慮併此近今者而失之因登之剞劂以乘其傳重加蒐補間入仙釋及占籍之士共得詩若干卷高者似華頂之崒亢深者似石梁之崩注悲壯似瓊臺之孤清曠逸似桃源之閒嫻藻采紛披又似赤城之秀麗或以詩傳或以人傳總之於聲沉響滅之餘寄高山仰止之意遺之後人遂及他書其功其德以不沒台山之靈云爾彼聞猿不忘機者句雖工不錄採詩之中尤重旌品願吾台士各相淬勵立德立功俾台山因我而益重使我因台山而重也更於先正有光焉崇禎壬午仲冬之吉許鳴遠書於赭霞溪房

本傳

朱之任撰

公姓許氏諱鳴遠字有鑒號帶存別號赭溪居士天台人也其先居山左之巨野金鄉村宋宣和間登何㮚榜進士仁隨蹕南渡爲右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以抗疏論汪黃觸忌遂借修武郎趙士仔遊台因家焉至八世德壽登賢祐進士以彈賈似道未授官歸作幽忠錄至元十世嗣傅學嫻於詩劉誠意爲點評其集抗志不仕作詩訓子益公先世實篤忠貞云從祖敬軒明永樂歲薦爲儀部員外郎宣德間守汀州時繼兄鎮擢二十五人爲郡守公其一至十八世贈君諱學慶陰行善而家日豐娶朱安人生丈夫子三長鴻臚寺序班鳴遴季鳴遠鴻臚寺署丞公其仲也公風骨精岸目如耀星早年聲欽絕人人知與不知無不以國器期公公於書無所不闚而尤邃於史每言史則歷歷有貫穿年十七補邑博士弟子試輒屈其儕偶以臺試第一廩於庠天啓辛酉恩選入太學屢試南北闈不利崇禎丙子授揚州府通判時流寇充斥犯九江破六合眈眈虎視則在揚以揚繁華佳麗爲南北咽喉是以屢闞爲公初蒞任即署軍務爲飭城守厲軍政重偵探嚴保甲而揚州之壁壘一新會朝廷頒任內臣大璫楊顯名以巡撫鎮揚主鹽課作威福其中軍韓姓者方坐堂上闖中門公列

騶嚴呵過之其徒大噪以公不下乘左右以告公微哂次日復列騶過之寂不敢動於是一郡稱公而瑠亦少斂丁丑秋流寇犯大儀偪道橋諸鎮且備長衝大櫓欲以攻揚上臺以新城爲賊所尤婪獨委公守時賊勢方張人懷疑懼公集紳衿鄉保於三義閣忼慨盟誓人爲鼓舞日則稽保甲夜則明烽火寢食於睥睨者三閱月賊知有備遁去時兵備河南鄭公二陽稱邊才文武備具遇公如舊相識任公如左右手先是公未至時鄭已增高其城但舊濠湮塞公至遂以濠事任公公勤思瘁力爲濬新濠於舊濠外緜亘百餘里自秋徂春凡六閱月而濠成於是詰奸宄峙糗糧諭諸賈出貲樹敵臺如林立且布德施仁民心益固寇自是不復覬揚矣巡按奉旨查近年錢糧監司以屬公務在一月報竣公奉檄即按部稽覈虛者補實者清墨吏奸胥無所上下不二旬已竟其事有儀眞倉使李徐二人交盤未清相繼物故後至悍於宿逋罔敢承接其子李民善徐時偉繫獄三年公爲嚴拘倉胥勒其底簿覈之清補足數隨令交代并釋二子扶櫬歸又京師大豪某常至揚作奸亂吏治郡中苦之寓鹽商某家商宴勞贈賄無少失豪欲誣以陰事商不獲已訴於鄭鄭亦屬公公立捕於庭豪以權貴恐嚇公曰我方詰奸細汝何爲援吾士遂置之獄既鞫抵罪戍邊郡中無不大服戊寅歲旱蝗民且病疫死者相望公煮粥於息浪庵以哺饑者劑藥於濟生館以治疫者所全活甚衆及二麥告成蝗蝻復發公躬率捕賞錢米以勸之設壇步禱祭告八蜡神不旬日風雨大作盡飄蝗於江中而民害悉除論者以爲精誠所感冬還江防江防多稅課計簿山積公追出漏操餉銀新舊侵漁於竄胥及無批迴者數千兩瓜人感服己卯春署泰州試童子拔寒士方苞爲首撫字備至泰人有許侯去思錄秋署通州海盜縱橫一夕報犯任家口時有言急閉城門者公斥之躬率鄉兵鳴金發炮以邀之隨遁去次日復犯公集官民兵奮勇前擊盜復遁去未幾應天巡撫訂期會勦調通海如皋多係賊窟公友人靖江令陳公函輝時爲監紀致書於公總河張公國維兵道林公自銘咸以擒渠之功遜藉於公公於是出睿慮以建奇勳遣人密訪渠魁郭四大王名郭希原注如皋以爭賭手刃四十餘人懼誅逃爲大盜被蟒登陛殺人淫汚官兵莫可如何公遂遣機幹數十百人埋伏賊所經地如張網然不數旬郭希郭五陳禮等皆就擒又有盜顧科顧禁依倚宦勢縱橫出沒以城狐社鼠難於勾攝取他盜鞫之竄名其中忽然行挐遂盡供焉於是合州有包龍圖之謠而通盜悉平公在揚三載狀公

最者十餘疏正在議遷而漕撫朱公大典欲濬射陽湖以
爲非公莫任於是特疏薦公擢淮安山清河務同知公至
淮治湖築堤之檄交下射陽當淮揚七州縣下委壅則爲
害大通則爲利亦大且海運可復新溝蘇嘴建義三堤則
漕河利害攸係於是議治湖估費一萬二千餘兩先是朱
公於煮賑疏中奩列工助一款奈大兵大荒無以勸助時
適有踏丈灘田一案公申報履畝得田二百四十七頃可
變價六千六百餘兩又察么書一案起獲巨窩房屋船隻
等項估值銀九百一十餘兩淮撫具題因以此二者充湖
工之費但治湖殊有萬難多端者時孫孝廉條議意在築

堤不必探湖身之深淺撫臺亦頗主之公意則在濬深不
在浮高其揭云古誌載湖身闊三十餘丈涇口北至蒜林
三十里正當黃河三洪口下流今爲淤泥充塞竟成平陸
先年濬止一二尺僅通濶沙之水三分之一北行其二仍
向流金溝東行瀰漫田間以爲民患又東作二里係湖水
咽喉今盡淤塞水反倒流入湖若不濬深使有建瓴之勢
水仍不出雖濶無濟詳察地勢濶一丈不如深一尺其下
有淤泥者最難下手今惟以引水出口爲據成算已得於
是分作三工旱工水工堤工委官及義民同力協作焉朱
公經始之日深慮告竣無期公則豫定兩月今若左券閒

壩放水水循故道逃竄災民皆聞風競歸相率以施耕種
山鹽高寶海運之米皆達此湖而工作於是乎成矣湖工
稍停三隄又爾告急公離湖上卽趨隄所躬親督率風沙
烈日拮据五旬隄工方竣而催攢之檄又至往規漕艘三
月過淮四月過洪以黃濁淮清至伏秋則黃水張而淮水
詘勢必濁流灌淤必四月迺可避之奈是歲浙直苦荒湖
廣苦寇五月方始至淮繼之旱魃爲災淮水縮流三十里
黃水連漲二月餘運口內外幾爲絕流數十年未見之事
公又當之竭心焦勞寢食俱廢晝夜疏濬漕艘方得盡出
其如時已去何朱撫臺札云門下拮据蒸炎烈日之中不

問而知其苦科臣左懋第疏云河臣許某奔走河濱倉皇
晝夜是則公之盡瘁竭誠兩公實鑒之矣乃當事者不問
前之不至但咎此之不出而且欲自卸過公又正言觸忌
遂飛章彈公公被議（柯公夏卿銘其墓云時禁旅之現糧新授巡漕吳邪臣自度不免圖卸罪杖青河令公力爲救解且抗言曰士可殺不可辱從無憲司杖縣令事吳深銜之飛章劾河官十餘人公與爲）至
京上書自理蒙聖鑒有誤緊兌米之旨旣而朱公抗疏論
救以射陽湖功不可泯於崇禎十五年十月準復原職公
以勞苦成疾遂用是歸矣論者咸以公未竟其才爲嘆公
雖家居不忘憂國閱三年遭甲申之變終日悒怏時或慟
哭不食至仲冬竟以疾作而卒享年五十有七公孝友天

至事二人篤與孺之慕幼與伯兄同學而事伯兄如事父伯兄執家政公則專意就塾伯兄卒毀瘠踰禮如執三年喪伯兄有姪四公爲撫育授書悉如己子衣則同彩履則共朱嬉戲則均受撻而猶子事公亦凜凜如嚴君季弟儀吉受經於公妹四人皆厚貲以遣有疾親視醫藥劑則坐守達旦比李英公爇鬚猶過焉公爲人剛直健決而性仁慈與人接曲而有情禮人有善如己善人有不善嫉之如讎有童時受業師爲臨海人死其子不克葬殯於路側公每往郡則披棘而拜其所出資付其子令買山以葬其子終不葬公於是載附棺之物親詣八疊以葬焉至於周鄰

里以粟帛助戚屬之婚嫁從弟守行艱於嗣資其買妾以續後明揚久游不歸膳其妻子作書招至署厚贈以全其家有岳貧屢捐俸緘寄公卒二十餘年諸從弟言及無不泣數行下岳翁家落鬻其宅於人捐白金贖還之此皆公之餘事筆不能殫述任之先慈公之弟四妹也忝以宅相愛任良深任受恩甚至茲謹按行事不爲妄溢一詞以備他日蘭臺之採此則所以報公公男子四人長君求太學生次君揚邑庠生次君徵邑廩生次君羅郡廩生孫十餘人多英彥工文辭是公之昭明有融蓋未央也

贊贊曰予小子任欲贊公亦何能贊公且欲贊則嫌於私親之言弗贊則異於大道爲公之旨由今觀之未孩朱公則授公以艱難之任者也潛庵鄭公則倚公如左右手者也韓石左公則知公勞瘁之至者也朱公金華之守比之張睢陽而尤烈鄭公庭對之言方之賈長沙而彌切左公北使之時例之洪忠宣而更烈至若擠公陷公者或叩首求活或蒙面事人忍凝碧之國恥顏隴西之家聲孰不昭昭於人世間耶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傳曰美女者惡女之仇又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合州府志 仕進

許鳴遠字有望號帶存恩選入太學崇禎丙子授揚州別駕流冦猖獗集兵民城守三閱月賊知有備遁去攝篆通泰皆有異績總漕朱公以河決新蘇口特疏薦擢淮安河務同知至郎詳察地勢分旱工水工堤工三等同力協作不兩月挑湖七十里水落田出流民復業

天台縣志 仕績

許鳴遠字有望號帶存警敏絕人以恩選入太學授揚州別駕丁丑流冦猖獗殘破郡邑尤窺覘於揚當事知其才以新城委之鳴遠集兵民於三義閣慷慨誓盟衆爲鼓舞

日則稽保甲夜則明烽火寢食於城上三閱月賊知有備遁去揚舊濠湮塞鳴遠爲開築綿亘數十里樹敵臺廣儲探賊遂不敢窺攝篆通泰皆有異績除豪猾擒大盜撫饑民淸獄囚奏最應遷總漕朱以河決新蘇口山鹽阜寶七州邑之田久成巨浸議興射陽湖及建議新溝蘇嘴三堤之役特疏薦擢淮安河務同知鳴遠至郎詳察地勢分旱工水工堤工三等同力協作不兩月挑湖七十里水落田出流民復業海運以通後亢旱漕艘不至當事陰圖中之鳴遠上書自理朝廷以有治湖功旋命復職遂引疾歸著有歸復集治湖錄天台詩選

四庫全書提要總集存目

天台詩選五卷明許鳴遠編鳴遠字有望天台人自序爲天台先正詩多湮沒失傳慮後學併此近今者而失之因加蒐羅間入僊釋及占籍之士起南宋迄明凡二百二十四家搜採不可謂不廣然元以前僅得二十餘人餘皆明人也

凡例

一是集爲　先祖帶存公手輯每卷卷首謹遵原書從戴惟參訂爲母弟鳴逵從弟鳴欽文愼抄錄爲嗣子君求君揚君儻君徵君羅胞姪君輔君匡君蕃君翰君藎君靖君恭增補爲徐明經光允名氏既繁不能備列而又不可遺漏特首揭於此以著一時相與有成之誼

一是集與非完本如楊子肅十首余論一首楊子傑五首楊士化二首楊士弘一首袁從韶一首戴慶一首夏鐸一首目錄具存而詩已失無別本可以考證今

亦無從參補祇付缺如

一是集如方明敏陳澤雲塙係非本邑人刪去不載釋宗渤及列女嚴蕊亦然其補遺中在疑似之間者不在此例

一此次增補正集宋之瑞等十五人補遺及續補遺張令聞等二十六人閨媛三人方外十八人較原書差備

一四庫全書提要總集存目稱是選二百二十四家今案原書目錄續選與初選姓氏重複凡三十三家又除去楊子肅及方明敏等十二家實只得一百七十九家此次增補凡五十五家一共得二百三十四家較原書爲數加巨尤冀博雅君子訂遺拾匯匡我不逮

一集中如徐一夔漢三老董公碑銘等類宜入文選惟原本既經選入今不復刪削仍從其舊

一原書第五卷俱係補輯第其詩前後錯出有同是題而數首見初選數首見續選者令人猝難辨識今合并爲一庶讀者一覽了然

一在詩選之後如徐印卿朱覺菴張菊人諸先生明雖亡猶心乎明即詩亦宜編入明然皆入淸數十年猶存故金性山先生輯國朝天合詩存即首爲登載今

不復列入以避重出新補入者除　帶存公詩外從祖鳴逵等凡八家

一原書釋道閨媛雖然並出不分門類似乖體製今另爲標出以淸界限

一原書時代閒有譌舛今悉爲釐正免致前後淆亂

一原書五卷今釐爲六卷補遺不刻卷數其續補遺皆在　帶存公後因刻　公詩而并及之

一排印經費係祀下公產提撥其不足者多由從叔新建堂兄芬同行擔任繼志述事以共成美舉例得并書

裔孫佩蓀謹識

天合詩選

總目

第一卷 宋元

劉知過 三十二首　劉知變 十六首
宋之瑞 二首　丁　可 三首
徐大受 六首　丁　雷 三首
袁　涓 一首　陸可大 一首
丁　衛 一首　賈似道 五首
潘　音 四首　丁　復 十七首
許　嗣 二十三首　許廣大 四首

朱　雪 四首　曹文炳 一首
曹文晦 五十九首　曹一介 二首
夏圭孫 一首　潘和道 一首

第二卷 明洪武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

徐一夔 八首　王　澤 八首
楊秉爲 一首　楊天顯 二首
楊　善 二首　吳　昊 一首
朱思平 五首　周應顯 二首
夏　廸 三首　朱文中 一首
余世安 三首　曹宜約 六首

魯　穆 九首　陳　祥 二首
朱　進 三首　袁　參 一首
徐善述 一首　褚子南 一首
褚思敬 二十首　許敬軒 二首
洪益中 二首　夏　智 一首
楊子相 一首　陳　川 二首
杜　甯 十七首　范　理 六首
夏　魯 三首　童守宏 一首
齊　汪 二首　許端弘 六首
陳　宏 十五首　婁應奎 一首

盧　巖 二首　袁　嵩 一首
陳　甯 二首　陳　策 一首
袁　沖 一首　夏　填 十首
魯　昇 一首　魯崇志 七首
丁　丕 二首　許端惠 二首
夏　澄 二首　袁淑登 一首

第三卷 成化

潘　禎 二十三首　楊　澤 二首
范　吉 八首　聞　式 四首
潘　祺 一首　季　璿 三首

許繼烈十二首　盧詩一首
盧季蔫二首　楊季八首
葉綑宗二首　徐洌五首
潘學孔二首　陳洵一首
陳庶一首　朱玉二首
陳日隣二首　陳光謙一首
徐人文一首　盧季鴻一首
許國光十二首　盧季鵬一首
陳期奎三首　范文學一首
許爾奎一首　盧季鯨一首

陳守祺六首　許鳴達七首
楊三省一首　潘鴻逵一首
元維岳一首　周英一首
齊琮一首

第六卷 閨媛方外

宋氏一首　賈雲華十五首
潘氏九首　胡蓮一首
司馬承禎二首　徐鏊府一首
杜光庭一首　陳寡言一首
張無夢一首　王中立三首

寒山子十七首　拾得二首
豐干二首　靈一一首
如菴主一首　椎茂一首
法具二首　蘊常一首
處林一首　至奐一首
必才一首　子賢一首
曇垻三首　自悅二首
清濋二首　先覩四首
曇噩三首　德榮二首
心泰一首　明統六首

明玔三首　仁淑一首
傳燈八首

補遺 後梁宋元

張令聞一首　賀允中一首
桑世昌二首　徐逸二首
金卞一首　左君一首
王亞夫二首　林奐一首
陳澗道一首　劉澗二首
林希元二首　楊貴亨一首
金翼二首　楊伋一首

天合詩選第一卷

明許鳴遠帶存輯　裔孫佩㮄重校

宋

劉知過 字與幾紹興中特科監南嶽廟與弟知變並有詩名時號二劉賀參政允中題其集曰江東天籟吳子良爲序

迎遠樓

幽人矚遐曠應接便無窮雲至白天末月來從海東大千包眼界寸碧在簾櫳彩筆難移得還師訪畫工

贈隱者

閉門不曾出經今及幾年嬾將丹竈弄閒看白雲眠萬卷

蟠胸次三山在眼前道餘宜隱物何但不居廛

月下觀潮

天外玉輪湧人間銀漢通臨江不識夜高浪欲浮空隱若雷將發翻疑水盡東誰家舟一葉棹入廣寒宮

窮居晚霽

背郭林塘秀新晴宇宙寬水鳴蒼玉珮月湧爛銀盤野性難羇紛高情易羽翰莫嘲狂處士刺字直疑漫

瘦枝胡床穩慵便夜氣涼面山心不俗洗椀興何長自許老元亮妻還小孟光何須入城府正擬到羲皇

仲夏對雨

海國梅黃候吳儂稼穡天亂絲懸碧落膏乳灑平川粉瀆
竹間白珠星荷上圓秋租更無慮行賦小康篇

次陳教授秋懷韻

霽色本無礙超然况有臺水天霜後澗心眼病中開弋雁
醫貧飲停觴待月來詩成還技癢不是雨能催

清泉

石眼近林坰涓涓一派清頗疑澆古本未盡濯塵纓明可
秋毫燭甘應玉醴爭微風遠然起吹作篆文平

釣石

春漲洗來淨漁翁坐得溫上無騎馬跡傍有繫船痕枯翠

苔斑駁高低痕吐吞巖陵將不去千古作雲根

雨中寄丁致遠

慕蓮公舍雀堪羅試聽青蓑老子歌鄉夢祇緣歸處斷客
愁偏向雨中多苦吟空累頭先白貰酒無緣面發酡心在
令威身不去細思終礙兩番過

易安樓

風雨無虞遂可廬宴閒何用屋渠渠十椽之下為吾庇一
榻於中便有餘近世高名徒取暱古人棲止或於車間君
所造何能爾一點胸中有廣居

陳致虛壁

梅源瘴烟都淨盡溪頭人物兩崢嶸我無車馬汙山色君
雜絃歌聽水聲市遠所須難卒辦夜來清話過參橫床頭
尚有餘醪否重作東坡玉糝羹

悠然亭

元亮已歸天上去此亭猶幸見山稀欲觀東道差殊俗知
有斯人亦白賢莫認戴冠須漉酒也知操樂故無絃人生
獨有任眞是此號世間無謫仙

醉書彭道正壁

養丹彭祖形難老愛酒劉伶興不窮祖若丹成應惠我伶
逢酒熟不忘公逢場作戲饒人客相體裁衣看主翁此日

醉餘三百盞明朝南北馬牛風

陶然軒

辛殷門戶未良謀滾倒冠紳總妄求計口買田聊卒歲杜
門開卷自忘憂泛舟海上千金子騎馬陳平萬戶侯試問
癡緣居士看從來誰慣識優游

太平寺

行到烟波縹渺間未應虛費草鞋錢從來道眼看山足更
憶僧房聽雨眠好鳥茂林皆念佛黃花翠竹總為禪前身
似預東林社過客今朝憶種蓮

濯纓軒

客主俱閒坐濯纓勾拳風月到前楹便疑身在五湖上只
欠波間一葉輕半夜水明爭瞎色滿空天籟壯秋聲莫將
此景平分卻鼎足宜深劉更生

海棠

桃紅麤俗杏紅縈更有餘葩格似頑紫府與丹含透染東
風吹作酡朱顏多情幾被無香惱勝賞曾於未睡閒晨起
偶然佳興愜隔闌遙取一枝攀

細香亭

重簷初喜碧差差鼻觀淸芬忽有時一拂頓消餘醉盡飽
參須更好風吹莫蘸沉水疑相亂更着疏梅卻似宜鬪與

不聞都不辨心淸寧與少陵詩

朱方來子六經成誦

天意斯人久諱窮童烏端付草玄公誦書此日超凡子落
筆他年嗣乃翁如我鞏行甘束閣看渠名字早摩空郎今
世上誰靑眼試遇臨沂訪阿戎

國淸

野人行遍天台寺究竟招提此最奇十里遠排淸蔭入五
峯如案畫圖窺隋時便有高僧傳火後都忘過客詩重到
定知非近約岸巾高處立多時

與仲弟與權

褻燭家風幾代孫破荒期汝壯吾軍豈愛藴玉無淸酌倘
有餘金換綠雲老去主張惟古道病中軒岸只斯文莫言
此話徒驚俗花萼相輝屬卯君

梅花

海鄉寥落見芳叢香色凄涼韻致濃水踏枯寒淸淡淡玉
人低月素濛濛江南驛路腸先斷竹外漁家興欲窮趁有
臘醅須席地角聲遮莫五更風

凍合陂塘未有澌嫣然幽樹炤疏籬忻逢歲晚有生意看
到杪頭無俗枝大夢豈容梨竊伴過牆似與竹曾期誰家
植此勾情物端與詩人織髮絲

臘醅初潑面猶渾忽歎無花可侑罇憶得年時瘦風骨遂
窮來處訪溪源曲垣斷壍頻回首沙戶漁家或到門覓得
一枝香漠漠馬頭疑是楚姬魂

老蝶饑蜂愁不知嫩寒淸曉破新奇鏡中素面溪頭影林
下仙風竹外枝春在歲頭開歲尾人言花早却花遲年來
爲汝供愁絕怕見參橫月落時

下第書情

日暮修途重着鞭駸駸又是祖生先一彈指頃多成佛九
轉丹砂卻不仙婦嘆此翁今老矣子嗟吾父喜歸焉小糟
無奈珍珠滑半夜豐城吼鏌干

次丁致遠山行

山路縈蛇卓瘦筇故將奇韻惱途窮眞能謝屐穿空翠肯羨京塵踏軟紅把似簿書紛案上何如坵壑貯胸中傾情只恐忘攜手早晚隨君馬首東

次與權閒居韻

阿連閒淡水中鳧野史他年爲特書清客夢魂增道氣此君軒檻鬪僧居羣書浩浩焚香坐短髮星星照水梳猶有妙年豪縱在波瀾未放筆頭枯

春日即事

水滿池塘麥滿畦綠楊無數亂鶯啼花光透處日三丈睡

思清時雨一犂天外客心癡似阮屋中人事懶於嵇早宜收拾高陽伴一片飛紅度隔溪

春日

晨起香塵十里晴晚來煙雨忽斜橫花開花落清明候山北山南杜宇聲追念舊遊渾是夢退思良計不如耕人中喜有彌天釋時吐清文慰此情

舉徐投滕運使膺

幕中佳客賛平戎樹下將軍閒論功能取鯨鯢築京觀愧憑梯機列修穹樂歸魏見書盈篋壘守蘇來算不窮老病故園心慕藺及門空歎馬牛風

劉知變 字與權紹興十二年進士官池州教授

友至

烏鵲凌晨喜燈花昨夜開始疑佳客到果見故人來旋摘青蔬甲同傾濁酒盃人生能幾許相對且徘徊

水鑑庵

面與天長照匣開塵不凝溪流爲磨洗海月賛虛明影倒翻經案光摇供佛燈主僧今粲可撥露一潭清

答蔣子見寄

常記離亭月未收霜蹄催督迅難留囊攜古錦投東下地隔黄壚負勝遊薄幕碧雲驚屢合幾番歸雁寫閒愁無端

枉卻千金譽縱得秦城價不酬

懷徐伯修

徐卿懷抱一生奇休說封侯志願違富貴倘來聊復爾身名俱困未全非桑榆已晚心誰合草澤雖癯道自肥君看烏鳶彈不去鳳凰千仞更高飛

清閟閣

拂雲直下見階除寒翠森然蔭坐隅客至誤驚秋意早庸間長似雨晴初淇園比與遙相肯兔苑檀欒萬不如若道此中門可款恰來無怪我徐徐

濯纓軒

滄浪一水漓涇分漾玉光中棟宇新恐見坐間多岸幘不應頭上有京塵更須惠遠開三徑引取淵明半主人嗟我未遭微宦污白髭來炤換抽身

洪家庄

淺淺林塘短短垣不妨井與俗人連偃中端有淵明契心遠尋常地自偏

散步清風日一遭首忘峨弁帶忘腰馬蹄門外非吾事掃地焚香課楚騷

唐叟小閣

野性愛山仍愛水是中觀水亦觀山人生只此爲佳境何

處更求身外閒

單家庄

不須繞砌插疎籬恐礙年年燕子歸清斷舍南池較廣種蓮閒看水生衣

旅懷

落花時節已愁人客舍空囊負酒罇蠶熟麥黃歸未得不堪烟雨對黃昏

法道院

此山形與華山分十丈蓮花玉井根正使仙家有堂室我今纔是入門人

秀野堂

花下流泉走玉虬竹間柔蔓裊牽牛問君秀野如斯否面客無言只點頭

菖蒲石

灰與土色吾知免枕石漱流誰得雙門靜日長無一事十洲三島落芸窗

臨安旅中

雪壓城樓萬瓦冰東風又是五更晴流澌不道人嫌汝猶作空階夜雨聲

遊寺

草庵經月下簾鉤沈穗搴風裊玉虬花發鳥啼禪自定此間春色轉爲秋

宋之瑞 字伯嘉號樵隱隆興元年進士仕至寶謨閣直學士孝宗嘗問天台名刹之瑞對曰唯是萬年國清上大喜遂賜兩制其所著有天台圖經

石梁

石梁橫亘不知春閱盡憧憧幾許人正使更無蒸餅礙可能前路絕荆榛

塵緣身在已心空方廣那知只此中金雀茗花時現滅不妨遊戲小神通

丁可 字無可號蠙廬隆興元年進士仕監行在惠民北局嘗陳趙鼎岳飛之冤忤時相湯思退致仕

題寒巖寺

大塊中間一竅開佛龕禪榻徧巖隈羣峯爭汎玄雲出絕磴祇容飛鳥來蝠穴巧藏人世界燕山驚見屋樓臺重逢又與山僧別鐘鼓無情鶴自哀

萬年福田莊卽事

隱居結屋障青山鎮日浮雲擁翠鬟一片隨風穿竹徑幾回扶杖立松關氤氳自與晴嵐合浩蕩應同白鳥還注目長空拋百慮此身無復較忙閒

夜對巾山題客樓

兩峯高並玉瓏鬆絕頂浮圖插暮空飛雨入簾煙樹暝半

天燈火幻流虹

徐大受 字季可號竹溪淳熙十一年特科監行在草料場嘗講顏子三月不違仁云卽杜詩一片花飛減却春也朱子為之擊節與辨疑義率多合遂定交

題林詠道浮江別業

密林凝嶽寂一葉動須驚砌淨飛花影池深落葉聲正宜鋪枕簟且復倒瓶罌向晚催歸急煙江野艇橫

遊石橋至塔頭路

招手晴雲豁妙高峯頂頭竹輿搖午夢茗碗破春愁俎豆羅千嶂虛空起一漚危欄閒徙倚萬象入冥搜

輓劉亦樂先生

着破青袍竟邦還廣文官冷客無氈軒車駟馬不挂眼棋局酒盃長伴年一落果成飛緊讖十年空費買船錢破荒人物今何在衣鉢如今尚宛然

送輝老自赤城住聖水

道人去住本無心雲出空山鶴在陰試問白蓮同淨社何如赤壁卧青林叫羣孤雁水天濶啼雪冷猿烟洞深要勘山門騎佛殿春風杖錫倘來臨

入萬年謁餉庵淸老追和曾使君韻

踏破深崖蒼石稜八峰來謁餉巷淸山花炤座一兩點雪狖叫雲三四聲詩帶煙霞藏舊刻門開樓閣見遲行平田

淺草歸時路風月依然度百城

鶴翎花

九葩一萼鶴翎紅開落梅黃煙雨中千葉青蓮無路入不知春在石橋東

丁甫 字元震著有高林詩稿西澗王厚齋皆有題跋

公無渡河

黃河白浪滔天起公欲渡河挽弗止惜公身挂鯨鯢齒信有忠言徒逆耳公身已墜河妾心終不死

戍婦詞

夜月冷空營寒衣寄不成向空頻下拜何日是休兵

留春臺

春色平鋪人不見眼前物物是天機綠陰門外東風惡莫放殘紅一點飛

裘　濬 字梓翁開禧元年一甲第三人歷武安軍節度推官著有五經断義

詠雪

示兒莫學梁園賦教女休賡柳絮吟海上嚙氈冰剖鯉此風千古耿人心

陸可大 字知微

桃源

古來貞潔蓋自媒神僊往往非凡胎劉晨阮肇如有道詎

肯廢禮婚天台桃花流水清如彼使之有知當洗耳傷心竹帛類堪哀安得聖人能復起

丁　衛 咸淳七年進士國子監簿轉校書郎以賈似道當國棄官歸宋亡縞素終身楊執中志其墓

黃榜山秋日感眺

秋色荒涼日已頹金風獵獵萬林摧浮沉一葉輕如許流落東山跡自灰

賈似道 字師憲號秋壑

歸葛嶺舊居

罷官歸舊宅山水得頻過鳥影堤邊樹清心湖水波勞無功可紀顧有命相磨見說連朝雨田家正窮禾

石梁

古路行終日僧房出翠微瀑爲煎茗水雲作坐禪衣尋者難相遇遊人又獨歸一猿橋外急便是不忘機

題孤山

半是樓臺換卻春幾回獨立更消魂斷堤對水梅花宅千古春風月一痕

天竺山行

山北山南雪未消村村店店酒旗搖春風過處行人少一任疎花傍小橋

昌化道中

西風落葉路漫漫衣袂微生旦暮寒只隔片雲家便到遠山移入夢中看

元

潘　音 字聲甫生十歲聞崖山之變昏迷不食者累日長遂絕意進取非其力不食也築室南洲山中居閒感憤觸形之歌咏以洩其懷後以遺逸徵固辭曰泉石膏肓不可療也年八十六卒有詩書錄及待清軒遺稿皆著天台縣志佚之省志載新昌從其後所居也

南洲丁氏草堂

僊客棲眞處衡門枕曲流地偏三島接天迴萬山浮匣劍星霜久函書洞壑幽忘機對鷗鳥華髮老滄洲

悼楊侍郎

屈指漢遺老如君復幾何鳳池冠劍近鈴閣典章多國已成禾黍人還隱薜蘿那堪川上水東逝乏回波

山居阻雨

霏霏風雨暗郊原有客含悽獨掩門山鬼嘯雲移峭壁毒龍將海浸孤村愁來自灑青楓淚戰罷誰招絕漠魂兩足空山無一語不因岑寂怨黃昏

眞覺寺訪蔡上人

爲尋支遁訪禪關趺坐觀空出宇寰淨土無塵勞白拂天花如雨落青山龍歸寶座香雲滿鴿繞經臺佛日閒誰謂陶潛偏嗜酒從今蓮社未應還

丁復 字仲容號笑隱一號檜軒延祐間客建業以詩鳴岸幘談笑操觚如飛風雨疾而蛟龍騰夏允中煜孫伯融炎皆其弟子遺集其塌饒介之門人李謹之手編也 李五峯謂讀仲容詩合人欲飛日行千里衆馬雖十駕不能超上元楊翮曰仲容詩必因酒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絕蓋其胸次夷曠有隱君子之德而以酒自托故時論亦以太白方之

題畫馬爲方遠上人

上人超世貧脫然了無爲猶有愛馬癖或比道林支天馬由來出天池西大宛國乃有之房星寫神孕龍媒雄志倜儻精權奇飛行滅沒電莫追空塵蹈煙不得窺月氏之酋那敢騎漢武遠慕穆天子欲隮崑崙游具茨遣使先開玉關道鳳頭虎翼初就羈王良造父死已久當時不識馭者誰唐人爲馬置馬監奚官果是何物兒况復致之作馬舞跪拜起伏取笑娛伏仗能鳴輒引去俛首低摧青絡絲欲從駑駘服轅下局促動遭箠策施非徒喪志失天性病骨瘦柴宛如錐所以韓幹爲畫肉不忍神駿成凋羸大漠茫茫天作屋齕齕飽卧驕且馳蒲梢蕭颯輕風度苜蓿參差新雨滋胡爲束縛對厮養長嘶無聲情內悲我豈伯樂知馬者意與馬類傷馬時自從門前見此卷把軸起坐欲還披上人之意毋乃爾笑絕長題畫馬詩

醉歌贈雲心子陸華之

雲心子陸農師之子孫老來賣卜錢塘門搜元抉微學混淪進退五緯扶兩輪睥父及芭兒束手就律呂不敢差毫分前身定是張博望老樹倒騎上崐崘投杼機上女飲牛河畔人與之細說天地根卻來人世三千歲君平朽骨呼不聞功名富貴不足云祇談禍福開盲昏得錢沽酒和天香赤城有狂客十年江海看浪翻歸來黃塵上拭目驚見君抵掌一長笑各拂頭上巾別時綠髮濃可染祇今雪繭鬑鬖少者忽已老老者不復存政須日日醉倒湖邊尊尊已倒還再沽不愁黃金盡但恐清旦無舉手招羲和低頭叫天吳勸爾勿東逝止爾毋西徂西徂不可止東逝無窮已囑付酒家兒明當復來此

蜀江春曉

蜀江二月桃花春仙子江頭裁錦雲牙檣艇子雙蕩槳蘭葉衝破愁殺人浣花詩客茅堂小醉眼看花狎花鳥柳絮拋風乳燕斜畫簾捲雨啼鶯曉靡蕪草生蘭葉齊碧流黛石青無泥郫筒有酒君莫惜明日殘紅如雨飛

次夏允中禁體雪詩

衾夜生孤擁椇更死屢撾墨雲常黯黲絲雨先毿毿半醒身何所全迷意悶涯露眼當莽蒼風泊在蒹葭乍起平行地俄聽亂撒沙羣慭搖始覺衆怪語仍譁嘈卷爭成片裳沾秪見些尺深良可待寸測卽頻差爔炭肌還栗張燈眼

暈花闌明和月冷學舞逐風斜在臘時能應祈年歲必嘉競投窗內隙密糝砌旁洼尾亞攢檜竹肪分破刃瓜恍疑行朔幕只誤失胡笳牘有開罌貯渾無樹屛遮廊飄粘畫翠庖燃泣炊掇靜凝簷頭髓滑垂瓦口牙迴溝填小曲側巷積微衰夕氣下牛斗豐城瘞鏌鋣暖融圓腐草晴綴嵌空槎易化行人路偏多隱者家池心堅暮日山脊晃晴霞馬齒沉虛屐羊腸阻峻車荒叢喧餓雀垂蔓抱僵蛇糯頸牛如蝸拳毛馬盡騧自須明潔淨誰敢訾疵瑕公子添重錦夫人擬副珈聚羣沙簇雁作隊野屯鴉鬌𩮰搔驚似髯珠貫暫呀淵宮機斷織閨服帽初鬆晉女吟稱謝唐人賦憶乆大田將有穀沃壤早宜麻久晚偎牆色寧論在土芽舞娥臨月桂才士縱天葩朽歷傷頹架長支惜偃芭梅封新蓓蕾薪爨濕杈枒京洛多豪富長安有狹邪墻開交擁肆戲聚或推爬帶汪張魚筍凌晨涿兔置臥來窮就捉跳出捷從扠粒食何煎追萍蘿漫咄嗟跳趨衰躃躃志肆笑矜誇數戰肩逾竦類呵手更挼唇呼吟蟋蟀足跌伏蝦蟆嬾出從嘲黨甘貧任處蝸市舂窮也耀鄰酤薄猶賒（玩氣勢後面似尚有數語未完後人佚之）

寄茅山黃鍊師

飈輪峰頭鶴下空華陽洞口百花紅長林藥草無人識上

界蓬萊有路通爛醉前年春作客頻憐去日老成翁丹砂不遣來城市故著題詩寄葛洪

題觀海圖爲張進延作

自古十洲三島勝幾時一釣六鰲連千年王母蟠桃實五百童兒採藥船日出早看金柱湧天空只擬玉壺懸乘槎欲接張公子直到牽牛織女邊

與李五峰先生

雁宕山前結屋牢先生欹枕聽松濤麒麟一出空祥瑞鳳烏孤飛惜羽毛漢代文章遷史盛晉時人物謝安高懶將白髮供朝紱縱有金魚換酒醪

九月一日遊昭亭

山色江光帶近郊道旁楊柳舞寒條半生九日黃花酒多在西風白下橋千里客遊仍暮景異鄉人事又今朝老來未遣登臨懶盡醉東家綠玉瓢

新寺次仲擧韻

天宮兜率下崔嵬結綺交疏面面開地勢周圍龍虎國鐘聲疎應鳳皇臺鼎湖仙去秋遺劒笠澤僊歸夜渡杯千騎巡遊鞏樂動五雲深處御香來

送僧歸廬山

廬山東南山水多石梁顛倒挂銀河仙燈夜半天神落佛屋春深海客過五老芙蓉還好在陶翁楊柳定如何布帆又趂江湖興應道西風動薜蘿

題方壺子天台圖送曹士安省親還上清

仙人飈車竟獨往我家天台不得還雲飛舍下兩白髮桃熟溪頭雙綠鬟七十江上老爲客夜半夢中無數山更煩爾祖方壺子寫我與君劉阮閒

逢僧話舊

朱雀橋邊白下門舊遊回首幾人存令威不返遼東鶴圓澤難招石上魂金刹火餘灰未冷錦囊詩在墨猶溫南來邂逅逢僧話老淚臨風墮酒樽

題疊山卷

江山老骨歸元亮今古何心兩伯夷半夜寒增霜院酒一編孤憤雪樓詞

絶句

沙遠晴波淺漾金魚苗初上小如針將船載酒江頭飲水柳千株滿岸陰

次韻西湖竹枝歌

柳葉如眉枝似腰贈郎擬挽最長條條長郎與儂心遠不是儂儂春態嬌

上塘楊柳下塘陰阿郎愛貌不愛金塘水西流東入海水深不似阿儂深

錢塘潮來兩岸平錢塘潮落江月明錢塘女子新樓閒半夜吹簫鸞鳳鳴

許 嗣字繼可號得靜山入純愨嚴重不妄言笑金華黃溍敘其集謂清高而不入於枯平實而不失之俚詩皆本色不尙華綺有關世敎

扇銘

執方易損故體以圓居潔易染故守乎玄比月含光似雪混塵含光混塵與時屈伸

訓子

吾家詩書冑天運遭中欲雖乏兼濟功尙守淸白節汝今

志學餘經史未明徹歲月不汝延努力無暫輟斯文苟未
喪終當繼先烈世道多嶮巇含光養孤潔非財不可取勤
儉用無竭非言不可道處默無禍孽臨下必簡嚴事上必
柔悅持心思敬謹過事無滅裂並馬誇豪貴吾謂非世傑
惟能師古道方與禽獸別國章有常典聖言亦諄切書此
爲庭訓汝宜躡前哲

山行避暑

赤烏飛天張火繖困暑着人人似醉襟懷鬱熱結不開據
床欲坐還欲睡飄然逐興山外山青鞵竹杖翩翩去千巖
萬壑杳靄間十里五里崎嶇路蒼莽老竹飛寒音矯矯長

松落空翠

寒巖

我遊明巖到寒巖路逢坂峻山復山淺溪東分入幽逕青
松牛覆長沙灘松根躡雲數百步始見殿屋屬壁間殿屋
巍巍一何好熊虎踞伏蛟龍盤雨聲不到四簷飛千巖萬
壑相迴環翠氣盤空白日濕碧泉瀉澗春風寒登高浩觀
天宇闊寒拾茫茫去無還問之遺象不我荅拊掌長笑心
自閑欲歸不歸更何待宴坐石上空盤桓

明巖

昔人已去今幾年空留遺跡青山傳巖前幽石巖下屋飛
紫白丈流玉泉泉聲瀨瀨瀉蒼雨雖有白日無晴天試登
絕壑窮遠討石門天柱相勾連空壁玲瓏隱虛額懸崖一
擊雷轟然昔嘗愛慕如饑渴我今偶客留濱川春風啼鳥
二三月白花翠竹爭新鮮杖雲履石走不息濕蘿無路難
攀緣八寸關前一長眺黃猿叫落青松煙

夜坐

西山日落天已夕松枝桂葉風淅淅有人清吟夜不眠綸
巾羽扇盤幽石拊心四顧何茫然星斗錯落羅長天蒼崖
飛雪瀉洪瀑虛籟蕭颼鳴空谷知有漁家住隔林孤燈一
點明深竹溪光浩蕩搖盪林老鶴起舞猿哀吟我歌此詩

良已久蒼蒼碧樹浮雲陰

古風

昔有人兮眞英靈賦聲擲地磨金精飄然乘雲訪台岳指
點奧妙開聾盲高風灑落千載下氣吞星斗爭光明瑤臺
雙闕插天碧至今赫赫鑄高名風流人物繼芳躅匹馬忽
作桃源行彈劍長吟老龍醒一潭冰月詩懷清我欲與公
覽陳迹萬八千丈山崢嶸

和早行

孤館雞聲客夢殘星河皎皎五更天曉衣煖借蠶篚火野
爨香分麥飯烟柳絮淡風催斷漏梨花殘月促征鞭自憐

身世天涯遠半落江湖不計年

掃松

柳烟淡淡雨濛濛正是淸明三月中千古香魂埋野塚一杯濁酒酹東風紙灰飛掛松枝白血淚濺來花樹紅恨望青山都是恨隔溪况有角吹桐

山庄

嶺烟淡淡月昏昏靑霧橫橋人閉門淸磬數聲山北寺寒燈一點水南村猿吟落葉空林靜鹿下枯藤野澗喧到得山庄何所有山肴盈俎酒盈樽

壽王順齋總管

風飄天樂夢初回碧樹葱蘢曉色開千里淸霜飛晝戟一天明月照瑤臺馬肥塞草塵生鋏鶴舞庭花酒滿盃紫綬金章年少客人間何處有蓬萊

和偶成

芳草空齋掩莫春半牀幽夢得詩分一聲啼鴂靑山雨數點殘鴉碧樹雲火冷丹爐存藥性塵埋玉匣暗琴紋東風攪亂愁腸斷萬緒千絲莫解紛

卽事

簇簇靑山一帶溪斷橋無路水平堤晚春庭戶燕雙語曉雨園林鶯亂啼藤引密陰遮壁暗竹拖疎影出牆低書牀睡起無情緒散策晴郊聽馬嘶

送春

渺渺韶光似箭催可憐終去挽難回東風去搖旆春三月落日啼鵑酒一杯芳草天涯情慘淡飛花路上意徘徊今朝何似休歸去畢竟年年一度來

春遊國淸

萬樹松陰擁翠濤遊絲飛絮滿林梢五峯日煖龍蛇遠雙塔春深燕雀巢丞相故基雲氣合仙人遺跡蘚痕交豐干去後無人到寂寂空門久不敲

野望

烟外孤村八九家對門危岫欝嵯峨鞭行小逕竹生筍陰罩疎籬蔓引蘿半嶺濕靑埋宿靄一溪晴綠漾春波小欄立盡斜陽影數點歸鴉柳外坡

夏夜

羽扇停揮枕簟凉淡風吹樹月侵牀夢魂飛過荷池上覺後滿身花露香

得靜齋

屋東樓高礙明月屋西酒熟來香風燕子不來春寂寂玉瓶水淺櫻花紅

竹牀玉簟湘波綠南風吹人睡初熟碧荷香冷時起來手

弄瑤琴度清曲

枕邊詩卷牀頭易興味脩然萬慮空要識書家香種子一庭丹桂生秋風

得靜山人隱廛郭笠似秋荷衣索索清香一炷讀黃庭曉窗風急瑤花落

山庄

風靜天高雁叫雲清吟一夜絕塵紛不知山市更長短試問梅花月幾分

寄衣至

滿身寒氣稍相逢只怪寬長樣少宜不道別來多瘦減腰

圍猶想在家時

許廣大 字具瞻號龍城元元統進士授慶元路昌國判官調鄞縣尹並著政績詳劉基所撰遺愛碑

宿寒巖

幽尋入滕蘿谷轉樵徑少夕陽度遠岑鐘聲出林杪陰風吹虛壑招提極深窅中有茹芝人冥搜事幽討揮手謝時人高蹈峯峯表石牀思舊遊春林忽啼鳥夜來山雨多岩鶯落清曉

采蓮曲

萬頃芙葉水拍堤淩波仙子唱歌來天孫機上錦初捲太乙舟中翠作堆冰繭風微香不斷蜂房露重澁難開紫騮空有躊躕意笑整寬裳帶月回

孔林楷木

東海移來植孔林庭前雙檜接清陰蟠根直與乾坤大奕葉常沾雨露深社木徙聞隨世變甘棠空憶在人心何如萬代斯文重刧火炎炎莫敢侵

金波亭古松爲人所伐感而賦此

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金波亭上月夜深休誤鶴飛來

朱雲 字元白閉戶讀書著雲齋集三十卷余伯顏薦授國子助教辭不赴原注本縣訓導縣志職官並無其名詳見隱逸

病足

江湖雙倦足病後覺蹣跚誰謂立身易自知行路難登山深慮險涉水正愁寒百步青雲路邯鄲夢已闌

感興

抱病江邊閱逝波又驚落木墮孤柯一寒徹骨貂裘敝白慮縈心鶴髮多學道已知文掃地行軍徒見勇馮河傷時杜老情尤切破屋秋風發詠歌

春雨

千山雲霧密難收滴碎傷春一段愁欹枕似嫌鶯夢蝶隔林殊覺厭鳴鳩園林頓洗花容淡野徑頻滋草色柔川上

曉來新水急行人正好理歸舟

春日懷舊

柴扉寂寞近荒郊世態炎涼亦寡交重憶故廬簷下燕又
從何處定新巢

曹文炳 字君煥別號霞間老人

和盛邑新沙遊桐柏韻

合山僊所窟玉室雲爲關公來貪勝覽陟降忘疲艱春遊
厭嫵媚秋闌珊霜崖兀突碧似是琱玉顏中有雙瓊
闕溧瀬非人寰散策流水曲長哦白雲間芝草固莫問林
實或可攀日暮鴉棲止僕夫催下山慚非赤松子一去不

復還

曹文晦 子晦伯同邑鄞縣尹許廣大嘗以儒學教諭薦不就築室讀書自樂號新山道人

效老杜出塞

月落悲笳動犖馬蕭蕭鳴驚沙寒掠面擊柝催晨征中天
怒招搖白光射霓旌腸斷隴頭水烏烏聞哭聲

和汪本眞韻

吾嘗笑甯子飯牛遂成歌悠悠白石音時哉將奈何稊稗
滿秋原風雨殘吾禾已矣奚足歎曳杖松間坡 別本有君子不時見小人亦已多二句

水車歎

老農呼婦喚孫子齊上溝車踏河水潰走源頭雪簸飛天
翻脚底風雷起颯颯昆明龍蛻骨宛宛常山蛇顚尾倏爾
盈科嘆水哉激之過顙繇人耳吼聲淢淢河伯怒苗色芃
芃田畯喜阿香滴瓢苦瑟縮鮫人泣綃無尺咫蘇枯幸活
莊子鮒騰空如化琴高鯉東村桔槔不亦勞西鄰轆轤安
足擬忘機却笑抱甕夫巧製端從斲輪氏天心普順固無
違人力強爲終有已欲令田野息愁嗟要在廟堂能變理
五風十雨歲穰穰棄置溝車如敝屣

書所見

柳黃鶴袖桃花裙釵梁研金光射人顏如花紅語如燕氣

態直與春爭新出門心事多於草愁滿雙蛾爲花惱昨夜
東風破碧桃過眼春光二分老爲誰微步過垂楊臨水插
花靑鬢光回頭貪看雙蝴蝶不意前逢馬上郎

謬哉行

老來休吟詩吟詩頭易白貧來休謁見謁見多逐客芙蓉
有色春不開祥禽夜鳴人所猜君王好少臣已老天寒貢
禦何謬哉茫茫歲月不我與有力莫回東逝水閑庭花落
晝陰移卧看遊絲蜂穴窗紙

題曹猗軒友竹詩卷

有竹無人孤負竹有人無竹令人俗二者如何可得兼惟

有君家清意足君家竹園青玉城君家有人氷雪淸幅巾相對弄明月是人是竹俱忘形東鄰種桑富紈綺西鄰種花蜂蝶聚豈無紅袖引壺觴那有詩人扣門戶詩人愛竹如愛賓娟娟秀色詩爭新君當開筵掃白雲相逢不是塵埃人

夜緝麻行

松燈明茅屋小山妻稚子坐團圞長夜織麻幾至曉辛勤豈望卒歲衣阿翁幾番催罷機輸官未足私債急妾身不掩奚足惜念兒辛苦種麻歸依舊懸鶉朝日松燈滅茅屋閉麻盡機空得早眠門外催租吏聲厲

用韻歎冬雨回聞集大

濕雲連野樹流水滿孤村兩月無來客終朝閉小軒冥冥山氣重濺濺澗聲繁認作淸明景紅芳惜不存

雙溪夜坐

微月懸孤樹殘雲過斷塍松風林外笛茅屋水邊燈久坐忘爲客淸吟未得朋沙頭有饑鵲昏暝亦飛騰

九日

殘日凄風岸登臨感物華旱禾千頃雪秋樹半村霞酩酊攜壺牧風流落帽嘉古人那可作一笑對黃花

和看雲庄樓壁舊題

舒嘯層樓衷歸心强自寬山迴江勢曲樹密雨聲寒花使單需急東遊客興闌最憐苗未格空憶舞階干

九月一日淸溪道中

老樹依沙岸柴門上下鄰斷橋歸郭路細雨過溪人白鷺雙飛去黃花數點新惜無遺世友聯語坐苔茵

天合十景詩

桃源春曉

數點殘星挂綠蘿看桃行入舊山阿洞門花霧紅成陣沙麓巖前翠作渦天外曙虹驚鶴夢水邊喃鳥和漁歌劉郞去後無人到吟倚東風草色多

赤城棲霞

赤城霞起建高標萬丈虹光映碧寥美人不捲錦繡段僊翁瀉下丹砂瓢氣連海嶼貫旭日光入溪甏生春潮我欲結爲五色珮碧桃花下呼周喬

雙澗觀瀾

桂峯堂下翠紛紛俯壁澄淵氣自芬兩澗合流原有緒八風吹水自成文沄沄尙想在川上混混終當放海濆欲擧源頭問寒拾幽亭盡日對松雲

華頂歸雲

四萬八千山上山山中夜夜白雲還底須出岫彌六合且

復與僧分半間古殿結陰燈影淡長松酉暝寺門關謫僊已覺廬山秀酉得書堂相對閒

螺溪釣艇

舊日溪源浸巨螺一竿來此老漁簑遠尋短棹輕舟興高唱斜風細雨歌夜泊松潭明月近晝眠花港綠陰多朝朝老瓦盆邊醉吟看王孫細馬馱

清溪落雁

清溪溪口荻花秋底事年年伴白鷗北去不辭書帛寄南來非爲稻粱謀荒煙渺渺長橋外落葉蕭蕭古渡頭見說洞庭風月好碧波千頃小漁舟

南山秋色

觀彼南山小衆山霜明紅樹碧雲寒餘清入座挹不盡積翠浮空染未乾漠漠孤愁晴霧隔霏霏休待夕陽看何人會得悠然趣前有陶公後有韓

瓊臺夜月

萬仞臺端接絳霄秋風吹夢度金橋素娥獨倚紅雲闕羽客雙吹白玉簫清氣逼人凡骨換孤光入酒醉魂消繡襦甲帳今何在誰爲文生一見招

石橋雪瀑

山北山南盡白雲雲中有水接天津兩龍爭鬬那知夜一石樻空不度人潭底怒雷生雨霰松頭飛霧濕衣巾曇華亭上茶初試一滴曹溪恐未眞

寒巖夕照

巖戶陰森隔萬松暮雲捲盡寺林空天邊漸蝕千峯紫木杪猶餘一縷紅兩個歸僧開竹院數聲殘磬度溪風悉誰喚起寒山子共看迴光入梵宮

詠十器詩

鶴骨笛

長頸中虛發妙音秋風一曲水龍吟喚回城郭千年夢吹斷雲霄萬里心趁水棹閒修竹老孤山春去落梅深此時

銷盡揚州興只有山陽淚滿襟

雉尾帚

綺翼褷褷昔所珍拔毛用世亦彬彬當時照炫水中影今日掃空堂上塵五采備成思補袞千金私享更何人老來自喜諸緣盡揮拂書齋日日新

鸛子杯

養成鳴堰老松柯破殼人間尙巨羅中斷有形分混沌內虛何地着陽和小樽酒滴清光透老瓦盆空飮興多好約彌明醉聯句傾銀注玉未能過

虎頭枕

九守天關孰敢前豈知顚骨後人憐願家曾識將軍號華嶽堪供處士眠肖貌既無飛食肉刻符休望遠臨邊年來已悟邯鄲事一覺高眠雪夜氈

雁羽扇

烹不能鳴有近憂羽毛之美爲誰留揮殘赤壁千年敵借得衡陽六月秋蒲葵未書當待價素紈捐篋有餘愁西風不受元規汗一幅綸巾對白鷗

魚魫屏

何人遺公魚魫屏定須東海膾長鯨不應虛室白生白正與幽人相對清素色曉涵銀漢冷寒光夜照玉蟾明平生

未識豪家客金雀徒開後世名

龜殼冠

久厭楮牀伴夜寒如何束髮儼旁觀刳腸難脫預且網留骨堪爲子夏冠避世有鹽寧受溺小人在位不須彈諸公袞袞登臺省黑豸高峩恐未安

蝦鬚杖

曾讀安南奉使書海翁往往策蝦鬚隱居素號江湖侶老去仍充疾病扶不涉長途愁鬼奪怕行滄海見龍趨烏巾鶴氅舒徐步宜入香山九老圖

猪毫筆

美人贈我猪毫筆圓健尖齊用有餘食肉休思二母甕拔毛能助五車書鼠鬚過晉今無用兎穎封秦亦不如誰念江淹今老矣尙何才術註蟲魚

鵝毛褥

野老鋪陳亦好奇聚毛曾到蔡州池每思疊雪敷雲處尙想眠沙泛浦時坐石未溫驚客至興禍雖貴恐身危正宜布被梅花帳荳粥凝香起未遲

留別友竹軒

紫凝山前野水長阿咸深住五雲鄉八年不見頭全白九日雖過菊未黃屋外松篁寒作伴堂前孫子肅成行從今

相就須宜數不見西山易夕陽

梅魂

或傍茅檐或水隈豈知環珮下瑤臺幾番冰雪凍不死一點陽春喚得回東閣夜寒人已去西湖春早鶴同來何當唱我新詞曲時向花間酬一杯

分得瑤姬換骨丹人間妖豔不能干小橋流水乘春早斷角殘鐘伴夜寒雪辮忽驚開後變月明常恐見時難神交自有孤山客撫樹淸吟興未闌

和山居

早年節槩慕長纓晩入玄關探杳冥歲計僅餘供鶴米家

傳只有相牛經三更清氣坐生白千載空名避殺青兒輩
幸能書姓字底須辛苦學黃庭
毀譽何曾畏餠書是非終不到庭除衣忘紈綺食忘肉山
可樵蘇水可漁民物遇泰多坎坷世情如蜀幾崎嶇有時
自說江湖夢一笑梅花月上初

和劉伯溫感懷

舊時左轄下三台堅壁相持久不開但欲黃金留翠袖豈
知白骨長蒼苔兩年征伐多萊毒一旦功名付草萊大謬
最憐分閫帥受降未了敵還來
風雨瀟瀟震廣川前村茅屋冷炊烟潮聲有信來還去賊

影無時斷復連胠篋難存懸磬室汙邪化作不毛田何時
甲洗天河水月色滿城江可憐
入水無媒得綽譏誰能驅退惡溪潮沈沈城郭貔貅老洶
洶波濤蛟鰐驕敗艇似聞川鬼哭畏途不奈客魂消猙猞
下羽今何在千載曾聞格有苗

采蓮曲

采蓮入南浦欲寄遠方書不知蓮葉下自有雙鯉魚

九日登玉霄峯

嶺頭回首是官塘野樹青紅天雨霜清氣著人吟不盡玉
霄峯頂過重陽

洞戶陰森翠霧開十年三度夢中來殷勤爲問松頭鶴白
髮登高更幾回
重陽昔與少年遊紅袖黃花送酒籌今日西風崖石路白
頭烏帽不勝愁
赤城下瞰碧雲遮喬木深秋氣自嘉老瓦盆空無過客一
軒風雨負黃花

自寧川如鄞道中

盤盤古堰帶崩沙綠樹陰中四五家十二寶橋今日過一
灣流水浸桐花
賣魚河頭摑圍鼓採螢途中坦肩女橋南少憩綠陰風天

外潮來白如雨
殘陽送棹奉川口初日迎人甬水灣但覺夢回風景別沿
河不見幾青山

九曲樵歌 昔考亭朱夫子作武夷九曲櫂歌予少小愛之誦甚習近登桐柏嶺路盤回亦有九折因倣之賦桐柏九曲樵歌固不敢較先賢之萬一是亦倣顰而忘其醜也

璚闕峩峩接太淸五雲洞口問長生欲知嶺上無窮景聽
取樵歌四五聲
一曲初過亂石洪兩山松柏翠重重下方樓閣天台觀坐
聽殘陽數杵鐘
二曲巖前發軔初升高自下着功夫玄關萬古無扃鐍不

退端能致大無

三曲天開翠畫屛松風吹鬢不勝清山城石甃無苔蘚絕
愛鏗然放杖聲

四曲峨嵋上石梯烏巖千仞與雲齊巖前風起藤花落一
個畫眉松上啼

五曲翻身看晚霞平川歷歷見人家桐溪水滙清溪水山
似遊龍水似蛇

六曲峯回路稍平長松落落對孤亭亭邊湧出涓涓玉一
揷使人兩鬢青

七曲彎彎翠櫟林風吹萬葉自清音行人已在長松杪回

首原田似井深

八曲松根看奕盤玄機勘破入重關千年羽蓋芝軿路留
與常人自往還

九曲巖腰坐碧苔吹簫人去有空臺雲深不見來儀鳳野
鳥自啼花自開

趙白翎雀

沙原栽盡雪霜多忍凍饑鳴奈爾何休向城中啄遺粒冷
官門外日張羅

曹一介 字芻軒有友竹稿

漫興

野老山中宅逍齋水竹旁風吹紅藥蔓花落紫藤牀得句
教兒和開梅與妓嘗本來厭拘束不覺太疎狂

晚過寒巖

草樹含秋淨寒山看晚過日光留半壁泉響落深蘿野路
門前改僧房雲裏多十年興廢事塵刧更如何

夏圭孫 字學可號貞靜贈僉都御史

春寒

野水流冰細江沙帶月明芳菲開未得寒色與春爭

潘相道 一名順嶷號竹坡隱華頂築雲山一覽亭劉伯溫勸之仕不應

大覺寺避暑

避暑入禪林蕭然清客心半窗修竹瀬一徑花落深把酒
看山色移床就樹陰晚來欲歸去風雨促新吟

明許鳴遠帶存輯　裔孫佩蓀重校

明

徐一夔

字大章博學善屬文危素薦授建寧路教授元末避兵嘉興之白苧里門有大作閣名士多爲題咏洪武初薦任杭州教授修杭州府志召入史館纂修元史以足疾辭歸有始豐稿宋濂爲序

漢三老董公碑銘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籍籍孰爲義主緬彼有道鴻飛冥冥不聞其聲剡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儀資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强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遺猷一言

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其孰不倚維茲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述愈邈維公之用可興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道之維

漢紀信碑銘

黃金可消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混刃不銛觸火不烈滎陽之圍漢幾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際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舉捐軀殉國有若斯人緬想先烈莫之與京

齊王蠋碑銘

猗歟先生國之貞士之特也志弗隳以貞矢金石也衆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矯激也休有烈光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至正己亥兵後明年八月之望同守繆公招諸彥同集南湖郎席分韻得久字

青邱緩亟鐙黑飈撼九有海走翻蛟宮山移若蟻阜雖愛赤城霞歎薄當窗牖棄擲不敢顧欲臥豈得久里處擇其仁於焉得林藪衍原饒粳秫詩書足朋友何期復中兵難作在丁酉東西競奔竄顧尾不救首幸云全此軀常疑是夢否還見湖上月兼之對名酒狂奴有故態囅然開笑口

辛丑秋七月曹廣文招同諸子憩西郭景德寺分韻

得牛字

野闊天逾豁川平路疑斷不知何朝寺突兀古河岸潭鼋白氣浸林密翠霏亂勝地固清涼火流七月半合并洵難得通袌奚足算廣文厭官舍亦此事蕭散風標箇廼行蘿磴席頻換但覺清歡發寧顧白日旰吾欲紀茲游埽壁勞弱翰

桐柏

吾鄉之山動千數獨有桐柏非凡山孟冬之月日氣薄浩有老與窮躋攀峻嶺盤迴三百折日晏始陟青霞關芙蓉靑翠幾千朶四面周匝如城環其中地勢坦若掌別是天

上非人間飛樓湧殿壓灰塹烟光霞氣猶未殘長松夾道
狀磥砢栟葉打唱聲珊珊欲尋古碑究年代往往斷礫遺
荊菅仙人道士出迎客羽衣蓍佩朱爲顏桑田滄海易變
幻坐閱大劫輕人寰淵東雲房尚兀兀掃榻延我忘疲類
丹泉作酒麻作飯慇懃餉客情非慳忽驚風雨亂人耳滿
山石瀨流潺潺

題破窗風雨圖

疎窗久零落亂帙自縱横方與聖賢對那堪風雨驚乾坤
含暝色林壑作秋聲想子心如石看書夜到明

題徐艮夫遂幽軒

臨風一讀遂幽篇鄧尉穹窿在眼前愧我未安三畝宅想
君欲問五湖船春明載酒穿花塢日暮扶藜看稻田多少
長安軒冕客枉勞魂夢到林泉

王　澤 字叔潤嘗僑寓山陰江北里著有青霞集徐豊崖品詩以爲王澤天厨之珍自然適口

寄友人

我本東海人家住東海頭自從丱角時便向西州遊邇來
西遊十九載夜夜思歸夢東海此身厭逐戎馬間落魄惟
存壯心在今年始欲向東還便將歸老天台山相隨仙人
餐雞犬笑弄綠水桃花間兄聞溪上桃已熟仙女嬋娟面
如玉春風綰結雙綠鬟鬌腰解按山香曲去年羣仙遙見
招謂予自是王子喬山中何嘗識酒禁日日爛醉吹瓊簫
昨日幾經四明道故人相見驚絕倒閒關萬死得生還顏
色還同舊時好忽聞天吳落海濶到海要拾明月珠大風
三日撼天黑海底吹折紅珊瑚洪濤如山老蛟怒白日江
皋蜃烟霧仙山咫尺不得歸目送冥冥鴻飛去掉舟惆悵
卻西回側塞仙山心欲摧空懷帝子芙蓉闕遙望中天兩
玉臺愁來昏昏枕書睡呼酒狂歌不成醉丈夫出處眞可
憐往往長遭不如意作詩爲謝丹霞仙金堂石室無清緣
有心未罷歸來約更待秋風海月圓

寄湖季潭

寶樹香雲合龍河綠水新涼多今夜雨僧少去年人一騎
西京國孤鴻入塞塵西天幾萬里沙草濶無垠

送白庵室往武陵分韻得亭字

涼雨初收樹秋潮欲滿汀馬嘶臨水驛人倚渡江船城亘
長虹白山聯翥鳳青菁莪沾教雨馥桂隱文星祖帳延華
席離觴倒玉瓶愁心蹔未極雁落是長亭

姑蘇感事

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麞睥睨金湯徒自固倉
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横死國士應無豫讓聞風雨
年年寒食節麥盂誰上太妃墳 此弔張士誠作杜東原耕餘錄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並取此詩

小遊仙

山中千日酒初醒却愛玄都夜景清起坐天門吹玉笛月中珠樹起秋聲

東度扶桑看日華卻從王母借飈車夜涼海色平如掌倒看青天起赤霞

竹枝青鳥

阿母瑤池信不通茂陵松柏老秋風野垣春雨叢生綠青鳥猶來認故宮

徽宗書瓶中牡丹

玉色宮瓶出內家天香誰貯月中花六宮只愛新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

楊秉爲

同姪遊赤城

久擬尋眞到赤城阿咸今日促同行近山便覺塵心淨登洞渾疑羽化成僧定座中禪復醒水流巖畔咽還鳴振衣直上峯頭望五色祥雲護玉京

楊天顯 字秉哲洪武中由儒士舉授燕府長史

奉詔題日本畫扇賜琉球使臣

銀花尺楮裁冰輪來自東海扶桑濱明如半月行秋旻捲若積雪無纖塵上有圖畫妙入神丹青黝堊俱精新健牛拖車負輪困猛士挾之氣溢津車中裳晃者何人衛以騶導儀宰臣前後彍騎動成韋弓刀在手介在身氣雄海內威强鄰誠心慕中國自然遐福臻區區一隅之國尚如此何况萬乘居北辰八埏以爲家四海無不賓窮飛與賁育騂驪及麒麟畫扇誰能製賦詩難具陳奉詔爲詩此持歸謝君親 時使臣立丹墀親其奉命揮毫不思索請讀歎爲異才

重遊赤城

不到赤城今五載行行直上玉京天巖泉長滴半空雨野草時連滿岫烟一點禪燈紅霧裏千年丹竈白雲邊無生

厭聽僧家話笑酌山花改舊聯

楊善 字子善歷仕湖廣沅州府同知樂平知府居官清愼事親以孝聞與宋景濂友善見大明文實詩鈔

江上秋懷

水國風高木葉霜滿舟山色入荒涼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煙鎖漢陽新飯軟炊菰米白濁醪香泛菊花黃故鄉千里空懷想雲樹茫茫鬢髮蒼

書懷

舵樓空濶望京華蘆荻江楓岸岸花山色漸濃昏霧薄水光搖動夕陽斜故鄉鴻雁書千里遠浦牛羊屋數家遥塞

栩嘗多昔猎石田空憶舊桑麻

吳昊 字彥欽洪武庚戌鄉科朔州衛知事

桐柏

平生看山愛桐柏有山如此爲名山九峯雙闕迢遞起秀色可掬煙霞間樓閣崔嵬迴相向桃花洞門深不關葛僊一住幾千載閱此日月雙轉環鶴背笙簫振寥廓遺音往往聞林端西崖有井數百仞丹光靈彩浮朱殷昨夜長松發天籟似驚遺珮聲珊珊蓬萊咫尺原易到獨愁蹤跡迷榛菅此來暫欲須大藥服之駐我將衰顏山中羽客吾宗胄相與攜手超塵寰竹房宴坐巳半月笑歌頓覺忘憂艱

手招喬巖非不好但愁梟石緣猶慳芝草琅玕隔雲圃小橋流水空潺湲摩讀古碑視往事章殘字缺苔斑斑臨風徙倚獨回首惟見絕壁青巑岏武陵從來憩漁釣曼倩自足追僊班他年雙成有消息吾其抱琴來往還

朱思平 字廷準洪武丁丑進士翰林院侍讀靖難時方在籍賦哀君王詞四首仰藥而卒

寄題雲居

水村深處結幽居心與閑雲共卷舒萬竹綠陰當戶密一天清氣入簷虛閑門穩臥衣裳冷放意從渠禮法疎我亦生平愛飄逸何當乘興訪琴書

過興化嶺

石澗泠泠瀉碧湍嵐光飛翠暮生寒松頭老鶴歸來晚露滴山窗濕未乾

橫山塢

近水人烟三兩家夕陽昏靄送歸鴉西風薄暮羅衣冷零落秋江白藕花

桃源

疊嶂堆螺三百丈半空石洞未曾開蒼苔已斷桃花盡不見金橋戲翠鬟

題畫

箬笠蒙頭一老翁幾將心事托焦桐吟鞭不着霜蹄滑緩

步林坵自在中

周應顯 字伯煥父爲人所害散財復仇方正學先生爲作復仇記洪武中薦聘不起

鳳山春感

鳳山重過故人家往事于今病眼花開遍海棠春不管滿庭芳草屬官蛙

清溪泛舟圖

清夜寥寥興浩然扁舟一葉小于蓮玉簫聲斷空回首秋滿江鄉月滿天

夏迪 字廷節洪武丁卯舉人官左副都御史詳見郡邑志

送朱廷佐還鄉

聞君秋思動江皐四馬遙過海子橋何事五陵花正好却
當三逕菊相招衝寒吳會聽新雁帶月錢唐趁早潮何日
醉歸松下臥願從彭叟讀風騷

秋日偶成

塊坐南窗日易過井梧又見葉辭柯丹心不向愁邊改白
髮偏從病裏多每爲論交思鮑叔敢因請苑擬蕭何月將
往事同流水時復開懷一浩歌

國淸寺

振鐸鈴鈴下五臺披榛步屧入天台萬松夾徑莓苔滑八
桂凌霜錦繡開曉洞龍歸雲入鉢晚潮鷗逐浪浮杯雨花

亭上涼如水貝葉經幡取次栽

朱文中 字以敬洪武戊戌由益都教諭應山東鄉試中式第一仕寧國知縣陞知澤州所著有北征稿

大覺寺

崖谷歸雲雨氣收江風不動水安流重樹深樹行人少惟
見漁郞晚泊舟

余世安 字汝正號貞齋洪武中辟授訓導

天封訪僧過雪

昔年曾踏白雲層百折羊腸迸石藤訪寺又來前度客入
門還有舊迎僧竹邊坐酌杯涵影雲裏題詩筆帶冰自笑
衝寒忘力倦折梅還上最高屛

過靈濟宮和瓜秋官希哲韻

纔到玄關心已清紅塵自絕動幽情人從天姥山中過鶴
向蓬萊頂上迎仙籟球音春靄寂篆烟細影午風聯閉門
道士吹龍笛閑向東風聽數聲

葡萄

蒼龍吐驪珠顆顆光射斗只恐風雨生夜半空中吼

曹宜約 字以禮號友橘靑修天台志稿

寄古學張廷璧先生

吾衰學不成志弱掩昏氣端居念前軌茫然發深欷嚮彼
斷溝潦朝滿夕已匱惟學不能古投老羞自棄君學古且

醕自昔閎英鬱才氣本適倫源流更淵懿黃河西極來萬
里遠奔注變化雜魚龍風雲際凡遇文淵耀奎璧圖籍啓
深祕榮依日月光位重星辰次日食太官羊暮直玉堂署
回視草莽間豈特雲泥異顧我一禿翁何足塵齒記琳琅
金玉音夭矯虬龍字細覽想儀刑感激徒瞻企作詩寄獻
勤于以志吾媿

華頂晴雪

千山晴雪浩漫漫華蓋峯高曉眩看銀地遠聯光晃朗瓊
臺孤並勢高寒猶疑海上冰蓮涌自覺胸中水鏡寬毛骨
灑然渾不禁凌風直欲振飛翰

横山秋月

秋氣横空宿雨殘月生東阜影團團天垂四墅星河近人
立九霄風露寒折桂曾聞夜倒影題詩聊復暢遐觀遙知
長嘯清光下靜夜山靈破膽肝

和王天秩牡丹

萬紅開後始萌芽彈壓東風最後花留詠雅宜金縷曲托
根終愧野人家露盈摇曳傾香液翠袖低徊鬬采霞舊日
風流還好在問花猶記昔人麽

春雪寄許伯雨

春寒閉閤暢幽潛自信居窮老更諳雪滿衡茅無客過天

游心跡許誰忝梅花夢好詩先得石鼎茶香思愈酣今夜
溪頭饒月色扁舟定過墨湖南

聽雨樓

涼滿高樓夜氣清一燈孤坐轉初更乍停颯颯簷前吹可
愛蕭蕭竹上聲謾道忘形澄俗慮應知側耳寄高情舊聞
今聽多佳趣應有新詩細品評

魯 穆 字希文號文溪永樂丙戌進士累官至右僉都御史風節凜然楊士奇贈詩有入閩監海嚴六月凛霜威之句又曰安得今之僉憲者皆希文哉平日所著有葩經或問禮記日抄竹素游思等集詳見郡邑志

陪梁恭嶽遊國清

雅節寄士林流光饒宛轉歸來無幾何又復經飲餞邂逅
會同襟按部車轔轔攜鬱日多暇風度肅宏遠約我以遊
娛登臨歷陵緬谿逕夾萬松陰森邃密篠雙澗瀉鳴琴五
峰敞層巘寒山有遺踪茫茫誰能辨定僧談玄微宦容相
繾綣仰止思靡馳冒險情還展棲志托幽深濯纓俯清淺
金素澄紺園光風蕩蘭畹良覿欣晏如妙契覺原闡飄然
物外趣緩歩歸慮款逍遙極良辰頻襟足取遣願續興公
篇騁詞愧連蹇

寄問嚴貞可先生

羣陰浸解剝一陽播容光眷言懷君子情思何渺茫憶昔

侍函丈深藉開榛荒離隔曠千里一別逕十霜別時風正
薰高明年尚强別後今何如鬢髮應已蒼顏範嗟睽遠客
思凄以涼薄終理所尤恩義良不忘鍾山隔兩浙各在天
一方願趨地無縮欲濟川無梁何年遂歸期再拜稱壽觴
談舊聆玄誨俾我心凱康

清溪

清溪之水清徹底名不虛成良可喜洗濯冠纓期日新瑩
潔心神當自此憶我別往五六年涓涓依舊無渣滓借問
陽侯何爲爾信有源泉來不已
溪上芙蓉含奇英溪下茱萸争紅榮烏鬼矖翼忻自得白

鷗苦鐵眠欲驚帷有滄浪不世情東流如舊聲泠泠物色
生態何不類愧我感慨徒纏縈

別閩中

積歲南遊粤茲辰西出城雲移孤嶂影潮湧半江聲綠橘
垂枝盛黃花繞逕生幷州舊風景迺似故鄉情

題夾竹葡萄

水晶燦貝光琅玕媚幽姿結根偶同生交翠相因依勁節
良可則脆弱難久持君子重所託寧忘歲寒期

送人

宿雨初晴春意饒維舟送客度河橋臨岐惜別情無限斜

倚春風看柳條

新柳

迎風未放六花飄拂岸先垂百尺條我亦不圖聲色美莫
教學舞小蠻腰

山居

雲橫幽壑隱時滅春透芳林到處新雞犬聲聞叢竹裏人
家應只在嶙峋

陳　祥 字崇儉號吉夫永樂甲午舉人工科給事中

題　臺 三台詩錄作春遊國清詩只遙山二字作五峯之異

幾日林霏瞑不開遙山飛翠濕亭臺鈎簾閑探春消息一
對尋巢燕子來

清溪

遙山入望翠屏張一水涵空白練長恰我踏青時候也東
風縷縷杏花香

朱　禋 字廷禮

花影

雨過庭前日正中瑤階疊疊復重重難將紅紫分顏色好
向陰晴定淡濃

題南豐石仙觀

青山小朶亂雲堆鑿破雲根石屋開一派玉簫大外曉道

人騎鶴夜歸來

南山石竈

南山石竈無釜但見山青花欲燃夜半烹星煮明月一
溪風捲綠楊烟

裘　參 字原親號點存永樂己丑進士烏羅府同知

橋門聽雨 得無字

長風捲霧來天衢混沌一氣含太虛東來有雨如隨車聲
聲滴瀝鳴階除風飄入竹疾且徐瀟瀟濺葉如流珠橋門
有客夜讀書燈火紅落芸窗虛愁來掩卷起躊躇耳邊彷
彿聞笙竽更長意久不可孤呼朋酌酒相懽娛酒酣拔劍

擊唾壺狂歌激烈聲嗚嗚方今盛世際唐虞紐金佩玉皆
吾儒威儀不必增嘆吁丈夫忠孝良難無

徐善述 字好古左春坊左贊善以輔導仁廟功贈少保諡文肅

題贈許伯貴先生寄子書

先生家世業斯文遺訓昭昭重典墳步武青雲能有子韜
光白首不忘君古詩自昔鄉邦頌令譽于今翰苑聞昨日
南宮親手札依然華藻藹烟雲

褚子南 名良俟號雪堂以字行永樂辛卯舉人任四川蒲江教授改河南延津教授

陳給事春遊國清同韻

並履幽溪一徑開萬松深處雨花臺短笻襯步傍寒拾豈

爲豐干饒舌來

褚思敬 名文耀以字行永樂戊戌進士庶吉士翰林院簡討

史嶺茶亭

古嶺何盤屈茶亭著處幽荷筐收石乳接竹引清流試煮
黃金鼎傾翻碧玉甌往來人總此一歃不勝秋

西山道院

崇堂遺古觀寒暑幾經年青帔眞人窟丹霞小洞天疎鐘
寒雨外遠樹夕陽邊厭却人間事相從擬學僊

竹溪明月

溪上蟾光墮波間竹影移綠陰分翡翠索䰟浸琉璃夜迥
天逾靜砂明水落遲一般淸意味於我最相宜

偃巖釣磯

一磯當巨浸千古屹峥嶸夜雨蒼苔長春風綠水平漁竿
時入伍鷗侶日遍盟雅有投閒意猶慚絆此名

晝夢

晝長春睡足飛夢到親闈手捧雙鸞誥身披五色衣覩顏
情眷眷問寢語依依最是怡情處翻驚客叩扉

吳山晴望

曉陟高岡豎天開圖畫幽吳山連越樹湖水接江流鐘磬
僧歸寺帆懸客上舟更多奇絕處一覽豈能週

晚宿長安河下

舟次長安道人家兩岸多客喧車輗埸機響織輕羅日落
酒旗捲月明漁唱過步蟾三四竝同我問姮娥

除夜寓邳州

跡寄他鄉裏年窮此夜濱英雄孤棹客寤寐兩年人節序
臨時舊功名與歲新明朝懽且舞南北拜君親

題隱居

市朝喧獨厭山宇靜偏宜雨霽栽蘭菊雲閒到鹿麋墮松
塡溜瓦蔓草補疎籬俗客無來往看書只自怡

滄江漁父圖

出淡滄江裏怡然得趣多數聲風月笛幾曲水雲歌釣作棲遲柄舟爲寓樂窩市朝奔走客勞逸較如何

瀘溝曉月

一灣綠水碧潺潺倒浸銀蟾清淺間耿耿天河星漸落微微烟樹曉將還影斜茅店人開戶陰轉村橋馬度關聽得鐘聲來禁闕早朝知是列仙班

誕日思親

我生十月二旬三客裏逢來興未堪萬里作官畱薊北雙親飲餐在江南黃花舊採東籬菊香顆新分內苑柑更有玉堂頒賜酒獨憐無路得歸叅

送人還廬陵

觀光萬里上鑾坡老壯寧論兩鬢皤眼底故人逢處好裝中詩句別時多霜晴吳樹千林落月上秦淮一棹過此去故園春正好東風桃李樂吟哦

題章郎中父翠微樓

危樓百尺聳清虛水色山光半有無簾引竹風清汗簡窗涵松霧浥緗蒲鑑湖風靜開文練天姥峰高列畫圖最羨一經能教子早從前哲步亨衢

久不得鄉間消息

不見南鴻思渺然故鄉消息竟疎傳海天雲起望應斷京館月明看未眠白雪忍侵堂上髮紅顏愁老鏡中年鵲聲忽向窗前噪罷却呼僮取卜錢

憶春郊行日

五畝幽居隔翠微春來物物自芳菲柳條絲染綠千縷花萼紅開錦數機庭樹雨晴黃鳥囀池塘水暖白魚肥弟兄行樂知應好回首天涯我獨違

慰李茂弘主事內艱

宦情鄉思正相依此日那堪聞訃歸旅邸忽驚雙鶴至孤山空望片雲飛哀猿慘慘啼清夜落葉蕭蕭點素衣三釜榮養親不逮臨風惟有淚頻揮

送劉行人陞陝西僉事

皇華使者舊才賢到處青山馬上看絳闕久誇傳寵命烏臺今喜拜新官萬家雨露三春煖一道風霜六月寒別後要知相憶處玉堂人靜獨凭欄

送柳主事還南京

方從京邸笑相迎又向都門惜送行王事獨勞心炯炯宦途頻厭思營營春遊古沛詩懷好夜醉長淮酒價平酣倚畫橋分手處夕陽芳草不勝情

謝趙師道先生惠炭

廣漠風寒正捲扃烏金蒙惠愜心銘方將火向爐頭爇便

覺春從膝下生烘酒不妨留客飲煮茶還得敘人情夜深
窗下猶宜處一卷青編對短檠

許敬軒 號南湖永樂甲午貢歷官禮部員外知汀州祀名宦

題扇面暗梅

半幅銀箋巧樣裁冰花數朶暗中開先春消息應難覺惟
有香風滿面來

回雁圖

數聲嘹嚦落滄洲驚起瀟湘一片秋莫向城頭高處戾恐
鄉人倚夕陽樓

洪益中 號愛菊永樂中中書舍人陞寺丞

雨庇訪隱

清溪一曲小橋通君住橋西我住東幾欲訪君無覓處秖
聞雞犬白雲中

題葡萄

瘦藤屈曲翠相連馬乳纍纍秋正懸明月滿天陰滿地驪
龍猶夜抱珠眠

夏智 字大慧號竹隱

題觀梅圖

風雪西湖幾樹梅柴門孤鶴報初開吟成香影情無賴獨
棹寒波月裏回

楊子相 號耕學鄢陵縣丞

雪中寄人

乾坤浩蕩素光寒江上漁蓑最好看臥病偶然門倒插旁
人錯擬漢袁安

陳川

題夏圭溪山清遠圖

我來東南邱壑好曲折雲林護危杪澗阿流水春白香石
楠碎葉秋如埽縛柴野橋松雨涼鳴鐘破寺茶香杳山椒
茅亭如笠大石脚漁舟似瓢小人家制度太古前雞犬比
鄰往還少酒杯吹香小店門落日漁樵多醉倒六年不歸

長夢見白髮應情負魚鳥晴窗見畫三摩挲舊夢微茫亦
了了不知何處得此圖覺我山居殊草草安得溪南窩石
田便携妻子從茲老

米元暉苕溪春曉圖

扁舟昔過江南道兩槳吳歌弄春曉野水蘭苕月欲低滄
洲白蘋風不悄閑晴水氣盡冥冥破瞑雞聲殊草草人煙
蓄莽隔朝墟鷗夢微茫隨湖島輕花吹送客檣遙羣鳥驚
翻曙鐘早初陽忽露何處村曲折青林山寺小見圖歷歷
舊所遊白髮摩挲愧幽討前身恐是杜牧之題詩解寫江
南好

杜　寧字宗謐號樂全宣德丁未廷試第二人歷官至兵部侍郎土木之變與于忠肅公謙同議立郕王有社稷功居官以清介聞詳郡邑志著樂全集

龍馬歎

龍媒古今天下稀縱見呈祥出西陲聖主仁恩被遐邇一
朝效貢來形墀天閑十二總奇匹睹此咸驚羣辟易稟氣
本是房星精素文帶得冰霜質雙瞳夾鏡炤夜明四蹄琢
玉追風輕紅纓錦韉黃金勒閶闔出入驂龍輧靈姿駿格
迥無比漫數纖離與騄駬奇迹寧須伯樂顧瑞時自致天
顏喜御苑春深花正香驕嘶蹀躞過長楊足底渾疑駕雲
霧道旁頓覺生輝光那物繇來不伏櫪會思盡展平生力

千年長侍瑤階前萬國來使烽烟息

元夕觀燈

鳳城春蚤辟餘寒雪霽雲收月正圓錦繡筵前呈萬彩金
蓮花下集千官光搖銀漢天逾近漏滴銅壺夜未闌願祝
皇圖磐石固年年長侍聖君看

送許南湖之任汀州

五馬騑騑出帝畿官梅幾放兩三枝天書鄭重宜酬報民
瘼艱難在念茲閩郡不妨春後到天台又是舊遊時離歌
唱闋無他囑汲取寒潭水一巵

五柏庄八景

竹徑

萬個玉森森苔封一徑深清陰飛翠雪不許俗塵侵

梅窗

老梅心鐵石歲晏吐瓊花不與羣芳競窗前伴月斜

松嶺

髯蚪百尺蟠風度翠濤寒時到幽人枕驚回午夢殘

泉聲

遶舍水泠泠鏘金漱玉鳴雖非絲與竹靜聽有餘清

尖山

開戶南山好朝來爽氣多幾番新雨過一點濕青螺

疊石

鬼斧何年琢千尋絕壁形蒼苔從不掃長作鐵痕青

東皋

春深布穀鳴處處隴頭畊落日平蕪裏時聞牧笛聲

南圃

南圃枕清溪桑麻嫩綠齊落花隨水去錯訝武陵蹊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涼風吹洞房思君如病葉日夜成萎黃
自君之出矣煢煢征輪回思君如孤燭寸心坐成灰

題桃源小景

藥草靈芝滿碧溪瑣窗珠箔暖雲低劉郎也愛桃源好爭奈春山杜宇啼

題睡鶴

玉鷺玄裳絕點埃月明曾共舞仙臺一聲喚醒朝元夢滿地松陰鎖綠苔

老梅

葭琯初飛一氣回漏傳春信雪中開誰知商鼎和羹實却自寒花寂寞來 覩王沂公咏梅詩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用意又別而氣槪相似

春日卽事

東風駘蕩更無私紅紫紛紛又一時惟有庭前老松柏青

青依舊不曾知

范 理 字道濟號樸齋宣德己酉鄕試第一庚戌廷試第三人進士由外任累陞至南京吏部左侍郎實心任事功德在人詳見郡邑志所著有丹壑稿及讀史備忘天台要畧等書

自德安歸偕杜內翰遊國淸

飄颻隨薄宦茲遊久已疎幾從松徑入便覺心境舒稍稍卽幽秘梵宇凌空虛五峯森羅列晴嵐滴襟裾寒泉落幽澗左右相縈紆雞犬復寥寥麋鹿馴庭除翛然人世外不覺輕名譽況偕金閨彥淸論飛瓊琚許身旣王事臨眺徒躊躇相期在歲晏卜築來此居

赤城

軒冕信羈人佳遊久未展偶歸事冥搜猛欲窮崖巘紺宇雲間封苔階未經踐山露染衣裾澗水淸且淺緇侶忻相從經聲聞更遠超然忘慮空塵念無煩遣赤日已西移忘却行騎轉

塔頭山

年來暫息機曉出尋幽秘幾登佛隴岡森然列多異遠山紫翠重近郭烟花媚輕雲冒層巔遠靄埋深寺參差萬井中周覽惟一視卽此已蕭森萬事都如棄前搜何用窮內省舉多感吾簪如可投時來滌煩思

華頂

台嶽信奇挺絕頂復在茲眼看東滄溟手攀南尾箕赤城採丹霞玉衙橫翠眉迢迢鯨音來拂拂香颸吹甗甑惜深迴沿流瀰漣漪鶴馭相翩翾松蘿亦參差風物多異態長生固其宜淸爽了在目浩浩興遐思已忝藩方寄難忘國士知去去事世用重與浮丘期

遊桐柏

萬丈懸崖一徑斜丹梯躡盡到仙家金庭縹緲迷靑嶂雙闕巖嶢散紫霞野鶴階邊啄玉粒山童洞裏熟胡麻桃源此去無多路流水中間認落花

遊石橋

萬疊雲山紫翠重微微一帶路迢通忽聞鐘磬穿雲出漸見樓臺隱霧中瀑向巖前飛玉雪人於天上踏銀虹此身即是登方廣變幻何須更選窮

夏　魯 字太魯號晶齋宣德乙卯臨安教諭

方廣寺

招提隱隱翠微中知是台山第幾重望入冥濛惟見日坐餘睕暝但聞鐘溼雲長護千峯雪晴靄深埋兩澗松更陟岩巓躋絕頂孤猿啼月竟無蹤

過祖同條草堂和裘仲翁韻

草堂幽寂白雲迷露浥山窗濕未乾紫燕歸來花正落一庭風雨晝生寒

綠樹陰聯暑氣微荷花風淡浪紋稀竹簾不捲爐烟上閒坐空庭看燕飛

童守宏 宣德丁未進士官行人使琉球

挽嚴貞可先生

林壑優游八十春生平書劍守清貧旁求不應天邊詔鄉飲常爲席上賓白璧酬恩多國士青雲得路半門人于今道喪斯文遠立恨西風淚滿巾

齊　汪 字元澄號靜菴正統丙辰進士兵部車駕司郎中扈駕至土木殉難楊御史善以詩弔云扈從旌旗出錦州知君志與國同憂義明主辱身先死厲鬼猶思斬寇仇今祀鄉賢祠

元宵宴集

京兆筵開聚德星何須追憶古蘭亭溶溶月影穿簾入款款歌聲倚席聽火樹通宵看不厭銀箏勸酒送無停高情未足還相約他日重來醉綠醽

題司馬悔橋

終南不及九峯高雲鎖青山雪捲濤羽客已辭天室貴餘情猶悔出蓬蒿

許端弘 名恢以字行號味道正統辛酉鄉科官遂溪新會教諭嘗分典廣西應天府試彭殿撰致張學士元正皆其所拔士教諭妙於詩文正統戊午天台大旱作將稻今聞於朝得減秋糧之半里人至今稱之

午日喜得家書

閒看營中射柳回故鄉忽報有人來三千客路從頭問一幅家書帶笑開隴上松楸依舊長階前蘭桂又新栽遠懷問此懽無限醉後仍呼酒滿杯

感時述懷寄諸弟

歷歷終日坐山城還憶南陽舊草亭作客已迤千里遠隨身長伴一瓢青池塘有興誰賡句官舍無聊自剪燈却笑不如湘浦雁江南江北每年經

登岳陽樓

百尺高樓俯大江巋然歷盡幾興亡巴陵雨灑來朱檻湘

浦雲飛繞畫梁鐵鎖有時光炯炯君山千古色蒼蒼樓前多少烟波客總把孤帆挂夕陽

題竹

不入桃李叢孤標自容與山窗朝雨晴青鸞忽飛起

秋江待渡

曉日逗林樾秋光淡沙渚渡口急呼舟寸心懸萬里

過嶺口

澗道餘寒雪未消數村雞犬隔山坳行行暫憩長松下閒看飛禽滿樹梢

陳　宏 字廷愛號竹窗嘗與杜司馬寧唱和有竹窗稿三子皆登仕籍

山水圖

大山秀拔摩蒼穹小山削出金芙蓉珠殿連雲擁珙樹翠崖噴瀑飛白虹元氣乾坤秘不得結作巔頂烟霞濕涼風吹落桃花溪五色絪縕漾晴碧何人隱處溪上亭松窗竹塢芸香清扁舟短策有來客琴書共結山中盟山中讀書采芳杜山中鳴琴瀉流水山中不肯赴旁求天下蒼生望霖雨我奈若人不與語日暮逍遙久延佇出門雲隔大小山欲往從之渺何許

雪景圖

何人夜醉江亭月夢入蓬萊白銀闕素皇駕車丹雲中天寒風急飈發烈起來凭欄窺化工萬里江山三尺闊人家深掩松下關錦帳羔羊酒初熱乾坤清氣誰能收盡在漁翁舟一葉

題牛石

天遣平岡化作牛巉巖屹立幾春秋無人可使耕南畝有力難牽飲上流怕著泥塗先沒膝一逢烟雨便籠頭牧童最喜天晴日橫笛眠吹得自繇

題竹梅

可堪姑射與瀟湘兩地清幽共一鄉玉骨上頭雲弄影琅玕深處雪生香縞衣公子垂青珮翠袖佳人試淡粧鐵石

肝腸貞節操任渠歲晏只尋常

西江夜泊

曉掛輕帆出海門歸來渡口正黃昏潮生潮落船高下雲去雲來月吐吞梵磬數聲山北寺漁燈一點水南村得魚買酒蓬窗底款乃聲中夜未分

梅軒

瀟灑軒前雪霽時梅花忽吐兩三枝月移疎影侵書幌風帶寒香拂硯池東閣吟成應自樂西湖雅趣許誰知嗟予未遂荆州識清白馳名爲賦詩

竹軒

綠邊幽居竹萬竿出塵高節許誰攀㦲同桃李爭春色只與松梅傲歲寒月影滿簾金點點風聲落枕玉珊珊本根自是栽培厚更見龍孫迥不凡

幽溪道中 三台詩錄題作高明寺

高明宮殿鎖烟霞水繞山迴自一家石磴有泉流玉液瓊臺無路覓丹砂黃猿夜嘯千山月白鹿春眠一洞花最喜道人能愛客幾回留我飯胡麻

廣嚴寺

疊嶂重巒勢欲吞紫雲白鶴護僧門一溪流繞山菴路萬樹陰連水竹村貧嫗有緣鐘尙在祭師無礙骨長存我來不盡登臨興援筆題崖拭蘚痕

答僧惠茶因寄

分我靈芽意藹然錯旗雀舌總堪憐採來想在春風後寄至方當穀雨邊紗帽籠頭還自煮瓷甌在手許誰傳飲餘已覺襟懷爽更欲尋添玉板禪

漁樵

一葉舟中白髮百年江上靑山鷗鷺飛來飛去無心只在雲間

幽谷無人獨往仙源有路還通行到綠蘿深處誰家雞犬雲中

子猷訪戴

夜雪寒埋數尺深剡溪迢遞隔山陰及門返棹成何事要識論交只在心

墨菊

陶令歸時酒滿梅黃花猶有一枝存誰人移向書窗下硯水澆來帶墨痕

題畫

綠柳輕陰護草堂懸巖千尺倒晴光一聲柔櫓歸舟晚江霧滿天山月涼

婁應奎 號無味齋 祥訓導

怨女詞

妾學精五飯舉世甘膏餳妾學縫衣裳纂組爲世稱交相薦友善嘆妾無技能習尙既妾異妾身還誰還東家阿姐嫁琴瑟諧和鳴西家東阿妹百兩云已承老大獨遺妾何當未問名深閨拚鸞鏡滿地靑苔生布衣破尋補素志冰霜凝緬想得所歸家道亦易成娵媍妁媚夫媚日爲求娉婷紛紛施粉黛自賣艮足輕假使妾將出猶懷失已驚吟餘付長嘯人靜宿月明

盧巖 子則 高正統丁卯 鄉科永寧敎諭

登蒼山

褭蘿上山頂振翠落寒空摸糊龍生雨歸來海日紅

秋郊閒行

水淺蘆花瘦天空雁影稀板橋無客過霜月伴人歸

袁 爲（號知止與杜司馬爲莫逆交以其博洽呼爲袁書廚年九十卒夏都憲塤挽詩有一瓢已絕千秋筆雙屐長閑百藥欄之句著有知止集數卷）

遊國清

勝地重遊處橋憐再度時依然流水在不見故人期草色侵衣袂花容炤酒卮西風如有意催雨又催詩

陳 甫（字恆叔號愿齋正統初明經山東武成訓導）

東皋六言

十里綠楊紅杏一溪曲澗青蘿最愛茅檐深處遙聽牧笛山歌

屈曲花深小路橫斜柳外溪橋驢背渾忘遠近醉中贏得逍遙

陳 策

桃源

縱橫千尺巖綠泛一溪水春暮逐遊情桃花復如綺

袁 沖（號坦菴嘗任霍邱華亭致諭博聞洽見蔚然儒宗秩滿歸華亭人思之爲立碑）

桃花源

步入桃源洞煙霞杳靄間馬牙騰蒹綠屐齒印苔斑院靜鷺白下松高鶴未還道人何處去空負一躋攀

夏 塤（字宗成號介軒景泰辛未進士擢御史巡按廣西福建江西所至著風裁由江西布政使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有方略功引疾歸所著有嶺南集嶺南江西行稿三巴稿及奏議數十卷）

重陽思父母

萬里江山一轉蓬歸心日夜憶江東每逢佳節花相似獨對輪車路不同北去直過揚子渡南來又近伏波銅登高總是瞻雲思不比龍山落帽風

晏眠

大德綠來在市廛日高惟伴小窗眠丹山碧水王維畫白雪陽春杜甫篇巢樹巳經千載上結繩又在六經前花開

花落年年在從此無心浪草玄

一身俯仰在乾坤幾萬年前混沌分有數盈虛東海月無心舒卷北山雲太音寂寂聲何在玄酒泠泠味不醺世事未應長太息成周時節巳多文

寄蘇州林太守一鶚

多景樓頭醉幾回吳王臺下又啣盃有才濟世頻遷轉無分安居數往來銀漢迢遙瞻北闕白雲縹緲望天台思鄉戀闕同懷抱別後應須寄隴梅

漫興

寫生有技貧崔白賣卜無金富范丹却嘯綈袍千古事秦

宮卿相不畏寒

孟嘗君

怒視雄吞虎在西果然得士可强齊如何第一收功處函谷關前夜半雞

臘月十五見月

朔風向晚淨雲烟海底銀蟾上碧天莫訝倚欄看不盡再團圓夜是明年

重過湘江

持斧南來事遠征還朝誰肯後王程相知惟有湘江水舟

比來時一樣輕

重遊國清

佛殿僧房鎖夕暉重來又是十年期君教坐石論興廢只有青山是舊時

題范蠡遊湖圖

數點青螺出水高片帆帶雨五湖遙不知日暮歸何處碧樹叢中是定陶

魯昇 字崇古 號養性

賦得孤雁寄弟

嘹嘹復嘹嘹哀多聲更高居人情自如遊子獨無聊夜深宿江渚霜繁蘆亦彫寒月照孤影朔風吹蕭蕭南來川途

渺北去雲路遙應候辨隨陽遠害知避鵰依依林中鳥栖息各有巢泛泛江上鷗出沒偕波濤念爾寡儔侶自應憐羽毛

魯崇志 字茂功景泰甲戌進士應天府尹

寓懷

余生秉微尚愛此孤桐枝絃絙類愚直徽瑩昭無私古調雖自適古意人少知安得百代下復見鍾子期

出塞曲

我本羽林士出師來戍遠邊城多儆急終夜常不眠刀斗手中擊白羽腰間懸悲笳一聲響生死向前所志在殉

國微軀何足憐

怨歌行

清如玉壺冰潔比藍田璞持此事君子恩愛期一生何知席未煖君子有遠行出門移新愛留滯襄陽城襄陽臨大堤諸女多儇輕貌姣德不足君心胡不明君行若不返妾眉苦不展憂來托素琴絃哀思亦慘不恨歸軒遲但恨歲月晚盛年守空閨遲莫容色減

揚州懷古

繁華自昔說揚州煬帝遺踪可在不玉樹不聞前日曲楊花似見後人羞寒烟衰草空凝恨落日西風漫自愁顧我

有懷書未及羣鷄散盡戍城樓

淮陰驛

扁舟落日次淮陰漂母祠邊感慨深一飯有恩猶食報百身興漢却成擒早知富貴能傾族何似饑寒不易心莫怪後人偏致意雌雄珠樹惜珍禽

遊瑯琊寺

萬疊峰巒一徑微上方深處是招提清風入座客初到絲葉滿庭鶯亂啼古字石間看不厭新詩席上醉能題匆匆未盡登臨興景落幽巖奈日西

思天台山

名山多說天台秀勝槩僊蹤眼界賒隨地有茵多藥草經春無水不桃花萬松夾徑維摩刹雙闕凌虛道士家願我別來嘗夢想西風幾載隔天涯

丁 丕 號巢雲

咏風

神機不可測噓吸自鴻濛籟動三湘水琴鳴萬壑松扶青歸柳葉剪翠入梧桐世上惟公道寒炎處處同

桃源

桃源渺何許雲樹隔重重紅泛落花水青攢過雨峰尋幽還着屐陟險更扶筇仙子終難遇含情獨倚松

許端惠 名煬以字行號處默景泰癸酉舉人歷子監學正

偶吟

扁舟湖海幾年勞矯首長憐曉日遙草屋不煩安石召桃花溪口映春潮

板橋流水霜林晚攜手秋風話白頭安得深山雞犬寂百年酒盞對沙洲

夏 澄 字宗廉天順丁丑進士工部主事

書樓

尋常八九月把筆向誰題大阮書樓好吹香近木樨

西湖

千里湖光望樹畫樓簫鼓四邊開恠來南渡成何事贏得西湖翠一堆

裘淑登 字介庵天順壬午鄉科鄢縣知縣有惠政龐給事泮范太守吉皆其門人

遊石橋

羈身宦海路漫漫夢入青山白石寒今日重來亭畔坐飛梁依舊水潺湲

天台詩選第三卷

明許鳴遠帶存輯　　　裔孫佩蓀重校

明

潘　禎

字應昌號留鶴成化丙戌進士歷山東提學僉事嘗除南京大理寺正平反冤獄脫罪囚以萬計留鶴書無不讀以心爲底本不服聞見爲廣博草書奇拔詩文自成一家與陳白沙吳匏菴莊定山友善唱和名動一時嘗論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最優可兼衆聲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詩爲角以此例之百家可推蓋其父受之鄉先輩者也子夔號野泉女號碧天道人並工詩

題月梅卷

廣寒宮闕開天中瘦蛟起舞江波空陰精夜啼山竹裂六

橋十里皆春風疎花老幹凍不折大丈夫心一寸鐵

輓邑令方公

陶潛本高節五斗可能羈王道行眞偽斯民初不知死方公論定心直化工熙敢借春秋筆大書人去思

復齋卷

道人手執一編易親見庖犧語化機雪壓山齋方夜半雷行地底正聲稀梅花月炤天心益玄酒春回帝力微三十六宮從此啓頹然獨笑與誰歸

遊龍洞

盤古以來留此竅天教觀物作閑人空同本自涵元氣突兀應知有谷神造化小兒眞亦戲洪濛老子可容親題詩不盡孤高興肝膽直收千載春

常疑混沌本無痕萬古誰通此一門天造也知非斧鑿我來驚別有乾坤諸公洞口穿雲入太極圈中坐石論卻笑白雲擕不去作亭期與老僧分

道人偶出亦何心只愛名山故入深眞有神龍盤九曲豈無空洞透千尋斷碑試讀前朝刻古木常留半壁陰笑臨塵寰空白髮一尊且對晚峯斟

來鶴亭

萬里青天片雪橫孤飛誰放下吾亭冰霜心事元相炤風

月情懷本共清蓬島春深歸有路瑤臺花落步無聲塵埃驚眼知非地欲御天風八極行

長鳴皎羽忽飛從清獻千年又我公頸闊瘦軀三尺雪影翻明月九秋風孤山處士梅邊步赤壁仙人夢裏逢最是霜臺閑立處從容一老際時雍

月夜池亭白菊

花壓池亭水月明花枝隨月炤先生不愁太素無人愛自有寒香適我情獨鶴辨邊眞一色瘦筇扶處本雙清悠然道境誰知妙不是堯夫不放行

與胡通府鉉余貞齋世安遊清涼寺

萬里江山來二子天敎此地看芙蓉六丁夜擧蓬萊股千丈春開太極容坐石偶然㕘踞虎倚松聊與拂髯龍狂夫歌罷狂猶甚更上孤崖一醉同

書酉鶴亭壁

我戲羲皇領至音古心清極念俱沉委形天地元非我散髮鴻濛可假觴偶愛遊魚臨水石閒看舞鶴立花陰九重幸有神堯在莫怪先生卧海岑

登泰山

千重蒼翠壓塵寰尼父當年我再攀混沌以來惟此老乾坤之外更何山六經正脉眞同聳萬古狂瀾藉一閑起讀

秦碑驚世換西周孤鳳幾時還

大翼垂雲須九萬天遊今日殆忘還千年誰更觀滄海老眼吾方到泰山雨過春巖龍自戲松生太古鶴常閑題詩不盡孤高意起立中峯看世寰

神仙鶴背也超然太岳朝登俊紫烟山壓東溟盤大地路橫北斗到青天手中日月誰同弄象外風光我得先一笑人間空萬古太清聊倚興無邊

天敎觀物此癡翁蕭寺尋登又萬峯太古有松聊我倚盤空無路不雲封要留老眼觀西鳳敢望清時起卧龍行樂聖門春日好泰山花鳥一家風

登沂山

海上諸山愛有緣東遊今日又青天直消一杖空中倚看盡千峯地上眠老樹猶存堯植幹斷碑不記舜封年題詩偶懶留名姓只恐人疑我是僊

題梅花卷

一夜湖亭三尺雪此花忽起弄精神極清已奪乾坤秀太素猶涵混沌眞何物水仙風自下暑山客冷相親平生心事原同潔老眼看圖興也新

遊紫陽菴

閒攜瘦竹過肩杖拄至吳山訪紫陽七竅鑿來無混沌斷

崖鞭得有秦皇洞門開處青天大樓觀飛邊白日長回首黃塵白人世太清聊倚一峯蒼

夢遊華頂 三台詩錄題作秋日夢登天台山絕頂

華峯四萬八千丈鶴背秋風夢一登坐使羣山卧平地笑看杯水瀉東溟此心本是天寥廓大塊眞能載我形擬過赤城尋隱處倚霞結屋老吾生

看菊

獨憐九月在天涯夢遶東籬海上家千里一官空白首十年雙眼又黃花

題枯木竹石

拄天老樹三千尺拔地孤崖幾萬年秦漢已來誰此節清風吹斷首陽巔

西湖夏景

十里湖光蕩白蓮柳風幽岸裊茶烟萬花香裏孤舟老不數神遊太乙仙

題談侍御梅花

萬里乾坤冰雪夜霜臺明月炤梅花也知此老清如水不踏桃源處士家

楊　澤　字商霖號兌齋成化壬辰進士歷福建副使有文行程篁墩甚重之

寒巖

一宿寒巖寺秋深木葉飄泉聲來樹杪瞑色隔雲霄洞口晋龜石天邊駕鵲橋丹如成九轉何必問王喬

遊石橋

乘興探奇到石橋古碑捫蘚認先朝八峯雜擁晴虹卧雙澗飛流凍雪飄方廣寺鐘聞縹緲曇花亭路望岧嶤振衣便覺輕塵世直上洞天不憚遙

范　吉　字以貞號泊軒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汪直以嘗憾調爲鳳翔通判後任寧國知府工古文辭及草書有柏軒稿

連雲棧

未入連雲棧爲知蜀道難嵐昏晴亦雨林密夏猶寒嶺上翻愁下橋危轉是安笑看周道客穩步也嗟嘆

張忠宣公卷

精誠貫日氣橫秋自古忠臣爲國憂百世是非憑史筆一朝成敗豈人謀雲埋邊日昏無色魂返長江咽不流悵望女須眞命薄九泉終不怨靈修

盆梅

盆中亦自可窺天五瓣花開理自全月到小窗人靜後春回大地氣萌前孤撑玉骨寒誰怕清沁詩脾語莫傳庾嶺底須千萬樹一枝儘足對冰弦

蟠松贈隱者

託根天地不須寬正直無端受屈蟠風入虬枝終有韻翠飛芸閣欲生寒自甘卑處能棲鶴不用崇封處美官紅杏碧桃徒豔冶霜梅雪竹共盤桓

再詠瓶梅答麗芹齋

千百林中有一枝一清偏與主人宜挽回元氣見能事收拾風光有韻詩生意不煩新汲水貞心肯負舊盟時渴來頓覺精神爽應在瓶前得趣奇

遊華頂和噩夢堂

老去高山愈好登不知遊跡幾多層海生脚底寧愁渴天闊頭顱不怕崩縱目無邊疑入夢洗心有竇欲涵冰壘池

書法看長在古樹懸崖繫短藤

對菊 三台詩錄作對雨誤

秋思凄清軒檻幽素琴橫几菊香浮尊中有酒美人遠空對寒芳搔白頭

題畫

萬丈華峯倚壁空松篁臺殿白雲封石梁咫尺桃源洞遊遍名山興未窮

聞　式 字敬之號尋樂

幽居

幽居一個好舉首見南山幾樹清陰在半窗綠意環鶯聲

留我聽松韻藉風彈欲放白雲入有門長不關

尋樂翁

尋樂翁兮不是呆一筇到處任徘徊花知春好頻含笑鳥見人閑只自陪帶月歌殘青草野和衣睡倒白雲堆豁眉昨夜通消息今古紅顏不再來

見梅有感

冰姿不怕朔風吹半樹橫遮塢竹籬自嘆生平甘淡薄肯移顏色去投時小國着眼炤心明對此無妨醉一觥踏雪苦吟緣底事也知端不爲調羹

潘　祺 字應昇號清溪成化乙未進士山西右布政使

題畫送季憲長致仕

萬頃湖光裊然水竹居山環四面好人坐一亭虛采藥雲生袂釣餘月在書小舟沙際客應是濟川餘

季　璿 字世美號方麓

秋夜有感

獨坐暗愁生寒蛩斷續鳴白頭燈下影黃葉雨中聲變亂烽初息交遊計屢驚不眠悲世事翻愧野雲僧

秋澗爲寧國寺僧題

蘆花兩岸灑金飈一派西來碧水遙寒帶菊香浮近海淸

涵雲影落平湖微瀾靜處明心印天宇空時浸斗杓雲鶴山前深注目塵機都向此中消

與姪竹軒一齋遊方山

躡屐方山興頗濃飄然拂袖兩三翁笑從莎路穿雲樹謀歷松岡到頂峯亞雨菊叢黃間白猩霜楓葉綠兼紅憑虛送目乾坤大萬象浮沉向此中

盧　榮 字世顯號了身翁成化庚子舉人沛縣教諭

游金山寺

天地奇觀在登臨兩腋輕雲橫低波島潮落遠吞城帆影晴空泛流歌夕浦生乘風坐來久孤月海東明

書所得

春深桃李倚門牆共醉晨風與夕陽幾度開樽講堂下衣衫都惹落花香

麗泮（字原化號芹齋成化甲辰進士歷刑科給事中居諫垣十二年大著直聲出爲廣西左布政有石壁諫垣稿邵尙書寶爲序）

清風祠

赤城過剡溪三日山路迫彼兇方竊覦曲承罔敢逆詒言服裹衣正理屈邪慝脫死實非心竊欲乘其隙豈無睚眦時拔劍盡殲殛復仇志已萌從死義乃得百方謀不諧血泪徒倫滴詩句發幽憤寫此千丈石投崖殞厥軀潭水清

無極泉下見夫君妾身原不易弱質長閨門乃抱鐵肝膽視義重如山赴死甘如食至今草木馨清風自朝夕溪山凜如生過者不敢射嗟嗟胡中笳焉用好顏色

送弟原潤還家長歌

吾宗出自周文王畢公之後封麗鄉得姓於今幾千載支分派別最久長中間賢知愚不肖豈能一一無紛更春秋之世守不失戰國大將相縱橫漢廷名臣樹佳政德公高隱居襄陽亂離亞等卧龍者南州冠冕皆琳瑯牂牁涪陵鉅鹿三太守曰漢曰肱曰仲剛由晉入隋更華顯越東總管來初唐涇陽一派到浙水廟祀千里專城隍堅公忠義貫金石宋相德業尤輝煌大中祥符有合尉施仁積德當餘慶爲愛勝地佳山水爰卜爰居寄此石湖之西岡五百年來世益衍幸能不斷詩書香或於中秘校文字或以萬戶宰鄉邦或爲節制威臨蜀或丞臨川居西江四一一支最豪俠明一一支多善良別去殘雲附枝葉八子時稱麟鳳鳳石湖居士獨好學隱居樂義不與時低昂昔脩陰德活人命國初兩被徵薦章託疾不起守世德乃以有遺名其堂手植萬松繞居屋花塢山下萬松莊莊前莊後盡虬翠十里一色千尺強餘功發我稼軒祖善積能散隨行藏歲丁壬午邑大歉出粟千斛稗兵荒我伯我父守庭訓一

門和氣生福祥庭前芳樹悴復秀堂上椿萱耆而康伯仲塤篪迭應和季也褒贈黃門郎同堂二十三兄弟原宗老儒典教江右之新昌惟我與弟年最少弟更讀書能安詳相離每動相思切幸得看兄來大梁大梁新麥酒正熟一舉無慮數十觴我兒鶴齡適夫贅山右根兒執壺樵也將外姪夏謨性獨穎能與槃子同遨蹌正好綢繆解愁緒又聞話別添凄涼歸爲上覆諸兄弟諸子諸孫成百行合從期功皆卓立衣食敝頗安耕桑歲時慶賀走各宅蠢蠢耆居連新房更喜科名世不乏癸卯辛酉連翱翔只今秀才七八輩豈無一二能傳芳自是先世厚積累致此榮盛非

尋常大家勉力做好事務使鄉里咸稱揚祠堂早晚加修葺先世手澤愼勿傷遺訓惇典宜佩刻祖稅及早輸官令更延明師訓童稚莫教困落隨牛羊我今年已五十四齒牙脫落鬢髮蒼況兼無才身又病竊玆厚祿徒惶惶才雖不逮心自矢清愼一節安敢忘若得天佑我門戶稼軒祖墓終焚黃吏當乞身歸來山光水色與我兄弟一笑一咏終餘生以徜徉

金山和唐人韻

萬里長江瀉衝巖逆浪分頹波支砥柱高頂入層雲帆度東西錯潮來暁暮聞登臨有高興不覺散餘醺

曹娥祠

盱兮漫浪竟騎鯨娥也悲號亦墮溟頹絕豈知身尚在追沉只道父猶生江山百里皆從姓骨肉千年未了情幾度登祠看香火怪禽啼咽不勝聽

歸興

馬首薰風拂佩襟天公憐病護輕陰歸途正喜逢清爽去路何須嘆陸沉素志敢云期竹帛閑情今已付山林傳家賴有六經在借我餘光可討尋

花塢松聲

花野山岡繞長松覆綠陰好風時自至滿徑奏瑤琴

長洋草色

習習長洋路春明草色妍馬頭隨意綠不異在窗前

彭祖墓 在扶溝邑旁有明道祠

誰謂彭鏗壽彙然亦古坵何如程伯子香火自春秋

岳武穆祠

煌煌君命敢相違亦有軍中不受時望見金牌便返旆兩河士女付之誰

中原不絕僅如綫正是人臣授命時一面提兵伸大義功成歸死未爲遲

盧濬 字希哲號別溪成化丁未進士由刑部郎出知黃州府有異政江有楠木爲妖撰文投之三日

木自浮出收以爲學宮柱江患遂息歷知安南邵武二府以耿介忤上官歸著有澀栗稿黃州詩集

征婦怨

尙作樵夫妻莫作征人婦樵夫相對貧征人相憶苦龍沙腰金刀漁陽手鼙鼓遙遙千萬山妾眼長如覩

呂梁詞 時被讒得釋

叢牙排戟兮烟水深長鯨時吼兮驚聾心中流一篙兮達平壤赤日中天兮神鬼臨檣花兩岸兮熠行篌白鳥一過兮分分青林薰風吹我兮清瑤琴嗚呼作歌兮空外音

北邙行謁曹先生墓有感

北邙山上樹成拱北邙山下多高塚西風蕭瑟秋轉深浮
烟慘淡淚如湧獨憐金鳥起高樓燕去樓空成古坵牀頭
有酒廚有肴莫辭豪飲吹玉簫君不見墳前羊虎潭底石
銅雀臺中鎖荊棘

送李潘二侍御過臨淸

千里迢遙地三年始到時馬蹄分去路烏語送離巵風物
還堪畫江山合有詩星軺臨晩發天末凍雲垂

送錦衣國章乃弟還雲南

萬里牂牁路千年棠棣情鳴騶空冀野孤劒壯邊城紅葉
浮雲斷靑山落炤平莫嗟離別苦隨地是功名

泊舟

一棹移江渚三更共酒杯扉淸連竹瘦牆缺見梅開黃土
豺狼地靑山草樹隈吾廬在何處烟雨上階苔

白雲寺小酌

侵曉出西郭薰風快絡衣一寺白雲定萬山紅霧稀野衲
悅冲曠稻花侵翠菲欲借琉璃盞醺足看斜暉

夜雨

光撼一窗碧聲回萬彙乾天涯迴遠夢帷底覺輕寒花落
仍黏塊塵飛不到欄定須郊壟上牟麥幾分看

黃巖道中呈謝方石先生

放眼山園我停驂鳥避人白雲開翼鳳碧草細鋪茵歲月
驚誰夢衣冠寄此身不知湖海裏烟雨幾番春

秋興

露匽池蓮倒風臨野樹號楚帆橫水碧闕月傍山高南北
愁同雁乾坤拂醉袍逢時應有頌捉筆愧王褒
夜靜梧飄葉簾疎菊炷花燕鴻知地主裘葛紀年華落日
一江水淸風三椀茶西成堪足食歌舞集農家
蛩吟惟斷壁月落尙孤村浮梗憐羈思殘編識主恩冰消
風楫定山遠草亭昏蟋轉愁千古行藏此道存
野燒緣堤斷林烟抱石浮數聲寒谷語一片淡雲秋海闊

誰傳鯉江澄獨倚樓擧杯酬令節天地不知愁

曉意

遲遲鐘破曉霽靄物生輝露重千林瘦天空一鳥飛塞風
橫此地江水炤誰衣獨笑多歧在忘言亦是非

歲莫懷天瑞汝愚二貶客用夏赤城韻

木落寒江咽不流百年世事未忘憂天邊消息誰靑鳥鏡
裏勳名尙黑頭主聖便憐蘇子命地寬還着賈生遊梅花
冷落更籌緩一夜腸迴十二州

九日遣興

江南鴻雁隨雲沒江北黃花冒雨開客裏光陰年似月眼

前愁緒去還來誰將黑髮看庭樹且對青山促酒杯一笑
樊籠吾分在錯敎鷗鳥浪相猜

過貫一之宅

閒過青山處士家壺中天地別生涯鳥聲過雨曉來濕梧
影隔溪秋自斜花圃獨栽陶令菊秋田兼種邵平瓜此遊
驚與紅塵遠吟對層峯數去鴉

雨中游東山柬諸同游

冒雨看山意若何萬峯旌擁青螺梅臨淺渚橫斜見鳥
借寒風斷續歌敢以裙釵謝老閑將首楷對曼陀勸君
滿酌還徐步人事天時一逝波

次中秋有懷韻答韋翠屏

江明星散會難收幾度擱尊上翠樓千里青山仍故態滿
庭黃葉又新秋金莖未解相如渴菱府渾添老杜愁寫得
一械尋驛使數聲雲雁起沙頭

寄潘野泉親家

終日浮雲對碩人不知人世有紅塵狂來吹徹梅花調靜
劇吟逼李白神華頂石橋雙脚力黃庭周易一家春佇歸
卻值清秋夜注目江頭月色新

擣衣曲

秋月明於晝擣衣不停手月影倚依人寄衣知到不

春游曲

柔花迷曉露輕燕掠長林白日繡簾靜莽烟草屋深

采蓮曲

爭唱入湖深荷風動羅襪爲惜初開容不敢隨手折

次韻答清狂索炭

庚嶺新年雪梅花徹夜寒丹成還乞火笑殺老豐干

鷓鴣吟

鷓鴣何年更有洲江深雲淡日悠悠平生不爲能言誤笑
抱梅花在隴頭

感嘆

溪水無情歲月流野花煙草起羈愁不須更問東風信多
少黃鸝在樹頭

山霧濛濛碧草深仙人橫笛探春心臨風莫弄梅花調近
日東風閉杏林

秋日遣興

西風蕭瑟萬山秋古樹摩空寄遠愁何處玉人吹短笛一
燈挑盡倚西樓

折楊柳

數枝交影大河邊啼斷黃鸝膩有烟欲折贈人人已遠滿
空明月伴孤眠

問鄧鴻臚疾兼送瓜

聞說微痾不下牀又孤秋色滿籬黃邵平亦是知心者一味淸涼仔細嘗

問山東賈白齋

一官長缺買山錢何敢逢人問舍田獨愛淇園近君蟄他時容得釣溪烟

暦節婦史氏 氏夫以海賈颿暹羅守節二十年後夫以通事進貢重逢送至南安而別

李陵何必悲蘇武蔡琰終當愧孟光我欲揮毫書故事一天寒月滿藤牀

鐵心豈許花同謝珠淚還甘海共流咫尺鏡鸞夷夏隔莫

看織女與牽牛

謁徐孺子

淸風萬古一亭高閱盡浮華到野蒿昨夜伐檀歌已罷放敎明月炤衾袍

賀李太學壽

幾年契闊隔滄溟今日華筵拜壽星不用持盃深祝壽吾師心已熟黃庭

題山水寄工大防

赤城山下石橋東中有茅廬隱卧龍愧我孤身湖海外千林烟樹一歸鴻

春柳

遊騎相將度水濱柔條翠葉綠裙新若能繫得東風住蕭索船頭更膩人

張 敦 字廷厚號則古

絕句

汨汨塵中暫得閑扶笻欲踏遍溪山怪來怪石多崎險行到小溪溪上還

夏 堡 號怡靜

山行

入谷身披翠眺奇兩眼忙魚量溪尺白鷺織柳破黃雲斷

山腰破花殘水面香多情松頂鶴見客舞斜陽

鋤蕨

鋤破靑山雲敲落黃昏月兒女充一餓不知爹汗血

潘 愼 字永言號巢雲

游華頂和噩夢堂

扶笻攀磴若天登此是名山第一層幽澗隱林聲欲咽高峯摩漢勢疑崩仙翁煉藥空遺竈老衲烹茶旋煮冰五百應眞何處去斷碑無字鎖寒藤

許 載 字崇厚號墨湖著有梅庄十咏

緣事吟

卞和抱玉璞舉世皆爲欺三獻被三刖寸心終不移一朝
遇明主剖之得珍奇所以千載下耿耿名節垂
吾聞柳下惠素以直道行三仕復三黜怡然心自寧舍之
不爲辱用之何足榮人生天地間所重身後名

對鏡有感

二十照妾時妾顔多美秀四十照妾時妾顔成醜陋苟使
照妾心妾心應似舊

遊石橋

笑指千山小吟穿一徑微野花迎耋戟嵐翠濕緋衣橋險
無人渡林深有路歸去尋方廣寺次第問玄機

賈穎 字宜賞 號謙亨 泗洲訓導

宿新昌客舍有感

日斜烱暝倦趨程卓宿新昌舊旅亭記得往年同索笑怪
來今日獨關情野花濱水嬌爲態黃鳥依巢巧作聲强展
單裯不成寐一窗月色透疎櫺

方㴇 字志觀 號菊隱

游華頂和噩夢堂

老矣華峰今始登芒鞋直上到高層義之池午墨猶凍太
白堂春雪未崩秋雁從來能識候夏蟲原自不知冰行行
疲倦還趺坐笑看玄猿掛老藤

賈㤝 字一之 號白齋

野菊行

秋來野菊花已明冰爲枝葉霜爲英江湖泠泠作瀟溉雲
山疊疊是藩屏生長何滋糞壤力新鮮豈藉傲樂榮自能
吹香滿幽谷更能炤影空滄溟何似名園紅紫鬧歌歌舞
舞倚生活朝暮揭塵轍迹多逸馬奔牛遭踐踏故將寒質
託孤睽不煩貴遊相品題天地生物各有情請看饑餓甘
夷齊

湘江烟雨圖

野人腸胃無江湖有客示我湘江圖湘江可聞不可見竹

林萬頃連蒼梧江雨霏霏江水濶江聲兩岸啼鷓鴣似訴
英皇怨不盡更悲水底忠魂孤千載陳情遠相感淸愁無
奈君知乎君若知之益可愁請看滿幅春陰鳥吁嗟再謝
不可呼短歌淸苦聊支吾

寒鴉圖爲潛子艮題

三伏炎蒸如火爐感君出示寒鴉圖圖中寫寒豈療暑便
覺寒意生髮膚從來談冰不付熱講火自然愁酷烈世間
萬事多假設何必大冬眞風雪

瀑布泉

飄蕭飛不停倏忽無常聲畫譜誰堪肖詩家寫未成無雲

終日雨有月徹宵明擬待朔風飄來看百丈冰

次黃學師春郊漫興韻

騎馬尋芳歷水行水雲萬頃馬前迎桃花野角村墟靜曉日漁船洲渚清心與春生曾有約眼看白屋豈無情閑中若肯詢瘵痏病葉兒枝春可生

自題貢盤

誰遺一盤在空山天與山人待老閒石面不因溪雨淨枕頭時帶夕陽還驚花漸改人間世崖壁猶存太古顏流水似嫌遊未數潺聲對我益潺潺

霞澗飲中小述

淺石枕流水青苔繡紫陰新年連日飲此地獨開心

赤城山房

一龕古佛一函經滿屋閒雲不見僧我入雲迎出雲送可

無題作訪雲亭

雪窗對梅

窗幽檻靜梅花小一樹頻年炤草堂記得歡坭藏核子枝枝是我手中香

國清

十里青松到白雲寺門斜倚兩溪分山僧有約遙相待笑傍青蓑立水根

姚　淵 字元淯成化庚子舉人松江通判

曉山

曙色蒼茫映寶花須臾散作赤城霞推窗漫拭雙青眼細看層樓疊翠華

潘　爽 字堯鳳號野泉

桃花源行

天合山乃錢塘之南甌越之間上有撐雲柱日千丈高峯挺嵂完下有奔霞噴霧萬仞深盤流潺湲是爲上清玉平洞天府樓閣十二神仙實碧桃吹香曉風暖春松鎖翠春霞閒中有綽約雙姝子玉爲肌骨花爲顏彼美劉阮郎採

藥來此攜傾筐尋幽遠去不知極遂使歸路迷羊腸載饑載渴日云暮欲進不進徒徬徨且攀桃實爲饑糧且掬澗水爲渴漿一瓢何處忽流出知有人家居上方且涉一水盤一岡可人止見雙姝行雙姝笑相迎喜氣回春陽問郎來何晚相攜入洞房與郎夙世有緣契共郎結作雙鴛鴦便呼小玉排金鎖開綺窗珍珠簾前珊瑚帳雲母屏風玳瑁床四鄰仙客來相賀手持七寶玻璃觴酌郎酒勸郎嘗願郎愼勿思故鄉胡麻飯山羊脯願郎飽餐心弗苦丹雞歌白鶴舞金童吹簫玉女鼓湘雲膩雨昏白晨仙家日月四時春翠禽無端巧饒舌隔窗喚醒思歸人郎思歸心何

太玏只爲塵根難斷絕畱耶不住送耶行衲羅掩面難爲別攜手行行出洞天欲尋歸路何茫然只見崩城敗郭慘淡炤斜日荒村古隴蕭索凝寒煙甫欲詢子孫子孫已是七葉傳甫欲詢故人故人已是枯骨溺黃泉只在山中方半載豈知世上成千年進無所依退無據卻憶仙家舊遊處撫心惆悵欲往從奈此千山萬山隔烟樹雙姝有約不負人到頭畢竟還相遇何人貌似仙家踪縞素歷歷回靈風主人索我爲枯語惜無健筆難形容舉頭遙望天台路赤城霞氣橫天東神仙之說未必無但恨凡胎濁質難相從

湖堂月夜書事

雪殘竹林草堂孤月在梅花影在湖漠漠山無一鳥過寥寥吾有短笻扶淸寒極處神逾瀟獨夜無人續自呼夜半還歸窗下坐只含冷興味河圖

荒祠

側壑青山舊草堂正憐寒日半牆黃一階短草欲暮色四壁無人空隙光荒村野陂殘雪縞細路遠岸生烟蒼叢竹梅花是何處淡然又入小詩忙

登巾山

上靈青山石路苔始臨絕頂俯江開長空不著一鳥度海際忽驚雙槳來頑石翻倒虎豹死怪松舞斷蛟龍攜酒闌訪古披雲踏拂破青苔笻幾堆

石橋

石梁幽處人不到陰木十里森蒼寒直下青苔深壑底仰看飛瀑長松端重翠濕衣涼葉摺明蟾欲墮曉霜殘更尋水石窮奇處橫閣先生一釣竿

梅花

短籬處處清埋雪山落家家冷放梅破帽鳴風驢背坐幽香浮日水邊來詩情到骨如冰玉野色依人欠酒杯好把清琴瀉溪瀨夕陽畱我未西頹

五峯

入寺五峯開出寺五峯合峯峯有寒翠白日滴松葉

月夜看菊

花上三更霜月白籬根一個草蟲鳴人間萬木渾如睡只有黃花共爾醒

王　鏓　字崇重號松窗成化丁未進士工部員外

香閨幽恨次賈謙亨韻

風冷雲屏春寞寞冰肌瞪怯香羅薄忽聞纖手拍玉扃推枕徘徊夢初覺起來花臉半含羞臨鸞慢整金搔頭緩步香閨出繡閣衷腸欲吐又還留已知芳譽垂仙籙不向藍

田蔡雙玉可是尋常奉箕帚當與公侯託心腹袖中抽出金碧綠上天去織雲錦衣時人豈識補袞手高才應與天孫知日月無光焰盤覆蜂藏時來吐辛毒縱使厖聲驚我心還換雛烏集渠屋東鄰醜婦何險𡡉西鄰拙姬何婁羅銀瓶綆絕不必弔玉簪已折空勞磨叮嚀大家且緘默珠殿瓊宮暫相隔天生麗質不可滅時來選在君王側雙雙黼黻煥綸音寵渥深得君王心回首香閨寂寞處始終一點冰雪忱

國淸

寂寂空山與世違白雲流水護柴扉草荒石徑無人到月

滿松壇有鶴歸貝葉陰幽埋古塔琪葩香老焰空磯壁間留得紗籠句深夜有光明紫微

殘春

乍看飛紅覆綠苔客懷又是一春回東風便覺無張主滿路楊花逐馬來

和曺弘大韻

功名何必太山齊老鶴空中亦倦飛一枕羲皇淸夢穩半窗紅日鳥頻啼

寫懷

杜鵑啼血滿幽林啼到更深愁愈深驚醒客窗欹枕夢十年塵事一酸心

簾捲東風燕子飛營巢終日掠香泥哺成乳翼雙飛去話盡春愁只自知

孫豸 字志忠臨邑敎諭

送劉大尹朝京

萬壑千山雨後天輕衣北渡曉江船鐘聲驚動三刀夢海晏天寬蚤着鞭

夏鍊 字惠華福淸訓導

題紫陽化身處

先生羽化已多年喜見新祠傍水邊金鼎久封丹竈火玉

爐香透紫檀煙鶴歸華表春長在雲散西江月正圓要識神仙原有術不須長誦悟眞篇

桃源

斷崖飛瀑勢層層細路穿雲足倦登澗底嵐深琪樹老洞前春煖碧桃生煙霞縹緲無人跡流水微茫絕鳥聲欲問劉郎何處去滿山香繞藥苗靑

岳武穆王

出師萬里事垂成南渡君臣各異情大將有心安社稷天王無意鑿中興金牌十二持南國虎士三千泣虜庭禍遺蕭牆人不識北朝原自有書生

宿寧海崇法寺

古寺今朝帶雨登山前山後樹層層倚門看處紅塵遠茅
屋半間雲伴僧

魯　諫 字公輔、

臘月卅夜偶成

兩岸少人煙孤村一繫船客心愁雨雪鄉夢隔山川擊石
炊松火敲冰汲井泉何如閑傍犢耕治鹿門田

許崇高 名垚號友山

環翠樓

百尺嵯峨聳渺茫四圍秀色鬱蒼蒼綠陰遠映琴書濕清

氣遙連枕簟涼雲起疎松撐翡翠風涵修竹奏笙簧於今
吳越遨遊者貰酒何曾醉岳陽

楊一奇 字瑞夫號靈溪通道教諭

溪頭獨坐圖

誰貌英雄未遇姿頹然溪畔似眞癡揮毫不寫乘軒態追
憶無言獨坐時

夏　垍 字宗壽號拙誠

詠泉井

疊甃規成巧韜光鑑古今泉澄沙影冷苔腐屐痕深日蘸
波紋起雲飾月彩沉沄沄源不竭永振轆轤音

天合詩選第四卷

明許鳴遠帶存輯　　裔孫佩琹重校

明

夏　鍭 字德樹號赤城巡撫塤子成化丁未進士不樂仕進乞就近府教職吏部尚書王恕惜其才不許歷官大理評事著疏救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御史湯鼐等諸所陳奏皆切時弊屢以母老乞歸卒日貧無以葬侍郎新昌吳公爲墨其殯 一 赤城生平詩文山擬退之文集先梓於永禾沈氏繼王武守廷幹又增刻之趙方伯大司馬合二本參校以先生自定本爲的與會稽侍御俞汝虞重鋟板今所傳本是也

投高明寺

深山小路脚帶鳴泉澗收磴起雲斷石瑚碧落過興地底

吹烟險中集勝理或補偏計程量晷跳下青蓮

遊意

空山杖屨獨樹孤雲何以寫意有箇無琴

鄉園

鄉園足幽討露草無行跡泓延竹溝清種鵝羅戶黑方池
片雨過回風吹樹仄不見灌園人霜畦帶烟碧

遊蔣山

冷冷玉澗泉鬱鬱鍾山石至今秣陵尉逐盜留遺跡晝欄
秋雨深精瓦春苔積升階眺靈光寒日挂松柏

登冶城

天淸登冶城曠望開襟抱涼風送雁遲缺月墮江早回首
弔荒墩長歎起煙草日斜驅馬歸彷彿西州道

入寺

鳴鐘風滿廊正午衣裳冷院中無人來獨立空庭影飲水
開道書呼童汲深井

新涼讀陶

涼風款四體頓失三伏熱一卷手中書復親陶靖節提翰
出心素新疏陶冶別話多超然會思或闇而冽循聲若比
屋賞韻乃殊轍篇章誠獨步風槩亦孤絕

初冬

冬初風日好閒館雨洗餘垂蘿四壁靜行蟻空階除高林
未落葉綠映手中書

遇興

庭柏散疎雨牆蒿弄柔姿美人隔窗戶遺我長相思相思
空悵望白日下胥嶂妙曲雖不揚無言怨牙曠
卧琴雙膝上含情共不發美人隔秋山不彈嗟遠別秋山
一萬重豈無雲路通慁擕金徽去負重難相從
大化去不回閱人自成世昆池有刼灰榮名何足恃兩爭
日月光日月將墜地即時一杯酒斟樂有深意
遙遙隴西鳥辭家向中州金籠覩光彩未叩聲先酬似言
生處好常懷珙樹頭何知白日暮微此絲貂裘能言終爲
累容苑蕪胥垢爾身亦何求嗟嗟鸚鵡洲
巫山有神女窈窕何微茫能傳宋玉賦轉使楚王傷雲歸
無處所詞在自飛揚焉知非托諷詎獨貴文章荒淫成夢
想君看祖莊王強鑿不暇飲而服夢雲陽
歲暮何所懽但有階前月取琴月下彈十指弄冰雪初歌
商嶺芝再哦西山雪若無此曲淸何綠對霜月
任公爲大鈎投竿破東海芳餌五十犗終歲力不怠歲餘
始得之蒼茫何杳隗牽肘若轉山騰波濺千里揭聲晦白
晝終然就蒸臨若無久待誠何綠厭若腥眾人惜小費大

事故不成
榮華若桃李依倚春風勢翻爲日月光暮作冰雪霽青鳥
幾時來朱顏留不住巳巳復何言貂裘采藥去
願隨黃鵠去刷羽玉井瀾黃鵠不我顧六翮空嶙屼孤鳴
天路遠響落彩雲端感激雖自此倡寡高飛難吾將訪玄
鳳欲水憩丹巒
幽鞠生南園晦此芳時令金玉比佳色冰霜見貞性春蘭
久矣歸芳香與誰並月中有桂樹同聲豈相應
伯益始作井龍去登玄雲醴酒一不設卮漿復前聞夫人
看顏色聚訟期紛紛明明當路子信武亦昭文如何覩榮

利磯折方欣欣世事已如此吾言復何云

遊赤城寺

荒池蟈蛙䵷古殿空丹漆客來掃紫苔共卧青山日逕回
秋草長中有優婆室飽霞出寺門松高鵅飛一斜陽流水
外人影燒山前長風起西方吹月上空天月色夫何如皎
皎青竹興在興夫何如一吐雙月珠名山一爲梁霜清皎
水淌曉拂梧桐枝卽事不如昨但恨瑣飲人無才稱大杓

蚤發延豐寺聞趙粟夫在黃巖郡性之已抵雁峯矣

趙郡期我來崎嶇憩蓮室山長路不盡再落青天日青天
何茫茫白日復東出欄馬驚人起林鷄啼曙畢僕夫破煙

去脚帶霜草疾淸雞過白村明月指黃邑二公柏臺秀手
弄謫仙筆閒尋謝康樂笑理登山屐翩然過倣處去矣手
頻執趙公主文字未解黃巖綷郡公官事了身先兩峯入
夏子在岐路寒風正蕭瑟推毫且傾瓢前路未一一

偶行作

連雨報初晴溪聲涼入樹行呼竹林伴笑向亭中去此處
若通塵再卜淸心處

閒意

推窗見落葉誰識歲莫心衆人徇所欲志士但悲吟雄劍
鳴匣中塵埃何處深

登金陵報恩寺塔

浮屠屹屬空高步足幽尋解帶拔瑀戶回梯晝闇闇暗出
蛟龍腹牙角羅璆琳危窗過白日鳳鳥翔其陰氣凌三山
巖標鎭五天深寸眸圍八極懷抱曠古今歌弄太無理隨
風槭淸音擧首問玄宰俯聽列仙吟惜哉六代烈雞禹莽
梧心天地久豺虎崇高興荒淫輔世亦有道𨇾車但從禽
遯去履平地許身雙南金

秋日閒居

遁身閭里間凡免形跡拘散髮出門去嘯歌烟水區饑來
扣旁舍盤饌隨耕漁旣飽各分散歸覽案上書抽帙恣所

欲客至偃蓬廬本自懶將迎久與世中疎

曉起郊行經懷石橋華頂舊遊

秋氣入練幃涼卧不覺曉童奴卷衣出窗色白顥顥盥櫛
須待人呼求朝務了把書仍嬾讀去去溪亭好高霞過雨
明濯棚辭煙蚤興來還獨去郊行卽幽討風襟度園竹露
屐侵行稻對壁暗垂蘿寒塘餘采藻感言窮勝界往跡今
已掃

秋興

出門望所思雞聲遠煙谷檜悅垂蘿徑微茫入林屋人行
連樹陰犬吠小池綠自非息心侶誰來顧幽獨

亭中

野亭落葉深不遣家童掃掃葉見苔痕不掃意自好刻木加靑黃作用非吾道

雷公

祝融放火燒白晝雷公驅水來相救頃令大暑去几席更遣清風入窗溜病夫睡起出戶看白雨走階檐不覆黑雲遮天不見日霹靂打破靑天漏須臾日出如沐浴淨洗光輝臨宇宙病夫喲天白上帝請拜雷公爲岳冠

龍鼻泉歌

巨靈何年一血指劈開百丈蒼色石驅龍出山不出山至今尙有蜿蜒跡雲斷天乾石白澗龍息深深泉一滴世間萬事見者眞病眼摩挲尙靑壁

登白鷺洲作

白鷺曾向江心過等閑坐占芳洲草朝飛暮宿自成家碧沙綠浪區中老江上雲光雨乍晴洲前樹色獨分明謫仙只說新林浦我亦金陵看水程

久別離

美人別來良悠悠緘書不寄留牀頭桃花幾回釀紅泥紫燕雙飛入翠樓傾情寫意心相結絲酒金尊對芳節對芳節愁邈莫涼風生鴻雁度別鄉千萬里離心竟前路

中秋對月

難得今宵月完完已在東氣高行物表規小着天中不說秋毫末能令夜色空願留徹曉炤點點付長風

坐久牀陰轉看多顧兔愁淸涵九地影潤接一河流玉瀲平堪掬金光迥不收誰言人間世不是廣寒遊

歲暮答客

客來强我語客去但高眠小寢春催柳孤城臘送年因循看劍佩磊落問炊烟及物非吾事饑鳥啼暮田

送客還飯陳村移宿下西山因志喜

喜在安耕鑿從人問麥麻雙門臨野水獨月炤田家犬卧長松樹雞棲短菊花本憂民力竭蔬肉戒紛奢

明巖

山闊十畝地仰面見靑天我來三出日只看一噴泉丹壁從飄拂銀河與接連自將分硯水留姓白雲邊

送約齋周大叅還鄉

爲客憐渠久商量獨此翁分詩勝果寺對酒上淸宮道恥狗時合文能背俗工聚離朝暮事江海此心同

燕京對月

五載重來客長安看月圓秋光近北闕流彩過中天八表同時見一輪何處懸丹心空自許惆悵曉雲邊

登鳳凰臺
未能逐鷗鳥且上鳳凰臺江帶天聲落山將海色來登高
無好句爲客只深杯塞極燕關北歸懷幸少開
穡潭
不着一浮萍淸將活水爲竹涯添殘綠苔壁亂衣靑擁霧
涵明鏡規沙闢小亭更兼湍急下絃管日來聽
佛國寺看竹
玄棘白蓮西公餘獨杖藜此君吾雅舊一見許相攜徑竇
高低合窗禽來去啼處心原不染淨理與蓮齊
黃浦阻風先寄鋼鈍二弟

夜發華亭月晨炊黃浦煙魚龍吟白晝雲水漾空天平日
不到地北風未住船遥知兩阿愳迎望眼俱穿
靈巖
僧逕縋頻見峽開靑不關奇峰立五六遠客笑中間朗月
待今夜美人期此山短歌招玉女雙跨紫鸞還
和同寅雞鳴寺韻
二里城西路雙林擁貝宮烏啼禪榻靜花散佛衣紅山壓
明湖裏人遊碧落中五雲飛極北江盡望無窮
巾山十詠其四其八 巾山詩如日光初射地山翠欲吞城棉石留痕影歸雲帶鶴聲山色春城酒江聲夜燭花白日寒江駛靑天落木疎等句俱佳

雁起雙峰濕鷲回片雨收野鼠行詩卷山禽掠酒罇海天
先得暮江月只宜秋一篴誰家發臨風到上頭
十年雙蠟屐百里一靑巾石磴提攜舊詩聯警策新神仙
遺底物天地老何人頗愛任公子吟邊足雅馴
與汪伯安夜登塔山
秉燭藤何之閑山不敢遲白雲封欲遍淸露濕相宜僧定
白禪榻鶴驚空樹枝有懷支許輩塔盡草離離
陪祀發昌平
倦馬方辭櫪鳴雞已在田松風藏五寢雲日露全燕赤羽
猶乘障黃茅未歛邊瑤臺將事日玄朔亦祥烟

萬年寺
風雨重山暮煙雲近寺秋壯遊今日始長嘯八峯頭地迴
雲芽長庭空木氣浮眞成無上乘猿鶴不曾遊
寄李天瑞
舫中琴詠起相求往往神交水上投冰雪棲遲雙旅雁江
湖憔悴一眠鷗皁囊何日上封事白髮新年憶遠遊聞說
賈生宜室召欲乘病舸離鄕州
野望
玉笥峯前沙苑外杖藜隨步散冬初高天落日江波遠平
野淸霜水氣疎禹穴斷碑山北盡神橋遺事海東虛孤城

歲晚寒爐裏悵望空歸誰與居

黃巖路

兩舍雞聲篁竹地數椽林影白雲村千山北望蓮華頂萬
壑東行到海門渡口烟曛留短纜道旁冰雪舜微痕謝家
酒賦經年斷去坐方巖仔細論

遊雁宕呈趙半江

十年去獄山中卧今日來泊海上憂天開繡壁參差入地
擁香雲次第收前頭恐有扶桑樹過眼不數蓬萊坵未扣
玄關訪金液且將海水問陽侯

舟住張家灣

秋盡不騎燕市馬病來獨上潞陰船桅檣水落猶高岸旆
旆風生亦近川鄰女悲啼空遣問故人談笑不忘眠淹留
未覺歸心切黃柳白鷗春可憐

王公草堂

凍雪依人祇閉門春風提杖踏沙村草堂自對梅花發山
鳥爭棲野水昏竹裏刪詩驚杖履雲中沽酒走兒孫白扉
今夜留明月喜及衰翁共一尊

崇法寺次韻

半年城郭一閑中寺裏行歌又落紅梵室人聲蘿戶黑香
臺鳥跡石欄空龍歸優鉢半山雨虎過旃林滿寺風擬就

閑殺三日醉山杯不似野情濃

九月尋飲復攜酒江下賞菊

蒼茫徑路遠蒹葭清影相將度軟沙江淚不浸紅樹裏月
殘還照白雲涯東流一杖風吹鬢北斗三更水浸花醉卧
小舟調牛女便當銀漢弄星槎

岳武穆王

肩輿逐暑至湖邊樹裏丹楹再拜看四壁風塵迷甲仗千
年雲水識衣冠至今有廟祠諸葛他日空碑甚謝安志復
中原誰獨苦商量一字寫心肝
岳家祠廟金湯重留與乾坤歷大奸終古函冤湖上土幾

人回首幽中還天王自起三分國大將空爲九仞山却笑
欷歔中夜起至今一語在人間
金牌十二映斜暉唾手燕雲事已非天意似憐諸虜壓人
間斷送此軍歸空教督府推袖算終遺書生識禍機他日
誰將百口保忠肝義膽路人知

歸途依韻和周時可先生下車登浙江譙樓

極知霞上有雕欄方伯登臨一俯閒人語來看朱鳥外鐘
聲去和白雲閒樓臺此日驚春暮江海他時識面難賦罷
虛教題紙送負公詩債不曾還

雪後餘寒獨步尋訪

紫霞面面映靑藜獨步風泉傍石溪留意尙留山日薄烟
痕欲盡野牆低未曾攀折香隨手準備吟看酒滿樽款坐
晴沙驚落片還尋荒蘚問幽蹊

前川

風輕日白午天幽郭外溪邊卽勝遊花尊乍明來小院柳
條初散近高樓老翁稱子逢春話野客覊人到晩留共說
年年行樂地朝廷有道自消憂

和滄梅鬱再辭徵辟韻

霜毛一枕未抛書贏得身閒註楚辭道在菲葑憐屈子書
當軟媚笑羲之四科辟士無虛詔百里辭堂有好詩謾說

學通高尙士淹留我亦負淸時

畢方伯父母齊壽八旬

仙鶴參差雙誕晨燭花遙向故園春萬無二品生前養百
有六旬堂上人翠翟烏紗饒雨露長庚寶婺爛星辰雙雙
眼裏方瞳子看到孫枝奕葉新

春日紀遊

相尋出郭消愁地不近山樵近澤漁細水隨行人個個晴
沙擁坐柳疎疎林鶯起徙雙歌罷市酒提攜一笑初燕微
杏園仍浪跡不才多病欲何如

笑逐鄰翁乞午醑酒闌隨意散林塘雙禽自睡靑苔巷一

枝驚飛翠竹牆雨過乍如潘岳圃花開亦似杜陵莊春風
旁舍不行樂何用天涯憶故鄉

和韻贈林居魯

金華書來委塵盧白頭相見問何人越山偃臥居閒好燕
市過從酒債新多病百年須我輩晩來一笑更情眞南行
不道能相逐同看江流憶紫宸

京城積陰始開病間書事

正月下旬冬涸在五更鳴雨曉雲開牆頭日出翻林鳥階
面泉流漱石苔雪色九門猶黯黮花枝三苑尙低回官曹
曠跡淹多病歸思春生不易裁

和何老先生大司馬八十自壽韻

嫻作三淸上上仙脫身來濯五山泉園同迂叟獨行樂榻
亞希夷有睡緣并膽未忘經世業齒牙饒及後來年登高
賦就南飛曲越絕東頭各暮天

宿江心曉步雙峯同遊則高南郭

雙崖過雨苔收滑赤日上天雲亂開三山只在遠色裏一
鳥不度晴空來焉知疊浪非鮫室欲借雙洲作釣臺踏遍
長廊連石磴杖頭今日洗塵埃

送王盧同年赴召

童稱相看雙書錦忽聞嚴召欲騑騑澗毛流水原同調雲

翼高天不共飛且乞斑衣容老母羞將好事與心違別來
面目君須見只在高樓望帝畿

華頂

二十年來兩度登學空還上最高層山形北𨒪蜿蜒起海
氣西流混沌崩三關烟蘿空對雨一亭風露劇圜冰百年
未滿勝情在拌取桫羅映紫藤

新霽即事

渼波日出山烟開雨濕城頭霽曉回綠樹影中騎馬去碧
湖光裏放船來搖鞭每指屏風嶺解帶還尋望月臺一曲
菱歌聽入郭始知門外少塵埃

舟次張家灣

雙闕來駐潞縣旁百年登覽此風光東臨碣石三山遠西
望河源一水長去國逡巡宮樹綠還家迢遞海雲黃未言
行止饒文字且盡春前病後觴

望金山

十年聞此水今日見金山舟楫分明在風波欲渡難

題潘子良畫山水

周秦俱失鹿山水自青空草玄人去後淡泊在隆中

見歸戍

碧山歸暮客紅葉渡秋溪白頭尋舊里門巷不曾迷

見離人

今夜月色苦離人此出門人知門外月還照幾黃昏

相和歌

美人羅帶長風吹不到地低頭採玉簪頭上玉簪墜

移舟

泛月尋山寺移舟宿水亭好風吹雨過仍卧一潭星

柴門

二里溪橋路人家水影中柴門終日掩紅葉滿籬風

方山

巃冠巀嶭呼几玉亭亭不見巢雲子寥天虛翠屏

瀑布

號空出雲蘿墮地作煙雨我來三日屏息不得語

梅花

野水槎邊去梅花石上眠病夫無料理閒管一溪烟

柳塘霽色

綠漾風紋細黃垂日綫齊一年春好處回杖柳塘西

館寶雲別寺僧

煮茗分禪榻看花悟佛乘甬東無限寺只與寶雲僧

臨溪歎

好日臨溪石激激風吹衣中央水自去四面山空圍

送春

把君今日餞滿送春風去明日又誰家南園看綠樹

古寺梅

玉種旃檀隙珠摇定水波空林人不到香趁病維摩

月下獨坐

一片秋空月流光在戸庭更闌人不寐蟋蟀壁間鳴

友人別業

鳥語四檐靜人來一室淸龍琴掛素壁風動自成聲

初夏拓祠別室午枕

丹棘一叢苔顱紅榴幾點竹屏鼠跡閒窗乍到鳥聲午枕

初醒

香縷細縈素壁松絃只隔紙窗有酒不須更去眼中一榻
無雙

幾家門巷如水一個衣冠似僧巳借閒窗几榻不妨淨院
香燈

晩眺

低日射人千尺芒野風吹斷晩蒼蒼山歌一曲騎牛去家
在林鴉第幾牆

門外晴溪日幾回白沙巨石淡塵埃浮烟翠練穿山去月
掛銀鉤入水來

吳掌敎寓舍看菊値主人不在

細雨斜風濕面來冷官門戸盡常開入門數盤黃金朶不
見陶潛饑下杯

閒日新齋蒙招飮花間

泮水東頭菊滿園淸香吹到野人門明朝更約看花伴認
取靑苔舊屐痕

臘月望見月

年落空江客影單冰輪飛上水光寒閨中此夜思千里一
樣團圓兩處看

除夕

孤舟夜泊驛門前燈火家家正未眠遙想高堂應念我兒
今何處送殘年

遊關法寺

靑鞵白路出門閒便濟深深望遠山滿地野香垂手過一
潭晴影看雲還

夏日齋居

鄰桑分蔭過牆西燕壘蛛絲戸牖低獨卧小齋淸似水晝
長惟聽一聲雞

秋夜與客論北邊事

肉食何人補袞忙白頭野老說行藏草堂一夜南風急恐

有微言徹帝旁

暑飲張都閫爛柯深處

一幅湘簾雲影淨半池梅雨石痕新爛柯深處無人到除
是桃源洞裏人

送陳訥齋秩滿北上

油幕飛塵到亦稀十年官冷釜生魚旁人莫道歸裝薄抄
盡雲房石室書

畫茶

攜得村園紙上看紫霜萸滑露華鮮良工健筆如流水不
寫司徒食萬錢

自述

病鶴已無鳴澤韻苦匏猶有濟川才年來動止君知否慣
向人家乞酒杯

山中雜興

門外清江是釣家白頭漁父卧晴沙虛舟一個午風靜流
向中流載柳花

雨過春山偶獨行藤花穿木小菴清半窗綠意無人管付
與幽禽三兩聲

行過深溪放馬蹄草茵鋪到小堂西陰陰竹路殘花滿童
子開門鳥自啼

何處風光欲斷魂水邊雲裏有芳園馬蹄不識山家路相
趁溪聲到小門

泊舟

落木孤村帶夕曛寒鴉飛盡水沄沄故鄉此去一千里終
日船頭望白雲

次韻萬紀

逢人一醉秣陵秋回首新知是舊遊他日相思何處所敬
亭花發又春愁

送李德舉守長沙

把酒逢春江上頭白雲兩地更悠悠行人若問金城柳依
舊青青滿御溝

畫鶴爲張都閫希孟題

一筆能傳萬里心春風吹雪午堂深更須寬買明州絹添
寫將軍大樹陰

梅

雪伴烟籠添寂韻天空日白奈朋愁屋西三叉尋梅路段
段苔衣破杖頭

雞鳴寺雨中晚眺

蔣帝山高幕府空雞籠頂上望西宮傍人莫問六朝事只
在滿城煙雨中

廣陵

九曲池亭龍氣消誰家水調並蘭橈眼前亡國無窮恨江水東邊是六朝

送同年蕭德隅

纔是王郎又蕭君朝朝騎馬大江濱從今分付臺城柳不辦飛花只送人（原注昨日送王天德）

十五年前紅杏花與君同日映烏紗于今更折臺城柳別意春條亂似麻

題湘皋烟雨竹

半幅蕭蕭帶雨看苦心誰遣寫江天怪來昨暮湘陰報失

卻東皋一段煙

七夕口號

蚤年不落王章套中歲應無乞巧辭若問老夫今夕事生來不作女兒詩

送張推府

涼傘輕衫避俗巾荆湖歸去拂清塵于今世上無眞眼只有梅花識主人

初夏

盤簇青蠶新吹麥箕收紫葚遠條桑清和時節無多景閒坐空庭看燕忙

明巖方竹

方外人情供細藥眼中物理課新篇八寸關前此君子一樣無心獨恐圓

感春

桑疇散綠雞孫悅花塢埋紅燕子忙年事幾何春又老卷書不語坐匡牀

方正學祠

野廟荒城舊里閭松檐雲棟自清虛先生氣與商薇盡只恐英靈不肯居

一個孤忠九族亡全身遠祿亦綱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

與乾坤繼首陽

西湖

淺山疑黛水疑臚定有湖靈似美姝試向船頭問黃帽波波磯子見來無

綵船緣岸聽鶯聲喚起跏趺遶岸行西北殷雷將雨過片雲不礙六橋晴

三年七度醉湖雲湖上雲來一一聞昨夜湖靈乞詩話斷歌歌似雲中君

西湖更著岳王墳粧點西湖壯水雲幾度繫舟楊柳去醉聞絲竹看碑文

三絕句柬寄潘子器

豪傑爲文惟已出次猶師意不師言杜詩左史家家楊獨怪崆峒是別門

篇章對客謾評許紫色原來認不眞詩自晚唐文晚宋至今誰是起衰人

陪祭諸陵歸不知者擬索一賦答用一絕

馬蹄三日遊玄圃輿地全燕壯帝都共說子雲多賦料祕中桑土一行書

題潘子良徵君林下一人圖

誰家健筆向秋深看起紅塵淡淡心不數楓階鳴劍佩只

圖遺老在山林

輓邑令方公

百歲伊周慮事業半年召杜結民心廉頑自有淸風在不許西山重士林

理書

節識分釐手不支九流四庫眼中滋卻憐學殖今荒落記得祈招一首詩

徐廷試 字子宜舉號東谷成化庚子舉人吉安府通判

九日泊舟濟寧與同年飲太白樓遊觀瀾館

中秋纔過又重陽節序更新去路長籬菊吐香秋意老江雲凝碧午天涼謫仙樓訪碑銘古酉鶴亭觀濟水茫攜友登臨思禹蹟不辭斟飲共猖徉

楊一貞 字吉夫號靜齋榮府伴讀

遊國淸

肩輿十里憩山堂晴旭遙連遠樹蒼雙澗水聲淸到枕五峯霞氣醉飛觴疎鐘林外傳霜信古塔峯邊挂夕陽讀道得閒僧共話丹心猶在紫雲傍

題伴鶴山人卷

年來味靜只宜山獨與山中鶴往還高枕石頭山月上夢回人與鶴俱閒

和歲誠心先生辭辟歸舟圖

到手功名誰肯休先生苦憶北山遊門前春漲高于屋閑卻江頭萬斛舟

奉和周蓮渠大尹春雨韻

淸時誰解素餐羞明府朝朝抱百憂要使四方無疥與廟堂須是相韓休

寓岳州送二弟方齋之任雲南

柳色長堤一望齊岳陽門外曉風輕片帆直向君山去楚北滇南兩地情

王爽 字廷瑞號石峯

冬至日遊隱巖

一陽初復日又上隱巖頭風景先春暖壺觴傍石幽索烟穿落木青嶂暎寒流拭目千山迥驚心兩鬢秋笑看飛漢鳥閒逐睡沙鷗行樂都無訝人生夢裏遊

病中

抱病日如年愁眠夜難旦燈暗落殘花天寒叫新雁

題陳以莊杏花一枝畫

一枝筆底奪天工粧點佳人臉暈紅可似上林新着雨醉扶春色款東風

夏　鑰 字德文 號南川

宿蘭溪

嶺頭殘雪擔頭梅迢遞關山東復西夜半酒醒何處夢滿蹊煙雨宿蘭溪

梅花

野店山橋報早春鳥聲山色漸爭新誰知落葉荒莢底只有梅花是故人

梅花月夜

山松老幹一枝橫此地煙雲只我爭夜靜碧天眠不着滿溪流水月三更

王宗元 字子春號西軒有德而壽 夏赤城鎮嘗爲作西軒記

南山秋色

倚杖望南山疎林早送寒風高天宇淨霜落水痕乾紅葉依人舞黃花帶酒看一年推好景尋興比陶韓

淸風廟

婦人不著死爲難凜起孤風天地間北面臣胡千紫綬中流砥柱一紅顏精神敢與日同赤義血能於石上斑到此反令男子愧解嘲全倚首陽山

讀崖山誌

岳侯欲蹶閼氏血忠簡乞竿秦檜頭宋室若能從兩策崖山豈復列千舟運移宋祚人難勝星散南天海亦愁前度廢興都不管早乘旦氣理箕疇

寄華雲龍鎖門讀書次邵二泉韻

三月西齋不出門披圖玩易見羲墳方塘忽得源頭處更比寒泉淸幾分

許崇仁 名集以字行號任眞成化庚子擧人潮州通判

過鎭江

扁舟南去思悠然水色山光接遠天風定波心凝縠綠雨餘谷口散輕烟潛魚出戲蒲芽短歸鳥爭飛樹影連吟罷掀蓬遙注目長安只在五雲邊

瘦馬

一身雲霧四霜蹄汗血功成力已衰肉眼不知毛骨異只於官肆覓龍媒

姜　璡 字廷仁 號三泉

晚秋至國清

溪長清注郭寺在晚秋天塔影雲端落鐘聲樹裏傳板橋新跨水藥竈舊生煙竹底逢僧處看花供午眠

秋夜宿陳公草堂

歷盡寒山千里莽喜從樵者共秋光半輪月上柴扉白一陣風來巖桂香愛爾無求爲客少傾尊相對話心長閒門試與看星彩淅淅林風天欲霜

閑坐有懷赤城先生

吟疏怕見壽盈几醉劇還看酒在觴佳客不來嫌晝永碧桃窗外自吹香

秋日散懷

樹色天容早換秋此懷未與二毛愁西來一片疏疏雨喜有新涼到小樓

濕雲窗外收殘雨野菊籬邊媚晚秋酒伴不來呼釣伴脫錢貰飲且銷憂

丹楓紅葉江城曉白露黃花野寺秋一片客懷無着處苦吟只自倚層樓

秋夜

踏遍歸來眠未得狂歌明月酒還酣碧天露下三更後坐看黃花影上簾

閒訪

十里秋聲紅葉路一溪流水白雲村草堂只在疏林下不用旁人引到門

夏　銑 字德貞 號西郭

雪後尋梅

嬉笑出門無戀策便從溪路踏晴沙淡煙流水涯邊瘦翠圃玄風竹外斜客步遠而冬沍慄歲云莫矣雪痕隙誰知

思絕疎枝外已拚寒吹到晚鷄

季雪梅 號雪梅

溪山雜興

到處溪山好行吟興不慳婆娑松月下款乃水雲間烏兎催人老乾坤放我閒眼中花陣陣笑看點苔斑

潘　漢 字朝宗 號五峯 弘治辛未進士吏部觀政卒于京

過露勑廟用呂工部韻

翠羽明璫在孤蹤尚可尋一坵埋白骨千古炳丹心斷字蝕苔蘚荒祠傍水林青禽相對語猶似舊時音

過揚子江有感

千里長江浸石頭天然形勢障南州一帆風送如飛度兩
岸潮來正穩流北據淮揚掎脊背西臨漢沔扼咽喉何人
慨作强吳計鐵鎖橫江是壯猷

癸亥除夕宿龍標

暫憩停使宿龍標萬慮千愁酒一瓢最是異鄉為異客可
憐今歲盡今宵官因老至風斯下鬢還春來雪不消試向
燈前算衰造一周花甲又明朝

孤村獨坐

石縫飛龍烟珮珩響磬曲欲會川上心須結面山屋

歸舟圖

老夫卧穩懶開門江上雲生日被昏好把漁舟牢繫着打
頭風急雨傾盆

登雞鳴寺

石磴盤桓樹影層躋攀俯瞰石頭城竹叢風靜嵐花落人
在僧房得韻清

天合詩選第五卷

明許鳴遠帶存輯　裔孫佩璜重校

明

潘球 字伯韶號東涯歷常州訓導公安徽州教授博洽經史購書積萬卷嘗有詩云無硯堪同老妻琴莫浪嗔貌豨憂國瘁家爲購書貧其風致如此所著有箍桶餘存華錄

雁

嚦嚦南來雁羣飛率成行慘澹孤飛鴻哀鳴獨徬徨人生
苦不易齪齪慮流光感物傷此心涕淚沾衣裳
玄霜九月隆鴻雁復南征記得去年秋傍雲數飛鳴物性
且如時遊子豈無情願言拂衣去無使羈塵纓

贈黃華秀才

我有綺盈疋織之久始成粲粲五采章兩兩字分明問之
是何字字惟恕與誠裁製爲裳衣佩抵雙玉珩持之贈吾
子茲意良匪輕勉子服無斁無爲虛此生

賦歸兼懷古

美人隔江水秋風動練幃遙遙空悵望良覿安可期抱璞
復誰省負暄惟自知默默悲徬徨雙鬢已成絲
市隘陋封墟煩喧迷靜寂俗物苦刺眼抱琴發嘆息掛冠
依嶂瀨淡志守玄默夜案理琴書曉筇穿竹石行坐隨吾
意和平養胸臆

聖賢久寂寞藝籍艮在玆耿耿八如在篇寐常見之芳晨
常自惜年邁空嗟咨俗塵不可掃世道將安爲

秋日寓萬柳書屋雜興

杖破荒田草風吹狂客衣疎林餘勁葉野水送殘暉歲晚
花逕眠更深月滿扉幽情常自得事業獨相違

不寐

通宵渾不寐何事獨相尋髮短緣秋落顔衰爲老侵枕邊
嗔鼠走牀下怯蟲吟漏盡仍多思詩成亦費心

山居雜興

慣傍靑山卧長依碧水吟朱顔隨日改不改百年心

渴飮秋江水饑餐夕嶠霞路旁人莫問茅屋一貧家

秋日偶興

曉起日在軒忽忽雲滿屋晴雨吾不知撫琴弄淸曲

秋興

欲奏陽春曲無人知此音鍾期去不返千載費追尋

庭外落葉滿雲端雁飛過主人坐庭中不知秋又暮

偶成

禦寒衣不足糊口食無餘莫道貧如洗充楹萬卷書
筆硯堪同老妻孥莫浪嗔貌緣憂國悴官爲購書貧

秋日西山書院

春晝如泥夢覺短山童數問供茶椀簷風半夜不禁吹曉
起庭前落花滿

送陳蓮幕歸閩

尋常蓮幕休官去士論民心兩事難試問歸囊何所有賸
行詩冊半肩輕

仲夏偶成

碧樹層陰滯暑收風簾竹簟思悠悠年芳不爲愁人住却
不多時又是秋

春閨

人言春好妾如冤柳眼花枝和泪看妾在空閨夫在戍錦

衾生煖意生寒
休傍江邊看水流水流終是不回頭征夫遠戍疑相似有
盡江流無盡愁

春居

一度春光去覺賒已傳消息到山家檐風吹歇夜來雨落
盡亭前紅杏花
春深石逕花交落雨過山窗日乍開忽聽幽禽一聲好還
尋樹底坐靑苔

春日卽事

江上春花兩岸開江船獨載老漁來穿烟坐日深深去過

午叟竿挂網回

許　性（字秉彞弘治壬子舉人章丘教諭）

輓邑令方公

一夜霜風殞玉枝台民相弔失相依清聲徒嘆知民瘼善
政空勞達帝畿日落霞城雲慘淡春殘花縣雨霏微傷心
最是來時路萬里銘旌旅櫬歸

陳晦光（字德輝號東山弘治戊午舉人長汀教諭師範端凝士類推服見汀州寓賢錄）

俞大尹邀遊霜湧巖和韻

半里苺苔滑屐階躋攀絕頂五雲開山中天地春長在高
詠何人此一來

送人還錢塘

山人入眼閒行藏喬木千年自古杭尊酒笑談忘俗處一
天孤月和梅香

裘致中（字大本鄉貢士）

輓邑令方公

斯民方蒙恩萬戶祝馨香何期甫期月遽爾轉悲傷流泉
咽悽惻林籟振哀商問之何爲然賢侯今忽亡當侯其未
來我邑殊蓁荒侯來一披鋤惡猾頹其芒從茲邑里清編
戶安耕桑逃屋春風歸寒竈松火煌所以遐邇民沉酸摧
衷腸春融化秋色瑞露凝寒霜治績光日月歷久乃彌彰

召父及杜母異代遙相望口碑載道立沒世永不忘他年
太史氏應爲傳循良

陳　紱（字大治號雨泉梧州府通判）

月下觀芙蓉

月上東南露氣清芙蓉焰水自分明羈人今夜清無極欲
做還家夢不成

偶題

一泓綠水萬株松下榻層樓紫翠中愛却團圓松頂月時
來水面與人同

經三廢寺

梵宇輪宮廢幾秋殘碑斷石臥荒丘盤崖止有合山字上
映台星墨未收

季　丞（字輔夫號一齋）

明巖

未扣三生院先經八寸關文殊果何在刺史不知還人抱
千年夢僧偷半日閑荒碑無個字今古一青山

范　檠（字同受號鶴山）

國清

半天秋日五峰明野鶴雲邊唳一聲山寺松陰僧坐石道
人閒過雨花亭

題扇面

歌罷滄浪一曲餘午風吹枕夢如如漁竿插在孤蓬背不問清波有似魚

楊一誠 字立夫號方菊弘治甲子舉人官工部員外郎

華頂和靈夢堂

華蓋撐空若未登杖藜曾上最高層天浚極北高無匹山壓江南勢欲崩仙竈丹留三劫火禪關心瑩一壺冰墨池書院紅塵隔古刹荒涼壁絡藤

姜松 號月窗

睡起

欹枕和雲卧夢回春靈時嵐光凝几濕花影上窗遲清磬敲山寺幽禽轉竹枝眼前多景物催我起吟詩

遊斷洞

古洞尋靈跡捫蘿陟翠巔兩崖藏白日一竅露青天坐石掃雲起敲棋驚鹿眠十年塵勝地今日見神仙

除夕

經年盡此一宵中光景催人作老翁把酒燈前還自喜衰顏明日換春風

徐宙 號玨溪描積教諭

觀棋

當局相持復自疑定須機變決雄雌旁觀更得其中勢漢楚興亡在指麾

許金 字大有號柳泉應天司訓封工教諭

初秋偶成

曾向耶溪喚採蓮採蓮人枕小舟眠欠伸覺後茫無語菱角雞頭儘自便

麗櫟 字弘壽號瓊臺

天封道中

春日上天封崖花炤眼紅路盤深谷裏寺隱萬山中雲外開重嶂橋頭蔭古松我來新雨霽溪上夕陽春

和潘梅叡新柳韻

婀娜柔條滿眼新東風㶚得緑絲勻飄零最愛樓前笛離別惟憐陌上人江郭亂垂流水碧溪橋斜倚落花春無端一樣難吟處淡月輕烟認不真

曬書

先世寥寥愧乏儲宦囊惟有幾乘書清風窗下翻芸葉皓日階前曝蠹魚天祿九流應未較（校）石渠四庫已無餘如今不檢封侯策聖道何妨一卷書 書韻復

王玠 字汝大號損齋

即物

潮生江水驕秋入山形瘠拳石小池春無聲又無色

秋夜山莊

秋屏夜靜衆生肌半壁蛩聲月影微寂寞小窗誰是伴山螢撩亂點人衣

題廢宅

客子出門江柳暗藥欄無主野棠陰逢人莫道興亡事一夜不眠霜滿林

陳壽嵩 字允高號玉泉

牧牛圖

山童簑笠牧平堤嫩草含春犢已肥類聽隔林啼布穀滿

溪風雨卻忘歸

曹寧 字弘泰號青峯

暮春郊行

杖藜閑步覓餘芳綠樹繁陰覆短牆萬點紅飛春欲去一聲雁叫蘆初長荒階雨過苔痕潤夾岸風來柳絮狂亭午倦眠無些事北窗一枕夢羲皇

虞大韶 字仲美號松澗

題明巖

屈曲山前路澄清澗底泉數竿崖上竹一綫洞中天兩面石孤聳四圍山倒懸相傳呆相信此地出神僊

爽籟遊國清

雨後天開霽春深日午時山僧供茗碗野老愛吟詩愧我愁多病從人叫賣痴百年行樂地清興屬誰知

汪富 字仲敘香山敘論

題潛梅巖瀟湘烟雨圖

夢入淇園飲夜深半空雷震老龍吟離離鳳實垂新雨矗矗龍孫長舊林豈謂無心存節操還知有意弄晴陰是誰寫作詩家卷冷氣侵人幾肅襟

范洵 字允卿號玉峯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湖廣僉事

九日送南山王隱君

九日開尊處三年苦別身遠行盱故闕高致出風塵菰浦烟光老松關月色新一綫堂上發無奈未歸人

又書送行卷

病客逢行客迢遙永夕難相將詩句好悵望酒杯寬迢遞脊令路徘徊霜雪寒河橋雲水外歲晏賦長安

省親撫州舟中與歙之程文中別

東書東向渡蒼茫千里逢君夜雨床雅量江河敷麗澤劇談文藝漱瓊漿槐堂遺蔭仍雲舊竹所高標愛日長握手臨岐觴別意酒杯何日再相將

陳瓚 字宗器號霞山正德庚午舉人上元知縣

夏

一天雨霽淨炎蒸不乘齋秋坐亦清懶散只宜閑白晝疏慵無復念蒼生風於荷葉翻青蓋日興榴花簇絳英醉也醒來神思爽隔窗時送讀書聲

歸自上元舟中

夜靜風高已蕭秋數聲霜雁起鄉愁一天河漢三更月千里江湖兩槳舟閱世無營空自老疏才獨拙只宜休腰間傲骨還依舊歸去清閑對酒甌

曉行

天明未明踏馬蹄日入旋出祛烟霏客行十里過茆店人

起孤村開竹扉寥落梧桐山月冷蕭疏楊柳塞鴻飛不堪此際鄉心切隔水誰家又擣衣

登金山寺

揚子江干繫客船來遊眞與世相懸雲崖疊處高低地雪浪排空上下天變故迭興猶有寺英雄過此莫論年浮生履歷眞如夢獨倚危欄一愴然

王 理 字汝正 號仁山

涼牀

濶影寬閑暑最便祝融任爾煽威權屏圍四徹風長入簾竹雙清畫可眠幸少棘蠅來枕上喜無柯蟻夢庭前曲肱

尙白成眞樂金玉犀牙枉費錢

和姚春宇郡倅遊兩巖途次韻

迢迢小徑入巖隈紅有飛花綠有苔山犬一聲林外發僧房遙向白雲開

潘 淵 字默之號雙淵正德間貢歷知雲夢馬平二縣著有玉霄吟雙淵集 雙淵嘗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圖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圖縱橫成文世廟以其難讀令開寫正文以進亦嘉世奇才也惜詩多佚

子夜吳歌

井梧飄一葉長安月色寒擣衣千萬杵直欲到三邊邊草色不綠征夫馬上眠牖胡西飲馬不敢越幽燕

秋思

擣衣霜月高桒落砧聲急行將贈征人忙對西風泣西風何不早來吹君正寒時妾未知妾身如水心如火願作沙場萬縷絲

無題

世路迢迢遠行來步步難有孫方是子致仕始成官燕爲秋分別鴻無春社緣人心苦營計一飯自天然

江村

起看江上景欲去更徘徊雲補林腰斷苔緘石面開鷗鳧隨短棹風月引長杯醉向簑衣睡漁租想不催

宿甾城

湖海寄萍踪愁眠夜未中夢搖風捲浪吟苦雨敲蓬遶浦
漁燈暗臨河酒店叢滄浪何處咏清濁不相同

華頂

驅騰參差强自躋飛空無術有青藜東溟地縮潮聲近北
極天臨斗柄低六月近時還見雪三更初候即聞雞于今
洗淨登臨屐去踏華嵩頂上泥

玉霄峯

步入深山興轉賒厨巒低處盡煙霞手依北斗攀明月目
送東溟過遠槎榻下有緣參白足袖中無意放青蛇山童

知我詩腸澁破竹牽泉煮細茶

春宮

步搖新整頊瓊坐聽君王玉輦聲簾翠曉開紅錦爛熳
蕉畫承白雲輕門迎細柳簾鶯巧溝湧殘冰睡鴨平不忍
東風淹紫陌海棠飛夢入誰清

聽雪

沉沉天籟枕邊傾驚斷瀟湘楚夢清萬綃春蠶齊食葉一
川秋蟹亂行汀敲窗韻只梨花重翻榥聲同柳絮輕趁曉
推蓬閒消息滿山風雪夜飄零

小景

雨過小園濕山寒見夕暉寒梅香欲盡飛落坐間衣
雪霽竹門靜天空月浸江何人堪共語對影自成雙

莫春

雨後西郊歇小車卻將杯酒送韶華蜘蛛早辦留春計羅
網高張待落花

桐柏

瓊臺深處覓金丹白日能令生羽翰兀坐小齋聽亂瀑染
霜紅葉打書寒

桃源

一溪水曲松陰斜不見雙姝路轉賒却恨劉郎動歸思碧

桃千樹為誰花

題子民蘇武牧羊圖

一節剛持十九年不知鬢髮已皤然麒麟閣上丹青手難
寫肝腸雪共氈

沙潭曉發

秋林曉露濃如雨步不傷苔亦染衣為寫斷聯收柿葉獨
行因帶夕陽歸

陳臨民 字以莊號秋鶴高才博學善草書嘗結社西湖與修兩浙全忠錄嘉靖間貢授福甯訓導陞平和教諭有太白吟存笥集行世

雜詠

能言綠羽禽結成崑崙樹翻身下雲端因而受羈錮彫鳳
杳不聞咄咄嗟所遇
青蠅日擾擾食我案上墨反將汚我衣縞素無顏色軟竹
挂壁間吁嗟任滋息
嗟彼雙飛燕謀身固深密築壘向高堂哺子受安逸但恐
時節更去留自難必
朝投紫塞去暮返青林宿青林賢主人慰我戒童僕此生
無以報願食羌胡肉

瓊臺歌

造化之理何奇哉插空幻出鬼鬼臺濁如瓊玉琢古鼎屹

若砥柱四不連根荄日月掩其頂蛟龍蟠其隈奇勝本爲
神所設世人豈得輕相猜葛仙翁馬道士夙有深緣來住
此吹鐵笛彈素琴朝而升兮暮而止託身臺上雲濯足臺
下水石牀丹竈尚依然苺苔綠遍山中雨東撫扶桑樹西
挐崐崘工卞簫引卻鳳來遊舉頭直欲摩牽牛

登鎭江城

春色滿丹徒高城入望初江澄宿霧斂天闊遠峰孤地姓
留從楚人聲不改吳周遭着眼處舊迹盡荒蕪

舟中雜咏

落日饒烟景揚林可渡村羣鴉歸寂靜獨雁訴黃昏川淨
三更月風淒萬里魂天高斜漫斗深坐對空尊
挑愁去京國快意泝川流柳送孤舟晚蛩吟兩岸秋星河
浮近枕烟水夢隨鷗卻憶長安夜佳人尙倚樓
水行官有禁登望且消閑飲野茫茫樹扶空淡淡山莫隨
雙鳥去偶共一僧還殘磬收來興蓬窗月正彎
促棹不可遽沿緣僑舊遷川文爲篆曲岸口露龍張雨歇
林光變日斜人影長半秋觴酒興多在水雲鄉

自鄭州至雄縣道上卽事

露冷客衣薄趁程濟北鄉霜威涵地闊沙路帶空長柳影
牽漁栰波光送馬韁白鷗渾見慣浮近若相忘

次臨清

落帆沙渚就官征市上青煙散午晴隔岸涯花如索笑近
人水鳥不知名風光媚日看春盡野色扶空向晚明莫爲
羈愁傷逸興且呼黃帽問餘酲

長安中秋對月

擧破秋光半已平月臨高處看逾淸長空不着片雲礙大
地同歸此夜明輝映乾坤眞一色動搖江海卻無聲百年
瞻仰今來近起弄花枝露盡生
鶴去庭閒小築秋滿空白月夜虛浮有懷不見吹簫客盡
興須過賣酒樓贏得淸光看白好坐移瘦影笑相酬誰

攜我向高處一曲共聽來鳳遊

起望孤飛出海東河流淡靄挂高空盈虛有信與誰約炤物無心到處同淸是首陽人獨坐寂涵太極夜方中草堂着眼天機活絕勝虛飄一箇風

井梧高映白毿毿坐聽寒更已過三滿處若憐完是璧生時須悟小如蠶本來舊物無相假纔着些雲便不堪今夜姮娥炤人世朗然飛過楚天藍

秋高獨步有懷

暫拂飛塵出市喧獨隨啼鳥過晴川故人樹色秋雲外別墅猿聲夕炤邊藥圃昔曾攜我種詩筒今且向誰傳煙霞

有約縱難負莫更深深鎖洞天

落葉

蕭瑟淸商一夜風漸辭高樹逐西東和烟堆處江村冷帶月敲時山殿空邂逅昔曾親翰墨栖遲何愧託蒿蓬行人若問緣陰事已讓新芽着化工

漂母祠

水煙飄落廟門空瘢䴘端然兩鬢蓬若把知人論尸祝鄧侯何得位元功

雪中朋述

落片迴風態轉新蠱封香土斷飛塵卻嫌眼底梅花少誰爲淸寒作主人

滿空瑞色擁簾鈎入眼分明可盡收饒卻金山嫌太素也應淸助玉泉流

潘嵩　字子章號華峯

山家秋夜

更深松露滴山靜月明孤四遠天如水蕭然獨見吾

潘瑊　字子長號梅墅淹通經史放情山水兩辭徵辟許大府贈詩有石梁華頂峯頭酒桐柏桃源洞底詩之句　葉海峯序梅墅昆蟲百詠稱梅墅故奇詭士裏糧行游天下幾三十年卒無所遇而歸又言予行三十年見人多矣誰也贊誰也鳳誰也爲鳩鳩之拙巧而便子卒無所遇合然則梅墅蓋亦不得志而自放者也

秋日書懷

饑饉易人愁迂夫且自繇夜涼風動樹秋好月當樓酒滿通宵飲山晴數日遊頗知詩債積容或小綢繆

宿巾子山

雙嶺東南勝浮屠出漢標山分華頂雨江接海門潮有興游靑嶂多緣卧碧霄松堂淸不寐明月夜迢迢

萬年山

妙蓮千佛閣遠映八峰尊樹色秋天老泉聲雨夜繁空來海燕殿靜宿山猿老衲談奇勝冥心但不言

河胤淳

久沒神龍地肩興破曙烟巔崖難覓路絕壑不容船潭底
通滄海山頭閟碧天要知人望急霖雨足豐年

宿曇華亭

兀坐曇花送落暉了無一物與心違水聲破卻眼中夢月
色照空身外非豈少金猿啼慧樹不看青鳥下禪機天明
但覺衣衫濕疑是華峰泡露歸

月峽

我來月峽正中秋孤絕能空世上愁數到極中成定體人
當明處見源頭只消此夕無風雨不必他年望斗牛萬仞
蒼崖千尺桂寒光素豔徹深幽

湖山一覽亭用邵二泉韻

窗涵蒼翠望中遙湖長芙蓉萬頃嬌滄海升沉山結頂浮
雲來去日穿腰何勞羽客尋三島坐見遊人過六橋無限
清風與明月登臨不必問前朝

絕句

貧病難禁老清閑便是仙閑門無俗客終日枕書眠

自述寄王石樂工部

愛閑因懶業好客任貧家慣着青鞵韈無心問落花
溪山憑縱適花鳥共怡情採藥朱顏駐吟詩白髮生
妓席慵分坐僧房喜借眠出門常遇月得句動經年

敗舟滄海夢病鶴五湖心白日三杯酒青天一操琴

自評

未老鬢皤吟作祟不荒食缺腐爲妖先生甚有蒼生念茅
屋三間水一瓢

金陵尋梅弔古

鳳臺天闕雪中身尋得梅花御水濱恰是孤山亭子畔淡
烟疎月白精神

含章便殿落梅花點額新粧帝子家今日梅開荒草裏春
風依舊月鉤斜

尋梅

藜杖芒鞋聳兩肩嗅香探影夜忘眠水邊山脚人家畔折
得橫枝猶帶煙

越中清明

去年寒食吳山頂今日清明越水濱把酒獨看沙上鳥春
風雨度客中人

春晴小景

光風十里午烟消三兩雞聲睡正饒半月柴扉開一度暫
容春色到茅寮

買　詩 字以言 號石溪

太白書堂 在華頂山

太白千載乘神遊渺湖海滇漠此山中而有書堂在崖斷
綠蘿深澗寂寒泉改撫景一悲傷彷彿臨雲采

歌風臺懷古

亭長當年作帝歸荒涼舊址照斜暉斬蛇夜澤魂猶壯逐
鹿中原事已非偶成大風歌忼慨因思猛士助聲威韓彭
英魄如猶在夜過臺前淚滿衣

送劉子正歸新城

我本青山人來送青雲客青雲不我顧青山翠空滴

王右軍墨池 在華頂山

墨池千古覆青冥內史當年寫道經換卻白鵝今不見空

遺寒碧炤山僧

徐 璟 字邦介號石門嘉靖壬午舉人汶上知縣

國清寺

十里松門別有天禪帷款馬喜相聯虹拖遠澗收殘雨鳥
度平林織晚煙澗水縈迴驚異客天花飛墜想當年山僧
莫數隋唐事仙跡冥冥恐浪傳

發清溪驛抵長梁舟中

水細沙長短棹輕撩人景物望中明山迴谷轉煙蘿淨傍
水人家雞犬聲

陳 木 字敏之號玉京山人昨城教諭

七夕

七夕客途逢寸心千里折卻憐牛女星無事生離別巧不
謀身乞且休一宵權會一年愁人間多少愚夫婦朝暮相
看到白頭

春日即事

獨坐空齋午韶光入品題蝶來鄰圃靜春滿畫牆低風細
遊絲漾松幽過鳥啼忽驚春事減桃片落牆西

夜過清陽驛

行李官舟促去程棹歌昏黑下聊城孤燈梆外疎星淡雲
氣天邊湖水平茅屋秋墟新近火野塘烟艇晚吹笙舊時

民俗稱鄒魯極目長河萬古情

宮詞

十三選入掖庭中二八容華冠後宮閑種夭桃今上屋幾
翻絳蕊領春風

鬢雲憔悴怯新秋北斗中天掛壁頭螢火飛來人獨坐靜
聽簫管隔西樓

長信宮前淡月痕琉璃鴛瓦冷黃昏笙歌起處銀燈煖靜
坐無言盡閉門

淡掃蛾眉只自誇動人春色在妍華于今準備君王寵學
得新粧闕內家

蔡 金 字國重 號可山

江山小景

雅愛江山景飄然一短筇舉杯吞皓月弄笛引淸風秋樹凝煙紫漁燈炤水紅荒林雲出沒隱約畫圖中

春晝圖

兩屐破春晴山雲斷復生門前無俗侶溪鳥雜風聲

秋山

秋光萬頃畫圖新雨後秋光倍可人要識秋光奇絕處半山紅葉半山雲

晩泊平潭

柳底漁家水繞村桃花夾竹半溪雲小舟夜泊平潭口雞犬聲中有幾人

許 爵 字大勳 號柏亭

赤城避暑

海上仙人宅重重嶋彩霞絳宮迷草樹丹竈護龍蛇寒溜通雲竇晴空散雨花石牀無些暑淸夢遶天涯

廣巖夜飮還水竹山庄

水竹居連古寺雲杖藜頻眺夕陽曛靈鐘撞迟山頭月帶醉與僧中半分

張 進 字翊之 號碧潭

幽居雜興

藏拙仰高窗詩成只自哦隔簾花氣動欹枕午涼多世道常如是人情任君何靜言閑適處誰更語禪那

兀坐偏成趣幽情未易論心淸仍對竹客至偶忘言案上書多亂窗前草自繁何當花信好釣引到桃源

登赤城山

步步靑天近回頭徑路遙捫蘿恣勝賞倚杖悵輕飈洞古聯霞氣臺荒長藥苗誰能祛俗鞅絕頂結雲寮

幽居

華峯雲氣赤城霞小小幽居是我家經史滿前看不厭溪山密邇樂無涯壺中日月應誰覰枕上功名漫自誇佇立茅簷成莞爾忙忙相逐正蜂衙

踏雪至赤城巖下得梅

野人亦有孤山興衝雪行吟到紫霞不是巖前暗香動莊何自得梅花

裴 環 字國鳴 號味川

覽勝樓和范聚峰韻

春日春山放馬蹄滿樓好景溢東西香緣客散花千樹淸爲人留月半溪泉石百年還自許乾坤雙眼笑誰迷齊雲不必高千尺歸馬從敎柳外嘶

寒巖

八寸闊前方竹根原來物外有乾坤陰沉穿洞疑無路旋繞通霄更有門鏡飯鳥回霜葉落聽經龍伏海雲屯石瀾萬頃清光滿對老時時許共分

范 薬 字同舟 號雪墅

書窓新夏和韻

微雨輕寒綠樹低黃鸝聲和杜鵑啼時來睡起窓前玩正是枝頭杏子肥

方 瑀 字廷佩 號心菊

六十山中自詠

老去煙霞惟浪迹年來潦倒復何爲放情村落忘迂拙覓句林泉越歲時近水鷗閑作伴逢吟獨鶴漫相隨仙源佛隴皆吾室白髮青藜任所之

東岳廟閒坐有懷赤城先生

曾記橋前日上時先生攜我與言詩寥寥今日天空濶滿砌綠苔春畫遲

葉茂起 字鳴之

登望海峯

萬八峯頭兩屐登日高雲淨逼空青圈中三島扶桑見象外六鰲混沌形目斷越吳雙地窄肩齊牛斗七星熒只消半日清魂夢何事聲名樹帝庭

季 灌 字世功 號方泉

漫興

白雲堆裏懶樵家挹翠屏圍四面賖地僻青蘿沿水石草深斜徑絡晴霞放情枕上三竿日染意籬邊一帶花時抱枯琴臨水面野鷗分我半汀沙

朝來無事探幽奇新蔓搖風若有知旭日自添遊客興好山還欠野夫詩躡雲短屐輕於羽着露鮮花爛若脂渙泮漫嫌山炤落猶堪秉燭拚歸遲

張世民 字時畏 號水窗 黃巖人避冠家天台

病懷

斗室常高枕清談伙美鄰藥爐香辟穢茶竈燄生春世亂空憂國年衰只累身朱顏不可駐隨意自因循

避冠來雙闕投身未十年耕慚鹿門叟閑似武陵仙病滅知心話愁多閉戶眠夢魂何所住先隴白雲邊

秋夜書懷和韻

淅瀝兼葭響莫秋狂吟隨意小堂幽霜花滿地草蟲語夜色入窗河漢流浮世事多渾欲睡碧山道遠未曾愛鷲鵝鴻雁君知否沙草汀花也自由

秋居述懷

浮萍悲淚迹征雁怨離羣寥落茅簷底愁來獨看雲

夏　準字文範號墨泉

觀瀑布泉

穿開山骨破雲流震地雷聲動斗牛應是媧皇天煉石起翻銀漢瀉高秋

遊國淸寺雨花臺宿卧雲樓

卧雲樓上枕雲眠露挹山嵐濕未乾紫燕歸來春晝靜一庭嵐翠雨花寒

宮詞

金屋歌殘日巳闌月明仙掌露華團君王自覓長生藥門掩春風十二欄

讀逐齋集有感

紀錄紛紛總失眞品題予奪在詞臣先生肝膽輸囷外只屬乾坤不屬人

春晚看花

背谷幽花紅映溪山深雨暗到來遲最憐日月看花眼吹斷東風總不知

季復祥字一瑞號澹山

聽蟬

蛻脫仙肌亦化工聲容不與舊時同神遊槐柳淸高處夢斷葵榴豔冶中白日無求惟飮露淸秋有興更吟風休嫌哽咽乖音律贏得紅塵一念空

李　儆字敬夫號畏齋

雪崖

玉雪來孤月銀瓶插老梅了無紅紫迹詩向此間裁

王　試字廷用號風山太倉學正

秋興

野寺疏鐘裊村烟落照中江空水雲寂何處叫征鴻

題畫

野老山居翠竹牆淡烟一抹帶斜陽飮牛牧子不知夜横

卧石橋歌晚涼

葉　衆字國略

除夜

爆竹聲連作燈光漸覺春半宵分兩歲新歷舊時人

潘鴻業字賢仲號玉田嘉靖丙午舉人知臨淸州

淸溪落雁

水濶沙平蘆荻秋倦飛時下逐溪鷗正須中澤棲身穩不與邊疆繫帛謀浴罷碧波歸浦口啄殘紅蓼宿沙頭江南澗北胸中舊夢時閒一葉舟

曹夢松字文信號廉泉

春盡

九十韶華漸覺稀溪山竹樹綠陰肥一聲啼鳥午還歇數點落花春又歸風細遊絲縈客袂雨深荒蘚上漁磯尊前莫厭沉沉醉明日相看事總非

草堂新夏

嫩竹新槐齊雨餘天空晝靜草堂虛人間萬慮消磨盡掃榻焚香坐讀書

盧　謨 號從吾

遊國清

翠霧青煙近不迷松陰殿影自高低入門未與山僧揖卽

向東溪放杖藜

許繼烈 字義卿號見柏貢士未授官卒

五十生辰

百年此日半春暉學道蹉跎鬢漸稀莫謂從前都不是應敎此去總無非夢時尙識周公面樂處猶慚巖子磯悟到盈虛渾是命笑開酒禁對芳菲

阻雨萬年宿玉敬翁歸隱園書贈心泉上人

寺前寺後多古松松上白雲何重重蒼蒼翠色經年積漠漠淸陰盡日封子規啼月許同宿神龍作雨能相從丈夫出處亦如此山澤巢居恐未容

題粉桃花

玉色和煙潤甜香帶月寒何如趙飛燕自舞水晶盤

題扇

蘆荻半江秋漁人出上流得魚還整網欲渡藕花舟

題菜

春深老圃茂青標不逐甜香入市朝偶別貴人三五載一尊林下復相招

東方朔圖

雞皮鶴髮草衣裳鹿背春風海日長一食仙桃塵已斷漢宮寧得記東方

瀟灑荷裳首自搔行行跪鹿下平皋漢廷直覓長生藥不與瑤池一個桃

雜題

梅閣寒烟淡更濃依稀花在有無中玉顏愁爲東風擾簾幙重重鎖碧宮

紅杏花殘愁粉蝶綠楊枝盡怨黃鸝不如翠竹春長在勁節淸風任鳥啼

桃源山夾流水斜曲徑通幽別有家半夜東風春雨歇沙頭洗手弄飛花

華頂山根水浴鷗波搖石動寒光浮黃花滿地淺明月有

客吹簫近上流

題烟竹

漠漠平林露未乾翠微亭樹鎖春寒怪將勁節羞桃李半
捲紗窗帶醉看

盧　詩（號龍田敦行有文秦華峯吳見屏甚重之）

題赤城山塔頂

身與靑天近心同碧水閒千年誰健步能上赤城山

盧季鳶（字鳴道號弘庵萬歷己酉舉人）

武林遣懷

寒風逗我兩三月看盡錢塘山與湖幾度清尊靈運屐一

天佳景輞川圖遠峯鐘磬禪心定細路松梅月色孤莫放
深杯卻歌舞曉窗華髮滿頭顱

遊石橋

日射千山雷隱隱我來六月雪霏霏曇華亭迴如天上一
杵疏鐘出翠微

楊　季（子晉卿號淡然蕭山訓導陞保昌教諭）

重陽前一日

清署臨街巷尋常不禁譁重陽明日是丹菊幾時花佳節
催詩句餘錢送酒家但能常得客痛飲不須賒

借疊

寒窗無事學吟詩吟罷堪題奈復遲毛穎免冠應有待楮
生坦腹已多時祇憐維翰空成硯卻笑羲之有臏池聞說
東齋封下邑可能兼愛濟楊孫

春日郊行

春日郊行景色腴眼前如意足歡娛平沙半里晴鋪草晚
溜雙橋淺浴鳧吟料有情應可待好懷無酒亦須沽韶光
自合千金價白首那堪容易孤

池亭即事

夜來隣雨滿池塘早起凭欄試一望平展九霄懸幅畫淩
空萬里憶仙航從來過眼翻眞幻何必勞心印老莊吟罷

欲將身世看鏡池先見鬢毛蒼

旅館惜春

荏苒春光半已過小樓獨坐意如何紅桃輕減三分色倉
鳥頻催百囀歌棋客不來忙更少故人別去夢偏多明朝
乘上西陵道緩放舟行傍釣篗

旅館即事

暫借山樓景亦新無端詩祟若催人東籬嫩竹晚搖翠南
檻晴曇曉送春啼鳥數聲回客夢落花幾點濺遊塵倚欄
長嘯忘覊旅歌酒圍棋不計貧

苦雨吟

積雨山齋思寂寥水平橋路客難邀閑開劍匣龍驚躍軟
落琴絃鶴待招薪桂幾能黔墨突米珍剛好足顏瓢惟餘
一種淒清趣夢覺紗窗響綠蕉

桃源春曉

偶探靈塢訪奇蹤迎旭桃花萬樹紅巖石龍從香氣擁樓
臺縹緲絳雲封胭脂狼藉娥粧冷藥汞飄流仙竈空我老
但知行樂地笑他劉阮欠從容

葉紐宗 字武乙沾化教諭

方山道中

疋馬西行破草煙盤旋溪壑又層巒鶴鳴翠竹日將午楓

落平原景乍寒買酒隔雲歸柳市覓漁臨釣坐江于相逢
凡盡棲遲興自古朋懷一笑難

遊桃源

水流洞口日初昏洞下行人欲叩門滿地白雲無犬吠一
株梅蕊出巖根

徐洌 字惟深號詰峯潮州通判

仲春山行登塔頭寺僧雲光陪遊諸勝因索紀游

遲日登臨若薰風花氣蒸慚非開帶客喜有脫凡僧共說
無生話還燃不盡燈謾言題勝槩聊亦記吾曾

除夕寓燕邸

別家方五月歲序又更新野鳥仍悲凍牆花欲放春鳳樓
瞻日近天際望雲頻捧檄知何日南還慰老親

過封山望見和尚巖

遙望巉巖石俗傳和尚頭苔衣連碧漢香鉢浸清流閱盡
瀟湘客均爲名利遊予今相別汝復見亦堪羞

陳華南以合山古咏卷見示賦贈一律

雲壑幽棲不記春悠然太古葛天民遨遊諸勝頻多咏博
極羣書廣授人予已投簪忘世態君堪出社結風塵相期
登眺桃源景歲歲花開訪玉眞

孟冬過廬州府庠不覺傷感

先君六載春風地今日星軺我再遊四顧低徊不忍去寒
颸落木思悠悠

潘學孔

夏日坐邸舍憶同遊諸友兼憶故園山水

雨過涼生坐短簷碧槐深院送新蟬乍開門巷少相識莫
問生涯誰與憐歲月已經三伏暑友朋不寄一行箋何當
共走山泉去笑傍層陰步遠天

寓西山家兄三槐書來

書到開緘兩地情獨憐身世是浮萍山前澗水穿雲落坐
石低徊看脊令

陳　洵 號養和

和祺姪長門怨韻

長門月浸水晶寒牛女貪看燒燭殘自惜玉顏容易老錯教夢裏聽和鑾

陳　廊 號近庵

桃源

昔在仙山雙跨鳳幽貞獨抱春無夢阮劉何處得相逢一片白雲封古洞

朱　玉 字十美 號省山

雨後觀花

霽色融融雨乍收攜壺苑上作春遊最憐花落如紅雨搖颺春旂傍酒樓

題紅梅

誰招姑射飲流霞醉倚西湖處士家幾度東風吹不醒至今顏色似桃花

陳日躋 字思聖 號華南

赭溪

崖夘赤城背水落白雲根帶月沉天漢和煙出海門

春遊

一春渾是未能閒偶踏晴沙望碧山綠草披隨遊屐徧白雲都付鳥飛還

陳光謙 字世亨自號穎沙子 學者私謚為文宇先生

賦雪

綴枝梅逕白堆碗玉添清博識裨孫子孤忠植漢卿玉樓支不起銀海望難升廣廈均休庇幽懷切杜陵

徐人文 字子奎號簡庵青田 訓導歷孝豐教諭

石橋

危崖對峙跨長虹融結元非斧鑿工兩澗奔流晴噴雪羣峰拖秀翠浮空曇華上接雲霄表梵唄遙傳杳靄中到此迥然塵世隔卻疑身在蘂珠宮

盧季鴻 字鳴盤

遊台山

山鎮天台萬八千捫蘿今日躡層巔漫從危石占星象且拂蒼崖訪古鐫世上塵埃常滾滾此中雲鳥自高天玄尊獨對峰頭月一笑無懷太古前

許國光 字邦迎號鑑衢家貧有守好著述有梓會絹醉夢集續偶言自號醉夢人作醉夢人傳又自贊云醉不以酒夢不涉睡詆𧙗寸衷之不欺爽者人而相對陳寒山序其遺集并稱續偶言一帙全以心光占德提覺世人所撰詩歌陶寫性靈具有安貧樂道之趣非但如陽五鄭榮唐伯虎之流專以打油腔混世也

春日飲草堂和韻

興趣看來好何勞問索居光陰眞過客天地亦蘧廬愛子無梨栗留賓僅草蔬風吹花片落點綴案頭書

感懷

窮巷少來往故人多潤疎獨持千古意誰寄數行書雨徑時看竹秋園或摘蔬茗澆攤飯後翻覺厭羣居

無地堪行樂開天惟乞閑藏書能幾卷賃屋只三間遠岫翠欲滴寒流淸自潺留然忘去住豈惜鬢毛斑

偶成示守垣姪

世運休論短與長須臾終古兩茫茫天于萬物有安頓人卻一毫難主張日出烟雲呈瑞影春來花草發淸香欲辨香影歸藏處口欲言時意已忘

新春橫山道中

梅花開遍柳條靑景物隨時若槩情行路漫嗟今日事遊春長負隔年盟紛紛世態雲空度默默天機鳥自鳴回首蒼山聊極目已看華月起東溟

重遊石倉

混沌曾看此鑿開煙雲擁護客重來休嫌甕璞無殊贄且喜他山有美才砥植中流千古柱因成高阜九層臺從今識盡乾坤富囷廩豐盈玉滿堆

弔方正學先生

巍巍正學表當時靖難捐軀分自宜天地豈能無佚陷君臣不忍負斯須生前大節堅難奪死後芳名遠自垂淚灑雨華臺畔草年年靑映首陽薇

即景

高樹遙山相對靑小樓日日自關情慇懃更喜幽禽在竹外時啼三兩聲

梅花

爲愛春風第一花長從姑射挹仙葩閒渠淸致誰堪伴雪魄霜魂共月華

曾對逋仙醉未醒月寒霜冷夜香淸若教解得孤山意羌笛何能敢作聲

袁星海師官舍雨中桃花

綽約丰神豔冶粧東風幾度笑劉郞于今卻厭穠穠態淨洗鉛華對玉堂

三魔

幾度詩魔敵酒魔酒兵背水筆揮戈戰酣卻喜睡魔到坦腹便便與講和

盧季鵬 字鳴宇號念菴高安致論

京都寄祝陳養和舅七旬壽

吟哦遊子駐他鄕罔極懷思到渭陽壽域開時桃子熟爛

衣舞處芰荷香北辰親見祥光燦南極遙瞻瑞氣長華祝
無繇頻寄語瞻雲疊進紫霞觴

陳期奎 字豫嘉號奕垣萬歷壬子舉於鄉授鹽城令郡以射陽湖水決爲民患土豪朱勝蛟犯法釋弗治令倡義築堤以捍湖水人呼爲陳公堤有僧優曇積薪自焚火熖遍體猶誦經不輟衆爭捐貲建剎先生以其餘汁丞收之得千餘金而學宮煥然重新陸秀夫墓祠圮捐俸修葺妖人借神自殺其子廉得其實置諸法幷燬神廟邑稱神君後明鼎革監國魯王由台遁入四明之冊山先生具衣冠哭拜不食而卒

雞鳴歌

東方欲曙爛神都絳幘雞人三唱呼曉鐘濟洽敲殘月旌旗飄颻執金吾六宮沸奏鈞天樂萬戶千門列畫圖此時

高臥山中客沐浴羲皇夢有無

桐柏宮

桐柏山高溪十里九曲環從天際起滿林桃花夾岸飛落日朱霞明鏡裏水從石出晚拖煙斷橋人立儼神仙到此渾無心可洗冷冷空流飲犢泉我來猶有閒雲倚振衣抱冰清徹底宛轉輕披澗谿風練影寒潭翻綠綺領得當年有子微坐看水瘦與山肥瑤臺月下悠悠去騎鶴當年歸未歸

曹娥祠

古祠欽孝女傍水盡陰陰不爲湘妃泣甘同屈子沈江流

迴雪輿冰碎剩冰心貴絹慚無話聊申客路吟

范文學 字艮蔚號還璽甯波府學教授

莊無垢贈詩次韻奉答

講幄新移赤嶠隈詩腸頻灌紫霞杯談天有客攜琴至問字無人載酒來幾度草堂袁白鳳半閒展齒印蒼苔陽春一曲難爲和心折先生倚馬才

許爾奎 字守垣號鐵奇

贈幻爲子 原註幻爲子兼參二氏之學故詩中仙釋並用

蓬萊山高天際頭下瞰海水聚光浮東山日上五雲起縱觀寰宇皆仙坵仙家種桃有靈術不待春風花鬱鬱問他

桃熟是何時三十萬有六萬日忽見老鶴出雲端縞衣朱頂不知年翱翔鳴向菩提樹樹下眞人坐悟禪眞人年半百家在海山裏草衣木食厭珠璣逍遙獨自烟霞處有時掛錫山之陽山花爛漫日初長洗腸海上呼仙侶一笑相攜形自忘饑來採得仙桃食渴取桃間甘露吸翩翩老鶴日相隨坐對乾坤渾一息渾一息桃幾花鶴長兒孫遍海涯一炷香燒聚萬石麻有神龍法護華

盧季鯨 字鳴遠萬歷間貢嵊縣訓導兄弟並有名稱盧氏三季

中渡道中

問津心欲倦覓句興無窮磴曲松崖古溪深石罅空鳥聲

山上下風景岸西東何以舒民物江天白日融亦見黃州集

陳守祺字邦介號競修

落花和朱蘭嶼太史

隋園灼灼自春冬萬卉濃華斂冶容香散飄風猶冉冉瓣隨流水信溶溶獨憐西子含情斷頗耐東皇著意傭古木青陰長不改一樽移對大夫松

桃李爭春未肯降忽來風逊到紗窗南園高樹飛無蝶夜月前村吠有尨懶把鉛華承玉露空將穠豔試銀缸知渠不負陽和約他日相逢向曲江

數陣東風力氣微名園紅雨自霏霏枝頭豔減香猶在葉

底心堅瓣自稀不向碧簾傳秀色獨留綠樹對斜暉來年酌酒知堪賞莫道春深事已非

飛英欲後已無刪何事東皇重解顏祗爲易開容易謝故交吹散復吹還從風起舞呈金縷帶月凌空鬬翠鬟一種靈根應有意芳容終許向陽攀

嬌紅嫩綠映晴陽忽到窗前滿地香片片越羅驚燕剪飛飛隋彩亂霞腸人間淑景文章煥陌上風光錦繡揚造物不堪春色盡朱衣分付與稛房

料峭春寒苦易侵洛陽風信已相尋吹殘玉樹粧奩罷舞傍瑤臺蛺蝶深遊騎不堪重問侶美人何處覓知音湘簾暮捲凭闌悉三月園林遍綠陰

許鳴達字有章號闇然例貢未授官卒

立秋

飛起窗前幾葉黃秋風知已到山廬向來暑氣旋消盡促得清光漸裕如桂子月邊香信近蓼花江上客懷舒十年琴劍嗟行路笑對今朝酒滿盂

高明寺

山寺深深景滿前紅塵隔斷息諸緣忘言悟到高明處誰道儒家不解禪

萬松庵

萬株松樹一僧房午夢清虛借竹床風雨乍驚茶鼎沸起

憑流水漱花香

石橋

橫崖咫尺凌雲起飛瀑千尋到海涯方廣僧從何許渡夕陽空自坐曇華

曇華亭

亭貯曇華幾夕陽寺僧相對說平章當初黃屋無完蓋可有工夫到石梁

濯纓亭遺扁

石扁封苔問老僧水邊原有濯纓亭遷誰移近江湖畔一

洗參差鴛鴦翎

慈雲寺

竹下清虛影漫流晚山紅日殿西頭放勾橋畔金鱗逝呼酒臨風恐滿甌

楊三省 字晉甫號紫疑茂州知州

贈鄒兵憲轉學憲

從來山斗重文章大業毘陵獨擅場三尺焦桐清澥甸一腔燋皆布宮牆高懸水鏡光牛女亟選天閑空馬㝵上賞進賢應有受紫垙頻看下昭陽

潘鴻逵 字少台史館中書

雪後步萬作寺書菊厓西題冊

妙閣晴開翳禪燈戲亂星祉蓮千瓣白貝葉萬年青瀠向屑空下鐘宜靜夜聽山僧笑不語欲我葬黃庭

元維岳 號志菴

宿廣嚴寺

古寺深連水竹村鐘聲明朗月黃昏山僧說法歸來晚倚杖雲間半啓門

周英 號芝房崇禎丙子舉人任山陰教諭陞授江西東鄉知縣有惠政明鼎革掛印歸隱梅陸

東鄉縣解組有作

坤維勢欲折羣盜蝟毛生中原無景晷太息、涕縱橫嗟我一腐儒忝竊叨榮虛糜升斗祿胸中無甲兵黃巾不能翦何以埽欃槍長城不能築何以衛疲氓徵兵及轉餉小邑難支撐迴天既無力葵藿徒自傾急流不勇退俟河何日清爰賦歸去來且效陶淵明

齊琮 字㝵之號玉誾

猴

容與便宜自有依山餐水飲不曾饑一聲長嘯秋天月肯博君王賜着緋

天合詩選第六卷

明許鳴遠帶存輯　裔孫佩蓀重校

閨媛

宋

宋氏　夫姓名不傳本屬大家以貧鬻所居室爲詩別之買者得詩即以室還不索原値見楠葵行營雜錄

鬻廬

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巳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故人

賈雲華　小名娉娉故相似道女母與魏鵬母指腹爲婚後鵬來錢塘舟中悔雲華踐前盟死去復甦卒歸鵬詳見賈雲石所作傳

題魏生臥屏

花柳芳菲二月時名園膩有牡丹枝風流杜牧還知否莫恨尋春去較遲

簡魏生

春光九十恐無多如此良宵莫浪過寄與風流攀桂客直教今夕見嫦娥

魏生醉臥戲題練裙

暮雨朝雲少定踪空勞神女下巫峯襄王自是無情緒醉臥月明花影中

七夕

梧桐枝上月明多瓜果樓前鬪綺羅不向人間賜人巧卻從天上渡天河

斜嚲香雲倚翠屏紗衣先覺露華零誰云天上無離合看取牽牛織女星

與魏生永別　集唐十首

兩行情淚語先流千里佳期一夕休倚柱尋思倍惆悵寂寥燈下不勝愁

相見時難別亦難寒潮惟帶夕陽還鈿蟬金雀皆零落離別煙波傷玉顏

倚闌無語倍傷情鄉思撩人撥不平寂寞閒庭春又晚杏花零落過清明

自從消瘦減容光雲雨巫山枉斷腸獨宿孤衾淚如雨秋宵只爲一人長

紗窗日落漸黃昏春夢無心只似雲萬里關山音信斷將身何處更逢君

一身憔悴對花眠零落殘魂倍黯然人面不知何處去悠悠生死別經年

眞成薄命久尋思宛轉蛾眉能幾時漢水楚雲千萬里留君不住益淒其

魂歸冥漠魄歸泉卻恨青娥誤少年三尺孤墳何處是每逢寒食一潸然

物換星移幾度秋烏啼花落水空流人間何事須惆悵貴賤同歸土一邱

一封書寄數行啼莫動哀音易慘悽古往今來只如此幾多紅粉委黃泥

明

潘　氏　提學潘留鶴之女適貢士致中著有碧天道人稿、医雅稱潘氏五言夜久人未眠碧水蕩秋月未開雲外月先聽水邊松七言不知燕子樓何處此際東風依舊回明月曉光移檻白芙蓉秋色映江紅玉紫之賦桃扇之詞詎足誇耶

寓金陵寄長兄野泉

萬丈華峯浙以東天涯秋晚思無窮弟兄南北三年別吳越山川兩念同明月曉光移檻白芙蓉秋色映江紅鷓鴣誦罷情逾黯片楮聊將託便鴻

西江

江上水正平日照西山口遠樹一尺長岸濶風吹柳

秋月

園亭當水中兩岸蘆花雪夜深人未眠碧水蕩秋月

重陽

落葉西風裏窗前滿地紅飛禽鳴老樹白月正當空

獨坐小窗下幽蛩不絕鳴青天孤月浮滿耳是秋聲

蓮塘

月自東山上風從渡口生孤舟蕩煙水滿袖藕花香

桃源洞

千年老樹萬年山洞口仙娥自玉顏劉阮當時那得見浪傳浮跡在人間

桃花開盡錦重重綠水青山映遠空欲向仙家探消息茫茫古洞白雲封

詠柳

嫋嫋輕風二月天如絲楊柳滿庭前子規驚動深閨夢起捲珠簾看翠煙

胡　蓮　字茂生工詩畫與杭林天素齊名後入閩隱囷溪卽所謂水口者也武林汪然明汝謙素善天素其游閩也屢思訪茂生不遇有寄懷詩云名噪三山籍甚時盈盈一水正相思憑詞乎擬李清照寫竹渾如管仲姬勝日閒君多唱和幾年憐我獨棲遲蕭然一棹停江上欲訪儒淑未有期茂生亦嘗以詩畫寄然明其閒名兩相傾慕如此茂生著有涉江集見汪然明閩遊詩記汪啓淑擷芳集亦有其詩

采園春集

得遂探幽計開雲襯屐飛花香雜鳥調苔翠亂人衣醉眼看誰是狂歌覺我非班荊頻未厭相對坐餘暉

方外

唐

司馬承禎 全唐詩傳字子微河内人居天台玉霄峯則天睿宗明皇累召見問道術卒贈貞一先生

陳眉公香案牘司馬先生善金剪刀書隱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羅射一席餘詳志乘不備錄

玉霄山居洗心詩

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覺神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晦明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髮皆長青草木皆古色雞犬無新聲君有出俗志不負英雄名傲然脫冠紱改換人間情去矣丹霄上向曉雲冥冥

答宋之問

時既暮兮節欲春山林寂兮懷幽人登奇峯兮望白雲悵緬邈兮象郁紛白雲悠悠去不返寒風颼颼吹日晚不見其人誰晤言歸坐彈琴思逾遠

徐靈府 自號默希子居天台雲蓋峯會昌中頻詔不起

言志呈浙東廉訪使

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那煩紫宸命遠下白雲封多媿書傳鶴深慙紙畫龍將何佐聖主甘老在巖松

杜光庭 字聖賓號東瀛子天台道士僖宗召賜紫充麟德殿文章應制後入蜀蜀王建賜號廣成先生

委羽山

窅然靈岫五雲深落翮標名振古今芝朮迎風香馥馥松檉蔽日影森森從師只拟尋司馬訪道終期謁奉林欲問空明奇勝處地藏方石恰如金

陳寡言 字大初越人隱玉霄峯號曰華琳嘗以詩詠自娛將尸解謂徒劉介曰當盛我以布囊置室中勿以木爲也見高道傳

玉霄山居

醉卧茅簷不閉關覺來開眼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群從林際還

宋

張無夢 字靈隱號鴻濛子居天合之瓊臺眞宗嘗召令講易未幾乞歸山

福聖觀

天合瀑布落青天觀在天合瀑布邊道士只今燒藥處僊翁舊是種芝田龍歸古洞遺殘雨鶴出高巢點破煙暫別靈溪遊五岳不知重到又何年

王中立 字定民號足菴桐柏觀道士潛心教典元初賜仁端純素眞人者有語錄史孝祥爲序

感事

雪花如席朔雲低一曲琵琶淚滿衣山色似梅江似練何時明月送將歸

歸來江令頭空白遠道金山淚暗垂關月自低霜自落尋前莫唱鷓鴣啼

長夜漫漫夢不成可憐涼月透珠櫳唾壺敲碎無人語獨坐空階看曉星

唐

寒山子

（居寒山有詩三百餘首皆拉雜書石壁竹木間者後人共編成卷錢曾謂應同龐居士詩並添入三藏目錄中庶不致泯沒無傳　困学紀聞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籍白丁青蚨黃卷七札五行絲熊席青鳳裘而楚詞尤超出筆墨畦徑）

三字詩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有蟬鳴無鴉噪黃葉落白雲掃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名善導子細看何相好

寒山寒水鎖石藏山青現雪白日出照一時釋從茲暖發老客我山居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

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弗黃金泉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此音

重巖中足清風扇不搖涼氣通明月照白雲籠獨自坐一老翁

寒山子長如此獨自居不生死

書巖石雜詩

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僊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滓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王勿翦知新錄花箭字說女色）

（奇極）

寒巖雜興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鐘鼎家虛名定何益

楚詞

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寒山閒居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谿長石磊磊澗闊草濛濛苔滑

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寒山即事

可愛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溪難記曲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對此迷幽徑形影問何從

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豎巉巖山菓獼猴摘池魚白鷺啣僊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

城中蛾眉女

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題山家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疎林幽偏聚鳥谿闊本藏魚山菓供兒摘泉田共婦鋤家中何所有惟有一床書

白拂

白拂旃檀柄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搖曳似行雲禮佛宜當暑高提復祛塵時時方丈內將用指迷人

寄懷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踐草成三徑瞻雲作四鄰助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娑婆樹幾年爲一春

登華頂

閒遊華頂上天朗晝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

訪僧

閒日訪高僧烟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

拾得　國清寺僧不知姓氏相傳豐干於赤城道上得聞兒啼聲尋見之遂名拾得亦天台異僧也

無題

迢迢山徑峻萬仞險隘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片雲飛瀑布懸如練月影落潭輝更登華頂上猶待孤鶴期

松月冷颼颼片片雲霞起匼匝幾重山縱目千萬里溪潭水澄澄徹底鏡相似可貴靈臺物七寶莫與比

豐干　國清寺僧或云其父嘗爲尚書形貌醜惡好披髮歌唱人莫測也貞觀中閭邱太守問豐干大合有何賢聖答云國清有寒山拾得普賢文殊後身也太守往訪之見二人方據火談笑遂作禮二人日豐干饒舌耶遂攜手出門而去豐干後於天台示寂

國清寺房中題壁

余自來天台凡經幾萬回一身如雲水悠悠任去來逍遙絕無鬧忘機隆佛道世途歧路心衆生多煩惱兀兀沉浪海漂漂淪三界可惜一靈物無端被境埋電光瞥然起生死紛塵埃寒山特相訪拾得常往來論心話明月太虛廓無礙法界即無邊一法普遍該本來無一物亦無塵可拂若能了達此不用坐兀兀

題松石間

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不知千古萬古人送向春山成

底物

靈一

妙藥院

王喬所居空山觀白雲至今凝不散壇場月露幾千年往往吹笙下天半瀑布西行過石橋黃精採根還採苗忽見一人擎茶碗異花昨夜風吹滿自言家住在東城白犬相隨邀我過松間石上有棊局能使樵人爛斧柯　玩詩詞意是道士作三台詩錄以爲僧詩仍之

宋

如菴主　見五燈會元

答郡守

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
得我生閑又閑

惟 茂 見容齋隨筆

住山

四面峯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午先教掩寺門

法 具 字圓復華頂寺僧

登華頂山

行盡一徑龍蛇蟠病身忽上靑雲端天亦豈念客來遠偶

然一陣松風寒摩挲老眼坐嘆息信有物表非人寰去天
尺五步可到雲夢八九吞何難徵陽遠映𣲾山綠景物搖
動如波瀾靑蘿吐花葉娟娟淺水落澗聲潺潺盤空巨石
碧如削暗淡老樹煙波漫簷牙卓地殿影出蝸蜒上階夜
雨殘昔人遺跡不復見但見滿目圍蒼巒懸知此地可送
老黃葉滿庭風閉關玉京五城信不遠神仙殺短誰能攀
妄庸柳泌眞可笑安用採藥乘朱殷

蘊 常 國淸寺僧

赤城

杖藜扶我過橋東便覺晴嵐翠埽空紫府百年藏玉笥丹
崖千尺挹仙風稽顙書到新羅國卧佛巖迷舊梵宮稽首
導師悲願在我寧辛苦守詩窮

元

處 林 字大才

答 芷水堂上見心和尙

時危無計訪瀛洲何處山川可浪遊天外羽書勞傳馬江
間戰艦起沙鷗正思蓮社香雲滿未覓桃花春水流東望
雙峯情似海乘槎擬欲共賡酬

至 奐

春草綠波亭

爲愛幽居好淸池近草堂雨晴春淡沱月白夜光芒憶弟
情何極題詩興不忘祇應無一事濯足向滄浪

必 才 字大用

即事

負郭有田多不種種熟軍收要民送明年誰復事犁鋤卒
歲妻孥受饑凍忍饑受凍可奈何直須趕到焚其棄去學
短衣帶刀箭倒向他家刮民賤

子 賢 字一愚聰慧絕人禪定外肆意作詩最爲楊鐵崖所賞七言如題綠筠樓云五色雲開丹闕下
九天風動翠蛟飛寄敏仲謙於洞庭翠峯寺云
魚龍出沒隨潮上橘柚參差壓樹低送李仲畢
云玉妝樓船煙雨暝錦宮臺殿
夕陽收皆極閎整無蔬筍氣

送葉明齋如京

傷君遠行邁白日何淒其微陽漏林光稍稍照人衣天高鳥垂翼風緊花落枝荒臺俯流水萬里長相思

曇 埧 字大章友人褚守行坐死其子遠徙不遠千里肇所寄金帛還之劉伯溫有白雲僧舍記爲大章上人作其地在天台之五峯

送王宗禮俗書趣遲還京

轉海靈濤萬里賖長風指日整京華南州已入諸侯貢北極初回奉使槎內宴宮花迎馬首御溝官柳拂龍沙從容好奏安時策坐見車書渾一家

次韻答慈元恕

茅齋住在清江曲瀟灑渾無俗客過流水自懸舂藥碓落花閑煮雲鍋不妣元石三年酒只賦梁鴻五噫歌退食歸來塵事少舊遊回首隔風波

明

自 悅 號白雲天台人居餘姚之燭溪洪武初徵至京賜住靈隱寺

續蘭亭會補任城呂系詩

崇阿撫神秘微風扇和滔靈雨既云沐品彙區以陳蘭茗濯中沚葩蕚媚芳辰散懷得眞契引觴答䏶春

梅花道人盤茶

已有食肉相靑菘且自栽丈夫成事業都是菜根來

淸 瀲 號蘭江天台人住天界寺洪武中嘗召對有望雲集

漫興

困來高枕臥崑崙覺後疾風到海門信手攙回推日轂轉身挨到洗頭盆山川也作紅塵化富貴徒留青塚存好在黃眉脫牙齒且同花下醉芳樽

夜坐

寂寂虛堂獨坐時小窗推起更思惟江城萬井煙花白月到松頭鶴未知

先 覯 葉姓號無見華頂寺僧

山居

莊生有意能齊物我也無心與物齊獨坐蒲團春日煖一聲幽鳥隔窗啼

偶挑野菜過坑西嫩草齊腰路欲迷春雨弄晴春日淡村鵑啼住竹雞啼

兔走烏飛不暫休道人只是臥林坵梧桐樹頂西風急贏得簷前一夜秋

秋深終日掩柴門布衲藍衫帶蘚痕遲歲不來坑下路偶因送客到巖根

曇 噩 號夢堂國清寺僧

華頂

華頂高哉不易登溪流曲曲樹層層崖巍陡起地如縮廊
落難攀天欲崩山翠濕衣晴亦雨井花寒齒夏猶冰老僧
住久生涯在一個蒲團七尺藤

石橋

曇華亭外萬峯青滑石危橋孰敢登無影無形方廣寺如
癡如兀半千僧沿崖猛獸馴金錫獻菓玄猿挂老藤夜靜
時聞鐘磬響倚欄何處看天燈

德榮 號楞菴國淸寺僧

和天寧寺僧木庵遊寺韻

野寺韓幽石徑重崢嶸殿角倚崆峒千尋老樹巢仙鶴百

尺澄潭蟄臥龍峯拔地形山上下水春巖陡玉丁東個中
僻靜無塵雜一片白雲長自封

國淸寺

竹院深深近翠微短籬時墜掩斜暉香殘瓦鼎僧初定月
上松巢鶴未歸落澗祇供煎茗水行雲難作坐禪衣客遊
正值春將半風逐桃花片片飛

心泰 國淸僧

聽雨閣 在國淸寺

有時夢破雨聲疾似泊小舟煙浪中卻是子陵垂釣日長
竿擊動巨蔗風

明

統 號不潤明巖寺僧

雪中觀石梁

瑩白生虛閣嚴寒獨自看瓊崖人境別銀海玉虹懸作巧
天無意窮奇心更玄若教論四際此是未分前

飛來峯

西域飛來舊所聞神剜瑪瑙尚凝痕九天空濶還青鳥八
面玲瓏走白猿蓬島許誰誇更好石梁應已得評論山靈
剛有重來約攜我方筇種石根 明巖寺出方竹

國淸

絳色繽紛塵海隔支提千尺頂中天隋唐人去遺碑在寒

拾臺荒蔓草連密樹罅通紅日下飛泉上有白龍眠緬懷
一行當年事雙澗何曾見逆泉

翠寒亭 在嵊縣會安寺

何處山亭占斷幽鹿臺孤絕郭居稠列朝樓閣重來好萬
壑煙霞一覽收濃翠怪來晴釀雨寒空忽斷夏生秋半生
出定酬佳客百尺松梢月墮鉤

華頂和噩夢堂

幾年無分泰山登直扣華峰第一層眼底涵虛滄海近耳
邊聽瀉玉河崩無人煉藥空丹鼎有客烹茶汲澗冰翻笑
老猿能解悟聞經終日坐蘿藤

遊虎跑泉用東坡韻

蘇老詩香水亦香遊人千古洗心涼乳翻泉眼驪珠濺松莾苔花石磴長放下塵緣來有地上升仙子去何方陸翁評品煎茶譜輸我雲根得細嘗

明　珊 號石室慧明寺僧

遣懷

草木各有依女蘿附喬松托根在平地結交背雲中歲寒色不改生死心乃同

晚秋漫興

谷口雲飛濕未收葛巾短褐獨悠悠歸林倦鳥負殘炤抱

葉寒蟬急晚秋高興豈緣黃菊報壯懷未許白雲留年來淚跡眞成癖羈月荻洲相對愁

曉行

傍舍未聞雞報月隔林惟有葉吟風馬蹄十里無行跡不覺扶桑曙色紅

仁　淑 字象元天台人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見皇明詩選

關山月

白楊風蕭蕭胡笳樓上發壯士不知還羞對關山月去年天山歸皎皎照白骨今年交河戍明明凋華髮交河水東流征戰無時歇斗帳皆楚歌歌罷淚成血

傳　燈 字無盡高明寺僧博求內典著八分書者有天台山方外志

圓通洞

一穴才容膝居然最自幽溪聲長在耳山色已盈眸契我林間性甘茲物外游倦來枕石臥身世復何求

幽溪般若臺

亭亭盤石上長日作跏趺濁世遺榮辱浮名任有無苔痕依水綠松蓋倚巖孤麋鹿情相契時來伴野夫

同臨海王伯無遊赤城山宿玉京洞

遙望丹霞勢欲飛到來還在寺門西昇騰直藉罡風力身與天台衆岳齊

入山身世已超然步步凌空踏紫烟誰謂神仙盡虛誕金光璨卓尙芊芊

巳登絕頂再行行圖險攀蘿檢玉京亦有王生同嘯癖數聲長嘯當吹笙

看霞何似住霞中身映袈裟徹體紅已放月明來石榻洞門還倩白雲封

一泓淸可掬流霞竹索承來好煮茶無用神仙施秘訣者僧日日服丹砂

山僧久住已忘山野客初登忘更難只恐連霞輕舉去不將蹤跡報人間

明許鳴遠帶存輯　　裔孫佩蘂重校

後梁

張令問 隱居不仕號天國山人見全唐詩録

寄杜光庭

試問朝中爲宰相何如林下作神僊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風白晝眠

宋

賀允中 字子忱官參知政事紹興初卜家萬年寺側嘗苦遠汲乃焚香默禱而甘泉卽迸出有應心泉記見邑志

游石梁

敢祈方廣現危梁千古傳燈共此光試問茶花便歸去杖頭挑得晚風涼

桑世昌 字澤卿別號天台老樵蒼梧太守公肅子博洽有時名甚爲謝子肅所重著蘭亭博議十五卷又輯回文類聚及西湖紀逸考林逋事甚詳

寄丹丘林詠道 用林和靖韻

小別俄驚歲屢周尺書每每寄江頭逢時共歎君肥遯投老誰憐我倦遊書足三冬臙潤屋詩成千首必輕侯一尊縱負東湖約尚及黃花碧樹秋

夜對巾山塔燈呈史君李孟達寺游

光明臺畔舊曾逢何自飛來碧海東末問眼根齊紛馭要先心地證圓通八還究竟千光合四面回旋一觀同坐想玉霄風月夕超然清對一詩翁

徐逸 字無競號抱獨子仇遠稗史徐抱獨小與朱文公友文公提舉浙東過其家燃燈夜話至達鳴而別又嘗托作謝恩表書曰可放筆力稍低使人見之無假手之議其推重如此　按稗史所稱疑卽朱子與竹溪先生往來傳聞之異至託作書一事金氏汝白台學淵流明指竹溪言之可證也又有句云誰與深春共憔悴隔江一樹紫桐花見羣芳譜

晝眠治平寺 在西湖北山

頻年遊覽不暫閒野艇往來無數程雨休最好見陽浴風靜更清聞鶴聲酒家新熟欠前債僧榻借眠餘宿酲嵩高

大華末掛眼髣影蕭颯難爲情

孤山

咸平處士風流遠招得梅花枝上魂踈影暗香如昨日不知人世幾黃昏

金卞 見剡錄

金庭觀

尋眞窮異境崇妙路迢迢洞掩峯千疊壓分水一條白雲生石罅飛閣插崖腰隱隱存僊跡渾疑在碧霄

左君 容齋三筆云左君天台士人有才善譏居西湖上人畏其口竟終布衣

題秦檜賜宅

格天閤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
知郿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知有照臨炙手
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牆陰

王亞夫（知仁和縣見考亭志）

題考亭

山川以人重百世亦興起我觀朱考亭畢見師友義惟翁
紹元公動靜參至理萬物備一身會景皆可喜朱塘豈其
夢寓意聊復爾經營得面勢猶想翁所指問誰亭中游尙
山同企止禽魚悟飛躍風月挹光霽溪水流湯湯源流自
洙泗考亭修師傳偉哉賢父子紫陽厰敞新居封國表故里

此意公不忘瓶亭千萬祀

石梁和韻

天巧何年鑿千峯亂入雲瀑飛雙澗合崖斷一橋分樹色
春猶凍猿聲夜或聞靈蹤如可見煮茗共爐薰

林 奐（字文叔附見周元公集）

游濂溪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長嗟豈惟濂溪廉化
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師坡云廉退乃一隅有室
既樂賦以拙有溪何減名之愚水性本清撓則濁人心本
善失則惡安得此泉變作天下雨飲者猶如夢之覺

陳潤道（見陳郁話腴）

吳民女

吳民嗜錢如嗜飴天屬之愛亦可移養女日夜望長成長
成未必爲民妻百金求師教歌舞便望將身贍門戶一家
飽煖不自憐旁人視之方垂涎朱門列屋爭姸麗百計逢
迎主人意常時疎棄自悲啼一旦承恩多妬忌古人怕爲
蕩子婦夜夜孤眠淚如雨今日甘爲貴人妾得意失意花
上月蕩子不歸寧空房主人喜怒多不常

劉 瀾（字養源號江村學詩有悟磨瑩工夫自謂晚唐方回云江村死而遠士詩名遂絕响矣劉後村云天台劉君集四卷痴翁如新戒縛律大篇如散聖安禪詩之體製畧備有東風半緑官圩草）

西日遙紅別岸山（散句見梅磵詩話）

桐江夜泊

風蕭蕭雨瑟瑟淡煙空濛冠朝日灘頭枯木如畫出鸛鵒
飛來添一筆

夜訪祝直翁

疏鈲亂見星危坐冷無燈索句髭先白餐蔬貌欲清棲禽
翻麓雪墜栗破溪冰昨夜中峯頂人看海日升

元

林希元（應奉翰林文字見浦江鄭氏麟溪集與許謙大同時又見紹興府志四明山志）

清暉亭

昔聞劉仙翁嘗作上虞宰長年養神丹靈藥時自採一朝跨飛鸞喬木茂蒼靄下視塵寰中桑田幾滄海嗟余骨未換何由挹手揖高蹈在人間深懷共千載

題贈鄭氏

浦陽江頭鄭家川弟兄幾院同炊煙人傳九世如一日世以忠義相繼綿聲日日齊人起忍字房房當面懸共飯定使兒輩後分衣務到老人先映門碧峯皆古色繞舍綠水無荒田溪民換姓溪流改宅前喬木長蒼然遮莫豪家滿城郭儒素獨許君家賢山中情性愛官少珪組亦復相嬋聯閒道縣中風俗好長官只坐理琴絃

楊貴亨號愚谷官浙東僉都帥府

贈見心上人

清泉老子多蕭散定起談空思不群一室天香秋更好千林月色夜初分詩傳黃閣新題句碑讀蒼崖舊勒文我欲相期傍幽隱經函松下共看雲

金翼字敬德

鄭宜州蘆花淺水亭

新築茅亭也自幽闌干曲曲面滄洲一簾花氣都成雪片石瀨痕只沒鷗客醉有時迷夜泊月明無處覓漁舟老夫亦有滄浪趣便欲移家住上頭

題明皇曲江春宴圖

五雲樓閣擁層闌帝子金根御白鸞日日醉花吟上苑春風不似蜀中看

楊　伋字謙思一作謹思博學善屬文有皇慶萬言書受知省齋張公平野李公以史館薦不就詩名重於時至元間辟嘉定教授

和楊鐵厓竹枝

大船槌鼓銀酒缸小船吹笛紅繡窗鴛鴦獨棹忽驚散荷花深處又成雙

阮拱宸

至正辛丑自瓢湖放舟時雲日晝晦西北有龍蜿蜒嶝下雷若震物狀泊舟別澈見有蛇長可十丈許俯首不敢動舟人迫視死矣因喜而賦

維龍其神爲雨爲雲以利我耕耘以育我下民彼蛇弗仁雷其震

彼蟲之毒維蛇維蝮以齧我草木以傾我陵谷維龍邪伏蛇邪育規效昌黎蝨亦占鮹同時章安涂孝基又作擊龍歌皆有感於至正間羣雄縱橫也

林　洵字季文

觀丁祀

風作秋聲度八音駿奔多士且趨班宗周禮樂脩禋祀尊魯衣冠拜聖顏鳳扆香飄涼月下龍旂影動瑞雲間萬年

道統堅天地洙泗東流達泰山

董　遠 字仁仲見徐達左金蘭集及張昶吳中人物傳徐𪧘耕漁子傳

城頭烏示艮夫 徐達左字

城頭擊柝邊月低啼烏繞樹寒不棲天邊明星白如日空階落葉風凄凄房帷靜悄夜何永青燈無眠照孤影蠨蛸在戶人未還開河十月衣裳單

寄徐良夫

石湖西去盤煙霞孤塔峯前孺子家清晝臨池書鳥篆閑時閉戶看蜂衙日蒸林圃丹心棗雨長山田綠蔓瓜傀我扁舟萍梗迹思君高興待秋槎

葛　蒙

倪雲林竹

美人翠華裾步入虛堂裏月落聽秋聲憶在湘江水

杜　本 字伯原號淸碧清江高士徙居天台其先世本台人也

寄楊仲宏

老來自愛黃叔度少日眞期魯仲連高卧獨無田二頃曳裾誰有客三千蒼波渺渺浮鷗鷺白日翩翩換歲年却憶江東楊少尹劇談終夜不成眠

李明復

梅花道人墨菜

嗤彼膏粱徒豈知蔬食味所以士大夫滋味甘淡泊

詹　晏 按晏卽參字徐達左金蘭集有詹參題無爲巷海棠花詩中云丹邱先生遊俠客意卽其人

崔氏友竹軒

伊人何瀟灑尙友孤竹君平生秉高節特立迥不羣朝軒晴旭亂夜榻清陰分涼颸拂琴張餘芳襲爐薰翛然淡相對祇有南山雲

總目

續補遺

許鳴遠 事實詳見卷首

崇川顧母壽言

靈芝在山烟霞鍾之名儒在國賢姝長之聿有顧母實產
華胄敬遵內則孝先姑舅克諧夫子用勤堂構晚節松筠
教子克就斧藻群書馳聲文囿推本母儀孟操姜守海屋
初籌鶴鹿並奏丹芝一本許子所壽

古風懷汪汝震 時遊義安

聽言西江道我懷良在茲秋風吹客袂似惜別途時庭樹
月忽上砌蘭露方滋嗟彼如玉人悠然繫我思追隨詎非

願羈足將何之敢緣行路難而畏飛夢馳雙鴻下遠渚獨
鶴鳴高枝悵悵淸秋節念此心相知相知復相知君歸勿
更遲西窗曉披卷幾廢蒹葭詩

三月三日書懷

紅英爛漫蝶蜂稠煙鎖晴山隔畫樓金屋鳥啼花自落武
陵人遠水空流天涯芳草迷歸路陌上東風憶舊遊春色
春心誰共惜夢魂飛向柳梢頭

獨坐草堂春晝長堂前時見燕飛忙一簾晴日花枝豔滿
院東風柳絮狂天上美人消息遠人間遊子信音荒韶光
已過三之二極目芳郊空斷腸

中秋對月

雲淨天長露氣清空庭獨坐聽吹笙人生百歲光陰幾月到今宵分外明丹桂香傳秋萬里碧梧影轉夜三更無言却憶丹山鳳何日飛騰起玉京

今夜平分一半秋摩挲病眼望丹邱彩雲欲度銀河消明月高懸鳷鵲樓砧杵搗回榆塞夢雁鴻啼破玉關愁去年風景依稀似空對嬋娟憶舊遊

題畫

山色依雲起泉聲帶雨遲淸閑無一事搔首坐吟詩

烟鎖蘆花渚波寒湘水秋板橋人可渡空繫柳陰舟

深林通曲徑古木覆茅堂夜靜人觀易天寒月似霜

追和得靜齋韻

分青入簾庭下草吹香到枕花間風宿雨初晴人未起小桃朶朶含嬌紅

紙窗斜映芭蕉綠晝長瓦鼎烹茶熟更有風從池上來芰荷香滿欄杆曲

月高金井梧桐冷露滴僊臺玉宇空廣寒影動一枝桂滿庭拂拂傳香風

白雲人在青山郭携杖閑行興瀟洒梅花籬畔送春來吟成滿紙瓊瑤落

北上途中雜咏

雨濺平原遍黑沙馬蹄踏處噴黃花長安只在雲深處遙望天邊絢彩霞

九日淸江浦舟中

江南鴻雁隨雲沒江北黃花隔岸開停棹欲登高處望滿籬風雨滿江來

萬年寺

深山雲樹萬年幽舊夢登臨已十秋今日來尋煙景晚老僧相對雪盈頭

海會菴

萬山深處小窗悠千尺蒼松瑩翠藤携却寒山詩卷在夜吟分得坐禪燈

許鳴遠 字有嘶號餞青出諸生選授鴻臚寺序班轉階丞立朝數月而金陵不守遂隱居明巖自號明巖逸叟著有菊隱草

濟溪隱居

吾意欣有託涉玆天地身睠此山水間衡茆樂天眞松篁夾幽徑魚鳥自相親披衣閒選石載酒徊垂綸便是濠濮想[illegible]慚松菊人

早朝

毿毿羽旆繞蓬萊金殿傳呼曉漏催仙掌影高南極迴香

煙微動紫宸開鳴珂簇擁千官入拂仿齊趨九列回最是侍臣多寵渥親聞笑語自天來

許文愼字守行號惺存自號百拙子著有百拙草

初度言懷

五十年來鬢已皤又逾四載事如何風微難展圖南翮日晏空揮返舍戈霜葉籬邊紅似錦寒山窗外碧於螺眼前風物堪娛樂且對淸樽一浩歌

且對淸樽一浩歌年華流水任閒過人生夢幻蕉間鹿世事風波燭上蛾如意扶節尋好友何須作賦逐貧魔昔人吾愛元眞子落月溪頭臥釣蓑

許鳴欽字守明號涵中著有玉笥集藏於家

山中春日

茆屋倚山窩松枝掛薜蘿白雲迷逕斷青嶂接天摩竹外流鶯囀花前舞蝶過適逢和煦日遊覽興偏多

雨久初開霽戶庭春晝時柳鶯啼睍睆梁燕語參差偶黍嘗新筍烹茶拾落枝優游還自得意味許誰知

淮安廟樓署中登樓眺望

寂寞幽深處樓遲孤客蹤韶光催發白曙色映花紅故國山川遠長淮烟樹重登樓頻眺望渺渺憶華峰

徐光允字長淵號聰叔天啓間貢孝豐敎諭遷陽曲縣著有山齋筆乘、墨餘狂言、醉蝶齋囈語等書

山中漫興寒山序

問我今何往深山臥白雲此中禽語好一曙便相聞

青山伴我吟白水供我飲倦來一曲肱天地爲衾枕

平生不喜酒長帶醉時意援石效希夷瞑然席大地

秋吟

半奩新月照旗幢一派商音入竹窗欲寄離腸何處泊芙蓉寂寞倚秋江

張文郁號太素天啓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修三殿累陞至右副都御史添注工部右侍郎罷歸有保全鄉里功至今人德之

石梁

吾鄉山水競尋幽碧樹丹溪曲曲流繡壁直飛淸瀑落銀河倒掛白雲浮勢如走盤誰挽筆少懸河不易酬天梁恍然飄隔水冷冷身世似浮漚此詩郡縣志所載互有異同

陳可及字國智號心帖聞見博洽太史楊守勤遊天台一見深器之著有竹居集得月樓稿

登華頂

昔云置身太華巓千山萬山皆如拳我今扶搖一萬八千丈飛鳥孤雲不能上赤輪燒海煮天低烈焰弩飛射來往精金在冶爨在爐倏忽騰躍天之都矓矓杲杲漸大腊小水山山人舊圖參差畀高盤蜒蝘橫縱崩瀉無窮坎窞兵

雲來莫名狀氤氳足底相摩盪變幻陰晴日夕奇潮退潮生撥長浪放欲呼吸帝臨通不知天半天之中壯哉偉哉逞絕特傾盡右軍墨池御罡風

陳必逢 字允現號宇輪篤學有志操築二以園課子弟楊太史廷鑑誌其墓

重過桃源

不識僊家路桃源幾問津一從劉阮後重到更何人古洞惟流水閒花空自春白雲看滿眼回首欲傷神

遊石梁

飛瀑斷山徑懸崖駕石橋半空懸素練千丈瀉銀潮入夏寒猶在經春雪未消清風吹兩袖疑是上雲霄

張綱 字陳九

山村訪友

青山未許白雲遮示我匡廬一角斜地傍流泉通曲澗人廬仄徑到仙家滿園秋末生菘菜有約重陽就菊花平地神仙來作伴題詩他日莫籠紗

重校天台詩選後序

佩蓀就傳時檢家藏書篋得天台詩選一帙頗殘缺手爲整理初不究所自來也後從諸昆案上見是書較完好心以爲善然亦不甚措意最後閱四庫全書存目始知是書係吾　先祖帶存公所手輯亟欲重梓以家藏非完本迺從諸昆處求是書不可得退而索諸吾邑藏書家又不可得旁縣益鮮有聞者而是集歸然如魯靈光矣亟取而讀之則上自宋元下至有明凡二百餘家其詩有如山川出雲旁礴氤氳倏忽萬狀疑鬼疑神變動不能自名者如日之曙如花之明如竹雨之瀟爽如玉雪之晶瑩如鏡潭之

倒影內涵虛碧如松風之震蕩天籟自成無窮出清新者雄兵百萬疾雷怒發風雨雜遝勢不可遏而嚴整部伍止齊步伐雄壯仍不詭於律法者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眞境獨造脫落凡胎超妙寧得謂非仙才者撫時感事拔劍斫地哀猿啼鳥壯士隕涕尤足助人悲慨者其他所造更不能以殫述斯其人固皆吾台山水靈傑之氣所聚而鍾也而此鴻篇鉅製又諸名賢之精神心血所寄也惜中多參差脫落字體漫漶無別本可以考證使并此而俱失之是先人之手澤不復記錄無異籍談之數典忘祖也是鄉邦文獻聽其與飄風飛縠昆池刼灰同歸滅沒比於杞宋之

無徵也是異學猖獗國粹淪亡并此區區者而不然遺也是斯文將盡後生小子恬然於時勢之所趨而不之怪雖有賢傑振起以復古爲事亦苦於無所依據而見與思還也會性山先生刻國朝天台詩存已竣因亟與商定而著其義於凡例中間亦就正九雲先生以求歸於至當嗚呼世變日棘風馳電掣不可究詰是集之刻未知將來之果傳或雖傳而不及於久遠則傳與不傳等然經此次賡續之後安知後之人無纘述祖先及搜羅鄉邦文獻爲務者則是此集終竟不泯但吾台山水並名於無窮而必不令華頂石梁之獨秀東南轉致嘅於人文之不振也壬子重陽前五日九世孫佩蓀謹識

天台詩選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許鳴遠編鳴遠字有望天台人自序謂天台先正詩多湮沒失傳慮後學併此近今者而失之因加蒐輯閒入僊釋及占籍之士起南宋迄明凡二百二十四家搜採不可謂不廣然元以前僅得二十餘人餘皆明人也

續垂棘編初集六卷二集十卷三集十卷四集九卷

〔清〕范鄗鼎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垂棘編三集十卷四集九卷》提要

垂棘續編序

彪西范子出其眼光游於古今人之心吾入吾出吾進吾退古今人升降焉而垂棘續編成益嘗思一代文人冥懷靜氣忽然有遇當其放筆落墨而精神已流行於天地之間故毋論啓君父之悟抒身心之樂其孤情微緒咸足拍天下後世之意思於極靈極朴真迴真秀之中天下之廣後世之久有一人焉起而咨嗟歎賞之選者之胷中不死作者之面上如生機鋒忽合本色活現斯亦千古一快也若夫蒼吾之才濬吾之識日經營於文之內外左右而一時闡幽發隱之詞或反出作者念慮之所不到此無他天趣混同兩人一手品題之餘非作者之文而選者之文矣雖然人心世道之所稽以扶持不壞者道而已維我晉國徒呂文章見長無濟也今海內操觚家時著其俳諧妖幻之說後生小子讀之心喜遂至貽害學術而不可拔文

章之禍如此其烈而善作者則因文以明道善選
者則本道以論文晉唐虞之舊也典謨而降代有
傳人明時河津薛子倡明理學直踞陽明白沙之
上讀書兩錄精實活潑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沿及
今日天地之靈不閟山川之奇盡吐光華爛然矣
彪西從事斯役手一編於梅牖竹榻之間聲臭旣
泯哭笑亦出或黯然而光或悠然而遠或穆然而
深厚得其消息以衷章之取其可以用世可以遯
世而要之可以傳世世而不至於壽世嗚呼彪西夫
亦有人心世道之思也哉抑闡之鍾伯敬曰班固
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此
孝子之心也司馬遷史記亦受命於父古人著作
本領如此一片精神始終元化與六經對非專恃
文字而已也其斯為彪西之續編也夫

康熙癸丑小春曲沃同學年弟賈鳴璽荆生甫頓首
拜撰

序

選書一道予凡四變矣初年五經應試時酷愛左國秦漢
八大家寢食俱廢十指幾禿抄寫成部附諸古文會編後
曰續古文會編以資耳目作章句緯有餘地既而厭其平
熟探奇尋異以伏羲皇策、神農軒轅典、峋嶁碑、石鼓詩、逸
周書、諸書爲祖以古周禮、乾坤鑿度、夏小正、連山、歸藏、穆
傳、爾雅、諸書爲宗以陰符、太玄、水注、元包、神異、五經廣
成、蒲衣而下、齊丘、抱朴、計五十六子叅以漢秦同契亂以
樊紹述顏曰宛委[illegible]求其文古怪殊甚既而又厭其古怪
翻盡二酉爛極五車於我方寸一塊但有勞而無益偶閱
先別駕倣人鏡奉行授梓復得我
世祖章皇帝牛戒彙鈔勸善要言脫囊重梓由是好善之念勃
然不能已徧訪勸善語錄等十有餘種日批日點且評且
注刋刻有心經費無力夙奉胡西華（諱嘉棟萬曆乙未進士）居家戒
李上黨（諱中白順治丁亥進士）居鄉格干謁誓絕酸寒依然脫囊不
足繼以室人雜佩雜佩不足繼以先人土田予糊口不稱

權輿而剞劂氏飽欲死十餘種刻完稍稍租貲之積購紙施於四方無虛日四方有謂其近因果之說者梓潼帝君曰遇上等人說性理遇中等人說因果劉沁水述李龍湖謂公看斯世誰不願爲聖人於是思以性理之學從事性理諸書歷代俱有成集邇來苦無定本每欲覽其全而進退之幸得辛復元先生手錄理學四冊盍增刪楊月湖集而成之者嗟乎言理學於今日有不識其迂且腐者乎予謂人不爲理學將爲何如人文不爲理學將爲何如文果

能以真理學爲文章則爲真文章以理學文章出而爲經濟爲節義爲事功則爲真經濟真節義真事功卽操此以選書庶幾把柄在手不至如歷此茫無津涯倏愛倏厭倏取倏棄奪吾有用之日月而勞勞於朝華夕秀之間也夫六經自有真本百家亦是糟魄理學固不在乎摘句尋章修詞琢字而已然而天有日月地有草木人有文章當今作者林立見獵心喜竊欲始自明迄我

清合十五國輯三百年以成書而識尚未充力亦不給耿耿不穀有志未逮先刻續畨棘編聊以見自邇自卑之意云

康熙壬子春王三月芳圃菴中人范鄗鼎序

凡例十一則

吾棘曰。續繼先人也。先人原刻。文三百篇。集二十卷。浩煩難以問世。今於原刻中。錄其十分之一。另為一集。原例即冠其前。例既言者。茲不贅言。例未言者。附識於茲。

原刻既成名篇後。至當年不及借光。今日因而增重。其蓋棺論定。有在前刻者。另為一卷。用別昭代。尊王也。爵里姓氏。不敢再記。尋祖也。不以人既見原刻。而遂附其文於原刻。防濫也。不以文既見原刻。而遂畧其人於續編。闡幽也。讀者不得以殊塗目之。

原刻成於明季。立乎啟禎以遡洪永。故時代無紊。茲編始於我清。鉅公才子。雲集一時。因文到有後先。分名位之次第。目以甲乙。定非知音。

原刻無圈點批語。續編益焉。謹點前哲之睛。用提後昆之耳。若滿篇畫圈。無字不點。令讀者目迷而莫適所主也。予滋懼矣。

陳伯璣 諱允衡、曰。不敢如近選先生夫子之多。所以安愚賤。所以存古雅。倪闇公 諱燦、曰。選事至今日而極賤。詩文之中。有市道焉。一出一入。心事豈可對人。予求鑒於此。就文論文矣。疣靡他。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張爾公 諱自烈、曰、曹操興平十四年令。鍾伯敬稱為千古奇文。予特削之。以明亂臣賊子。文雖工弗錄。其評周訥谿 諱怡 集。又曰。使知文以人重。雖文未盡善。而其人足傳。自當與日月爭光。夫亂賊之文不錄。固已。而文以人重。似非衡文正論。先輩云、讀書是學問中一事。作文是讀書中一事。人各有能有不能。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人豈必專以文乎。倘其人足傳。即傳其人於仕國人文。仍缺其文於茲編。人文以人為主。茲編以文為主。雖然。文亦未可輕為主也。文足傳。人不足傳。其文不錄。人足傳。文不足傳。其文亦不錄。

刁蒙吉斯文正統。不愧理學文章四字。其例曰。玩物適情。遊戲小技。一切不錄。予但恐文章不本於理道耳。文章本於理道。雖玩物適情。遊戲小技。錄之何傷。

兩都二京。總是風雲月露。啟賦頌啟表之類。例所不及。真西山文章正宗。果宗其人乎。抑宗其文乎。茅鹿門推班馬韓柳劉歐蘇七子為聖於文。果聖於理乎。抑聖於詞乎。風教所關。精神有限。操選政者須留心。勿徒為詞章所蔽。

盧文子 諱呂元、曰、率意之筆。往往至冗。冗不可不刪。尤不可不改。

凡例 一

凡例 二

則罪擅不敢罪阿與罪阿仍罪擅予曰擅亦有兩罪焉敢近於侍巳長刪近於護人短護人短罪小情巳長罪大與罪大仍罪小神榮山澤嘗觀髙爽郊寒指染聲名偏愛稱金買玉撚諸正理倶讓中行謀篇倘有可登立品差堪節取畧其貴賤任我丹黃予性嫻聲跡辛丑倖第後抱病蔵拙六年於玆越丁未而獻策鍛羽以戢今又六年終歳鍵關畏人如虎同鄉大家多未謀面徵文小啟未能遍呈與恕我孫索不吝珠玉玆編尚未告竣詩文人仕文園晉詩後雖板亦並行速速惠教跂予望之

康熙壬子夏四月　　鄗鼎識

續垂棘編初集總目

總目終

續香蘇編卷之一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　范爾梅梅臣　范一偉个臣　任重任莘叟　手錄　男范翼孝前

答辛復元書　曹于汴安邑

承翰教、更拜諸格言、感謝、感謝、天地萬物一體、仁體如是、學至此無餘矣、見渠造矣、來諭行去尚生蓝、必是質語（不作書本看）、但生蓝之由、各人受病不同、在自勘耳、有本一而以為二者、本末一而以為一者、入二門而談一者、入一門而不知其一者（尚有以二為一者、直是下愚不教、教本之言說得痛快）、楊子非一而墨子亦非一也、子陵二而顏子則非二也、燹為犧牲、豈將以為一乎、講堂不容皂隸、和尚豈將以為非二乎、孔子之於荷蕢、孟子之於尹士、誰一誰不易知也（推勘更細）、禹放龍蛇、春秋[illegible]是一是不一、難知也、親在而喜、撒親終而高臥、先固一而後可謂非二乎、見遂履習、遂此同游、彼固二一而可謂非二乎、其中固難縷悉、大概仁為政則一、我為政則二、仁為政者由仁義行、我為政者行仁、由仁行者父之慈子也、行仁者子之孝父也、父子一體而父為根、子為枝、由根及枝易、故無不慈之父、自枝返根難、故有不孝之子、慈無生蓝、孝有生

蓝、慈天道也、而孝或從人道、人而合天、如彼亦子奚生蓝之云、率談以復、倘不妥、明摘之、是荷、

一體二字是個圖語、從未剖晰至此　范彪西

晦菴與李通書、芭山謂有古師弟之誼、辛為曹門下士、觀此可見梗概　又評

自勘自字、作者原對辛說、讀者不必專作對辛說看　范个臣

於作用上徵體、體字方不落空、且便於入手也、真後學津梁　范孝前

書自渡語　前人

自渡語誠一、自題其語也、渡曰自、非人之所能與也、未渡而望洋自望也、不克渡而溺自溺也、既渡而登岸自登也、師不能得之徒、父不能得之子、天亦不能得之人、或不知在溺、甚且安其溺、長年儕之大聲疾呼、聽之漠然、甚且怫然、將如之何、故渡者自渡也、雖然未渡之先、一自而已、既渡之後、無非自者、無不渡、故禹急已溺之思、伊切內溝之恥、完其自渡而已矣（非於本体有加）、

古文短篇一書、字句簡嚴可取、猶惜練意未講耳、若得此文、定當壓卷　范彪西

題劉孺人苦貞録　　曹于汴 安邑

江右直指以劉孺人顏氏孀節奏於天子，欽命旌之。士大夫形諸歌頌，其子仲集為帙，曰苦貞録。劉子念其母艱辛，拮据狀其苦之則宜。余亦蚤孤，共余母守貧。貧未若劉氏之甚，而亦艱於井臼。余或食於富貴之家，或舉著躊躇（不堪多讀）不能入口。既登仕版，無他長，獨不敢輕費人錢，安知其不似吾一錢之難，彼以一錢為母子命，豈其不如我也。劉子仕矣，不忘母子之苦。當亦知民間母子之苦。孺人以貞而成其子之貞。劉子以貞而顯其母之貞，俾其先君子有妻有子，端在是乎。嗟夫，孺人艱於物貴，於終劉子之懷可抒，而其先君子又艱於年，安得起九京而祿養之。此劉子之所不能舉著入口，當有時時動者。抑亦沒齒而已矣。此又余與劉子同者也。揮筆至此，淚潸潸不可遏，遂止。

其自言耶，為子言耶，讀未竟遂止，亦如當日揮筆時。范彪西

仁孝至性纏綿筆端，可補南陔有纇諸什。范孝前

慕古録序　有節句　　張銓 沁水

士生千百世之下，而欲與千百世以上之賢人君子，晤覿而揖心，並時而程業，非詳考其生平，亦胡以得精神於寥廓之表，參符契於絕續之間哉。余不敏，於書鮮所窺測，顧獨好觀史傳，每憑几開卷，讀古人之嘉言善行，可法可則者，則勃然興，其神謀秘畫，投機合簌，巧法奇中者，則惟然喜，或情與事相觸，意與時相違，若隱若合，若合若離者，則沉然思，又或忠而獲罪，信而見疑，志之不得伸，功之不得遂，甚且身之不得完也，則慨然嘆，而灑然泣，要以摹往古之神，參天下之變，摯已成之矩，作後起之法，而已。頃奉簡書巡行秦蜀，止攜唐應侯左編一種，稍加刪定，一以諸史原本為準。又擇其中之人品殊絕者，凡百餘人，別録一冊，以便披覧，名之曰慕古録。慕之云者，有志而未逮焉者也。大狂者嘐嘐然，而尼父獨亟稱之，取其志耳。士不古人之志，而誰志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將至於下。今夫射與弈小藝也，然試執學射弈者而告之曰，爾且為羿與秋也，雖不能至，亦必欣然慕之，豈士君子而出藝人下哉。若謂我不能學古人，是自誣也，謂古人不可學，並誣古人矣。

刁祁陽曰：忠烈弱冠登科，即以古人自期，先別篤亦謂師義文章業，有于僅録此，以見人文畢備，非徒文以人重也。范彪西

冊立冠婚疏

楊天民 太平

竊惟太子者、國之大本、家之冢嗣、樹本欲固、未有不自豫正名號始者、衍嗣欲昌、未有不自蚤諧伉儷始者、今皇長子二十齡矣、冊立之期已過十年、冠婚之期亦越五載、皇上試想今日宗廟社稷大計纘承故佑良謀事尚有重於此者乎、胡乃屢旨雖明、竟無一踐、且近於舉朝公請、俱留中不報、即間有別諭、亦復以必不能完之珠寶為詞、是上之意益不可知、而下之情益不敢信矣、夫上不可知、則窺伺之端也、下不敢信、則逢迎之漸也、有窺伺將有覬覦、有覬覦將有倰逼、有逢迎將有黨附、有黨附

將有讒講、啟釁釀變、臣竊雖不敢盡言、然古之名臣則嘗言之矣、昔楚共王不豫定世子、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走、分未定、則萬人皆爭、分已定、則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而世子不定、亂自此生矣、又宋仁宗不豫建太子、司馬光曰、向者臣進諫建太子之說、今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由此觀之、可見計關備貳、不必君父有他念、顧有別圖、始足貽亂、惟當機寡斷、反汗[illegible]常、則兆禁[illegible][illegible]之釁、要不小也、皇上味古人之言、央今日之

兼、尚可猶豫徘徊、而不為父安長治慮哉、況男女之欲、及時而關父母之心、推情而體、豈以萬衆之子、體充氣旺之日、好逑在望、鼓瑟未調、竊恐悲憤、父而展側為勞、鬱結凝而情神舒暢、此自關皇上天性至愛、又無俟於臣等之嘵嘵者也、臣等待罪掖垣、分宜力諍、適僅附名公疏、則以旦夕靜俟之旨、可信可待、恐冒激阻之嫌耳、乃今時已往矣、望已負矣、抑豈敢效尤將順、首鼠兩端、辱朝廷科臣之司、誤國家宗社之計哉、伏乞皇上虛心省納、銳意蚤行、毋爽成命、以駭中外之心、毋泥曲說、以來讒慝之口、將冊立冠婚諸禮、亟勅所司、刻日並行、慶國本固於苞桑矣、

此篇萬曆二十九年南諭疏、嘗時言建儲者、謫還若而人、先生疏凡十二上、最後以此得罪、上手批百餘語、蓋憤甚、猶以情真不至重典耳、不一載而儲位定、伊誰之力、越熹宗元年、台臣上其事、請加卹錄、而疏傳矣、近日董省大人闡之、能無同心　范鹿

面

所著疏稿二十四篇、言言石畫、為吾晉三百年僅見、俟手有力梓批註全集以傳　附記

進言得罪、而直聲遂遍域中、非臣子之幸也、以此等言而得罪、不可謂非臣子之幸矣　范梅臣

三計　　　　辛全　絳州

世之懸擬營圖自謂為功名計身家計子孫計遽爾拗止安肯放手予謂正患不肯真為功名身家子孫計耳若果真實肯為功名身家子孫計自然不肯曾卻上著妙算而存心於下著敗局也如

此故心關人會心妙處皆而著上分出

功名二字從來人多誤認童子進學秀才中舉進士之顯皆曰此吾功名事也其實止是一巳富貴何功何名安得謂之功名或立功於一方或立功於天下或立功於後世使一方傳其名天下傳其名後世傳其名如漢之蕭曹龔黃唐之房杜姚宋宋之韓范富歐諸人方纔算得功名之士有此功名之士天下救大半矣惜哉誤以富貴二字作功名看也因不識功名二字遂低用功名二字間因何不識低用曰不敢以道德自任又不肯以富貴自甘只得借功名字面益富貴本懷雖是認理不明亦實天真不容掩沒既知功名之士勝富貴者一籌且請出幽谷而遷喬木然功名之士將不享富貴乎曰富貴之徒恐決不能立功名真功名之士亞妖享富貴也但較富貴者享之更妥貼安穩耳世之求富貴利達者自謂為身家人亦謂斯人為身家其實不會為身家有二人焉其一人使其身為心廣體胖之身令聞廣譽之身聖賢君子之身治其家為勤儉禮義之家清白仁厚之家福壽綿遠之家其一人使其身為寡廉鮮恥之身為人非鬼責之身為小人鄙失之身使其家為驕奢淫佚之家暴横乖戾之家傾覆敗亡之家精細一想算此二人者誰為身家誰不為身家當必有懼然悟爽然失勃然奮者世之求富貴利達者自謂愛子孫人亦謂斯人愛子孫其實不會愛子孫有二人焉其一人子孫雖欲不勤儉謙厚不可得雖欲不孝弟禮義不可得雖欲不為賢人君子不可得其一人不知子孫之蕩敗而不能教明知子孫之蕩敗而不敢教甚至深恨子孫之蕩敗而莫可救請細細一想誰會愛子孫誰不愛子孫當必有懼然悟爽然失勃然奮者

范青矦曰痛切之談不覺悚然不覺愧汗急猛一悟天真露出人品卓犖大家同登賢關矣

作勸世文可作救世書可作理學語錄聖賢格言亦無不可范彪西

鳥窠禪師告白樂天云兒童雖曉得八十老翁行不得也讀此應存此想　任華史

不惡而嚴閑者共悅戲咲皆是文章矣范孝前

驅游民議　辛全（絳州）

天下之人原以治天下之事人人各盡其職天下無廢事矣今天下無法遊民太多或作為小巧耗費天物或專攻邪術煽惑民心（更可惡）或逃差而為僧道或瀆倫而為優伶或造酒而靡費五谷或賭博而漸習賊盜游手遊食者多務本力田者少天下猶一家也一家（取譬不遠）中一人耕之衆人坐而食之欲求不困得乎坐而食之猶無害事兒諸遊食人所作於世道人心大有害也宜將力田務本者量減徭役其無田而為商工者聽有田而願為商工者則浮民也略增其徭以示重本抑末之意僧道坐食無補作亂敗俗往往有之宜預先諭以正道願還俗者即以娼妓之無夫者配之授之以田使其男耕女織為世道有補之人一倡一隨享人間太平之樂有堅志欲真為僧道不願還俗者聽其山林靜養自修不得誘惑居民（未嘗抹殺二氏）夜聚曉散師巫厭鎮諸術人令其力田不得役施其術違者罰以充戍良家子弟有投充世家為戲子者許世家放還焚其戲本戲具盡令歸農娼優各許從良有夫婦者躬耕不得再為淫亂遺則充戍其能從良力田者與良民一体相待凡作淫巧器物不關衣食切要皆令歸農造酒糜費五谷無益民生盡絕亦恐遽難惟將（酒誥遺意）名家酒家從役略加之重則為者漸次寡矣於各省絕寬處所再為建置州縣州縣村落少者多為建置村落不惟便於行旅預消盜賊則遊民又不患無可耕之田矣流遺孤兒十三歲以下責令養濟院孤老收撫每月將常食外多加谷粮十三以後教令生理其瞽啞聾跛諸人十三以上五十以下不能求衣食者有司設法措置擇寬閒處所給以資養擇識字數人編為小詞凡孝弟勤儉忠上守分之意令其明明白白為人勸教其習學於厭鎮淫詞盡行禁止違者不惟不許供給尤罪所教之人啞聾諸人教學打繩織網紡花織鞋刊字諸藝有能施財供給殘廢者或作歌詞以教瞽人學習者即書德行一次以備表揚有司不加意者許提調官嚴法繩之如此則不惟無遊民而殘疾亦無不各得其所矣此舉大略也

衙門并一書共計三綱八目其文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略錄其一以見絳陽經濟平易近人大抵如是　范彪西

揮毫論地落筆經天亦止是紙上一副太平圖須要說得實行得去此等文章真有十朋之益　范孝前

問途費自序

魯世任 垣曲

學問之事（不是章句盡意）出迷證覺而已知迷即是覺孰覺旋成迷迷無窮覺亦無窮嗚呼是焉得不學且問也乎任生而蠢又迷於習自丁巳歲忽焉有覺負笈辰洊以問途於吾師辛先生之門一見而聞人會之判津然汗潸焉泣也自以為出迷矣從而進焉又覺其迷更多也再從而進焉又覺其迷愈甚也今且二十年於茲矣又似另開一覺試不知將來視此又何如也然而深知其尚迷學固弗敢已問又烏可不汲汲哉今春客燕聯指吾迷者隨在而是因摘笥中稿以當問途之費愿好我者而亦以周行俾不迷於所往

自奮盟

前人

誓自今痛革前非力求自新先正理學之書須細心體認當世明師之教必亟力佩行凡學必實講講必實行務使心必存意必誠（不負正學會）言必謹動必慎生則表於人衆死則烈烈於千秋（忠烈祠北於此）使人人知講學之益始不枉百里拜師一場始不枉糾衆立會一場始不枉業儒讀書一場始不枉父母教養一場始不枉天地生長一場這到屬纊之後也不含羞地下矣如不自奮（其發乎）天譴神誅所難逃矣

宇娛尹登明丁卯賢書治鄭州有殺狗難士人立忠烈祠至今靈應如響先大父稱爲出意做好人不負男兒鬚眉者 范鬼西

乞賜骸骨疏

程啓南 武

自古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蘋子曰冰炭同爨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言君子小人不同位也今魏忠賢威移主上蟠迪禁闥倪文煥崔呈秀等扇黨與搖唇膏吻而橫於世指夷光為嫫母借鈎鉅作刑書如鄒元標、孫居相、葉向高、李邦華、張光前等咸削籍排擯不容於位萬璟、楊璉、坐掠重身死魏大中、左光斗、趙南星、又禁錮桎梏坐法枉造贓款以王振劉瑾之勢加之邦都之手不六翮盡空不止（可謂犯顏極諫）彼魏良弼魏良才等方且坦腹加官意廣心軼危毒海內（更可畏）語曰民志不入獄囚自出況齊州荒旱彭城水決江南地震關中承妖反天不祥於斯見之矣乃尚有進王聖賦鳳儀者（不顧此等甘心）以便偏指非臣所望也臣愚以為衆正立即朝之禎祥群枉至即國之妖孽今即使朱草日生於庭麒麟在囿臣猶以為無因而至而敢爲同面汗行不思變敵者乎臣愚非徒抱寂寥之志有不求聞達之誕也臣實不欲同罷醜為群與泪俱沒臣知此言一出必與忠賢有郤將枉王度剸刃臣然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願[illegible]奉乞陛下信忠賢等耗亂國柄皐應死早加元標等於近膝之上屬賢子祿臣即受敗害固所不辭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陛下即過意以擢臣閭伍之中稍勿程督當放臣還山幸陛下裁察無

使臣困頓長安終無所益

忠肝義胆目空生死可與韓忠定公詠閹宦疏並傳　范彪西

此郎中公諱嘉績之父、別駕公諱廉莊之祖也、享壽九十歲其立朝事業指不勝屈宜乎累世科甲綿綿只今秋壬子須吾省鄉荐者武鄉三人一為先生第五子兩為先生曾孫、惜予俱未面無由詳叩履歷以志盛耳翟粟陸安仁署中一聯、略曰、急國事皇急家事為民謀兼為孫謀誠哉是言積善餘慶何可誣也

又評

自誌有鄭句　程督南武鄉

昔宋景文公作治戒訓其子以儉葬皇甫謐周盤之徒咸有遺觀不欲務祟後予因自為誌不令我死買文章求諛非我志其言頗涉怪者而已不及生平政績予生以壬戌月辛亥日如其年時如其月予年十七百日習一經曾納涼慈雲寺、假床蝸醜扇、翻予面、侍者為拂予面上、剝子三傑見而異之、予笑而不答、予喪父喪母、喪王父、薦遭閔凶、九年不得就試、俗送形之日、則拜瓮、陰陽家治（尚書公九十壽考世世科甲兆於此一）桃蔚急驅遣予、急止之曰、人受生於父母乎、受生於桃蔚乎、受生於父母、父母必愛子、子必願見父母、遣之何為、予尚恐不得見父母、子勿遺傷我心、予李南郡、郡中人失火燒萬餘家、惟徒家室營（二事中故民未大○存之）不暇舉、自太守郡丞以下跡至、皆使人救火、火愈不得息、予閭往向火指畫、令其返火、即返、所燒空隙處、後時亦無火、南漳縣井甃不成、諸因瘴暑傷驕蹇輒欲、煮予視其地、穿之未三尺、得古井短綆可汲、由是在奉常觸奸不死、在冬官以尚書服俸、須左丞三代同爵蔭及妻子、此亦布衣為人臣之極也、我即終、慎勿請謚、世宦祭葬、留應得之物、以還朝廷、毋聽入鄉賢、留非分之榮、以予孔廟吾殁後、晛山渤海之間、魂魄常依於此、此於桐鄉為足矣、葬埋之法、棺以周身、栢三寸、槨以周棺、松二寸、靈輀前具銘旌一、書予官

取具帆十書蘸露其上忽靈從宏父本等止十六人不須多亦不足用數練毋用熊熊四目使乔門誦經毋使俳優揚清哇如俗暖伴衣衾足覆惡器以瓦管兆止勿犯五欲吾欲露形脫囊而下度汝等理難為吾子孫萬勿務華求觀美不聽跂之跂之是以吾為真死也汝豈忍以吾為真死哉為吾誌日行年八十二為明崇禎十六年癸未吾日舐墨反覆作細書不曳杖如三四十歲人眼前即五世子又孫孫又作人父男女幾四十人兵亂以來散處方隅子多不能識即識識其稍長者

可作醒世格言　范彪西

按此為崇禎癸未筆越順治七年乃卒其詳見前評中又評原誌澤內生光箕中發火白猿懸几以至崔君廟洪鈞自響靈巖寺化僧預知等事干僭刪以存中庸又評

恭客氏敘言官公疏　王允成　滁州

自古致治之隆莫不以受言為兢兢舜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故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瞍誦矇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無人不可言也而其後尤特設立言官此何以故人情喜諛諱直而天下之為諛者多為直者少舉今寬而聽之或言或不言究且至於不言惟以言為官是尊之使言督之使不得不言言即為忠為愛為恪共不言即為非忠為非愛為褻職居是職者其誰敢為苟容以干罪譴也者故言而當明主行之有裨於君德有裨於治道國家收言之利言即不當明主容之不

獨納汙藏垢而以鼓士氣開言路國家亦未嘗受言之害盛世以來無不然者我皇上仰齡嗣位公車之牘朝上文報堯舜都俞之隆復再見之邇者以奉聖夫人客氏一事諸臣有言仰激聖怒一擯再擯（拜前責寵狀有）義成抱蔓之悲竊念客氏之為保姆十六七年（足指熹宗）想其夙夜忠勤必有大當於聖心者第三宮既立淑女好逑琴瑟鐘鼓之樂業足以宜家人式四國聖上於此自應割情於客氏而客氏自處亦且可以出而出矣（此段雖為攻瀾都是從諫歛勢絕妙撥致）向聞傳旨待先帝喪事後客氏即出宮中外臣庶無不舉手加額曰聖上之御客氏能以義自裁也如此此能不（明犯所謂衣冠辭華嚴勝神出）為情奪也如此比出宮之日雖雖熤珍賓燦爛而且金幣之豈

眷孀之後種種破格又孰不曰聖上之特厚保姆也如此情文兼（加皇五等應弟姪錦衣衛）

（揣摩世數賊中包含亦盡）

至而定期不爽又能昭大信於天下也如此又孰不曰客氏小心勤慎能見重於聖上也如此客氏之知義也如此客氏急流勇退剩有丈夫進禮退義之概也如此聖上之與客氏真能相與有成者矣胡然出不越宿輒復宣召或者當前侍御尚不覺其慇懃一去目前落落寞寞殆有難為情者顧聖上之召選者情也情則一時之感一人之私可過而不可遂者也盡省之苦言者制也制則傳之祖宗垂之孫子可遵而不可背者也諸臣一念芹曝沾沾媚茲豈料飆以觸怒乎今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等皆相繼而降外

矣上天雨露風雷無非至教聖上挫抑言官淵邃之衷嘿有玉成者寓焉誠非職等所能窺測但念諸臣當其清夜草疏炯炯丹心（真宜為）惟知引君當道鬼神可泣金石可貫其言非以自為所以為君為國也非以沽名所以盡職盡心也婚禮告成保姆出宮祖宗世守（君子以人治人聖主以已証）家法炳如日星即我皇上前此傳旨示以有定之期至日出宮毫（推尊至此無纖私議矣）無已牽制之念亦豈非有見於祖制必不可違私情必不可聚嫌疑必不可不違而宮闈必不可不肅也乎（剩燕法）昔聞神宗以十齡踐祚陳皇后當日移宮嬉母且然其何疑於他人至十五歲大婚李太后亦登移宮生母且然其何疑於保姆即去年選侍亦必急急移宮

而後聖上入居乾清禮之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也其何疑於外人此一舉也關國體之為尊為褻繫君德之為完為玷慨先帝諭皇上當為堯舜職等謂皇上之於客氏循初念使之出宮即是堯是舜（當少垣日中間出玉塘此）循今日轉念復召即非堯非舜分念即為分途倘當嘿嘿體認擴而充之奈何遽譬言官一鳴輒斥也耶（聖主讀此自當食不下咽臥不安枕）況今非無事之時外侮剝膚於遼陽黃寇肆毒於黔中奢逆跳踉於延綏募軍作變於西蜀搶掠幾遍中原旱蝗亦至數省人人無固志在在有危機終日求言以斬消弭猶懼不及猶懼有掛梅福之冠歌紫芝而不來者有可以嬉寺而晏撲忠言乎儻諸臣因而懲畏將諱者不肯言懦

（丹扆而毖宸宗宜乎孜孜不倦俯仰而正也）

者不敢言噤淡者不即言負慝直者亦躊躇內惕而不盡言侵尋成風異時貽患恐不在言路而且中於宗社也（甲申變實兆于此萬古寒心）兩京卿寺同聲而爭之而此臺省交口而靜之豈直為諸臣之降罰計哉為皇上計也亦為奉聖夫人計也試思諸臣披讀客氏自心猶當必有慊（明要又然）然其不安者可以失矣伏乞皇上矜宥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等（果然保姆與鐵與李之辨）亟十冊環而於奉聖夫人裁之以義將堯舜之盛德成矣云

無奬不剔無詞不蛻既中聖乎明紀稱忠賢客妃成妃殺王安等皆客氏力當時東廠為惡無過而賊武卿程顥擊魏而不及客此疏擊客而不及魏秉有專屬恐恐此分矣小人之兇法也並錄而作以存蓋私哉以為恕龍識矣　范魁西

雙烈婦傳

絳州 王臣直

雙烈婦王陳、絳之泉掌鎮吉求泰妻妾也。求泰落拓不羈有古俠(晋州歸君傳體王式)士風。然性急不能容人。過王歸泰入宰中饋無愆儀執巾櫛十餘年無違。夫子也泰既饒衆馬時以餘鏹取遼聲伎。王覺之語色溫諫如平時。恐失泰歡。泰雖閨情小疎。然念其籌之佐。好合未倦意甚德之。且堂有老母。代泰修問視禮。姑時稱婦賢孝。顧念篤於諸媳。一日思其衆未續為泰謀買妾。至是泰復恐失王歡。王已兼陳女。閒靜委禽而後聞陳女入門。為具服容甚麗。操作提汲則自往。不以頫新婦也。泰毋醉出語無章。示陳聲色小峻。王自侯宴息撣

陳勿近數年。女字陳。陳亦感激。毋事之。便有同生同死之感矣。會流寇掠絳攻破鎮。泰以任俠格鬬死。死之日為十一月十一日。王(卒志年月俱合體裁)與陳日夜伏尸哭。悲酸動衆。勸節哀毀者。鱗次至。痛不休。陳見王容漸羸。偵起居。愈委悉。揮泣曰。夫子捐館。未匝月。若隨地下。我豈恐獨生哉。王顧謂陳曰。從夫子地下。吾志已決。我則已矣。子則奈何。日來飲泣强飯。為爾謀終身之計。事諧。死瞑目矣。陳血淚交橫。再拜且泣曰。是何言。數年愛憐無異膝下。今胡中道棄置。生則同生。死則同死。㲋固已面矢之矣。王猶慮陳年少從一良難。會議親者趾錯於門。王力贊其成。陳堅弗許。志意怏怏。廢痛如刺。王慰諭

再三。遂癡伉儷之議。先是王染時疫。陳親嘗藥餌以進。滌器除矢皆手任之。王火沸於肺。舌弗能聲。聲嫠弗能達。陳夜臥並枕仰王視息。左右翼腋之。家人懼病侵。商以婢代。陳曰。余畏染。婢獨不畏染耶。故情誼甚篤云。王晏窺陳意不可奪。因約與從夫。勿洩也。仲春之望。向辰扃門。呼不應。啟扉視之。則並投繯梁下矣。家人惶懼不意兩人死。又不意一夕同死也。方伏尸號哭時。見其酸愴不勝。相與防其死。是時王不死。則恐死後不見陳有終身之托也。更恐死後陳未得所。一少婦嬌處孤幃。或以累夫子也。迨陳許以死相殉。而王亦私喜陳之得死所也。可與同死矣。家人葬就死所觀之

兩人櫛頭理髮。易新衣裳。孝服各置紙錢袖中。然後畢命。一絕徒有兩椅委地耳。死之前一日。為夫具飲食。拜且哭。已又釃酒酹夫唏噓對飲食而泣。泣復飲。家人謂其夫明旦百日。靈前獻食哭禮也。豈虞兩人以死告夫哉。姑見兩人奠夫。相視大嚼。意愴懷小定無復他虞。豈虞即於是日棄姑歸也。悲哉。外史曰。兩人固死也。死之服。服矣。而懸絕於梁。絕懸矣。而設椅於下。(平叔删冗句三十一字)真可謂從容就義者矣。如此節烈。天何不憐其死。使家人覺而解之。是不然。天蓋以完節付兩人。如張許城破身亡而後救至也。兩人不死。不足以見志不死不足以留天地間節烈之正氣。不死又不足以愧丈夫身從賊(非天有心也)

敗名喪行之始婦然則王之死死夫也陳之死死主也王死忝有
賢妻陳死忝有賢妻千古而後兩人之榮者不泯其夫之榮名不
泯也則雖謂兩人俱為夫死可也是以謂之雙烈也

按此載雙烈編刻於崇禎壬午年編內尚有合學李日茂等及
鄉約地方等公呈崇督學道張公批准扁奬仍俟題請再按李
復元先生存烈編亦載此但句法較此稍冗可見此事的確與
世之附會者殊顏曰雙烈庶乎不愧此外復尤尚有諸貞烈小
傳共計二十四節俟續入于三晉烈節志以傳　范彪西

何以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程子曰餓死事小失節事
大今與俗人言便謂迂濶道學矣然則兩烈婦亦迂濶耶　范梅臣
薦紳家相習者輒斥曰婦人女子婦人女子猶有是嗚呼
范孝前

續垂棘編卷之二

晉陽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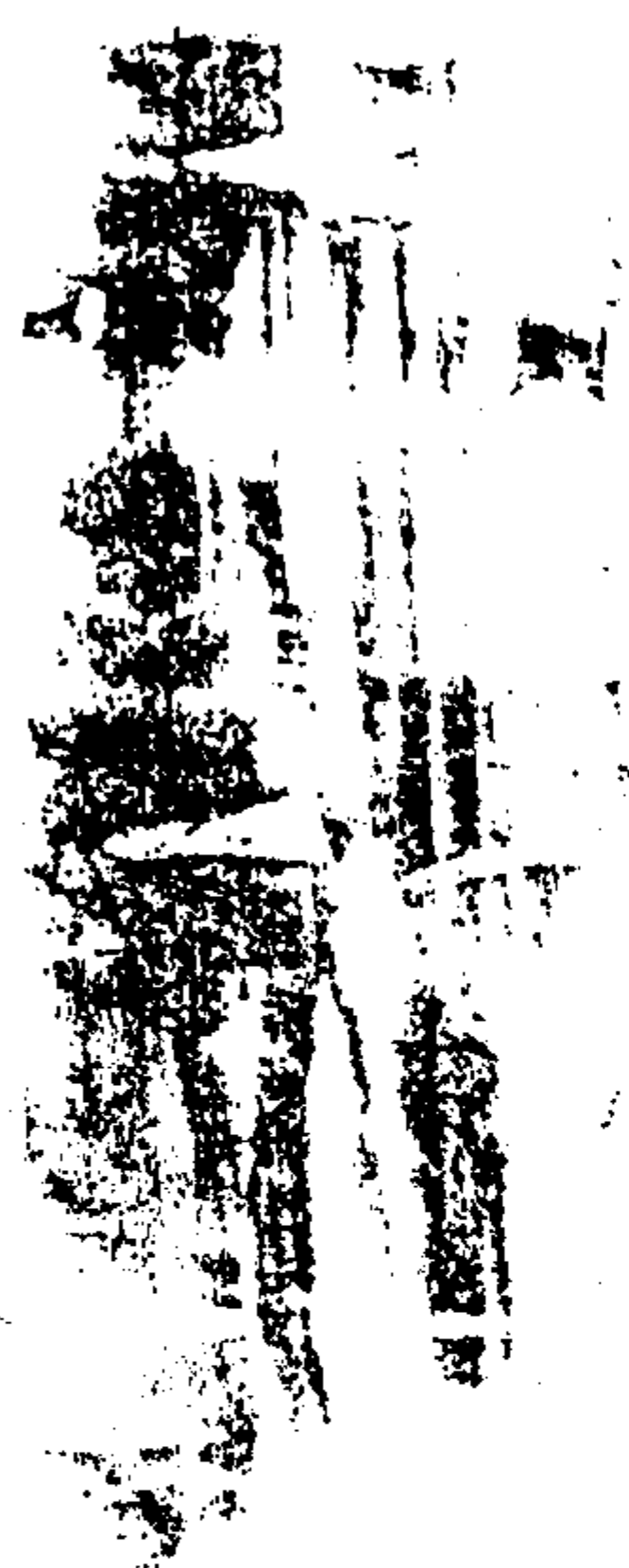
受業　范爾梅梅臣　范一僑个臣　任重任莘叟　手錄

男范翼孝前

周易集序

易有三曰象曰理曰數數不離理理不離象分之則三合之則一　朱之俊　汾州
也四大聖人寄精神於三者之中遂使千萬世以下之人各及其
精神之所至而用之不竭焉此易之所以為妙也四聖既往門户
遂分卜子夏唱演名理漢晉諸儒逅相效倣唐孔穎達奉太宗詔
定易正義獨宗王弼至宋伊川考亭而益著然邵精象談理敢於
作俑范寗比之桀紂非衛言也數學始於希夷終於康節謂邵子
聰明別有領悟則可若紐卦以為圖創先天後天之說考之伏羲
文王周孔殊無此論即漢馬融鄭玄之徒亦無此論也紫暘氏雜
為註釋他日答王子合書云來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
當闕之則二圖未可為確據也至於象數田何孟喜以及國端六
家之外無聞焉然皆窺其一隙而未覩其大全朱子集諸儒大成
尚有於象理會不得之說無可柰何強作卦變仙井李舜臣謂舍

本卦而論他卦皆所不取文山進講貫卦則上文柔一段亦不以卦變為言其見卓矣勝國来梁山高隱窮年刻意揣摩悟得錯綜二字發明象義大快人心朱子卦變益覺其謬自謂契二千年不傳之秘旨焦弱侯詡其妄自負許井蛙之見及覩弱侯所謂易荃說象說變大半本瞿唐氏明斥暗取忌才習氣獨不畏識者勘破耶夫易者象也理得象而活數得象而神若易象不明並其所為理與數者而皆非矣是故古之至人會其全體提挈形氣嬗娩剖胸以窺頓天下此得之神也古之聖人洗心研慮擬言議動身無咎而曳行以濟此得易之精者也後之智者引伸一節運用

無方可以曆可以律可以陣可以仙此得易之變者也夫易至變至精至神豈理數所能盡耶聖人立象盡意而易亦豈象之所能盡哉噫自易之學不明大雄氏始駕其說於吾道之上不知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數語已括盡三大藏之奧旨近人謂華嚴八十一卷不出艮之一卦良非虛語柳宗元有云大易一書盡在佛經羅泌譏其憒憒謂其倒言之也夫冒天下之道者易也二氏九流不能出道外即不能出易外吾願世之學者併精神於一路以窮大易之無窮功無本現行盡滌成行且與三古聖人同會一堂之上則余考同辨異惟荃蹄是蔽者其猶在蓬蒿之間也哉

来註為古今第一奇書倘年有此矣鄴先生功迥逾於四聖人前者定從此序悟入 受業沈都鼎識

引証比勘處俱成鐵案一字不可動搖 又識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今日始有確註 范淇識

仕國人文序

汾州 朱之俊

談文於今世幾無人焉錦繡紫組人之衰也論文於古世幾無文焉太羹玄酒文之至也故古人大名節大忠義澆於石晉之清譚靡於隋唐之月露腐於兩宋之道學而留於秦人之一火韓愈之嘗曰人其人火其書論世之意微矣哉吾嘗以十六字為文章之祖乃陳常明允鑿草野之聰發天地之貴不嘗混沌六經嬰孩二千一史也者破龍逄之腸而後世知有君臣首陽之薇而後世知有父觀嬰杵之變而後世知有死生逢師曠之耳而後世知有治亂文至此雖筆如董不能增減一字舌如張不能塗飾片言漢家

不漢魏不六朝亦不醇唐盛工詩非其志也故言若此行不與焉非不能也或曰九子狂者也志多進取予謂九子不但狂盡狷者也實有所不為九子所知不無富貴人富貴人或欲貧九子九子歆艷焉以為辱持九子才類縱不修廉隅以言夌轢諸公卿如茂秦次楩焉者以成其名何有九子卒擇地蹈擇言言不屑苟為周章聞人以矣名教是有所不為也蓋狷者也惟志狂故言高而疎狷故素而孤而其言之體亦廉而不貪嗚呼士不得志于時惟言可貪而卒亦不貪使不以儒生死風節其惟以詩傳者耶傷哉風節往往不能以儒生傳也無已傳詩九子詩實不盡此露盤所捜

輯得此耳予畧為刪存之然其失者多矣故署曰嶽林一枝嶽林者九子讀書處也

惟狂狷可不以詩惟狂狷可以詩予謂詩非關學心遺識此蓋信

色融西

居然蔚秦手筆安得此等文數十篇延覽擱選以救世之萎弱者飽實書養古餖飣而靡靡無氣者 又評

公能詩為海內共稱自謂我非詩人此云無巳傳詩又云工詩非其志此豈詩人心口耶文清公曰作詩到工處只做得詩人言哉 先輝臣

素鉛文光埋土濯壯殺之血而泫黃戰勝於乾坤唐室闒茸蜀流為難耀睢陽之劒而菁華掩黑於日月外畏裴霍狄文之相業庶李衛薛之將才王宋柳白之詞章皆一代偉人樹旗鼓於名節忠義之壇者也或有進于而正之者曰君晉人也毋太過子曰人之用能通節義之窮今人一古人也文之用能空經史之變古文即今文也二毛之傳不以註詩文中之遷不以衍易史記何足以名腐遷春秋何足以重孫盛至若溫公居鄉鄉化在朝朝安甚至蹇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愼勿生事開邊釁此又宰第一資治通鑑之力巳哉然則非其人而存其書吾謂不如祖龍之灰也范子

耀見識此意矣編曰人文友鄉友古道該是與周樂作而十五國之風大備於季子札一聽聞之于其無挾為晉書也可一識破此意殊覺繡虎雕龍畫成芻狗扁輪糟魄之說知言哉

受業范鄗鼎拜識

夫子著述海內共見荒齋藏本偶為司理井公袖石先於宋刺中錄一二序以傳　又識

其氣力足以吐洩其識見　范翼識

發設先宿浩相寺記　畧

前人

張公伯雨于公忠肅祠基皆在焉予因念此篠根孤冢之人向者亦嘗鳴笳伐鼓於兩湖羣山之間及一棺戢身雖與馬捺杳歌笑（文棋原評云似蘭亭記）讙譁亦不聞不見死者即無言生者猶未悟乎乃宋人猶謂西湖風月不及東華門外一片軟紅塵嗟乎予謂即使軟紅塵中碌促百年不及向湖山抱膝閒坐一日予鄉雖乏佳山水然秋初彪嶺（原評云由衷否予錄此以夫子今日之事會當日之言衷矣）春秋文湖若以西湖之意游之一波一石便是餘杭予向晏語公亮吾及四十之年便避位尋山訪勝以畢餘生終不老入長安街上至此地吾念益決矣

一副清涼散　鼎識

五經論畧敘

汾州朱之俊

彪西天下才也與余素通聲氣曩嘗讀其制義飄飄有凌雲氣讀其古文辭登峰造極直擬作者之壇雲山平水間久樹一赤幟矣辛丑鼓氣怒飛大展垂天之翼乃晝錦方新而藥鉛不輟近復以所著論森走札相賀余老而耄及一切典籍盡度高閣惟黃庭妙簡縹府真文時一寓目然燕雉之疑亥豕之失（是內篇也非外篇說）承訛襲舛未即了又概置之自分澄神遂巖顧真逸谷不見不聞放令耳目各歸本性矣偶閱公新論不覺舌撟心折見識有尋不見笑於大方之家耶曰念古人著書立言（承筆揚有者何承立體）必勤合天心靜得地意方可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如邵子皇極經世書全從百泉山中靜參得來豈摘葉尋枝盜名欺世者所敢望乎余手是編迴環咀嚼為傳浪推為定遠穴為皙亢乜為雪窖節為陰平兵大而律同細而曲學必要諸實際窮極本原上可以脩顧問下可以正文體有才如此殆謝康樂所稱慧業文人者與余故喜而弁之懸諸國門信可作世人眼目矣

前半獎勵似過閱之殊覺赭顏後幅則字字入裏矣敬作韈策何日忘之　受業范鄗鼎識

先生答陳百史云言貴見道安用機鋒讀此可見一班　范一偉識

壽武明府序　畢振姬　高平

遙左隸有益州（天道地覽）山右亦僑有益州皆起於唐云唐接韮牟以其扼滂水湯池之要內接牟羅外薄熊岳羊欄而衣帶混同江水曰以為州其人雄傑而驍厲性簡而直行敏而習事以勤故人才足以佐天下國朝從龍之彥大者公侯小者牧伯郡守師帥閫人東方益州接壤而出山右所謂益州不振矣奸義多譴急公而知節傾側擾攘兵火之餘俗亦少衰焉心氣偷於俊龐政教失於寬緩史傳昭義高都之人甲天下漢然山澤無存者益州名同而實異一至此哉唐以高平隸益州宋以益州隸高平高平之邑古郡也商益自周公不下先狼寬谷羊頭迷與所在秦趙周齊漢宋之壘存焉雜民之所居樸者索起而邑長視色觀聽多欲鳴絃馴雉坐理高平實難矣振姬記二十六政陛二令耳令可以治邑不可以治郡高平古郡令多非治郡之才才或非百里而寬以濟寬俊亦與俊豈復有效乎我振翁武老父母能治郡者也自朝城刺延緩守姑蘇所至有數去後令人思項謫晉閣佐軍政撫軍楊公祖檄署高平南下車問民風俗疾苦嚴課士禁輕生遠邪教明慎用刑案無留牘以益州之簡直治益州之俊龐以益州之勤敏治益州之寬緩彼亦一益州此亦一益州蒞事浹月姦邪之民愿愨簡慢

之民整齊暴亂悪心之民不敢犯雜民之所居安見其為名所厲實異矣乎子由有言曰商俗駁儷能自立於廢弛之後曰以救夫寬俊大效者也故三月觀政以其速三言觀政以其明車中觀政以其決堂上堂下觀政以其精精明速決以其所治郡者治邑豈足治公治三邑高平直其許焉耳先是振姬見朝城約束推為牧伯郡守師帥之才才無施而不效益州地靈使然獨惓惓有益州哉公誕辰高平學博劉先生率諸弟子謀所以頌公者此亦一益州也政教之所及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和以剛柔而不同以水火是故剛以濟柔其子為火其孫為水水內景火外景天地（不用太乙執火）之運也東升其光午美盡西入其照子美盡今以遼左益州治山右益州稱治東西無壽壽豈有盡焉精以治粗明以治暗天地所以終始也朱子言天下大水四而混同江最遠公起益州之混同首尾江河水之內景壽於天三山百濟泰人盧敖所從出入也又何有乎山右仙井哉

省去西母東公勞攘贏得南山北海安閒從治民處發出一段不朽事業此等手筆獨有千古矣　艾紫苑鄧坍識

自然之極　又識

在東西益州上看出壽意別有天地非人間　范一偉識

賀武明府序 代

從武公者華與之常頌縣令者不佯

畢振姬

可治之地更數人而不治人不治也能治之人更數地而無不治地無不治也治具因乎事治行視乎才天下之才不以冥冥決事故不以事大小爲古者縣大於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才大難爲用治蒲治荊其以函牛之鼎烹鷄哉司農主軍市九鄉諭令長才無事不辨非故拙於用大也從大視小不真從小視大不盡不足以論天下之才亦又矣唐詔言高平重郡郡大於縣項以縣吏之才求其治商蚷驅河也中更數人雙鳧去乘雁來事日敝而險詖情譾未有以震之求治難矣武公假令高平纔數月簿書事

一日春事二十五日祀事陰不出日獄訟事陽不移日一日較士

淺日油腔滑調近頗比秖用秦咏氣一敝

文事以興一日賦民民事催科征繕以無乏日中桴鼓遠近探丸之事靜日暮鷄鳴狗盜之事不敢發至廟社壇爲鬼事鄉三老嗇夫尉丞馬監爲吏事雖日不暇給而條記所下方皇閣雷車之聲則捧其首以立蓋以治郡之才治縣也以其治姑蘋大郡治高平重郡高平之險詖情譾無大姑蘋者能治之人遇可治之地意常主於法之所必行思每周於威之所不用形勢不得爲非險詖情譾常若洊雷在其耳制其神明者然也震之初九陽動於下也龍雷動不越呼吸嘆然以止茁然以生吏治亦貴自見其才耳安能

鬱鬱歲計數困難成之事爲乎子言政戒欲速自謂期月而可天下之才遠於治治其治不疾而速治日欲迎堂上下以其人而介子推治治齒欲勞星出入以其馬而巫馬期亦治君歷州縣府四

至此無四

轉官治狀不一已治高平之民任其勞地顧爲之哉乃受治者無一事翕然仰止之威奉法惟謹高平可治之地不同日而語姑蘋爾朱子荃震之九四震於地之所不便所以用其才者良難台州之事何興君姑蘋之事宜遂泥而未光也東樗太原守行簡又蕭伍符舍人見與諸廝養卒無犯虞侯典軍主簿才乃太常人刻日小可以大也盡卑大可以小也見其人不見其人之才如是已矣

推原而新古今無異

謫官多不喜事事且使越搏近代高平治事如此得攝尺寸之柄欲有所用其未足其爲雲蒸霞變誰識才之大小哉治某處乎才與不才之間頗閒人以彼其才自郡守主軍市代令長治算終朝而治治民數月而亦治謂大才當晚成必不其然然則遊如平陽一主吏可治齊勞如鄭侯一主吏可治泰震之六二七日得國家盡人才之用是不在乎能治之人與可治之地也

九字抵朱

參伍錯綜總期傳出自郡守九字那移一字不得須守令文能一字不那移豈非僅見　受業范鄗同識

鄭本偶誤姓字細玩手筆知爲畢夫子無疑故正之又識

重修三壇記

高平 畢振姬

（真文章眾不能歎）

社壇在東稷壇在西高平南壇不可識古者長平建國此其古之侯社乎抑大夫以下立一社或其置社也或曰壇主祀風雲雷雨是漢所祀靈星也北面有壇答陰也坎瘞以陰時陰位牲皆黝色喪祝掌其禱甚設于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高平三壇皆圯有民人無社稷先後令坐法免往歲劉佑君教諭以黑衣奉祀事荊棘莽然無址內外卧牛馬惡草具縮酒（祖建文似大）鳥鳶下窺其几攫之肉兗起不成老媼束短帬為尸蕪鄉之社蕪國之稷至此其極哉已謀之於余余悲里社樹無懸錢歲時叩甕拊缶以為樂朱絲縈社若或脅之高平邑無扮榆之會長吏為民父母而莫之省憂如父老何會武公假縣令佑君以其事請慨然捐金尚尉因助以其貲三壇並築春鏞畢從不數日而工竣餘金覆之以延春秋工事作之書毀之書絡繹之老能矣澤門有哲朕其役而歌者止況於社稷之役哉數日而工竣此其社為藥公石相也春秋鼓社救兵鼓社救水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彌骸蕭坑周瘞東西之所爭周漢南地之所掠屠以爾朱文千之焚以糾木樹以鬪賊姜逆之水旱螟螣之不時固其變也一中散坐白社董威駐輦數十百萬僵屍恭為疫厲又無地安其神神其吐之乎先成民而役致力於神三壇宜矣

抑聞之句龍為社柱為稷者有年殷以旱易夏稷周以兵星毀社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死而為社棄作稼穡死而為稷升除遷轉不一其人亦若長吏之能官與其失職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云乃今三壇基置小鳴大响自此有賢君子其間吏行勉之矣藥巴以鬼遺治民而民治張胥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三壇陰神使鬼物取以形夫吏治之得失蓋亦人事也哉振姬叩甕拊缶相和而歌以為樂鷦鷯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武公諭太原捐祿高平汶儻工修拔一廢亭皆以佑君請勸奉其於人事知之矣

活潑不可捉摹常不可到竊莫能擬宗師一流

受業范鄗鼎識

古博縱橫或可以學而得之讀至末幅再三低徊復令學人闇韓

范翼識

重修敬一亭記　　畢振姬　高平

亭在尊經閣明倫堂之間可以言學矣六經之學博以約約主乎收斂無內外一也五倫之學知而行知主乎省察無動靜一也一者敬而已矣程子言入道莫如敬蓋自小學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持養已久是以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米廩敬老也庠敬賢也術敬業也頖宮敬祖也經以詩易理性情倫以綱常立天地有閣有堂不可以無亭今使閣有藏書堂有尊卑族姓無主於其中非竊而文之則狎而侮之矣敬之為道中有主而心自存心用之一事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

心可澁而不渝況於敬為之主乎有主則虛有主則實兩言皆載近思錄以是內外動靜之說起內欲不出曰虛外誘不入曰實則內外未始非一動有而靜無曰虛動有而靜亦非無曰實則動靜未始非一一者敬而已矣子曰執事敬要使心之全體整齊嚴肅以為主流行周浹以為用豈有一念之戒歧一息之或問哉新安敬義取諸易以其義為學問思辨之善而善一南軒敬仁取諸書以其仁為視聽言動之禮而禮一濂溪敬誠取諸禮以其誠為喜怒哀樂之中而中一夫似中者延平不以為中中無主耳中無主而禮以定命善以誠身豈復能一哉平日虛心觀理涵養之未發而一意一端擇而兩之四之參之伍之執而十之百之千之不使滅其心之所不覺覺有持循無將護寬假於其私自無放佚於其理私不一而理一也常在曰止自知曰獨極深曰幾疎然若有所畏物不奪其心則知止安止天矣介然若有所持動不違其心則守獨慎獨王矣惕然若有所承心不遺於事則沈幾知幾神矣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以致精致其虛止心無內外動靜主收欲不主上蔡之展托一以備蔽備其實此心有內外動靜省察不主金華之存在一為主二為用用止於九九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水火之生化食貨之源流星辰之順逆政敎賞罰之

先後鬼神禮樂之幽明主於敬用五事事主於思以心作聖聖人之所為學性情也而其所學天地也豈不約而可行哉此亭之所為作也嘉靖詔大小學立亭箴以敬一實以程子四箴四箴所由適於敬之路也已當是時五星聚氐氐為天廟故甚敬祠而重祭以嘉靖學有殷殷尚敬敬之失以鬼不能學武丁之學是豈主一無適而聖敬日躋哉今上詔修太學及於郡邑之學學武丁之所學承以大夫師長莫敢不一於敬敬德之興也高平敬一亭察學博劉君議修難就功武君假令數月一舉成之亭成內外動靜皆從敬入經術性情之微倫常天地之大未有致知不約之敬者

貞夫一也程子曰點數會柱指示學者操存之道觀於亭者知學
矣以亭主學以敬主亭以其尊經而明倫也主敬其益進此而學
也哉亭址高於舊二尺柱昇而楹常錯參節錯下可南可北東西
墻如防截亭上偏闕為兩可十四楹朱子言總覺間斷便已相續
然則吏能敬官學能敬業已

若爰居之駛鐘鼓未有卒其亂者于鶢不得專美矣太青德園
見之應亦俯首下拜 受業奠蔥潘撰
確是理學中開山手 又識
未嘗於敬一亭外溢得分毫而崇巖峭壁勢不可躋先生其今

一之李隴西乎 范一偉識
無窮妙議高人百倍 范淇識

知縣張晦之墓誌銘　畢振姬

晦之令海寧客死踰二年乃克葬督子持恆之狀問銘為言貧故
困具知海寧居官惡臧仲之產不謂晦之官貧以死也使晦之
貧不能推擇為吏即為吏不必令海寧可以不死晦之死海寧當
非死令令何足以貧晦之死晦之哉方伯之子廷尉之侄叅政之
弟中丞之婿生長世家貴厚及其身光耀榮華才志過人先其叔
舉孝廉薄門族明經齋郎蔭子不試吏固嘗贊王師振國恥一
紓父母之急上功日最不以此時取富貴海寧五兩之銅長吏坐
貧且死乎初方伯為國鉞　王師澤州先下軍中徇名族討賊賊

盡銳壁上黨兵莫利先入以晦之按定上黨民大兵方乘勝逐闖
諜聞賊間道會圍晦之入收兵數千嬰城二十四里七晝夜其上
老弱負戶而汲雞狗不聞聲城下井堙壕潰如鑿室發其機弩轟
敢死士焚攻具肉薄蟻附者顛賊懼散走薄城瓦為賊降之為國
原之上黨以完上黨天下之脊勝則郡守中丞留後尚書敗則以
身劇夾版晦之載孫揆無官語田邑有母方程千里無衆倉卒以
義討賊上黨推晦之能兵兵譯假監司拜撫軍晦之幅巾歸里口
不貪天功以為己有方伯老而恭政累官在遠也晚就海寧作令
長是為上黨守狼孟長也者海上用兵武以海寧方上黨晦之謂

勢有强弱政有順逆强勢亂政以逆弱勢敝政以順故奸與盜同
棄而安與危殊（知變化之道者）施海寧城可灌潮戒寇來汝防盜出修城料止三
十金荒度堤三十里工費印給縣官見丁九萬不苦役戕舡淺船
料解軍與撒大木數百記下某山樹可材官舍祠亭墳墓之樹禁
勿剪陰以兵法部署政宜強也田地山蕩丁口歲徵計兩額八萬
畫千漕糧官丁本折以石計三萬四千先是令貪多藉支藉支不
能詰背盜脊盜不能發豪隱上下遁而遁賊多連敗數官催無出
斂無名晦之度不能鐲為代償海寧推晦之能賦政宜游也然海
寧不加派一錢掃上黨饗軍犒士之資羊馬田園臧半孫蘦入飛

督理鹵兩見齋命此在兵法不見爾居二年坐欠漕糧削一級去
官暴卒晦之卒而吏民悲爭出錢賻喪事使晦之考註中上求必
不死晦之即不死海寧或退錄上黨戰守召拜任贊盧鈞所受官
家不貧亦死等死死貧自晦之令海寧乃以貧死抑何損治兵治
賦之能已乎魏無知言下所舉者能也上所議者行也今有朱生
孝已之行守一郡不能令一邑不能他何能之有漢守令棄兵賊
盜起或親詣壘門放散官錢不可治晦之兩稱曰能重以朱生孝
已之行而時失不可及之功官貧以死才不憚獨任志不慕旅升
大行顧不得受大名乎晦之長七尺少言沈深有遠畧隆額廣顙

豐頤肯欲聳山法為持重堅忍敢任事自母郭太淑人背棄毀如
成人事繼母楊太淑人梁太淑人如母事伯叔父如父方伯終八
十哭泣如慕既葬如疑諸為方伯執友如家人生長世家貴厚學
殖無中落日記數十百言爭名當世之文章科第如其家故物彼
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晦之官貧以死無憾也晦之諱肇昱七
歲失母十八補弟子員娶孫中丞鼎相女二十八舉於鄉四十二
喪父五十一令海寧五十四卒生萬曆壬子七月二十二日酉時
卒於清康熙乙巳十月十九日未時葬於戊申二月二十七日旁
先壠焉曾王父曰朝器朝器前三世由克敬始著朝器生思烈以

子封贈皆有官思烈八男方伯諱光纘起家進士最大世系伯叔
詳墓誌兄弟無白衣大小試吏貴顯富壽子孫推方伯方伯六男
晦之肇昱舉孝廉最有名故形家謂地靈在仲（木窮雲起）然伯兄縣官大府
監數郡詔下西寧道恭政肇昇得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同母
弟肇晟異母弟肇昌肇暘暻即余婿恒之也兄弟無白衣先後註
官此四人者見在晦之與肇弟蚤世官不過令長年不逮中壽貧
不衍生產世業疑仲子數奇不驗晦之四男伯仲尤最有名穰穰
短悍廩於庠記數十萬言於誦觀其從父海寧破產為海寧滿額
間道數千里奉喪以歸卜地營葬不遺力踰南陽阡遠矣稷秤幼

喪父孫孺人教之遺子一錢可以大天之所與方伯之子孫必復
後必於其仲子則晦之爲不死晦之死而諸子立有成則晦之爲 (味著黄按見此)
不貧活千人者當封晦之積行有大功不食其報非謂形家驗云 (引證以作考證甚)
太史公傳人世次形以世漸短記性以世漸少官以世漸卑無以
處夫精神大於身者也子女皆孫出孫男追麟穗出穗娶諸生王
寔伊女穫娶孫大司農居相女孫稷娶姬彝康顯廷女琳娶諸生
王域瑞女女四長適董郡丞子珹次適趙僉憲子永昕皆奕世又
次適苗中丞孫繩之季女字李縣令子李超穗女字王廷尉曾孫
王舜年穫女未字語曰轅折輻不撓轅任衆輻衆任晦之藏也其

家人者韞也富不噬廢飯言創貧焉耳貧何足累晦之哉始晦之
假守上黨余祖之長平欲緩其行晦之行以提聞後晦之受官爲
宰余曾之澤州欲持其行晦之行以喪歸余不幸言而中晦宰竹
生道旁謹食之時祀焉上黨銅鞮高揭長老當祖豆其功相與哭
平冠碑下趾曰張杵不可曰張杵余走位哭爲銘行耶能耶功
(蔡中郎爲人作誌銘多備家世不知春秋之義故有此言)
耶銘曰誌取春秋之義嚴焉葬不葬卒日不日名過時而日隱之
也於地謹也稱父方伯尊所自出也子姪與其有後也毋夫人敢
稱淑人命也妻不封孺人稱孺人未七也非大夫不賜族非宗子
不祖禰非嫡名不私諡墓祭而諱曰旁親之也婚戚有名有不名

畧外以別內也春秋治大夫以上加諸郎吏賢仲子也何賢乎仲
子假守愈於守奪令愈於令何愈乎守上黨而晉盍奔秦盜奔然
後文毋安天下之勢成乎上令海宇而損上益下上損然後民人
定天下之賦成乎下國功曰伐民功曰庸也

昔人謂循吏列傳史畧而漢詳似此形容清泰有濟處詳畧合
法足兼二家之長末以銘詁誌匪吏所思 史業范爾識

張爾公讀陳大士太乙山房因戒及門曰壽序誌銘不宜涉筆
間一爲之亦不宜刻入文集恨不令大士聞予言耳夫爾公之
意蓋謂壽序誌銘陳陳相因才人學人從來所難予嘗謂壽序

誌銘原未嘗難人人自難耳如吾渾沃子于偏錄其壽序誌銘
諸作以俟隻眼 又識

不從先世須叙不將能行功平起勞提貧死在前設出疑陣龍
性恁地難剔叙先世後忽送一難叙子姪後復作一斛趁不令
文中有平蹊熟徑昔荊川云墓誌詩文若皆存在世間即以大
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使文章盡如此彼復何議哉 范爾梅識

給事中張公合葬墓誌銘

畢振姬

綠靈長姬十九歲歸爲志年交至死死屬姬銘姬走位哭詣其第
辭不得跡公循吏三縣華華務得民和以爲常召拜諫官驟諫
上用其言而未竟也今年歲在丑何以死哉公諱京字毅臣別號
綠靈冀山封翁長子冀山諱所盤自所蘊六世祖徙河東別爲河
東之張張故澤大家冀山貧不能推擇爲吏教授里中公從里中
讀父書講易承指畫語深稽於古今得失箸數軍書刑律及吏所
爲荒政水利屯田無不通曉里中子弟出其下因師事之郡守王
賓吾見而怪其美士嘗目送曰張子舉趾脊面多權骨眎爛爛不

(熙補給諫)
眩必爲骨鯁之臣辛酉自諸生舉於鄉年二十八甚竟學數爲人
哭時政以高論從進士試比諸封事不中第窮無以自其大人選
高陽長勳貴坐賓舍二十四家吏恭客見初倨私曰高陽兒堯舜
之教吏敢有鬚耶與語如不可干以事客退甚恭先是中貴主奸
宄亡命庭柱(一作以猾)之間常漸通飲食耕交令長間以危法中異已者而
戚畹奪碓磑穿溝壖自利繆錢半輸之家吏緇因媚事爲奸狀民
盖失職公料民困不能償者得請餉遼賦七年錢請官粟積萬餘
人開口東迎其左西迎其右從助請龍華献俘得減死八千人事
聞關南瀛莫安順廣信皆兵事爭之平界上調雄縣最走馬道單

所來城亢橋壘沒何承矩淀水斗門跂蹻畢行乘城七十日守圉
之具畧備敵秋來南攻下霸中道河間鷄不鳴犬不吠亞谷亢皆
震而雄卒無事保持新舊雜民無慮萬數當是時孤城以重相壓
徵公幾危衆雖而無雄而又奚卯焉解嚴中丞何非鳴上其能當
行取後闘變歸語在甲申以前　清興起公當塗公至捷金推燃
牛者催耕春穀祝黃山鷄鳴民以公解事質成手批耳聽目視不
罰一錢邑有割賜駙馬米麥一千石行二百年有司括其地謀供
負葵之田公力請帶征丙稅原田止斷以便民盜起先登縛渠師
壘門論死餘賊捕不滿品當塗平初當塗潰兵藪衚公私掃地赤

立公日夕亭事食且粥曰父老之食(一作飯)丙次難者猶多矣不恐視
爲塗人三年乃給大兵從枕席上過即亥榜唱籌單市一人燕丙
人之食立辦軍中皆目之退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有時
遷正堂受學文事如封翁以是所取所造皆大士學成而政舉順
無不行果無不徹先以清簡無不化三年封冀山翁如其官趣治
行考選記勞凡令三縣兩膺行取分較文武兩闈杞之龍華祉一
南來采石湖陽多祠之祠碑像贊者五仁者謂功天下有司治行
宜在左右献替者推公己丑拜工科給事中　先皇帝求直言念
令長親民嘉與條上民隱進退天下之令長者御史臺給諫内外

相形龍異無與比當是時歲遣使者巡行不以其言覆諫佐百姓
之急召按舉劾或不當吏民不相得中挋度不可撼不復引故事
封駁諸言事碎上益厭之公待詔久無所言問以國家人政所疑
直視不語一日奏彈三御史直聲震天下退侍冀山翁曰三怨將
作累及老父下吏一人銳頭數規以斂一人顧危顧削躡高齒屐
鮮一人歸皐弱脛艱於行當溢一東皆少年有氣力首尾一身貴
近多為耳目者公入有有出於待辯者頂目光灼人師聽其辭不
能詰視偉公曰西方之神蓐收也以面多鬚主擊罰故云事久不
解繇家賊誣公以所舊為　上憐其直終不爾欲令自安便即先

下當變齋令坐事奏人曰張敞從闕下亡歸行用之矣戕以直言
罷御所何事封還詔書公去高陽雄遊留頓舍當塗書避之墳人（踪來有情）
曰循吏今亦可為哉三虎夜來人其謂之何亡何上終用其言
遂三御史及其他議罷巡方至今左遷諸諫官不為盡言於是疏
然知上之重言責也事白倒當還職會冀山翁老且死遂嘗藥營
葬不起已聞國感心傷其老難為用黍室之所憂者方深病亦尋
劇歎曰起起草野臣蒦登天哉辛丑九月卒於家年六十八終假
蹇三世不遇當夫君臣之交初合登用公言不過去三數人立定
延方議罷而復復之而罷之無為也沂公識呂申國以其奏請知

之公為令所請不必得久留內次第拾遺補闕詎不為中貴數輩
議獄議兵議餉敵者之田且止　先皇帝何取約束紛更之為
今上推前人遺意十策之可行者某某公雖老幸急用之至其權
必主守成深堅責育不能奪汲黯之戇斯亦彷近之矣公即不竟
其用居家堤西郭梁大陽墻倡脩文廟葺汞公死王事祠自捐穀
立義倉朝夕鄉賢祠奉文訓子弟有成家延碩儒趙君日畢以館
賓作生死友設醴致敬七載如一日以敎仁度累試輒冠軍計貲
財三分之不可乃八分之公子羽宸弟子也鄉先生沒而祀於杜（指仁度兄弟三人乃叔子五人也）
各與貲果孰多哉封翁長七尺公長八尺嫄初恩封翁受書退讀

公所著數卷綠墅即使竟其用非久困阨不能著書以自見云世
次、詳封翁墓誌公配殷氏、云丈夫子三、長恕楨、即仁度、廩膳、副夾
子榜、云以某年月日、合葬綺岑斯阡之原、初綠墅喜形家卜地吾
死以遷並合葬示仁度仁度幼不滿數尺乃能盡力大事仁而直
者有後哉嫄雖長仁度亦忘年交勸仁度從治命銘曰直而尸諫
也諧仁而尸祝也杜跣禱且祷自膺而尸衆人、沂志其母家人不
具茔史文耶母耶然而共止此墓也

一幅忠直千古臣鵠　受業范智鼎識

細讀仁度行狀乃知此文之妙向謂那移一字不得尤信　又識

粤訪王君墓誌銘　畢振姬

死生之理易有之謝上蔡曰氣盡也氣非有盡散焉耳氣聚乎此則理命乎此矣當其散也父母奉以爲鬼神鬼神乃精神魂魄精神父母之志也魂魄吾父母也宰我聞鬼神之名乃無愛其父母父又生子子又生孫氣有盡而理無斷緘較然不欺其志心若縣於天地之間不亡以待盡况夫志於學而仁孝敬誠者乎志氣之帥也鬼神二氣之屈伸死生一氣之聚散根於理而日生豈有盡乎粤訪王君學易居心仁事親孝立身敬與物誠志強而氣弱貧不推擇爲吏其生也蓄能以其學學諸子總見一子之成而死生制之死生命也氣也貧富天也理也子孫之成學也志也生以父之精神似子之精神死以子之精神接父之魂魄柳可以爲繼志矣王故蕃人路城令县淵徙泫八世至嗣岡君大化七八木火之神生於東南九六金水之神終於西北易之理固爾嗣岡君二子其仲粤訪諱就孚字我正八歲失趙母父客鄧兄客單十八讀四子書未周嗣岡歸曰兒深於痛長於思終日端坐類有志者志乎知者速志乎行者遲鈍爲體靜爲用且當觀其晚成去師南陽黃先生一年辨志歸補泫弟子員辨志故敬業敬業故敬身立無跛視無還聽無淫言無枝葉自威儀動作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無

不敬而行也安雅歌擊節志在流水垦上漏下濕左右圖書性理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無意爲文姻家累試命中第曰文勝理不如卿理勝文不如我門人以是先行誼傳有六村教無八疾是非其仁耶事嗣岡君家盡貧數米以娛老其志樂也盜起守視父病以孺子委僕趣去孫在畢陽乳在李善央與父同命父死甲車羽毛祠散不克葬推事父以事母母胡惟一女資嫁胡卒合三喪吊者不知其異母推事父以事兄歲饑巨嫂會食姪開口接含飯不知其父久客也是非其孝耶族大以君著約束貧先貧稱先冨族譜治人宗法治鬼爲家人之志里中内直輸平訟不易一衣盜不遺一布爲鄉人之志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撒必直仁必恕孝必慈誠必復寡婦爲他人守財不利人之所爭門人背師回面不修己之所怨七子皆以易名七少陽數卿大夫象以二守一守其身以二用一用其子乃壽不過中人家不盈擔石終身不可奪志以是不爲無其理者之行聽子孫之復其始南華有言志強而氣弱扁鵲不以易此矣長子華二已酉舉孝廉倍道視疾召之前曰余之志也夫文興七而衰病間七而發盡終幹父道睽次家人夫婦敬則於兄弟仁兄弟仁則於父母孝孝父母所以誠鬼神死生之理實然學周公敬死乃命學孔子敬死乃言死有志而未之逮

比含猶視是易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
月日、元配張氏、省祭國嚴女、前死、孝廉姊弟依繼母麗志亡、越鷄
不能伏卵曾雖固能哭鄉人指孝廉類母大母見孝廉思婦狀所
傳聞仁孝敬誠而止為妻夫不飲盜泉為婦姑不食他肉為姒稙
不遲餘炭為家鄰不剝棄橐糠星燕火且春夜爐十五年拜山南
堂初不肯備會稽市若婦怨無終意夫子臨事而變志未可知也
歸妹筮而黃裳頳易固易哉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孝廉疑合
葬非古振姬鉥曰夫婦之虹根生也夫婦之叙冶化也河大水深
風鳴上下志之所不安固即理之所不順志不安理不順氣散而

致死之其學謂何廣川言死生木火一氣父子也橫渠言鬼神陰
陽二氣夫婦也子朱子曰人之氣常與天地之氣接兒吾女母乎
仁孝敬誠一求諸易孝廉收淚乃行張母生孝廉卒二、先役婦緣
天錫劉國俊女、云、子為光孫為水一氣所憑雪訪之精、神、魂、魄原
未嘗死生宜志士之不志哉其年月日葬邢村之新阡、以張、母、祔
麗、母、存、以、益、生、氣、塚中易人間世直內敬方外義夫婦賓鬼神繫
子孫文死生契人循理地主氣
以易為學即以易名子易與天地準兒死生鬼神乎京房郎顗
輩易用五行恐不如此融洽

受業范鄗鼎識

陳伯鋭入學序

武鄉程康莊

士之始進以文遇知於督學使者其功不足以濟三户其聲華氣
力不足以自贍養歲之舉者率以二十五人蓋其所飫聞而為故
例也而何至矜名寵能緣文奮辭以稱其美乎程子曰是不然吾
嘗見為童子試者矣童子去諸生特一間耳試之前獨覈其三代
籍貫扶同詐冒吏持其卷必十倍其直試之日以割裂極枯澀之
題窘其才思限其光甚其售者百武得五七焉其不中試者雖負
英才堅隸得加之以威稍有不克其欲者必借端中傷是以困窮
既不獲肆力於詩書而名之以富又有身家門户之累糜沸之患

上下不可知毀身憔志尚惧無以自保又何優游執經之樂乎石
盤陳伯鋭吾知其免於此哉其父似鶴累葉席仁恕以農事起家
伯鋭年弱冠能習經書大義已載其名於二十五人中循是而往
不易其行即欲久淹巖穴不可得也韓愈之言曰文章之作恒發
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專好之則不暇以
為使伯鋭生於王公貴人之家雖不受窘辱然未必涉獵書傳今
讀書專一之氣以取時名而又無向者糜沸之患庶其克濟也哉
張爾公原評云質樸見古致後段回顧前段酷似昌黎　范彪西
極力抑處正是極力揚處抑揚之法盡乎此矣　范个臣

壽張英莊明府序有節句　程康莊 武鄉

（取其筆力雖似從蘇潁濱書來而不襲其迹明）

山之西其縣七十有八其七十隸於府其八隸於州然獨沁州土敝為最塉武鄉乃隸之磽陿甚於州其地連山二百餘里土分少（止叫之筆）而石分多即其土之所界又崐峗不平耕者畏其盤紆九折使牛（結日蕭條一畫圖）摩𩨷脫肉而欲其菑播得乎迤引而下之為大沙磊磊當不絕每水涝則傷稼岸易為谷慾暘則困薩成鹵不毛之地九什九乃使之出租賦守條籍歲較其入往往以積逋致困其里杜蕭條率二十里落落十餘家皆穴處於峻嶒之間避伺之支體危踈形色非（興條之筆）人剝身於疲曳者歟蓋無人耘耔者復如此（妙筆）其權店驛懸隔百里而縮風霜兵火之餘人湮滅沒諸臺司部使者朝夕至或不得僦舍暫居凡鷄犒膾脯輪蹄帷幔之需無一不取資於縣給趣紛卒（供應之煩）不可治或風雨之交河流迅急擊之不斷不能辨牛馬者又時時有之為屬吏即不敢謝守土必親詣承命迎道左以是率為常夫權店之為塗也既遠而南關之在其封內又為鄰州代其置郵至（迎送之遠）兼程敝策而去何憊也其水陸無所產無翁伯素封持簇資候時轉物以通商賈獨士大夫貴盛喜讀書慨治通美有登高而賦者比類酬輸相與發其光華準其尺度則鹽戢之際亦有其勝者焉（可見牧養留心）荊南張公之涖是邑也毛米無侵條槖其地丁之荒亡者內大中

丞白公代請報可免其十之四焉嗚虖昔之人困之以稅田灌輸之法而公之利行之於轉盻俄頃之間先號後笑民今而後得以優游用寧矣大抵公之為人也仁厚沉靜不決躁險嚴以其類而考之必有增秩之榮與難老之壽以應夫修毋致予之理予故即公所為逾強之事而推言之期進三公而壽諸國焉其於可乂之道也顧不偉歟顧不偉歟

張爾公原評云無一語涉祝頌套逕予猶嫌其後幅治行語太多恐涉套逕耳借節數言殊覺雄健　范彪西

條槖荒亡事即了凡先生寶坻行徑也壽無箕矣　任華史

塞上唫自序

代州　馮如京

夫詩言感也三百一十一篇大抵皆發悲翛之辭道激楚之志故採之者以備風焉慨自中原多棘天室淪亡鳴羽斯張鳳鳥鎩翼么麿作孽儼然而王明懷帝恥以全盛之業不克然守慷慨而殉維我　新朝揚朱旆驅虎旅救民水火雪恥中國大業鼎建應運而興生其間者能無發興之感且逆冠肆頑人士共耻文武諸賢或赴節沙場青屍原野飲血於斷烟衰草之間暴骨於野石堆沙之畔天當陰雨猶或聞啾或目眦裂張責其不臣數其兇德雖金磔鼎烹猶然目光不瞬千秋百世義骨猶香魂寘身殲終能翊戴

一人於地下或貞女節婦秉達大義夫子忠亡歿身義死精潔之志方日明脊嶽焱矣生其間者能無忠孝節義之感且余自晉如秦當兵燹之餘百里絕人千門斷火黃羊暮走烏雀朝啼棘橫沙迷輪曳蹄陷山川雲物之悲冢風雨晦明之淒感人之喜戰樂兵秉農兢武挺刃走盜又羽檄日犇馳矣歲暮小醜跳梁我兵戰勝殺人安人已事余志青燐横野言之惻然徂夏則西夏南雒之間又冠四起矣余日心惕惕然夜目鰥鰥然思以禦之而士卒鵠面鶉衣發杖則仆祇作借箸之謀烏能致范子之僑夏膳哉履其地者又烏能無人物兵燹之感三感併焉激楚內生悲嘯外發又烏能不詩舍此篇焉得道我懷又烏可不詩此余龍塞之暇漫為俚語期寫其志姑畧其文以及脈騷讀書公署茗清香滿之時亦竊為俚語詩酒可樂干戈曷畏截要其指則我生不辰之感耳而三感見於斯矣塞上唫者從其地也從其時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詩可作春秋讀　范彪西

興國寺重修碑記

馮雲驤 代州

壬寅秋月馮子與客載遊南郊止興國寺聞僧有誦華嚴者唄梵嗚嗚時山雨欲來天風蕭颯寺僧海鳳亦來共坐具言寺毀於兵鞠為豐草僧海鳳拮据募化二載落成叢林之創蓋自今始馮子謂客是僧清苦能脫三毒達三觀非僅修造以為功德客問馮子我聞金布祇園鴈堂鹿苑然修寺建塔或謂小果如此修造有功德否馮子謂客謂有功德即無功德以無功德心為功德事如此功德不可思議無功德心是無名心是無勝心是空一切相空一切心空一切相一毛一木即同金布一念圓明即成無滿大地山河妙明內境以天為屋以地為牀如此修造詎可思議客問馮子如此寺宇或成或毀似亦有數興日成毀可預計否馮子謂客相有成毀本無成毀法無成毀心無成毀知法知心寺無成毀我觀佛法本無增減我觀人心本無死生一念定慧即具正覺无礙場中當與七寶法界同一莊嚴無分別如此寺寓有成數否客問馮子心無死生其義云何馮子又謂人性本天性動為心未有人時即有此性汝試自觀目視耳聽曾假習學曾假思議我性渾淪通天通地不以生生不以死死若謂生生未生之前此性所寄當在何處若謂死死目視耳聽口食鼻臭心思意想何以長在留與後人一念妄想是成輪迴若無妄念即復本性本性淨明與虛空等客問馮子若誦華嚴有功德否馮子謂客誦者以口聽者以耳飛鳥過目秋風吹聲若此誦聽何有功德不以口誦是為真誦不以耳聽是為真聽我有華嚴曾無文字以不誦誦以不聽聽是不假思是不斷思我有我在何用求人德山何棒臨濟何喝千聖過影大藏精微無法可說是謂至法客問馮子寺名興國於義云何馮子謂客國能自興是以佛興佛法慈憫國是以仁佛法摩魔國是以殺佛法布施國以薄斂佛法救度國以省刑我觀佛國天地萬古曾無盛衰曾無興亡我觀萬物皆有佛性一物失所佛如自苦凡治國者百姓饑寒當視一體我聞雲中戊子降禍乃緣諸人分種種相起種種業人不自祐佛不能祐佛若告人自今懺悔空貪痴想生誠實心忠孝肅敬君親即佛富貧愚智各恭天道與國求興雲中求緣僧合掌謂余言善馮子書此付僧刻石因系以偈

我觀一切人　如夢幻泡影　乃以泡影中　設作千年計　吾自有心在

一切皆無用　能以平等心　信受平等法　一日即千年　是謂得大悟

明道橫渠陽明深探禪宗之後皆晚而歸聖見聖之足以該禪也禪是聖學中一點微機文能識破　范彪西

說空門之理都向實際一邊見以儒該佛之力　范孝前一

潼關行序　　馮雲驤

有明末造逆寇僞張大司馬孫公傳庭危時挍鉞泣血誓師遠逆秋霖援絕糧盡潼關抗節裂眦斷胸鼓死城摧氣虹血碧三秦同事之人率目擊能道其始終也至夫人張氏從容就義聞長安之將陷淪寒井以明心數姬連袂相從弱女吞聲就死孤兒流落民間越二載餘長公子世瑞千里哀號蒼茫西向問之潼關父老皆知大司馬盡節之地而遺體不可復識矣爰求母骸搆其幼弟間道歸里蓋張夫人出之井中他人率不可復識夫人獨容色未消衣裳不毀其孤心苦節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故特訶護其身誠

則形理固然也嗚呼其於臣道妻道可謂交盡無遺憾矣夫人衆已捐軀能以大義自礪孫公刑于之化亦可知矣且夫人之死率閨房衆輩以從不留遺一人以辱司馬其節苦其志確矣獨怪其小星妾媵皆視死無難色顛沛造次之頃非有法令之可繩也其內政之肅何如哉孫嬰數齡閭里哀而食之不加毒焉孫公之於桑民厚哉公子艱難道路奔走饑寒求其弟而得之其孝友哉而今世或猶有不得其詳者謂孫公遁逃不知死所夫何不問之當斯諸將士余同里人也知之悉至若張夫人尤烈矣時又有監軍道喬公元柱定襄人潼關罵賊伏劍死後寧武有周將軍遇吉力戰死皆殺身成仁之賢也故作歌以紀孫公張夫人而并及之

撐持世界全賴此種

潼關行　　馮尾

會試連卷疏（有節句）

陰應節　洪洞

題為會試之盛典宏開請更連卷之制以公取士之法事竊惟
制科之設其來舊矣先之四書經藝以明性學繼之論表策判以
覘才識法孰善焉但法久弊滋臣深思一得之愚遠慮救時之規
伏念皇上雅意作人於丁酉鄉試大懲壞法之徒戊戌會試親
遴考官之選海內人士悉悦皇上之鄭重制科既嚴且慎已近
者黔滇大定禮闈再舉期得天下之英才共襄化理甚盛典也
然欲得其才須求良法臣愚以為闈中校閱其如更連卷之舊制
俾三場分閱始得至公而無私蓋舊制三場之文雖用硃謄彌封

然皆連卷而閱之厥初取便於查對厥後遂易於叢奸以故一好
其頭場者即二三場有悖謬典則不達時務之語遑遑扶同而遷
就此俗有圖論點表敷判查策之譏也至畧嫌其頭場者即二三
場有淹貫經史可裨治安之句竟置高閣而不目此士多厭棄後
場日趨浮薄之習也況且三場而閱於一人雖曰名不分房而卷
各一號即云彼此參閱而人有專經恐閱卿之易於潛通而師生
之猶然巧承耳今欲嚴絶弊竇惟不使連卷一法令三場之中各
任分校如額數中百人則頭場取百焉二場取百焉三場取百焉
待拆號之日視其三場名字合否如皆合也此真學識之兼優者

可膺上選然而有未盡合者不妨擇其兩場合者以足其額數焉
如兩場合者而尚不足與當視其不足之數三場平分而均取足
焉以其餘者為副榜如此則兼善者可收而單長者亦錄人無不
學之病士無遺才之嘆即有善於鑽營者必不能三場而賄三人
即有巧於植黨者亦不能賂中摸索而三場悉獲於一手闈中之
弊庶可盡杜也云云奉
旨禮部議奏

當與糊名易書之制並垂不朽　范鹿西

憐才知弊無如此議　范介臣

嚴而能公良法也　范孝前

慎選司牧疏畧

前人

夫地方有沖劇之各異人才有大小之不同倘執成例而不知所
變計竊恐頗例人才之害小貽誤地方之害大嗣後銓除新任知
縣宜倣明舊例照甲乙貢之淺定上中下之缺蓋春秋兩榜前程
遠大每多變鼎之思貢行一途資格微小易生不肖之念且進士
合十五國之人文而御殿臚唱原超鄉舉里選之上舉人棄通
省之賢雋而月窟高攀亦異貫宮脱穎之儔資格原分授職應殊
進士宜例授上缺舉人宜例授中缺貢士宜例授下缺庶幾人地
相宜銓法攸當矣

糾主司疏　陰應節 洪洞

為特糾溺職主司㨿 國法以赦賢路假名器以植私人仰祈
乾斷嚴加處分事竊惟 國家設科取士期進真才以備大用匪
徒營私樹黨濫側書升也故膺典試之任者必矢公矢慎秉正不
阿斯無負我 皇上簡任之至意如此闈科場作弊已法難少貸
矣 臣望外省諸考官不無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以仰體 盛朝
作人之雅庶不至為制科玷也孰意江南主考方猷等闈中弊竇
多端開榜後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廟毆簾官辱 國體而傷士
心難以悉數因遞傳無據不敢入 告 臣姑就其事之彰著者為
我 皇上陳之如見任少詹方拱乾第五子方章鉞取中鄉試第
八十三名當其放榜之日遂有方拱乾五子登科全憑猶子等謠
喧傳南國轂震 都門此固大小臣工所共聞而駭異者及 臣查
方猷同年齒錄則現書拱乾為伯父伊子玄成亨咸膏茂等為昆
仲是猷為拱乾之姪也明矣夫非同宗而聯宗已犯功令係同
宗而不迴避作弊昭然在猷身膺重任秉事權之在握便宜行私
在拱乾父子褻觀名器幸線索之可恃漫無顧忌以 朝廷掄才
顧俊之典為伊家稼業邀寵之階自非關節之潛通實由阿私其
所好 臣不能為猶解亦不能為拱乾父子解也 臣復查 臣同官尚

允遂仰邀 上諭一既內同姓聯宗二款奉有結納行私殊為可
惡之 旨且閱卷有弊罪在不赦煌煌 天語盡人宜凜猶等條
官而未之聞乎乃敢乘機滋弊如此也 臣知拱乾父子同 朝知
交甚廣 臣山右孤踪難免言出禍隨然蒙 皇上知遇拔置諫垣
自矢嫉邪若讐以言報 國況科場大典殊勤 睿慮 臣敢不仰
體 皇衷為之摘奸發伏乎伏祈 皇上立賜提究嚴訊弊端庶
朋邪知法而 國典攸光矣奉 旨發刑部提審

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不肯言者獨言之可為先生疏中第一
亦可為古今疏中第一　楚滄西

聖門功臣斯文座主　又評

悍然自我為之不顧利害死生非實有忠肝義膽者斷不能道
隻字　范介臣

鐵面御史於今復出　楚斧蒲

丁幾篆正序代　　趙師尹 絳州

余治絳之二年諸廢暫舉視先師廟廡雖頗完善而奎樓厨庫風雨剝蝕乃捐俸葺之餘則一循舊典無（秋疑）暇考亦謂不必考也適蔚州李公諱元來歸絳謂官無崇卑當盡厥職乃遐蒐古典首正聖賢名位（第二）如孔氏子孫皆不稱姓若子思子是也子葭子國以類而推則伯魚氏亦不宜稱姓矣石作奚容句井罕父左人公夏公良公肩公祖皆正单為覆左氏傳春秋者正覆為单漆雕于期封高苑為青州地誤作宛恭子南秦人也封鄄城為弘農郡説文與鄄（視駮青滴鋒肌獲吉白別）同字一誤為鄄再誤為鄄則不成字矣諸名箴字晳者或誤箴為

箴晳為晳鄔卒邐切誤為鄔邦涓畦切誤為邦及許魯齋字誤平仲薛敬軒字誤德潤文翁室圖孔門弟子七十二人史記家語皆七十七今七十九兩廡位次既皆侍先聖必當自北而南歷朝先儒雖祀有後先斷以時代為次序贊之謬者正之缺者補之亦既肅然不紊矣至爵登（上从夕从又手持肉以祭也許干）（豆于登與登字从𣥠者不同）鋇俎籩豆籩簋則修其壘（音罍）而增其乏猪羊鹿兔黍稷稻粱羹果葅醢必核其實而牲為式豕交曉羊毳獵並祛不用帛制一丈八尺必如其數啟聖配從奎星彷禮體解法自庖祭品不干舊額凡此皆李公拮据盡職極事聖賢者也葺祠宇而改用鎏炊造登鋼而易以漆

鍬則余小子與有力焉為聖人（鐵丑為首當先並說法）僕盡吾黨所宜卑今日心俾後人有考則此之先簿正而愈無窮也未可謂非舉廢從宜之一端敬紀其事而并諸首簡

此有功聖門文字不當以字句為甲乙者也然其字句錯綜亦在風俗白虎之間　范彪西

博而雅洽所以可貴　范女首

答友書 有節句

陶世徵 澤州

一友與道之難得、余曰、道不是泣虛寂滅、與人隔絕之物、亦不是有形有象、可以把捉之物、不過天理人欲二者而已、果有心求道、但於日用起居動靜語默之際、辨其孰為理孰為欲、孰敢對天知孰不敢對天知、孰敢與人言、孰不敢與人言、孰合於聖賢之心、孰背於聖賢之教、孰為王法所加、孰為王法所宥、孰為鄉黨所敬服、孰為鄉黨所笑罵、自己心上既辨別得分明、良知自不容昧、可行者行、可止者止、一一合於天理、合於王法、合於人心、自朝至暮自一日至終身、知得明守得定行得、表裏如一、無一毫間斷、無一念

爽雜、始而勉強、然而自然、雖大聖大賢、亦不過如是、苟敬者敬是、窮理者窮是、盡性者盡是、至命者至是、堯舜之允執、是禹之祗台、祇是湯之日新新、是文之敬止、止是武之敬勝、敬是周公之仰思、孔子之一貫、顏子之樂、曾子之唯、子思之率性、孟子之集義、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皆如是、至周程張朱薛胡諸大儒遞相修明者、察者亦不過如是而已、今者吾輩有志於道、知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是天理、便知不慈不孝不仁不忠不友不恭不義不順是人欲、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是天理、便知視非禮聽非禮言非禮動非禮、是人欲、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天理、則知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人欲、於此決擇、事事擴充、(擴充二字要看徹)將去存之心而心正、發之意而意誠、體之身而身修、措之家國天下而齊治均平、莫不由是而出、若舍此而他求、必至反中庸、(得蔡虛齋之骨)人倫、(此中間無非正是此意)不至賊仁賊義不已也、友曰、天理人欲之辨、差在微芒、嘗臨事而不能決別、(人人通病正須猛改)間決別矣、而舊習牽纏、不能斬斷、豈生來業重福薄、天地鬼神實不欲吾窺此大道、而奪其靈耶、曰、敬軒先生有言吾心誠志於學天理、其遂吾志乎、如吾子舊習牽纏種種分明、此誰使之、良心不昧若是、耶、皆天啓其聰也、天方啓之、乃云奪乎、但要發勇猛心、立堅確志、循序漸進、日新月盛、聖賢地位、不患不到、

又何憂業重之不可消、福薄之不可厚也、變化氣質、即是自造哲命道之必得、責誠在我、須共勉之、更告有志者、

說理如說家常話、欲令草木鳥獸俱曉得、箇中真消息也、堂堂七尺軀、却於何處躲避、范彪西

理欲二字、今日出頭、范个臣

可作道不遠人句註疏、一切理障、無敢犯其筆端、范孝前

續垂棘編目次 三卷四卷共一册

續番棘編卷之三

晋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

范爾梅梅臣
范一偉个臣
任重任華叟　手錄
男范翼孝前

明榆林兵僃道叅政都公傳畧　傳山太原

未申冬春間秦晋先後亂河東西問絕一時守禦死事臣事蹟皆無所聞而閑封都公實以才畧官兵僃榆林太原門下士陳謐皇皇諭訪公有亡憂形於色葢知遇之義也訪之於山曰子亦聞吾都先生存亡何如者耶山初無聞也曰試言子之所知見都先生者而爲子决之謐曰謐知先生居鄉有懿名山曰何以言之謐曰諸鄉大夫之所習爲者先生有所不爲人咸以爲刱故汲長孺之名歸焉山曰死矣謐又曰謐知先生之服官惟知有朝死山曰何以言之謐曰先生官晋時有某生者貧爲先生舊人先生愛之嘗許作養之生一事懇先生先生正色曰諸生何得遽與此生曰小事先生曰事無小朝廷之法在焉吾安敢以朝廷之法私吾舊士也某生逡巡復進曰事惟小故敢白以其罪之誣即微其言亦出如此則罪當入耶先生曰事無小即罪亦誠誣即入非朝廷之法

出亦有朝廷之法諸生何得輕與此吾安敢以朝廷之出入者而爲故舊士出之其再勿言謐以是知先生服官知有朝廷也山曰死矣謐曰何以言之山曰懿死知有朝廷死謐曰何以言之山曰一切全身保妻子之臣直不知有朝廷故無事贅富貴有事却肩縮頸以逃先生惟知有朝廷故人之所爲先生不爲人所不爲先生决爲之斯懿之名之所由歸乎獨不聞先生之官既轄而秦乎而叅政而憲副而叅議乎莫非以知有朝廷而懿也懿斯忠忠遇難斯死矣其死也何疑謐譁然曰然乎哉然乎哉既而謐聞諸秦人曰賊之陷西安也全秦郡縣皆風靡獨榆林不下榆林固多世將家將家數多養敢戰士先生倡義徭忠之共與厲器械嚴飭捍禦登埤誓死士卒莫不鼓氣向義奉先生約束憑城殺賊幾萬級賊益憤急攻城城破士卒不降亦不逃血戰三日夜殺尸充達巷血爲渠先生死之先生名任字弘若癸丑進士

石道人曰都公守戰以死其詳秦人士當能道之異日有良史必能采而傳之道人何足以贊公陳生謐受公知以公官晋久欲晋人知公之不泯泯焉死屬記之存野乘故畧爲序述如此然猶及聞先生官晋臬時有兩偉事云丙子歲申頒藩國規儀先是晋藩權閹其婿横擲假名曰欲舞制監司郡縣官聽監司官多屈意與

往來公獨否閣方志之會規儀朔望監司官當入朝王藩閣約公
往朝公不往藩閣皆難之公據會典朔望朝王唯都布二司祖宗
之制所以不及按察司者正以其明刑肅紀朝王有諸不法事司
且得而糾察之故不令與二司同朝防微杜漸之義也何朝為或
云閣且以違朝廷制構公劾公朝公曰朝廷之所有我不敢無朝
廷之所無我不敢有揭會典示之卒不朝閣亦憚公無所構未幾
旋按御史某構學使袁公監司官不敢一顧袁公公獨時時過袁
公館與周旋之卒以此怒御史坐計典歸公職三鳴呼懿哉又袁
公赴部勤貧無贏資公發橐裝三百金遺之未嘗告人也

不是氣節人不必作氣節傳但必以氣節見之傳中終是傳中
氣節刻畫情狀如此似不必專作都傳讀 范廆西
爲傳體另闢生面 又許
計甫草曰龍門一書歷代文章大宗師也其高出百家只一絜
字今日忽睹絜字手筆能無起舞 又許
惟戇故𢒼惟戇故終不𢒼非戇而居鄉吾知其爲鄉愿非戇而
居官吾知其爲模棱 范个臣
陳生何以能知都公至此公他何以能決都公至此此中未許
俗士問道 范叁前

三先生小傳　錄王　傅山　太原

太原播紳先生如山所親見者則獻明王先生其言處舟錢先生
文蔚皆非近代所易有王先生昆仲八人先生長諸藩獮之爲老
大真樸爛簡好道求燒煉之法老而不厭游宦二十餘年貧不任
辦美衣精食然亦性不屑此時有官途人所餽書儀者諸弟遇之
輙弃去不令至老大手遜語老大是其人餽者我適急用老大篤
報書與之我何去了也老大笑而領之曰何去何去如此其常山
生平不登官人之堂敬先生風以事拜先生先生所居大房在橋
頭庭堂牖户不能得絲風鳴鳴然索坐客椅子不得有成對者二

張也好圍棋終日夜不倦亦不用心信手談耳陳生譖言曰過先
生棋索卓子卓子殘毀不穩與小厮不來自起繞地尋支高木瓦
支之定對奕食時中出小米飯二碗黃齏菜二碟過對譖云客待食
則食安我蓋不敢譏譖亦頗怪之何遽爾爾及看先生食甚香美
不芥意以是信先生之貧之真守西安嬌郡之頗劇苦求調簡得
寶慶喜曰是中出丹砂未任繇德傳小日王先生晉人也今之人
何足以知之額樸厚而高眉秀目鬚冉冉得風如古道士
輕描淡寫總期傳出清廉二字 范虎西
壓士俱淨讀者眼開 范叔臣

序郭九子曠林一枝　　傅山

傅山曰、余讀九子詩蓋傷儒生風節不傳而傳詩詩爲士之窮云靈蟹又告余九子詩先有藐山先生評本伯坦擬梓之南都爲毀太峯给諫得而秘之矣予又傷九子生不得志也而言乃爲貴人所重哉知九子名因重九子詩九子風節可不以詩傳也坎壈以儒生也其期諸中者未見無已傳詩九子詩從晚唐學者也然氣調險峻往往在孟郊于濆間稍進而學六朝以所性不能爲多俳麗故小曲似之後見當代鍾譚詩氣味與近乃又爲鍾譚格矣然其志不惟不屑唐六朝亦非所好論詩必蘇蘇魏漢馬期而詩卒

叙霜紅龕詩畧　　戴廷栻　祁縣

余嘗問詩於公他（即傅青主别號）先生先生曰我非詩人余疑之而竊讀其詩支離神勝而不得其解鉄然太息先生豈欺我哉先生非詩人也無何而復聞先生之言曰詩無才則不高則不典無氣則不厚無力則不雄不藻繢則不艶不老則不淡不情則不遠無性則不真無情則不風流無理則不倍重理則腐無格則野變化則神神非內非外非離非合余聞之疑固在也急取先生之詩讀之横口之所言時高時典時雄時厚時老時艷時淡時遠至性至情純乎風流而未嘗無格過使我得過使我失聦明之間雲蒸龍變美人潸然而目成者知其神之所在先生殆欺我哉先生真非詩人耶遂私信其詩取其所得見者若干葛梓而藏之以爲晉人之詩先生聞之曰我非詩人也何哉晉人之不央然也余聞之疑猶在也

惟老戴說得出惟老傅當得起可稱雙絶　范彪西

凡文易直易盡前曰我非詩人使不太直後曰我非詩人使不邊畫　范梅臣

再泰之赤水先生三觀九還其於詩法思過半矣　范孝前

杜遇小敘

戴廷栻 祁縣

余舊游燕、於陳百史架、見李空同手批杜集、草草過之、其後每讀杜詩、以不及手錄為恨、因索解於公他先生、先生指一章、即一章上口、曰第如此、正自不必索解、若得一解、當失一解、難一番、即易一番、因人作解、不惟空同之解不可得、即後工部正當奈何、余即退覓善本、日乙而讀之、始覺失一解、乃得一解、易一番、難一番、方其難也、若易以為易也、後與杜遠、至於有得、若我信杜、忽復失之、若杜疑我、先生所云神遇、果安在哉、其解猶在乎難易得失之間、後問之先生、先生曰、第讀正自當解、余且讀且疑、久而始

信以我喻杜、不若以杜喻我、以杜喻杜、不若使我忘我、猶梗挖空同所解、諸體固當、至謂五言古少遜漢魏、七言絕不及太白龍標、斯言也、猶痴騃各半之解也、余謂不必以漢魏之詩、論子美之五言古、亦不必子美之七言絕、與太白龍標論、遂抄集朝夕怡悅、所遇於杜者、凡若干首、謂之為杜遇、莊生之言曰、知其解者、且莫遇之、

甫餘戴生之所遇於杜者如此、

心活而筆靈、具此天分、不愧風雅宗主、 蒼髯 西

文履善集杜序云、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又云、詩句自是人性情中語、煩子美道耳、所見大畧同此、又評

石道人傳

戴廷栻

石道人、眞山者、還陽眞人之弟子也、父離垢先生、母貞髭君、孕十二月而生、道人先是道人從叔某、於朝海比丘造栴檀香佛、佛至、所費過羸、中悔、離垢先生告貞髭君、貞髭君出所積簪珥貲百金、請事佛、即夢佛指一髏光修為比丘、曰、以是子汝、及生道人、時見所指比丘來、俄而龍起所居屋、極雷電大雨、道人生而雨止、生後不啼、離垢先生出卜、遇瞽比丘、告之故、瞽比丘言、但向彼道、既來何必不啼、當即啼、如所言、果啼、三歲時、離垢先生偶誦心經句、問道人、道人不覺應聲誦其下句、六歲、見離垢先生買貲精云服之

不死、輒出入取啖、不肯復穀食、強之、乃復穀食、七歲、使就小學、凡所授書、傾注如宿通者、十五、補太青先生小試博士弟子員、因小病、取讀神僧傳、慨然神通非難致事、二十試高等廩餼、以舉子業不足習、遂讀十三經、讀諸子、讀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諸方外書、會袁山袁公提晉學、見道人藝、以為是子忠孝人、不僅僅一文章士、置第一、公於三立書院、教晉國諸才士三百餘人、以道人為祭酒、而道人讀方外書如故、公被巡按御史某恭誣、道人伏闕頌辯、以奇計、公事得解、以公道學終不告公、故太史君常馬先生為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公補官泰州、約道人游、道人方服栝蔞辟

數不眘公書終身不肯見公撫軍蔡公怡雲修三立書院故事復以道人為琴酒道人雖期集然不肯衣紳衣講學書院（伏下服之不脫）人怪道人道人善病受道還陽眞人眞人益神宗朝以祁雨驗賜印劍及紫雲綉衣者其神異見諸高邑趙忠毅公傳中歲壬午道人夢上帝議劃給道人單字不可識單尾識高尚字且賜黃冠衲頭心知無功名分遂製冠衲如夢中賜者放榜罷百三十歲長壽比立賀道人道人曰比立誣矣吾不中式比立曰不中故賀道人領之取所製冠衲服之甲申之變竟服之不脫為眞道士道人傳姓字仁仲一字公佗今年六十七歲矣

戴廷栻曰道人世家子（僻不受所以為貴處）僻潔僻穢以逃於人而畏人稱其家世人或以節義稱道人道人不受曰我方外人不知節義道人習舉子業則讀方外書及為道人乃復乙儒書而讀之道人喜遊每遊諸山水勝刹至其門不肯入聳肩謂同遊者是有闍有廊有池及花樹是左右向果闍廊池花樹左右向如所度益近於宿命通矣道人猶自謂聞道而苦於情重豈眞於情有未忘耶吾惡足以知之傳其出家慧根乃如此

伏闍題辨處開聲救苦時大慈悲大法力將前佛指比丘一段方不虛設却又不似膺頭巾捏个肉菩薩為吾道中老輿愿也公佗才學膽識可欲一班 范鹿西

涑水編自序　翟鳳翥岡章

粱隆子曰陸子不知文而好為文以紀予事也（謙盡可想）予不抑詩而好為詩以寄予情也亦猶予不知學而好言學以省予過也好言學且好言人之學為予省過鏡也謂學學道也文若詩道之餘也學道而非有得於心以實體之於其身而見諸行事言雖多奚為雖然非言其道又無以明夫言非吹也而嘐嘐而刁刁而謂謂非云藉乎數音曰天猶黃口耳予之文若詩亦若是鐫刻災梨重複出之何異嘈蠅徐仲光陳惟易曰卷帙參差尚宜簡點三山林孔碩陳伯宗、重加評次題曰涑水編以予涑人且為涑水書院也嗇子以是益媿且懼矣日言學而學益疎日求寡過而過益多日勉彊為善而不善益出文雖撫嬌奚貴乎況乎其為無益宿瘤耶雖然予之文若詩又予之山林圖圖也日者講課之間閒以山林山林之間間以歌咏坐涑濱之上取寄情紀事之書游而涑焉蘧蘧然夢栩栩然覺亦任籟吹之自至而已工弟工奚卹哉

講學歸於省過見立言有體 范鹿西

可作生平講又評

敬書一通於座右洗心對之不覺怵然起敬 范孝前

五經創業序

翟鳳翥 閒喜

予向以理荒之役日走西豊之野癸巳端陽登靈谷山北望匡蠡南眺麻姑諸峰華蓋玉田興氣隱隱也而衆山仙壇之蹟又出靈林以東谷中右軍康樂之流風荊關中山之故武棲楠竹箭莫巨玉人之嘉秀俱在以是有山在諸峯上人疑天際來之句時鄭進士唐彦麟章游諸生從予遊互爲酬倡計今數年矣予遊太華歷江漢又以閩藩之命進彭蠡瀾汝水盱江上之諸于復侯于靈谷山下江山如故故人再晤誠快事矣惟是安場龍溪諸郡也民皆于靖冠闕山營田理賦卯翼鷸哺之民有安業者有罹殘死

邇者殊嚕今昔之感耳諸于出所集五經創業問予而匡風蠡海之奇鬱林莫巨之勝以迄玉盤嘉樹之氣又在尺幅間則又足慰積憾舟中午夜點次之授之梓人將揚以質于涑水諸于並楚閩問學之士也雖然五經大義非文章已也而况科名乎格物窮理行道而有得於心於以立身經世斯真文章出焉斯大事業券焉西豊稱理學浦藪象山草廬之教至今存也諸于勉乎哉

有一字墮落理障否　范龐西

安民作人兩大政俱既和盤托出　范孝前

孫孝子社倉序

翟鳳翥 閒喜

社倉法朱文公準常平義倉而起者也與鄉約保甲一以貫之属以有司編以社首總推之以賢士大夫仁義之道公私之利萬世不能易也歷代著爲令典　朝廷屢加申飭而卒有行有不行即行矣而卒有效有不盡效豈法之未善哉誠不誠也天下事誠而已正心誠意文公講學之要首即治國平天下之要首也誠之至者石可射山可移井可跑星可禳埋兒可以得金湧泉可以躍鯉而况博施仁義之事一出於中之誠然有不立見成效者乎不然或修故事或博聲名或有所爲而爲之甚且利利其中也事之不

克乃終不於其既矣不誠無物也樂安孫悔菴先生則大異先生孝子也仁人也而誠者也其爲母祝禱魚躍雙下一事視古卧冰湧泉爲尤奇誠格之至孔廟書院橋梁義田等施數千金又捐穀八百石倣社倉法行之數年積穀至三千餘石以具賑濟其爲仁義也大矣夫人即好行仁義偶一爲之再爲之而中倦且靡者多矣先生輕財樂施不一而足壹本至孝出之即當事上聞之朝廷特加優叙先生不以是也今又錄社倉法請廣其事非至誠之不息不已而樂善不倦至此哉社倉法文公行之崇安而崇安效行之南康而南康效當時下其法於浙東諸路而各有效予

守饒時倣而行之以其餘建堂建學建書院甚有濟焉今立之邑鄉矣聞孫先生此舉恨不徒步千里登堂下拜焉樂道其事而先為之序

社倉鄉約保甲近日幾潰域中誠心行之者何人乎一經拈出可當晨鐘 范彪西

文章不得大道理作間架詞章雖麗識論雖高徒亂聽耳此序以社倉屬仁義推本于孝而歸於誠是何等間架 范梅泟

貞母趙太淑人傳

瞿鳳翥 聞喜

貞母趙淑人者東萊王解元章之母也解元成進士矣曰解元者以母遠解元不遠成進士且欲以前解元終者王子初志也解元父六一翁諱應昊弱冠邑庠再應鄉試不第益愈發憤下帷以勞三十而卒時趙方二十有六歲解元未三週又善病喘瞤哯哯撫之矣曰舅嫜相繼早世所天又不天止此雛此雛可活吾且活以活此雛家世貧茅屋數楹四壁半圮蓁莽蔽其門每風雨不能蔽一櫃解元一日與羣兒戲見有呼翁牽袂為商羊舞而去者瞠目姓之歸而索父於其母母指屋下槁木曰此而翁也解元仍泣

索之母且慰且泣泣嗚咽不能下日夜坐繞櫃傍即坐解元廠下教以讀績聲書聲泣聲出蓬茆間一燈黯背孱主人去向暮貧鄰媼以宿歲大祲自厭粃糠以糜啜兒侑以蚶蚶長寸許一飯三餡之以是母瘠而兒肥矣解元成童抑與不逞少年遊母戒諭之不已撓其衣遶櫃前撫背几七叙以頭搶地呼天而哭曰而無良吾徒苦耳不如番從而父九泉也解元卒自悟每有過負杖以請祈母好掌其面始敢起下帷力學年逾二十數奇猶就童子試田上兩餘夫不及斂糴與石田等賦稅徭役雜偏朝夕鄰之其先君子柩不蔽風雨其母遂頭禿十指春織攻蠶籌解元始入郡庠母哭

謂之日而父在殯二十四年矣所不即安土者母子形影相弔煢
煢相依在櫬攢舉案也立而以報而父而今乃可以安土矣而今
乃可以見而父九原矣龔之次歲癸酉鮮元擧於鄉再歲而母年
五十五卒謚曰貞嗚呼貞豈易言哉忠臣義士以一敘徇國其節
固足尚矣有懸忍遲回於數十年之後者或以為其君或以為其
親或以為天下孫讓陶潛張子房諸人其始終之心固自一也程
嬰立孤視杵臼為尤難以今觀王母稱未亡人日夕撫孤煢煢茅
龔間者三十年卒能立其子以大王王氏鮮元日講聖賢之學里中
稱為真孝廉丁亥成進士令陞山以不事逢迎左遷閩慕慕予屬

予不敢以屬過也督軍李少保公加重之歷椒龍巖溫麻諸邑事
所至以燕慈聞成母教也李公益加重之夫介如李公豈輕易可
人者乎鮮元初舉時製綃衣壽母母篤之以布繄終如不敝風雨
時鮮元每言母鄭長潛不能已如泣杖時嗚呼斯所謂終始一之
者矣以是書曰貞並書其子曰孝

一團血性繚繞筆端文章到此地位至矣至矣　范彪西

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　姚洋首

江孝子小傳　翟鳳翥　聞喜

孝子江德剛鄱陽山鄉農人也兵亂負母避之母沒棄室茹素攜
茅廬墓一弟供送薪米鄉鄰有覘問者紙帛焚墓前一切弗受踰
三年猶未下山夜嘗有虎不為害人咸稱之辛卯太守翟象陞下
車闢其人以名帖延至郡城大寺先往拜之短襖芒鞋樸樸然一
洪大也一坐一茶之禮未諳也太守製布袍制冠遺之延為鄉飲
賓每朔講約列坐諸生間詳問院道直指張公特題旌表十年
矣其人樸樸如故以四十五歲不敢遠為立傳割股長齋二事不
可以風予嘗闢論之亦能自解畧紀数言為修志也因憶太守昔

年單騎自九江來至童子渡憩道旁樹下一鄉民不知姓名坐話
民間疾苦者半晌杯酒酬飲而別不知為太守上世之民與其人
有類孝子

此為通神隹手司風教者肯懸一幅細玩之自然轂聞不絕　范彪西

山窮水盡處忽闢一洞天原評比之東坡海外諸作可謂知言　范梅臣

王義民傳

翟鳳翥

王寵蒲州韓守台太守僕人也事韓有年家頗殷一妻一妾俱有貞順之德甲申正月初流冦渡河州人多倡迎者不則惴匿山中守台公死矣其恭人繼縊死寵視殮畢顧謂其妻若妾曰吾儕小人哉人僕也明民也臣妾賊乎不事二姓婦人之道予願與若同焉（何其從容）於中堂設几筵列杯著懸三繯製三木主一題大明小民王寵之位一題大明小民王寵妻某氏位一題大明小民王寵妾某氏位位置已偹酒餚酬勸至夜半視妻妾次第經死已遂就繯死之次辰賊至三木主列中堂矣州人食稱曰義民議祀（不愧）鄉賢祠野史曰王義民一僕隸人耳其妻若妾一鄉人女為僕隸人婦即不死賊未必及之即賊至炮烙縉紳恐為其主逮其主人既殺又未必逮僕及妻若妾也乃竟死之自題木主係以明此豈僕隸人女子所能識乎士大夫對此何如士大夫至今日皆賢郡邑祠至几案不能容義民于此亦難與並坐矣噫（真大史公）北都陷澤州王昇宇賀鎮京師自縊死鄱陽鍾岸徐生不食七日死進賢一漁人投晉死可以並傳

詞意之妙固不必言予尤喜其几案不容數語有風人遺意可為近日士大夫妝　范彪西

姜嫄墓記

翟鳳翥聞喜

邑西北三十五里有氷池焉世傳后稷棄此詩云寘之寒氷鳥覆翼之是也俗傳云（酈道元手筆）稷棄於此鵰羽白虎哺乳蛇蟲衛之與詩語同又旁有蛇虎澗即謂此池東為姜嫄廟廟下即其墓山後大洋荒壟數十畝為有（如讀峋嶁碑文）邰氏墳土人清明日迎嫄祀之曰婦婦俗沿舊矣先年地陷人穴而入磚石莊砌如宮室朱綠備新廟下墓亦如之其事甚異其蹟甚古郡邑志云稷播穀於此始故名其山曰稷山上有后稷陵山下有姜嫄墓國語展禽謂稷勤百穀而山死似也按帝嚳高辛氏都亳其先少皞都曲阜姜嫄出有邰為帝元妃棲祀郊禖實始生稷稷儼然為元子矣以天子元子而棄之隘巷平林寒氷之間有是理乎且嫄既為帝妃尚云無人道乎且居然生子不折不菑以赫厥靈尚云怪乎巨人跡與夫赤龍飛燕之說或當時識夢之事耳電火虹星古記往往有之稷堯契三大聖人生自有異兆非真與異物交感而然也然則詩言非與愚疑三誕宅詩人虛設（可與雲火老人分席）之詞以明天意所在或姑寘之以試之而後舉之以明天意所隆李京氏曰詩因名棄故云史記褚先生曰見其有天命精微之意耳雖然又有疑焉帝嚳父也帝也聖人也乃詩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又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何嘆母而不及其父歟

鄭氏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乃帝嚳後世子孫之妃也太史公帝
嚳紀止云娶陳鋒娵訾氏生放勳摯未及有邰若云帝妃堯稷契
皆賢兄弟堯在位七十載不能用必待舜舉之耶朱傳亦云姜姓
有邰氏女名嫄高辛氏之世妃是也且嫄名也以帝妃稷母而名
之乎曰有邰氏女也平陽府誌云有邰氏女姜嫄出野見巨人跡
心忻履之歸而有娠浸大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弗子終生子以
爲不祥棄之隘巷牛馬辟不踐送之平林之中伐平林者薦之覆
之寘之冰池上鳥來翼之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嫄好稼穡
棄兒戲好種麻麥及長好畊農相地之宜民皆則之堯聞之舉爲

農師由諸說觀之嫄非帝妃明矣稷以履武生信有之張子曰天
地之始人固有化而生者夏母胥圻殷母孫卵萬世粒食之祖生
不猶人事或有之詩故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也史記戴禮當以
詩言爲正又邰州有履跡坪後[illegible]有[illegible]水又武功爲古有邰有
姜嫄墓又絳縣有姜嫄墓夫邰州至公[illegible]去稷約數百
年非稷在邰也邰而坪而溝乎堯以后稷有功於民封有邰詩曰
即有邰家室今謂即武功或祖於彼而還於此乎抑武功其食邑
乎李汝寬氏曰墓者慕也古聖人徂卮四海若喪考妣殊俗之人
各立塋而祭起土而墳是以所在有焉所謂衣冠之塟是也猶漢
時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也舜塟九疑安邑鳴條岡有舜陵當以
鳴條爲是豈以天子南巡卒不能歸塟故都而道路之乎謂之卒
於蒼梧可也謂之塟於九疑非也堯都平陽稷佐堯及舜其母子
俱塟於此以理斷之爲是韓子曰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孔子祀
孔子既可及其父祀后稷亦可及其母雖徧天下墓之可也武功
之墓絳之墓又不必辯矣

生龍活虎何處捉摸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范麗西

難得痛快斷得分明此等文最益人神智　范梅臣

重修玉皇大帝廟記 有節句　　翟鳳翥 聞喜

禹甸之右稷池之陽嶺曰堆雲既阜而昰坐鳳崇而帶涑水勝龍淵而紫瑶臺爲西夏勝迹古有玉皇大廟高出諸天五、社牓亭歌帝德也按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曰玉皇大帝王者之祀也以鄉人而祀王者之祀不亦云泰乎曰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八勞苦疾病則呼天呼父母者常也王者父天母地小民亦父之母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四名五號六氣七衡八紀九藂天也民日戴天不知天之高而羣生大仰莫不尊爲百神之主故天主以報所受以教民孝也備之封土立社天子有大社諸侯有國社降而鄉社者百姓之祀也百姓既可以祀社因社而帝亦人本乎祖之義乎王者大歆天使天下皆知有上帝故不在功令之中也傳云東王公居雲房之間紫雲爲蓋青雲爲城白雀黃龍之異玉京之盛其以是巋然煥然者象之乎然以是爲上帝之廟是矣以是爲成禮而禘事之鄉人固弗知也

使狄梁公見此應亦從俗而祀矣文之有關風教如是　范彪西

實有一段至理矣因之所云創个天下大觀豁人胷臆者也　范梅臣

重修大清觀記　　翟鳳翥 聞喜

宋村爲栢壁名莊其來遠矣攷金石文先代有千戶侯暨子若男者且地多古蹟巨家蹟也父老相傳東西兩村原合中社而一大清觀大覺寺鼎峙其間迄今猶稱東頭西頭云觀近東頭先大父大人迄予世讀書其中大父時重修老子殿而中殿廊廡頹圮如故今爲增修聿新益田二十畝以供課文講約之費餘則道人香火焉大覺寺亦如之夫予歷建書院以興文學志也職也老佛之宮切嘗刺之茲則爲寺又爲觀何耶曰亦所以爲學也觀若寺予兩頭學者讀書課業於其中父老子弟講約修睦於其中往來官長遊客止宿供應於其中若然則琳宮鷲剎亦猶夫書院館舍也予毋喜讀老子暨莊列諸書道德南華與易學中庸之旨亦有符者吾夫子未嘗不過而問焉殊用而合體未可槩以異學擯之也考觀建自金大定三年額曰大清至今大清故運而重新焉其亦有數存乎待今日而興耶是爲記

着意處　着意處　仍將羽流等引入吾門墻　好把柄

神似蘋文不惟不襲蘋一句并不襲蘋一字詩家所謂偷勢乎　范彪西

琳宮鷲剎却歸到學上去總不欲一言苟且遺其初心　范梅臣

鄉約跋言　翟鳳翥 聞喜

鄉約六言聖學王道盡之矣予為諸生時受學臨汾梁先生之門又嘗講學弘道書院丁丑自北雍歸取先代諸公六條訓解編纂成篇曰鐸書端社大課畢即集士友父老宣講大覺寺共相勸勉此已卯壬午間事也既而以世變行遺閒之庚寅出守饒州時民殘學蕪盜橫兵驕諸如溺女健訟迎巫舊風猶然曰非鄉約法不能理也仍取鐸書舊本增刪刊行每朔大集僚屬紳士人等會講一次蒙撫按諸臺頒行各郡數年頗有成效如鄱陽石門王姓兄（以下申明成效原）（為今日作滿漢平看作自晦定非晚人）弟殺人拒捕兵役不能獲差一老隸持硃票一紙鐸書一本令該

圖約長宣諭自縛服法為重責（得體）而以事在赦前歸之自是一方無復逆命者萬年山鄉累賦一千六百餘石趙令單騎持書宣諭旬日得逋賦過半孝子江德周鄱鄉農民也往拜之每講延坐諸生間有一父訟其子者令其子跪聽卒感泣為孝凡有大訟即於約所公處之費風漸息至全活溺女有以子官與姓名其女者（貫罷勸單子今復出）理屯湖東到處宣諭勸民歸農江霧山寇數千里聞風就屯實以此也諸如建學建書院置學田以課士立常平倉社學以育民聿本是書經綸而出甲午呈進 御覽下部飭行戊戌觀察秦風鬻悍視江右為甚以刑治之不勝刑也特詳各院臺修舉斯典咸寧生員蕭凌漢藍田鄉民成繼以小事角訟各給鐸書一本次日感悔確爭自是焚香息訟者所在以聞有臨潼民余印為茶商誣盜之至鬻妻不足以償縣隸武起蛟等集香資代完官銀出其人贖其妻以歸以聽約勸之也鄉約法固隨行而隨效矣惟在上為者以身先之以誠動之翟子曰予生平學問惟此一書居鄉居官以是為雖有譏其迂闊好名者予不䘏也勉強力行大家提醒講鄉約即講學也而治平天下之道盡之矣同心者勵我為祝

此陽明先生鄱陽舟中舉動也使 聖主見此應稍有用道學矣有民社之責者幸勿作文字讀　范彪西

京師八款疏

朱棐 閩喜

題為京師首善之區○敎化宜先○法度宜嚴○恭陳八款○以期作則四方事○切惟移風易俗○導世之微權○彰善癉惡○觀摩之妙用○古之治天下者○止治其國○誠以邪慝者○四方之所取象焉者也○一惡未除○一俗未善○亦足為太平之累○臣敬抒八款○恭為我 皇上陳之○一曰尚節儉○以阜財用○古者乘輿服舍○吉凶軍賓○皆有品制○不敢濫○不敢僭○近見都城風俗○靡麗相爭○金珠之飾○盛於娼隸○綺紈之好○僭於婚姻○居住則雕墻畫棟○商賈可為騎乘則金相玉飾○吏胥偏勝○至於裂幣毀繒之事○祺下杞熙為之○漢人亦有從而效習者○我 皇上澣衣敝袴○躬自節儉○而下猶以驕奢相習○似非養源培本之道○請乞 敕下禮部○考較典則○將服舍婚祭之禮○考定制度○勿使浮僭○咸遵約束○庶民歲可厚矣○一曰禁師巫○以正風俗○午運中天○魍魎何憑○古者崇經黜邪○所以定民志也○近見都城齋壇之設○半於男女○巫鼓之聲○徹乎滿漢○遠近效尤○邪教盛興○初不過成仙了道之說○侵於人心○久則（采心造意）廣纂偽札之事○造於幽室○直省入告者○紛紛不一而足（其言誤事）○蚩蚩生民○始於無知○一念誤入○難救重條○寬之不可○殺之不忍○不重可惻○亦重可危也○伏祈一嚴飭五城○家諭戶曉○開誠布導之餘○以重法繩其後○除有名釋法外○如有男女雜處○聚齋修會之事○著力嚴拿○務求實實禁熄○勿止以朔望具結了事○庶織繡鬉髢之術○難以迷亂於盛世矣○一曰辨名分○以別貴賤○從古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此一定之理○近見都城尊卑莫辨○狐狸橫行○滑吏積胥○分庭抗禮於縉紳之前○優人排倡○併轡齊驅於冠蓋之列○罔知顧忌○莫可誰何○不爭辨則番首喪氣○一較論則引類呼朋○不冒稱有旗（無一字虛設）則假指投主○誰職與之辨真贗哉○如此行徑○豈盛世所宜有○伏乞 天語○勅下刑部○嚴立無職詐職○無旗詐旗之條○載入新例○庶體統立而宵小消矣○一曰驅姦宄○以靜地方○經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止者止至善之人也○近見直省衙門○積蠹巨姦○作惡貫盈○或本官發覺○或被人訐告○則潛逃 京邸○以為躲雨之所○徉言投旗○刁稱揭主○攜倉庫之金錢○浪費於章台○負焰天之重案○逍遙於紫陌○在本官懼為曝治之金○在本犯恃為負嵎之虎○（智被市上之匿字字眼不上三十兩也）以致法度不行○鴟張效尤○遁潛通賊○若輩（可惡）耗其大半○皆由京提相為招窩○相為指示○伏乞 勅下五城○每季然照巡按拏訪之例○將土豪大棍○力為體訪○不時恭拏○庶輩轂之下○不為此輩藏污之所矣○一曰稽軍器○以防賊盜○近者禁馬之議○意在縛賊之手○而卻賊之步也○殊不思綠林大寇○皆披堅執銳之人○能暗通牙儈○以市馬匹○即能假冒官役○以購盔甲○近見都城矢函如林○保無有賊外

續書隸編卷三　廿三　五經堂選定

販者乎古者家不藏兵盔甲原係官造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舊
例設盔甲廠如或難行亦須設官司市除滿洲出兵照舊貿易外
如有外官差人勢買者須持印信批文驗明上稅方准收買無印
符者即以奸細治罪出門之時仍許顯露公驗不得韜橐帶藏違
者並處此亦消弭盗源之緊要矣一曰舉孝順以敦根本孝順者
百行之源京師者天下之本我　皇上孝性天生媲美虞舜化行
自近都城之內得無有孝子順孫以及節烈之人但外省巡方復
命例得旌題都內五城官如傳舍未有此例首善之地何可泯沒
請　勅部議年終許五城御史兼舉真孝真節以憑旌表臣習見
都市之中千百成群聽說詖詞者甚多何如　勅下五城擇其善
講者將釋書六諭每城於莊岳之間各設講所以廣教化則天下
郡縣鄉約亦皆聞風舉行有裨人心世道不淺矣一曰除窩娼以
勵廉恥古者青樓之列惟犯淫刑者充之近見都城通衢僻巷處
處章台皆同一種窮兇惡棍將人市婦女窩買到手百般凌逼或
強為侍妾或販入花柳本善良子女一遭毒手不顧死活所以涕
零沾襟哭聲震地京城何地而可容若輩公然屈良作賤哉伏
祈　勅下五城着力嚴查如有此項兩隣不舉治以重罪庶不有
誨淫召善之事矣一曰禁攬納以清積逋禮户兵工四部皆有錢

續書隸編卷三　廿四　五經堂選定

糧各省赴京觧納者或藩民或簽役愚民一到京城忙無頭緒專
有一種走部惡棍賃借宅舍假裝體面窺有外觧人役挾帶而來
者或迎風於城外或周旋於部門圈哄到家誘以代納或一總包
攬或零星科派遠來愚懦一落籠牢不能自主將本折錢糧全賺
到手任意花銷部比則百般支吾以致觧户終年不能掣批者有
之甚至竟自逃走觧户傾命賠補者有之請　勅各部細訪嚴拿
治以重罪嗣後觧批投部必驗果係原觧方准收銷勿得容縱攬
頭庶錢糧無乾没滲漏之弊矣以上各款或曾經戒禁未見寔寔
舉行或出芻蕘末議不知有當　國計臣愚以為元氣當培風化
宜厚況浙楚江淮水災疊告山右秦川雹震時聞未必不由奢侈
驕淫人心不古之所致也欲挽四國之頹風當自　京師始緣係
條陳字稍逾格疏乞　睿照垂宥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字字金石言言訏謨當道者拿住一副實心腸做將去自然有
好光景出來　范彪西

請飭督撫訪貪疏　朱裴（閩書）

為督撫之訪貪宜有密法道府之揭報未可盡拘請稍破成例以急救貪風事竊惟我　朝懲貪之法設督撫以糾劾之必憑司道府廳以揭報之非有揭報不敢糾劾其意原欲取耳目之同固也不知耳目之弊即至此而極何也督撫欲參劾一人必問之藩臬藩臬問之監司監司問之府廳府廳不關送一官司道無如之何（監司府廳不知是聖賢否）矣司道不關送一官督撫亦無如之何矣督撫雖明知其極貪極酷而非得道府之關報終無出疏糾劾之例亦惟有聽其貪酷已（府廳等竟坐隶督撫之手矣）耳所以道府徇庇之權較督撫而更重有司逢迎道府之事較督撫而更急其始也非、不惜督撫之查參大張聲勢而究也一手障定網漏吞舟推諉打點具背之為督撫者一今之為督撫者什矣有司之苦不可勝言者非有司之苦百姓之苦也近如江南督臣即廷佐擴揭糾參不職官員事一疏內稱江西一省寂未見司道揭報一官止套具才守年貌冊司道各官狗庇情弊牢不可破任臣嚴厲查駁終置不聞等語（令人髮指）又如山陝督臣白汝梅特糾貪酷縣令併參狗縱道官以肅吏治事一疏內稱冀南道參議劉芳聲狗庇貪酷知縣馬有書公呈私稟（可恥）代為請寬等語此其一二處之摘發而天下之眾弊養貪者尚不知其凡幾也臣請　皇

上勅議專督撫以癉惡之權不必悉拘以揭稟之例凡所在官司有不廉不法者耳有所聞即以入告明試接見之時較年貌冊為最真也有大萬大庸者目有所見即以入告密訪道路之口較官評冊為最定也道府之揭報不必盡憑亦不必盡禁總求戢戒貪風休養民力仰副我　皇上諄諄禁私派嚴餽送之　上諭而止如此則事權歸一督撫不得借口推諉道府亦不得借端需詐有司之打點少減百姓之私派亦少甦也倘有糾參不當（此數自不可少）坐督撫以失寔之罪又何必畢取道府廳之公揭而後為有據哉云云奉　旨該部議奏

說有司之苦痛快委婉非有司之福百姓之福也今日百姓請念佛以待之　范彪西

召父杜母有種此疏結成胚胎　任華史

條議刑名疏

朱裴　聞喜

題為直指東省刑名淹滯之源、亟陳澄清庶獄之法、仰乞
勅部議覆、以佐祥刑事。竊惟從方之職、掌以勅法明刑為先、而刑法之允協、以情真罪當為主要。期於無冤民、無留獄、二者盡之矣。臣入境以來、披閱罪囚案卷充棟。臣以民命關係最重、雖爬爐漏撤、不敢忽畧一字。但最可嘆者、有十餘年之久而不能定一案、有一案未定而已監斃多人者。原其淹滯之由、或因人命傷招彼此參差、盜情口供前後懸殊、以致屢駁屢異、延無成議。近如刑部駁出蘭孟斗、李以茂諸案、皆係元年之事、至今未結。臣已遵行、將歷年承問各官六十餘員、題請
勅部議處矣。再如刑部覆憲臣課羅科等遵諭陳言一疏、內稱問刑衙門審擬一切罪犯、必須証佐分明、口供的確、按律定罪、庶免冤枉。至於年久之案、務要速結、庶獄無淹滯、相應如憲臣所請、通行申飭在案。臣欲從頭整頓、立法澄清、則端自初招始、請為
皇上陳之可乎。亦思法之最重大者、莫過兩端、人命、盜情是也。人命盜情之最喫緊者、亦莫過兩端、仵作、捕役是也。請以人命言之、人命有謀殺、故殺、鬪殺、誤殺、劫殺、過失殺之不同、而總以檢驗為主。初招檢驗、傷格人命冤案之胚胎也。必官之公而且明者、非斷得情、則到底不錯。不然、仵作得以高

（眉批：司刑名者清夜捫心果何如；怕人；更怕；寬哉；快心）

下其手、則以輕為重、以重為輕、人命鮮不失其冤矣。後雖批駁愈多、口詞益亂。臣以為檢驗之最喫緊者此也。日來檢驗之官、惡其蒸臭、多置死於數十步之外、一任仵作喝報、且有累月不檢、經年不報者、其間弊不勝窮。臣請
勅部懸一重法、凡檢官不親驗、致有捏報者、嚴加一處分之法。檢驗過五日、致有朽變者、嚴加一處分之法。再驗仍用初驗仵作、致有扶同者、嚴立一處分之法。如此則承問者知所儆戒、初招無不真確矣。再查前朝有洗寃錄一書、辨別人命傷痕、細於牛毛。臣謂有
大清律以勅其法、兼參洗寃錄以折其疑、則人命不至草菅、而一代之祥刑定矣。請以盜情言之、盜有強盜、竊盜、窩盜、得財、不得財、同行、不同行之別、而總以緝捕為主。緝捕初獲口詞、盜情定案之胚胎也。必官之明而且斷者、訊讞有法、則徹底不冤。不然、捕役得以煅煉其間、則以有為無、以無為有、而盜情鮮不失其真矣。後雖析揚益嚴、供吐益妄。臣以為捕役之最喫緊者此也。日來督緝之法、官既任其參罰、盡假手於踹緝之人、非刑攻拷、或指鹿為馬、波及善良、或牽引別案、以消積件、弊難盡究。臣請
勅部議、須刊木榜、凡緝拿賊盜、有不俟官審、擅用腦箍、竹簽等刑、致良民畏刑妄供者、官役加等治罪。有不俟結案定罪、捶楚斃命、一案監故多人者、官役加等治罪。初次供招

已定不許續捉兩案未經面質不許附會如此則承問者知所畏
惕而訟獄無不清理矣再查應捕害人前按程衡曾具疏禁革但（未必如此之詳切）
賊盜緝捕亦須用人律文開載凡犯竊盜者留充警跡請 勅部
議凡有竊盜案内之人（所謂以人治人也）雖發本處捕盜則蹊徑易知而捕盜之飛
誣絶矣抑 臣更有請者凡一切繫獄要囚古皆有饘粥以給之名
曰囚糧今内而刑部尚不廢此外而州縣則絶然無之以致獄囚
不幾於顯戮而斃於幽囚者十有八九 臣請於各州縣贖鍰内秋
冬積穀一半以賑饑民一半以養囚犯飭司獄吏目典史等官掌
其出入按數登銷仍令正印官五日一至獄庭親為查驗一以禁

獄卒凌虐之弊一以消獄囚反越之萌有偷安怠玩視為故事者
臣訪定參處庶威不掩恩而我 皇上好生之德所滂洽者多云云
奉 旨該部議奏
是屠康僖公為刑部時宿獄中細察情罪的真手段也循此行
之天下定無冤民 范彪西
既刑名者有矣如此愷切詳明罕見其儔 任華叟
讀書兼讀律不如讀此疏 范孝前

寛峪莊記　朱棐 聞喜

涑水之陽山曰娥眉娥眉惟蜀為著此或山顏相似故亦名焉上
則高阜而隴下則崎嶇而峪縣治之北離城十五里寛峪莊其余
相居也環面皆山中得一區如弁如笥羅列四壁有建瓴之勢茲
田輟川峪口形勢頗有相似故峪以寛名職此意也地甚狹且磧
磧難耕道多嶇折稼事之多者田不過百畝少則四三十畝刈穫
植種車輛不行悉以肩仔井深三百餘尺農忙貰鄰一盂亦必償
之屋必茅陶衣可十浣民至苦至此苦又苦矣積至艱至此艱而
艱矣他處農以三時此則嚴冬隩寒灰糞之輓運不得休息畝之

所穫大有不過一釜少數則西成無望所資者若阡若陌梨棗成
行且楓柿如錦拵之以釀酒漿可易金錢以助賦稅之用亦可乾
餱充饑以佐粱菽之不足女子善績紡辟纑之聲達夜不絶不施
粉飾不習詬誶一以淳樸勤動為事所以然者陶唐葛屨之風不
待言矣地逼近稷下與氷池村為鄰即后稷教稼處也民習其遺
風精於農事不沿末作貴穀重農雖糠粃不輕棄於道路積藏之
以預災旱之防瓦房棟屋代不概見穴居陶復什有八九此余祖
宗淳龐之風千百年世守之而未改者也愚家子孫之士雖書香
代有而科制未之前聞愚自乙酉叨第以來薄宦二十有餘載凜

祖德之仁慈不敢虐民慢士念門祚之簿弱不敢誇耀鄉里但昔也麤織而今則綺繒有之昔也糲粟而今則粱肉有之昔也茅茨而今則架棟有之昔也劬苦徒步而今則逸適有輿有之此愚之所滋懼而不遑寧處者恐墜祖宗之儉德而開子孫以淫逸之漸也故為是記以志田舍翁之實蹟云

上官三立曰、可作傳家珍劉子章曰、書一通奉為家訓翟有翼曰為天下補偏救敝于此文券之原評之妙如此 范彪西

通篇俱是來龍愚所滋懼以右方是到頭一穴讀者幸勿憒憒

又評

摩詰詩 范个臣

視柳州諸記用意處有深淺之別頓覺後來居上 范孝萱

更訂筆帖式疏 朱裴

題為督撫藩臬之筆帖式宜加更訂仰祈 睿照事臣惟督撫藩臬係通省大僚事有專管權無旁貸此古制也原與在內部院衙門朝入公署暮歸私舍者不同康熙七年因為差滿州官員出仕外省彼時恐語言不通文移扞格特准督臣莫所請總督准帶筆帖式八員巡撫藩臬各帶六員以為翻譯漢文之資帶之誠是矣近者我 皇上睿慮周詳每遇前項缺出必有 諭旨令吏部將熟通漢文者開列如此是 皇上業知筆帖式不必又用也明矣當日准帶筆帖式原為不通漢文而設今既精通漢文則筆帖式不為贅員乎伏乞 勑部詳加酌定如有漢文未諳者照舊留用外將精曉漢文之臣筆帖式一概裁回或以原缺補用或念其外用勞苦量加錄叙 皇上自有睿裁如此則事無贅員官無棄俸倘臣言可採仰惟 勑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知道

言簡而意盡可與辛復元先生經世石畫並傳不朽 范彪西

閩遊草自敘

瞿貞儀　閩喜

何遊乎記事也何閩乎記地也遊不止閩而以閩記事以地也閩不止遊而以遊記地以事也記事則以飲以食以應以酬皆事也記地則以山以水以草以木皆地也記事以地記地以事則以風以雨以日以月以平以陂以往以復何非事何非地也閩遊幾五千里凡兩閱月而豫而吳而越而騎而舟而輿在耳者目者腔臆者均有可記記之誠是也昔太史公經歷名山大川記則以史蘊長公遊寄所在以文以詩記之不負地也不負遊也余茲之役省親也非遊也何敢言遊茲之集記事也非詩也何敢言詩願詩者示我以詩遊者示我以遊則予將藉以自鏡矣雖然余敢言詩乎哉余敢言遊乎哉

真氣流行無今無古　范鹿西

一字連數十轉此善學於陵子公孫龍子而得其神者　又評

一串牟尼珠　范梅臣

續香蘇編卷之四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　范爾梅梅臣　范一儁个臣　任重任華史　手錄　男范翼孝前

參兩說

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地間有理必有數數非理不出理非數不彰宋儒好談理故略於參兩之義而易為三二之說夫蓍數老陽為九老陰為六少陽為七少陰為八聖人豈臆創此數哉大約本於河圖之生數者近是一三五天數也二四地數也聖人於是有參兩之法焉參者參五之義非三也兩者副貳之義非二也其法雖何有參天者有兩地者有參天而兩以地者有兩地而參以天者參天之一與三與五而為九此老陽之數所倚而起也兩地之二與四而為六此老陰之數所倚而起也參天之一而兩以地之二與四則為七參天之三而兩以地之四亦為七參天之五而兩以地之二又為七此少陽之數所倚而起也兩地之二而參以天之一與五則為八兩地之四而參以天之一與三亦為八此少陰之數所倚而起也且參天之一三五而為九固已參天之一

荐言震　洪洞

與五未始不可為六參天之三與五未始不可為八兩地之二四而為六圓已不可復益為七又安可復益為九是天能純地而地不能純天從此而悟太極可也故數也而理存乎其間矣奈何以天圓地方之形解之遂有三二之說夫天既圓而圜為三亦可為五地既方而圍為四何止於二即曰陽饒而陰乏地可退四而為二天亦可進三而為五耶是三二之義且不可曉況乎三三三二諸說哉究其故蓋泥於三二而不明參兩之義也嗚呼聖人不以臆創數後人竟以臆敗經矣可乎哉

来註雖與舊說異參兩仍以三二言此懷岳自註之言也吾欲以考亭之理與鮮之象懷岳之數為周易鼎足世人信否此言如不信君請問庖犧　范彪西

乾坤在手渾身是易宜乎吉凶悔吝占無不應此其大略也　仕華叟

開手提明以下層層申說層層照應極有法律文字　范孝前

恒社序

壽言震　洪淵

社何以恒名取諸易也易之坤曰西南得朋同人曰出門交有功兌曰朋友講習語皆可取而獨取諸恒何居蓋坤為純陰以陰以而風人所戒不可訓也同人之天火為象天處高而火旺不常愁其始合而終睽耳兌之義為悅象為口以口舌悅人豈可久之道乎六十四卦不盡於恒而可以名吾社者莫異於恒恒立心如一日也其象上震下巽於五行為木於五德為仁仁人心也故心仁為五德之首故從一一者太陽之數故又從日恒之取名其在斯與彖言道又言德明乎以道德為恒則可久不以道德為恒則不可久也夫以一恒為含仁統道與德如此則吾社之所以名恒者可知矣且恒之綜為咸錯為益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皆於交友之道為切此吾社所以名恒也與

不粘六朝風雲全是先秦骨力懷嶽素不讀兩漢以下書其手筆應當如是面對一體素隔千里甚而坐偃月計鄰雲非多口而盟則轉盻而寒耳此文其云欲乎潔淨精微於易數尤其剩技　范彪西

海濶天空山明水秀似此文心　范孝前

關聖帝經序

（真鼻中趣千崇）

賈鳴璽　曲沃

天青日白山峙海沉茫茫大地肅眼皆聖聖不可知是名曰神神何寄乎曰有不可磨滅之氣氣何寄乎曰有不可磨滅之理理何寄乎曰有不可磨滅之經（理至則大有此類見聖）經者何理也理宜於經也理者何氣也氣運夫理也氣者何神也神主乎氣也神者何聖也聖至於神也關夫子漢人也人之盡則聖也聖之盡則神也斯經也（凡看也須體驗）聖神之氣之所至也聖神之理之所傳也不可磨滅也嗚吁誰不震天地之中道理只在俯仰我亦立家國之間名分無過君父夫子之心千古斯在

一氣可成百轉不斷古今有數文字　范彪西

介妹墓誌銘

賈鳴璽　曲沃

康熙十年秋八月、曲沃賈鳴璽之妹卒、越五十日、葬夫子衛文諸墓、中鳴璽恩恨弗傳也、志曰、妹生時當先王父病中蓋命名介云先王父嚴每漏下輒呼鳴璽輩談古今忠孝節義事（叙次中何等雜論）時大人抱妹侍妹不作啼笑聲家人嘆異之及笄歸文緒踰年誕一男子弗育庚戌春緒死妹乃稱未亡人矣先是鳴璽奉命應中書考庚戌之役大人公車長安逮歸妹則病也初病在口口病不已病鼻鼻病不已病目目歷七八月病已病又在脾家人皇皇然問諸醫問諸巫妹惟一笑（妹有深識）詰之頷又弗語今歲秋病大漸家人環泣妹曰無哭哭則厲吾死也吾亦顧吾名耳遂卒距生於順治庚寅年四月初八日亥時歷年纔二十有二齡而已鳴璽曰妹蓋得先王父之教者與當先王父命名時妹孺子耳何以若確然知有今日者然則先王父亦明矣哉獨是鳴璽兄弟不肖惧無以承兩尊人歡賴妹（凄淡萬狀）左右之而今已矣妹曰無哭能弗哭耶（明慧守節而死通篇歸于不說破）銘曰其何以死歟惟有恥天日星是地河嶽是而豈女子千秋之骨朽只

張爾公稱韓昌黎擧墳銘愈于程明道邵公墓誌者以其慧而早死一句外毫不溢美一詞予於荊生亦云　范彪西

先王父五見大人兩見兩尊人一見讀者須識此意　又評

尊聖八典呈詞 有節刪

李華然 巽城

為謹考尊聖八典懇乞申請題行事皆關一代之興必有秉彝更新之規模使人踴躍而思奮而一代之典必有因時補救之制度使人痛快而改觀竊惟古今道德之極莫盛於孔子古今隆重之典亦莫盛於孔廟乃牲帛謚號僅及孔子之身未及孔子之先也世官世爵下逮其所出也而其上叔梁紇齊國公之封自宋大中祥符元年始及元至順元年加封啓聖王至明嘉靖九年用輔臣張璁議改稱啓聖公孔氏詔立啓聖祠奉祀進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周輔成從祀齋齋一堂豈不稱殷禮哉夫孔子改文宣王稱至聖先師七十二弟子俱改公侯伯稱聖稱賢而至聖之父仍然稱公豈猶不如孟子之弟子如公孫丑等之稱侯伯耶此啓聖公公字在所當議者也舊又曰孔氏夫孔子弟子從祀先儒俱稱子而至聖之父下等於顏曾思孟周程朱蔡之父之稱氏豈至聖之父僅同諸賢諸儒之父之尊耶此孔氏氏字在所當議者也累代之事孔子無不至矣乃加恩所自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又進之而防叔俱不得享封崇構俎之榮可乎合照叔梁紇一體追封奉祀壇宇無用別營第就啓聖祠倣同堂異室之例增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處左叔梁紇處右酌定謚法分別世次如曰防叔伯夏無所表著豈顏曾周程等之父俱有表著乎顏曾思孟大賢也視孔子則遠矣周程朱蔡大儒也視孔子則又遠矣彼且以其父配享從祀而孔子配享僅一啓聖而止無所加於諸儒諸賢何等也近例保傅大臣一沾高位恩榮三世豈至聖先師反出保傅下耶孔子自稱丘殷人也則契孔子之祖也教化之宗明倫之源道統所自來也乃淪沒而不祀何草草也請於文廟東偏立祠奉祀則功臣祭典聖學淵源兩得之矣孔孟皮字伯尼孔子之兄也論語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兄孟皮是孔氏父子祖宗聚首一堂而孟皮獨在宮牆之外孔子為弟之心得安乎古云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且孟皮子孔忠字子蔑既列在七十二賢從祀西廡則孟皮配享啓聖祠位在顏無由之上孔廟祀事斯無缺典矣聖門志鄭曉云聖門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聖門定論夫有若之言因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孔子嘗稱立朝與言二子言語政事其優於宰予冉求可知魯參未與陳蔡之難既進配享於正殿又補顓孫師於十哲則進有若公西赤於宰予冉求之上似亦為當也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也稱其父先賢孟孫氏似也聖門志云孟子之父名激字公宜而今之祀志皆曰孟孫氏魯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不近況與觀

（此見大意）（草法續添入古）

此則正殿孟其子而啓聖祠孟孫其父是父子有兩姓也孫之一
字似亦當刪也 然更有請焉士爲四民之首（有關係之）士風不振則平民益
憤由於天下無真儒程頤所謂千載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
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此也往見前代名臣中時行楊褒李紳
張九功等題請真儒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廟迄今
真儒之盡妥矣而諸名臣（永遠批准）亦膾炙人口但前代真儒不止此四人
聖門志云懸重至曹端三十五人擬祀孔廟趙岐孫奭錢唐擬祀
孟廟韓愈擬配孟廟夫孟廟所擬可也孔廟所擬似乎過多嘗讀
理學宗傳侍側紀畧等書宋儒如呂大臨羅從彥謝良佐李侗明

儒如蔡清曹端羅倫羅洪先馮從吾顧憲成呂坤鹿善繼辛全此
一十三人其學問心術出處德業光明正大有稗名教皆宜從祀
孔廟或從祀契廟亦未爲不可也即如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十
（獨者經世平）
七年孔廟成而啟聖祠遷之二千一十五年至明嘉靖九年而始
成然則曠世大典有時存焉非聖君察相不克振興而創舉之也
若然所議諡祀至聖之祖宗父兄改立姓氏補配諸賢分祖真儒
一百四十餘年之疏畧又將待今日而修舉之矣況我 皇上今
春特行臨雍之典崇儒重道千載一時懇乞申轉 題請此舉一
行上見知於古聖前賢下徵服於天下萬世萬一秉禮諸大人等

議或不即行而天下萬世公共之聖賢自有天下萬世公共之尊
崇日久而行之亦今日之申轉爲之兆也上呈
華然字斐林充本縣衣頂年寔六十五歲所著一瓣香等六七
種採集聖賢語錄字字箴銘今春舉此呈於本府即蒙允申且
批明經稽古大有可採等語請 題依議事在旦暮下言而上
行誠曠典哉爲記年月以誌其盛云 十年辛亥重陽 范彪西附記
山農野老聞此應亦鼓掌擊節凡我同人得志於時者聞之更
當何如按辛復元先生云孔廟祀典即據陳蔡十人似少變
通若拘此例則曾子不當入矣曾子子思孟子與顏子皆得配

享不拘此例則南容有若漆雕開決不宜抑諸兩廡閒也即王
文中周程朱薛亦可躋諸升堂之列冉有宰我子張祀之兩廡
可也俟議禮者裁之 又記
若有一字入公門便非學者本分事此吾家五經堂中之戒也
如此等字又恐遺一字不得入公門耳 范个臣
此爲家大人節筆原呈內多用斷語且末幅 題請以下仍用
複說體家大人極力洗濯惟欲信行不嫌僭竊急命子小子錄
入集中嗟乎緇衣黃冠尊崇二氏無所不至我輩之乎者也伊
誰之賜勿令緇黃見哭是有望於大人先生矣 范本前

四書要　　李華然 巽城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詩之要也。程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毋不敬、禮之要也。余非徊世情深、有感於無忌憚之小人、恣意於獨知之地、不怕天地、不信鬼神、武斷鄉曲、踈躐愚儒、嘗引而伸之、聖賢萬語、不過是一個意思。四書亦有要、大學中庸亦可一言以蔽之、曰慎獨。慎獨、大學中庸之要也。論語亦可一言以蔽之、曰畏天命。畏天命、論語之要也。孟子亦可一言以蔽之、曰民為貴。民為貴、孟子之要也。學者不可不務知也。知此三要、將一部四書都包括無遺。辭受取予、獨不敢不慎。窮通得失、天命不敢不畏。鰥寡孤獨、民不敢不貴。知民為貴、則揣居霅譬、時時警惕。知畏天命、則利害禍福、聽其在天。知慎獨、則心存。心存便看出自家罪過、鬼責人非、不容不憂勤惕厲、不容不汲汲皇皇。何謂慎獨。不可說得懸了、亦不可看得難了。顏叔子之秉燭達旦、魯男子之不可學可、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趙閱道之事必告天、司馬溫公之可與人言、夏原吉之雪夜下馬、海忠介公之渡舟留錢、皆真能慎獨者也。能慎獨、則畏天命、民為貴、又一以貫之矣。故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千尺竹、萬丈王。范彪西

祭保定常二府文　　李華然 巽城

嗚呼、先生胡為而遽殁也。吾終不得見先生耶。程子云、堯舜數千年矣、而其心至今在。先生之所殁者形也。夫形生必有殁、如晝之有晦也。而其不能殁者心也。此心不與萬物俱盡、經凍沒而益生。心既生矣、則形亦化而為精英、隱躍人心目之中。吾豈無所以見先生乎。吾見貞勝編格物篇、如見先生也。吾見忠愍祠忠烈祠、如見先生也。吾見歲寒居荅問文集、如見先生也。而不特此也。道見寒士餓夫之凍餒、如見先生捨衣而散錢也。野見荒墳古塚之暴露、如見先生掩骼而埋胔也。市見雜劇熟牛之喧鬨、如見先生戒戲而禁殺也。而不特此也。保定之人頌批軍廳寫像樓而捧之。吾見州邑像樓、如見保人捧先生也。梓潼之人負米戴錢、走百里而贈之。吾見道路負戴、如見梓人贈先生也。潛山之人、官陞五載、立生祠而祀之。吾見郡縣生祠、如見潛人祀先生也。雖然、此皆就其及人者約畧言之耳。憶余客上谷時、先生兩次四嘘我、四日三醉我。且前餽未已、而後餽復繼、不啻一而再、再而三而惠我也。吾其如見先生於羹墻也哉。雖然、此猶其小者也。先生不嘗賜我唐詩字韻、並賜我讀朱陸兩全集乎。不嘗欲費七十金刊我長天集乎。又不嘗如古國子司業陽城告諸生學以忠孝為本、使我歸而省

慈乎昔人謂一人知己足以不憾者先生是也吾其如見先生於黍前倚衛也哉雖然吾之所以長歎先生者尚不止於此先生不事章句吾學得力於先生與天為徒吾品進益於先生淡然自好吾貧受用於先生吾其如見先生於江漢秋陽也哉嗚呼有道之心月到風來有道之靈雲影天光吾何嘗不得見先生乎吾見先生恨不能披肝瀝胆以血灌地降先生恨不能剪髮斷爪身要白茅薦先生茲者特焚易經來注格物圖言做古桂剝妥先生先生今果如主隸攄之夢兮畀我文章之靈氣精往神來兮

只如見二字却使千古之下凜凜有生氣　范彪西

道德說

李名顯　巽城

性理云天下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夫人之所以難得者以其有道德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非有甚奇異不可知高遠不能行者人但於應事接物之際加一番體貼此事於自己心安否於人情便否安則行便則行不安不便即勿行時時存此心行此事便合着當然之理矣即所謂道也行之久自覺快然有得於心矣即所謂德也日用間只用這個功夫便至尊至貴在我即所謂難得之人矣人何故自暴自棄而不肯為之哉

布帛菽粟之言　范彪西

寒天向日賦

李名顯　巽城

乙巳之冬臘月哉生明之次日天色晴明日氣融和陰雲不作測風不生三冬氣候宛如九十春光野叟就日於臘天伏地軒下藉草為毡移石作枕偃仰屈伸於其上但見日白天青昭徹五臟六腑平日閒思亂想頓覺氷消霧釋一段天機自是活活潑潑因思前賢雲淡風輕天光雲影一切吟風弄月之句其光景趣味大抵不過如斯因題曰潛身在光天化日之下遊神在陶唐羲皇之上接心於高明廣大之域混迹於流俗濁世之中清風明月是吾友前賢往哲是吾朋民安物阜是吾願春風沂水適吾情粗衣淡飯隨吾分不貪不妬畢吾生題罷翛翛然一夢不知天地間之有野叟又安知野叟之在天地間

可作點爾何如一鄙之註　范彪西

嵇琴阮嘯放達自喜何曾尋得孔顏樂處　范梅臣

薛文清公曰心清則理明幾與天地同體殆謂是與　范孝前

遠異教疏（節敘）

王廷諫 翼城

為遠異教以正人心以節國用事臣嘗讀先聖書有曰節用而愛人又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誠以從古聖帝明王壽身保民享國長久之道在於實政而不在虛幻也恭惟 皇上明見及此惟以節用愛民為急務 親政以來首 諭罷城工兼罷碑厰等項近卻進貢之 旨這賞賜照例給與喇嘛將侍奉佛像銅塔進貢於理不合并番犬以後來不許進該部知道大哉 王言天下莫不仰 聖人有道今忽聞造塔 皇城兼有建寺之說臣殊不信以為卻貢未幾而豈遽然為此且 皇城何地防禁宜加毖

飭諸臣且不得擅入可容番僧輕進耶番僧何人不過遠方臣子自當恪尊 朝廷可容乘馬出入無忌耶再四思之決非 皇上之本念也意彼或以壽身保民享國長久之說進而 皇上偶信也臣請辭之曰堯舜禹湯文武之若壽皆百有餘歲其國祚綿歷有四百六百者有至八百者彼時何嘗有佛教也迨後漢明帝求書天竺魏世宗作求明閒居寺梁武帝建同泰寺起十二層浮屠其三朝之享祚視二帝三王修短奚若由此觀之壽身壽世亦何係於佛哉即以佛論夫佛不過慈悲為心普度衆生耳我 皇上軫念風霾不雨下 旨熱審次日即霖雨滂沱不知普度幾千萬億生靈一念精誠感格 上帝則佛即在心頭更何處覓佛而必以塔祀之又或者以燕京歷經數代鬼魅作祟之說進而 皇上偶疑也臣請辭之曰從來建都之處代不一姓前國之墟祔即興朝之勝基人傑則地靈全不關地也況天子者天地神人之主也天未有不佑天子者鬼魅未有不懼天者今 聖明在上朝氣伊始百靈方且護衛有何鬼祟敢伺左右此等不過借虛誕無影之事以為固寵獲利之謀 皇上亦不過一念之動偶而為之比不況溺於此但恐中外愚民效尤成風如我 朝山西絳翼等處之呵呵念佛男女混雜聚衆謀叛江南長合等處邪教作亂

煽惑愚民結黨劫掠諸如此類深可慮耳且造塔建寺所費財力不肯雖不忍取民間之財必需府庫之積雖不忍以民間之役供興作必藉旗下之力為措据夫府庫金錢錙銖積者也今秦楚蜀等處飢兵欠餉動及經年若發餉百萬則可養兵數十萬矣旗下丁壯資戰守者也今當夏氣炎蒸與之休息以養精蓄鋭測用之征勤益自騰驟効用兵若以內帑有用之金錢旂下有用之兵力費之無益之地 聖心固有不忍佛心或亦不安事佛而可使佛心不安乎我 皇上流覽史書手不停披凡古今得失事體可否自洞若觀火不待臣言但犬馬微忠不容自嘿即斧鉞雖寬亦所

不恤伏乞 皇上乾剛獨斷立罷工役或以遠人可柔姑給賞賚以遂其志則天下咸服 大聖人之作用可行可止真追唐虞而媲三代矣云奉 旨俞晉

一較佛骨表摯而婉以彼直斥佛此曲奬佛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此可為進言者法 范鹿西

一佛在心頭佛心不安不知者以為兩舌耳然轉移君心處偏是此等得力 范梅臣

卻壽說

袁鍇珂 翼城

雁客是歲仲冬六十矣形修寡聞視息偷存子女輩豫請屆期開筵以壽雁叟聞之蹙額急拒之曰惡乎壽惡乎壽固請曰夫女惡知其不可也昔宋齊禪代之際王琨以壽為戚予非敢謬附古人畚忠義性稟盡人皆具讀書學古嚮往有志其不可者一先大人壽五十五先孺人壽僅四十一而終養慟一日恨卿終天言念及此未嘗不泫然流涕以故與他人宴見獻果介壽輒掩面飲淚且羨且悲茲躬當其會則代鼓考鐘擊鮮烹肥入口剌腸惟有向隅而泣安能盡懽而散其不可者二孜諸詩書壽原於德有德則一

日百年不則鏇佺亦殤于日莫途窮尤悔叢集德未恰於家庭行未孚於里黨踰量過福不揣妄舉識者姍笑予深恥之其不可者三婚嫁大事當前難却茲有何關係而為此可已不自已之務加以嚴冬寒沍寸晷九轉而主僕汲皇晝夜不休試一回想真如嚼蠟其不可者四抱痾閉關慵癖習成居恒見一生客則怦怦中動坐對不懌今俾予傴僂罄折竟日酬荅心煩意亂是益之疾也龍鍾鷄骨豈不自憐其不可者五有此五不可而女肆几筵肅賓客以號於人曰壽吾親以致孝噫聚順承歡不戲體不辱親貽父母以令名是乃所謂孝也已固不在區區稱觴酌斗之謂也吾意決

矣其毋絮言

鄂渚老輩破愚書惜少此一欸 范彪西

覽其文詞想其人品足壽千古 任華叟

序哭父篇

侯七乘 汾西

乙巳歲先嚴捐館舍予待罪武平不能歸愁苦無聊讀琵琶記而跋其後曰琵琶苦書也予以苦人處苦境讀苦書但覺爲吾書忘其爲東嘉書也一齋翟子與予生同鄉習同業其拔幟於弟子員也聲同嗥甲午同家弟諸予仕閩而先嚴逝於家翟子家居而方伯公終於閩其飲恨終天不及訣也又同憐予曾以例故不獲登逐犇喪翟子亦以方伯公任事未竣遲遲於扶輀而旋里也遺逸又適相同翟子一日以哭父篇見示字字心血言言至情予讀之淫淫淚下幾不知其爲翟子言爲予言者載昔之讀琵琶記又倍情深矣夫至哀無文情關骨肉一形筆墨反覺綴餘然如古人陳情未十二郎文及鍾竟陵之祭肆夏沈君烈之哭震女讀其編者有其事無其事無不流連感歎則不可謂非筆墨之靈也雖然曾氏攀柩引柩者不前曹娥抱屍雙柏翳翳臥冰哭竹之事世人皆能言之情之至者金石可開鬼神可告能使無情化爲有情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今或以至情之言告人而漠然不動者有矣落陷阱不一引手援者矣豈情有未至耶抑無情者可動而有情者反不能動耶不則古人之所謂感金石動鬼神者類皆神奇其說而不可盡信者耶此則予之所不解矣還以問之翟子

（評：盡矣）（評：六字見盡情詞也人素篇不）（評：好讀法）

性論 有節句

賈中太平

諸子之言性也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性有三品及乎宋儒則曰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斯言出真可以正諸子而輔往聖矣愚尤惜其未盡當也夫何不曰有理義之心氣質之心而曰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也蓋心有善有不善可分理義與氣質言性惟一理豈可以理義氣質對言以理義氣質對言分明言性不但有理義兼有氣質是以氣質爲性矣氣質又不齊也既以氣質爲性必以氣質之不齊者爲性既以氣質之不齊者爲性必以性有不齊而言性有不善也其流弊將與諸子等雖然宋儒之

意未可盡非也意若謂以理義不離氣質者爲性以氣質不離理（此列盡上是讀書要訣）義者亦爲性理義之性氣質之性皆言善也所以明人之有善也其原不善者在言外猶云有理義之性而不能保有氣質之性而或時失此言外之不善所以明人之有不善也不然既闢諸子以性有不善爲非而復以氣質不齊言性與諸子言性有不善何以（宋儒知己）異哉設也宋儒以有理義之心言不惟可以明人之爲善並可以明性之善以有氣質之心言即有不善亦是氣質之心有不善非性有不善也如此則可以破諸子不知氣質之故以氣質爲性以氣質之有不善爲性之不善之說矣夫何不曰有理義之心氣質之心而曰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也

㦤朱爲程昔人譏其不善學尭翁如此於宋儒不其心否東坡云不妨不妨乃是喚醒他（光厖西）

辛復元先生曰人人有聖賢的氣質從此參出宜乎爲辛門中名流

發駐防兵疏

楊 義 洪洞

為請勅發駐防兵以靖山寇以安殘黎事竊惟三晉偏處西鄙為神京右臂自流寇蹂躪以來困於兵火雖屢勤征勦萬山層谷之中尚有伏莽跳澤之奸臣生長斯土每為桑梓抱杞憂焉近閱邸報見撫臣陳應泰題補缺員等疏一則日平陽山寇未靖正在用兵再則日平陽一帶自城姜逆之後而山中遺孽未靖是撫臣誠無日不為辦賊計矣臣思匪賊者山也勦賊者兵也賊縱橫在深山兵逍遙在樂土有兵之地無賊有賊之地無兵兵至則賊遁兵去則賊來綠林日見跳梁百姓不得安枕亦奚怪哉查

臣平陽舊設守巡二道守道駐蒲州扼織大河為秦晉之屏翰巡道駐隰州建威重山作陂谷之保障迨其後也巡道改駐平郡守道仍駐蒲城我 清定鼎於平郡又設副將一員於蒲城又設遊擊一員自是增兵衛民之長策但道將同城標兵雜處目前兩地相安可惜以有用之兵盡聚無用之地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策應不靈緩急將安賴乎臣為今日籌急着莫若就道將見在之兵求扼要分防之法巡道既鎮郡城矣應調平陽之副將移駐隰州掃蕩西山一帶之遺寇守道既鎮蒲城矣應調蒲州之遊擊移駐聞喜捜勦紫金箕山之餘孽萬一役賊出沒無常烟爍於平蒲之左右地方兩道將南北犄角聲勢呼吸相應可勦則勦可撫則撫況今官兵齊集軍威克振將見么麽邪氛冥穴立搗奔突無門山寇計日可靖殘黎轉危就安庶不負 朝廷責成閫外之意及事平功成之後再議回營未為晚也云云奉 旨、兵部議奏、

一此豈僅為一鄉國安全者乎天下者鄉所積也个个為其鄉國安全則天下太平矣 范處西

一前段見兵當移後說不移之害與移之利切中緊要 范梅臣

一任天下事以實心識天下事以虛心於事平功成三語可悟 范孝㠯

遵諭敬陳疏　　楊義　洪洞

為欽遵　上諭敬陳管見以備採擇事竊惟　皇上勵精圖治宵
旰弗遑屢須　綸音惓惓以兵民疾苦與利除害為念即堯兢舜
業不是過也臣仰承鞀鐸之　盛心謹獻芻蕘之末議謬列四欵
為　皇上陳之一大臣之廉恥宜養也從來大法小廉相觀之美
誼難進易退立身之大節查順治十年　皇上見尚書張鳳翔等
年老　賜歸仍加優禮令雖棲息丘壑然而諸臣蒙寵褒安無非
高厚近見輔臣呂宮乆染惡症屢掛彈章猶令其依違苟容其如
大體何昔漢相丙吉不問人傷而問牛喘蓋因宰相有燮理之責

也官以腎虛之病宿負曠職之愆既不能清心寡慾調理一身安
望其調和鼎鼐燮理陰陽乎　熙隆之代豈患無人若宮者願
皇上早允歸田一以養諸臣之廉恥一以全優禮之　盛典不然
笑罵由人好官自我不幾輕　朝廷而辱當世之士耶一督撫之
巡行宜慎也查科臣魏裔介條議督撫兼巡方之事察吏安民舉
劾一年一次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但當日按臣出巡隨帶承舍
不過三五人以備責　奏差遣之用仍關防公所不令擅自出入
令按差止息一切閱城審錄等務盡歸督撫勢必按期巡行然身
擁節鉞統領驃騎恐隨從兵馬太多地方驚慌是察吏安民之具

反為擾吏害民之端況各省刑官已禁隔府查盤之例無非除害
剔弊臣以為凡督撫巡歷止許量帶丁舍十餘名照舊例關防嚴
密不許輕寓民家騷擾生事有強取民間一柴一粒者即置之法
於范滂攬轡澄清之志庶有當矣一兵民之賑宜裕也旱澇頻
仍盜賊未息百姓之道殣相望滿兵之枵腹荷戈深可憫惻但念
正額告缺司農仰屋議捐議賫所費幾何臣愚謂欲濟兵民之苦
莫若開准貢之例查明季凡遇荒歉各州縣廩生有願納銀出貢
者照食餼淺深定納銀多寡布政司給文本司赴部入監作養吏
部仍試以文酌量才品授府判州佐等官舊規可攷請　皇上勅

部議開此例將所納銀兩該藩司收貯彙解戶部請　旨發給滿
兵以為買馬製器之需再有餘剩酌賑被災貧民鼓生儒功名之
路救兵民旦夕之急既非賣官鬻爵之陋規又杜不通文義之倖
實姑俟豐稔牧宰之後仍行停止或亦養兵愛民之一着乎一無
名之私派宜革也　朝廷錢糧賦役全書起存自有原額絲毫不
敢增減即時值荒歉督撫　題奏查明始行蠲豁是輕減且不可
輕增更不可也況屢蒙　明旨嚴禁加派即由單遲悞如臣省與
縣等處見經撫臣糾參無非杜私派賬徵之弊乃有司抗不遵行
如臣邑洪洞除地畝正糧外又加添驛站坐司馬夫工食公費等

各邑義半正項○不○知○申○報○何○官○耶○旨○何○日○且○各○處○俱○革○行○户○臣○

邑○各○行○受○累○半○價○不○償○弊○于○遺○剜○肉○醫○瘡○田○苦○無○告○善○良○析○骨○

支○權○愚○須○遑○迫○爲○甚○此○平○陽○各○山○之○餘○葦○伏○莽○甚○憂○良○有○由○也○一○

邑○如○此○他○邑○效○尤○弊○將○安○底○相應 勅下督撫○嚴行所屬○無名私

派○併行户取貨之弊○盡數查革○凡有犯者○官吏依律治罪○庶大害

除而人民之疾苦少蘇矣○云云、奉 旨呂宮因病難痊、已准回籍、餘

者該部議奏、

或講大臣體面○或講小民身家○搃從一片赤心中流出○視沿習

唾餘者○不啻天淵○ 范龍西

最後一欵○尤爲急務○細玩其意○隱然有杜崩路之思○ 范梅臣

仁人之言○ 范个臣

草草草六集序

李喬晉 洪洞

讀滄浪集而知學詩之難也○讀晦菴漫齋諸語錄○而知詩之難學○

難於性靈之學○近日詩人未嘗學○而輙能詩○輙謂性靈中自有詩○

而無異於古人之詩○古人苦心○終身句鍛月鍊○不曰語不驚人死

不休○則曰一生精力用於詩○是何古人之惡逸○而今人之不勞也、

夫○詩固性靈中事○而能善用其性靈者○則非性靈之事○吾友龐西

胸羅百代○目歷千古○於詩一道○撚鬚苦吟○不敢自謂能詩○每一賦

成○貽予曰○一介之士○必有家友○况我兩人乎○而何不以教我○予兩

人○固家友哉○而非僅家友也○太翁徵聘公垂棘諸刻○時采先人與

唫勝遊等集○且把臂倡和無虛日○暨乃伯乃仲○夙聯鷄窓○非朝伊

夕○茲又與龐西爲視咲○所謂三世同心○是耶非耶○以三世同心而

豈能不爲一言以序始末○况予同門石城李左龍○晉陽閻錦濤諸

集○予既不能辭其嚴棟○今龐西詩刻六出○而予豈能不爲一言以

序始末○雖然○予非能序龐西之詩者○加以沉痾三年○又非能讀龐

西○詩者○偶見篇中所云曲堰迷鸂鶒○劍池騰鳳凰○是即古人浴

見含藻戲鷺鷥帶魚飛之句也○所云露墜瑞鱗懸碧殿○星邀片甲

入寒宮○是即古人若非琥珀休爲枕○不是琉璃莫作屏之句也○此

等語○謂之不能詩者乎○抑謂之能詩者乎○以此質之主風雅者○當

亦謂其能善用性靈也已旭西通東閉戶下帷無異寒素理學勸
善諸刻走遍海內予雖不能讀之予尤欲進而讀之矣
昔人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篇中善用性情一語從來論詩家
所不逮雖謬從許可不無奬予之過而序數代所胆不使此道
棄如土尚賴此文 范廬西
師苦吟數十年卻被此敘傳出一字一句皆可想見 范梅臣

孟子游歷考序

衛嵩 曲洪

學者讀孟子須知孟子歷履不然則無以考見始末而識聖賢出
處去就之大節便是不曾讀孟子也孟子游歷列國世無詳其先
後者而史記獨言梁齊然列傳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
梁古史因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而不
知皆非事實也蓋太史公誤威齊威王十年遂以威王後十年事
歸宣王宣王後十年事歸湣王宣湣二王皆前移十年而湣王則
於在位之數增十年矣故以周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為湣王十
年事而蘇氏因之亦失考哉資治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

年益司馬溫公攟戰國策為之固已正史記之訛而確有可據矣
且攟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寶惠王之三十五年
也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薨卒孟軻去魏適齊寶惠王後十六年
宣王十有四年燕王噲元年也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醢子
之殺故燕君噲孟軻去齊實宣王十九年也是歲宣王卒明年為
湣王元年則孟子先至梁而後適齊見宣王未嘗一日與湣王遇
也明甚大全辯曰孟子先游齊後適梁分序書首梁王意者義利
宋儒多據理之辯而不考始末大約如此
之分繫列國興衰治亂之本而仁義二字尤孟子學術淵源所自
故特首之與夫謂孟子先游齊後適梁者史記之誤已詳之矣而

遼渠亦非歷聘之始也朱子曰孟子無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今據孟子本書及通鑑綱目史記戰國策參考叙次如左以竊附朱子之意其無可証驗者姑闕之以俟博洽君子教焉

讀書論世此爲不愧 范彥西

北溪陳氏論讀書法毋旁搜毋曲引恐涉於鑿也如此旁搜曲引大有功於聖賢殆神明於法者 范孝前

謹按孔夫子生於八月二十七日卒於二月十八日孟夫子生於二月初二日卒於十一月十五日吾家例每届期齋戒沐浴以承祭祀不敢忽也遂期届而錄此作附識以告同志 再識

唐宋間列國錄序

衛 蕭 尙洙

唐宋之間朱子所謂無統之世也國各有史雖梁唐晉漢周爲大國然不容特以勢言而不折之以義也自宋祖命薛居正作五代史而歐陽公又私爲之蓋有不滿於薛史者乎惟不爲韓瞻眼立傳爲闕如而侃然論馮道之爲人實足繫千秋名教然亦以五代稱猶有勢之見也存焉迨司馬公奉命修資治通鑑摘取一國之號以紀年以爲便於記事耳而旣非大統終難系屬綱目出於甲子下分注列國之年義甚精哉而不無可折衷者朱溫賊也當時晉岐淮南西川猶稱天祐天復溫爲友珪所殺此與安史皆見屠於其子者何異況國亦值十此豈足擬諸國之上而按唐統者乎且南唐固非唐裔不得比於漢之昭烈愍帝遇害世祖紹統義無正於此者而以郭周繼漢擯北漢於劉鋹孟昶之間不幾曠千古之大義乎綱目凡例謂大國紀年小國紀元未免徒擾其一時之勢而以宋受周禪爲介介耳蕭不敏輒敢以五代之說爲有宋作史之誤而非百世不易之定論也今但名之曰唐宋間列國而紀年以建國爲先後必以閩稱藩於晉南唐奉周正朔取號江南然後序晉周宋下也庶有當乎至於紀事不過錄其興廢始末及圖其譜系已耳若夫其詳則有本史洎通鑑綱目在未敢多贅焉或者

謂自唐昭宣遣使奉册寳於温歷唐晉漢周而及乎宋其餘雖建
國而實不在焉以是爲相傳之次第嗚呼曹操之簒也而實在魏
然不得不以昭烈爲正統晉之南渡也而實在漢趙至誠晉爲白
板天子然不得不以正統予東晉若是者何也義也何獨於唐宋
間列國而消之耶夫義之所在雖薛歐馬朱之論有不可盡信者
故敢附孔子竊取之義而爲說如此或者又謂繼恩繼元皆存和
餘子以僞亂眞不足繼漢則將應之曰唐明宗周世宗非乎且以
牛易馬未聞以是而抑東晉况漢之建國也前乎周及其亡也後
乎周者凡再世而戚其故臣也夫安得於北漢乎獨少之惟其義

不惟其勢則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蓋有不足較者朱子嘗曰如本
朝必以併河東爲正統至哉言乎而徐氏乃以當時之勢度之謂
六國不足以敵秦吳陳不足以敵晉隋河東不足以敵宋且引蘓
氏之說而明朱子語爲一時問答云然於春秋之義果有當乎此
書終不敢信薛歐馬朱諸編而竊附孔子之意也

此書在開寳間定使扈蒙盧多遜等閱畢即歐陽公所修亦未
一必得列國子監中也班劉可作舍此其誰 羌處西
樂城五代論但言其治亂存亡之由迴瀾總論又只彙集成語
成文無關大義必如此爲方可起薛歐諸人而服其心 羌極臣

論嵇紹　　衛嵩 曲跋

嵇侍中血百世以爲美譚紫陽綱目特書之文丞相正氣歌亦
引稱之何可輕議然私心有所未安不敢遽勉附和也司馬氏簒
也有志者必以立乎其朝爲深恥紹父康見殺非其罪歟梁傳所
謂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紹力不能復仇使其痛內切於心如王
裒終身不向西而坐以示不肯臣晉弟子且爲之廢蓼莪吾又何
間然者蓋此非幹蠱之地與鯀禹異不同伍子胥猶鞭平王之
屍豈紹也而不可讐晉也哉君子可以終身無官不可一日立於
惡人之朝紹已於仕晉時失之一旦難作死不死皆坑谷也若紹

者其亦可謂死於非義矣豈得與常山舌睢陽齒同年語哉孝固
失矣謂之能忠吾不信也不然死事即孝也道豈有二乎先儒胡
氏謂子路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
也吾於嵇紹亦云故特表而出之以戒夫仕不擇主者

寥寥數言使侍中見之不覺汗浹背皇曰血滿頸乎喚醒無窮
可作詩人與體讀 羌處西
論古有深識不被前人瞞過 羌海臣

續垂棘編目次 五卷六卷共一册

趙天麟 字平符崇禎壬午癸未五經聯捷有孝行不仕著理
學真詮北京山房稿續高士傳四書貞一等

陳情疏

趙三麒 字乾符 貢士 知州平符弟著鄣山樹滃

武氏韻經序 葬亞神女墓碑 文備公狀

鄣成 字永塋布衣著日知録等

一齋解

燕有馨 字範宇文學著山居閒筆經濟名言等

擬進呈疏

李經世 字道亨文學復元子

擬上始皇書

魏象樞 字環溪順治丙戌進士給事中御史著庸言

端教化疏

蘭完璧 字廷獻文學

伯夷叔齊論

苗胙土 字晉侯天啓壬戌進士著中丞集

上督臺書

白胤謙 字東谷崇禎癸未進士刑尚書著歸庸集

讀曾文 贈甥說 庸說

復魏環溪書 仕說

董緒 字經倩崇禎壬午舉人同知著白鶴集等

史論

李而洵 字眉公崇禎丙子舉人戶司務

三溫名字考

溫旌光 字冠麟崇禎己卯舉人廣文

讀古質疑

武攀龍 字 順治丙戌進士

節儉疏

李方蓁 字仙葉順治丁酉舉人廣文著迪士録

兩壇條議 以上五卷

嘗藝草略録 祖著祖諱弘嗣字耀昆通判奉旨保舉抗疏辭
歸有仕圖人文二十餘種行世

三晉正學序 最上一乘序 荼園集序

方明府序 文苑評 義塚碑

寄陸扶搖書

養正書屋集略録 父著父諱芸茂字丹虹文學有澗南業洪
乘編等行世

養心録序 彙選小引 贈晉伯陽序

憶康熙乙卯春初集肇啓名篇尚闕因于祖父著作之後附以拙作并及翼兒荒草迄今覆閱真同續貂亟為芟除另補王炳藜先生名篇十首以成完璧

康熙戊辰秋　　范鄗鼎識

續垂棘編卷之五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　范爾梅梅臣　范一儁个臣　任重任幸叟　手錄

男范翼孝前

趙天麒武紳

陳情疏

為母死未得送終文老須人侍養籲懇皇仁准查會典舊例以昭孝治以全烏私事仰惟我皇上至德要道崇事皇太后備極情文即古至聖無以復加且錫類不遺老老及人允內外匪工或准終養或允歸葬草野窮陬莫不聞風感激與仁興孝矣臣母張氏因臣胞弟趙三麒於順治七年授湖廣衡州府桂陽州同知去任二載音信杳然臣母已馳萬里之憂忽接家報云隨任家役五人皆病死止晉隻身力疾視事臣母驚聞暈跌多方救甦自此延染成病呼于之聲不絕於口欲着人往視家貧苦無路費且人咸疑懼無肯去者臣與樹親心備經險阻躬往探信不意臣身去後臣母愈添兩子之望月餘不起未訣之日臣兄弟並未在傍臣真天地罪人也乃蒙按臣不以臣為不肖薦部保舉奉有考覈酌用之旨在案今服制方闋官司敦促北上臣第三

麒抵來期限亦同來京此正臣等捐軀圖報之時也但念臣父生員趙迮於八旬有一矣在三之事臣父生之臣父教之風燭殘年且書且懼尚臣兄弟俱邀一命之榮既不得晨昏奉侍又不得迎養就祿父子兄弟各在一方湯藥寢食遠不可聞萬一旦晚不測不幾又抱終天之恨乎臣言及此臣淚欲咽矣伏懇 皇上憐

臣親老景逼桑榆兄臣終養臣弟贅力方剛前當湖南新入版圖戢紅頭賊撫綏崗民不憚馳驅見今俟補俾臣弟以養親有兄得一心以報効臣以服官有弟得竭力以承歡作忠作孝何莫非

皇仁之燾被哉伏讀會典親老而兄弟俱仕在外無人侍養者許放回終養又查陳情復姓俱係自行具疏臣並與例合臣事父之日短事君之日長哀祈 天鑒俯慰烏情犬馬有心非耳自棄於堯舜之朝也云云奉 聖旨吏部知道

出師陳情合而為一無一點忠孝真心者不勞讀此 范彪西

公以五經聯捷崇禎壬午癸未為吾晉三百年第一人及讀四書貞一一書又服其理學在薛河津辛絳州之間再觀此疏益信人品不作第二流矣惜余未睹全豹除錄此疏外因燕錄其人載于仕國人文中 又評

字字從至性流出非若他人湊集耳目所得以為文也 范梅臣

閒平符先生在日務實靜修閉戶寡交一切詩詞古文不多落筆間一為之亦不存稿故著作流傳者甚少乙卯秋余次大鹵從同人處搜得對聯數條附錄于此以志景行其題書齋云君親恩大同天髮表陳情報効何能一二賢聖理深似海萬經報第進修殊愧萬千題濟寧居云持身惟儉穿兩領粗布衣吃三飡家常飯淡中有味論世無暇上一篇陳情表寫幾行却聘書忙裏偷閒題齊雲臺云懷古情深登巘幾層居上世厭凡心甚觀川一望付東流

題家庭云臣居市井可役不可召予侍皆庭知愛宜知年題輕利富舖云無閑國討宰辭富有裡民生豈厭貧又云推己與人可以謂仁矣辭多受少是為欲富乎

武氏韻經序

趙三麒武鄉

夫韻皇以前未有字先有聲韻者乃天地自然之元聲所謂天籟也人秉天地之氣以成形形發為聲清聲屬陰濁聲屬陽平上去入四聲童兒走卒順口呼之則是何嘗有以教之此人心自然之良能所謂讀無字書也自雅音亡而梵聲作沈約別之為韻略君實得之為反切邵堯夫以多良千刀等為八十二聲以古黑安夫等為一百三十音皇極書以地之一百五十二音上和天之一百一十二聲詳則詳矣而傷於繁經世審音以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十二字為母胡僧了義以見溪等三十六字為母約則約矣而不無紕漏至正韻尉標七音二合經緯諸書各立門戶互相抵牾及使天地人心自然之聲而為紊亂矣共比啣甫督東嵩西各風氣不齊聲音各別訛以傳訛一若求其讀書者殆在不甚存接談者每誚為方言余欲訂補韻學彙為一編以質有道抵以浪跡未遑茲承乏馮翊閱州藝文誌目有武伯抑韻經四卷收為亂燼購其書不得越四載其子諸生麥熊不忍父書之湮也於斯邑文獻家所藏舊本錄而問序於予將重梓以成先志予因得讀其書如知伯抑先生家學淵源備聞庭訓兼傳於留葉菴張聰叔兩先生折衷諸家表龍而裁定為經實非師心自用是可傳者如損徹纖非清床之母而益經驗祭覃念排斜萬覧認之十母定為四十二字母損十六轉之止江梗咸深曾六掯而益節執二掯為十二掯庶無交互重複借用入聲之失矣立正假二門以為有入無入之別則廣通俠偈之門可刪也且以四呼生聲以陰陽生音以十二轉生韻共計八千六十四聲除原無入聲一千四百四十四聲又除原無上聲去聲二千一十六聲實在得二千六百八十四聲再四讀之皆氣機所必至理勢所當然庶使天地人心自然之元韻招揭於中天聲正則字正字正則樂正樂正則人心正審音知德聲音之道與治通彤 盛代同文之治精闡性命道德之旨有功於後學者其武氏父作子述之力也歟

韻學如樂律識者寥寥得此序庶幾振裘挈領矣　范彪西

將歷代諸韻書細細品題一番方入武氏韻經不淩虛不蹈空

可謂序文金科玉律　任華叟

葬亞神女墓碑

趙三麒 武鄉

志傳亞孃者。元州守亞哥之女也。在閨靜淑。言行內則。每抱漆室憂國之思。亞公曰。此女適九。甚憐重之。時州苦旱。墟祈罔驗。公乃禱於九龍之神曰。得雨蘇民。願以女侍左右。雨果即霈。孃隨暴逝。遂以遺骸。立像於孃官。洎明景泰間。廟圮。厝孃柩於後殿神龕內。至崇禎五年。司鐸李公鉉。式廓址宇。再移於前殿龍神座下。迄今享祀四百載。祭每窮視孃骨。熒然金色不易。州牧鄧公鋐以其事不經。謂惟神正直。非私可格。又或誣若馮道故事者。或擬為龍神辯說者。此故不可思議。但以神人之在天地。總一誠布護。亞公憂

民之故。不憚罰變。與古之剪爪祇身何異。此至誠感神。非動以欲也。其事之彪誣所難具論。予禱雨詣廟。目擊遺骴暴露。意以神之所難安。人之所不忍。義之所必拖也。乃謀葬於紳士諸父老。間有惑於禍福者。鄉然難之。予曰。鬼神無形無聲。人歸得土。斯安敢叢。瀆神大不敬也。再考春秋繁露云。祈雨下令掩骼埋胔。茲旱魃濟威。民間停柩尚宜即窆焉。有神葬孃骨可久暴乎。飛謂非占不宗。果三筮三吉。天人協從。是謂大同。乃登東阜以相宅。穿龍穴於其壤。令約長治葬事。禮識營窆。衾榔儼等。不俟不陋。於康熙五年四月十一日卜葬於龍池之艮位。禮也。庶神靈安而人心安。孃之莫也。可與潼之媧陵。鄧之奴塚。並峙不朽矣。予謹綴次而表其墓。系以辭曰。賢哉亞孃兮夢蕙質以蘋萬民。孝哉亞孃兮信厥考以彰遺愛。蕃定爾數兮還坤德於資生。神物阿衛兮招香魂於罔窮紫氣。結佳城兮南依玉女。芳美與青塚兮北娛雒妃。敵佑兮驪母左右兮。媼妹環珮兮九福如泉。靈貺乎一方。環珮兮文地成泥。血食共億載。

奇人奇事。至理至文。易奇而法。殆謂是與。四百年曠典得乾符此舉。豈不快心。范彪西

予按乾符官同州。如考正名宦祀典。重刻翟象陸鐸青等務。皆

政蹟之表表者。附識以為有官有土者告。又評

與狄梁公奏毀淫祠事異而意同。大抵正人君子。舉動合禮。則神人俱服。即此可想臨民作用。任華史

文備公府君行述節　趙三麒

先大人諱廷扑字獻吾別號橋坡姓趙氏世為武鄉人籍崇仁坊五甲高祖廪生公諱斗生四男長即先曾祖處士公諱興邦處士公生先王父增廣生諱克寬以鍊石補天賦冠多士不屈闖賊死節仲子禮部儒士廷舉報仇同難旌表監坊詳孝子集縣邑志增生公配孟太宜人生五子先大人其行四也幼受業於先王父治尚書（北堂經生之見）謂今河道不合禹貢依經著河貢圖讀周書製聖狂分念圖傳極五經著五經塵析衷諸儒講義為一家言舞象時偕生員趙朝傑往鄰邑就傳途次見魏其浴河淹沒心甚悲之既魏之子姪

誣訾張令德圖財推河死令德以苦拷誣服擬絞明年先大人歸里始聞張寃訴曰魏某死於浴我與朝傑確見之何與張事乃獨代白通控數駁經年張寃乃釋案結就試以經明行脩補博士弟子員躬耕力學試輒高等入闈以門檢過苛乃曰國家求賢如防盜蒐士（肇州辛文犹一流）行未取信耳即拂衣去不專事八股淹博經世書樂道事親以孝聞先王父觧時門人魏君應元別駕兗州府請先大人偕之任辭荅云門下前官大同時寄物產鼠至僕獻之父師基已知門下不忘本今倅黃堂惟異行志以不負師教為幸豈效世俗輩作梧桐客卒不往魏公寄一帛先大人亦焚於先王父墓姻親元

白魏公為御史時先大人兩移書令其直糾逆璫設教於漳沁間及門弟子七十餘人分受五經倡明理學令諸弟子座右各粘文昌寶訓（書即五經註腳僞學必曰三民矣）曰記功過格朔望講五倫書拾焚遺字及門有貧者如廪生楊州俊趙福奇張孝行安大成張素養段甥覲棠等先君解衣推食州俊病親為醫禱忽一烏折足伏書案先大人曰樹頭老烏誰為哺耶乃扶其足（要知愛物從親仁說出）令門人范學仲飼痊遠舉越數日烏復來集案悲鳴如訴先大人曰烏語勸孝小子識之録烏言一冊再著四書貞一解子史辨疑十二卷四方之士從游請業者百有餘人門生魏子以嘉幼事父孝先君以子妻之適魏數載未育先君誡女

曰男四十無子置副輒也但魏門三世止孫子身且善病似不能待强仕時乃委為定親越一年果生一男一女彌月副丞嘉果卒於四十前先君曰蔿蔬弱息汝其守節撫之女唯命遂令子入庠多孫魏門其有後矣當先仲伯禮部公死孝時其子夢鯉在部候銓凡伯遺錢幣諸物先君一一封識俟鯉歸悉還無遺仍合祖伯像圖於祠終身祀之請旌監坊為刻孝子集崇禎五年冬流寇百萬破遼州圍武鄉出奇退賊全城以安歲大饑書院賑貧仍率不孝獻等視餓僵者扶灌湯藥全活者衆又施棺篛埋骴鄉舊俗嬰兒下殤委之於壑先大人刋勸言令各家收瘞邑侯余公遵詔舉

隱逸賢才以先大人名奏固辭乃得免曾曰二十年後兵起禍首
薦紳果如其言讀揭重熙五經墨曰能識五經字始無忝制科庭
訓天麒習兼經天麒十九歲以五經中壬午省試捷癸未進士明
崇禎召問汝年尚幼何以便通五經對曰臣在襁抱時臣父即口
授經義初不知難也帝又問父之年對曰臣父年過花甲乃命同
賜進士授七品服次日天麒表謝第歸賀筵飲少輒醉先君猶施
夏楚無異諸生時天麒泣杖父力衰矣偽闖僭號試士授職先大
人挈妻子隱東山堅不起試賊怒削其名 皇清定鼎凡紳士有
因偽黴削籍者仍復其名先君爰告衣頂焉順治十二年間天麒

上疏陳情蒙 世祖皇帝特恩准留一子侍養有司以禮存問敦
至先大人望闕叩謝每遇朝賀期必設香案再拜恭擬策賦賡勸
發忽公大書一聯於廳事壁中有酒當邀客稅是無人敢上門又
條議王糧荒田累民親當事補牘乃得減免長垣任棠河論以濟
白稱為予婚費饋先大人即奉數貫為助而焚其券李老曰至其
日必還後果償不踰期先君曰助也一諾為信李老曰借也難以
久負至讓不納哉以為十老會資諸老曰二公廉讓我等豈會錢
旌士之寒者不孝三麒迎養左輔時先君入門即設先祖神主拜
泣以當官功過格授三麒每退食必問今日理何事朴何人記功

過幾件不孝直對果當於理乃安見宅僻地蕪不欲勞民率家僕
葺除務堅如治家然居半載恐以豬肝累思歸再刪定功過格自
撰一序並跋文昌寶訓諭三麒重刊臨行為不孝書一扇皆先正
格言康熙六年七月 躬政恩詔以不孝職封奉直大夫陝西西
安府同州知州贈先妣張氏為太宜人三麒具文請終養以士民
保留當事慰勉未遂厥志復病乞休接手書云往任州者五六年
必遷今子倖深入載而官不謫是汝德未修也朝廷不負人子當
益加忠愛慎終如始至爾妻子至宗孝敬不衰爾兄嫂亦各盡孝
乃汝復何內顧等數百言此九十歲燈下所作小楷字更遒麗不

（可作天球河圖）
孝製為錦帙志手澤焉三麒一日侍俸伍兩為先大人壽捧來誠
云古有為蜀官者不寄川椒且家中衣食自饒子俸艮薄原銀封
璧以為後監親友時閱書羨服終身不知奕局不置勝御遠出則
布衣肩輿至郭門緩步遇負薪者道擠墜橋渠水濡衣先大人起
振衣去無怒顏負薪者察知惶恐請罪先大人曰汝弗識我汝有
何罪反欵餔勞之繼配張氏即先慈妹也生子迺麒先大人年已
七十仍自訓以義方已酉夏忽病間召諸子孫曰吾已矣衣朝服
望闕再拜曰草莽臣叨 恩頤養今告終謹謝復引拜祖先大人
曰倘此去有知當面拜祖宗耳病漸不事藥餌不令禱覡越三日

易簀不及他事。送終視歛者。子姪三世孫外孫男女等合一百七十八人。惟不孝三麒以一官違膝下。未得面訣。風木遺恨。門人私謚曰文備先生。著有聖學日新録、本草必宗、文集十二卷。生於萬曆五年丁丑七月初六日卯時、終於康熙八年已酉五月初二日戌時、享年九十有三、

詩文出於真性則工。此吾河東之教也。況家庭之間。尤當以質樸爲上。余之最愛此作者以此。 彪西

文備公家學深遠、詳在余三晉語録二集中、合而讀之、方知此文非諛、 又評

再訂也

一齋解　鄗　成綺州

朱子曰、一者誠而已矣。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經傳所載。若一德。若一貫。誠之說也。所謂聖也。若惟一。若克一。無欲之說也。所以學聖者也。致力于無欲而聖可學矣。荆翁賈先生以一名齋。請以二夫子之說進。

是真有道之言。鄙人稽首拜教。 賈荆生

讀書全録二十卷。一言以蔽之曰一齋解。 范彪西

一是聖門傳道要訣。有心斯道者。其細玩之。 范孝前

擬代復元師進呈疏　　康有聲　太平

臣河汾下士少而孤貧孀母甘窮茹苦撫育讀書因覩鄉先臣薛瑄言行遂勃然有思齊期許謝絕考試專心叅求性命經濟是望稍有所窺然後出而應世萬曆四十二年蒙學臣南居益過採虛聲招延策試掇本庠廩膳生次年蒙巡撫都御史臣吳仁度䟽薦于朝天啓四年又蒙巡鹽御史臣李日宣䟽薦于朝崇禎二年督學臣楊作楫特延臣爲平陽二十四處師儒爲諸生式奧蒙巡按御史臣祝徽具䟽特薦已奉旨下部待覆臣一介書生感國家作養宏恩無可圖報惟是著書講道逢人接引然發憤雖殷終屬小

補去年以積廩應崇禎八年歲貢士初到京師仰見我皇上聰明聖智真堯舜之主也有堯舜之主決可成唐虞之治今尚未成唐虞之治臣實有不甘心者在妄思聚先試機緣進呈生平纂著不意道途疾火突發咽喉腫痛遷延尋醫又兼遍野盜賊所在梗塞曰而廷試愆期四月二十一日將原領單卷赴禮部投遞蒙部代題聖恩補試如此隆恩圖報何日臣在旅次聞閱邸報見逆寇日劇震動祖陵聖主憂勤焦勞爲臣子者誦法古昔者何在刻忠一念不敢自違初心凡正士習清吏治收人心止危運勦賊安民轉亂爲治皆有條陳欵項未敢遽塵天覽先將生平著述救種及海內頻連疾苦情狀呈進御前伏祈聖明賜覽採擇或容臣續進條欵或便殿賜臣面陳使臣見君如見父談國事如談家事敢必士習可正吏治可清人心可收危運可止逆寇可勦弱民可安唐虞太平之治決可再見于今矣云云

敘次平生所學不激不諂能使復元先生一腔熱血透出紙背

范彪西

此爲擬進治平野謀一書而作也欲呈而未果順之先生沒後人竊呈于僞賊矣聞今尚有副本旦夕可遇自當與拙刻侍側紀畧並傳也又評

石隱者讀此應當自愧　范个臣

先生讀薛子言行遂勃然有思齊期許予讀家大人所刻先生紀畧敢自暴自棄乎孔孟學術堯舜事業先生合而爲一予將終身誦此矣　范郜鼎

擬扶蘇上始皇帝書　辛經世（梓州）

臣扶蘇昧死言。臣承命監北方軍，聞陛下東狩，從陛下者為丞相斯、將軍毅。臣無慮也。臣與恬日修戎事，期無負君父之托。今者拜詔突賜臣死。然陛下賜臣死，臣安敢不死。軍中士卒擁臣馬首，皆（此為上策[?]）以臣請而後死，為勸且有言，非出陛下意者。陛下法如雷霆，令必行，禁必止，左右之人誰敢假陛下之詔而殺臣。即陛下之必欲殺臣，而臣果得何罪，陛下棄骨肉父子之親而殺臣于邊鄙千里之外也。向者臣愚不自知，屢諫陛下，用刑之慘不過欲陛下為堯舜耳。陛下果以是而殺臣耶。夫天以高而能覆，地以卑而能載，陛下不能廣天地之量而容一子，將何以駕唐虞而軼商周乎。臣死不足惜，陛下（不用學問語，只以至性[?]文[?]字[?]）以父子之親，一念思臣，臣死不可生也。陛下以社稷之重，一念思臣，臣死不可生也。（始皇讀此應有感動處[?]）或陛下欲立臣弟胡亥而殺臣耶。者此，則何必殺臣也。臣弟誠賢，陛下立之，立臣弟與立臣一也。使臣得備藩臣之位，以羽翼王室，不猶勝于殺臣乎。即不然，流臣荒僻，廢為庶人，使臣黔首終身，竟其天年，不猶勝于殺臣乎。惟陛下殺臣，（丞相等輩制以辭[?]）丞相斯居陛下左右，胡無一言；將軍毅侍帷幄中，胡無一言也。即陛下天威不可以言諍，臣弟胡亥以父子之親、兄弟之誼，從容言于陛下，或泣諫于行在，臣意陛下必悟而不殺臣。臣弟亦胡無一言也。陛下殺臣，臣分死矣。不知左右何以謝臣，臣弟何以謝臣也。嗚呼，臣知之矣。趙高忌臣之長譖于世，故且素隙臣，恐臣立（露而不含，更為明快）而不得肆其奸，使陛下以帝王而行殺子之事，使臣以帝王之子而有見殺之慘。夫至賤莫如奴隸，而至親莫如骨肉，以奴隸而間骨肉，愚者不為，曾以陛下之智而不之察也。臣即死，陛下倘悔之，殺高千萬何足當臣也。蒙恬聞詔，號招三十萬眾，（危言）礪兵秣馬，將東向而請君側之賊，以戮高而死，臣之所不敢者，恐萬世而後謂臣為何如子也。令出于陛下者不可回，分之在臣子者有必死。臣死之後，陛下修中和之正，去刑罰之慘，（尚有[illegible]諫遺意）善訓臣弟，親賢遠奸，俾秦世世長有天下，則臣死之年，皆生之日也。臣遠在邊，恐臣死而陛下不察也，故敢以書奏。

臣子殺身而無濟于君父者，史冊每惜之。此文真可為愚忠愚孝作一榜樣。（范魁西）

道亨為復元先生衆賢，而所學有更生父子之殊，然即此書以論其識力，頗有高人處，益令人思先生之教于不衰。（又評）

此非畏死貪生，第不敢陷君父于不義耳。有此一疏，扶蘇可稱孝子矣。（范个臣）

端教化疏

魏象樞 蔚州

題為教化係 國家根本之圖謹陳愚見以佐大政事臣家居曾抄讀 上諭謂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為務而以教化為先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臣讀未竟而知 皇上欲教化之大行矣竊思朝廷之教化安能家喻而戶曉惟共分朝廷之教化以為教化自能端本以澄原是在滿漢諸臣之為父兄者家自為教身自為教也何也滿漢諸臣有為我 太祖 太宗培植者有為我 世祖培植者有為我 皇上培植者皆受 朝廷高爵厚祿與 國家休戚相

(惘心不能不動)

關其子弟或進士舉人或貢監官廕以及世襲之胄循一命之職官約略計之幾半天下內而部院外而民社無一非 皇上責成重託之人較之民間愚子弟更為緊要如父兄孝則子弟必孝父兄忠則子弟必忠父兄廉則子弟必不貪父兄仁則子弟必不暴蓋父兄居家居官子弟習聞習見如標然標正則影正標邪則影邪此之謂身教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又安望子弟之道能行於國家耶夫以四海之大八旗之廣賢父兄賢子弟固不乏人倘父兄所為不正子弟視為榜樣尤而效之或馳情於聲色或薰心於貨利或旁惑於異端邪說或深溺於驕侈奔競如近日所

謂打馬吊鬬混江之類尤壞人心迷人之事非父兄其誰察之設異日以不肖之子弟作不肖之臣子 國家竟不獲人才之用是子弟負 朝廷實父兄之負 朝廷也臣曾蒙 世祖章皇帝頒賜勸善要言一書提醒人心言簡意盡如晨鐘發省冷水澆背讀之未有不知非悔過者伏覩 皇上重製序文頒內外滿漢大小臣工各一部令父兄先讀之凡有子弟日講一條養其性情正其心志一家之教化即 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則光前裕後在 國則端本澄原十年之後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從此中出將見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 云云奉 旨該部議奏

(恐三歲兒童曉得八十老翁行不得也)

伊川晦巷為講官時建言想亦爾爾理學一燈賴此不墜 范鄗西

庚戌春得睹

勸善要言方悔平生罪惡海深山重急與冀兒共擅力行奉為四書五經真註疏破囊重梓年來持贈同人約有萬冊偶讀此疏益信草茅新進與大人君子所見亦有合也 部覆云既經

世祖頒發無庸再行頒發夫既經頒發之議豈謂其不必行乎實謂其既行無俟諄諄矣嗟乎

朝廷視為既行而草野不能廣行以致

昭代根本之書存而不傳也是誰之責與 又識

伯夷叔齊論

簡完璧　太平

史稱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軍士欲殺太公義之令扶而去後武王滅紂恥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下迄今千載無不欽其忠義或曰生德仁暴之關王室安危之界夷齊豈不知之乎商辛不道夷齊豈不聞之乎彼既有維持王國之志當時正宜上書極諫不聽至於再三死而後已庶幾悔悟亦未可知夫何計不出此遁居北海釀成貫盈之咎俾武不得已而興師始遮道扣馬欲以口舌止騶豵之殺幸太公令扶而去脫軍士殺之不幾委身於無益之地哉曰夷齊於紂不必諫也夷齊於武不可不諫也何也夷齊於紂特一亡國公子耳不揣半道之[illegible]曰無有[illegible]況之責且商家賢聖迭諫非乏人如鄂侯九侯西伯梅伯箕子微子比干武居台輔或任父師皆因諫而殺囚貶黜豈一亡國公子之諫能回其心免其身哉迨後周師一動八百來從商室之滅指日而已且武實商臣紂實武君以下伐上變出非常夷齊豈忍坐視況周召畢散贊其事而隱其言非如商臣之諫也武以仁聞不飾其非而拒其諫非若商君之比也萬一因其諫而回心返師宗社猶可綿延於一綫即聞其諫而隱忍不顧大義猶可昭著於千秋是不能留於身於一時猶欲留君分於萬古後世跋扈之謀篡逆之黨清議

不容筆削難逭者未必非此諫之遺也然則武王非乎曰武非富天下也救民於水火之中也無武王之征誅則暴君不知有民無夷齊之議論則奸臣不知有君故為君者當念大武之征誅而常懷勝予之懼為臣者當佩夷齊之議論而恒嚴尾大之議不失孔氏家法兼見湯武仁人可以表暴聖賢非止扶救拔老也　范處西

末幅議論與劉道源呂東萊郭用享諸說甚合　按伐紂乃武即位之十三年似無不葬其父之理陳明卿曰武祭於畢而曰父死不葬好學深思者宜詳之武誦扣馬當在丁卯觀兵孟津時去戊寅伐紂之前凡十二年去文王之崩甫一年故曰不葬而程子朱子謂必無觀兵之事祭畢山亦力辨之要之扣馬之說出於史記未敢盡信耳　范埼臣

上洪亨九督臺書　　苗胙土　澤州

某冒昧妄言、在昔兵力单微、疆域互隔、利在賊分、取其易散也。今台臺以元老壯猷提衡於上、而一時大帥智勇有聲者、咸萃帳下、則利在賊合。茲賊黨盡合於關中矣、各帥又肆集楚豫間、為八年來未有之機緣矣。（絶好機會）圖之此其時也。（賊聚不可失）計入秦門戶不過四五、而大帥且十餘人。若台臺嚴定限期、（春秋傳語意）分扼要害、俾賊無得逸出、某路出則某帥執其咎。然後步步結營、節節搜剿、賊黨雖多、勢必分應、我兵十餘路、賊亦分十餘路、非復昔日瀰漫之勢也。即此堂堂正正誅渠散脅、再加兵士不復貪餌、賊人不能買路、則蕩平之績計日待耳。雖目下所慮者、賊入再遁漢興、或竄入河套、若用重兵二枝、一由鎮安商州入、一由洵縣成縣入、權時拆斷棧道、賊無再犯漢興之路矣。至河套則延鎮邊兵自足以當之。然獸窮則蹊、鳥窮則啄、是在各大帥加之意也。說者曰、嵩盧大山尚有餘孽、所當兼顧。某謂不然。天下之勢、宜從其大者。今多兵既集、賊方震慄、先入關中、迅掃渠魁、再振旅出關、（謀出萬全）窮搜山谷、彼不死則散、如疾風之掃秋籜耳。惟是兵行糧從、本色為難、請將勛襄兩郡某能任之、若秦豫諸郡亦斷宜分任料理、或秦楚豫三省各以一監司綜理、方得應手。亦惟入告、乃可責成。凡此皆千慮未必一得、但知無不言、某之夙心也。伏乞台臺肯其任言、姑備採擇。

指畫勦賊方略、言言中款、槪覧往稿、凡落筆著想、無一時不為勦賊計也。當道俱如此、定無甲申之變。兆虎 西

讀曽文　　白眉　謙陽城

曽子固宜黃縣學記論學之成材有關于實用而不成之材足以害治所以歆動學者之處最精切又與書目錄序言佛之徒自以為得諸內而取聖人之所為內者以折之得失較然王遵巖謂唐以來未有其言宜非過也而斥鹿門以子固之言為非曰佛并以吾儒之外而彼自識其內也只欲見本性故將一切聲色臭味多為去之而非以徇內也噫鹿門于是乎失言矣世儒多推尊韓子續于孟子之後者謂其佛骨表原道二文也鹿門評之有云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其意謂韓子所言皆佛之外者耳子固云世之

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謂意正謂此也故作為此序以助韓子未發之志而鹿門非之不亦異乎且其所謂見本性而去一切者不謂之徇內而何與蓋聖人之道之在于天下未有不由內統外而為言者無一偏之理也今即子固二文翻而思之其非庶乎可以默識于道與彼此之間而已矣是故謂子固之言唐以來未有可信也夫時因教于濂學而併告以斯言遂識之

呂見齋云佛之道理自好但作用處不是夫道理內也作用外也其內者君子猶有取焉故曽子固與之辨若其外則不待言矣非敢過為是不平之說也要而論之中庸曰智者過之其佛之謂與　創論

不鼻時文材料惟辨大道是非讀古教子加人一等　范屺西

薛文清公曰漢儒識緯九流之書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于一今學校之教經書之習絕口于此皆宋儒之力予嘗謂宋以前二氏于吾道混故拒之宜力宋以後二氏于吾道遠故待之宜寬夫二氏亦人耳大道何所不容而開口必拒二氏講堂不容和尚豈以是為至公者耶況山陬海澨之遠王法或可暫避天理斷難終逃輪迴報應愚頑聞而知驚未必非二氏之力予每論及此頗覺不謬偶讀此文此評喜前說之有合謹識　又郁

如來聞之亦必俯首請教　苑今臣

贈甥孫成生說

白眉譔 陽城

有先司空之曾外孫成生曰周望來謁予其年方童子未幾矢口談藝執筆爲古文辭皆大契合于予心此不待問而知其材器早脫達于世矣父友端博雅識古文字工書翰間作爲經學字考謂得其子之助力欲使開于有司予止之曰不可夫人有高明遠衆之資與天相近極其所就雖至于聖賢非難矣而恒不至由其志之弗力也志之云者盡己務實之謂昔子夏始學于夫子見紛華靡麗而悅及其旣通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君子弗爲也今古文制義比諸聖學故謂之小藝與字則猶小矣鄉塾旦選之法旣廢士人制義無由進于有司亦未免爲益世之于古文其易如彼制義之于古文則猶易可知也吾里麓山泌湄二先生皆周古文爲制義故聲光照耀當時藝苑流輩于後其他制義之士卽不爲二先生而揍揍奮迹于功名之塗亦未皆多遜也于今日相生之材器可追比二先生次之亦不失爲制義養身之倫故擧以相屬焉其尚勿以近小者自限哉毋是而欲驟進于有司殆于不可雖有他說吾不敢爲生証矣

其詞意與程朱相類抑揚有法猶其剩技 范彪西

庸說示光昭孫

白眉譔 陽城

先伯父大司空公道德勳名炳于前史而并其學修之法尤爲吾家開宗其後嗣曾孫三人立孫二人俱勤學家塾所望洪衍先人之遺澤者將于是焉在其長曰光昭獨能彝友率作諸弟子予聞而喜之昭乃燕見予求誨之以言者至再予村下失學行弗逮先人遠甚欲勿許故不敢忘其先人之嘗以誨予許之將何云憶予初爲擧人計偕辭司空公公命曰倘得第必無依傍門戶歲辛未予謁貴縣王稹海公于京師問公起居曰昔吾令陽城公語我曰人學爲庸人止耳吾時未喻今數十年佩服其言始知有味也王公言之予亦未喻今又三十年更一世矣益信其言之爲至則公之議論之平正品識之超卓蓋有得于學問閱歷者素且精矣當時之搢紳往往相依傍以博名勢公惟持公廉之節靖共于朝位至其居于鄉操履靜以約老而彌愨允哉古大臣之則而其儒之範也已予年來讀醒心錄有云庸德庸言便是作聖路徑又悟夫庸者道之所寓而中其體時其用因以屬名吾之齋無非誦法家學而欲昔孔子論道曰中庸其至矣乎而其孫承之遂作爲中庸一書豈非繼志述事之大者哉程子曰庸者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云爾然今世之人論庸則以父母和兄弟樂妻孥皆是

也而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何莫不由乎斯淺之乎論庸
則言顧行行顧言皆是也而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何莫
不由乎斯是故爲戒愼恐懼而弗敢爲無忌憚者也爲素位不願
外而弗敢爲行險徼幸者也爲困知勉行之愚柔而弗敢爲昔援
陷阱之予智者也舍是而外形迹之顯晦遺逆之亨屯人情之順
逆世俗之毀譽紛紛不足以動其中也所以者何一言以蔽之
曰誠而已予竊與昭言所謂忠信之道亦即此而已司空公曰誠
不可掩僞難有恒又曰誠者敬之熟除却孝弟無道除却敬長無
學夫不敬胡以至于誠不誠則無以爲庸嗚呼盡之矣爲公之子

孫者非是之服從將于何服從乎別于欲舍是求一言之益于汝
而有所不能昭乎盡愼繹之勿或厭本分而趨怪異墮乃先人之
志斯可謂聾亦庶幾予之所藉以對于先人也

理學文章　范處　西

醒心語僅得數葉一刻于先別駕晉國垂棘中再刻于予三晉
語錄中三世來奉爲大訓琬琰未嘗息也因念此公作德如此
定有正人君子紹衣德言惜乎終年鍵關不敢徑通聲氣無由
表精善餘度之詳讀此差慰鄙意令我狂喜叫絕　又評

復魏環溪書　　白肩謙　邵城

還山數月病狀猶存其獲免於在官之失竊祿之愧誠屬　聖恩
其不能報　國補過忘身之疾病則臣罪愚辭焉然不才自量顧
熟以爲不能忘身之疾病而報　國補過不過庸人之分其罪僅
于一身若竊祿而蹈在官之失貽誤于　社稷蒼生其罪大故審
擇而爲包混之舉也以求心之安而非爲身謀也然所謂心安者
亦非必合乎禮義之爲安究竟不過求無忝于庸人之分而已矣
不識知己者以爲然否比狀會客坐談絕少而閉戶尸寢之日爲
多非故欲爾氣力不支也遇靜時未免讀書體驗或存養省察皆

了無所得近始小有微覺所謂真實下手得力之處總不離開見
而不著聞見如聽人說某果某某之美終不是美畢竟自己口中
嘗得美如何乃爲知味雖不能告人而自信確然不疑又如登華
山騎不得焉坐不得挽子一步一步要自己腳下親歷所謂欲其
自得之也因此竊欲妄擬爲中述一卷待執當請教大方指摘何
如執事根器高明志趣廣遠尊尊于道所進定卓柰教尚以門內
之事未盡爲遜辭何也集杜忠孝淫性堪泣鬼神鄉約詞曲益循
老成在行何不并示儒錄若何御見須肯行業並著者學行次之
經術又次之君文詞曆律象數之末不足深道此君子小人儒之

鯡不可不慎以為何如里中友自東山白山外遊希白山恒抱鐵慈東山又將出也寥寥空山徒切蒹葭伊人之思奈何奈何臨復依依不盡

林下工夫較在朝時更密他人看作桑者閒閒兮殊誤　范翹齋

素叢魏先生著作問道無由僅拾一二片玉借光小集每擬呈正未果今夏先生尤札先施札曰選擇宜精考定宜詳一有夾雜便非傳書其教我如此又曰區區小著幸勿拾及其謙光如此又曰今日學文清之學者惟白東谷先生為最讀此書益信兩公之相得有成也附識以作執贄　又評

仕說二

白眉　謙　陽城

欲識仕學之宜尤其先明義利之辨夫仕何義所以體天地之仁正君臣之分展素學之具弘性生之理也澤流四海名施於後其義非徼而已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與而未聞以利雖在朝廷有養賢之典然食人之食而憂人之憂非可以坐食也乃或者欲緣之以為利則棄君倍公毀法盜國病下賊民無所弗用于以自肥而資之以鳴豫鮮所愧耻于意安乎其宪也將使朝廷之爵禄生民膏脂徒委諸谿壑又將使布衣藿食勤身苦心于學者僅責報于宮室與馬妻孥口腹之奉而已矣而豈其然乎皆義之所

不出也況夫邪行不悛穢名彰溢淫夸之積不有人罰必有天殃（通來此言盡驗）刑患隨之蓋不旋踵是以君子惡之荀子曰君子之學為窮而忘困憂知禍福始終而心不惑也是故以試之于仕而上毗下賴寡怨而遠罪無所憂懼則可以仕矣彼欲懷利而仕焉幾何不蹈蛾于火中搊鱗于網罟也必無幸矣然則君子有終身之學不背湯以一日之仕豈離君而背上棄公而樂私與其央擇誠審也

大小官吏讀此皆可為聖賢倘有心者更持贈一張愈于持鉢念佛喚醒超度絕大法力絕大慈悲　范彪西

朱子延象山于白鹿洞發揮喻義章聽者泣下想亦如此　范蓉前

史論　董緒　浮州

亮南征問計於謖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亮深加器異用此以服南人至於街亭之敗亮敗之也而獨罪謖何哉才能各有所長用人各有所宜（司銓衡者定書一通）幼常蓋世奇才用之運籌帷幄可也用之臨陣决機豈所宜乎若高帝使良平畧地攻城能成功乎任三傑而各當所謂天授之英明也亮以參贊謀畫之謖而授以將帥之任其致敗也必矣當其下獄十萬之衆為之垂泣是豈易得者哉善乎蔣琬之言曰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李邈亦諫亮曰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言至此即石人亦為感動而亮卒不聽亮亦剛愎殘忍之人也哉　論馬謖

從萬衆垂泣處看出老馬謀畫可令武侯反舌無聲　范彪西

不聽蔣李之諫遂有剛愎之目善言之不可拒如此　又評

八陣圖始自風后諸葛亮八陣圖有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陣法也在牟彌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人傳江水暴漲陣石依然予不之信杜甫詩曰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又信然有之此詩（可笑人傳之誤）不為陣圖而言吳蜀之與國也隆中之對吳可援而不可圖已有定算先主不知天下大勢一伐吳而大事去矣亮之遺恨正在此惟子美能道之　論八陣圖

論古讀詩作詩三善俱備　范彪西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能識亡書三篋非獨以敏勝亦以慤勝（高手讀書人下一真霍子）以敏識易以慤識難非一切書麓腹笥行祕書葦可比也其輔少主處盈滿作用條理之妙實從學問中出與霍氏成敗相反者學不學之效異也　論張安世

宰相須用讀書人　范彪西

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陸機還吳機以受成都王穎全濟之恩可與立功遂留不去後穎舉兵反以陸機為前鋒都督聽宦者孟玖之譖收機雲皆殺之機臨刑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按機天（可惜）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曰人之為文嘗恨才少而子（可惜）更患其多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着書以為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其宏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更可惜）而不明去就之義卒於殺身惜哉　論陸機

與前段互相發明此正書麓腹笥一流人乃知章句之學終不濟事　范彪西

韓琦奏罷新法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

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曰此周官遺法也帝終以琦說為是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即欲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一出而持之愈堅蓋不能罷矣媢奸達上遺禍無窮是誠何心也劉琦謂其囊括拱手專務依違誤國欺天自貽之悔可見焚香告天一琴一鶴皆偽而不足取矣 論趙抃

一琴一鶴在今日豈非聖賢推論到偽不足取原非取倒他瑕瑜不掩日月有食可為清獻知已 范彪西

三温名字考　李而洵

余讀新唐書温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三人兄弟而兩以大為名彥為字一以彥為名大為字殊異之至宰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雅同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係大雅所撰也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啟帝帝方臥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據此則三温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考之高宗太子諱弘受酖於武后追崇曰孝敬皇帝廟曰義宗故諱之者以弘文館為昭文弘農縣為恒農徐弘敏為有功韋弘機為韋機等則大雅之名實後人追改之哉觀顏魯公敘温氏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秦彥將三人之名字其益真乎

博而弗約實學不貴然魯魚亥豕貽訛千古宰相須用讀書人君子所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持此法以論世知人方稱有用之學 范彪西

讀古質疑

溫雄先

天下事惟揆之於理而已矣理之所有則信之理之所無則當明辨之不可泥於成說而其之祭也予讀續垂棘編見武鄉趙君葬亞神女墓碑而竊疑之據本傳元州守亞哥有女靜淑不凡時州苦旱壇祈罔驗公乃禱於九龍神曰得雨蘇民願以女侍左右雨果即霈女隨暴逝遂以遺骸立像於寢宮迨明景泰間廟圮厝媛柩於後殿神龕內至崇禎五年司懋李公鉉式廓基址再移於前殿龍神座下迄今享祀四百載視媛骨熒然金色不易趙君禱雨謁廟始以禮葬之且表其墓而系以辭焉傳其事者一以彰龍神

之靈應如響一以著亞公之爲國忘家至歷世久遠經名公表揚而厥事益確然無可議予獨以爲不然何言之從來神自神人自人各有配合不相瀆也九龍之爲神幾何年矣豈彼時尚孑然無偶而必須亞女以爲配乎且神固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聰明則不惑正直則不回是以能壹以禱雨之故而脅女以侍左右此悅之不以道神當吐之者乃遂俯而從之則與汚吏之納賄何異變神必不若是時而旱時而雨主之者天也龍神不過奉行已耳假令旱期未滿天不欲雨九龍必不敢矯命行之以了此段姻緣若謂雨出帝命九龍又安得貪天功以爲己力乎凡姻緣天配古今同

然豈獨不爲九龍作配欲令其自娶於人間抑豈亞媛即天之所以配九龍因媒妁無所用其力故先旱後雨使乃父發願以代媒妁之言乎人世苟合便叢物議謂其違禮而悖義也九龍尊神其以禮義自範當更切於恒人乃秉禱雨之意直要人女而不辭禮數義歟既非禮義安得對幽明而無慙恥況惟天好生大旱既久必降甘霖此定理也如謂以亞媛得之使亞公無以悅龍神即有以悅之而龍神或不受雨將終不霈乎今年旱擧此以爲得計他年旱將何以爲繼也撫州旱幸有亞媛他處旱又將何以爲媵神之具也此予所以反覆思之而未敢信也然則此事之所以傳至於

今者何竊以爲有旱有雨數也憂旱禱雨情也亞媛之逝會逢其適偶也立像傳奇聳人聽聞世俗之見之誤也相沿日遠人皆信之以訛傳訛也名公亦爲之表揚不復致疑習而不察也不觀河神取婦一說傳乎方其事之興也翕然從之未有敢以爲非者而其後竟何如也事之不足信大率類是嗚呼予之爲此言也豈好爲翻案哉特以天下之事準於理而天下之理具於心心之所未慊即理之所未安與其輕信成說曷若詳加辨論既以自神之証然以解人之惑庶令後之擧者知怪誕不經之説終有寢息之日而吾儒讀書窮理淌求可苟焉已也雖然趙君之澤及枯骨盛擧也不

可沒也

以旦代某雍焚斯牲至誠感神六經多有觀嵩中會逢其適句

原未拚殺亞媛之逝但不欲附會惟誕以欺後學耳可與趙作

荒誕弗論句互相照應故並錄之一見亞牧公而忘私一見趙

守澤及枯骨一見溫公讀古有識加人一等也 荒庵丙

魏環溪曰神皆聰明正直者不受諂媚槩可知矣又曰持一陌

錢俯首階下謗不取也取之者何忠臣孝子義士也人不能爲

神所取而徒恃報賽殊爲可笑甚且瀆祈祭祀隱行祈禱非分

之祭罪莫大焉此文神固一段盡情道破 又評

即事窮理勿勦說勿雷同此即格物致知法也 范梅臣

節儉疏

武舉龍交城

題爲修省之大端在節儉謹因時陳言以備採擇事臣思先王制

禮不廢嘉會然旨酒樂賓而亦致戒於酣歌恆舞誠以淡泊寧靜

行己之大端坊世之先務也臣閱邸報見禮部二本爲禮儀事俱

奉有今年歲歉民困免行慶賀之 旨欽此仰見我 皇上富有

四海而不忘民依則大小臣工宜何如恪恭震動以仰副寅清也

臣再四思維無先宴會一節矣宴會之禮至明季而甚一座之需

可錢三四千而實不能下一箸一臺之戲可銀五六兩而實未嘗

觀一齣至有數席同期日不足而繼以夜腹未果而力已疲揚波

逐流率仍明舊而不知其弊至此極也不思連年大水米珠薪桂

諸人日用之費業已不貲而彼此往來矜尚不休勢必至探囊消

索高者爲市販卑者爲貸乞又其甚者爲請託如是則廉傷且夫

人筮仕而後即以身爲 皇家之身朝而考戢晝而謀政夕而存

事方可勉供臣職而一入周旋腑腸皆俗出朝而外奔走不暇安

有幾心思以籌幾務幾筋力以效股胝也如是則事廢又況乎剝

骨洗髓剝膚剜心一席之命不可以數計一歲之命不可以億計

死轉刀俎之間畢命鼎鑊之下殄暴天物又傷和之大者乎嗟嗟

堂上列奇珍而饑民糟糠不厭庖廚供甘旨而流民菜色堪憐真

今人食不下咽矣臣興言及此每每相對攢眉而勢不能止誠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也伏乞皇上勅下儀部修爲條典用戒將來例有公會者歲終一行例有公分者從儉爲率至於小集不過五簋拜帖惟許單裁其餘不許宴會概爲禁止期以共修實政消沴召和內食少則米價減民物無不給之憂人事靜則精神暇庶績有其效之益其於歲歉民困未必無小補也昔漢文中主力行節儉而海內殷富況我皇上罷職造傳工役却貢異平關稅克勤克儉仰符舜禹而大小臣工不一體皇上之心爲心耶禮緣情起臣非不近人情妄瀆宸聽誠見一時奢儉即一代質文所關亦百職張弛所係故不得不激切言之也

閭至殺生一段今人目怵心傷庶幾得不糊不宿不忍炙不食肉之家法乎世儒言及戒殺輒斥曰二氏是可恐也　范彪西

歸結到米價減精神暇四語卓然有識　又評

兩壇條議　李方蓁　曲沃

申爲請正祀典以和風雨事語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古者治民之道莫不於祀神爲兢兢誠以壇壝明則神人治神人治則風雨時是物無夭札而歲有豐登也去歲八月上戊卑學奉委致祭聞其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同祀一壇固已疑其非制及詣壇行禮見其建屋四楹又塑龍神五像更深訝其悖禮竊思壇壝豈宜有屋社稷山川風雲雷雨豈得有像抑豈止有五耶歸而訪求其故皆云社稷山川壇明季原在晉王府內蓋以藩王有社稷之寄諸侯當祭封內山川國朝定鼎移祭風雲雷雨壇中未嘗別立壇位查外省及本省之外府州縣社稷爲一壇風雲雷雨山川爲一壇其在古今未始或異何獨山西省會紊亂差謬因陋就簡二十年來不一爲之考正乎卑學到任八載於茲歲歲禱雨雖上臺誠仁公正禱即得雨歲亦稱稔但風多猛烈雨多愆期或亦神不安其位之所致也依卑學蒐之記乃建一壇以祀社稷即於本壇仍祀風雲雷雨山川撤其屋宇塑像至祭期具齋戒豐潔其牲醴掃壇而祭庶於禮制有合更有請者南郊八蜡神廟與官亭止隔一墻官亭重修更新而八蜡廟基廢神主蕩然無有獨有毛穢盈蜡禮創自伊耆神農夏更名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至漢唐

宋元明未嘗或廢乃於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
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舉先王之大禮亦以廣大恩也
若併加修葺時其祭祀從此絕地天之通合神人之情必五日風
十日雨而大有史不絕書其於　國計民生未必無少補矣事關
祀典不敢緘默理合申請伏乞憲臺查制酌復施行　按此詳申後上
臺即有如詳舉行作速督修之批莫謂近日官做不得莫謂近
日官言不得　范鹿西
以文字論亦極質朴不入風雲月露一派　又評

三晉正學編自序　范弘嗣

吾晉自二帝開天剖一中以醒萬世而五人一堂見知獨契專主
彝教達大國達小國士王固素王之鼻祖也而庭堅娘娘一讀書
之經所稱心傳之聖臣乎學有源矣卜子龍西河顓孫子起陽山
親炙杏壇而炎漢西興毛公得商之緒餘衍風雅之絕學隋末皇
綱敗而魯壁苦侵銅川子太平集不售退而隱河汾續六經撥洙
泗中說力障吾道至宋真儒出而涑水著修性命無一語之妄通
鑑儼麟筆也孫子講學于泰山侯子授業于程門其洛閩之流亞
哉至明河津以居敬窮理為本其學見于讀書錄和順先德行而

後文藝其學徵之博趣稿是二聖九賢或面承于欽明或口授于
尼山或風聞于異代孔廊半豆之享柳何榮也自是稷王晴石陽
城者卷崎氏珍吾邨封真予郡復元獲不傳之秘樹道學赤幟
標榜譏世窮抄仰節養心諸書成而理脈大昌航聖瀆而紹泒傳
燈矣余晉產也知有晉人而已既刻晉詩續雅十卷仕國人文十
二卷晉國書棘二十卷至是仰官牆數仞不得其門自吾晉起虞
周歷漢宋以及于今摘粹言為語錄四卷嗚呼鑿度卦驗倉頡郭
璞之修也詩序範訓于夏毛公之箋也左釋尊王欽徽賈逵孫明
復之撰也新禮家範吉凶宗紀編年記事裴松之、司馬光、文彥博、

之著也次論學庸讀義孝經注爾雅圖天文三晉志王勃王邵裴
子埜司馬康之辭也五倫六執筆遺澤派晉所由昉矣芸編走蠹
學理學入孔林讀自晉晉始二聖是嚴師十餘賢是良友語錄是
讀錄誦讀體認問如同堂對語如一家相依即泰岳巖巖可陟其
巔洙水洋洋可登其岸勿徒曰肩拍遷瓠擅美譽于詞壇爲書巢
中汗馬牛也
理學一經類此不滅生斯土者能無興感　李本宣先生原評
品題先賢有針芥之合視予理學名臣錄更覺簡嚴　辛復元先生原評
先王父徵聘公所著書艸二十卷、半爲名公採錄、予欲彙刻
全書而未逮也、節取一二、集諸名公批點、附此問世、禮記曰、先
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嗟乎、祖書難讀、表章有術、不明不仁、何日贖之　孫鄗瞻稽首識

最上一乘自序　范弘嗣

選明文者數十家、俱不甚與漢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並傳、
蓋緻文衡、止齋國初東沙文苑、尚多駁雜、而文範、文規、文英、文徵、
國寶、宏辭、奇賞、蛛絲燕葵、可刪、余欲倣姚鉉例、纂臺彙選用開文明
之盛、以宋方劉王爲高文之冠、而輔以李建大紳、以長沙東里爲
宣英之首、而輔以瓊山伯衡、以何李徐顧康邊爲孝武之儁、而輔
以允寧伯安用修漁石于鱗于衡勉之濟之、以歷下瑯琊新都江
夏爲蕭壯之豪、而輔以子相子與允明姿明肖甫助甫順甫德甫、
以相奎赤水眉翁石公爲神宗之冠、而輔以百谷寧埜本寧鼎甚
若士于愿卓吾文長諸人、燕一代八文集大成矣、然苦於名家刻
無由多購、聊於半閒堇搜篤中、揀最上者、有關於世教、得百餘首、
計十餘卷、分爲四帙、諸體頗備、險僻者必黜、庸腐者不錄、熟讀之、
則筆可扛九鼎、而陣可帰千軍、溪蓋渠出、不敢謂人人膾炙、亦呂
獸羊棗之嗜、特以供吾妍耳、錄完、因以最上一乘弁其集、

有功斯文不小　李太苍先生原評

字不敷下、確是一部文獻通考　韓大巷先生原評

讀君人文一書、眼在天下古今、于國不辭簇轅矣、不知者猶作
區區丘里之言、得此一舉、庶令咋舌　朱瀹起先生原評

蒼圃集序

范弘嗣

新都才藪也往代勿論嘉隆間伯玉先生文章高今古弇州服其簡而法且有致太函成而操觚家朝披而夕哦矣余諷習之欲獲鄉之人相揚搉庚午春承乏撤抵歷下時幕府嵩毗林公新都產也（所重在公事）偕余共事轉餉之役務晤公于府署不知為詩人也（今事畢矣）會公來德茗談把臂盡風雅語曰投以人文公頗賞愛迨都門事竣余兩人各道俗吏之風塵之艱辛而田園蕪矣宜賡歸來之辭公貽余佐史乃五雲劉君蒐著者內採余登臨頂三首（文章有神交有道）公嘖嘖獎借未幾公出蒼圃詠見示余朗誦數過洒然異也集皆公游之地為黃山爲嵩少征途勝覽而雲波起咏烟巒供輿目之觸足之發窮幽探奧盡取而收之毫穎以鉄洩山靈景況猿岩叢祠嘯月討桂所不盡奇巧之態其氣之蒼仰而睇乾象耶其色之蒼喬松千尺黛而拂雲耶其韻之蒼骨之蒼丞色霞而萬玉琅耶（其文之亦蒼）公名蒼圃殆類是夫

新都故多才伯玉晚而始為詩嘗無能喻公者集中如惟石學雲靜飛泉作雪吹坐葉雙禽疑客過穿藤亂石礙雲低多屬叔造即伯玉而在亦避席而內遜公云（深靜盡致）余幸契結一朝盟訂千秋嬰爾友生吾道不落莫矣相視而笑似不必把腕述之窮若既生也

清勁古樸絕無學人習氣陳明卿先生原評

敘出道義之文想見此公肝膽盧德水先生原評

方明府入計序　代

范弘嗣

國制三載群天下方岳守令述職闕下太宰循資程能賢者超拜次亦璽書褒卓侍用余邑侯方旦心公將北上縉紳士大夫謂余宜贈之言余百歲人也老而倦且謝筆研雖然嘗為汝南尹矣以余百歲中所耳目無若侯者侯弱冠成進士令壹期年而稱良以才調洪余策杖謁於庭侯虛心而善下觀其貌玉凝披其詞霏屑得侯之吾已而讀公車言風塵稿士林珍為天球至公餘雜著出而詩追大曆以前文麥咸陽以上即一條一令靡非西京人石畫得侯之才五鼓坐堂皇羣摩考而校讎其藝披異書為三會賞賚有差選文以式儒董數百分會而作課蒙養數千設學而肄業得侯之教叢牘盈積握管而剖決無晋諸道太府有疑讞屬之侯不侯兩造畢應情洞肺腑左右胥吏咋指辟易若負霜得侯之斷民須鄉約之諭禁奢刻選雅之錄新倉以賓風氣建樓以培人文（這方是个民之父母）學田養士卹義勵俗戢有助病有藥濟涉而施義渡澤枯而置義塚葦末和之代徵申糈粒之軍餉平徭役清鄭傳得侯之政下車來賦稅不雜罰鍰不問升米稟絕竭托虎而冠者不敢挾勢以撓法得侯之介蒞任甫二載催符不驚是秋偶不熟侯焦心痛腸開水泉之澤亟下十三禁皆救荒之奇策也得侯之仁中丞直指數

公薦劉曑騰一旦營疾殊勛茂績晋之青瑣以倫九卿之選疾安
能終惠余洪也士大夫意各不自得爭欲尼其轍軹車不獲發余
謂士大夫曰第恪守彝訓世世無相忘余洪不忘疾而疾亦奚忍
忘乎洪

如讀傳公治縣譜文之最有益於守令者 李本寧先生原評

召父杜母草語不勝車載斗量獨從實政上拈出乃是上乘
丙石先生原評

文苑評　范弘嗣

有明詩文自羅玘始脫陋習李夢陽遂逼漢魏何景明並擅聲華
於時薛蕙楊慎高叔嗣陳束徐楨卿陸粲袁袠鄭善夫屠應峻何
良俊黃省曾各就所近成一家言而王維楨王廷陳支立尤春容
爾雅卓然名世矣嘉隆間李攀龍立幟濟南王世貞嗣聲江左與
吳國倫徐中行梁有譽宗臣號六才子汪道昆劉鳳張佳胤皆挾
所長以主夏盟即才識不同體裁迥別要之不離古則也若皇甫
三子余曰德張九一魏裳李先芳豐坊莫如忠黎民表袁福徵王
世懋李蓘王文祿國學盧柟文學徐渭布衣沈明臣俞允文謝榛

雋才藻思詎在六朝下哉邇來老成凋謝士罕標榜而李維楨屠
陸穆文熙湯顯祖馮時可方沆余寅王穉登陳文燭馮夢禎鄒迪
光郭正域郭子章李軑絕塵未見其止至孫文恪陞夫人楊氏李
都憲昂宜人陳氏香奩秀句綽有雅音斯一代文章之宗工也

一代文獻千古定論 文湛持先生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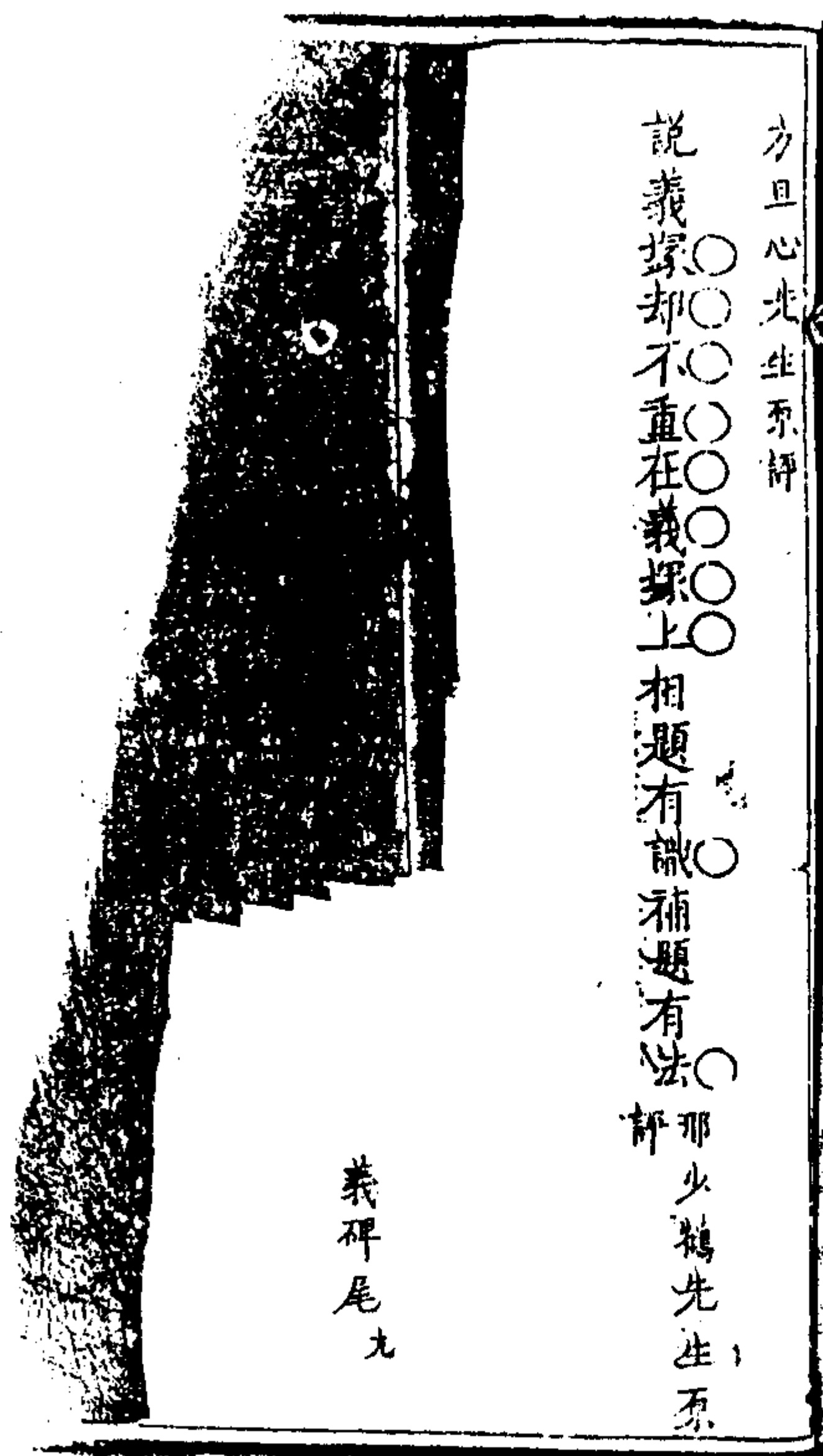
以此附四部文評之後當令弇州相視而笑 徐丹山先生原評

雖緊為贊揚須於字句內得其軒輊處則善矣 采真宸先生原評

義塚碑代　　范弘嗣

義塚舊在城北玉峯山下近郭天下郡邑建園漏澤以祀陣亡焚溺疫死而無依者歲九三舉制也歷年二百有餘地廣裹僅畝而白骨嶙峋新鬼愁冤迯迯暴露枕藉纍積無從余憐之慟之尋視厶隙地約四畝有奇別剏義塚收貧而殮無具葬無所者瘞焉數月而坯壘之丘幾徧封域因投文告曰傷哉民之困若至此耶爾晉產也亦聞大夏之賓沈為厲汾洮之臺駘為祟乎若祟後立止于良胥叢塚誦義于青州盖有所歸與爾有室家不于此待命爾有田里不于此覓生誰為骨肉而號啼誰為妻子而酸鼻嗟嗟幽

慘極矣余悲夫死者而深嘆有司生養之不以道也顛於旦暮未填溝壑者求所以生矣訪無告而月給衣糧老有生乎哀寡婺而日令紡績乾有生乎怨曠胥配而藥餌有局壯者病者有生乎余之所以生全者心太苦計太拙庶不致溝中瘠而骼胔之餓莩或鮮載於路嗚呼同胞閔情名塚以義與其生而義也寧不愈於死而義哉且掩骼埋胔王政急務是在良司牧者養生送死之兩無憾也揚主上欽恤之德全帝天好生之仁余媿生之未能而茲於死乎有感

讀至後幅乃知牧民原有上策若但死而識塚猶是亾羊補牢

方旦心先生原評

說義塚却不重在義塚上相題有識補題有法

邢少鶴先生原評

義碑尾　九

寄陸扶揺書　　范弘嗣

予學荒才疎兼乏師友竊念黃山人之艷慕歙吉千里投心劉嵩陽之執鞭用修顧結襟帶二先生尚哀其誠而提撕勤渠公肯以曩待黃劉者待予耶不揣拙課數篇如峯周子索而梓之正欲就正門墻媿夜郎王忘其漢大也悚汗悚汗予更有請焉邇來文勝極矣宋方二太史（原是有明第一大家公誠然）博大渾厚東里揚瀾長沙波靡北地矯之逆河而航亦雄已追瑯琊王先生出才華蓋世氣焰冲天凌厲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前無古而後無今者新都汪南羽翼之王允寧之壯麗吳明卿之秀雅足登旗鼓長卿胥翁差可伯仲晉江不逮毘陵遠耳藝苑巵言歷列六十餘家（可盡評此書法）抑何評次之確也鹿門庸而淺華粗而豪御龍僻而澁百谷巧而弱九愚博而深通來馮琢菴郭青螺葉台山焦漪園李本寧吳寧野俱有集行（則可與有深心）不知𣅜五子何如而漁石唐子滁陽田子時從友人覩其散文精簡有致惜未閱全編若黃離日惕從諸災木供覆瓿矣卓吾石公聯芳又為宋人張價焉獨怪西吳陸弘祚集明十大家何以稱十大家也近以空同南濵鳳洲滄濵刋四氏集者庶幾稱隻眼神識焉公纂壇一詮次（雖事伏事）之一代文章之盛斯集大成矣南望吳江空切惆然倘風便何以教我

元遺山在三鄉評隲三十首雖確不過功在風騷耳似此軒輊一代累黍不爽乇僅見　文太青先生原評

予奪的當可作信史　劉天台先生原評

養心錄後序

辛復元先生人人之心也先生為人人之心而先生猶不自有其心於是刻養心錄一書予讀之欽襟拜曰先生豈有異心哉不過得我心之所同然者雖然我輩血氣之心先生義理之心安可與同然先生義理之心仍在此血氣腔子裏則知心終無以異而養之者異也苟得其養不必從先生問心更不必從養心錄問先生之所以養心於存親編孝經翼等見心乎孝焉於聖諭解衛門芹等見心乎忠焉於存烈編救急單方等見心乎節義焉於省察格自醒鑑伊洛淵源等見其心之純乎理學焉於神京偶記經世石畫等見其心之純乎經濟焉於洫陽中天諧會語學則易測四書說等見先生之心有大文章焉於樂天集遊龍門記等見先生之心有真風雅焉於關聖集求教語關然編等見心之虛靈不昧神明萬物焉於心譜見心之統系嫡派亘古今天地而常存焉先生之心如此先生之所以養心者如此今其書具在有心者取而讀之不以目讀不以口讀而以心讀且不從先生求心而惟從心以求先生也先生應當心悅而首肯我

拙刻俱蒙嘉獎固非余所敢當然此等文章大有用處勿自秘也

辛復元先生原評

先生一生苦心數言道盡而文法神似詩傳尤見家數深遠矣

魯規予先生原評

予見童時先君授以養心錄且命之曰此為辛先生第一書如河圖滿地看洛書貼壁看千古隻眼予序尚未拈及予其識之迄今手書猶是而筆硯非昔我心畫傷錄此以存手澤俱蕪曾王父文倒集皆名公點次惡忓孫不敢輕讚一字

彙選明文小引　范芸茂

文章一道，遞來屬起。明開國初，宋景濂、方希古、劉伯溫、王子充為之冠。求洪則解胡縉起，宣正則楊蘋揚蓀，而丘瓊山、程篁墩、吳原博、謝鳴治亦該洽數。腴弘正間，羅景鳴力能反古，而北地一變而西京，遂推先生為第一人。同時康德涵、何仲默、王子衡、崔子鍾殊自斐然，用修、閩博、陽明超逸，獨王允寧出入史漢，姚黃空同海內稱曰李王。嘉隆七子並著，濟南屬與東吳同調，新安羅囊而吳明卿、宗子相、徐子與、謝茂秦、梁公實與焉，惟元美先生集大成矣。于鱗伯仲天下，同舌而尊曰王李。一時唐荊川、茅鹿門、王遵岩、董潯陽皆不敢傾頹他。如顧華玉、羅彝正、唐六如、屠酉叟、祝枝山咸避席。遂之近來屠赤水、李本寧、黃貞父、董崇宰、湯若士、徐文長、李卓吾、袁中郎、小修、文太青、虞德園、陳眉翁、陳明卿、曾能始、汪季重、吳寧埜、王百谷，亦錚錚詞壇者也。

無遺無濫，有倫有要，在諸家敘中亦集大成矣。　朱者生先生原評

簡而能該，絕大文章。　汪元伯先生原評

贈晉伯陽序代　范芸茂

洪栢陽晉公以名家子擅英聲河以東。公於科名為高第，初令邑而清節卓異，鄙人戴而祠之。銓曹上績，廉官第一，奉旨下海內為百司風倫。特擢七何權有力者所阻，三與劇郡而介操愈峻，天中漢東畿輔，伏臘而碑功德，與勢豪不獲通，其置淹蹇比部，告旋復召起郎司寇，值崔魏擅柄，而公董樵之性不敢於是，權璫忌而比平之命下兵。公知技介不諧於世，以紓慈終養。甫入里，綠林赤眉橫鑿平水之界，士大夫爭推公主盟。忠貌以一身担荷，捐金餉士，建重城，增重門，即耄年而晝夜防守，不少懈力，止大總戎兵馬不入城，逃軍匿賊黨剽據最慘。壯丁出死力擒剪，而上臺反抵坐七人。公極辯得釋。巨憝李華先兄弟驟毒洪趙，立磔之市，洪首患在移。廄人牧馬於城，當賊氛彌熾，暮夜神奸乘隙潛入，貽禍不淺。公力詩令君仍置關外，且定牧法著為式。其釀亂尤在募壯丁入百日餉，泌之里甲，公憂危所激，太息於催虎。葬郎罷洪令，歸而代庖。某廣文貪婪異常，日科無辜數石百斛，白洞庾吏司會計，發粟不給。某添註上戶，協濟金多者瞞免，又假徭審飛詭以戚，則為苞苴。鬨邑重足側目，公遂止之。千總裔長年求年虎視大猾貫綠於置兵之門，白晝於城而畏禍法。台寬縱之渠反誣守城無于株累

公走書白其寃與土賊蜂起公密奏總督遣將殲捕凡為地方保
護為兇盜暨汛亟為少司馬張公後先而中丞宋公許公泊大將
軍諸中貴條陳釋朝廷西顧之憂歟歷中外二十餘載經濟直亮
國史述之旂常銘之而田居方四載枌榆一片地恃公長城天報
忠良石麟晚降亦奇矣洪人謳詠恩波勒其功蹟余欽公絕代人
物居朝居鄉似庭堅執法似忠定誅逆似衛太守表風俗似公家
父子祖孫著峻猷嗟乎士大夫當官不染指易出膽智而建勛流
惠難致政不囑托易奮忠義而謚百害保孤城更難值泰寧奏功
易處鼎沸而轉危為安開人不敢開之口做人不敢做之事難之

難者公其三百年所僅睹也朝埜賓御類不徒以出處繫安危焉
詳而有倅後段更足不朽　周牧伯先生原評
一篇居鄉箴　柳文所先生原評

四郊氛靖餙備宜周疏　　王邵

竊連年兵燹塗炭生靈請蠲議恤𢡟思無刻不廑儲餉治兵聖謨
亦無事不竝際茲普天輯瑞率土稽颺塵淨風和陰消陽長誠物
睹昌辰日升泰象也乃微臣䚟䚟過計者則見九重巽命頻頒百
司奉行多糾日課實效仍應虛文四埜鴻飛莫盼嗟來之食六師
貔肅徒聞焞震之聲且也回鄉而靡枝可棲保無險復挺乎實伍
而匪籍是核保無盜是揖乎語云前事者後事之師反其失即為
得在當事者急圖之而已故不撫字固圉則城不守雄肅諸邑是
也不清內地以遏外則衛嚮莫操昌平是也猶是民而薊密以地

當提矣猶是兵而淶涿以凴城奮矣顧得人何如豈必易民與兵
而後取效哉抑京師者天下之極詩云惟民所止況逢玉帛攸同
信是譯鞮罔辨（厥弊層層）或假肆覲或借公車或竿牘梯榮或賄營燃燼或
匭投沙射或入水拖人令無所不嚴奸無所不覈臣固知饒有其
人也絕究抑競信惟此時宜亟矣第善惡有別擒縱貴明帕儀之
（二語已包有明三百年失國之原）
戔戔宜懲而暮夜之纍纍盍問持柝之巡䂓宜密而細民之鬻販
當通曩者交訌之日商旅南還貿遷外梗至干煤米騰價衢巷寥
寥一時蕭瑟光景真不堪舉眸者今幸聖福如天冠裳貫萃堂堂
全盛之朝不應使有繁絃重足之象且儘多要務惟懼後時文臣

可廷咨利病将帥可面試脆強京邊本折置極何以使羸舊伍新
軍練補何以無斃欲實圻輔須慎選楨幹之才欲氐本根須早去
螟螣之害而（威寬兼克）又于糓奸救法之內嘿施勞來安定之方使天下四
民歡欣鼓舞翹首跂足而願以京師為歸則元氣既壯神氣自張
冠望投戈息豕安攘之策或即寓此臣每見市井貿易不出閭閈
（此豈盛堂天朝之象）
未暮旋收詢之曰稍遠即虞騙寇也至于疲癃貧丐赤體紛紛亂
竄群號而乞無門逃無所心竊恫焉我皇上至仁惻怛倘一見聞
（既告之矣）
必愀然不忍速下寬恤之詔矣而未聞逃以告者豈諸臣不共是
心或曰令方急詰奸此細事言則取咎耳臣謂不然夫詰奸者詰

夫真正作奸之人非縣為良民設也奎無人則奸騁愈便頃者保
逆之舉衆皆駭怖彼亦自知違天乃狡焉雄行閃不畏死意出人
（食肉寢皮亦不為慘）
情物理之外何以故則聳金熱其中遂恃有與可援隻手可障耳
奸莫大是何未見渠醜獲耶非藉霆斷如神幾致呑舟比比故臣
妄謂皇上勅詰奸首詰此等巨奸也若夫小民熙攘與夫衣冠行
（以須為盛）
路辦認果真聽其攸往以昭王政之平臣又信聖心之蕩蕩矣猶
記辛未之夏禱雨戒屠犯者多熯益烈旋奉聖旨小民生計愈蹙
（和氣致祥）
仍許市易遂致時雨甲戌冬有以席棚失火者令申飭之坊官誤
傳将棚肆盡毀居民怨苦上以一御史言悉許如舊且重咎承行

之不善焉以是仰推天心默鑒但為皇上宣德奉令者意張意弛
失調倒施種種非一耳臣恐雖罹兇脫因噎廢餐邦本攸關無纖
非鉅為是旁采輿情謬攄狂瞽伏祈嚴勅當事諸臣一洗從昔肺
腸力修當盡職業杜告密之門奬忠諫之氣而于民蠹未盡袪民
便未盡宜者一一仰體聖心恪遵聖諭行之否者法無赦将薄海
朝宗共戴生成無外殊方題齒同視天地無疆
匭投沙射入水拖人杜告密之門長忠貞之氣種種皆當時厰
衛横行門戸軋札之斃故師欵欵言之骨鯁之節不在楊左下
門人王岱原識

練意練格練句練字不蹈陳幾亭六禁此必傳之作　鹿西
按遙志載王先生官翰林時獨立不懼平臺召對口號用人在
得用人之人為上眷注載在實録頃以疾乞歸憂勞國事卒著
有二彌存稿十卷子纂教有日未得寓目戊辰秋會楊端齋先
生自都門惠寄存稿十卷敬録若干公之海內并識端齋表章
前哲之意不敢忘也端齋諱作楨絳州人丙辰進士見任翰林
院編修又識

才德策 天啓辛酉鄉墨　　王 邵

聞之雖有忌心者不疑耳目以耳目腹心之耳目也雖有吝心者不䜛股肱以股肱腹心之股肱也人以一人之才爲才一人之德爲德而大臣合天下之有技彥聖爲才德故其品不易造而其度不容封堯舜之世爰有臯夔稷卨之數聖者何嘗以德名以才顯而才與德雙千古無兩夫非水火教養合而奏咸熙之偉績哉第論人於叔季與太古異古之人才德出於一今之人才德出於二才德渾而詰已純不言學可也才德分而貴有本不言學不可也（學是才德之本）故才而煥之以學則雲錦之機也不則無根之華也德而瓴之以學則中衡之尊也不則無口之瓠也愚生晉產也未暇遠引即執事所稱臯有村稷有山亦既表表晉乘矣而代興獨無人乎漢唐諸君子不具論姑述所睹記於我明者若耿清惠之清正韓忠定之貞鯁楊承芳衛英王雲鳳之廉介端方雖制行不一不皆德之緒耶功在國家無踰二王一則殄逆濠而指授方畧一則欵俺答而中外宴安雖表豎自異不皆才之流耶至周文端經濟本朝罕儷即謂兼大臣之才德亦可而未也進之則文清氏乎彼其讀書一錄駸駸登賢聖之堂召對僅再洊揆席無幾時而啓沃開導斃然臯夔稷卨都俞吁咈之作用使宵小無阻而畢其致主之志十

堯九舜何足云也而世儒猥以理學目之不猶蛙窺而蠡測哉今元老同升慮無不精白承休和衷共濟愚竊願位均勿軋權重勿專寵盛勿偪同室戈矛勿用以掃除異己而用以折衝禦侮徙薪曲[illegible]勿用之以樹威權而用之卧薪嘗胆虛而公出之斷而謀資之耳目不必侵腹心之權無耳目非腹心之佐使股肱未嘗竊腹心之柄無股肱非腹心之運用此其才德直接踵臯夔而晉先正又不足限量矣不然憑几諄諄期共輔以堯舜者言猶在耳忠豈忘心而生平所學何事仰止何人能無望龍門而媿汗耶（可與持遇既記並傳）（同寅協恭盛世景象）

論才德以學爲主論人物以文清爲主真正理學文章　彪西

焦黃兒說

王邵

我里有賣黃餅為生者焦其氏也年可六十餘兩目矇矓惟隙光未澌客父言族無雖立地阿弟哀之資以錢數十易黃米二三升為餈為糕澌之灺之炙成黃餅蓋俗達爽食則食之今以麥餅賣遂為常食也余里居聞其呼賣聲不絕耳每荷一具晨出晚歸甚茂不售詢之里人曰其為黃兒不失味且無機以欺三尺故也（不欺之足貴也）余異之一日中貴至郡中閭巷溝塗城郭無寧地（昔華有圖偈）貴賤小大賢愚無帖席雞犬無息埘或釜中泣耳而黃兒號呼聲自若也又一日寇警至京師戒嚴徵調檄如雨郡為經遽底官民震怵計無出遑遑都

人士堅壁何策摧隻輪何策物價騰貴何若飢之民拋兒鬻女棄墳廬如驚又何若即老衲褻裘弗自保行脚僧頭顱懼為斬級充首功噫嘻日出長眠夜寐味月可復識哉于斯時也至尊宵旰肉食張皇我輩恥壘郵縡尤百倍夫蚩蚩者方相對攢眉旨芬不下咽而黃兒聲仍自若也（詞清詩賦意似史館）焦叟乎何以得此于今之世乎奇矣余益羨之思為說未遑又一日余為先人移鉅琅于山谷間往督之則見群役中朦朦焉荷一具者猶然焦黃兒也余于是嗔其逐蠅而又憐其走險盡易其餅以犒役卒而免一人導之登途余心安矣將就寢聞其弟求之之音問故則焦黃兒未歸也余指以處然是

夕寐遂未成晉起亟問其弟披而歸曰無恙也余喜甚當日之役（入其有不忍入之心）卒無不忻忻舞且蹈云焦叟乎復何以得此于山谷間乎噫又奇矣而余于是不能無說也太上無為其次守朴物惡其離智戒其鑿力出于已以粟易之既罕贏儘不為槃梯理亂艱如耳目為贅耦居靡精赫而臨者亦靡異且時方迍結何以寒谷不炎人皆埴戶何以射狼不駭神全耶天定耶鬼可欺雖玄佑之歟其視擾擾嚕嚕驅納弗辨怠業誤產失得為患百年必世種其愁根而一瞬（讀此應有觸汗浹背者）半畝不克恬其豬兒者奚啻相萬歟兄夫談剿議撫舍之槃幾同餅之畫講孝稱忠主之戰何如黃之吉籌兵索餉渴而掘泉奉漏

沃銹果能炊無米而飽啖此脫巾之貌豚哉焦叟乎癡而不昧而不貪身無累日偏長殆華胥之國無懷泰豆之民也乎余恨余之不能焦黃兒而又悲（默歎）舉世之焦黃兒少而不焦黃兒者多也為之說以志心師

嗚呼精心分千請謁全力疲于竿牘患得患失謀身謀家羞對衾影難告妻孥種種惡態頗借焦黃兒作西方聖人南閭覺士以救之　彪西

刻三楚墨裁敘　　王邵

余之以文相若材也膏焚皆𤰞竭弦晦始克竣役遂華華焉有如求而獲之之喜余何幸抑余何能則共事之同心而共余簡書之格菴之全神映注爰畀余以逸也余怦怦泊鐔書則堂怀珠輝榜懸而衢旬竿爍矣居頃之學使澄川公前余曰子樂胥子所擷萃余菁子冠余冠也釆而裒之布諸寓可乎余唯唯既成帙旌以墨裁則余醮又即此蓋余與若蛾習子曰矣吾黨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材莫如聖門裁之毋如子使子得邦家抑能舍求賜諸人分兵農禮樂之曹而擊春風沂壤之歌哉且子亦既諸侯

之矣而所以裁云云當必非高語性命岐問學勛名二之若後儒之捫燭也聖心棘利濟又懼褰裳故曰臨事好謀戰則克行藏之妙裁也審矣是以其治魯也麑裘聽獵較聽而一價塗分却之誅之隨之之功奏于奄憸亦欲二三子深維而善用之自不止蟹筐雞割汾老汶遊或誤而為斂為殖為言行之殊桴浮之果而有成可以人人考東周不必自為之云爾易泰之慶大來也以財成輔相屬之后而初吉即言茅茹明乎同患斯民調燮天地之擔蚤已付衆君子而所需衆君子之中行是尚者重且摯也今天下亂賊訌甚子在宜何取材而士之誦法者業譪譪彙征矣其猶恤艱謀食歟比匪翻富歟帝祉如怒敢戲渝承之隍傾頻鬬高堂燕狎之乎此其趣約歸中行而其機微在包荒有内聖外王之作用而後可以言輔相有由不可學聖可之變化而後可以大財成不則轄與柴觸璞以礫傷趾滅尾咥俾有識還答吾黨文即斐如實聖人所不與也故又曰神而明之存乎人神明者裁也其人存則群盡渙爨成亨陰消陽長萬邦懷而嘻離錫茎左右之咸宜弼我后以垂拱是多士之所以裁而裁多士者與有力矣余則何能

詞古與而理正大似崔文敏一種手筆　彪西

王雄直行稿序　　王邵

(氣可貴乎)天下事作之以氣故曰浩然塞天地子告子路則欲其塞之不變是氣所碍有道無道無二也今士大夫孔僾則塞繞指則變遂咎世有迫之而愚謂所以塞者原不足也試觀冦到走槧來潰索糈則吳見敵則次且豈由氣乏耶昌黎不如即墨乎萊州不愈雎陽乎漢鄖之芰盪萑苻立清祁連之單焊兕耙并殪效章章揹不勝屈(有用道學)奏此皆我輩也即日者宣雲之役或不攻而陷矣或環而不勝或整居而隻輪無虞或駁彖而蘩藋不采又或農販子縛名渠獻之長吏而圻楊從事也異哉余有以諗其故矣兵不足請卹乎民餉不克請薄其賦師不武請鼓之舞之乎守令虞朝歌魏雲州守也非将也而亦守亦将豈異人任今夫股至強懼至則慄氣却之也髮至弱怒至則衝氣堅之也詩咏之矣其聲丁嚶神聽和平氣所結所召豈微哉余終不敢謂今日之才必借今人之氣不再振而今時之匱之奐之訌之不可全力轉也冉有亦政事科然非子路匹乃用才入齊師孔子義之氣足壯耳猶是聖人徒何多讓焉氣焉取則今茲之翺翔輦上金比堅箎共吹我鞴于佩一日千秋者是

閒手極似薛文清序許道中文集以浩然之氣為主後幅兵民守将之議更覺切中時事彪西

貽燕序　　王邵

憶先君嗜學之篤也少而壯研精墳典于時蒐遺書亦罕然旁求遠致已多為珍襲宦遊時歷歷指授不肖俾善藏之今其開示原冊固在也蜀距吾鄉數千里有異書必頻寄皆仕優手訂而卒業者不肖御體篤好恒以先君之心為心己酉秋遠寄金助場事既失意悉以貿書先君聞之喜曰不負吾俸矣原開擬鄴儲可攷也辛酉叨鄉薦因縱目書肆購滿載歸盖坊銀過半焉奉先君簡閱之益孳孳喜曰若善成吾志乎於是博極萬卷手不停披有得輙記之壁壁幾徧書亦幾完或為我輩談述之津津忘倦其篤嗜若此洎見棄之夏霪雨為祟架軸多濕浥諸弟東西移之遂參錯茫無序次余心惆爰聚族營理區分類别一一懸籤凡浹旬竣事亦開一冊以示後題曰貽燕亦以傳家顯世惟此物耳余懶于學不逮前修萬一(諄諄[illegible]顧先大是[illegible]書[illegible])然始終以先人之心守先人之書末世勿失所自信也昔人謂積書以貽子孫未必能讀不曰積書多矣當有好學者興吾宗乎後之人尚有感于斯言

書香作求可為世禄家良規先聘君遺訓曰予積書多矣恐子孫輩不能讀除擇人贈送外分配八箱俾八房分守吾手澤不能守者比于不孝讀王公序令我風木潸然彪西

再集貽燕序

王邵

居恒未恢耳目之悃也輙謂吾家聚書多漫標鄴侯架矣追友天下善縱挹石渠祿閣閒乃知家笥伯不二三也載游金陵岱泗三湘七澤間而益知家笥伯不一二也多書多益世食福寧有窮期（說出積書之報足見映曜遙）心說者曰嘉萬來讀書者宮壇紛築犂棗災其爲晦性拂經亂趣舍不少戕天下幾莫捄轉憶秦炎之慘利害失得半焉噫此有激言之也鄉令壁不出（正論）塚不開則千古亘其夜又令我祖不揭日將侏偶狉狉昌與易文明而三百及卜年戩綏藻濯之熀炳疇奏其膺猶云書負世歟余故曰遺金滿籯不如一經吾家貽燕止此耳或又曰子哆吻積書似矣饑昌療矧保世傳乎則余又否聞金來瞰不聞書召殃聞金子孫愚不聞書子孫賫盜其守之則世寶也即散佚亦天下琛也使天下分吾金而唖我旹孰與讀吾書而念我清風之馥馥哉

積書善矣不知所積者貲耳目乎資身心乎愚後學敢爲先生獻一策曰請于鄴架上分三層一曰六經四書二曰性理綱鑑伊洛淵源近思録孝經小學讀書居業諸録三曰諸子百家未知先生納言乎否　彪西

岢嵐州鼎新廟學記

王邵

聖祖闢乾長宵再旦其昔濯征斯赫勳奮桓桓而息馬倉皇延耆儒肇科登士一以誦法孔子爲宗詔天下廟恤時享罔敢或誠謂孔子之道鐸萬禩津一時狙聞此志戰克止斯物也即二百七十年氛靖風熙詰名項背出曷匪崇隆明効迺或云平世凴之亂則否至取臏趺刃室諸人竊蒐賦用（俗儒識見）才之支緒者逆而駕其上以云救也噫噫與于不武之甚焉矣慨夫武不競也難之曰量職徵師師罷急餉餉急歐民民挺險褻衣士且須臾莫必命而冢求不得者亦障奪於絲能索千令日竭蹶避鏃誅是營罔以追聖興文謙謙未遑爾嵐郡有異焉嵐處晉西偏而我郡邑之壞比夫嵐者以嵐爲要會地諸大吏學使至必釋奠酳更駿奔走唯肅第無如墮圮何宮墻堙靡木主露零有心咸聽對衰徊徜嗟手爲束而不虞新之自今日也其新之也材資山鍜資礪瓴甎種種資陶冶諸家而力總貲于俸蠲百廿餘金以及邪許而合摯者勿擾勿亟四閱月落之旋以其暇晉青青而攜示之鹿呦鴈題聚與訓兼奏勿牧乎嵐者其真異乎人之求之與追獨紆苦獨適節錯乃遷斤建威也而顓右文薄伐以寧有踰諸上廣厲學宮布孝經小學射義于郡國勅廸有加世祿之家悉俾采芹之役也顯有平哉嘗過魯趨聖

域矣而廟奕然而隴藹然而林衷數十里蓊葱然周爰諏之檜幹
楷森千秋喬聳潢池異類望而喙先凡近聖居者耕耦絃喧恬遊
迄無發（叙好實正）豈非聖人之文無不開之泰往聖人之武無不戢之震來
而誦聖人者猶口實所為極難耳將難有甚孔子當年手試取孔
子之道倬乎奕世者塾規序破數學半焉則信夫恂恂申申隱道
也（足跋極似費自出西鄉試錄序）便便侃侃仕道也徹充餉法也獵較汰兵法也矍相圃訓練法
也道不拾冠弭也都隳踐邑凡也夾谷而左右司馬從俘首斷加
冠鉏折也舍文猶別無武烈舍孝子決無忠臣舍孔子正誠為本
之經術又烏有事業哉吾與若疇辭肩仔夫以孝忠勷芳文武懿

樂大利見于今茲而祇緣追聖興文之一舉食報無疆也則新廟
功不誣矣新之者誰郡侯東萊夏公某也鳩厥工而趣余言者張
生某楊生某㦤㦤髦也

切時事以立言足令白面書生讀之氣壯　彪西

名山藏述言　節　王邵

學問之道大矣哉博則不陋敦則不怠致治則求勸傾則寧格主
則牖徹盈明進止之機則類瀾砥而四維張於萬斯年聖統王
猷弗之有逾也而從事寥寥難獻者無論已卓焉者酬與墨醮恣
（二十年前小刻墨緣初編題序首亦見及此惜筆力之不逮也）
毫雲露腸厭其蠹梨滓其安日憧憧鬢枯頭皓而不知底究于身
若世絲髮焉裨吾師鏡山先生則可謂終身于斯而已余出其門
讀其書已得其名山一集更華華嘆條美無以加而誠服夫子之
修詞居業非無本而然也大都士大夫之病在親利名遠經史故
（可畏）
蹐通臆有術而決惟慳無術推異已有據而摧古今無據或驕語

迷稽而當代曹如或哆口寅恭而救時束手為問我國家祥濾何
源祐秩何泒二祖列宗沿革幾何法世守幾何事應斟酌幾何事
后嬪嗣藩幾何氏諸王封建幾何國名臣芳蹟疇最其貽穢者疇
最九州八紘種落奚狀馴悍奚情販章之大山川險夷奚扼要禮
樂政刑弛張棘徐執中漕輓錢鹽諸制兵農墹牧諸大務孰緊孰
（理學中有濂之伊之晷文又中有秦洲用縣莫此升）
善窮變通久孰與時宜有犁然掌畫應聲而熟數者伊何人歟況
（則不可多得）
乎巷寺之倖忠方技之遐見以及女流之幽芬奇幹并其名耳食
罕矣過而問焉者誰噫帖括梯榮律令導主誤社稷蒼生者職是
㑹也吾師之學根底誠正而得力於洗心退藏者居多終其身出

山日少家食時賖無一念寘國䘏實無一念縈簪組其立朝也請
定冊有蹟止東封有蹟守虔寧散蓮賊有蹟留都之浮費漕艘之
節裁各有蹟鑿鑿然經濟訏謨無不須文靖早見而欽仲淹之先
憂者至于海濱巨鰻勢已滔天乃以壑棲逸叟綸羽一揮稽首歸
命晒小邾在春秋不歃大國之血願季路一言而無盟者乎格之
神幾幾過之使其時汲引有人而得畢其論思匡弼之作用十堯
九舜干舞鳳儀于親見乎何有惜也逆熖如燎典刑抱蔓遂與南
皐少墟聯翩霞翔南都再召年餘拂袖而師以鏡山老矣要以經
術經世方之古人又多讓哉余鄙人也鄰孤聞甚弗克稟師傳表

章師學暢吾師未竟之業于方來而斌斌繼師體者亦淸白世堅
手遺編無策授梓相對欷歔忽綮藩曾二雲其人者篤胖世蹇軒
志千秋式師廬而慷焉蠲祿鳩工勒厥編以行世是編也約而該
贍而不靡上下二百七十年修齊治平之道包舉無漏即以繕呈
一覽附列講筵倫紮閣之引陳分前星之餘照繹祖啓后之功行
得與大本寳馴諸書並垂石室而奕世不朽不亦可乎曰可矣
海塩鄭端簡所著吾學編徵吾録今言三書予服其在從信諸
録之上以其詞簡事該故後人有博古則有通今則未之評先
生此言其與淡泉同心者乎名山全集旦暮可睹企予望之　西彪

律例指掌跋　　王邵

昔文翁之治蜀也去科條崇簡易遣弟子受業太學彬彬至比齊
魯漢天子嘉其治行第一武侯為相務刑罰以約齊其衆即醜具
井竈細事亦設有規則論者稱為王佐才夫二君子識淵慮遠皆
垂芳于蜀而其為政若不相蒙者何也蜀之通于中國也晚帝王
之教或未暨文翁在漢初難遽以漢法繩之故飾儀章以誘導使
之相顧而化可矣武侯當闇弱之餘威令中沮民生多辟故斤斤
以法從事明斷勇決法行而蜀治焉之二君子者所謂易地則皆
然也先君子令懷時懷草昧區爾其民彝漢雜處貿貿然畧附不

知辟美利亦不知趨于是為之塍其田廬其廬取妨民者除之便
民者圖之又取一切鉅細利病布之如衣履之等水火盜賊之禁
錢穀訟獄出入之法城守攻戰之倫學較興育之宜恒苦心擘畫
所以覃懷人之生者計無不在必世以後已猶慮民不若于訓而
輕扞罔也乃取高皇帝律例手訂之提其要省其文請于中丞臨
城喬公刻為教民之書頒之全蜀期戶誦童習父兄以語其子弟
長老以諭其宗黨斟酌于恩威之交搏挽千心術之隱使賢者得
之擬議以成變化不肖者守之亦足以懾心而遠殺抑亦武侯必
罰之權而于文翁雅化之意微有會焉者也余不肖不能快繼承

萬一睹斯編也惻然有民散哀矜之感因復梓以成先志

小民犯法者衆皆因不知律例無心誤入此三赦三宥所以一則曰不識一則遺忘今果有頒律例指掌者乎三復此文能無明允之慕

彪西

敘

續垂棘編者晉諸大儒先生之所作也彪西鮑先生篤生是邦源淵有自繼前人之志而集厥成先後續出凡若干卷文章日古義理日新嗚呼何其薪盡而火不窮耶古人著書立說不過明道而止明之斯可行也若夫古人成說具在而大道終晦則表章之功豈不在人哉三晉風稱理藪西河而後前有河汾後有河津聖道賴以不墜豈但龍門之筆橫絕古今後之君子居相近世相接各有所見聞以故人文輩出往〻以山川鬱勃之力離奇變化發洩至理無理不蔽彬〻乎盛哉然散軼者多有傳有不傳〻矣而或不盡信雖曰世教衰民不興行〻道者之責而有心者獨憂之念斯文之在茲恐徵言之遠絕茲編之續誠有大不得已者而又不功自己而功前人謂非仁人孝子之用心能如是其勤且至歟稱聞之考亭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編中所列大都皆身心性命之物綱常名教之事文在斯道在斯也即作者彌緒

不一棋者各別不皆言道也而莫非言道也三才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夫亦安往而能有外耶然則是役也非以詩風土紀方物後成郡國之書已也亦非矜奇賭異思以文永服諸邦也讀者靜心理會識其大旨之所在則學醇理正上之可以堯舜其君下之可以三代其民中之可以孝弟忠信仁義廉節其父子昆弟夫婦朋友明道者明此行道者行此南海比海其理同也古聖今賢其揆一也以表章之意也如曰在晉言晉則晉棘誠晉產也夫明王道正人心春秋獨魯史乎哉

康熙丁巳長至日年同學弟任楓頓首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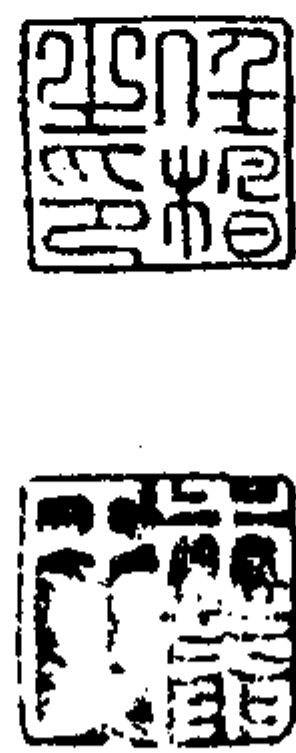
續垂棘編二集卷之一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 范翮梅臣 范一偉个臣 任重任華叟 手錄

男范翼孝前

序子堅遺詩

戴廷栻

戴廷栻曰吾知子堅不及見子堅而子堅死知子堅者公他先生與絳文子正之文子之言曰吾與公他子堅為異姓紫荊樹甲申之變文子曰人問存亡恐其人之忘之也書赫蹏丁寧之曰至西河即先問王子堅至太原即先問傳公他其餘的不必問渠其人至西河果忘所問姓名曰出所書赫蹏問之西河人西河人怪文子而笑子堅公他於子堅之卒也有小傳足以盡子堅此知子堅者子堅之言曰後來俊才有傳家須男以宋錦丈許遺須男曰子他日文章當如此錦須男知已之感未嘗去諸口實以為才名賦物也前輩忍於抑後進蹂而凌無知者聞而嫉妬惟我子堅先生不抑不凌不妬所謂仁智博物君子也此子堅所知者知與所知人皆如此子堅正復何恨吾至今恨其不及見子堅而止於梓其詩其詩五言修削類九子九子與子堅同時初少之後善七言則

（終日見子堅者未必知子堅）

（沒緊要事敘得極濃極艶真得史記骨髓）

（數十句完文子一案）

（三句定公他一案）

法長吉而多快亮語惟快亮故不似長吉也
吾友任木菴云近日時文非填實則鑿空予謂古文亦然而填
實者尤多倒用字眼以古其句晦引典實以博其學作者居然
名手選者浪推大家吾竊恥之叔此以告隻眼 范彪西
知子堅者朕朕見于堅者壘壘聲氣一道此文有之矣 汉許
古腔古調古字古句洗濯殆盡一種真氣溢於毫端今日計甫
草先生可以彷彿 范个臣

序文子遺詩 戴廷栻

戴廷栻曰吾既得子堅之遺詩梓之不數日而正之之稿亦至豈
文章神理有冥會耶且讀且笑其才士哉吾文子正之也嘗讀子
長七十弟子列傳妄以為聖人門墻之下原不優貧劣富七十子
之內貧者不過原思顏淵其他未聞皆盡無衣食之人始得為升
堂入室之士若但以貧賤為賢則凡苟且不立者皆顏淵原思也
易地皆然有敢為子與氏之論者否讀吾正之聖賢英雄之童穉
以嘲諧曰愈益大笑不止而自信其言之不為河漢讀至傳郎輓
歌宛轉悲悼哀痛慧辨婦自死性非死才蓋君子之篤論也途中
念我傳子公他之作可謂情至矣吾文子正之也其才士哉
儒者之優劣斷不在區區貧富間此唐秉臣之說也甲寅正月
余為賈荆生一齋作記曾暢其旨以救士大夫言貧之病今讀
此文喜而不寐 范彪西
字二百餘而有昌明博大之勢他人數千言未必如此透徹 范
孝前

序瓮山小集　戴廷栻

戴廷栻曰、瓮山公與白嵓虎谷兩公同時且友善○白嵓工小篆○圓轉茂美○毫髮無憾○虎谷能漢隸○時小出入○瓮山真書○似西涯相公○以書品論○瓮山下虎谷○虎谷下白嵓○以文章言○虎谷上白嵓○瓮山上虎谷○瓮山黒沙嶺三義祠一碣○居然大家鎔裁○詩則虎谷壓兩公也○白嵓瓮山○伯仲間耳○聲律邊幅○平而不害○蓋盛世之音多如此○凌霄小賦○勁簡可誦矣○

瓮山得與王喬並傳者○此文之力○闡幽表微○吾道干城○　范彪西

蒼老之極○　又評

與王荊公征處士墓表同一作法○　范个臣

序萋芳小集　戴廷栻

此西河伯渾王孫詩○平時諸王孫率狗馬鷹鷂絲竹人多坦禕之○惟伯渾不狗馬鷹鷂絲竹○善讀書○工時文○知前輩法○試必高等○小楷遍曹娥碑○時出入平原公○於今茲也為詩○詩復靜好○知昆沙禪翁○則知詩之所自來○正不必鑄無相瘦佛供養○春○草○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王孫遊兮○將歸○春草兮○萋萋○詩在於此○王孫有之○

真易真簡○文品之至貴者○　范彪西

狗馬絲竹者傳乎○詩書文章者傳乎○富貴家尚慎旃哉○　又評

一字不可增減○遠山淡水○天造地設○或謂楓仲有意于簡○非也○

范孝前

神似檀弓○　孝前又評

書商鞅傳後

戴廷栻

商鞅之人自不足論吾讀其傳即曰開塞之法論讀書為文之道開塞如治水開謂決之使流塞謂障之使出一道不開則水不超下不塞則水不合流文章之道喜堅喜摯喜健喜高簡喜不陳喜變化之數者皆由於才惡癖惡冗惡弱惡腐惡步趨之數者皆由於齷齪之論先入其中喜者開之故使子弟讀史記惡者塞之故初不使子弟讀唐宋之文鞅之筴地藉之言曰任力以窮詐今之為文者皆詐而無力無力由於不富不富由於不專不專則不精不精則荒其地而貧無以自立譬之史記猶子弟之田子弟為之

眾精而熟之則田不荒不荒則文之蕪穢之草自墾墾則富富則強強則無往不勝而無迂闊精腐之獘始可以語於精神變化此之謂文章之開塞至於成人則開子弟之孝弟塞子弟之傲慢開子弟之仁慈塞子弟之殘忍開子弟之謙虛塞子弟之驕滿開子弟之高朗塞子弟之卑賤曖昧此用其言而反其刻薄之道傳謂鞅令秦之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可謂最有功於秦者秦人怨而不道可也後之人亦豈可以此為刺薄舉而不道吾不為少恩之論也來民一篇果如其言三晉之民亦有不受秦之首功之戮者矣其書有唐蔑莊蹻長平之戰皆鞅死後事非鞅之原書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公孫大娘舞劍而悟草書薛文清公見燒栗而悟雷霆之理見獨木橋而悟處世之道湛甘泉見竹竿上戲而悟誠觸類旁通觧人不當如是耶　范彪西

照應開闔俱有法度　又評

一開固有之天理塞外來之人欲又不止讀書子弟而已善讀者自能善悟　范孝前

文學苑先生小傳

戴廷栻

文學苑先生、諱芸茂字賛衮、洪洞諸生、聘君德州判竹溪公之子、從聘君遊於理學先輩辛復元之門、天性孝友力行、所講執敬之（緣淡於放宙作也）（時于方〇操不能記憶）學崇禎庚午賊流至洪洞、人皆趨避、先生以母病臥牀、恐驚母、方逡疑、賊已至、先生即負母以趨、方趨走、聞其母忽然躍、離先生背、如無病、與先生偕而趨、離賊不數武、賊竟不及、甲申之變、聘君避（時于〇財壽夕頗能記憶）地卦地、偽官吳姓者搜諸縉紳入城、且令曰隻身來、不來者藉、敢與偕者死、聘君八子、先生次六、不謀及兄弟、代聘君入城、見偽官、（城中住而日幸全而歸）偽官見先生與聘君代怒曰、汝聞令乎、否而敢與代、先生不激不迫、從容婉言曰、聞令、但茂人子也、父老且病、不忍聽其行、并違令例、偽官爲之色解、不問、甲申後、杜其門、謂子弟曰、吾生逢亂世、加之衰病、不能復進取矣、汝輩讀書無忘世業可也、甲午卒於家、子（子愧不敢當）鄗鼎、成進士、養母不仕、復力行所聞祖父執敬之學、續聘君仕國人文垂棘編、行於世、晉之稱文獻掌故者、必以揚之苑爲先也、

戴廷栻曰、程子之言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个孝弟來、吾每疑之、以爲性中只有孝弟、離過孝弟、從何處見得仁義禮智、子與氏事親從兄之論、何其有著落也、今讀文學先生負母侍（先人愧不敢當然其）（事實的確至今里人尚能歷歷言之）父事、而吾益自信吾說之爲不妄也、不忍驚母仁也、不謀及兄弟而代父以見偽官、義也、杜其門、全生全歸、禮也、婉言以解偽官之怒、智也、於斯時也、文學先生只知其有吾父吾兄、並不知其爲孝爲弟、又安知其爲仁爲義爲禮爲智、此固非學之所能及、講之所能至、並理之所不能測、理也者、性之用於事物而分別是非者也、而理不足以盡性之神、性也、命也、神也、惟孝弟有此文學先生世居師鄉、師曠之故鄉也、故聘君復著有聰聖志云（此書一卷見今行世）

脫盡史漢陳套、獨指大意、是文之有把握者、初以事係予家、恐近乎相標榜之弊、置之不選、既而讀至卦地一節、拍案痛哭、哭而復讀、讀而復讀、不成聲、聲咽且止、卦地事、余猶能記憶之矣、地在邑東南五十里外、山絕頂處、即伏羲畫卦地、末申間、祖孫父子避此、日講河圖洛書、一堂聚首、不知漢魏、偶一夜三更、賊令攖先聘君入城、先夫子隻身以代、全無難色、與排作求訣語、除讀書事母外再無他言、爾時不能留先夫子往、又不能聽先聘君徑往、牽依膝下、腸斷魂飛、仆地者竟夜、乃蘇、幸天眷凉德、祖父俱免而歸、今讀此文、宛然身在卦地、祖孫父子聚首講論時、見此文見吾父矣、見此文見吾祖矣、祖兮父兮、呼之或出、筆墨小道、動我骨肉之慟、增我風木之傷、安得避標榜之名、置而不選、

苑鄗鼎附識

程墨選序

畢振姬

氣運治亂人才盛衰文章得失開卷瞭然在目

選起洪武乙丑訖崇禎癸未科止首尾癸未之秋永樂子孫畢矣洪武臣民亦畢矣過此甲申甲申古今變數哉理學傳幾三百年先後節義之臣累數百人各自獻其心能程能墨此洪武用人之始終也永樂以建文鄉會合諸洪武革除死難諸臣推本洪武之天下勢也蓋洪武之天下勢成矣詔天下守令訪求學識德行之士尋徵天下隱逸先貢舉後薦舉爲其學孔孟而元不能用天下至大不可以小道理也先時議設六科三年科舉連試或一年兩試用人之急如此當是時禮樂之權在天子而法猶未一兩漢舉

以淺拔劇殺家

孝廉不平與詞科進士傳爲唐宋之傳學鴻詞同歸於無用一以經義爲進退制策傳臚大比人無去取乙丑詔先書後經各主一傳註於是以經義窮理論表傳古策問通令戊辰始錄程文洪武二十一年也永樂頒經書大全以四子書窮經以傳註窮四子書以

即設科之制極則設科之意真是有功名數

程墨窮傳註選舉之法推而行之大夫忠而士信各用其心如此五經所傳堯舜禹湯周文之用人以容以色以言以聲以度夫惟不用其心天下之絶才爲用此天理也漢魏唐宋元明之用人以書以易以詩以禮以春秋夫惟各用其心天下之常才爲用此人理也四子天人之理倫矣自天子至士庶人尊經術傳古今窮其

理於夫子之門有以見此心之體之全此心之用之大程墨不遺

程子曰二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朱子曰若以舉業為妨實學不如弗妨飲食否近人無何以默門見觀之

於用則是夫子所以教二三子至無用也夫子不置其心於無用之地亦明矣子路出公西華侍子貢出宰我侍顔淵出冉伯牛侍夫子以六子自屬用人也顔氏傳詩孟氏傳書漆雕氏傳禮樂正氏傳春秋又各有以用其心舉孝廉成進士用心程墨也又不能傳之無窮要爲世用祿祿未有未見使人置爲無用之空言孝廉進士始棄遠矣禮曰天下有道中人用焉孝廉進士中人之聰明智辯者也明物收聰明智辯之才於科目前元官役游食奔競之除授不行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自兩京以至郡司州邑戎衛莫不

有學科試蒐收南北小吏冗從遴於滇黔交趾高麗日本琉球之

十五字句由

子弟有以震屬人心人心即爲國勢大夫士遵功令爲程墨溺其旨者不敢言相與勉強砥礪學爲聖賢文章之萬一此心此理同也人心之所同然後乃置爲無用豈理也哉農學兵刑律曆河渠屯牧鹽鐵下之心爲上用此聖賢之理有理有勢經濟因之以赴

小心之權使有救膽半

功經濟放而後理學成聲色貨貝遊田祠祀神仙土木奄戚朋黨上之心爲下用此非聖賢之理有理有數方正用之以直諫方正不效而後節義奮有明經濟方正不設科在物之理處物之義聖賢務剗心焉心有體必有用指馬之百體非馬而馬立於前者百

體皆為之用也緣而理之墨也為繩為升為式為紀為繳用不亂
其經疆而理之程也為刪為遂為溝為洫為澮用不失其正文章
莫大乎是矣夢則不治逆則不行將焉用之此程墨之有用無用
也設科取士欲得方正經濟以為用娜椅租宗宮府朝市子孫蒙
業而安必忝驗古今得失拯斯民於恐賊胥吏之手必使政平訟
理賦役多少歲時水旱疾疫必預關梁險易邊戍安危之防必偹
上明聖而德布開親君子遠小人必以孔孟之道格其非理學明
而節義立下之心為上用也上之心為下用朝用巷伯暮用皇父
一切可用之人置為無用即凡可以用其心者不用矣聖賢為不

用立言程墨為求用立言為求用立言即以中說為論語擬書為
孟子原道為大學復性為中庸非有聖賢之一體具體與無用等
何有程墨之空言矣乎理不域其心之所不通身家國天適之明
其意才乃全散為才子成為大家儒宗意有所不明險阻不盡其
才則域之義不鮎其心之所不受愛憎死生欲受之絕其欲氣乃
一剛正為直諫官死封疆為繕吏仗節為行人醫國欲有所不絕
饑渴不克其氣則餓之復此理知此理六年讀書出則哀藻投首
與昔籠用藤峽交趾哈密之救降一理戍此義施此義風雨廷杖
棒國信使絕域與昔北狩南巡鹽場馬市議禮黨錮之利害一累

觀理於人心之體之全人心之用之大程墨較然矣洪武至宣德
五朝物盛禮樂自天子出制策必由上問或躬親閱卷造之嚴收
之寬養之久仕之速舉措不以我以理人心知有所向剝剔元人
之訓詁為漢人之動樸程墨雄以直至犯頗敢諫一變用以甚定
榻亂理也此理不明於上保舉例廢大夫不薦賢省試改命朝官
諸侯不貢士仕未入流者不收曹掾始無辟召教職不與京考大
比始便關節法亂法敝禮樂之權落於下正純成化正德嘉靖賞
罰不以理以勢中更景泰弘治隆慶三朝最盛天子用人不雜大
臣之見理也明守理也定各以古文名世人心知有所歸開闔漢

人之脊健為宋人之連綿程墨疏以通至名逆身逆一變用以守
成深堅勢也萬曆國勢衰矣上不接其臣其臣以權市交天下是
非不定君子小人之勝負垂五十年浸淫至於泰昌天啓毀書院
逐正人試卷勘當數年門生亦連起大獄取舍不以理以數大夫
專而庶人議服先疇食舊德者為古學相琢磨天下靡然嚮風人
心知有所復至崇禎為又盛廟清諸子之險怪為經言之宏敝士
不復喜科舉其程墨矯以激至主辱臣死一變用以損益異代數
也數能盛衰程墨程墨亦治亂乎數國勢移於人心之中詩之數
則有之明五癸未三秋試永樂大亂至治也天順多難與邦也崇

禎亂極思治也貢院焚死士不問疫死士不問明年甲午上受之何崇禎似天順乎天順間議求樂靖難累其下也義則君臣之理一民心或不如臣雖獄訟謳歌易慮力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侍講止求一是國變累其上也君為社稷之理一臣心或不如民雖賢者不免低徊保全妻子於亂世東鄉自為不知巳者死天下之理得而人心去留曰數嘉靖重熙累洽也萬曆父道化成也前後疏士習叛註糾科場關節不理清寧火桓傳災也江陵逝撫駭卒也子以逆杞蹐爻綂嗣之宗理不一下卒受之君以戮死施生輕重之獄理不一下又受之天下之理未得而人心殫弱曰勢非勢

也嘉靖壞洪武之法萬曆務求樂之禮至崇禎撫功虧此理又巳絶矣其棄遠者康進士置其程墨為無用固宜洪武以經適用是以尊經學古之人用於明戌劉三吾竟其黨黨議之始也永樂以推及經是以荒經蔑古之人用於明杖朱友仁火其書妖書之始也南北取舍也公程朱好惡也正公且正也理惟洪武能用人也夫抑惟洪武之人能用其心也夫六十年當大變變必由科舉科舉之程墨人心也天理也國勢也知無用之為用大矣吾友戴楓仲用為侍講即不用為東鄉五右之鄉別為無用而掊之拙於用大也上下十有六朝鄉會試累百舉鄉會每試士累千選程墨三

百有奇意主窮理窮理不得不尊經尊經不得不合傳未嘗纏縛膠固於傳註之言而別遇乎理學節義人心所然功令為用其心如此憂使世用楓仲且得有此大也耶癸未禁用黨人節義故也以語人而人心沮癸未命朱子教授理學故也以語人而人心勸

興朝鄉會開科以程墨為勸沮人心之具禮樂百年而興楓仲其選也選補建文一朝弘熙泰昌不開鄉會試併敘除建文壬午一科增永樂癸未一科甲申會試殿試起永樂訖成化于八股中看出一代存亡興廢之故有此學識兼有此筆力方能抵掌而談不作踟躕態楓仲謂其似新唐書選舉志而綿密過之不誣　受業范鄗鼎識

今之為程墨者將以程墨為無用乎抑以程墨為有用乎將用心于程墨以求榮乎抑用心于程墨以窮理乎老頭巾讀此不怨天狂後生讀此不恃性此救世鴻文非徒以洋洋萬言稱雄詞章已也　范翼識

賀許百周公卓異守太原序　畢振姬

春秋字中國之附庸字列國之命大夫周公許百丞雲中務守太原入為附庸出為命大夫稱字曰公振姬國人公焉爾往振姬請河南春秋春秋絕少因以其間寓詩易已得公為春秋墨守姬不力公猶不出而覲公之言動察其行能悉其家世乃知公於春秋最深也公澤人澤周之高都徙家延津或以國氏周或以邑氏都六世三進士三錦衣樂軒公制三邊賓臺公服一品搜粟都尉銅仁府君至方壺公辭錦衣公補弟子已賜族而為大夫春秋去中行未賜族而身為大夫春秋書無駭恥春秋之世官世邑而求合

於聖人之言動春秋盡性之書守法之律也知諸侯大夫戎敗習朝祭蒐田刑獄豫水旱災異周慶之春秋邢周澤之春秋邢更數年道章江公以李見益已舉孝廉成進士李變南矣聞所謂王叔之獄無官元晅之獄無文雍斜之獄無內梗陽之獄無貨引經斷事用春秋顯廣川之繁露平津之雜說待詔議三十餘事駁漢事六百餘條公侯之子孫以復其始房鳳豈春秋都尉哉久之改雲中行都尉春秋不與烏孫乃與雲中振姬以事邊邊邊長老能言之其佐守也賢佐仁仁佐賢也其行徵也義者行仁者守也其衆塞也城虎牢也其和戎也納無終也其治軍終日而畢也其興學

朝暮而議也其獄不上下也其也不庚癸也其杞獄訪也其徵朝雖也朝廷之賞罰罰不先於賞春秋之賞罰也諫官之是非是不倚於非春秋之是非也是非定賞罰行最雲中秩太原易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詩曰羔裘如濡邦之直也易以窮理詩以達情春秋以盡性聖心之是非無例無例則篡平好惡王事之賞罰無例無例則赫濯聲靈君不可以不知春秋臣不可以不知春秋也料民太原之後春秋作入於晉陽之後春秋終夏既脩太原周薄伐太原唐不唐乃晉春秋太原之提諸侯之為之也簡子不塞晉陽襄子必走晉陽晉不晉乃趙春秋晉陽之甲大夫之為之也罰大

夫專賞大夫順春秋繼詩也詩曰維子之好賞也不如子之衣命也太原之賞也義其命也忠義故大夫榮忠故大夫勸詩之靡盬春秋之執秩大夫官表也詩之葛生春秋之州兵大夫軍政也詩之蟋蟀春秋之轅田大夫以農寓兵也詩之莒華春秋之刑鼎大夫之以刑佐民也參所以高汾所以下戶所以臧壘所以增秦所以塞代所以通大夫不奪命矣詩曰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來遊大夫問東方之士自我人居居公安能少晉陽而令晉陽多公公安能輕晉陽而令晉陽重公春秋杜外交謂振姬華令不謂晉陽之薦紳先生父老子弟也文翁以春秋守郡行縣從飭

行者與俱左戚以春秋守郡徒衆日盛不能盡人之性謂可戚公是受上賞頌羅命平荅之詩無然哉春秋盡性之書守法之律也公延津同學都使君先後以春秋成進士公守太原都使君令析睦孟言春秋之義在兩人矣

公爲夫子門下士得力於春秋以春秋之治治大鹵聲聞藉甚莫知其原惟吾夫子能推見至隱歷歷言之若此 受業范鄗鼎識

此等題與壽序誌銘等同前輩陳大士張爾公諸公俱難之且不止兩公爲然試取有明二百餘年諸大家如弇州四部諸集有能出諛頌圈套之外者乎洗魏晉之詞布秦漢之氣推陳出新自我開山平心開眼而讀方知余言非阿好也 又識

不溢一筆不遺一筆春秋之義見矣 范翼識

捕風文

畢振姬

大清康熙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伯方畢振姬謹約田畯畦圃升煙薦茶祼告當莛血般當午自念振姬退耕伯方十有四年伯方之以水旱告者五水不沒碻田旱不滓穗土水不爲災旱必稱苦小旱可禳大旱無補自六月上旬迎數由往歲八月火田自六月上旬頻數至今秋八月清謐無雨何苗無苗何歲無歲何民無民何吏無吏何倫吏下所在乞雨閉南門開北掘土龍巫覡從市通渠牲醴介髮不敢寧居玉杯繁露靈草兩書應上公之尸祝四溟神之播驅自六月上旬下雨所在漸訖雲上豐隆雨來湖渾地皆連阡雷無虐日駿馳朝浮霤穿宿滴蠹者伯方焦枯告急越陌登隴一乾一濕批郤尋根半摧半立（如圖如畫）飄風風南來逆迎逆擊搖蕩砲車之戚掀翻石尤之敵噫氣怒號天晴風息伯方寸草順風小芥風僵伯方四隣滓下尺生上尺老幼從而輟耕鬼神自此廢食六月雨不六月息南風薰不南風泣天何棄此伯方風伯於焉溺職風過錚錚硔硔萬馬千幢魚鱗草莽邊巢青紅搖碧落貫鴻濛騎羊角封竹宮茅飛散土葉脫漫空天聲條忽不見形容摟蓬指其國邑拔樹索其犧壇振姬瞿然起曰必封豨之役童也堯水九年長隧大風封豨爲虐後羿關弓伯封故國湯沐神叢宛而不祀旱則紛

○吸虞夏鳴條○有湯乾封○趙爲韓布○周雲龍蔽○雨師下瀨○風伯橫衝○
虹蜺抱日而覡○揳揄連其而終○太山之雲不雨○汝陽之稼一空○漢
不烹羊○鄭不榮龍○伯○方○何○羿○封○豨○何○功○此鬱鬱而色變○彼調調而
心通○自言太虛按英○造化𤖸銅○虞幕棄蓄○石蘷鼓宗○吹壘上下○入
律雌雄○翼蠱之先庚後甲○觀畜之天上地中○勾拆伯方之草木○逃
尾伯方之足蟲○太息三嵕○窮門乃窮○人不薦以胗隧○我何杞夫祝
融○韓退之官以憂旱○程明道學以捕風○人既餓乎鬼○士何利乎農○
振姬閨風嶽嶽○不能折角○須尹穆如○悲稀不學○羿叛國非叛民○風
主生不主殺○野荒民散則壇○社屋廟墟不臘○蘷梳蘷子之江油○泫

妹泫妻之靚髮○歎一足之游魂○憑四目之旱魃○寒風刀而熱風燒○
（筆意推援多姿不從以其贍爲者）
舊雲捲而新雲壓○風○固○羌○湯○之○伯○封○伯○方○易○世○抑○何○覺○且○伯○封○夏○
后○天○官○君○臣○弱○而○盜○發○伯○封○吉○甫○愛○子○兄○弟○懷○而○鳥○歸○搭矢貫蝨○
黍離霑衣○封豨脂膪○雖悔可追○翼軫多風○鳥鵲南飛○南風聲姤○師
曠知微○南風壓污○茂弘心非○梵蝗螟螣○田鼠蚓蝛○無禾無麥○小嗛
大饑○伯方故壘○酒熱牲肥○六月風息○五日風讒○樓雲爛熳○山雨蜚
瀐○舊都舊國○言告言歸○必若驅車三峽○張幕五行○大兵赤地○積屍
衝城○聚散龍鵲○來往替青○犯順梟噪○助孽孤鳴○蜚廉開口○蚍蠩柤
胞○骯伯方之遺稀○狃、大旱之催兵○兵○旱○仍○酹○不○已○羌○湯○怒○而○祖○征○

羌弓九合○湯網三平○含光宵練○赤羽青萁○自干鬼責○徃郢天刑○羿
弋風而蕤飲○畢零雨○而盂傾○況參狼之注○弩○兼商羊之排營○祝已○
封豨卷舌○以水洗血○飲柸虛徐○揩胞冷徹○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雨
暘燠寒○稻粱菽麥○田鼓鼉喧○村豕肪截○風不鳴條○伯方懷德○振姬
以是爲請○伯方自今爲節○尚饗、

小集亦入詞賦○不選四六○豈以詞賦四六爲非文乎○正謂文、太
甚○無真性情耳○組經織史中○無以意匠經營○是謂情勝于文○

受業苑爵鼎識

田祖有神○應亦潸然淚下○　苑翼識

伯方社倉約記　畢振姬

康熙十一年詔起曲沃衛公　公入條復社倉數事尋頒其議於天
下吾晉院司公祖便其議檄府州縣行社倉府州縣捧檄難之吾
邑白父母先之勸課紳衿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當社薄輸之倉
以備賑恤各出粟積貯有差邑比鄉民極窮振姬數米而身發且戢猶
及見吾鄉人社倉矣昔運使父子在鄉長平一倉義庄一倉在邑為倉
上畢氏畢氏倉不可問市井斗級開口是皆李斯之倉鼠也豪右
走利而鶩吏胥虎而角且翼民窮卒莫之省見其害不見其利
久矣今衛公之經國昔畢氏之安鄉一也禮家施不及國振姬社

義庄於伯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為振姬鄉人〔是謂身教〕
家人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鄉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為
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為不便則危鄉
危鄉則輕家指謂社倉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法敝也有倉
貴盜抑或視其鄉人之殍不肯發歲以扃鑰封識至紅腐不可食
無以賑恤水旱蝗螟饑疫之災豈法哉故法不可不便也　清興
踰三十年往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惻然出於至仁之心而
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為一書蓋周公之法
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廣惠諸法見為社倉周公之遺

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於國縣都鄙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
為利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王安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
滋民害以為利以三十年之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
乎民也賑恤水旱蝗螟饑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漢
初都鄙廩庾皆滿後周公而民便邑有積貯隋唐洛口黎陽砥柱
皆滿前安石而民不便利害較然法亦從可便計矣白父母為利
民先之仁者利法周公府州縣為害民難之仁者不利法安石周
公之法至安石不勝其害宜其逡巡也為民父母率其紳衿富室
徒逡巡於社倉之利害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積貯抑何以

賑恤則是窮於法也已又安所得常平義倉廣惠之利先之乎初
元常平利民耿壽昌請官錢平糴錢不出於庫今其法窮開皇義
倉利民長孫平請百姓里人計戶出粟粟不出於里今其法窮慶
曆廣惠利民韓魏公請諸没官之田承佃輸租備賑租不出於官
田今其法又窮即不窮而官貯之官發之官歛之其害止於不便
民貯之官歛之官又費之其害近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
即有水旱蝗螟饑疫之災何以待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誦法
周公終以社倉為便乾道四年請府籍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
倉冬叔加息凡十有四年中間息米造倉耤米還府見儲米三千

一百餘石歲給鄉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復加息陸象山知
制詔編入淳熙賑恤真西山帥長沙做為嘉定積貯彷彿周公遺
意助王以養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廢法哉（又不止為社倉言）害嘗伏於利之中安
石暗於防害故以周公之法籌國息利嘗倚於害之內朱子勇於
興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國用比閭我友不走遠縣縣倉為軍需矣（其推中更救賑其善）
救粟乃活不利金生金為熙寧俵本矣吏來急於火也衣冠倉精
士人無催牌斗級老小多於雀也升龠家量三老無斛而白沙詔
損費詔乏絕也出穀主戶家一石客戶家五斗游食不占青苗書
寬剩書聚斂也收息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斗因陳無息小饑息

其半中饑蠲其息夫饑本待豐年建陽五夫本活法也富民有取
而無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奸民自取為盜八字救荒策也侁直一
石斂散在廟也更十年當造倉傴役一石收受須人也至三百當
加廩舉放阻於宿惡蚼蠋坐食矣宋以官長理償員支出於里門
倉鳥飛食矣元以保人代納社倉約如此林駉有言民不必甚利
無害而已矣昔運使安鄉鄉五其六数三十穀六其五亦三十三
十年一變此（須有）周公之通也衛公經國始此近可法景德安內遠可
法開皇實邊將順至仁之心覆於天下安石與於不仁之甚者何（為今之為安石者說法）
為邊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紳衿富室不敢後官

與豪右爭民無不勝也自此見其利不見其害雖無水旱蝗螟饑
疫之災亦有以待之矣鄉之人皆曰便

忽開忽闔隨收隨轉經濟文章運以神化手筆能不奪人目精

受業范部鼎識

豈年王荒年穀　范一偉識

王二彌存稿序

畢振姬

振姬始輟耕讀書丁丑經房心嚮往二彌先生先生家保德距長平踔遠巳卯先生授楚楚材升戎車之殿茅戟殳鋋干戈上下車四尺造父之埶矩也井蠅之蝨輪也連城之風水宮商也各資其師也辛巳先生死保德振姬歸里餘未終耕會二彌仲子宗本以家乘問序振姬東帶而讀之高堅渾經術通達諳治忽善敗之世務鈎棘艱難抹撥僮姁串了之習熟一切葢保德洪河大山靈鼓黃蛇隱見魚龍奔注之勢千萬里間有薪湮漚沫是非不謬于聖人不失為孟韓歐陽之詩易春秋誰序此文者更數年宗本丞良

卿振姬僦居待放得展拜先生畫像宗本出平臺召對册葉當是（如此畫像宗本可謂象賢矣）時天子數見群臣引問天下利害因熟察其學術之淺深言官躡（直是明季總序）嚅被詰責有司顛沛于封疆兵賦之不支失所以對詞臣遁進而預天下之至計講舍敷陳通聖賢之志必參驗以治忽善敗天子和顏色而受之詞臣于進退存亡如此人謂漢儒進不能退宋儒亡不能存以方明臣亦誤矣俗學選言古義有名當世之公卿大夫斛觳僾快為文章騰踔跪蜓得氣以去天子詢治忽善敗之端篆然開口取僮姁串了之習熟一切以對此無志之甚者漢宋人羞為之豈能負主上登乎天先生之高堅通達進亦憂退亦憂其於存亡之機立決死崇禎辛巳天也晉人多後先生死抑何幸不幸之殊也乎先生死三十九年弟子教授王山長刊其文章以傳志先生之志以其文招其人漢末荆襄隋末河汾宋末金華一代之人才學術成為文章棄之用之不盡然則保德葉垣五十步弟子執經尋師安在非延陵之一劍也振姬仰止保德老當輟耕[illegible]業焉因為之序

此等文章抹撥僮姁串了之習熟一切 受業范鄗鼎識

二彌先生諱邵字炳蔚崇禎辛未進士出倪文忠元璐之門選庶吉與黃石齋文鐵菴輩友善以名節砥礪授檢討起居注時

外則寇賊搶攘內則門戶奮爭先生獨立不懼前後拜疏數千言長篇慟哭召對平臺口疏為上眷注載在實錄黨起以疾歸旋召司業不赴竟憂勞國事卒此先生之大畧也附記以作此文箋註 又識

續垂棘編二集卷之二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 范爾梅梅臣　范一偉介臣　任重任華叟 手錄　男范翼孝前

重脩舜陵廟記 節錄

呂崇烈

舜陵者有虞氏大舜陵寢也山陵巍然磚石為方塚後有廟宮殿嵳峩儼然一朝君臣垣內大栢五十餘章皆數十圍奚啻千歲物但創立無碑記可考其重脩止有嘉靖十六年路公天亨記又有萬曆二年胡公志夔記傳聞原有古碑上台多索墨搨滋擾土人秘藏失其處㮣無稽矣所可疑者有明一代祭帝王陵寢則舉事於蒼梧此何說耶又或有明太祖崛起江南人遂執史記舜崩蒼梧之說而從事焉迄于孫朝不敢變仍之而已遂致此地荒蕪為村人報賽之祠宇耳幼讀孟子舜卒於鳴條弱冠時躬謁舜陵在鳴條崗下恍然合於所讀者確乎不易矣及仕承乏館職見朝廷遣學士白公潢謙祭舜陵於蒼梧之境葢因前代之典而行歟為是余惑滋甚爾時極欲蹤辨然無詳可據姑不敢言歸里數載博稽旁書（學博則識自廣）始知孟子之言是而遷史記者非孟子曰舜卒於鳴條

鳴條今在我安邑境內文王卒於畢郢註言近豐鎬即今鄠縣地有文王墓所謂東夷西夷者猶俗云東邊西邊也安鄠二縣正東西相對相去果有千里若蒼梧則與文當言南北矣且有數千里之隔孟子大學正論取信千古其立言必不舛錯至是太史公去古較遠且文人立言好奇失情實後人烏可不信經而信史况以天子之尊而葬於極荒無人之境猶棄之也當日之于臣生中古文明之世敢忍於鹵莽而舉此大禮乎後之學者據理而斷之可也考之四書通典辨鳴條舜陵在安邑明矣現今安邑志可証然猶曰土著一家之言也至學者張爾公自烈豫章產也註四書大全亦極辨舜陵在安邑李卓吾贊溫陵產也博物名流著書疑耀辨古今大疑極言舜陵在安邑不在蒼梧信夫此地舜陵真且確也然此 朝廷大禮所關且當制作之始似不可因陋傳謬但不在其位上書無由不無待於當路之君子雖然其斯以為舜者孝弟而已惡在山川封域之異同也苟為孝弟之人入廟而拜舜焉舜將福汝矣苟不為孝弟之人入廟而拜舜焉舜將禍汝矣即不為孝弟之人入廟而懍然悟惛然改舜將轉汝之禍而為汝之福矣何也凡神皆靈况大舜乎立廟之意原以報聖人德於既往即以作孝子法於將來視諸頑冥不經之祀方之懸矣初時左近鄉

人謀董修廟貌余劉倅金佐之又公言於地方主者以及巡方大人而諸鄉人益肆力募化於四方義士達官凡得金錢若干庀工鳩材始事於順治八年三月至十二月落成當時功德僧覺正三屬余記余思帝陵關係至大於是原其始終大義而華之石

辨前代之訛有關典制原立廟之意實係風化以此募緣功德無量且使沿門講禪那遊人說福田者咋舌　范彪西

或問鳴條即湯與桀戰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返禮記有二妃不從之說何與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蔡虛齋曰禮記出於諸儒之附會漢汲冢始得古文竹書誠難盡信也由是觀之傳所謂舜葬蒼梧象為之耕山海經所謂蒼梧山帝舜葬於陽丹朱葬於陰者皆誕妄不足信　范梅臣

魯義姑姊詩序

薛瑄

魯義姑者今魯之寧陽人也春秋時齊兵入境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以行兵且及之婦人乃棄其所抱抱其所攜急趨山谷齊將異焉追及而問其故婦人對曰棄其所抱者子也抱其所攜者姪也妾迫於兵懼子姪不能兩全故寧抱姪棄子將割私愛而全公義也齊將異其言遂釋之且使言其事於齊君遂還師魯得免於兵因訪求婦人賜之帛號曰義姑姊其姓名則史失其傳矣於乎義者天理民彝之大端也義姑一婦人耳乃於兵戈危迫之際能據天理之宜寧割愛子之恩以全存姪之義遂致義感敵人卒

安宗國視世之人背公義而溺私恩者平時尚然況顛沛流離之際乎然則義姑賢遠於人矣順天府尹王公惟善寶為邑人讀書而好義於義姑之事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欲表白之以勵俗乃求（不為多事）士大夫之詩章以發揮其潛德詩凡若干首皆得比興之體諷詠之間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於世教不為無補因屬余序遂書其事於卷端云（讀不感發定非人類）

其事若存若亡其文有典有則　范彪西

有理學者必有文章有文章者不必有理學讀文清公諸作益信　又評

許先生文集序節　　薛瑄

予少家食侍聞東魯許先生善古文屢欲裹糧相從弗果長而遊宦京師始獲趨問先生不鄙賤予出示古文二十七卷予讀之竟乃知先生之文本乎浩然之氣也夫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文本乎氣斯人亦嘗言之此獨歸重浩然之）（氣上後與前人不同）地之間人得之斯有形形斯有聲聲斯有言言極其精而文文極其精而古古氣充之也苟自發為形聲雖具有言不文奚以古為且文所古者非取其辭不同於今意不同於人特以其道有合於古人爾古人之道順理而已氣充則辭達辭達則理順理順則道與古人不相背是以三代而下司馬遷充是氣而文古於漢韓退之

柳宗元充是氣而文古於唐歐陽永叔蘇子瞻充是氣而文古於宋先生充是氣而文古於今文不同而同歸於古是皆天地浩然之氣貫古今而流通故先生之古文隨氣指氣隨文肆義無盡句（此下借列者置林遠谷等語）（以因其與詞落奇讀者諒之）勢熱盡體彼文學馬遷者見之以為似漢學韓柳者見之以為似唐學歐蘇者見之以為似宋不知果漢乎唐乎柳宋乎質之先生先生亦不知其為漢為唐為宋然則余知之矣先生其不漢而漢不唐而唐不宋而宋歟何也氣相似也氣雖相似而非氣者其能盡相似乎馬遷韓柳歐蘇在當時皆不得大行其道身困志窮發為文辭傳諸後世先生十八舉進士第再入翰林為庶吉士歷官

檢討編修修撰老職館閣身在朝廷始五十餘年望重位隆涵養有素文章見於功業載在簡册足以傳於永久又何其不相似耶此非氣不相似命不相似也命不似復何損於文先生聞其言頷謂予女論文乃言氣言命理悉在予曰氣之浩然命之窮通悉有理以為之主先生曰女言不泥可書以序吾文遂書其言先生名彬、字道中、號養浩、世家魯之寧陽者、稱為東魯先生、故文集因其稱而名之、

填實者得此不妨於實鑿空者得此不妨於空人何憚而不為此　苑彪西

扶持韓柳諸家是為學韓柳者引進之法非過譏韓柳也　又評

許先生詩集序　　許瑄

詩三百十一篇變而為騷些選體古風律詩其體之變極矣世之作者雖代不乏人要皆有其實則形諸言者雖體之變不一而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而變之中有不可變者存焉此所謂言之精者為詩而心之實有邪正則言之美惡不可揜也（詩不可不慎也）東魯許先生適中夷心坦易好義樂善既有其實矣故其發而為詩也雖多近體而和粹春容冲澹高古無峭刻敺雜穠麗淺俗之失所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而變之中有不可變者先生之詩有焉先生自登科第入翰林前後歷秩不離館閣者三十餘年負詩之重名於當時縉紳士大夫求之者日衆雖武臣貴家亦皆慕先生之名求其篇什而諷詠之先生之詩傳播遠邇一時名能詩者罕與儷焉去年冬余承乏大理先生自翰林陞大理少卿又專太常今陞太常卿余得與之同朝先生出示所集俾題其端余因論詩之變不一而有不可變者禮義是已詩非發乎性情止乎禮義又烏足以言詩哉先生之詩有得於是則不惟盛行於當時而傳諸後世也灼灼可信矣

近日詩人滿天下類言持此作權衡　范彪西

退思軒記　　曹端

太守與其佐貳同受命造一方之福則思民為君之赤子官為民之乳保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君可以無憂焉蒲州太守延安劉公九成、別駕鳳翔侯公淑儀、節判鳳陽李公時亨、同心協九重之心施惠一方澤生千里其于利之所當興弊之所當革者無不熟思而審處之其意若曰于持已也敬義有不立而暴慾有不戒與于事神也正祀有不修而淫祀有不除與于理民也良善有不安而奸宄有不去與教化有不行而刑罰有不中與于行事也緩所當急而急所當緩與輕所當重而重所當輕與于接人也親所當遠而遠所當親與于聽言也是所當非而非所當是與以至學較之所以興戶口之所以增田野之所以闢盜賊之所以息詞訟之所以簡賦役之所以均孤老之所以養常平之所以設大兄承上接下格神感人者靡所不思思之靡所不得得之靡所不行行之靡所不篤由是上官使相罔不稱賀閭里老稚罔不歌謠禮部員外郎張公原範因題其軒曰退思且勉其始終惟一端恭正儒學而暨諸公以心交待之竊嘗申張公之意于左右而期夫同致君子有不能成人之美之歎焉

其理日月江河其間布帛菽粟試嫌其似待滿甩不知此與待滿同原者也非原于待滿者也先生豈向兀之捨手慭發　范彪西

李御史傳（節）　傅山

戊子、石道人寓西河有李御史之子隆勤懇見問其籍則原延之米脂人道人爲之咋舌曰米脂而姓李其亦何以解免於今天之下哉隆故吃益跼蹐曰隆隆是其所以乃求先生之言爲先御史一洒之御史益名振聲壬午添差巡湖北者甲申闖入晉時實僞榜揭御史名同江夏相賀逢聖受僞官旣一再（可信）聞淸澗惠世揚汾陽劉昪祚之言乃知御史實死未嘗受僞官也惠僞相歸而語鄉人曰闖數謂賊黨李御史死値萬金劉僞兵政府歸傳其言曰御史旣被執有僞官劉蘋者說御史降御史不屈闖親御史爲同宗

御史辨其族里摺御史入南陽又且入關御史有手筆詒逃營其（御史用意處）約以賊營情形閒賊徵得遂令（可信）賊將谷永者手刃御史且曰是皆劉蘋者之言也又（可信）三年而商丘陳生明盛之言來而御史之死大著其言頗與劉異同然御史確死陳生以諸生陷賊營以醫押賊是知御史死之日之地其言曰癸未正月承天陷闖得御史卽大兄御史御史不應闖書貽御史伺役錦繡金銀服器御史置不報已復數會御史譙（御史用意處）御史亦爲醉醉輒罵詬及賊賊未卽殺移舟送御史襄陽令（可信）右營劉體純者謹伺之賊亦頗知不可奪是後不復見御史七月會孫督師出關東討賊賊甚憚督師師（御史用意處）傳御史有書通督師賊且殺御史移御史裕州臺署一日賊要御史出城御史卽上馬出城南門賊曰請下馬御史曰我固知之下馬東北西北各九拜謝天子及其祖宗遂遇害是在裕南門之西數武間有義者排馬牆掩之是爲九月二十八（可信）日未之時也隆聞之間關往叩陳陳慨引隆至其所果得御史骨歸隆往時上郡李生成（可信）德實與偕親見之李介而能文不妄語者御史先知鄜城云政亦有聲後行取特授湖北差侃侃言如欲有爲夫人臣之事君莫大於死死矣餘事不著著其死事

石道人曰、先是聞五省督臣楊公維岳被賊執求殺賊亦知重之

不卽殺嘗羈縻之卒不食死迺又得一李御史死誠亦難矣哉使陳生死賊中而其言不傳則亦取諸其惠劉之言卽不[illegible][illegible]求要非飾不死爲死當惠劉受僞官時其心其口當不欲天下復有一不賊之人也矣而卒不能誣不賊者而賊之天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苟自盡焉小人亦安所施厥污衊者邪干劉惠之傳御史之死益信天地鬼神終不容小人妄誣君子也嗚呼劉無足論於惠重有難明惠顧當世小人所指爲講學門戶人也蓋黨人自居賢者之派夫群小之於道學實無時無事不欲媒孽其短倖而有隙焉乘而攻之以快崔魏時道學門戶之徒受慘毒死者殆盡

因受慘毒多死者而門戶之望益峻小人欲一厠足焉不能逞亦
備受慘毒獨不死悠忽至甲申失身為闖偽相何其能忍於彼而（十分嚴厲為世揚者）
不能忍諸此逦又知道李御史之死亦何無耻甚哉夫固使小人
好媒孽之得而譏之曰彼門戶顧如是是且以一世揚榷諸道學
矣然惠辱道學非道學皆惠以予所聞甲申之變李公邦華死倪（公當正論）
公元璐死馬公世奇死孟公兆祥父子死金公鉉死晉自曹公于（題神在此）
汴云亡無真講學者矣間有焉或世揚者流邪故無死者獨有登（旁見側出字字關係）
其堂者一人為舉人桒拱陽拱陽逃之山病餓死吾亦嘗佼諸門（以下有所句）
戶學士大夫行事率多執拗無長才不皆厭吾意要之門戶人未（狷從播之結為而止）

必皆賢然賢者衆非門戶者未必皆不賢而顧名思義者或寡焉
嗚呼難言之難言之蓋棺而後論定華歆不足泥邴原管寧一
世揚果足以泥諸道學先生者哉學果可以不講者哉

於他人瑣小細微之言述得極詳極倫確是傳信之法可為傳
體第一法門至評斷處全是借題發意讀者須會心於主客輕
重之外　范覲西

李之死不必道學門戶惠之不死不必不道學門戶而甲申諸
公又不必不道學門戶死也此等議論終不磨滅　范梅臣

公他先生詩曰破衲貴冠猶未死曰不死良無耻至傳李御史
又曰著其死事服其死也嗟乎先生豈真輕生者哉　范孝前

巡撫蔡公傳

傅山

公名懋德字維正蘇之崑山人即萬曆已未榜陳懋德也既復姓
蔡以壬午正月巡撫山西方先帝憂勞天下凡撫臣陛見皆召對
問方畧召公對曰臣至晉當先令晉百姓有飯喫先帝頷之公至
晉不貪不擾虛心好士士沾沾負功名者亦歸之又堅求通民情
願聞已過八字于牌出則揭之以行益新建自期也公名道學先（勿論是真即假）（名亦好）
生先是官浙推官歷多省監司莫不講經濟學庶幾一用之有建
樹晉有三立書院祀晉先賢實為舊講堂江陵時廢南樂魏公允
貞撫晉時表章修葺之造士士多得第尋習為故事曰書院提學（不獨一書院）

官較士於其中於所謂三立者不知其何如也後幾四十餘年而
興化吳公甡撫晉適宜春袁先生繼咸提晉學復共大表章之造
士士亦以帖括向往先生多得第於所謂三立者不知其何如也
公至晉即擬集晉士講學會秋變起東郡公奉旨移鎮固關一帶
防變癸未四月公始還太原飭集晉士講堂館餼如袁先生法聘
武鄉魏知縣權中絳州韓舉人霖平陽府桒舉人拱陽潞安貢生
申[illegible]等講戰講守講火攻誠明道統講財用講防河各有其說（求治若渴忠蹇下俸出）
而山東人李木虎講木虎李木虎者云公舊從游老矣喜談兵大
畧云以木版為虎城凡若干節合之如衛車中容百許人機行之

可以攻城陷陣而人不能攻之陷之也有司聞之竊矣之遂號其人爲李木虎以是有司多迁公講學舉公汲汲約月三集初集講聖諭六句薦紳先生至鄉耆里老咸在焉再集講經濟凡國家大政雜務切時利害莫不諮辨之期實効而鄉耆不與三集則課諸生制擧義蓋因有司旣迂公諸生帖括外又多無所知故末及之（今皆通病可爲太息）以寓志時聞賊已入秦秦晉孔亟士沾沾要功名者益多陽浮慕歸之如予所謂三立立功者且慕焉而已也秋九月聞賊報窺河公移防河平陽十二月賊渡河公還太原飭守太原城至甲申二月賊攻太原公旣以巡按御史汪宗友劾奉旨革職聽勘新撫郭

景昌至固關聞閩破汾州退不敢進而聞御李建泰遁入倩化又還眞定又退入保定公督晉城守亦頗殺賊有功賊日衆無援標營小將張權者舊賊也開南門內賊公經死三立書院公中軍應時盛請侍公死而死之別見或云存中先是公檄寧武周總兵遇吉入太原爲戰守計而太原人群譟之以爲周以邊兵入城不可測周至忻兵公檄止之乃還（須此句）

傅山曰余晉人故特傳公撫晉事今世所行書多云公聞賊從保德州渡河遂自平陽北還非也賊實無從保德渡河事賊旣渡河入蒲晉王恐實以書速公歸公亦以太原藩封會城且茀歸守之圖後叛其情也然旣死矣復何責公之死蓋陳不占杜之善之流也卽死三立書院公可謂不負講堂哉余嘗公論（知其賊必有功處總不著）公撫晉雖死實無功公有大功在爲江西提學時首識揭公重熙而萬公元吉曹公亨應皆公得意士之數公者節義文章爭光日月公實先爲朝廷物色得之矣本朝人才命脈係提學官蔡重如此

講學求材訪治守城死節功莫大乎是收虜却用無功一語此等作法他人不惟不能且亦不解也讀至江西提學人才命脈一段不禁雙手加額仰天叩頭爲蔡先生作拔劍斫地之歌　苑鹿西

公佗先生嘗謂朱文公實康節而短於用兵古善用兵獨孔子耳故曰我戰則克其傳李御史亦謂諸道學先生率無長才不皆厭吾意再讀此文庶可想見先生之才之志　范梅臣

两漢書人姓名韻叙　傅山

先大夫爲古文○好班氏漢書○先居士乃獨好檀孟○刻檀孟批點於家○以教愚兄弟○而乃復以先大夫手澤漢書授之塾○山幼不知讀也○後聽先子由兄誦藿大夫言兵事○如○欲○辨之○乃一畧尋藿錯傳(俠氣奪然)○談兵事蹤外○仍不知好也○尋又見演東方生金門記○歸而讀東方朔傳○頗好之矣○以是漸次卒業○回復讀之○始不能釋○見諸傳中附見諸人(與秦青韓娥同著見列)最有奇節高行○愈益好之○矣○且同姓名○如安國武侯○王陵著矣○而又有沛公至丹水襲侯陵降之王陵○東陵侯召平著矣○而又有爲陳勝徇廣陵與齊相者兩召平○彈冠之貢禹著矣○而前有高祖時舉冬云貢禹○新莽著矣○而前有衛尉王莽○長孺韓安國著矣○而復有定襄太守韓安國○紅休侯劉歆著矣○而同時復有莽封祁烈伯奉顓頊後之劉歆之類○不一二數○因此而輯之○編以洪武正韻○名下畧綴一半句○便參攷焉○兒眉請曰○范氏東漢書○較班史頗遠矣○然中興大業○不可廢也○遂亦編之○綴范詳於班書○蓋班書終無釋手之時○范書則取其記事而已○編成○示眉抄之○曰○何如○眉曰○是吾家讀書一法也○然識韻以正尊○王制也○壬午八月書○

蘭台二百三十九年間○得此始有眼目○范順陽自謂才用不盡○不知背抽芬華振金石於此乎○此豈止爲一家讀書者法○范彪西

均徭星節　任佐

星爲重大災傷、民凋耗、分豁代徵銀兩事、切照敝縣地方○先在嘉靖七年○三時亢旱○二麥薄收○秋穀粃瘦○人民已不聊生○至嘉靖八年春○又旱○二麥止收一半○幸而秋田茂盛○若可仰望○不意飛蝗大食於前○蝻子流毒於後○一時苗稼○秋俱成赤地○晚蕎摧於嚴霜○所獲不多○蔓菁終是菜類○雖以濟飽○夫一日再食○終歲製衣○人情也○況晉絳土瘠民貧○十室九空○四鄉一色○穀糠麥麸○以爲上等木葉草根○聊且延時○閉門閉戶○斷親戚之往來○賣妻鬻兒(不堪回想)○絕骨肉之恩義○餓莩盈途○衆大爭嗞○乞丐延息○何人救濟○蕭之瘟疫流行○傳染滋甚○哭泣葬埋○無日無之○昔人所謂十里路埋千百塚○一家人哭兩三般者○(有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訓民上者得不寒心)敝縣有爽文好斯土者○雖奏有賑貸之恩○然所得未能補其所傷○視昔盛時○前後損殊○昔盛時戶口頗增○編派門銀頗多○業當通者○通融一省之丁力○辦納一省之徭役○每歲代納襄陵等縣○京差等項○徭役二千餘兩○溥偏均平○未敢有違○今因災傷重大○敝縣高知縣○據實申請○未蒙示下○若不早爲議處○一時催徵難湊○況今春秋祭祀○應用等項銀兩○尚且不足○代納二千餘銀○何人出辦○恭惟都憲老大人先生、握重權而便宜行事○采羣言而撫綏一方○乞批委臨近衙門公正官員○協同敝縣掌印官○從實體勘○如果

人民凋耗丁力消乏即與除豁令襄陵等縣照舊辦納夫綱常萬古不變制度隨時而更固也其承之國學起復天官路經薇垣之下心切鄉土之厄輙忘僭妄遞欵芻蕘梳覺同胞之苦不避出位之嫌言出中懷未敢欺詐尚冀宥亮不勝仰戴

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以此與流民圖觀亦可謂圖中有文文中有圖矣地方上有此等鄉紳真貴縣梁君立所謂不負里鄰喜且賀者 范彪西

興學六事疏節　　任憲

臣由歲貢伏蒙聖恩授臣河南汝州郏縣儒學訓導當世道清明之會居師表禮法之官身沐洪恩天高地厚且臣父嘗為是官臣得以續父之業實為厚幸但臣犬馬之年長矣即入官之始已迫告老之期臣非不知終守山林優游卒歲臣實感陛下厚恩作養有年卒無涓埃萬一之報分義奚在惜教職卑末何足短長然亦不可空食無補者正以官無崇卑職有攸存使臣職不修虛糜升斗自媿慚頻多矣然臣亦不敢越俎過譚姑跡特事有涉學官者請披瀝言之我太祖高皇帝初設教職府五員州四員縣三員設

必如此之備者使之各修職業期於實用藉如中縣之士僅有百人分教者分其半則五十八矣以一日之間而授五十士之業與之發經義課藝業斷實行權時宜有問則答有疑則辯有失則抹而又射以觀德字以驗心歌咏以養性情一日之間能暇給乎而今之士則不然有終歲不一至學使師不徧識其弟子即朔望謁廟供事有司外一揖而退視學官蓋不啻若贅員矣究其因在於號舍頹敝士無肄業之所祖宗時士宿學宮師生會饌朝暮升講而今不復聞矣夫士習不端由於教官曠職教職不盡由於成規漸弛以致海內紛紛多事捉拎露肘不獲齊一衆皆知刑名錢穀

邊防營造之是急而不知教化所當先欲先教化當自學宮臣竊
謂號合所當修也臣又照祖宗朝御製書頒賜經書天下儒學
至今日久間或不存又孔廟祭器亦多殘缺每祭有減其原數者
有假他器而代之者有終不倫其所少者至於府學樂器十據四
五每奏不成音律國家豈真嗇於財而顧嗇此耶或者以幾不及
事也經書散逸無以迪士祭祀苟簡何以格神臣又謂各學之書
與祭器當補而府學之樂器當修也臣又仰祈陛下於大明會典
中暨大明集禮中摘其切於士民者刊刻成書頒布天下仍令有
司凡遇民間善古樂一二音者復其身而淫樂有禁淫詞有禁艷

巧奇怪之物皆有禁然亦不徒在於禁令天子建中和之極必靜
有存動有養諸不在禮樂之中者絕之使勿進今陛下加惠元元
朝野肅清群工效力但閒闊略若艱食而禮樂正以息民民由於
禮樂之內者簡約出於禮樂之外者奢靡奢靡則日不足簡約則
日有餘可見禮樂貴及時而興亦救時之具正陛下今日之謂哉
臣又照我太祖高皇帝適立社學隸養童蒙邇年以來存者百無
一二伏乞各都各里仍立社學擇頗通文藝為人謹厚者傳之亦
以次升材之一助云臣又照士居四民之首朝廷教化賴以宣明
請禁生員之家不許作佛事有作佛事者即係行止有虧教官知

而不舉以不職論庶士心正則衆志不惑大道明而群邪自熄矣
臣又照國家養賢貴得實用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
者遠矣夫舜舉皐陶僅一人耳而不仁者遠是所舉之士貴精不
貴多也今陛下所撫之民獨無邁種之德如皐陶者乎乞諭巡按
御史巡歷一年已滿各舉所知一人於朝或在野或在市或在山
林或在學官弟子無問其類惟賢是求倣我太祖高皇帝招擢諸
元勳之意如本境無人得以越境相舉將謂御史徇私然其公者
什九其不公者什一安可以一之私而廢九之公將謂銓選人才
未免壅滯然一歲之中不過得十數士耳於別項中少加伸縮安

有剩員試請行之數年無功臣甘受妄言之斥且山林隱逸載在
令甲原許薦舉故臣言儲養人才因及禮樂因及辟舉實以教者
機軸本相關涉近覩陛下屢降詔旨正文體[illegible]行誼崇經濟以求
實用而學校之中卒不聞有仰副聖心之萬一者緣諸生蹈襲故
常多放誕而不修教官苟延歲月率因循而不振故臣陳數事皆
祖宗朝之所已行者伏願陛下仰思舊典俯察愚衷云云

萬曆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禮科給事中鍾羽正一本為禁人
言以回天變事奉聖旨今後凡有事堂上官代題各官不許上
言時李植江東之羊可立各[illegible]山陵不妥用事者共囑羽正假

原缺第二十葉

勦賊蠲賑疏

仇文玆

實陳全晉阽危情形仰祈聖明照察以終勦局以甦殘黎事慨自秦賊蝟屠流入晉鄙始發難於河曲嗣播毒於平陽殘燬西山一帶蠶食汾水諸方州縣等數遭害不忍見聞致皇上眷焉西顧每厪宵旰之憂屢命嚴勦誠以寇一日未滅地方受一日之苦時刻難堪三年奚忍但一載以前賊猶倚山自固未敢遽入腹裏不過攻刼村堡未敢窺伺城池以官軍尚有對敵之名鄉兵尚有堵截之勢也自賊出狡謀以招安誘我當事者爲其所愚屢招屢叛終（幸勿○旨而欲爲）（幸勿爲其所賺）不省悟且有殺一償二之禁自是官軍不言戰州縣不敢禦專以招安爲事賊日驕横無忌遂長驅深入指稱官軍莫敢誰何大肆焚殺以成亘古未有之慘于是本年七月間賊衆二十萬頓離巢穴掠平陽迤北穿潞安之腹復繞平陽之南轉刼千里執旗傳呼軍賊不辨所至屠戮搶擄老弱半死婦女一空烈焰燎天晃骸山積儲糈俱燬雞犬無遺除前歲連斃民命十餘萬外近計潞安府府縣殺死男婦若干名口擄去若干口平陽府府縣殺死男婦若干名口擄去若干口曲沃縣殺死生員常學孔等二十名鄉民吳求裕等六千五百四十五名口擄去男婦三千一十五名口職等（傷心慘目切）父兄子弟身受荼毒以及宗黨親友鮮有得免者哀此百萬生靈總衡送於撫之一字嗚呼誰實首禍釀此奇禍由是隰州大寧石樓失陷矣明繫招安新兵內應而曰饑民作亂也曲沃襄陵翼獲真賊矣見有旗帖可驗而曰擅殺官丁也將使城守者開門揖盜圍練者望風延頸乎牽鞭我皇上明見萬里有鼓厲鄉兵周防密慫餙無墮狡謀之旨特遣鎮臣張宗衡統師親勦所過州縣秋毫無犯開門迎勞仰承天威一月三捷斬獲真賊數多燕之新撫臣提兵夾攻誠不難殲此狂寇蕩平有望但念全晉之民命物力幾何堪此往來蹂躪誰非皇上土地誰非皇上赤子膏血已盡瘡痍（徒痛哭何益有力者盡力有財者輸財方可保其萬）甫殷真臣子痛哭之時而萬里呼天之日也伏乞皇上垂恤孑遺大施鴻澤將殘破地方天恩蠲賑如陝西山東例不惟地方餘黎仰荷再造將神京右臂安全體俱安關繫非渺小也（實話）

崇禎間流賊猖亂陽以就撫愚當事既撫焚掠如未撫時抑又甚焉蓋撫後賊曰我官軍也官軍焚掠誰敢抗者當壬申癸酉之際賊流喬山一帶殺人無算令鄉勇擒獲三十餘名殲之當事中以擅殺官軍之罪禍延紳士時先王父稱諸生就鞫抗辨於庭曰官軍而殺人耶是當辨其殺人與未殺人不當辨其官軍與賊也殺人而曰官軍夫人亦何樂乎官軍而賊又何憚而不招安以稱官軍而仍恣其賊而人又何苦而不由賊以至

官軍國家治亂之故可觀矣當事意稍稍然不得終撓其中北
王父卒鬱鬱不得意終老田間讀此跡不覺淚下頁鳴璽識
甲申之變流賊猘楊炮烙惟鄉紳為甚嗚呼此中得無有昔日
當事首謀釀禍者乎首謀釀禍干天之怒以致玉石俱焚可懼
哉有勸撫之責者讀此尚其留心　范澂西

刻藥言說　王大作

士大夫立身行己顧可廢模範哉依規矩為方圓畢竟大段無錯
倚才任性或有暗合古法者特偶入偶出極其造就究亦祇成中
品人物法上得中法中安底乎我輩日用步趨（吳文清五友詩序同）得嚴師為繩尺尚
矣不則得一二畏友相晨夕若師匹友朕毋寧乃向簡編求之余
性鈍不復善忘嘗讀薛文清公語錄先生自云讀書至心有所開處
隨即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横渠張子曰心中有所開即便
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先生蓋倣之（文亦有倣之意）云予從此得讀書法間有啓
悟即劄記於壁用備繹思他日披覽古訓凡諸劄記都不出前輩（此心同此理）

所已言曰嘆吾人不到著書立說不知胸中之無識但落筆古人
皆已道過無如仍存古人面目朝夕儼思片言了義如甘露沁心
一語着痛若冷水洗背為嚴師為畏友真是切矣間柰入一二聰
見亦曰緒相引仍然端古人非出自性靈也然卯秋部選期屆顧
贈四聲輒徘徊不忍置曰思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坐言起行此事可以不廢）欲常坐是屋可
易得耶爰擇其關切身心者不倫不次彙成一帙蓋予十年來種
種病痛實賴此為鍼砭無可名之名之藥言云明年春携之北上
逐霧奔塵中間有暇亦必展讀一過如以藥力制慣症防其潛
發也一日友勸之梓余愧謝之曰惟拾人牙後孰非有耳有目所

習聞習見也○者對武林人○誇西湖山水○適足令○其捧腹耳○鄙○無○實○踐而訓勸人爲是要擧也○醫不自醫○如他日差何丁未四月○役攜之尹洧○五載來爲圖爲方○敎寨此爲規矩○良未敢廢模範而自用也○頌以勸民興行○旣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說○刊繹書爲邑人士倡○第○恐○身○先○作○憲○表○不○正○而○責○影○之○直○其○誰○與○我○繼○刊○是○編○編授○之○尙○予○言○行○相○違○心○口○背○馳○也○者○許○邑○人○士○持○編○面○詰○以○糾○予○所○不○逮○爲○予○嚴○師○長○友○又○孰○切○於○是○乎○若○曰○梓是編爲邑之賢士大夫勸○則又未矣如曉昔所云○對武林人誇西湖山水者○慶非區區所敢出矣○

靈丹仙方○救人膏肓○口誦心惟○便覺霍然○文氣亦復周詳愼密○可醫粗率之病○　范彪西

服之無數○却病延年○　范介臣

擧行鄉約文

王之旦

鄉約之設○歷代良法○本朝典則○所以勸導百姓○還善改惡○移風易俗之善規也○凡牧民者○若不能力行鄉約○使一邑之中○息訟解爭○弭盜靖○姦○化暴安良○講信修睦○終非報國澤○民本領○終是竊位素餐洒習○本縣家食時○每究心於此○曾倡率鄉黨○糾衆講解○即見成效○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茲叨牧贛品○若不實力擧行○生平所學謂何○毋論有負爾民○抑且自慚衾影○何則○上天生人○个个全天理○个个具良心○此心○此理○此心○東○西○海○至○南○北○海○个○个○相同○前百世至後百世个个相同○大○聖○大○賢○與○愚○夫○愚○婦○个○个○相○同○

故○人○人○可○爲○善○人○可○爲○君○子○可○爲○聖○人○以○此○理○此○心○無○不○同○也○但爲習俗陷溺○天理不存○良心不發○若知以講解勸導○日漸月摩○本性中物○依舊還來○語云○習聞正言○習見正事○習學正人○久之自已亦正○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習聞不正之言○習見不正之事○習學不正之人○久之自已亦不正○所謂白沙入泥○不染自黑也○故講解勸導○最爲第一○要務○今與爾百姓約○大家奮發○力行此事○父與子言孝○兄與弟言弟○尊長與卑幼言恭讓○共相勸勉○公相警戒○各安生理○禁止非爲○則訟自息○爭自解○錢自省○糧自完○盜自弭○奸自靖○信自講○睦自修○禮義自成○仁讓自興○人心自正○風俗自厚○刑

焉得不簡政焉得不清為仁里為德鄉以副本縣民胞物與善與人同之意以成聖天子萬物各得其所之政也不枉天地生爾等一場不枉父母養爾等一番況天理良心人人具足不待外求行是內之倫能不愧者幾人人易行不是難事只須講說明白自然至性剖露今將講約規條詳示開列爾百姓其奉行毋忽

平平蕩蕩王道之文舉而措之天下太平　芝彪西

指不必鍊詞不必琢信筆而成可想作者心胸　又評

改官練兵疏

張慎言

臣恭遇皇上俯允副將楊德政疏各於府州縣改官練兵此誠建威銷萌安民戢暴之策但創制之初當觀究竟大綱之內尤有科條若不斟酌審定盡絕其紛紜滯礙之端此亦天下之大利大害之關也臣謹畧陳管見敕該部從長斟酌須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庶可經遠不負銷萌戢亂之初意臣先以一縣論先止以兵一百名論每兵一名日給銀伍分一年當得一十八兩弓箭腰刀胖衣快鞋復歲得三兩是一兵非二十一兩不可每百名領銀二千一百兩矣過則倍之遞過則遞倍之況復有火藥神器操賞旗

幟等費又約得銀多寡有差止以五百名計已費萬金有奇此項想見芳政劉碩書春鄧艾之法不可沒也錢糧不知議之丁從乎地畝乎抑富民士紳也兵荒之後丁從地畝既當酌議士紳復有貧富多寡有無不等甚至一邑之中並無一榜借令有之何以定其多寡之額恐征斂不敷勢不可支此稍原屬者錢糧之當酌議也郡縣兵數定多寡遞增少則無濟於成敗之數多則錢糧當漸增於萬一之外且此兵未知議於戶口抽丁乎抑招募也若抽戶口恐窮鄉下里不識此舉原以安民戢亂復懸慮有征調之役百計規免不則游手應募無事糜餉有事恐其掉臂此抽募之當議也此征派錢糧抽募兵丁中間綱目殊多果盡委

之把總以上抑兼之以郡縣正官也兼則有一柄兩操之患若盡委之把總等官則糧徭里甲皆郡縣守令之事恐彼此齟齬事理難行把總等官徑行派抽亦恐士民未肯帖然此事權之當議也且州縣已知此矣至府中守備其所抽募者仍是縣中之里甲所征派者仍是縣中之士民（總數即撤數蘇卿望未見叟耶）里甲士民既已應本州本縣之抽募征派復能再應府守備之抽派乎此郡與縣之當議也且守備等官官新而事創任大而責重驟膺此任非諳練老成者比不知果用武科抑選之各衛所世職也更練兵之役錢糧至數千金人至數百名以上非小役也中間紀律訓練之方若才不足以濟立致僨（撼想夫子難矣哉）事此選用考核之當議也臣閱吏部覆疏意將盡改天下之府判州判主簿等官臣再四思之未必槩天下之府州縣皆改官練兵也且如真定府已有巡撫保定已有鎮臣昌平已有鎮道等官則此三處者或盡改之抑不必再添於鎮道巡撫之外也推之省直皆以此類且詳之又如府已改府判為守備矣附郭縣似不必再改也此府州縣有宜改不盡改之當議也且沿邊有要害緩急不等邊徼且然況腹裏乎當確議各省直郡縣有必可改者有必不盡改者三輔重地易見也如閩廣吳越滇黔之地水鄉澤國及僻遠險絕之郡縣為寇兵從來所未至者（正恐吳兵甚于吳賊耳）果盡改練乎抑不必一倒

也又郡縣有大小肥瘠之異物力亦且不等百名數百名之額亦未可以槩定此郡縣未必盡改兵數未可槩同之當議也且有事之時盜賊猖獗此改練之役尚存見少若已無事矣郡縣之中聚此數百帶劍挾弩之衆無田可畊無傜可禦散則不可聚則安可使之無事而食如近者客兵鎮督尚不能禁其譟刼（加讀劉大夏保定之說）況守備以下乎且訓練之初此官此兵亦當明告以無事養爾輩為何有事借爾輩之用敵愾禦侮待征發之期安家行糧各有措處庶有勇知方臨期得用若不明白申說含卒征調必致譟譁否則逃潰此又與軍之當議也以上諸疑皆改官練兵中綱紀節目之繁必該部確有成議畫一可行使受此責任者遵定制而奉行之庶不致紛紜滯礙久之將事習而民安矣

正統時有于忠肅之奏撥嘉靖時有楊忠襄之挑選得此可與鼎立　范鹿西

綱紀節目之繁亦既算無遺策矣而猶束該部確議任事以實心議事以虛心此文有焉向讀泊水齋詩集六卷知金銘先生風雅宗匠也及見此疏益信古人枕席上過師言不誣矣李長吉曰男兒何不帶吳鈎若箇書生萬戶侯恐非知言　又評

續垂棘編二集卷之三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

范爾梅梅臣
范一偉个臣
任重任華叟　手錄
男范翼眷前

存國本疏　張庭

奏為宮禁極踈○發揺國本○封章未力○莫聳宸聰○懇祈聖明○速諭法司○細勘顛末○以靖群奸○以安宗社事○臣於本月上旬間○晨興赴部○忽接邸報○見有逆犯張差一事○狠突大內○徂擊青宮○不覺魂飛髮

指○已復幸為天地祖宗呵護無虞○竊憶皇上罹此兇頑○不知何如警省○何如震怒○衛卒門訐○何如誅殛○脅從渠魁○何如鞫訊○主使的繫有人○情景業已大露○更非昔日匿名妖書可比○迨一經提問○若巡視○若法司○若臺省○若部寮○續有諸疏○無難批發○迄今悠悠浹旬○漫無影響○乃在廷大小臣工○躊躇隱忍○亦不復批鱗請劍○稱後勁者○君側藏奸○上下蒙冐○昏昏默默○光景黯然○臣願正言而無諱可乎○夫皇上與東宮○恩出天性○器主承祧○自不以外臣有言加親○無言加踈者○是以東宮三十餘齡○英資日壯○誕育神孫○仁孝著聞○允稱克類○非○我○皇○上○容○加○保○愛○當○不○及○此○周幽晉獻○斷斷無之○然猶

有未盡習者○則以精神偏注○召見總稱○饑數半虛○情文未孚○致令朝野生猜訛傳時有○歷來莫非皇子之對○三王並封之謚○其有其無○惟皇上與當事諸臣知之○無庸遠述○即如冊封費幾多力○選婚費幾多力○通時出講洎喪葬等項○費幾多力○雖間強從○不勝中寢者之強半也○彼宦寺者流○安得不妄生揣度○假竊意旨○陰蓄不逞○以徼幸於萬一哉○至於福藩僥縱○諸王偃蹇○同一病源○可為痛哭○傳云○婦怨無極○女德無終○臣昧死上言○惟皇上登計之○若夫內閣九卿諸臣年則黃髮台背閱歷已精官則八座三台寵祿已極○榮倫生前○蔭及後嗣○國家不薄於大臣矣○無奈壯懷浩氣○漸爾消靡○

悔吝吉凶○擇而審處○觸目時事○委之罔聞○如○云○露○章○不○可○胡○不○容○陳○單○請○不○可○胡○不○公○牘○而○詢○不○逮○胡○不○伏○闕○屬○論○塗○人○耳○目○今○日○開○門○明○朝○宣○諭○止○咎○天○聽○彌○高○而○臣○力○已○竭○可○與○楚○俘○代○封○誰○實○階○薦○端○揆○長○往○僅○收○拾○延○四○皓○之○功○鼎○食○悠○游○不○聞○調○和○兩○宮○之○策○先○臣○夏○泉○不○可○尚○矣○近○如○王○家○屏○者○幾○何○人○哉○若夫科道言路諸臣○薇省風清○柏臺猶凜○乘與可指○城社何嫌○凡於國家大疑大獄○大根本大利害○靡○不○與○九○卿○同○肩○期○以○去○就○生○死○諱○者○孰○如○今○日○拯○溺○救○焚○須○臾○莫○待○居○嘗○泛○云○去○就○似○泉○無○關○去○就○者○茲○誠○有○人○焉○掛○冠○以○爭○是○真○不○惜○去○就○矣○泛○云○死○生○似○原○無○關○死○生○者○茲○

誠有人焉伏斧鑕以爭是真不惜死生矣巡視摭戢而言法司奉
詔以對不得不爾若王之案之推見隱情陸大受之畢仲前議實（王公耕人王今生員尚樂棠於衞霖間）
繫部案此外翹然鳴鳳者惟有亓詩教之規諷何士晉之婉曲臣
在散曹未睹全報其他日事附聞深衷納牖諒亦不再數人而止
耳先臣鐘同不可尚矣近如王德完者幾何人哉臣草野微生叨
沾一命咫尺未睹天顏豈不却慮小積債轄狂愚取戾惟是靜聽
長安竟未見有潛易默導回天浴日于指顧間者且恐非久如部
（李遜王比恩稗爲之失色豈獨迷惘不[illegible]心事）
黍馬三男李外父並奸閹等輩載生他變或致遠逸根株不明面
目全易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世受國恩視難秦越傍嵒强聒并罪

不辭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為言官者不可不讀不爲言官者更不可不讀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范彪西

或曰甚哉先生之戇也余謂踐土食毛者皆不得不如泚況部
屬乎范孝前

平反大獄疏　石鳳臺

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高皇帝
曰刑罰禁民爲非使遠罪非以陷民刑官議法巧密非朕所望也（屢引祖訓借大把柄甚違事體）
文皇帝曰朕於一物不忍傷害而況於人萬一寬濫不畏國法獨
不畏陰譴乎即重囚亦當矜恤無令死於饑寒肅皇帝曰刑罪國
家重事感召天變尤切歷觀我朝是聖祖神宗以天地之心爲心
列聖纘承以祖宗之法爲法總之平恕明允而行之以欽恤今則
有不然者承平日久人習玩愒中外諸臣貪婪欺隱轉相効尤誤
國害民無所底止即民間姦盜人命所在見告皇上赫然震怒以

為非大加懲創則丕變無時故法行自近緝訪時嚴大臣與小臣
並治首告與私詰同収此皇上提醒世道之機權也然臣二月初
七日受事提牢點視獄囚官犯內犯盜犯雜犯凡千人有餘晝夜
（一副鬼門關圖載歎發涎欲哉[illegible]）
巡緝見有仰天號慟者有俯首欷歔者有鬼形鵠面者有跛足聾
目者有瘟疫待斃者有杖瘡呻吟者封柩之時散飯之後每次點
名稱冤屬半獄情之不平槩可見矣且官犯纍纍三尚書二總督
二巡撫八臺省數十中官京戎外吏如擲如林蹤蹟自己作罪自
已受然貫城塞滿容足無地夢魂涕泣日望金書視古刑措之世
下車之泣皇上當惻然動念矣憶古聖帝明王養臣子之廉恥惜

百工之名節故貪汚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飾淫穢者不曰不謹而曰帷簿不修且刑不上大夫五刑之中每存八議牢獄之中仍復拔才即令罪不可原法不容赦亦須確審細究立成鐵案求其生而不得然後以死付之所謂讞者與死者兩無憾也今諸臣（此語豈明所宜有乎）以積穢之身觸皇上如霆之怒赫赫懍懍刑官胆落每見輕擬輒駁重擬輒可故隱忍昧心曲加鍛鍊（甲申之變兆于此矣）非刑官之樂於死人也全人之性命則將自喪其性命矣往日庇狗之病入於膏肓今日深刻之禍慘於刀鋸（火氣發遠不可救藥）廠衛叅送者刑部無平反之事刑部案結者大理無平駁之時皇上誠思此拘繫桎梏者豈盡情真罪當無寃無抑

乎臣以為律者萬世之經也例者一時之典也不用律而用例已違祖宗憲典而引例者復割裂牽扯何以服罪人之心乎臣祈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遵祖宗裁定之律一切獄情可矜可疑者發賜赦除即情真罪確三尺難逭而議獄緩死破格垂憐萬物萌芽之時品物絜齊之候斷不宜常加處決也抑臣更有請焉犯人罪之極重者至斬絞極矣斬首絞項一刀一繯苦在片刻近者小臣（鉄石人也斷腸見乎為民父母者乎）冐觸天威動則賜杖臣見其皮開肉綻骨折魂飛展轉悲號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呼天呼毋見鬼見神或三五日或十數日方絕性命是杖之罪視斬絞猶為烈也伏祈皇上雷霆之中仍存雨露即

有賜杖戒諭衛士止以示辱勿至斃命將臣子曲全性命者感恩
世世矣挽回天變獄情第一云云

顏光裹曰事情得而後可論是非究輕重生無痛苦死無疵癘其為陰德孰大於是讀此疏作如是觀　范彪西

句句真字字真愷悌慈祥之意溢于毫端非徒于天威震怒時效折檻也　范孝前

陰騭錄序

馬謙

先君喜讀書工筆札彬彬然以文學顯矣乃先大父雅不欲以傳
士業困先君遂命徙業以鹽筴起淮揚淮揚多賈核衣奇服為
紈綺遊倘曼便娟二八迭進先君獨披服若儒生樂善好施不近
聲伎操筭外即手一編尤篤好我聖祖所頒為善陰騭得之坊間
舊本稍異全書斷章題味不載字畫湧漶不便觀覽先君特手錄
之自孫叔敖而下若干人悉能記其行事津津語人嘗謂天地好
生人得天地好生之心以為心則滿腔不忍純是生機無問聖凡
矣惟仁人君子常存此心方能埋蛇救雀瘞蟻放鶉方能泯妄還

帶娶替娶啞方能施四十萬錢捐五百斛麥助喪方能傾二萬緡
家償三百千債贖命他如分奩嫁婢發粟賑饑抱犢申孝婦之冤
棄官免寺吏之死此其人皆心同天地道合聖賢標懿美於當年
流聲華於後世為我聖祖所必錄也倘此心不存即家庭骨肉間
不免鋤耰德色之態尺布斗粟之譏而況肖翹之物行路之人乎
諸賈聞之盡變其初習無不人人效先君好施者然先君卒以好
（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正謂此）
施故無餘財易簀時僅以書一帙屬不肖謙曰此我所錄諸陰德
行事也以此遺汝視金帛腴矣汝其佩服以竊比於此哉不肖謙
捧帙長痛肺腑識之迄今通籍十有五年矣蘋子謂士自一命而
上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則謙之宰邑權關儘可布德施
惠而天質不美奉職無狀竟不能舉所嘗識者景行片善希踪一
人以仰承先君德意伏自循省無地容身九原有知何所逃罪斯
日夜所為凜凜也因檢所授原帙續以新聞敬登之梓庶幾傳之
通邑大都必有觸其不忍之心施恩民物如前所稱孫叔敖輩者
當不乏人則謙雖不能奉行先君慈訓而藉是刻以毖先君勸善
素心猶之乎淮揚即中記其行事津津語人者也

一部陰騭錄包含殆盡是作序正式載考先生推政紀拙一書
可謂不負君不負親其於陰騭殆以身為錄矣　范彪西

存幾希攢惻悽此文之力也近日章句家琢詞修字自以為新
異自以為古與一見此文必曰腐　范葬前

論韓信　王鼎占

信為漢之傑出殺身不免有謂高帝之待功臣也薄薄故用之有事之日殺之無事之秋漢真少恩此一說也有謂信不善居功未遇無守貧之操既貴無勞謙之德因盈取禍此一說也有謂蒯通教以背君信也果忠當嚴拒深絕乃先為正言以謝後乃以遇之厚僅猶豫不忍背跡其心可此可彼豈待陳兵出入通謀告變而後動在上者之疑哉信若不死未必終能事漢則信之殺通殺之也又一說也有謂鄭侯深知信之為人可與任大央勝未可使之久握兵權故其始求之也甚切而其後謀之也甚速給其賀而加

以殺何之謀也則信之殺何殺之也又一說也愚獨謂不然信之殺項王殺之也何言乎項王殺之也信固嘗伏劍從楚矣從乎楚則所食者楚之祿所膺者楚之爵在項王可以高下其戢在信斷（真不可解殘之論）不可以有無其忠誠使致身効力朝夕無懈安知項王不先漢高而築大將之臺即曰項王未深知信言有不從亦一時之誤耳相從者久又安知增眛等不交相薦拔如鄭侯者而信顧怒焉舍楚去去之可也士君子不見任於人有從巢許遊耳豈區區以功名累耶（辭不去）未幾而復用於漢為之解者謂擇主而事智者嘗為之信何為獨不然抑思大將之任重任也為漢謀楚即惟恐楚之不亡而

羽之不死嗚呼今日之侯昔日之主也今日執漢符之將昔日從楚遊之臣也（似有為言之也）烏江自頸信實致之於漢為盡謀於楚則弒主臣而可以弒主乎哉臣而弒主猶能偉存苟活於天壤之間也哉夫以信視故主尚弒之而其心則以漢視信即戮之而何惜信一日不（信應首肯日戮矣）死恐羽之目一日不瞑未央之殺其軀天地啓之鬼神助之而實（信又魂飛魄散矣）項王之英靈爽氣有以憑之也故白項王殺之也然則信將存楚乎於事漢之義何居曰有道在伏漢之命擊齊拔趙可也禽魏取代可也至於楚則當以君臣大義請於漢帝或以布越代將而刃不自已持謀不自已出楚雖滅廢可以免信耳乃必使滅楚之功

親出其手禍之及也宜哉吾竊謂漢之殺信當與殺丁公同論

元遺山曰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如此論量是為添身吞炭一種人說法全無書生之氣　范彪西

官不過郎中亦是一官位不過執戟亦是一位豈曰戲下無所知名遂絕君臣之義乎回憶武涉與足下有舊故數語信雖佩上將軍印未免為衣食所累恐溫飽者以為口實又許信于漢不為無功茲文畧其功而詳其罪毋乃刻乎曰否所以然者杜叛逆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　范孝前

止生員捐納疏

題爲生員斷難捐納請嚴定處分學臣之法以存文教以全聖治事臣聞總河王有捐納生員一疏事繫密題其詳臣不得知然度必因兵餉起見蓋之憤世嫉俗之心而故爲此說也雖然此說一行單寒之子将投筆罷講詩書當高閣束矣（此等光景不堪回想）我　皇上紹述帝王之道表章聖賢之學方将度越百王垂訓萬代此事自有　睿酌臣何敢置喙臣思兵餉之急曰用兵起也用兵之道欲定已亂之民安待治之民也事之利少而害多者諸臣不宜立論事之利絕而害最大者諸臣更宜深籌臣謂此事斷斷不可行者有五危

微精一之旨發自唐虞道德仁義之說傳自孔孟其間聖君賢臣之出治賢人君子之立身莫不於經書是賴今捐納則所謂經書者盡無用矣以我　朝彬彬郁郁之盛一旦欲追洪荒草昧之風不可者一天下之讀書者衆矣椎魯朴實之人始安於農商聰明才智之子盡歸於讀誦其幸而顯達或借詩書之意以通於用其不幸而困頓率得迂腐之致以老其身故取士一法古今求賢之道亦安天下之具也今捐納則所謂詩書者皆無望矣将使聰明才智之士盡爲愁苦嘆泣之人揆諸情勢可念可矜不可者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學臣率多不肖生員或有以邪徑進者人之

視已皆曰此以賄賂也已之欺人猶曰我之文章也推其欲蓋之心仍是羞惡之心（全以至情請勸人）今捐納則公然無恥矣人之不畏恥也當立法以教之人之猶畏恥也奈何開例以驅之不可者三且捐納則其利必少納監者從來所有之例納生員者自古未有之條且前費官之士皆是詩書之人忽以二百兩者廁其中則人皆不與之齒矣有力之家必惜體統如此進步何足爲榮臣謂雖懇捐納之例必無應納之人無益兵需徒傷　國體不可者四且捐納則其害必多不定額數則督者亟亟必加諸百姓奉法之州縣貪思泒懦（利少害多二說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聖世爲之乎）以應令者有之不肖之州縣免此報彼以射利者有之強天下以

不堪之事開天下以不靜之端不可者五嗟乎此皆學臣之罪也學臣不公不法惟利是圖今日極其至矣在外督撫不肯指參在內科道聞風無據臣謂事極必變其變之而善也在嚴處學臣之法而已其變之而不善則孔孟一脉不至於斷絕不止而今河臣果有此說也伏祈我　皇上嚴定處分學臣不公不法並嚴督撫徇隱之罪令其洗滌肚腸振興文教将河臣捐納之請　乾斷不行法道幸甚天下幸甚河臣雖繫密疏其大指人人盡知臣以事關重大不敢不言並祈　睿鑒施行奉　旨九卿科道會同覆戶部所覆王光裕本一並議奏

在一時則一時欣傳在後世則後世欽服經濟文章合而為一立德立功立言殆于兼之矣　范彪西

草野有心臺省有口主聖臣直嘉謀嘉猷　又評

此為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十日疏時冀卧床多日一讀此文霍然病已　范孝前

糾臬司疏

田六善

為臬司讞獄疑竇甚多謹據冊駁參以重人命事臣竊惟臬司一官全省刑名繫之爰書一定之間即罪人死生之路居此官者不（顏光衷謂彭惠安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讞獄一矣子老至不振戒之哉）知宜如何明慎如何虛公而後可以仰副我　皇上委任至意乃湖廣按察司陳■其人則有不然者如生員蔣昇失事一案被害甚慘失物甚多查冊內開載除劫銀三百兩外其餘金銀首飾及衣服器皿纍纍也及拿獲張見魁等一十五人除監斃四人外十一人擬供定招盡擬梟斬並未起獲一絲一物已屬可疑（豈其寄庫矣乎）且查招內蔣昇係順治十五年四月初五日失事黨楚南供伊於十五年四月初一日糧道提發漢陽縣奴監及審同事胡騰霄解役揚奉之保歇李榮甫等供糧道行提先係楚南姪子黨守國頂解後糧道要正身黨楚南原係四月初一日投見收監有迴批監簿可查（文有宜詳者此類是也）據此則蔣昇失事之日黨楚南不顯然在漢陽監禁乎劉八供順治十五年四月初二日因李天開告了在府點到因火人犯差李玉押伊要人初六日聽審及審歇保嚴祥供順治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李玉押劉八向伊尋保四月初二日點到知府又差李玉押伊叫人六月結案據此則蔣昇失事之日劉八不顯然在府差押乎（看出情事指摘中心腸如此）金荒兒供順治十五年四月初五日在荊州上豆及審道差

王新守供三月二十八日船上見過荒兒又審劉信之供見金荒兒在船上三月二十八日上豆知縣李彦廷斷之曰荆州去安陸五日二十八至翔五日有八日此中有無固未可知獨不查招內李二供四月內有金荒兒引我過河又耿七供相約係三月二十三日過河係四月初三日臣查順治十五年三月係小建二十八距初三纔四日耳計相約之日與過河之日金荒兒不又顯然在荆州上豆未回乎且金潤兒金駿金么黨楚南劉八俱係赴府投到之人未待拘拿李二金三金潤兒俱係又經審釋之人未肯逃遁金潤兒又供有與捕役唐伯林徐輝等有讐等語徑不細訊緣由耿七又供有臨審時還認不得那一個是黨楚南等語徑不詳推情實節節未妥在在可疑此一案也贓物既無足憑即任意鋪張難成確案口供又多可異雖恐心鍛鍊莫掩疑端（晝維思為乃案搜死出畫指為竟見這忍是實怕人）呈詳者曰嚴刑則招釋刑則辯未敢定擬夫嚴刑則招者見問官刑逼之狀匪罪人輸情之供會審者曰獄貴初情前供已明變口難信夫獄貴初情者似具招依樣之辭豈覆審虛心之論獄已具矣臣何敢謂此數人者果是良民証口昭然臣亦何敢謂此數人者即是真盜除具藁呈堂會駁外臣恐承問各官欲飾已非盡報獄變故執成（婁師係疑罪二人嚴折其辜旅飾已非）見（說成見者當何如）依稀含糊職掌所在緘默非宜理合駁參伏祈 皇上勅下該

撫查照招內情節親行確審如究無實擬將陳■等從重處分庶此後問刑衙門不敢止圖結案草菅人命矣奉 旨該部議奏

廸吉錄曰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讀此文猶不動心所謂與禽獸無擇者以此 范魁西

清倉糧疏　　田六善

爲倉糧積弊難清、敬陳善後之策、以重　國儲事、臣前見京倉開
報○缺少米石一疏○其既經勘明者○　皇上已有　旨處分○其見在
支放者○　皇上已有　旨申諭○臣無容置喙于其間矣○臣思京通
二倉之弊○頭緒紛紜○牢不可破○及至敗露○近者已歷數載○遠者已
歷十數載○其中經管各官○賢愚不同○經承各役○存亡不一○雖有明
晰之才○亦鮮跟求之術○今當徹底清查之際○宜立明白易曉之規○
臣有愚見○不敢不奏○臣聞各倉廒座○官役任意開放○及至水落
石出○牽涸難明○則○一○廒○宜○清○一○廒○米○數○也○如放天宇一廒○必○使○顆○

粒○盡○完○查○照○原○收○石○數○有○無○短○少○報○部○存○案○方○許○再○開○別○廒○但各
廒米色不一○如領米官丁○揀擇美惡○則倉役樂於借端○法不立則
事不行○請敕　特旨嚴禁○令豎碑左右兩翼○如領米人○不待此廒
放完○逼令再開別廒者○及管倉官役○通同附和者○分別治罪○則○牽○
涸○之○弊○可○清○矣○臣聞善算者○積米一堆○必其週圍若干○高下若干○
便知米數○況倉廒四角方停○高下直立○並離估計○則○一○廒○宜○定○一○
廒○貯○數○也○如天字一廒○四方幾丈○上下幾丈○應貯米若干石○再○以○
令○年○新○收○米○驗○之○自○無○不○准○他廒亦倣此例○經管衙門○各行刊印
一冊爲照○新官接管之時○查○照○廒○內○虛○盈○米○數○自○見○即有放過半
廒者○量○其○底○去○幾○尺○細○行○除○算○亦○易○清○楚○則○交○代○之○官○有○據○矣○臣
聞旗甲所欠米石○發坐糧廳追比○及至追完○有欠左翼之米○行文
歸右翼者○有欠右翼之米○行文歸左翼者○有無不便關會○則○追○完○
之○米○宜○令○仍○歸○本○翼○也○夫盜米於夾帶者有限○盜米於空文者無
○簡○潔○之○文○只○求○事○理○則○自○絶○不○雜○一○蕪○詞○浮○句方是胸有確見
窮若令各歸本翼則上下吏書何至隱射爲奸臣聞旗甲運至米
○不向筆頭紙上作活計也
石○倉廒派發即行註定廒分若係空廒○自應收受○若尚有米○最易
涸淆○前後如何清算○則○運○至○之○米○不○必○預○定○廒○分○也○夫舊米短少○
正在敗露之際○新米一入○便爲遮蓋之端○若○令○止○入○空○廒○則○收○放○
員○役○何○處○支○吾○自○飾○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云
云、奉　旨、戶部議奏、
朱晦菴先生曰、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
理會來○此都是經濟之學○許魯齋先生曰、自古無不曉事情底
聖賢○合觀二說○可知此文之妙○　范彪西
世有問錢穀謝不知者○讀此自當惶愧汗出○　范梅臣

禁奸民疏　田六善

為奸民叩閽之謀已繁、乾斷伏請尊責督撫、以肅綱紀、以安良善事。臣竊惟治天下之道、必使官有執法之權、民無撓法之意、而後政立、必使善無意外之憂、惡無僥倖之路、而後民安。臣前見王式等以部民而誣告督撫等官、臣近見沈天甫等以詐財而捏告逆謀等事、視挾官為得意之計、倚騙人為致富之資、幸蒙　皇上洞鑒、王式等奉　旨正法矣、沈天甫等奉　旨議罪矣、此誠興朝之大法、盛世之弘模也。臣思奸民捏成其大之詞、與逞無疆之欲、題目有四、其在南方者不曰通海、則曰逆書、其在北方者不曰于七、則曰逃人、謂非此則不足以聳　上聽、非此則不足以嚇下民。臣思天下大矣、　皇上不能獨治、故設州縣府道以治之、又恐州縣府道不法不公、故又簡任督撫以治之、謀叛何事、督撫身家所關、即至愚昧、民有困苦而不為憐恤者有矣、斷未有見告謀叛而不准者、逃人何法、督撫降革所係、即至愚昧、民有冤抑而不為伸理者有矣、斷未有見告逃人而不准者、此其就中借口之詞、難欺　皇上如神之照。臣請　敕下督撫、以後如有首告真正謀叛逃人等事、該督撫應即與審理、立定招案、亦不許株累無辜、借題生事、審實者據事奏　聞、審虛者依律反坐、如奸民不候督

撫審結、徑來叩閽、謊稱曾告不准、曾准不審者、豈真報效　國家、總欲詐害里黨、應照依光棍律治罪、庶善類可安、邪謀知戢、自非然者、奸民伏　朝廷之威、行咆哮之計、一出長安、官吏不得而治焉、將使狡猾之徒、處處相效、風俗漸至刁頑、抑奸民託赴　闕之名、為網民之術、一入姓字、身家不得而保、焉將使殷實之戶、人人自危、閭里何由安靜。臣恭讀　上諭、內有都察院科道官員職司風紀、言路有關係國家、應行要務、即應直陳之　旨。臣謂世道人心之所係、莫大於此、故敢極言之不諱云、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本意）（上害官吏）（下害小民）（奸引証）（二語已盡奸民）

說事妙、說理說情說法妙、引証譬喻處無一不臻其妙、文至此必傳必傳。范彪西

緝盜疏　田六善

為請酌緝盜之令示各官以可遵之條以杜欺蒙以安良善事臣竊惟治天下之患莫患於 朝廷有愛民之意而澤不下究尤莫患於地方有盜賊之恐而事不 上聞今日盜劫紛紛所在都有匿不肯報屢見疏章如都昌縣失事不報江都縣失事不報藝州府楓橋失事不報安慶府桐城失事不報雖偶發其二三終不盡其萬一夫盜賊者人之所惡誰盡恐甘庇盜之名官祿者人之所惜誰盡肯犯諱盜之罪如此則其所以匿不肯報者何也謂不報則尚可徼倖於一時一報則必不能關復於異日也如一失事也

或失主於倉皇之時約畧賊數或盜賊於嚴刑之下溷報賊名報二十名者部中以二十名督責之報三十名者部中以三十名督責之無論失主之報數未必盡真盜賊之報名未必盡確即真矣確矣有二十名者即極能緝盜之官能二十名盡得乎（此中京有一死數逃亡者）有三十名者即極能緝盜之官能三十名盡得乎在內者一駁不已則再駁明示其刁難在外者諱無不能則諱竊暫圖夫苟免故今日各直省盜賊公行州縣不惟不報且不敢緝矣謂緝一人則相牽不已劫殺時有失主不惟不報且不敢言矣謂出一言則貽累無窮臣（余嘗聞此等言）聞盜劫官衙盜且戒官曰汝勿報上報上則自惹葛藤盜劫民家盜且戒民曰汝勿報官報官則自取罪悔語雖出於風聞勢可度其必至積弊已久流禍匪輕除從前者臣不敢置論外伏祈 皇上勅下該部將以後諱盜者除革職外仍治以貽誤地方之罪其（將欲擒之姑為抑之）依實具報者果能盡獲固其職分至於該部考成止應以能獲真（不刊之議）盜數及七分者為率其餘既有名數皆准存案嚴緝不累陞遷失主除認賍外不許頻行提解再破身家庶民無不敢報之盜官無不敢緝之盜官吏之開復有望則諱盜不如報盜之為安盜賊之同夥既擒則得此何憂失彼之不獲事其大於盜賊弊其甚於欺飾臣忝遇陳言之時敢竭一得之慮云云 奉
旨知道了已有旨了

絕難題目遇能文者定有一篇好文字出來絕難事體遇善處者定有一段好謀畧出來何也心真故也意非豪傑而聖賢者安肯以真心為真言如此　范彪西

罷買牛疏

田六善

為買牛為晉省大累、伏祈 勅部查照舊例、以甦民困事、臣查太常寺衙門 郊祀歲用犧牛、舊例即係在京牛戶估價市買、於順治十六年間、該管官役希圖出差、哭請山西牛隻委官採買、當日此官一出、閭井騷然、禮部知其厲民、題定不許再差、行令本省每年春秋買解牛二百隻、事偶出於一時、害遂歸於百姓、各州縣於春月耕種之時、查取民間牛隻一次、於秋月收穫之時、查取民間牛隻一次、差役下鄉、指無指有、民累於票催送牛到縣、或舍或留、民累於官驗解府、有費不費則肥瘠推敲、解司有費不費則大小批駁、且長途有倒斃之虞、計日有草料之用、臣思百姓所恃耕田以活命者惟牛、如此既奪之牛、復加之費、雖云勢價、鄉愚何知、其苦不堪殫述、夫別省豈無牛隻、何為獨派一方、京城豈無牛隻、何必遠催解送、例既非舊事、且不均、臣恭讀 上諭、有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必如何而後始得遂其生計之、旨、臣謂即此一事之弊、其害無窮、則亦致民失業之一端也、伏祈 勅下該部、查照太常寺衙門 郊祀牛隻、當日錢糧原領何項、買辦原屬何官、仍照舊例遵行、庶晉省窮民不致有偏枯之歎矣、云云、奉 旨該部議奏、

（已有中外舊章之意）

（還而哭下之物皆然）

（驗不驗數載程子日奉）

例既非舊事、且不均、宜乎 聖主依議也、全從便法制遂民生起見、若曰單為晉省、亦淺之乎讀是文矣、范彪西

風木吟序

侯七乘

君子之立身也、莫先于孝、君子之立言也、莫先于教孝、孝道之難言、豈盡在不讀詩書不識義理之人也哉、世固有功業滿天下、文章高千古、而尋常定省之事、求為鄉里庸人之孝而不可得者、徐文長吊曹娥祠詩曰、總為金釵收正氣、可憐梟獍遂爺娘、梟獍之人、大都皆自名教中來也、予讀琵琶劇、見趙貞女于養生送死之際、流連悲咽、不啻鄭重、把玩再四、乃使人知作者之意、吾夫子聞皐魚而嘆息、良有以矣、周子光仲、少而孤、失其父攜所在、今適歷荒山、逾越險阻、聽之神、卜之夢、誠極而通、乃得收一十七年之遺骸、歸之塋兆、光仲既嘔血為哀、而一時聲氣亦皆競為吟咏、以咭之美之、言偹矣、予復何說之辭、予惟思同病者易為憐、同憂者易為戚、昔穎考叔舍肉遺母、莊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曾弗人為謝、毋作銘曰、爾亦孫子、予惟予傷、予是亦傷爾、近日尤悔菴之祭秦母亦曰、小人有母、七十方強、傷哉貧也、菽水莫將、豈如若毋之榮及存、七夫言他人之親、而輒思及于己之親、此非獨仁孝之感人、有同情、亦可見凡百有心、處夫倫之間、能快然而無憾者、益亦鮮矣、予之先大人非如光仲尊人之零落不偶也、予輩兄弟亦非如光仲之少而孤苦、不識封樹所在也、然自先子捐館舍以

（開卷有益、願讀之者何如）

來但以惑于堪輿之說牛眠未卜繼而半通催人各自奔走天涯遂使就木餘魂停厝于寢室者幾十年于茲晏子曰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夫死以得土爲安予以蓄哀之罪人不能遺先人以得土之安聞光仲之事有赧然汗下戚然不能自已于懷者而又安能爲光仲作弁言耶艾東鄉跋余孝子表揚錄自言已爲古文二十年天下之士多見于言獨不得孝子而述之今其言殆將借余孝子而傳也光仲孝子也予爲孝子而有言謂予之言借光仲而傳則有之矣若謂光仲之待予言而傳也則予豈敢

（堪輿誤人想仲輅定不滿此）

此與初集所選序哭父篇同一機軸字字帶着血淚令我讀之心酸聲咽是文之有真性情者故錄此不嫌其複　范彪西

功過格作一篇關係世道文字一功殆謂此等　范梅臣

廣信府志序　侯七乘

官以同知名謂其同知一府之事也而實則無一事之可知者也廣信同知所知者兩所旗丁瑣屑沉離逃絕殆盡而缺額運船與積逋漕米年年未了之追呼嘗使醫劉無計又七邑界連閩浙深山窮谷草天木魅鼠竊狗偷之徒一有風鶴動以職名付参此皆其最不願知而不得不知者外此則閉戶攤書如破衲老僧看守古刹迎暄捫虱而外無所事事也惡乎知雖然既爲同知矣今所不知者古可以知登堂所不知者退食可以知簿書所不知者細帙可以知今使名爲同知而問以建置沿革曰不知問以山川平險曰不知問以風俗所尚物產所宜財賦戶口所消長曰不知問以前賢往蹟丘陵墳衍事業文章之可法而可傳曰不知又安以同知爲意知是以爲知則非志不知也非合七邑之志以爲志則亦不能盡知也乃廣信之缺志百餘年于茲矣予僭任初即與太守高公計議纂脩而大部亦隨有通行之例于是檄召各邑悉與吏始追邑志齎太守又以班馬之筆刪繁葺要成一郡之書書成而予得取而脩觀焉觀其建置沿革而所謂上合虞璣下揆周尺州變而國國變而路路變而郡者可知也觀其山川易險而所謂有仙山者有龍水異道稱福地佛號靈鷲高高下下襟爲帶而

（不得）（此處俱伏無字保障是善作手）

屛爲礪者可知也觀其風俗物產而所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袖髻從好墨紫從尙園壓㮧林罵氏石夸上幣中幣等甲乙而次壬癸者可知也觀其財賦戶口而所謂度田受租量口出調成丁給役計役受庸六十上養十六上長在卯而衰至午而美鳩世世而扈戶戶者可知也（用復句不見其復句法本于禹貢）觀其前賢往蹟丘陵墳衍文章事業之可法可傳而所謂任茲土者爲陏鶴爲渡虎爲扳鷄爲留犢爲雉之是馴而魚之是懸可知也生茲土者爲管樶爲藜節爲李劍爲郭巾爲程門之雪立而馬帳之經橫可知也流寓茲土者或閣以序傳或亭以記重或樓以詩來或溪以愚垂或壁以一賦而千秋峯以投書而不朽可知也他若羽士之舟鼎閒多異聞梵苑之雨花不無時跡緇閣深閨之風節又皆志貞于栢舟義禀于娥江而無不一一具知焉夫然則今所不知者古可以知登堂所不知者退食可以知簿書所不知者細帙可以知于是乎一郡之事予皆得同然而知之矣既同然而知之又同然而序之是之謂同知（叙有參贊補救意老備所以引出知字爲叙化育句作解）

寧陵呂先生曰衙門各命以名顧名思職緣職盡分而天下治矣讀此文不禁忻躍　范彪西

句句出于同知欲移一字不得　又評

竟有十年讀書而入官茫然無知者吾不知其所讀何書　范梅臣

興安縣志序（節數字）

侯七乘

今上御極之十年予授廣信同知八月抵任越十月公事往省省回道經興安興安爲信州屬邑故同知雖冷局亦以上司呼之而倒得信宿于憲署焉入城見茂草載道巷無居人荒堆敗壁之餘依稀得官衙民舍寥寥數處便如空谷足音然而喜及進署又見門無板簷無瓦居無四壁斜風細雨（畫圖）木落天高寒螿叫濕孤雁嘹空蕭瑟之狀除藉草鋪地而外求一床一几一椅一橙以供欠伸偃仰了不可得是時縣正缺人日暮（字法）矣忽捕官手持豆腐一塊青菜一握水酒一瓶芒芒然疾趨于竈下予既不忍下咽又懼其以如許煩費騷擾（似戲似苑）地方也乃亟止之而恐寐以達旦焉越明年新令劉君至予未暇悉其官况何似然每見予則未嘗不蹙額攢眉咄嗟浩嘆不自知其涕之橫集也蓋極天下瘠小殘破荒僻窮苦之所未有甚于興邑者矣今歲例修邑志而興邑亦以志書來呈予取而觀之不覺色然喜適然誇也何則志之爲言謂其有可志而志之也興之爲邑予幾疑其無一可志矣乃他邑有建置沿革山川輿圖以志其地也而興邑亦然他邑有風俗物產有賦戶口以志其事也而興邑亦然他邑有名宦人物流寓仙釋義田夫烈婦以志其人也而興邑亦然夫然而興之爲邑不居然一邑

也哉興之邑其地其事其人既猶然于各邑並著則目前之荒殘特甚者時也數也變也而非其常也方今天下氣運方升兵戈不作天正于上民安于下剥極而復理固應爾況又有循良之吏以多方招撫吾安知此荒殘特甚者不轉而轂擊肩摩城滿煙火而戶滿倉庾也哉然則予何以為興邑序哉昔日之興邑予既不能以遠言矣異日之興邑予又不能以豫言予之所言者亦曰豆腐一塊青菜一握水酒一瓶此則予之所知于興邑者歟

言地方之窮苦望司牧之撫字此作志序通例也但出之拙筆便覺藍縷不堪入目此文形容窮苦處殊有古趣錯落末後豆腐幾句尤有以身說法之想　范彪西

貴溪縣志序

侯七乘

古有無題詩矣未有無題而文者非惟無題不可以為文有題矣而題中之端委曲折未之或悉則門面鋪排之語不過如優伶借貸行頭衣冠粧飾雖無不具備下場後終非己物故亦不可以文也今年奉　例纂脩志乘予之為志序也屢矣郡志有序也饒志有序也興志有序也三序者皆未嘗目覩志中之端委曲折而後為之言也故其言偏師野戰不尋刁斗止以悲感謔浪之氣自發其意中之所欲言則雖謂之無題也可也雖然郡志饒志予之所身涖者也興邑亦予嘗經過其地而目覩其荒殘僻小者也無題矣而猶能揣摩于題之左右焉若貴溪則予雖偶一假道然戴星而風駕辨色而晨征匆匆即次之餘山川人物實渺乎未之一睹乃一日（真披心訣）邑令畢君忽以邑志告成求予言以為之弁夫邑志而既告成矣予意其中將必有圖索疆域焉將必有田賦戶口焉將必有官師選舉嘉言懿行之表表而足垂不朽者焉而予固未之見也未見其圖索疆域則不可以為圖索疆域序未見其田賦戶口則不可以為田賦戶口序未見其官師選舉嘉言懿行之表表足垂不朽則不可為官師選舉嘉言懿行序（文字若誤作緣題看真同說夢）然予嘗命題而課七邑之（確是極有題目極有來歷）士貴邑之文風固獨甲于七邑也讀史而觀桂州貞齋之遺傳貴

邑之科第與相業又獨甲于七邑也訪道而追跨鶴乘雀之往事貴邑之靈溪古洞仙踪化跡又無不甲于七邑也以此推之貴邑之志其所謂圖索疆域田賦戶口以及官師選舉嘉言懿行之表表而足垂不朽者度無一不甲于七邑可知矣夫桓譚序法言見所謂法言者也皇甫序三都見所謂三都者也李漢序退之見所謂退之者也未見其書而為之序則世俗所謂畫師為廣文寫真目不及面而信手而揮曰天下廣文總一樣也若予之序貴邑則豈（以[illegible]者老手）其然亦曰其文風如是其科第相業如是其仙踪化跡又如是則（分明說破[illegible]備稍得）其志中之所載諒無不如是者況又有畢君者以循良而兼史館之才出其如椽之筆為國家備採風之求此豈同于稗乘小說之璅璅者哉然則予雖未覩志中之端委曲折若何也姑懸揣而為之序所以補天下之有無題詩而必無題文者

評 原是據實寫來却成空靈文字今人但知用虛不知用實即知用實必不能用實成虛虛虛實實之間遇仲輅相視而笑范彪

弋陽縣志序

侯七乘

（開手便切本題近日惟見畢亮四夫子）

予童時聞里社演劇即相傳有所謂弋陽腔者然不知起自何義出于何方也迨予覆任信州而屬邑之中有弋陽焉詢之則弋陽腔之名實始于此乃予三過弋陽邑令陶君為予言斗大一城竝未有人焉出而克梨園弟子者昔之弋陽腔至今日而幾廣陵散矣今年纂修志乘陶君携邑志十卷求序于予予劉覽一過不覺啞然笑曰此其為弋陽之劇本也乎乃其腔則不啻陽春白雪矣蓋陶君殺之也且夫天地一大劇局也國史一大劇本也山川與（作[illegible]題）圖劇中之臺閣簾幙也器車驛馬劇中之拍板門槌也喪葬婚娶禮樂兵刑劇中之離合悲歡也宦遊旅跡孝子忠臣節婦義士黃冠緇流戲中之生旦淨丑副末老外也勒石于山投書于淵池畓舊蹟墓表殘碣詩可汗牛賦堪充棟劇中之南宮北調仙呂仲呂九曲十八腔之興名而殊牌也顧劇同也而演劇之法不同（轉筆如龍）史同也而作史之法不同元詞七百部止以西伯為第一國史廿一書必以司馬為無雙有是夫劇與史之皆未可以易言也志非作史之一體乎今之作志者脚未著于腐史班椽之壇而師心自喜率意屬筆或苟狥情面或妄加附會或魚魯豕亥之不辨或金匱石室之未窺以此勉應故事勒成一書譬如西遊水滸但說俗耳無

可徵信又如猿滿偶人指笑宮嬪肺腸肢節儼然具備而折之則
與薪無異又如李晉王登臺上場只徒兒戲而不免優人之批其
頰又如楊狀元塗脂傳粉挽雙丫髻演天魔舞而不知其將為名
（近日州縣譜志誠有此等可笑汴梓丟敎之集遺矣更有將志）
教之羞其卑者如點竄牡丹亭案上之書全壞于村傖之手而其
（板衡去則入自己姓名假頓忠孝節義之事者不知仲略使坐）
高者亦如菩薩蠻迴文借拗局以作偷其舛錯者如辛稼軒歌麻（何等）
雜用不堪譜入宮商而其鄙俚者又如閩南鄉談曲拍手自喜而
聽者不解為何語若而志者趙承旨所謂戾家把戲耳烏足與史
而並傳故修志非難修志而得其人之為難修志而得其人是彌
衡撾鼓而桓伊彈箏也是馬融吹笛而王維搊琵琶也是大蒦唱

大江東而柳七歌楊柳外也是關之瓊筵醉客而王之花間美人
也是薩天錫之天風環珮而楊濟之碧海珊瑚也是荊幹臣之
珠簾鸚鵡而沈和甫之翠屏孔雀也陶君其庶幾乎陶君以單父
之琴武城之絃而鼓吹盛世跌宕詞場其較讐之精嚴按羅之詳
備真足使鐵板承前紅牙侍後易弋陽之腔而進以陽春白雪皆（玄遊嚴頓耳而揣摩手調之善）
于斯志乎徵之矣乃陶君方切切焉求予而就正焉予非周郎也（編書懷）
何能為陶君助一顧但梨園演劇必擇弟子中之最無用者出而（餘音嫋嫋文心靈妙無似）
冠帶開場予于文章一道如老婦妝技面目可憎所謂天下之最
無用者也姑為陶君一開場可乎

竟有戲笑怒罵皆成文章之樂妙妙　范彪西
志書等題與祝壽誌墓等同非具二十分才學二十分胆識者
必不能除陳腐垂餘児一題而四五作乎吾無以測仲略矣　又評
史之推與天與君之推均此文正非戲言　范梅臣

謝疊山先生祠　侯七乘

嗚呼先生死矣至于今入先生祠者其不拜先生頌先生洒淚而弔先生弟不識拜先生頌先生弔先生者處先生之時際先生之難亦能行先生之事否嗚呼先生而不可作也先生而可作又不識拜先生頌先生弔先生者有面目以見先生否願仔細思量毋徒入祠而拜先生頌先生弔先生也

柳州箕子碑昌黎伯夷頌得此鼎立而三　原評

百字內有無數波瀾無數轉折文章之妙固不必言尤喜其引誘勸勉之意隱躍筆墨間最得風人遺法　范廬西

冷水澆背　范梅臣

募重修茶山寺疏　侯七乘

才士工詩文富人饒貲財此皆天下極快心事工詩文則可以言所欲言饒貲財則可以行所欲行兩者無一焉則徒付之憮然而已信州古理學文章氣節高隱騷集之地名山勝棲祠壇塋樹間古蹟甚多泊變故以來兵火所殘風雨所飄搖頹為瓦礫鞠為茂草者比比而是以故訪舊址追往事登山涉水流連于殘碑斷碣之下者或思援筆而書懷或思起舊而雖新大約非才人則不能言之非冨人則不能行之予以閒冷一官初蒞茲土渡河而登一杯亭趙公汝愚之遺愛也清風高節如將見之然門闌基址亦火圯矣于無如何也因憮然其南為疊山先生祠予肅容而往拜儀觀俊偉凛凛若有生氣但廟缺其半廡失其全修葺工料之費浩大而不可計予徘徊泣下如謝皋羽登西臺哭文丞相以竹如意擊石竹石俱碎憮然而長嘆者久之越上丁同太守高公祀梅庵朱夫子于南岩之讀書處岩峯奇兀松竹蔚葱前人題詠千峭壁懸崖者指不勝屈而文公遺祠竟杳焉烏有獨遺像尚附于佛殿僧舍之旁予與高公憮然思為之重建而未遑也蓋予于才士冨人兩未有處故抱志而無從也如此忽客有持茶山募緣疏謁予而求言者予借覧其傳記詩辭雖未身至其地而陸東岡呂

中書諸君子之懿敎恍乎在目因笑曰予之憮然于前賢往蹟之不能言不能行也久矣客何爲者也客曰公之不能行則旣知之矣公文章巨匠而謂韭不能言也未敢聞命盍并言于首以遍告世之有貲財而能行者乎曰客亦聞呆子割股之說乎昔有呆子者毋病詢之人或曰莫若割股救之呆子曰此易耳因入市見肥（夫鑄貲幻畫乎文章樂事此等手筆小儒不能亦不敢也）澤人仰卧遂鼓刀而前其人驚起呆子掩口曰勿聲割股救親美事也夫知救親之爲美不自割其股而割他人之股其誰許我然則予匪惟不能言卽言亦莫之信也無已但書予之所過而憮然者以自言其所欲言使世之才士富人見予言而倘有同情也當必憮然曰命之矣

朱謝趙三先生祠宇此溯已預爲募修矣舉筆關係正學不徒言在此而意在彼沾沾以生龍活虎稱慧業而已　范彪西

着意在理學文章氣節高隱邦從修茶山拈出故妙　范梅臣

唐采臣先生評家大人文有曰周程張朱之理班馬歐蘇之氣合而出之于務以贈此文亦覺不愧　范莽前

續垂棘編二集卷之四

晉叟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　范爾梅梅臣　范一偉个臣　任重任華叟　手錄

男范翼孝前

賈公生祠碑記

衛周祚

生何以祠志愛也祠何以賈司馬公志人也生祠何以公建志不婿也公建生祠何以記志不慚也公負奇氣好讀書略觀大意文不優孟孔孟武不胡盧孫吳磊落倜儻有唾手功名志其任俠者

與巍然自命不屑屑與流俗伍遂來流俗之忌或有起而侮之者（數難俗嘗情僞備知若在俗手定爲公諱之矣）百鍊剛金一鍛烈火舉于與氏之所謂行拂亂其所爲者以一身歷之天降大任宦成一無新問若有德於我者不妨一飯千金其大度者與遨遊燕市重氣誼不侵爲然諾危者扶困者濟一時廊廟諸公咸傾心焉其尚義者與長安多窶人子每暮鐘曉雞時號聲徹耳公煮粥不已繼以給錢一歲全活幾數萬衆其施仁者與　世祖章皇帝時與余同寅司空時奉　命督修　奉先殿大工有議燬玉泉山以作灰者公毅然不可爭辯數十次終克保全功在　社稷舉朝敬服焉間有人所不能匯畫之公務　聖心特

簡命任凡口外腹内差遣不辭艱共如期立辦　世祖章皇帝甚
器重之日朕左右手也天下腹心重地惟中州欽哉爾其往撫公
至豫念其幅幀遼廓經界久湮力正豪强隱占墾闢蕪田數百萬
畝為　國家歲益金錢四十萬有奇而下亦（[illegible]師）不至病民隨奉　温
綸嘉其實心任事從優議敘遂晉尚書焉解雲貴兵餉獨先序宮
保焉崇本抑末改正驛道不吐不茹不畏强禦其有為者與再撫
陝念秦隴為天脊半壁天下而當兵燹之餘元氣未復計所以安
輯勞來之者甚備糴楚糧以供大兵嚴保甲以絕盜源禁火耗罷
關稅惠行戶清刑獄開連雲之險疏龍首之渠至乙巳春旱則步

禱三十里外野人瞻拜道左有垂泣者至誠格天澍雨大降是歲
因以有夏其恤民者與秦豫相習（是真能奉行）宰牛牢不可破（本朝牛戒禁殺者）公嚴立禁約著
者易業其愛物者與蓋公之盛德大功彰彰如是于在　朝廷則
朝廷重太常景鐘為元勳首膺在豫豫祠之在秦秦祠之戊申奉
命朝京師過梓里其所以嘉惠士民者睎秦豫且有加一日父老
子弟登春臺而享大牢以手加額歌咏功德不衰僉思所以替生
成報顧復者將以昭茲來許為鄙薄頑懦者觀感薦紳先生日往
禮闈之歲士裹糧走數千里外寄食金臺或露宿焉公慨然念之
既創建曲沃會館矣又置三晉會館日督作課備供給焉數十年

無倦意至仕宦資斧無不取足從未計息且有契券不問者間有
意外事公矢公竭力援之于鄉則開設義學（百年之計莫如樹人矣）令講習課業其中且
資之學糧以圖永久自是厥后凡我輩進德修業以藝術自礱礪
緊我公陶冶栽培之貽其有克自振拔歲舉鄉升鳴南宮對大廷
宜皆出公門下其功德視士民又有加焉而公在豫有祠在秦有
祠在　朝廷紀太常銘景鐘功德赫奕而在沃反闕焉非所以昭
後世聞天下于是率先士民詣縣大夫以公生祠為請公則力辭
薦紳士民則力爭得之爰是卜圖內城南門之外意者輸意基者
輸基財者輸財力者輸力不日而功落成以余前與公共事久又

至戚日侍　天子左右珥筆史臣後誼當無私言宜允乃走函索
記於余余曰諸君子其行直道者與惟公之人足以當諸君子之（直[illegible]惻而嚴者[illegible]）
愛而不懈惟諸君子善用其愛于公之人而不媚皆盛事也故為
之記

據事直書不誇張不彫琢一團古朴老實令人畏敬　范鄗鼎識

名過其實大雅不受須多于規斯文日下所以慶賀祝贊諸章
拙選概不敢收防其偽也試將此人此文相提而較公論在人
直道難泯其真偽自有能辨之者若曰阿好則吾豈敢　又識

歷傳賈公經濟全無堆砌氣味八大家中最得永豐之神　范翼識

放生池碑記　　賈漢復

余奉 簡書來撫茲土九六年所其于民間休戚利害靡不咨詢謀度擧所宜興除所宜革夙夜是凜罔敢有遺力蓋雍州當天下形勝之首安危治亂爲四方綴旒矧值兵燹搶攘之餘凋殘已極（司風紀者不可不知）非加意惠養因事教導使知好生而惡殺以克其爲（王足）善去惡之心則上之人所爲仁民愛物者安在其于天德王道不去之益遠乎

戊申春余奉 命還 朝因思昔撫中州時曾捐俸爲放生池迄今彼土以爲美談考雍州志有蓮花池在最樂園東北二里許方其盛時綠荇方塘碧波數頃絲舟映帶鷗鷺隨行乃遊觀之勝區也自三渠阻淤池久涸瓦礫委焉余既庀工（要害乎美）重濬三渠資民汲飲并鑿斯池易名放生欲蒞茲土者顧名思義不忘愛物之心益廣仁民之事是池固當有未不可廢者豈徒爲觀美已哉將使生丁斯者過之不忍之心油然而動爭訟不興干戈不起馴致民安物阜以沐浴太平之風而四方君子之遊于斯者且非徊詠歌而不能去則余六載拮据庶幾少紓可以上報 朝廷矣故不敢以將去之身而恝然置之工既竣乃礱石爲之記

刻薄者讀之必曰此佛教吾儒不取易稱王用三驅書稱魚鱉咸若詩稱相彼投兎春秋焚咸丘禮記不合圍凡此皆佛教乎先輩云仁算刻薄是修短閒眷讀者自能類推　范彪西

提學題名碑記　　王雲鳳

我朝建學天下以教士而取以官之用康兆民正統初又設提學官學之政皆統焉至今凡若干人矣其姓名爵里俾可考也提學（公私之介人會之關不）與他職事異（由指名稱說可惧哉）士之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黜不以請托偏昵之私雜乎其間天下之士正之紀綱所以振也徼倖無門則奔競之念自息天下之士風所以正也如是則人皆務學修行而孝弟忠信之化行天下之民俗所以厚也嚴其科條以作其怠寬其期限以養其成一言之失有懲一行之違有罰天下之人才所以盛也然必能絕去（不知胸中亦有权帳矢簿否）私意胸中純天理用事而至於仁人之地然後好惡足以公天下而服人心不好賢非仁也好賢不篤非仁之至也不惡惡非仁也惡惡不甚者其好賢必不篤是故爲提學者在求仁而已矣是說也自勉以告諸後之君子云

此爲古之提學官言耶抑爲今之提學官言耶吾目眩神警口誦心惟不能辨不敢辨不忍不辨也與近日陽城都御史田公止捐納一疏同垂千古　范彪西

求仁無多端只不愛錢三字盡之　范梅臣

三原弘道書院記

王蚕鳳

嗟乎作書院而以弘道爲名者學者亦有惕然于中者乎嗟乎是道也君子之所以治身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而今學者乃諱言

衣冠爲世名教

畢人正是此等

之一有談及則互相告語以爲咲不曰此其勉強非自然也則曰

薛文清曰聖人取人極寬好議論者責人太詳刻也

彼其事過也其事不及也夫勉強行道董仲舒言之吾夫子亦有取於勉強而行之者自然安行非聖者不能豈能一一生而聖哉世之放意恣情以爲不善者不議其非乃重勉強爲善者之罪此何理也執中乃堯舜禹之能事孔門中行亦未多得今于爲善者洗垢以索吹毛以求不以爲過必以爲不及而同流合污者乃以爲中一人倡之十人聚而和之此又何理也夫道晦于衰周之際者楊墨爲之也晦于漢晉隋唐五代之間者佛老爲之也今學者少之所習終身之所誦無非聖人之書而以學者求道爲咲一遇規行矩步端顏正色之人則嘲論紛起而誹謗橫生遂使學以講道爲諱然則又暇責彼異端者乎君以弘道名書院非挺然有獨見之智不及此嗟乎凡學于此其有惕然于心者乎吾有是身固有天命于我者之性學者亦惟盡吾性焉耳夫能此之謂弘道持此不懈在主敬而察此天命者之在謹獨吾性旣盡然必盡人物之性至於贊化育參天地乃爲弘道之極功而亦非吾性外事也

嗟乎凡學于此者其有惕于心者乎若獨以舉業爲務以科目爲念以功名顯達自期待毀方瓦合以求避世俗之咲則安用此書院抑豈所謂弘道者哉

摘作四科硃卷自序中所謂天之視之無異于贅物也

文則真文理則真理虎谷先生非酸寒頭巾庶可壓倒互相告語以爲咲者　范彪西

讀書錄曰學者讀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故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聖賢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與不學何異此文舉業科目一段正是今人病根　范梅臣

魯齋仕元說

（章法句法字法無一不妙）

王雲鳳

世多議許子仕元者昔者孔子嘗之楚楚昭王卒用孔子孔子相楚必有用夏以變之之道將不周于東而周于南矣許子于孔子于元孔子于楚一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也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于君臣廢焉聖賢不為也元之不能相許子斯民之不幸也君責許子不踰垣閉門以絜其身則孔子故曰果哉莫之難矣孔子之汲汲於世者何居但許子雖聞道而未大恐無立斯立道斯行之志譬之捕虎焉卞莊子操戈而往則人必其能獲虎矣里之丈夫操戈而往則人不敢必其能獲虎矣孔子于楚卞莊子刺虎也許子于元里之丈夫刺虎也不為虎傷足矣然則許子隱而不出可也

行藏兩途是人一生大節目古聖前賢皆于此間着意義不可褻道不可枉戒之戒之 范彪西

傳公他日鈎除巢許嚴陵老隱逸真堪基九州隱而不出須看隱居所求之志何如 又評

薛文清公謂魯齋有仕止久速氣象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真善學孔子者蓋謂其宜出也此文又謂應而不出者何曰或為魯齋言或為借口魯齋者言 范梅臣

誠正齋集序

白印謙

友人崧石子示予誠正齋集中有云朝廷所以重士與士之所自重將望其為賢人君子而不徒區區公卿大夫之爵又述海忠介語云士君子當為天下第一品人毋求天下第一品官蓋古聖賢之書無非以此教人而學者治書或誤執為榮名之梯徑予久傷之（不然）至于得官之後不復求所以為人（此為貪位竊祿說真能做官者）究也官之味愈親而人之趣漸流于下斯其可悲也已苟無論官之有無務實盡其所以為賢人君子之道斯又不必不公卿大夫為也往記　皇上諭旨有云明體則為真儒達用則為良吏曰諭內外大小官政事之暇留心學問為臣工者不能勤心自厲以務進于學不幾負朝廷告誡曲成之意哉崧石子以御史深資為十四道長前後建白甚衆且偉今其章奏之外持論如此隱然有大臣之風又取大學誠正名其齋朱子曰平生所學只此四字（誠正）四字者賢人君子總途尤學者所當置力集中推濂洛關閩洙泗之正派不欲以呫嗶為學問主組為事業動稱引古名賢大臣不一而足其亦可謂深于砥迪而明于則做不徒浮華為學者已予故嘉其論而敘之兼（言此）以為百爾勸千古文章之訣當以五經四書為主四書曰辭達而已矣易曰修辭立其誠書曰辭尚體要此道近人棄如土顆型有先生存典 范彪西

庸言小序

白印譏

薛文清夫子少習詩賦及見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專精焉印譏向逐辭章科舉之末晚抱歧路亡羊之悔頃甫欲棄其舊徑望門來歸而蓬蒿未闢間睹環溪魏子自言四十後不喜風雲月露語因著庸言諸說爲補偏救獘之行拔讀之舉示坦明提撕警切凡人不無此偏獘即凡人可自補救而不得舉示提撕者將遂迷錮一生然則所謂補偏救獘乃魏子邇辭實皆大中至正之道學聖賢者必歷之階梯耳竊尤愛其考行說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苟無常行便是小人最的確最要約大足堅

學道者進修之志文清謂天理人事精粗無二致宥開魏子寡欲盡倫之論正從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之旨而此編讀書說引昔人讀一尺不如行一寸又與文清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之言恰相胎合總以覺人爲心是故求接文清之正傳者于今日舍吾環溪氏誰屬哉幸勉旃勿墜印譏弟敏願執鞭以從

范彪西

是真以文清夫子爲衣鉢者其文氣真切亦復相似

近人讀書知且不講遑問乎行如辛先生四書說友人多置高閣曰非時文材料也讀此定當惛然

范个臣

書烏鼠山人集後

白印譏

集胡可泉續宗詩文偶得而讀之其言有曰政不本于王覇而已矣教不本于聖藝而已矣有志于周孔其惟深造極致哉夫政則法周公教則宗孔子既大且正矣三代以下不多見此論也又有曰宓義之封文周孔子之辭（青而生真文章之祖）古之所謂文若董仲舒韓愈歐陽修三子雖文矣猶非古也及讀濂溪之圖明道之道伊川之傳之說橫渠之銘考亭之註之語知文在茲是其談文直遡本原又崇尚正學不徒區區以文藝鳴者可敬哉詩載韓苑洛評云詩以調也匪意匪辭采苜之辭淡狡童之意近而文王之化彰鄭國之淫見

矣又云尚辭而詩亡由漢魏而下可徵焉夫言詩者衆矣匪意匪辭而獨以調罕有能及之者采苜之辭淡淡則意遠而歸于和平故風化之美彰狡童之意近近則辭鄙而流于妖艷故習俗之淫見吾讀是書如獲一益友也

詩人文人得此意而行之庶不枉費精神勞勞于無用之地

范彪西

復魏琛溪　　白印謙

與亭侍養之樂何啻三公頗珍重爲道自愛不肖衰病侵尋無補于朝不知何時釋此愧疚也家廟之禮實茫然未學辱下詢重違台指敢妄對以聽何如來問四世以上主當遷或即祧之義遷（士大夫家者不祭此便是承祧白丁）當何處按朱子家禮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蓋遷即祧也遷之處當祭告而瘞諸其墓穴塚爲坎而掩之又贈官者作何添入有于主外另設神牌者何如按家禮程子云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可見加贈當改題原主或先用水滌粉改其外層而書之陷中仍舊祭告而行之可也豆登器數家禮雖載有談儀之

圖竊謂炙肝脯醢未必今古制合不若隨其鄉俗稱家之有無酌定儀則爲常便耳至于祭主分大小宗家禮雖廟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所以有冢子介子之稱故邑士大夫家立廟者有之主祭則未開推之宗子並宗法久廢若能舉而行之以率後人甚善但非愚所能妄議也病中昏冒率此奉答乃寒家祖先尚未立專廟俟再有訪聞更以求正亦望高明敎之幸甚

文貴典雅因已他人之典雅以使人難醒爲主此文之典雅以使人易醒爲主難易之間可見心術一班　范魁西

冢子頻孫之言其有關世敎文字（寒家皆立先祠久矣得此方知予學之無本也）又評

秦誓論　有刪句　　崔靖

天下人不皆聖人而有君子人不皆君子而有小人人不終於小人而可至於君子且可至於聖人夫人而旣爲小人矣而謂其可以至於君子與聖人者何哉則以其心之不安於小人也不安於小人以其因事觸發有以動夫羞惡之念而自悔之深也如書之記秦誓是已書之記秦誓何嘉悔過也其嘉悔過何以霸之能近（古人云彌天罪過當不得一悔字）於王也說者曰孔子之刪書也冀王風之不競而憂其入於秦故以秦誓終之若然則是孔子著經非有覺世誨民之意獨以是驗其智耳奚其可耶且秦之終有天下固無容孔子之憂者也使周

天子能發奮修政而又有賢聖子孫承繼則周之天下可以百世不敝使其紀綱日馳法度日廢以失祖宗良法美意則人之繼周而王固其宜然孔子憂之亦何益哉書之終於秦誓其不爲憂秦之有天下斷斷然矣而吾獨謂其霸之近於王者則何也王聖人君子也霸小人也悔過暫時事耳遂可與其近於王耶況當日者五霸之內惟桓爲盛雖孔子亦嘗許其正大其功一時伏義執（比事屬詞大合諸侯之條）言尊王攘楚赫赫然在人耳目其誥誡誓命之間寧無足以傳諸後人光耀史冊而獨有取於秦穆之誓也哉不知王霸之爲功於天下也同功而心異王者身之也霸者假之也身之者有安天下

之功而無利天下之心假之者有利天下之心而後為安天下之功大凡天下之人心有所利而為之雖功蓋天地其事恒不足垂之天下後世何者以其偽也心無所利而為之雖事業無聞其心恒可以稱之當年奕禩何者以其誠也（隨取隨轉點撥俱有法力）由是言之穆公悔過霸者之誠王者之心也是故孔子之與桓也以其近於王者之功而其與穆也則以其近於王者之心有王者之功而無其心則其功可以告之天下後世而其心不可以為天下後世之則故孔子因論仁而與之與之僅以存美於一人也無王者之功而有其心則其功雖不足以稱之當年奕禩而其心足以為當年奕禩之法故孔子因刪書而錄之錄之所以垂訓於來世也書之誌穆而不誌桓豈無說哉向使穆公推其悔過一念清心寡慾親賢遠奸率王章（為辨探以撥兩情穆承及示救）謹侯度終始如一安在身之不為聖人君子功之不為周武殷湯（業及章句已有功性理文字）而不進霸而為王耶惜也誠之未久假以易之此穆公之所以終於霸也夫穆公終於霸而有一念之誠孔子猶必取之況乎誠之不息者耶讀秦誓者其以穆公之誠為法抑又以其誠之不終為（作者注意在此）戒也夫

不求異不修詞不尚綺靡不入詭僻踈踈朗朗闡明大義而止

想其落筆時其心胸可一望而知也　范彪西

異乘拾遺弁語有刪句

温雄光

異乘幾經纂修以來天文地理人文物華賢孝節義之類載之備矣康熙癸丑奉
旨重修又舉數十年後起之人之事悉登簡冊曷言乎遺也曰此為節婦宋孝娃孫青姬言之也二人本皆妓女（眼識心腸俱足）然能深自珍重一則從良已久過難慷慨捐軀一則從良未遂托（第一）言從容自盡平心論理應宜並錄之以勵風化乃竟以出身卑賤而不果故曰遺也雖然何可遺也當其蛻風塵而去固已自躋於良家之列況乎節義表表者哉孟子曰出幽谷遷喬木是尚不謂能出能遷乎春秋傳曰聖人大改過許遷善是尚不謂可大可許乎竊以其寄跡烟花也是業不潔之兩西子也及從良而俱以節義顯居然惡人而齋沐者矣夫以上帝之所歆聖賢之所取而獨為流俗之所棄九泉有知不將自悔從良為多事捐生為失策歟（取譬不褻有目共睹）芝草產於糞土人必不以糞土棄芝草明珠落於淤泥人必不以淤泥棄明珠頑獨欲以烟花棄節義也烏足以折二人之心哉況人情鼓舞則興折挫則懈大抵然也二人見錄凡属青樓必將聚族而語曰我輩苟能自立亦遂為士君子所鑒賞也如此則二人之後安知無接踵而起者否則二人見棄青樓中人亦將聚族而語曰我輩一落烟花永無出頭之日縱從良效死亦復何益則是

沒前人向善之心絕後人自新之路也此余反復思之而以為不可遺也爰為各詳始末而傳之俾異乘之外亦得昭著云

呂遲野曰蘭州守撫軍周慧性好學以程朱自任鄭安鄭宰兄弟樂工也啓奏肅王願除樂籍從周遊呂先生之言可與此文互相發明　范彪西

丙辰夏余奉　當事之檄纂修通志所見節婦烈女大半皆富貴之家此其婦隨夫貴母以子貴者乎闇幽之闡何其忘之也得此庶慰我心　又評

孔孝婦論　溫旌光

天下有大節焉不可沒也天下有大德焉愈不可沒何也存大節所以勵後人之正氣存大德所以動後人之良心也抑男子有大德焉不可沒也女子有大德焉愈不可沒何也存大德於男子足以動大夫之良心存大德於女子足以動婦人之良心併足以動丈夫之良心也而德有大於孝者哉女子之孝有大於善事公姑者哉雖然女子之視公姑也每不如其視父母蓋祇知父母之恩深未知公姑之義重則欲其善事之也難矣翼城孔氏其孝行有足述者按實錄云孔氏為庠生諱大任之妻大任父遊於外孔氏

一身供養二白視膳問寢有合禮儀夫以裙釵微軀孤立無助而又家計蕭然氏當此境詎不孔艱乃能親操井臼菽水承歡視問之儀一遵子道多歷年所未聞間言其孝固可風矣不寧惟是姑氏先逝八旬老公臥病不能動移又復依依左右匪特日奉三飧亦且周旋二便自春徂秋杳無倦容由此觀之不幾純孝矣乎夫婦之於公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如日奉三飧婦之事也周旋二便則非婦之事而子之事矣茲者氏兼為之一人而兼兩人之事即一人而備兩人之孝也尤可嘉者諺云久病無孝子言乎情逐時移始勤終怠倦念易起倦容易見也氏則不然為人之所不能

為耐人之所不能耐安人之所不能安表裡如一常變無二非絕孝而能若是哉是可以動凡為婦者之心矣誰無公姑明如此之為孝則知反此之非孝不孝而何以為婦將和順之意油然自生（作者之意全在此二）亦即可以動凡為子者之心矣誰無父母婦且不容不孝子豈反（取中）容不孝不孝而何以為人將悖逆之習翻然一變故曰天下大德不可沒大德而出於女子愈不可沒也以其關於人心風俗如是其重也妥於表章三節之後復表乎此以俟採風者否則坐視沉埋置之不問縱當年孝婦本心原非要譽後世吾不知邑乘之所（從來公論多得）錄以垂法者為何等也意（之野外）

以文章論終和且平　范彪西

三節者一宋孝姓從良閆姓生一女方幼順治甲午間避亂堡中高傑兵向堡指名索之堡人恐宋慨然携女出兵喜而擁夫過一橋臨深淵携女同墜死一孫青姬原良民牛氏女胎名紅蓮年十二值亂落於孫遇庠士王倬訂偕老約會王丁父艱不果氏誑言出家勉王以大義盡孝等語飲毒死一張一貫妻孫氏年二十二順治壬辰春夜寇至夫被傷氏抱屍哭寇欲污之抱一樹不釋寇斷其手足罵益甚支解月餘樹亦枯附記於此以表作者之意於不朽云　又評

東林議

李中馥

東林何昉乎昉自明嫡求其泝初之宋王陶業是繼之方黃齊練是再繼之薛鄒王陳胡蔡是皆社稷之臣道德之彥無其名而有（此論諸賢已全蓋大意）其實者也自斯文日重吾黨日尊陽德方亨正氣方茁而脉清矣有人人君子事事善行世運未澆士心不曲而道顯矣宗盟攸尚羽翼克承先達鼓吹後進仰止而教彰矣宇內咸以道學自外為恥而名遂立東林名立道學之門開聲援之門亦開盛在此衰亦在此盛者吾道之行衰者汲類之汲汲則中材不肖亦與托足而議（汲類太刻又起忌者之議提之小人之竊）（君子也恒俗）東林者遂起甚至半面未識一刺未通凡為國起見昌言敢諍者俱指之曰東林俾東林之自負愈高深機險智之流不惟議之且思有以矯之更思有以角之然始猶斂其跡也迨神宗靜拱而伸其喙矣參駁是工無事不左不翅水火焉薦李許李爭之如市敵（長公云君莫危于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之如仇獨此案是烈雖多屬留中其間不無互勝者求其得志東林尚十居六七大如三王封寢金華怨釋主龍遐馭嗣龍再飛熹宗以冲齡踐祚君子秉正國是是裁小人與依隱邪自伏後權魏障天東林惡之彈之恥之避之焉無奈小人之阿附也中外勢成傾陷日蔟東林之在位者今日下刑部明日下鎮撫在籍者緹騎如輪繫逮如織東廠一席地盡為東林屠肆矣未已也以挺擊移

宮紅丸三案纂修成錄題曰三朝要典東林幾一網打盡幸先帝潛封未就龍潛王邸目經其變耳習其奸大位一正首誅客魏盡戮虎彪三朝要典追火其書非諸究上顧感二祖(至誠感神激冒有之)十四宗鑒其慘而降之罰能著是哉東林宜慶弾冠矣先帝求治太迫責賢太刻(定衆多徵劇)用東林而不盡其用烏程宜興久擁首輔此東林之所以不盡其用也(如讀離騷令人最而不得伸)于是有一月而行半載而去枚卜甫登揆席流放即置嶺南東林之於政府若此大聲疾呼之章空投手忙脚亂之疏徒上畧黙朋黨之詞便映激烈之鯤東林之于諫垣若此即欲盡其用亦烏能盡其用哉雖然試就其所得自盡者思之挺擊為激非激也

不激則前星之副車雖設而震位之金鑑難防移宮為燥非燥也不燥則一時之隱黙為寛而兩官之支節易起紅丸為刺非刻也不刺則奇藥之速効任李挺収而君父之弱息恐崔輕試至于東隔發難能死之道臣雙烈不屈之直指孤忠東林也而餘無聞于逆璫舎血欲噴而無能腐尸因鬚而得辨遺疏赴沼義激民毆捶賢立斃扇詩坐斬纍纍忠魂指不勝屈東林也而餘無聞于閹獄東約赴死闔門殉難父子同忠夫妻共節城頭慘殺用酒霜鋒之赤衣冠着體樂投金水之橋不愧社稷凛凛如生者尚自有人東林也而餘無聞東林之為東林也可謂衰衰矣即有附之而不終叛之而與敵亦何足為短也乎即有黙將錄之衆二十四氣之毀亦何足為浼也乎大清奠鼎民物一新明室忠貞東林不辱議禮有宗伯陥載有督臣江上之閣部嘔盡武侯之血絶粒之諸公仰同枋得之風揣生瘞跡者何莫非東林也邪不亦光日月精金王哉讀聚閣謚法程兼真可謂東林春秋千載不沒矣文出歐陽諸之赤叔可與齊芳壽之典冊可馨來禩何佽東林者必欲坐致(越沛流澌之日阮大鋮尚欲殺盡東林)其無噍類也可慨夫大疑大難東林不計死生小累小疵局外妄(謂有五虎從其類)忿筆舌譏勒是議非護東林正欲付佽東林者令自為權度而已矣噫余于東林何德于不東林何尤

附註

東林名立(顧憲成鄒元標李三才趙南星書于沐馮從吾等)三王封寢(王家屏為首)金華怒

釋(鹿善繼)一月而行(林釺)半載而去(文震孟)枚卜甫登揆席流放即置

嶺南(吳姓)大聲疾呼之章(路振飛)手忙脚亂之疏(方大鉞)畧黙朋黨之

詞便映激烈之鯤(章應望為温體仁平荃對質婘激而死)挺擊(劉光復為首)移宮(楊漣為首)

紅丸(鄭宗周為首鄭蹤獨責崔文昇主蔡者以許世于不嘗湯藥比之弑君)道臣雙烈(何廷魁高邦佐)直

指孤忠(張銓)舎血欲噴(魏大中)腐尸因鬚(楊漣左光斗)遺疏赴沼(高攀龍)義

激民毆(周順昌)捶賢立斃(萬燝)扇詩坐斬(劉鐸)纍纍忠魂指不勝屈(李應昇黄尊素繆昌期黄汝亨周起元等)東約赴死(倪元璐)闔門殉難(劉理順全家)父子同忠

孟兆祥子章明夫妻共節馬世奇偉夫人耿氏二妾王城頭㦖殺王家彥樂投金水金鉉
不愧社稷凜凜如生尚自有人范景文李邦華許直凌義渠賀仲馭吳麟徵王章吳來泰成德
周鳳翔張慶臻趙之盟等議禮有宗伯左懋第陷戴有督臣袁繼咸江上閣部史可
法絕粒諸公劉宗周張慎言等指生黃道周陳子龍劉同升、晦跡姜曰廣李明睿、鄭三俊余戴
餘流寓隱名者不能悉載
沈繼祖曰、將朱熹擬職罷祠為欺君盜名之戒蔡元定追送別
州編管廢幾姦人知懼余嚞曰、着能幹法官將朱熹拿械來京
梟首朝市號令天下廢偽學可絕施康年曰、偽師朱熹生時身
據上座口出異言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

如釋氏入定之狀今熹已沒其徒不忌生則畫像以事之沒則
設位以祭之云云觀此等叅劾奏疏東林諸君子亦可氣平目
瞑矣（范彪西）
東林之有鳳石猶朱蔡之有劉爚也聞鳳石先生行年八十有
一而所學若此洵屬老成典型（又評）
天鑒同志諸錄佹東林而適以表東林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
致力仍借學而揄揚信夫（范梅臣）
高標道學之名亦是一病當時程朱門人招侮招尤或亦坐此
此又學東林者所當知（范孝前）

王恭襄立朝辨　李中馥

註品于後原以傳信非以傳疑衡品于前不可過疑不可過信有
顯功者隱惡不必搜也有大疵者積勞尚可贖也原邑恭襄王公（春秋立法甚嚴而論人以恕）
所歷事者武廟肅廟多事之朝也公宗社是安勳業爛焉參之前（論世法）
代未易多數何通紀所載有善結權奸之書耶檢卷至此不能不
致辨焉云按刺劉瑾賄瑾記室每帖至逸之即還瑾伏誅朝臣各
有名帖公獨無云公素暱朱寧衛彭澤澤惡寧每聲辱之公語寧
不信匿寧屛後以言激澤令詈罵之以實其語云歷未五載公孫
三進龍錫之靈與援之力也嗟哉王公似無說以處此矣余謂伎（欽）

倆精于逢迎者名利所由趨心術攻乎穽陷者事業何由陰公名
利之情最淡事業之濟最陰檢卷至此惡能禁余之不致辨也翻
覆深求覺媚瑾投刺固矣賄行帖返得乎瑾之記室瑾之心腹爪
牙也為瑾自甚于為公物求返帖尚可適然付之至次至再而心
生矣念帖必求返是誠何心哉明明慮己之禍及計瑾之敗露此
情識透不惟弗應必將挾公為奇貨如余所見魏璫左右于最無（此事屬刺炎辨明也）
景者捏為方景陽之符呪絕不涉者羅為顏同寅之擇齦擁要地
獲辱實瑾之記室獨不能計及此也此余之所以辨也寧濠之事（究剡墻一案）
陰借劍于寧賜市交于澤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事即

涉真胡所紀者有昇匿朱寧與寧使在坐之外耶昇匿真在坐誣矣在坐真昇匿誣矣（究朱寧一案）一事既各載之不同兩紀果何從之是確此余之所以辨也朝建九天九淵之升墜忌戚原自不測公不五載而三進公孫或出聖意或出權奸是未可知觀文清薛公之參知（易地皆然故）政（參以為証）府知者言宜為拜酬薛公曰焉有受爵天朝而拜恩私室者乎不拜因為落職公之罷錫果係權奸自酬拜之不遑如不酬拜必斥逐之不實此余之所以辨也（究五逸一案）通紀所書胡為哉余有說焉從來才者忌功者忌敢任者忌有一于此忌所不免公則脩焉公評丘文莊衍義補謂能博不能約丘公閒世之英尚以此評況丘公右（會濠攻發不克乘其迴巽乘而成功此其証也）

者是才為人忌宸濠不軌中外俱無人色公獨自如必待諸臣遑遑莫措公徐曰贛撫王伯安久任上游正俟宸變數日可以授首果如所算眾雖共服衆實共嫉是功為人忌至土魯番之降花馬池之役陝西一邊其功已立三邊奏議言言石疊諸然要害攸分當事功罪立見雖社稷克承擔當不避是敢任人所忌況與首輔廷和楊公甚左既劾楊公可斬楊公內恃迎立之功外恃門生故吏之衆親侍子升菴公鴻望文壇于紀聞見而秉筆者何難于（取瑜不掩史筆之精）託也公飭躬太方居心太刻不喜南人紀聞見而秉筆者又無俟于託也安見通紀之書不出于此者就逆濠一案公之人品心術

更自昭然濠扮輦金長安結識大臣之有望者輒數千金壽無不覆果公毫無所染其淡于利者如此後濠擒敘功王文成自號追狐逐兔者臣欽縱指使者瓊公若留心世券可得公獨不攖心其淡于名者又如此若是乎誣公者之即可以楊公解也楊公善誣人者也梁公厚齋何如人哉尚以復讐衛誣之刻與公有衛乎乃善誣者之慣以誣行也若是乎為公陷澤之即可于彭公求也彭公善陷人者也嗾薛侃以上疏指夏言以起草令侃脩極諸刑欲以鍛鍊成獄致夏言不并與張孚敬排入殿中閣者不納上意稍悟次日復審令孚敬不親鞫所空坐閣中夏公之冤始白激罵之

技何異嗾跳之技匿昇之工不殊指草之工乃善陷人者之慣以陷行也楊彭原一氣之數王公受兩衛之敵余檢卷至此安得不惓惓致辨也晉學使益軒呂公以此革公鄉賢從祀太原諸公具呈曰在文成尚錫三等之命圭豈恭襄不保一爐之香火呈入復迎從祀余勤是辨果可為人人為投杼之信也（總據而光情見乎詞）可即否為人人為弓影之疑也亦可同聲之和不欲續之是則余之為余而已矣讀史者參之

可為讀經讀史知人論世者作一榜樣非止為恭襄一人解嘲

范彪西

糾權璫疏 刪　翟學程

臣聞臨朝願治皆欲求忠自為舉賢自輔乃真忠真賢者其心樸其人多苦勁而拂意偽忠偽賢者其心險其人多狡詐而順旨此親疎之所以分而治亂之所以相尋而不可挽也臣見我皇上臨御以來、未明求衣、日昃忘倦、批答如流、嗜學若渴、可謂堯舜主矣、堯舜之世不乏四凶豈謂今日而無若人哉所貴乎天聰明之盡者在灼見而速屛之耳日者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揚璉疏參大璫魏忠賢臚列其罪狀纚纚數千言義泣鬼神忠貫金石通都吐舌相顧且手額交慶謂奸邪從此可逐朝政從此可清海宇從此可

安自璉之疏出而諸臣或公疏或單疏發憤吐瀝攻擊不遺餘力臣於其間何容再置一喙顧當此時我皇上宜急採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赫然震怒寘忠賢於理而濡沫卵翼尚未損其一毛臣始惶汗大恐而不容默默矣夫今何時哉雨澤愆期兵車互駕正皇上焦心毁顏宵旰圖治之日尚可令賊或在內虎或在傍怨讟盈路容容而不為之所乎夫閹監如忠賢去之不過一孤雛腐鼠耳果安所關於治理而為大利大害若是則以從來小人之禍國家者其始猶有所顧忌而不敢恣既經指摘自知不為君子所容能已破矣顧之何益遂甘心於大惡而不之恤舉前日彌縫變幻之計盡肆為猖狂無忌憚之行且皇上亦知忠賢猙獰之態乎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少拂其情能立致人死命縱橫顛倒罔不如意是禍患生於肘腋而左右之間有戈矛也豈不殆哉今國家外憂未寧內患又起然外憂不過邊事選將練兵可幸無恐內患則上下相蒙表裏煽惑臣聞叔向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璉大臣也與公忠正直之左光斗等親受先皇之顧命擁戴我皇上於日月之際亦功臣也鋤奸剔蠹正是盡職易危就安正是酬恩而曰尋端沽直夫諫諍之事關忠以伸詞棠死而竭智當人意氣所激無不欲犯顏苦口為主上一言

而廻思却慮其閑豫而休投牘而廢者多矣自非忠藎天植誰肯批鱗攖尾輕以其身試於不測之淵哉昔王曾正色危言使官官不敢窺覦而君德日就臣於璉等有厚望焉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蓋言衆怒之難犯也今舉朝以為不可通國以為不可即傳諸普天之下量亦以為不可者而皇上肯獨以為可乎故衆口沸騰如矢之集的怨氣滿腹似鋒之攢身人非鬼責合併交加清夜內省能一帖席否忠耶不忠耶賢耶不賢耶亦大負皇上命名之初心矣夫親賢納諫從善如流此理道之所以日隆也拒諫飾非狎近匪人此王業之所以日頹也顧其要只在乎能斷語曰鉄邪

弗利○無異鉛刀○又曰○當斷弗斷○反受其亂○惟我皇上大奮乾剛○早
賜聖斷○將魏忠賢速加罷斥○明正其罪○以洩神人之忿○云云、奉聖
旨、已有晏旨了、不得煩聒、該部知道、

起伏轉折○盡乎文章之致○讀者當用包崇古讀韓文公原道篇
讀法○勿徒效茅鹿門錢豊山諸公○只從文章起見○范彪西
二十四罪疏○此為定註矣○如桑欽水經○得酈道元益傳○范孝前

銓政疏節

翟學程

維茲主爵之臣○豈非諸臣中所稱以人事君○而為我皇上儲夾袋
之材○倚蘇龍之物者哉○其道貴公○一毫私曲○弗得與也○其道貴明○
一毫隱伏○弗得恭也○今之銓政○公耶○私耶○明耶○昧耶○臣不能知○則
見其徇情逐面者有矣○波頹茅靡者有矣○巡撫大吏○京卿清秩○每
欽一出○奔走如狂○初猶北人○後則自討○甚至擠人以自便○取名袞
節○莫此為甚○其奚以立群工之上○稱師帥○為表率乎○京官如此○何
況外官○大臣如此○何況小臣○故監司統轄郡縣者也○每營美缺○輦
貨長安○蓋謂不如是則不得也○郡縣親近百姓者也○垂涎善地○暗

通明講○且具呈獲允矣○亦謂不如是則不得也○於是司道各屬○臭
味相通○巧者被親○拙者見遠○賢而未必開○開而未必賢○幾令乘騶
之激揚○燕淡無色○而二三下吏○遂鷹擊毛舉○異且暮可足吾事○稗
其地之出○竭其蘆之入○不足以供魚肉○支采顧焉○與臺皂隸○躬飭
綺穀○而民不得福禍○口厭粱肉○而民不屬糟糠○鳴呼○何令吾民○一
王此極○則源濁而求流清○形曲而望影正○為必不得之數也○故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
不知修民困而不知恤始賞然喪其樂生之心而賊盜充斥走死
地如鶩豈民之敢於好亂哉則貪婪暴虐之政實有以激之耳語

曰饑寒切於人之肌膚欲其毋為奸邪不可得也此非細故也若掣籤一法尤屬可笑從來選官之制惟在程量材品斟酌事任使人與官稱官與地宜可耳至於掣籤已落二義奈何當大庭廣衆之中為塗人耳目之計缺定於先籤掣於後高下其手掩耳偷鈴將欺皇上乎則欺君者有罪不當偽也將欺海內乎則如越人隔垣觀五臟洞其底裡不必偽也不當偽也不必偽而明作此態有同兒戲果何說乎是今日之所當急議者也 臣循記為令時見今戎政侍郎朱光祚（想當然）銓政一疏鑿鑿可行奈何寢閣而不報豈其不便於己私乎夫其不便於己私也正其有便於官常也正其有便於生靈也擬而舉之殆不容一日緩者矣

直糾合部積弊亦既渾身是胆又推究到貪汙剝民民窮作盜處令人主不能不寒心也當日肯錄一通於坐右甲申之變何自而起　范彪西

褒忠魂疏節　翟學程

邦定陝之三原人也以貨殖禍為業僑寓安岳而急難熱腸恆義形於色邑中父老子弟罔不交口誦之 臣畢禮厚幣延為上賓其曹耦在本縣者在鄉封者若而人俱聘之使來赳赳桓桓自成一（不是區大之為）隊乃邦定槍法絕精凡有格者輒應手而倒 臣每於操練亟賞其能謂之曰爾大將材也俟此中平定薦爾為國用可乎則應之曰（為當之不以在累矣）唯唯此時邦定感 臣特達之知業心許以死報矣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其不敢引弓而嚮者踰兩月所故賊中諠云立得起的安岳打不進的銅梁奈劇盜楊璽以山高城卑說諸賊而安岳之禍

始矣前歲十二月初七日賊兵七千有奇去縣二十五里柵營湖舖來犯 臣集多人議應敵之策邦定進曰凡外山高者不守況無水乎兵法制人而不制於人賊在外據險則賊勝我在外據險則我勝可將一切倉庫錢糧設法收藏而統大兵登山頭迎敵此高屋建瓴之勢也蔑弗濟矣 臣讀史見許歷告趙奢曰先據北山者勝竟用是敗秦而我成祖文皇帝曰守城之衆以戰則不足禦賊則有餘若軍在城而祇自示弱彼得專攻無復他顧甚非良策出兵於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賊必矣則冀邦定一驚膚絕樞之（亦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一延不得以稽斷矣為罪）子市貫之人而遷從之徒也何暗合古兵法有如是乎遂於初十

日○以兵萬人合戰○邦定統陝兵當先○千總何餘統鄉兵繼後○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各懷怨心○如報私讐○乃殺群賊三百餘人○賊首五人○獨邦定連殺賊十一人○其子李官○亦殺賊三人○顧天喪英雄○捨柄斷折○李官拉邦定去○則植髮衝冠○怒目大也○自斷其衣冠○拊胸偃仰於地曰○賊狗奴快來○老子死在你手裏○捐生取義○視死如歸○壯矣哉○外陝客王汝魁○善使流星鐵鏈○殺賊四人○同時遇害○賊衆披靡○當下遠遁○至次日甫時○猶食不下咽○委悉在通詳中○故督 臣朱燮元曰○兩陳極為得力○維時蜀信斷絕○聖意焦勞○副使王世仁具疏上聞○而我皇上西顧之憂○藉以少慰○孰非邦定深謀遠慮之

所貽哉○ 臣以守土○奮不顧身○分固應爾○邦定儘可視為鄉鄰之閫○而竟若此○倘無惟蓋之報○令與草木同腐○是邦定不負 臣○ 臣負邦定也○目其未瞑矣○矧今國難未平○人心宜勵○伏乞皇上○勅下兵部○並飭處撫按○再加查覈○如果 臣言不謬○將李邦定與王汝魁○量恤其後○仍令本處有司○建祠享祀○云云

聖賢文事武備○合而為一○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及天時地利人和等○原不諱兵○後世若箇書生○聞鉦鼙而喪七鬯○以云我戰則克○宜乎為吳鈎男兒傾倒也○今果有如龔公之於邦定者乎○令我尚見兔罝干城之風○而不能已已○ 范彪西

續垂棘編二集卷之五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　王　儁書升
任重　任華叟　手錄

保身保治疏　錄六段　王允成

一慎防範○防者何也○非僅食○息○起○居○之○斤○斤○也○試觀往事○可為今鑒○神宗為父止慈○而龍蔡燕尾○幾搖國本○先帝在潛邸時○二十餘齡○何以不冊立○何以不冠婚○何以不講學○何以不設東宮之護衛○何以欲斷孝端皇后之養贍○聖母郭后○何以陵園不守○王太后何以發引不定○輔臣王家屛○何以封還詔書而去○台省王德完等○何

以仗無虐日○儀郎王紀○何以辭親友○備后事○而以死爭○悲哉○先帝曾不見為長子之樂○而日有為太子之憂○今四十年之恩威自在也○封后之脊額未忘也○責所卵翼之李進忠田詔等○數百萬家私所追能幾○必有安頓之所也○以此思防○防可知已○先是萬曆元年春正月○皇祖乘輿出乾清宮○有男子偽着內使巾服○由西階趨而前○為守者所執○搜其衣得劒刀各一具○道其名為王大臣○東廠嚴究○的名章龍伏誅○又先帝在東宮時○張差持棗木大棍○徑入其內○鬼神呵護○得免于難○說者謂為風癲○然青宮豈發風之地○麗保劉成○豈并瘋之人○皇城排門列戶○何獨風入太子之宮○讀何士晉

（○羅化敬評武王筆鋒○云今人一篇大文章○不嘗數字以其說了）

（又○記也如此無窮蓋○覺千萬言尚說不盡○餘評似○非定論矣）

王之寀等參疏與刑部癸書良可寒心是宜防之証也一候內旨遞來章奏疏通多恆人意間有一二聖諭忽從中出識者憂之蓋以中旨而當且恐開叢假之端萬一不當臣工互為執爭必成反汗之勢則亦何益之有孰者事無小大盡歸閣票之為愈也票之即有未合聖心者不妨重務重票旨恐本于閣擬則左右可以謝過而相臣無所推諉或者虞其攬權自恣也遠者且不具論獨不聞張居正沈一貫之敗轍乎彈章雖未盡覽獨不見鄒元標劉台陳嘉訓孫居相之疏乎雖削其籍撤其身降其秩奪其俸猶然不顧而請尚方也卒之身名俱敗為天下笑極路諸臣殷鑒不遠況

新參俱由廷推俱先帝特簡無可顧忌自當以赤心報君七尺許國故以票擬專任輔相以糾彈專責言官而內旨不降是亦制治清濁之源也一謹票擬閣臣名為政本票擬即屬綸綍可漫無主持而以摸稜為也事有應部覆者而亦有可以徑處者人有宜酌議者而亦有可以徑定者但云該部知道豈無寢閣之憂豈無紛擾之患日者泰昌紀年一事此子不忘親臣不忘君之意何難片言立决即有不一之論周公之愛凡孔子之愛君耳何過之有一經會議幾築道旁之舍今之內閣已非單匱之象儘可協贊以成廟謨自今以後其旨係共擬其旨係其擬旨下之次日發抄曉

然與舉朝共見之其有未委者有推諉者臺省得而指摘焉大臣被勍或姑留之以全體面再之謂甚而况丑争糾彈之身既難任事進退維谷反成虛拘至如閣撫王士昌貪婪無厭聞言移鎮乃取愈甚民間罷市矣且指獎旗騙及有司矣豈可不逐之使速去也即此推之則票擬之當斷可知已一杜旁落聖上英姿天授照臨之下忠佞洞燭但自古近習固多乘其畢閒而九易乘其高明我皇上冲年而臨萬幾事未諳練不得不借聽于貂璫然左右前後未必皆居州也得無有以緩為急以為威者乎以急為緩以為德者乎職謂城狐社鼠雖難薰灌而批鱗折檻實繁有徒

顧皇上為紀言紀事之法今日某璫作何事今日某璫發何言上所欲行而某璫請止上所欲罷而某璫請行臨朝一一對臣下言之誰是誰非宜去宜從可以立辨倘有作奸犯科者自有臺省之自簡在而中消之邪謀不攻自破即欲假借以作威福豈可得乎憂時君子無不慮其落故敢為此防微杜漸之說也一嚴部覆言事在臺省行事在閣部遞來章疏隨上隨下在聖主有從諫如流之懿所以贊襄之而將順其美者則部覆為重而部之所覆幾何或寢之而不報或報之而不速甚者以言路之彈章為部臣之薦牘則亦何利焉然司官各有職掌旨下即為抄出批到立限議

覆不得仍前延挨以欲辦駁之門以開請托之徑覆一事即可結一局覆二人即可了一案何必待連篇累牘積月累月而後為公論也即如職前月論遼東失事諸臣事極重大而久不見覆疏豈葦金之已入乎抑長威而不敢行乎抑中有私呢而不能覆乎聖上納言而部臣不行其言豈社稷之福也則部覆不可不速也一彌廉恥元輔方從哲自鄭宗周首上糾參之疏而明攻暗刺者豈止百章然懸身于不進不退之間攬權于半真半假之地則新參反得借口推諉矣而從哲忍恥不肯決去者何也抑知其始進之由乎皇祖時君臣相偶二十餘年宵人進多徑竇結寵妃為與援借李盡忠等為腹心托內監書辦為通使故能為所欲為癸丑春月中旨突出用以典試皇祖久不御朝何由知京城之內有家食之翰林需次侍郎可以入場而不奏其期乎自此而捺路獨據一手握定不疼不癢國是日非而不恤向者聖上于選侍移宮後發一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耳而封還謂何宰相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則何所關也封后之命何不封還都督之命何不封還降處周朝瑞之命何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位極人臣寵冠一時已無可加或俟加九錫耳猶不肯自裁請下九卿一會議之何如不然糾彈不動好官

自為傳之后世謂為頑鈍無恥之相公其有愧漢之節義多矣原疏十事事事石畫然而古今異宜好尚不同故止收其半餘未收者仍存原稿俟與太平揚全甫諸疏合為一書用徵吾鄉文獻　范彪西

每愛名公奏疏有益軍國民生所謂得位行道功德無量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自愧病軀終養無緣沾升斗以圖尺寸讀此等疏恍然置身于行事之間快心快心　又評

外官赴任以憑為准對月領憑不知何故臣謂每月推陞急選大選至多不滿千人憑限不過標日別無情弊可查三二日之間即可了當即當催之出京不得久住都門為鑽求請託之地改一月為十日是不可行乎

此為催各官到任并請用人疏中一段通篇固佳而此段尤屬不朽錄之以存典型　范彪西

請錄忠貞疏

王允成

奏為遺佚奉旨會議幽貞尚未卹錄謹聞公道以勵臣忠事天地至大至剛之氣八臣得之而為忠貞彼其自靖自獻原出天性所重在君父而不重身家所念在國是而不問用舍奪不足以辱之死不足以難之貧賤以殁遯世無悔然在臣子原無望報之心而在天朝豈廢激勸之術是以國家有賜環舉逸之典有贈官易名之典非徒褒既往所以勵將來也非為市私恩所以培正氣也神宗御極二十年前白駒絕嚮于空谷二十年後碩人長咏乎考槃盡忠之臣有幸有不幸而恩詔之施有及有不及起廢屡布明綸而廢臣雖不勝起一日不死尚爾彈冠蓋棺已定堪憐化碧臣謂廢臣宜起也廢而死者宜卹也然有自上而廢之者有自下而廢之者爭國本之蚤建諫礦稅之停止請中宮之篤厚裁寵妃之恩私此其廢廢在上也廢在上則天地包荒而快心不及于飄瓦又或講辛亥之察典爭年例之職掌論五臣之去留參姦憸之相國此其廢廢在下也廢在下則禁錮難破而飛彈時及於冥鴻彼英雄豪傑麋鹿為侶雲水逍遙幸而入明王之夢將扶杖以待弓旌又不幸而犯門户之忌反考察以待幽黜臣甚不忍以賢而見棄者又以不肖而見猜也甚不忍以鬱抑于君臣之不接者而復見

棄于地天之交泰也然有一人也而互為賢否有一省也而共為雌黃有此薦而彼遺有衆譽而獨棄羅雀之門多此一番推轂既奉咨訪之旨想廟堂自有公論郎云議論未一不有善者好不善者之惡乎不有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乎諸臣各矢虛衷蚤完起廢之局以光盛治臣不敢拾殘唾以市德于在野之逸士而敢請特典以優卹乎作古之賢人巖棲穴處半登山公啟事雖有蚤暮終難棄擲而當時與諸賢同心報國觸忤權姦適逢聖怒致遭貶斥齎志隕身者寔繁有徒不可不為表揚以闡其抑鬱之氣以作其忠直之風如忠而忤旨者則楊天民、王如堅、張棟、孟化鯉、錢一本、陳尚象、李獻可、雒于仁、顧憲成、萬自約、吳定、曹學程、馬經綸、楊文煥、王學曾、顏文選等也如忠而忤相者則羅大紘、陳嘉訓、于孔兼、王教、薛敷教、諸壽賢、汪若霖、王士騏、湯兆京、林秉漢、宋燾、姜士昌等也忠而忤璫者則馮應京、華珏、吳宗堯、沈聽之、焦元卿、李來命、王邦才、王之翰等也此輩不肯依阿苟容上而為國下而為民骯髒之骨敢諫之忠雖死猶生臣所記憶不多查考無據亦如起廢之例發單九卿科道各舉所知分別次第或予之以廕或予之以謚或贈其官或復其職使朽骨欲化者得以增松楸之色異日垂之青史千秋而下尚論者猶有弔古之心焉臣去年內外曠官

疏內亦曾照繳一段謂久廢者應急起用老病者分別加銜已仕者破格贈䘏例轉者漸次起補荷蒙俞允茲敢再申前議而尤惓惓於無勢可媚無權可依無灰可燃之臣區區一念只欲使忠貞報國者不與草木同朽腐耳草疏已畢適閱邸報讀薛國用疏深嘆一死一生臣節乃見按臣張銓非有封疆之任遼城被圍經臣西向讓三將選精銳使破圍而還賓寧而張銓以死自矢指揮如故城破不降守節而死至道臣何廷魁崔儒秀亦皆從容就義袁經略雖不能全城而猶餘守死視之臨難而逃浮海而還者人品天淵矣（熹宗元年請臣供將帥卹其此疏之力乎）文武死難諸臣尚不悉其名總之急宜褒嘉無若昔年劉綖葦使其破產陳請以負死者於地下可矣云云、奉旨、該部院查議具奏、

陸象山曰義是個大世界呂叔簡曰公正二字是撐持世界底沒了這二字便塌了天崇節義彰公道此等人此等文 范彪西

請明紀綱疏 刪後半 王允成

奏為直進中興第一義以振積玩以挽凌替事竊閱之韓愈云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請看今日之天下安耶危耶試觀今日之紀綱理耶亂耶寶鼎盜矣龍座竊矣妖犯亂言於文華之殿奸人潛闖于寶應之門皇城之內紀綱何如也白晝越獄強盜公行刑餘洶洶一開而立毀宗伯之署假印累累屢犯而未正司寇之刑衙門內之紀綱何如也陵軍譟而臺臣窘矣南營譁而省臣去矣調兵而領軍之役久觀望于天津徵餉而加派之銀徒果腹于墨吏詔使可截直指可圍藩臬可逃軍政可辦四海之紀綱何如也不但不能如二祖之嚴如世宗之肅而亦不能如皇祖之初年俯仰之際（知我者謂我心憂）感慨係之矣皇祖靜攝幾三十載部院十事而九不行臺省十疏而九不下祖制所權宜法度半至廢墜政令圮玩上下怠懈幸賴陛下勵精圖治無所不用之人無不行之政無不聽之言人思中興之效且夕政觀其如餘風猶存積習不振何近接邸報無不扼腕怡堂之雀嗟嗟此何時也安危存亡懸于頃刻尚可泄泄沓沓為耶職謂欲成中興之治別無良策敢以俗明紀綱之說進欲明紀綱首戒姑息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

養疾則攻焉今已實須不置若非加以針砭終成錮疾是惟執法
不撓詭威詭冨功疑惟重劾功在不疑者何可不賞如近日拏獲
姦細不嘗臨敵擒將自臺臣以至兵者皆當有不次之擢罪疑惟
輕若罪在不疑者何可不罰如逃難逗遛之官不嘗失陷城池自
文臣以至武弁皆當有不赦之罰凡部院卿寺藩臬守令或不上
緊幹辦者罪無貸若曰小不忍則有大忍敵兵殺我軍民幾數十
萬我實有以貽之向令蚤申祖宗之法嚴失事之誅則法令明而
人心肅豈遂至此此其機握之自上者也在上莫要于戒姑息而
在下莫急于破因循然因循之弊于今為甚而因循之害則曲徇
人情沿襲故套者為甚有斷然當速行之事或以前此未行或因
人言不行故寧誤國家而必不敢以怍私情而必不能以破舊例
不思為人臣子當從君父起見而勢之緩急問理之是非而已畏
首畏尾身其餘幾況災非剝牀而已近膚世之人有不愛父母兄
弟妻子者乎吾之急急君國即所以急急于父母妻子兄弟也君
國之事畢而太平復見則民得率吾君以安我父母妻子兄弟之
樂計不出此門悠悠忽忽不直可任一件不竭力幹一事恐天下
事去而此身隨之父母兄弟妻子下落更有不忍言者凡我臣
工興念及此尚可不打起精神而然因循苟且為乎尚可不急

救君閣而曲循人情沿襲陋規為平閣部大臣動言會議總因循
之別名勞可任怨可任而必不可以憂讒畏譏之心為太平鎮靜
之容也所謂因循之不可不戒者此也我無姑息彼無因循紀綱
法度秩然井內轉積弱為至強將在此舉明紀綱于理財之際則
徵解不敢後時支放不敢冒破火耗不敢濫加里書不敢作弊而
紀法不明豈但不清之遽餉三百萬部臣有議有註尚未正侵蝕
之罪而浮游逃死之臣且有挾銀而歸者矣明紀綱于用人之際
則愛命者不敢不來在任者不敢徑去薦舉者不敢夾帶私人選
除者不敢照顧門戶紀法不明豈但貪橫之徒大作破壞察典彈
基未乾公然見朝而奔競之夫且有乘機而躐取者矣云云
嘗讀呂新吾先生憂危疏幾千萬言皆切時事無一閒字冗句
勿論經濟第一即其文章千古無二此疏竟堪媲美范彪西
剴切似陸宣公剛直似汲長孺使胡廣中庸味道揆稷真無遁
作生活 王書升

原缺第十二至十五葉

補守令甦驛遞疏　刪前半　王允成

作浜重於道府而撫按為輕其尊於守令而院道為卑臣何故為倒行逆施之官哉各院舉動必取憑於道府道府所庇各院有開即坐名查取而開薦如故甚有查之愈急而庇之愈切究且不得不薦也院道無親理之事惟守令承行守令所不欲行雖院道屢催而閣之自若守令所不欲廢雖院道屢禁而行之自如大利大弊各院止有與除之令而守令乃能有興除之實古人位至三公恨不為縣令此之謂也守令之重何如如之何可欽也驛遞之通行血脈之流貫也在內有車駕專司在外有驛傳專道大臣方賜

馳驛公差方有勘合關係頗重還來冒濫極矣驛遞亦疲累極矣南京臺省緊要章奏每遞至三十餘日不得上達況其他乎近者元輔條議樞桐覆行極其周到然細節或有未詳者臣令新市鹿泉兩衙邑頗為留心頗知就中之弊謹再詳細一發揮之累驛遞者首在該驛積棍彼假小利以交歡驛丞（驛丞得非累之地乎）驛丞亦施小惠以結其心朋比為奸指使換以冒破用一開十將無作有借座馬以免差源無馬匹空冒工食遇承舍之重包則累人答應遇人情之騎坐則聊一點綴銀預支費放銀無可分之銀馬多註免差繫有重疊之若祗令人吞款而忍氣耳一驛有一棍則少一馬學伯宦僕又

復效尤每驛豈止數十人稍或不支則倡全逃之說以難其官事不得已則又出頭以為調停之計此驛遞之累驛遞也一驛官也（此數又不止一驛官矣）例外起例初到有見面之禮既任有克賀之禮生辰則有祝儀令節則有節儀甚者買茶買扇給散馬戶而倍收其值親友往來抽豐馬戶以饜足其欲每日占一座馬一引馬一燒茶馬數日折一茶果之馬闔月折一長差之馬查盤循環問罪吏書怠玩問罪總派闔驛均攤又開有一驛派定直日聽事牌子有官經過該驛止於官支銀內量出米幾升麩幾許肉幾斤餘則直日者包賠每日賠多賠少聽之造化有直不過三日而中人之產已罄者馬戶骨

髓幾何工食幾何堪此鎖鑠此驛官之累驛遞也守令出入肩輿常緊座馬何用甚至有自養馬匹以扣工食者有派驛遞備程飯者有公出供用驛遞中火者有受驛遞之饋獻者有派令買鋪陳器皿等物者有府縣之銀輕入而稱短少者有借支之銀重兌而利羨餘者有逐日撥夫撥馬往來家鄉不絕者有佐貳首領亦有占住一二座馬者亦有上司經過折一二馬以賞人者有吏書比較折馬以充使換者州縣多賢豈必如此而不肖者之流弊互相沿（文章能用救弊）襲此守令之累驛遞者也道府經過書門有長規廚役有長規貼馬歇債有長規至于循環倒簿止為吏書倒打點耳幾曾查得一

○弊做得一事○每年不過問罪數次○至于查盤理刑○儼然乎史之威○府同府判○皆伏狐假之勢○雄旗蔽日金鼓震天一夫一馬○總屬驛中物力稍不如意○提吏提官甚者如右炬李采諸人到處必要察（此真件虎不食眾十○采猴而冤）院○然他物尚可卒辦○而官署豈可遽建○虎役折銀五六兩而後遷就住馬○此則府道之累○驛遞也○各院承舍○行必帶貨包重至一百二三十斤○鐵鞍重數十斤二○上馬輒加鞭飛去○馬之觔力有幾○不（愍不畏死）旋踵而斃矣○每馬貼至一三兩跪而獻之○尚怒目而不收○公事有○誤○駕○言其驛不應付○以至提解○一提解而馬戶○且髓枯而魂消矣○此則各院之累驛遞也○馳驛官員臣在新樂三年前站家人○（吾欲）不要

錢者惟兩人而已有既用坐司飯而又支廩給銀者○鋪陳奉旨乂（者○其姓名登于○功善錄）華有索之甚○追而出銀○以賃○用者○有家人暗帶氈條坐褥器皿而驛使不○敢問者○此則過往官府之累驛遞也○至于中璫之縱橫王府之進貢○其如狼如虎之狀○言之令人酸辛○更不待言○而知其苦已○凡此皆大累也○知所累則知所禁○禁之道宜窮于法○而使不得行○宜定于一○而使不可犯○何謂窮于法乎○州縣給散工食○必以其時○嘗堂稱兌○必如其數○唱名親領○必授其人○開使換者○不惟不聽○且從而加責焉○若強為扣除○被人告發以贓論○如此即有侵漁之心○無所施其巧矣○此大公之法也○州縣與驛遞分而為二○不相照

○管非體也○守令宜親查牌票○置立馬戶夫役循環簿二架○不拘驛丞大使佐貳首領○座馬探馬○經過官員○所用夫馬○換存摘牌魚貫走差不許隔越一人長差之錢○另置一簿另立一簿○亦次序如前○法明明白白○欲占便宜不得○欲告良善亦不得○此均平之法也○驛遞應付必照號票○號票掌之書手○假牌票舊勘合○費銀幾兩○朦朧掛○給○前途不察而應之○竊謂出京不必問添良○不必問會館○彼其夫馬多自覓者當改定○興新城掛號○遇府再驗○驗有不當應用者○其輒罪掛號官吏在外起程○當請該州縣號票沿途查驗亦如之○總之掛號與查驗之衙門多○則假者必需○費者必多○費多而終不免

敢露○人亦何利而為之○此○精覈之法也○所謂窮于法而使不得行○者○此也○何謂定于一乎○官員經過鮮有偽者○惟家眷遣牌多不可知○江南驛遞○尚問有無勘合○河南北直○等處○但以發行牌票為准○臣曾查革數人○而查之不得者○不知凡幾○此不煩巧妙之術○在京在外自閣部而下○俱當先查勘合○有真正坐名勘合○雖假亦真○無真正坐名勘合○雖真亦假○可以遣牌○即可以討勘合○在京討之○兵部○在外討之○撫按○雖欲借情○既以坐名而名色不得別立矣○此事例之定于一也○隔屬馬票○原不應付○書名是潼關頳州與河南監兌等道○尚有混行而濫應付者○宜嚴加禁約○凡隔屬各院兩司○並各

部差○總兵衙門○與順天應天馬牌○並王府自置符驗○一槩不准應
付○間徇情行一紙○則人指一紙為例○不若斬然不行○即借口公事
相干者○勿聽也○府廳票行一省○亦多濫做人情○凡府同○府判推官
之牌○盡行禁革○廳有公事○許討府牌○府牌明書某廳差人○往其處
紀簿○凡各廳行私票者○事發不但提吏責究○即以此定本官之評○
如此○則誰不自愛○而肯輕以借人○此事例之定于一也○所謂定于
一○而不可犯者此也○是足以甦驛遞乎○曰未也○各院道府俱有例
換循環之簿○然例二次○即有一次之打點○至如驛傳○每次不下十
數兩○方今按差二年一代○一年即查盤一次○各院之事○俱在查盤
之內○似不必再用循環文簿○其餘府道○槩免倒換○兩直則本道○各
省則驛傳○仍照舊行○或分上下兩半年○省其二季可也○倒換之時○於
嚴禁吏書○不得需索可也○小過免究○每年少問數罪可也○撫按於
此○得無憊乎○是足以甦驛遞乎○曰未也○南北京官○幾倍于昔○誰
其覓夫覓馬而往來者乎○況運糧餉運器械○押兵之官○絡繹于道○（一字一淚一字一綫）
工食未增于昔○而差使數倍○即云有所禁革○然亦禁其所不當應
付者耳○即云嚴催協濟○然亦協濟于舊額之內者耳○宜量增工食
以濟其乏○今加派于無可加○又何從而增之○然各州縣於驛外○俱
有馬匹○僻靜之處亦然○在衝路半以應旗吹之用○半以待州縣吏

書之用○官員往來○盡革旗吹○固妙○不然○步行以效役○體統何嘗不
嚴肅乎○況衝途雖經撥馬○出城即徒步矣○亦何益哉○合無馬匹盡
歸于驛○驛頭亦改為馬○令其通融走差○僻靜州縣馬上公文○能有
發件門書用馬○將欲何之○分裁其半○猶屬有餘○扣工食以給各驛
兩院通融而分派之○是又甦息之要着也○此皆為極衝處言耳○若
僻省之差○不過照常○即間出意外○亦偶然○毋煩紛更為已○蓋必（[illegible]狀四語）
有加添之工食○而後可以甦困○必有必行之禁約○而後可以不累○
耳○部疏詳于大而畧于細○臣疏詳于細而畧于大○合之方成其美○
勿以指及瑣屑而置之也○臣自考選以來○言守令不可缺者至三○
言驛遞之不可濫者○至再○豈其好為孟浪之談哉○於此中利弊○見
得頗為清切○不勝忿激○故專言蒂言○暢言○屢言○而不恤其積也○伏
乞聖明勅下部院速議○施行○將民生有賴○而根本不至渙散○驛遞（水窮雲起）
疏○通○而血脉不至壅閼矣○然天下之所以長治○而不壞者○恃有法
庶以維持之○立法而不必其行○行法而不必其必○則將焉用法為
矣○輔臣條陳驛遞○非輔臣之立法耶○然○我朝○清冒濫之嚴○無如張
居○正○有犯必懲○毫不假借○今當如江陵之斷斷行法○乃能有所嚴
憚○不然○是輔臣為國立法○而不能為國行法也○今年大計澄汰頗
嚴○非冢宰之立法耶○貪官之贓○斷宜嚴追○第一大貪如原任兩淮

琥理道蔑世振者勸問年餘尚未正法徵問十萬通神金錢遍布以求脫網本內未獲之犯人俱已買逃當官已執之犯人尚欲買生彼五十萬之贓可終令其不一吐乎國家懲貪之法可終廢乎向者徐縉芳贓鉅四萬屬之烏有世振谿壑盈溢又復脫然于三面之外安見貪吏不可為也不可嚴限催問乎不然是吏部為國立法而不能為國行法也臣因諭守令難缺驛遞難支故再惓惓以行法望之

忠臣視國事如家事然家中米鹽水薪之類主伯亞旅之繁即善治家者未必一一推算一一記憶如此夫驛遞亦政事之一

何其推算記憶如此詳密也以此心視國事較視家事更加詳

願為言官者心其心尤願不為言官者心其心范處西

恭婦寺疏

王允成

爲大柄旁落政事日非謹矢憂危苦口之辭以惕聖心以安宗社事方今國家漸漸多事人情處處可憂敵虎踞于廣寧蘭蹂躪于西蜀安酋于黔滇窺伺于延綏此外患之可憂者也東土苦妖人之亂徐淮有震鄰之警軍譁士驕而不可問民窮財盡而不可為此中原之可憂者也婦寺多鹿馬之姦長門懷蛛網之恨三宇將為一網清流可投濁流此根本之可憂者也譬之人身耳目四肢無不病近且及于腹心恐扁鵲望之欲走睹銅駝而興嗟思治安而太息若之何其臣抱孤憤而欲言久矣每讀邸報兩夜無

（不事粉揉開手便見肝膽）（煤火燒天不在甲申而在此時）

眠當食廢箸欲言而不果者屢矣想我皇上聖明天縱具大有為之質豈少虛懷納諫之美而不直言盡言負吾君且負吾心矣聖上邇來舉動稍不如初聞在宮中以遊戲為常事視詩書若寇讎厭忠言為逆耳樂諂媚為易親賢輔之言不信而憸夫佞人信之臺省之疏不信而微言冷語信之賢人君子未見其親宦官宮妾偏覺其昵惟劉朝魏進忠客氏用事而已關雎之好合曾幾何時而三宮有寂寞之恨范氏之進宮何時遐入而突然有慧妃之封海內疑之且為陛下危矣陛下試思先帝時之光景與我共腹心者誰乎試思移宮時之情態為我防不測者誰乎內庭顧命之璫

（真有了不得使不得光景）（諫至此不止近日所難即求之古人亦不多）

犬食其餘不及帷蓋之報外庭顧命之老中官催去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為馳驅之資誰敢盤於遊田之漸以大臣為釋忿之地誰啟佛其耆長之機聖上何不一察之也劉朝等初亦不預外事自沈潅邵輔忠捉其線索而傀儡始動此端一開遂恣肆而無忌

宛然十月之交第四章

未幾而王心一倪思輝朱欽相等諸臣去矣未幾而京營奉再生之父竟裁饒景暉之任矣未幾總憲有再推三四員之旨將以私其所厚矣未幾而黜司空之階推矣又未幾而以中旨用考試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宦也近則弄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部尚書王紀革職為民太僕寺卿滿朝薦革職為民是驅除大臣刑

之權在二宦也省臣轉科目有定叙給假推遷舊例皆然惡周朝瑞之正直而突有給假不許推用之旨是陞遷百官之權在二宦也三皇親家人熱審不得沾恩弁不得臥涼篷下以緩須臾之死是生殺人命之權在二宦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之後諸子不得并封郡王禮科爭之不得而去宗伯爭之不得而去是冊封諸藩之權在二宦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宦播弄於外客氏播弄於內岌岌乎殆哉況將以莫須有之獄網羅善人善人國之紀也無善人則國隨之劉瑾王振之禍將復見於今日伏乞皇上御門召九卿科道官面問魏進忠劉朝客氏果否弄權臣言果否有攙詭

臣即畏威不敢盡言亦必不敢不言速行迸逐以清君側之姦天下事尚可為也臣言過切直在皇上必能亮臣在魏進忠等必不能容臣亮臣而去此大奸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臣盡臣心臣盡臣職即不能容臣從龍逢比干於地下免見亂離之慘亦有餘榮矣

忠肝膽筆鋒俱淬血淚與墨汁交流　范彪西

原缺後半葉

止秦藩濫恩疏　王允成

爲王封自有祖制○祈査舊章○以杜倖竇事○親親之恩○至我朝而厚
極矣○爵級之尊○至親郡王而崇極矣○雖以開國元勳○不得濫焉○雖
世代相承○亦有限制○不得人人濫焉○我朝郡王繼親王之後○第承
其爵○仍支本等俸祿○其後子孫承繼○嫡長封親王○而其餘諸子○仍
照郡王例○以漸而殺○應將軍者將軍○應中尉者中尉○世世相沿○無
敢更也○秦藩恃敵國之富○溺愛不明○貪心無厭○直欲弁髦祖宗之
法○而開于孫濫觴之漸○聖上何獨厚于秦藩○何偏愛于存機等○而
爲是異數哉○玩其屢旨曰○後不爲例○曰首藩特典○曰任其執爭○夫

愛○不得私厚○雖有甚惜○不得私減○神○宗○能○遷○先○帝○之○婚○冠○而○卒○不○
能○廢○先○帝○之○冊○立○制○故○也○能○遷○福○王○祠○葉○之○封○而○卒○不○能○止○洛○陽○
之○轍○制○故○也○代○藩○以○已○廢○之○長○子○而○卒○立○之○以○已○立○之○愛○子○而○卒○
易○之○制○故○也○祖制所在○在臣子不得不遵守○在陛下不得不率由○
如曰虞爵○秦王百計鑽營○何利而惓惓若此○聖上視之爲虛爵○而
存機等得之爲實授○卽○云○虛○爵○臣○亦○以○爲○不○當○然○也○晉文公有勞
于襄王○請一隧道○隧道○基中虛事也○襄王責之不許○況一經封王○
衣冠禮樂○儼然王也○而可輕乎○繫纓小物也○孔子惜之○不以與人○
況一郡王之爵乎○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旨哉言乎○閱邸報○孫愼

行去矣○周道登去矣○周朝瑞去矣○顧秉謙則又起而爭矣○爲一人
無厭之陳祈○而遷各藩封典○爲宗室之虛爵○而使大臣掛冠○聖○心○
終○有○所○不○忍○伏祈査祖宗之制○存機等給以應得恩典○仁至義盡○
而不相悖矣○

叅親王○其膽壯也○援祖制○其識卓也○于制字內一意廻環○故作
轉折○其學博而精○其筆快而利也○當與梁辛相益秦藩地制○並
垂千古○　范彪西

晉婁山范郜鼎彪西選定　受業　范一偉个臣　姪　翃羽豊　手錄

吟壇辨體引 附牍義　　王含光

七言律始於唐故詩家謂之近體而名以律者為其嚴整難犯也後之學者往往詞意足賞而聲調未諧則一三五不論之說悞之耳夫一三五固有不論者亦有必論者有似不論而實論者有一（[illegible]此非[illegible]求也）句單論者有兩句合論者唐體甚嘶奈何槩云不論哉且律生於音而音見乎吟故善作必須善吟倘心有平仄而口無平仄土音雜出而不覺烏在宮商迭奏金石成聲耶惟熟玩唐句審音朗誦悟入自然信其必不容紊則率意之失或鮮矣至若前人偶有無心之誤而後學輒援以自寬此狃於便安者所為非深心斯道者也今就鄙見所及引證唐句分為正變拗三體（三体附容全出）質諸同心倘洽君子廣我未聞則風雅鼓吹端有賴焉

牍義

一字之誤雖大家亦不能免如子美句武陵一曲想南征檣搖清指菊花開一既借仄三不還平難免尺璧之瑕非不論也盖武一

兩字為料所屈檣背兩字為景所逼勢則傷句榹不得已而用之可恕也又有刊本訛字如每依北斗望京華一本作南斗從南為是依南望北於理既通借每還南於律又協也學者惟執多以概少會短而取長則不為小疵所悞矣

律有起手散行者如崔顥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前四句散行也杜甫詩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前二句散行也李白詩杜陵賢人清且廉沈佺期詩龍池躍龍龍已飛李頎詩遠公遯跡盧山岑首句散行也在絕句如王勃詩九月九日望鄉臺之類凡此皆先古

意而後近體諸大家偶一用之初學勿謂一三五不論而視為常格也

凡讀唐詩不可潦草念過必按節循聲求其自然之律此人必無字詩也大抵平聲是歌喉處仄聲是轉喉處歌喉處宜畧緩轉喉處宜畧急讀平宜輕讀仄宜重勿讀平而似仄勿讀仄而似平土音既淨天籟自生又不待按譜尋聲矣

唐制以詩設科故當時學者鑄格精嚴審音條達至可被之聲歌播之絲竹未容任意馳騁也宋元以來其音漸杳然唐音雖杳唐句猶存讀者惟潛心諷詠則抑揚緩急之妙久必有得自一三五

不論之說出初學喜其簡便靡然從之唐音幾絕響矣然近代諸大家如何李七子輩固未嘗不論而江以南至今多有知者豈風土使然耶但大方既不屑言及而小家又秘之以坐持短長是可慨也僕不揆孤陋願以一班之見私質同心共追正始敢强衆以所不樂哉

觀尚書詩言志節則知聲律之道亦吾儒不廢近日詩人自謂聲律已精遂畢吾儒事則非也況未必精乎請看吟壇辨體而後可自審其精與否已余因不辭詳錄此以質夫精於詩者

范彪西

首藩于他藩一體而首藩係太祖封建于皇上為遠支祖廟親盡則祧親盡之祖可割恩以就義況于宗藩乃欲違例而傷恩乎後（史惺堂先生曰編纂此義可為萬世法）既不為例則不可為例明矣則前此之無例又明矣奈何當聖上之朝而創一代未有之例乎今日之所行者即為後人之定例令日可無例而起例日何難引例而此例爭于為後之時尚不令見其轉圜爭執于有例之後又安望其止輦聖上令出惟行凡理之所通例之所應有者誰敢不奉如蓍蔡速如流水至存機等之封期期以為不可可以思已總之自古立國必先立有定制制重而後國體尊制行而後國祚永制也者域人于必趨之途雖有甚

居圃池記注

趙師尹

絳即東雍為守理所東參實沈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illegible]目讀從、句從。後做此）絳治雍州之東規天星得參實沈括地蘊佘兩河閒揆人理則陶唐冀方地

晉韓魏之相剝削世說總其土田士人含無磽雜擾宜得地形勝潟水施濩狀

由晉暨韓魏來競剝削剖析世稱各總理其地與人俾無磽薄及紛騖者宜乘勝迹恒泥其地治其人

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人因得附為奢儉起乃既從新田慮蕞陋猥還復返故絳又州地屢遷土風亦異將為守覺致平理與盍後心耗物害時與自將夫敦窮華終拔夷不可知

詰為園者易制治耶易驕恣耶無亦夫敦朴窮華麗將終王拔靡陵夷已乎

隳緬孤懸郵傳亙武分（緬疑綿之訛）城因山勢女牆餘逆北聳

踞守居劃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碶旁潭中

地右觚圜戟○守居之北○苞而爲池派、廣東西橫○碶其旁而潭其
中○
癸次木腔、瀑三丈餘、涎玉沫珠○
池北右次、是水所由入○奔濇碶錯○
子午梁貫亭○曰佪漣○虹蜺○雌雌、穹勒覘蚕○礙碨島蜒、淹淹委委○莎
靡縵蘿薔、翠蔓紅刺相拂綴○
梁穹窿中跽、貫池南北○搆亭名佪漣○上規虹製、下趨知宛蚤宮○
列奇石、行步觸齧、循島蜒閒、淹沒委折○岸莎披靡、縵布蘿薔間○
翠蔓紅刺、亂相牽拂點綴○

南連軒井陣、中踴曰香○承守寢、睟思○
竪香亭○鑑有熊氏井陣法○四繞木籬、連瑣布罫○繙守寢室睟潤
足人深思○
西南有門曰虎豹○
關門守居之右○繪兩壁○虎象有武○豹象有文○
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噴匿地○努肩腷、口牙快抗○霓火、雷風、
黑山震將合○
虎伏彘○厎厲怒發、恣快扞抗○舉似擊烈、將摵山欲合、極其猛鷙○
右□人騶黃帑景珠○丹碧錦褋○身刀、囊韠、褐緇○白豹玄斑○飲距掌

胛、意相得○
□人馴豹○鬆鬆髩○服歷錄○幡箪刀佩、亂眏豹斑○飽于鈎距、手柢
背髀閒人○飲相習、殊無怖迕○
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肩蔭、霽鬱蔭後頤○渠決決緑池西、
直南折蕪赴○可宴可衎○
東南新亭之○頷巨槐作力擁護○霪霽陰鬱、自前頷、蔭亭後頤○、有
渠自西直南曲折向廡來赴○茲亭可宴息亦可判決衎事○
又東驀渠曰望月○
池東驀舉過望月渠○

又東驀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友○嶢陰洽
色○
又極東爲柏亭○柏影研摩池雲○蒼者官、青者士○與槐閒植○高陰
溼色、穠郁、莫京○
北俯渠憧憧來、刮級迴西○
北瞰渠流靡定○水與階平、又瀰漫西折○
巽腢閒黃原玦天○汾水鈎帶○白言謁衎○
巽隅所見○原如玦○水如鉤○擾地宏敞有以考言察衎來告謁者、
亦干斯亭○

旦艮闢遠岡青紫近接臺并閣熙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霧

霧雨雪所爲發生收飲賦歌詩

晨視艮方岫邊青豹微杪恒聚士人游詠時物

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滸望瑤翻碧激光文切鏤梨濱挽挽悅窮

塘在東故名曰蒼由林木間俯瞥沉滸璀璨淪漣水紋淑刻動

挽擬岸尖始收

正北曰風陂乘犄在右北回殷努掃挽蹴墉銜渠歆池南植揠景

怪蠲蛟龍鉤牽寶氣靈鼉文文章章陰欲墊欹煙潰霧聚挽李蘭

蕙神君仙人衣裳雅俗可會觀赤熱

受風曰風陂西正北邐連左右相陵駕攔持旁陂返抱大似雨

辭努力止巘紾轉蹴墉之半街帶小渠而歆亨于大池直南接

于午梁倒影在水光怪咸燭撒格則蛟龍之鉤牽柱礎則竈塵

之游泳鏤則文合則章真若鱗介羣來隱喓下喻有時煙四浮

霧紫錦桃李蘭蕙正芳水涌花明雖神人仙子衣裳姍姍凌波

以度不是過矣風斯陂也即長夏多人暍暑可袪

西北曰鳖蜍原開咍備虛明苑苑嵬眼須耳可大容旅筵鼓樂提

鷗犂鷺伯池豪渠僧乘憐圍

其西北宇平原瞰水如鳖揺地即取鳖蜍名原信關大饒儲蓄

其涵光寥廓則開咍也奇崛拄目闔轄盈耳則備也開咍備嘉

賓樂矣復俯睇鷗鷺若在提掣似滿乎池豪視乎渠故作向背

可燺也賓亦可愛

正西曰白濱蓄潑梨素女雪舞百俏水翠拔鄉聊千幅迎西引東

土長厓挾橫埒曰卯酉熱塗塢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

晝夜漏刻詭娩絢化

西濱樹梨百本得白之名繼淚舞動水翠開之驚視若千幅畫

迎此引彼土厓挾持而橫亙者卯酉埒也塗徑隱折歷日夕動

定諸時詭異娩雅絢采幻化

大小亭餌池渠閒走池陂土亭後前睥乘墉如連山羣峰擁地高

下如原隰陂谿谿 總

凡亭置小池渠閒蓄洩四注走池水陂上紆折旁流閒自諸亭

周領墉原濱埒則皆以堞連墉如亂山之環擁由土迆下若疊

谿之迭承

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爲池溝沼渠瀑潨瀉終出汨

汨衖衕畦町阡陌閒入汾

引古水自九原之麓二泉所岠不三丈許清一濁一滙流過郡

鑿其高槽其絕竇其墉以爲斯池跳鑿異形兵穀水名義纖流

以出。厥聲汩汩然。經民巷陌。復賓墉南入于汾。
巨樹木、賁土悍水沮、宗族盛茂。秀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絕
地郡。
土剛水泇、舟木所由盛也。枝賓離離、畹葩郁郁、甲于州界。
考其臺亭沼池之增。益褒王才矣、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
往有指可刱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應
考唐刺是州如徐王元禮、鄭王元懿、韓王元嘉、許王素節、岐王
範、絳王悟。及孔禎、張鎰、趙彥昭、嚴浚、韋陟、韋武、崔弘禮輩。或于
園池、不無增易。即過客嬉游、猶有可指建者。是以退慼之餘、懷

往昔、悲方來。知將剏陝失、制、匪記構所克常係。
池由于煬。及者（五當作耳）雖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諫幾附于汗宮。
池則由隋大業間。附漢王諒反者、為絳人薛雅、聞喜人裴文安。
伐土為臺、拒周羅睺之誅。幾比禮檀弓所云、汚其宮而豬焉者。
水本于正平軌。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漸。人便。幾附于河渠。
水則自隋開皇間、正平令梁軌開十二渠、便人溉沐。幾比司馬
還所言河渠之利。
嗚呼。為附于河渠、則可為附于汗宮、其可書以為後君子。鉆
嗚呼。河渠而可為也。汗宮而不可為也。擇而取之、將進後人正

告之矣。
長慶（唐穆）三年（癸卯）五月十七日記。
黃太音序曰、宋王晟倅絳時。嘗為解注。注劃恍亦有注。皆不及見。、
元陶宗儀輟耕錄云、見瀨陽趙仁舉注。乃亦僅句讀耳。余按瀨
陽句讀。孝子衛異。又一本注不著姓名。又昔研胡葧潭注。俱與
子衛異。子衛生于絳。頻下使君榻。周覽園池。按址為注。非絕述
之記。而子衛之記矣。余家藏姚寶臣唐文粹一百卷。而獨缺此。
使早得子衛注。寶臣應亦收錄。以成一代完書。范彪西
雖文人之文。亦博學家所不廢。故既狀小刻。仍寄入通志中。評又

距吾儒從禪說 有節句

李華然

昔有一學仙者、問辛復元先生曰、天生人、原非儒非道非釋也、儒道釋、強增之名耳、先生曰、天生人個個皆是儒者、為儒不失其初、為道釋則失其初矣、學仙者曰、何所據而知生人皆儒也、先生曰、三皇五帝佛乎、曰非也、曰道乎、曰非也、曰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也、由是觀之、天地間尊有過於吾儒者乎、貴有過於吾儒者乎、將夫何項儒冠被儒服讀儒書、為吾夫子之徒、一旦見異而遷也、謂吾夫子不及佛乎、儒書曰、舜其大舜也與、佛其大舜否、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佛賢於堯舜否、佛人倫之至否、原依佛之心、不過怕死二字、求坐化之術耳、夫眞極曳杖、非吾夫子坐化乎、啓足啓手、非曾夫子坐化乎、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非邵夫子坐化乎、焚香沐浴新衣幅巾、非陸夫子坐化乎、大風拔木洪水崩山、非朱夫子坐化乎、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非薛夫子坐化乎、如之何見異而遷乎、而不特此也、堯舜周孔、吾道中諸佛菩薩也、顏曾思孟、吾道中金剛羅漢也、周程張朱、吾道中護法伽藍也、此非臆說也、先輩嘗言之矣、司馬溫公曰、忿怒似烈火、利慾似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舜弟通神明、忠信行顯豐、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道善脩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泥氏弋說曰、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教、輒脫冕齊居、作老衲狀、于窗笑之、夫我等為官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綰符、如龍乘風雲、枯槁咸待澤焉、視枯槁之肌潤於江河者、勞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官非淨業乎、其所着烏紗帽、即毘盧冠也、鞭笞即痛棒也、呵怒即熱喝也、見冤抑而隱之、即是慈悲道場、之死而致生之、即是方便道場、審讞於上官、而為民受屈、即是忍辱道場、簿書錢穀、晝夜不休、無須臾之暇、即是精進道場、飲水之操、終始不渝、暮夜之金不入、即是清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斂跡、無杆網干憲之奸、即是降魔道場、而魯肸之言為尤快矣、元文宗時、肸在翰林進講、帝問三教孰優、肸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帝曰、然則儒為賤耶、肸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其可一日缺哉、帝大悅、而陳白沙之言為更精矣、其謂馬伯幹曰、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何謂神理、仰不愧、俯不怍、一樂也、有此一點真樂、程子所謂堯舜數千年矣、而其心至今在也、若夫生死之說、生必有死、如日之有夜、月之有

晦也佛八十二歲佛未嘗不死也堯百有二十歲舜百有十歲即以歲月論不猶愈於佛乎或謂貧賤憂戚富貴危疑甚難打熬處

忠節公曰政於難打熬處見本領

佛教行於中國自漢永平八年後讀唐傅奕韓愈諸表可見道教始於朝廷自唐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後讀玹宗詔舉人戒尚書論語策加試老子可見二氏之教初易風俗漸立科場非宋儒極力闢逐幾駕吾道之上宋以後迄於明四書五經頒之學宮如日月江河二氏之不能與並夫人而知之矣然而因果報應二氏之說也存其說亦足以惧愚民輔王法之不及余嘗謂宋以後我輩不必力拒二氏者以此若堂堂衣冠含吾大予而崇信二氏誦般若而持準提此何為者附紀以質高明

范彪西

或曰距從禪宜將儒禪大異處極力形容如莫極曳扙等語使佞佛者轉一語曰禪家坐化即孔子莫極曳扙也云云奈何予曰不妨此正是善於引誘處觀端木氏夫子之求之也可知

范个臣

日月交食說

傅新德

或有問於予曰日月食之為天變昭昭矣乃其交食之故古今星曆家雖言之而卒不得其一照則孰為正應之曰予所知日月之所以分明乎不知日月之所以分明則不知日月之所以合食蓋昔之論月者曰月本無光受日之曜乃光信斯言也日與月遙對幾億萬里照且能曜之使光而况月與之同度反能掩其光乎論日者曰日衝有暗大地之影即暗信斯言也暗影之大於月嘗不下幾百倍則凡食月必既之必經夜而後可乃何止於時刻分度之間乎愚嘗以二說求之於日月食終有所不通者竊以為月自有光而月之光非日曜也日自有暗而日之暗非地影也顧月有光而光生於魄日之受食也正當其魄時也日有暗而暗含於明月之受食也適值其闇衝也雖者曰月魄為水水之體黑是安取光而日明萬古又何處有暗是大不然凡宇宙間之理陰陽互根闔闢互用未有陰自陰陽自陽者月之魄本純陰於卦為坎而坎中有先天一畫之真陽故為陽之母明漸生焉厥象玉蟾日之體統陽于卦為離而離中有後天一畫之真陰故為陰之父暗虛含焉厥象昴雞凡二曜之合璧者皆陰地也而交食者皆陰勝也陰中之陽未生而以其陰體適加于離之外又陽中之陰對衝而以其

暗虛偶射于坎之中交是以精祲蕩焉薄蝕生焉分則各自為消合則交相為暗當合而合則為晦為常不當合而合則為食為變故必知其所謂明而後知其所謂食必知其明之分而後知其食之合也然余又聞之易象算曆所云天人感召之故桴鼓不爽故變不虛生惟人所致有道之世則當食不食蓋人定而天從之矣豈徒諉于陰陽貞勝之數哉後世直付之一星史耳矣鼓用牲曰是固然而姑然推驗咎徵曰是適然而未必然焉乎其亦弗思也已雖然人知天變之交食而不知吾心之交食知致警于為治而不知致警于為學此猶未足以語觀象玩占之旨也夫日乾陽之

精也吾人之神像之月坤濁之精也吾人之氣像之若乃狂燥暴率其熱焦火則志壹動氣而吾心之皓月障矣委靡倦疲其寒凝氷則志不帥氣而吾心之皎日昏矣交而養之使純陽無陰而藹里明淨此道家之玄訣釋氏之上乘而亦吾儒之一貫也深乎此理者當自得之

月本無光等說程子邵子朱子張子皆以為然千古無敢有起而難之者自來瞿唐力辨其非而日月乃得經天矣余深服瞿唐掉上置鏡筒中置燭諸喻不獨使沈存中諸人心折即起程邵張朱應亦首肯推日食不関修德此言余不敢輕信耳而有瞿唐公晉有文恪公三百年來兩人而已先輩西

太子講學疏節錄 傳新德

臣聞禮記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記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及乎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教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瞽史詩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春誦而夏絃冬書而秋記而又妙選前後左右端正博聞有道術者以旦夕承弼其間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化與心成而中道若性此虞夏殷周之所以代有哲王也夫虞夏殷周其遠者也我高皇帝肅立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聚天下之英俊耆碩俾從容諷說經義又採經傳格言為備君昭鑒錄授之宜惓惓於稼穡勤

儉之常鼎彝寶愛之訓文皇帝又推廣其書為文華寶鑑聖學心法俾日進講曰帝王道德之方修已治人之要盡矣夫二祖猶其遠者也我皇上初年經筵日御寒暑屢更遜志允懷緝熙罔間當時郊廟露禱蚤朝宴罷用人行政批答如流中外敉寧灾變不作至今猶令人景慕孰非講學勤政之左驗哉今不範之以十五年前之勵精而乃示之以二十年後之靜攝則臣見聖慮之不繇也夫我皇上嘗云一體而分者也臣猶記丁酉以前皇太子之出講也秉燭戴星即隆冬采烈猶錦被擁護而出諸臣之進講也閒鐘待漏即風雨晦冥猶沾衣趨蹌而入於時皇太子經傳皂明字畫

端楷問有屬對矢口而成雖天縱之岐嶷然亦不可謂非披文挼
帙叩典問津之効也夫何丁丙而後間有傳免甲辰以來遂致停
歇塵騎金華之席蠹蝕玉檢之編五年所矣夫操縵者三日不習
則荆棘生於指間為山者一簣未終則崔嵬虧於目下以茲典學
所問寧止三日而所虧寧止一簣也哉且學非徒記空文占古語
而已也（不易之論所謂十齊不可無也）學而止於記空文占古語也則一能文宮人可備勸講一
知書內侍可充輔導有如宋儒程頤所識者而學果如是而已哉
其大者乃在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跬步不可離正人也且夫廣
廈之間（[illegible]）細旃之上左右贍矚莊立以諷則容體皆學也戲言剪桐

執冊請書則言辭皆學也檻前折柳春和進規則舉動皆學也沮
誠鮑魚餒去邪蒿則飲食皆學也目不閱淫艷之色耳不聞擾笑
之聲口不習操斷之書居不近邪佞之黨游不恣貪獸之荒翫不
愛遐迩之珍則耳目手足四肢無之而非學也其與深宮燕處玩
日愒歲者可同年而語哉且博學而審問譬之日也獨居而靜思
譬之火也舍日於庭而就火於室已為小有所窺大有所失矣况
乎輔弼疑丞之日遠則宦官宮妾之日親雖有萌蘗之生亦為茅
徑之塞其與儒紳啟沃溫故而知新者又可同年而語哉臣稽唐
史乾封元年皇太子乂在內稀與宮臣接見典膳丞邢文偉微膳

進諫帝下詔褒美彼叔季之君猶能如是今陛下聖明過乾封萬
萬而臣等愚忠豈在一典膳丞之後伏願遡三代之芳軌監二祖
之成憲緝勤學之初志復出講之常期當此普天歡壽之辰而忽
觀横經問道之典則東明之銀牓輦金雖以無虧而西海之瑤山
戴嵩呼而增峻矣

理明詞簡可以為奏疏可以為舉業宋策論可以為道學文章
諫篇之宜左右而近雅俗也如此　范施西
章法從莊辛華臣論得來　又許

答廬墓商確書　徐化溥

廬墓一事在孝子以為必行愚一得之見以為此至情也徼以理而情乃中節即如西洪五六日慈幃在病尚關繫心豈其風雨晦冥令過半百之人子草棲苦食其於慈魂忍乎不忍乎安乎不安乎孔門稱至孝其曾閔若書史不聞行此即近代理學諸公自呂文簡外亦不多見者想文簡尚在壯年時禮云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此皆即理以合情而曲體二字合生死而無異致也春露秋霜俱有令節率其子姓省美拜封以將涕泣其為廬墓也多矣王澤冲之孝君子不取焉師臺以為何如

廬墓得之編氓地方主自當特獎以厲風俗若士君子之孝則不必區區於此世非三代外戶且閉而嬛嬛在疚敦簪褵備閒其無人能無動染上君子之心乎況乎鎮蛇蓁蓁封孤千里借曰致命不知其益於二人者安在也雲門此書應與孝經並傳矣　范啟西

姚義節傳　徐化溥

義婦姓李氏字仲存家世族父祖逝而早孤年十七適姚姚亦名門夫弘化字民熙未幾補庠弟子聰穎坦夷由此稍累于麯蘗出一女適士人仲日勸勸之類如也不事生業便褰者二十餘年家人羼訴誶一日奮然謀諸婦曰吾其東行乎尋故人于長安一或聘囊槖安知櫝抑不滿載也歔泣而別于閨一往三年不復音耗耿耿有告仲者曰弘化汎汎矣何自苦為且壯年寡居將母因物議仲正色曰我貧婦也非寡婦也吾知待吾良人歸耳何說遲數十年四壁數畝而村居伶仃萬狀不可殫究老僕女併招贅俱竊遁益復不可支月擭米三五升數而炊兩鬢半粥初不知塩梗為何物突煙冷便已捷門坐卧即隣嫗不悉動靜忽可等求則卜沆不告窘出緒繭茶啖蔬之餘今且期至二十八年垂年六十有三矣人更有咎其不早適者仲泣曰吾知待吾良人歸耳又何說嗚呼義婦與節婦心一而事稍不同彼節婦者覩見夫死護家保赤脚根站定絕無二三遊移之操仲垂年亦貧守家無貲守子無續女復寡且寠安所事事不守家不守于惟守此不忘良人之血淚云爾昔之黠女以完行著于鄉傳曰魯義姑余于姚亦云云

贊曰姚之七人曰或死仲亦曰或死吾期矣吾志人曰必死仲曰

不必死吾期遂吾所冀夫其遂與不遂不可知而所可知者生而
望夫千百折死而見夫于九原是以謂之節且義
姚既未審果亡李自不得再醮此定理也獨其安貧無怨言筆
情纏綿寫出心文雙絕篇中蓋挂之性一段贊頌落款蘊子卿
一段引用未忌先母一段恐係宗親之故而掩其賢冒昧刪去
想大雅能容吾狂范彪西

再答李贊宇書

（佔畢宋何從自私）

夫道無之非是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皆千木）
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
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
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
（胡叔心先生嫁所以激而有藐科目之論也）
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為出身之媒師以是
教上以是取恬不為異非其質矣而於立身行政毫無干涉於是
（朱壹案實心本分愛惜精神之疏所以來問而起）
君子厭薄其所為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為另是一
種豈不惑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

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為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
人誰能甘之則群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
於實則必闇然自修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
未必盡無庇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于名則有張大其門面
而於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為言說而謂其為道夫夷之隘不害其
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
陋孔子於下風乎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闕畧
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闕畧以為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饜誠
有如止巷踈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坐女子於懷而

亂之而猶復然薄督男子不爲也而可乎但今因止巷之蹊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毁何可一日廢也以更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縫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此指校之額非指山起海之盤也試之何)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做(知)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主道教於一切鄉學社學之漸次開發而申飭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爲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道或以人合天或直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專果能眞悟則必益盡其眞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徒義攺過没齒以之也汴淺陋不能窺道毫末其於所謂人所謂修百孔千瘡故謬陳如此

鄒先生元標跋曰琳宮會舘舉目如林韻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碍此翏翏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衣冠華正之壇坫耶又曰不講學不聞道即位極人臣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虗生死是虗死臣所以束髮至老不甘頹墮也與此並傳西范彪

五經遊泮序(節數字)

趙嗣彥

丁巳仲夏學使虎林銀聰盧公按澤歲試炳初仁翁公子鐵山應童子科日未午成書藝二五經藝各一論一共八作筆不停揮文不加點盧公特拔冠軍爲 朝廷得人慶榜發時官紳士庶以及四屬生童吏胥負販輩千口同聲懽呼暢快以爲不負所學碩果不食可存讀書之種聞風興起凡書肆五經註疏文字購買者捆荷懷抱踵相接也諸親知喜觀稽古之榮樂睹積善之報製錦揚芬屬余言以侑酌余與炳初弱冠定交三十餘載文行互勉塤篪倡和鐵山自孩提及稍長至於舞象操觚皆所目睹近鐵山居余宅相甥館實託葭莩承諸君徵文之命共何敢辭側聞古人爲學唯務明經(未有經不明而行能修者)桓榮熊安生尚已昌黎原道進學解及柳州論師論作文必以五經爲本迨分經取士耑業其一小試又不以此爲重弁一經亦倚席不講惟登制科必諳經旨然本經外秦越視之自頹茂猷先生以五經欽賜殿試天下翕然嚮往若揭先生重熙譚先生貞黙等聞有通四經三經者若陳先生際泰章先生世純等海內指不多屈吾省若武鄉趙天麟先生洪洞范鄗鼎先生名稱藉甚吾州止王拱垣先生曾以五經考諸生趙等此外邈焉寡儔今炳初喬梓足稱繼響炳初學本五經旁參史傳鐵山少承庭訓經

史百家皆炳初身爲指授不假外傳至炳初尊大人瑞玉先生博物洽聞垂訓詒謀尤多佑啓雖鐵山閉戶下帷三冬用足而繩武率行箕裘弓冶所得良云孚矣抑余修郡志見炳初曾大母操堅竹并嶶娩栢舟瑞翁少失母事大母色養終身官司旌表節孝卓換巋然瑞翁後叅幕府遨遊燕豫吳齊間冒三蕫城陷俱先期神告促使還轅甫至中途旋聞失守目不睹兵燹之慘非至德仁孚曷能乎格如斯且宜稱萊婦梁案眉齊舞逢雙壽登堂獻祝幾千人于逐隊稱觴極贊盛矣八旬偕壽五福駢臻篤生炳初文行又爲人坊表是尤鐵山博學宏詞乘風破浪之所自設非然者曾此

功令限額大州止得四名曠使文章有用竟得寒酸首標不穿惟是盧公更孚師生之誼重知遇之情厚幣致請俾其入署讀書處庸敬延許以聯鑣登第咸盧盛名招忌尚煩實副寶持乃鐵山恂恂若處女藹藹吉人即聞報之日通都忭舞欲狂鐵山獨撝謙若歉足覘器量遠大定不難足泮池行隨炳初登　朝長采纂被輝煌食節孝仁孚之報只操左券以取今茲之賀特權輿耳

（山得集意乎）

只碩果不食二歸大有關于名教世之考試不得志怨天尤人者請以鐵山爲鮮滿腔子不平之氣直如紅爐點雪矣

范彪西

修冷口邊工紀略

王求命

余自庚戌秋七月終旬受遷安事甫兩月餘恭逢　聖駕東巡十月初遂同工部大人九山東寨等處搭橋以備巡行朝夕河酒道府兩憲俱集不敢寧處先時崇道憲撤爲兵工二部大人估計冷口邊城俾縣倍侍及初四日傳二部大人來臨縣以搭橋不遑道憲親詣冷口而止縣往然二部估計大人實尚未至也迄初八日二部大人令換什庫召余至縣適撫軍大人又自西來二部大人因諭免縣隨詣邊估畢回都越明年辛亥正月終旬道憲檄委縣路協督修邊時余以本縣有修城之役將次第起工勢難分身不

（缺一字不見難意）

無捉襟露肘之慮且縣距冷口五十里距修邊壘處則七八十里不止也往還申詳陳藉攝之難甚悉諸大人不允余思既係　王事遠近何避乃奮愚衷發狂力於二月縣城開工日夜督催竭力捐輸四越月至仲夏望前修完縣城周垣坍塌者八十餘丈併前令報完未修後修圮未報者皆舉焉凡此勉力奔忙從事甚迫者以有邊工之接踵也實則縣城未告歇之時邊城奉檄催屢矣及接部估工料原冊冊註補修邊城四百八十五丈一尺關城樓一座關門關房如冊原估工料銀三千三百一十五兩先發一千三百兩道憲定期六月初三日起工自此以後則皆坐馬督走雁

嶺逐暑奔日冐雨食風之時奐先時緣山海攬工商人迎不肯就從定修有人而陷而挑者反覆多故此中定置決紛幾費籌度纍當此亦蒸難耳然責在分內敢辭艱險一力撐支總無長避及工開以後大雨時行不得全修遇日乘時自坎嵰峪華始若火石崖若鶯窩崖若千户亭若觀音溝若王皇廟若東尖山若閻官墩若琵琶長嶺若黑楼二楼以及關門城楼履險登危日復一日工復一工幾不敢廢乃事原估工料先發者隨工隨支復續發者工漸

係有畫而指無已真應作無米粥者米固系於俱在不言

給盡其修工估計丈度之數照原册猶有溢額告成則在孟冬十月之中旬也前此祗就大概言之伏念欽工重大仰副道憲委任其間次第節目又未嘗踈踰從事一工起必慎一番調停一處成必重一番殷課一所如法必申一番慰勞一節失格必加一番駁責至於灰飭之多寡磚料之生熟石塊之側平人工之踈密與夫根基之清楚縱固通體之勾搭堅完周巳昏焦舌敝力盡心枯與此數百人數月內聒聒較量者幾不知有身也噎王事靡鹽敢告勞哉所頻坐鎮之高掌路共事贊襄巡視之韓總司董率之歐捕衞併出策力以及工房書快群鍇鑠於冷雨酸風彝齊於峻嶺螠崖而不暇也余雖謬承守土當此艱大何敢忘之謹記其始末並隨所得俚句附之他日開卷猶見余竭蹶供職之苦心砥礪宦

方之風志云

經濟文章合而為一設身處地能不心折　范鹿西

勧巷家居時一靜人也閉户著書世事不聞及筮仕遷安濡漢樸處繁難第一即以建修言之如東巡橋梁儒學察院城樓墻柵如寅賓館教練場如壇壝馬祠等修成各有詩記又似一動人也殆動靜不失其時者乎然須從靜中養出端倪方能動亦定靜亦定左宜右有如斯其生而廟食于遷安也宜哉　又評

松韻堂餘筆自序

王永命

松韻堂者遷邑治政之次堂也因其松聲滿座清韻悠然余任署領以贊助筆陳者也夫政者正也堂列於正則筆規於正所由然者何自而復有餘筆也有說焉凡堂之冊籍卷案正筆也文移招詳正筆也以及批判關牒看審條示稟請申覆之類何一非正筆也若然則松韻堂一奉正筆之堂將

上傳之彤管德行之金毫內外尊信之砆尖初終候符之鐵笔聚積此筆亦聚積此堂是松既莊焉泣焉韻亦肅然離然恰如齋松家得其正而端勁鄭重之筆不得其側面秀潤泥動之筆也一意膠持筆花枯萎無已而求

其餘蓋以正者筆嚴而峻餘者筆寬而易嚴峻者凜森而可畏寬易者脫洒而可怡也且正筆連牘長快而不可盡餘筆小篇短什而更可舉也此松韻堂之存餘筆意也雖然梅與把風蕉窓聽雨正亦偶餘籌審鞅掌王事棘心餘亦歸正楊子不云乎鴻文無範恣於川切恐文法束縛之後無復纖濬通潤之論間有逸思不出塵俗松應還撫堂而笑其弟韻余亦急素餘而不敢需筆者已

仕而優則學可作此文註腳然須從學而優得來 芝彪西

吾邑郭九子詩曰客譚雖不欣山水民事君無厭簿書可與此文互相發明 又許

蓼莪操引

王永命

昔之人有讀蓼莪而廢者矣發之者何賢也今之人有讀蓼莪而讀者矣讀之者何不肖也賢伊何洞洞屬屬與古為體備蓼莪之身而不忍著也誠賢也不肖伊何愉愉慽慽釋昔懷疚存蓼莪之心而不敢忘也誠不肖也雖然慽不肖之音而響若隨焉故不肖之氣而風若襲焉既不肖之情與志而木若橋律若變焉是有讀者不求與廢者合有不肖者不敢為賢者擬也

呂叔僩對沈龍堂曰古者設重以依神而丁蘭刻木徐孝肅圖父像為影堂而程正叔作主孝思所極不相祖述然則讀蓼莪

廢蓼莪其揆一也 芝彪西

哀辭操引

王永命

緊昔有思親操矣惻注而泣悲迴風颷響靜神傷聲留意淵此聖而哀者也哀而不激緊昔有履霜操矣懷焉若懼惶乎無從恨韻惟幽愴情懷遠此賢而哀者也哀而不捕若夫非聖非賢且激且攝呼爹耶叫娘耶譁之以哀名不得易之以哀名更不得則亦止可曰哀辭已耳夫呼爹耶叫娘耶嬰孺之天籟也嬰孺天籟而余譜之恨不爲嬰孺也抑呼爹耶叫娘耶常人之不發也常人不廢而余譜之痛不及常人也

蓼莪操凡十二段哀辭操凡十三段每一展讀令我涕泗滂沱

痛呼先夫子腸斷肝裂幾不欲生猶幸慈顏在堂恐其聞聲增悲也強起而止文之能移我情如此 莛彪西

考妣忌辰謝祗事客啟

王永命

紙花飛青每念椿忌而歲德楮葉化碧嘗悲堂辰以銘仁懷二人之去焉日遠一日而心愈近咸諸公之賜也年增一年而情益多地庫裕金錢豈等諸持贈小子天廟儲帛幣要惟是推恩先人追嚴廿七年歲歲楮輪纍鴉黑暮慈十八載時時錢灰伴蝶紅積禮爲恩綿錄恩在父母而無間疊敎稱德奚啻德加生成以有終拜寘資之多須媿稽首之少自旅爵登新餉薦先敢以薦賓祭筵粢羔羊享親因之享客借此一罏一卮之敬、用申百拜百謝之誠、仰斬咸臨、共昭特愛、

（地庫賓叢等字雖出山書取其孝思足法何必區區有無）

五經四書聖賢之文章也撰聖賢之意不過求有益於綱常倫理而止得其解者可讀此文 莛彪西

捆選不収四六既附識於一卷措風文之後偶閱天傭子集有曰上林子虛兩京三都如今學究攜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求其一言一字出於心之所自得無有也客難解嘲七辨七徵之類命辭遣意如出一轍此與今之稚子執筆爲八股碁做扯襲有何差異此等語甚合余心余嘗謂世之作四六者果能從性情中流出使人一見而動心如此四六吾又何嫌 又評

五旬祀親請客小啟　王永命

雕弧甍遠天皇皇耶將一日編䋲戀初地忽忽已負五旬念長蒿
之無成苦忝生之奚補父恩懷孜母難自傷攀親類而莫從伏賓
集而如在恭依明午肅陳薦筵几且盼親容有客想見霽色樽俎
邀台座娛賓聊追歡容大人用光小子家慶
拙選垂棘初編內載素二懷郡壽說余取其文余師其事矣須
得祀親事以補素說之所不逮方稱合作　范彪西

假旋考忌請客小啟　王永命

枉說祭田發偉資祀殊少空陳豆籩官餐忝已多計出千八百
辰念忌辰而焚餼主側違嚴四十一載惕化載而哀動影堂憶廿
齡罹孤歷少壯老之時遥徒媿知年達蚤痛弱體失怙遥身子孫
之世衍深悔變日奉遲百歲介親手之情誕日半而忌日將半人
子何以堪此一朝邀享客之賜賓筵馨而祭筵同馨嘉客能不顧
焉十八借光百千銘感
忌辰謝客五旬祀親假旋請客三事俱堪為余師亦堪為人人
之師文情要麗其餘技也　范彪西

續垂棘編二集卷之七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任重任華叟
受業王　偶書升手錄
范爾梅梅臣

捕虎答　薛瑄

辰故五溪地山險多虎近時尤劇往往群行搏噬無間晝夜既飽
內得氣去愈縱橫嗥躍無所顧畏居民行旅悉苦其暴縣吏以聞
於朝命下總戎逐捕之時宣德五年閏十二月也三日有以虎在
近郊來報者總戎率將士往遂殺三虎明日遣將士往又殺一虎

連兩日四虎就殪行者相賀于途居者相賀于室將吏以其事來
白予予且曰辰之四境若四虎比者蓋不知多少也總戎方發近
衛兵將包羅山谷搜剔其窟穴而芟誅之期醜類盡絕乃止夫除
惡安民亦總戎公之志也敢併以為賀予愧乎其言則應之曰夫
利五兵結網罟除山澤惡物為人害者自先王之制已然況我皇
明奄甸萬姓仁柔義濡期使覆載遠邇無一民之不獲其生而僻
豈蠻方醜類稔惡乃爾則獨刃網繩之施其可後也不兩日而四
虎殘期畢舉而羣惡盡是皆將吏能用總戎之令耳予逆披者無
能為也何賀之敢當然予于是益有感焉彼皮毛之斑炳爪牙之

銛利魚然乎山林搏噬民物以自肥者人皆知其為暴而可殺如
前所云者是也抑又孰知于此有不皮毛不爪牙不山林號為重
物而剥人之脂膏以自養者暴不甚于彼而可惡也哉況彼之暴
者蠢然强悍力有餘而志則否野夫小子有能高其垣籬謹其出
入猶可避其患也此則以饕餮之資挾翕張之勢或柄一隅或統
法語
一軍或任一邑無間蚤夜靡富悉被其朝吞夕噬之苦是又孰得
避之哉且彼異類也為暴自其性然此則同類也而至于斯極予
說到心上又是異
又不知此誠何心哉然彼之暴汝總戎職也行見悉皆殄除而民
物全安矣此則于職也國家憲紀素以完具方圖所以少施其方

略以單惠澤于遠邇將吏之賀可休矣衆乃相屬以目屏氣促武
而去

聲振金石字挾風霜或疑同類而至于斯極等語言太赫赫予
曰此夫子繡衣時作也鐵面總馬應當如是　范鄗碞識

向錄先生著作于他集註評註字從同也今得先生全集集首
繪先生德容宛然見先生矣小子何人敢曰評曰字乎師前弟
名分固應爾書名書識志余前過　再識

先生文集除重訂垂棘之外續編二集所載二首得之山東通
志中今讀全書深幸先生著作余小子竟畢睹也先錄若干附

小刺以傳今秋將有事于全書之刻再按續編二集所載三首
則又出于全書之外然則先生著作余小子尤有未睹之憾　再識

書絳守居園池記後

薛瑄

近得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石本於今太守臨川王公汝績記前後刻孫冲何亮序書多論樊記之失偶記舊收元人文集中有是記句解捡得之則濮陽趙仁舉辨疑附其後復深辨孫何之説非是余既未得親考絳之遺跡與樊記合否但以趙説觀之恐今石本中尚有舛誤賢太守更能參互考正并句解刻之則千載奇文晦而復顯亦可備絳郡遺事之一端他亦不足深辨云

博聞强記以此為法　范鄗鼎識

他亦不足深辨着此句是文字有體裁處　范爾梅識

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

薛瑄

中間斷無兩路

嘗謂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業垂大名于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諸葛武侯自昭烈枉顧即以身許馳驅其所以勞心焦思謀畫規圖者曷嘗頃刻而不以討賊興漢為義哉至其為子孫衣食之計者不過成都之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外此則別無絲毫取于人而益其家也其重義輕利如此故能噓炎光于已熸之日續漢統于既絕之秋雖弗克遂其擴除姦兇與復漢室還於舊都之志而大義固已伸于天下宜其（與王人子舆救衛並傳）偉烈洪名垂諸萬世而不泯也切惟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莫不慨然以古人自期然其為義之公或有不勝其計利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及古人遠矣愚因讀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于其後云

周海門語錄曰一友謂學莫先于義利之辨曰須識取當下曰當下如何時天暑人各摇扇先生舉扇示之曰只此一摇義耶利耶辨耶不辨耶其友默然鹿伯順說約曰喻義喻利是分關掐總的話聖狂之介原只于此南軒以無為而為有為而為分義利象山遡喻于志惟不得冬尺汗下總知道如今的義都是利乃一據生活而據主意愚因讀先生書出師表有感而書此于後云　范鄗鼎識

與楊秀才書　　薛瑄

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來官河內時先生相識于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子官河內生還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世舊有別業在榮陽因往治𦵏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北墕尤甚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而畧無慍色其冬瑄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玉津西山下流涕爲別大事既瑄來榮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內來留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絕瑄惟人之所急惟利與勢而已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趨而乃款勤綢密相從不厭如此非篤于爲義而好衆人之不好者能

爾耶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爲意因畧陳其固陋以爲生勗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極平常語卻極真切）偉士竊自私記于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豈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于是顧方屬對偶習歌詩而尚未知所以爲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敎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敎遂發奮篤專于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讀書賢哲何等勤苦）至于佇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輟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㳂治源本而恆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于內而迫之于（視苦讀時文墨套而終身不得第者其得失爲何如）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于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于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

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寔非楊秀才一人之志）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哀哉）瑄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于辭則析理精切而不（詩書之益人如此）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其曰不求之求是）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呂新吾所云胸中無此須識見者）涉獵記誦愈勞愈難縱使得之亦何益于人己哉鄙見如此惟深加思勉毋以斯言爲迂而虛用其勤率甚

聞之行狀、呂之柟記，固能記其大畧，然不若先生此書自記之為切也。余欲補入拙選理學備考之後，惜板既出而未逮，噫。范鄗鼎識

向讀陽明全集，見與人諸札，無論人之問致良知與否，但以致良知為言。今讀先生諸札，因問而答，絕不專主一說。是陽明先生之教人也以我，教人先生之教人也以人，教人兩先生之微有不同者以此。附記

戒子書

薛瑄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倫理而已。（孫詩云：君非禮義，凡其服無異禽獸具鬚眉。）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倫理則蠢然無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為。（雞鳴平旦，捫心自揣，即賢哲輩亦當汗出心動。）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則偎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

之陷于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為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于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二求字二思字一求字）（入手處）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于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于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于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于長幼思

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于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
此五者、兼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
理、庶幾無其人之名、得免流于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
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禮之教
色臭味、淪溺于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
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盡、俯為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
于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金忠節曰、凡讀書須要討實落受用處、纂集衆解、求得博覽之
名、此等病與好貨好色之念爭不相遠、余亦曰、凡讀書而不讀

此等文、雖目兼十行、胸滿五車、與白丁蚩氓無異、苟恃其才學
舞文弄筆、作為傷風敗俗之書、或編詞曲、或演戲本、此等才學
吾恐又降白丁蚩氓一等矣、讀先生飛鳴鄒蹕群遊旅宿諸言
為之發汗、范鄗鼎識
如讀性理、如讀家禮、如讀四書大全中諸儒名論、必傳必傳、范鼎
識

答閻禹錫書　薛瑄

瑄再拜書、復賡文先生禹錫足下、自來金陵、未及一年、三辱手書
示問、重叙河汾之會、以及瑄之出處、藹然忠厚之意、溢于言辭、為
苟不淺、但前後所推許者、皆不敢當、瑄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
趣、而卒有所未得、亦僅置于心而不忘耳、承喻所學之正、進修之
篤、敬羨歎羨、第別紙所錄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古人為巳之學
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以有
激發不平之意、得不為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
求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烏足以動吾心

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若夏虫之疑冰、是誠然也、夫
以子貢之高識、猶僅克悟性天道于晚年、況他乎哉、程子終身不
以太極圖示人者、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之
序、若不量所至、驟語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為不足信
矣、其他書辭不能盡答、惟所學之正、進修之篤、他日所就、殆未可
量、固非老拙日退者之可望也、所求文獻通考、叢纂二書、叢纂所
未見、通考家有之、博而不約、殆非理學之所急、良輔亦有二書
見寄、尚未奉答、故因鄉人薛生之便、率此奉復、尚冀心照、不宜
心懷之虛、學問之正、切磋之益、舉一筆而數善皆得者、無如此札、
范鄗鼎識

答閻禹錫書　　薛瑄

賫文閣先生足下、別來數年、以氣味之同、未嘗少忘于懷、兩年連得兩書、乃知足下之見愛、亦如愚老之思足下也、但前後所稱道者、皆不敢當耳、承喻陞清秩、得以所學勵英才、樂可勝道耶、又喻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掇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覩、早寄為妙、所要讀書續錄、但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覩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異日見卓立于前、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竊謂因經以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

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按如在洲與如用餘受若生六落得糟粕二字作結果）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以足下之明、敏於程子要語、從事必熟、特以愚老欽慕之切、故敢賫言之、更希留意、妙甚幸甚、

此本復欠備、惟心照不宣

讀此札、可不讀晦菴要語矣、讀此札、益令我思晦菴要語于不置云、　范鄗鼎識

望雲思親序　　薛瑄

昔狄梁公登太行、顧瞻河陽白雲、飛繞親舍、凝立者久之、後世思親有以望雲自名者、遂以為故事、蓋慕梁公之風而興起焉、余以謂人子愛親之心、蓋出于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已、其或至于睽違膝下、為時久遠、則其思之之切、蓋有隨時感發、而不可抑遏者、又豈必登高山、望白雲之繞親舍、然後可以動其念哉、然則梁公白雲之思、特其一時之興、前是無時而不致其思者、固可見矣、是則後之君子求梁公思親之實可也、慕梁公思親之名、不可也、余友鄭君元吉為其友霍志剛氏求望雲思親序于余、造余廬而請者

四五至而不厭、余竊念素與志剛不相識、其思親之慕名與實、皆（此人便落□謨窟矣）不可知、獨所謂愛親之心、出于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已、人皆有是、非特志剛有是也、志剛家山東、二親皆安好無恙、而志剛游太學者有年、親舍邈在海岱之間、音容久曠、定省久踈、則所以思之之切、固宜隨時感發、初不待于望白雲之飛揚、而後動其念也、而猶以是自名何耶、豈慕梁公之風、而求其實耶、志剛其加勗哉、他日著忠節、建事功、而可垂之後世者、未必不自於望雲思親之實之心推也、是為序

文千子寄陳大士書云、許人一序、文如許兒女與人婚聘、贊人

一字如贊周孔即座師公祖父母之前亦宜語言持重端詳曾記柳文有云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謂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談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千千之言既如此惜當時不引先生此等序為之救藥

范鄗鼎識

俗儒浪稱古文不知古文為何物韓昌黎曰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又曰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如先生此作絕不誇奬志剛一語是真能學古道是真能為古文者

范翼識

送建昌尹陳繼賢序

薛瑄

（嘗有程朱夫子在心目間所以左右逢源）

昔明道為邑嘗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右夫以大賢為政必視民如傷則其慈良惻怛愛民之心出于至誠而自不能已者為可知矣今之為令者曰字民字者養也養民而能以古人之心為心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南康為江右之名郡建昌于南康為大邑昔濂溪以道學為二程之倡紫陽以道學接二程之傳二君子皆（奇遇）嘗宦遊其地則其流風餘韻被于里閭入于人心至今必有尚未泯者士君子幸而受聖天子之明命往字其民夫何為哉亦惟景行前哲推慈良惻怛之誠心以及其民焉耳衡陽陳繼賢氏由科目進身初知沛縣後知雎寧皆有惠政今丁內艱起復知建昌建昌張惟明登進士與余為同年為御史與余為同官喜得繼賢氏[illegible]其邑也來徵言以贈其行夫明道大賢也其為邑無適于愛民如傷南康又為道學君子過化之地周程朱氏同一道也繼賢之（然身用之不盡）往復何待于他求也哉亦惟質諸簡冊詢問故老求周程朱氏所以施設者如何所以愛民者如何苟能企而慕之又以程子所箴戒者書于座右時自省焉則慈良惻怛之心出于中及于民油然而有不可遏者矣余既以是復惟明因以為繼賢之官之規

理學文章天造地設

范鄗鼎識

送黎恭政致仕序

薛瑄

逾嶺而南皆古百越之地延袤數千里危峯穹壁長溪大壑相與削拔廻環深窈莫測奇草異木生其間若柴凋花實率不以時循嶺東南又皆大海瀰漫旋繞每晝夜晴霽亟星斗浴日月水之百怪靡不軒豁呈露至颶風或作則濤波洶湧噴薄盪摩霆轟鼓擊聲震山谷其霧氣澒洞轇轕茫無畔岸洲島雜國若扶南真臘黃支婆利國之屬動以萬計而四時溫凉蒸爍之氣發作無節故居人行旅將息之道為難（狀地精煉意）今山東大恭黎公嶺南清遠人也自讀書筮仕出入中外多歷年所官已達矣一旦引老將歸其鄉落臬諸公有以嶺表山川風氣之異如前所云者為黎公告且重其歸而勸其擇地以處焉黎公曰不然吾家嶺外舊矣封樹成列先祖之丘壠存焉閭里如昨童稚之交遊在焉今之歸方將荐蘋藻以伸罔極之孝思具鐥醪以款平昔之親故又烏以風土之異移易吾之心哉（時乎必不敢為此）余謂不忘所本孝也不遺故舊義也合孝與義可謂篤于人倫將不擇地而安矣風土之說誠不足以動念

未嘗不風華未嘗不典贍然而先生本色終不為風華典贍所蔽也　范鄗鼎識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薛瑄

韓城古韓國也居河山之間地廣民衆先時為邑者率多與吏民不相得連以是去人皆謂其風土剛勁民好伺察其長之失而中傷之關陝邑之劇而難治者必曰韓城云今令李公居敬以鄉貢進士來知是邑始拜官時人皆以韓城之難治如前所云者為言居敬不以介意及到官痛刮剔官府里閭宿弊潔身以先之祿食外一毫不以漁民自奉甚儉至馬不食粟澹如也（心清則理明加以事事皆當）檢飭吏卒非公故不得出縣門人以賄交者悉皆拒絕民有事至縣者以告以孝弟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于誠實民為之感動信既在民凡事不待督促而集賦稅以時里閭無事居敬在官始終如一日由是僚吏民庶皆服其廉公聲稱之美著于遠近及九載考績將去民恐失之不約而合辭乞留者千百人藩臬以其狀上朝廷以民之安之也壁秩俾還所治居敬固自持不易民之信愛益深于謂天下古今人心一也謂獨韓城之民難治者豈理也哉吾以誠感其民民亦以誠應吾以智籠其民民亦以智應猶影響之于形聲也切怪長民君子誠之不足而歸咎于民之難治殊不知自求其誠使持身之廉處事之公一出于誠人將信愛之不暇又焉有不可化之民哉韓城之民前日之民也何前日之難治而今日

易治乎由居敬知民不可以智籠可以誠感故其持身處事者皆
不敢舍此而取彼積其誠信之久民皆愛慕不已將去而猶懇留
之尚何難之不可易哉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
謂其難治但當責其治之之誠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于居
敬云

涑水編大半類此　范鄗鼎識

竹深處序　薛瑄

杭之土宜竹郡人朱景暉環其室種之數萬竿冐烟雨搖星月颺
風颸變霜雪乘暑晦明動息之變千態萬狀皆因竹以得勝而境
益清居益邃忽若不知塵囂之紛聒也景暉時與一二佳客徃其
間商確古今道理誨子孫以孝弟廉恥禮義之行治其家以勤儉
整肅人倫內外之防脫去習俗之浮靡一還古人之淳朴蓋皆自
於竹深處思而得之非若昔人有以放逸自高者往往恣肆於茂
密之間或以博奕詭狎為樂或以酣飲歡呼為達否則溺意於詞
章圖畫字書技藝之淺事而不知天理人倫之大道甚矣其皆非
（賀[illegible]所以稱東坡[illegible]忌悍也）

中庸之行也是豈景暉之用心哉監察御史謝君衡景暉友也常
造其處而得景暉之議論知其必有可取者因求文於余遂書此
以還之使知所擇焉

莊木齋擁真珠達磨二泉竹木花卉駢頭滿前賦詩尋樂為日
不足焉少墟不赴宴會飲奕之間不涉園亭圖畫之玩乃兩先
生理學則大同也余嘗謂遊觀玩好顧其人何如耳觀孟子對
梁王立沼上齊王在雪宮可見即如文清公於竹梅蓮蘭菊不
嘗稱五友乎不嘗作五七言絕句與近體乎先生原欲人遇物
便知所擇非徒序竹深一處為然也　范鄗鼎識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翰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切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

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絀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科目舉業、糊名易書、三代而後、取人之法、此為第一矣、惜士習間有不端者、厥弊乃生、所以胡叔心、辛復元理學諸先生、激為廢科目、變舉業之論也、試觀此序所云、根於理義、發明性之體用等語、尚謂舉業有妨實學否、　范鄗鼎識

艾千子之論八股、至矣盡矣、獨未拈出復性二字、不免缺陷、此其文人聖人之辨歟、　范翼識

車牕記　開手俱有書法　薛瑄

河東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小子淳乃取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窓致以此物為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凉心神通融四體迨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君子世嫌居天下之廣居何等受用自在）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傍士巍堂綺戸可謂廣且麗矣彼方福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焦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窓記

居小心大與居大心小二語真是危微之辨理欲之分人禽之介死生之關念哉　范鄗鼎識

孫月峰謂眉山之文小題目能大做　巽於先生亦云而一派端方正大之氣眉山恐不能也　范巽識

求思堂記　薛瑄

人子生於親之膝下方其幼也其親出入顧復惟恐驚之寢之饑之渴之蓋未嘗須臾忘其子之身而欲其安也及少長也其親誨諭諄悉示之以孝弟忠信之道陶之以詩書禮樂之方未嘗一念忘教其子而欲其入於善也逮其成立處於鄉則欲其子以賢行自著仕於官則欲其子以忠廉自修是其親之心又曷嘗一日忘愛其子而欲其始終有所成就哉（如是云者尚有不止于是之）親之恩如是故其沒世雖遠人子之喘息呼吸即親之遺氣人子之身體髮膚即親之遺體則所以追念其親之撫摩保愛教誨期願之恩而惻愴悲思之情出於中心之誠自不能忘於一息之間與子之身相為始終者是乃天理民彝之至非由外鑠也詩人所謂求言孝思者殆以是歟揚君伯玉江西瑞之高安人也自在鄉里時已失怙恃每撫遺體感遺氣而追念其二親撫摩愛誨期願之恩泫然憂悲不能自已因取詩人求思之言以名其所居之堂其後伯玉登進士第為御史為按察僉事累官至四川叅議所至官舍必寓以求思之名（孝者所以事君也）所謂惻愴悲思之情出於中心之誠無間於一息與吾身為終始是乃天理民彝之至者伯玉白首不渝焉其可謂能踐求思之孝者已（必有不能踐求之思）伯玉兩任風紀荷國家推恩皆得贈其親之官如已之秩榮賁泉壤

光動里閭伯玉又足以遂求思之情矣今叅議九年秩滿前後居官者三十年所至必舉其職而無纖毫之玷是皆自求思之孝擴而為事上之忠既忠且孝有子如伯玉雖其二親亦可無憾於九原而是堂之名亦將傳於永久矣于是乎書

讀求思堂記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　楚部鼎識

遊草堂記　薛瑄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僉都御史李匡約余洎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為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為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且刻子美蜀中諸詩於板以示景行前哲之意每歲時良辰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髮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為蜀中之勝跡雖朝之縉紳大夫有事

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余與李張羅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為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鏘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澤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跡篁折箏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娛心意而供出遊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有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即其地以為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扁曰草堂寺者蓋因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以子美嘗為工部郎故以是扁其祠云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後有中堂三間以為遊者宴息

之所景後有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象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余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亞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四川藩臬都閫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聲以侑酒焉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至小酌至暮而歸余惟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為塵土而荊

以前唐宋與八大家同以後則八大家不能兼

榛矣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

堅聲千百不子美

工而麥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黃屋出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

戴高位食厚祿號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頓顙賊庭受其偽職子美在當時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起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適嚴武鎮蜀奏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惆然不忘故其發而為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

發素難起中有如此講詩者

憂國愛民至誠惻怛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太息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始終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

一節為然也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為人慕其為人則併慕其所居之室此子美之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來長存也且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

避外長江空自流今人只漢

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甍巨棟歌臺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室也今皆消滅泯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為後世之所景慕興革遊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為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者子美殆近之與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即青羊宮西行所過橋下溪是也時同遊

者、布政使張惠、按察使茅惟楊僉事劉福都指揮李榮周翯廉恭、藩臬都閫共六人、其餘文武將吏甚衆、不能悉書、

韓柳歐蘇一變而為周程張朱在反掌間耳然文非明效大驗

與 范部鼎識

平陽府儒學重脩記　薛瑄

平陽為山右之大郡統屬三十有五而郡學寔人才風化之所自出為支屬之所觀法為郡之政固非一端宜莫先於學政今姜守德政三衢名家子蚤游太學出令上元上元為應天劇邑素稱難治姜守歷職九載事無不舉遂陞禮部郎官又三年陞知是府涖任之初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退見神廚學舍率多敝陋及有屋宇當立而未備者因誌諸心及半載問值時豊人和乃區畫挻埴之具斲削之材以及甓甓百需既合矣於是就工先作神廚次作明倫堂作學門以及師生宅居退室絛垣道途靡不完整平

直又表頖宮之扁覆以重屋始事於天順五年二月凡五閱月而工訖學舍為之鼎然一新郡博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若古唐虞三代之教學雖名有不同而皆本於道蓋道之明即人倫之明考諸載籍可見矣自孟軻氏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氏曾思之道不傳歷漢唐以來間亦設學立經置師弟子員然道既斷而不傳而其所以為教為學者徒硫硫於訓詁名物口耳枝葉之淺陋甚至雜於異端惑於功利汨於百家衆技之偏曲支離雖有臨雍拜老增廣生員如漢唐之盛亦不過侈當時之觀美卒莫能究大道之歸而復隆古明道明倫之盛至宋河南二程夫子出始有以接千載不傳之統於是發明性即理也以見道之大原出於天表章大學中庸明古人為學之次第造道之閒與以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雖多亦奚以為（本次俱有輕重緩急之節）周子以剛柔善惡中焉而已矣論為師之道張子教人必欲變化氣質復天地之性至朱子會華周張程子之學以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魯鄒之道註釋四書為講學之本又集小學為大學之根基以及詩易既有傳義諸經亦發其大旨資治通鑑綱目則理一天人義兼巨細由是教人之法大備雖所入之途各異而其要歸皆本於明道明倫如唐虞三代之教然當時講論極為明備而乃

屢為狂言所阨竟莫能施其教於學政達其道於天下逮我皇明（指沈述祖等）統一萬方道隆千古內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之所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於周程張朱之說以求堯舜以來千古聖賢之道而前季訓詁詞章異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說皆不得淆雜乎其真由是濂洛關閩之學得以備施於學政盛行於天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道明倫之盛今平陽郡學人才風化所關姜守知為政之先務而新理之事神育才咸有其所為師為生徒者其必仰思朝廷建學之意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庶幾人才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於支屬所謂明道明倫者將

不為虛語斯於姜守之興學與有稱焉於是乎書

一篇道統淵論出於文清之口建諸庠序之地安頓恰當

范鄗鼎識

故贈兵部主事陳先生墓表

薛瑄

浙江富陽陳復初先生以宣德十年十月初十日卒于河南汜水之官次又十五年為景泰元年始克表于其墓先生諱原復初其字也其裔出陳太丘之後自漢晉隋唐宋以來陳氏仕於其世者代有顯人以家牒弗存不能詳其世次至先生曾大父子高大父仲遠父思明此三世皆積善行義於鄉里種而不食其穫施而不求其報思明尤讀書好禮及生先生有異質知其必有立也遂遣游庠序從良師友以開發涵養其心性時未數學識驟進不凡流輩咸推服以為不可及後以明經入太學益考業於明師儒且得

盡友六館天下英俊之士開見日益富發經日益有得遂學行有成者分教四方學校先生遂有山西沁源儒學訓導之命先生既至官謂曰官無崇卑顧職所盡何如耳且天下莫大於道訓導為人師師道在焉道有不脩何以盡其職乃充其學以道自勵早夜（曾有先生之不得素書尚如此）懇懇以啓迪諸生者皆經籍所載聖賢所傳三綱五常之道異端誕妄不經之說無以干其念由是學子翕然從其化山右稱善教者皆推先生為最後調閩之興化縣學兩任江西饒州府河南鄭州郡庠皆以舊職合四任秩滿陞汜水教諭又九年將去而陞秩諸生狀其善教之績上章願留以卒業部許其請竟以疾卒于官

享年六十六矣○氾人慕先生之德教者○不但庠序諸生○又延及里
閭齊民○既葬先生邑東龍泉鄉之原○役留其家占籍於氾焉○先生
旣有美質○又克之以正大之學○歷教五郡邑○將三十年○無倦之心○
始終一致○所至成就人才○隨其器質○弟子名薦書○入官蹟仕途○著
聲蹟於世者○林立相望○若先生可謂無忝於師道○而能盡其職矣○
先生信道旣篤○安於所職○無絲毫自賤○求人知薦○意性復樂易寬
大○接人洞見表裏○坦然明白○不爲防畛崖岸○苟賢矣○雖貧賤○禮之
有加○苟不肖○雖顯者○亦視之漠如也○居家不問有無○尤喜賓客○每
客至○即呼酒延款○連日夜不厭○急於行義○嘗斥其餘○以賙貧乏人

有死無葬具者○即助之棺槨○其友葉全○寄先生以白金百鎰○全亡○
召其子○以金還之○鄉人孫景原戍邊客死氾水○先生遣人護其骸
骨○其妻子○以歸○嘗道經睢州○逆旅張貴家○見庭槐群烏○護巢哀鳴○
問其故○貴曰○家貧無以自活○已售此槐以給食○伐者將至○烏懼傷
其雛○故哀鳴者○此先生問槐價幾何○即如其數○探囊金○使還市槐
者○貴○舉家邏拜○槐得不伐○群烏即噤不聲○先生平昔○舉義甚多○此
特其一二耳○他不能盡述○嗚呼先生自其曾大父以來○皆積善
行義○隱德弗耀○至先生○始以文儒起家○益衍先世之慶○又位不滿
德○而以教付厥子○其長子鑑○克守家業○次子銓○登進士第○今爲兵

部職方司主事○三子鈍○中鄉試○禮部乙榜○任大名府儒學教授○鎰
爲主事三年○例得推恩於其親○於是勅贈先生○如其子之官○其配
呼氏○贈孺人○先寵赫然○動於一時○先生雖沒○亦可以無憾矣○夫惟
所蓄者久而深○故所發者遠而大○蓋其理有必然也○余少從先君
子○典教榮陽○其地介鄭氾間○余往來嘗抵宿其館舍○先君子沒於
覃懷○官舍○榮先生又遣人致賻○復遣銓從余學○故余知先生履歷行
實頗詳○用敢序次其事○表於墓左○以明先生所以承休於前而貽
榮於後者○皆本於德善之積○不惟其子若孫○當永永嗣服無替○而
世之人○亦得以有所觀覽興起焉○

小刻學者須知、袁顏合刻、開卷有益、觸目警心、諸書○皆積善之
效說者曰○事近報應○上智弗道○嗚呼○讀文清公陳主事墓表○可
以止矣○　范蔚昌識

策五十八道　録三

薛瑄

問造化不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已即周子太極觀之可見矣(二理即在陰陽五行上見得陰陽五行即在萬物上見得)所謂一理者何所寓歟陰陽者何所運歟五行者何所布歟萬物者何所生歟一理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與氣果析而為二(其實理氣於)歟(氣原一也)其化生萬物也理歟氣歟化生萬物之後理氣與之俱往歟亦恒存而不易歟窮理為學之首事試詳陳造化之秘

問天地陰陽形氣之實體也天之氣充塞上下四方無少間隙而天之外又果有何物歟(觀性理稽朱胡邵諸說可知)地之形居天之中是其為體至靜也而天之氣又何以流貫乎其中而發生萬物歟且天既無窮而包乎地之外矣其地之形又果有邊際歟抑與天之氣俱無窮盡歟天氣也地形也氣與形又何所依附歟夫日明於晝月明於夜說者謂月本無光(漢唐宋以來惟梁山來矣鮮之說為確)受日以為光且日既西入地中矣而月三日始生明八日為上弦十五日為望而月之光何所受於日歟及既望之後月又生魄至下弦而為晦而又何不借光於日歟天地之所以大小日月之所以明晦皆(後儒皆有[illegible]矣)窮理之事也其詳言之

問選舉之法雖見於有周而于時未有科舉之名也其事果始於何時歟漢有制策以取士若董仲舒公孫弘皆由是以進後世之策士抑又本於是歟進士之科盛於唐宋而唐宋之前又始於何時歟廷試之策其即漢之制策歟說者謂豪傑之士由科目而進宜所得者皆方正賢良之人也夫何由進士而出者有君子小人之不同歟古人謂不知言無以知人糊名考文即其所發之言也何能言之士文有餘而實不副歟元之科目有古賦蓋詞章之流今罷古賦以論易之誠近於義理之文矣得人之盛(采[illegible]癸酉順天程文)果有盛於前古歟(歷觀科目得人果有勝于前古)朱子有曰為科舉之文者亦能言廉亦能言義及其所行則不廉不義者多矣蓋惟從事於紙上之虛文而不知反求諸身心之實也茲欲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必欲行聖賢之道使文如其行行如其文以免朱子之所識果修何學政施何教法而可以化天下之士而至於是歟試詳陳其說

彙既得先生全集四十卷先録其文若干為拙選續編第七卷復得河汾續集兩卷下卷所載行實祭文等見全集內上卷策問五十八道除第一問外餘皆全集之所未載復録其三附録於後餘容附全集重梓謹按續集出於甯先生手仍將甯原序節録於後以備參考甯序畧云讀書録敬軒諸集皆行於世矣至其策問若干首獨未入梓杲於巡鹺河東遣運司學鍾教授昇請先生里搜採遺稿歸得是帙云云正德丙寅蓬萊後學甯杲書

范鄗鼎識

續垂棘編二集卷之八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男　翼　孝前

受業范爾梅梅臣手錄　姪　翽羽豊

陳言疏會推捐納

田六善

為遵　諭陳言事、臣伏讀（文章占一業字是龍門得意處）上諭內有或用人未當賢否混淆以致庶績未熙事多叢脞之　天語仰惟（何等簡明直截）皇上誠知用人為致治之大關也臣思在外緊要之官莫過于督撫督撫　皇上簡命臣無容置喙至布按之會推斷宜循序詳議也近見會推布按

凡係參政副使等官俱得挨　用夫不次用人者　皇上之大權挨次討論者會推之舊例今日廷臣矣公矣慎仰體　皇上立賢無方之意如前日會推于成龍眾論僉同真足激揚清吏但近日官如于成龍者不可多得　臣恐行之既久各官皆萌覬覦之心臨時不無負緣之弊臣謂推布政仍宜於按察中挨次求之推按察仍宜於參政中挨次求之如按察參政俱有指實不可當此任也方可於副使以下挨次求之夫按察參政官非小而任非輕也如按察不可推布政尚可為按察乎如參政不可推按察尚可為參政乎或老或病或人地不宜或才力不逮廷臣果有真知確見者不

勘明白直說始可隔過另推如此則議論既詳賢否自無溷淆之處矣臣謂在外親民之官莫如知縣今日知縣皆捐納矣又有納先用者又有納即用者以名器之重似為捐納者闘利之場　朝廷以賢求人尚恐賢否溷淆此輩以利進身溷淆又當何似臣謂知縣仍聽照例捐納外以後捐先捐即者概宜停止（確）夫以白丁納銀千餘兩使為銅章墨綬之官尚不謂榮乎必欲早得一縣其意安在（痛哭于紙上）是明明以窮困之民副之為償債之地也（置利害于度外）臣意司農必以兵餉不足者暫議權宜臣謂用捐先捐償即以生財何如去貪官污吏以充用如河南撫臣董[illegible]入境料參便得贓銀纍纍臣請　皇

上嚴飭各督撫將布按道府及州縣等官真正貪惡積贓巨萬者列疏糾參每省得四五人便可得贓銀四五萬如謂今日而無此輩臣不信也天下之人亦不信也區區捐先捐即能得幾何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採擇施行奏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初讀之喜其理明筆快再讀之服其胆壯氣雄三四讀而如白丁償債臣不信天下不信等語不覺警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同日邸報中又有兵科劉棠溪（諱沛先四川閬中人）先生一跡內云查向來選知縣者非若捐納以一白丁而忽居民上然猶多不肖屢見彈章若捐納之人其心果於公乎抑其心別有在也而乃

急急以求選録〇用之不足而先用〇先用之不足而又先〇先用〇此

何為也〇若欲操本以求利〇舍少以取多〇則民不堪命矣〇如此等

語〇不太直乎〇乃俱嘿

皇上俞旨何也〇翟璜曰〇君仁則臣直〇長孫皇后曰〇主明則臣直〇草野

病夫為之〇瞿然〇范彪西評

陳言疏　督撫　田六善

為邊　諭陳言事、臣竊惟設官分職〇原期共勷化理〇今我　皇上〇

敬〃天勤民〇孜孜求治〇大小臣工〇不能仰體　聖意〇推廣　皇仁〇

在內者或推諉成風〇在外者或貪污任意〇官長刻剝之政〇到處皆

然〇閭閻愁嘆之聲〇所在都有〇以致暑氣炎赫〇天色乖異〇　皇上乃

復省躬引咎〇屢廑深至〇臣知諸臣奉此煌煌　天語〇清夜自思〇

盡當愧死無地矣〇伏讀　上諭〇內而部院〇總天下之樞機〇或條制

有未盡善〇外而督撫〇繫生民之休戚〇或吏治有未澄清〇　皇上於

內外情形已洞若觀火〇臣謂條制之不善〇尚易更張〇吏治之欲清〇

極難奏效〇何也〇今日官至督撫〇遂無人為之糾察〇而聽其自恣也〇

（兩路夾攻即文勢亦倍精健無敵）（上段如虎）

或〇謂〇有〇部〇院〇之〇考〇核〇　臣〇謂〇部〇院〇止〇可〇得〇其〇功〇過〇不〇能〇得〇其〇贓〇私〇且〇

督〇撫〇加〇級〇甚〇多〇擢〇册〇而〇求〇功〇多〇過〇少〇矣〇或〇謂〇有〇科〇道〇之〇糾〇參〇　臣〇謂〇

科〇道〇止〇可〇得〇之〇風〇聞〇不〇能〇得〇其〇實〇據〇且〇督〇撫〇財〇力〇甚〇大〇[illegible]〇遏〇風〇聞〇

（覺一步正緊一步）

虛〇多〇實〇少〇矣〇居莫敢誰〇何〇之〇勢〇自〇非〇大〇賢〇鮮〇不〇縱〇放〇道〇府〇每〇年〇規〇

禮若干再行搜括若干〇則〇道〇府〇所〇轄〇之〇官〇民〇如〇賣〇之〇道〇府〇不〇問〇矣〇

州〇縣〇每〇年〇規〇禮〇若〇干〇再〇行〇犒〇索〇若〇干〇則〇州〇縣〇所〇屬〇之〇士〇民〇如〇責〇之〇

州〇縣〇不〇問〇矣〇加〇派〇雜〇差〇則〇貧〇者〇之〇困〇苦〇無〇告〇網〇羅〇詞〇狀〇則〇富〇者〇之〇

寃〇抑〇無〇告〇坑〇損〇行〇戶〇則〇商〇賈〇之〇消〇乏〇無〇告〇縱〇容〇積〇蠹〇則〇善〇良〇之〇詐〇

害無告臣謂非時遣巡方則此弊究不能解百姓終不能安地方終不能宰也臣見 世祖章皇帝時山東巡按程衡參巡撫耿淳矣江南巡按秦世禎參巡撫土國寶矣兩撫皆置重典一時天下肅然今日若槩差巡方恐選擇難得多人伏乞 皇上欲澄清某省令都察院堂上官於御史中慎選一人具奏兩省則選兩人或一年或二年再清某省則再選不必一時俱遣出其不意示以不測使天下貪惡之官不敢恃督撫之勢而肆志即有不肖之督撫亦不敢自謂處莫敢誰何之勢而庇貪害民大誤地方矣若巡方則責令都察院堂上官不時察訪如不稱職不時糾參治以重罪如果正己率屬不畏強禦著有實績者 皇上不次陞擢當此重大之任前有重賞後有嚴處俱不得以平常考核以便廝庸者塞責了事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採擇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督撫而賢也讀此涇渭有辨喜而且感督撫而即不賢也讀此一省過能改喜而且感然作者之意豈計喜與感果否但憑此一片為 國為民之心寫此一篇興利除害之文總求不負
聖天子皇皇求言之意而止 范彪西

重名器疏 李宗孔

題為治平貴在用人請分缺之繁簡重名器以收民望事自古帝王建極不外用人故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又曰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凡以言俊傑在位百職就理萬姓樂業天子垂拱也我 皇上御宇以來時時求賢事事愛民文教日宜武備雲集唐虞三代可屈指也值因逆賊犯順計部日以軍需為急而條議者紛紛無不兪從納官之事例開矣在內之官始而不過中書閒曹繼而上及主事員外等項矣在外之官始而不過有司下僚繼而上及道府等項矣夫援納一項頭緒繁多仕途混濁難以枚舉臣姑就知府知縣牧民緊要之官言之如知府一官大府管三二十州縣不等錢糧數十萬一二百萬者戶口數百萬者一聽顧指不減一小省巡撫其降級還職猶可言也而輦職者朝而白身乃以五千兩暮而貲堂矣彼既貲有重資能保其不取償百姓魚肉地方乎 臣查世祖章皇帝時另開四十大府以待賢能令合無仍行長法將錢糧多者定為大府約以八十府為期其餘小府以為還職降職援納者之缺非苛刻之也以五千兩驟復四品大夫專司數誠未為不得也若夫知縣輕視之乃百里之寄耳而不知大邑錢糧亦有十餘萬二三十萬不等者土地人民生童胥

吏聽其裁成今不問才也能也文理優通也朝為白丁上一千七百兩而慕則堂堂縣令矣再上一千兩而先用矣再上一千兩而即用矣通計不過三千七百兩即授一小縣而烟火萬家司其政（兩案俱扎担制允得進隙之道）令光榮極矣豈薄待之乎查世祖章皇帝時招民授職所費七八千兩甚而有萬金者尚行考試文理通順者為知縣不通者改授守備部案俱在何不舉而行之乎合無以應選縣缺通盤打算除糧重地繁之外分糧輕地簡者十分之三以為錄用先用即用之缺則銓補各不相妨矣　昔仲叔於奚請繁纓孔子惜之謂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夫繁纓微物也聖人猶重焉況大府大縣乎今銀既納矣無可挽矣（此疏既挽八九）不得已分別繁簡以存激揚之意則用人之大權仍歸　廟謨非有錢者視功名如寄取而大府大縣且聽之不可知之竹籤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為捐納者各設一法其法皆率由舊章絕不自作聰明真是議天下事以虛心任天下事以實心者向讀前代太平楊全甫澤州王復我諸先生疏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不肯言之事近讀郿鄠偶得同時陽城田閒喜朱大同李諸先生疏較前代楊王更進一步惜余病居深山不能遍抄以傳思之忡忡　范彪西

官戶疏　李宗孔

題為另立官戶易知由單開增除以清混冒通有無以安民生事

竊惟天下之錢糧由于地畝而地畝之在官在民者原非世業交易無時有無輪轉全賴地畝互為授受（此豈經生家言）此民生通融之大關頭也自官戶加三之議行比歲以來官戶為加三之田如有急需而復授其田者而官戶困民有急需則官戶苦重賦而不相授而民戶困通融之路塞而田為匏繫此其一又田肥瘠不等有錢糧加三有盈除者有錢糧加三之外苦賠償者不論富歲凶歲糞其田而不足此其一又雜職例監武職等項最為繁多槩入官戶究竟莫可稽察官吏侵吞無由而知朝廷有加三之名而吏胥飽加三之實此其一又會議以官戶加三不當雜辦既奉　俞旨有司何敢固違但官戶日增小民雜辦益重又其一此外不肖有司擇監生等項愚懦可哀者加以隱漏名色私相勸詐亦不可定此又其一彼時會議從軍需起見以為凡我有官固所樂輸誰能思及既行之後叢弊多端至此極也即今軍需方缺（叢議通大）亦何嘗更議臣以愚見酌行數策在錢糧仍可無虧或足以補偏而救弊敢為　皇上陳之一民戶買官戶之田本年稅契即照民戶納糧官戶買民間之田本年稅契既上稅契之銀准作本年加三而田土有交易之事

矣一田高下不一現在加三者恐行更改以滋弊實此後新增官
戶宜有加一加二之別上田加三中田加二下田加一瘠土者可
以樂業矣又加三之法從納銀起科不從地畝起科彼重賦之產
加三已足矣後經部議又將糧米一併加三實不能支此議政王
大臣會議之所未及所當豁除而賦重之田得以稍甦矣一官有（如讀）
（三百篇勞臣諸什其曲體下情如此其真盛世滿文也生其時者）
崇卑榛有厚薄素封之家加三不累終窶之族正課維艱如吏員
（廉無北門交謫之歎）
衣食不過雖考雜職守候無期又武職微弁守備以下身在行間
既無坐糧八口為累即在本籍寔難查考諸生究經二三十年守
一歲貢望一教職遙遙無期鄉紳物故後人如有官守則官戶固

所不免乃有子孫求一監生亦不可得者其涼薄可知本人居官
郎分家之子義無辭矣弟兄族人不宜混派以上數項田既無多
（情理法三者畢備妙哉技至此乎）
加亦有限徒混耳目以飽奸胥不如一槩豁除之為當也田至進士
舉人貢監未曾出仕田既高下不等人亦貧富各別所當行加一（細讀作者）
加二之法以各安其生理無負其讀書之初志者也臣非敢妄請
（之意自非沽市可比）
沽名市恩也比年援納監生不下數千納縣納主事納佐貳等官
不可勝計頂又鄉會在即官戶日積月累錢糧有增無減唯是朦
混不清有名無寔中飽居半諸如此類變通其法若不將官戶另
立易知由單頭緒斷然不清臣請嗣後一縣另為一單開明本縣

官戶若干本年田地交易若干新增若干應除若干應豁若干加
一加二若干本縣官戶通盤打算共銀若干一目了然送部科磨
對如有差錯即指名參究此法行田土可以交易有無可以轉移
卑末微員得安貧仕新進小臣得餘升斗明經國學得共饘粥地
（疾風捲攪攪無餘）
之高下有定賦之重輕惟均官戶之分途既清奸吏之隱射難施
上可以廣　皇仁而下究無虧正供也孔子曰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茲軍需惟重逆賊煽惑滅此而後朝食則可耳蕩平之日伏
乞我　皇上首除此法也緣係條陳官田事理字多逾格如果臣
言不謬仰乞睿鑒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除弊必究弊之根興利必開利之源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此格物之書也勿
但作經濟文章看　范彪西

認得上可以廣　皇仁而下無虧正供故縱說橫說無非至理
一字一句俱可見之實行真天地間大文章也　王書升

停遷移疏　李宗孔

題為駐防家口輕遷重費恭請　恩綸暫停遷移省驛累以惜窮兵以安殘黎事從來設立重鎮雖以防禦一方原聽不時調遣乃兵數不過三千而家口反至萬餘是糜費錢糧按之戶口則繁多核之兵數則無幾非設鎮之意矣如續順公下大小官員及馬步甲止二千一百四十二名家口乃至一萬四千零一十九名是家口七倍於兵丁也豈非有用之人少而無用之人多虛費金錢莫此為甚乎臣見廣東巡撫金[illegible]一疏內稱續順公官兵家口遷移江西省城安插需用座舡三十隻河舡一千一百七十餘隻人夫一萬七千零八名竹篼六千乘粵省徵勦頻仍額設舡隻撥應不敷民舡僱覓殆盡家口隻舡實難猝辦乞將家口分作四五次起行方能無悞等因部覆已經允行奉　旨這需用舡隻人夫等項為數甚多着差戶部賢能司官一員前往察看議奏仰見我

皇上愛惜兵民慎重其事臣何容致喙又本年二月十二日張夔吉又有搬移家口一疏部覆撥兵防護至江西省城候安插後即調來潮州等語彼時張夔吉以續順公隔在海島恐附近文武未（別樣明白）必共諒故有搬移家口江西省城內地安插之　請推原其情蓋（臣心事如見）以家口遷居內地剖白其無他也目今湖南蕩平各處賊氛勢如風掃落葉矣凡職兵民何嫌何疑乎若從尚氏起見彼已寧居省城其餘家口在潮州與在江省安插似無輕重今移此一萬四千餘人勞民傷財即事關緊要尚宜酙酌況費不貲之軍需供閒散多人之坐食乎且兵丁三百餘員名護送至江西又調回潮州往來跋涉種種無益不獨此也在旗兵丁一聞家口遷移之信凡難（三苦皆必有之事必至之情他人未必知知之未必言言之未必）以東裝動用諸物勢必變賣門窻戶牖取為柴薪此該鎮兵丁之苦也（必[illegible]顯明如此也）粵省民舡千有餘隻勢必早為封鎖斷其貿易夫至萬人聚積守候饑餒不免此粵省夫役之苦也倘到江西省城官房有限必借民居所到驚惶搬運失業此江西百姓之苦也以臣愚見剋下將續順公旗兵家口准其所請移至江省終非長策不若暫停遷移仍住潮州另候調遣為一勞永逸之計俾粵東人民不致輓找失業在江西殘黎久經兵火　皇上特發恩綸免其二三百萬之錢糧方在歡乎各安生理　特旨自天俾各守廬舍咸得寧家一舉而數善備矣如以潮州濱海家口顛連可念則尚氏現居省城合無就近量移粵省內地惜費寧民所全較多是或一策也（慈悲大士未必如此實濟）恭候　睿鑒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不傷財不害民真有節用愛人心腸不媿古純臣之風初得先生兩疏後又得此補而成三魏徵三百田錫三十燕而有之矣　范彪西

崇祀典疏　　朱裴

題爲國之大事在祀、敬因陳言之
上諭請增崇祀典以明職掌
事臣備員太常叨領駿奔凡肅俎豆而協神人詳典故而消怨恫
是其專責若夫雨暘不時災祲不釋典神祇者之過也備考紀載
臣有五請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尊隆泰山夫泰山爲五嶽之長
古之帝王燔柴於其上登明堂而朝諸侯撫岱史所載自唐虞以
迄後代凡祈和祥而禳水旱者七十二君況肇自東土爲我國
家發祥之源尤宜加隆臣請定制每歲遣該省撫臣代致祭一
次裁去騶從不許擾民其香火錢糧嚴加稽核勿容滲漏盡作修

理殿宇之資伏候
上裁一曰追崇孔子査大成至聖文宣王
封爵傳至歷代所以祭用王者之禮樂明嘉靖年間始改爲先師
孔子當時亦如聚訟夫曰先師則布衣儒者之稱耳至於祭儀則
牲用太牢樂用六奏不惟於稱謂不符揆之聖心殊有未安況我
皇上尊師重儒古之帝王莫能與京目前選取博學弘詞一代文
獻之士輻集
輦下請
勅禮臣及學問淵博諸儒考較古今典
制以何者爲是或仍襲舊號或別有徽稱總期以光一代之文治
伏候
上裁一曰推隆封典夫臣子秩至一品皆得封其三代
至聖先師功在萬世止追封啟聖公一人於典制似有未光再如

四配皆封公十哲皆封侯舊制也査顏子於唐貞觀二年從房玄
齡之請陞入配位孟子於宋元豐七年從林希之請陞入配位又
宋咸淳元延佑年間恭請曾子自十哲入配子思自兩廡入配及
今歷有年所哲廡之中豈無有再堪陞祔者乎如子路有若年長
而衛道功深行實而體貌相似皆可議也伏候
上裁一曰鄭重
經筵我
皇上勤學好問日講不輟即當用兵之際春秋經筵
毫無倦色査明肅宗於文華殿奉皇師伏羲神農軒轅帝師陶唐
有虞王師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周公右孔子東西
向春秋開講伏候
上裁一曰採取功臣我
國家定鼎中原三

十餘載凡有從龍文武大臣開闢疆圉之功扶危決策之烈佐
輔居揖之勳自不乏人合無
勅下禮臣遍行査取從公與議有
文學者請從祀文廟有武略者從祀功臣廟一以酬報勳勞一以
鼓勸將帥再如創制清字之臣學問淵弘可比蒼頡功亦不淺應
否從祀伏候
上裁以上五欵臣從增修職掌起見字稍溢額伏
候
鑒宥勅覆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說明職掌又說是專責又說典神祇者之過便見得所陳之言
既非沽譽亦非越俎隨入五事肇稱殷禮咸秩無文大半皆從

理學推出可謂日月不刊之書　范範西
最喜數疏皆舉知道了之旨從諫則聖後見三代氣象又評

郭璞傳序

朱裴

或問郭景純先生為何許人、裴應之曰、吾烏足以知之、譬問聾者以鐘鼓、叩盲者以青黃也、雖然、裴與先生生不同時、身在閭里、竊嘗擬之、先生擅今古巨儒、著作充斥、或目為詞賦之客（若詞林等）者有之、先生精天人秘奥、占驗如神、或目為讖緯之家者有之、皆非所以知先生也、裴謂智仁勇三者具備、他其緒餘耳、當晉世淆亂之日、謝象而知興亡、審音而明休咎、智也、抗疏極諫、動以眚災肆赦、軫恤民瘼為先事、仁也、再觀與王敦之言、慷慨激烈、義形于色、正直不阿、視死如歸、非勇而何、有此三者、他其其緒餘耳、川嶽之氣鍾于心膂、故其註海經水經、解若迎刃、精明之姿、磅礴日月、故其疏洗髓、爾雅較若列眉、宜乎周顗溫嶠陶侃王導輩、日奉為蓍蔡、而莫之違也、說者謂景純曠代史材、惜乎涉于術數、不知蔡西山真道學、邵堯夫隱君子、皆能羽翼六經、表章周孔、卒也理精而數莫逃、是豈足以隘景純哉、裴生也晚、學且謭陋、未能蒐羅往事、幸有裔人郭錦城者、撮其祖烈、編纂成帙、問跋于裴、是不避臆見而為之序、

活趙固之馬、買太守之婢、按驢鼠之卦、碎栢樹之身、諸如此類、未可更僕數也、作者獨從赦過宥罪思患豫防諸疏內悟出一片忠肝義膽、春秋善善長、賴有此文、范彪西

王陽明集云、正德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因為詩以紀其畧、先聘君人文集云、景純為中興才學之宗、跡此則智仁勇三字、堪為千古定評無疑、又評

此與奎樓記皆

旨

進呈之文、一以表古人、一以勵今人、大臣隨時謨猷、想當如是、豈必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大則廷議、小則上封、然後謂之啓心沃心哉、又評

續垂棘編二集卷八　十二　五經堂選定

武邑奎樓記

朱　裴

恒山之屬城曰武邑邑有閣曰奎星奎星之名史弗載相傳神掌
爵祿科第能於虛漢中進退天下士以故薦紳士大夫多有事焉
按天官家言斗魁戴匡是為文昌宮有司命司中司祿等星而二
十八宿中奎為封豕為溝瀆為天之府庫其文與後說不符稗史
載宋嵗宗朝羽士奏青詞言奎宿即蘇軾事誕妄不可信要其大（已見大略）
指顯中正微遲慝握禍福影響之柄以播敷大文斯其劫歩名教
之功偉矣閣而禮之宜哉歲月浸久鸛巢蛇盤重以霜露漬蝕兵
燹蕩析頹戕於狂風恠雨者半矣今　上御極十有七載裴　同里

甯令寳尹玆土宣化餝紀祇祇威威治告最民大和迺周覜城隍
樓堞臺堠橋梁暨邑之庠序祠廟之秩祀典者毀者建墮者舉既
整既餝覩閣之圮也喟然曰是非所以鼓髦士育德興行而斯邑
之巍巍壯觀哉剝落蕪穢一至乎此且夫邑無小比眺恒嶽西絕
濁漳地氣盤欝荀況毛萇之經術亭伯孟陽之詞賦百藥巨山之
制誥居址壤錯遺風綿延　天子方嚮用儒雅訪求卓犖宏博之
士蒐釣山澤守土者欲以風動鼓吹黼黻喬皇休盛之治徼是閣
也曷以勸且夫昔之人雖一丘一池一亭一榭苟可以寓耳目猶（隱寓諷勸神有三百篇遺意）
將諮詢廢址勸石志勝俾勿壞桑門黃老之徒齊廬精舍無裨於
吾道也好事者猶捐靡金帛輪焉奐焉邑介趙冀交多平原廣野
桑麻棗栗無有深巖邃谷幽險詭恠園亭臺觀賞心縱目之勝惟
茲閣巋然正中鳧迅埤堞之上窮睇大牧仰接河漢闤闠聚落歷
歷井井而又足迎神禧集天祉弘文化肅志心於譽髦其柰何弗
新爰下教曰余其理邑之士大夫僉曰俞迺筭程庀車牛儲杞
梓劇倖入以餉役夫勿亟勿怠浹歲工呂竣俔乎若奎璧之精熀（光發興而發數力于神注意在此）
燿此一方也憙嘻甯令可謂靈以牖乃民矣昔文公之善俗也式
禮樂為鑪鍾陶鑄黔首其下化之講堂石像蜀人到今侈美譚武（文章神化發惟精長於知之）
邑肇自玆君子惇詩書小人寶忠信以歲時詣閣下修飲射讀法

之禮雅歌投壺蔚然斐然敂椒我邦家以敬迓靈貺其疇不體令
之誠而歌詠令之德只是役也始其年月日迄其年月日畢工廣
袤若干丈尺高若干丈尺覜舊制有加既集事馳書　裴于長安　裴
嘉其能厲文雅以擾民也敘其事而識諸石（何等收目）

不作薦紳士夫邀求科第之想亦非騷人墨客酬興遨遊之所
其事神也為治民也其治民也為敬官也大文章原有種子在
善讀者自知之　范庬西

書周侯水陸圖後　畢振姬

封禪起郊禘廢水陸起（是漆得失開于其實）封禪又廢封禪數於僊天子祀竈曰黷水陸散於佛庶人祀天曰僭天地設而人有祖父父生人本乎祖天子尊祖地生人本乎天天子尊天四圭以祀天旅上帝兩圭以祀地旅四望先王先公享天先祖先妣享異樂旂常服物畫繢生爲土方以圜藻以潔雖虎以智以義所以禮天神地祇人鬼之常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嶽天子之所有事也天子之諸侯大夫賜土四境賜官五祀賜姓五世賜民三世大司徒以祀禮教則民不苟周公行之孔子言之庶人敢祖其祖天其天乎敢別求他人祖更求天上之天乎出禮入刑例以庶人之刑是其秩以天子之禮也書曰天秩有禮天子以禮尊天獨以刑折民之生死耳生人道死鬼道僊佛貪生畏死乃務生死之所無以爲天子祭焉庶人從而祭焉抑何以折庶人乎天地形也生死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之聚散形之生死鬼神之屈伸也僊佛離天地言生死生可變化死不輪迴截然自爲一物（整鬻園如記極論二氏之非又引朱子之言以張子爲首大輪迴須得此論補之方令二氏心服）以待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漢爲封禪爲僊也泰山之日東出萬物生於有方士以鬼學僊僊之衰梁爲水陸爲佛也恒沙之水西流萬物死於無浮屠以鬼學佛佛之衰矣黃老變爲中

韓終始泰漢之天子方士曰（僊之家）吾祖也推而加於黍之上莊列派爲釋氏終始十六國南北之天子浮屠曰（佛之家）吾祖也推而加於天之上則不以天爲主雖使生而不死死而後生名曰逆天而天子無以折民之生死則禮失而刑不能勝諸儒欲誦法孔子斥曰孔子所從問禮耳秦不繼周之禮起諸侯爲天子漢不改秦之禮起庶人爲天子雍祠二百三所惟十五所應禮天子郡國祠六百八十三所二百八所應禮卒不正（效）厭父配天之禮郊禘不得不廢周霸封事圖用玉幣明堂圖五女樂石壇仙人祠遮辟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不能象不能圖也半見爲仙半見爲鬼封禪（號）不得不廢然齋居畫天地太一紫壇畫日月北斗雲車招搖之怒靈旗太一之鋒五利文成往即天刑天子尊天而後天子尊漢後天子間爲之天書從讖讖從僊僊正之孔子闡立德封禪圖旁畫孔子宅里則凡秦諸侯褒上天越大夫褒上天亦難矣庶人敢天其天乎庶人天其天自渠之水陸始也渠武見佛不見天乃至見鬼不見佛首山（所以獲罪於天）之柵罔蓋計浮山之堰魚鱉數十萬計其沈竹木出橦溪持空函下荊郢藉人頭詐山陽史稱帝蹈空而行乃擧鬼蹈空而行戴鬼青徐司洛之間奉佛金山之上將以三慧笞景百坐擁謹而質專焉天監末析告天地祖宗去殺牲牷皆代以麵中大通設無

遮大會○法衣捨身○去○殺○無○刑○法○衣○捨○身○無○禮○是○則○庶○人○已○庶○人○祭○
爲○庶○人○從○而○祭○爲○天○下○庶○人○皆○爲○之○不○復○知○爲○天○子○之○所○爲○天○子○
不○尊○天○而○後○失○所○以○尊○三昧從懺○懺從佛○佛假之莊襄○莊襄諸侯
臧肩○異武大夫代齊○既○帝○制○而○天○子○自○爲○聽○佛○爲○之○鬼○爲○之○吳道
子水陸圖○末畫莊襄五臣○則凡蛇自天降鄭時○龍自地升建業○戮
涉庶人○黃臺庶人○敢○天○其○天○者○敝○也○天所生○日月星辰○春秋異隕
字○地所生○山川草木○春秋識水溢石言○人所生○聰明正直○春秋逆
柩儀之哭○丹朱之降闕○莫教之餞○伯有之厲○夫○是○天○地○人○之○不○常○
不○常○則○死○死○則○不○祭○不○當○祭○而○致○生○之○當○祭○而○致○死○之○則○刑○之○春

秋天子之刑書○蓋禮書也○梁○武○傳○孔○子○春○秋○孔○子○不○躋○於○水○陸○何○
水○陸○之○爲○水自無生有○以海爲居○晦也○微也○天子之無爲也○爾雅
高平曰陸以土爲會○有死而有生○天子之有大也○誌○公○以○無○造○有○
天之上○地之下○死生之前後○寡○設○有○鬼○遺○焉○道○子○以○有○感○有○青赤
之文○赤白之章○白黑○黑青之黼黻○畫○意○有○人○道○焉○南朝四百八十
（此猶畫也無極造化天與功）
寺○天下且無慮萬數○水陸見幾道子哉○義濟英禪師○曹溪少休○天
水聚山趙州○相與紹述公○水○陸○儀○偏○天○下○沱覆宋縣○石恪勾龍
奠○趙公祐李公麟○相與紹述道子○水○陸○圖○又○偏○天○下○而○封○禪○絕○少○
漢部黃門臺周公○周公之郊祀宗祀○與八神五時○諸儒得參議罷

復○梁武不引僧繇畫孔子○揚誚儒者○寢尋於水陸矣○於○庶○人○乎○何○
尤○振姬見誌公像嶺南○識道子水陸圖平陽○平陽之水陸清贖○雲
中之水陸陰森○清贖近人○陰森近鬼○以○人○使○鬼○不○主○一○家○之○學○紹○
述○道○子○耳○明王天王○粟陸栢皇○緣覺聲聞○風陵化身○七情火池○五
天切利○肉角三更○人面十世○疑爲盤古天子之墳書○圖羅天子之
準討○六合之外○論而不議○其畫佛○日入天子○坐諸侯五上○三身四
智○如一所向○其畫像○大帝天子之宮○五帝六宗○雷電雨風○岳瀆朝
宗○清見乎通明殿中○太陽晝月之天子○一以爲若木望舒○紫微晝
星之天子○一以爲太一常居○帝王晝中國群臣民物之天子○一以

爲太液尚書○天子上統○文武忠勇○天子下陳○列女智仁○天子儒○縫
拔迂○天子道○草蘖敝○天子治○休祥脩○天子樓○妖孽深○水陸何嘗不○
尊○天○子○哉○衣官異設○氣韻高揭○風起雲雹○木流火熱○林崖城闕○草黃
羽白○矢埋蛾折○獲穿衣結○虎狼濺血○龍蛇破壘○鬼○工○哉○抑○人○事○也○
闕全胡翼爲一人○張南孫○位爲兩人○契丹人揚素○東丹人李贊華○
不敢斥爲長城絕域之人○續工若鄧若安○何用別爲唐人倩人乎○
東比神明之舍○龍城去天極近○長城冠帶引弓之鬼相枕藉○地○可○
人○可○鬼○仲○紆○要○之○以○天○天子道九原無傯○出蕭關無佛○人○不○可○傯○
不○可○佛○章○機○進○走○以○儒○炊一畫○禮所生○天牢六星○置其刑於空虛

不用之地撐挐蒴連依於天招搖旋頭拱於斗白羊樓煩朝於獄
烏桓之高辛高車之神農凖維之夏禹從於祖人之在北唐虞三
代起顓頊不敢祖其祖以其祖為天子之祖天之在北日月五星
起牽牛不敢天其天以其天為天子之天天子之祖營室清廟天
子之天牽牛犧牲郊禘天子之所有事也孔子曰合鬼與神教之
至也水陸不散於佛馬邑尉史為天王天子之邦丁夫人不詛畨
范夫人不詛漢則天子之庶人靖封禪不散於仙井泉從祀為天
辛天子之命嫖姚出禪姑衍休屠入祀徑路則天子之諸侯大夫
威跡夫沙陀兵馬天子之諸侯見其圖必環拜雁門大守天子之

大夫圖其形悼而不敢射尊天子也人生死於天庶人生死於天
子儼不能生佛不能死今乃知天子之尊已若見正於周公孔子
以禮齊民若見棄於周公孔子以刑佐民是天子之諸侯大夫哉
道子圖以此周侯圖以南陸得骨氣而肉附水得煖氣而質成也
夫而能入微而能出班駁奇詭變化屬對絕續予奪之奇覺地
天仙佛神鬼俱從筆間受命可偶史遷封禪之書　識　受業牛兆挍

郊禘封禪水陸歷代舉之廢之倫於此矣按漢書祀黃帝用一
梟一破鏡按齊書張中鎮西時還吳國取菜葉蒸嘗約觀二事
豈非莫敢舉其於廞之明驗與何為起而發發而又起如此有
心世道者應有孝禮正刑尊王敬天之想記謂祭有十倫吾於
此跋亦云受業范部鼎識

李君墓誌銘

畢振姬

三汲生於辛酉九月初六日、卒於順治辛丑十二月朔四日、明年
十二月朔二日、葬城南之祖塋、其父母為營葬也、將葬、問銘於余、
余方急病兒女、明年、余仲子死、困極、不有吾子、人子豈可易乎、其
父數趣之銘、將於寒食即石而藏焉、余事三汲父子三十年、三汲
塋、世、余為亡友告田、其無辭矣、三汲姓李氏、諱洵、唐宗人宰相夷
簡後、狀祖元文簡公晏晏子襃獻公、仲暑有名、皇統大定間其在
晉城莊靖先生俊民、成進士第一、入明、李氏稍衰、三汲四世祖副
榜於鄉、率其子孫世受易、為諸生、父明經、歷嵩嵐州學正、棄官、三

汲、處母憂、大蛇入腹生類好女潔飾蠱危坐榻無凝塵湛如也與
人接溫裕以莊不妄假言笑里中張刺史診其生寡女脈十五試
冠邑子弟邑子弟出其下入學錄科補增廣生直指環晉之士拔
其尤八人三汲居一日記數千百言所讀書若乎未觸其學長於
應舉蓋三汲之學多父教之其所友皆父門人也既長為積舉子
業風雨古寺伏讀勝所推窪然以坎又接致負才得志立名之人
指畫程式為之求通於時以是人喜延譽文章有華貫可觀丙戌
舉於鄉六試禮部不中丁亥副榜乙未妝而復放父母老就試吏
部吏部環天下欲仕之士拔其尤三汲第三例得知州部議改推

官不果三汲夬去求一第父歸又強教之三汲能奉其意終不言
病娶張氏生子未晬而夭張亦前死父為之繼娶買妾然竟無子
父於三汲婚宦謀至矣三汲病不任婚宦不能成子姓以死命乎
父狀悔其誤子也三汲病且死不忍父母家人知其篤朔日書祝
文請禱已遂不起志非不如古人才非不如今人而名卒不成其
諸名成志立得其欲富貴於一時或長子孫其才與學愧三汲不
少而三汲止薦於鄉不試於吏不昌於後又蚤世不求於年可謂
困也已易之困坎下兌上予逢父母然而在上揜我有困焉三汲
（從前困字方有著落）
困而父悔易之義哉易所謂困非謂夫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

而困於命者耳古之人有拯天下之困其志能不移其名能無累
才大不憂其難學成不疑共廢者蓋有以處之也荆公論九卦足
以自通乎困之時處之道甚設子瞻謂坐而見制不知易矣余
往從三汲問易困究天地之剝復鬼神之屈伸男女物類之成毀
身家之盛衰進退存亡易之學至於是備三汲不省三汲方以易
為舉子業學易而不知易是以一困於命動而見病至乃不能自
存不知所以處之之道也三汲以株木為困無以通乎困之時今
之通人從舉子業仕宦始自州縣推官坐困者衆即成進士官益
顯困亦益多酒食金車赤紱豈可乂長處此哉胡仲虎讀困卦知

安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以為通李夷簡白發朱泚
之詐捕賊東都起小吏為宰相晏父子更事金元告歸詔以仲暑
侍晏守澤州三進士皆通乎困而俊民受皇極經世書善易以狀
元歸不起何困之能為故夫通乎困者關朗知來而王栢占往文
中子喜退而許衡勸進商瞿舉數子而溫公繼姪衛元嵩主養生
而景純順死變動不居之謂易變則通通則不困三汲之學易得
假以年博求天下善易之人而正焉以窮盡其得失其才其志其
名當有以處之富貴非所願無子孫而有子孫其行未之或困也
三汲學易而不知易等死死困難矣哉余之困而不學矣易著毙

妖五代范延光妻疣蛇女予祥弟子三汲母誤占夢刺史誤醫張
良崔浩如好女為帝者師何晏服女子之服豈待切脈哉帝告巫
陽不告三汲三汲讀困卦利用祭祀誤禱父為三汲置妾誤卜傳
曰同姓之生不蕃李為李妻兌上兌下豈困乎卜祝醫藥占夢之
書本乎易不知易而一誤數誤今其悔是哉三汲死且葬余與其
父正之三汲年四十一、父諱鐸、母史氏、妻張氏、前三汲死、得祔葬、
繼娶趙氏、妾李氏、無子、三汲取其甥為子曰楷、弟涵、瀞、受易三汲、
（以古縣辭）
為諸生、得書、銘曰、父母葬汝兮汝位汝妻待汝乎幽隧妻死結褵
子死晬一舉孝廉六不第天官召試李其吏男象女形不汝責澤

無水困力五剩二女同居揮乎棄死奉一鼻斷一臂毙不成龍躁
乃類聖門懐桑梓屍季三汲之學志未遂玉陸塚中將問易一
奇者讀之謂之奇古者讀之謂之古余獨服其以易為舉子業
及余與其父正之等語古道相與不以死生而易近人好談誌
銘壽序老甚觀伯皆無慚一語方知此文為功不小受業范桑識
曾南豊寄歐陽舍人書曰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
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
也歐陽公為老泉誌曰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
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死之茲文三汲問易一段其識力在
曾歐之間 范巽識

馬㳺村安貞堡記 牛兆捷

晉寔沈好兵故吾鄉俗尚武健而周秦漢宋之壘雜然距泫西偏
曰馬㳺村俗獨好文有丈人張寀寅霞者止於此余性好奔逐山
川古人蹟問村落所自來其長老為余言南不至里地寬廠可十
餘頃坪曰白起壘秦白起馬㳺焉故名余嘗醉登蘭相山頂按其
鄉西逼空倉嶺不二十里南望古光狼城又東距省寬谷下不數
里四顧心動疑長老語不虛殆亦一壘也而志畧或不傳或曰今
源泉里墟尚存燕頓塚焉余皆弗深考第以耳目所聞見闓獻
過妻之屬之蹂躪暑剝獎綴於斯者已三十年而今言者猶為嘴

壹不置豈必專若稽舊聞哉歲甲寅王良策馬大江上下游陝之
南時用兵焉寀宸感往事為未然計謀作新堡苦不能就而乃叔
張五鵬九稱者豪士也慨然遂以其身任一時屬而和者三十三
人餘力弱或不願助者聽相形勢則得地於村西之鄭家坪創於
二月吉十月告成為今堡堡圖畝十四徑四三分畝之二垣以土
雉堞角嶄嶄高積三尋奇堡之門過河水上流上臨城樓樞五方
廣如一修倍城下石為窯若左右眼倜門門之衢又為大士作堂
以乞靈焉堡既成鵬九則偕三十三人者剋日殺牲釃酒登城平
踪河共盟心於大神若無罪至日鄉長老不與事者皆為勞

半酒過三十三人鵬九合置大會廣列侍姬雜劇六博歌呼夜飲酒酣其長老共三十三人者同執盞呼曰鵬九吾鄉固古戰場也繼自今將世世有所憑依或不至羅往者憂戴吾子請盡吾盞鵬九一飲都盡爲醉舞荅長老願勿言異日衆忽俯首牛飲喉棘不能通氣其七八姬者復爲小詞君馬驪曲低吟侑飲偶偶然相懽也已若相既而宋宸氏忽正言曰吾聞思危而預防者安不狃安於一時者安以貞今同人豈若藝耶吾方將以此名吾堡其急醒時舉座則又狂呼稱善而累日宋宸氏因過于蜀記碑余既重宋宸請又壯鵬九之爲其鄉戸牖謀也猶能慮禍於無形而堡之而安貞之至矣猶若不敢竟視爲歌舞地者況沉歌舞而忽未然其可爲鄉人哉且與能安貞幾何而今也堡以之則後之稱此名自今始

練意練格練何練字至茲文而極矣後幅忽出安危一段尤見老成石齋不止照前實沈好兵徒求工於文章之間而已　西范彪

壽常秀才母序　牛兆捷

孝養之義大矣該諸心根諸天地事列於詩書人詳於歷代史傳道則士君子之道也記曰敬老爲其近於孝則親之老爲加重焉士君子養親之老尤加重焉夫人自能食能言先知有母別食外言漸遠其母伏首業謁當世食天子之食言官言府言庫言朝或宰守數千里外每不遑事吾母而母已老遊子仗劍從王事忽一念至思致養致養不得思迎養窮官遠郡載道之跋涉父及養而母不及養急思歸養或終不可得或爲之說曰以志養也雖有離憂其志樂也溫忠武慷慨濟國不爲無旃帛勳不能令其母不執其裾不能令其母再執常執其裾徐元直有王伯器出而建縱橫之畧以有母棄而歸養親願以祿養捧檄則生喜親願以善養棄業擧講道窮廬親之志何如哉子之養何如哉竊以爲天下道有至大而無不可托其中者忠孝之說是獨是黜其華而循其根幸而有母可事幸而有母之賢得以善所事幸而父及母同堂垂白得合戚里賓客懽心以全所事再幸而家不甚貧孫與子皆好學樂善足以給所事斯亦孝養之極致生人所願望不敢必得者乃曰養志者專在彼是令伯不足高尹焞不足賢而元直不足大非篤論也噫夫惟其然余是以多我友常白中白中素嚴整有士行

（讀此一段令士君子輩）（歌哭俱窮書與文敷其文書之能動人性情者）（通辭）（爲我心惻終養之請其何能已）（人人皆孝子皆忠臣正恐人人未必真孝子真忠臣也）

不隨衆俯仰偕其弟某與余同學数年為積擧子業相士者卜為一日千里之才小築源紫泉比堡養親讀書訓子者班衣敬身秩秩然若外無屑為者為親屈也其父珍宇長者壽屆七十母范孺人差次一歲同人誄續觴焉而以余言先謂余綴戚屬末知孺人壹教正誼也（此段近贅却又少不得）孺人為名德范文學愛女心知內則女史大義以寬簡佐夫不逮性温恵而慎以勤年七十無少呰窳細至僮手指鏝綿絢織之業燹火脂夜作以為常課子輩則整肅存大體長成德器吾邑慱士弟子六百人推白中昆仲為才（絕妙接法）今天下方急須才賢闢大闊雜至得以資除補白中昆仲挾其才中流擊節以驅馳當世誰不可者而獨怡然養其親不以萬鍾之養為有餘必求備不以布衣之養為不足不求備不求備者父母春秋高不得以外物滑其真必求備者子之分親之微志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子之志父與同而母與異今白中昆仲以養親為志其父若母同以安所養為志父固長者也而母亦賢母矣在賓位者百数其子其姪方九歲即能兼数經章句娛二老人堂上白中率以延賓上壽盡物遂志是有母而壽而賢賢而又得與其父同壽同壽而合衆人懽家足以致養多賢子孫白中於親備矣孝養之極致矣萬鍾於我何加焉而執以為親志也且執一以為養志者恐亦非

士君子之道也何衆為

竟是一篇教孝文一切說壽活套不啻驅逐於千里之外作者胸次殊覺海闊天空　范鹿西

重民策

趙用光

天地間止此民耳。天為民而立之君，君於民之中擇所為賢有德才足建事而智足以參政術之變者，使相助為理，民於是乎稅役供之，而父母戴之。君臣民上下之間，智不各見，即力亦不各營，(君民一體說得透徹)元首耳目四肢百體賅而存焉，而精神盎然融貫周洽於其內，夫然後相倚以安，而相固抱以久。後世人主不明于天所以立君之意，而曰此蚩蚩者，其濡弱可玩，其顓闇可欺，其誘而東西走如鶩也，可智籠，其翦刈蹴踏之不敢卬首抗也，可權使威刼也。噫，非然哉。夫民猶水，水至弱且闇，可隨地決，亦可狎入而游也，故挹之則勝，壅之則勝，激之則勝，蹈之則勝，然至於大浸稽天，則漂陵谷，漂室廬，蕩維檝，而覆舟航者，惟(冷水澆背)水能也。是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夫民則何以異是，聖王知其然，故必重民，重民必愛之、畏之、慎之，而畜為之所。逄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衰也，以民為土芥，則愛之說也。張栻曰：明主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則畏之說也。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則慎之說也。馬周曰：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危者，人主當修之於可為之時，而不當悔之於既失之後，則畜為之所之說也。此四言者，持議不同，然使臨民而顧治，國皆有國之司南矣。明興，太

祖出斯民於火熱水深之中，而成祖奠之，列聖衽席之，我皇上起而拊摩煦咻之，法令甚具，德澤甚周，二百四十年來休養生聚，所在熙然，稱極盛之際。已邇以疆場之不戒，東事倭，西事哱，南事播，民死於轉輸鋒鏑者，至以谷量，重以畿輔之水，晉秦之旱，江淮之疫，齊魯之蝗，楚之亂，滹海豫之河，而民之死者已過半矣。乃其毒之中於民最慘，而民最不聊生者，則徧天下無地不有之中使，中使之毒民甚也。慘至於戈矛漂溺，困餓瘟蝗，死亡離亂，室家蕩析，而窮皆赫然相藉於原野止矣，而以為民最不聊生何也。蓋前數者之變，天實為之，民靡所控訴，則亦相與悲生之不辰，而所遭之無祿耳。若中使之毒民，則人為之也。人固為之，而不我矜恤焉，民於是始怫然怒填乎膺，而不肯甘為之魚肉矣。怫然怒填乎膺，而不肯甘為之魚肉，而又以有司者部署嚴，不得鷙然而快其所欲逞，(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不得鷙然而快其所欲逞，而其刻骨之恨，始柴柵鬱勃於胸中，相與目睨心計，思得一逞焉，以發其憤懣不洩之氣。蓋宋蘇子由之言曰：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怨，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今之民不幸類是，為之上者，宜蚤夜焦勞，圖所以還定安集之，若救焚拯溺然，以佐元元之急，而乃恬

焉安焉若駕膠舟履駭浪而舟中之人方相視語笑以為不足深
慮也宋人所謂匹夫群起之禍可不旋踵而見於今日矣執事慨
然求急務本計為斯民請一旦之命者非生所能及也無已有二
焉急在於省催科而本在於簡親民之吏二三年來值大祲三大
饑二無歲不下蠲租之詔問其所蠲率取浮泛不急之賦聊優假
之以塗民耳目而身親督併之部使者與銜命之吏已先後而錯（無利有害亡國之業[illegible]此）
其趾於境上矣夫此孑遺之民死於兵死於水死於旱死於疫死
於蝗死於亂死於河死於中使之所不盡者而以催科盡之危哉
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亡而不振也必為人上者又奈何

（確是座右之箴）

錙銖不以寬民為國家無窮之計也而或曰厲磨若拂計臣日仰
屋歎也驟而議蠲租亦何容易則生有味乎周文端之言也時省
臣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持不可曰國
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燒造土木內供費益廣不節（著此必[illegible]常有也）
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臣昂言非是夫孝廟時百姓給足手滿
錢口滿用民萬不至露根公猶不欲以不足之故為浚削計也矧（力持則能力請則挽[illegible]此）
今日之民哉第居今而求所為儉於國有必不能者四然當力持
（持之請之者少力奈何）
則停杼柚減搏埴罷不急之土木省可已而不已之內供有必不
得者一然當力請則求發礦稅之積於內帑者苟釋此而徒急征

故人主而明於天所以立君之意則必重民重民則必愛之長之
慎之而早為之所愛之長之慎之而豈為之所則省催科而簡親（[illegible]）
民之吏而言者不可不深念也雖然之而言者之敗也什而九
以中使則生又有感於衛薄疑家之蔡嫗也疑毋之愛疑也甚然
其家巫有蔡嫗焉疑言之而毋未始不與蔡嫗衛之也由是蔡嫗
得中據以飽其私而薄疑家之敗不[illegible]矣夫處君與臣民之間有
所挾以行私而橫以漁民毒以螫剟民之吏則有國者之蔡嫗也（既有司可以不為[illegible]）
夫中使而可與共此民哉
甲申乙酉之間此言驗矣沙隨夫子憂危疏亂曰久留臣疏以

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驗為此策者想亦有祈天不
驗之願耶不然何字字帶痛哭流涕之意如斯　范彪西

續垂棘編二集卷之九

晉婁山范郜鼎彪西選定　受業房之奎文光手錄

范爾梅梅臣

男范翼孝前

魏象樞

申明憲綱疏

題為申明憲綱恭請嚴飭以靖致洽本原事臣才庸年老歷任媿
叅寸長復叨總憲之命顧名思義惶悚益深敢不申明憲綱期
與諸臣共圖報稱竊念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
撫廉則物阜民安貪則民窮財盡此固宸衷之所洞鑒部院科

道諸臣皆歷歷言之即督撫諸臣亦非盡不自知也獨不思封疆
大吏按諸聲寮簡在帝心委以事權寵以爵祿自當潔己奉公察
吏安民以報朝廷恩遇乃往往未墜督撫才能尚有可觀一經
簡用操守頓為改節受恩愈深負恩愈大清夜自返于心何安我
言念及此不止髮寒實亦顫甲
皇上宵衣旰食尚不忍以需餉之嚴加派百姓為督撫者何忍因
肥家之故縱貪殃民以屬官之奇貪為一己之奇貨耶雖一時著
績封疆撫綏兵民糾叅大貪大酷克盡厥職者亦自有人然而不
可多見矣臣願為百姓留膏血為國家培元氣因不敢不為
朝廷正紀綱為臣子勵名節風紀所在臣之職也恭請嚴飭而申

明之一各府州縣等官不許謁見督撫布按此風在世祖章皇
帝時屢加嚴禁未敢公行今且日甚一日以謁見為定例屬官到
任未嘗挾貲而來勢必那撥借貸竭力逢迎冀得歡心日後剝民
補償貽害無窮所當申飭者一也一督撫不許差內使人等借訪
事為名往各州府縣所差之人一到地方口稱賢否較督撫親臨
懼怕更甚暗地供奉流弊難言所當申飭者二也一各府州縣等
官擅離地方往省拜壽夤緣通賄弊竇多端至督撫每次加級更
宜感恩圖報若令屬官每次餽銀行賀兼以金屛錦幛等物屬官
何出惟有剝民所當申飭者三也一督撫布按不許自開便門令
所屬官役人等出入傳事並內使人等早晚往來不但風憲失體
抑且諸弊易生以至道府州縣等官漸廢關防所當申飭者四也
一督撫布按不許遊客星卜及優伶人等或留住省城或轉送各
府州縣作興抽豐動挾上官威勢擾害地方在京官員亦不許書
帖薦送所當申飭者五也一督撫布按凡所屬應造冊籍投送各
門不許收取費用陋規借稱部費縱容屬官科斂苦累民間所當
申飭者六也一督撫所屬學道考試生童關係文教宜嚴行查訪
凡有不公立行提叅不許受餽獻縱容賄賣生童濫額移取漫無
糾叅科歲事畢宜嚴加考核分明優劣報部以彰公道所當申飭

者七也一督撫布按稽察州縣凡召買米豆草束及委官修造兵械製辦火藥砲鉛船隻等項不許揑報價値代爲開銷不許將民間所辦米糧物件措不給價一切應追應賠銀兩不許分毫無完代請豁免官養驛馬不許擾累里民喂養行戶貨物過關收稅萬苦千辛不許官價取用此皆督撫拘庇縱容以致有司肆行無忌所當申飭者八也一私派補庫及變賣倉糧督撫不許徇庇有司衛所等官任意濫派取之無名亦不許借稱錢糧准算部民子女轉送人情所當申飭者九也一府州縣等官離任凡有花費庫銀收解不明指稱民欠及衙蠹侵肥錢糧無着落督撫不許勒喝新官交代以致錢糧愈久愈滑後雖發覺追補多不能完總以家產盡絕結案錢糧付之烏有所當申飭者十也以上十款皆係督撫所行事宜關係吏治民生者自今嚴飭以後闒茸者力圖振作貪汚者洗滌肺腸若有因循陋規臣之白簡無私稽查有據立有糾參即事屬風聞亦不敢不指陳入告請 旨密察庶幾大法小廉風清弊絕以成端本澄原之治矣奉 旨這所奏事情切中時弊該部院會同詳議具奏

伏讀切中時弊之 旨仰見良臣知無不言 聖主從諫如流

草茅下士何敢贊贊惟有一讀一拜一字一歎手舞足蹈喜五經四書眞作用和盤托出有用道學想當如是 范虎西

科場疏

魏象樞

題爲科場弊竇多端請嚴關防之法以重 大典事竊惟國家至公者莫如科目而最要者莫如考官必上體 朝廷額俊之心下鼓士子讀書之氣選舉嚴而名器重乃可以收人才之效也今科主考官員蒙 皇上引見之後不論次序重以 欽點示以不測各省榜發頗無訾議但臣與侍郎孫■■學士陳■■奉 旨磨

四磨勘即有此弊乃見現在職業

勘順天試卷荒謬疵蒙不一而足臣照例叅處訖臣愚竊謂旣懲其前當毖其後從來科場之弊不止一端其賄賂詭秘關節巧妙之處雖未易窺乃有人人知之人人恨之流涕嘆息于無可如何者祇因內簾深邃乃耳目不及之地主考同考果皆精白乃心敬愼從事夫復何慮倘有不肖之輩蒙面喪心通同作弊斷斷不肯互糾間有一人舉發衆人又互相解釋並無別官在內可以查糾者雖至公堂有監試御史專查冒籍頂替換卷聯號傳遞錯失等事叅疏纍纍其在內簾重門封鎖從無糾叅在內之弊臣任御史時曾監試二次備知之矣臣思事關大典不厭詳愼請自今以後順天內簾宜照內外監試一體添差滿漢御史不與文事應在聚奎堂向上設坐會經堂左右歇宿所當查糾者八款請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場外賫題入場擬題一二道假作製籤此一弊也今

後凡擬題之夜四書製定幾章每題每人各擬一道五經製定幾章每題每人各擬一道俱送主考看畢寫簽入筒御史手掣以杜預洩之弊二曰、同考主考交頭接耳暗通私言揣摹其卷係某人係某名士此一弊也今後凡入闈之後各房隔別不許私訪聚談如擬題閱卷時所言公公言之俱不許至主考座側嘖嘖耳語亦不許彼此越掉私窺其薦卷放于中間案上御史驗明內無私通小帖方送主考收閱以杜暗通之弊三曰、退食晚宿私相密語及携卷入房藉口商訂暗查關節此一弊也今後每日公堂所閱硃卷天晚之時當面查入各箱御史與主考共加封鎖次日公同開

閱以杜私查之弊四曰、同考薦卷因有私人暗通主考姑容取中雖有佳卷再不呈薦致屈真才此一弊也今後凡有佳卷盡數呈薦或取或擯主考箱內封存不許同考私看每人薦卷若干御史記數如有批詞少薦及將荒謬之卷妄薦者非係不公必係不明御史一面題明主考一面同衆搜閱以杜埋沒之弊五曰、同考官將不應寄圈之文滿篇圈點瀾呈主考此一弊也今後同考看卷止用句圈句點御史驗明送主考詳閱聽其圈點註批放榜以後再不許私改文卷飾加批評以杜欺朦之弊六曰、暗帶主文相公假粧僕從跟入內簾尋查關節代點落卷此一弊也今後跟隨僕

從御史搜檢放入主考各帶三人同考各帶二人御史亦各帶二人寫本筆帖式書役各一人再不許一人出入以杜夾帶之弊七曰、頭場二場俱有硃卷三場反無硃卷或三場未貼而又無卷埋藏偷換誤人功名此一弊也今後御史嚴查根究所謄之卷匿在何處歸入本號卷內一面糾參以杜隱害之弊八曰、不中落卷何篇有疵不將擲落緣由批出或署加數點或亂抹一筆竟行棄去此一弊也今後落卷于開榜之後即發本生自看如無批語及妄抹佳文阻抑真才者許本生具呈原內簾御史查明參究以杜阻抑之弊此八款固屬緊要更有詭秘之事惟在御史鐵面冰

心加意嚴查有弊即糾臣衙門查其參號二八月一體造册進呈御覽如或容隱不糾日後別有發覺一併董處至于一切封門發題進卷分卷供給關防諸事責在御史令主考專心閱卷庶不致取中之文不暇註批二場三場之文不暇周閱矣臣之獨言順天者何也各省主考率皆京卿部科等官而同考不過州縣微員易於彈壓素非親暱難以私通惟順天主考率皆編檢等官而同考除知縣一二員其餘率皆部屬中行評博進士也或官則比肩或情屬素交即有一二謹慎之人難敵衆手障蔽之巧且京師仕宦子弟以及遊學就館之士與應開考試之官朝夕相近題目易洩

關節易通無怪乎人言嘖嘖文章荒謬之多也若再不立法嚴防竊恐首善之地大典不光文運士風因循漸壞所關不小至于會試主考雖係大臣而同考多員心術不一難保無私必主考與御史共相閱防庶可登弊亦應照順天鄉闈一體行之臣從科目起見鰓鰓過計如果稍裨場務郎將臣疏刊刻滿漢字一冊入場之日交與監試御史伏乞勅下禮部確議務絕弊端錄係列欵字數逾額並乞睿鑒施行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依此而行制科應與天地不朽矣昔耿天台先生協理院事時亦著知天知人等說理學經濟心同理同 范彪西

再陳科場疏

魏象樞

題為再陳科場條例以期實可遵行事竊照賓興大典物名易書父兄不能知鬼神不能洩乃天下第一公道事也自丁酉年科場作弊曾經科臣任克溥等糾參蒙 世祖章皇帝赫然震怒以嚴法處之人心肅然猶恐分閱有弊改為公閱公薦謂一人尚可以行私而衆人遂可以祛弊也自定此例不意名雖公而實私欲祛弊而弊反多矣臣敢悉言之夫分房閱卷者每官分閱硃卷若干即于卷面上將其經某房印子親手註批如所取有弊或科道訪糾或部科磨勘即將本房本官嚴加處分百喙何辨若所取者公（韓獻子分惡之言何處容得）

通國之人皆稱之矣今有四人五人閱二經者有三人二人閱一經者其中人品心術豈無賢不肖之分倘遇處分例無分別賢者受冤不肖者得意非法之平也如果係公閱公薦即目擊一字手著一筆均任其咎亦正難辭然而卷至數千勢亦不能公閱試問近科以來鄉科主考同考等官誰能一語斯人曰原係公閱公薦者倘曰公閱公薦也臣以二事證之（其展開有弊）如順天丁巳科監生胡承啓書經落卷批云此卷余連薦三次而究不得中者非天意不中而（說事到十分透徹處方是天地間第一種）為今科之人不中也可惜可嘆此必一人所批而非三人公批者如（文章）欲查其何人筆跡是何情由而其可究詰也祇以公閱之例任

其屈負耳（嘗咄咄怪事）又如順天戊午科磨勘中式監生[illegible]詩經卷內子夏言語破稱聖人應抹不抹且加密圈此必一人所圈而非三人公圈者如歎查其何人筆跡是何意見而亦不可究詰也試以公閱之例一概識處耳由斯類推公閱公薦之定例既為藏垢納污之妙法又為卸責分罪之美名而非實（弊在此）實遵行者也況卷面既不印某經某房字樣則同考主考等官歆中私人暗查關節偷換試卷其弊更大矣（兩不甚之換真透出試背）且再以二事証之如順天戊午科同考官內閣中書張潤民閩中自立誓詞內云有一私心身首異處死不還鄉如有偷卷換卷者亦如之等語其原非公閱公薦可知現有刊刻誓

詞可據此乃預行嚴防而幸免處分者之明驗也又如順天戊午科同考官文安縣知縣衛建藩所閱不中式驚字五號北皿試卷被人偷去暗加圈點欲圖取中建藩閱查出情弊隨即呈明乃不敢取中且主考既令分閱又行偷卷其非公閱公薦可知見有建藩印文申報吏禮二部續申臣衙門可據此又曾經舉發而難免處分者之明驗也由斯類推公閱公薦之定例既為玩法作弊之淵藪必為昧心取利之膻途而非實實遵行者也古語云琴瑟不調解而更張之與其名公而暗分不若分房註批之為正與其既分而同罪不若按房糾參之為正今後順天鄉試並會試乞臣前疏（焚香誓達士墩幕待審生二語）

（在今日似非定論）所請添差內簾監試御史先將更經分房之官面同主考封簽手掣再將謄入硃卷之數面同主考閱分打印如某房有弊御史郎將某官指名糾參其同考一經者不例銜名不加批語自不任處分之咎也各省鄉試責在主考亦照順天例行之我皇上法度紀綱務業寔效豈有開科取士之大典而虛懸功令者哉抑臣更有請者臣磨勘之時見禮部條例舉子處分甚當考官處分反寬故法輕人玩閱文草率將荒謬疵蒙之文取中非所以重大典也臣聞水柔則易狎火烈則難犯以後考官處分一視舉子所犯（懸請日月不刊之書）為輕重如舉子應斥革者主考即行革職舉子應罰俸二科者考

官即應降調舉子應罰俸一科者考官即應罰俸則人重犯法必寔心閱文矣公矣慎矣我皇上天縱聰明為萬國右文之主斟酌損益務求無弊作何垂法于萬世作何示警于將來伏候睿裁再請勅下禮部會同吏部確議定例字數逾額、併乞鑒宥施行、奉旨、吏禮二部會同確議具奏

篇中非實遵行兩見可知公閱公薦法原善也惜行之不實耳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凡事則然況取人大典乎按唐武德間始薦棘闈之搜索譏呵以防僞濫宋雍熙間試院始設監門差官廊下察視景德間始為恐視舖天聖間始有恐舖官蓋嚴于防小人正以重于用君子也前後兩疏頒行真才寔學永無扼腕矣快心快心

莊虎西

學道疏　魏象樞

題爲學道一官關係士風文教請嚴考核竝杜積弊事臣惟天下之最爲不平者孤寒無進步之路而天下之牢不可破者學道多眛心之人此一官者乃士風淳流文教興廢之根本而即國家人才真僞之關頭故直隸特用翰林各省俱以進士升授誠重之也其重之者何也爲其素習經史學問優長較士閱文衡鑒不爽也又爲其寒窗螢火半世艱難諸生辛苦之情備嘗于前必能曲體于後也又爲其讀書立志理欲分明師嚴道尊楷模多士所重者孝弟廉讓所惡者奔競鑽營且上有功令中有清議下有子孫時時驚惕良心雖眛也乃近年以來賢者雖有一二而其大謬不然者多矣口讀聖賢之書并犯名教之罪身居絳帳之內竟入壟斷之登從來入學額數甚多士子進步頗易今因捐納之例暫將府學減爲五名大學減爲四名中學減爲三名小學減爲二名猶夫銓選之分缺用以見朝廷于軍需開例之中尚留孤寒入學之路爲學道者亦何忍將此路盡爲其利藪令孤寒之子廢書而痛哭投筆而怨恨哉今當舊學道考核之時據臣所聞內有考較公明士子悅服者首則江南之邵嘉次則山東之勞之辨可謂鷄群之鶴中流之柱矣若肆行無忌士子痛哭而怨恨者莫如

山西之[■]次則浙江之[■]也請勅吏部詳加考核分別優劣作何勸懲以昭公道於天下再勅禮部磨對學冊分別新舊有無混冒以杜朦蔽于幹衆至于現升學道率皆老成持重抑且新發於硎臣何敢以不肖之心待之但不許赴席受贄以開後日干求之端更不許同上行私以蹈前人賄賣之獘臣謹列十款以爲三年考核之實據一曰童生未經府考冊內無名鑽求學道徑取入學巧圖捷便此一弊也二曰考試各府州衛所童生額外濫取撥發別學明收冒籍以佐本學正額此一弊也三曰彌封編號印簿及場內坐號紅簿不發該府州縣封貯乃收存道署私查某卷某號係某人對號賄賣此一弊也四曰考完一府不將紅案速行發學任意遲延鉤私通賄更改等第接下作上此一弊也五曰每考一處令書辦承差快手人等出入過付暗訪生員稱有家貲者先開六等草單辦詐保等銀兩送入准放三等此一弊也六曰文童額少武童額多將文童充爲武童入學之後貪緣改文娼優隸卒濫行收取善騎射者擯而不錄此一弊也七曰各府地方報有考棚憚于親臨將生童遠調考試其各州縣告病生員擯抬驗病困苦難堪此一弊也八曰縱容無賴教官包攬生童私通線索放旁分潤名爲作興大壞風教此一弊也九曰曲徇上司同

條情面盛京官鄉官私書〇及親族朋友〇隨任地方〇討情抽豐〇將孤寒〇之文〇棄如糞土〇此一弊也〇十曰、報部學冊〇將額外濫取入學之童生〇未經科歲考試〇預副三等〇其姓名不入新案〇造入事故衣頂項下〇以趙甲頂補錢乙〇混作實在之數〇滕報禮部〇此一弊也〇以上十弊能除則為賢〇不能除則真不肖矣〇人〇各〇有〇心〇誰〇肯〇甘〇為〇不〇肖〇哉〇惟在皇上嚴行申飭〇考課實跡〇督〇撫〇不〇許〇需〇索〇陋〇規〇州〇縣〇不〇許〇傳〇遞〇私〇書〇親〇朋〇不〇許〇私〇住〇關〇說〇鄉〇紳〇不〇許〇投〇刺〇請〇席〇俾〇學〇臣〇得〇以〇自〇愛〇其〇名〇節〇實〇修〇其〇職〇業〇如〇果〇卉〇心〇不〇肖〇則〇臣〇之〇白〇簡〇在〇後〇矣〇至于科歲兩試〇報完之日〇例應該督撫將學道稱職者薦舉〇公明尤著者〇保舉〇徇私溺職者〇指〇參〇原〇非〇令〇其〇咨〇報〇也〇嗣後該督撫〇分〇款〇註明〇十弊有無字樣〇合詞具題〇吏〇部〇炤〇例〇考〇核〇但〇學〇院〇任〇滿〇自報吏部〇並無實跡〇考核何事〇亦宜自行具疏〇十弊作何〇甄別〇逐〇款〇題〇明〇吏〇部〇一〇併〇考〇核〇倘有揑飾違錯〇仍以咨文報部者〇吏〇部〇駁〇參〇將〇督〇撫〇學〇院〇照〇何〇例〇處〇分〇其十款例冊未載〇如〇有〇指〇參〇發〇覺〇將〇學〇臣〇又〇炤〇何〇例〇處〇分〇伏〇乞勅部確議〇一並嚴飭〇務〇使〇闒〇報〇與〇考〇核〇確〇然〇有〇提〇士〇風〇與〇文〇教〇肅〇然〇一〇新〇庶幾仰副我 皇上憐才右文之盛心矣〇緣係例欵、字數逾格、並乞 鑒宥施行、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〇

續垂棘編二集卷九　十三　五經堂選定

王虎谷先生曰、提學官與他職事異〇必能絶去私意〇留中〇絶是天理用事〇然後好惡足以公天下〇呂叔簡先生曰、廟堂海宇〇社稷蒼生〇其設施措置〇都是一點秀才〇是學政美惡〇三公九卿〇不任其咎〇百司庶府〇不任其咎〇督學使君〇又將誰咎哉〇兩先生之歸重學道如此〇起兩先生于今日而讀此疏〇應有後來居上之嘆〇芝起西

語云、孟子功不在禹下〇又云、朱子功不在孟子下〇余亦曰、先生之功〇不在朱文公下〇任苐叟

庸齋斗方曰、考試生童〇上圖 朝廷之教化〇下係士子之功名〇世運文風〇俱非細故〇先生為國家樹人〇此念久矣〇我輩做秀才的〇也須學為好人〇安分讀書〇切勿負此一番上 殷殷言之至意〇芝峯菁

續垂棘編二集卷九　十四　五經堂選定

舉廉疏 康熙己未十有一月 魏象樞

題為遵 諭舉廉以借人才以勵官方事臣謬任風紀不能激濁揚清每一撫心惶愧無地前隨諸臣之後跪聽 上諭諄諄以用得其人為要以操守清正為本又於本月初四日隨吏部滿漢諸臣面奉 上諭更見進退黜陟務期確當之 盛心臣思用人者在知人懲貪必先舉廉謹按周官六計弊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 京察大計冊開四註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為先也人生大綱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是廉吏與忠臣孝子節烈並重也邇來吏治不清貪以為能廉以為拙雖風俗漸染實由臣等不能表率所致今 天語既宣之後砥礪名節者必當躍躍而興起其在 天語未布之前謹守廉隅者亦未可泯泯而無聞也孔子曰舉爾所知臣雖不才無所知識又焉敢沒人之善以負我 皇上至公至明至虛之心哉除諸臣見在部院等衙門皆 聖心洞悉者臣不敢舉其在外各官已經會議令督撫將見任清政賢良者薦舉臣亦不必舉臣謹將侍郎以下素有清廉之名者滿漢得十人為我 皇上陳之原任戶部侍郎雷虎滿洲人老成慤直清名甚著臣在戶部時司官言及此人無不嘆服臣雖未識其面嘗慕其人今請告在旗聞其年齒稍衰原任戶部侍郎班廸滿洲人居官清正臣曾共事二年又奉旨查戶部各■見其念念為 國後差江西臣不知因何事處分今降級隨旗上朝原任兵部督捕侍郎達哈塔滿洲進士清謹自守四壁蕭然人有醇樸之風行無奔競之習今京察降級原任刑部侍郎高珩山東淄川縣進士性甘淡薄志絕俗塵並不自有其身安知世有富貴告病在籍年過六旬原任大理寺卿胡密子滿洲人清謹自守家道甚貧素閑安靜之風兼有讀書之志今京察降級隨旗上朝原任吏部郎中內陞宋文運直隸南宮縣進士清而且直守正不阿掌選之時錚錚有聲臣與同時內陞識其一面今候補在籍原任翰林院侍講蕭惟豫山東德州進士督學畿輔大著清名士子至今頌之臣雖不識其面會聞其人今終養在籍原任湖廣布政使未任告病畢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歷任部郎道員臬司清操絕世才略過人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猶讀古不輟臣前以有體有用薦之左副都御史劉楗亦薦其操守清嚴一塵不染至回籍之日一僕一馬而外了無長物真學行兼優之人係臣丙戌同榜年過六旬原任直隸內黃縣降調知縣張沐河南上蔡縣進士清操惠政深得民心有古循良風因註誤鐫級去任之日老幼追送臨河尚不忍捨其愛戴如此臣雖未識其面曾

聞其人今保舉軍前候用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浙
江平湖縣進士清操飲氷愛民如子因詿誤被革萬民怨恫未去
而皇皇罷市既去而家家尸祝又聞與妻同駕小舟惟有圖書數
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前薦舉博學到京臣有一面之識今丁憂
在籍以上十人有候補者有候用者有告病者有終養者有降級
者有革職者臣祇就平日之清操仰陳於　座右俾天下曉然知
此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者而　朝廷特重之其曾任京官者原
在　器使之中　擢一人而四方觀感其曾任外官者雖無起用之
例　褒一字而千載光榮皆非臣之所敢必也若臣所舉非廉有

達天下之公論臣自不敢辭咎矣統乞　睿鑒施行　奉　旨據奏
雷虎老成顓直清名甚著等語此人朕亦素聞其清因補授戶部
侍郎見其凡事不肯身為擔當偷安之日居多如問以本衙門官
員但稱其好惟恐獲罪於人不肯直對且督修　孝陵之時多費
錢糧造冊又不開明款項以致後來無憑稽察茲者數年以來時
當用兵需人凡有血氣者皆宜奉職效力之時雷虎係滿洲乃家
居安逸文武之事咸無所預其身又無大病朕亦知之欲俟事平
之日將此輩察處以懲怠惰規避今經魏象樞特薦著禮部侍
郎授為內閣學士班迪原為內庭侍衛之長因其勤慎特加簡用

自為戶部侍郎以後嘗聞其清慎之名及差往江西所審軍機事
情並未明晰問以民生苦樂又不能知緣此降級令其隨旗上朝
非係未悉其故餘著吏部詳議具奏
清名甚著者雷侍郎也不肯擔當者亦雷侍郎家居安逸者雷
侍郎也為內閣學士者亦雷侍郎疏謂
至公至明至虛之心大畧可睹矣帝曰吁益曰都益曰吁帝又曰俞
唐虞氣象且暮遇之　范鄗鼎識
皮日休曰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
蘇子瞻曰揭來廉泉上捋鬚看鬢眉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此道今人棄如土尚賴此文存典型　又識
昔之大臣有薦人至再四君裂其牘而復補綴以奏之者宋史
稱之使睹此疏應悔英氣太露　范翼識

與友人論初更鷄啼

段袞

昨得奉教於某公齋頭、玉屑霏霏、加以某公之談、文爵珠璣錯落、快哉盈耳矣。承問初更鷄啼事吉凶、弟愚以爲吉凶當在人事、不在鳥聲中也。故以偶然之物、反常爲妖、亦聖賢借以警人令修省耳。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乃足下復謂某將守某城、時聞初更鷄啼、以爲此荒鷄也、厥地當爲丘墟、亟引去、而城亦遂陷、竊恐今日亦復類此。弟心不敢謂然、而未敢悉其愚也。大抵物理深邃、而其所以然之故、非精於格物者、未易窺測。若執已事、何異守株。家語、記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盡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且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子曰、昨夜月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是知之。及他日月離于畢、而竟不雨。左傳載、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五月、火作、一如竈言。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將復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以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弟謂萬物之變、本於天文、而天文極顯、其應尚在或然或不然之間、況物之幽隱者乎。且鷄之鳴也、固必有感之者矣。昔者孟嘗君逃秦至關、關法鷄鳴

出客、孟嘗恐追至、適其最下客能爲鷄鳴、而鷄鳴、得逸去。當其時、鷄之鳴、固非其時也、則以人、感之也。秦文公得玉鷄於陳倉山、以爲神、禮之、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嘗以夜、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祀、城、狀若雄鷄、其鳴殷殷、羣鷄夜鳴、當是時、鷄之鳴、又非其時也、則以物、感之也。今日初更鷄啼、其感於人耶、吾不得而知也、其感於物耶、吾亦不得而知也。遽指爲荒鷄、不亦甚乎。且孤桃之象、令鷄夜鳴、燥濕之氣、令鷄夜鳴、所感既異、所應亦殊。吾何從而斷其爲凶也。某先生者、博物君子也（又即近事作證）、所畜牝鷄、初更時忽作雄鳴、家人以爲不祥、欲殺之。先生曰、無傷也、鷄感氣而鳴、是將[雨][雪]、異日果雨、而不復有所謂不祥者。史書、載徐州人吳清者、從軍時、殺鷄求福。柈（即盤字）中鷄頭忽鳴、衆以爲妖。已而破賊、獲其渠帥、論功、清得拜太守、則是鷄之妖、更爲祥也。夫鷄死而鳴、與非其時而鳴、孰甚。牝鷄非其時而鳴、與雄鷄非其時而鳴、孰甚。死鷄不爲妖、而生鷄反爲妖乎。牝鷄不爲妖、而雄鷄反爲妖乎。今某先生謂鷄感氣而鳴、爲天變之兆。今日初更鷄啼、亦感氣也、亦天變也。然則昔感氣天變而雨、今感氣天變而雪、如是而已。即曰物反常爲妖、當必有所謂不祥者、則今月之雪、大寒異常、人畜鳥獸多凍死、其爲不祥亦已大矣。而或者終以某將守某城爲疑、則不肖於此、亦更有說彼[illegible]

鷄爲荒鷄地當丘墟夫鷄荒不荒固不可知而彼業已棄城去矣城豈得不陷然則城之陷固不陷於鷄之鳴而陷於人之去也今（引鷄一穴）者秦賊未息又因上年焚殺之慘居民驚魂未定而又以荒鷄之說疑之當必有携家而徙者相率而去比賊至城已空矣是蹈其將之故撤也誰爲守之而不陷耶弟甚不顧荒鷄之說聞於人也況此河東西官軍已破賊即今大雪賊凍死者以萬計救死不暇（以下極言人事足）而尚敢圖大城邑乎賊勢既弱而吾州武備又過於昔道尊威靈（特以鷄鳴言凶當在人事之也）赫奕遐邇皆知鼎鐺有耳賊不聞道尊文武全才杜塢之役親手誅賊乎不聞驍從材官選諸四方英傑豪壯賈勇人人氣吞賊

乎不聞道尊出千金購榆林諸邊猿臂善射之士穿楊貫虱箭不虛發乎不聞少林天下名寺其僧以三十人當曹副將鐵甲軍三千殺其千總一可當百乎不聞絳州火炮之盛其大者殺人於二十里之外其小者制度精巧百發百中雖鐵石亦透乎弟愚以爲流賊已破勢將不復渡河即欲渡河而吾絳固萬萬乎無事也即欲過慮（聞法）當有別圖能知流賊之所以起即知流賊之所以消竊謂流賊之起天實爲之而上天之怒本於民窮下民之窮本於上不恤下富不周貧飢寒逼體怨讟生心苟不忍以身轉於溝壑則起而爲賊亦理勢之不得不然者爲今日計惟有上下相恤貧富相

周固結民心挽回天怒故富能恤貧則一家可無盜賊官能恤民則一方可無盜賊天子恤民則天下可無盜賊而上下相恤則非（有心兼力然而心即力也）吾輩之所能爲也或集同志量力捐貲建立社會濟民格天民既和矣乃與高城深池効死勿去互相聲救內外一心是則可爲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且不如地利況人和乎（虎）地利且不如人和況天時乎天時不足言鷄鳴（二語叔時甚力如）違時又何足論乎從來天下大亂必有一二處不受兵者其處民情必和風俗必美今日民情吾不知其何如也挽回風俗則吾輩當力任之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他尚何問焉敢攄鄙見復於高明

旁引曲証總以暢發其吉凶當在人事一語而止後幅推開一步過慮別圖之議則又經世石畫衙門芹諸書起矣吳草廬與陸象山同郡人備其有鄉情如此鄉情夫復何謂　范虍西九章叚先生爲絳名宿遭時旱活人甚衆今其子□汁第不絶皆積善之報也余髫年受業寄菴吳先生丞丈彼時已知其名後搜其遺稿得辛未緒言一部該篇特摘録者今歲春呈政苑八子付梓因識其履歷云　閒公　拔

祿命甚輿皆作如是觀　苑个臣

泰山藥王碑記

文養蒙

藥亦有帝王焉開天立祖者師傅鉢布教者聖帝王位之正也師聖位之閏也咸可壽世康民千萬世尸祝不磨如嘗草化毒以興醫源咨岐而作內經神農軒轅帝也而不冠以藥功蓋有大藥其餘耳故易傳推尊五帝洎岐伯素問為黃帝師因有天師之號歷代名醫不一獨漢張仲景特冠醫聖而亦弗王也惟扁鵲有神應王之稱又弗冠以藥或曰良醫太醫視師聖轉下矣其擅藥王二字之號韋慈藏一人而已明太祖遣祀先醫于西廡十四位韋慈藏偏冠以藥王東廡十四位止扁鵲仍神應名王不名藥餘但列姓字至岐伯自天師外此並無聖者思邈即冠以真人而藥王之號則有一不可二也然則後代之崇祀藥王者其為韋慈藏無疑柰俗多繪象三座綵顏曰藥王祠未審三者孰是或良醫而華陀神應而扁鵲真人而孫思邈分祀自應各顏以所膺之封合祀則或總以名醫醫宗之號亦焉得不王而王之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為溷稱王恐無以妥諸神之靈而藥王之不得奪享韋慈藏也更以妥韋神之靈夫醫祖始於神農軒轅去藥而崇帝者帝之名視藥而尊故先尊帝也歷代而下之醫皆有事于藥濟之功而不盡隋藥王獨於韋慈藏者王之名因藥有加故並尊藥也信韋慈藏為百世不祧章

明載著者今其崇祀在晉墟太邑遙南土人婦孺配享藥王經文頹圮新朝更葺而壯麗之用鐫不朽想祠封踵唐重序纖書周匡卹落如纖概巨族殷富比柴戚最俗競奉神祈祐崇奉尤者取大生義也配以藥王者取長生義也按韋大唐人諱訊慈藏其遺號也本傳醫中之聖藥中之王內聖外王故特表而彰之即以貽神農軒轅二帝之靈謂弟與藥家婦系者弟王也可時斜首斂殺元奇弟子衛弘剛弟子張重叶夔卜獲神嚮告云韋慈藏是韋慈藏是並以告天下後世之知有藥王而不知有韋慈藏者一藥王耳來歷詳明方可傳信然亦不專向山堂肆考等作焉鬼簿也栺是道也以往可與博學矣 范起西

一余以醫藥活人于今十有一年每逢施藥之期最起沐浴告神尚未考神為何許人也讀此以誌余不學之過 又評

正之文先生幼受業君常馬先生之門後與傳公他先生同為袁宗師所重士為文精擬古雅不屑拾人牙慧茲篇蓋得之其侄文克先生手授者 閻公 敘

現園詩選序　韓藹

現園詩選石予子約所作予所選也石予性孝友讀書更世變交
雖廣別具心眼讀其詩知其人可以傳矣予每謂今人好作詩而
（本立而道生凡事皆然）
不能循詩之本詩安得佳詩言志今奚志詩之為言持今罔持詩
思無邪今不恥邪詩用之郊廟燕饗房中臣事君子事父今市名
貢諛自鳴意之失得詩通以爾雅大小序傳箋今但言過半詩徧
周魯齊邶鄘諸國上及有殷迺得三百今人能成帙夫詩具大經
其為書春秋禮樂易知其為易難知濕於詩者自知之是故學者
宜盡心焉學詩而不作詩可也不學詩而作詩惡可作詩者其體

與辭隨變益下猶可也志與思下惡可可傳可廢當以是為斷雖
有他論予不為易也若石子詩可以傳矣
可以繼白沙先生都憲朱公詩序而起矣　范彪西
薛文清公讀相在爾室一節謂此即川流不息之意余謂即志
與思之意與　又評

學宮典禮議　薄言震

道統相傳猶世統相傳子孫有善歸諸祖父不忘本也道統亦當
如是粵稽有虞始建學夏商周因之以祀先聖先師似非止一位
也唐以前周公南向孔子東向至開元間始正孔子南面之位而
獨尊之誠是矣但將孔子以前先聖先師概廢質之孔子在
天之靈當亦不安述而不作子嘗言之是以知其不安也至七十
子之外漢唐宋明諸儒皆得祀之兩廡為之後者尚且分半豆之
（其此議論可以奉祠其數）
享而為之先者顧可無一辦之香與竊意當為五廟之制但工費
浩大不便遽行姑以文廟正殿中間遙列五層高平各二尺許伏

義以一畫立文字之祖神農黃帝皆創未有之制作伏羲主位居
中神農左黃帝右倉頡始造字位居側西向為第一層堯舜禹一
堂授受十六字堯主居中舜禹列左右皆南向契為司徒敷以人
倫乃孔子之始祖位居側西向臬陶為士師刑以弼教稱邁種德
位居側東向為第二層堯曰允執厥中湯能執中契之後至此而
始食報主位居中南向伊尹樂堯舜之道位居左側說命三篇終
歸典學位居右側箕子叙九疇與八卦相表裏位次尹微子崇德
象賢受周封宋而弟微仲系及孔子二徵共一主位次說為第三
冊文王自后稷積德以來生有聖瑞至繫易彖辭闡伏羲數千年

之秘主位居中南向周家一代之制定於周公若周禮一書萬世可行又不獨為一代計也位側西向召公旅獒召誥二篇以慎德敬德為先實本堯舜兢業之傳、位側東向為第四層孔子終契之教以傳萬世主獨居中南向為第五層四配以下悉依舊例如是則孔子之位自尊孔子之心始安也然非子意之也道統相傳猶世統相傳是則倣郊禘之義而已矣（是倣著非倣禘要知）或曰道統相傳猶世統相傳（以下三个或曰確是必有之識非止以文章作波瀾也）契與微箕皆孔子之祖位何不南向曰契為司徒是堯命之舜禹亦皆為君分則然也箕子微子閎道在尹傳之後自應次之此論道統非論世統也曲阜寢廟或當以世統定之或又曰伏羲以後傳道者豈止此數人曰伏羲以後傳道者固多人子惟取經書斷之伏羲神農黃帝倉頡則取諸易之繫辭傳頡名雖不顯以書契推之堯舜至周召則取諸尚書及孟子而拔其尤者耳或曰尚書紀世也賢人繁多拔尤可也孟子專為道統而言禹惡旨酒章有武王由堯舜章有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何不及之曰武王制禮作樂皆述之文王而成之周公況謚以武與道統不倫故略太公雖有丹書之傳而三略六韜終屬武功武學祀之足矣萊朱散宜生行事鮮有明著于經者姑闕之以俟博洽君子詳議焉（疑天下事以虛心）

余曩有特建三皇廟之識茲復及之何也彼以功德言四民皆當祀此以道統言是吾儒之所專祀者禮則並行義非重複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一時碩學宏才雲集都下應有識禮之舉畢微冷署閒識不識可備芻蕘之采否（自識）

五廟之制廟皆居中如今之神廟前後疊層非太祖居中昭穆列於左右之說（又自識）

只為之後者尚分半豆之享四語便可壓倒元白篇中區處儘有着落雖不敢自謂石畫亦可佐

聖君賢相之芹獻乎頗以質諸建言大君子云（芜庵西）

洛書非九疇之數辯 節數字

王含光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五帝紀云伏羲氏即位以木德繼天而王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此圖書並出伏羲之世載在經史確有明徵也秦漢以來多務術數末識圖書自希夷累傳至邵子八圖始出乃冠韋編誠大易淵源尊經者共寶焉洎乎宋季雖煩儒解卒鮮發明既不知圖合乎卦遂不知書合乎圖書之於易存若餼羊而已甚且索解不得更謀所以去之誤作洪範皇極以亂書者蔡沈所為也觀其註洪範云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

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葢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蕭韶成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今按孔氏之言至成九類而止以下皆沈註也所云孔氏者孔安國也安國漢人也按漢五行志曰禹治洪水明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末云洛書出於禹時安國之言不知何所考據且漢志本云禹明洛書之法而沈於洪範篇首引漢志為註則云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易明為錫引志乎改志乎夫明者有所通也錫者有所予也明洛書法亦猶師其意而錫洛書法則若或授之矣以錫易明不過欲成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說耳若然則商書所云天乃錫王勇智不知天果以何物授湯也又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蕭韶成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夫鳳凰來儀虞書載之西狩獲麟春秋載之洛龜呈瑞夏書不載何也又曰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夫洛書載在本義自有古圖至若戴九履一之說俗說耳而沈特引此為註且鋪陳圻數不分黑白者恐為陰陽之數所碍耳葢古圖白數為陽黑數為陰而洪範之法難分陰陽故特溷之以數耳如謂一五行為陽則二五事可謂陰乎如謂三八政為陽則四五紀可謂陰乎如謂

五皇極為陽則六三德可謂陰乎如謂七稽疑為陽則八庶徵可謂陰乎如謂九之五福為陽則九之六極[illegible]亦可謂陽乎即使此說足據不分黑白但憑圻數而圻數之奇偶即陰陽之老少試問五行何以屬太陽之一五事何以屬少陰之二八政何以屬少陽之三五紀何以屬太陰之四三德何以屬老陰之六稽疑何以屬少陽之七庶徵何以屬少陰之八五福六極何以屬老陽之九沈於此有說乎無說乎且既云治水功成洛龜呈瑞是必大異凡龜乃甚比於麟鳳使僅如沈之所圖則枯殼敗板何處無之而天乃錫禹以昭其治水之功徒足貧人姍笑猶謂理所當然耶夫夏書

不可信而漢志乃可信孔子不可信而安國乃可信古圖不可信
而偽說乃可信乎及觀九疇則洛書圖綱日相符者稽疑一疇耳
餘不知何以按書而配也夫洛書之數非止分宮位置也一九相
對二八相對三七相對四六相對皆成十數合於中五皆成十五
所以為神物也今九疇之目四正四維既不合十合以皇極亦非
十五乃謂取法洛書豈疇之綱合乎書而疇之目不必合乎綱耶
如徒用綱之九而已也則井田亦分九宮以疇法田甚通也何不
云九疇法井田而必云法洛書乎況九功九叙九道九州何莫非
九而獨云九疇法洛書也如謂禹之用九皆法洛書則鯀之九載

亦可謂法洛書耶且用九亦不自禹始也五帝嘗用之矣如伏羲
氏立九部以理民事神農氏生烈山而九井出黃帝氏受八門九
地之要造五幣九棘之利師岐伯以立九法受神鍼而有九乳鋈
陽氏立九扈之法作九淵之樂顓頊氏立九寺九卿帝嚳氏作九
招之歌創九州之賦堯典親睦九族虞書官以九命樂以九成皆
用九也夫三王法五帝者也如謂禹法洛書不知五帝何所法也
此沈之範數用綱不能強合於書者如此再觀其積算皇極含洛
書而講大衍則愈疑矣昔箕子為武陳洪範未嘗為武陳蓍策大
衍之數何自而至哉夫大衍之數本乎河圖自伏羲晝卦幽贊生

文章亦推第一

蓍始立策數此時何有九疇而沈輒謂四十有九之用皆用範數
蓋因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而沈積範數得五十若曰範之數雖不
合於洛書猶幸合於河圖耳何不曰範之綱合於書範之目合於
圖乎然而不可也若然是始焉龜負書而出既焉龜又負圖而出
矣故不敢謂極數合乎圖數而反謂衍數出自範數也若然是沈
始焉欲易洛書既焉又易河圖矣至於積算五十之數去皇極之
一以為太極尤為可疑夫皇極者君道之準也太極者冲漠之名
也太極中亘有所謂造就之方數言之誹而皇極內亦能生兩儀
生四象生八卦耶如去皇極以為衍數則皇建以下八節亦可謂

衍文耶夫七曰明用稽疑此九疇之一耳今乃舉範之全數盡歸
卜筮則九疇化為一疇若然是沈始焉易洛書既焉易河圖終焉
乃易洪範矣此沈之極數用目不能強合於書者又如此故合二
圖而觀之則沈之所作固可商而易之垂晦深可慮使洛書今日
不歸易則羲文終古無卦位而宣尼並舉圖書卒成不解之疑理
有所難安勢在所必爭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易學三述、王似鶴先生所著、邵子昆先生所寄也、開卷得盛珍
示序曰、如論河圖為八卦所由生人所及也論河圖非五行之
數論洛書非九疇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中五為無形之河圖

人所及也論河圖為未布之洛書論洛書為無卦之圓圖非人所及也如論先天小橫圖出於河圖人所及也論圓圖之出於橫圖俱按洛書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大圓圖大方圖法天象地人所及也論大橫圖重儀重象顯闡啟蒙非人所及也至其論後天也悉本洛書所坐之數而謂文之橫圖出於羲之圓圖文之圓圖出於羲之橫圖有變通無改易其理更確而可徵尤非人所及也似鶴凡例曰八圖皆遵朱子本義蓋邵子所傳也它如鄭樵河圖蔡沈洛書以偽亂真首剗除之又曰是編專為發明八圖又推歷代講易惟信州楊氏周易古今全書猶存其

槩此三述之大畧也余讀數次雖愚柔未識精義竊嘆其議論足以納忠於九峯錄此以見大意至于病狂喪心悍然罔顧等語恐不善讀者疑其詆毀前賢也惜刪以存渾覃　范彪西

朱梁山曰議者議其理非議其人也若九峯之人似鶴自能景仰無俟余贅　又評

象數

王含光

易者聖人象數之學載道之書也象數者道之枝葉窮理者窮象數之本也象數之本窮而道見故學易必自象數始先天之易有象數而無文後天之易本象數以設教不知象數而談易理是不辯星宿而度天行也即使名言娓娓而揆之命辭之旨必無當矣然象之見於經者猶可識如乾天坤地震雷巽風之類是也數之見於經者每難解如七日八月九陵十年之類是也是故數者聖人所秘惜難得而易失可知而不可言也得必由於師授言則大洩天機知而不言者聖人也言而不露者賢人也不知而言者妄

人也知而言言而露露而妄傳者小人也禍且不旋踵而至矣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也聖人知數而不言數用數而不恃數故樂天知命安土敦仁而依於理也百姓不惟不可使知數亦且不可與言數故蓍之以貞固惕之以憂虞而納於理也宋人言理不言數不知數耳非知而不言也謂數不宜言則可謂數不宜知則不可河圖洛書天地示人以數也天一地二孔子教人以數也極數知來之謂占占不外乎數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不外乎數也故易之失也由於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又由於

知者言之而不知者不知其言之也宋儒知數者希夷康節而已由知數以知道者亦希夷康節而已雖二子之學失傳然授八圖以垂世使象數亡而猶存則宋儒大有功於易者亦惟希夷康節而已

聞易有三曰象曰理曰數數不離理理不離象分之則三合之則一不知象數而談易理豈僅不辨星宿而度天行直是舍却舟楫而渡黃河矣宜乎望洋嗟嘆也 蔣彪西

程朱本義集傳自屬不朽恐是專主理以矯當時之妄言數者與不知數者似有別附此俟正 又評

答陶山玹書

王復初

昨承台教極詆陸王之非足稱直諒之言可貴可畏但拂之不敢議陸王者亦自有說夫（[illegible]實有今日身在堂上力能辨堂下人[illegible]）人身在堂上然後辨堂下之低昂若彼在雲霄我在堊壤尚未窺見其堂與又安敢妄為擬議哉莊子云井鼃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予未出于涯涘觀于大海又安能違心以徇人耶（[illegible]）近來是朱非陸諸儒之論棼棼矣予以為入門不同則可而拒為邪說屏為異端未免持論已甚也夫朱子由博反約格物致知躬行實踐自是康莊之正路孔孟之的派也而陸子守其心靈虛靜湛照則妄念不生天理流行其于中庸誠明之旨孟子求放心之說（中[illegible]泉之[illegible]可考而知也）未嘗敢為背謬也至于陽明王子致良知之說本於孟子夫人由一念之仁推而至于念念之仁一念之義推而至於念念之義則橫而充之仁義不可勝用矣何嘗言未始有生之前而離民生日用之實修哉且近有言朱子為道問學而陸子為尊德性者此皆拘儒之偏論夫問學而不本之于德性則不成其為道問學也德性而不濟之以問學則不成其為尊德性也（中說一[illegible]亦見有[illegible]）陽明先生辨之詳矣而豈陽明之立論哉且朱子之知行有序體用兼該不俟言矣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明理

而其所稱述以示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于我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皆孔孟之言烏在其為異端者乎如陽明王子著述甚富功業甚偉而其詩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即此數語何曾遠于聖學耶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若不求諸自心而狗于衆論恐非夫子立言之旨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其于夷尹與孔子曰不同道以夫子為好古敏求之至聖而伯夷伊尹猶任氣質之偏也乃其言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何等虛心何等公平而敢以伯夷伊尹為異端哉

我輩年已七旬惟求素位而行居易俟命尋孔顏之樂消氣質之偏可矣何敢自標門戶秉前薪之易變引枯竹以樹黨耶管見如此請質高明大約兄之高見欲于同處推索其異而弟之婆心欲於異處原亮其同至於客氣求勝則非琢磨之益大道之公也惟兄亮而教之

詞巽而正氣和以平想見作者心胸議論當與呂涇埜陳幾亭兩先生並傳　范彪西

禖祓神像考　王復初

石像三幞帔而男者居中副褘而女者列左右皆趺坐像甚古無、碑記可考舊稱曰禖祓之神五經要義曰高辛氏祠于高禖而生契禖、祠也祠以求子之神也古有禖氏官因以為神也周之禖著於月令漢之禖著於本紀自是而魏晉齊隋代有祀焉晉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從東晢議埋而更鐫焉禖之主以石有自來矣然亦未審何形也三石像而題之曰禖然歟否歟禖天子之祀也天子之祀非天子則不得而祀之人間何得有像豈當日暴革之際流落民間處祠者廟而置之歟祓除惡祭也詩云以弗無子

弗、祓也祓無子也平原厭次有漢大中大夫東方先生廟捏塑為形像二細君侍焉以觀今像似又東方先生之像焉武帝令先生作禖祝豈後人曰作祝而即以禖祀如古者句龍配土玄冥配水之類歟今像前更增以像多侍衛恐傳之既久並所謂禖者不得而知也未免雌拾遺而悃宋祖也謹記之擬書石以俟博洽者詳焉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夏五郭公聖人之慎也得其傳者朱子集論經書註疏即程子遺書等猶曰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前賢之闕疑慎言類如此讀此文能無興感　范彪西

答范彪西書　王復初

承賜經訓桱為敬服老社翁胃羅今古學貫天人而淑己度人念念精嵩不惟吾晉僅有而海內所希覯者也近蒙虛懷下詢弟耽其所見者言之今夫人性本善聖賢體用人人俱足箇箇現成只為氣稟物欲沉迷顛倒以致天淵懸隔也蚩蚩之衆日用不知者勿論矣乃有學富才雄師心自用以致機械變詐罟擭陷阱所謂小人而無忌憚此其罪業淵深較之庸愚百倍也惟是存心養性為善去惡幽獨之中儼若上帝臨汝神明降鑒則妄念不生天理來復此戒慎恐懼之正脉而作德降祥自求多福如影隨形如响

應聲所必然矣邇來道學之士以為談理而不必言應夫無所為而為是生知安行也概觀宇宙生安者幾人乎生安者不可得而抹殺果報不幾開人之縱肆乎乃謂羿奡禹稷南宮之問未必盡然夫子所以不答愚以為夫子不答是深契于心而不答非迂渺其說而不答也彼之問明明折貶三家推尊孔子若一有答未免著相而桱稱其君子再讚其尚德則夫子之嘉與可知而善惡之報斷然不爽可知也書曰惠迪吉又曰作善降之百祥又謂地震陰雨之棼棼是偶然耳不與人事夫天之垂象所以警人人之作德所以挽天故成湯自責而致芉霖宋景一言而挽星變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諸如此類史不勝載

聖天子尚多方修省而敢云不關人事乎又謂人死無知夫死而無知則無輪迴也無鬼神也無果報也他不具論獨以易稱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細味變字則輪迴之理已兼該矣鬼神不惟有其理且有其情不惟有其情且有其狀人世有賞罰身後亦有報應事人事鬼知生知死一以貫之此孔聖之訓而非後人之臆說也又有謂聖人殁後其氣亦散然則郊社禘嘗金明昌元年聖廟門外石上立人跡有文曰仙人腳泰和八年秋至聖降生之辰是日午刻殿上雷空樂作在帝左右俱屬空言而手植一檜何以不朽繫牛一木何以嘗存凡在一舍皆聞真樂二年檜樹災燬有五色雲覆其上群鶴翔鳴諸如此類具見闕里志世人皆否孔林之飛鳥何以不下秦皇之開塚何以先知明則為人幽則為神俱屬誕妄不經矣然則報應因果非徒勸愚氓而尤以警賢知

也以愚氓猶知信而賢知不信其釀害者更深也先生洞三教之源流覽百家之要旨文章必取其高古譚理必取其精當而一以文章一語季不敢當勸善一句頗覺必然勸善懲惡為指歸弟之佩服出於中心之誠然耳偶因專問敢布素心言之不文深媿學力之疏淺也惟先生教之

生安者不可得云天子尚多方修省云手植一檜云讀之令我折腰稽首相視而笑愚按朱子註參同契註陰符經遂謂朱子入于二氏可乎我輩不敢以朱子自居未嘗不可以朱子自勉小刻化書等集之行非得已也王陽明曰只為世人多戀著且從情欲起因緣三復尊札幾欲負笈就正　范彪西

晉婁山范鄗鼎彪西選定　受業絳州閻　擢手錄

垣曲石雲根

靈石房作所

請葬母疏　于成龍

題為微臣母喪未葬瀝陳哀衷祈仰　聖慈俯允以全子道事竊惟聖朝敦教崇孝所以勸忠孝子立身竭忠必先盡孝未有子道有虧而可以事君臨民者也臣山右寒儒早年失恃蒙繼母李氏視臣猶之已出教養勤劬恩同乳哺臣于順治十八年叨選廣西羅城縣知縣其時臣父久已有繼母在堂家世清貧甫除一職間關萬里欲奉母之任而力有不能僅偕二三僕人擔囊而往拋離母氏囑臣妻子奉養絕裾之情至今思之猶有餘痛在粵七載於康熙六年陞授四川蜀道險阻自昔稱難欲迎母侍養而又不可得至康熙八年陞補湖廣黃州府同知雖轉遷已就近地而在任四年兩次入　覲蒸奉上司委署不常奔馳靡有寧宇及十三年二月內報陞福建建寧府知府留補武昌府知府因浮橋一案罣戢旋補黃州府知府正值兵興終未遂迎養之私是臣竊祿有年臣母從未一嘗臣之食也至康熙十五年十月內接臣母病故訃音五內摧崩隨照例詳請回籍守制乃以逆賊梗化軍務倥偬督撫諸臣不以臣譾劣勉臣移孝作忠慰留再四隨經　題准在任守制臣于斯時私念母在既不能盡菽水之歡而多事之秋若復力請回籍又不能講鞠躬之義則忠孝兩失由是抱哀供職馳驅於軍旅之間而臣母停柩在家不遑顧也嗣蒙　皇恩起擢於康熙十六年十月內特陞湖廣分巡下江防道十七年六月內陞福建按察使尋陞本省布政司十九年二月內　簡授今職古來知遇之隆從無過此臣前任江防道湖南有阻聲教及臣閩省藩臬漳泉正在用兵自抵今任一年有餘而滇黔餘孽未盡殄滅　禁旅尚煩征討　宵旰未舒臣之私哀何敢遽及且臣受　命撫粵以來毫無寸補　聖眷有加本年二月內奉夫沙河因得　陛見特蒙　製詩褒美更　賜帑金千兩御馬二匹又本年九月內駕幸雄縣復蒙　賜麅兔魚鷹等物及臣趨候　聖安又蒙　賜銀鼠褂并奶酒寵賜頻頒榮施逾分感激之私捐軀莫報惟慮犬氣已侵觸棄莫効何敢有去辜負　聖恩獨自臣于繼母生不能養死不葬殮罪已深重今停柩五載有餘尚未歸土如臣之為子亦何顏焉天倫父母事有未盡何以為人况臣今年六十有五日就衰邁若再遲延遺此未了大事而溘先朝露則通天之罪百世

其道是以每一廻思而拊膺頓足情難自已者也臣前此之奪情留任歷久不敢有歸者緣以四字未寧 皇事靡盬人臣義不遑顧親之時也茲接部文滇南逆孽蕩平率土歸 王普天同慶從此兵革不興臣民共享太平之樂我 皇上誕敷德教首在扶植綱常敦崇倫理以維萬世之人心以固無疆之曆服臣謬任巡撫代宣 聖化亦維以綱常倫理教人乃躬際太平之盛非復從前多事之時若不歸葬母喪是貪戀顯榮忘親背義不孝之名不免貽譏于天下後世對屬臨民之際先懷慚歎又何以勸民興孝思致化民成俗之效耶伏祈 皇上鑒臣私衷允臣回籍安葬母喪

俾臣子道獲全完此一生大事則身外更無他慮犬馬餘年皆圖報 聖恩之日矣奉 旨于成龍所奏情詞懇切准假三個月回籍葬母事竣速行赴任供職該部知道

許魯齋論古今文章約有二語曰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民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茲文無他奇只是不自民性分不荒慢職分耳識得性分職分豈非古今大文章 君親于我皆無盡忠孝須君兩不慚　范彪西

附　御製詩并序

直隸巡撫于成龍秉性惇樸廉介風聞朕心嘉賴俾典節鉞保釐畿輔惟能激濁揚清始終如一清潔之操白首彌厲真國家之可重人所不能也茲來陛見爰賜以詩用示款勵之義且以風有位焉

如請二[illegible]見先[illegible]風案

自昔崇廉治　勤思吏道澄　郊圻王化始　鎖鑰重臣膺
政績聞畱犢　風期素飲冰　易哉貞晚節　褒命日欽承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三日

于先生之清廉初非有心求人知也乃蒙
聖主嘉獎寵錫如此廉吏不可為而可為信哉附錄以志喜起之盛

臣范鄗鼎識

飭學政文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 于成龍

為直扶學政之弊以飭官方以端士習事照得 國家以掄才為大典造就培養實始黌宮况江南大邦係人才會萃之地學道為通省文衡責任甚重務在精白乃心矢公矢慎操守廉潔振拔孤寒庶不負 朝廷任使至意若懷不肖之念苞苴盛行致開奔競之途徑實百出 煌煌功令置若罔聞學政廢弛有江河日下之勢所以前經左都御史魏[illegible]題請剔除十弊禮部覆准奉 旨通行已久謂可一洗頹風乃本部院下車以來訪知積弊多端有難悉數如上下江遞則獎在有司表裏作奸則弊在胥吏鑽謀賄托則弊在生童[illegible]種種情弊皆由學道無潔己之念不能正以率下以故難于[illegible]從來學道一官非進士出身不在是選當其做秀才時若遇不公不明之學道必有大不平之鳴怨憤訕謗而罵詈隨之矣及至自己做到此官則又躬自蹈之全不記寒窗佔畢之苦寡廉鮮恥敗壞身名莫此為甚即謂銅山金穴利令智昏不暇為榮身之謀然誰無子孫誰不願子孫成名顯達而瞞心昧己賍私纍纍獨不畏明有 王法幽有鬼神現在發覺則有身家性命之憂日後罔零更受男盜女娼之報應乎至于儒童赴試為士子進身之階務須守正待時何以妄求躁進乃考封之家

（合尚明[illegible]說來全然[illegible]）

錢神為作合統誇之子恃竿牘以求通是父兄平日先以自炫自鬻教其子弟則子弟所習見習聞無非夤緣賄賂又安肯潛心肄業以望學問之有成古來由白屋而為公卿取紫青不藉門第載在史冊不可勝數更如近代之王元美陳卧子皆江南人文領袖何嘗不出簪纓世胄又何嘗藉祖父餘蔭以取科第即此可作讀書人榜樣爾等有此營求之費何不資其膏火慎擇良師俾子弟下帷攻苦磨礪以需而必欲百般鑽刺以奪單寒上進之路致使懷才自好之輩皓首窮經卒不得一青其衿抑鬱沉淪愁嘆之聲載道聞之心惻然之髮指誠使爾輩翻然自悔各安誦讀不為習俗所移則考試官無從射利雖欲不公不可得矣何患弊源之不清乎聖賢學問只在義利兩途蹈義則為君子趨利即為小人由一念之公私分人品之邪正何不洗心滌慮勉做好人本部院上體 朝廷右文作人至意下為憐才剔弊起見諄諄誠諭并將訪聞各項情弊為十弊中所未有或有而未詳盡者條分縷析為十二款如左

（似為敵邑某某而發）

（[illegible]義章不覺汗透子背）

附原註

衡文者愛惜人家好文字爾子孫有文字定為衡文者愛惜若一味愛錢只恐子孫總會做文字決不出頭更恐神鬼怒恨

（諄諄念及子孫可見慈悲心腸）

生出縣服子孫上長街唱蓮花落要看字也不能殼了莫笑爲
老夫迂談
一學道私人大約以掌案長接爲心腹掌案者以事歸總握長接
者以行近親隨輙敢大膽進言先賺本官之需用巧爲借貸以充
應及至到任後官吏圍聚一堂視名教爲貨利之藪私議進學補
廩提等等項分別府州縣之大小以定生童價目之高下及將按
試之日掌案長接預遣積蠹副役并包攬棍徒潛匿本地方巷觀
歇家招搖說合串同門役水夫暗通記號奸宄莫測嗣后學道按
試止許隨帶謹恪書吏數名以供書寫着府州縣等官嚴加搜檢

進署直至試畢發案後方隨本官出館到別府亦如之其庵觀歇
家等處無許容留胥役棍徒等人地方官仍不時緝訪拿究
一學道發牌考試各府抵境之日地方官借迎接爲名即用言餂
私情預爲結納及試生童之日又借提調送考名色投謁進見或
暗通線索或代達私書甚至考後次日府廳州縣等官借稱公事
進謁而學道亦不時傳見館門啓閉無常亦無禁鑰以致上下交
通弊竇叢生嗣後凡府廳縣等官出迎該道槩行謝絶送考點名
畢各歸本署供職不得參見
一考試前一日府官送童生案冊教官送生員學冊以備學道點

名入試從來彌封編號印簿及場內坐號紅簿點名後即發該府
州縣收貯所以發案之日止將原卷發府拆對原冊填案近有司
任意逢迎學道竊幸查對公然收存道署不但貪緣者名號生姓
可以暗中摸索并責介子弟三代姓名註原冊之上如有囑托更
覺瞭然在目今後學道點名畢即將彌封坐號等簿當發該府州
縣繳回毋蹈前轍
一學道按試例應教官送考并府首領縣佐貳等官巡捕其在巡
捕等員巡視考場或借刻勞乞恩已屬不法至教官爲親臨屬員
易通情弊甚有投認師生擅通薦函并貪緣關說等弊殊干憲紀

今學道按試其處之日預期點定巡捕二員量點送考教官幾員
關防供職試畢發案後一併發放無許朝進暮出以杜私端
一童生赴試必由縣府二考錄取送道文章高下務須縣府秉公
較閱庶真才得以上進近不肖有司視爲具文全無慎重之念有
等故爲少取以名數之先後分貴價之低昂有等一味盡情依薦
贖之差等爲填案之甲乙致孤寒所有抱負者屈抑不伸望道試
如登天之難即學道有意遴才亦無從甄拔因而改紘易轍謂此
中原無佳卷何妨愛賄肥囊此念一萌上行下效府州縣愈無忌
憚真才何由得達今後歲科二試縣府考拔取童生務令公明閱

卷不妨一覆再覆以杜傳遞代倩等弊覆試既畢即發全案無得稽留以待鑽刺仍粘連三卷送道查對筆跡如所取卷內有文理荒謬必係府縣官狥情受賄該道即申報本部院以憑嚴究

一廩生保結原係稽查刑喪過犯冐籍娼優隸卒等項不得混試近有不法劣衿受賄作弊朦朧濫保外更有串通外有文無行之人先作本縣儒童冐名赴考往往倖獲及發案有名或索勸本童謝銀或朋奸覔人頂買係有活切頭飛過海名色殊屬駭異嗟取額幾何寧堪此輩網利該道按試日先期傳集各學廩生逐名嚴訊各具甘結所保儒童如蹈前項等弊罪甘褫革仍加究處法

在不宥

一進學儒童原分大中小縣著有定額每大縣賄買人多限于額數將本童填入窮僻小縣案內仍恐小縣攻擊冐籍俟發紅案後巧令本童具呈改學仍歸本縣者又商籍取數較多赴考儒童與民籍較少亦有以民籍赴考儒童混進商籍者接木移花為弊匪細令該道務期嚴核本籍秉公閱卷毋得混淆

一按試一府閱卷既畢即當發案或因私橐未飽故為稽延竟將試卷帶往別府童生則懸價以待招邦入局生員又貪富教官素所熟悉至有不肖教職故以富生姓名聲言考置劣等嚇賄提撥貪婪無忌莫此為甚有蹈此弊者該道即行揭報提處又捐納童生有一體發案之郡文尤得藉口稽遲嗣後捐納童生陸續取齊外先將取定正額童生于覆試次日即將原卷發府拆號填名申報本部院以憑查對

一童生試卷必經發府拆號填名所以學道之權往往知府得以操之因而交通關節一切過付皆出其手不惟去取竊擅甚至拿揑訛頭累千盈萬據為已有及學道索取結局府官以業經紅案有名恃為無可如何竟致白賴者學道亦以曖昧自悞不敢聲張惟有隱忍而已此等大沒良心人傷天害理該道何苦徒損心術

受制于人名利交失自已不能逃鬼神之譴責子孫又必受禍患之報應可不畏哉是在學道廉潔自矢則上下體統粲然具在自不受屬官之挾持矣

一試官例設掛號胥役收進文書學道職在衡文專司學政無軍務刑名錢糧緊要等事近各府州縣鄉紳以私函不便直達往往借現任官封賄囑門役擅行投遞或因勢迫情邀以致真才淪落深可痛恨此後凡有官封文書止許開口投遞如有請託私書該道即刻將原封原書星速呈送本部院一併　題參至于沽名弃競所在有之而盜竊虛聲下江尤甚每借憐才二字藉口公薦聯

名笇牘究屬朋利私心而干孤寒實學毫無裨益亦當嚴行杜絶
一不肖官屬上下關通交互作弊每遇一考于府取正案試卷之外別送空頭印卷多寡不等遇有身未赴考肯出大錢及鑽求大來頭薦書者竟代作文字二篇居然入泮此弊首當嚴禁其前列生童倒應將原卷解部不得擅行改竄至于刷卷等弊往往有之俱應痛革
一設科取士文武並重豈以學習韜鈐遂可覥同弁髦近日每以武途忽視為徇情交際之具或送往來過客或賞巡捕等官乞恩或進士一二人舉人四五人明目張膽扛說一名竟為成例遂有

市井遊子無賴之人目未識丁不諳騎射賄托鑽營濫叨名器一入武庠便糾結匪類三五成（又以為某某作替）群借衣頂為護身之符覥衙門為壟斷之地把持謗訕肆行無忌此皆係學道拔試不加慎重于始致滋洗惡成風此後考試武途生童務須秉公校覥果係弓馬熟嫺策論優通方准拔取毋得縱意徇私致使干城失寄
以上諸款皆係本部院察訪最真切中時弊自示之後該道務與各提調教職官吏紳衿人等洗滌肺腸實心痛改得真才以報
朝廷振文教以吐士氣本部院斷不沒人之善定行特疏與薦倘怙終不悛陽奉陰違本部院耳目最近隨時隨地密行察訪如前十二欵有一于此立刻飛章入告官則摘印予衿黜革係耆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本部院實心實政斷不託諸空言使宮墻名教之地為胥等藏垢養癰也云云
天鑒在茲
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人才為本史惺堂雖云得人才為正風俗之本篇中全從人才起見有志于天下風俗者當各書一通與金鑑大寶箴錄並傳　范龍西
或疑督學多賢哲崴文不忌傷其類乎余聞伯益曰罔淫于樂舜曰汝無面從禹曰無若丹朱傲皋陶曰萬事墮哉唐虞君臣

尚有此等儆戒後人何疑之有　又評
此外檄文尚多如禁約體則云本部院安肯收官敲骨吸髓之贓物而平分男盗女娼之報應也云云如禁私派兩檄前指出五十九欵次指出二十欵俱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小刻語錄曾收先生自戒等語僭謂與呂公實政錄相似細玩此等檄文恐實政錄當放出一頭地矣除收入治學一貫外容專成于公實政一書　又評
于先生其真天神也耶賈太傅之痛哭流涕陸宣公之愷切詳明尚遜此一籌　石膚寸

程墨正學小序　　崔 靖

八股何為而設也為取士而設也古者取士曰九德曰三物而今乃曰八股不以實行而惟文之是務亦見夫學之日漓而時之不古也曰否否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文未始非道也今觀夫文之作者曰純曰雅曰精曰明曰雄曰暢然則所謂純者非以其純於斯理耶所謂雅者非以其雅於斯理耶所謂精明與雄暢者非以精於斯理明於斯理而雄暢於斯理耶如其然也則是文未始非道而說者乃嘗之為學之日漓時之不古不亦謬哉且今之學者以為聖人作為五經四子何為也耶其僅使後之人誦讀其說以

要其上耶抑將以示人共明其理以自勉於成人之道耶如僅示人誦讀以要其上則是五經四子亦不足以益後學之身心又何有於文也如將示人共明其理以自勉於成人之道則今之為文者但無乖乎聖人之旨不可謂非明其理也其所謂勉於成人之道者猶在也而又何嘗乎吾觀古者太史邪國採風陳詩以正人性情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欲人於誦讀中見古人也韓子作師說其言曰先乎吾而聞道者吾師之然則使今之讀文者如以為五經四子聖人之言也斯文者翼聖人之言也惕然醒焉凜然畏焉文之言善也吾樂而法之文之惡不善也吾懼而以此為戒

則是斯文也亦猶詩之足正人性情也吾誦之讀之固無異於誦詩而讀書也若是則即以斯文為吾之師也又何不可而顧以此與古之九德三物為有異焉不已異耶乃余因之又有感矣今之學者所以嘗八股為非實行者其言固曰弟子之方讀文也其心即曰我將以要上也將以此幸名而獲譽也將以利吾身而肥吾家也夫然故其與古之學者遂至遠甚如是孰此以為說也假令方今朝廷一旦下令曰吾將取士以九德取士以三物吾不知世之學者果皆得為聖人否耶倘其為學之始徒虛飾為九德虛飾為三物而其心亦曰我將以邀上也將以此幸名而獲譽也將

以利吾身而肥吾家也則其失與今之學文者亦何以異況其甚者貪緣成風真贗莫辨是選舉之弊反不若糊名易書者之示其公也豈不惜哉然則今之文也其亦未足深嘗也明矣雖然余之不敢易視夫文將以明道也所以示人共明其理而自勉以成其人也如使讀文者不以文為道而其心果欲以要上也果欲以幸名而獲譽也果欲以利其身而肥其家也則是誠學之日漓而時之不古也而國家又何賴乎有斯文余深悲世之不以文為道而反多其嘗也故因讀鄉會墨文而名之正學

薛胡王陳四先生皆不重八股之習而胡為甚觀其言曰使科

目可以得人則程朱狀元矣吾鄉李穆元先生尤惡習八股至令及門士恥言科舉豈乎使八股果賢人何薛胡王陳四夫子而由此途出者三也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讀正學序真是補前儒所未發

兆庵西

河東池上記　崔　靖

錢塘西湖之盛古今傳為談美即前賢如樂天東坡諸君子亦寄興於是樂而忘倦幾不知其老之將至庚戌之夏予先大夫督學浙江追隨台嚴苕溪間觀歷山陰道上（在嵊縣）望天姥（在新昌縣）臨岣嶁道上（在湖州）過釣臺（在嚴州富春山）而獨於西湖甚邇之跡未嘗一往明年而父沒又不欲往及今與朋友論及西湖逸事莫不以予未與其樂為憾予獨以為不然西湖之可樂予未嘗不與碩人未知予之樂甫戊午春予有事安邑遠眺鹽池其水泓然以深凝然而靜其光煙霞萬狀如玉色然予乃心曠神怡顧而樂之因思天地間造物

之奇何地不有世嘗說南北風景不相及以今觀池水西湖之盛豈有異焉假令斯池也不有天產不以地禁其間樓臺之絲笙歌之響僊客騷人之韻山川原隰禽魚花草之勝不知凡幾當必有如樂天東坡諸君子載酒而遊長嘯而賦以怡情山水者人之樂此豈必不西湖耶然而予之所以深樂斯池者又不在是池也樂無論奇麗之盛僅如西湖即使樓閣人物足為觀美者且十倍焉或百倍焉予心亦甚不取何者斯固衆人之悅目而非君子之可樂者也君子之所為可樂者樂天地以自然之利與之物聖人以自然之利公之民爾是故斯鹽之利以和五味以去民疾長人者

不欲自專其利且調劑之足民裕國之道實寓于是予之所以頤而深樂者蓋以此也至於前之樂西湖也亦然湖水之流借以溉民田者無算杭郡屬邑多於此獲利焉予嘗慨後之君子樂斯湖者每在笙歌花柳間而水利反不得與是舍大而取小隱其美而揚其惡未見其所樂之善也然則古之君子樂斯湖者非與曰古之君子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蓋自有其樂實不在區區山水間不然遊其地者人且比比以為古今來盡如樂天東坡其人可哉

練意練格練句練字無一不臻絕頂如讀蘇坦之田家公子行請作　范鹿西

遊徐記

崔蜻

史書稱項氏入關後掠子女坑降卒戮子嬰於咸陽焚秦宮室然後分封諸侯自號霸王繼而與高帝前後大小數十戰未嘗挫志雖事業未成豈不憤憤乎其勇哉雎水之戰漢兵殲滅水為不流其後被圍垓下士卒解散獨能奮力一呼辟易萬夫迄今數千年後過梁陳淮徐間覽其形勝詢及父老遺事猶令人心志凜凜思拜下風也柰何一敗不救遂至喪身呼虞悲歌雄傑短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嘗聞之天無視聽自民視聽得乎丘民斯為天子予讀史至約法三章及蕭何養賢致民數語每至廢書慨息知漢之所以王與其享國長久由來舊矣天欲興起人家信非偶也向令項氏去秦湯火休養生息要之以忠信而措天下於袵席雖無戰勝之勇民之歸之如水思下楚雖欲不王不可得矣不此之圖專事殘虐使漢為叢淵已為鸇獺及大命有歸乃自言曰是天亡我非戰之罪嗟嗟楚之亡羽自以為天亡吾乎亦以為天亡羽羽言之天下信之悲夫當羽之在烏江也父老相謂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羽不能忍而死後世咸以此惜羽是烏知羽者哉羽之亡不待於東歸之日而已基於入關之時人心既解即令羽能渡江亦一獨夫耳謂其足王夫誰信之世人又有言者項氏以誠亡高

帝以詐得予竊謂其不知言高帝之詐詐而行仁者也項氏之誠
誠於虐民者也不愛其民烏乎用其誠哉嗟乎詐而愛民天猶眷
之兄愛以忠信者耶因作睢水吟曰驅馬徐州道遥望睢水濱當
言楚項氏曾殲漢家人橫尸塞流水陰風動四隣抉殺為快意黔
黎不可覩我來遲遲行呼僕去問津土人為予說記得楚君臣毒
流遍秦豫宇宙化灰塵前是垓下地當年自刎身我聞土人言悽
愴欲霑巾悲哉戰場地獨留草色新還念漢高帝龍蛇屈求伸何
由得如此養賢致萬民
與薛文清公西蜀草堂記同一作法然其筆力簡潔處極類龍

門較文清公尤多修詞之功　范彪西
馮少墟曰仁義原是天理假仁假義便是人欲貨色原是人欲
公貨公色便是天理篇中詐而行仁誠於虐民諸語足稱有用
道學　又評

與吳石可問荅記　崔埥

康熙十有七年春予違母膝下遠事南遊一月至維揚又半月至
武林又一月始得北歸茗溪當陸行跋涉風塵勞頓中名山大川
歷者不知凡幾然予心未之見也登舟而後山水之勝足以騁觀
悅目者岩岩競秀涓涓爭奇予心亦未之見也及抵武林假館天
長寺天雨連綿逢名宦祠拜先大夫神主於頹垣漏滴歸而杜門
不出書先大夫文集兩旬始畢雖有西湖樓閣之美不暇過而問
焉予將北歸渭公翁先生乃邀予湖上林丘滿目笙歌入懷遠眺
近玩莫非名奇予心終未之見也傳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余之

謂與歸至苕溪寓於獅林與吳上人石可遇相坐通姓名外石可
曰子非南丘先生子耶予應之曰然曰曾見先生祀堂耶予應之
曰予在武林溝奠名宦之祠石可曰予之所云非吾所謂斯時也
予愕然起進而請故焉石可曰錢塘門外非與予問之曰孰為之
耶豈台士耶嚴士耶抑湖士與曰否杭士為之予訐之曰予言其
真與妄與或目病耶先大夫在浙僅一年耳先試台嚴次之湖次
次之簡拔孤寒拒絕請托五夜勞瘁乎不停批食不下咽形不能
復期無負幼學告無罪于天子嗚呼悲哉竟致捐軀杭城諸士
賓未及試祀堂之設胡為乎來哉石可曰嗟予豈知之坐吾為予

詳之先生之歸憶昔之日我去杭城出錢塘門外寓擎慶寺有山一隅孤峯獨出我乃攝衣而上過一祠焉題其門曰文宗崔公之祠我親見之非先生其誰耶入而徧觀有僧相揖我問是祠也伊誰之力僧曰噫斯杭之士其有所思而為也南丘先生既沒而歸杭之士坌哭巷祭恨相遇先生晚恨已之才能不見庸於一試怨先生不先試已怨天奪先生之速而不使先生終其事思無所寄乃為斯舉中惟先生杭士尸俎廊廡之侍以祀其祖若父春秋不絕廟貌孔固爰設祀田寒士其利我聞斯言也過臨其域熟視焉乆留焉瞻頓堂中題其位曰文宗崔公神主我親見之非先生其

記述體須要如此詳悉

誰耶子無疑速歸其視杭之與湖匪遠伊邇予起而謝曰見之矣聞子之言我心傷悲情馳而往神飛其地曉念斯祠宛如在目心已悉之奚必予之戻止記曰存著不忘於心如或見之予之謂與

奚必予之戻止不但文章波瀾亦見舉動若此

臣之忠子之孝士風之厚和盤托出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文之謂與　苑彪西

翁渭公諱望祖曰觀崔使君而知德之感人更深於政也聞之古有功及於民者得祀之今先生奉檄武林較閱僅周三郡湘涑之管未盡試也而人士之哀慕乞祠奔走恐後如此是則先生之忠愛誠篤有不戒而孚者乎附此以為督學者法　又評

春秋春王正月解

崔　靖

三代改易正朔時月之說前人解者已詳謂三代不改月時者九峯蔡子之說也謂周人於周月夏月互用之者朱文公之說也謂周僅改月不改時者則胡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說也此三言者皆昔賢有稽之言而吾俱不能無疑今試先就蔡子與朱文公之言辨之蔡子之解書者曰商書記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也謂夫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當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固莫不以寅為首也如蔡子所言則商信改正不改月矣但

讀書法

元祀之下不以冬書又不知其改時否耶其曰三祀十有二月朔亦未嘗見其不改時也其引秦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為嘉平解之曰臘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宜為三月言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又引三十七年記十月癸丑出遊十一月至雲夢七月而崩漢仍秦舊其元年亦書冬十月由此觀之商之改正不改月秦之不改月時固為明甚而特未可例之周也周書記惟十有三年春蔡子曰春建寅之月也夫十三年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是武王事紂者已十三年也紂未伐則殷制未改果其未改則周之不改月時未可以此為斷也其言一月亦仍

殷制也不然是武王先變殷矣此周制之不可同於商秦者一也蔡子又引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若周不改月時矣夫改月並改時則四月之夏商與周亦奚以辨而周之六月為夏之四月四月而徂暑其言宜也此周制之不可同於商秦者二也秦史記年先十月而後七月春秋皆先七月而後十月其間又有不倖者未可一槩論也此又周制之不可同於商秦者三也周制不可同於商秦蔡子乃欲混三代而一之予未敢信其盡合也朱文公之解詩也於小雅六月之詩謂六月以夏正言建未之月也於十月之交又曰十月亦以夏正建亥之月也而其於孟子七八月之間旱

臨終尚改誠意章註可見著述之不易也

則復曰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夫惟五六月之旱其厲民為特甚解之於義為當而詩之六月十月則又未見其必為夏之建未與建亥也周人之互用夏正文公於何知之詩豳風七月之篇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乃夏令也文公以為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作此為王告戒則與時令不合無可疑也其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解之曰一二云者一陽二陽之月也以為周之先王固已用此紀候及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正朔夫豳風述后稷公劉時事周之因之信矣而六月十月四月之詩又皆以為夏正豈作詩者皆壞法亂紀人耶戰國之時猶然遵昭代之典章而春秋以

前遞已變時王之制度是何說也周人之互用夏正文公於何知之予竊於文公之解詩亦未敢深信也至於文定春王正月之下解之以夏時冠周月以為孔子嘗言春秋天子之事矣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之辭也不知所稱春秋天子之事者以周先王之賞賞人以周先王之罰罰人也以先王之賞賞人以先王之罰人而不以先王之法以一天下之人聖人之所為果如是乎且夫子嘗曰行夏之時矣夫曰行夏之時是明以周之制未盡當也當作春秋之時何不並改正朔哉如正朔不可改則時亦何可改孔

新吾諸先生俱道過

子筆削他人將以為天下萬世法而乃自蹈變革之罪處於不夏

不周之間亦何以杜當時僭竊之萌服亂臣賊子之心哉聖人之所為必不若是乃或者謂文定之說非無據而言也稽之周制蒐以中春苗以中夏獮以中秋狩以中冬若謂改時則中春是夏之十二月何以蒐也中秋為夏之六月物未備何以獮也是則夏之政不可改也夏之政不可改而周之蒐苗獮狩之月一如夏之月焉是周不改夏之時也春秋桓公八年書正月烝文定解其為再烝見讀書非不時也其引古之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亦不相沿至於巡狩烝享猶自夏焉今周官所載烝以中冬而魯之正月即夏之中冬也以此証其非譏不時而周之

原缺第十六葉

時其不改乎夏之時因是可見文定之說豈無據而為之者哉雖然未足為定論也考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記天王狩於河陽春秋之所為冬即夏之八九十月也若以中秋之義論之何不曰天王猶於河陽而乃曰天王狩於河陽耶狩而言冬則周之中冬非復夏之中冬亦可知矣至於四時之祭周官之制皆與蒐苗獮狩同時其說似為足據然予雜考經文季春之田見諸郊特牲衛六月之禘又見諸祭統而春秋記魯郊禘之非禮於正月書其不郊書改卜牛於四月書其卜郊夫正月之郊冬至郊天之禮也四月之卜郊將行夏之禘也四月而卜六月而禘其於滌牛三月之說

與夫衛侯六月之禘實若相符而正月之烝未必非以示譏成周之制未必一依周官亦安見周之時不改夫夏之時哉文定之說予豈敢深信者乎由是以言三賢之說皆予之所未敢輕從者也夫三賢之說皆未易從然則將何人之是從乎亦曰從之於聖人耳周以建子為正夫子言正月則周之改月可知也言正月而係之於春則周之改時可知也言春而係之王則時月為周之時月夫子從周而不敢改又可知也所以然者何也大凡一王之興聖人建極法天以體陰陽之造化立制以新愚賤之耳目不必強同也周之制所謂一改而無不改者也改其正矣因以改其月改其

原缺第十八、十九葉

讀書法

崔靖

文不以理者不可讀李斯善文字其逐客書已雜而不純矣至勸行督責書悖繆又甚讀者多曰佳文愚不解其謂也人曰孔子不以人廢言吾猜者文也非有取於其人而讀之也夫何害曰所謂不以人廢言者言之合於理也督責之書合於理否耶曰其理非法則善矣吾讀者法耳曰六經四子者文之本也學者童而習之自首而不能求其似苟得是法雖稱天下才可也豈必學非理之法哉理失而言法以此求佳不亦遠乎且夫莊之淫詞雜記非無法也日於是而求之使人內多淫邪放言無恥而終不可以入聖

賢之道可謂善乎予故表而出之以為讀書者法且以戒吾弟子既知不讀非聖之書矣而佞者猶曰讀之取其文可也取其法可也豈知文與法俱不可取也耶敬書一通於座右求作箴銘使張芑山見之定當作古文短篇序　范飛西

衛翰公行略　　石博

頻治丙申夏五友人衛翰公失怙執喪盡禮九月旣葬仵夜飲泣殆將滅性余獨深念翰公為死孝每以宗嗣之大為言翰公心韙之而不能自解免也丁酉春翰公疾日以甚先君子雅重翰公自翰公病每以為憂為之求醫問卜命諸子日往視之未幾先君子即世翰公感先君子知己長號不已病益深必欲力疾造喪次家人多方阻之不能得既至伏泣踰時蚕涕謂余曰若知吾所苦乎繼自今有所得無以告有所苦無以告即使讀書致五鼎安能得吾親顧而笑之坐而飲食之耶雖然若所遇則與吾異且若裴以

吾無死者以吾寡兄弟子女族吾今以若無死者正以若多兄弟子女故也已復大慟同卧苫凷間進且始去謹詩為不肖孤家門計又甚悉也最後出訣語聲色黯悴余且哭且慰約數欄敬齋中或庶幾有瘳也不果而去越數月翰公已棄世矣嗚呼余兩人同學同志不幸又同孤方潸然相對時各以死為愈各以無死相慰也而翰公竟死悲矣且死而有知翰公與其尊人別僅十五月耳方父子聚首重有天倫樂何幸如之余今不見先君子且十有七月矣淒淒忽忽對圭而悲過墓而泣不則憧憧焉如有所畏矯云不死何翰公若哉何翰公若哉邇穫守敝廬勉事呫嗶自痛失怙

（九京歡然）

程墨□□立孤難耳

即失師而更失吾友又不忍吾友之湮沒已也將為求傳操觚家以不朽翰公故書吾兩人交之始終以見其生平焉翰公名京翰公其字為邑鉅族　以下世系借刪

絕不道翰公嘉言如何善行如何一衹敘兩人相與而父子朋友之情筆筆傳出嘉言善行其過于此此為文之爭上派者　黃西

滌水盡而寒潭清　又評

續垂棘編三集自序

垂棘。晉寶也。先聘君在明季。彙選吾晉文章二十卷行世。名曰晉國垂棘。邇來同鄉諸公。罔念余小子。不克紹聞衣德。有篤世好者。有邇流風者。佳篇源源而來。余小子恐墮世業。竊不自揆。有續垂棘初集二集問世。越二年。積得佳篇若干。又成三集一書。書成。披讀而自嘆曰。諸公錦心繡口。不啻球琳琅玕。余老農也。惟知有布帛菽粟耳。衆寶錯落。粲兮若列星。非惟不敢取。且亦不能識。仍名續垂棘。不自欺乎。雖然。一布也。有為綿為葛為麻為苧之不同。一帛也。有賜于太守頒于隱士贈于聖賢之不同。菽為衆豆之總名。其體則不同。粟為嘉穀之子實。其用則不同。余于布帛。則求其經之綸之。汚之澣之者。于菽粟。則求其或舂或揄。或簸或蹂者。此種布帛菽粟。是大有造于日用者也。是大有功于饑寒者也。老眼迷離。見此種布帛菽粟。如見球琳琅玕焉。愛此種布帛菽粟。甚于愛球琳琅玕焉。仍名續垂棘。不亦宜乎。倘有魚目。伏俟隻眼論定。

康熙甲子夏六月

洪洞范鄗鼎謹識

受業閻擢句讀

續垂棘三集

總目

總目終

續垂棘編第三集目次

卷一

卷二

洪洞范鄗鼎彙選　受業　絳州閻　擢　聞喜楊廷相　垣曲石雲根　靈石房作所　參閱

梁氏二祠志序

梁　綱

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余讀而竊歎者久之、曰、嗟乎、宗子子也、支子亦子也。祭以享親、支子與宗子一也、何獨于支子而遺哉。祭義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夫雨露霜露者時也、怵惕悽愴者情也。宗子支子所履同、即所感同、而何獨有祭有不祭哉。而又何以曰、祭而必宗子告也。曰、告宗子、凡以重宗廟也(古人制禮原有精微)。厥意淵乎微矣。竊疑宗子支子同處宗國、告之固當、藉令宗子他適、則何所于告。支子他適、則無用于告。是祭也、固將廢而不舉乎。由斯以譚、祭必告于宗者分也、感時而動、而禮以義起者、又支子所用以通其變于不窮者也。孔子曰、望墓為壇、以為時祭。禮祀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皆是物也。余不穀、綱支子也。上承祖考、稟于伯兄、所云告宗子者、不敢少廢(何處借口)。如云雨露霜露、而因時以自効、又何敢以支子而自委。剏我先慈廟祔方新、乃葬而讀祭禮時也。而又何宗子支子間哉。因取二祠儀畧由布之如左(閒經書之與義補註跋所未逮有功吾遺不小彪酉)

梁氏塋制記

梁　綱

梁氏塋制記者、記先大父時齋君塋制也。先大父歷官泰府右長史、卒既二十餘年、以先給事君貴、推贈奉政大夫、蓋五品之階云(觀塋制一節可見事事遵制絶無鮮克由禮之病)。朝制、五品塋地周圍五十步、墳高一丈、墻高四尺、石碑圓首方趺各若干尺、石羊馬望柱各二、凡以昭寵數表幽先也。即今塋制稍稍備、獨羊馬望柱未具爾。往余有懷、以力學弗逮、比通仕籍、則又為官守奪去、以故缺畧至今也。邇以陳情歸里、屬在優暇、且畜有俸餘可資、顧值乃謀諸同姓、鳩工伐石、始獲如制、更竪牲石、恭刻誥命勅命、制非螭首龜趺不可、酌用之、非僭云。既竣役、乃偕諸同姓展拜墓下、而仰嘆曰、嗟乎、此朝廷優禮臣工之盛典也、所以為歿者榮也。惟我先大父躬爵祿以顯之身、而又恩推乎既歿、生死始終、信享有餘榮者、要歸本于厚積而然。凡我子孫、仰承覆露、以獲有今日、發科名、廣田宅、安居肉食、而無復身世為累、此安所從來哉。盍亦念先大父苦心誦讀、艱難起家、益思所以纘承而光大之。讀者明理以效用、勿污辱于苞苴。吽者勤力以卒歲、勿自陷于刑辟。凡長幼尊卑之相臨、各自盡其所當盡、勿相凌犯暴戾、以自流于罪惡之歸。庶幾顯約無失、身名俱存、以無貽先大父羞、豈非克賢克肖類耶。不然者、即非我先大父之子孫也。諸為子孫者

所當共斥而不容與並者也亦我先大父所不祐也吁可懼哉為是記石期與族人共勉之且用以告來裔

包公家訓云子孫仕宦有犯贜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刻石于堂東壁以詔後世茲讀勿汚辱于苞苴數言直與孝肅並傳千古（皂西）

按先生祖溥弘治己酉進士歷官秦府右長史父格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南兵科給事中所著警子文一篇真為仕宦藥石先聘君妝入晋國垂棘中兄紀己酉舉于鄉養親不仕先聘君推為文中文正文清後一人弟維戊午舉于鄉累世簪笏似從警子文塋制記兩篇文字得來 又識

梁氏宗祠記

梁綱

盍聞之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祖廟若庶人則祭于寢制也余家自上世受耕讀重以醫師以命於司里至余不穀綱十五世長矣追惟世德率由以之間嘗秩祀於正寢之東如昔賢所云然止於四代自四代而上以及我始祖顧獨未祠蓋詘於力也（陳白沙曰少貴壹不少心）然貴本始表積厚君子奚以哉用是疚心日不自置曰此安可以貧為解撿筒中可百金乃不穀貧興于鹿鳴者即以佐費更出他羨合之得百五十金卜址近丘第間周若干丈蓋惟爽塏度可聚族共祠事乃鳩工除槩已須材關中泛黃河東下凡三越月始達于汾以㧺余稷材惟良經始萬曆壬午三月甲辰二十四日以明年清明吉安主告成厥制以始祖韓梁公為不遷之主（尊祖之禮達乎天子所不同者分耳）而以四代配之其它則本支相承洎有宗功經術官蹟者代祔別龕昭穆列焉（得大王祊）孔子所謂親盡廟毁有功而不及宗故有取于大嘗云或謂先祖者類之本也類同則本鈞烏可以職而取舍于間蓋五世祖免于禮漸殺矧支屬乎而可槩及之乎至有宗功經術官蹟凡以大余梁氏宗者不是列矣又安得卒世不見哉且也禮大夫三廟則三之外不可復益茲自四代而上之則不啻三矣得無云踰禮然由四代而遡及始祖即古三廟之遺其他同堂而別為龕室又禮以義起者

故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抑亦云禮之于祫乎故後之子孫由本
支者而朝夕之將無曰此其著代若是其綿綿長遠也則思以繼
體由象賢者而朝夕之將無曰此其功德若是其駿發也則思以
亢宗辟之瓜苗有衍予則庇其蔭而食其實所異以雨露滋培而
引長其計安可後乎是謂合莫禮適子始廟祀又云支子不祭祭
必告于宗子余不穀綱即小宗支子哉然從大夫後于禮宜廟至
歲時奉嘗則伯兄先焉此又告宗子意也余不穀綱借乎哉未也
祠正堂三穩處其前為廊左右為翼室各三穩二門一穩最前為
大門門左右各一厦令馴謹者居之共袚除云 周全

神明於家禮而出之可作仁人孝子法則 彪西

康熙丁巳余有作龕文辛酉先妣見背余有塋域記癸亥稷山
高陸石假我高梁全集披讀之餘竊幸余小子有偶合于先生
處敬録若干求守典型 又識

梁氏義塚記　梁綱

萬曆丙戌歲且祲明年又大祲余不佞綱為出粟分賑一隅已檢
橐裝可百金又出而槩賑之以莊生言直涸轍升斗水耳能濟乎
哉 似明季圖史 尋又大疫甚至闔門諸以饑而死者什之三以疫而死者什之
二殮無具瘞無所又未可一二數也本之則惟貧故耳傷哉貧也
何是之剩也已又私念余非有奇羸惟是輸將徒以爾重困異爾
有全嗟不爾全又不爾死所哉為卜封域惟曰平衍遂以俾之間
與遷篠以裹以舁不旬日後先纍纍者皆是已因竊嘆生人之須
莫急于衣食尤莫要于死所生養得矣而死無所歸則所惡有甚
于死者死而無知曰戮尸如其有知則為厲為祟昔所稱實沈臺
駘固吾晉故實也又寧不是鑒哉矧茲髮膚厭受惟均而設以身
處 其言蕩如 何異溝中是可慨已故掩骼埋胔王政所急青州叢塚千里誦
義諸在篇典者可攷而知而又何俟于今也我朝置有漏澤恩至
渥矣頋歲久盈止蒿狸無從惟茲更卜庶死者獲有處所而生者
亦藉以無憾充類之盡亦義之似也因借擬曰義塚俾後之觀者
繼跡而為之 如聞賈勝之言 困窮之人尚亦有利哉不然千金餙裘馬為金被土
木而里中緩急一不之卹同胞之謂何昔孔子周急先之白膝里
鄉黨遇舊館人喪即脫驂以賻之豈不以生死之際人世至計而

一念惻隱固不以遠近戚疎間也故曰生死亦大矣余以是日有殷懺而尤望于後之人蓋以同然者是期云塚在邑東郭外演武塲北廣袤可十畝又明年戊子余為之記

萬物一體吉凶同患初讀之為我心惻再三讀之潸焉出涕推衣推食欲立欲達之念私衷耿耿而不能已已 䨥西

余借立義塚三所既數年于茲仍于戶口繁多往來聚會處續圖增立以盡區區讀此又喜與先生有弋獲云 又識

慈闈遺囑　梁綱

始母太宜人居疾牀第間乃不肖輩日夜在侍侍而悉囑之巳捏不肖綱手曰兒年齒長矣而子若是獨柰何兒也且我在一日兒依我一日無難遺者脫有他兒竟何依兒曩以隆慶庚午攜孫槻來自汶上以我一念痛兒兒即解官我依當是時我固知官榮誠不忍兒孤身千里程也我母子依依以迄于今有年矣我即老無憾獨柰何兒也惟時不肖哽咽不能應一語獨以其囑心藏之無何棄養不肖號踊用無譽省乃其故閫則禁不敢往既奄踰月家人以杯棬塡委不即理恐類騫數如口澤何因強之往至則無他聽覩獨巾櫛儼然如生時乃不肖一痛即仆既蘇則木生左足若不仁狀此醫家所謂五志之感過極而卒中者也因而追惟遺囑夙夜以之而此身煢煢頓失所依果如囑言則母之先慮也嗟嗟不肖尚奚生存為哉坐是病悸又以長潸衷其左明悲欝横集遂失常度而病目嬰諸訊者至不能悉語即語又痛不能既為委具之且以求所思云

（孚字有誤）（言之不足而再言）

先生自言耶抑為余不孝言之耶先妣見背越二年矣每望故闈不能仰視私心以為孺子之泣哀痛無節不可繼也讀先生此文始知真性難掩賢愚同然類如此 䨥西

絳老問答

譚田明

絳老者、絳縣老人也、按左傳○魯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長曆以為二十三日）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一本作年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歲也○■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于鹹○獲長■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客有讀傳而疑者○過余曰○一生年

也○何以在老人○則以為四百有四十五甲子○其季于今三之一○在師曠○則以為七十三年○在史趙○則以為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在士文伯○則以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四說者○或可解○或不可解○予絳縣人也○宜知絳縣事○其為我詳言之○可乎○余曰、傳稱老人以或○則是老人也未嘗留姓名也○後雖使助政為絳縣師○其軼事已不可考○又安從而知之○雖然○嘗聞諸父老徵之史策○老人之生○當在晉靈公五年○正月甲子朔○據春秋○為魯文公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于鹹○與師曠之言正合○其間履歷○起自晉靈公五年○盡十四年○所歷十年○成七年○景十九年○厲八年○悼十五年○平十五年止○共計七十四年○以春秋考之○起自魯文公十一年○盡十八年○所歷八年○宣十八年○成十八年○襄三十年止○共計七十四年○再以文公十一年正月甲子朔互參之○春秋載冬十月甲午○則月分內甲子至甲午之次第○歷指焉而又合○獨是七十四年者○而曠止云七十三年○想是○除去當年而言○蓋以當年自正月至三月癸未○未滿一歲耳且志載○本傳寓置閏法○生致非難此、師、曠、之、說、可、知也○老人自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者○是老人未曾紀年○但紀甲子耳○今以一甲子六十日推之○則當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又云其季于今三之一者○此

即一甲子六十日○而三分之也○一分二十日○則二分當四十日○自三月癸未而逆數之○壬午辛巳○以遞及夫甲子○得二十日○是歷一甲子三分之一○于前二萬六千七百日之中○除去一甲子三之二分四十日○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是謂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老人所謂四百四十五甲子者○總一甲之成數而言○若稽其實○止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而已○此、老、人、與、士、文、伯、之、說○可、知、也○至史趙所謂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者○此則未易臆測矣○蓋二首六身○俱指亥字而言○二首者○亥字之上二橫畫為二首也○六身者○亥字之下三竪畫三橫畫為六身也○何言乎為六身○算法家○

如太𤣥洪範每以竪丨當五數橫一當一數若丄者是五與一合爲六數之象而亥下竪橫之畫若爻者適有此三箇六數之象以爲六身其下二如身之說是則舉亥上之二橫下而竪之于左如（并元點林春翁見此患會註釋之誅）丨者爲下二也又舉亥下三竪三橫之六六六象作三行竝列如丠者爲身也言如身者言下二之首如乎六之身也由是從左向右數之若𠀤者是謂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與史趙之日數恰符八、、、、、、、、此史趙之說又可知也嗟乎老人以前未聞紀甲子者老人以後亦未聞紀甲子者乃天以甲子生老人老人以甲子終其天年亦奇矣哉彼史趙者得無亦奇其甲子之紀而因以亥字紀其日數算法字畫兩相脗合宛然天造地設不尤奇乎竊謂甲者天干之始亥者地支之終合天地之始終以論老人其姓名軼事雖不可知而獨闢此今古未開之奇以逈異於泥塗之中宜乎其照耀史乘聲施後世令後之人鄉祀未艾也向使老人不遇晉悼得無遂泯泯矣乎抑使老人爲絳縣師而大展於時其表見不益赫赫乎（注意）然而老人固未嘗求名也未嘗求名而名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意老人者其善之所積有不容揜者與然而老人未嘗求名更未嘗留名也容解頤而退

原傳敘明晳層清出似何椒丘讀史聰見又似徐筆洞擻理辯言老人得見甫可與天地同老近日士大夫留心實學者誤用致良知一言輙曰學不在博不然取一部山堂肆考置之案頭足矣没字碑無源水對此能不赧赧（麗西）

止園圃學亭記 有節句　　譚田明

（伏案處便見家學淵源）

先夫子宰雒南歸依宅南之岡高者肇墊下者築圃高圃而下墊者滌場西北地狹且陂作所統以園門命不肖名之不肖擬以止先夫子曰吾望爾曹學求日進何乃云止明拜曰止者士窮之義其學在易之艮大學之至善大人嘗云欲得止先求止必至於是而不遷朱注自妙竊意大人釁徵不起宜有合於艮之時止小子佩服庭訓敢不勵不止以求止之功與先夫子曰善子必勉之會友人趙君子衡為余書額遂名止園園之門陽曰聖功帝力陰曰富有日新直門者壁面壁列指之右為僕廐之所左為禾稼之場

中為花木之圃入圃小逕深曲行栢林中圃盡而墊墊高九尺南北綴以花墻拾級詣門外額止隅登也內額止水臨也（代尊水案）圃無木而云止者若渴於梅望也對門結小樓曰仰止憑樓覽山川雲物者都禹甸宛然在目有草堂曰敬止菲齋曰文止四時供先師讀書課子弟於其中南設門曰觀止門外層巒屏列深澗帶潆余聯云開門嘗見山園坐到岸方知水護園由此迤邐敬止堂背東西廣不及常南北輪廿倍之地可學射曰止戈坪西與場接園之大概皆取止為義也而尤有取夫不止者澗水東南來經墊之南崖下（水所固有但）轉而西循圃外（恐引派不力）復折而北繞圃畫紆迴不舍然後西北以去一似

過客之顧盼逆旅而意欲停驂者圃土磽确高於澗曾不沾升斗之潤又似地主之閉戶謝客弗下榻而拒其憩息者地自未為圃之先迄既為圃之後水之不至止也久矣水之不止豈水之過歟余額以力止之先發三大願（主意）一願法神禹之鑿龍門二願如五丁之闢蜀道三願師愚公之移南山初審地勢（致知）在尊水而下圖虛中以實外實外者匝圃周遭固其堰垣以防潰岸虛中者虛圃之中為臺臺上翠栢亭亭羅列左右夾道升墊於焉度其中與外之際（力行）畫鑿磽确沙土而聲於西北之狹陂兩閱月圖之高者下水之卑者導如是而水可以止矣余願弗止也次開澗道耦伐之畎水轍

入焉余笑曰此一手足之烈也奚煩五丁為如是而水可以止矣余願弗止也又察土形尚有磽确沙石之未盡者因其下而更下之（切磋琢磨之）移諸郊遂不毛之鄉既磽确沙石盡鑱渠三四尺空中一聲雷動溪頭半夜潮來臺在水之中央人踞臺之上游恍然身到瀛洲步月狂歌一片玻璃境界浸假而截澗橫堤（設想供有未止之意）定見桂瀑岩頭噴珠濺玉飛灑一束碎雨雖時水灌圃而潤以化其燥圃涵水而瘦者變為肥苑若士別三日刮目相待非復吳下阿蒙者爾乃開小渠鑿小池綠渠構橋環池插柳四畔治菜畦前後雜植筱樹嘉卉每水至（氣質變化）無奮沫亦無怒聲若山中休糧道士寡靜無言令人對之塵

囂頓滌此非猶是前日之圃乎昔何以燥以瘦今何以肥以潤昔何以求升斗而焦涸今何以進亭臺而瀰漫余也感河田之欲易識流謙之變盈怡情山水之間俯仰天地之大始信治圃之道盡力於不止而後可漸幾於止見效於止而益盡力於不止不然偷安旦夕畚插不事而欲化石田變沃壤也有是理哉爰作小亭於池上曰圖學亭取夫丘陵學山百川學海之意學山者學其靜而止也學海者學其動而不止也然則依山者圃其止耶得水者亭其不止耶余合亭與圃而名之其不止而止耶聊以記先夫子之遺教云

薛河津之獨木橋耶湛增城之竹竿戲耶處處是圓處處是學處處是物處處是道粲兮若列星奪人目精令我不能辨不欲辨不必辨也 彪西

隅蟻草自序

譚田明

道原於天天圓象也圓之所化天垂日月雨露地長草木果花人生耳目頭顱物產汞珠蟠卵凡切之形惟圓居多推之乾坤統會於一元聖人位參天天地理有然已乃夫子開口論學上習四時下來四方教人每舉一而反三自志必從心不踰矩他如分四德定八卦明五倫同九井若有極乎圓而基於方者何哉竊意方者徑一圍四以為圓則度嬴圓者徑一圍三以為方則度縮緣象以悟理而氣數貫於其中其下學上達登高自卑之道與余讀書先人之止隅末由奉教大方而筆墨之緣時來几牘伸濡應酬隨手

散去癸亥春洪洞范徵君先生見索余呈絳荅園記就正先生不以為鄙刻入垂棘晉詩諸選因念幸經慧眼品題詎可甘自暴棄搜之笥猶有存者錄為四卷用資承教復揣樗櫟之質素未從繩就方敢望規方成圓然有說焉圓之大小不一而皆謂之圓亦猶夫丸之精粗不一而皆謂之丸也若蜣蜋之糞函谷之泥濂溪之太極同乎異乎而皆謂之丸者何也圓也圓則大而天小而管皆圓也同乎異乎余既不能以管窺天又不能以隅通方茲草其蜣蜋之丸也夫

推陳出新得之理學文章尤難 彪西

古稀辨　王復初

今日之賀七旬者僉曰古稀蓋以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前此而殤夭者比比壯歲者比比中年者比比至於年逾花甲又歷十春亦云稀矣余以爲稀在德而不在年今夫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耳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者多而存者寡則存之者爲稀也故舜禹湯文是君德之稀者也稷契伊周是臣德之稀者也孔子集千聖之大成爲生民之未有是師德之稀者也孟子揭性善之宗閑先聖之道是亞聖之稀者也三代而後蓋難言矣董子有（興太學重明師而言開萬世學校　河汾之教教成吾室一代）儒者氣象非漢儒之稀者乎文中擬先聖之經傳非隋儒之稀者

乎嗣後而醇疵參半聖學蓁蕪爰及有宋周程張朱紹述聖統繼往開來遂使孔孟之道炳若日星是又大儒之最稀而有功於萬世者也至於前明理學蔚起薛胡王陳羽翼聖經配享孔廟是非一代之稀者耶凡此者帝王師相碩賢名儒皆以其德之可貴耳而何嘗計及年華哉然此猶以道統論也推而廣之立功立言皆可不朽如姚宋韓范之經猷此亦不可多得也左屈班馬之著作韓柳歐蘇之文章亦皆不朽千古也且如解梁夫子浩氣千秋湯陰武穆忠貫日月此又縱橫古今而得天地之正氣者也夫稀者罕也以其年高而人足稱也然百年之形體有限而千秋之精神無疆夫人而能立德也則虞舜百有十歲是云壽矣而顏氏之子三十有二未爲夭也衛武之耄年切琢是云壽矣而龍逄比干殺身成仁未云亡也今日者捫心自問果能子臣弟友而克全于彝倫乎果能仁義敬恕而無愧於邦家乎果能立德立言而堪垂不朽乎果能紹明聖統詔示來學而有裨于奕世乎果能體認天理躬行實踐以有限之居諸堅末路之學問而期不愧于生平乎不則食息猶人衣冠猶人而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則隨流揚波碌碌與草木同朽也總耄耋期頤不亦深可寞惜也哉稀在德而不在年是之不可不辨

在德不在年真千古不朽之論且將千聖心學揭之筆端使後學知所適從其有功於聖門者匪淺　孫邊仰泉評

史惺堂答賀書既載余廣理學備考衷二懷却壽說既載余續垂棘初編得此鼎立爲三　范彪西

夢泣魯義姑說

王復初

魯義姑者未詳其姓名大約春秋時人也余從苑彪西先生所刊垂棘編得讀魯義姑傳（薛文清所作）當齊師伐魯人咸逃匿姑抱一子攜一子以走迨至危急而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軍士詢厥故而知所棄者親子也所抱者猶子也造次顛沛能全大義軍士異之聞于齊侯遂退師而獲保全封疆矣余向與家人言之（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之意）以為巾幗女流猶知輕重之大節鬚眉丈夫反乖同胞之真性然同胞乖違多由婦口之間隔其有媿于義姑良多也甲子中秋夜夢與諸友講學言及義姑一友感泣予亦感泣及驚覺而淚濕兩肩矣因思好義之性夢中不昧不假安排不煩思索是良知也然清夜之天良猶在而白晝之牿亡實深使念念如是事事如是則仁義禮知同源而出忠孝廉節油然而生是即致知之學而進修之大關鍵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作聖之功其在斯與其在斯與嗚乎義姑我師也百世後猶令人感奮流連也哉

因義姑一事發出許大議論可見學至貫通後橫說豎說皆成至理　孫遵仰原評

隨在取益觸處體認寤寐思服精神流通善讀書者當自知之　彪西

粵遊紀畧小敘

馬光啓

歲辛丑皇上踐祚之元年天下大一統余以賚捧之役來遊西粵因以有紀何紀乎爾紀民俗之憂樂與夫紀吏治之得失此觀風使者之任余弗其人胡敢僭擬輶歌編詩以歸報天子若然又何紀也曰男子志四方株守一隅凡職方氏所隸輿圖所載不能足履而目覩焉將所稱登高作賦可為大夫豈異人事乎此一行也由冀而豫而楚以抵百粵往返萬四千餘里遊不一日日不一地凡足之所履目之所覩其間山川奇勝林鳥佳麗雖難以徧覽未志亦庶幾有以得其大槩故為之紀也然紀止此乎余之意不獨為此古詩四牡之什憂勤王事終之以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孝子忠臣詩人休逸同歸隻眼看透）小人有母不遑將養計今五載畢役之日倘得假道旋里隨長昆率諸子斑舞膝下即一日承歡可少盡為子之心我皇上以孝治天下或亦在所不禁也

至性真情透出紙背攬其光燄真有竹千尺玉萬丈之勢促狹窘俗手何處問道　彪西

張烈婦傳　馬光啓

封氏、崞縣人、年少艾、儀容婉媚、德性貞淑、吏部考功司主事張允中繼室也、允中以疾終於京師、氏誓以死殉、傷悼痛哭、勺水不入口者數日、其家人環跪勸慰、多方解譬曰、東峯既殁、貧無以歛、内子必欲伸其志、於命則正矣、旅櫬未歸、殣於京野、非所以妥幽靈、是守小信而失大義也、氏默然、典鬻服餙、易一棺、遂扶柩以行、凡關津城邑、聞見者莫不流涕酸鼻、越二旬抵里門、經營葬事、既畢、乃自經於其柩側、嗚呼、此豈不真烈婦人哉、之死矢靡慝、或以為初出於一時之憤激耳、迨解譬大義、始啜粥飲水、延緩月餘、若姑為隱忍、即不死、終三年喪、較之共姜誓守、與詠栢舟、其貞信昭昭、夫豈少讓、胡為自經、必决以從夫遊於地下也、語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封氏者、慷慨從容兩得之矣、此豈不真烈婦人哉、予故表而述之、俾後之作史者、就事直書、庶其有據乎、特為傳

禮部為旌表節烈事、據晉撫達䟦稱、原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張允中于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在京病故、繼室封氏誓以死殉、左右勸解、扶櫬歸里、于四月十二日將夫柩安置完備、遂縊死　原註

大文彌質　彪西

此絳縣譚見甫抄本也、云得之芸窓紀略、惜余未見全書、　又評

臨場藝自序　李旭升

升十齡喪母、越五年而祖母復逝、老父憐升幼、命長子元生教育之、父教既嚴、兄更督責、不特戶外之事有所不聞、即飲食起居、亦忘其寒暑饑飽、憶升一日偶恙、卧牀上、兄以情故責之曰、祖宗未竟之緒、賴汝光大之、兩孺人未報之恩、賴汝顯揚之、汝不力學、汝負我、我負父命矣、兄之望升也如此、兄質直好學、素以科名自期、二十即食廩、不忍祖父之艱辛、一旦棄舉子業、訓升曰、子美才、他日必高大吾門、我獨代理家務、毋分汝讀書心也、汝其懋哉、升拜而受教、年二十四、章句稍成、乙卯誤中副車、兄泣訓之曰、得而復失、汝德業未修、學問未廣、内省其有疚乎、汝不力學、何以慰祖父之心、使兩孺人遺恨九原、汝負我、我負父命矣、汝其懋哉、升泣而受教、從此愧勵、不敢少息、丁巳以特科中河南鄉試、登堂拜祖、祖覷升笑曰、又增我十年壽矣、兄喜不形於色、但訓之曰、祖父望汝不止此、慎毋以一榜自滿也、已未下第、兄又泣訓之曰、場中被黜、汝德業未純、學問未進、内省尚有疚乎、汝不力學、祖父之心不釋、使兩孺人懸望於九原、汝負我、我負父命矣、汝其懋哉、升泣而受教、益自愧勵、簡練揣摩、三年晝夜不懈、壬戌始博一第、此固祖宗積行累仁之所致、亦兄

元生懇勤提誨之功居多焉今坊人堅請近藝問世而升不敢自匿者總以見兄教澤之深且遠也嗟乎升之徼倖成名也豈能一日忘所自哉

洗盡脂粉清空一氣不敢逸樂怠慢惟是力行孝弟可作文昌戒士子兩篇讀 虎西

張爾成先生云往歲魏環溪先生喬梓偕其州李恒岳先生飲余齋因言恒岳子孫繩繩乃孫東生少年奇才環翁決其必中余聞恒岳先生好善樂施土人慕德不衰今乃子天葩主戶部政聲聞籍甚乃孫魁南宮後下帷好學如寒士益信張先生之言為不誣云憶余輯理學備考時因鈇朱勉齋先生行傳小注過訪賴李貞生逞惠勉齋碑記一篇貞生東生之弟也昆玉樂道人善類如此附此以識景仰 又評

殉難徐君傳 節數字

李旭升

徐喆字聯吉大同府廣昌人也父諱則大字爾發舉明經生君幼而穎異絕倫誦章句輒能諷悟爾發公深愛器之年十三采芹即食餼邑庠甫二十額俊舉歲進士試於廷授衢州幕後爾發公偕男氏王公諱廷者之安吉任亾於浙君聞訃慟幾絕母夫人諭之曰爾父硯穿編絕終不獲一宰民社以展生平子務克振前猷繼爾父未盡之業則雖死猶生第輿櫬遠越天南何不早事紼袝兆先塋君啣悲謝曰唯唯蓋君家素乏無以理裝母夫人典環珥俾之君匍匐奔喪號於中路至浙撫父棺泣曰孤不孝生弗獲侍養承歡歿弗獲含飯視斂罪百身莫贖矣蹐踊朝夕設位奠之及引柩戒途披霜沐雨每靈輀所次即苫處道旁歷四千餘程未嘗一就旅宿抵里舍於郊母夫人哀毀逾節君患其年高或過傷掯每潛自抆淚善撫慰之喪葬竣君讀禮守廬形銷骨立而揣摩簡練益加焉服闋越闈戰屢北母夫人曰以子學裕才優行必售其如予影薄西嵫不克見爾捧檄何古人之仕亦有時乎為貧養者君俯謝曰謹受誨遂膏車北上復因州幕之職鈇少人稠投牋銓曹請受降推改授金華郡蘭谿佐尹君怡然奉命曰職雖藐猶得供祿養於親以將母也於是飾油幢勸駕偕母氏以往既下車

賛勦調御起敝蕨頑栽冗淸徑苞苴不入服官二稔當事者嘉其能屬代庖署武義甫視篆吳葦霞驚君招集鄉勇嚴戰守具寢食不遑矢圖退賊計不審尉張奇章通逆內應賊因揮幟而入君亟返署彼鞬甲如雲已𡍩呼收印綬矣脅君以從君瞠目怒罵曰爾輩逆天罪不容死今暫蹶王師至在旦夕間必磔爾屍醢爾肉爾得無自悔乎且予頭可斷身不可辱誓當為厲以食爾心（受賊餌者終必餌於賊天道好還）賊知其壯烈不敢犯幽於學宮仍遣人誘以厚祿君曰賊欲餌我乎吾死已決（還）乃滄滄以待者不及覲我慈闈以言永訣耳勺飲不入口十有七日覘賊勢未殄起坐室中盥手焚香整衣冠北面再拜曰

臣力莫支愧不能繫逆藩之頸於闕下致疆圉失守臣死何辭焉遂縊而死賊退和碩親藩遣官奠殯事平（公諱昭[illegible]）提督臣李具事以聞上憫孤忠諭祭葬其文畧曰烈士成仁殲忠而歿忠臣報國捐軀以從值逆賊之煽亂勵臣節以彌堅臨難不屈其心殞命朕甚悼焉復循卹典照知縣殉難例贈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給與誥命仍廕一子入監讀書子恭承恩入監尋歿壬戌冬靈歸窀穸而母夫人堅君之配宜人猶煢煢相守時給廩粟昭忠節也

生氣凜凜透出紙背（兩年前）武祇適先生手授此文方擬入選會淫雨溢窓原稿浸漶辛未春日復得原稿如逢故友姑收於此俟三晉鄉賢集成並傳　隴西

先考狀畧

呂元音

不孝讀吾師狀辛文敬先生曰以行實列為狀案而不斷以聽君子論定焉耳又讀吾師記乃考批曰今之作行狀者名為行狀實則獎語似頌似贊自表自揚於戲慟哉音不孝不能顯揚萬一固不敢誣父以文敢沒父之實乎吾父有行可狀也音得而狀之吾父有畧可記也音得而記之父生於萬曆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卯時生而聰明幼即仁讓祖母嘗教音曰汝與鄰兒戲每見破口（係以罵人為破口）汝父兒時不與人相罵曰我罵他他罵我是自罵也人皆奇之慟哉吾父嘗曰子全在教命音朝夕隨起居不使近匪兒音能言即教

曰宮宮宮舌居中商商商口開張曰五音之出皆人性自然之韻毫非勉強音十二三歲將讀時執父命讀先輩名文如于忠肅諱謙其心休休焉前節陳白沙諱獻章吾之於人也全章商文毅諱輅管仲之器全章岳文肅諱正惟仁者能好人全章王文恪諱鏊有朋自遠方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薛文清諱瑄大學之道一節章楓山諱懋從我於陳蔡一節蔡虛齋諱清吾十有五全章王文成諱守仁所謂大臣者一節鄒文莊諱守益知之者全節茅鹿門諱坤師冕見至某在斯諸篇教之曰兒讀此（呂氏[illegible]）等文自然心術正學問純即長而入學中舉做官亦自不差如此

教子豈俗吏之所能乎後為吾祖宪債所困不得已屈志府書自
題其居曰上黨草芥覆紫參可憐無人掛眼崑山砥砆混白璧堪
笑多士領心又題曰嚌饑號寒差栄指人皆掩口笑拙豈衣足食
廿表心吾且點首哀愚如此存心豈俗吏之所能乎生平愛讀四
書背誦朱註不差一字曰大學一書不露一行字藏行於致知微
哉論語太和元氣包涵六經孟子界限分明體裁嚴肅讀讀書錄
有所悟即解讀邵子觀物內外篇多所發明至二程全書陽明文
粹三蘇評林朝夕披玩逐處洞然如此讀書豈俗吏之所能乎好
味詩不拘平仄嘗口占曰先君不曾作惡行遺我蠢爾百無能為

貧強顏就刀筆居早量力覓斗升一生成敗無意必半世寵辱多
凌兢草芥垂成心未喪浪笑嚐汁忘溺蠅如此吟宋豈俗吏之所
能乎所輯書一曰修身理命考一曰諸書序文一曰彩筆遺芳所
著書一曰詩韻直音一曰蒙師便覽如此述古如此立言豈俗吏
之所能乎於戲慟哉光陰倏忽不孝年一十九歲歲在崇禎六年
癸酉冬吾父病乃曰父債既完情志已遂殉母而去所廿心焉且
遺治命曰吾生平言行惟爾耤禍祖悉焉求筆直敘焉可矣汝百（有筆齋先生選閱）
日內速結大事不可久停服二年外急赴絳州從學辛夫子先明
道理方可應考倘或進學須早完國課不得包攬錢糧不得出入（可作屢舉減齡）

衙門與人作証汝牢記在心吾亦可以瞑目矣言畢沐浴正官服
而逝如此未訣豈俗吏之所能乎慟哉吾父享壽五十二歲不孝
遵命速結大事父不及見矣不孝遵命受學于辛夫子父不及見
矣為童子試受知于耿老師入庠後受知于道台朱宗師父不及
見矣音固不敢諛父以文敢没父之實乎敬狀其畧以俟仁人君
子採擇云

乙亥新正元日拜辭主徒步趋絳謁辛夫子夫子時以貢上京
欵余三日授余養心錄書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見余父墓誌
及諸書序文曰孝子人傑親題其字授不孝不孝拜別而歸自

是始務心八股然文先投胎最難浣洗每讀時藝全不相入仍
取先君所教朝夕讀之音年二十三歲時當府試題係然非與
曰非也音作文一遵先輩果見知於丁丑進士山東韶陶耿老
師諱章光批予文曰力追先輩巒峭高貴此作便可列於名家
之林茶味璽香豈俗人所能識壬午春音入縣庠一名見賞於
道尊朱太宗師諱之馮乙丑進士直隸宛平人批余文曰筆氣
清異自非常品不但進學可以遠到勉之勉之時音年二十七
歲矣今入學四十二年兢兢守拙公門中不敢妄投一字國課
竭力早完雖屢考前列三赴科場僅僅補增委以學業荒疎不

克榮光三代傾情之罪莫可逭贖附記以志悔恨 元音自記

孝思溢于言表更喜無浮詞冗句董蘿石以能詩訓後進從遊遍江湖年六十有八居然先輩矣一旦受業于陽明陽明再三辭終成弟子禮余讀陽明全書至此每嘆蘿石真古君子今人不及也學問惟求變化氣質氣質之難變莫如客氣而不能屈下誠有如陽明所云者余以章句小技倡教霍山之下不開講堂不事著作不主一家言惟彙刻古今嘉言善行逢人勸化到處給散豈意四方同人不棄葑菲如河津陳九錫 諱大美 設教文清祠內補輟遺書修葺廟宇往返六百里而選執文清全集為贄來謁翼城呂仲麓 諱元音 恪遵庭訓謹守學規年六十有八手不釋卷燈下猶能作蚊賞楷書開館授徒成就甚衆二人皆長余十歲前後皆來執弟子禮余終不能辭夫陽明且曰蘿石客氣消而天理行吾之師也余不及陽明之萬一豈可作師附識于此一以見二人差堪伯仲蘿石一以見余頗知媿彷彿守溪之于鳴翰云 彪西

武方塘詩序 白肩謙

詩言志也其為教溫厚和平盡之然世之工者其言多怨而善悲甚者為慢為侮負其有餘之材而不免于失中之病夫豈性情或乖抑學有未至也方塘武君令來和村大而邑小以其暇日作為詩盈帙走使千里求序于予予聞來和處河山之阻僻陋險偪人民少而土地荒武君菱舍饔飧務拯民疾苦不以為勞而區區咏歌其志若此者豈伊多言蓋亦不忘學耳夫古之君子其仕也志在行道不徒利其身而已以故時地之險夷功名之難易皆不以動其心而或其處險且難也又資之以為學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斯陶斯咏勿能自止矣然則武君之為此所以自寫其艱難子惠之情求莫去害之志奉職忘功之義犖犖然以行道為樂洵非好為多言者也子夏子曰仕而優則學其武君之謂與予既因君之詩而知其政故樂為道之以勸君之美且以風今之仕者云

隨地可學隨人可學隨事可學先生之善教如此 彪西

近思要錄序　　白肩謙

謙小子窮鄉下愚少逐科名之學牿亡半生晚始微聞儒先大指思奮于學奈宿往多愆雖悔際贖又從簡編中識改過遷善之義聖賢不棄夫柳之詩衛武悔過之所為作也至于行年九十有五（老而好學秉燭之明）猶使人日誦于側其中云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謙今年六十矣兒子四十尚昧敬慎之訓將復何待耶因取性理諸書相與窮索之適見近思錄乃朱子所緝周程張四子之書謹采掇如干使鈔之命曰要錄以共習繹苟即從此而注力焉不出日用彝倫之間可通性命神化之理下學上達無二致也謙雖追昔賢與後生者並勗之

木落水盡千岸枯迥然吾亦見真吾　尨西

文氣亦似朱子　又評

朱子要錄序　　白肩謙

薛先生曰、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發揮先聖先賢之心殆無餘嗚呼不有朱子聖賢之道何自而昭著於今耶故又曰、讀其語錄雜論斷不若其手筆之書先生之言可謂切中肩謙素亦謂經書傳註至於朱子而權衡獨至則亦可知其造地不讓孔門諸人也其（所以勝於蒙山者在此）教人處都從驗實一路乃夫子下學上達正傳故曰、聖人教人只是日用常行底人能就正面做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由是觀之非不能高譚濶論蓋不敢以欺誤後學耳然竊怪世儒妄生訾議究厥所由不過厭其平也憚其方也知尊德性而不知問學之必不可舍也間讀高雲從之節要曹木忻之語要皆有表章苦心乃灑然心喜各撫取如干亦以要錄名之續諸近思之後庶俾學者有所持循而弗昧吾道之統宗非細故耳雖然錄者言苟能潛體而力試之則不僅言也朱子云、論其至近至易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即今便當用力力之不用雖聖賢之言亦無殊糟粕信哉信哉以告今之讀朱子書者

質朴明顯想見胸襟朱子于參同契、陰符經、楚辭離騷、俱有註釋通天地人之爲儒朱子有焉不敢高譚濶論教人都從驗實一路可稱朱子知己　尨西

薛子要録序

白眉謙

先生一語直剖聖傳曰不知性而論道者妄也益前之聖賢多矣道理發揮殆盡孟子所以私淑孔門者以能明性下此皆無能出其範圍故性理一書直指性字便為繼往開來真把柄則論學于今日文成之良知不若文清之復性平正無弊肩謙曩有此說今觀其書總以闡揚性善之理為主最真切最簡易無一語雜于異曲直示學者入聖之門程朱以後一人也學者宗之庶乎趨嚮正而進為不虛矣間竊采録成本雖條段無多頗屬精當謹附諸近思朱子二録之後用備省覽尤為不遠之則云

只闡揚性善之旨一言包盡兩録若呆贅薛子便同嚼蠟三録曰要分明有節取意而言下隱隱一腔虛受情見乎詞 彪西

林下晚聞跋

白眉謙

往余未知學而未嘗不學業舉時弗論入官以後未嘗敢釋卷業遇有聞見并所師心弋獲未嘗敢廢楮筆自辛卯奉使還山紀述諸稾刪存無幾外乙未再出有韮下新聞四卷辛丑告歸迄今有林下晚聞十卷皆隨意手録備遺忘者未嘗敢以就正于人偶家姪沆仲見之几案間摘其中數則問曰講學語耶余曰昔交呂見齋以斯相約吾謝不敢呂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未有以對呂又曰薛文清吾河東正傳也乃始退而取讀書録卒業焉然吾聞文清之學門徑不立生徒不聚況實未知學何能妄效一語即或

萬一似之不過師心弋獲非有真得且余他日有作輒為知契取録或以災梨增其疚赧者不少矣恨追改之無從幸及此未成書而求助于高明與為裁訂其可否庶俾一二可留為老人末路補救及可貽誠吾家後生者尚以茲為草創焉講云乎哉

字字帶出尊先先生殆碩名思義者乎 彪西

履德白氏公宅家祠記　白肩謙

履德白氏公堂公田者，余祖禰之家祠在焉，墳墓在焉，並昔先考府君所營以遺子孫，而子孫仍取以奉祖禰之物也。其詳刻在前記。嗣余不肖，歸田以居，地少狹，與兒鴻議析箸。先是鴻為同姓之義，勉受先司空壕第而補葺之，推余還處，余安舊宅，不欲動。時猶子熙代謀，請以其居合公宅，融通之，讓余。厥意誠厚。余念家禮凡祠堂所在，子孫世守之，不得分析，復不敢變記中之言，而鴻與熙分屬兩支長子，附處公宅，合奉家祠，迭掌祀事，固善計也。其後熙欲自為親祠，問于余，余作貽示一通云：祖宗創業艱難，所望孝子慈孫世世守之，惟恐弗久，若有分離異析，必非其意。況我履德府君以韋布樹立，德澤施于後，可謂一家不祧之祖矣。今我兩支幸不甚賤貧，實其積蔭使然。合祠共田以承祀事，不過取其所遺田宅之一分，未嘗自損毫毛。繼繼繩繩，延諸久遠，名實並美，而甚易為也。每見鄉里平人家，積數世之主，纍纍幾案，而不病其狹，若果數世之後，生齒蕃衆，祠狹而田不足供，尚思廣為之計，不然，縱或弗給，義無敢先棄公物之理。況凡茲盛舉，聯合極難，而散敗最易。頃見田漫野侍御溥航進士二君，同祠祀其二考，題柱曰兩文人云云。又思古人有十二世同居者李庭芝，九世同居者張公藝，料

其家主雖多，亦必無異祠耳。無已，禮有薦新之位，設于私室，取便晨夕拜供，以免入祠煩瀆也。吾所居室久設有之，或可兼倣此意而行。至于祠主田園既立者，萬勿改易。西樓滿日，即增東樓為二祠，其神龕別營處所。此所謂孝弟之事，寧厚勿薄，共圖悠久，信美而無非爾。又不然，必欲展己私情，終以是祠為不祧之位，俾與公宅公田同求祖宗之靈，實式憑之矣。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元正朔旦謹記。

合祠公宅，既不變易其禮，薦新私室，又不過抑其情，一舉兩善。　彪西

洪洞范鄗鼎彙選

受業　聞喜陳懿訓　同邑王　儁　參閱

書戴楓仲孔子弟子傳論後　畢振姬

孔子弟子家語史記七十七人石室圖七十二人古史七十九人
傳疑也公肩子仲定一以為魯人一以為晉人逵山公冶長蘧意
其子仲石室圖闕不論論其著者狄晢之黑不詳所出闕里志衛
人左人子行郢古史魯人梁子魚鱣齊人家語有縣亶無鄡單史
記有鄡單無縣單亶字子象單字子家闕里志疑為一人因議祀

縣罷鄡非也縣自縣鄡自鄡也餘冬錄序曰縣亶今家語縣亶禮
記檀弓之縣子蓋臆云檀以國氏武王時有檀伯達八士之長齊
以檀子守高唐乞瑕丘有檀鄉檀弓自成一家之書視冉季以下
有名何以不祀或曰檀弓非孔子弟子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仲子舍其孫孔子曰立孫與林放問禮等所載仲梁子七國人春
秋定公傳載仲梁矣檀弓不與於祀闕里志檀弓縣子其或縣成
一也春秋莊公乘丘之戰縣賁父死御至謬公有縣子至威王有
檀子疑其檀自檀縣自縣也鄡氏未之前聞漢史以為清都路史
以為靖郭清都晉靖郭齊宋儒遠晉而近齊封聊城侯吾疑焉徐

廣斷為鄡單二鄡妘姓之國鄡藏敗以彌牟為鄡氏大夫祁黃羊
羊舌之十縣唐封銅鞮為是銅鞮晉離宮數里詩書禮樂衣冠文
物之所聚孔子稱伯華叔向子家來學有之其下東鄡直冀春秋
傳王取鄡劉蔿邘之田于鄭晉後取鄡鄡人走周杜氏註緱氏西
南有鄡聚遠矣鄡子家晉人也黃帝封神農後參盧於潞商周別
為赤白之狄狄歷廧咎皋落九州之戎有隗氏皋落氏戎氏春秋
晉人滅潞以潞子嬰兒歸留吁鐸辰甲氏沙子鼓子奄為晉有有
潞氏路氏露氏揄氏中路氏失地也失地猶稱國於衛亦猶衛之
黎陽也狄氏失族也諸侯之大夫有所降則舍族民無氏矣狄氏

盛於晉魏唐宋之間皆晉產上下仲章支駒必有家學而晳之列
為衛人吾疑焉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喪問於子夏子夏謂曾
人衰狄氏非魯人疑衛人衛有林父晉有林父林父古之廧咎狄
宋封林慮為是狄晳之晉人也左人子行亦晉人國語趙襄子使
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襄子當食有憂色國策衛壙胥靡以左氏
左人也子行能自振於戎狄之俗學以聖人為歸魯安得左人梁
子魚亦晉人書曰治梁及岐梁古伯夷之封國國西河孤岐春秋
梁亡入晉有由靡餘子故梁山圻晉侯哭少梁河西大梁河南不
與焉齊安得梁子魚與商瞿論易與聞大道退而安其室家母子

之常易可傳楚人亦可傳晉人無疑諸書不與其為晉疑孔子臨河不濟晉人不得為弟子孔子弟子言子游偃吳人石作子明蜀秦人秦吳更霸孔子無車轍馬跡弟子以時習禮其家豈往教也哉左人今非晉有若以狄晳之祀澔以鄡子家祀銅鞮以梁子魚祀西河祀遂弟子用夏變夷咸尊聖人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學者仰止景行去戎索而習之乎俎豆管絃崇鄉里之訓以厲賢才不復限於世類淪於國俗祭海先河以孔子教晉人晉人累世之國憲家猷無大此者矣西河疑子夏為孔子公孫龍取鄴旗於子姚之纂歸趙今吐祀子夏鐵不祀公孫趙疑兩公孫龍田

子方段干木各崇其師不知弟子之有晉人也非晉人之過也先聘君三晉正學編序曰尋理學入孔林請自吾晉始又曰泰岳巖巖可陟其巔洙水洋洋可登其岸吾師此文則授之階梯引之筏航矣若以文獻通考事文類聚等擬之未免不學面墻

受業范鄗彝識

糾勳臣明分義疏

戴光啓

題為狂悖勳臣因謝肆辯大干法紀懇乞聖明特賜究處以明分義事本月二十七日接得南京前軍都督府帶俸誠意伯劉世延一本感激天恩恭申謝悃併陳誣害情狀以昭心迹以定國是事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本內所辯事情着刑部都察院便看了來說欽此臣等反覆看詳不勝駭異夫人臣仰戴厥辟榮辱予奪惟君主之君或我用則感激圖報而不得矜其能於己君不我用則悔悟引咎而不得委其罪於人故謝禮也辯非禮也假謝以逞辯尤非禮也人臣大分大義固有然耳劉世延市井無賴濫叨世爵

自襲任以來未聞片善而徒以遊談猾詐陰濟其貪戾之私親友鄉隣率遭侵騙官府胥吏深用憎嫌會稽不容則走杭城杭城不容則走吳下生平諸不法狀未易縷數往以罪惡盈貫被論建獄當其時雖按治稍稍過嚴而其自作之孽載在文案終有不能盡掩者頃我皇上篤念功臣之裔破格昭録人猶嘖有煩言謂鑚刺通神僥倖益望世延正當愧死無地翻然藻飾以贖前愆曾未幾時舊有此奏茲豈非無所忌憚之小人哉臣等歷詳疏語類皆牽連往事謬叙微勞訐害言官誹陷風憲裝誣良善聳聒有司支誕横恣故態畢露至稱皇大后垂憫無辜等語誰則傳之尤屬欺揑

習則猰貐脫籠旋已作跳號呑噬之形矣欲逞其報復之謀而故托爲陳栩之說抑豈知言謝則不得辯言辯則不得謝因辯以謝則其謝也不誠假謝以辯則其辯也不信國家二百餘年之典制與億萬臣工之數對曾未見謝與辯並踈有如今日世延之狂悖者少知人臣之禮者敢如是耶皇上不即加責下部院覆看臣等固知聖心無適要亦總攬明謹之意顧世延人非端人言非正言即皇上録舊使過必不能抑惡從善矣志續效以副殊遇蓋跡既往之多愆固可以見今時之錯履由目前之妄動又可以度將來之類行臣等固熟諒世延之不足用也若不重加究處則世延習非稔惡漫無懲創既以累皇上知察之明且恐罪人效尤以希進詭夫望風以騰蠹亦以傷皇上蕩平之治壞紀亂法必自世延始伏乞勅下部院將劉世延所奏辯詞速爲立案仍賜宸斷重加罰治以後不得推用則宥罪之仁遠佞之義固先後並行而不悖矣臣等無任、悚切待命之至、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劉世延向已廢黜朕念伊祖勲勞特與復爵禄朕昨覽其本内有惡僕故下部院查看今爾等所奏的是彼既感恩稱謝如何輒恣情逞辯殊失人臣敬慎之體姑不究着痛自省改以圖報効該部院知道

瞻識雙絶。通志載先生奉命閱三邊。條陳八事。甚爲時相所知惜。八事條陳未見。彪西

督師孫公傳畧

戴廷栻

孫督師名傳庭字伯雅、山西代州振武衛人、少倜儻有大畧喜談兵對客籌邊料敵推逼才中萬曆甲午舉人(通志作戊午)乙未成進士(通志作己未)謁選知河南永城、調繁商丘、考最入爲吏部主事、遷稽勲司員外、請假歸(以選)、乙亥起驗封司郎中、陞順天府丞、秦寇方熾、廷臣謀以西人屬西事、陞陝西廵撫、上召見面陳方畧壯而遣之至秦簡募標旅六千自將之戰屢破賊擒賊首高迎祥獻俘闕下上悅告廟行賞復職拓養坤乃奮然清屯軍得守卒九千餘人餉銀一十四萬兩米麥二萬石餘上大悅手勅褒奨總兵左良玉遣人買馬秦邊公繩之以法由是與良玉有隙、兵部楊嗣昌限期合剿事不就公復自簡幕中精兵自將之出師有日矣會總兵曹文詔自晉來援同擊賊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復擊於職田莊賊走寶雞取棧道中伏折而走隴州關山又中伏皆大破之蜀賊李自成從以二十餘騎(涓涓不塞將)濟兆(爲江河)由秦嶺遁豫秦賊平上晉公階而自成餘黨復合於豫日猖獗上命公督師公密疏年來疆事决裂之故嗣昌銜之公又以綿竹督察諸軍失上意褫職嗣昌嫉其黨劾公公通州候勘鬱憤成疾未幾上復命公廵撫順天嗣昌趣公之保定公請陛見不報引疾保定乞骸骨嗣昌坐公欺罔革職屬巡按御史驗病果真併逮

御史訊公公在請室幾二年周延儒再相為民望收公上以公佐樞部（既革職又復命又革職又大悅又削職如此舉錯真不可解）召出獄問公所以滅賊計公指陳當上意上復大悅遣公將禁旅援汴時秦帥賀人龍敢戰有氣自成遠避其鋒而秦人苦其暴虐上微知攺公督秦軍屬誅人龍公受事即軍中斬之無敢譁者諸將自此受約束時自成營豫張獻忠營楚楚自漢南踰湖無完堡而自成圍開封累月周王及司府援絕號令一城推官黃澍先攙舟啓王王與吏士登舟决白馬水大梁自汴以南無横草賊日益熾朝議趣公入豫公疏未練之卒不可用弗聽公出馳道戰於郟賊却後軍潰收軍入關斬潰卒疏請調募訓練恩信既孚鼓行而出可滅賊上善公言命督七省師賜上方劍癸未調募馬步兵簡汰訓練得勝兵八萬（通志作六萬）有奇當是時自成據洛窺陜邊兵隷公麾下又負潼關之險自成欲誘敗之每戰驅老弱當前多所斬獲捷至上召對群臣出公疏示衆兵部侍郎張鳳翔言賊狡多詐示弱不可信且傳庭合兵將待戰不如為陛下留此家當上目攝之群臣順旨皆勸戰未幾果敗削公職克為事官加白廣恩陜西總兵提兵進劉仍屬公節制進士程源（知武子之流）乞勅示傳庭守關勿事浪戰書奏不報（隨武子之流）白廣恩老將主守公是廣恩議（孤子之派）中軍高傑少年數以戰激公公在秦久練兵增餉苦秦吏部尚書李遇知秦人也急欲兵

雖秦境從愍中官數以師老譖於上旨下公以兵前前令左良玉應援（此處未免以前敗又之于郟矣）公流涕八月出師分道進討以牛成虎盧光祖為前鋒會河南帥卜從善陳永福軍洛陽以蜀帥秦翼明軍商洛邊王定官撫民軍陜劉弘起軍河壖高傑諸賊曲折屬以降兵軍閿自成悉衆北嚮成虎戰洛陽最再敗賊河岈逆奔汝州公次汝州降賊李養純廣恩光祖從攻寶豐却自成援兵援其城下唐縣殺賊家口傑遂妻自成愛妾裏洛豪傑並起應公方國安復承天洸萬登復汝寧毛顯文劉弘起阨賊險尋以無糧道散公避雨朱仙鎮餉道中絕退復郟縣因糧公食驢騾羊數百而已詔河北山西餉軍自成逆戰數敗奔襄城降將李際遇貳於賊賊乘官軍乏食約戰廣恩請退師就食傑爭請戰戰酣廣恩以其衆去傑兵陷泥淖衆潰賊略官軍四百里失亡四萬餘人軍資器械稱是公與傑渡垣曲走陜收集散亡四萬廣恩連戰破賊賊陷闋鄉攻潼關以公纛給守關者閼入自成統出關後夾攻官軍再潰公與廣恩屯渭南渭南（山西通志馮訥生傳）陷（俱云孫公死潼關）諸城以次散降公入西安秦撫馮師孔戰没公巷戰死城中公死而國亡人猶傳其呉市為僧焉傑自太行如揚廣恩與成虎翼明降賊初永福守汴射自成眇其目兵敗就執自成待以不死卒為自成死太原公所題授監軍喬遷高從公死西安城上僕以尸

歸葬親見公死所云

戴廷栻曰先生死事之臣也世之論者暴其大而責其小謂先生失御左帥殺賀帥不從白帥守關而任自救之高傑委賊以其餞軍決勝於無糧之地必敗賀人龍圍敗官軍屢矣彼以戰場要市不殺何施良玉父持張獻忠不欲先用其衆於敵之間卒情也先生敗詔良玉勤王曾有一騎過河無有哉廣恩號知兵兵交先去不可倚以守關亦審矣先生即善遇三將賀必走高平左必失期垓下廣恩亦爲韓陵之爾朱弗績兵法五百里而轉餉者蹶上將餞軍爭利敗固當也先生乘屢勝之威從天而下洛陽此時堅約

東守便宜通河北山西糧道賊豈敢越我而西哉賊既西犯潼關林言尚讓之路守關者所知坐令自成繞關後何知勇之不終也賊雖入關若以四萬兵背城視戲下之囚徒萬倍終以走死死辱然哥舒翰死不識聖人先生死事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丈夫哉

意在記事故不入論斷意在攄實故處處綿密此種手筆似從蘭臺宣城得來科分死所有與通志未合者附記俟考 鹿西

明季死節之臣在太原如陽曲之王孫廷鄙王孫慎鑛王公元雅張公鳳奇任公萬民樂平之趙公國鼎太谷之武公維周保德之姜公明武清源之吳公用極文水之陳公三接平定之朱公一統葛公凝秀忻州之張公弘業在汾州如汾陽之王孫新趯在潞安如長治之王孫迥溱王孫呈壠王孫迥洸靳公聖居屯留之張公克儉申公周輔在大同如本州之李公櫃張公爾埶焦公埏朔州之殷公體信山陰之吳公從義宋公長偉郴公毓榮蔚州之張公輔國馬公颺公兄嬪在澤州如陽城之田公世福王公徵俊高平之楊公暄在遼州如本州之楊公于楷張公友程趙公一亨侯公標公父干鐵公弟楷樞和順之藥公濟衆在沁州如本州之魏公都梁張公運亨魏公令望沁源之姚

公啓崇在吾平陽如臨汾之亢公孟檜桑公拱陽洪洞之申公嘉言絳縣之郭公來固撤公君賜安邑之李公恪李公貞佐景公星蒲州之韓公承宣曲沃之上官公蓋汾西之閻公生斗夏縣之姚公汝明盧公學古河津之趙公輝公季子捻暢公一鵬猗氏之馮公守禮公兩子撼奇拱奇解州之王公國訓垣曲之魯公世任絳州之任公維清霍州之成公德隰州之史公光代公兄光前稷山之吳公繼武翼城之史公可觀靈石之宋公之儁大寧之安公民以上諸公職不論大小有無官不論朝野顯晦皆表表志史中者因讀孫督師傳而並及之 又識

蔡忠襄公傳畧 節數字

戴廷栻

公名懋德字維立蘇之崑山人曾祖安以子疇出嗣於姑歷公父允忠皆陳姓公既貴復姓蔡少明理學主王新建為制義中萬曆丙午舉人已未進士謁選得杭州府推官陞禮部郎中出為江西提學歷嘉湖升陞寧前濟南道四轉至河南右布政使所在講經濟有用之學步趨新建焉壬午正月巡撫山西撫臣陛見上皆召對問方畧公對晉鄙數荒當先令百姓有飯吃帝頷之至晉不貪不擾虛心好士又書求通民情額聞已過八字於牌期以新建之學見諸行晉有三立書院祀晉先賢為講堂廢於江陵復於巡撫

魏允貞吳甡撫晉與提學僉事袁繼咸造士其中公至約為晉士講學軍興公奉旨移鎮固關癸未四月解嚴公始還太原飭集晉士講堂館餼如舊法聘武鄉魏知縣權中絳州韓舉人霖平陽桑舉人拱陽諸生傅山等講戰講守講火攻講財用講防河各有其說而山東人李木虎講木虎李木虎者公舊從遊老矣喜談兵意製木版為虎城凡若干節如衡車中容百許人機行之可以攻城陷陣而人不能攻之陷之也時號其人為李木虎公講學月凡三集初集講聖諭六句縉紳先生至鄉耆里老咸在再集講經濟凡國家切時利病莫不諮辯之期實效而鄉耆不與焉三集則課諸

生制舉不以帖括為時務故後之八月闖賊李自成破潼關入西安晉民倡亂者皆傳賊不殺不淫所過不徵租於是引領西望俄有秦民王國泰黎大安黏帖於城郭鄉里言賊荼毒逼勒之慘民大失望更議守實公與傅山所作復作童謠云馬在門內難行走此陽明先誅王福建按察僉事遺意也詳見書傳即趙今年又是弼馬溫即諺所謂猴年闖不祥者亦做新建遺法也遺事九月報賊窺河分移防河至平陽啓西河交城二王勸縉紳士民捐餉無一應者兵餓晉王又遣官請公守太原公狼狽誓關壯繆廟義不與賊俱生痛哭而返至今平陽人能道之十二月公還太原檄寧武周總兵遇吉入太原為戰守計而太原人懼邊兵入格其

議公檄止之遇吉至黃頭寨引還公與左布政使趙建極巡道畢拱辰畫策死守甲申正月巡按汪宗友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命郭景昌代之至固關聞賊破汾州不敢進而閣部李建泰聘傅山韓霖軍前贊畫一藁一稿霖留太原山往請建泰援太原建泰初受命議捐家財募兵激厲義從報國會曲沃陷知不濟退還真定又退入保定山寄書報公公知援兵不至命都司張某守南關二月初六日賊來張開關內賊賊將陳上智公舊中軍來為太原約降公登西南角樓見之上智戰慄不成語請公自量公斥陳上智我如何培植爾爾敢叛逆引賊薄我城莫道我不能砍你頭與語氣壯山河

間銃手一發中其臂失聲而逸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壅礮以待自成賊至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陽明遺意）自成宿崗上不中餘賊死者甚衆晉王以三千金旗鼓送至城頭募死士殺賊賊攻此城急公購擊賊死者人五金須臾中賊二三十人即如購賞之小將王行儉自縋下城手搏六賊擒上之斬以狗士氣千萬倍無少畏怯分守官提學黎志陞吝於賞不肯即發雖稍稍孤勇敢殺賊士然卒無亂志會大風作雨沙晝晦東南角樓貯火藥守者以火罐撲賊（天實爲之公其罰天何）火烈風反入角樓藥與火器皆發火光之中衆見緑衣神人上下標營小將張權者舊賊也守新南門初八日開門納賊公中軍應

時盛本遼諸生同公巡城賊可達先騎引至都司街公曰何往可達曰出旱西門再圖恢復公下馬不肯前時盛擁入三立書院公北向叩頭疾呼曰新建之良知在人天理豈容泯滅臣死有餘悔時盛懸繩於梁公引頸入一端之繯而時盛即繯其一端引頸而垂之同死（公年三十六人賊恨其堅守暴屍東海子孝守將周文郁收）趙公建極畢公拱辰皆以不屈見殺黎志陞從賊將賊（公尸置[illegible]北門陸家園又[illegible]）已盈城人猶登屋擊賊比門炮聲不絕婦人死者二萬餘渠井皆（廷撫祀公並請可始贈謚檄[illegible]）滿桑拱陽不食死傅山出家為道士有明德化入人之深先見於太原者如此

戴廷栻曰白生孚彩為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建之心而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度吉南昌黔駱之道觸手劃割天地廓然理其學為有用才與識無兩公自提學江西終晉撫所在講道德理義命識拔揭重熙萬元吉曾亨應數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為無用之學欺世哉獨惜公無胆耳晉王發金募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匿其金易以紙票公不敢禁檄周還吉守太原迫於衆議又止還寧武公不敢專趦趄為解任聽勘視昔龍場驛丞何如哉汪御史疏不重於桂尚書揭假令公守於內周戰於外重賞以倡勇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捍天下京師可賴以存解任官却劉郛太原有臣法矣

胆生於識識生於學新建變學為覺公自覺而自經蓋胆落於御史耳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解任死封疆為其覺也愈於蹤伏馬前受官號踐踐逃死而死者之不覺也嗚呼此新建致命遂志之學矣

蔡公死節事傳公他有傳此傳可不傳矣竊喜其通篇闡發蔡公作用符合陽明至於黏秦民之帖作童兒之謠尤得陽明精意而神明變化出之並錄為讀陽明者法　彪西

周將軍傳畧　戴廷栻

將軍故西北邊外墻人也幼無姓後姓周名遇吉字萃謙年少時好逐禽偶弦急失玦值鹿角山畔中取而刀截之加大指上[illegible]為玦後指漸大既貴此玦狭固不能去佩之終身入邊城行伍[illegible]戰必先積功至副將以庚辰某月代許定國為寧武總兵初至寧武教場訓練將士將軍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一軍皆驚將軍廉得俸祿輙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然法令嚴明秋毫無犯軍與民相安寧武一邊倚重焉甲申之變即以身殉寧武西河王邕元在圍城中知將軍死事甚悉吾聞之王生

曰癸未十二月聞賊李自成從蒲州渡河巡撫蔡懋德檄將軍入守太原太原人諱以為邊兵入城事不可測將軍至黃頭寨離城六十里衆說蔡公撤止之將軍退至忻州登城南望泫然而泣欲守以拒賊既而曰見故本土不守留此何為仍還寧武賊圍太原撫標小將張權牛勇守西南門權舊賊也開門納賊勇逃入西山懋德自經於三立書院自成志愈驕謀京師憚將軍躡其後先遣尤總兵世祿之子招將軍而自將兵徐行或傳甲兵精矣或傳太原暑矣或傳滹沱渡矣寧武大風拔木民動如烟副使王偹懋與將軍議探賊虛實將軍遣内親將官鄧某探之回報賊兵衆所向

無敢拒者雞犬不留偹懋疑其通賊側目而視將軍知偹懋之疑已也出鄧將不意抽刃立斬之謂偹懋曰戰守孰勝偹懋曰戰不如守遂門土為必守計後數日賊來未至城二十里止營尤賊與將軍有舊果先馳說將軍將軍挾弓矢登北城樓見之語未發尤賊見弓影而逸射不及中偹懋曰乘賊誘將軍將軍出城伺隙出奇苟能破賊不愈於守乎將軍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願隨十人下城看賊情形選壯士五百人日暮食夜半潛出暗擊之折其盛勢然後可守也其妻劉氏生邊外有胆識亦善射軍中呼為智勇夫人（此觀當日聚衆之勢則此謀蓋確非事後之智也）夫人力諫曰下城倘有所失兵無主則亂守豈能久弗

聽夫人有弟其先以布繫將軍下城甫至城半將軍悔悟連言曰從容從容持布者大聲疾呼曰何不救一城生靈竟棄之賊兵至無以脫遂執將軍見自成將軍不屈自成愛其忠勇欲用之振手語曰從我侯王可立致也將軍不答久之瞋目曰我豈苟活者肯從爾反乎自成笑曰不降且引去遣十賊伺之自成向賊指揮攻城少選呼左右曰請周將軍來賊撫將軍背曰前前將軍見自成仍不屈自成笑曰不降且引去將軍離自成稍遠奪賊佩刀盡殺伺賊自成怒率兵圍之數重將軍大喊挑戰賊皆披靡身亦被數十創一蹶陷澤中遂執將軍至城下支解之（本來面目）顏色不亂城上見者

咸感憤流涕爭效死殺賊夫人歛然而哭召諸將授以戰守之策

諸將泣從之自成恃賊衆城隘環四面而攻之兵皆殊死鬬不可

破賊志少懈城忽自摧一角（袁伯之類）賊奔而進巷中伏兵皆發出沒如流

星當者皆死自辰至酉殺賊二萬餘（雖賊亦哭）橫尸扼路是時以百千將盡

之卒戰數十萬日益之賊外無救援日暮兵敗而走自成署城中

老幼入官舍見循懋朝服坐堂勅印陳案上賊疑其異以刃擬之

不為動循懋叱曰逆賊敢爾耶賊洞心而出夜半圍將軍署署有

高樓夫人（有明養將三百年乃得一烈婦人之力）積薪樓下和藥其中以待變家奴百餘人皆族氏率登

屋極引弓外射矢無虛發猶殺賊數百萬自成大怒百計攻之不

克有老校退卒知樓曲境引賊從北城下入樓者夫人知不免縱

火自投家奴盡從之火藥齊發光芒觸天聲如迅雷闔門無貴賤

少長皆焚死賊乘勝攻大同總督衛景瑗入僧舍自縊總兵姜瓖

降

戴廷栻曰世傳周將軍夫婦死事不無異同將軍本可戰可守而

臨時失算自縋下城草草死於賊手惜哉惜哉獨有劉夫人鞭策

將士巷戰殺賊有古名將風晉劉遐之妻援遐於[illegible]萬衆之中

神色不變夫人豈其苗裔耶何行之烈也余甲申在京師京城破

如見戲見賊卒自言寧武一戰人人已破胆至大同時猶觳觫姜瓖

遣二將具降表長驅入賊營賊不知來意耳目皆亂自成驚起二

將俯伏呼萬歲自成色乃定嗚呼蒼天大同亦如寧武之戰賊散

矣

將軍夫婦死事不無異同正須攟實以記方可傳信攟傳將

軍平日恩威並濟臨時伏兵出沒算無遺策自縋下城獨惜于

此哉天或欲借一婦人以媿古今之大丈夫為人臣而懷二心

者　虎西

衛巡撫趙布政畢巡道三先生傳畧　　戴廷栻

趙建極、河南鄭州人、萬歷己未進士、癸未為山西布政、有廉平聲。時巡撫蔡公懋德、與公同講李自成從蒲州渡河、公慫慂蔡公在太原增陴濬隍、料簡丁壯、防禦俱備、紳衿大姓、縱妻子出城、公嚴禁之、府道請寬假、安衆心、公怒曰、縉紳大姓皆民所視為去留者也、若聽其出城、為之空、誰與守者、因與蔡公日夕雉堞間、嚴防厲卒、賊內逼、突縋健卒下城、生擒賊六人、掩殺及中火器者無算、有弁張急鬼以城降、左右爭匿公民間、公曰、吾職司守土、義無苟活、死分也、賊悉知公清名、授以偽職、公不屈、賊曳出欲殺之、乃厲聲

呼萬歲者再、且云臣力竭矣、賊誤以公求生、問公爾怕死、呼萬歲何為不受官、公曰、我萬歲爾耶、我萬歲崇禎皇上耳、賊大怒、亂發一箭中公胸、既乃殺之、與公同志堅守太原死事者、有巡寧僉憲畢公。

畢拱宸、山東萊陽人、丙辰進士、字星伯、官巡寧僉事、博覽諸書、知古興亡事、與高士傅山友、勵名節、喜著述、日夜丹黃不停手、所著詩有皃僎集、在晉有係罹近草、其蟬雪厖言作於甲申春、未及行世、先是賊破西安、自汾河以西、屬公治者、豫示以城守之法、與趙公同請於蔡公、極言太原兵不可用、宜急調寧武總兵周遇吉來、

為戰守計、蔡公欲從其說、衆議不可、事載蔡公傳中、賊渡河破平陽、公分守西城、都司張某守南關、以城降、中軍某勸公偕趙公越城、微服直趨寧武、鳩周總戎兵圖恢復、公不肯棄城、城陷、賊執公、公不出一語、脅至晉府前、賊遂造利刃數十口、欲試人、公睨視刃、賊問爾視何為、公曰、我擇利刃殺賊耳、賊怒、即刃公、公有姬美而慧、頗解文辭、賊脅之、遂投井死、睢陽南八得死所矣、後一月大同巡撫衛公復殉難。

衛景瑗、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少有志聖學、於性理近思錄諸書、手不釋卷、嘗語人曰、制藝博科名、世資耳、不足了儒者事、讀史至

顏常山傳、輒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故律身訓後具是、萬曆己酉中乙榜、天啓壬戌成進士、丁艱、以哀毀聞、及歸葬畢、即講學於馮少墟之門、言行正大、少墟敬禮之、一時學者稱為帶黃先生、乙丑殿試、授河南府推官、却餽遺、絕請託、聽訟得情、平反無屈、治行為中州最、辛未擢山西道御史、其於門戶水火、懷私挾怨、皆謝絕、惟直言敢諫、以存國體、故鑿柄不入、丁丑建言召對、調行人正、己卯、轉太理寺寺丞、庚辰擢少卿、當是時、闖亂正劇、中州楚豫郡縣多陷、兵凶疊見、而雲中尤要害地、朝廷廉公才、推撫大同、時辛巳三月也、公至日、首以安民禁兵為務、遂為總戎姜瓖所忌、及闖逆

臣王継讀堂風遊

破太原至大同璪果具表降公孤力不支至佛剎自經家人救者屢公度不得死紿家人曰死非易事我思之無益爾等無事苦防家人信之至三月初六日仍自經於僧舍（海會寺）公有季子欵乃志節如公復以起義見殺

戴廷栻曰趙公畢公衛公皆痌難忠臣烈士氣塞天地義不顧身他何有哉說者謂丈夫勢窮力竭有才莫施惟一死以塞責嗚呼是豈盡三公之心乎趙宋之末向使武穆無金牌之遣則痛飲黃龍之志必遂陸丞相無颶風之作則趙氏之孤必存信國無柴市之詔則歸鄉必能有為疊山無江南之薦亦寧肯牖下以老則死

緣於萬不獲已者非欲以一死塞責已也

文章不必求工但期傳出忠烈心事而止此正千古極工文章

西麗

太原三奇人傳畧　戴廷栻

雲丘府掌理將軍名慎鏤、字嗣元、生平喜談節義不以王孫驕人嚴繩宗室毋敢肆虐百姓一府之人皆敬憚之城陷冠帶祭家廟畢合門自焚死凡若干口烈矣而寧化府有小二素無行不識一字數兒逞倡家或曰實能為刼所在人苦之城陷日賊掠其諸生（性中情諸）（嘗來一个忠孝子壓倒士夫家中篇萬卷）荷負入其家見梁間懸兩死人一小二一其妻也地倒一牀子傍（生姓名不傳請訪補之）橫女屍是所買歌妓小婢子從窓隙竊視見小二與其妻妓飲酒間先逼令妓縊妓少難小二即先拉殺之而後與其妻投環其生尚見肴盤狼藉案上壺觴有餘酒焉而一燈青炯炯不㷄也嗚呼

奇哉然二人宗姓也乃奇復有樊百户者樊百户晉府典仗官賊入府不知索何冊籍不得左右云在樊典仗家賊即執樊樊帶酒見賊帥不肯跪賊帥問某冊在爾處萬歲要快將去樊白眼曰我入誰是萬歲（天無二主）我崇禎皇帝纔是萬歲群賊喝曰是如今萬歲要快取去遲則死樊曰誰見何冊籍者若崇禎皇帝要如今就有我入你賊娘心的可呪賊帥曰想死樊曰誰想活也（或曰俚而不雅試觀程朱語錄未嘗以方言土語而不傳也）睨地下一大磚猛力提之擊賊帥中頸幾死賊群駭擁見闖曰見萬歲去來樊曰誰（多言了）怕他就去見那賊頭奴賊引樊至晉府前闖擁宮女醉臥劉宗敏斬其頭而去

戴廷栻曰高皇帝積德累善之世假一時靈爽以宗室見節慎鏤將軍尚矣小二樊典伎何知仁義以衛其利者為有德一從容就義一激烈罵賊視死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描寫樊百户一段逼入畫圖（麁西）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解　閻若璩

京山郝敬仲輿著孟子解有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克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為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鄉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

修文不善可謂逐臭李白（白當作觀）左袒戚會者矣愚謂此辭精絕古所未聞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名漢屬泰山郡唐并入兗州博城宋為奉符今為泰安州距齊都臨淄尚四百里安有拜君賜於四百里之外者乎且衰絰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劉[illegible]然而[illegible]辨）為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匆遽無暇可語唯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以論匠事於止嬴日故繫止於嬴亦猶與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或問及解者兩段俱出七修類槀亦能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嗚呼不有仲輿將使誰

正之哉

按仲與又云、充虞問有盡道意。愚按、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子居母喪正齊衰、故猶答充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竊謂此解亦精。自記

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徵乎。愚曰、徵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為而遽反於齊。愚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為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為前日。解愚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

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遊齊之日、猶目之為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愚曰、此九[illegible]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

為人論說也。北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見顧出孝文下耶。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為得其實也。或又訝曰、向所稱京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徵乎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當孟子母歿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襚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者、禮明云不拜、

況葬後耶。郝氏之妄解可足據耶。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郝城之事。丘文莊公濬家禮儀節有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縲然衰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經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耶。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甚矣。宜郝氏之說紛紛也。

按舊解成於乙卯夏、此解於丁巳冬、亦見學問日新之益、故兩存之。自記

以看世之青白眼、轉而看書、則聖賢之真識見。以論人之雌黃口、轉而論史、則左狐之真是非。彪西

與傅青主二文　閻若璩

向在太原日先生曾以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下問云古人既脫屨復脫韈乎雖杜註古者見君解韈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晚不敢對蓋先生博極群書而復精析入毫芒晚何人敢知先生之所未逮乎謹識之不敢忘越四載讀陳祥道用之禮書（古人況博之功又而不忘）始釋然（頼知此）今報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謂梁天監間尚書祭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屨行者應皆跣韈蓋方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玅者在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屨以非坐故唯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為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註見君解韈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為古者燕飲解韈耳

又考得漢哀帝紀中山王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韈係解此賜食也非燕飲比故韈尚存（師古曰食而獨在後飽及起又韈係解也）自記

其學識與筆力應在石渠天祿之間　彪西

與陶紫司　閻若璩

甚矣檀弓之多誣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是為魯昭公七年丙寅孔子甫十七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計此時尚孩幼安得有倚門（有亦童雖耳何足論）而歌之事即此以推則世傳孔氏三世出妻以為實本檀弓者非唯不足信抑且無所庸其辯焉矣

又

汪鈍翁引鶴山雅言經止有曾祖無高祖之文若果有高祖稱則漢惠不應名其父為高祖矣不覺噴飯孝惠嗣立至太上皇廟與群臣上其父廟號曰大祖謚曰高皇帝史記始譌而為高祖班氏作漢書即正之曰高帝紀何得誣孝惠憶家居時以明既有世宗而弘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蓋代宗即世宗不重出乎意牧齋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致書興化李映碧先生問之先生復書曰此當日出顧瑞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噫其虛懷如是洵有前輩風範也（[illegible]）

首作可與讀經次作可與讀史百詩之教我不淺　彪西

同族六髦偕遊記　　朱 裴

辛酉之夏予年六十三以戶部侍郎蒙　恩致仕抵家以來不用騶從不修邊幅時至祖居寬峪莊夏則脫巾露項為避暑計冬則坐氈醵盞為避寒計與故舊遺老話家常談往事悠悠然樂之(無入而不自得)目之所睹少者不識其面壯者日易其面老而髦者又有飄飄乎不改其面之意殊無以解因而歎且笑曰梅子龍睛頗借梅邊之信花陰散午宜飛花底之觴于莊善釀柿酒爰藉殷勤載申款洽去莊五七里上有眉嶺高林古刹幽篁良田井泉雞犬桑麻與人世塵囂隔絕宛然桃源洞口攜三五族老畧年忘輩任步逍遙迴視長安車塵馬跡竟日僕僕不啻霄壤雖族老貌朴心愚無甚慧解快論獨羨其年逾七旬率皆髮黃齒落而行不持杖坐不搖扇與之同遊桃流漱石如雁陣寫江湖之影魚歌鷺寤寐之魂可以消酷暑可以滌煩襟停驂少憩乃援筆以紀之族叔字林塘年八十三族兄字近池年八十七同祖兄字花峯年七十八族兄字龍包年八十一同伊弟龍翔年七十八從侄和宇年七十六追隨者予予年六十六

洛陽耆英會古今稱為美談讀斯傳以老老親親之意寫春風沂水之懷何必耆英哉　崔小衛原評

一副孝友圖　彪西

廣理學備考序　　朱 裴

彪西理學備考已酉余附一言於簡端彪西意猶以為未足復慮之以嘉惠後學余為之著其論曰學者於載籍收之不可以不廣看之不可以不詳思之不可以不深守之不可以不約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呂晉伯問伊川讀書止將要緊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非收之不可不廣乎朱子嘗言其讀書看此一書只此一書截頭截尾踏定脚根理會這箇又言學者只有白紙無字處莫看有一字便與他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必有長進又言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如一

物相侶剝一重又有一重剝得都盡方見眞實非看之不可不詳乎歐公言作文有三般好思量枕上馬上廁上令人只打開冊子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濟得甚事康節學於李挺之每有扣請必曰願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其大意只要待月思量得之非思之不可不深乎朱子又言其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就諸說上推尋意脈各見着落然後斷其是非非守之不可不約乎(以下余小子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彪西服膺有明三百年來大儒著述語錄四方搜求惟恐不廣矣耑覽不移除是無字處不看看之惟恐不詳矣開冊在心歛冊亦在心思之惟恐不深矣但恐守

之不約卷帙繁重不便同學故於諸儒集中拔尤領要補其缺失較近代孫徵君孫退谷所刻理學諸書更加備美余敬書朱子語錄數則以期與海內學者共勉焉使人人得聞聖道則彪西之功偉矣哉

先輩云心術正大下筆自然光明讀此文想見下筆時一種繼往開來之心直欲千萬人共見此等心術視鈎深索隱以艱澁之詞飾淺近之意者不啻天淵 彪西

推明廣字之義真無餘蘊可謂如題而起如題而止矣古文今文中如題而起止者能有幾人 又許

宗族疏 有節句 師謙

考古宗族之法未嘗不詳且盡也而世之人往往大小相凌嫡庶相犯至於疎戚踰等而不顧甚者父子離異兄弟構怨豈盡人之愚不可破而宗族之法不足聯屬其心哉蓋由親睦之道不講於平時以致漸為疎濶而習為固然也古之聖王深察乎此立大宗以合其族立小宗以結其心使嫡庶相安大小相保疎不至於渙戚不至於離而親睦之風久遠而不廢迄厥春秋尚有世卿雖極紛爭猶不失禮宗族之法猶明也秦漢而下其法漸敝歷及於今去古愈遠無論大宗之法不克復即小宗之法亦寖且廢也何謂

大宗小宗大宗者始祖以來之嫡子是也統乎一族世世為宗貴不敢壓尊不敢抗雖至百世宗子死族人盡服齊衰九月禮云身雖尊貴車馬不敢過宗子之門所以重嫡派也小宗者庶子之嫡子是也或繼禰或繼祖或繼曾祖或繼高祖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繼祖者從兄弟也繼禰者兄弟也五世為宗五世之內宗子死皆服太功九月過此則無服小宗之庶子禮其宗子也與大宗等所異者服禰庶子非盡妾出即同胞之衆弟也以大宗論即小宗之宗子亦為庶子以小宗論則大宗之衆子各為宗子故父母之於衆子則期服於嫡子則報服於衆婦則

大功於冢婦則齊衰期年若夫祭祀燕享衆子不得與嫡子並坐並立並行衆婦亦不得與冢婦並坐並立並行所以別庶支也五世服盡均名族人族者較本宗而疎之也惟於大宗宗子之禮無異焉後世蔑宗族之典失親睦之道其過始於尊貴尊者恃伯叔兄長之分以謂我雖庶子伯叔兄長也彼雖宗子弟姪也伯叔兄長而致禮於弟姪乎此宗族之法所以漸廢於尊也貴者恃卿相大夫之勢以謂我雖庶子卿相大夫也彼雖宗子士庶人也卿相大夫而致禮於士庶人乎此宗族之法所以漸廢於貴也且有宗子貧賤奴隷於富豪貴顯之族而不之恥其富豪貴顯者亦主僕

之而不少恤間或有過斥之詈之罪責加之與平人等此即吾之所謂不講親睦於平時以致漸爲疎濶而習爲固然也然講親睦必於復宗法始之復宗法又必於祀神主先之何也宗法久廢卒然復之則尊者挾難下之情貴者矯顯赫之勢一旦抑尊貶貴而使之下將至於憤激怨怒而愈不可救矣惟神主之祀令世猶存其意人則易知易知則易行此復古宗法之漸也神主祀於嫡子人所知也庶子爲祀就而享之亦人所知也此今世之所已行者由是道之春秋祭享生忌追薦無論尊卑貴賤咸集嫡子之家以嫡子主祀事嫡子公出其子代之嫡子無子其弟代之由家而行

之本宗則一家之嫡子即小宗之宗子由宗而行之本族則一宗之宗子即大宗之宗子其始須立爲法每逢節旦衆子揖神主後必進嫡子揖之祀事畢嫡子復進家長揖之即坐作進退除嫡子外必序尊卑之分嫡子終祀事亦退居子弟之列衆子有冠婚喪祭必預赴嫡子告之嫡子之冠婚喪祭也亦必請家長議之衆子不得恃尊貴以慢嫡子嫡子亦不得恃嫡派以矯衆子宗族中十五以上者必於節旦從之以習禮儀倘春秋生忌失祭祀者有罰冠婚喪祭不赴告者有罰嫡子不守罰在嫡子衆子不遵罰在衆子罰事家長主之衆子不禮嫡子也亦家長主之家長隱情飾非

告之官府家長與犯者俱以大功服坐罪行之之久少習長安則宗族之法可復親睦之風自成尚有父子離異兄弟搆怨大小相凌嫡庶相犯者吾不信也

意明白而筆疎朗可補孔顏達陳澔諸人所未備　彪西

創建準提閣序 節前半刪後半

師濂

稽古建廟設像而香火之蓋非無故而然也無故而建廟設像香火焉其廟可毀其像可除其香火之僧可杖何也無故而建廟是千七百餘所之類也無故而設像非夏禹泰伯季子伍員之祠也無故而香火則惑世誣民倡率邪教之禿廝也古之人建廟非第妥神也設像非第示敬也香火非第鳴虔也有建之設之香火之故也由此觀之神非立德立功立言於前是為邪神人非有所不能忘者而祀之則為淫祀以前俱屬正論何言乎立德羲黃周孔身律聲度動止足法固立德也即忠孝廉節一行可稱亦立德也此節取準提意何言乎立功禹稷皋夔平地成天萬世永賴固立功也即九流百家一技益世亦立功也何言乎立言聖哲名賢吐詞為經著書說理固立言也即鄉謳里諺片詞合道亦立言也後世被其德化食其功利佩其教言均至於不能忘惟不能忘故建廟焉建之不已故設像焉設之不已故香火焉是皆發乎情止乎理得建設香火之正者準提之祀何為乎上自都會下逮郡邑乞之比閭州黨其祀遍天下鄉大夫不敢議士庶人不敢非意必有所不能忘者在乎釋道之家以準提謂大梵先天女降九曲華池住摩利支天司福祿壽命生死之權誕育七曜胚胎萬象其詞甚誕不可訓也但始以孝行入慈林德亦不可忘矣繼以婆心勸一切功亦不可忘矣咒止數十言三途共諷興起於善言亦不可忘矣余所取在此三者一有之遂足享祀於靡窮此亦鮮與罰弗及聞賞延于世之意也此準提閣之所以建準提像之所以設香火之僧所以不可少也夫

王陽明先生曰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其春秋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師子可謂解人 彪西

宋儒之力拒二氏者莫如程朱按朱子彙二程全書內載伊川答劉元承云佛亦賢哲安可慢也明儒之力拒二氏者莫如月川按月川年譜內載僧舍避暑一節謝猾背佛像設坐月川曰只東西列坐友人問其故月川曰昔程伊川遊僧舍一後生置坐背佛像亦如謝生伊川令列坐門人問曰先生平日闢佛老今何敬也伊川曰平日所闢者道也今日所敬者人也且佛亦人耳想在當時亦賢於衆人者觀兩先生之言乃知二氏有可節取處但取以治身心持教化為理學人說法則不可取為元惡大憝與夫村嫗野老話因果講報應助王法之所不及公論之不足畏者未嘗無小補也詳在余刻金剛三官續奇報諸錄小序中閱洙賢文殊有合余節取之意 又評

續垂棘編第三集目次

卷三

翟鳳翥見初集

卷四于成龍見二集

續垂棘編三集三卷

洪洞范部鼎彙選

受業　翼城呂元音　同邑任重任　參閱

涑水書院序

翟鳳翥

學何爲乎讀書窮理以言乎覺也修身行道以言乎效也若曰佔畢辭章揣摩科第學如是而已乎豈聖賢之學與鄉約之學有二乎豈文人舉業之學與聖賢之學又有二乎堯舜之道孝弟夫子之道忠恕又曰行在孝經昔賢註六言歸本六經勿作非爲作慎獨功夫此鄉約之學即聖賢之學也吾儒讀聖賢書句句在自已身心人倫日用家國天下體認自有所得其所爲必不苟發之於文必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以真學問爲真文章以真文章爲真事業韓歐薛王何嘗不科第起家詩賦炳炳哉此文辭舉業之學即聖賢之學也學學聖賢也淺之塗人孺子深之賢豪正士此物此志耳然則學可弗講哉講學之道可岐理學鄉約文字爲異事哉理學鄉約文字一以貫之可弗爲之所以聚之敬其事以廣之哉乎才迂識陋反躬自疚何敢言學每一言一行之失數日不能晏出而對人如背鋮芒日書善過以自檢點其失益多嘗側曹桼兩先生之門與見齋敬巖太音諸君子厯年來子弟生徒質

經問業耳目叢斜強自矜持雖未有能實多裨補則講學之功亦惡可已已也此端社所繇興也社之興二十餘年于茲矣肄舉子業月一課焉次講學首衍六言律鑑諸書經術世務辯晰疑難或曰學求諸己足矣社何為耶曰置身社中規以束之友以弼之則顧畏生顧畏生或一事有失試詰之以立社之義當亦知所修省而不敢肆矣士有諍友不失令名非此謂與或又云如是則學毋乃偽而近於名乎曰名之玉人無方也名固學者不貲而求士於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況名之所起未必無一二事可傳一二事可勉而至周旋愛惜終始矜修勿以善小不為勿以惡小為之勉

之又勉漸遠於惡則名亦何必諱耶名之一字欣人於善假道學不猶愈於真小人乎從來言人曰做人言事曰做事言官曰做官做豈自然之說乎西子不潔人皆掩鼻惡人戒沐可祀上帝苟能知非改過即是聖人之徒一日克己天下歸仁非此謂與夫講學不過明體達用而已存良心正行檢體也事功經濟用也此覺效之說也道釋白蓮諸教動聚百千男女登壇說法左道惑眾何如歸一此社講約讀法明體達用之為有裨世道耶且緇衣黃冠者流選名山叔巍刹崇事其師祖吾儕讀書任道科名顯仕力尚可為而不為亦二氏弗若矣此涑水書院所繇興也社初立於大覺

寺改於邑城隍廟今於涑水西灣建書院即以涑水名法司馬也中堂塑至聖先師孔子像左配子夏以卜子設教西河今河津有墓在焉右配漢壽亭侯關公以公解人好讀左氏春秋聖賢也次以鄉先賢郭有道王文中十公從祀曰聖壇左右廠廊各五間以課諸生前為泮池再前為星門壇後為洞林內章學堂堂後為太極閣延名儒主之周列洞號以居學者左講堂右射圃統名之曰涑水書院古桐外學也社仍端取友必端以端學也二氏而外皆學人也白鹿蘇湖學規具在願與諸君子共勗焉

講學者日談性道不能發為事業文章到底是半邊學問茲從覺效二字看出學問事業文章更不說壞名字是絕好勸學文

陸咸一

京評

本朝文章之有關係者在吾晉時則有若涑水編既錄十篇于續垂棘初編又錄忠孝節義之本于理學者如馮少墟等共五篇又松塢王子等共七篇入于理學備考他如曹月川呂新吾曹真予諸先生等傳周詳縝審因諸先生既見于辛孫諸集姑為割愛甲子秋取涑水編復讀益見美不勝收除前諸拙選既收外又錄若干九京可作余願執鞭以從 彪西

重修關中書院　　翟鳳翥

關中書院明萬曆間當道諸公為少墟馮先生講學設也先生正學大節詳誌傳中與鄒南皐曹真予馮慕崗諸公稱理學名臣表表一時而書院與白鷺弘運並著堂構巋然號舍布列前開泮沼

余小子嘗建五經書院號舍五十間後起大輝樓奉至聖像文

後起中天閣肖至聖像於其上歲時祀之從先生遊者至五千餘

外有舍千先生之萬一乎

人書院之盛近古未有也天啓朝璫黨柄政奪先生官又以黨鄒

與宋史趙余望作千古三原人

瑕之喬撫關中毀書院移關城隅曳先師像為能違所狎文子云吾道中天者城關一隅而已時有地震之警璫逆誅書院隨復闢還舊址益大之都御史劉公廣生直指吳公煥吳公甡暨布按諸

公即以先生木主龕於堂與先師并祀春秋壬午孫督軍假寓弗安築還之皇初肇鼎暫貯火藥嗣有欲材其關者以像故弗敢動也架桶半頽雨風不蔽聖體暴露與向之曳狎城關等人心其安之日者天子重道崇儒廣厲學宮而以禮樂俎豆之地委諸草莽則又當道者過也予不揣越俎以紳士請議諸院臺遷火局而恢

視修諸淫祀番猜償道以求福者何如

聖域以祀先賢以啓後學僉曰善且各輸捐以佐厥工也噫嘻佛老之宮淫邪之祠優婆優塞之徒爭以金錢事之而其弟子又不惜燒指跣足持鉢延乞以莊嚴其珠宮琳館之脫臂千手眼者圓滿功果也吾輩師祖何人名教何地蓁蓁蕪蕪付諸秦灰

燼延

抑亦佛弟子弗若矣振絶學而起之其功果又何如乎弘運書院曹先生之教予友呂見齋諸君子世守之矣舊歲走吉陽登白鷺洲堂閣房舍南皐遺蹟煥然聿新也關中為自古名都先師之靈少墟先生之祀獨可聽其廢置而弗為之所乎願同志者亟成焉予行矣異日關學再興人文繼美予將策蹇西來登堂瞻禮并尋二華終南之遊以觀其盛

讀少墟全集二十二卷知建立書院為少墟生平第一緊要事篇終願同志亟成一句書院萬世不朽矣　彪西

翟先生宦遊所至或創或修共得書院七所此其一也　又評

豫章大課序

翟鳳翥

天下事作而已作之大者作人作官作文而已人非生而聖賢唯所自造官必致身盡瘁方克厥職至於文非自出手眼研極理要通達世務雖剽襲炫燿朝華耳故作文不苟之人即大有為於天下之人作生於氣氣生於義理義理生於學孟夫子曰志至焉氣次焉明道先生云作字必敬朱文公曰看書須在自己身心體認凡以云作爾理學文章節義事功古推江右以作性異也兵革之餘學宮茂草士氣摧殘幾與田之荒蕪等而豫林蓊勃之氣固篤篤然余巡行所至即延訪名賢講學問業熟詢民隱無非欲培起此氣共勵此作性一時知名士經術文字見者無虛日此正作性所共起也猶以藪淵遐尚在彼一方為憾於是有豫章大社之舉夫屯余吏也而是不越俎哉然治畝之餘無所事事非讀書論文（方寸不茅塞田野不茅塞一而二二而一也）此心之茅塞不可知也且觀風止修故事孰與白鹿白鷺之有造有成乎此固余舉社以修月考之意也撫憲蔡公豈弟作人督學趙公力持風教咸樂與焉又非余一人敢狎齊盟也諸君子惟實實從人作起行道而有得於心斯立言有主以是出而為天下任大事建大業三不朽一之矣益之初九利用大作初下也即以大作期之做秀才以天下已任非歟故曰天下事作而已文成披其

（先生曰道也學之不可已也是）

九者梓之以質之天下之共有作性者

先儒大全陳且腐王唐瞿薛朽如土生平得力段與股採華撫實尭口吐此余自序拙稿述先達語也時有所感故云今讀作文不苟之人即大有為之人諸語真可媲世之揣摹墨腔皓首頭巾而不得得矣而胸無半點墨水日圖温飽史惺堂所云圂豕呂新吾所云小郎負貨者　彪西

鄉賢傳序

翟鳳翥

鄉之有賢鄉之望也鄉賢之有祀鄉之心也祠附孔廟列之聖賢之林其典益重其人益不可輕或以理學或以孝義或以事功而文辭爵第不與焉若以子孫之賢過奉其先人以一時一二人之舉儼然與先代名公並饗俎豆恐幽明俱有弗安者終將祧之矣噫嘻朝廷大典所係一鄉風俗所關天下後世公論所在豈一人一時所得私乎是傳本舊誌確據迄與論久定者寧嚴弗濫寧質弗阿信書也李廷評曰余生也晚何敢輕議先達其躋人物者皆本府州縣舊誌及正祀考無容別議者其應入未入者附小傳本名下以竢參考所不知者闕之非謂此外無善可稱也知我罪我惟斯傳矣

我欲言而不敢言不能言不忍言者先生一一言之先生乎其聞先聘君之戒而出此言乎惜先聘君未得與先生握手話心也噫 彪西

以先生之文合之先生之為人入之鄉賢方稱有光乃先生平日相戒身後勿入佳公子至今遵治命屢止鄉人之請雲恐公論終不能止也拭目以俟 垣曲私淑門人石雲根識

登岱記

翟鳳翥

五嶽長曰岱宗上為登封臺左日觀峰雞鳴可先海日右秦觀周觀越觀下界辰星為近東瞰滄溟西極河源北瞻恒嶽南見吳門之馬會稽之山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孔子所謂小天下豈虛語哉天柱蓮花丈人玉女諸峰岱之角翼也黃花白鶴桃花水簾諸洞岱之城屋也雲宮阿閣金泥玉檢岱之秘函也汶涂泗沂龔水交流岱之襟帶也玉皇東嶽碧霞元君岱之崇祀也無字磨崖石經大夫松岱之舊蹟也松濤雪練煙雨空濛日麗月華海碧嵐光岱之曠覽也於戲大哉天下之山之高且大也岱焉止矣乃自百里外望之弗見也六七十里外望之庸雖與衎霍等即而望之無徂徠大也私心易之以為天下之山之高且大也如斯而已乎及自紅門歷黃峴纔二十里已天半矣十八盤嵓絕如斗磴危如梯與蠏步節不敢回顧望三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窻又如水光一線從空瀑下石閒峰崕如在玉虛霄漢間十餘里始達厥巔萬山皆處其下即平常所經覽詫為名山絕巘者兒孫耳始為下拜以為天下之山之高且大也尚有加於斯者乎於戲大哉於斯得聖人矣凡崇巘峻嶺或秀削而孤或昂聳而露顯然可見者其中尚可量也此叔孫氏所謂端木賢仲尼之說也至崑崙之巔瀚淼之

嶼步之莫得其際陂之莫究其極巍巍蕩蕩渾渾敦敦此大而化之之謂聖也腹屹巉崒岁而不見其多裕草木禽獸奇珍異物而不示其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天下亦莫測其所自者此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於戲大哉於斯得聖人矣予嘗遊孔林復得泰山

前來鋪叙雄巍中間抑揚起伏正如行武彛台宕中叠嶂層岩怪石巉屹末三段則登峰絕頂矣他人只作遊記斯文別有領會真大手筆 沈繹堂原評

以韓柳歐蘇之筆寫周程張朱之理必傳必傳 彪西

廣大之致耶精微之盡耶其先生登岱一記乎吾又況諸觀海真有萬壑朝宗之勢 垣曲私淑門人石靈根識

芝山書院記

翟鳳翥

書院與學有二乎曰書院所以為學也書院所以為學為學又為書院何與曰書院所以廣學也廣學胡不於學為之必易地易名曰書院何與曰學止郡邑有之書院則山林鄉社隨人自起此嶽麓石鼓所自始也或謂學校課試遵時制為科貢之門書院教養遵古法為性命經濟之學是又分而二之矣夫學以明倫聖賢道統孰大於是書院講學未嘗廢文亦未嘗不以科貢應制二者不容偏廢予謂郡邑城會庠序焉可也山林鄉社正宜多建書院使天下家絃而戶誦之而總其成於學校洵足為國家樹人地矣若

因學而廢書院此文公疏云佛老之宮徧天下學止一郡一邑一置焉不知其說也予於饒建學矣以學齋不足於文廟之陽倫堂餘地建書院立舍置租以居饒學者亦猶太學之明道堂白鹿洞之文會堂講堂之制名曰芝山書院者以饒舊有此名今即於其學為之者不欲分而二之也或又謂故宮遺址為學為書院可乎饒紳士僉謂予曰禾黍離離狐兎交交飛螢走燐城壚蔓野僅遺磚石為茸梵宮者去矣故淮王猶暴屏下也牧樵牛馬日戲其上何如歸葬安山以其地為俎豆禮樂之域不芳草重芳乎且王好學下士曾為菁莪書院韓山青山等皆王庄父為土人涸據重起

而新之以祀吾夫子以贈吾諸子弟王之澤世享之矣昔梁蕭王棲捨宮殿為末福寺寺至今存也至今猶知其為蕭梁宮殿也為寺與為學為書院孰愈耶(二舉三書)予因為王營葬而學其地遷菁莪碑與芝山書院舊碑并存學門上金二百易王庄為書院租田亦猶鹿洞志末豈瑞昌之意也書院正堂五間后堂如之兩廊號舍二十間儀門三間頭門坊一間田計韓山青山渡二處共七百餘畝歲租七百餘石詳載板冊書院後堂特祀朱文公以郡先賢饒紫諸公配文公嘗數居饒且咫尺新安饒之士蓋沐其教澤者故特祀之於虖近聖人之居去聖人之世如此其近且未遠也可不知所興起哉

只書院所以廣學一語便自破的篇中句句是廣學意末以與文教歸本淮王見不忘所自以特祀朱文公為興起後學中正之談有裨世道不淺 陳伯宗原評

為王營葬而學其地三十五字一字一纈一字一拜余之心悅誠服在此 彪西

遊馬祖巖記

翟鳳翥

戊戌秋初二日翟子携王司理子靜洪明經寧伯再為龍虎仙巖之遊而先馬祖馬祖視諸峰為幽勝迴雲錦而上六十里林峰隱隱湫不可見至孔泗源溪山秀出禾茂蓮紅有人數家已疑為雲谷桃源矣(字字有畫圖)越數里為陳玻寨寨斗絕多坎土人常避兵於此北望怪石巉屼危巖繚繞如城郭四圍者馬祖也巖口一石當關一石杜立內三面皆巖躋石級而東巖出山腰中空外懸飛瀑自懸巖下如簷雨潨潨然佛座天成面橫一石如龜伏獅狎右為僧厨即以竹節承簷瀑不外汲也左圓通諸閣俱在巖下舊有長廊兵燹矣僧於巖下累石為居是夜予與子靜諸君宿焉適官明經朝佑歐陽秀才儀携雞酒來坐平石月色松濤涼風習習次辰登西巖半山曲磴側身擇步然後進一洞透巖外兩山夾立約數百仞一線中分日惟午見澗水下流不敢俯睇鳥跡不經陰風逼人若有奇鬼怪物處其中自泉洞出一石橫斷僧曰此蛇石也巖上似有坐卧者意為樵子僧曰彼安得有人蹟哉其蒼然髯者老猿也群(然是點綴山之幽靜而畫力渾然化工之妙畫工也)而狎舞於其傍者猴孫也昨兩猴戲曳一犬上北巖犬嗥嗥一猴摑之行僧大聲疾躡如故以所持杖作舉銃狀乃舍而去掉臂回顧者數若咲若詈其蒼然髯者蹲嶺松不動也嘻穿石門歷諸巖

亦異矣一線天幽窅不測非復人境嶺上玹猿其祖師諸仙之化身乎取鉎間李空同詩步之未足盡其一二也又聞戊巳之亂巖匿數千人死于賊骸骨山積一僧王姓者河南人初為流寇既爲金王營弁一日盡賣其馬轡弓刀巖中拔剃日與二從者負遺骸收瘞之仍大建醮事懺度亦異人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誠然歟並志之以示勸

酷似柳州諸小品末一段則柳州不及也 蘊西

一以為摩詰輞川別墅一以為淵明桃源古渡予瞻羽化登仙之吟良有以也而余烏乎遇之憶昔歐陽公匡廬之遊尚遜一籌 垣曲私淑門人石雲根識

石屏記

翟鳳翥

幽堡山多出奇石如芝如花如雲如虬如獸頭鬼面予嘗聞之亦未信如是之奇也壬寅冬為趙進士晉侯召飲薛莊梅花步澗尋幽而始覯焉蹲者伏者臲而兀者玲瓏巧怪平泉太湖未多有也一石似屏其芝雲花虬之狀如雕成者隱泥沙中鄉人數十為予扛而致之庭後樓下因題其樓曰瑞石又一大者似老人壽星小者各成文致次第輦之桐園書院堆成峰山噫嘻石之在斯山也非今日始也邑之先多文人韻士未聞物色出之者物色而出之必待今日耶或昔之賢士大夫惟政惟學不為米顛其人而好事

乃在今日耶噫嘻山川靈秀之氣鍾而為人復鍾而為石石之埋沒泥沙中也亦猶賢士大夫之生不際時而考槃在澗也為我心惻矣一旦貴而顯之林苑之中臺閣之上石之幸也亦賢士大夫之樂也然則物之隱見出處亦各有其時與數歟噫嘻山之有斯石也奇也石之為予有也奇也鄉之人並非有所為而為予肩而致之輦而致之不一而足鄉何以愛予至此予亦不知何以得此於鄉之人也奇也王屺岬氏為銘曰質温而栗類古而奇山間物色庭際榮施出匣之劍脫穎之錐驥逢伯樂材遇工師千秋百世挺立如斯

徐仲先曰、他日掄天下才、當如此。石陳天稜曰、讀至後幅、不勝嗚咽。陳伯宗曰、文心靈幻、不可方物。徐立齋曰、感慨歷落、遂成絕作。原評之妙如此。彪西

一怪石耳、備極名狀、忽發如許議論、幾令我有世道升降之感。人才隱見之慨。王書升

南宮令彭公傳

翟鳳翥

彭公諱士弘、號仁菴、錦州人、以癸酉舉人、于崇禎十五年壬午、知南宮縣事、輕刑杖、革火耗、平訟獄、禮士紳、一以廉靜誠恕為政、邑人有慈父母之稱。甲申三月、流寇由順廣將至南宮、公集紳士耆民人等於關壽亭廟、誓以死守。有泣公降者、公曰、奉命守茲土、無降賊理。即城不可守、予一人任之。(千古〔?〕天地不〔?〕、賴此數言〔?〕)於百姓無與。或又為公妻子計、公曰、身且弗䘏、尚計兒女輩耶。邑人感公言、從之。既而賊至城破、偽權將軍劉芳亮執公、諭以降。公厲聲曰、頭可斷、斷不降。又索印、(三屬聲是〔?〕為生手〔?〕)急。公厲聲曰、吾將携以還朝廷、匿不與賊。怒將刑、執刃者曰、好

官苟降、為汝請命。公厲聲曰、殺即殺、誰請耶。殺之、白氣上昇、首懸城南門、經月面鬚如生。刃者驚曰、吾夜夢城隍為我披紅、公神矣。赴廟焚香懺之。即芳亮亦曰、自破潼關、迄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并貸百姓、宮城以全。邑士民數千人、收公身首、葬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即于墓前立祠、塑像祀之、像頸有裂痕、塗之復裂。如故邑人曰、此公志也、亦公烈也。今存之、宮當畿南孔道、往來行者、莫不下拜流涕、香火與壽亭睢陽二廟並著。嗚呼、以予所知、予卿大同巡撫衛公景瑗、山西巡撫蔡公懋德、寧武總兵周公遇吉、左布政使趙公建極、撫標中軍寗公時盛、郏縣知縣安邑

李公貞佐其事皆與公類每欲爲各立傳而猶未逮也噫

筆法絶似龍門又似雍門之歌　徐仲光原評

似龍門處全在末後一段　彪西

持己之廉惠民之仁殉難之勇俾我一覽一流涕噫關荆州之勁膝張睢陽之利齒彭南宮之裂頸固應萬載並著　垣曲私淑門人石雲根識

惠紫實蹟忠烈聳情神似如生太史子長有斯筆力無此痛快　邑後學陳懿訓識

太原三忠傳　翟鳳翥

甯時盛遼東人爲山西撫院中軍饒勇有氣嘗領八小將殺賊爲諸軍冠甲申二月闖賊圍省城時盛隨撫軍蔡公懋德登陴守不去左右蔡公偶耳與人語時盛正色曰耳語恐搖人心宜公言之守八日城陷扶蔡公至三立書院設二繯相蔡公投繯死屠之凡案遂自經於其側同時方伯趙公建極爲賊執不屈賊于其署中得貯金二萬皆有硃封殆他餉未發者賊詰之曰爾忠清鑪從何來曰人言若瞎不識硃封乎豈私藏耶賊恚甚仍罵不屈曳地射十九矢乃死家人星散一門子依依不去賊向射仍不去賊義而置之事平晉人肖三公像于三忠祠並祀三立書院又寧武總兵周公遇吉素忠勇諸夫人皆善騎射守城月餘殺賊甚衆城破猶巷戰俱死之大同巡撫衛公景瑗以姜襄通賊開門被執不屈死宣府巡撫朱公之馮賊至自縊死表表大節詳見晉乘

核鍊處雖主左國而風神如生又從韓歐得來　鄭曰暘原評

其叙事也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朴　彪西

二高士傳　　翟鳳翥

郝本彰、號顯吾、安邑坡東人、少列邑庠、即棄舉子業、博覽羣書、教授生徒、事繼母以孝、待異母弟嚴而和、家貧樂道、一介不苟、惟尊學勸人爲善、里中稱爲郝古人、講學弘運書院、曹真予先生友敬之、察院武陵楊公贈以詩云、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載伯夷清、制東姜公扁其門曰石渠鴻寶、年六十餘、乙酉聞新令、袖數金、不別其妻子、一朝遯去、不知所之、遺有神策程書二集、同時夏縣王孝子昱、號釋陽、亦棄家去、不知所之、昱爲人貧而有守、不苟言笑、不事舉業、不呫有司、從曹先生書院講學、與安邑孝廉李貞佐善、

貞佐以庚辰特用令郏縣、昱訪焉、適流寇至、李促昱行、昱曰、安趨而危去之、吾不忍也、城破、李罵賊不屈、賊于南門外剐之、割舌斷臂死、其母喬赴城罵賊、亦爲賊害、家人俱逃、昱獨從、賊詰曰、爾何人、曰、諸生、賊最厭諸生、命削其耳鼻、又詰曰、令爾何人、曰、窻友、曰、窻友何不去、曰、爲窻友收骸骨、賊義之、釋弗殺、仍撮土掩貞佐、然後行、郏人葬令母子於南郊、立廟建碑、歲祀之、昱歸、與呂崇烈、翟鳳翥、裴君子諸人會講弘運、人望其鼻耳、僉稱曰義士、自乙酉以後、不復見矣、噫嘻、郝顯吾、王釋陽、與李子無欲、皆講學人也、李在郏罵賊、至碎身不屈、其得於學者誠多、一不別其妻子、一不去朋友之

難、使其有職任官守、亦必有以自立矣、誰謂講學皆名而務文者乎、曰、自乙酉後不復見者、志感也、亦志媿也、

徐仲光曰、挿李令死郏一段、更見奇峰、林孔碩曰、烏知二高士不尚在名山川間耶、讀其傳、呼之或出、徐立齋曰、明制官三品許立傳、以故草澤之士、墩德弗彰、郝王諸傳、扶明制之偏、備史氏之闕者、陳伯宗曰、忠義良友、一齊傳出、原評之妙如此　熊西

外臣自昔有由巢、不是山人索價高、此薛文清咏邵康節詩也、移贈二高士、庶幾不媿　又評

義善小傳

翟鳳翥

原評云起筆如江郎至石兀兀天際

武騰蛟長安縣貼隸也何海縣前賣膏藥者以臨潼余印其妻兄劉才負茶商龐魏周茶銀一百四十七兩以逆商以印嘗為才鞭縣駅茶也告批長安監追償過半矣餘無出鬻妻劉得金償之弗足也印以終獄訣妻妻號泣不忍去騰蛟海見而惻之謂杜化龍諸人曰方今上司舉鄉約宣六諭勸民為善且重治誣告私茶者以法人代人償茶至鬻妻猶不足而骨肉離散終將奄奄就死囹梏下也焚香建醮何為乎各十金杜化龍九金以是官士市井人等咸動為彙七十餘金代完官銀出印于監并贖其妻以歸茶商聞之亦謝所累十八金弗受火其券印夫婦兩全善闔家槪之邑令詳其事于為轉聞各院臺匾書姓名于城隍廟仍給紅賞以示風勸噫嘻夫人之於人緩急取予之際漠然視之甚且刻厲以行者豈鮮也哉武騰蛟一窮隸役不須索人而施人且稱貸以施人何海一賣藥者以所積藥本不惜十金活人推此志也賈卜城都種杏虎林為晏大夫蓋卒發憤顯庸亦奚足多乎邪教聚斂有禁輟醮事而義行之真得吾儒博施濟衆之意而勝作浮圖萬萬矣余印之妻劉才之妹也以少婦夫窘且就鬻而號泣不肯去忠臣義士也長安又有銀匠孟學其人孝母篤妹撫甥猶子歲荒以百

金濟族人皆富貴人所難者又藍屋令駱鍾麟講約化二盜且得其死力皆異事也余故並誌之誦晨風無衣諸篇秦風固自尚也不然何鄉約之速效若此哉

每見義烈忠節諸事雖小不遺先生誠樂與人為善者文更奕兀迥出　林孔碩原評

于帯筆見其古勁于末句見其謙虛　彪西

朱節婦傳

翟鳳翥

浮梁桃野汪廷輔妻朱氏茂容年十七歸廷輔繼姑李悍生二子廷立廷烈立悍似其母祖姑徐命析爨焉年飢婦勸廷輔復合之祖姑歿舅與繼姑俱歿葬事悉出廷輔已而廷輔遘疾不起時婦年二十有六廷輔意之婦呼天以誓輔微笑而終目不瞑婦以手撫之曰妾雖飢寒斷不失身爲夫子蓋目始瞑衰絰任喪事生一子一女子又殤仲子秉機盜藏據產使生計窘而勢岌岌以從人也私許豪家金姓者婦剪髮夫靈前焚之將以死殉謀者懼而止仲子猶未已也又爲歙商胡姓者謀其父曰汝何自苦若是曰吾有誓在曰吾爲而懺曰言可懺心可恐乎但以舅未歸土留此殘軀供三代祭祀作守墓一女奴以俟後人從先人吉兆也夜掃松葉燎先紡紉誨女淚盈盈下又不敢以哭聲聞今女聘財仲子利之荊布則婦自具女家來迎謝不往曰願從我夫葬浮不他適也仲子又發夫墓鬻于勢家婦擲金杖血暦暴骸矣仲子之子德化爲繼母所逐婦曰猶子亦子也收而撫之化又歿哭之如巳子宗人建合祠助金成之曰祖宗有所依也年六十有四卒曰我死當以素服葬夫墓側皆如其言族里弔者胥痛之殯祠中堂表其墓曰朱節婦族里數十人來具婦狀言之猶淚下非飾也故爲撰

千折萬磨成就了一个節婦士君子處横逆遭患難作如是觀

毛西

節烈貞娥傳

瞿鳳翥

節烈貞娥上丁村張女也（山西聞喜人）娥生年及笄字宋村薛宗善善貧未及娶力鹽車走河南爲生十餘年弗歸並無信跡人有言流落物故者娥曰此身已許薛矣生死以之其父若母勸之嫁弗嫁也宗善父母謝以絶書命之嫁弗嫁也里富室以佳婿重聘誘之嫁弗嫁也日與其母紡織土窰中歲荒忍饑餓提筐拾麥未嘗有怨意戚容其父知其必不可奪徒步渡河訪宗善遇諸裕翁婿對面弗識也爲同舍人道及乃會攜以歸辛未秋張始歸于薛時年已廿九矣里人競聚觀之嘖嘖曰老女新婦云未幾流寇自西大略至娥從其父母匿上丁山洞爲賊所獲猶新婦衣飾也賊偪出洞洞俯澗數十丈乘間投澗下喊罵不絶賊以三矢穿其口死嗚呼以予觀古奇女子夫死守志或以生殉或以寇迫不汚而死往往有之迫於一時一事之義與勢其節固可嘉其烈固自異若乃未嫁而守不字之貞已嫁而矢不屈之烈自始至終一貞不渝者張氏一人而已予私謚曰節烈貞娥爲建祠立石於宋村道上

歐陽五代史彷彿馬遷只是曲繪情理使人可歌可泣先生斯傳俱從眞摯中寫出傳神妙在阿堵間　汪鎛京評

二十九年不嫁較之歷事五季惟恐失之者何如　彪西

節烈合傳

瞿鳳翥

邑渭源令裴倫妻鄉以薛舉之亂與二女一婦投井死郡乘志爲完節與陳娟隕崕趙女縊與並稱謂我原涑水間正氣也於獻娥原涑水間止一鄉事而已哉明崇禎四年辛未冬流寇自西來歷稷山萬泉至邑西北鄉直薄城下延及東南焚戮擄掠所至無遺一時婦女全節死者甚多其著則西韓村楊九州妻劉氏九槐妻張氏九序妻宋氏九前妻孫氏妯娌四人一井死大澤村劉起蜀母賈氏妻賈氏並其妹適解傳者投崕死小郭店任國祚妻張氏抱幼女投崕死陽杜趙惟訥妻賈氏投井死下丁崔婦罵賊赴火死呂氏二婦投井死楊庄吉氏抉目破面罵賊死後數年戊己之變生員杜正燁妻孫氏賊擄半途投井死灌底村李貴美女銀鈴十二歲罵賊投馬而死皆表表在人耳目者峩嵋涑水之靈鍾爲貞淑著爲奇節史冊流徽邑里之先也嗚呼烈女子何知學又何知有名激慨殺身而弗顧者義也性也天下鬚眉丈夫講道讀書者豈少哉一當大節大難之間不易其志不辱其身者幾人噫嘻

當與辛復元存烈編並傳千古　彪西

家之烈婦國之忠臣其義一也吾以媿甲申三月十九日之爲李陵衛律留夢炎趙孟頫者　垣曲私淑門人石雲根識

節女王氏傳

翟鳳翥

康熙三年甲辰冬予再至三山林孔碩先生爲予言曰吾鄉有一貞女姓王字淑京今年五十有奇矣督學王公宇之女大中丞薛公夢雷之孫婦也静娟知讀書九歲喪母哭極哀家人異之許配中丞孫高字景初未字而高以病卒淑京年十有八歲訃聞欲奔喪其兄以未奉父命不許亡何督學公卒南都淑京縞衣茹素科髮垢容坐卧小樓者九年兄知不可奪爲請於其翁翁辭淑京請益力翁乃爲立一嗣備禮迎歸既至謁廟謁翁姑受嗣子拜次日自爲文奠故夫景初墓所詞極哀自崇禎辛未歸薛迄今四十餘

年如一日嗣子弗世課嗣孫成立有聲黌序撫軍熊公旌其門刻有貞節録云翟子聞而嘆曰夫以處子而爲人婦而媳而母而祖母姑垂五十年事上立下辭用以昌盧桓湛孟薰而有之封髮矢栢猶既嫁而守者也讀告廟祭墓等語令人淚下則又貞而才者矣嗚呼予在江右旌四節女今至三山其所稱節烈女者又指不勝屈理學之邦其風尚固自異哉又聞之少司空董公應舉曰薛高未卒前夢入栢閨廟其像女也旦有以女使來者問之則廟前人高姓以憂留之更名曰如珪令與乳母同侍七日高亡如珪慟欲絶聞王來誓終身事之且織且悲三年以嘔血死夫如珪于高非有平時撫字之恩又未嘗薦枕席愛也且其人甚微乃節烈如是豈感王貞而然耶抑守禮純孝之人天聚其類以相報耶高能孝王能貞如珪能烈皆可不朽矣

高能孝王能貞如珪能烈皆可不朽者此文之力 彪西

屯政疏　翟鳳翥

奏爲遵旨條陳以定屯政以䘏殘黎以實沛皇仁事竊惟興
屯贖舉皇上軫念荒殘兪諸王大臣議給本濟民專官理墾即
古春秋補助勸農營田之典何以加焉苟任斯職者奉行不實下
負百姓上負皇仁誠不容於堯舜之世矣但草創之始稼穡
艱難無成規可循無速效可報此臣日夜拮据以不克勝任爲惶
惶者也嘗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且利民裕國久安長
治之策在內諸臣言之幾無剩義矣皇上勵精圖治有善必行
自親政以來恩詔上傳屢蒙頒布凡裨於吏治民生者亦既知

周乎天下而見諸施行矣臣職茲屯政惟仰體德意勸課農桑以
實心爲實事以奏實效而已尚何奇術異謀有佐高深哉然而
屯民疾苦屯務紛紜草昧經綸事事棘手實與現成衙門不同臣
於一應屯務皆親經理雖深山鄙屋虎穴寇林必身至焉立屯長
田長以倣里甲清有主無主以便官民立常平倉以濟窮民設社
學以教屯童講鄉約以宣朝廷爲民興屯至意以勸民歸農招
撫山寇安插流遺稽查逃人收養小兒禁止溺女賑䘏虎傷此督
撫按所目擊者當此興屯之始小民利病攸關國家根本攸係
凡有利於民者宜爲民興之凡有不便於民者宜爲民袪之臣謹

將屯政切要分爲十條爲皇上陳焉一曰廣屯例前部議每頃
給屯本三十兩就北地言也江省荒久茅深坵碎土硬先鋤後耕
兼之修圩車水等費三倍北地已經撫臣題明臣原奉部撥屯
本三萬八千兩即全給之止可開一千餘頃總計南昌等七府無
主荒田不下二萬必候朝廷給本募墾此萬萬不足之數也今
有不費屯本而可收廣墾之功者臣宣布皇仁四出招民有江
北浙閩之人糾民就屯者又有尚義樂利備牛備穀助濟屯民者
非大加旌賞無以廣招徠也元虞集爲江淮使召募農師奉勅牒
十二募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

令管所募之人每農夫給鈔十錠令
上者予以實授之官即此法也此例似可通行總憲臣龔鼎孳已
言之矣即不實授或假以虛銜或給以牌扁如古農官田正之類
以開田多寡分別等級或擇其子弟給以衣頂詳明督撫歲終奏
報是于興屯之中開人功名之路有不鼓舞就屯者乎查江省錢
法久廢藩司行之即以鑄錢接濟屯民仍以籽粒變作錢本亦相
生一法也又一應枉徒軍罪人俱發屯田以罪之輕重定開田多
寡開完釋放願留者永爲己業以彰皇上解網泣罪之仁亦廣
屯一法也前議每歲租穀除十之一以給賞屯長今於開田廣而

輸租多者正數外每多十石內再給二石再多者加賞不及數者
責償則屯民益知勸勉而力於屯矣事例廣而勸賞明四方之民
自負耒耜而至三五年後田可盡墾賦可漸復省屯本而裕國
民孰大於此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此惠而不費也一曰、寬屯
恩原議量助牛種者分收籽粒三分之一此即給本多者言也乃
有窮民止求口食手自鋤種者又有遠民負農器牛隻願自屯墾
者若槩三分取一非所以示賞勸也前臺臣李敬疏有十分取一
之議今將量助牛本者減取十分之一且示以今年開者次年起
租則民樂其租之輕而徵之緩也自屯墾者多矣至于虎傷屯民

屯牛量追屯本免其租粒屢詳督撫知 皇上仁愛所必卹也臣
日走荒村見新招窮民晝畊山野夜宿草棚無衣無食婦女有編
稻草爲裙者苦難圖繪非敢虛飾也一曰、折屯穀夫屯分三等取
租初一二年根本未立所生籽粒不多原疏已言之矣臣十十一
兩年所報籽粒不多正以屯民如積羸始甦元氣未復不敢過苛
也若三年以後租日以多運必以船貯必以倉修倉覓船費將何
出濕朽鼠耗弊難悉舉屯民所以甚疑且畏者恐如衛所漕運之
累耳科臣有分上中下折銀之議誠官民兩便之道也今照漕折
之例參以時值每穀一石約折價三錢年歲豐歉穀價貴賤臨時

詳督撫增減赴縣封納另櫃徵解如此則歲省屯本而屯民亦無
（其數可立而待）
衛所軍屯之疑自樂於屯而開荒多矣一曰、設屯官理財莫急於
用人古重之矣今屯民日多屯所日廣屯務日繁即有屯長綜理
以民治民誰其服之各屬有司又視爲屯事不便責成屯工勤惰
屯田多寡或屯民爭訟等情且恐逃人潛匿其中臣一道兩廳顧
此失彼勢不能分身而日稽之也查各屬佐貳多缺今於荒多安
（詳畫至此其視田事如家事矣）
屯之縣縣丞缺加一丞不缺加一主簿責令專管屯務其俸薪等
項即於籽粒支給不動正項如此則一縣止復一舊有之官竝無
添官之費斯屯民有統屯工可以速成矣至於荒少縣分零星不

便安屯者或印官或衛官帶管可也夫屯道廳尚且議裁臣何敢
復議添官蓋屯務非優游從事者比也未能歸併則責任愈重臣
從屯政起見不得不急爲陳請也一曰、備屯防廣信府江湖山界
連貴弋鉛瀘等縣久爲賊踞臣向詳撫臣委興屯同知葉承祧領
兵勦撫遠頴授首劉省能虎等招撫屯田江湖山一帶俱屯所矣
內多賣刀買犢之人兼以流亡雜處逼連閩界非設兵防守屯猶
（兵寨各二道矣）
不能安也議將屯廳衙門設立山中要害處所四路控制且屯且
守查各隘口舊有巡檢司設有坑兵今宜復之即令巡司兼管屯
務如此則孳息自靖屯民自安而見任防兵亦可省矣一曰、均里

田臣日履鄉村習見民隱如民多田熟之鄉一應差糧辦納何難
乃有荒村數畑亦與大里甲輪流差役賠累獨苦者皆因田糧人
丁不均故也臣議如一縣田十萬畝宜分爲十里里分十甲里田
一萬畝者甲田應一千畝大縣田多者俱照此例裁多補少不許
參差田定則糧自均矣即民窮賣田本里本甲不必言矣賣於別
（田不必并不必均不必限爲無非并無非均無限矣善哉善哉）
里別甲即令別里別甲之人於此里此甲立一寄莊戶將田糧收
過明白即於此甲納糧其丁差仍歸原甲充當不許重派如此則
一里一甲之中田有定界糧有定數即有一應雜差力均易舉自
苦樂適平且以清飛灑詭寄之弊而塞強豪兼併之圖此萬世不

易之法也或里田丁不足者即以屯田附近補之即以屯民入甲
充之古者正經界均田限田之法其即此意與一曰豁虛糧江省
田地多濱江湖有水推沙壅者有極磽之田旱乾水淹十秋九荒
（吾鄉亦多有此奈余自雖猜而口不能言何）
者民間包糧非一日矣一開分別官民盡舉而付之官屯將來緊
責屯墾不重累屯民乎夫屯民亦開其可開者而已其極磽之田
萬不可開并水推沙壅無田可開者須屯官縣官公勘明白詳報
督撫題請永蠲庶土民無虛糧之累而屯民亦免虛田之累矣此
臣責任不得不預爲聲說者也一曰立社倉社倉常平之法奉
旨屢飭且社倉朱熹行於南康成法具在獨不可行之於今日乎

臣前歲捐俸薪銀二百兩同知張慎行葉承祧各一百兩共四百
兩買穀一千二百石詳明撫臣現在接濟屯民之多家口者并虎
傷屯民備棺周給等費但本微穀少所濟幾何今議於屯收籽粒
量貯常平倉爲年年賑濟之需且可徧及地方窮民也歲終將生
出利息隨奏銷冊上聞凡府州縣有實實奉行成效者註以上
考不實奉行者以不職論數年之內積貯不可量矣一曰飭鄉約
夫鄉約六條奉旨勅行勸善化惡彌盜息訟保甲之法即寓乎
其中矣誠良規也臣前知饒州府時纂刻成書每條引大清律
名曰鄉約鐸書月朔會官寮紳士軍民老幼人等宣讀一次地方

大事即於此日理之蒙撫臣須行各府今自理也以來到處講約
勸民歸農而山寇流民多回心復業者實以此也芻蕘之言古帝
好察臣謹將鐸書繕進御覽倘有可採乞天語嚴飭蓋庶而
富而教此屯政所最要者也一曰養屯才自興屯一舉江北浙閩
之民多攜家襁子而來臣已詳明督撫分立社學擇其子弟清秀
者延師教之即動支常平倉穀月給社師一石屯童貧者量給三
斗俟有通文義者即附所在縣府應考屯民一聞此舉莫不踴躍
力田但本縣生童動以冒籍攻之即提學臣亦不敢冒收也夫屯
民田爲永業入籍當差豈屯童尚爲冒籍乎乞明旨飭行凡屯

民入籍者其子弟隨在應考入學與本地生童一體作養則四方之民歸心矣以上各條或本舊聞或參時宜或採人言或出臆見平平無奇實屯政所切要而王道不外是也語云王道無近功猶樹藝者澤深本厚而後生長收成可漸獲也豈朝夕之效哉 皇上以加惠元元爲心興屯之舉爲民也非爲利也爲萬世計也非爲一時計也若寬以年限定以事宜三年小成五年大成 臣將自許矣 臣迂儒也起家耕讀前任饒州府嘗 皇上特賜袍服援陞今職受 國厚恩誓圖報效就此親民之官以致講學之志 臣言之 臣期實實行之不敢一字虛罔緣屯事草創非詳陳莫悉字多長冗言多冒昧伏乞 皇上鑒擇敕部施行奉 旨戶部議奏欽約鐸書留覽 部覆俱奉 旨依議

洋洋千萬言嘔盡心血體貼民隱如此任事而事不治者未之有也 彪西

辛復元衡門芹經世石畫兩書得此鼎立爲三 又評

葉童子擊虎說

翟鳳翥

劉楫菴弋傭集虎說貴溪水門舖一十四歲童子杖擊退虎而脫其兄于心志之適過水門問其人則毛塘舖卒之弟葉小字天德也召見之果十四歲身甫三尺一尪弱童子耳正月間其兄以公文東通水門童子持杖行兄爲虎攫將曳以去童子倉皇奮所持杖擊虎虎舍其兄走其兄得免其齒痕尚未愈也嗚呼噫嘻水門毛塘一路號稱虎關往來行者死于虎口不可勝數一十四歲尪弱童子能擊而走之豈仲子之勇過於卞育哉無他勇生於誠誠生於愛愛生於幼無知識幼無知識則情私利害無以入其心而其心惟一于兄志一動氣氣一動物射石飲羽且然況虎乎坡公云虎食懼己者童子無懼心又云虎畏不懼己者童子無不懼心余爲是殆以誠格也誠之所格豈惟虎而已哉以是益信夫人於骨肉天性之際其誠固有所不容已也噫

絕小題目絕大文章蕭魚傳可以不讀 彪西

續垂棘編三集四卷

洪洞范鄗鼎彙編　受業姪翻撇參閱

寬盜案惜人才疏　于成龍

題為盜案之處分久定不敢擅請從寬人才之淹抑可矜特爲酌
陳通變以鼓舞積困之勞吏事竊查盜案處分定例內開道路村
庄被劫將承緝州縣印捕官併捕盜同知通判住俸文到扣筭限
一年緝拿若限滿不獲降一級調用又兼轄道官罰俸六個月限
一年催緝限滿不獲再罰俸一年等語此係已定通行之例何敢
輕議變更第直屬之盜案與他省逈不相同直屬圈𢦏之區民無

恒產既往往流習非爲而又旗民襍處乘馬挾矢呼群引類無可
稽查紛紛中報失事幾無虛日故監司廳印等官求其與盜案脫
然無累得與陞轉之例者十不能三四其間豈無廉能素著之員
可期大受者而一官疲劇之區此案未獲彼案又起一案幸完數
案未獲甚有一日而失盜之案數家經年累月攢眉莫策始焉未
嘗不勵精求爲消弭之計而無如飄忽兇徒焚劫不時積案多宗
降罰隨至灰心進步無計自拔以　朝廷有用之人才而皆以盜
案沉滯鐫級去任殊可憐惜臣目擊淹抑多員不得不亟　請稍
爲變通也除城內被盜行劫各官仍照定例處分外其道路村庄

失事在州縣身在地方既不能消弭於未行復不能緝拿於已劫
責無可諉一年不能緝獲降級調用允宜但原失事之州縣既降
級去任接緝之官事不切已恐未肯實心搜緝則強盜反有漏網
之弊合無將州縣官於一年未能緝半　題參者降一級仍留原
任賊犯照案緝拿若於已參議處之後有能續獲一半以上仍許
開復還其原降之級是於懲過之中寓以勸勉則各官不因去任
灰心咸知自奮必能悉力擒拿不致強徒倖免也至於薦舉卓異
行取官員乃　朝廷超拔人才之典而亦督撫諸臣盡其以人事
君之義但有才守兼優堪膺斯選者每因一二案未完格於定例

而不敢輕列薦剡致使遠大之器困於百里淡爲可惜前見江寧
撫臣慕天顏爲請　旨行取事一疏將有未完錢糧之知縣林象
祖任辰旦　題請行取欽奉　特旨俞允仰見我　皇上憐才之
殷初未欲以成例限人也直隸盜案之多與江南錢糧之繫事同
一轍其中非無品行卓越才具優長如林任二令者倘邀一視之
仁　特開破格之舉遇薦舉　大計及行取之期容臣將真知灼
見確有才守之員不論盜案之銷否一體薦揚以備擢用庶真才
不致於淹抑而　朝廷可收得人之實効矣再查捕盜同知通判
雖專司督緝之任但所屬有十餘州縣及二三十州縣不等既不

能分身經理又無由遍歷搜拿竟同各州縣一體處分似屬過甚
查武職議處之例千把等官為專汛守備等官為兼轄副參等官
為統轄州縣印捕既與武職專汛之員同一處分則同知通判亦
當與武職兼轄之員同一處分也比例更定則各廳員未有不鼓
舞勉力者矣至督緝道員定例原止罰俸臣亦何敢再為置議但
於罰俸之外停其陞轉限年緝賊今承緝州縣與同知通判既請
量輕處分而道員所轄地方遼濶一歲之內有失事數起至十數
起不等停陞之案先後接續竟無銷結之期故直屬有督緝責任
之道員欲與推轉之列終不可得臣思方面大吏或由京官改授

或由外吏陞補歷任既久率多練達之才及其年力精壯正可矢
（句句具精見中肯）
圖報効乃令困頓一職無復進階之期更為可惜況督緝與承緝
原自不同在承緝州縣等官固應停其陞轉限年緝賊而督緝之
道員既已罰俸似可免其停陞輕重區別之間或亦上下之體統
宜然若夫武職副參等官則又視文職之道員相等所當併請
一體變通以昭畫一之例者也緣係憐惜人才起見敬陳末議如
果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人才不至淹抑盜賊自然屏息立言允稱職要　彪西

與友人荊雪濤書　于成龍

廣西柳州府羅城縣偏處山隅東北界連湖南道通一帶西北界
連貴州清平一帶其餘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
比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狑狼之種帶刀攜鎗其
性好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
（蠻根錯節莫此為甚）
成龍於十八年到任製簽後親者不以為親友者不以為友行李
蕭條自覺面目可憎賒脚錢寄口食行至清源巖同年王諱吉人
初為蕭山尹繼轉蘇丞時讀禮家居慷慨仗義反覆開明粵西非
吉祥之地素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力懃勿任以徼憑為高見成
（未必高）

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揣讀書一場曾知見利勿趨見
（合前後行事觀之知此言為不誣）
害勿避古人義不辭難之說何為也俛首不答王兄默知其意亦
不復阻灑淚而別五月初三日至家別繼母妻兒貲斧艱難典田
賣屋設法止有百金攜蒼頭五人勇壯可伴臨行敝族相餞歡飲
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明矣古云壯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此不
情語也天明舉家拜別大兒廷翼入庠已久猶如處于將祖遺田
（與文昌不受錢二語並傳千古）
產文券開明交付外止云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二語甫
（斷得是）
出戶庭而哭聲已達外矣拜別祠堂不覺腸斷門裏門外相聚而
泣不復回顧攬轡登程此時之壯氣真可吞猺獞餐烟瘴而不為

之少屈迨行至湖南冷水灘一病顛連未免英雄氣短勉強扶病陸行至桂林謁見上臺皆知羸體伶仃詢及病狀咋舌驚訝惟勸以延醫調治勿亟赴任抱痾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從何得來病幾危以苦孽未盡不速死扶病至栁州稍愈尚不知羅城在何方也羅城與融縣沙犂連界行至沙犂遇許鄉老仔細盤問方知對山即為羅境登山一望蒿草瀰目無人行徑周山遍似營陣哀(傷心慘目壯士不免)哉此何地也胡為乎來哉悔無及矣從此想敝同年之忠告不置也癡人作夢以為邊地如此漸入腹裏或不然可憐黃茅直抵城(舉刺史曰極目蕭條三兩家誠是言也)下八月二十日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茅草數椽寄居關夫

子廟安床於周倉背後夜不瞑目痛如刀割黎明上任無大門無儀門兩塀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間東邊隔為賓館西邊隔為書辦房中間開一門入為內宅茅屋三間四圍俱無墻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為乎來哉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嚮而泣無一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罪孽未盡死而不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好生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查詳革可憾已命不殞禍及從僕黃瘦似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相救無何而一僕喪命餘僕驚惶不知所似至康熙元年正月群謀為歸計 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憾諸僕無罪何苦累之叮嚀各自

逃生內有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曰若今生當死於此回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要他們何用哀哉幸有此也其餘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欲使當事知其苦耳恐非由衷之言)者置之一哂而已本年逃僕歸家大兒悲念天涯萬里一主一僕何以安身續覔四僕來任而三僕皆登鬼籙止存一僕在衙晝夜號跳一如風魔事處兩難一人難以遠行欲將存僕伴歸隻身更(在漢班定遠在清于總憲千古無兩)苦無如存僕亦有思歸之念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一口床頭貯鎗二桿為護身符然思為民興利(不憂不懼真清忠見其說法)除害囊無一物猺獞雖頑想無可取之貨亦無可殺之仇帖然相

安事到萬不得已之時只得勉強做來申明保甲不許帶刀攜鎗成遵無違間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務期跟尋緝獲隱昧事情盡(殺以止殺惟真心者能為之吾以服公之神武)心推敲必得真實立刻誅戮懸首郊野漸次心服地方寧靜而上臺採訪真確於是有大事殺了解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也境內雖平憾與栁城西鄉為隣此地祖孫父子長於為賊擾害無已申明當事者以盜案為艱置之高閣 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為父母(正曰為民父母者知之乎)而可使子弟遭殃乎約會鄉民練兵親督勦殺以對命為主殺牛盟誓齊心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勦此未奉上命而專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身為民而死(經死術關俠肯言)勝於瘴病而死也主

意已定決不可回而渠魁俛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牛隻盡行退
回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隻花酒一次取各地方甘結存案敢有（仁者必有勇）
侵我境界者不報上司竟行勦滅弟獞人不怕殺號令一以剝皮
為主而隣盜漸息至是上臺採訪吏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
報盜不休之為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人心既和官民相愛此是平蠻真訣）
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土語武陽嵩三年必
反亂一場任至三年寢食為之不安賴人心既和謠言不足信也
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及至五年又當愁苦賴官民相愛（人定勝天何況謠言）
謠言不足憑也時法令太嚴有犯必殺情誼為重婚娶喪祭民間
之禮一行無不違之隱羅城之治如斯而已康熙二年藩憲金公
特取入簾諸官損從盛飾　成龍　止帶皮套一件共相驚訝留意相
難時藩憲峻厲異常輙欲詬詈屬官　成龍　心不平居閒中屢以抗（諾事上台之人不過枉為小人耳）
直不少挫辱從此見重朝夕必求坐談盛典不可悉數嗣陞本省
巡撫即以條對下詢盡心敷陳民間利病俱係入告重事納言如
流事事　題疏而主文者辭不達意　旨允者什之七八康熙六
年　成龍　以邊俸逾期八月陞四川合州時報未到金撫臺面諭兩（此等上台力雖不代直道）
司如不舉羅城令本院當特疏薦舉矣兩司唯唯從命而以卓異
聞撫臺又恐地方委用不得人反滋擾害嵩疏新舊交代哀哉數

年來一舉一動原非為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食二餐或（得力在此四字）
日食一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統夜晚酒
一壺值錢四文並無小菜亦不用著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
並不知盃內之為酒為淚也間嘗祝告城隍謂我無虧心事一點
當令我及早還鄉幸得保出性命回想同寅諸公死亡無一得脫
鬼神無爽能不寒心赴蜀之日別金撫臺蒙諭云我薦舉一場指
望行取知道你窮苦我為你婁下盤費誰知你先陞了此亦是你
的命但兩司因認不得你不肯薦舉你本院發怒方纔舉來誰想（受得暴根則百事可做）
督臺將你考語淡薄自廿四字圈了立意粵西單舉薦你一個亦
是公道難泯處今你往四川又是苦了照羅城縣做去萬不可壞
我名聲我與書二封一與總督一與撫臺因此益勵前操至死不
變此數年之大槩也偶書呈以發知己萬里一笑

五更鼓角聲悲壯　彪西

黃石齋陳臥子讀太史公報任安書稱為血性奇男子使見此
文當何如贊服北溟先生經濟有目共睹而學問淵源世或
未盡知也節錄文章若干以告同志　又評

邵康節云施為欲似千鈞弩擀修當如百鍊金敢移以歸于山
公　鄉後學石雲根謹識

初至黃郡與友人書　于成龍

天下有極苦之地居之久而不為苦者羅城合州是也天下有不苦之地入其境而即為苦者黃州是也羅城為蠻烟瘴雨之鄉其苦古今人共知之然久之而茅屋頹垣布衣蔬食裸體跣足長歌痛哭習以為常彼其心不在此也在乎欲全生歸家而已又久之而時和年豐盜息民安官民親睦在下易於見德在上易於見功日用之需費有限而一於儉（第一受用在此）上司禮節不行無所憎惡迨至合州人烟絕滅水陸衝煩苦矣其僕也挑水運柴其主也讀書飲酒民間供應盡裁上司誅求亦寬往來仕客聞風而嘆惜以去夫役因之無擾在上則曰清操毅敏又曰刻苦矯厲為良吏美之又加悲焉憫其窮也在下垂涕號泣無復官民禮此居極苦之地而不為苦者也若夫黃州則不然居郡丞之位履文物之邦署宇嚴肅役胥羅列士民聚觀耳目雜遝狐裘煌煌者同寅也衣裳楚楚者屬邑也蒞斯土者主尚可布衣而步行乎（描情之纖可見先生行事近人）僕尚可挑水而運柴乎為之治其執事備其傘蓋繁其交際咸借貸以應而冷署如氷下無以為德上無以為功五窮環至應接不暇如之奈何此居不苦之地而適為苦者也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舟中驟見小犬長者龐然幼者突然竟不識為誰家子徐聽其聲音抱頭痛哭此命數

褰阮父南子比者九年一旦見面肝腸欲碎者也項捧手札數載隔絕如對芝眉灑淚痛懷始知老年伯奄忽仙遊猶記聶親翁覲旋寄有尊諭勉慰備至尚存笥中忽焉乘箕上天五內震悼此痛切而難已者也惟年兄以禮節情為時自玉積緒萬千書不盡意統希台照不次

馮少墟曰詩文一道亦是古今不可少的聖人不禁人亦不教人故曰天資高有餘力學之無傷不學亦無傷余錄此一種以見于先生文章之妙又多能也　彪西

條陳粵西事辭金撫臺書　錄五段　　于成龍

一部須法馬之宜公用也（異世奇行甚奇行）粵西地瘠民貧錢糧不容拖欠正宜恤民財以完公事若徒知刻剝則民多一分之私費便缺　朝廷一分之正項以至嚴刑追比差役拷索民號泣無訴必倍貸以繯目前迨至秋成雖豐田中之禾先歸債主一遇歲歉賣兒鬻女奔走流離（天道好還戒之）是當亟加憫念嚴革收銀用戥以除暗加明加之害凡收條編有司宜親坐堂上將天平法馬置之座右不得拘定其盤放銀其盤下馬聽從百姓充納有司即發印票不得假手書役一力掌定民不敢言如有用戥收銀及書役兑平者許百姓赴告一納銀

納米之宜速收糧票糧單之宜速發也近奉新例四月九月催徵夫四月遂當耕耘之候九月又在收穫之時農工正殷而催科值逼民之赴納也已非得已又從而精延之夫復何望且有司所司何事若百姓納銀米而不即上堂躬收是怠惰也若百姓群集不能隨到隨收即時發放致百姓隔宿守候（有以比較而隔三四宿者于先生信之乎）則有司之才不才亦大可見矣是在嚴察一見年之亟宜閔恤也粵西見年名色與腹裏里長排年為一例係十年輪任正務若不加撫恤任意刻求勢必家破人亡於一年之中即數十年培養之不能復其元氣夫既革其供應矣而用其力以催辦錢糧是正務也然見年亦有田地若

終日奔走挨門逐戶而催之則自己之田禾荒不能顧雖未竭其財而亦已蹶其生矣當開徵之候有司出示曉諭俾百姓隨便上納如輸納不前令見年催冬頭冬頭催花戶可不勞而坐致也至於朔望之點卯歲時之謁見日用之伺候當此邊荒極苦之地猺獞畏疑之衆似可盡革而期於相安是在裁酌一雜派之不可包於官由單之亟宜發於民也夫雜派之禁奉　旨嚴飭不啻再四然亦有確不可少者每歲之中造由單紙張工墨有派在縣造實徵紙張工墨有派藥材本色額銀不足有派表箋包袱額銀不足有派春秋二祭禮不敢儉起解編銀水脚盤費有派兩次奏銷水

脚費用有派是皆一定之例萬不能除但當堂與民公議期於足用眼同[illegible]（[illegible]胥里不得中飽若何其）司硃墨點定散於見年存照總有不肖料不敢將多派硃單留之百姓為話柄也至於意外之事如往年幫解雲貴之餉費有派幫各道之進表有派幫潯州之水脚有派凡如此類咸由上派定原有定數應將原牌付與百姓從公議派完解（此事分明便是上下一體矣）庶有司無不可告百姓之事百姓亦無疑畏有司之心上下相知而緩急可以相濟若夫愚弄猺獞欺其無知藉口派項之多在官一力包管初則猶相照顧終則包外加派民苦不堪而逃亡相繼是在亟為勸諭禁止也正賦雜項界限不明總由不發由單

之過搖撞雖不識字彼亦知遇人而過問焉不發由單則原熟新
塈混淆無所查明雜派得由而入之矣然　功令日嚴諱過愈巧
印結甘結徒事紛煩若出其不意稽查一二鄉民問其有由單否
而官吏無所施其巧也即如收銀大流水簿俱係奏銷時打點停
當無關實事止將納銀發票與由單合否而官吏又何所肆其貪
也一有司之康恥宜養百姓之泣訴宜詳也夫官之於民猶父之
於子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況邊徼之民雖刁與腹
裏大異腹裏有勢宦挾制蠹衿把持光棍肆惡捕風捉影若夫蠢
爾搖撞則不然不諳官語不識文字惟聽外江流棍唆哄告狀誆

騙使用及至提審莽無一應此粵西開闢初年之情形也數年以
來百姓告官吏者不一非盡流棍之唆哄實有逼於不得已者夫
民之告官吏豈盡是子虛豈盡是刁詐且有司之於民宜化刁為
良上下親睦至於致民控訴全無體面亟宜引罪自悔聽上處分
辭職離任庶不致於官民搆訟以傷體統若反復爭辯以祈免罪
加民以刁寧不自愧縱使辯明無辜復何面目覥居民上乎倘民
含冤不能剖訴復增一仇敵愈使民重足而立也如立意與民洗
冤此風一倡始也訴之出於無奈猶知犯上之科究也稍拂其意
而肆行無忌恐開刁詐之漸是在憲臺默挽風化以釀和平之福

也如有告官吏等事留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
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則官吏知警不至與民廷辯庶公法行而廉
（提見郭汾陽韓魏公作用）
恥亦全百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俯首歸家不敢居告官之名
及官掛彈章百姓群須為上之明而不自以為得意是官之罪狀
（精明渾厚含而為一）
取之群議而無隱匿參核之權嵩之於上而不顯恃乎告訐如此
則民情上達而民風或可幾乎淳良也且以省案牘之煩而上下
象清靜之休矣

五段如五行循環缺一便倒塌了世界　鹿西

洞晰情弊如燭照數計末段更為洪良意美

卿後學石雲根謹識

陸聞泉上張撫臺 節錄　于成龍

行政多端目前苦累帷在軍需 王諭一須時刻難緩然寓仁慈於催辦之內寬一分則軍民受一分之福一切木料油麻鐵釘等項先查經理衙門存剩幾何勿令沉匿尚需用幾何量其多寡確實分派勿令浮冐凡司道分派數目申飭詳報上台詳到之日徹底對查則沉匿浮冐之弊可杜而吏書不敢作奸至採買米豆等項現在發價申飭司道不許牌內開如價不足另行補發字樣此係騙局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見明）止許地方官照時價買解造冊報銷如有浮冐者痛加駁減如大部奏銷之例則公事易辦而官民無平空填賠之累至驛站之害苦於例追各驛官無隔宿之糧而拖欠至成千累百號天泣地不可聽聞將何以周恤各屬吏員奔馳軍前枵腹從事內不能顧妻子外不能贍跟役衣服藍縷殊無居官之體（字字從真情流出如讀出師陳情二表）將何以存濟排夫數減差使日增累及烟戶漸已逃避將何以調停大江舟楫乃商賈血脉之路封船不已船戶潛匿商賈絕跡將何以疏通漢沔一帶堤受水害百姓流亡將何以修築長江上下塘汛無兵盜賊必致橫行將何以預防湖南一日不復軍供一日不休楚地居民日就剝削患在肘腋將何以籌度楚民健訟頓輒傾家敗產縱有一二富室破壞不堪將何以禁止事務多端難以枚舉此行政之大要也

見得明察得透說得出真視國事過於家事者（憩西）

程子嘗言其識忠義字其識循良字如于山公兼識得四字（鄉後）

（學石雲根謹識）

上徐藩臺書 節錄

一曰親吏書（親字他人不敢下筆）朝廷之有百官百官之有吏書一也百官之內豈乏不肖吏書之中豈無賢者亦在因才器使而已耕問諸農織問諸婢必然之理一身之精力有限衆人之耳目無窮各執事分辦於下一人察核於上彼焉廋哉但不可過疑亦不可過信用人勿二古之道也樂彼之園其下維蘀古之言也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衆吏莫不樂為之用何憂財用之不足乎若寂處尊嚴屏絕吏胥止有一二親信（此大偶也其害于所信衙役者）恐利歸他人禍歸一己種種弊生不可救藥矣

他人只說遠吏書耳此却用親字才膽識俱二十分（憩西）

爲地方妖異報張撫臺　于成龍

成龍才踈德薄、忝荷覆庇兼辱教誨、而區區緝盜安民之私○素蒙洞鑒○至悤援郡守○惟覆餗是惧○倍加防禦○幸履任一載○頗保無虞○忽於去歲五月大風示警（○見示警二○字恐見遇災而○惕）以後怪異疊見自冬迄今○府城回祿屢虐○兵民受困○或見爲火團○或見爲赤鵝○齋戒祈禱○並無一應○此一異也○猛虎晝行○路絶人稀○夜傍民舍○巧爲緩步之狀○故作嘔吐之聲○哄人出視○犬出吠○則御之而去○此又一異也○有一等賊民○三五成群○匿於林中○日將暮○伺有孤客○粧成猛虎○一跳出○將客挾入浚林○縛歸○藏土室內○不見天日○遞賣他方○有一等妖民○青天白日○

大路之上○用手將行人臉上一抹○其人即不能言語○頭畜行李○公然收去○此又一異也○至于山隅孤村○有一等惡少○高鄆汚陽流民○人物魁梧○衣服整齊○口稱討米○勸索無厭○稍不如意○傾家搜括○城市鄉村○男扮女粧○公然行走○沿門乞食○徑入內室○與婦人鬭爭○全無忌憚○人不知覺○若夫偷盜牛驢○到處皆是○成龍欲○以○德○化○之○而○德薄欲以法制之而法窮（引咎自責之意殊惶愧皆之一貫）將刑不勝刑○盜不勝盜矣○種種怪異○從未經見○更可異者○豫省光羅○大雪盈尺○即黃岡境內○雨雪潤濕○而麻城黃安○自秋徂冬○全無雨雪○土堅成塊○犁不能入○麥未下種○野無青菜○固成龍不肖所致○亦造化乾枯不齊○目前開徵○不知何狀○

茲當新正履端之始○乃蒐臺百福駢臻之會○正千官慶賀之辰○亦即萬姓望澤之期○成龍備敘黃屬情形○仰冀憲臺○俯賜軫恤○以垂弘庥○

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故作此盤根錯節○以別利器○不然○青天白日○妖怪何處得來○（鹿西）

李文靖作相○多書四方水旱災異○于山公此報○亦猶是意耳○（鄉後）

學石雲根謹識

重選鄉約示　于成龍

為重慎鄉約以端風化以靖地方事照得　朝廷設立鄉約慎選年高有德給以冠帶待以禮貌每鄉置鄉約所亭屋朔望宣讀六訓勸人為善去惡甚盛典也後世查奸戢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賴焉無如黃屬風俗澆漓教化陵夷凡有司勾攝人犯差役不問原被告居址輒至鄉約之家管待酒飯稍不如意詬詈立至且於朔望點卯之日肆行凌虐倘人犯未獲即帶鄉約回話是差役之嚇詐鄉約倍甚於原被二犯更有苦者人命盜賊不離鄉約牽連拖累夾責受害甚之詞訟小事必指鄉約為佐証投到聽

審與犯人何異且一事未結復興一事終朝候訊遷延時日無歸家之期離縣近者猶可早來暮去三家店等處遠在縣治百里之外即以點卯論兩日到縣一日點卯再兩日歸家是半月內在家不過十日加以協拿人犯清理區保手忙足亂無一寧晷若三家店丘鄉約責一婢女止應得鄉約一年民間那有許多婢女以供因公賠累乎凡為鄉約者所宜痛哭流涕也言之可為太息當日給冠帶待禮貌之優典何在宣讀六訓查奸戢暴之良法何在一旦責成保甲彼鄉約曾未家居何由而勸人為善去惡何由而諭人出入守望名實不符上下相蒙世道頹靡大不堪言因之年高

有德鄙為奴隸殷實富家覦為畏途或情或賄百計營脫而寡廉喪恥之窮棍兜攬充役串通衙捕漁肉煙民以編甲漏造為生意以投呈証佐為活計惟恐地方之不多事也居民之不興訟也差役之不來照顧官府之不來呼喚也事勢至此尚可言乎故報之鄉約巡檢有常規差役有常規書辦有常規此等銀兩非出之煙戶而何鄉約之苦至此極矣於是有半月之鄉約一月之鄉約有朋應幫貼之鄉約真如問徒擬軍求脫離而不可得更有良心喪盡之輩報一名責一名臨時必用陪點上下交接又有項首積弊錮習不可救藥欲端風化靖地方究如癡人說夢茲奉上臺嚴檄

力行保甲本府仰體德意痛革前弊合行曉諭為此示諭地方人等知悉自示之後有司隨查明鄉分於適中之地立鄉約所亭屋選年高有德者擇吉迎送給以衣項行二跪一揖禮在鄉約所任事朔望諭鄉民聽宣六訓此外一不許票仰協拘人犯二不許差役到家飯食三不許原被告指為証佐四不許朔望點卯五不許請立印簿六不許差督編查煙甲七不許買辦軍需八不許人命盜案牽連姓名九不許投遞報呈十不許紳衿把持凡人命盜案勾攝人犯惟保甲保長地方是問惟爾鄉約無事則勸化愚民有事則密稟自封用圖記牢釘星夜飛遞一年更換地方平靖訟獄

不與者年終給以稱職字匾地方多盜訟獄繁興者年終書不稱職用木刻條釘於門首或歛錢擾害不公不法者訪實即時懲革於縣前懸大木牌書貪惡鄉約姓名於上以示勸懲於以端風化靖地方庶幾近之矣凡我屬邑勉力行之以宜揚上憲德意未必於地方風俗無裨益也

翟方伯之　御覽錄書于總憲之重選鄉約一經一緯可法可則　庖西

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但無實心教化者耳讀此如對晉城令　後卿學石雲根謹識

勸賑諭帖

千成龍

今歲饑荒太甚窮民畏法甘心餓死罔敢為非凡我士庶孰無惻隱之心本廳已倡輸化緣晝夜憂思自己力薄不能溥施又恐募化錢穀難於周給有一法於此饑民咸有戶族仰戶長稽查合族化米贍養如無戶族責在甲長稽查報知鄉保與練長會議計區內饑民之多寡合一區烟民布施搭救上戶節省酒肉中戶減少飲食集日用口腹之餘瀝救戶族隣佑之死亡鬼神有知必報以戶族興盛隣佑和睦施多者子孫富貴施少者家門平安或饑民繁多竭區內之施化力不能給即據實報明公議設法官助如區

內戶長甲長坐視饑餓不報知族尊鄉保練長以致饑民餓死者戶長甲長照見死不救科罪鄉保練長力不能繼忍心不報官者各倍罰賑（待周濟十三或救之精意若化而裁之）此以族中之布施養族中之饑衆區內之布施救區內之饑衆易為照管法似省便且以官賑備其不足或可野無餓殍和氣召祥豊稔可俟將此立甃之殘生得見來秋之大有不惟施救者欣同樂利而更生者不知如何頂戴也此法出自苦心思惟凡我士庶勉強而力行之不勝引領以望

呂豫石救荒疏一勸二勸三四五勸而情猶未已此文專言法何與居鄉情為主法輔之居官法為主情輔之其揆一也　庖西

慰諭急公示

于成龍

為曉諭事、照得滇黔作亂大兵征勦鍋槽草豆勢所必需非官司之忍心苛求實兵馬之日費浩繁爾民遠處山谷辦解固苦而各官軍前支放淒楚尤甚本府在武昌答應因草不足曾撞頭於柱上因豆不足曾逼跳於江中因舡不足曾捨命於湖內傷哉九死（于先生居官志）一生言之涕泗交流是屢次派徵爾民有賣兒鬻女之慘而催解不前居官有性命存亾之危即撫部院 朝廷大臣身受窘辱大小官員奔走泥塗實厄運偶逢三桂造孽害我官民夫誰怨尤在朝廷軫念民艱一應軍需現發帑銀尤恐下情難達特委三大臣

料理糧糗決不派之民間浩浩 皇恩諭告屢頒且撫院告示有軍需孔亟念切如傷請銷脚價請緩征賦宵旦不遑形神交瘁之語昭然在人耳目爾民閱之豈不痛哭無如 上恩有餘而下行則阻如買草每束一分二厘未嘗短價而發銀未能足數因[illegible]必有折損差役鄉約俱有盤費此項銀兩豈非一分二厘內數乎恭夫軍前折草官價一分二厘如數支給然每旗有三營每營甲喇四五名共有十四甲喇不等即分銀十四封傷折最苦且五日一放無限留難又八旗有八委官支持每放有賞賜哀哉此分外費用不准開銷責之官賠窮官有何家業而能賠耶爾民之苦官知之居官之苦爾民何能知之若夫武昌之草費至二分荊州之草費至三分以外哀哉官民交病誰好為之如催解嚴切爾民知爾民之苦本府署武昌因安撫來麻時衙中尚有總督令箭供奉棹上差官夜不收坐則衆喧嚷行則拉馬頭居官如此之苦而欲州縣之緩催得乎所幸者禾苗豐盛天恩也錢糧停徵 皇恩也黃屬地處江北雖有兵馬往來不過一時之驚比之荊襄鄖岳武漢一帶大兵駐札野無青草糞積如山民人流離不知何所則黃屬尤徼天幸享大平也合行曉諭為此示仰黃屬民人知悉軍前需用勉力支持且照糧派解尤屬衆擎易舉總受追逼皆由天定切勿怨尤難星無不過之日逆孽有速平之機照項獨補以酬勞費特諭

一難一解且勸且慰一副官民先憂後樂圖 彪西

勸諭士民告示

于成龍

為獎勸忠義良善以靖地方事照得東山作難止因被誣士民嘯聚將附近居民逼脅入黨哀哉耆年父老曾經兵戈之慘曾罹流亡之苦萬死一生留此殘喘撫兒孫而心酸覩田宅而魂銷又有衣冠子弟身受　朝廷恩榮顧惜祖宗門第禮義廉恥不忍棄絕中夜徬徨莫知所措父母妻子環聚而欷歔泣下又有種田農夫賦性愚樸十數年來耳不聞金革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止知終歲勤動納糧之外積儲粟豆花布茅屋之中畜養雞鴨猪犬稍有餘裕買牛生犢便稱山中富翁聞此警息搥胸踴足件件難捨又有商賈之流或係已資或係借貸拋妻別子經營江湖折本蓋見故鄉猶有生意歸家修理房屋沿買衣服桌椅器皿好為精緻婢女僕兒好為役使忽聽無端啓釁顧惜從前辛苦棄之不忍守之難保痛哭流涕天日昏慘凡此士民情狀堪憐因之族微勢寡者舍派棄家遠避他鄉苟全性命幾幾無依族大勢重者糾合同姓異姓督修堡垣器械能自守衛決不肯妄從黨此等苦情壅於上聞在　爾等各為身家性命在　朝廷便是忠義良善若不獎勸何以勵後合行給示獎勵為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爾等自能守衛者忠義可嘉望風遠避者良善堪憫自今伊始潢池赤子俱是一家各宜安心樂業共享山中太平本府更有囑焉值此多事之時不無一二姦民引誘後生徼倖功名殊不思耕田鑿井之民豈慣為披甲荷戈之事本府曾有訓言山中正好避兵農民豈堪將相古語有云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事豈是容易做的嗣後須嚴行保甲責成戶長稽查詐偽勸約子弟勿留禍害之種勿蹈危亡之轍慎終如始以靖地方

直欲取出一副仁慈心腸與士民共故字字入情入理　鹿西

無論士農工商穎與老安少懷凡有民社之任者不可不存此心　又評

進勦何士榮給各區牌示第八節　于成龍

為曉諭事、照得何士榮謀叛煽惑無知逼脅良民以致人心驚惶地方不靖本府特來勦撫命方占魁傳諭何雲章何嫓人速勸何士榮反邪歸正茲聞何族人等疑畏株連男婦奔竄是豈仁人父母之所為（推心置腹見在經濟學問）一人有罪合族何辜果士榮傾心投誠本府哀求撫部院矜宥亦當待以不死況原未同謀何忍一槩波及且雲章苦口良言猶彰彰在人耳乎合行曉諭為此示仰何族人等知悉各釋疑畏寧爾室家凡鄉保地方人等切不許藉端嚇詐柳下跖未嘗累及柳下惠往古之事也鄒君升未嘗累及鄒君榮近日之事也王法天理並行不悖夫何疑畏之有至於何士榮起禍之地涇渭自別及脅從逃歸之民不止無罪且加獎賞若有出首偽劄者繳報撫部院　題請優叙本府之言天日可矢鬼神可鑒切勿有懷疑畏妄自奔竄思之慎之

似從龔遂治渤海曹彬下江南之法而互用之更覺神明變化後來居上　彪西

先生有文事兼有武備按禁嚇詐示云本府手刃四十八人　又

按張撫臺答書云親翁荷戈擐甲跋涉山中賢勞頗為係念然以文吏而壇武畧屢著奇功讀此札益服先生為全才也　又評

嚴禁嚇詐告示　于成龍

為曉諭事、照得鮑世榮等倡亂本府深入黃市領兵勦滅已經擒解正法其餘脇從槩不追究惟有同惡叛黨恐留根株為爾鄉民禍端他日報復良善反受禍殃本府保全善類於十一月十九日離黃市時留一密封硃帖計拿李公茂王子之等一十九名囑汪拱極收藏與丁企生田穀伯等密議行事此出於神人之公憤勢不容已嗣後李公茂王子之拿解正法態遐先當場殺死彭三俊等六名拿解為兵李廣宇等投見歸農不料人心不良輒起貪殘藉端生事遍地嚇詐民不安生此豈是仁人長者之當為此豈是同鄉共井之忍為生死切齒反令本府為善不終召憾於鬼神歛怨於百姓茲當新正諸神下降清查人間善惡本府每夜泣禱如（相在爾室質諸鬼神福善禍淫日監在茲他人不肯亦不敢言也）本府為利傷命刻剝鄉愚忍心屠戮株連無辜乞神速誅及其子孫但上自官長下至保練咸藉本府為名釀惡無窮是爾等之罪即本府之罪本府雖自反無愆其何能免爾等罪孽深重之累及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獲天罪過當不科一字）見示之後亟行懺悔有擒擄婦女者速還婦女有擒擄牛隻者速還牛隻有嚇詐銀錢者速還銀錢有逼索貨物者速還貨物尚可挽回神怒苟免凶報若執迷不悟小之得病喪軀大之闔家遭瘟絕滅子孫不義之物仍被旁

人爭奪惹得鬼哭神笑而本府亦不能逃其速累陰司罪案昭彰勿占一時便宜不聽本府之言三日內外定有報應速宜遵行各自懺悔不勝切禱

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書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易書之言如此自宋儒矯二氏之偏將鬼神多作氣機上說後世小人流入無忌憚一路明既不怕人非幽又何恤鬼責得此文可作屋漏慎獨一助 彪西

招安六安州麻埠告示　于成龍

為勸諭事照得歲比不登小民失業者衆困於衣食往往相聚為非原其初念豈便甘心作賊不過計窮無聊希延旦夕耳　朝廷知爾民此苦故投誠歸命者概從寬宥分別獎賞各省督撫久悉此情故倡亂脅從者先事招徠不忍遽勦本府仰體上意俯察下情疾首痛心無非欲保爾民之身命洗爾等之惡名區區此誠天日可鑒前者蒲圻不守言者遂指為從逆大將軍震怒將加剪滅本府單騎入城招徠底定至今安土樂業得免誅夷次值麻邑東山告變主勦之言一日數至本府親加撫綏各憲賞賚優隆今茲

家室豈登盡為樂土近者羅山賊首隔省來歸本府不以越郡為嫌暫撫不以鄰省岐視迅發銀布衣食移咨豫撫及所在官司赦其罪愆護其田里彰彰耳目共見共聞此皆本府別有異術不過仰伏　朝廷寬大與各憲得宜能服其心耳今聞爾麻埠地方亦有亂信風聞不的虛實未分事屬南州在本府可以膜視但念爾等同處天壤之間誰非　朝廷赤子或為勢豪所迫或為饑寒所驅或輕信亡命之徒假造偽劄轉相煽誘以致二三無賴謂釁隙可乘富貴可望甚至謂大兵精銳進討湖南江西可以乘間陸梁不知扶持偽劄之人即係近省犯罪潛逃者計無復之

故假此入黔若此輩果係滇黔親信則彼必留為自用安肯遠奔數千里之外（豈但壬人革心吾見石亦點頭）其人若果有才能亦必自戀富貴又安肯出萬死一生以試虎口即爾等偏信不疑亦須審度時勢試看湖南江西相持一載彼曾進尺寸否自救不暇焉能救人目今滿兵一萬新駐九江而四王爺李總統大軍不下數萬正從信陽過師分駐廬鳳江州等處倘聞爾等竊發遣一旅之師關會江西湖廣河南江南四省與爾連界郡縣會兵進勦爾等求撫不得欲逃不能滇黔之遠水不救近火本地之親鄰盡為敵國黠者背約先逃愚者束手待斃（必至之情）眼前之妻子盡屬他人祖遺之田產盡為官物仇讐快意親

戚悲傷垂及子孫尚為笑柄爾時求本府今日一紙書安可得耶如謂本府不出實心徒以大言相恐不妨廣為偵探商之老成以決從違盡好亂喜事之人常以訛言哄動爾等不察事勢轉相傳布認假為真至敗方知悔已何及往年爾等地方亦曾有亂彼時首事者尚有膽識結連者尚有數郡控弦者尚有萬人曾幾何時灰飛烟滅父老尚能言之爾等當亦目擊則其效亦可睹矣合行出示為此示仰麻埠士民人等知悉或有難白之隱情切膚之痛楚以及饑寒科役仇傾勢挾種種苦情不妨徑赴本府投訴本府一面移會爾府官司善為安插一面飛詳本省撫憲轉咨爾省撫

憲求其寬宥賑濟一如羅山等處事宜決不食言其有才力過人志懷報効者本府定保舉　題敘以憑錄用立膺顯榮必不以傾（肝膈透出流出）心向化之誠置之空言無用之地此本府一片婆心故不避越俎之嫌諄諄勸勉（筭無遺策）如慮本府地方區堡嚴密不敢徑通當令二三老成隨傳示人前來先為照會倘執迷不悟則本府與爾輩相隔數百里風馬牛不及利害俱非所關亦坐視爾等之噬臍而已思之慮之以毋負遠念至意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想當如此俗儒自私者視之必曰出位多事矣　彪西

或曰判與檄俚矣恐不文何余曰宋如張明公朱文公明如王文成呂寧陵諸集皆然然則判與檄即政即學是二是一若夫學如元凱文似相如此等才華世自有好之者余不能為亦不好也　又評

勸諭周至一片鎬惻心腸直沁入人心肺那得不教人呼父呼母　鄉後學石雲根謹識

跋于山奏牘　　武昌印

求寧北溟于公交城（諱卅肯）畬雲張公暨余三人交最久辛卯春同肄業於會城之崇善寺會城風俗繁華良辰美景嘯歌而管絃者輻輳於寺中三人厭之友人荆（諱璞）雪濤時（諱霖）澤普召三人於城北故晉藩之蓮池東書院晨夕琢磨以希一遇放榜三人俱未雋鎩羽而歸各閉其戶戶雖各閉而走札相規依然卯春晤對時丁酉畬雲登賢書余抱病數載北公以己卯副車出就部選得粤西柳州之羅城假道敝邑枉顧寒廬毅然曰我輩雖無科第分上古之皋夔稷契豈盡科目中人耶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回字子夙知我於蓮池書院者敢為子質言無隱余由其言想其心預信必為包孝肅趙清獻司馬溫公海忠介一流人物既而由粤西而蜀而楚而閩職撫畿輔總制兩江數十年如一日其剛毅自矢不畏強禦則包孝肅也其精白一心可對天地則趙清獻也其安上利下扶危定傾則司馬溫公也易簀之日僅餘竹簍敗笥汚衣舊靴銀錢毫無則海忠介之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也所云言顧行行顧言其北公之謂歟嗟乎北公生受聖天子之褒寵賜詩賜白金賜良馬賜麞魚肉賜銀鼠掛及其歿也宸翰御書勒石墓上北公亦可含笑九京矣余所不快者天不慭老秉箕太速言念典型為我心惻三公子伻來訃喪貽行述奏牘數冊媿余力薄名微不能表章北公北公亦無俟余表章竊念三十年友誼終不能恝然于心幸洪洞彪西范先生彙輯三晉人文教將北公諸著作轉贈范先生既經收錄于三晉語錄晉國垂棘等書中仍借巨筆立傳以盡余區區之友誼或可以傳北公忠孝康節之萬一云爾

北公事業震世疑有天才神授不知其得力處止是認得天理良心四字不變初心而已三復跋文為後世學北公者開無限法門　彪西

卷五

卷六

六卷終

續垂棘編三集五卷

洪洞范部鼎彙編

男　翱參閱

武鄉試錄序　代

王臣直

總圖太青一派俗儒見之却走

龍未可而潛也貞可而升也利東海之老顧云天下治聖人藏天下亂聖人昌聖人龍之師貞師利不師升潛耶抑其不蛟蛟而已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凶水血刃開放勳懷山一濤開崇伯子舟車輴樏升之功多於潛矣天地之德皆可同之可而未可視目先所置水則寒之火則熱之呵温吸涼兎石之變寧在兎石手陰窮大泣陽無介儔離之劇改於尸以庶幾不遠其猶能追日

月之遊矣故聖人逆用其潛為昌揮罩絕羈龍遂矣聖人不道也曩于斷命督晉士即已念切疆場不淨臣子之恥然予衛士以文也士升以文余升士以文令文果無裨於疆場將毋其為八紘蓋（為尋章摘句者醒）小子在淵文人播船則予為士之望升者望士一日短長遂定升（太玄元包易林三者合而為一）潛凜凜媿射覆之無功也頊循額扺尤上於闈而吾心命為楚楚者闈亦楚楚錄之矣闈撤而健兒若千四集旗纛下予不任高下高下之實御史臺劾悲厥事事其難視文闈先以飲羽驚天截飛駭止試射射劾再以風驟霧鬣斷山扶壑試騎騎劾予乃得稟所汰之半策之獲俊以升如我冲人額乃又不必楚楚錄如文士文

士不盡才得以局外謝之武士不盡才視非夷目子實任其咎則于升是六十六人者而祈靈手內朱碧弗信再祈靈目中絢素弗信又復祈靈內之徵知毋倍明伮先而觸紫昏弗信則予惶惶弗勝（可樹者不可不知）割鼻食口夜息之懼矣（好聞法）於是祈靈昏之山川風物因憶輪蹄之所至止神志之所往來則遂攬嚳晉陽而見比峙方山南臨孟門句注首峙靈山角立也則思良將居鴈門如李牧其人遠覽於長城如李勣其人俘獲契丹如張齊賢其人羅前師不急之務墾田并州如韓琦其人因而涉兩河見背負關陝南阻大河接汾晉而連同華也則思食邑平陽如曹參其人授節度平河中之亂如郭

子儀其人副河東行營平河中如馬燧其人承平知他日有警如宗澤其人勇敢封冠軍侯如霍去病其人至轉附而東也澤潞處嘗參分遼沁之間見銅鞮案其前龜山鎮其後則思陸博自混與（筆力古錯結暢騰筍）五王夾日如狄仁傑其人寬徭薄賦如杜豊其人為政不務首察與軍民休息如陳思濟其人由是登大行之脊見其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大原而跨河朔也則思惠施有聲民乞再留如柴禹錫其人指揮風派屢擊敗石勒如温嶠其人持節荷軍威振西域如馮奉世其人乃若雲中雖于車跡所格然一想其層崖刺天古道極嶮誠用武之地也則思北逐[illegible]威振朔漠如蒙恬其人材氣無

雙時號飛將軍如李廣其人出私貯養士敵人不敢近塞如魏尚其人以尐擊衆縛兩炬三頭如燕范其人其人皆智仁燕勇求其名於山川鬼神魑居魂感（精氣感通）及吾手目皆得遇之矣迨進若曹而目交也則惡定其人如其文又惡定其人人郭李在在燕牧也予仍恐其爲八紘蓋也而予（又二開）更有以飭若曹矣計若曹肩摩寨轟後卒之隷之亡頼之喑啞而叱咤之頭搶地欲死耳月才皿盈虛倏進而士之終且將之將之未也而師之長于師中丈人（文亦借而辭亡之龍）與日即不盡取諸若曹亦不必不取諸若曹矣此亦龍之升而利也龍被五色而遊風雨奉之不足貴貴在一飛而雲從能以函天地者翻江海爲膏潤故稱利也語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火視所受而暴其光故淮南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一物受光於宇宙照天下矣光照所及其象爲昌故曰得全全昌又曰而邦其昌然非聖人不能昌也而所述變火之說何居夫盛德在火其位離其色赤其音徵其象兵其氣怒水之不可以濟水也得火乃濟故曰天下莫相惡於膠漆而莫相愛於水火膠漆合而相毀水火射而相成利於變也變如冬起雷夏造氷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晝門可開土鬼可語皆在常情無所措手之地妙有幹旋以收開眼之功則天下亂聖人昌之說乎今東都憤師將

若士相於陰矣陰形胼極陽喪其續故曰卒而從而能自改也陰極而陽（又似洪範五行）柔極而剛嬉極而怒說在易之蠱利用華也勾踐仇吳其怒在勸胆忍糞間几於知變若曹通籍鄉書誼即不得以賊遺君父令縱不以前所稱引諸君子難若曹若曹自摧想撫時艱而怒氣不覺上於冠也當無難諸君子耳往往試時賁華而氣怒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而氣怒文章如鉅鹿之戰而氣怒自今以往怒方興而未已也矧晉兆方多事於若曹尤迫膺耶項太乙自參井東入於齊兩河間應卒起非常之變歲星當居不居其國應亡土太白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亦又爲兵兆矣君子豹變天下文明（原評云此三四年前序也不幸而所言又中矣聖隣見真異人哉）變魯變道其機安在也語有之水注水即鳴水鳴而淬何在石擊石即光石光而擊何存龍能潛故能升聖人能藏故能昌聖人龍之政妙於見首而不見尾也

胸中無所不有筆下無所不化文章之能事畢矣　鹿西

句句是勉勵多士語却能洗盡一切俗冗陳腐之氣　又評

王復允文章左提關西右携漳浦此倪鴻寶之言也止以文論亦可以頡頏于文太青黃石齋之間　又評

武鄉試齒錄序　代　　王臣直

歲而當名服事強圉會單閼也拜命武闈倒得終始陽月未晦撤闈書告天子王矣諸生循故例論齒而予應以乘韋先計始事覗舍肝之夕再致禱於朱碧之宜祈如郭李齋牧其人用副拊髀至意則此揖讓大將軍纛下者異時將將之將之克與有榮弗克與有辱匪第在爾曹錄爾曹者其昏明焉遁則益奢适自削巽益之餔矣而巽以問年也是即督之習禮可以鄉別服義可以長幼其（又齒錄邢轉不稱）毋乃刃鈌柯折往血是虞剡力事不讓辱事不齒甲胄之間無所用之而予又巽以問年也乃吾聞諸夫子蓋有三就焉夫強乎武

哉知未以文也而文之經不云乎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貿之溫鉦（過[illegible]無鉦）鼓矢石先之以德讓而後勇可試威可加於天下進則如手足之捍頭目退則不敢以賊遺君父讓之至溫之至也故軍或累車丈人摧峯內蹈之瑕此不亦軍旅之貴養讓耶然養讓正在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只此趨翔周旋俛仰從命間恭而遜耻而不使其過宿也悉善而讓其端也令之亦步亦趨即異時之步伐止齊（有力[illegible]死）令之疾徐先後即異時之進生退死則今日而又巽不與爾曹問年也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濟肥瘦黑晳秀眉弘頤慧齊訐好賦形不可倫等匪但于函不諜爾曹即爾曹亦未相謀面而卒然以爾騎射文章兄兄弟弟於一朝予亦得師之弟之於一朝也非人與人相濟以有今日耶乃予實不期爾以謀面濟而（雖[illegible]濟）期以聲氣濟不期以須臾濟而期以千秋濟梳盂甄壺爨盎何以能見天地兆龜數蓍破甓文石何以告吉凶形自通精相感也蘭松劍璧父覗於地予之以魂而班尹季蘭如呼其靈氣而躍躍起立劍爾曹覗居魂守篤義而觀禮朝夕焉其相炙者乎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形類所赴相依於其本質爾曹勿（朋友之益友武其同）謂相躍以處此叢猶弦韋於是焉在而且有精氣之吸引蒸蕩漸摩於不覺者即爾曹如賢人之奸巳正焉強其所劣而損其所習

其事亦非可襲而得之也將飛得翮利以登於天豈輔弼是倚頑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不問也是必惑闇終其世已矣曾（君子以虛受人）是之謂論齒也乎且爾曹論齒庚非泛然萍梗者天涯朋好遂羔兄弟大戴禮之論事兄也兄行有不中則內外以養之弟行有不（伏下）中則兄事之夫弟而兄事之則亦猶之乎內外以養之矣過失相規薄俗所難重之畏辱而木舌安在乎時肝胆非即遇事胡越者夫惟不明於相養故至是予思予亦有言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友爲五倫之終）矣而又有謂朋友不信非孝戰陣不勇非孝則事君事親端在斷金刻兄兄弟弟於一日也今日之事又非一朋友之誼可了者矣

則予試推廣內外以養之說為諸生質言之禮曰養於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於外不養於內則是跅之也臭味一道助名與共爾曹業以騎射文章相濟以有令日繼自今騎射文章務精身之矣（只極力勉武人居抑文士也）視予矜鞏帖括不若其忽焉而紙貴忽焉而散番也則爾曹執此使以往來宜相摠勑如戰法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自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謂之法焉而養道乃具是矣縱良枯敏鈍人弗可以一格持然勇者與之高其氣智者與之上其慧燕者與之聳其胥才伎者與之多其功能乃至矇大而目遠與之期于城黎黑而骨脊與之矜救世之容又清推其五山

辨驚其風兩有如月甜風酸日苦雲鹹水飛沙立雷文蓓鮮各形於大造而不爭於動靜之數及若相須以點綴化工則令益揖讓相先於鄉固即其浴日月際風雲使才如水用兵如草木者乎是乃予有進於論識者矣而予非故過督爾曹也東師一債其象為戈木之盾射戈之狐春秋大復仇此爾曹今日事也閱之朋友之仇不與聚鄉兄弟之仇不與聚國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仇在中氣不得不怒怒則擇其激而敗也故先與爾曹養讓以積其氣於深積深而發其為信氣也中易義氣也時舒智氣也簡偹勇氣也壯直而後乃仇君父之所仇其復也必矣語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至人愈鈍而後利養讓之說于固處爾曹以鈍也若其利也則尚靈諸後焉耳

從序齒看出讓字從讓字看出怒氣復仇恰是此題不刊之論而文思變化古錯五花八門令人驚怖　彪西

鄉試齒録序 代　王臣直

歲大比士例以直指監臨而予笇服厥事其強圉上臨單閼無異
他歲當名乃若予以神房阿閣來計齊徂晉緯列東西單閼實兆
在予不佞蕭之東碩憂勤我冲人單閼更兆在疆塲矣蠢闢於東
物差其咨思人思地思時物於斯交應則何能無[illegible][illegible]御命羅士
匪予司也然第弗親朱碧也扃若鑰靜若譁督若下走當薄其類
深謹罔弗恪風日燈火之從水滿科雖予不自越也闌役已報成
命日嬪月隨不敢知乃時進多士相周旋謀面間陰力吾目光少
觀其信慴而能弟壯觀其絜燕務行而禮施老又觀其意憲慎強

其所不足而不渝也庶幾變官民能歷其才藝之遺乎維時朝廷
之禮亦既森於鄉書矣則相與檢貌縮足而前乞弁言將循故事
論齒也先後疾徐童則儀之禮可鄉別遂文揖讓而將何以益爾
士因而托朱張之妻子敷班尹之腎腸精可復嘘而聲可復立誰
謂爾不千秋以上者而又何以益爾士於是焉易勸為規如周官（文氣曲折縱橫似荆公手筆）
人法位志有戒鄙心而勢氣有戒臨人以色高人以氣有戒賢人
以言防其不足而伐其所能有戒然而至友之誼也爾固能自雄
焉而亦非予所以益爾士也天子恢八紘以掩士此亦君子於辰
終莫能圉之時乎玄黃相迎其意感感繼自今以往鐘鼎在懷不

得復謀虁繩間矣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耻之耻利而後試鈍而
先養而養不弟在環玉涎指也處必擇鄉游必就士養在防僻邪
通中正強自取拆柔自取東養在䟡穢腥以遠其端之所自搆布
薪若一火就燥乎地若一水就濕養在植其本以悦其類之自感
恥何以使推傴何以使塗養在相其宜以齊其性躍台易動囊錐
易露養在上价石而下儇佻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養在興風雨而
生蛟龍內耻深於中而所見才勇胆智各有一秘惜之處以盛其
功名而後乃免於不田而穀也乎顧𢩉是為有益於爾士信也未
悉也則予又憶吾夫子之觀川焉通於耻其微貫而幽達其思靜

飄躁思義醜貪而中忠於欲也惟茲其茂在王庭而連官集乘同
憂若一也惟茲故水可比德於君子其赴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
流行深淵不測似智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流行庳下倨句
皆循其理似義受惡不讓又似貞爾音汾水充其腹黃河控其右
臂請作此觀川之觀進退升潛何之而非水德也耶鯨波秋漲中
流揖耻吾不能清中原有如此水此乃爾有進於觀川者矣即今
于觀少焉觀壯焉訖又觀老焉而飛光駃馳魯戈莫必而少而壯
而老轉盻不可作今觀矣則予更有以餞爾士吾夫子之雄噫而（日月逝矣齒亦序及之乎）
觀庸也曰吾以愛吾日也噍讓呼吾父師迫於外薪桂米塩妻子

迫於內至於錐股啖胆又迫於西之落名孫山時舌禁而無與語睖懸而不得下令幸得之則何可輕釋前仇悠悠時日為也（不禁囬踴起舞）爾曹一念及此當知矢折軍北之耻毒於獨富獨貴萬萬耳山雲蒸柱礎潤冬水可折夏木可結時不可不乘也矧載車載杭宜於王之更矣懷想修羽猶將疆其衰焉若何冲霄已具自甘榆枋也乎即夫子之他日告君曰社稷之主變日未明求衣日昃不食天子亦且無解於宵旰則誰能寬然於絕棚斷車之懼也爾曹誦法孔子何敢撫他族緒論亂爾聽聞于言即無足為蔡則有孔氏之標旨在矧爾曹以四方萍梗一日芝蘭令既執禮甚恭問言於予則

循鉉以觀於樂邇雅以觀於古其必不以予規為瑱矣語云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吾且置爾曹以賢師聖之列勿謂是少長之序文也而名求之也爾即名求之而予已以實應之矣君必以為言之不文行之弗遠也（勢如秋風捲籜）予計惟馬首是東時當還謝過於神房阿閣之上其辭曰曩應強圉單閼之兆予不佞未敢負天地負冲人兼負爾多士爾多士實負予不佞也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序齒之義如是近日聯宗結盟殊覺增愧　彪西

與焦公祖書　王臣直

老公祖做此招撫事真是天地生成之心郭子儀之免冑見■李綱之單車詣府不過矣令甥熱腸任事令人不得不心服但直生平舉事必要萬全此事熟思審處見賊之貌聽賊之言察賊之意尚未必真心來歸耳知老公祖聰明睿知萬不肯為賊所愚然直之心則不恃賊不肯愚我而恃賊斷不能愚我凡其愚我之心與可以愚我之事我俱有以防之也賊氣尚驕尚未窮遁飽載而來求撫此非人情不可信也且所言小卒四散而頭領屬於老公祖之部下此計亦未全得無論其包藏禍心恐卒起非常而不及悔

即意果忠順而忽而制人忽為人制狼子野心作亂極易豈可不長慮乎攄愚見撫則撫矣使其旦晚解散伊必不肯而我安頓處置之地與安頓處置之法亦非倉卒可圖且令其引所部之兵殺未撫之賊以為歸順之功如此而撫臺公祖亦可以取信又以賊殺賊（朝三暮四亦猶是也）勝以我殺賊賊去而地方安地方安而招撫乃有功如其不肯殺賊則其以撫而愚我也必矣尚可信乎不然而爾為我詐我不爾虞肘腋之間一二百精騎潛為內應此秦之覆轍宜為殷鑒又不然而安置鄉吉諸山逼近黃河之處使防西賊之渡河若其不擾居民不擾桑麻不擾耕鑿而就我統馭我即以忠順撫之未

為晚也縱其不測而遠於內地絳津尤可恃以無恐耳於撫之之內隱寓控制手段賊即狡詐盡在吾掌中矣引而伸之可以制敵可以克己可以涉亂世之末流 彪西

急賑災荒疏

陳廷敬

題為 聖澤已弘敷于下土等事臣伏惟 皇上盛德湛恩蠲除大祲閔念黎元甚于赤子發倉廩蠲租賦弛山海之禁謹儲積之防重恤農事勤求民瘼所以便利安全兆姓之道甚備茲者仰賴皇上德恩歲谷既登惟水災一事猶屢 宸慮夫水旱凶荒堯湯之世常多矣蓋其備及于豫而周當其急故民恃以無怨臣平報危災荒敢因 聖意之所垂念者少獻其末議為臣前見山東巡撫徐■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起報濟寧海豐霑化水災情形該部題覆行令委官踏勘于十一月該撫題濟寧等三州縣成災

分數併無蠲免錢糧冊結該部題覆行令分晰地畝高下于本年四月東撫張■題濟寧等三州縣併無捏報被災分數照例請免本年錢粮該部乃覆准蠲免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八閱月矣是此一水災之報也巡撫初題報其情形再題報其分数三題稱無捏報此一水災之免也該部初覆令其委官踏勘再覆令其分晰地畝高下及其具題至于三也然後覆免是則自報至免巡撫具題者三戶部題覆者三一事而六疏奏 聞上勞 聽覽以故德音下逮近省已逾半年遠省將不止一載在 皇上恤民之至意如彼其勤而在所司出納之際如此其遲迴此非故為鄭重

文氣疎朗光明

也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謂被災之分數即見于地畝高下之間而地畝之高下即宜分晰于分數多寡之內蓋再題而該部可具覆矣不必致察至再而具題至三也如此則上宣 聖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中不使猾吏奸胥因為弊竇況該部既行令委官踏勘分數于初又行令分晰地畝高下于再其分數高下從來惟以巡撫之具題為據不見有所增損其間則咨行亦是虛文再駁適覺可已臣請于巡撫具題分數之後既有冊結可據該部即宜具覆蠲免更不再駁務取早結為便昔漢武帝使汲黯視河內火還報曰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以便宜持節

發河南倉廩以賑貧民臣請歸受矯制之罪武帝賢而釋之夫黯所視者火而所賑者水旱黯不以非其職自鮮武帝不以矯制罪黯蓋急民之急也昔人謂救荒如拯焚溺若稽之歲周始沛 德音 皇上如天怙冒之心必不若此臣之所見實 聖意之所及故敢進上愚說伏祈 睿鑒採擇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胞與為量饑溺由已凡有司民之責者不可不存此心 于邸報中睹此一篇喜其經濟文章不同風雲月露敬錄以傳言念全書引領望之 彪西

陟屺樓記

陳廷敬

余每讀詩至陟屺而愴然流涕也余弱冠通籍居於外五年請告歸省覲吾母間謂余曰吾念汝每當風雨晦蒙茫茫遠道兀然望中尤欲斷腸余時憶母言益比之陟屺之辭何其悲也居三年復出出十三年不得返遂至於大故嗟乎痛哉方吾母之為此言也母年逾四十余年尚未及壯而其言之悲已如此及後十三年以來（愛日真情）母年漸就衰余亦齒髮日益變此十三年計首尾五六千日其間天時之晏溫而無風雨者幾何日晦蒙而茫茫者不知其經幾千百朝昏也則母之念子其悲又當何如也而吾不及聞吾母之

言矣蓋詩所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古之孝子仁人設為母念已之辭而先以自道其登山望母之意古人有言遠望可以當歸詩人之意蓋言曠然高望而遠懷雖不得見吾親猶尚可以舒其懷思而散其鬱積也若吾母之言晦蒙而茫茫兀然而斷腸者其可悲不又有過於詩人之所言者歟故雖古之孝子仁人善言其思母之情終不若母自道其思子之言其情為尤悲也然則天下人子之念其親（筆意周摯）又有逾於為人親者之念其子之可悲耶吾謂天下有慈親而難言孝子也近冢墓西南有土樓三楹余居墓側時來憩於此思十三年望母而不得見登茲樓也吾親舍在焉追憶

吾母曩時之言而嘆詩人之所不及且又自恨有慈母而吾不得為孝子也然猶名之曰陟屺者志吾之辠也

此文無他奇只是入情入理使讀者心酸淚下不能自禁嗟乎文章小道耳能使讀者心酸淚下豈非至文憶予考妣窆窆之次年曾建一樓于兆域之右台高一丈二尺上兩層亦如之顏曰慕廬一以為吾求諸遠者之地一以為廝養暮夜斥堠之所讀陟屺樓記竊喜同心 鹿西

啓蒙意見序 正德八年

韓文

質朴敦學文如其人

予郡通守韓君在弘治間著易學本原一編藏於家通者侍御崑山周公伯明按臨河東見而奇之如獲珙璧乃命貳守李君鋟梓推守東君校正仍囑予序諸簡端以傳不朽顧予寡學陋識且衰頽之年久踈筆硯豈敢加喙於其間哉第侍御公用心之仁通守君理學之邃皆予所欣慕而樂道者安可以不文辭耶竊惟易之為書潔淨精微歷羲文周孔四聖而成其間卦爻彖象之辭河圖洛書之數先天後天之學揲蓍求卦之法性命道德之微隱顯幽明之故變化無窮生生不已雖老師宿儒呻吟佔畢皓首龐眉尚

莫能窺其涯涘而通守君適當妙齡之際留心是書凡四聖垂世立教之言及周邵程朱註釋之意罔不研精覃思沉潜體察積之既久然後玩心高明默契其妙以見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衍為圖說繹以己意明白簡切悉有指歸學者一開卷間瞭然在目不啻升階者之有梯入道者之有門也由是率辭以揆其方因言以究其旨引伸觸類由粗及精自易及難而聖人之能事亦庶幾可少窺於萬一矣然則是書之著其於斯文固非小補而侍御公嘉惠來學之意亦豈淺淺也哉君名邦奇字汝節别號苑洛子關輔朝邑人由進士先任銓部員外郎今改前職云若夫老成

通真理學聲口

之行氷蘗之操該博之學明敏之才循良之治皆君素所優為者耳益不贅

言簡意盡理真格老雜之河汾二十卷中不辯伯仲

明名臣言行錄載先生為戶部尚書敬皇帝召見命釐革鹽法宿弊先生上七事曰華開中引鹽曰華興販私鹽曰華賤賣官鹽曰華買補殘鹽曰華夾帶殘鹽曰華越境賣鹽曰華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深蒙嘉納又聖朝名世考載先生未生時母夢紫衣人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鼎按先生固為一代名臣其著述無由而考謹於韓苑洛集前得此一序急為表章

續垂棘編三集五卷

以志景仰吾邑自唐虞以迄有明爰有三人三代以前虞士師曰皐陶其墓在邑西南二十里土人名皐陶村春秋時周樂師曰師曠其墓在邑東南二十里土人名師村即余世占籍之地明有忠定公曰韓文其墓在邑正東八里土人名尚書[illegible]吾儕忝列桑梓能無興感（又評）

送喬道士序

李淮

弘治十有七年不幸先人背棄余自京師歸葬於家既祔率子弟讀書脩真觀遵遺命也後二年丙寅為正德元年汾州道士喬彥瑛適至余見其巾衣整潔行李蕭然所携惟陰符道德二經進而與語果聰明遜善遇之自是每視余暇輒執所携經質之解畢則揖以退周旋甚謹居無何其友牽以去明年夏復至以所得秘書遺余展而讀之乃兵機也余從而思曰彼既為道士矣而復從余既惟老氏之言是誦矣而復愛儒術是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殆可教也於是呼而坐之告曰凡人之從子之教者其端有二非惰其

續垂棘編三集五卷

四體而借此以苟衣食則惑於神仙之說而欲因以逃死生也以子之聰明其知神仙之有無耶凡民之所以為衣食者其始固皆勞矣至其子孫既出生則食其力歿則享其祀此其為逸亦甚大也如子者朝秦暮楚以餬其口於四方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吾未見其為逸也然則何貴於斯教以棄其人倫而不知反耶夫舍其父母而不養以絕先祖祀不孝食其粟衣其帛而稅與役皆無預焉不忠不忠不孝此天地間何等人也道士曰瑛亦久知其非悔為所誤每欲毀冠裂服歸而養親而畏鄉人之識笑輒復止余曰子之親尚在耶曰父歿而母在曰子之兄弟凡幾人曰獨有一庶

（良心動了幾分）

兄弟適以嫡母命來召瑛寓絳之禪社鄉余曰吁子其忍哉余母之子若孫森然如立竹昔余之居太學纔二年餘而母子之間日思以泣行將歷事天曹而後以為憂（至情動人）子僅有一弟而又非其母之所出雖為同氣然自子之母視之必有間也今也十有餘年而不一見子之面則其憂思而泣又將何如哉（良心全發）道士泫然泣曰為之奈何余曰子之歸是也不歸非也豈有舍其非以從其是而人反以為笑者乎其有笑者不過謬妄之徒謂子計窮不得已而歸耳子可以此細故而終棄其母耶余請為子序之於是道士欣然起謝曰如是瑛當詣禪社以謝諸道士且招吾弟與俱來余既許諾復為之辭以堅其志曰子之往也惟罔極之恩不可以不報而虛無之教無益於身心慎勿為諸道士之所惑也曰敢不如敎款日果與其弟偕至遂序以遺之嗚呼理義之心人皆有之彼從二氏之教者亦人耳惟夫世之君子既不知所以導之又從而誇美稱道之是以終其身而不悟也（數不及于二氏終見其[illegible]為害未廣）苟有見其可導者而導之則從而化者必多矣其為世教補豈鮮淺哉

送廖道士序只是不在其身二語見引他歸正之意何如全篇直作引子令喬道士當下歸正之為妙也　虒西

寺觀說

李汝寬

二氏之教古今儒者常欲去之而卒不能去蓋人心陷溺日久雖賢者不能自免夫民生有欲二氏亦民也順其所欲則從之也輕（太上用之）

按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世有達人佛氏娶妻曰耶輸佗生子曰摩侯羅出家十二年歸與妻子復完聚今其徒蓋鰥居而無妻豈二氏之教哉雖無妻而常犯淫僻之罪知人性之無殊也為今之計簪剃不必禁聽其娶妻而生子寺觀不必毀因其地勢宏敞借為社學社倉即以其人供掃除監守之役則其地其人皆為我用久將自媿其簪剃之醜而亦不便於寺觀之居矣豈非君子以人治人之道孔子從俗獵較之意乎又習儀多於寺觀丘文莊已嘗非之（文本之論）而祈禱必以僧道厲祭必以僧道何以禁民之作道場修佛事哉

順其所欲以人治人良法美意直可坐言而起行　虒西

曾讀翟象陸先生姜嫄墓記開手引先生之言知先生著作甚富今雖抄讀數首遙望全集尚屬耿耿　又評

桐宮辨　　李汝寬

諸志皆以聞喜為桐宮湯陵所在（文大殷則不大信）余竊疑之按劉向傳歷叙帝王陵墓曰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漢去古未遠劉向班固且不知湯之葬處諸志何以知其在聞喜也（春秋所以有紀子猶曾子盟于春之書）司馬光宋之大儒其撰聞喜宣聖廟記亦未及此金有張邦彥者譔宣聖廟記據一時儒生父老之言謂文廟古之湯陵引尚書孔安國註以信之而力詆魏文皇覧言湯葬濟陰之非蓋因地名桐鄉且多古栢而附會之也夫安國註尚書桐宮止云此湯葬地也未言所在邦彥何以知其指此也記又曰其地與清原相接故魯僖公三十一年晉

蒐於清原杜預註云在聞喜縣北當時雖未名聞喜然亦桐之事（按杜註止云晉地）實見於春秋者也夫尚書註疏未言桐宮與清原相接他書亦未有言之者邦彥何以知其與清原相接而以為桐之事實也以桐鄉為桐宮已屬無稽又以文廟為湯陵非齊東野人之語乎及考平陽府志山西通志承縣志之誤皆謂為伊尹放太甲地於滎河又皆云湯陵在縣北百祥村西元癸未歲淪於汾河以石柩遷於別地洪武初因建寢廟於陵東以便歲時致祭正德初少卿喬宇題准脩祠又按文獻通考大明一統志皆云湯葬汾陰又按隋制祀湯於汾陰汾陰即滎河也大學衍義補云帝王陵廟修葺致祭凡三十六帝而殷湯與焉雖未言所在然亦可見必知其所在而非聞喜矣據漢書則湯陵之所在不可知也據尚書註雖知桐為湯陵而桐之所在不可知也據通考諸書及喬宇所題雖直指滎河而猶未可盡信也乃邦彥始則不知闕疑而輕信儒生父老之言繼則濟以博辨而並失安國元凱之意以致正德間邑博王紳氏修志遂以桐宮為邑之故而州據縣府據州省據府諸志皆誤誰之咎也若曲沃志又謂湯陵在縣西南驛橋村世傳伊尹放太甲於此則湯陵愈多而兩地之父老賢於漢儒遠矣宋人詩云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廷書）蓋惡其贋也余承乏修縣志安

得不為之一辨

附會穿鑿古經傳之受害不少吾夫子所以有闕疑一案也先生借桐宮以暢所欲言其亦云救乎　虎西

聞喜曲沃辨　李汝寬

今之聞喜古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何以知之按史記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註索隱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蓋曲沃改桐鄉秦改桐鄉桐鄉改聞喜武帝緱氏經左邑之桐鄉聞破南粵改名聞喜此不及桐鄉省文耳晉語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韋昭解曰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春秋魯襄公二十二年晉欒盈入於曲沃林堯叟註云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縣二十四有聞喜註曰故曲沃後漢郡國志曰聞喜邑本曲沃晉地理志曰聞喜故曲沃文選潘岳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

註引漢書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綱目集覽曰聞喜本絳州曲沃縣漢武帝改聞喜此非聞喜古曲沃之證乎魯成公六年晉遷於新田曰有汾澮以流其惡至後魏始置曲沃縣亦猶武帝改脩武為獲嘉其後又另置一脩武也今曲沃人志其邑里皆曰新田郡而汾澮二水見在其境內曲沃志亦曰春秋晉新田地此非今曲沃古新田之證乎或曰詩傳既曰唐侯子燮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則曲沃即晉都矣又曰昭侯封成師於曲沃豈以其都邑而封成師乎曰史不云乎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蓋是時晉自曲沃遷都於翼而以其故都曲沃封成師是為桓叔也其後

桓叔之孫武公卒滅晉而代為諸侯仍都曲沃至其子獻公始都絳即今絳州也至景公復自絳遷於新田而以故都之絳為故絳山西新通志於曲沃絳縣皆曰春秋晉都新田地誠是也至漢始以絳為絳縣未有曲沃也至後魏始置曲沃縣即析絳縣地而置之也知此則三縣之因革甚明而曲沃之新志多誤矣沃人李廷寶撰志曰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今澮水在沃南二里汾水在沃西一十八里故通考以曲沃為晉所都新田之地若今之聞喜則去汾澮遠矣寶之此証謂今曲沃即古新田是矣以証今之沃為

桓叔所封之沃則非也何者桓叔所封之沃乃古曲沃也既以今之沃為新田又以為古沃豈以新田古沃為一地乎如其一地也晉人謀去故絳當云復都曲沃何以言遷於新田也況故都之水土晉人豈不知而必待獻子熟計之乎實以通考之沃為古沃不惟失馬氏之意且自相矛盾矣他證與類此要不俟乎余之贅也

以此法讀古則為真能讀古者推此以為學則為真學問推此以為人則為真人品披玩再三益我不淺　彪西

闢佛事說　　李謹

天下治亂在風俗風俗淳漓由人心人心邪正本教化教化不行人心不正風俗以頹嘗事者可委其責與鄭下古號名郡粵稽唐虞隸在冀州豈親邇之五嶽未及此地而漸被歌敘之化猶有遺與史册所傳名人輩出懿蹟昭然如霍叔智之忠節凜若日星陸雲房（隋陸彥師）之孝貞堅如金石杜氏（隋杜正玄）真才文堪作軌盧家（唐盧從愿）精力經莫不明三年廬墓說焉（明初人）儒五世同居傳張政（元人）禮義流風風稍難盡何近來頹風不振惑於以佛事親之邪說沿習不察即在紳衿家猶或不免豈鄭地久為曹犢奸窟汙染難更而石高接踵餘澤尚有存乎

昔西門豹之投巫以正邪慝傅奕之詆佛以尊聖教赫赫記載聞清夜自捫寧不抱愧道場一事倡自異端設為地獄超度之說吾不知未有佛以前唐虞三代之民無人超度終在地獄否耶獨不思吾父吾母何罪何過為人子而加親以畢過置父母於抽筋拔舌刀山火鐵之地不孝孰大且令父母躉果而不血食於心何忍於理何安況招魂發牒破獄揚旛種種繙費不見於吾儒經傳何迷而不悟如此愚民無知望風而靡獨怪縉紳詩禮之家亦效飯僧供佛之謬我輩為孔孟徒服濂閩教縱不能人人火書逐韓文之志斷不可隨聲附和步蕭瑀之塵何乃舍正而趨邪竟至於此豈朱子家禮一書獨行於他處而不宜於此地耶即曰宰牲儒祭所費不貲力有不及者奈何三五鼓樂侑食可也澆薄奠而速為殯無不可也嗣後仍蹈前轍嘗事者以法維禮端教化正人心變風俗家不異國不殊天下太平矣議者曰十王之祀兩廊之說相傳非一日廟宇遍郡城此何以說此乃戒惡勸善神道設教之一端也不必深非姑存而不論

只據朱子家禮立說便足壓倒百氏末幅力有不及一段既見婆心以法維禮數語更帶俠骨　彪西

憶余辛酉丁母氏之艱其不能從俗者頗多如四日成服始終不作佛事小祥之內虞祭以前不用酒肉燕賓出殯時不用財樓紙張一切孝服人等從家禮與會典俱柩後行詳見余喪事就正草今附刻於續垂棘二集中問世見李君此說心同理同喜而不寐　附識

哭母文　徐弘先

嗚呼痛哉、我母胡遽棄不孝等而溘然長逝耶、思我母之劬勞也三年不免於懷抱。思我母之慈愛也。終身莫罄其報酬。思我母之平生仁善也。應享遐齡。思我母之半世苦辛也。宜膺多福。孰意去歲五月間。偶以腸滋脾虛。延醫調治。急服藥餌。精神如故。步履如故也。在兒等望母百年之心。謂可漸漸調理而愈也。乃至十月後。忽而手足浮腫矣。忽而面色痿黃矣。忽而嘔吐不止矣。我父費盡心力。兒等檢遍方書。合家大小禱神問卜者。無虛日矣。兒又於（與余辛酉春日叢大同）日夜間默祝天地。祈增母壽。願以身代矣。初虔禱於藥王。母有

諸病。願加兒身。繼聞於上帝。母或數盡。願減兒壽。又哀懇乎家神。憐茲愚誠。又焚牒於竈君。達此下情。兒方冀諸神之鑒我佑也。乃呼天不應。禱神無靈。竟使我母一疾不復起也。嗚呼痛哉。天乎人乎。命乎數乎。終天之恨。何日釋乎。更可傷者。兒朝夕奉事母側。百有餘日。聽母臨終之言。肝腸碎裂。覩父親憂慘之狀。血淚（回頃彷徨編日叢其）常流。思長兄之赴選在京。欲盡孝而遠難驟至。見兩弟之侍立在旁。即竭力而亦莫能替。惻諸孫之零丁。無依叫天而無路。哀諸女之往來。無主搶地而無門。痛哉痛哉。兒所以欲死而不欲生也。尤有慽者。兒（從父兄業號再已上自然序次）雖幸博一第。終未盡顯揚之心。即辦事半年。又未沐榮

封之典。繼異時兒弟兄邀恩　皇家。母亦不見。母亦不知。嗚呼痛哉。尚何言哉。且也父已七旬。誰其事之。閤中諸務。誰其主之。思及此際。兒心如割。兒今雖生。生亦何用。兒今即死。死亦無濟。爰竭力而辦喪。亦泣血而陳詞。茲當首七。哭奠柩次。母其知耶。其不知耶。痛哉痛哉。伏惟尚饗、

翟一齋哭父詩。徐文青哭母文。余每一展卷。雖當興酣情暢時。未嘗不淫淫淚下。並登拙選。以告世之承歡膝下者。勿徒效余潸焉出涕。為噬臍之恨也。冕西

尚書總論

徐弘先

一部尚書帝王傳心之書也一中字貫之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中者無過不及之理而萬事萬物之所受栽也明此謂精守此謂一肅此謂欽修此謂德安此謂止實此謂誠凜此謂敬主此謂善純此謂仁綏此為猷敘此謂倫建此謂極二帝三王之心法二帝三王之治法也堯舜之揖讓授此中也大禹之與子傳此中也湯武之征伐權此中也夏啓之敬承體此中也太甲之悔過復此中也成康之覲揚守此中也禹皐益稷之陳謨儆于未然儆其偶違乎中也伊呂周召之輔治戒于已然戒其不合乎中也而其要不于一心辨之于危微惕之以兢業勵之以克艱勉之以懋昭纘之以敬忌祗承主之以無逸作所總以慎持此心允執乎中而已故言天言帝發其心之所自出言性言學究其心之所由成言禮樂教化典章文物家國天下推其心之所由施存此心則治亡此心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耳後之為君者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中何以哉推之而易之畫卦演乎中之理也中即太極也詩之言志發乎中之蘊也中即性情之正也禮之經曲協乎中之矩也中即禮之節文也春秋之褒貶施乎中之用也中即賞罰之準也中之義明而後世中庸一書即本于此所謂開萬世聖學之原者亦不外于斯也已

無針無縫一線引穿此蟻度九曲訣也爰作陳剩夫玉鑰匙用之陳大士五經讀中不忠鉄門關難過

文青讀禮之暇著述甚富五經總論總貫以一字易以乾詩以思禮以敬春秋以王論儘透徹惜集完不及並收附記以見大畧又評

續彙辣編三集五卷　五經堂彙選

戒殺敘

劉時俊

嘗聞天地之大德曰生。凡胎卵濕化，一物不若其生，即干天地之和。是以聖人贊化，胎不殰，卵不殈，不殀夭，不覆巢，以故獸不狘，鳥不獝，魚不淰，自和風既遠，人心嗜殺，日取羽毛鱗介之屬，以炮以燔，以烹以炙（呂新吾曰：果珍天物，子孫之孽），一餐喫群品之齊，一筵萃百物之精，以為萬類無知而忽之耶？不知畫肇神馬，道渡玄牛，凡物龢奇，則不可殺。鶴修玉霄，鷄飛丹鼎，凡物貪生，則不忍殺。渡蟻援狀，拯蛇登仙，凡物善報，則不敢殺（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而世且矜猩唇熊掌為上味，魚飯鱉羹為異嗜，使含靈衆生剸膚裂齒，悲號刀砧之下，而人乃列鼎累俎，歡娛几筵之上耶？噫，天道循環，禍福倚伏，鑒觀既嚴，報應亦速。願好修者，慈航普渡，嚴戒勿殺。一腔太和，能使羽者天飛，毛者壙走，鱗者淵藏，介者窟居，鳥獸魚鱉，咸若萬物，並育不害，既培天地好生之德，自膺眷顧不已之命（說到功驗處，益見婆心）。將見鵲啣金帶，鳩化玉印，龍章鳳詔，慶百祥之洊至，麟趾螽斯，綿遐福於無疆矣。此正作善之樞要，功名之階級也。

陰果之說曰：禍福倚伏，視其所動。治心之說曰：仁惠慈和，樹德務滋云云。右戒殺叙，布諸人間，仁言利溥，為我心惻。婁東王御識

余刻蓮池大士放生文，覽我者每有二氏之嫌。嗟乎，滿腔子惻隱之心，即用二氏何妨。陽明先生曰：俗學未堪斯老衲，昔賢取書及陶[illegible]此文者，幸勿以道渡玄牛、慈航普渡少之。彪西

楊隱君義學碑記（節數句）

吳夢熊

絳州城西二十里許，兩崖相對（讀書佳地），有泉泓然，縈紆于瀆畝之間，葭葦蓊鬱，樹木陰翳，有庄焉，名曰丁村。居人力穡織，席敦本崇儉，不重詩書者，蓋數世于茲。隱士楊君聚族于是，世以耕為業，遂以耕之所餘（耕之所餘，只賑貧不佞佛，既高人一等，況又重儒崇道乎），周卹鄰閭，勸善解紛，享社修蜡，未已也，輸田若干畝，課其租入，以資塾師（君子也），俾里之子弟共學焉。舊塾在廟社，歲時賽喧，慮其見異而遷，又捐貲建學舍數楹，即今諸士萃處所也。自君建學舍，資塾師，迄于今，子弟從師授章句者，日益歲增，殆不可量矣。昔文翁化蜀，常袞開閩，垂諸史冊，膾炙詞林。楊君雅意興學，異日儲才售起科第，作人之澤，其有造于里閭，不其偉歟！蓋君曠達好義人也，年甫及艾，卜地為壙，繚以墻垣，樹以松卉，間則邀親知把酒于內，若池館然。考地志，村之北所謂踈屬之南，汾水之陽，文中子故居在焉；村之西南，有王官谷，司空表聖之隱跡猶有存焉者。君興學啓後，既有文中子之風，生遊壙中，復有表聖之曠。地接非遙，神明以許，千載而下，詎不足以相輝映哉！君諱檟，字柱宇，慮田與學舍為強有力者所據，俾余書之石以示後云。

既輸學田以資塾師，又建學舍以集生徒，總得於耕之所餘也。世祿之家，不知聞而動心乎否？彪西

續垂棘編三集六卷

洪洞范部鼎彙選　受業垣曲石雲根參閱

天變疏　成德

山東兗州府滋陽縣知縣臣成德謹奏為天變可畏祖陵可涕直
開口時丹心耀目忠肝擊天
指奸輔誤國之罪并陳中外交結之端仰祈聖鑒事臣以二載縣
吏九次乞休落落瑣員非敢博急流勇退之名也目擊奸輔之私
人遍天下而盜賊亦遍天下災異復遍天下也臣憶乙丑有結逆
璫者天表之以王恭廠之雷甲戌有翻逆案者天應之以盔甲廠
之火靜聽數月無有動杞人之憂而墮賈生之淚者而鳳陽之祖

陵隨見告矣臣不覺泣下沾衣曰此巡鳳陽者何輔臣之姻亞此
撫鳳陽者何輔臣之座師溫體仁王應熊尚敢漫天造謊以欺皇
上耶臣雖位卑言輕敢歷數目前之極垂張者而陳之明旨核關
節也何以南部之疏稿早送於刑廳先淫朋而後君父昔之作風
憲者果何臣也聖明之朝可容此垂張乎明旨嚴士行也何以倖
中之門生淫宿於兗府重情面而輕官評昔之司文衡者果何臣
也聖明之朝可容此垂張乎明旨澄吏治也何以翰林之價三倍
于千金補助之費取償於同籍鄭安仁何以借李希樫何以交也
聖明之朝可容此垂張乎明旨汰冒濫也何以司書之小吏擅盜
夫旌表開娼之織婦陡被以恩綸劉存慧何以始鄭光昌何以終
也聖明之朝可容此垂張乎明旨恤民生也何以科道之糧擅派
於別方有司之命止懸於科道而同門見愛之褚德培同年可聽
之宋之普赫赫乎其難犯也聖明之朝可容此垂張乎明旨諭乎
明也何以總憲之權獨宜于烏程天官之署坐待夫總憲而一代
共仰之劉宗周一介不取之章正宸斷斷乎不能容也聖明之朝
可容此垂張乎明旨謹敷奏也何以豫章之士動中于摧折獻媚
之尤獨授以掌道而沿途書帕之溫儼橫遭焚掠之吳振纓淵淵
然不一問也聖明之朝可容此垂張乎明旨肅考選也張居之五

千史墊胡為宜受鄭光昌之一萬孫從度何地可投而百折不回
之賀王盛萬夫屬望之馮元飈索索然其不振也聖明之朝可容
此垂張乎委任無法震驚陵寢而尚揚揚朝署不曰黨援則曰門
戶果若二輔之奸必欲盡履體仁之門各逐應熊之戶將如漢治
鈎黨唐誅清流宋籍偽學身為曹節李振童貫蔡京之續然後快
心滿願祖宗在天之靈寧為奸輔貸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願奸
輔之三思之也彼先臣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順昌繆昌
期非當日所指之門戶乎身輕似葉名重如山願奸輔之三思之
也臣自知言出禍隨望風秉隙者定加以小臣出位之罪臣恃有

聖明在上心怵天變隕涕祖陵願斬汪伯彥黃潛善以謝天下自
有宋朝陳東故事臣生平竊慕先臣楊繼盛之為人與其碎於權
奸之手不若剖於堯舜之前臣願生入都門見皇上一言而死伏
乞皇上勅下九卿科道查勘施行臣無任隕越戰慄之至
德于二月初三差快役趙慎孝張嘗榮賫上而通政司多方阻
撓蓋葛水鑑固刑廳李恪之座師也今快役且斃于獄中矣不
知有合上書陳言之律否也群小障天孤忠莫白反蒙異冤可
勝浩嘆敢以告之司言路者　崇禎八年三月初五日自記
劉晴川之止建雷殿耶周訥溪之内外不和耶楊斛山之五事

以慰人心耶楊椒山之十事以明專政耶讀者不能辯不欲辯亦
不必辯也　龐西
先生全集得之臨晋王孝伯孝伯得之同邑楊可宏孝伯云可
宏從先生七年凡先生詩文皆手錄成帙孝伯諱恭先已亥進
士可宏諱宏度邑庠生　附記

孤臣疏　　成德

原任山東兗州府滋陽縣知縣今革職究問臣成德謹奏為孤臣
觸首輔之私人自分必死覩交結之隱狀萬種堪誅懇祈聖明勅
籍臣家以謝權奸并查狡謀以謝天下事臣始任滋陽即為首輔
之私人鄭光昌所忌曾於本年二月初三日拜發天變可畏一疏
早投通政司被抑不封按臣禹好善知而恭臣府臣王國賓復遣
力快陳立芳等兼程追逐將具本書役趙慎孝等鎖拏送監其人
見在羈囚而其印文則臣仍收執也臣被解來京黑禁數月自知
大犯兇鋒萬無苟全生理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不言而死固不

若言之而臣罪洞鑒在聖明曉然於天下萬世如生則臣死猶生也其一為
推官鄭光昌之通關節鄧鑛吳峒榮隨至南京多方招引帶銀數
千鑛隨買肥地四十頃與吳峒榮夥開塩店二所鉅野濟寧產藉
可查後門生吳貞毓來兗仍主鄧鑛之家硬與王政民爭娼小春
具呈投訴而臣逐之不理也即撫臣亦有承教姑緩之容作一妥
法之書在卷案見存而私人忌之矣其一為衙蠹張以化之冒貞
節縣官李政修利其三千金之入鑛諜題請動夫監坊臣力行摘
發按臣王邦柱復命具題奉有詳查奏明之旨光昌實係舉主恨
臣入骨臣隨有明旨炳如川星神奸幻若鬼蜮一申分投六科本

部而私人又忌之矣其一為奸孽鄭安仁之借銀兩營幹翰林餽送首輔（首輔何聞譯駐）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夜入兗府勤政堂借年伯王國賓銀三千兩年家李恪銀五百兩俱係庫吏仲文元稱兌照磨李希樫交付次日仍差快手張豸護送至京刑快趙自新實對臣言而私人又忌之矣其一為窩棍結黨之毆宗室府陰陽官劉時叙痛辱宗室壽鑄具呈到縣府臣撤回免究府門子徐除盛惡詈宗室持平叩府聲冤府臣啓旨墩鎖臣力言其非體而私人又忌之矣其一為科臣宋之普之灑新餉滋陽四千兩濟寧七千兩寧陽六千兩平陰五千兩人言藉藉謂兗州府缺實係之普講成擅加報德臣三次申免時奉親王令旨闔城鄉官公呈可查而私人又忌之矣其一為撫臣朱大典之建生祠各府三百兩各縣一百兩濟南府驗收即温儼自東昌濟寧轉而泰安藩臬而下郊迎餞送歷城貴養性至有黄金百兩之供巡道李政修更有玉帶二條之獻（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黄金玉帶章孰甚焉）傳省報臣獨無所贈而私人又忌之矣其一為憲臣唐世濟之送招稿南塲汪孟明一案五月十三日差家人唐貴将招送至光昌門子馬應蛟親見北上至兗王國賓餽銀一百兩李恪餽銀五十兩冀認首輔門墻拜為義父參将萬煥夜進貂裘一領親為驛丞孟大宗所窺書囑撫臣開薦臣毫無所奉而私人又忌之矣臣負

此七忌而藩臬不交恨撫按不交參今日寧有此平康正直之事哉當日八九次乞休之文如水沃石後來三知縣講和之情言猶在耳即舊按臣薦臣為稽查偽收摘發妄冒固已微露禍臣之端舊漕臣薦臣為波澄萬頃光滿三千不覺自逗違心之案今日自參自審自招自奏意在揆地既乏公道局出一手有何良心更可駭者拜交濟南嘉湖道久為卵翼之人賊破汜水河内縣近為居停之土臣自分必死惟願抄没更祈聖明将臣七忌情形稍賜昭雪臣雖死且不朽矣臣無任戰兢待命之至　崇禎八年十二月　日具

一代憲章千秋爰書赫赫明明森森凜凜　彪西

擊奸三疏　成德

奏爲首輔乃邪謀之首羣奸之魁明白說謊賴人說謊懇祈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從實勸明即殺臣而不悔事臣幽囚圜土臣父泣言首輔溫體仁兩次糾臣始曰朋謀繼曰邪謀六言說謊而爲世道人心之計也（登高而呼羣賢畢谷）夫體仁亦尚知有世道人心乎八年秉政一味貪戾驕滑筆冷手辣機深忠臣全錮於邁軸私人遍布於天下徒使巨寇流賊茫然蕩掃惟聖天子焦勞於上百執事浩嘆於旁四海嗷嗷怨歸宰輔臣竊謂必首輔胸中之大敵淨而後塞外之大敵可空首輔心上之流賊除而後域內之流賊可滅此今日世道人心之大機括亦千萬年世道人心之大本原也臣請先辯臣之不說謊問指首輔一二邪謀終祈天聽可乎其一謂撫按奏報在二月夫亦想河臣奏報在正月乎兗府九省通衢距陸不滿千里臣聞最確臣糾最先此臣之不說謊者一其一謂巡方姻亞巡撫座師成德何綠悉知夫諸臣媚子天下咸聞不獨臣也目發憤祖陵之人爲同聲附和之詞是祖陵可無怨恫而臺省須效寒蟬矣此臣之不說謊者二其一謂初一被參十一拿問若似初一初三日期不對從來按院參人不通首輔首輔何於臣獨牢記不爽也前日之阻抑如假今日之攔當何真此臣之不說謊者三其一謂溫儼南還舟行輜欽豈臣閩遊泰山之溫儼冒充首輔之子而坐樓船之溫儼過真首輔之兒耶黃金玉帶銷歸何處父溺愛而不明子貪得而無厭此臣之不說謊者四其一謂弟井冷局遂無私意獨不思暫居部署便嘆冷局則將以久覇綸扉殊快熱腸矣宜乎知止知足之兩無聞而不殆不辱之萬無望也此臣之不說謊者五其一謂光昌與臣絕無半面然則五月十三日之封招將爲何氏之僕（說有月日又有名姓方彼臺說謊所字）而十一月十四日之借券又落何人之手馬應較趙自新之所親見親供者抑何事耶此臣之不說謊者六若夫一二邪謀則又有近事可憑犯官可據者按臣禹好善於十一月廿二日差

承差一員名帖一個元寶一錠呉振纓親收之周盛時親証之矣不先不後恰值審期此謂之邪謀乎不謂之邪謀乎太平繁言一書前後兩部姜逢元修飾之蔡奕琛潤色之矣逐名賢於一旦陷善類于三窟此謂之邪謀乎不謂之邪謀乎其他朋謀甚熾羣奸更繁當從波決東海書盡南山之例固無勞因臣之口誅而筆伐也而乃扯呉振纓同年至厚同官在京地比天南之鄭鄤張壽祺者以爲羣奸朋謀之左券此何異健訟之民告飛蝗之狀固非堂堂宰輔之所爲（佳僻）而自供其說謊則甚明矣究謂臣擁貪酷之實昭神奪之鑒臣終謂九次乞休之俗吏與十層顏甲之台衡品行判

若天淵借臣自況又何其憒憒然而不知量也哉即此時首輔殺
臣於其手首輔之私人殺臣於其心臣終為世道人心博一快論
揀一勝塲懸首桁楊臣實話怡然受之矣寃抑異常字稍踰限伏乞皇
上勅下九卿科道從實勘明施行臣無任戰兢待命之至崇禎八年十二月
奏為孤臣從糾群奸而入牢獄復從牢獄而糾群奸不奏不已不奇快之極只是理直氣壯
死不休懇乞聖明勅部提訊賁本之人以彰勿欺之節事臣初有
天變可畏一疏爾時勝稿寫申者臣宅棠師王允恭也而上京入
告者則書役趙慎孝張常榮楊玉也怔事初三拜疏初九封門府臣王
國賓日率照磨李希樫等壯快千人死守臣宅如衝鋒破敵者然

自二月初九以至四月十四方敢開封就建此當日阻奏媚奸一
種真情曾聞科臣林正亨亦目擊而心傷而道臣湯道衡徐九章若林若湯若徐可謂三光經天
所拊心而切齒者非臣一人一家之私議也今左通政葛寅亮疏
云捏疏弁未到司矣又云另出一計矣照應首輔護庇李恪不遺
餘力復牽五月十三七月初三二疏為証夫亦想疏中所謂通情
弊不宜指者之作何語乎謟言盈耳不堪屢摘即以迴避號簿為
言須將原役趙慎孝等提京面審查其何日具奏何日不收何日
被拿何日送獄方可服人心而質公論未可借不必封進之旨憑
空了事也左都御史唐世濟疏云屛絕交際矣又云火攻下策矣

臣曾會世濟於昌平驛不謂非假裝頭面效王莽之謙恭者似高
體仁一籌然交際絕於南都而金錢迫於兗府王李之書帕萬煥
之貂裘亦惡知有冷眼之成德伺之乎世濟清夜自思不免捫心
長吁德固先聲奪氣寧云火攻下策耶首輔溫體仁且云刻揭供
非德手投送亦非德人且云門戶之外再無相知逐臣之外再無
職業矣如原疏非出德手不妨提德面試以見真才臣讀論語孔
子曰誰能出不繇戶何莫繇斯道也臣讀孟子曰義路也禮門也
惟君子能繇是路出入是門也此或者門戶之所繇昉乎至於體
仁之所云門戶臣比人生長聖天子輦轂之下曾聞逆璫魏忠賢

慣以二字陷人體仁想為傳法之沙門乎又為護法之善神乎臣
又安知體仁之所云門戶者何等也昨聞史𡑍張居又有疏矣奉
有坊刻野史既有明禁暗傳寫本尤長澆風之旨其意蓋為張居
而發難端恐後人書之史冊耳不知此事出於清苑王之瓚高陽
韓國藩之口更有翟化儒之七百蕭譽之二千贓明証確天下皆
知者又不止張居之五千而已也借謂野史可禁寫本必懲則亂
臣賊子將來何所底止顧秉謙之三朝典要當服上刑王應熊之
太平繁言難從末減史𡑍何不出一語相糾而必嘵嘵於孤臣一
紙之公揭也哉群小實繁幽忠無訴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將具奏

書役提來面訊一字涉欺萬死不悔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八年十二月）

奏為奸司借不必封進之旨以府穢奸輔假不必進覽之旨以護（有日如長夜）局三疏沉抑九重難叩五籲聖明早賜臣死籍臣家以力砥世道人心事臣本年二月初三日具有天變可畏一疏已呈御覽臣不敢贅十二月初九日具有觸首輔之私人一疏一投左通政葛寅亮復投首輔溫體仁十二月十三日具有首輔係邪謀之首一疏一投通政司倪思輝復投輔臣錢士升張至發今首輔如虎如狼祕不出口通政（附世界）似醉似夢噤不作聲若是者果為朝廷爭體統乎抑為鄉里徇情面耶臣幽閉圜中不得其解工臣朱延煥偶來臣

監班役有謂王國賓差虎快張豸持勞永嘉私書數通仍挈銀二千兩同南城兵馬韓奎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送寅亮之宅者有謂勞永嘉遺腹吏楊尚文持私稟一通仍挈銀二萬兩同僉憲宋鳴梧范長班十二月十一日夜撞謝陛之門者宜乎詞臣楊士聰確言兗州府缺的為宋之普褚德培一講而成歷城知縣（貴疑杜又疑貢）貴養性火耗加二淄川知縣韓承宣火耗加三俱因勞永嘉之術線拜蔡奕琛為義父而且為之書囑巡方即議行取即議調繁也然則王國賓李格之書帕萬煥之貂裘憲臣唐世濟直視為等閒之物恃首輔有隻手障天之巧亦竟置之不論不議之間耳臣一腔熱血欲

求一片乾淨地而洒之殊不可得矣更可怪者王吉士廷杖下獄史堃高捷私書闖會竟爾寬放中門告贓款者不下百萬刑臣塞盈兩袖臺臣張孫振倪于義草疏欲攻亦不知其何故而中止矣（家兄上之）皇上天聰天明無荒無怠而羣邪但從局而起見不從君父起見必為門戶報仇不為封疆報仇聞宋人趙鼎有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此孤臣之所忍言先臣楊繼盛有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之悲又豈聖明之所忍聽哉今囹圄如市因犯若林（[illegible]）政以賄成盡飽郎官之腹威而命賤誰開司怨之顏火光頻出於白晝鬼號疊見於更深枯骨含冤於地下子孫禁

錮於炎荒黃閣學士殊昧自靖自獻之謨刑部大僚皆知殺人媚人之事單以大擔當委諸聖明（泄泄沓沓本領如此）絕無一點一畫計在國家還以真富貴付之烟亞更有千算千方危及善類近聞按臣禹好善闔家倡逃之後汜水不肯住河內不敢留令兵馬柴可久買東城平江伯宅一所價銀叁千兩此皆力砥世道人心首輔溫體仁之狎客而巡按一清如水之左券也敢因此事而并及之臣罪當誅臣產可籍懇乞皇上納臣法語之言全臣浩然之氣勿令臣再叨不必封進之旨則臣死不瞑目更不敢歸怨於輔臣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八年十二月）

初讀之欲怒再讀之欲泣三四讀之而不禁啞然大哭也大忠大奸昭昭千古賴有此文 颰西

食以駃騠之肉賜以夜光之璧吾于明懷宗是望 又評

辭闕疏 成德

原任山東兖州府滋陽縣知縣陝西右莊浪衛充軍今赦還選補直隸揚州府如皋縣知縣臣成德謹奏為小臣蒙恩逾涯望辭天闕備陳官守家禍始末仰祈聖鑒事臣籍繫順天府昌平州懷柔縣人於輦轂之地差近臣肄業時正當子丑之交璫焰熾興臣閱時刻見詞臣中有作媚璫百韻穢詩以希進用者心竊恨之又讀邸抄見詞臣中有抗天步綦艱一疏以斥權奸者心竊慕之由臣生而誓不與邪儔共伍原不知有偏黨聲援也臣中崇禎辛未科進士始任滋陽洗心自矢比癸酉南場奸偽事案連推官鄭光昌

光昌出疏與臣相商而羅列多賢謀深一網臣微叩之則曰此敝房師丁某意也既曰亦首揆温某意也臣直言甚斥其非光昌遂止而不上僅出一揭相報異時復有宋之普遍洒新餉之事臣申文力阻詞臣楊士聰科臣范淑泰見在班行可質也以前觸怒丁進遂為故輔温體仁眼中之釘以後開隙宋之普又作邪守王國賓刀頭之肉觀臣下獄按臣禹好善於温體仁唐世濟史范宋之普等有皆一時正人之褒勸諸奏章全無愧恥則臣子子孤蹤磨牙切齒于群小之間者非一日矣七疏鳴冤千言不誣此臣身官災之始末也臣被逮比行臣父成文桂率合家僑居順義臣案既

結方逃刑部之羈囚復遺右府之牢鎖一時都人嚇為異事繼臣於八月十五日出監而寇賊攻破頓義臣父已罵賊捐生矣最可痛者臣妹季白為父死臣妾童氏蕭氏為賊死臣妻劉氏又為臣賊追呼死則以按臣禹好善復代巡順天也熱血旁決於異縣雉（鉄石腸淚）經將遍於合家隻手埋先沉冤誰訴此臣家禍之始末也臣七年謫籍萬苦親當荷蒙聖恩出臣戍行授臣原職感極涕零致身莫報謹於十一月十八日焚香叩頭望闕謝恩隨赴如皐新任而官災賊禍茫茫未明如矢攢心死不償責用是備陳始末仰祈聖鑒使為人臣者知殺人媚人志士不為而編氓之中雖有舍生取義

如臣父者是臣區區血忱將為堅晚節而白初心之大端也臣謹差家人邢襄賚奏以聞伏乞聖明省覽施行臣無任激切屏營惕息待命之至

官安家禍備奏君父之前臣道也子道也陳白沙曰五倫首重君臣義一體原同骨肉恩　鹿西

請告兩揭　成德

揭為鴦黨勢不敢攖借題殊為可駭歷數得罪之根以鳴去國之節事　卑職一介腐儒（自贊）素乏媚骨叨選茲土在都門時此中鄉紳即言充中窩棍盛行呼吸風雷制有司如犬馬順之則薦牘可得抗之則禍機立至　職不謂然亦以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自贊）昔人有死不為有司而甘聽刀筆之吹嘘成何人品刀筆而敢為有司之導師作何紀綱不要錢不怕死未嘗不可理也誰知正因不要錢不怕死而反不可為理乎最可恨者充中陋規新官到任日有當儀季有書怕歲有息典　職一掃而空之有犯輙書其罪告之上臺責處

舊八月奉府尊命有異常奇窩一申爾時府尊亦具揭也非獨　職事也奉府尊票有督撫地方一窩此上臺原素訪也亦非　職事也　職審張以化時以化即和盤托出備言府廳二窩始合終分某合某分之故上臺覆任歃血齊盟誓無反覆一簿中有十三人一簿中有四十五人即縣衙書辦亦列其中人人有名件件可問也爾時即欲具申恐忌成投鼠百計含容一味清苦以今日之所推皷者錢粮也家有示門有旗花戶自封當堂開拆萬耳萬目　職無罪也今日之所難加者新餉也一申不已繼之再申吏解不能親為自解一步一淚　職無罪也今日之所伺察者贖鍰也早堂審完次

日發解一人不差一罪不問二十四里所共見職無罪也今日之
所緊急者號件也日有嚴程月有課額房中有吏堂上無人二十
七城所共聞職無罪也惡得無罪罪在不能敬奉衙役屈膝窩訪
耳此十三人四十五人者在京在外伺釁而動惡得而放手于職
也雖然職思之矣衙役之所惡者職之口也而上臺之所好者衙
役之口也職之口能令衙役惡是職不為衙役用矣衙役之口能
令上臺好是衙役能用上臺矣即上臺能以好衙役者以莫須有
之案中職職獨不能以逼真有之案中衙役乎嘻過矣安金藏一
工人也不懼剖心之慘安民一石工也尚泣鐫名之識秦檜不然

而殺岳飛父子莫須有之案果足以服天下哉人之所恐者處分
而一去亦無餘事人之所恐者禍福而一死使成妥法剝職漕屯
兩臺有薦按臺有薦科院有薦職可薦則必不可處職可處而復
可薦也則各臺秉公持正職無先容何緣有此月旦也職正當新
薦之期遽作拂衣之想行藏分際生死關頭可以東告宣聖之靈
北呼泰山之主此不要錢不怕死得罪衙役不能安身之縣官也
在天必曰賢哉滋令爾不去則爾謂清流投之黃河使為濁流悔
無及矣懇祈上臺速賜具題更委廉幹理官將職任內一切錢糧
號件逐款查核稍有纖毫苟且即當白簡之誅職不甘以明目張
膽之人入深情厚貌之網去後別有搜尋職不任受即查核者亦
不任受也明鎗易避暗箭難防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卑職無任隕
哭流涕長太息之至今除具申各上臺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右
具揭　崇禎八年正月十六日
是役也止因爭加新餉起見遂罹中傷借德為贄奉獻一二巨
室諸公一身受累百姓相安從來天下熱腸人皆天下喫虧人
也嗟夫德惟有必去一着而他何望哉公論國之元氣敢以告
之正人君子焉　自記
揭為請告愈切得罪愈重事天下之愛官職者必百計逢迎一味

苟且未有二年之間辭任至九次者天下之貪財貨者必萬念鑽
求千方營討未有新餉之加告減至十餘者天下之昧始終者必
開端澄徹落尾周章未有交薦之初乞身之迫前後竟成兩截者
天下之昏出處者必發奸有據夜行無歇未有龍扁之解杜門之
因言行了不相顧者設使冒旨之張以化可不揭過付之李希楻
可弗斥勤政堂之三千五百金出自府廳之餘入之鄭安仁之手
者可勿講門生吳貞毓夜宿小春之家晝居司理之署爭娼具訴
當時可以殺人而媚人沂州之宋之普嶧縣之褚德培本處錢糧
擅派別城當時不抗文而直訴快手鄧鑽之通關節趙坤之隨指

引吳峒榮之挐銀數千馬應皎之覩窺招稿敢于違天子而剝小民先淫朋而後君父如欺罔行私諸不可枚舉者不交口而罵掩面而蓋痛哭流涕而不自已則我且袖手高坐不遣殺身滅口之禍（理直氣壯）不然而賊歸去來亦何致損我生平墳我陷阱耶矧郭鄧諸奸前後結黟已至五十八人為四十年來不可療之積病當日書帖有言斧鉞之靈將有所歸者有言府縣一體的示姓名者有言須煩方畧勿使漏網者原札具存豈偽託耶抑夢景耶恳欲歸已慾欲歸人替衛人驅異已不遺餘力清夜叩心亦當自愧屈原以忠死伍胥以諫亡岳武穆非謀反也而隕節于秦檜莫須有之三字

楊椒山未失機也而擅殺于嚴嵩張經蹶尾之一言今加（職）以不白之名（職）不任受亦不深辨自有公論在也古之害人諂人者滔滔者天下皆是寧獨（職）一人而為此不平之鳴耶讀揭（崇禎八年二月）發奸除弊不遺餘力想其落筆時一往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

彪西

一氣呵成其文章亦在秦漢之間　又評

革職後三揭

成德

揭為生前顧籍沒之速定擬乞立決之罪哀鳴顩苦惟望法臺力持此議勿令覊囚死不瞑目事德以二載縣令九次乞身不幸而有異嘗奇禍一申督撫地方一審尤不幸而有新餉背旨一書天變可畏一疏支節繁多不敢屢贅即就按臺開揭反噬府官六字辯之德之所開者非揭也疏耳噬者又非府官也政輔耳以縣官而噬政輔詎不咄咄怪事然德竊有聞焉陳少陽諫汪黃之誤國（棒浪一推無論得中與否既令騎虎難六極者胆落）吳仕期陳江陵之奪情即秉鈞邪正懸絕然以布衣而抗兇鋒有視死如歸耳（氣壯山河）況叨兩榜膺七品之職者哉則德之所噬者非怪也

嘗也縣官噬政輔而按臺劾為反噬府官詎不咄咄怪事然德竊有聞焉句龍如淵之於秦檜鄧綰之於王安石龍宗武之於胡櫝崔呈秀之於魏忠賢不妨以一身作乾兒義子之倡行一綱打盡之計在藩臬既以口舌為鳥喙在撫按自以白簡代砒霜況嘉湖（山可拄判不可移）山左線索潛通則劾德之反噬者亦非怪也嘗也獨是藩臬謂滋陽放肆已死不言放肆者何事按臺加德以暴虎馮河不言暴馮者何情真大怪而不可解耳若賊破汜水按臺闔家倡逃所謂臨事而懼山左一差倒應與之梁雲搆金光辰者按臺以交結溫儀（戴笑怒罵皆文章）而擴行之果然好謀而成矣高景逸先生語云移山撼岳之威止

供其禦貨獲全之用而乞墦登壟之賤且冐居驅邪祐佞之官蓋為若輩留一小影耳更可怪者勞求嘉索添搭明存狀簿陛加咸德以無踪之火耗宋玫離城守切齒巡方尚恨張瑶于已贈之京卿時事如茲不堪殫舉德丹心未泯血淚長傾黑沉獄底既短生平之氣稽延追比恐為父母之災此德之所引領望恩死則求速產則求籍不惜性命以謝權奸止就開揭反噬府官六字聊為辯駁者也即奉旨議處諸臺高龍老亦受罰俸一年之責只合問之票擬者似又不必磨牙淬劍于摘發妄冐之官也敢因此事而併及之伏乞老法臺鑒裁施行德不惟死而瞑目全家亦食老法臺

明德於無窮矣哉一睠仰顧畏德次而告二祖列宗在天之靈當〔嘗被奸兇之陷〕為厲鬼以殺賊不與舉朝同婦人之譏枉死于圜中也

揭為巡方餽首輔之私親背旨結奸潛謀傾命事本月初四日午時有吳儉育同寓犯官周盛時偶言前月廿一二間山東巡按禹爺有承差一人執名帖一箇元寶一錠跪送吳老爺商量許久收訖德本時即出一揭盛時惶恐無措口稱吳老爺計較只是死了不若移在老監去住等語德于是不能不髮指冲冠冐死而再一言也夫巡方何官刑部何地禹按臺一清如水此銀從何處得來餽同官者如此則餽僉憲者當若何餽總憲者又當若何餽僉憲

總憲者不知若何餽首輔者又寧知其若何哉聞五月間此中有一巨璫須羨高出潛交總憲總憲色喜餽銀百兩仍密獻一策草太平凡言一書前後二部吳儉育修飾於中羨箴勝潤色於後恭覬先恭奉王春石相公盎與王紹徽之點將錄同一陰着也初猶疑為未必爾而今乃知竟果然矣則是皇上三尺之法交結之律只可加之小吏散曹而堂堂御史勢反有所不敢攖情反有所不敢問耳何以服天下人之心瞑貪酷吏之目哉且不先不後恰當研審之時疑鬼疑神莫測機關之妙嗟夫儉育閉門賦詩修齋誦經所謂殺人之老道非耶若夫平日之慈悲又安在矣將來按臺

回道為第一考成德甃死為第一冤德惟歌風吹枷鎖之章告之椒山先生之靈以冀後來者之論定耳而他何言哉須至揭者

揭為我皇明二百七十年來自胡惟庸族誅而後即萬安劉吉之狐媚嚴嵩沈一貫之奸貪世之攻之者不一人而彼之陷人者亦不一法從未有女僕執揭紙捧批草叫九重之門而問權兇之目者有之自溫體仁之八年秉政始風聞吳儉育明招吳太冲庶嘗嗜唆淩義渠給諫將德老母五次奏牘編制六科不許封進不惟欺皇上而壞祖宗之法者抑亦甚矣何物羈囚神通乃爾是儉育為未入閣之體仁而體仁為未坐監之儉育也忘八相公粉頭御

史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德已買薄棺一口即此日而赴西市獲與
龍逢比干遊生平之願足矣謹揭 崇禎八年十二月
悲壯 鹿西

鄉賢議

成德

國家從祀之典最不輕畀以薛敬軒王陽明二先生之賢且著持論者分更析漏久而始定蚤夔乎難之矣鄉賢雖不能與從祀比崇然列在泮宮是亦賢聖之亞旅而從祀之分茅也德比人於帝鄉差近無敢漫舉鄉賢者而三晉殊不然德非謂三晉名彥如林（請改鄉賢爲鄉貴何如）了無當於鄉賢正以如林名彥孤情獨迥衆喙難調舉者欠真真者莫舉耳以德所目睹安邑吳公養澹蒞任昌平州知州當魏璫隻手障天之時府尹下檄于各邑爲魏璫修祠逼索捐貲助工公抗辭不之許蓋三見逼而三行抗也識者高之惟因官屬乙榜無

人發其幽光爲可歎耳乃若聞喜李公倖萬曆乙未進士有功國本于張差一案挺議不撓奪職罔悔而是公告隕一子伶仃甚有破其巢而取其貲者若非劉令君發奸作主則李公萑萑墮緒靡有孑遺矣而先此有王公宗舜與猗氏何肖山俱嘉靖癸丑進士曾閒分宜作宰欲召致之屹不赴竟得南道其督糧河南高新鄭遺書爲本縣洒糧於通省公毅然爭之及備兵臨清張江陵之姻家枉道索帕千機戶公復毅辭而謝此其侃侃之節有足多者曾誦其古銅酒望諸詩不惜逼真作者而其清秉與致儼然稱古逸民無愧也（是子孫不當且貴之羞）以三公而名不掛鄉賢則鄉賢可知以鄉賢重舉而無

三公之人俎豆點綴其間則三公又可知其德行矣偶與友人與言及斯輙為悼慽謹附書于此以告世之君子如有君子者将不以鄙言為河漢也哉謹議

唐荊川曰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户及無恥生員餔啜之計共相成之絶無足為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賢駁雜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余先人恍服此言每呼不肖而切囑之使見成先生此議其恍服又當何如　彪西

河東行事序　成德

令之君子有精神動于局外而績業眹于局中惠不市而萬民忻令不冗而三軍治課不專而百商孚伊何人哉則楊子無山之於河東也憶楊子觀政長安時德見諸同籍有言玄者有言禪者有言聲若何騰官若何隆者有言陽鰟若何承祿緤若何營者德相遘無多人大都上者類喜同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其次者不出漢祖所稱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二語大旨而已而楊子獨異是靜躬斂色惟數樂道陽明先生云德心異之而遽無以窺也會楊子之河東河東事且亟矣冦張於藩民疲於輿望哺之子選人而食制

(上與次皆是下品余深惡之)

(余欲為先生執鞭)

梃揭竿之禍行在旦晚間耳(秘人必曰非吾地諸内事也)而楊子別務弗遑特然具疏為諸飢氓請命間抽陽明一編反復振諭宣明聖天子威德牧愛士民至意諸士民無不怵怵顧化者蓋腹雖懸而心已槩也繼奉旨得請令緬嚴冬雞鳴則起身詣粥場親嘗之而後遍散之越五閱月而自首至訖若(有恒)一朝朝若一暮暮耳此豈同修秀史之容與民瘼格不相入者哉前此課民種麥營設多方德不識其他而桑泉歷山之間德固睹其合掌謳而屈指頌者矣節歲麥則大熟野希餓莩于遺凉凉尚為皇民者伊誰之功也曾幾何時而豫賊西跳澤潞咸驚晉有君子時在都門識楊子才合跡力請天子任之蓋數邀

密旨焉楊子恪恭有加賊旋遁去楊子甫還而靈陜之交又見告
矣楊子憤然義形於色不以賊遺君父重三晉憂提兵疾渡芟滅
此而後朝食也時賊號五十萬楊子指麾門下守備李棟一鼓摧（鄱陽湖中思田績上有此舉動）
鋒立斬首五十餘而扶傷棄甲者不與焉賊隨南去地免震隣矯
矯奇猷修扞岩疆者伊誰之功也德也懟不能阿私所好為楊子
諂而楊子之功則具耳皆聞具目皆見具心皆服昧者之所不能
奪忌者之所不能匿也而楊子坦坦漠漠如了無可見者然退食
政暇孔思周情則仍此陽明一編而已矣德嘗嘆閭左小夫尊不
念卑卑不念尊上則征下下復征上索之粟則曰無有叩之金則

閉戶而藏之即名為紳要者排門而逼未種之糧鎖項而吸巳枯
之髓雖粟積如條峰金流同湅水惟有恨天旱不酷人窮不盡市（衣冠禽獸）
價不歸債多不遍云爾（似有所激）而楊子楚產也以官則巡塩也救民勦賊
疑非楊子本責而以身代民以官代令錚錚明明不憚不矜德所
謂精神動於外而續業暎於中者正見於此間嘗舉似楊子楊子
則欿然不居曰此陽明先生詔我也德復念之稽自陽明啓教良
知其宗陽明者不少矣而其負陽明者亦復不少楊子救民則曰
陽明勦寇則曰陽明與釋褐時之樂道陽明者隔十二年若合符
節若楊子者雖謂聖天子今日之王守仁可也楊子情同伯起而
不失諸激剛似誠齋而不失諸褊器業宗裹毅而猶格於登庸切
切以陽明為大旨者豈非欲收勳名而靜之於學問與德不肖景
行陽明久矣而茫不識所入今而後庶幾哉於陽明則聞而知之
於無山則見而知之也而楊子許我乎
有用道學有用文章道學文章是二是一　彪西

初春七義叙　成德

（閉手絕不顧涸目末後一點金皆俱以爲題目而異此法惟蘇長公得之）

除夕日猶憶與楊棟園挑燈夜話德不肖抗手言曰孔子斥鄙夫
惡鄉愿而孟子蓋齊人今其人了了絕矣可奈何棟園疑吾言太
峻如不近人情者德不肖開解之曰患得患失辟之室中粟橐中
金把握不放不過認自家物甚分明耳非奪諸人以為己享也今
惟不奪人者可云今日有鄙夫乎棟園唯唯且夫忠信廉潔鄉原
之所冒以為名也辟之淫婺冒節婦謂之不節可謂之不識節則
不可於此有人焉一變而為馮婦不可言矣再變而為河間婦益
不可言矣今誰非馮婦者可云今日有鄉原乎棟園唯唯詩云既

醉以酒既飽以德可知飲食醉飽生人之嘗不必諱也而齊人妻
且妾中庭長泣淚若奔泉辟之德不肖謫居以來僕僕向棟園乞
食自活每值友朋不乞新集則乞舊策自十九以至於今四十三
（愛書而乞與余乞同）
矣何日不乞何時不乞者而亡妻與今妻凡五亡妾與今妾凡三
而屈指相泣者誰氏耶可云今日有齊人乎而齊人妻且妾如嵇
康廣陵散不復再聞如華陀青囊書不復再見矣棟園不覺擊案
大笑以不肖為知言春王正月會諸生某某輩以時作請益者隨
（肯有限大王春秉臣本有[illegible]光丑[illegible][illegible]林方[illegible][illegible]三鵬）
發七題訊之再語之曰生知文之有鄙夫乎與世浮游隨人唱和
不能自豎脊梁者似之生去其鄙而可矣生知文之有鄉愿乎扶
進淳風天懷發中逢陣即用此等排衍者是也生淨其鄉而可矣
生知文之有齊人乎滿腦肥腸不顧題位之安土羹塵飯不論書
理之合一盲引衆盲相驅入火坑者非耶生洗其齊而可矣若夫
正直忠厚之中時帶痛哭流涕之韻此文中生氣辣氣新鮮氣新
鮮氣即丈夫氣也生勿以憐於齊婦也而嫌之即程伯淳之定性
書文宋瑞之正氣歌不出此矣諸生復唯唯遂引除夕閒談而漫
題於其首

做人作文持身涉世一以貫之　彪西

讀邸報說　成德

邸報者何。天子以其事播於群工。群工以其事達於天子。文武之黜陟。中外之安危。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於是乎在。是可讀矣。故（血性二字先生自贊）天下血性人。敬之念之。繼之以嘆息痛恨。感憤流涕。非有他也。乃忠臣義士一飯不忘君父之心。若其擲之於不讀。讀之而不動。則必無血性者也。人之言曰。邸報為今人設耳。古人則否。為有官設耳。罷官則否。此又不然。憶予瞻之論劉曹也。曰。三尺童子。當塲觀戲。睹劉勝曹則喜。睹曹勝劉則悲。此最善諭。悲喜者。於劉曹何與焉。周孩提生來之忠義也。而謂曾食人之食。衣人之衣者。寘然付

之罔覺乎。我瞻古人。得其一二軼事。可供尚論者。孫樵之讀開元雜報也。有所激而為之。不必真也。丁謂用而寇準逐矣。張乖崖公詠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抵案痛哭者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指復罵詈又久之。此又非古人讀邸報之確證乎。世猶曰此在官者耳。韓侂胄當國專僭。楊誠齋公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公痛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爾時臥家已十五年矣。夫準自逐也。兵

自用也。皆朝廷事耳。何涉於二公。而激烈乃爾哉。此吾所謂有血性者也。一飯不忘君也。繇此觀之。二公之心。與張綱之埋輪。朱雲之請劍。顏平原之罵齒穿齦。張睢陽之握拳透爪。何以異耶。今之人。品行操持。萬不及古人。乃於邸報而亦不能分古人罵詈之一言。灑慟哭之一淚。（更可憂）是又可憐而可懼者矣。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吾於讀邸報而不勝三復於其語也。作讀邸報說。

開卷有益。觸目警心。凡書類然。又不獨邸報為然矣。先生之啓發後人不淺。鄭履淳論淡泉先生曰。士名博古有矣。通今則未也。惟吾翁之學能兼之。讀邸報說。應與今言一書並傳。彪西

自識藏書錄後　成德

德生也陋居恒無他好惟嗜書困於庠勞於宦錮於獄流離否鬱於謫無一日忘此君者肄業時頗有積然時藝居其半弋獲則散之作令時大有積然奸人以數萬金相坐恐以空槖招實禁上爲吳季英所呵故棄之既得友人王生洲之力貸貲返諸親舍德聞焉作數日喜也比謫時則積之亦大艱矣孑孑一身形影自問屈指七年之中初豈知有身家即書是身家而已又何念有性命惟書爲性命而已德最不才頗知世間有廉恥事至於書多方求假一似了無廉恥者近痛受無山子書不必多購購不能盡讀讀不

讀一句行一句受一用不盡

見有眞寔受用之譏幾於以怒詈代鉗錘矣而德殊不悔也今荷諸大君子煎拂之誼行脫成籍而望帝鄉計與此君相別何時覿顏何時觸手故班班而序次之使異日有攷焉既次之而復刺之者欲人人鑒德之陋造次於書顚沛於書其苦心如此爾　崇禎十五年

惜不知先生所積何書耳如孝經、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二程全書、擊壤集、平仲遺書、讀書全錄等固不可一時去手者其次則有綱目、續綱目、性理大全等又其次則有漢魏叢書等雖要遍觀博覽當以五經四書爲折衷可也余輯廣理學備考逢人借訪癡似元凱讀無廉恥之言不禁相視而笑　彪西

敍旋自誓文　成德

聖天子終不以臣德爲不肖允詹沇二臺諫之疏請兼受十二君子極意噓植俾德竟得越出謫籍登堂見母入閭見人凡我鄰里鄉黨有不欣欣然喜色相告者豈情也哉雖然有慮於此猶憶德之荷戈而西也宋蔡翁追送於杜氏之梨園臨岐行交拜禮且舉酒三祝之曰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爾時德遜謝不敢當曰予方何人德可漫相比況而生還之言不可謂不驗也雖驗而蔡翁已不及見矣又憶德在里在官眼底心頭絕不知有勢字縣小役繁事有不平念我鄉人不啻如吾兄吾弟吾心腹面目

未審何曰開罪於杜紹魁父子造意加功千端百緒此自金多氣豪所致良不爲怪然爲善而不蒙爲善之報德用灰心隕涕矣尤可愾者夫鹿遊於宅山妻雉經於讒口儀以爲號渠以爲笑昔人牽對詩句有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德三復其音而媿無以見我鄉里鄉黨也自今之後具疏乞身志在遐遯云爾

顧當道君子彼鄧南塞石劉呂伯與桐茂何亦石劉于吏部堂

萬一服官若上負於君下負於民飽妻孥而羞冠帶者有如此日出玷於邦入玷於鄉營生產而甘清議者有如此日聽人請託滙人指授紛竿牘而殉貨利者有如此日當止而牽當足而撤捐大節而從小緣者有如此日有債不還有盟不踐謟貴夜而驕大廷

者有如此日護僕如虎護傭如豺飛呈揭而戕桑梓者有如此日
漢儒張裔言之矣○人自敬丞相長史耳○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
死○每咀其語○輙為痛哭○繼此德將以經籍為鄰○山水為里○以文章
為鄉○聖賢為黨○惕惕於君嗣疲倦之談○偲偲於蔡公生還之旨○追
將來而補已往○則庶乎其稍有全於晚節也○小宛之末章曰○温温
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當為吾家早戒之○敬哉○故誓
凡我有官君子○讀六箇有如此日而不動心者○其人必非人也○
彪西

書忠愍集抄後　成德

予辛酉秋○闈獲鳴鳳記○於燕市○喜把玩不去手○壬戌冬○得狂病○幾
死○口呼公朝寀詩不絶○予母怪而搜之○書室見而急藏焉○病愈復
夢此記○(吉夢)厥明再得○黙送之友人張開之○壬申○予之任○狂儒鄭恂黙
有演公上疏事送予者○先君不勝大恨○幾罷席○蓋深惡為不祥之
兆○(吉兆)云予被禍○如鄒陽鳴不平○奸人尚指公名斥予○誕西行○至容舍
覲公自述年譜○然散亂不可攬○遂次定興○夜夢拜神宇○次日晚○保
定西關○有坊屹然者○詢之土人○則公祠堂在焉○吁、亦異矣○退輙自
嘆○以未讀公之全集為歉○日者索之何大椿君○卒業○因感公之
往事○而廢書出涕也○公當日抗奏誅賊○千秋泣烈○刑郎史君朝賓○
侃侃平反○固釋之有功之流○然猶○云○當局○也○若王君世貞○款款於
生前○王君遴○惓惓於没後○風槩挺然○不負死友○令人有三代人物
想○然○猶○云○同○籍○也○若訓蘗張觀海○獄吏孫東渠○平生所未晤者○乃
爾殷殷有加○其所云通問不絶○主張公議○扶持善類○逈出尋常○則
又見於公之自叙與贈詩○嗚呼○其可○尚○已○其視王學益趙文華胡
植鄢懋卿輩○殺人媚人○狗竇氷山○屈膝義父○公所不屑為奴者○今
安在耶○公籍保定之容城○其疏口口中璫○然中璫非忌也○竊指公
(愈千口誦○詩○書○身○被○衣○冠○者○)
三木而嘆曰○柰何不以嚴嵩而戮楊公○也○噫、中璫而出此言耶○無

以處夫媚中璫者也乎憶于丑之交列華轂者大半與中璫為偶使其間有如公者則亦大洪次見之續耳即秘救定婚如二王君蓼洲孔時之禍且旋踵矣李空同有言正德之人才不如弘治弘治之人才不如成化予偕補之曰天啓之保定不如嘉靖之保定也而嘉靖之中璫大非天啓之中璫者哉繼此者又不知作何慨矣敢長太息而書於其後

合先生生平觀之其人不讓椒山其文不讓椒山 彪西

成赤公先生傳

王恭先

成德字元修、號赤公、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滋陽知縣、德為姚宮詹希孟所取士又善文閣學震孟首揆溫體仁素嫉文姚因不快德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流賊犯鳳陽焚皇陵享殿河按金光宸總河劉榮嗣俱有急奏上疑淮撫報不至淮撫者楚人楊一鵬病且眊閣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常優假之引疾不許而巡按吳振纓者體仁之同里姻家也越三日疏始聞德乃發憤上書有天變可畏祖陵可涕直指奸輔誤國之罪並陳中外交結之端仰祈聖鑒一疏畧謂奸輔之私人遍天下故盜賊亦遍

天下災異復遍天下自乙丑有結逆璫者天報之以王恭廠之雷甲戌有翻逆案者天應之以盔甲廠之火靜聽數月無有動杞人之憂而墮賈生之淚者而鳳陽之祖陵隨見告矣臣不覺泣下沾衣曰此巡鳳陽者何輔臣之姻婭（瑣瑣姻婭及）此撫鳳陽者何輔臣之座師溫體仁王應熊尚敢漫天說謊以欺我皇上耶疏入體仁深恨時兖守王國賓以派餉蜀邑有所私德與之力爭守亦恨焉會巡按御史禹好善（好胆）守之同鄉又溫之私人遂承風誣劾得旨逮問德益抗疏力詆體仁廷杖三十下獄坐贓謫戍陝西莊浪衛德之戍陝西也過樊橋驛（一竟寵辱心不驚）訪故友荊爾植中悲道舊盤桓數日而行明年丁

丑正月自戊回欲僑居臨晉爾植為館於所親楊應昌家楊故豪
（楊公之名所交公並世）
俠聞德名禮益恭妻子奔走供設如司馬德操之降龐德公家又
命其子侄宏度執贄受業卒為高足弟子德在臨晉著書講學倡
（道學家每有此舉動）
明忠孝廉節一時人士遊其門者比于元禮之登龍焉閱七年遇
赦還起補如皐縣令未任即途拜兵部武庫司主事尋陞武庫司
郎中德見年來封疆多變人皆隱忍苟活感憤于中有養節義明
廉恥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伏節死義之士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
在朝廷之上有以養之而已又曰今者廉恥道喪由于賞罰不明
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知愧也言甚

激切上為之動容閹賊犯闕貽書宮諭馬世奇曰老母舍妹俱在
此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
（由衷之言）
變起倉卒無以自明故復以此相商也及聞懷宗晏駕往東華門
外茶棚下號慟觸堦幾死歸寓自盡母張氏及一妹一妾皆縊死
南京贈大理寺卿諡忠毅母張氏贈淑人
王恭先曰臣子之于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
若德之直節正氣而受杖荷戈身垂死而家喪亡又乃得補郎署
國家之于德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
計甫草每為余言六經而後文章之可傳者莫如龍門一書然
其可傳處都無他奇特只一潔字而止余謂惟潔則真惟真則
傳讀此傳想見至真至潔真種子 彪西
文潔人更潔文真人更真 又評
先生原籍山西霍州因父文桂贅懷柔張氏遂姓張中進士仍
復姓成甲申盡節 本朝諡忠毅勅霍州建祠附記

與石瑆園論樂府書　王恭先

求教樂府諸作歷下所謂胡寬之營新豐善用其擬者也僕向亦涉獵請因而妄測之以為樂府有就題起義者有借題發意者有因時事創新題者雉子班雞鳴高樹顛古人但以標題而下皆述別事亦如葛覃卷耳只取一二字以命篇此就題起義也魏武帝之薤露蒿里陌上桑但用古題而不取其事此借題發意也老杜之哀江頭悲青坂此因時事創新題也三者各有所至其極也亦各有所失雉子班之但詠雉雞鳴高樹顛之但詠雞此就題起義之失也擬薤露而曰天地曰惟漢行擬長歌苦寒而曰鰕䱇曰吁嗟支離散漫無所適歸此借題發意之失也公論李西崖擬古樂府因八命題緣事立義內取達意外求合律庶幾一代作者王元美謂其太涉議論一史斷耳此因事創題之失也有此三失遂有三難故僕於斯道留心有日而卒不敢一效贋誠由才識謭劣亦緣耳目孤陋無有發其志氣而導之向往者平昔惟李子景南諱世德昭晉人甲俊進士雅稱同調乃隱顯隔殊幾二十年離羣之歎兩地如一幸遇先生大善知識每一著述不惜傾心相示啟我茅塞元微之云樂天知吾者不可不使知僕不敢當然先生清問過徵之遠矣草草借復暇日當容載酒請教

內取達意外求合律此西崖樂府自序語也申生而下尊經而上與此兩言相合者八九宜乎袾宏取其有裨世道淑人心也弇州譏其為史斷此言適足為西崖見長耳詩中有史其尖也小西崖可作又當以孝伯此書為忠告矣處西

元郭茂倩輯錄樂府詩序樂府教樂之官於殷曰瞽宗周因殷又有大司樂之屬至漢乃有樂府名茂倩所輯有歌曲等辭以其始漢故題曰樂府附記

與王化六秀才論忠義眞經之謬書　王恭先

承示漢壽亭侯忠義經十八章且欲第一一訓詁弟則何敢然請觀此書乃好事者假託以成非侯筆也觀第一述志章已不能掩其僞矣如所云華容釋曹灞陵挑袍秉燭達旦諸欵皆陳壽三國志所不載獨通俗演義有之耳通俗演義者錢唐羅貫中撰貫中宋末元初人嘗編造小說數十種水滸傳尤其最得意之筆敘宋江三十六人（朱子所云文字妖中之妖正指此等）姦盜脫騙機械甚詳其撰三國志通俗演義亦正是此一副手段其中以無爲有移李作張縱其筆底舌端儼如耳聞目見一時文人才士院本彈詞競相傳誦如關漢卿之單刀會尚

仲文之秉燭旦斯其選已至於今婦人女子兒童走卒逢場看戲見單刀會莫不壯侯之勇見秉燭旦莫不歎侯之節究其實皆不然我輩讀書取信經史二者而已三國志正史也覔米千斛即當時是非不免失實顧欲取薄夫浪子之曲說負鼓盲翁之斗唱敢于畔史而况乃擬經則亦婦人女子兒童走卒之見而已楊褒穀重以楚王之命爲弁其端亦未深攷耳其言陳氏演俗似近鄙褻（是眼有時隊職正不必諱）不知演俗爲羅氏也又謂學士孫奭編述鄙意尤不然奭爲宋大儒大中祥符初天書降承天門宰相王旦以下皆稱賀獨奭謂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其識見可謂高出千古世斷無不信天書而

顧信通俗演義者且演義起於元奭安得預知而編述之其他十七章旁引錯雜非拾道家之緒言則勦釋氏之餘唾雜以陰陽星占鬼神禍福以之（節取）醒世儆愚未爲不可援以侯之讀春秋申大義名正言順皎日青天尚隔一層而謂出自侯製是不待智者而決其僞也謹摘其謬誤條列如左大槩以史傳破演俗之失如曰侮聖人之言則吾何敢

認理眞故出言確讀書博故其引斷有據天祿石渠間不可無此一種手筆（彪西）

蟹鮓　王恭先

錢牧齋勸酒詞、酒海花枝夢斷、餘腊魚枯削恐難、如冷淘淨肉家甞飯、不用門生議蟹鮓。按酉陽雜俎、何胥修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鮓之就腊、驟于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綫甚怖甚）、仁人用心、深懷惻怛。字書鮓與鱔同、觀驟于屈伸可見、今以協魚韻、則直以鮓為䱹、作子余切矣、不能不為牧齋歎、智者之一失耳。

唐詩鼓吹

世傳鼓吹為元遺山選、或謂遺山集中並無一言及此、故牧齋續埀棘編王集六卷序文亦以為疑、直以遺山稱詩主于高華激昂、與鼓吹所選符合、遂以意逆為遺山篋中物耳、非實有所據也。予觀金源河汾諸老詩集、載曹兑齋讀唐詩鼓吹一首云、傑句雄篇萃若林、細看一一盡精深、不經詩老遺山手、誰解披沙揀得金。兑齋名之謙、雲中應人、與遺山同為省椽、日以詩文相唱和者、同時房祺序文可據、則鼓吹信出遺山之手無疑也。牧齋雅嗜金元人詩、此詩亦偶不及記憶耳。楊升庵謂鼓吹皆晚唐之最下者、非遺山所選、是並未讀遺山集、其見又出牧齋下矣（博學之難也、升菴猶有未讀書、何況其他）。

兩郝天挺

元遺山幼從學于陵川郝天挺晉卿、予初疑註鼓吹者此人、以弟子選詩而師為註解、世無是事、及考金隱逸傳、則晉卿以布衣終、而元史中書左丞郝天挺出于朶魯別族、以勳臣子受業于遺山、本傳載其註鼓吹十卷、是當遺山之世有兩郝天挺也、第一為遺山先生、一為遺山弟子、亦足異耳。

由博歸約、是朱子入門真訣、今之貌為道學者、襲幾句周程張朱語、剽兩段薛胡王陳話、問經典不知、問子史不知、而曰玩物喪志、我不為也。嗚呼、不醉反耻、殆謂是與。謹録孝伯蟹鮓數條、聊以云醒焉耳。孝伯具此才學、應有說約工夫、故敢以朱子之說進（彪西）

如正統之兩張韓、景泰之兩宋傑、天順之兩趙榮、成化之兩李文、弘治之兩韓文、嘉靖之兩吳山、隆慶之兩陳瓚、俱同時大臣、論世者不可不知、（附記）

跋嘉興高氏家傳

王恭先

晉人王恭先曰余讀嘉興高氏家傳慨然於遜國諸臣自伏節死事外（意在言外）其匿名晦迹絕域深山鳥拜杜宇之魄食甘首陽之薇如太常高文忠公者其志亦可哀已八傳至屯田主期公又以監督藩邸為雷震寢殿被冤以沒悲夫太常全身遠害其幸而不死者將遂不得與方練諸人終邀議卹屯田李代桃僵其不幸而冤死者又將使一腔熱血終化碧燐斯忠臣義士所為仰天太息思以自解而後之哀郢吊湘者至感歎欷歔而不能已已也虞部寓公先生草索上書白父冤闡祖幽值鼎革之際奉母村居抱節以終讀其病中述志詩曰變境天同夢遺民史闕文此與金川失守遯跡鴈蕩者與世同揆耶微令子念祖而虞部之孤忠其湮沒又可勝道哉

用一代手筆作一人家傳恍如獅子捉兎不惜全力可謂高大于題（彪西）

忠烈姚公傳（節數字）

張潤民

忠烈姚公者河間府二尹因殉難贈山東按察司副使也諱汝明字璧星山西夏縣人天啓辛酉舉人性至孝溫凊定省得親歡心父母有疾終宵侍側百里求藥沒盡禮盡哀守墓號泣服闋後遇生忌節令必焚香祭奠哭泣如初喪少受業于珍吾王先生其學不專事記誦必以躬行實踐為要爲諸生時有人盜其樹者懈而自盡其子視為奇貨誣告竟褫公巾公登賢書後其子貧公不惟弗讐而且賑卹之其待人寬厚類如此時奇荒人相食斗米千錢公曰吾亦知此數十萬之粟可易金数萬但人命至重富無盡期彼積財者不過欲貽子孫以長享富貴也倘子孫不賢財適足以為禍耳爰是盡所有之粟大為施賑寒者予衣饑者予粥徒跣者予襪有疾者予藥死者予棺（余小子竟與之同）施義塚地四所以瘞枯骨秦晉豫間望公就食者日不下數千人擔載扭負相望於道即鄰邑紳衿有望濟者咸遂厥願本縣庠生貧乏者粟麥各予數石邑侯袁公葵文章政事有漢循吏風素不媚權貴落落難合獨與公有伯牙子期之契當是時流冦初自西來侵犯城邑焚屋殺掠邑侯袁公設奇制勝為戰守之策具備而獨難餉公助豆米五百石為城守資居民得以無恙鹺使楊公繩武撫軍戴公君恩巡按陳公純德交

章入告奉旨旌曰誼足千古及蒞任蠡縣之後猶慇慇命予廣糴
遝粟一千三百石與邑侯楊公雲楊以為煮粥之資活人甚多且
歸功於邑侯而已不任德其治蠡也寬以撫民嚴以御吏苞苴不
行羨餘不取一切繁費俱取給於家止飲蠡水而已斯時也寇盜
蜂起有渠魁自號勦富王聚黨橫行各府邑莫能治公先招安其
黨姚思孝等四百人因使入賊中誘勦富王夾入蠡城擒而殺之（才胆双全）
除一方大蠹搗賊穴獲金七千兩公不染指盡數算蠡民正稅當
戎馬交馳之際而公時時為民講六諭與教化民遂息訟幾至刑（似迂實急是道學寔勳）
措蠡民有青天之謠同城道錢公天錫奇之曰至誠動物吾於此

見之陞河間府同知時我清兵將近河間或勸曰蠡已遭屠掠滿
目蒿藜敵來必不犯河間故富饒恐將不免公遂巡遲行可脫於
難公慨然曰既受天子命為河間同知則河間之城池百姓皆我
責也豈可見危苟免耶遂兼程至任至即登城巡視與知府顏公
胤紹晝守禦策身立矢石之衝與民矢死固守越二日攻愈熾公
守城愈堅三日城破執公於城上被執不屈抗節剖胸而死妾任
氏在署投井死僕劉成祿等三人盡死蠡民聞公難群趨河間城
下求公屍於積屍中見公屍刀痕遍體遂痛哭歸櫬舁棺者數百（週志戴并畫狂　次同叔保）
人直送至公家嗟嗟非平日深得民心詎有已去之官而前任之

民猶如喪私親千里扶柩者乎直隸巡撫楊公進泫然流涕曰姚
公死得其所矣遂與兵科給事曹公良直題請恩卹旨贈山東按
察司副使諭祭一壇戶部左侍郎張公宸極有傳旹崇禎甲申春
月也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姚公之死可無憾矣

姚公居鄉能救荒當官能擒賊可謂真正道學張公敘事不涉
駕修詞不粉飾可謂老實文章彪西

學斆齋先生傳 節數字

張潤民

學斆齋先生者、山西平陽府夏縣人、諱濟民、號臨溪、潤民仲兄也、
長潤民十五歲、生平好學斆齋、鄉人咸以學斆齋先生稱之、幼家
貧未能讀書、每趨庭聆先大夫訓、輙解悟、立志期以徃哲自處、方（擇之天性肯自任）
潤民髫齡時、仲兄借先孟兄竭力躬耕養親、不至甚餒、潤民得以
讀書、甲申、先孟兄罹疾不起、歎曰、余志欲供季弟下帷攻苦、今天
奪吾算、不獲如願、命也、仲兄泣曰、大兄毋以此為憂、弟在勉成兄
志、先大夫力學二十餘稔、未獲大展所蘊、以軍績授京營把總職（傳仲兄善出孟兄並家大人善用史筆）
銜、未任歸、回教子為務、嘗謂仲兄曰、我教潤民讀書、非止如世人（此等庭訓迥異世俗）

博一第而已、實期上紹前喆、下潤生民、為天下蒼生造福、名曰潤
民、欲其顧名思義也、耘耔之餘、即講說諄諄、隆冬盛暑罔間、家甚
窶、每逢日中市集、農器不敢置、惟以購書易紙筆為急、仲兄即體（處處懸著先志）
先大夫志、鬻衣購書千里、負油俾弟每宵篝燈不輟、先是先大夫
親教讀書、未有塾師、自先孟兄没、先大夫躬耕南畝、不暇專課潤（傷哉貧也）
民誦讀、仲兄商於先大夫曰、潤民讀書事重、宜延師以教、或誚曰、
窮若此、亦妄志讀書、無過愚耶、仲兄志彌堅、亟為備贄謁師、俾潤
民北面焉、嗣是雖農務倥偬、毫不肯分弟讀書功、偶仲兄指為刃
傷、血湧如泉、時田當灌溉、潤民欲以身代、仲兄曰、爾方冲齡、一刻

千金、余寧力疾東作、不忍令汝荒廢學業、有違父志也、壬辰、潤民（點睛）
采芹、仲兄傾嫂粧奩為庠師束脩焉、癸巳、先慈李宜人見背、前緩
塾師、庠師謝儀、貧已徹骨、至是又遭大故、度日維艱、勢將廢業、仲（傷哉貧也）
兄曰、貧者士之常、甚勿以貧故墜青雲志、丁酉庚子癸卯、秫闈屢
北、仲兄供給之志彌堅、猶依然泣對先孟兄時心也、丙午、潤民魁
鄉薦、丁未捷南宫、先大夫欣然歸功仲兄、曰此悉汝平日志爾成
效、友于殫心、供弟讀書所致、仲兄抑然曰、此祖宗積德、父母教誨
所致、兒何功焉、誡潤民曰、人自筮仕之後、類多貪婪、不過為子孫
計耳、不知多貪造物之財、造物必怒、殃及子孫、甚可畏也、況名利（惡有不須聞不欺聞不忍聞者）

數難兼致、今天既付吾弟以虛名、已屬非分、若更欲求富、恐獲罪
鬼神、禍不可測、衣止蔽體、食止充腸足矣、何妄求哉、如欲為子孫
計、但教以讀書為善、學斆齋便為傳家秘寶、又曰、人惟不肯學斆
齋、故相爭奪、仇怨無已、惟學斆齋、天下無難了之事、天下無難處
之人、學斆齋三字、是銷災免禍靈符、亦是身心受用妙訣、又曰、凡
人一生、皆是命、命應富貴、雖守拙不貪、亦仍富貴、命應貧賤、雖奔
競巧圖、亦仍貧賤、知其有命、只盡其在已、聽命於天、又曰、與人相（竟是理學名公傳世語）
處、讓他一步、若太狠刻、招怨致盜、不惟財物一空、且傷性命、蓋財（數言可為看財奴救命丹）
能生人、亦能殺人、只在重義輕財、善用之耳、其心以不貪為主、故

其言皆甘澹泊安義命類如此甲寅截取暨考中翰二擻兼下時小醜猖獗洶洶人情有風鶴之恐或教以坐觀時變兄決計曰既釋褐登第便如處女以身許字雖未歸已屬壻家婦矣利害死生再計不得萬一即有不幸寧死無二為擀續姻景親已許允尚未納采或曰此女夙癱不如勿納采仲兄叱曰是亦命也前樊氏合巹時何嘗有恙今月老已有約斷勿狐疑雖癈疾何傷遂欣然納采迄于歸方知人言之謬其臨事見理明透惟斷以義不參以私類如此嘗立志欲學古人謂古人可學而至今人輙謂處今之世古人如何學得為此言者最害人心古今人分處今在立心行已

續垂棘編三集六卷

與世運何與嘗指上蒼曰此公無急性有記性最不可欺於人善惡乘除總算一絲不爽雖幽居獨處當時存臨汝對越之心訓子孫以讀書立志貴堅曰受得窮不怕餓死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能為方是大丈夫俗唱藍關謂湘子修仙余以為此讀書力學寓言也訓子女以儉朴為務曰夫人貴賤不在衣裾飲食之間如止以服食為美彼妓女服飾華麗何為見人稽首關帝白衣大士澹粧素服胡為人人欽禮盡人品德行關係最重不可貪富貴而喪名節不可因饑寒而忘廉恥又曰珠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愚婦傾家易之故明庚辰辛巳母食子夫鬻妻皆緣平日奢侈以至（洞見理數循環豈細小）

（儒然變見者耶）此爾等以戴珠為榮我視如汗髮蟣蝨爾等以五穀為賤我視為救命仙丹嘗服膺中庸至誠之訓曰無論昆弟妯娌戚友僚屬惟當以至誠相感不辭勞不占利久當自孚只看孺子無知吾以真心撫愛伊自相親況大人乎其言不能悉紀大抵不隨時趨不喜後雍真誠切實類如此人有忿爭難平者造廬來質惟和氣巽言以是非情理反覆開諭令其彼此各相忍讓至有爭財兩不相輸者竟傾己囊付之不欲異日復償也癸亥乙丑間闔邑士庶暨邑（因嘗屢食同溺鑿井異見井與食無異）侯庠師僉欲舉鄉飲耆賓仲兄再四固辭至丙寅孟冬邑侯致啓庠師禮賓造廬敦請以先大典闔郡歡騰觀者如堵咸謂斯人方（方稱二字）

續垂棘編三集六卷

稱斯舉邑侯碣於門曰篤天遺逸（是亦秋定哀時微詞也）而吾兄若谷之懷謙抑彌下勤勵愈篤欲然澹然惟以知足知止畢牧退步為懷毫不敢萌自恃驕人之心也至於篤友于愛猶子更有非今世恒情所可及者其事難以抜舉但好學喫虧是吾兄天性美德洵可作子姪模範民恐榫擀栝（作者注意在此）不知老人懿行反以學喫虧為愚拙而不之傚也姑述之為傳云

筮仕一段釋褐一段丙辰辛巳一段欲摘取以補吾理學備考一書之所不逮旋即吟一書效斋所著也非念父母即憶兄長予一讀一拜心焉識服既錄書大畧于拙選晉詩二集中今讀此傳益想難兄難弟當代僅見俗眼或有避親之嫌者請讀蘇兆洛顧涇陽諸理學名公全集便知此傳必不可少彪西

續垂棘編第三集目次

續垂棘編三集七卷

洪洞范鄗鼎彙選

受業絳州閻璀 靈石王涵初 參閱

追冒濫疏 韓文

為追冒濫以正國法事臣惟異端之害而佛老為尤甚洪範之政而食貨所當先是以古昔帝王於佛老之徒必深惡而痛絕之惟恐其蠹吾財妨吾治也如往年繼曉鄧常恩輩假以方術為名惑亂聖聰虛耗國資我孝宗皇帝即位之初洞察其姦明正典刑財產沒官以故姦回懾伏邪佞斂跡日者妖道陳應循番僧那卜堅參等本以市井小人左道進用夤緣名號冒濫錫賞託建齋醮規

取官錢數年以來不可勝計仰惟皇上德並乾剛明同離照遵先帝之成憲新繼體之宏規將真人高士大國師國師等職事封號既已查革印誥玉帶又復追奪嚴出入之禁峻引誘之法即今朝野歡呼軍民慶幸皆以為堯舜文武之聖復見於今日矣臣竊謂朝廷之名器固所當慎而庫藏之金帛亦所當惜今革奪之典雖行而給沒之命未下使彼優游飽煖之域逍遙輦轂之下揆法論情似不可貸況前項內帑之珍蓄皆閭閻小民之脂膏必須嚴加追治庶幾痛快人心臣職司邦計庫藏之事亦當與知如蒙乞勅都察院將陳應循那卜堅參等捉拏到官會同司禮監吊查內府金銀出入簿籍但係節年賞賜過一應金銀財帛等物俱各照數追出仍進內承運庫收貯以備緩急支用并將各犯係道流者俱發回原籍還俗為民係番僧者俱遞回原寺來遠閑住以後再不許夤緣來京希求進用如此則國法正而妖邪不得以倖進資典公而帑藏不至於虛耗矣緣係追冒濫以正國法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正氣干青霄而直上赤心耀紅日以飛騰昌黎家風庶幾不墜 彪西

先生立朝大節夫人而知之矣余小子幸同桑梓日切景仰每

欲錄其軼事彙為一書惜文獻不足考稽無由丁卯春訪得先生全集四卷前朝邑令關中喬公諱因羽所編大抵勅諭誌記居半先生著作尚屬寥寥謹錄若干增光拙選嗣容展墓謁祠謀與同志再圖表章 又識

除群姦保聖躬疏忠定集中第一篇文章既見余重訂垂棘中惜當時未載聖旨恐後人不知其行與否今謹附錄于此正德元年十一月某日奉聖旨卿等所言皆是愛國愛君之意馬永成等朕自處置但凡一應事盡皆停止 又識

鹽法疏　韓文

(開提之極元老日助)

國家之務莫重於邊餉飛輓之利莫良於鹽法故我太祖高皇帝立為禁條至嚴且備以是先遇邊方有警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邊方得緊急之濟效速而大未有過於此者也但近年以來法久弊生世殊時異冒濫阻壞廢弛殆盡開中雖多實用全無荷蒙皇上重慮邊陲弗靖蓄積少充特召臣文恭承聖諭欲通鹽法先求弊端綸音一布朝野懽騰豈但軍民受福而已哉臣等職司邦計何勝慶幸敢不驅策駑鈍仰副聖情萬一謹將祖宗舊制事宜及今日各項弊端逐一條具開款上陳伏

望皇上少垂睿覽早賜施行上復祖宗之成憲下革今日之宿弊行之數年若商賈仍前不通軍餉照舊告乏臣等甘受妄言責臣等待罪民部日夜憂惶區區犬馬之誠無任惓惓為國之至

一革開中引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鹽課遇有邊方緊急聲息粮草缺乏方許招商開中若權勢之人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者犯人問罪鹽貨沒官以是法度嚴明人心儆畏近年以來勢豪之家往往主令家人詭名報中及至赴官上納則減削價值下塲關支則不等挨次貨賣則夾帶私鹽經過則不服盤詰虛張聲勢莫敢誰何以致貧本微細者斂迹退避不敢管運著實濟邊者坐困歲月不得關支及訪得各邊巡撫都御史本部管粮郎中遇有開中著實用心者固多任情忽略者亦有且如外賊出沒軍馬屯聚去處正當多積糧草以備支用却乃不行坐撥一遇緊急束手莫措其不係要害所在或附近腹裏地方糧料草束反至有餘以致年久浥爛不堪支用甚至買窩賣窩而任其規利折銀折布而本色不收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通行禁約今後如有前項豪強之輩冒禁中納事發到官者不分內外文武之家俱查照律例施行其各該巡撫并本部管粮官今後如遇開中務要公同計議照依地方遠近定立斗頭先儘緊關要害及軍馬屯

聚去處粮料草束加倍存積務勾主客兵馬數年支用斯為得策其餘不係緊要所在酌量緩急報納以防不虞若是遇有開中再收輕齎不收本色及縱容賣窩買窩等項聽本部指實叅究如此則邊鄙充實而軍餉不至缺乏矣

一革興販私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販必引祖制權是告者大誥)巡禁私鹽每年差委御史一員專一禁革姦弊疏通鹽法而又行文各該守禦官司及有司巡檢司於該管地方并附場緊關去處常川嚴加緝捕立法至嚴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各處軍民人等為因艱難缺食不能聊生濱海人家及有硝鹻去處私煎小鹽隨處貨賣以致官鹽阻滯不得通

行又有等權豪之徒專買灶丁私盐假充官盐發賣經過關津去處其守禦巡司等官畏其勢重不敢擅自阻當任從到處貨賣商賈不通盐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通行各處行盐地方巡盐御史嚴督所在守禦巡司等官務要用心設法時常巡視但有興販私盐之徒即便拏問查例發落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參究不許曲法回護致生別議如此則利興弊革而人皆畏法矣

一革賤賣官盐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額辦盐課俱候邊方開中召商報納粮草許令關支近年以來惟淮浙官盐人皆樂中其四川廣東雲南三省盐課為因地方窵遠商人多不情願間有中

納者每一引本地方價值七八錢止得六七分一兩止得八九分計其邊方所入不及本地十分之一商賈不通盐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今後照依山東福建事例本部行移四川廣東雲南巡撫官督同布政司掌印官并管盐官員各將提舉等司每年額辦盐課除客商先年在於各邊上納粮草給有倉鈔本司已投勘合見在守支并舊例存留本處歲用俱照舊外自弘治十九年為始今後每年額辦盐課俱照彼中時價變賣銀兩傾瀉成錠批差的當官員責限年終到部轉發各邊糴買粮草以備緊急支用行之數年果有利益著為定規日後悉依此例而行如此則盐不浪費而軍餉皆得實用矣

一革買補殘盐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運盐使司等衙門歲辦盐課照依額數徵完堆積在場聽候商人關支百餘年來行之無弊商灶稱便近者慶雲侯周壽家人周洪奏買兩淮殘盐八十萬引壽寧侯張鶴齡家人杜成朱達等奏買長蘆兩淮殘盐九十六（按此科道等再三具疏竟不能奪然則慶雲壽寧兩侯之罪真不容誅矣）萬餘引名雖買補殘盐其實侵奪正課以召物議沸騰人心積怨商賈不通盐法弊多莫此為甚合無將前項報中殘盐原領引目赴官銷繳價銀照數給還未完之數悉皆停止不許陸續上納仍通行各該運司等衙門今後額辦盐課務要如法收積聽候各邊

商人挨次關支不許勢要之家假以買補殘盐為名仍前主令家人奏討侵奪商利阻壞盐法違者（嚴加重刑才是）聽本部及科道論奏究治如此庶國體不傷而豪強知所警懼矣

一革夾帶餘盐之弊仰惟祖宗舊例各處運盐使司等衙門客商關支引盐每引帶耗止該二百二十斤但有夾帶餘盐者同私盐法立禁最嚴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官豪之家假以中買殘盐為名主使家人下場關支狐假虎威縱橫自如或通同盐灶作弊或倚勢挾制官府夾帶餘盐每引或三四百斤者有之或六七百斤者有之以致正課虧欠商賈不通盐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本部通

行各該塩運司等衙門今後務要嚴加禁約但有商人支出官塩各照斤數掣摯放有似前夾帶阻壞塩法者巡塩御史并管塩官員挐問如律查例發落如此庶姦人知懼而塩法得以疏通矣

一革越境賣塩之弊仰惟祖宗舊制設置各該運塩使司提舉司塩課司行塩地方各有界至立法之嚴既周且備但自成化弘治年來長蘆塩課節該親王順帶食塩及内臣織造開賣塩價而回空馬快等船亦皆假借夤緣私自裝載越界前去兩淮地方發賣輙稱欽賞欽賜等項名色横行江河攙奪市肆商賈不通塩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今後親王之國免帶食塩内臣織造免賣塩價

本部仍通行各處巡塩御史并管塩官員務遵舊制及查照節行事例嚴加禁約各照行塩地方不許私自越境發賣其裏河一帶洪閘等處一體搜檢務在塩法疏通商人得利如此則宿弊可除而邊儲亦與有頼矣

一革運司廢弛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運塩使司提舉司塩課司既設運使提舉等官掌管塩課又設分司判官各場大使副使等官分理其事立法之意極爲周密先年官多得人塩法修舉額辦正課儘有附餘近年以來各該官員公廉守法者固有貪懦壞事者尤多以致灶丁疲弊日就消耗塩課虧欠經年不完商賈不通塩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本部移咨吏部今後各塩運司掌印佐貳官員務要選用科目出身素有聲望又任老練之人轉補前職其各該場分大使等官雖係吏員出身亦要揀選年力精壯素無過犯之人以充其任仍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巡塩等官將各司見任大小官員逐一從公考察要見某官廉能幹濟任内經收塩課依期早完不失原額相應旌擢某官貪懦無爲任内經收塩課累年拖欠虧損正課相應罷黜明白具奏上請定奪中間又有等姦頑無知之徒欺公玩法靡所不爲侵欺盗賣縁無忌憚查有實跡應叅奏者即便叅奏應挐問者就便挐問如此庶塩法得人而百

弊自除矣弘治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具題本月十八日奉聖旨買補殘塩係每再議來説其餘都准擬行

語語皆本真實經濟而出與修文墨採風雲以娛時君耳目者不同　虎西

聖朝名世考内正直傳一欵載忠定公塩法七事悉蒙嘉納又載公爲給事時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宫惜此三疏原集未載　又識

懲姦貪疏　弘治十八年二月　韓文

王者不私其親故能服天下聖人不虛無告故能得民心日者陛下正位大寶體念元元特頒明詔與民更始而禁止無藉之徒投獻地土及內外勢要之家聽信撥置占奪民田尤爲切至以故小民高崇等含冤上鳴仰天控訴若在倒懸而求解若陷水火而求救也本部已經行勘未報而長寧伯周彧輒便虛詞奏擾誤犯聖怒蒙差官校將高崇等挐解來京田野愚夫干冒威令震驚之下禍福未測何以異於倒懸益急而水火益甚哉況高崇等與周彧爭論地土奉詔訴冤已經行勘是非曲直尚未分別其不當挐解

明矣臣等切恐四方之人傳聞此事將謂陛下私其所親而遂廢公法何以取信於天下而懾服人心哉伏望聖明俯從群情收回成命將高崇等即賜疏放仍行巡撫等官從公勘理如果前項地土委係軍民徵粮產業被人展轉投獻即與改正就令各家管業辦納粮差（快心）如高崇等奏有虛詐從重歸結中間干碍長寧伯周彧聽勘官徑自參奏挐問如此則朝廷之公法不廢詔令之大信不失矣（守信、千金）奉聖旨是

回天之力　彪西

急處救荒疏　正德元年二月　韓文

爲急處救荒事臣等切詳商人譚景清等買補殘塩事情先帝始因各商奏討誤蒙准行未幾垂念邊餉缺乏而隨有查議之旨陛下嗣登大寶之初銳意裁革未幾憐其陳奏懇切而又有分豁之命以故臣下前後建白不下數十餘章戶部議擬覆奏亦經數十餘次臣等豈不知詔旨之屢勤而紛擾之爲瀆哉第法有成規事不可緩（要引祖制正是法不可易）祖宗設立塩法專備各邊粮草及賑濟饑荒之用不許官豪勢要人等沮撓占中此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山陜地方見今饑饉人民隨處流移強賊入冦軍民多被搶掠此事之至急而

不可緩者也法不可易而守法者變之必至於壞法事不可緩而任事者忽之豈能濟夫事哉今塩法一事臣等已嘗執奏未蒙陛下俞允若以爲成命既下勢難中止則夫祖宗成憲傳之子孫近日詔旨須之天下者何乃一旦變更而中止乎（輕重瞭然如指掌）若以爲商人資本恐致失所則夫數百萬饑民轉於溝壑而莫之引手果孰爲重乎況今邊方報警強賊在套聲言大舉又將簡練士馬以備調用即今帑藏空虛邊儲無積若買補之害不除則塩法之壞仍舊官課何從變賣粮草何所措辦一有急用何以應之臣等反覆思惟再四計處前項買補殘塩必須遵依詔書內事理盡數沒官方可以

昭國法之至公。全天下之大信。杜姦宄之隙。通飛輓之利。但念商人譚景清等。銀兩已納在部。盡法沒官。情恐不堪。合無戶部將各商納過銀兩。照數給還。原領引目。盡行追收。不許隨場買補。庶幾情法兩盡。事體相宜。上不失朝廷之紀綱。下可絕群小之覬覦。臣等所見如此。蓋已集衆人之所長。極天下之公論。豈敢偏執阿私而自速罪戾也哉。伏望皇上大施乾斷。俯從輿情。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此外如欲別議。是陛下所以待臣等股肱耳目之臣。不若譚景清等一商人矣。陛下所以爲宗社生民之計。不若商人譚景清等一家計矣。此皆臣等之所未喩也。

或陳一定之法。或指至急之事。或遠引祖制。或近恤饑莩。亦既貴盡心曲矣。末又以股肱耳目之臣。社稷生靈之計。與區區一商人較。如此奏疏。人君當何如聽聞。彪西

止寶石疏　韓文

爲急缺寶石西珠事。臣等議得自古帝王之御天下。不寶遠物。不貴淫巧。一以杜絕蠱惑之漸。一以培養清儉之德。我朝列聖相承。皆用此道。以風動四方。自宣德年來。番國珍寶之獻。朝廷嚴收采之禁。正謂異物無益。徒耗財用。矧惟皇上嗣大曆服之始。一舉一措。關係治體。正宜涵養德性。屏絕奇玩。書曰愼厥終。惟其始。此其時也。適者承運庫太監龍綬題。該御用監揭帖開稱。卽今舉大婚禮。合用寶石西珠。奏行戶部計處。臣等伏覩祖宗以來。婚禮之擧。珍寶之費。率皆取諸內藏。外人不得與聞。何至今日乃勅戶部計處乎。且前代所遺。累朝所蓄。番珍海寶。悉萃內藏。今稱缺乏。而欲收買於外。臣等仰荷聖恩。涓埃莫報。反覆思惟。實難計處。顧惟國家大婚。敢不仰遵德意。一一奉行。但承平既久。采取進貢。俱已停止。雖欲收賣。何從而得。況卽令內而賞賜不敷。外而邊餉告乏。自三月以來。未及一年。陸續運送過銀三百餘萬兩。當此凋弊匱乏之際。而欲辦此難得之物。非惟勢不可爲。其實力不能支。查得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引用憸邪。收買寶石。虛耗庫藏。逮我先帝。登極深察此弊。將梁芳及發賣寶石人章瓚等俱置於法。至今人心痛快。不意今日。復有是擧。萬一此端一開。姦巧之人。因而貿

緣蠱惑上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先帝初政禁之而皇上初政行之無乃於善繼善述之道猶有未純者乎伏望皇上俯念各處災傷頻仍百姓艱苦無狀賦役科取浩繁庫藏空虛益甚乞勅御用監承運庫太監等官龍綬等將內庫見在寶石珎珠逐一選取不必求備但係堪用之數量為揀用務使舊典不廢而大禮克成仍禁左右近習不許指此為由惑亂聖聽乖違成憲如此則勤儉之德日隆繼述之孝益盛堯舜之治可保其不難至矣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題正德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不必買辦

維祖宗之法養君德之儉杜蠱惑之漸惜小民之力一舉而四善畢備真元老真石畫　彪西

全大信疏 弘治十八年八月

韓文

為一詔令以全大信事竊聞詩著克終禮稱謹始惟公斯可以服天下惟信斯可以結人心仰惟皇上當九五應運之期正萬物咸覩之日登極一詔法制具載而鹽課一欵尤為周悉群聽雖新懽呼動地各該鹽場正在遵行今乃奉有前旨朝野驚愕罔知攸措且前項引鹽先帝雖嘗准令納銀隨場買補後因廷臣論奏尋復罷止已而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出名奏討至再至三乃不得已准令關支遂使鹽法沮壞商賈不通故群工庶職每特奏於闕庭雖田夫野老亦嗟怨於閭巷（改過不吝）先帝隨即悔悟特優召臣面授

勅旨惟欲查照舊制痛革弊端睿意所發正謂此耳本部備將前項事宜開欵上聞不幸仙馭升遐攀號莫及然則成先帝欲為之志復祖宗不易之法不有在於今日乎[illegible]節該伏覩詔書除已支賣外其未支掣者悉皆住支還官欽此今奉欽依除已納價銀者即係未支應該住支之數及給與引目者即係未掣應該還官之數若未納價銀則先帝已有成命停止固不待於今日矣邇者陛下俯念內外臣工人等效勞先帝有年大行賞賚命集廷臣多方議處而帑藏空虛計無所出姑從衆議差官分投變賣各處鹽課觧銀赴京以備支用內外臣工人等亦皆延頸跂足想望前項

塩銀計日可得今又准令二家買補則商賈依舊不行塩課何從變賣而賞賚之典畢竟廢格而付之空言矣且慶雲侯周壽等姻聯戚畹列官列侯爵享萬鍾田連阡陌其所以為身計而遺子孫者不為不厚矣（[illegible]不畏死）前項引塩失之未足為損得之未足為益何獨孜孜需求漫無厭足使先帝前日之志抑鬱而未宣陛下今日之令濡滞（切齒）而不行祖宗列聖之靈弗慰于在天也耶況今水旱交作盗賊蜂起流移内聚強敵外攻地震山崩日月薄蝕又京城内外霪雨為災彌月不止有識之士孰不寒心彼周壽等亦陛下人臣耳（人面獸心到底難動）亦朝廷赤子耳安忍獨享富貴曾不為之一動心耶臣等才本疏庸叨司邦計憂積于中至忘寢食況當財用匱乏之時事勢危急之秋若復緘默不言將來誤事罪臣何益是以輒敢不顧忌諱昧死上陳伏望皇上獨斷宸衷不惑群議仍照臣等原擬遵依先次詔旨將慶雲侯周壽家人周洪壽寧侯張鶴齡家人杜成朱達等節次奏買長蘆兩淮引塩除已支賣外其未支者即與住支已支（收法完全）未掣者悉皆還官庶祖宗之法可遵而可守先帝之志成始而成終陛下之美善繼善述而垂裕於無窮矣豈但塩課疏通國計有賴而已哉

忠享惻怛溢于楮墨如讀朔日辛卯諸詩令人悲憤交集　虎西

庫藏空虚疏　韓　文

為缺乏銀兩庫藏空虚等事查得京庫銀兩以歳入言之夏税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粮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塩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九萬餘兩以歳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各六萬兩給散京衛軍官俸粮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内府成造寳冊等項其餘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收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老臣得不仰屋）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歳入既虧於原額而歳用乃過於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太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三萬四千餘兩蓋為邊方緊急粮草缺乏鎮巡等官分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欽賞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

荊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粮草共銀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
送內府一萬二千五百餘兩（句色秘訣）追上之取用未止其數未可量指一
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并計舊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一
與新用過銀兩殆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國用何由而不匱
也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巵杯水不能熄烈火其勢使然也
今值海內虛耗（皮毛供費不存）祇見四方災異不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百
出事變之難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後以多方之用欲倉卒
取盈豈不難哉臣等叨職戶曹繆司國計而極力區畫未敢辭犬
馬之勞但晝夜籌量其所出將欲少猶乎人情又恐致傷於國

體將欲取給於目前又恐貽患於將來或益少而損多或害重而
利微展轉憂思如芒負背臣等所以不敢輕為之議者蓋以此也
竊嘗上觀往古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覩祖宗之法莫不以理
財為務量入為節以勤儉愛惜為本以侈靡妄費為戒蓋因生之
有限用之無（窮根追本與戒豫長告瓏等事有則）窮若不樽節於平日何以克濟於臨時然樽節之道
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望陛下念天命至重祖業至大民事至艱
躬履儉約為天下先俯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
乎轉嗇以為豊伸縮以為贏濟一時之用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
不勝惓惓憂惕仰望之至除有禁例難行及各官另有條陳戶部

逕自覆奏外今將會議過事件逐一開坐上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本內所開事件都准議行近年支用緣何比前日漸增加
多至數倍及各邊解送銀兩數多用過存留數目還都備查細究
明白并其餘別有可行長策再議處來說臣等恭承明命仰窺聖
心以國祚為重以民窮為憂故欲究冗費加增之由查通才支用
之數再開長策之端特采群工之議臣等莫不欣躍感激仰戴聖
明苟有管見安敢緘默其近年以來內外支用金銀并冗食冗費
大約數目臣等前奏已嘗備陳而詳列矣追惟其故銀兩支用由
於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饑荒供億加倍往者孝廟登極賞賚

之費悉出內帑戶部止湊銀三十餘萬兩今次賞賜共銀一百四
十餘萬兩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成造金冊等項皆取內庫金
兩今則戶部節進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矣往者戶部進送內
庫銀兩止備官軍折俸等項支用今則賞賜無名無益齋醮多取（此節更當事）
而用之矣此銀費所以日增也以冗食言之招收投充之匠傳陞
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夤緣權貴蠹公營私憑城據社莫敢
誰何或臣不諫言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復仍舊根深滋
蔓消耗京儲此冗食所以日增也以冗費言之光祿寺供應每稱
不副內監局工作畧無停息至如玉帶之賜舊例甚為珍重近來

一槩濫賜充滿左右名器不無太濫矣蟒衣之賞舊例未嘗輕易
救震海長語猶有議論
近來一槩濫賞接踵前後靡費不無太甚矣其餘瑣細不敢枚舉
此冗費所以日增也夫天下之賦不少加于前而軍國之費乃數
倍于昔又兼水旱之頻仍賦斂之促迫民愁日結于下天道屢變
甲申乙酉之事既在瞻言中
於上將來時事豈不誠爲可憂哉臣等切聞自古繼體之君願治
之主其於庶事不患於不知惟患於不行故傅說進戒高宗曰知
之非艱行之惟艱今日財用匱乏之由樽節愛恤之要臣等已懇
懇言之矣前奏事件已蒙俞允令各該衙門查奏定奪矣伏望皇
上毋視空言斷在必行俟其查奏至日將冗官冗兵冗匠及冗食

冗費等項應裁革者即賜裁革應減省者即賜減省與夫無名賞
賜無益齋醮悉皆停止務復祖宗之舊規用敦清儉之美俗天下
臣民不勝至願其各邊解送銀兩用過存留數目臣等難以遙度
合無行移各邊巡按御史各照地方自弘治十三年爲始弔取各
年文卷逐一從實查勘要見戶部陸續解送銀兩若干託令用過
若干見存若干其處糴過糧料草束各若干中間有無假以按伏
等項爲名不審賊情緩急輒便輕動妄冒關文情弊備查明白造
冊奏繳仍造青冊送部參究施行待後戶部奏差科道官員查盤
邊儲之日仍照此例行令嚴加查考如有前項情弊一體參究臣

等今將再議條件開坐上陳雖非長策要皆可行伏乞聖明裁處
謹題請旨
一、收復官稅竊惟先王廣山澤之禁立市廛之征使地無遺利國
無情農故財用恒足近年以來各處空閑山場湖陂及稅課司局
河泊等所無惟癸未甲申比餉而死者踵相接也多被王府奏討管業遞相倣傚請乞無厭以此存留在
官十無二三國用不足此其一也臣等伏覩祖訓凡宗室分封各
有常祿供給其一應田土稅課並不該載盡以天下之財賦有限
軍國之費用無窮不以畜此豈彼損公益私亦明矣合無戶部通
行天下稅泊司所但係王府奏討管業者不分年月久近盡取還

官仍行撫巡等官查筭各該司所歲課所入照依見行折收錢鈔
事例每錢七文折銀一分鈔一貫折銀叁釐行令各府類總起解
戶部其山場湖坡田土等項除見管業外或有王國改遷被人侵
欺隱占者亦行撫巡等官從公盡數查出行令有司召人應佃種
者取之侵欺隱占與撫指代撫者不同照例每畝徵銀三分應漁牧者量定則例收取花利各赴該州
縣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
一、修舉邊屯切惟足邊之道屯田爲本蓋進戰退耕得寓兵於農
之義自種自食無千里餽糧之勞如李牧守鴈門充國之備金城
是其明驗我朝屯田之制雖存修舉之法不講年復一年馴至大

懐○先帝博采廷議○嵩命科道等官○分投清理○然但止於腹裏○未及
乎邊方○ 臣等訪得沿邊屯田○廢弛尤甚○（最可恨）近便膏腴之田○既侵奪於
權豪○鄰境堪種之地○復牽制於禁例○又兼租額太重○軍士不堪○徃
徃逃竄影射○拋棄原業○遂使禾菽之地○盡為草莽之區○似此宿弊○
難以枚舉○子粒既缺○則倉廩必虛○倉廩既虛○則軍餉自乏○比來戶
部運送○糴買銀兩○年例之外○加至數倍○內帑空虛○大率坐此○除遣
東另行○外○合無戶部○請勅數道○付順便公差人員○齎付各邊總制
巡撫大臣○會同各該巡按御史○有戶部管粮郎中去處○仍會同郎
中○督同各該巡守管屯等官○將○原○額○并○新○增○屯○田○逐○一○清○查○除見
在軍士領粮外○中間但係權豪恃強○奪占年久○務○要○從○公○追○究○改○
正○其餘空閒拋荒地土○設法處置○著令各該衛所軍餘○或附近人
民○盡數開墾承種○寬限三年○待其成熟○然後起科○上納子粒○如豪
強之家○仍前霸占○不即退還者○即便指實參究○治○以○重○罪○仍○追○每
年○花○利○入○官○其或租額太重○量為通減○奏聞定奪○鄰境之地○果係
膏腴可耕○亦要隨時酌處○不必拘泥禁例○務使官軍○有警○則進而
征操○無事○則退而務農○食既可足○兵亦有賴○行之歲久○獲效必多○
事完之日○各將清查處置過事宜○造冊奏繳○仍造青冊送部查考○
一、查勘官地○查得弘治二年九月內○節該給事中等官鄭鑑等查

勘順天保定等府○已故太監莊田○造冊前來○本部議擬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這各莊田欽賞年久○其人已故○本都當入官○但中
間有轉賣等項○今定與例不及二十頃的○仍與見管業之人耕種○
照民田則例起科納粮○二十頃以上○至三十頃○（亦見寛仁）酌量除五頃○三十
頃以上的○每三十頃○通除五頃○留與管業之人○耕種納粮○不願耕
種的○聽○餘地並收入官○其有本主見在的○仍管業不動○認種納子
粒的○著種納○辭退無主的○召人佃種○以上地畆粮數○還著原委官
分撥取勘○明白造冊備照○欽此欽遵通行外○但今經年久○各該先
後欽賞莊田○業主存亡不一○若非差官整理○中間受價典賣○朦朧
乞討等項○姦弊百出○不可悉舉○將來弊痼日深○愈難救藥○合無照
例選差給事中御史○本部屬官○各一員○請勅前去○會同順天并直
隸保定等府巡撫巡按○將各該內官節年奏討○并欽賜各項田土○
除見在外○其○已○故○者○通○行○取○勘○要見是何內官○何年奏討○何年病
故○原賞頃畆若干○有無包占民田在內○即今何人耕種○何人收租○
其家人弟姪○恐被勢要奏討○有無投託見在太監勲戚等家○稱作
已賣○及佃種并隱匿等項情弊○務要吊取文冊查照○原撥四至○盡
數清出○遵○奉○先○帝○勅○旨○量○為○通○減○其已管業之人○悉照民田則例
每畆三分起科○有不願領種者○行令有司召人佃種○各將租銀○送

附近并該管州縣上納類觧戶部以備各項支用仍將佃種花名田地頃畝子粒數目通行造冊奏繳仍造青冊一本送戶部備照如此則上不失公家應得之利下可革姦人隱占之弊矣正德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五日奉聖旨是

鄭曉之吾學編陳建之通紀高岱之鴻猷錄焦竑之獻徵錄鄧元錫之皇明書王世貞之史料何喬遠之名山藏陳繼儒之史待補此一䟽庶稱完史（彪西）

自傳　韓文

文弱冠從雲南觧元杜公時泰學易深荷開講後杜擢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遂入邑庠爲弟子員時翰林檢討襄陵邢公遜之以憂制居家復遊門下與進益力（古人求師如此其勤）年二十五領成化二年乙酉鄉試次年丙戌登狀元羅倫榜進士第是年進士例放依親已丑春三月赴京選補工科給事中越三年壬辰進階徵仕郎勅封父杏庄先生世恭如已官母吉氏妻張氏俱孺人來歲欽命恭順侯吳鑑爲正使文爲副使（待之如此進之難）持節冊封韓府高平王凡所餽遺白金鞍馬段疋等物纖毫無所受至強之再三亦不從吳頗不悅次日起程遂

（清潔分流）分路而行左都御史王越總制西夏楡林等三邊輕信寡謀邀功生事假稱搜套引惹邊釁（奸賂）首倡各科連名上章劾之及稱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皆骨鯁老臣夙著重望以觸權奸俱令致仕應合起用及本內頗與兩宮之事忤憲宗先帝意於文華殿前親問重責三十大棍幸而不死實再生也陝西三邊紀功郎中張謹奏總兵都御史等官劉聚等殺降報功極爲欺罔上命六科選差公正給事中一員親詣體勘（以道公論）衆以文應詔遂由間道密切詢訪廉得其實并以官軍所獲首級逐一驗看（如此方得兵情）孰爲漢人孰爲外賊孰爲男子小厮孰爲婦人女子明白開奏朝廷是其言各以罪之

輕重示罰不少貸縉紳士夫咸稱之曰如某者庶不負公正二字矣一日早朝時方四鼓至長安西街於馬上見道左有青袱囊一件令僕取之不知為何物抵朝房封記（封記二字得力）付吏人收候待天明開視乃雲南景東衛指揮張幹齎職公文一帙及各色寶石金銀首飾一包當取紙照數封緘仍備書得物之由於各處牌坊貼之令其自取午間果二人啼泣而至乃失物者審無偽遂照原封付之其人感歎而去但云遠人無以為報惟願相公子子孫孫異代為顯宦耳戊戌春九年考滿在科平昔取怨貴近甚多該部累嘗奏補吏刑二科都給事中俱弗與待銓選次幾二年方有湖廣參議擢

督武當諸宮觀之除人多屈之西涯學士以詩餞別有人言才大難為用我愛官閒好讀書之句其則處之裕如且曰翁議位居方面衣紫腰金書生之事畢矣第恐不能稱厥職耳均州亢旱已踰三年軍民甚不聊生凈樂宮開勅甫畢須臾天雨如注平地水湧三尺人皆異之前提督者以責主羽流事多寬縱其則惟以敬神恤民為己任百凡宿弊悉與剷革時太監韋貴鎮守本山頗以聲勢凌人但以誠心處之事屬已往者率不之咎軍人張福隸貴門下恃酒兇狠無敢與抗者一日被人訴於案下覽其狀百惡皆備遂按法重治同類者率皆知懼多挈遠遯貴亦心服其公益加敬

惲各宮提典道眾幾六百員名月有應得口糧歲有布絹茶鹽等物往時皆為貪饕者侵尅之至則各照原數分給又起官倉數連羨餘者悉糴谷上倉近數萬石羽流有不守教規者皆罷遣之（二民咸受栽成方見吾道之大）提督本山僅半年許適本司左參議缺員巡撫都憲吳公克誠以某處非其地奏補之左布政何公廷秀蕪公有學第難為人一見即為知己事無巨細咸商確之湖湘糧重訟繁素稱難理巡歷去處一以鋤強扶善為務軍民訴冤者悉與辯雪至贓官汚吏尤切齒痛恨加意懲治不少恕九溪衛桑植安撫司長官（道誤）桑植種頭目白觜俾讐殺隣邦侵地奪印殆無虛歲累嘗差官撫勘而頑梗執拗

迷而不悟撫巡者以為係地方安危至計必得久任練事深曉夷情者以往於是由三峽抵施州衛將各夷撫之諭以朝廷恩威殺伐利害衆皆輸服（姚江征思寧有此舉動）就將原印追出問擬如律地方幸保無虞在任八年以父喪守制服滿起復時三原王公宗貫為冢宰惜其久淹仕途遂有山東左參政之擢齊魯之俗遇旱則群小聚集以打旱魃為名甚至挾仇發塚開棺見屍者有之習以為常恬不為怪時分守濟南地方遼有民人王禮者犯之乃置諸重典仍通行所屬一體禁治至今遂無此俗甫及一載禮部侍郎倪公援例奏薦堪任方伯遂拜雲南左布政使舊例司府州縣及倉場庫務等衙門

吏典後滿三年不拘資格高下遇缺即與參充至有八九考或十四五考者弊政因循殊難覺察看得雲南地方文物衣冠迥非昔比特援例奏行出身之資俱照腹裏至今以爲定制雲南右衛指揮徐榮侵欺糧銀七百餘兩事發理問所監追一十九年無力完納詢其故乃正妻丘氏恨其取妾王氏與伊另居（有妬婦即有逆子）商同五子誓不相顧止妾王氏貨賣針指供夫飯食遂拘丘氏母子到官詰之果然不勝憤激遂痛加責治乃以原侵官銀分派諸子各照數陪納五日而完指揮徐榮因而保全身命與妻丘氏完娶同居此固一時權宜處置亦使遐方異域知綱常倫理所當重焉越二年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時貴州黑苗作亂進兵剿捕命鄰省巡撫官設法運糧各二萬石軍前接濟皆如期而至後地方寧靖特降璽書獎諭至有忠誠爲國之褒未幾武昌黃州地方荒歉米價騰貴餓莩枕藉於大江之濱者難以數計且冬雪餘四十日方止耕牛凍死者十至六七乃連具疏乞減免租稅停止徭役（忍愛不[illegible]）上嘉納之民始得蘇餘二載改鎮河南時河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亢陽爲虐秋夏無收者亦二年矣至是民多趁食流移有父子夫妻各自爲命者於是行布政司查取官銀一萬兩帶同該道守巡官隨路賑恤仍親詣各府壇所行香祈禱其應如響由是撫屬去處雨澤在在沾足得以趁時播種內極貧無力缺少牛犋種子者就將前銀量爲給發次年二麥大熟民皆復業守備河南府地方都指揮李端貪濁殘忍毒害軍民參拏問革降職閒住人皆稱快再轉戶部右侍郎與尚書周公伯常左侍郎劉公時雍矢心協力共圖報稱是冬連副都御史并侍郎通筭歷任三年考滿誥贈祖父德深父世恭俱正議大夫戶部右侍郎贈祖母李氏封母吉氏妻張氏俱淑人後張氏偶得疾捐館朝廷賜祭一壇遣布政司參議繆目行禮五月老母亦以舊病奄棄欽命工部進士李達造墳安葬本布政司參政孫珪諭祭皆殊典也

服滿起復改吏部右侍郎至則尚書屠公潮宗侍郎林公亨大皆同年夙契且志同道合不敢私爲異同是後又偕尚書倪公舜咨馬公負圖侍郎王公濟之梁公叔厚爲同僚亦甚相得鄉先生宋繼儒自幼涉獵書史尤長於吏事每以狷介自持後携妻子商販於外者六十餘年雖生計漸微而一毫不肯妄取於人既而妻子相繼淪沒寄葬於長垣之南野村而先生年踰八旬僑居邳州不幸物故淺葬本州城東十里官鋪之側某因慕先生爲吾鄉士大（仁人孝子是二是一）夫之雅且與杏庄先人素相知厚乃遣書長垣令白思誠差人親赴本州起取而歸與妻盧氏合葬本家塋次俾先生與妻若子皆

不為他鄉之鬼而吾之夙願亦可以少酬矣一日參贊南京守備
機務兵部尚書缺員廷議謂南都祖宗根本重地佐理留務實為
重任必得公燕端謹之人庶克負荷衆以某薦上乃是之至則又
值天旹乂旱抵任之日忽淋雨大作移時乃止內外守備咸曰福
星至矣時斗米價值百錢隣邦饑民輻輳京城餓死者日以數百
計乃移咨南京戶部將官軍月糧連放三箇月以濟其急旹大司
徒王公用敬以未經奏請為辭某曰前項糧米（有得到）乃官軍應得之物
非分外事也況恤災如救焚拯溺否則緩不及事矣脫有罪某當
自任遂預放米三十三萬石京城米價遂平餓莩始少人心始安

先是外守備者凡會同內守備議事率皆畏縮遜避不敢輕出一
語至於聽斷詞訟亦惟以內守備者為可否某曰天下之事理與
法耳悉以無心處之諸中貴非特不疑且加敬服盖亦秉彝之良
心也吏部移文改戶部尚書起程之日內外守備及府部諸公俱
至龍江驛餞別兩岸軍民號泣攀留者殆數萬人到京之日陳請
懇辭奉孝宗先皇帝聖旨國計重任以卿清慎老成才望素著特
茲簡命宜勉就職不允所辭是年四月初九日早朝畢召至奉天
門欽奉聖旨祖宗設立塩法以濟緊急邊餉係國家重務近來廢
弛殆盡商賈不通各邊開中全無實用恁戶部便通查舊例及前
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隨將舊制事宜及今日各項弊端列
為七條一（七議為有明三百年不刊之書）曰革開中引塩之弊二曰革興販私塩之弊三曰革賤
賣官塩之弊四曰革買補殘塩之弊五曰革夾帶餘塩之弊六曰
革越境賣塩之弊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俱一一推行未幾宜大
二鎮敵賊犯邊地方失利京營總兵等官統軍征剿糧料草束不
匀主客兵兩月之用又值大喪大婚相繼舉行并內外及各王府
諸邊賞賜銀兩共九百餘萬日夜憂惶強為支持幸免悮事太監
苗逵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奉命討賊擁兵自衛辱國喪師且
縱軍剽掠若罔聞知坐費錢粮重貽邊患乃指名糾舉事下該部

移文切責朱暉等暗唆苗逵出名奏稱各邊缺少糧草數多官軍
支用不敷乞行尚書韓某督理處置實欲乘機中傷之也仰蒙皇
上明見萬里痛悉前弊事竟中止真人謏應循等假以讖緯邪術
盜取帑藏金銀不貲奏乞追究還官以備緩急之用雖聖意優容
此流終知警惕不敢仍蹈覆轍是年春以南京兵部并戶部尚書
通計三年滿考賜二品誥命進階資政大夫追贈祖父父俱如已
官祖母母妻俱夫人又內戚宦官置買庄所報中引塩或以民舊
揑作牧馬草塲或假織造妄討官塩變賣悉與查劄執奏多荷俞
允而欽恕招尤亦不顧也吏部尚書二次缺員時吏科給事中丘

後奏稱其劉方正直才望夙著堪任上命廷臣會議疏名上請皆
在肴擧俱不與非造物者靳此名器然巇線之材不可以補袞豈
待智者後知邪太監劉瑾馬永成等狎暱春宮舊愛惑亂聖聰滔
巧百出以夜爲日恣肆無度以致龍顔清癯起居失節其忝任股
肱大臣寧不憂惧於是會同府部大臣及九卿衙門堂上并科道
官太師等官英國公張懋等伏闕上章實欲急除群邪以保聖躬
以安宗社不料奸人預泄其事遂降級致仕隨該都給事中徐昂
論救乞留復職徐坐除名而其亦有冠帶閒住之命遂由陸路旅
宿而還未幾高唐知州長男士聰刑部主事次男士竒同日傳奉

聖旨俱除名切念其本以樗朽濫竽甲第歷官中外餘四十年叨
祿苟安殊無寸補況兒輩亦忝科名繼登仕版作郡者乏循良之
譽司刑者欠果斷之明反躬自咎愧負良多目今犬馬之齒七十
有八且遭太平煕洽之世得爲林下散人誠萬萬無涯之福也但
恨甘老岩穴與草木同腐而先憂後樂之語不能不仰止于前賢
云

平實老成不溢不遺一以作當官箴一以作居鄉銘惜前修邑
志者不採入藝文一欵容旦夕續邑志永作一方瑰琰 彪西

烈婦崔氏傳

崔道岸

烈婦崔氏余兄崔嶷女也生負秀質幼嫻閨訓長字長寧村李嘉
嘉寒素受業於其伯冲虛先生婦自適嘉後相夫子事舅姑食貧
茹苦晏如也崇禎七年流冦掠村男女奔逃婦獨與賊遇賊簇擁
欲刼去婦大罵曰吾儒家女也儒家婦也肯受賊奴辱乎速殺可
耳賊鋒刀環列強被以綺繡載諸馬上婦罵不絶口奮身投地者
再三觸賊怒殺而碎剉其體時年方十有九見者莫不心摧膽裂
聞者亦齒骨俱酸群相謂曰李有婦矣崔有女矣夫天地剛正之
氣不爲忠孝則爲節烈然而慷慨就義在鬚眉男子猶或難之顧

欲得之弱女愚婦乎考潞志有雄山焦婦正德間爲劇賊所執仆
地不起賊曳之里許膚裂血流而死同村有趙袁二婦賊擁之馬
上投地忿詈賊憐其色復掖之上馬終忿詈不屈而死方之於今
可以並垂不朽矣余故質録其事以爲傳云

於崔一人中帶出焦趙袁三人逼真史筆每見忠臣孝子義
士節婦湮没於騷人墨客者頗多以其塗脂傅粉失却當日面
目予故愛質録二字當與靜修先生紀録紛紛一絶並傳 彪西

與范徵君書　崔起鳳

弟不德叨鐸洪庠兢兢自持惟以坊表廉隅為多士（閣初入邑境時即服公服接士之）餂連年以來
亦頗無（跡迎者相見即教以禮儀）蕩檢踰閑之大故矣惜文教一事房行闈牘無獲不捒後
場古文有美必摘月課六次各社分送庶幾文風丕振乎而于科
仍脫雖武闈登第者七人亦僉曰習射圃亭課督論策前此未有
弟與力焉而弟亦何敢貪天之功也（弟不解此道）風水修補亦誠有之今文星
樓已成寶崖塔現築弟之贊襄奔走靡不留心本末兼盡實望明
年秋捷文武之鵬飛者多多益善而已惟是文廟中東西兩廡傾
覆在于去年六月初五日告成在于本年八月初四日備祭丁也

去秋九月開工輸助尚爾給用今春府回邈無一應弟自捐薄俸
二十餘金正處燃眉適承盛伻賚皆伍拾兩雖楊老夫人之功德（楊夫人第一好事）
明垂不朽實老先生之陰隲簡在（予旨力懇而行之）（何敢當）
帝心者耳況約薄邨王年臺迭須厚助弟敢不仰體至意求為完美（諱煒甲午孝廉聞予言即輸助若干）
乎弟特急者如與人有隣比之交一旦覩其靡室靡家則不樂今（愿功勤勞之意溢于筆墨）
先賢先儒視吾以為住持也而謂霜棲露處焉安乎所以四十二
間西廡之新造者係一十有三其外後垣之安底石者俱五層東（指二十九間）
西前垣內外俱磚壓以整厚根基俱寬三尺隔墻俱磚圈門內墻
周圍磚俱二十三層房舍逖補其未動者毫無罅漏先師殿門窓

粧飾大成門三閘俱用鐵護其樞兩廡匾聯大成門並鄉賢名宦
祠俱補修丹艧前後完緻頗稱煥然始造以迄落成冬不避寒夏
不危暑計畫督理與謀家一致片瓦半磚亦必手拾一匠一役亦（已八日晴非）
必親董幾期月矣弟之職實弟之性也諸生以為非弟不能速成（膽說也）
弟則以為非先生不能易易云然事關廟社不可無記老先生著
作鴻才兼班馬鉅筆敢祈隻字序其顛末并求尊銜以光貞珉弟
借諸生感且不朽矣又有請者先生垂棘詩選珙璧海內自愧無
才難邀採擇助刻微貲統惟莞納不腆聘敬幸勿見拒是祝聖誕
禋祀奉教已行附聞

敘職業却見勤苦敘功能却見謙虛是為真實文章　扈西

某地友人云敝處學宮修完其實則丹艧門楯粉飾墻墉而止
殿廡像主之間雨打星觀鼠齒鳥宿一望淒其不可詳也不知
睹此文亦動心否崇禎癸未陝西商州周先生諱承文由歲
貢廣文于邑刻洙泗纂親一書先聘君每稱其有功聖門予小
子念先聘君遺言于康熙癸丑既重刻此書以傳近聞周先生
文孫諱蒲鮮己酉解元壬戌進士見任翰林檢討雖吾道不言
報應而迪吉實惟影響附記以為廣文之有功聖道者勸　又識

辨子貢遊說議 節數字

王復初

吾讀史記孔門弟子傳而深有感于子貢也子貢結駟連騎雖不受命而聞一知二億則屢中以其天分高也多學而識得聞一貫以其造詣邃也且瑚璉之器言語之科是亦有用之才而有德之言也名列十哲豈非大賢流亞哉胡以為魯說齊先令伐吳為吳起釁又令伐齊再三說越以成沼吳之計此戰國儀術之流從衡之輩而非孔門之家法也昔夫子於夾谷之會辭嚴義正齊人畏服聖門之徒羞道桓文之事管仲九合一匡猶云器小而何容此狙詐之術哉昔孟子於梁則言仁義於齊進以王道滕小國也告以還守之計宋小國也責以王政之行善戰之輩擬服上刑連結諸侯亦所加罪幾曾挑釁成敗損彼益此而肆其欺誣之謀乎如若所為則是功利之徒也周程張朱隱見不同而誠意正心之學確乎不拔如若所為是宋儒之所不屑也（朱意亦如此）或者史遷聞疑傳疑而此段紀載未足徵信千古乎博雅君子尚其裁諸

玩列傳所載說吳說越聲口斷不出于子貢其為戰國人手筆無疑明眼看破令遊說輩不得以聖賢為口實 鹿西

讀伯夷傳 節數字

王復初

予嘗讀伯夷傳而知史遷之學真足千古而為聖門之徒也何以知之以其尊經而崇聖也夫唐虞揖讓著於尚書夷齊讓國稱於孔子此皆卓越千古也而史遷作傳屢述孔子之言不一而足終之謂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是以砥行立名必附青雲之士也此等議論堪垂不朽彼許由務光之流文辭不少概見而或為野史之記載莊周之寓言烏可與夷齊之賢同年而語哉不特此也叩馬一諫忠讜之論凜凜天壤而渭叟稱其為義人扶而去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者哉吾於此因有感於史遷矣史遷之與李陵非與陵有私暱也亦非欲博名高而為飾說也以陵素行義勇有國士之風稍加寬宥觀其後效如秦穆公不以一眚掩大德此亦一時之深計也乃按以國法遂置宮刑貧不能贖辱親虧體此求義而未得義真可痛哭流涕長太息矣然而一生精力著于作史上自黃帝下及當代筆參造化學究天人真可續六經之後而與日月爭光矣故知伯夷之傳直可謂傳中之第一而史遷之學真堪為史中之第一也尊經崇聖功莫大焉寧非聖人之徒哉

壬子春余請氷壑党子溥園講學言及伯夷一傳一則廉頑立懦可挽今日之貪風一則推尊孔子可破莊列之幻說史遷一

腔熱血首列伯夷堪續六經之後而錚錚千古者也十五年所于亦忘之近會党子猶問及此偶成鄙論以應其問且魏環溪先生每薦党子於上台上台問其名未識其面志士不忘在溝壑一片氷心在玉壺党子清風亦有合於昔賢者耶因讀此傳而並及之 自識

史遷心事歷歷如見可稱千古知己 孫遴仰原評

辨子貢說似抑龍門也讀伯夷傳却又揚之合觀兩作讀書之法見矣論世之識倫矣胡康侯曰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 鹿西

雲將王先生為吾絳人望年近八旬手不釋卷其著述最富既散見于垂棘等書此作與辨子貢遊說為先生新藝快讀一過尤服其眼高千古足稱龍門忠告 閻擢識

祭壽木文

曹續祖

維康熙丙寅閏四月九日壬戌石子山樵自製壽木告成迺烹翰音載酌清酤拜手嘉祭而為之言曰氣聚成形人之生也原始反終誰能免者百年強半歲制時制達者不諱經營蚤計壬官表聖〔耐辱居士唐朝第一達人〕生壙八旬如開別墅招飲故人元章具棺焚香清坐卓犖襟懷無所不可淵明自祭樂天自銘千古人豪夢覺酒醒予茲藐焉活如蟲螘蜮不速朽〔謙光〕敢言及此乃念狗馬尚需帷蓋矧予為人敝帚四大裸體王孫固非人情司馬石椁無乃豪橫吾實單寒量力審處古柏成材僅二寸許龜從筮從吉日命匠浹旬奏功斑巷在望夏

五天德厥位維乾厝汝安吉為我延年俟百歲後相與同歸嘉賴實多牲醴告祈方丈之內覆載長存悠久無疆爾惟乾坤狐兔罔侵鼪鼬弗盤完堅固圉爾惟城郭蚍蜉遠遁蝙蝠高騫繚繞屏翰爾惟墻垣〔城郭墻垣等末複得一个方寸存于千古〕風雨可蔽霜露不入攸芋攸寧爾惟堂屋帷幔秘密枕簟清涼羲皇寂卧爾惟匡牀不剪芙荷不裁薜荔錦覆恒新爾惟衣被爾之有情是吾妻妾近身貼肉志同意協爾之酬恩是吾子孫冬夏溫清定省晨昏爾之執勞是吾義僕護衛環拱求無反覆爾之能容是吾良友含垢納污不啓謗口嗟予不才遘爾有緣爾之生長豈云偶然千秋之物合抱之姿胡為來哉鍾有神奇敢没

爾善默默不語娟誠昭告聽余莫吐
空中霹靂夜半鐘聲人即聾瞶亦將悚動聽聞嗟乎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宜乎吳聘君讀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為之淚
下也 彪西

五思集序

曹續祖

禮五思將祭而齋之思也誕我祀既竣或弗思耳即思矣亦未必
如是之專於戲人子於其親天性相關終乃身不能忘心苟未死
如之何勿思弗思非人情人也歟哉雖然思生於感感而後動人
情之常如過墓而思入廟而思觀遺書桮棬而思觸時景形夢寐
而思思之而欷歔而垂涕愴惻此心緊誰獨無但有所感而動無
所感而不為動人之於有所感也一日二日之間其能有幾無所
感不幾久而忘之乎（不敢不勉）故孝子仁人特創為提醒之法俾時時感動
而念茲在茲也惟彪西先生其人哉聘君竹溪公以理學開基謀

孫燕子惟正學一編為苑門天球河圖功德偉矣贈君丹虹公躬
行孝友前丕承而後啓佑仁澤深矣先生趨兩尊人之庭面受家
學成（寒家五世俱父子師弟系未出就外傅）一代大儒生我成我兼三大之二則溯源反本其能一日忘
乎此五思集所由作也夫題曰五思祇做其義不拘其例雖非承
祭而茲編在目無之非齋無之非思矣豈僅三日為期耶抑先生
之於兩尊人編續遺書率由舊章祖德禰仁業已身之豈但徒思
且事事是述即時時是思豈俟有所感而後思而猶有記輯言行
置之座右愾乎僾乎呼之或出之云此固先生（自為提醒是部書提醒世人則不敢也）自為提醒求矣弗
諼而實用以提醒世之凡為子孫者使之無忘而祖而父焉則錫

類之仁又曲為一種勸善之書也先生之意微矣嗟乎孰無祖父孰非子孫讀五思集一通能無動於心歟故見者各爭為詩歌以贈而余不才亦擬俚言一紙尾附焉乃並蠡測五思之大意而識諸末簡云

文章做到入情入理處不論字句工與否即以傳世觀宋儒程朱一派可知若此入情入理而詞意又復周詳曲折决其必傳 彪西

生我成我兼三大之二自為提醒末矢弗諼云云鼎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評

劉母馮孺人貞懿傳節 曹續祖

江西瑞州府上高令劉似榔曹生筆硯友也似榔生八月而孤二十一歲遊黌序二十四歲售尚書三十五歲作郎官佩古赦百里印己亥夏四月扶肩輿渡鄱陽湖奉老母作數千里遊居未一載母託與風土忤意不怡似榔悟曰母老矣鬱鬱客他鄉啚升斗粟非母志也盍速還家園娛吾親之晚年乎乃為致政歸歸未幾當甲辰夏五月母果以疾終曹生為作傳按孺人姓馮氏故茂才劉淳宇先生元配也先生卧奇病僦鄉人李顯家別室攝養之攜孺人時孺人有身李夜夢縣官詣其家朝以告先生而孺人忽舉一

子即似榔也先生知其子不凡疾將革大泣訣孺人曰若年十六而歸我今僅念餘以年應造人但八月呱呱兒後當有異人處若棄之我不瞑目矣孺人嚙血誓靡他先生乃肯首逝先生沒孺人拮据喪葬血淚滴塚上土幾成泥事竣鍵戶抱嬰兒哭哺之房門外未嘗見孺人足跡也家貧甚太公老夫婦在堂艱於養孺人傭針工學績紡以繼之後送兩尊人終棺衾祭享最豐華皆取足於孺人十指經營之餘似榔成童孺人遣就學嘗厲色嚴課之不使即於嬉為似榔先聘王氏媳媳旋夭又聘馬氏繼焉兩齎資財俱孺人勤儉所有者故家雖窶外不示人以窶相恐隘小故夫家門

（天每以此動忍節烈人物）

（不肯逆人言貧愈于近日士大夫）

也似柳性穎慧善承母氏訓苦為誦讀業為諸生矣孺人不色喜曰非先夫子所望也既而受廪餼捧進矣孺人猶不色喜曰非先夫子所望也既而以超等膺辟舉持檄長西江矣孺人方喜而旋垂涕語似柳曰先夫子之所望謂此也猶記彌留之際念兒不凡以有李老佳夢在今驗矣兒勉作良吏慰先人於地下似柳哭失聲始知母氏撫兒苦衷俱在此孺人性嚴重不苟笑語清苦數十年不以貧故下氣於人及似柳貴供以厚祿孺人毫不以侈自奉對鄉人親戚無傲色意若曰有子若此不負吾期望吾可以見先夫子九原矣富貴吾獨享其如先夫子不共何此孺人南土不怡

之深意也孺人念一歲寡六十一歲終似柳泣陳母節於邑大夫大夫上之督撫旌其門曰節堪維世云似柳且延地師卜佳城於鶴關之岡移淳宇先生櫬合壙以葬時康熙五年秋七月也

以曲筆寫至情故筆筆近情　彪西

陶菴順治甲午孝廉念母氏春秋高左右就養不上公車去歲母終居喪循禮盡哀盡情宜其傳劉母之周詳而篤摯也此文得之大寧縣志志大半出陶菴之手簡而能該大得龍門潔字之意　又評

張孝子傳

曹續祖

孝子諱文炳字斯光大寧縣永樂坊人明山東霑化縣少尹高山公次子少尹廉於官官未久引年致政歸家窘甚孝子血汗農畝間供菽水左右無方少尹頗嗜麯蘗以恬以養一夕赴友人宴被酒歸遇塗人不遜以杖擊之仆於地不語以為死矣踉蹌歸訣家人曰我醉中誤殺人暮夜無知者敢逃死不言遺街鄰累乎當自首詣獄抵罪來為汝輩別吾去矣言已即蹹步走孝子聞言大驚挽其衣跪告曰兒若然父可以不死父何遽耶父醉耳其人未必（徐樸作愈）死即死矣兒自有處敢遺累街鄰乎乃奔詣塗人所驗之塗人果（從容此處刻有字問之乃）

死者回報曰死矣兒可以處此矣父勿怖以自傷殺人償死法不可貸則可代今擊殺塗人暮夜無知者兒出承罪孰其辨之以兒代父豈曰不可少尹曰辜在我汝何可死汝死吾忍乎吾自死也宜吾行矣孝子挽衣不肯捨再三跪告曰父一出必無生理以八旬老人幽囹圄兒忍乎萬或不免臨刑兒忍乎不忍於心兒勢亦必死（此理實之權衡）與其俱死無益何如兒獨死之愈況兒有可死者三（起方正學子九京應驗）兒年逾五旬死期將至過此後焉知能七八十歲能百歲而能不以旦暮（趙孝先傳而傳張斯光無疑）他疾死兒可死一兒為父中子前有兄後有弟可為父終養計父不至孤獨老也兒可死二兒有子好學而篤行他日必大吾門可

承宗祧兒非斬然於嗣者可死三有此三可死用代父罪保父風燭之年寧不愈於徒死乎少尹且泣且卧徘徊不能决孝子秉閒潛奔塗人所欲出名認辜及至無之竊訝犬曳乎盜刼乎抑街鄰惡其及已轉移之他乎遍跡之不可得行至西門觀音閣前聞閣上呻吟聲入訊之塗人在焉問何來此曰被人箠仆熱睡睡覺夜失歸路匍匐暫卧此身殊負痛安得茶飲我孝子大喜掖之家少尹及家人俱大喜作飲食謝塗人去

西山野人曰或曰塗人受擊死久矣何以復生將無原未死者少尹父子於醉迫中誤認耶曰否否王法天理之用也違天者必罹

法天或使之若天者天必佑之法烏得而及之塗人死矣少尹不以暮夜無知擬逆罪少尹之心有天矣孝子不以暮夜無知爲少尹晝辭罪策挺然身代之孝子之心有天矣天在孝子父子之心曰公曰誠可以格天豈不可以回天塗人之不死所以救孝子之死天實爲之也感天地動鬼神孝之德大矣哉(孝經十八章呂謹名所以精列四書之中)

如此孝子俾脫脫諸人早見此定冠冕于李瓣甄婆兒九人之前(彪西)

原作稱先生今僭易孝子原作少尹高山公今僭爰高山公以便入史傳父　附識

續垂棘編三集八卷

洪洞范部鼎彙編　男　翔參閱

遵諭陳言疏　朱裴

吏治至今弊甚矣夫外而司糾劾者直指也今巡方久經止息矣內而司糾劾者臺省也今科道不敢風聞矣止留督撫二年舉劾之例督撫又狥情面非以微員塞責則大半空疏具復請暫停止矣嗟嗟參劾全無狼貪安得不鴟張乎(從人不敢言不能言亦不肯言也)上方惜民欲其生羽毛而貪吏吮之則盡皮膚上司之嚼吏下司之嚼民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請　勑滿漢九卿詹事科道齊集　天安門將直省自大僚以及有司許讜言公論擇其介貪婪素聞者公舉數人清廉茂著者(眞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公舉數人謂之朝議令詞具題　皇上容遣按名採訪果羣言不謬下法司嚴加處置懲一警百有清忠廉介者註冊　御前破格超用如此旌廉與除貪并行則吏治丕變不難轉災爲和矣

不用冗語不襲陳詞一往正氣足令豺狼骨慄此與禁殉疏皆得之先生年譜中禁殉疏爲官禮科都時作此疏爲任太常正卿時作語云活萬人者壽萬世即此二疏可卜先生之年(彪西)

請禁殉疏

朱裴

題爲請禁旗下殉葬之習以廣皇仁事竊惟傷殘民命者干造化之和（四語已握一篇之要）僭竊典禮者關王制之鉅臣于八旗身殉主葬一事不能無議焉臣聞旗下風俗本主臨終之時多問奴問婢以跟隨本主相詢若已經然諾即報知禮部其人即雉經而死相沿成習視爲美俗不分貴賤不論品級凡素封之家皆可爲之臣以爲泥信幽明僭亂傷生未有如此事之甚者也夫以見存之主命而責問奴僕或畏其威而不敢不從或懷其德而不忍不從二者皆不可爲訓也好生而惡死人之常情豈可以一時之僞諾而遂迫其捐軀輕生亦非盛世宜有之事况此典禮古來惟王侯間有之亦多禁絶不行而况于常人乎孟子惡作俑爲其像人而用之尚且不可安在習尚相訛而聽其歲傷多命者哉揆之我皇上好生之念當必有惻然于衷者矣伏祈（只皆有不忍人之心何况聖主）勅下該部通行嚴禁一以保全生命一以崇正人心所關非渺小也

讀陳情表而不孝讀出師表而不忠讀禁殉疏而不愷悌慈祥者必非人也高忠憲同善會曰以活人爲事近如徐健菴盛珍示諸先生踵其遺規特示之銘曰天下好事無如活人嗟乎活人于未必即死之地視活人于必死之地者其功爲何如　彪西

學論一

孫子昶

（學論數篇直吾輩寒窗下五夜鐘聲也）

孔子之言曰吾道一以貫之及門如冉閔以下曾不得與聞焉嘗擇曾子子貢以爲庶幾可與言而告之曾子幸唯矣而子貢未也乃疑之何古之學者之愚也今之學者獨不然雖孺子稍知訓詁而領大旨者皆能識一貫之義而口爲之辭至于大人先生而名世者求一如冉閔以下之人卒不可得不特不爲冉閔已也求一不爲庸衆人者而亦不可得若是者何也則以其不知其學之故夫學之道豈獨出於四子書之外哉今之學者于四子書也成童誦習之白首猶不知倦其潛心者自漢唐之註疏以至於宋明儒之說靡不辨論折衷而歸於一不可謂不精矣而謂之不知學何哉（以爲近日時文名家作贊）吾見今之說書者矣殫數十年之精力而竭有生之知章分而句解之取神于渺不可見之中如與古聖賢面談而耳授者亦幾乎得矣然原其心不過曰便於作時文而止於是斂者頃其才勤者竭其力勞者鼓其氣靡不求工於制藝以盡吾爲學之道而制藝之必於求工如此者將以取巍科而希榮祿也夫孔子孟子曾子子思子之爲是書也豈僅教人以工制藝取巍科希榮祿而已哉此天下所以不知學也雖人人言一貫而聞性天然亦何裨之有

欲掃千年陋邪能一日忘　彪西

學論四　孫子耜

古之所為名則節義忠貞之名故歿世而名不稱孔子猶疾之然而終不敢求者（名之不可求知此）以其徇人而忘已也今之所為名則功名而已是其名已不如古而求則愈反甚得其名則榮及鄉閭不得其名則辱及祖先急於名雖途人以為賢淡於名雖父師以為迂遂使科目以外無復有名名以外無復有學求之急者衣不暇着餓不遑殆是亦一過門不入之禹朝至日中昃不食之文王也不可謂不勞矣求之切者（求名之人讀此應亦悔悟）生有所不顧死有所不惜是亦一剖心之比干而歌薇之伯夷也不可謂不苦矣求之誠而確者齔齒而垂白不休

息是亦一髦期不倦之衛武而老至不知之尼父也不可謂不堅矣至問其所求者何事（三言一以蔽之曰求富貴也）不過曰登賢書也中禮部也傳臚甲也故一登賢書雖冉閔不足方其品一中禮部雖子思子輿不足挾其長一傳臚甲雖孔子不足擬其榮其所學者僅此故既得乎此遂不復學（雖五車在目到底是不曾讀）則所謂學者非果有所見於學而學之也以不學將不得乎此皇皇於此而不得不學也然則四子書亦仕宦之捷徑耳嗚呼天下豈尚有學耶故曰學不必登賢書登賢書亦未始非學而必以為學在是則不可學不必中禮部中禮部亦未始非學而必以為學在是則不可學不必傳臚甲傳臚甲亦未始非學而必以為學在是則不可吾願天下之學者立志曰學非求名名亦有時而至

既不抹殺功名亦不抹殺科目如此立論較胡敬齋辛復元猶覺圓融（彪西）

學論五

孫子昶

學非工制藝而求仕求名也學以作聖人而已吾甚怪天下之學者非尊聖人之名如天而實畏聖人之名如盜賊相與立誓絕口而不敢言設有一人焉曰吾將學聖則聞者不驚必笑且將視之為愚而擯之為狂矣（甚之善罵且呪）嗚呼此豈聖人之心哉昔者七十子之徒蓋皆有志於聖人矣非徒有其志也且竭其力而事事模倣之猶不可竟得然亦終不失為賢人（小用之而小效）惟冉有者遜而讓之曰吾力不足夫子從而切責之今之學者不獨不敢為不敢志而併不敢言夫以聖人為志而為之雖學聖人者百千萬億吾未必其有一二人焉

果聖人也而咒於不志不為而不言天下豈復有聖人哉不知聖人亦人耳吾幸有目而能視吾幸有耳而能聽吾幸有口而能言吾幸有手足而能運動吾幸有骨肉血氣而不死何一非聖人之具也吾幸有心可以思之而無所不通吾幸有知可以窮天下之幽渺（滿衢盡是此言亦未可概駁）吾幸有力可以無所不為而不可得上何一非聖人之才也吾幸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吾幸而為人不為禽獸不為草木吾幸而不為禽獸不為草木而具聖人之質具聖人之質而不為聖人則何不耕田力穡而為農則何不遷有化居而為賈則何不庀財利用而為工而必於讀書書作於聖人聖人教人以作聖人也（觀陳剩夫明小泉王心齋朱樂菴等即農工商賈未嘗不可為聖人）

故學者欲為聖人則當讀聖人之書如其不欲不如勿讀何也讀書云者舍學聖人無別法也故為聖人易為科目人難為聖人必之已為科目人必之人人亦何憚而不以聖人為志哉志也者欲企之而必欲至之之謂也今試語於人曰我聖人也則誠愚而狂矣今也不然曰我將學聖人也（馮少墟曰以聖人自居則不可以聖人自勉則可）則其為聖人為賢人為儒人為庸人正未可知也而何狂妄之有吾之為是說也願天下之學者志於聖人而已誠有其志矣若夫作聖之法則曰在四子書與吾心

心清則理明氣暢則筆快理學飛將吾道干城鄙人竊不自揆妄扁小齋曰聖人可學而至讀孫玉一作私喜同心　彪西

聞論　孫子昶

顓孫氏聞人也、曰、不然、奉教於夫子、而聞之念已久、去夫子之為是言也(揉木爲源)、恐其立念或差、而誤受聞之禍也、聞之禍如何、曰、如王莽、莽之弱冠而恭儉也、初非竊竊神器以為盜善之地、不過求聞而已、初非期聞之盈宇宙徹天地而不可揜、求聞之為濁世佳公子而已、由是忍嗜慾蕭介、里巷稱之、宗族樂之、而聞成矣、彼其心私且喜曰、我之心不必如是、而姑為如是之行、世從而以我為真如是、而如是譽之甚矣、世之可欺也(欺字是禍根)、求聞不已、而聞愈不已、聞於一鄉、聞於一國、聞於天下、聞於天子、聞於婦人女子、雖當世名儒朝廷巨卿、無不以為賢人君子、彼亦不自知其實非賢人君子也、以為古之賢人君子、皆不過如是、其未遇也、人以為孔顏曾思、彼亦自以為孔顏曾思、人以為卿相師傅斷宜、彼為彼亦自以為卿相師傅斷宜、彼為其在元成之際也、人以為夔龍稷契、彼亦自以為夔龍稷契、其在哀平之世也、人以為伊尹周公、彼亦自以為伊尹周公、人以為宜居攝、彼亦自以為宜居攝、人以為堯舜湯禹、彼亦自以為堯舜湯禹、以聞求名、而名得、以聞求利、而利得、以聞求國而國得、以聞求天下、而天下得、彼方且以為名與利國與天下、皆我之不求而自至者、並忘其初之為聞矣、迨其後禍及天下生靈、

禍及漢家社稷、禍及王氏宗族、斗柄不輔、漢刃及頸、彼非不翻然悟、慎焉悔、而身死禍迫、不可及矣、嗚呼、聞之為禍大、而為害遠也、如是、可不慎哉、此夫子為顓孫氏立說、實以為天下後世立說、人亦可以顓孫為師、王莽為戒、毋欺人而自欺也、則可與道矣、

講聞之弊、竟以新莽為戒、得無太激乎、宋儒程子曰、救時弊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了一邊、不激不足以救欺世盜名之徒　西彪

春秋論

孫子昶

賞罰者非天子之事而天之事也（春秋二字開手擬定）天以賞罰之權付之主持天下之一人迨一人不足以賞罰乎天下然後賞罰之權復散之天下之人心卒而又有一人焉能以天之心爲心於是復以賞罰之在天下者合而收之以還之於天故天也者天下之賞罰所由出而心也者又天之賞罰所由存也不獨天子之權可以賞罰乎天下凡有心者皆可以賞罰乎天下何也一念之公即一念之天也公之天而我不與何不可之有不然雖食以千里位以公侯爲之寵而不爲之賞雖致於縲絏斬於朝市爲之殺而不爲之罰賞非其

賞雖天子不得賞之賞當其賞存其意無其事不必天子可也罰非其罰雖天子不得罰之罰當其罰存其意無其事不必天子可也今有殺人者於此雖童子必殺之然而不得以童子爲偕何也（遏取正[illegible]有力）於賢者何况於聖人古之王者賞人於祖戮人於社明乎賞罰之權我固不得而專之其賞也其罰也天賞之天罰之天者公而已聖人之心純乎公純乎公則一於天春秋之作以賞罰之在天下者收而還之於天也世或不察以紛紛之說解聖人而聖人始無辭於天下後世可謂知春秋者乎春者何天之所以榮也生也長也因其栽而賞乎萬物也王者知之曰賞必以春秋者何天之所以肅也收也殺也因其傾而罰乎萬物也王者知之曰罰必以秋（近代殺有罪曰秋後處決）作史而名之曰春秋以春也者天之賞秋也者天之罰明乎當時之天子諸侯俱不足以賞罰乎天下而仍使天賞罰之也故士師者天子之吏而孔子者天之吏天子有賞罰使士師行之天有賞罰使孔子言之雖然天有賞罰天不能行仍俟之天子者有其理而無其事也孔子有賞罰孔子不得用仍俟天下後世之士師者有其道而無其位也或以爲春秋者魯史之舊名錯舉以言之耳噫以爲魯史之舊名則然以爲錯舉而言之可謂不知名書之義者矣

方正學論作文必以新奇爲主何謂新奇如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橫渠濂溪諸人之通書西銘太極圖等發人所未發卻在人人欲發中者始爲新奇此文從春秋二字想出天之賞罰豈非新奇　彪西

正朔辨　孫子昶

天可改乎曰可何以改之以正朔改之正朔改則天改天改則地改天地改則天之下地之上無一不改是故三代聖人以正朔改天改正朔必改月乎曰否尚書記太甲之格廟曰元祀十有二月蔡九峰以為改歲不改月引周詩秦史以辨之詳甚然則果不改月乎曰不然朱晦庵註孟子以周十一月為夏九月以周七八月為夏五六月非改月而何夫晦庵九峰為親炙師弟子其所講究而考證者非一朝一夕註經書以示後學乃至相左如是人將何所適從曰從晦庵九峰之詳或不如朱子之確是又大不然小雅

六月之章十月之交朱子以建未建亥釋之以周詩証周月周故未嘗改月也（又思閔欒總為末後詩言四月數語作波）是則以孟註証書註朱與蔡左以詩註証孟註朱子又自相左以此為是則彼非以彼為是則此非一是一非人果將何所適從曰當以春秋為斷春秋記事之書孔子之信史也定三年記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郊必冬至十一月而曰正月一証也成元年記二月無氷若二月為卯月無氷何災之有今以無氷為災必丑月可知曰正月既斷為建子之月當在冬而冠之春况夏五月秋七月書之不啻一二將改月亦改時乎曰不改時蔡九峰註泰誓以十三年春為建寅月論語亦言莫春風浴若暮春為寅月浴之風之亦何所取爾乎春王正月胡氏為夏時冠周月是也曰非然也建子之月在夏為冬若周不改時當是冬王正月夫子改冬為春則是夏以子月為冬周亦以子月為冬周不改而夫子改之於夏為悖古於周為悖今將舉周時以垂萬世矣何為行夏（程朱之理斷張之言公孫龍子之筆）之時况一歲之中前一冬末一冬四時破亂時不成時歲不成歲周先王當不如是差謬春秋中有不記月而騈云春者若舊史記冬而夫子改之其將屬之前歲耶後歲耶夫子亦何從而據之然則改歲改月改天改地無時不改之理詩言四月維夏論語言莫（有學有識又有筆力者能之）春以其自堯舜以來亦有如是之名民間相習而為咏歌非曆書

章奏周固不得而禁之也安得以彼証此聖人者禮不相襲商之改與不改世遠不可定要不得以周例之况事不師古之秦又烏足為憑

理明學博出言有章向得崔小衛正月辨既録垂棘二集中今得玉一正朔辨又服四月莫春等語為民間相習與曆書章奏不同恰為確論何閒喜之多才如此小衛云行夏之時聖人時中之學春王正月聖人尊王之義予又記前輩崔文敏云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其說與小衛相合附記以備參考　彪西

高標道學之名辨

孫子昶

明儒之識宋儒者曰高標道學之名嗚呼此其所以謂明儒與夫道者何路之謂也今天下庸人孫子日日循行一舉手足而皆是道其至近者也夫學者何效之為也今天下朝吟而夕講人人所佩服者是學其至常者也如此而謂之高豈復有出於其下者而為淺近者哉夫以道學之名為高則彼之所為者不過記誦辭章之習則卑之甚者矣勢不至流於小人而不止甚矣明儒之陋也辛復元先生曰學不為理學所學者何等學也人不為理學所為者何等人也得此一辨庶幾不流為小人

彪西

道學舉業說

孫子昶

道學吾之體也舉業吾之用也以道學為舉業體中之用以舉業為道學用中之體道學之工在身心性命舉業之工在言語文章以身心性命發為言語文章是道學中之舉業言語文章根於身心性命是舉業中之道學身心性命確乎不易尊道也言語文章隨時轉移尊王也尊王奈何不敢生今而反古尊道奈何不敢徇人而忘己學者於讀書作文時時體驗身心性命知行並進不出舉業而道學在是矣豈遠乎哉豈難乎哉豈迂乎哉

王龍溪馮仲好諸先生言雖彰彰似當讓此簡捷

彪西

蜘蛛說

孫子昶

夫燕蝠頡頏而搖動之拍拍然兩翼常不及休息與蚊虻相逐於枋椒間不可謂不勞者計其所獲僅足果其腹而餔其子所謂力以自給者非耶至於蜘蛛則不然布羅必於戶牖之間否則開朗之處夫戶牖之間蚊虻所必經而開朗之處則蚊虻所樂赴也伏於必經伺於樂赴不崇朝而所獲已十倍於燕蝠矣所謂以有心圖之以無心俟之而一任其自為生死者也余故常咲燕蝠之愚而勞多蜘蛛之智而逸相去蓋什百無算也乃者蜘蛛營網於荒僻之衢蜂蝶罕至蠅蚋不投再三過之見其寂寂餓者終日未嘗不訝其愚而嘆其智不若類也及庚子季夏游友人呂鉉書肆見其簾楣容相網羅怒而毀之翌日則又布之如此者數四友人大怒搜蜘蛛而投之火歸視向者荒僻之物則寂寂者如故若夫燕與蝠則又不忌於人無損於物常常愛惜而怜護之繒弋曾不棊焉嗚呼何其用力者勞而用智者逸也然貪於得者亦速於禍不亟亟于利者亦終遠于害而全身彼機械陰謀適所以自斃也何也利之所在我趨之才力之不及我者亦趨之而才力之過我者又徃徃先趨之趨之必爭爭則不可則而禍害繼之理之必然無足怪者故不如智而守之以愚逸而用之以勞

救世文。非罵世文。

彪西

祥槐記　孫子和

曾王父卓軒先生○時有木墩一塊○方二尺許○自伐樹離土○削剤成器○凡十餘年○遂便置大門前○倫關坐乘馬之用○東移西就○枯槁類甏塹○明崇禎已巳春正朔○越四日○有羽客○不知所自來○鬙髮垢面○衣破衲○挈竹笞○趺坐門闌榻○口稱補衮者再三○曾祖母趙孺人○祖母劉孺人○各施衣布若許○道士指畫衣布○手摩木墩○言語諄諄切切○不可聽解○忽然出閭○化清風去○越二月間○木墩遍發萌蘖○青欝争上○旬日○皆成支柯○識者曰、休徵也○是○不可棄○去○先曾祖遂移墩樹天井花池中○封土溉培之○刈其頗冗○留大者四本○於今五十六春

秋○高數尋○圍三尺○四株下分而上合○若共一本○枝條橫布○圓如傘蓋○而濃蔭覆兩院矣○嗚呼○王晋公責報於天而植槐以人○先曾祖修德於人而槐蘇自天○有心無心之間○彼造物者○實鑑觀不爽○爵祿○名○位○在人者固不可必（作者注意在此）○凡○我○後○人○幸○明○旦○洗○心○無○失○忠○孝○詒○謀○以○替○厥○德○庶○幾○乎○天○道○不○遠○則○觀○此○槐○也○不○啻○鬼○神○臨○汝○矣○可○不○勉○諸○

瓜實並根○蓮花同蔕○既見河汾全集四十卷中○一曰、敦行仁義忠孝於不怠○一曰、尤望不以物之和為喜○而益修其德○可見賢哲過禎祥○處之自有其道○三復鬼神臨汝之言○令我佩服○彪西

送卜者賈和宇叙　孫子相

吾人不幸○被名利兩者○牢固牽絆○伈伈皇皇○不知老之將至○悲夫○和宇以數命二字○削○斷○許○多○才○智○網○羅○相與槃而安之○則又不幸中之猶幸者也○或者猶以盲為惜○不知天地之加厚斯人者○蓋在於是○何言之○夫人睜眼時在三界之中○閉眼時在三界之外○古之得道於醉夢中者○良有以也○且天下賺賺而不覩雲日者豈鮮哉○（師曠對君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與焉）苟墨墨於目而朗朗於胸○則和宇之得以沉潛于易者未必非盲之故○和○宇○勉○矣○哉○事固不可為淺陋人盡洩也○顧無復為有目者之所為○

入之王文成全書中○可與諭太和楊茂相為伯仲○彪西

賀生子序代

孫子昶

今天下何風氣也生子必賀賀必以文是士大夫而詩禮相往來者每於田家畊行之所謂比屋絃歌萬國禮讓於茲盖嘗卜之所以余雖都門遊宦鄉里舉賀者必求文於余余亦欣然應有所不辭今春來有故人造余又以賀王君相告且道其行事曰王君諱某字某少服隴畝壯遊市井老敦德義年已六十艱於嗣鄉里往往代爲禱祝之相與訴諸上帝上帝曰俞今果誕一子頳異特達雖襁褓中儼然可畏若出人頭上者不可以不賀予思不與父老飲蜡酒幾十餘載王君之好修不得一握手獎勸之其子之瑶環亦不得一摩而識其頂又不敢妄稱陰隲福善之說以上誣高旻又不敢謏語浮辭以違余之素心姑就來辭而筆其行實曰王氏有子頳質實醇朴頳勞力田疇或早橫六經而光大門戶其善撫之其善教之

(兩言爲俾諸賀文式)

賀文之弊也千百周孔滿街聖賢令人數見欲嘔矣古道照人賴此不墜　彪西

天地論節數字

馮繼祖

近與一友辯論天地如何安頓因據古今成說並天地顯而可見之形象深加度量務得一至當而無可議者方爲定論按王蕃渾天說曰天形似鳥卵地居其中猶卵之黃故天包地外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地之上下四方皆天也朱子曰天在外常周環運轉地只在中央不動惟天運轉不息故援許多渣滓在中間而成地彼有一息之停則地陷下二說相通似矣(天行健)又一說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夫地既是水載則水所載者一地而載水者又是一地吾恐地之爲地將千百重而未有已也說即本神異書中亦不可盡信又西士一說天包地外地居天中亦猶之王蕃朱子之言又言地形如一大圓毬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吸于圓毬上(粘吸二)(宇矣道)故海水繞毬而流人物環毬而生有正者有倒者有横斜者此說深覺怪誕而黃周星信以爲然遂引燕京之與粵東地之相去不滿五千里而南北極之出入度數已差等詞以証西士之說之不誣夫地有高下不徒有近遠以燕京之高視粵東之低則南北極之度數安得無差况地形雖至大至博不能無上下四傍其在上一面可以植立人物流溢海水其在傍在下斷不得有人物海水且人物海水實不能與日月星辰同繫于空虛之中今

試上觀乎天非積氣而成者乎積氣而成其空虛無物可知日月星辰同繫于空虛之中與天旋轉無有一刻止息此亦可了然者地之為地積陰而成重濁之體為天氣所抱持雖上下四方皆氣而下者之氣似當沉厚如重陰積霧細縕薰蒸（與朱子說同）不必同在上者之輕清朗朗也聞昔有觀星宿海者途窮盡是埿砂舟車俱不能前惟見霧氣瀰漫上與天接以是必之亦必之于理而已不知博物高明以為何如

前輩程子曰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胡致堂曰天非若地之有形也真西山曰天無實形許庸齋曰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許魯齋曰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是作擬形論理可作前輩功臣 彪西

還竹記節數字　高瑄

余愛竹小齋東南種文竹數竿西南種武竹一竿其根屈曲如拳余憐其孤弱遂拔而棄之幼子士植於圃南女墻下數年猗猗青青冒烟雨搖星月憂風颾凌霜雪寒暑晦明動息之變千態萬狀如文清公所云也余見而愛之擇吉移還故處（文[illegible]在此一句）因是重有所感焉一竹也胡為乎憎也胡為乎愛也胡為乎憎而不終憎也胡為乎愛而不遂愛也余學以理性為功茲好惡弗常取舍靡定既乏知物之明又無容物之量倘非幼子植之不幾作爨下灰乎記之以昭余過一竹也今日之所還非即他年之所棄者哉曾幾何時而幽棲僻處飲天和食地德靜攝潜修以有今日其發越亦甚奇已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故言泰言否言剝言復此竹固消而息之時也記之以明物理今而後知天下無棄物也司用舍之權者可輕言棄哉雖然物不能使人愛之而終棄之亦可羞也若斯竹者其亦可以少舒憤悉矣獨是余之慚悔靡有已時

正好惡之性慎用舍之權嘉其幽棲靜攝戒以終棄可羞絕大手筆 彪西

壽張太翁八十序

郭 新

禹型作吏而有循良聲也滿天下以禹型進士作循良吏而豁翁之父則今日之壽翁者不能不以禹型為之子而翁無以子為也（一轉）即新之得友於翁之子逾十年矣又而益親為翁今日壽亦無以其子為也（二轉）夫豈必至今日壽翁而始無以其子為哉（中說）自翁之知其子之友逾十年而非猶夫友之父者也新既不違世事獨嗜古人書友天下士於詩酒山水間尤矯節自好不欲與富貴人遊家日貧至不克養其父自若也為他友父者戒其兒勿與交而翁獨喜之曰是吾兒友也及新讀書百泉日扃戶不納一客惟禹型時得

過譚絕不與聞簿書閒事雖翁以祿養饋遺亦謝不受間跨一蹇抵禹型署省翁亟走歸扃戶不納客如故而翁益喜之曰非獨兒友亦我友也夫以翁之知有新不因其子如此曾是新也而友其子（小結）始因以知有翁哉然翁之知其子又有進于是者（四轉）方翁去共城也冠且大至禹型決百泉水溺馬足使冠衆處泥淖中進退失據輒仗劔率忠勇士千人擊其後冠鼠竄去翁壯之喜為禹型畫戰守策遣致禹曰兒無以髦故忘民社父尚能善飯目炯炯看兒斬冠首以報也冠退民疲率不勝征賦諸上官徵牘若雪片下趨云應不及額罰且削禹型固急公而為民命寔不辟罪戾靜以安人

敬以守官不減元使君治泰陵時翁曰兒為民父母能與次山先生同父也何髦之有故禹型得一意為廉能吏而灑然于兵賦戰守間也（收處有力如虎）豈非恃有翁之知以養其志哉然而翁之志不自有其子始也（五轉）翁之成其為禹型父者從其業孝廉以至今日才十有四年而翁之樂貧篤學自成其為翁者且五十年此五十年中默觀于天道倚伏物理盈虛人事消長之故得乎中而超乎外者如一日至於今且八十淵如穆如形神愈善翁自有之也何必為今日禹型父而後為翁今日也哉豈惟翁不以子為壽新不以其子壽翁即禹型之為翁壽亦止壽其為翁者而已而無以子為也若是則（六轉總是一意[illegible]）

今之八十又何足為翁壽多焉

一字一思一思一轉壽文如此真能推陳出新　彪西

九子詩詞本于晚唐其才情橫溢另是一機抽文雖少讓于詩然猶愈于張帽李戴者多矣　又評

虎谷先生至德碑　　郭新

虎谷先生者張少司寇公慎言金銘先生也先生嘗為侍御矣天下賢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皆稱金銘先生而虎谷諸父老不稱其官及其字獨重其里以先生有至惠不能忘曰虎谷先生者諸父老志也虎谷在析城溪山深處如虎負嵎渴欲飲而下泊水縈之聲嗚激越奚懋㥁蹇狀多奇其人士簡樸而文諸父老率子弟力嵎間（伏）磧田壯者間走遠方供俯仰先生退居虎谷不問家人生產築泊水坐垂帷卻掃博蒐經史優游詩文筆墨間非探山水不出尤精內典與一二老衲子俱晨夕鐙火遠映林外壬申癸酉流

寇狎至以數萬衆壓𨚗邑犯山谷田里皆遍巖逃穴辟者莫知道其死寇去（明季之弊如此）兵甫肯來尤而效之先生移城中念族黨閭里不置廼經營虎谷計壘守得力莫如高閣善遂破產為之歲有半報竣題曰同閣無親疎恩怨賢愚舉集焉先生自為記刻石記事又感時觸變情見乎詩蓋悲慨流連不自禁云閣制高五丈廣方十三丈各有奇其衛左右翼又各得十有二尺而附益之如人身然尊其首巠其趾虗其心實其口明其耳目振其股肱維護其脅與背獨立不倚介然一大將軍也掘井汲泉儲糗糒畜炭藥列矢石挺刃重門擊柝堅壁清野一聞警遠近如歸丁壯盡踞其顛分甲署長

置遊徼懸機設礮靜以待之寇凡四五過都仰視莫敢誰何遠避而疾走前後所全活甚衆奔閣不逮以死僅五人婦告女身名完焉然閣之役取材也弘用力也衆歷時也久先生雖世顯實素業文人耳坐是餅罄壘耻不顧也城之而且隍之周其里無一家一人不安堵樂生者甲戌後寇犯大河以南及荊楚巴蜀殺掠之慘殆過秦晉汴洛楚蜀中人謂秦晉為寇所自咎怨秦晉人甚遇輒撲殺圖首功執詣有司者又倉皇不剖速膏斧鉞間或羈留遷待移文稽覈不然勤令從軍討賊以是秦晉人脅從羇旅無望生還（愬）前所謂走遠方供俯仰者累年不還所俯仰皆大失望日夜悲且

哭先生惻然設方計為乞印文於有司各署姓氏年貌識所向卻手削公牘諄諄數百言泣訴交作擬啓當事者暴其函不緘遞無（敘述中簡而且詳宜合龍門扶風為一）遣主授謹幹力持以往得便宜從事謹幹力如先生旨遍走汴洛楚蜀間求音耗得脅從羇旅諸狀輒遞當事者印文並所削公牘當事者受讀無不感且泣（人性皆善感而遂通）數行下悉行矜釋生還者百數十餘人獲澤汯沁間人附以還者且衆寇後歲大饑疾疫大作死者亦幾與殺掠等先生出橐中有以急不能掩葬者視藥餌以起病者散粟給絮以賑饑寒者所全活又數百餘人由是虎谷之父老子弟以及婦人孺子家傳户語僉曰司寇公活我終不忘微公我父子

兄弟妻子安望有今日莫不鼓舞歡樂已而咨嗟太息至於痛哭流涕而重有感也嗟夫(前既叙明以下不可無此議論)士大夫未遇誦詩書慕仁義於鄉里鄉黨恂恂然和悅以相下豈不誠豈弟君子哉一旦稍稍得志即睥睨鄉里若富翁蕩少年若嫠婦孤兒率挑囊秉急設阱露芒利其貲為已有又招獻納僞按紙而籍其業破人之家至無告以死者皆是也此亦異類所不屑為聞先生之義亦可以少思矣(思則得之得則改之)先是乙丑丙寅先生為侍御以直節觸忤權奸與楊左魏周諸君子同時得辠譎戍酒泉命下偕一浮屠儵然長往雖妻子不一訣別居二年讀書賦詩課門人以忠孝之大酒泉人相感而化賜環歸送者數

百人至兆上不絶諸部落聞先生在爭求一見其面崩厥角稽首獻方物退而大喜(東結綰寗)蓋先生至德在天下遠人且然何待表揭而後傳於異世然非此無以末父老子弟没世不忘之懷乃卓碑虎谷道左甚非先生意諸父老以新從先生遊伯子覆旋與友善知先生當深又故不習為諛言可信往反千里至鄴下請作碑礱石立而待會新讀禮逕三年乃克為之再為頌詩遺父老子弟使得歌以末其懷辭曰(辭意又是昌谷一脈)潘象公當貴盛時閭里獨以惠居之海嶽可楫亦可危元氣周流人肝脾閶闔高明帝下窺嶽降生申答厥施偉人天寶鬪以私休養千春一見斯長鋏切雲冠服奇白簡擊奸胥小誹荷戈大究禦遠魑楊左身死心相知咎由稱平理有虞放歸田埜孳星馳殺戮為耕弄潢池將卒無煩赤兩眉傑豎一鬮大行齊淵者其隍崇者陴士女弱肉謝軀羆維桑坐鎮羽扇麾羴旅生別哭孤嫠一紙風行百口歸粟散嚴冬哺大饑家曰司寇餅無儲牢官見身度闍黎刻莊嚴海宣弘慈虎谷雲生白水游

夙服金銘先生詩尚未盡悉先生之為人讀此文乃見大畧中幅士大夫未遇一段尤欲專刻斗方誕告四方非專為金銘贊服金銘詩為吾晉三百年第一開闢手九子詩為吾邑三百年第一開闢手予既録兩先生詩大半于批選三晉詩中復録

此碑記以見兩人心同道合庶不蹈東坡諛墓之譏(彪西)

夙慕九子之文未得也戊辰春令姪昌侯惠我一冊挑燈披讀驅人腐氣萬千先生之取名曰新殆不虛矣擇其有關風教者乃得四首以傳又評

先妣百日告文

郭新

天啓二年歲在壬戌六月十有三日丁丑為慈妣仇孺人百日尊大人奠以牲酒命哀兒新從拜如禮哭告於靈之前曰母兮鞠我二十八年文不經史行不聖賢功名偃蹇妻子愚頑心之憂矣口終難言鬱極病久厭苦人間兒至不孝呼天籲帝祈代以身願減其歲百跪陳情一字一淚不意天遐而且帝（怨之太甚）瞶人母有幾徑奪之去既絕復蘇攀兒項背詭曰其愈戒兒勿懼兒心如割掩泣長跪受母遺命痛不忍記尋復思之肝枯膽顇合掌長往兒不能從日（祇人有心予忖度之即我辛酉正月之讖也）夜哀哭聞否難明時聽柩側冀其或甦久不可得推而號哭儼然

忽焉在前在後恨不牽裾地下左右因父在堂又無他子相倚為命未可覔死雖曰未死禽矣獸矣嗟彼禽獸母子依依兒罹何罪死別生離人皆有母緊兒獨無生何不辰天乎地乎上愧天地下怍生平讀書自負寵辱不驚致母客死罪豈可容就使異日立言策功才人滿坐壯士趨庭垂金節玉列鼎銘鐘登堂失母何樂何榮盡如於今同母無生母未返葬兒未成名生固不可死又不能哀哉痛哉母曾有言舊塋不理相土而遷籌啟大事其慎且虔徐以圖文筮月卜年兆域開吉扶櫬歸田葬期踰制罪通于天罔日孔棘旅思皇皇母其有靈或懷故鄉勉焉寧居有兒在旁言念及此嘔血刲腸犖犖苫塊羸病多艱茹葷食肉於禮未安祇有酒戒終始三年爰讀喪禮世緣謝絕力受自母敢不盡竭曉研昏欒愛此日月賴父深仁邀母至德長安豈遠馬不可捷幸我外翁健步善飯祖母且康餘何勞念死不足悲生不足戀逍遙諸天無或感歎胡夢匡床掩面擁衾就之省視流涕沾襟兒呼母語母語兒聞急失所在大言未申長號玄冥聲動人人次日再夢徘徊山亭少娌自隨云將遠行兒跪留之堅不肯停一慟而覺遶屋擗踊忽忽經月尋夢無由天上天下恍惚難求夢其如生淚下且沱殁而不（到底只敍哀情不著浮語極是）夢傷如之何屆茲百日母必來歆兒是明日兒之生辰兒非有母

何以有今有今無母兒何為心嗚呼嗚呼不知所云

無諛詞無冗語真情至性纏綿筆端視近世祭告祖宗父母滿口稱頌贊揚者相別天淵　彪西

必社洛　郭新

盍聞遊於方外一進不見前人索之暗中再來誰是作者悠悠馳顧落落平生表裏河山懷抱今古獨寐寤於知巳匪饑渴以定交恐失直諒多聞無當鄉國天下年互砥燈研遂足了壯夫優爲而（筆以議論勝人）一倖科名不須有千秋能事亦奚以苟富且貴又何可徒賤與貧惟仁賢輩相成斯名教中至樂即經利害死生之變皆歸肝膽性命之資吾道不孤（便寓規箴）自任詎小聖賢遺書踰萬卷敢負婆心朝廷養士數百年何補聖世況當寇盜之警莫非臣子之讎（有王郎之概）倚天長號拔地躍起豈經濟無能爲者於節義實有素焉才負多英志明一濬人各挺立絶去朋黨門戶之私交自孤行恥傍俗學籬墻之陋聲氣止知我（只愛讀書去那問得失來）白窮達莫問彼蒼非雨雲隻手易翻爲石赤千軍難奪盟曰必社訂之同人

雄詞帶出英氣若以四六中風派目之猶屬皮相如客座祝如友道銘當作一篇理學語録讀　彪西

續垂棘編第三集目次

卷九

衛既齊　字爾錫猗氏人甲辰進士見任山東藩司

郭烈婦傳　跋阜蘭載筆

吳雯　字天章蒲州人貢監

書賈捐之傳後　翩然閣記　蘊郁詩叙

陳懿訓　字有章聞喜文學

與陳子文書

上范業師書

譚登仕　字儒優緐縣人天啓辛酉貢七知縣

心學始終篇

曹干沐　一見重訂垂棘再見續垂棘初集三見續垂棘二集

試録序　馮少墟集序　馮慕岡語録序

春秋同門稿序　七孝序　題譚生

公餘跋　孟烈孝碑記　仰節堂記

與鄒南皐書　張公墓誌銘　薦舉策

仁體策

卷十

十卷終

續垂棘編三集九卷

洪洞范鄗鼎彙編　姪　翽叅閲
衛旣齊

郭烈婦荊氏傳

烈婦荊氏者猗氏縣興教坊儒童郭琛妻也、祖曰憲副公世爵、父曰邑增生文邵、母陳、爲臨湘令陳公澄度女、烈婦生三歲而祖卒、六歲而父卒、母孀無丈夫子、止二女、烈婦其長也、字於郭、未及笄而姑卒、既適琛、值家中落、烈婦勤拚作茹蔬糲不厭、琛善病、烈婦朝夕侍湯藥、經年無倦色、琛疾少間、産一子不育、已而琛病復作、勢且不起、顧謂烈婦曰、汝年少無子、終節非易事也、善自爲計、烈婦奮然曰、吾家世詩禮、母氏青年守志、豈容有再醮女乎、即君不幸、誓一死相從地下耳、遂歸訣其母曰（有是女有是母）、母十餘年茹辛撫孤、女今不得終事母矣、母壯之曰、餂如是乎、真吾女哉、烈婦乃盡出其衣飾爲琛償宿貸、又分餘物遺夫之女兄弟、視琛疾革、遂以醋和毒藥飲之、昏仆地、家人急救良久乃復甦、琛既瞑、烈婦撫尸慟絶者數四、昏憒中猶作進奉湯藥語、及夕氣乃絶、昔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也、殮之日神色如生、年蓋一十八歲云、

論曰、傳稱慷慨赴死、從容就義、若烈婦者蓋兼之矣、方其奮不顧身、吞藥自引決、使夫之（高識）及見之、何慨以慷也、乃自侍夫疾時已訣

其母則非發於卒然者矣殆所稱從容者乎其母氏素以節著則
烈婦之烈也有自哉
對母氏作質語俾丈夫見實行此等節烈非得龍門扶風遺意
者未必傳得如此真切 彪西

跋皐蘭載筆

衛既齊

子文先生居蓮幕吟賡不輟結撰種種余從鄴郡同學友得讀其
詩刻數十首歎其曠逸絕群欲就而問佳句法者乆矣乙丑夏初
值先生病未獲晤蒙出手編皐蘭載筆相示廼紀其奉檄馳驅征
途所歷自山川陵墓寺廟金石遺編以及蘭臺之墜文天禄之逸
字靡不旁搜博討裒集成帙其用力於文章之境亦勤矣哉夫祈
招之詩誦於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歐陽公集古録王氏埜客
叢聞多與史書相參証可以闡幽表微補闕釐訛不得謂類稗官
家言而遺之也獨是先生當跋涉崎嶇之餘不憚紆廻困羸過有

名蹟必勤憑覽探窈壑履荒榛剔蒼苔摩斷碣懐毫舐墨手抄口
吟此其嗜古好奇之性固有大異人者而險阻間關不以憂鰥饑
寒風雪不以迷離心有餘清與每獨徃神之湣定意之安閒俱可
識於此矣他日幸晤更將問夫游思恬養求所謂不過崑崙游乎
太虛者而非徒以文字相質也已

楊用修之風雅逸編耶王元美之宛委餘編耶石鼓詩岣嶁碑
從兹真僞辨註疏出矣筆者跋者有功斯文不小 彪西

書賈捐之傳後　　吳雯

賈捐之珠厓之議切實深遠有太傅之遺風焉嗟呼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尚憂不富貴乎顧汲汲焉置身讒搆之間授之以隙而使鷹鸇之徒得以乘之卒自中機阱身名俱喪豈明於籌人家國之事而反暗於策己耶抑區畫大者遠者反有餘而當近者小者智反有所不足耶蓋利達之念急於中而禍福之機蔽於外遂使立朝隨從前之直而承家墮善後之緒悲夫因思士君子修身約已其始未嘗不皆思卓然有以自立而後不能不奪於所欲如捐之者何可勝道雖其所遭不必皆如捐之之不幸而喪其所守始

終始尽則一也余曰之更有感矣人生福命不有定焉者乎（說到福命有定直令捐之輩心）有為捐之（風水論）而得者矣有為捐之而不得如捐之者矣有不為捐之而自可得而反多為捐之者矣有既為捐之而實得其所得而終惑於非為捐之謂終不可得者矣是其所蔽雖有聖人不能喻而止也可不痛哉

勸世文　彪西

翩然閣記　　吳雯

張司空華作鷦鷯賦阮嗣宗見之歎為王佐才而鮮于薦之官盧欽言之朝後以益顯然讀其辭多類莊周列禦寇之言萬品一區大小齊觀蓋將自適其適而並忘所為榮遇者子文賛府樂其文詞而善其意旨取秉居亾遊翩然自適之語以名其所齋之閣曰子盍為我記之於戲子文之趣蓋不可量矣子文負警敏不羈之才讀書為文章涵演而宏肆公卿之枋文名海內者如梁真定王新城無不推致而敬憚之挾其所優以與世相交固可大有為也迺枅牙角破崖岸沈淪下僚為雁鶩吏摘署紙尾宜有甚不滿於丞

哉之余負者而子文（翩然本源在此）獨視堤堰勸種植息爭訟和風俗暇則臨池嘯詠讀漢書文選不少輟嗚呼子文之趣誠不可量也矣凡人境遇何嘗謂為不適則亦何有可適者也謂為可適則亦何有不適者也使子文而持一不足之念則嘆老嗟卑光榮相眩將戚戚者終其身矣今子文惟知見境之當安而信在我之可樂則天下何地非樂土何官非膴仕況夏京奕奕可以施令而行志也哉且其官閒則其政逸其任小則其罰薄種蔬可以飽妻子釀秫可以醉賓客下簾清晝卧閣無營在顯仕劇任者鞅掌告勞之時而子文方左對孺人右理鳴琴羨松風之徐來嘉槐陰之滿庭弄柔翰味

新詞誠不知鵬運之為大而鷃斥之為小也則其有取于鷦鷯之翩然也又寧過歟獨是茂先賦鷦鷯而顧婆娑九列而不知止反令人致疑於古人尚不及今人之猶能有此性情也余用是益有所畏于子文也已是為記

安邑丞署廳事後止三間屋于到任半載家人將至不可以居因除屋後隙地捐橐購材復為屋三楹以處家室亦稍用別内外也遂署其外齋為代農堂而題其新搆為翩然閣代農出於東方生誡子詩翩然則取于張司空鷦鷯賦也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固非俗吏所敢道而為貧糊口枉下為工未嘗無髣髴古

人之趣也其樂於翩然自適之語亦猶是矣予丁巳冬交天章於　京師己未春就職來晉天章　台試被放後予還中條過訪代農堂慷慨談話酒闌放筆為作閣記嗟乎天章可謂知予之深矣予之不能自言者天章具言之以明予意之實有所樂乎此然未免溢美之辭予則不敢當將守此意以往隨時用舍期不負此丞者并不負我良友他日更有所進則斯文之策我者又何止修文辭之精潔也　戊辰夏五海寧陳奕禧題并書

視堤堰勸種植息爭訟和風俗不負此丞在此不負良友在此他日所進亦在此不得以空空翩然忽過　彪西

蘿邨詩叙

吳雯

康熙戊午春　上以博學鴻儒徵天下士於是士之能文章者咸集京師而會稽羅子蘿邨亦用大司農梁公薦應　召至時余未識蘿邨然竊聞其為人行至高（既探蓼莪南陔之源）居母夫人喪適丁賊亂里人皆驚避蘿邨獨處空山寺倚廬不肯去會賊大至見偉丈夫衰絰骨立苫凷間無懼容賊衆皆嘆異相戒退曰此孝子也（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何况精戮）願無驚擾孝子蘿邨生平自立可稱述者甚多不具論論其大節已卓卓如此余用是急欲識其人是蘿邨之所以至京師者以其文而余之所以願交蘿邨者則以其人也自是數過從遂發其篋衍盡讀所為詩

歌古文辭聽而則約而能肆博辯而深亭私心益敬重之是向之願交蘿邨者以其人而復以交其人曰得窮其所為文也越明年己未三月余與蘿邨皆放還蘿邨復入湖南幕府涉洞庭下熊湘而予亦浩然歸卧中條之麓家居數當骨肉之變憂傷荼苦轉以病困足不出户限者且一年蘿邨顧於數千里外時通尺一問訊慰勞無虛月其篤於朋友又如此繼又數勉余作瀟湘之游而余亦以他事南來得再握手使院中風雨琴樽晨夕無間回憶曩歲蹀躞黃金臺上時直昨日事而鬢髮各變感慨係之矣已更出其所已刻詩凡十三卷曰子盍為我益細論之余自惟不敏何足以

言詩顧竊以為古之為詩者大約皆出於忠臣孝子勞人思婦所不能自已之情初無意於為詩而矢口信心其詩亦遂為後世之所莫能及而為聖人之所樂收今蘿邨既得其所以為詩者矣尚有疑於聲韻之微體裁之末乎其詩古今體具備而更附以長沙感時賦事諸什（為下胞與一段伏案）益羅邨身在軍興久矣親見戎馬交錯殺傷狼藉婦子纍繫井里蕭條雖大寇已殲而荒郊廢壘殘骸撐拄每悲風四起驚沙亂飛烏鳶啣肉而晝翔豺狼穿穴而暮嘷故其詩益慷慨悲嘯蒼涼激楚而不可讀嗚呼羅邨仁孝凝靜人也向在山中身臨白刃而不懼而何以至此則感愴涕洟之無從也豈非在已（理學文）

（童子正聲應之工）則其天已定而在人則胞與之懷又不能以自已歟然則讀羅邨之詩益以見羅邨之為人也嗚呼羅邨豈但為詩人也哉其論詩與薛德溫陳白沙王陽明崔仲鳧諸名公確合于欲借此以為予三晉詩選兩集總序不知天章許我乎否　彪西

與陳子文書　　吳雯

偶爾欲書遂臻妙絕此先生之真書也又添巾箱一寶矣至于書法弟雖不知然書之意竊能窺其一二昔人之論書也謂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夫人品何與書法而苦欲其高何也此正先生汩汩名利不可作書之說也弟雖不能自信為何如人而于榮名厚利實棄如土梗徒以家貧親老妄希祿養清泉白石實未嘗一日去之懷也不寧惟是更覺枯隱寒儉一流亦非聖人所許夫子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有道在焉其志始為不虛如但深山大澤尚蒔藥釀秫以為口腹即或草衣木食有驕天下之心而無洞古今之學（苦學宗旨聖賢真傳）恐猿飲鳥言皆可托不拔之操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期冀深遠）近讀于易竊用究心人事叢沓不獲靜悟不知何日真能閉門謝夫子何人哉惟知已竢之

郊寒島瘦原無仕之福命仕之才學仕之階梯而動曰高隱試問若輩即欲不隱得乎又有一種仕宦人或飽所欲而不顧仕或有所畏而不敢仕或限于資格而不能仕高者狂飲吟戲下者携妓相羊居則曰吾高隱不仕也果若此是巢父許由愈于稷契皐夔莊周沮溺賢于周程張朱矣讀天章與子文書得不興感　彪西

上范業師書　陳懿訓

昨晤先生容不十分精采○頗帶弱色○退而有憂思○思欲言之○既又不果○雖然不言則心不安○訓亦行乎其心之所安○不予心以不安焉而已○況先生何如明鑑○豈其不知諒者哉○故敢就管見以進陳○凡人之始生○有命焉有性焉○皆賴先天之元氣以凝聚○是氣也無形無象○周流于一身○精賴之以結○神賴之以生○日用動靜無非此氣之運行○氣之所關大矣哉○惟聖賢善養之○愚人則戕于淫聲邪色○戕於勞苦思慮○至於氣衰而神不聚○精不固○則形枯色槁而四體乏力矣○故精氣神老氏謂之三寶○然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

之則一○吾人欲長生○凡所以壯其氣○保其精○生乎神者○寧無方哉○全真得其方而常用其功○則籛鏗之壽○數信不為多○在先生純乎其理○一日而百年○何必言數○雖然理數兼至云○胡不樂○中庸言必得其壽○必之於理也○訓言必得其壽而人與有力焉○何可不為先生預期之○（歸重人力是全篇注意處）一曰絕欲○欲動則精耗○精耗則神氣亦隨之○惟為之絕焉○雖不能日益○亦不至日損○夫精為腎水所生○惟水能生萬物○苟一枯竭則元氣大傷矣○況先生卦氣之將周也乎○烏可不絕之以培壽基○一曰節勞○凡聖賢之生○其不能不勞者勢也○理也○然勞之而不知節則足以損乎精神也○實甚○廣成子之言曰勿勞爾形勿搖爾精○乃可長生○羅念菴云○身後碑名空自好○眼前勞苦為誰忙○此欲人安靜以養神也○一曰寡思○吾人之於理道○鑽之彌堅○疇能不思而得哉○其于理道如此○人事亦然○然勞力而有損于身○世皆知之○過思而有損于神○知之者鮮也○思過於神思之多○即神之衰○求長生者其法雖有數萬端○然離清靜二字○皆屬邪道○（亦猶見人靜坐便嘆善學之說）則思之有害於神氣○閱盡千經萬卷○皆如此說○白樂天云○自今學得空門法○消却從前種種心○凡此數言者○諒先生所不屑○亦先生所知○訓戒聞○尚書禹謨舜曰無若丹朱傲○舜豈若朱之傲者哉○然而防微杜漸○愈見禹之忠誠○在訓何敢與禹較○但愚忠愚孝○自古有之○訓惟

盡其愚忠愚孝之心焉已耳○若云過責先生也○則吾豈敢

文不甚高○又雜引二氏○非吾堂中學規○然其用意真切○修辭委婉○有張猛對漢成帝乘船之識○忠告善道○今人棄如土矣○附錄以為及門之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勸○　彪西

一曰絕欲、似為予婢妾而發、予因予孫孤單、竊比王陽明章楓山而為之、一曰節勞、似為予營放而發、予因鄉里貧苦、竊比高景逸之勸鄉紳、白東谷之述先業而為之、一曰寡思、似為予選刻諸書而發、大選刻似不宜與前兩事埒、而陳生猶進戒之、此等肝膈、愈于唯諾萬千、　又評

心學始終篇　　譚瑩仕

有朋問學底格物究其理也心學始終從何入手（原註失名）立山子曰天下萬理總具于心心固天下之大本養心天下之大學也聖賢平生（與空講心學者不同）兢兢業業只要了得此一件而已即其垂訓無處不懇懇心字而世罕知之孔子即博奕以警人不用之心即巫醫以警人不恒之心在曾思即視聽以警人不在之心即忿懥以警人有所之心即飲食以警人知味之心在孟子即鷄犬以警人不收之心即鴻鵠以警人不專之心即權度以警人不度之心即桐梓以警人不養之心即饑渴以警人自害之心即牛羊斧斤以警人不操之心即從小體以警人不立之心即異于禽獸以警人不存之心即行道乞人以警人失本之心歷選前聖論心誰不心地上做工夫誰不心病上着醫藥此其故不難知矣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心者斯道之管也致知格物本於此盛德大業本於此參贊位育本於此除却此心則進德修業參天兩地執何把柄若反觀此心有曰人心之危有曰道心之微虞廷授受業首丁寧蓋真見夫一點道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克念則聖罔念則狂耳不可懼哉（孔子開口說學孟子註之曰學問之道在求放心）欲全此道心允執厥中以不失天地之賦畀是不可以襲取也

人者天地之心人心者斯道之管只此二語確合立山子天下萬理總具于心之說世之妄言心學者請折衷于斯　鹿西

見甫譚田明老而好學謙益彌篤每讀于諸刻書一字一義不輕放過必再往走札求信于心而後已今夏見韓元少先生序于廣理學有執為言理則理與心一執為言心則心與理二等語因檢乃父此文相質俾于讀之以見韓譚人有今古學無異同○原作不可襲取以下尚有辯心辯義利辯心之端倪謹言行慎獨觀古諸欵娓娓千萬言予恐發洩太盡先刻其大畧以俟讀者觸類善悟可也　又識

江西鄉試録後序

曾于沐

臣不敏副江西典試之役既告竣當有言夫茲地習譚聖學而諸(此與仁體策為集中第一篇亦吾晉中第一篇即謂有明三百年中第一篇亦宜)士以比士來者亦大駬於作聖之功三致意焉臣安能更端以告士士不聖人之學而誰學乎學聖人者心其心行其行言其言舉子(開一筆)制藝亦言其言者也方其湛重淵之思抉九天之秘魯鄒覿面莘岐傾懐里巷肎越之語烏能有此不謂聖人口吻可乎哉第孔孟伊周啓口容聲罔非是物而諸士匪臨場羔鴈鮮不為里巷肎越之語者要在充其類耳詎寧惟言士(闔二筆)亦嘗心聖人之心矣行聖人之行矣尋常食息大聖如斯雖在牿亾猶涵至性忽愴臆於顛連忽赧顔於爾女忽莊容於賓祭忽灼知於著掩其於聖心聖行隙露全露乍合乍離者皆是方其離時一毛萬山當其合時百世同室亦在充其類耳充之者言有常也(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行有常也心有常也夫一爝知五鼎跬步知千里業有其言何不常其言業有其行何不常其行業有其心何不常其心言之實者其言常行之實者其行常心之實者其心常其心實無有不實其心常無有不常無不實者至誠也無不常者不息也(人與知與能)克類者致其曲而誠也夫滄浪之味充之綦隆臻居室之能充之天地察孩提之愛充之仁義達豈以士也(拈士字禁動)而熒熒隨熄涓涓自封弗克充滿優入聖域哉夫觀天者以昭昭察地者以撮土學聖者以一隅故棘内可信棘外一緒可窺全體非過也士誠有此倪也然而由聖倪躋聖極則亦有辨矣臣北產也(即身說法)既壯而渡江北之所聞恪守實蹈尺步繩趨居多焉渡江所聞頓解根宗圓通開廣居多焉或相背而各往或相疑而交辯頓解者曰何為瑣瑣滯滯拘攣格式眼瞳不瞭足趾竟隘恪守者曰何為艷悟忘修篤大弁細以名節不足檢以疎縱為無礙臣竊謂二者之言可相濟也俱不可廢也夫恪守之士斤斤於門外者也頓解之士揚揚於門内者也門外之論終不能勝顧烏得決去藩籬便其情態躬為嚐矢遺人口實道之闇也殆與有責焉夫障緣愈添本真益昧爾先達之重戒者戒之良是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爾先達之明糾者糾之亦良是爾多士兩存之一切謹嚴一切脫化三百三千何思何慮九經九德無臭無聲以此為心以此為行以此為言淵源孔孟證可伊周豈不偉與不然膠於師說岐於門戶其為辭也詖辭不足辱茲録而况生於其心發於其行害且更烈何聖學之足云豈所望於多士哉

江西理學之區須得此等議論方可服多士而進當宁(彪西)

馮少墟先生集序　曹于汴

夫道生人失其所以為道則失其所以為人矣誰甘於失其人而每失其道弗思耳道貫於血氣之質弗相離也離道而抱空質焉與土梗何殊乎是道也其大無外或狹而小之其密無間或輟而斷之其粹無滓或㸃而餞之是故學為急焉學也者恢廓而使之大綿聯而使之密滌盪而使之粹也道不待學而有而非學無以保其有非學無以復其有非共學無以公其有故孔子蚤歲志學沒齒不厭也然學亦難言矣性天之奥本中有本胡以徹之知見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析之習情之錮忽醒忽迷胡以覺之是用連明講究互參證以求至當相夾持而防墮落故孔子以不講為憂（講學原從孔子得來）也夫道需學學需講有不啻饑之食寒之衣者而講學頗罹世訾非盡世之尤也不學之士患在不講講學之士患在不副或亦艷為美稱擔簦聯聚朝朝問路歲歲不越閫辟露背而談九容揮玉麈而稱儉素於我乎何有故孔門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則學為真講而萬世宗之無斁也少墟馮先生沉潛聖學踐履篤（非少墟擔不起）至問業之士如雲而先生惟有故似闡揚剴實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為講以行為學者也道不在茲哉昔有問楚侗先生以天命之性者先生方欲訓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先生為之瞿然慕

罔先生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上曰此人運身是講其亦旨於論講矣于汴不肖仰先生之行有年茲誦其講道之集若而卷而窺君子之慥慥也敬綴數語志向往焉

請讀少墟全集二十二卷方知此序字字為實録　鹿西

先生之學於薛文清為繼往於辛文敬為開來記予幼時先聘君曰曹真予仰節堂集當與讀書全録並傳豈意中中國變而此集灰燼矣今得重睹除旺見垂棘前集不録外仍録若干以公海內　又識

馮慕岡先生語録序

曹于汴

昔有士人十數相遇於崆峒之陽衣冠甚都吐辭雋永主人肅之各授采牋冀承清論須臾俱就録而成編覧者珍襲何異程朱比肩哉居頃之叙及生平或曰吾鞅掌日久崇臙不我及奈何或曰時情未可拂將造貴人之門或曰田無妨求舍無妨問不者何以遺子孫主人驚汗吐舌是與録中之語殊不類人與言可相背而馳也因思前代以詩賦取人未免靡麗之習國朝定以經義周情孔思淋漓筆頴制非不善迨其後也僅借梯榮下不必顧行為文上不聞因文問行若謂舉子業固應爾爾大人先生乃登壇講道以高賢大良罕不從事躬修令若此將令異日觀語録者亦若觀舉子藝乎是可嘆也於是新安戴生以所輯慕岡語録眎余余交公知公颺言於衆曰是固非憑耳入流之於肺肝非僅口出復之（燕為百行之原）以實踐其通籍二十餘載茅茨猶故秉憲於楚兢兢奉職百務俱興直觸横璫脫全楚於水火禁詔獄累年講晰益遂兹録所載獄中為多蓋以自砥亦將覺人塵態光華無所覬覦其亦可尚也乎主人乃適然而喜因叙次所談弁之簡首聖人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其斯之謂與　彪西

春秋房同門經稿序

曹于汴

昔仲尼論君子所懐曰德曰刑夫懐德足矣而刑何為乎德辟周行刑辟巖險以約之有不得不履周行者先正云春秋聖人律令也又云春秋夫子之刑書士宜何如懐焉兒業是稱專門搆為文義如按律例成爰書撫卷悚悚烏容已乎全經不具論論首數段元年之述戒不仁也即位之削戒不忠孝也盟蔑之惡戒不誠也克段之貶戒不愛也吾而仁乎忠孝乎誠且愛乎讀之坦坦不然則夫子之筆若為我設（毛骨俱慄）敢不懐哉余不敏先為理官日檢律例治爰書書成未嘗不心惕也坐堂皇之上奮筆讞牒其坐不仁其坐不忠其坐不孝其坐不誠其坐不愛夫安知吾之仁忠孝誠愛何如也古先哲王立法垂憲以有形警之亦以無形警之或法及而人見或法及而我見法及而警焉者細人法未及而警焉者君子懐以言乎其隱微也（鬼神在考）過從愷陽先生後以春秋薦揚多士士按聖經為文矣其用懐若何（怨不堪自問）行且筮仕治民按律例為爰辭其用懐又將若何嗟乎箕子未囚也比干未戮也三桓未貴也通乎是可與論懐可與論刑可與論德矣天眼極明天耳極聰天筭極周天網極密君子知天畏天此曹先生語録即曹先生註脚　彪西

楊氏七孝芳聲序　曹于汴

淮陰楊氏通叅公為其封毋董孺人病篤惶迫莫可為計禱於天封股為羹食之得愈公之子博士君憓沿同配謝孺人復因公病封股公之孫把總於庠亦為父憓沿封股於邦亦公之子於郊妻許公之孫婦適陸率履者公之孫女一為毋潘一為祖毋某姓一為父憓木皆封股乃謝孺人為處女甫四歲時業為毋于及既嫁又為博士君各封股矣而博士君為諸生時已有孝子之稱於是縉紳戚友交美之或旌以扁或贈以詩文曰同心純孝曰奕世忠孝曰德行文學曰孝子名士曰孝子之門亦有未及旌揚者蓋有

待也諸生於陛亦公之孫而博士君之子也將梓其詩文以傳而求序於不佞時不佞且北行徒行送百二十里示懇也余以其封股者七人（嘉名曰天地不朽）命曰七孝芳聲云因七人而槩楊氏之門因封股而槩七人之孝耳借謂其孝止（孝者德之本也）於封股則通叅公之清修崇望出處有聲果何物乎而其餘可推矣又謂孝止於七人則于陛之奔走不皇求顯其先果何物乎而其餘又可推矣洪惟我太祖以孝治天下而封股一事不在旌表之列非薄之也不欲以難事為民倡且慮其毀傷滅性重違親意也顧孝子當親之疾凡可救療不憚為之斯時也（謀一步愈見其孝）不知有旌而皇知有不旌夫民心積染或至路人其親

區區財利校量爾我一語不相能或至反唇彼其白刃自殘視膚肉若瓦礫瀕死無顧豈可易及哉善乎盧子守恭之言曰以身療親身猶親自治自夫惟以身為親身故能封股故能竭力故無以有己故不失身以辱親通叅公可作或以余言為不謬矣

幸留斯道微言在合有聖人應運興　彪西

題譚生十略

曹于汴

譚生同節篤志聖學考訂仲尼年譜正諸家之訛皆據所見發明之為洙泗考略居常開卷藉以尚友志顧不遠哉既又以生平所讀之書各加纂編自李聃釋迦天文地理古今政事文藝方術皆為略以淑其身心而宏其應用余得以逐一涉獵嘉其窺覽之博思致之邃也或謂其言有與孔子不合者雖然予嘗有云善學者雖巷語野謳(前人有言滄浪有歌)亦切實際不善學者雖三墳二典(王介甫之類)徒益支撐顧同節之學如何耳士人童而讀學庸論孟言言聖訓然思以是博富貴虐取窮民誰于違者淩傲鄉鄰誰予抗者予讀書得第人也嗟乎吾夫子乃令人如是耶則雖日誦夫子書何益乃王文成公過市人鬭詈亦謂之講學士誠好學無往非益也且人不聞雞鳴乎彼以唱曉為事者也不聞犬吠乎彼以守夜為事者也雞犬之聲非以有為而發故主人善飼之亦然訶打之亦然是之謂率性然則聞其聲得其益不淺也同節意若斯乎其語之會中諸生當知所以求益矣

作于三晉語錄總序可作于五經堂外篇亦可　彪西

公餘漫興跋

曹于汴

夫意動而為言言成聲而為詩詩以抒性靈洩積聽也故曰詩可以觀乃有標題鬬與抽黃對白俯仰流光荏苒情實敲推幾失常度性情困而成苦是亦不可以已耶汴承乏淮陰其於督撫褚公為屬吏讀公所為詩及詞若干首大都忠愛孝節之念隨感而發於以旹時動衆其意油如也公之性情可觀矣夫詩家若以沈約杜甫為孔子(十年前予小子選三晉詩曾有此論)逐聲咏響銖兩而較之曰此為詩此非詩其論當自有在乃所願學不在此謂作詩若公之忠愛孝節可以法已夫論詩若聽言其言端方而醇慤此其人何如也其言綺麗而浮靡其人又何如也故立言者蘄於不失其為人聽言者蘄於得其人通乎是可以論公詩矣

揚藻振詞敲字推句掇拇顏謝糟粕優孟李杜衣冠何者似兩漢四唐何者似晉魏六朝則當今定有能詩者如予前所云撚髭嘔血一派在則而效之有餘師無勞讀予三晉詩選矣此予癸丑春自序晉詩言也今讀先生跋文敢移以質　彪西

孟烈孝祠碑記

曹于汴

蒲之傭民孟端妻邵氏恩暨寡不欲奪其志抱幼女亥隕於井八歲女熈墜從之既出屍母猶抱亥熈抱母閭巷悲感年友録汀張君煇其里人也為之傳（敏自刻二郡搽廣詩文者何如）誦諸王公卿大夫士共揄揚之薦達天朝旌其門且為建祠樹坊遷墓手録各檄牒傳詠授余而以祠記屬焉余披玩愴然灑泣曰異哉圭竇婦嬰乃至此乎然妻不負夫子不負母適得其正此常也非異也（是之謂怪）世有背夫之妻忘親之子則為異耳末俗以異為常得不以常為異哉夫重淵百尺赴之如歸激湍絕命固結不解是孰為之氣也即理也循其性之自然之謂道

也斯時也精靈粹湛羅貫乾元所謂夫婦知能可以埒聖赤子未失斯為大人或有岐言理氣析列聖凡高談性命薄視庸常蓋亦未之思已夫大道渾淪人人具足日用皆是第不知耳顧惟不知乃為真用也何也知見起於較量較量乃生蹊徑假令邵知死夫之為烈而後死之熈知死母之為孝而後從之亦何能直截一毫無顧望夾雜也而章縫士人凡庸跬步或棄大道而不用奚取於載籍極博或用之而猶知之亦不免利帶名根其視烈孝何如乎故學無他亦於忠孝廉節日用不知斯已矣故不識不知為順則不學不慮為仁義嗚呼詎易言哉祠建景虞門下計堂四楹中阿居邵熈亥左右侍大門一楹建坊額貞烈祠二門一楹外東西小屋二居良媼一以司涓除啓閉東隅井一便自食劉於郡刺史川南郭公元柱成於鄴郡孫公好古歷萬曆戊戌庚子方竣云

古今天地不塌壞賴此等人賴此等文（彪西）

仰節堂記

曹于汴

先大人以萬曆四年之春構書舍一區命曰雲津書舍為間者三前敞以會講後分為靜室慕陶靖節邵康節二先生高致題曰仰節堂俾不肖輩學習其中慈訓殷矣迨六年春大人厭世去不肖不能治生產渭弟長成猶未授室遂廢此舍為之完娶事時則十五年冬及十九年不肖叨舉於鄉次年成進士每懷仍建以不泯先緒未能也第於三十六年冬以刑科右給諫奉差過里製堂舍二扁揭於住屋以見未忘而已（今人作科垣者信乎）今歲始庀材建造彷彿當年規制移扁懸之私衷方少寧帖嗟乎先人創業燕翼良遠不肖捐廢之日俄頃數語間耳比欲再搆則宦遊二十餘載僅克復焉興廢難易之辨豈不章章可鏡哉爰識數語以告後人且使知此番工役所由起念也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二月十八日

忠孝廉節和盤托出　彪西

與鄒南臯先生

曹于汴

今之學人（是謂聚口吠聲）何多岐也分析門戶迴避字樣昔辯朱陸業既無謂今別薛王亦似不必提起空無等字不論是非輒云此禪此禪禪者曰我不儒安用禪為儒者曰我不禪儒若斯已乎適言至善何必吹疵妙論市童吾師（昔仲尼師項橐）安可譚毆先賢見門戶見知解亦必見我而不覺也遂令同世同生有許多不欲見之人不欲見之事不欲見之書不欲窮之理未免狹而不廣偏而不全滯而不透支而不根是以畛域多情懷淡戈矛起同室且爾況能狄人吾人禽命吾命草生吾生乎哉然不能狄人吾人禽命吾命草生吾生必不能同室相愛非不愛也不能滿也我塞乎中其餘能幾千今不擴異域乎狄人吾人而愛吾人者無所不用其極矣擴之安之亦無所不用其極矣辟彼流水原頭之濬支派之防必有分四海之放必有由也可僅曰彼猖狂自恣决去藩籬吾但固我藩籬而已安問藩籬外事然吾儒藩籬不與天同大哉何可懲噎而廢食也其於道無窺私心竊疑敢質之老先生乞明顯開示仍示進學入道之方可勝冐昧引望之至

南臯之言曰若徒規規較量名色器數先賢語言淺深所謂貧子談金與沉溺欲界者相似一見此書想亦相視而笑　彪西

知一張公墓誌銘 節　　曹于汴

公諱九霞字凌漢號知一山西平陽蒲州人初年好丹鼎鉛汞之
術比覽太極圖讀其說及讀西銘正蒙二程紫陽文清各語錄憬
（不逐填）
然動于中遂破篋焚方書散諸言黃白之士日夜孳孳潛心孔孟
之學有得則拈筆錄焉槩見於理言什一山居雜記其句云至有
看他未有時又云了塵須是要同塵嗟乎大道之晦不著不察久
矣或亦據席高談意見紛起崇有與毗無角立同塵與遺世分馳
有者拘攣無者枯滅同者淄染遺者捐棄孰能合已發於未發即
經世為出世實孔門之正印巨儒所艱窺而公以兩言道盡可不

謂邁人之學識哉盖公少負穎質沉重寡言笑澹於世味十三解
聲詩十五不為末俗之談是後值太公遭家難拮据左右遂停誦
習而太公竟弗寧宇去適於蜀公以煢煢孱弱外捍里人之凌轢
者俾不得逞內操作水薪奉母以養祖母劉至傭書里冊以襄祖
母葬事諸艱備經始能受室生子不圯其門然如太公無耗何一
日太孺人泫然曰汝父客蜀十有五載冉冉桑榆之景矣不則已
枯之骨委於異土乎扶掖而來幸已不則與櫬歸丘隴惟汝圖之
公伏泣不能仰視曰痛父良苦辭不敢奔呼遠覓者非不念之第
以母之膝下僅此隻子之軀耳今婦能事母又延一綫之續此身
可置于長途上問皇天下窮后土不得吾父兒弗歸矣泣拜徒步
以西挈貲不盈百錢而往甚艱道遇一士宋姓者感其孝贈之金
授之治生術公乃陟秦嶺穿子午道直抵于瀘不可得越滇南歷
撒業中慶澂江大理諸路三易寒暑跋涉五萬里又不可得皇急
籲天願瀕死一見貿貿反瀘復遇宋於道為占曰會即見大公因
就旅次日將晡一叟從外入雪鬢丹顏向客語生平似蒲中人熟（至誠感神益信）
聽則太公也持之而號觀者嘆訝遂迎以歸夫形容變易跬步誰
何茫茫大地安所訊詰而相繼入次父吐生平兒得聆之何奇也
兩遇宋士又何奇也其懷親之念直徹蒼旻神鬼冥冥驅排合湊

而父子一體若逆若赴無足怪者一日遇解其加詬詈則笑而受
之不與計直曲曰若喪心將自斃吾方彼憐也明日解死其量其（親親而仁民）
明復如是嘗面數一少年之非甚厲迫暮而私為慮衣食輒至淚
下方其面折時亦以用愛耳其贖人已鬻之癡女及聞鬻啞女者
覓市三日多其直買而畜焉恐他人苦之不遂其生也釋兎舍魚（仁民而愛物）
犬馬之死葬以槖焉往而不愛買啞俾仲嗣養之勿厭薄亦所以
寓教也

天意曲成孝子設出許多湊合之法世人父子終日聚首對面
視如路人而漠不相關者能不干上蒼震怒否　彪西

薦舉策 丙午江西程

曹于汴

夫創業之主閱歷久而至理瑩操慮深而廣智出其意不可湮也其制不可闕也然或存其制失其意制存若外塗意去若中蠹天下乃病其制而其意晦又或制有所偏存有所偏廢存者遜于象志而未必可獨因廢者逆於衆志而未必可獨革天下乃不識其制而意更晦願治者思其初意還其初制轉衰而盛之善物也緊我皇朝制度宏備學宮星比衿韋之士不可勝計若曰三代之學以明倫也君子之學以致道也初意如是官聯棊布簪笏之臣亦不可勝計若曰君之立官以為民也君子之士以行義也初意如

是第今之從學從政者可惑焉總角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講唯諾疾徐之節矣然其家謂此子業儒門戶攸資其父貿戴於路子可不問其師誘之勤習動稱華膴蒙泉不亦濁乎是入小學之日（罪不減于祖龍氏）即亂小學之日也既進膠庠對越尼父所宜辦明新之工夫別義利之輕重躬學躬習躬悅躬樂試則數其所得於文仕則達其所文於政耳顧廣求帖括日工雕繪袒裼而玩齊明之句離親而誦遠遊之章書自書人自人曾不思國家何賴於我而窮年作養且薪槱之錄也是入大學之日即亂大學之日也及其致身科名邑里交慶而或乃謂棟楹宜拓食奉宜華址併鄉鄰利吞都市狎獰僕從騶喘公庭質者在閭詛者盈衢渠方誇詡謂凡凡積學竟抵於成夫學之成也謂道明德立豈以溫飽豪侈謂之成乎是學成之日即學敗之日也昔人學古將以入官學如敝帚仕將焉藉乎自非抱明穎之資保渾樸之稟操刀而輒善割居今而思企古用能巍樹匡時之勛光映名臣之錄稍不檢飭風靡波蕩蓋亦不鮮矣每見初通仕籍（呂新吾所云塵圖濺套至死不變）問土地之肥瘠訪彌縫之世套罕有感主恩之難報懼民隱之難瘳者而又吏胥逢以故習家人慴其獨瀆則謂汝汝之榮享也桓桓之逞臆也容容之固位也炫炫之博稱也悶悶之趑時也（高忠憲所云乞墦登壟之賤槃貿攖金之用）詎以四境為家而不廣其百年難保之家以

萬姓為子而不私其滿贏不守之子醜莫醜於負獲悔莫悔於負時其爭謬遠矣有良牧焉聽斷明訟獄息催科善逋負冗酬應周遠邇悅賢聲勃起何於家給人足禮備樂和仁漸義摩遜之為未遑焉若異任豈簿書期會遽為盡職是似近而猶遠也其或阨於下僚沈於冷署長日咄咄閑可事事第抱關亦有常業秉田要在茲長果可僅擁虛器鎖局養時則居卑而闇其體也卑者以一身為廉而尊者以衆廉為廉卑者以一署為理而尊者以衆理為理若不問其職細職巨職綱職紀職近職遠自廉自理而已則居尊而闇其體也諸如此類治胡以興豈皇祖初意哉蓋建學者制

也而意不在春華之飾任官者制也而意不在虛文之蒙然採春華者掇科而責秋實於素日必不得之數也按虛文以登雋而試實政於他年亦必不得之數也我皇祖立法創制殫竭睿思豈其慮不及此嗟乎皇祖籌之審矣誠知制科掄文非可專恃而薦舉辟召章章可鏡也龍興草昧之初宏張羅網豹隱蒿萊之彥俱荷玄黃則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人諸科其所重者薦而徵之不欲其試而姝之也旁求之使四出勸駕之章日至禮賢之館濟濟髦儒金馬之門彬彬耆碩繼雖制科頒式而乍行乍輟雖三途並進而薦舉居先由癸丑以及癸酉猶綸音之屢播

焉大抵鄭重端良之英菲薄辭章之士故大儒接踵名世比肩淳龐熈皡之治盛於洪武之間迨後科舉漸重既明示以右文科獨重甲更右文之大過薦舉乃止衆乃不尚德而深計之臣不忘建白或曠時一舉則海內以為美談士林以為芳韻四方無論試論江右遠歲無論試論近年則薦徵之典吳臨川而後猶及於新城之鄧安福之劉南昌之章四君子者學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世之猷或謂深為粹品或調高多偉行雖雌黃之口善善不長不免互責副於盛名窮索瘢於洗垢獨討其志存於道乎亦庶幾得學之所在而不僅以獵榮為學矣向使顯用其身展抒其抱隨其

根器不必於建樹之皆同宜將有所自效稗補於天下非聊且於充位徒以逐世而已矣但世方竿之好誰復瑟之問故令其鴻冥之遠飄然鶩庠之外耳儻申明典制俾內外當事之人博詢推薦或馳使徵聘或有司敦遣與制科之士相兼並任有數善焉上之所好靡不象指上好以文乃極風雲之變態上好以行寧無渠滌之深功響應必捷善良必衆其善一鼙悅之工原不益成敗之數故朝登仕版暮可弁髦業以行收烏容捐棄棄則立露其短其善二與其糊名易書以下求上孰若懷瑾握瑜以上求下既無枉己之風可致正人之效其善三先資在藻麗則拾人之瀋燦於筆楮

間足矣月旦在真修而可竊人之行爲己之行乎縱令其行然而心不然猶愈於無其行者其善四父母無不愛子者操觚足以梯榮故驅之攻苦以冀通顯修身可以儋爵誰肯不教之孝義於家甘令情竊尤足基化也其善五吾伊業舉者方組其言道德禔躬者則繕其性一實一浮如蓬在麻孰無本心不趨於實其善六文士進時多恣睢之狀端人在列必矩矱之遵準則植焉清議明焉黜陟行焉可以丕變其善七其藝校之司衡其政計之銓吏不相蒙也雖有不肖主者借口薦其行而行不副何說之辭嚴行連坐之條誰敢不慎其舉其善八士非科目不進而樸茂不華者終成

淪落薦舉既行杞梓皮革之良廣搜並畜野無遺賢其善九行之
既久人有君子之行戶有可封之俗可以一復成周三物之舊其
善十此非肇為之說也祖制所垂也祖意所重也百年之錮習一
新四海之人心俱挽君學校則明經修行何但文為服官僚則濟
世安民亦有實諳一舉而三舉一獘而三獘者也不然望士學之
正日考校焉祇精其技耳求吏治之興日督過焉祇理其末耳雖
家置一鐸歲一大計胡可得哉

或謂薦舉未免泥古予曰不然觀篇中相兼並任之說可見如
康熙戊午薦舉一行得人彰彰其一証也 彪西

仁體策 丙午江西經

曹于汴

仁人之用仁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
封域則有急緩有急緩則有較量其卑者易入於納交聲譽之僞
其高者亦回而不直滓而不粹暫而不恒虧而不滿夫湛然而仁
具油然而仁與奚暇較量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
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矣
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於人
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矣不知人焉知仁
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嘻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

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吾以七尺之軀四體五官成其為人而仁固
即此而在烏能使不仁加之顧所謂人者七尺而已耶四體而已
耶五官而已耶一膜之外何與我哉非孔子之所謂人也故曰中
國一人率土而居皆人也皆一人也辟如毛髮繽繽紛紛聯為一
身然則圓首象天者方趾象地者同七尺者同四體者同五官者
固一人也莫高莫深有知無知奇形異狀曾可謂一人哉亦非孔
子之所謂人也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體有貴賤有小大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嘻詳矣天若彼其
穹窿不可極也吾之體亦穹窿不可極地若彼其遼杳不可竟也
吾之體亦遼杳不可竟萬物若彼其纖巨不可紀也吾之體亦纖

巨不可紀天不二於地地不二於天天地不二於萬物天地萬物不二於我試喻之惟兄與弟共胞而生誰不謂一體乎天之生亦有自地之生亦有自萬物之生亦有自生天者誰生地者誰生萬物者誰豈其有生天者有生地者有生萬有不齊之物者若是乎尸之者之衆必不然矣天也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不覩夫一氣氤氳亘於六宇天運於是地處於是物生於是萬相呼也萬相吸也萬相屈也萬相伸也萬相卷也萬相舒也有其吸也必有來也來於何所有其呼也必有往也往於何所謂我之

（天我之大不曾分破總說合一便是兩个）一呼一吸不與天地萬物之氣相來往而與穹窿邃杳纖巨不可紀之處有毫芒之間可乎哉故靈明各具天不獨豊人不獨嗇人不獨得物不獨闕其中通也一陰乍動一陽來復倏忽彌漫周於天地貫於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痾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母齧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痛而亦痛嗟乎母齧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不如行尸走肉）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眶也出而遊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眶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眶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眶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眶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眶之之壙洋之野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眶之矣方其未眶也木也及其既眶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飇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頹壁何與於我而悽花芳卉榮何與於我而賞紅瘁綠凋何與於我而惜鳥鳴魚沫何與於我而樂鴻斷鶴唳何與於我而嘆則風月水石花卉禽魚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賞之惜之樂之嘆之耳奈何日日周遊時時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賞以目爲惜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察字是仙丹）不自察耳察則不木

不察則木故窺以道眼則他山之圯可通於鐘烏得遠視之無情之草可飛爲螢烏得頑視之而何況同類欲不灑罪人之泣而潛然不寧欲不恥溝中之納而恫然悼念欲不憫一民之饑溺而愴然剥膚障以塵情則父子可異庾藏兄弟可分甘苦而何況跡逖號呼之聲鼓吹之供也血髓之竭囊篋之充也水陸之搜柔順之快也顧華彝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異甚愛有別）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彝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脉絡之分理一者公溥之量故蛇龍（從未甘出）歸菹聖王之愛物而庸衆不解但謂祛民之害仕元明學曾齋之大用而世儒過貶則以疾彝

之甚然征伐可發乎刑誅可弛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不辨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為生織花鍛鶴以生機為殺故砭灼不發於肌膚夏楚不斬於愛子虞庭四罪魯國肆眚周王一怒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為體則體大以四體為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為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為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衍於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瘵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瘵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絕學未輟於念而萬世之太平輒營於中仲尼之生千古不夜尭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才識級第二等人便是自畫）區區補葺於百年之間君子以為猶木也顧所謂天地萬物者蒼然已乎隤然已乎膭然已乎精與之注也神與之浹也可見者不可見者可聞者不可聞者瑩徹無礙六通四闢契於至微合於無朕握造化之機緘達鬼神之情狀體物之至仁也故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區區補葺於耳目之及君子以為猶木也天地之參猶三之也萬物之靈猶二之也合之為一大何以加焉天地未位萬物未育吾體之木未

瘵耳自木自瘵自位自育我為誰彼為誰胡可遏哉有所委焉而仁之弗居自弃其身者也有所損焉而自私以利割左股而益右股者也有所隘焉而愛之未廣養其一肢而忘其衆肢者也盡法諸天地無遺覆也無遺載也不以天地為一體者必不以萬物為一體不以萬物為一體者必不以一物為一體故不憐窗草便可與我生理隔髮乾坤可毀何也體一而已人一而已故仁以為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

塞乎天地之間冠乎古今之上者此文是也想其命筆時直欲奪西銘之席　彪西

洪洞范鄗鼎彙編

男　翽參閱

馮繼祖

孔子師聃及問禮辯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旨哉斯言足為後學讀古拘泥者之一砭余素疑孔子問禮老聃一節不言問者何禮答者何禮止有訓誡責備諸詞大非所以對孔子也反覆思之積不能平及讀宋儒羅子識遺篇引証詳確不覺起舞按孔子師聃之說肇於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識誣古今聖賢獨推老子又復假設孔子之言以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問

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據以為証益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孔子之學故計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實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問禮一段備載諸書不究原委虛實以訛承訛信以為然不思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著書厭薄禮樂莊子傳其後從而有掊斗折衡追提仁義絕聖棄智等論則聃又何有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吊肉晉代可徵也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畧其徒則異是耶此莊子寓言借孔子以尊其師無疑也後之衛道者多為孔子分說未得寓言及尊其師之意照破莊子之私矣爾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為藏史藏書所或者聃所聚多書孔子因往見聃以觀焉容有此理斷未有因聃為知禮習禮之人而問之而師之者不然魯論何無一言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使其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如此則孔子師聃及問禮之疑可大白於天下後世矣即余積不能平者得羅子子著而平之矣遂作是解以釋從前疑案要之是辯無其事非謂不屑問不屑師也觀者須得立言之意

朱小晉曰辯訛洗髓漆園亦當下拜王誠居曰從老子蕩棄禮法上辯駁問禮之不可信獨具隻眼原評之妙如是　鹿西

士大夫居鄉缺失證 删四字

馮繼祖

士大夫退居林下優游泉石以養餘年事事皆可度外置之惟有君親師三者未可一日而釋諸懷也（原評云絶大綱領）即云休沐解綬是不任職位已耳非併將朝廷而置之也今士大夫居家者於親無可說已於君師大有缺失竟無一人能深察者試言之士大夫一自致仕居鄉以老是委雖遇長至正旦萬壽千秋各大典漠不相關及問其故則曰致仕居鄉從前相沿皆不與也噫致仕居鄉果老病不能起動禮儀通不與聞方可徜徉自便今觀在籍休致告假候補等項每遇節序誕辰與官長往來拜祝及遇大節聖壽反不慶賀（官長尊于朝廷乎殊可倒）凡遇私家封誥爭先遠接及遇頒發詔書反不郊迎厚薄逆施輕重違背莫此為甚且告老大臣朝廷尚有頒賜之典是朝廷不因致仕而忘臣子臣子反因致仕而忘朝廷矣（刺心語）捫心自揣夢寐難安如謂致仕居鄉謝絶朝儀不思鄉黨所記夫子吉月必朝服而朝夫（舉以夫子作証不愧正李）非夫子致仕居鄉之日乎其必朝也非夫子念念不忘朝廷之明徵耶凡為臣子孰無此念奈何昧於從前缺失之陋習反不法吾夫子千古昭垂之儀型哉此予數年來競競不容自已之懷一遇聖誕大節恭設香案望闕叩頭上法夫子遺意下展老臣愚誠此心求安孰云為過特為拈出與同志共為證明更有不忘先師之說惟有向文廟中以盡其誠蓋文廟非他廟可比無敢私建私祭除朔望行香春秋祭祀外封閉嚴肅誰敢以香楮牲醴與諸神一體褻瀆（書齋中設聖對越亦是師弟之禮以叢起者未為不可）而為鄉紳貢舉者一自策名出學絶迹宮墻終身再無入廟拜謁之日夫朔望既不行香春秋又不與祭不知更向何地更因何時更備何物以展昭事誠敬之意而祭丁之典屬在鄉紳貢舉各有所須胙肉夫鄉紳貢舉既不與祭何以受胙（貪不下嚥）此中必有缺失奈何習而不察且春秋二祭鄉賢祠有祖先位者官師此夜在彼行禮而子孫熟睡其家於心何安此予每逢祭丁之夜不能安寢擬隨班行禮此心方慊及讀說郛多書內載崑山呂寅叔先生行實一款乃先得我心同然喜不自勝按先生家寒授徒為養平時不出戶庭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夜半預請學前候隨班行禮禮畢輒去（高誼）不令縣官知歲歲如此雖陰雨不輟人皆稱為篤厚君子效者比比至今不衰抑先生往矣其芳行昭垂若是也總由一念不忘君親師所致也予愧不及前賢幸此心此行同也特立此說以告敦在三之義者

雖然久病無官況每拜名香祝聖君白沙先生語也予作對聯有年去歲國喪曾為位成服具哀小齋又作小樓設聖賢一堂題曰木鐸朝夕對越不知有合于此議否敢質 虎西

訓幼指迷　馮繼祖

嘗慨吾土訓蒙一道大非良法兒童生命實係於此特為拈出以醒群迷夫兒童初入學堂書必口授字必手持又讀書不貴聲叫貴乎嘿記寫做不必求工先求手快彼童子秉性本有嘿識者概教之高聲叫號不思讀書固要三到惟心到斯俱到矣寫字本有手快者反教之從容消停不思手熟為能熟中自然生巧矣世多沉迷誤初學不淺至於塾師設書案如同公堂置夏楚如同執法一味裝腔作勢絕無和顏婉導使兒童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先生如寇讎而不欲見此豈教訓子弟之戚憲哉（實情真景）夫古教如歌詩習禮等項不合今時頓難易俗只遵江南一位先生教一弟子多不過三二人同起同卧五更睡足時即口授問正饑則餌以食果暇則任其遊嬉絕無苛責之事且貼身一童僕相伴時常教導較吾土奚啻霄壤且吾土更有無知父兄為子弟擇師以嚴惡為兒童懼怕者為上噫真可哀哉真可惜哉夫以六七歲冷煖不知之孩童如草木之萌芽方吐舒暢之則條達摧抑之則衰萎當天機正長之候不能順其生意使自行發越反置之約束地臨以嚴憚人加以攖心事已屬不堪而且呵詈之敲朴之以致終日驚惶（知病便是藥）寢食不安心意愁悶氣血凝滯疾病橫生此必至之理也奈何世多不察忍令坐此予向有幼訓一刻見者即有悔恨兒郎因此驚成癖疾傷其生命者恨此刻之不蚤見也予今為詳說不但為訓蒙設教之良規直足佐慈育幼稚之仁術也愛養子弟者深思而留意焉無負予諄諄告誡之愚意也予幾倖已

朱小晉曰一片婆心與春弦夏誦之意相合王誠居曰一先生一弟子此段絕好教法京評之妙如此　彪西

每見近日作家或評論于史人物或點綴山川景致汪洋浩瀚動成一書至于發凤弊呼習俗實有切于世道人心之作百不得一蓋凭空縱談易于見才而攄事說理難于中窾也予愧才學疎淺不能讀論史點景諸鴻篇但錄其足以濟于日用開予愚瞶者如馮先生此三作安得不亟為表章　又評

與范徵君書　徐昌時

貴體愈矣聞有一線之浸務求全愈方快老盟翁日不離卷手不停批得勿太勞心乎崗望靜養一二月自能康泰倍常聞令三公子方十齡即應縣試自是奇才昌大門閭可喜孰甚天報積善之家毫不容爽可見我輩存心（可為知者道）不得一日或差　弟景雅範有年未遑續尾一事清夜思之愧汗難洗昨　二小子将今歲秋審在　朝冊籍並刑部收詞審理卷案統稍與　弟覽諸凡全以寬釋好生為心　弟因註空冊（妙哉妙哉）十二本稍去務将每行經手矜全之事係何省何人明白填寫冊上一月稍一次以盡區區之心明伊孳孳之意即　大

小子抵任之後亦註空冊十二本每日上堂務要好事二十件今日不足明日補之一月後稍迴一本将原被名姓填寫明白倘有怠玩欺誑者不俟上司　弟即親往行法矣算來一年可有八千件（爰法寡子圖法故曰家人有嚴君焉）告天之事　弟生平雖有虛願其如力不從心何虛度七十餘年在世全無一用秉茲　二子之時代完未了之愿豈因伊等得位為樂哉不過稍釋隱憾耳老盟翁當何以教我乞直言明示之以便遵行也理學書並　小子言沐手領訖多承高誼遣伻發下謝謝

當與立命格廸吉錄並傳〇仲宣好談因果今殆現身說法矣雪夜下馬潑舟留錢百尺竿頭拭目以觀更進　彪西

寓準提庵解嘲　徐弘先

客有問二欽主人者曰官居部郎而僑寓庵觀得勿非體歟余曰唯唯否否官有尊卑署有大小寓之廣狹視乎其人余以一介寒微濫竽西曹家既貧矣署又且冷位既卑矣俸又且薄方乞米長安之不暇而遑計居處乎其寓準提庵也非矯也宜也何宜乎爾余進署以後即指天為誓（天耳極聰）凡引律斷罪之時若要一分錢即墮十層地獄（法意處）然猶恐其發諸空言不能見諸實事也居是庵也以聽神明之鑒察也且也朝夕乾惕聞鐘聲而警怠惰之氣聞經聲而動慈悲之心解得一條律勝讀三部法華（西方聖人）活得一個人勝造七級浮（南關覺士）

圖居是庵也慘酷之念油然而化不必齋戒而自齋戒矣更有潛消罪過者存心雖云無私引律恐或偶悞不知之過（更深一步）非藉懺悔何以免此罪譴居是庵也訟過知非時時省察或可告無罪于天地鬼神矣然則余之寓準提庵也非矯也亦非禪也宜也客曰信如子言将居庵觀者為是不居庵觀者為非歟余曰不然居之廣狹視乎其人居之既安又何庵觀之足云客於是默然而退

聽神明之鑒察告無罪于天地總完得見諸實事不徒托諸空言之意昔吳伯璵著刑戒聞鄒南皐議勒石于刑部堂中如石果存應當補此文于旁以作箋註以為托諸空言者警　彪西

讀律要言序　徐弘先

昔人云律有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各為分註冠於律首標曰八字之義相傳謂之律母又云八字者先賢指示讀律之要必先為會通融貫而後可與言讀法今年秋　弘以部屬徵員濫竽西曹受事以來日夜氷兢惟恐律例未諳有負職掌有干　聖訓貽譏賢士大夫急取律文八字之義而讀之註之猶慮其言簡而意未悉也既而得明德先生讀律佩觿一再披閱其于八字之義反復推論比類曠觀詳盡無遺乃復喟然曰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昔賢教我矣爰録八字廣義附以鄙見雖於全律未必盡晰苟能明其大指則引律摘取庶不僭亂差忒師心自用耳至若律書開載條例頗繁第刑名以人命強盗為重七殺六賊尤為律中大條又士君子所當究心也（正須博考精聚）及閱治安文獻復得大司寇蘇石水先生七殺六賊總論闡發律意明而且確並輯八字之後叅以清律用告同事共相留意總期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不失古人制律之意敢曰專習名法徒工刀筆已哉

隨其職守所在而盡心盡力焉便是真經濟真學問王陽明曰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信哉善讀者不得止以讀律律之　彪西

讀律要言跋語　徐弘先

謹按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不過八箇虛字耳與全律何與不知定罪引律之時意輕意重欲出欲入正在此八字中引之生則生引之死則死（天地鬼神森森凜凜）一字之間生死攸分可不慎歟況律者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引律者原情比罪而不定者也倘平日不將八字之義爛熟于胸中一旦大獄在前心旌眩搖茫然無據勢必假胥役為指南旁詭案為金鏡幾何不殺人于刀筆之下哉故明德先生于八字之義反覆詳論之而愚小子不憚註之輯之而復重梓之也否則全律雖讀引斷終無當矣

咎由李官也孟子許其見知可見明刑弼教殊途同歸合觀序跋兩作方知今人薄視刀筆者只是學問不透徹　彪西

文青為仲宣次子幼遵家傳穎悟超人年未弱冠登丁酉賢書閉戶下帷留心經世之學其餘緒散見于詩文者予既收録垂棘晉詩中令甫拜刑曹即殫心律例不負庭訓而庭訓復諄諄致戒答于書其一証也憶仲宣于予訂交三社在乙酉丙戌講學之餘好談降祥降殃之理今雖行年七旬有二而猶不怠宜乎文青之所學如此附記以堅仲宣父子之志　又識

慎刑要言序　　徐弘先

世言刑官不可為以愚觀之刑官不可為而可為也特視其慎與不慎耳（過獄四條中間無路）慎則福及生民不慎則殃流後裔慎則免功令之參罰不慎則召鬼神之譴責慎矣又須明明則無冤明矣又須公公則無私公矣又須仁仁則無刻以至慎之心加之以至明之識至公之念而行之以至仁之術用刑鮮有不當者（天地大生常王好生只在此數言中）載觀史冊皋呂明允簡孚仁及百世申韓深文苛激禍及子孫是非其明效大驗歟余自初秋偹員西曹目擊桁楊之具耳聽敲朴之聲用是惻然心痛而益滋懼每鞫一人則咨嗟嘆息曰何此人之無知而犯法也每定

一罪則反覆流涕曰何此罪之求生而不得也每點一囚則潸然下淚曰何此囚之未入牢獄而不能出也每閱一招則掩卷而嘆曰何此招之定為鐵案而不可開也尤有可矜者一現審也口供未確衆證未明而胥吏曰揆此是真則以揆此而殺人者不少也一科抄也恩赦當援參罰當免而胥吏曰不便遽議則以不便而作弊者更多也余於是益滋懼矣爰輯慎刑數則用以自警即以勸人又附感應十條益以見慎刑者歷歷有應如此則不慎刑者之陰譴（冤言）隱罰可知矣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謂也凡我同官

君子敬爾由獄上體　皇上欽恤之意下開斯民並生之路勿恃聰明勿任意見勿以獄已成而無事平反勿以限已迫而潦草塞責勿以一己之喜怒而意輕意重勿以傍人之囑托而故出故入勿萌染指之念因貧民而刑及富民勿受仇人之誣因有辜而累及無辜勿為一己之考成視人命為草菅而嚴刑酷炙勿奉上司之意指以人命為逢迎而羅織鍛鍊嗚呼一念不慎上帝臨汝天道好還厥類維彰然則明耶公耶仁耶慎耶司刑者尚其事事留心時時加意誰謂刑官不可為哉

起庭堅而讀此文應亦首肯　彪西

○曰召譴責曰禍子孫曰必有餘殃曰上帝臨汝取出一片真心腸要與鬼神質是非木石讀之當亦動心　又評

附署聯

常將不忍存天地　能到無冤長子孫

上帝好生人應體　聖明寬大臣何功

揆此二字殺人不少當慎而益慎（此聯更為切當）

不便一言存心多私宜詳之又詳

合讀三聯文青之存心行事既見大畧　又評

論時政疏　徐弘先

題為

聖德之憂勤已至臣工之因循宜飭亟求直言以圖時政以迓天休事臣惟帝王之仰答天心而加惠民生也必有格天之實心奉若不違而後五行叙而八政諧致一世於豐亨之象必有勤民之實政厚生正德而後六府修而三事和致四海於樂利之休然代天者君也代君子民者臣也實心愛民之主乾惕於上尤賴有實心任事之臣奉行於下苟奉行之得其人則庶政咸理庶績咸成於以進於時雍風動之化也不難我

皇上以天縱而兼學問之功以守成而兼開創之才以明斷而兼寬大之度以仁孝而兼恭儉之德事事法堯舜無一日不憂勤惕勵而化媲唐虞言言遵孔孟無一時不誠意正心而道接洙泗延江浙而省耕省斂施數百年未有之曠典閱河工而利國利民垂億萬載不朽之神功清刑獄而廣肆赦刑期無刑軫民依而恤艱難治益求治紀綱皆已整飭典章皆已釐定教化皆已興行風俗皆已丕變百姓皆已殷阜寇逆皆已削平邊陲皆已底定荒服皆已來臣此開闢以來君德之隆未有如我

皇上一統之盛未有過於今日者也豈尚有政事之或失者哉豈尚有德意之未至者哉豈尚有所謀議能仰贊

高深者哉乃猶

聖不自聖廣求直言而諮以時政之得失雖帝之有咨王之有訪無以過也臣伏處草茅志切匡時思擴一得之愚以為

興朝拜獻者久矣歐陽修有言曰士患不見用及用矣又曰非吾職不敢言是終無可言之日也況煌煌

清問實式憑之敢不直陳無隱以對揚

休命乎臣聞之天地交而成泰陰陽和而致祥此必然之理也今者兩澤未足致屢

睿慮之殷殷者臣愚以為非

皇上之德意有未至政事有未得也皆諸臣奉行德意政事者之職未盡也如一圖治也

皇上勤而諸臣怠如一用人也

皇上公而諸臣私如一明刑也

皇上寬而諸臣刻如一敷教也

皇上敬而諸臣慢如一巡省也

皇上勞而諸臣逸如一祈禱也

皇上誠而諸臣偽

皇上未嘗負諸臣諸臣實負
皇上耳譬之天道下濟而地道不能上行此雨澤之愆期而時政之
未盡得也誠使內外文武大小臣工勵絜清之操敦和衷之雅破
因循之習振玩愒之氣以愛身之念愛　君則利害必悉以謀家
之計謀　國則處置必周化情面為肝膽則議論必當轉推諉為
擔當則肩荷必力其在部院必先公務而後私事務使源清而流
絜其在督撫必先正身而後率屬務使大法而小廉其在郡縣必
先撫字而後催科務使足其衣食其在學校必先德行而後文藝
務使正其人心其在士師必重民命而去煩苛務使當其情法其

在將帥必汰老弱而察虛冐務使捍其封疆於以上輔
聖君至盛也仰格蒼昊至順也則萬年有道之長胥本於此又何政
之處其有得而或失而亟亟直言之是求哉臣芻蕘愚見不識忌
諱仰祈
宸處施行

鳳鳴朝陽鶻擊御殿邪之司直徵斯人吾誰與歸　匏西

此為文青官西曹主政時應試
瀛臺筆也關閱卷者讚嘆賛服進呈
當宁有直言敢諫之譽翟璜曰君聖則臣直猶信　又評

無字樣刑譜　徐弘先

一凡圈一圈者係行一起好事非一件也其人其事俱有日記手
抄不敢明書姓名者特恩出自
皇上臣子不敢貪為己功必欲默記功圈者遵　父命不敢不記也
其實男之心事不為陰功不為名祇求告無罪於　君父云爾一
凡一圈者內有活一二人者有活四五人者有免叅一二官者有
免叅四五官者有免死戍等者有全人婚姻者有斷出為民者有
已定死罪而直開者亦有少責幾十板少打幾十鞭者總圈一圈
非一人事也又有圈上加尖者係說堂交通行天下援赦免罪者

此日日遵行生生無窮者也又有連圈數圈者係一日內一起事
連活十數命也又有乂而復加圈者是再三說堂必使立斬立絞
者似乎是過然其人係真正光棍真正土豪惡紳殺一二人以安
千萬人人人俱服俱感者細思之却是一功所以上又加圈也然
而書功不書過者何也非諱過也亦非無過也無心之失不得而
知必不能自專之事不得而主即堂上亦有掣肘者男逐之此心
不要錢不狥情此心無愧維皇上帝實鑒臨之惟於朔望之期焚
香告天而已謹錄於左以上　大人

聖賢學術豪傑作用菩薩心腸盡在此一篇質朴文章中　匏西

哭父文節數字　　徐弘先

天乎痛哉人誰無子我父何未得見不孝弘一面而竟長逝耶人誰無父不孝何未得見我父一面而竟永別耶天何不殺不孝而乃禍延及我父耶不孝果何罪於天而乃遭此大變耶乙丑哭吾母今又哭吾父不四年而疊罹凶禍人即鐵石能不痛傷欲死耶客歲五月遵父命入京赴補我父送至河橋洒淚而別初以爲父子之間離別常情誰知牽衣數語竟成永訣耶秋七月不孝叨補西曹秋八月長兄偉選富平我父曾開顏而笑嘗以手書勉勵不孝月常數至不孝視事西署上體

皇上好生之德次體吾父行善之心一年餘多所開釋祇期積德於冥冥之中增父福延父壽誰意天不從人（痛極似怨）耶今歲勉力供職家堂上嘉其勤慎連署數司五月瀛臺御試家二中堂特薦兩經

御覽許以直言敢諫不孝日期　恩拔以慰父心豈知官方陞而親不待耶六月間不孝聞父偶病日夜憂慮七月接父手書云偶得水瀉服藥即愈汝萬勿聽人傳言之妄（義方）過于憂慮以灰爾心不孝信爲無恙益加勉勵八月初三家堂公以才能許薦急報父知豈知已在病中耶八月二十忽見家書云父病偶重不孝心魂俱飛淚下如雨祈天誦經求神問卜十晝夜不眠即欲告假省親兩次

哭訴於堂皆不見允日盼家信再至即棄職養親而不顧三發書而竟無回音方謂父病漸愈初不知其病之危且重也八月廿五叨陞副郎究幸父心稍寬豈意九月十一訃書至而父已歸天耶嗚呼痛哉誠知其如此肯戀職違親一日而離吾父膝下耶聞訃之日痛悼欲死越半日始能出聲數日昏憒人事俱忘急報于堂堂上皆爲悼傷哀號之餘念吾父一生積德不孝偉忝京員不於此時訃聞京邸何以對吾父于地下雖俸薄職卑米珠薪桂即典衣賣身亦必竭力爰于廿一開弔廿五止弔幸蒙閣部九卿親弔親奠垂淚相勸我父在天之靈其亦少慰矣乎（以前[illegible]是[illegible]字亦直[illegible][illegible]矣也）不孝終天之恨究何能釋也稍無憾者（仍是由爲之慰）客歲十月幸遇

覃恩十一月又蒙　恩賞我父受　封沭　恩矣天何不再假我父數年疊受　榮封永享祿養耶痛哉痛哉不孝即欲從我父于地下伏念毀不危身聖賢教之自今以往祇以哀毀餘生報効

朝廷即以顯揚吾父不孝弘今奔喪歸家復首七矣靈今歸來其享茲五獻乎嗚呼痛哉尚饗

焦金沙曰廊廟有夔龍庭闈有曾閔張廣壁曰孔云繼述孟云尊養詎有異義張若園曰痛不忘親哀不滅性李祖公曰忠孝至誠之言合觀諸評益知其妙如對生父說話一字不假西麓

哭四弟文　　徐弘先

痛哉四弟汝何一疾竟亡也耶汝何一疾竟亡而爾兄竟不知也耶客歲五月爾兄入京赴補諄諄囑汝善事吾父汝何先吾父而竟長逝也耶方汝之初病也爾兄不聞及汝之病深也爾兄不知汝何不急報爾兄以救汝也耶（疑想知是真情）迨悌男書來云汝反胃急需虎肚吾始知汝病恐其難回星夜置藥包程而下祇冀汝服之即愈孰知病入膏肓也耶後聞汝病重爾兄晝夜不眠急與父書救汝性命再與兄書助汝藥資併諭吾子盡心調理屢書問汝祇云少愈再四稍方亦無回音孰知汝已亡而家人猶諱之也（諱得是）汝之没也在昨歲臘月初一爾兄今歲正月猶與汝誦經百卷祈汝消災矣四月廿七猶與汝設齋原經祈汝延壽矣（誦經設齋原屬無益然用以伸至情不得不如此）汝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痛哉以汝之性既孝且弟以汝之心既公且直以汝之量既寬且洪（孝弟公直寬洪六字吾聞諸宗族鄉黨皆云）宜乎長壽云胡鬱鬱以死耶所謂天者不可知而人者不可恃與所謂理者不可定而數者不可測與汝之文章無愧科名汝之聲望乂重膠庠吾方望汝致身清華與爾兄同列朝班疇意汝竟如此耶今爾兄奔喪歸家既哭父又哭汝血淚俱乾想汝在天之靈能不恫而茲值小祥撫柩奠汝顧汝三子年皆尚幼立身成名爾兄教之男婚女嫁爾兄任之（得此忽冒然矣目亦不瞑）汝之心事或亦可以少慰矣乎但汝既先吾父而逝汝在九原其善事父母盡孝于冥冥之中吾將傳子于不朽矣汝其默聽吾言嗚呼痛哉尚享（陰陽雖隔幽明理一）

立身成名十六字凡遇兄弟無故者不可不知凡遇兄弟有故者不可不知　鹿西

文青之四弟仲宣之四子也諱孝先邑庠生性孝學醇同人僉稱岀類曾晤郡邑諸廣文先生俱有文學翹楚之譽辰之冬念仲宣老而增哀余恐其棺且哭且慰仲宣握余手歷述其孝親敬兄之實將來余病間欲成一傳附記于此再按悼愉怜即文中所謂三子尚幼者並記以堅文青任教之志　又評

胡其玉記書後

曹續祖

康熙巳巳夏六月一日路廣文奉上檄求洪洞五經堂全書來余始見三録合刻中五經堂續記一篇記胡其玉卒後為神事有所（其玉諱瑱沁源明經死而為神事在戊辰六月中）謂其玉神附其子言為忻州速報司云云人或詫其異余曰此處正好講中庸拘方之見不得怪所不可怪觀范先生論定而以一誠字為結撰蓋誠則明明則神靈爽不昧正氣行天死而不死理之固然異也乎哉越七月二日余遣與沁源地師史翼卿會即問其玉翼卿曰其玉為神事誠有之然其玉長者也其為神也固宜乃父諱来貿以明經將上京應廷試宴甚遺其玉銀伍錢為其家

買水其玉值貧戶逋賦在刑者盡出其銀與之自行河汲水一日街行拾遺囊二十金實里長催輸田賦也里長醉遺之酒醒哭覔不得將捐命其玉驗實立還之其玉敬字紙於城市村落遍置焚字爐人皆化之拾字如約其玉嘗如介休度豬窩嶺遭猇虎來攫其玉仰天祝曰吾不媿天亦斃於虎耶虎俛首去又同其子如洪洞借一貨郎行過神佛嶺虎曳貨郎嚙而斃其玉追及以袖拂之虎棄走其玉收貨郎屍歸其大者其玉素以孝聞一夕夜分家婢起舂穀母氏往舂所監視之其玉聞而弗遑寧寢亦詣立母氏側（其玉篤愛乃弟更屬希嚐）母揮之歸其玉曰母在此兒能高枕卧乎其誠孝類大率如此噫微翼卿言吾意中固知其玉有此等也允若茲其玉不為神而誰為獨怪物之最悍暴者莫如虎負隅捕食人雖有百十人氣勢操挺刃逐之少不為動者而其玉以一書生叱之即竄伏不敢肆非其玉之誠有以勝之耶嘗觀古人之所為鱷可徙虎可渡或遣負舟之龍或斬入水之蛟其英風凜凜至今猶在天壤而不與草木同腐者皆此誠也第有伏虎之其玉而死焉有不神者乎異也乎哉

闡幽抉微一善不遺作者之心術既見大畧其玉善行頗多意欲成一傳未遑今讀此文喜其先得我心因摘予去歲哭其

玉詩數句以志同心詩曰其玉從我十七年問道心誠志更堅有時負笈來視予不閒風雨與山川又曰對天對地對衾影暗書功過三十本又曰道路曾拾二十金力訪故主見初心又曰萬事擺脫直等閒惟有老母為徘徊　鹿西

有得即録敘節數句　曹續祖

頌五、吾同年友也、戊戌會試初識於長安道中一見相歡結為好兄弟別後十七年無音問余每念之越甲寅頌五以避地教授宜川之狼似神寨寨與吾峁止隔一衣帶水於其秋頌五一葦航之來余作款相談信信而去丙辰頌五再來留吾卧雲洞中兩日夜出一編貽余顏曰有得即録實頌五聞道之書也已未又來贈余所著詩文若干篇其義大約與語録同既而聞頌五之長公渭南廣文任璮關邕副其禮聘主關中書院聚徒百餘人講學邕副待之甚恭養之最厚而頌五未幾以疾卒雖然頌五死而實有不死

者在余初見頌五與之談詩詞猶以頌五為文章之士及再見之而頌五談舉業津津猶似工於舉業者丙辰見語録始知頌五前此之談詩詞談舉業無非談理學而余不識也原本代書弗工字蹟模糊讀之頗費眼力乃求吾友安嚳徵校正繕寫別為善本珍藏篋中實可與五經堂諸書並重而藉以發余聾聵者也頌五之為人神情開爽逢人講學一化拘儒板腐之陋而俗人無識或笑以為粗鄙而狎易之如白東谷者亦謂之言行粗率嗟乎此皆皮相頌五者也孔門高賢不免有愚者魯者辟者喭者而頌五坦率任真正天性本色不假雕飾以為貴者而豈曰機言機動學鄉愿奸險以悅人始謂之變化氣質乎是則假之而已矣頌五不為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陶菴頌五其人其文殆與一之矣　虎西

按頌五姓白諱壽宸陝西清澗人順治甲午舉人隱居不仕生天啓丙寅卒康熙甲子享年五十有九再按頌五門人韓孝瞻之言曰有得即録凡六卷不名語録者先生自謙也他所著書有四書抄四卷四書叅疑四卷易經抄三卷書經抄一卷詩經抄三卷春秋集註十卷春秋或問一卷禮記抄一卷太極解一卷西銘解一卷左傳評六卷公羊穀梁各四卷檀弓文評一卷孟子文評四卷莊子評六卷離騷章句六卷史記評六十卷古

文溯三卷文選評十卷杜詩評十二卷唐詩抄八卷韓文評十卷韓文選三卷明詩抄二卷四書易書詩名抄者謙不敢解經也不敢異集註亦不勦說卓乎自得之言也春秋名集註者合諸家以解經也唐明詩名抄無評也又曰先生居身節儉待人寬厚遇大禮節侃侃正論不則恂恂如也足跡遍天下請業者即竭肺肝以示先生之學無所不窺獸不究術數以為術數不易究且亦無用以理觀之思過年矣醫原本內經宗法丹溪著有醫書抄二卷余節録大畧以志景行　又識

贈二張義行序 節數字　　曹續祖

大德張氏世業儒先是建孔聖祠於村肖先師像而下凡十五位其中祀之洎明季崇禎八年邑尹丁公重修縣學移置肖像於學廟而大德之祠遂寢廢迄今五十餘年故址猶在而宮室禾黍孔子門下人無有過而睠焉者（愧死）張之子孫曰璞曰瑗度書而農也有年矣作而嘆曰祠作於高曾之謂何而衰於中葉且不可今則丘墟焉詎但自逸聖化之外而究何以見吾祖於地以下於是兩人執牛耳糾其衆得財僅若干量爲度規舊祠而小之成一堂造聖賢像位置如故功既訖其族人稍稍向人言予聞之文學馮象九

象九喜動眉宇謂予宜會同人造祠展謁且登拜璞瑗兄弟之門而獎與之不可不有言噫世俗不明分義往往私建廟宇諂事鬼神三家之村必有淫祠比戶之中都龕佛像如吾孔子者至聖至神功在萬世宜其家祠而戶祝之也而問之民間反無數椽之棲半豆之享微但愚民雖爲孔子之徒者沐洙泗之澤亦戚於竺乾之禍福求所爲瓣香之報過孔廟而一拜者曾無幾人也（是謂自絶於天）璞瑗兄弟固農民也實相習而奉燃燈奉教之人焉耳而猶且夢醒乎且爇爝火而依日月之光則凡爲孔子之徒者其又當何如耶（當愧死）雖然璞瑗兄弟業已尊吾孔子矣毋徒於香火間祈靈也二氏冥福杳不可知而孔子之福人者如應手而取携焉誠能力田之餘教其子若弟出庋閣之書就孔子之堂而講習焉以明孝弟以掇青紫無難也不依然儒家舊風而無媿於爾建祠之先人歟如曰廟享吾夫子既爲牲殺奉祀之人而猶或斷葷燒燭以夾雜乎其間竊知璞瑗兄弟自今伊始斷斷不爲也予故樂道而豫張之

千古義擧一代手筆近日奉
旨纂修幸魯盛典不知總副諸公可採此軼事附見旁註否

盩厔李中孚徵君昨寄所著二曲集內載盩丁王心齋樵夫朱光信吏胥李珠窰匠韓樂吾商賈林訥農夫夏雲峰賣油傭陳

剩夫戍卒周小泉網巾匠朱貧士等雖所造淺深不一俱留心聖賢列名道學而爲徵君所觀感者寄語二張予亦有觀感之嘆願二張亦以心齋光信諸前輩相感　彪西

遷家佛於寺堂告文 節數字　　曹續祖

佛（己亥二月之望）慈悲而清淨者也慈悲故天下之人樂親而祀事之清淨則居止憇息宜在名山勝刹避人幽潔之處而不樂擾攘雜沓混跡於塵俗間無如世之事佛者不知心佛之心行佛之行而徒欲近佛之先以爲求佛於名山勝刹遠莫致吾敬也不若各致之爾室者便乃爲肖楠檀銅鐵之像龕而祀之内寢之中瓣香膜拜妄行祈禳嗟呼夫如是其褻佛也甚矣而佛（怒不見譴）豈福汝哉何也釋迦文佛逃父母妻子隱雪山自已家屬尚且厭之而肯寄寓人家受居室聒聒之擾乎良家子女素嫺閨訓雖親而兄弟伯叔猶有男女之別

佛西竺人也非親非故入人内寢即婦女計不及此而佛號聖人豈肯冒男女無別之嫌乎況内寢之中牀笫起居能免私狎耶孕婦産育能免穢濁耶飮食烹飪所熏烝能免葷血惡臭耶稚子童孺所偃息能無便溺淋漓耶吾家供有銅木佛像若干位力不能別爲建屋以祀而亦在内寢焉吾懼其辱吾佛也於是月之吉日拂拭焚香捧頂而遷送石城寺告之曰佛請往矣屈在吾家幾十年褻佛辱佛不可勝計知佛寬仁能相恕而不吾較者也吾實悔悟而爲佛卜此居夫此石城寺者雖非花宮名區頗有堂殿之幽潔可以棲遲偃仰也頗有僧徒之侍奉可以群類相宜也頗有鐘磬香燈之供養可以神情瀟洒不爲五濁塵土所混也佛哉佛哉昔出汝家而反屈在吾家今去吾家而似再行出家遷居寺堂不亦得其所哉此舉也非吾驅佛而之遠也非吾避佛而不敬也全佛清淨之本然而不敢有褻焉實吾恭於事佛之至意也佛如有靈必能鑒吾心者佛請往矣謹告

列子載孔子稱佛爲西方聖人隋儒王子宋儒程子亦有佛西方聖賢之譽但其教止可行於西方耳吾儒北學於中國而反乞靈於西域是謂異端　鹿西

此文與佛骨表事同詞異不止使學佛者逃而歸儒直可令爲佛者笑而趣避　又評

此與贈二張序並見大寧志陶菴著述極正而不可多得如此　又識

請正木主詳文　賈佩徵

太原府太原縣儒學為請正木主以崇祀典以尊王制事竊惟禮莫大於祀聖義莫重於尊王維我　國朝制作明備海内遵守而尤崇儒重道加意學校其於先師廟内木主之題稱位次以及從祀諸儒罔弗準古酌今著為成法令國子監現行之例粲若日星斯直省郡縣諸學所當恪遵罔斁以昭中外一體之盛者也卑職甫蒞本學仰瞻木主紕謬殘漏不勝驚駭以題稱論自先師神位誤之位外四配内子思誤子思子兩廡内巫馬施施誤期公孫句茲孫誤祖孔忠孔誤子蔑仲叔會誤叔仲會孔安國誤子國子安

國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先賢誤先儒其他賢儒俱誤如澹台滅明誤澹台子名滅明之類以位次論十哲内如東第四位宰子誤仲子之類凡六東廡内如第三位南宫适誤商瞿之類凡二十四西廡内如第二位高柴誤公冶長之類凡二十九東廡内如左丘明誤入西廡之類凡十西廡内如秦非誤入東廡之類凡十以從祀論缺位者如李侗薛瑄之類凡八夫題稱位次之誤其在聖賢諸儒者固多而惟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為甚查明崇禎十五年内禮部詳議周敦頤等六子皆弘闡聖真力闢佛老精微廣大真得孔孟不傳之秘今列在諸儒之

内頗有未安進改先賢衆論僉允遂改題木主訖維我　國朝由舊弗變是題稱之不可誤者如此康熙二十二年内國子監疏請宋代周敦頤等六子位漢唐諸儒之上於世次似有未安禮部議覆宋代周敦頤等六子羽翼六經有功聖學其與漢唐諸儒論世次之處無容議奉

旨依議在案又康熙二十五年内江南學院題請兩廡賢儒位次自左丘明而下當儒同論代代同論年（太常卿許公三禮之疏曰顏子年少居配位之首年何論爲孟子生晚列及門之上代何論爲）九卿詹事科道議覆國子監賢儒位次遵行已久不便更張相應照現行例行奉

旨依議在案是位次之不可誤者如此至於從祀一項張栻從祀在景定二年許衡從祀在皇慶二年陸九淵從祀在嘉靖九年李侗從祀在萬曆四十二年薛瑄從祀在隆慶五年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在萬曆十二年維我　國朝亦復因之不易是從祀之不可缺者如此此皆纂入大常寺會典洪洞進士范鄗鼎刋有成書歷歷可考者也不意本學淆亂闕畧歷有年所卑職初經受事不敢因陋就簡有負官守頗捐薄俸照依國子監現行定例更製木主誤者釐正缺者修補其賢儒字號籍貫即書本主之陰用防混亂伏候憲臺批示以便遵行更有請者太原密邇會城聲教易訖而猶缺誤如許其他各府州縣學勢必參差倘蒙槩行查核崇

祀共而尊王制或亦有助於一道同風之化也爲此敬備前由繕
冩國子監現行題稱位次從祀圖冊及本學現行題稱位次圖冊
理合具申伏候憲臺詳奪施行須至申者
提學李批
據詳更正木主釐定位號知其留心于聖道久矣如詳逐一更
正仍候通行各學繳
此爲廣文先生第一正事不知諸郡邑廣文先生視之以爲迂
否爲正否迂者迂正者正請自得之 彪西

關雎首風詩說

張京俊

關雎、后妃之德也近有詩說歸疑宮人作之謂若是文王宮人則
（與崔文獻說同）
文王未娶豈得先有宮人若謂夫人媵妾何得先知其窈窕反側
之狀若曰王季宮人亦何所係其憂樂又琴瑟鐘鼓若指文王則
近湛指宮人則近媚又何以風也此詩皆是設辭被之管絃以代
箴銘制時業者遂以爲新奇不知其繆理之甚也凡詩書不得實
用皆是看詩書直作文章而不得古人之性情也故以設辭目之
不思事爲可有言何必不實事不可有言何必設周公又何以設
辭誣其先人垂之風詩孔子又何以贊之不容口也朱子曰宮中

之人自指得廣凡侏母巷伯傳導侍御之人皆是不專指媵妾也
觀之大明之詩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是知文王有聖德王季愼（引証切當）
擇其配且以文王嘉止之年大邦有子尚未字人是知太姒聖德
其父母亦不輕以字人兩愼遲而德配德故曰、天作之合也朱註
于憂樂二章皆呼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則是聖女之德流聞禁掖
當革國之未遷許文王何能無心王季太任及宮中之人亦何能
無憂也于其始至宮中之人見其窈窕淑愼真足以配君子而成
內治聆琴瑟鐘皷而前日之憂勞頓釋不覺喜溢于辭而爲是詩
若切身之憂樂故朱子釋以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即易所謂

交相愛也於是知后妃之德矣夫睹草而可以驗風之縱橫審影而可以知木之曲直試味衛風之大夫夙退勿使君勞便可想見莊公之輕佻詩人之咏憂樂如此則文王太姒之性情穆然可思宮中之化穆然可思王季太任之德穆然可思是敦厚正靜誠愛皆於此詩中見之孰有美于此者乎故周公著之首風詩而孔子贊之不容已朱子於此人此德二語鄭重之已得孔子說詩之肯綮矣是朱子註詩有甚精當未可以新說議也（可以為風首）（焉信朱子自是不經學術）

崔仲鳧先生關雎解每疑宮中之人句無處安頓因將荇流二章作后妃廣於求助說此文却謂宮中之人自指得廣識解絕頂惜不能起仲鳧於九京而質疑焉之三嘆（彪西）

陳六謙丞安邑陞令深澤將行寄予一冊曰文學張半陶係前丁酉榜濱州守張（諱）文德哲嗣年已八十老而好學舉世莫知又令有近作數篇求正云云附識以見六謙之一善不遺如此（識）

書舜陵考辨後　張京俊

余有舜陵辨看陵寺僧質余曰古昔亦有辨之者乎茲備述以廣其聞辨論數十家大約（分水峯）在蒼梧鳴條二語即余所謂孟子史記是也考蒼梧之語出自檀弓鳴條一語見于孟子二賢皆可尊信然問之蒼梧無鳴條實以鳴條無蒼梧疑在是故辨在是也不知虞夏之墟蒼梧鳴條皆在也（所謂博而洽者）禹營安邑即鳴條之離宮安邑舜陵即蒼梧之野也（以下証據詳明）山海中經薄山之次有條谷之山即安邑南山今名中條謂中經之條谷也是以有鳴條之名其山木多槐桐北十里超山其陰多蒼玉桐梧古通名因物產又有蒼梧之名故竹書註云鳴條有蒼梧山也今帝陵在安邑鳴條岡大阜之上非蒼梧之野而何（與然未釋）今蒲州有蒼陵谷一名蒼龍峪口雖有蒼陵之名而無蒼梧之實可考似不得與安邑較長矣且蒲去鳴條宮百八十里安邑去宮六十里安邑城南即虞坂東南虞山之上虞故城在焉此之葬也何不可而遠就于蒲耶知此則南巡守崩蒼梧之言亦非戾蓋天子有事於外皆稱巡守春秋之狩于河陽是也安邑在平陽南三百里則史記南巡守即竹書居于鳴條崩蒼梧即孟子之卒于鳴條也（判如鏡兩造皆服）孔氏或有聞于古而史記誤實之以葬九疑也若國語之云野死謂卒于離宮非帝都也由是言之則前辨之九書可

合觀數十家之考辨歸一無疑矣
出經入史攄理揆情當與同邑呂見齋先生舜陵廟記並存以
採史官採擇 呂記得之安邑志中十年前既收入垂棘第二
集第二卷內 彪西

三記月蝕既狀辨暗虛之非 張京俊

順治丙申閏五月望月蝕既是歲十一月十六日酉時月蝕又既閏月十五日壬戌望月初上時未昏也東方少缺如有黑雲遮掩者頃之星出月在斗牛之間也東去斗魁五尺許斗在月西光爛若常月東一丈許暗無一星月中蝕形作規狀似為圖形所掩者蝕過半而魄影現月東之星亦現自半至既蝕狀倍加疾焉蝕既光若自南盡月蝕既而魄影獨存其體甚赤久而光不復若人行二十里許時自東南復光光纔復一線地上便有影蝕既時魄影雖存而地上無影也順治庚子九月十五日丁卯月蝕既始昏月

見東南方初上也已蝕過半矣自下蝕乃東北方也近月丈餘無星蝕過處全暗通無魄影有頃蝕既既處餘明一線又頃亦沒不知月處覓久彷彿見明似雲朧星影狀又頃若人行數里時既處漸明吐出魄影頃之魄影復圓赤如朝霞又移時若人行二十里許明漸趨東北下方而西南上方既處漸暗頃之東北下方露光而西南魄影暗久之魄影復全及光復將半而月在巳方矣康熙甲辰正月十五夜月在巳位蝕既自月初虧至既不移一時較常蝕時甚快自下上蝕復亦自下而上其復時晦時遲速與蝕時略相等也此月蝕狀也其初虧自東北下方者何日光下地球之西

如此記應庶幾學達天人

北也其蝕處無星者何星月皆借日為光其無星處地形所蔽虧也月蝕其光而魄影獨現者何月見日則生光日為地形掩月映日影則成魄影也蝕過半而加疾者何地球形圓中廣而上下皆坡側日下初在坡側處則暗遲過中廣則暗倍疾也蝕而無魄影者何日月同緯或當地球之中蝕處不得望見日影色也蝕既而上方微明者何（思穿天心貫入月脅）日旁地直下其光倒射太虛月背承其影於上也頃之既處復漸明吐出魄影者何緯度已移月高處復見日影也約人行二十里明趨東北下方而魄影復暗于西南者何日西下地球過中日影自地球下復與月接也故東北復光而西南魄影全暗也又頃魄影復全者何從東北之日影也甲辰之蝕獨速者何月行北道蝕地球之邊狹處故蝕先晦體復明皆倍疾也申子二蝕其晦時遲久約人行二十里者何地球倍日月之數也昔人謂當月蝕時使人處太虛而望之三丸當如一線此謂蝕時一偏之平處日月地球如一線非謂其大小類也二十里許時日行其一隅則大于日月遠甚甲辰十二月戊午朔日蝕如金環是月球又小於日球也由是觀之則日月地三球懸于太虛日陽外光月陰內影地則全暗地處天中日月推移而上下之（適當全從推移上下四字悟出）故日蝕必在朔月與日會從而蔽之也月蝕必在望地當日月之中虧其望處也

則月蝕為地形所掩無疑矣若曰暗虛則中無隔物何其光影虧復先後上下之參差如是乎

龍門天官書博與極矣終不若程朱之說顯而易見或曰日月星辰此為天官家言吾輩可畧也觀程子日月薄蝕之說朱子星辰燈光之喻乃知作者苦心　彪西

先君易傳序　節錄　張京俊

先君之易傳直以元陽之氣為易之楨幹故知乾元之始而亨者至利貞乃性情也剛健中正純粹精固元陽之性利貞之後乃人之性也知易有此而從來論性之葛藤斷矣又曰文王說乾元亨利貞孔子說乾元統天御天又說變化正性命聖人原不分說理分說氣知易有此而從來理氣之葛藤斷矣又曰孔子於乾坤知險知阻各加以德行字則坤之德行仍是陽知亦是陽若謂坤質柔體闇則世間陰柔之物絕無靈明之知絕無剛正之念絕無活動之機乎則知能德行非陰中之陽而何知易有此而從來氣質之性之葛藤斷矣

可與讀書錄困知記恭看　彪西

虞部高寓公先生傳畧節　戴廷栻

虞部姓高氏名承延字寓公曾祖文登膠州知州生贈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林林生萬曆已未進士道素歷仕工部郎中以監督桂王府第風雷震圯寢殿為權璫黃用嫁禍冤死公少時學王文成（以學生王文成作樞紐見大手眼）有志用世及遘家難上書學使者葉去弟子員會學使者黃鳴俊重其才不許公追思文成有講學不廢進取之說遂發憤讀書適蔡忠襄公懋德為分巡嘉湖道右叅政兼僉事公師事之學日益進崇禎已卯舉浙江鄉試庚辰成進士出翰林院編修胡文節公守恒之門筮仕遷安知縣下車即嚴禁奸豪投充四姓佃戶別為徒黨者使盡復其里社四姓者烈皇后父嘉定伯周奎貴妃父都督田弘遇神宗壻駙馬都尉萬煒勳臣撫寧侯朱國弼也公又勤於課士識拔左都御史劉鴻儒為名臣其他如請減陸運津糧二千石賑饑存活數千人招撫流移復業者一千七百戶開荒三千餘畝修城一百二十七丈此文成治（二應）盧陵遺法也調繁寶坻縣地近輦轂民間私自閹割者甚衆公援孝宗神宗兩嚴旨禁止且開（再應）導人良知護惜父母遺體是時連歲大荒南北寇盜蜂起上命以却敵全城者畀上賞壬午冬十一月大兵入被圍九日不下癸未四月朔再臨之環攻二十四日守禦益嚴不能克朝野壯之

文選郎吳其嫉其功諧於考功郎劉其中以大計法當調簡巡撫王繼謨巡按韓文銓巡關御史衛周胤察辦城守御史蔣拱宸合疏爭之烈皇帝詔曰高承延全城却敵功在封疆仍着從優另敘而銓曹心害公卒調涇縣公以涇之水西書院為先儒過化地每群士子於中講（三應）文成之學朔望則於學宮督課不倦厥後乙酉涇城陷教諭周泗訓導劉守中貢士趙瑋太學生趙崇雅諸生趙初浣趙鶴趙純仁趙大中左宜之王日望張載達張學載張一偁劉嘉儒士趙崇炫等死節者五十餘人豈非公平日激發忠義之功歟先是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失守公在涇聞變以頭搶地誓衆曰吾不報國何以見吾師蔡公胡公於地下已而南都立遷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伏闕訟父冤上愍之詔吏部覆議准復原職受誥贈如例復拜疏為九世祖文忠公請得如華除死事諸臣補祠定謚即乞歸養母歎曰權相當國天下事可知矣金陵不守奉母村居病不呼醫越三載而沒得年止四十六涇人祀之水西文成書院所著有稽古堂內外集大言可扶世教微言可證道心盡以付其子佑鈀藏焉戴廷栻曰詩書所載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者為難不知忠孝節義之人得孝子慈孫更難也文忠公之謚非虞部不定屯田公之冤非虞部不白虞部之忠孝又非念祖不傳念祖

讀書尚友守先代之訓而表章祖父功德益能以忠孝世其家者也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觀虞部命佑銘之字以念祖其無媿（維非人子可不念祖）文忠之舊德哉

文氣周詳較錢謝諸作有集腋成裘之長

弘先皇帝南渡初謁孝陵告奠畢即顧問懿文太子寢園享祀云何都人傳其語以相訝及其即位命修舉革除典禮追尊上祀悉千遜國諸臣謚優卹備至北轅不歸父老言之皆潸然出涕或歎曰惠宗讓皇帝再來也繇此觀之太嘗待援群忠例議卹施及雲孫洗冤昭雪因緣遘會豈偶然哉又曰余作高氏家

傳表而著之後之悖史無以痛恨權奸之故抑没主德則余有辠望焉

清丈疏

楊敬儒

為敬陳湖南清丈之利弊以增　國賦而裕民生事臣具官臺末學識迂踈不敢以懸揣臆見屢煩　宸聽伏念作吏楚中時民情之休戚久已有懷入　告今幸叨言路敢不罄攄所知以仰體我
皇上一方南顧之念乎切惟湖南經吳逆兵燹之餘荒熟混冒賦役不均茲蒙　特允撫臣題請槩行丈量仁政必先經界生民之福也今大丈一舉利弊交集在上者馭之太緩官吏易以叢奸在下者求之太急閭閻又必滋擾今開丈伊始謹縷列五款以備
皇上之採擇焉一曰（五款權宜可發）禁委官以省騷擾府佐閒員平日垂涎州縣

匪朝伊夕一經委任則供應浩繁閙丈押冊之間皆有常禮無以坐守催提春丈必妨農務夏丈必損青苗百姓之騷擾不堪言矣今惟禁止委員令州縣官自行清理秉民便而假時日則地方安靜之福也一曰寬隱匿以消嚇詐報荒歷年已久山野愚民開墾私種者十或一二倘不肖官員指欺隱公田名色乘機追究將
朝廷清畝之典實開貪蠹網利之途矣請明為申令既許出首免罪于現年起科有司不得再加勘問則人皆樂報隱匿盡出也一曰豁賠賦以甦積困當年報荒之時權操里長賄賂公行富者指熟為荒貧者誣荒為熟甚至產無立錐（予邑即此種種予亦有心而無口也）而錢糧虛賠者有之矣今

幸逢大丈使田多粮少者有增而有粮無田者不減甚非所以恤
窮民也且履畝踏勘荒熟有無瞭然在目請將實荒與無田者確
查除豁斯積困一甦而窮民之子孫盡被 皇恩也一曰簡冊籍
以杜科派上下書役通同一氣事關錢粮每假駁冊為由一駁則
曰格式不正再駁則曰總撒不符及需求遂而竟東高閣矣冊費
所由滋派今請丈明之後花名細冊在本州縣存案其報上文冊
祇開原額清出總數冊頁既少所費亦應州縣官可以自備庶幾
奸吏不得借事生風矣一曰減則例以勸開墾報荒之先後不齊
額有新老二種新荒日淺今已漸次全開至老荒田地或侵入湖

港水落見而水漲復沒或長成榛莽今年去而明年又生如責以
原額用工甚苦獲效甚遲百姓所以畏縮不前也請嗣後老荒田
地聚以下則領墾明示以六年起科之例庶勸墾者衆野無不耕
之土矣凡此數端誠使身任地方者能以實心（實心實政萬事金丹）行實政則事可不
煩民可不擾上之隱漏盡闢而惟正克下之賦役式均而包賠息
湖南一路農桑樂業咸鼓腹于盛世和恒之化也臣從 國計民
生起見字稍逾格如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陳清丈之弊井井有條部議施行拭目望之 彪西

均楚鄉試疏　楊敬儒

為請均楚闈南北科舉之額以勵人才而廣教化事竊惟上天之
生才原不擇地（四語已冒全神）而帝王之取士必隨其方我 國家崇尚經術三
年賓興莫重于科舉較省之大小額數之多寡且一省中間有區
別如順天則號分夾旦秦省則另編聿丁隨地求才因才効用總
欲使滄海無遺珠而方隅悉被文教化也獨是楚闈南北之間則
不能無議者查通省舊例額中舉人五十三名自分藩以來隸湖
北者八府隸湖南者七府二州其地方之大小士子之衆寡相等
也乃秋闈大比入彀者皆鄂黃漢沔之士而湖南一省每科不過

五七人此五七人者盡在岳屬至長沙數郡寥寥不聞焉　輦
轂之下方人文輳集而湖湘京官絕無一人楚南文運之不振至
此極矣伏思我 皇上作人雅化遐邇率俾台灣且設師儒琉球
亦遣入學文治之光華逈越今古而顧此中土數千里間人才零
落教化不興豈非今日所宜亟講者乎况湖南固昔所稱材藪也
遠不具論即如故明（近觀更切）夏原吉李東陽劉大夏等皆表表名臣而濂
溪周子有宋一代大儒鍾生其地今岳麓書院 宸翰輝煌登講
堂者生徒雲集正多士奮興之會尤當格外引掖以開其功名之
路者也臣請于南北兩省三分五十三名之數以二分取之湖北

以一分取之湖南其編立號卷一如京闈監分南北之例遠近兼收而多寡不至于太懸抑臣更有請者楚闈編望鄂渚湖南衡永諸郡有遠至二千餘里者洞庭之涉歷既險而寒士之資斧維艱故入闈之數在北者十恒八九在南者十僅一二應之少而欲取之多不可得也（闈至此寒士有順之辭無隅之向矣）岳麓全書額載科舉盤纏一項歷年係除荒支熟請嗣後湖南所屬俱照額全給俾得沐 皇上破格之仁恩庶幾有志之士咸踴躍以急功名不至望洋而抱璞相泣乎從此鼓勵日加英才日出臣不敢謂江漢有名賢而湖湘無奇士也臣因培植人才起見仰祈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知道

比照引証直可坐言起行湖南人文必有聞風興起者無患今部覆之無庸議也　虎西

吾鄉先達奏疏昔有太平楊全甫平定張日葵近有聞喜朱小晉陽城田蕉三諸先生佳作予既收入垂棘等集以傳得此於前有光　又評

漕糧疏　楊敬儒

題為請剔湖南漕糧之積弊以上充 天庾而下恤民膏事竊惟軍國之大計莫亟於漕糧而民依之艱苦亦莫甚于漕糧况湖南數郡幅員遼濶涉歷洞庭輓運尤為况瘁而積年收稅之際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一苦于稅軍之刁橫一苦于領運之措勒 朝廷設立運丁一軍九幇行月原有常典乃運期一至額外橫生未稅則水脚舡夫花紅酒席等項每石不下二錢方稅則十斛必有三尖七斛仍高二寸繼以八兩八石四兩四石之名按舡增派百姓歛跡而不敢視官吏隱忍而不敢呵此稅軍刁橫之害也漕米稅

完之後例取實收乃領運二弁把握居奇陋規一日不送則實收一日不發且為之危其詞曰風波不測賠補責在繳徵有司以考成攸關不得不吞聲應命而濫擲金錢嚇非歛自民間乎此領運措勒之害也查每年開稅調衛守備二員名曰監稅實為翼虎在彼以漕臣轍長不及惟視撫臣寬嚴何如耳再請 勅下撫臣如有仍前怙惡不悛者即將監稅衛官立刻題參究以鈐束不嚴失察犯贓之罪庶稅運各弁有所忌畏而稍知自戢乎至于省不亟之浮費以杜侵食之淵源者其說有三一較斛之陋規宜革也開征必須制斛然而一年一換糧廳道府衙門重疊非盡飽吏胥之

腸則駞關不下是防重斂實以滋吏蠹也請下令有漕州縣選堅
木製鉄葉釘裹赴道驗正後鐫以年月花押嗣后遞年徵收準為
定式則一斛可數拾年不變而假公營私之弊絕矣一樣米之常
例可省也漕糧上關國貯潔白乾圓始免浥爛故竹木二桶預解
京淮所備查驗也然呈樣不過虛文而舡艙未必一色為經承者
動指京淮二費為名則科派緣此而起矣臣以為宜停此例惟令
過淮抵通逐舡細驗與其憑一袋之米而龠合難槩丘山何如驗
全船之米而顆粒無非珠玉乎一官倉之修理宜亟也湖南郡邑
倉庫蕩然一空催收寄頓總操于里長之手官與納戶無從見面

也因而包攬折乾無所不有及臨稅周章懸欠纍纍而官民交病
矣今使之設法建倉花戶親納則里長無權貯米在官則民房不
賃計省二年私收之濫費即可成百年不朽之囷廩矣大抵漕糧
一項國計民生所關甚大官吏省一分之費則百姓霑一分之恩
司漕政者所當亟力釐剔云云 奉 旨該部議奏

除弊必悉弊之原委去害須洞害之顛末非平日實心民事者
恐說不出即說出亦是拾唾餘錄套本耳安得詳明痛快至此
○庚午中夏偶讀邸抄得楊君數疏喜其句句訏謨因稽仕籍
更喜為吾晉翹楚先錄三首遍觀厥成瑾篇徐來引領望之 彪西

析箸訓畧節

田自立

遵先世忠厚起家之道體祖父勤儉貽後之心兄弟友恭骨肉親
愛忿怒不蓄患難救扶日用衣食要節儉而勿務侈奢人情禮節
止親故而勿攀豪勢非分之福勿妄徼恐干王法不義之財勿貪
取恐碍天理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交匪人而敗身名勿忘恩德
而為短行勿結冤仇而招怨尤僧道星相固宜敬遠清客異術尤
當謝絕以謹好尚倡優師巫不容入門隣佑婦女亦少往來而肅
閨閫勿聽嫉妬婦言致兄弟鬩墻之變勿爭嫌疑小忿成骨肉戕
害之酷兄弟何謂同氣一脉病則全體傷何謂連枝一枝動則百

枝搖（人生兄弟多怨兄故於此諄諄）試看手足乖戾同室戈矛盛者幾家存者幾人至於存心尤
為根本寧人負我莫我負人終身體行斯言（驗絲在此人不字）斯心又易簀命其子
生瑜曰父無多貽俟長可自圖也書若干卷悉以畀女其勉之哉
字字箴銘當與七曲帝君戒士子文並傳○按先生生萬曆
甲戌卒于順治戊子享年七十有五詳見絳州黃太音所作墓
誌中再按先生官懷仁時有致政一疏太音曾讀而嘆之曰與
令伯陳情表茂烈終養疏同一摯篤知言哉 彪西

續垂棘四集序

文以載道也載道之文無如六經四子闡明六經四子之文無如宋周程張朱而世之綴文者曰宋儒頭巾語耳學之其腐矣寧學左國秦漢唐宋大家庶足膾人口而悅人目嗜此所謂大廄鄉菽麥而手捧良玉爲鼎珍也饑不堪啖將餓而死雖肉好奚用哉況左國秦漢唐宋大家

之文雖飾詞章亦未嘗不白事理苟學之而偉師其詞不師其意縱章雕句琢自以爲錦繡琳瑯而識者視之不啻瓦礫矣於道乎何裨此師岡范聘君先生所以廣正學編而有晉國垂棘之選而徵君婁山先生淵源祖學又爲之續編不一而足也續之初集二集三集予已得盡讀之茲四集又成四卷先生鄭寄命予序予安能贊一詞雖然予不能文亦不敢僭評垂棘之文但窺先生數集所收錄文品種種非律以一家言亦左國亦秦漢亦大家至亦有粥述太青更不廢巷語方言總取能說周程張朱之理可爲六經四子羽翼者爲定本所以琬琰固貴爲至寶而礫金亦珍爲有用其一切燕石碔砆足以淫道惑世者直沙汰而不少留故集名垂棘正

先生褒重文品金玉正學之本意非徒傳採而爲玩好之具者也客或曰先生輯有明三百年理學不拘拘取晉儒而文章之選專以晉人爲一書得無偏重垂棘而魯璠璵趙連城楚白珩梁照乘宋結綠俱無足問乎曰先生晉人也垂棘之選在晉言晉也若夫三百年來海內諸儒之文廣羅精擇載之廣理學備考中無慮千餘

精華爲拱璧美瑗不爲不多矣有目共覩亦奚
須他人遺珠之慮也客曰是是
康熙乙亥冬十月

大寧後學曹續祖頓首序

續垂棘編第四集目次

恤奴僕䟦

閻　擢字公拔絳州人順治丁酉副榜

煑粥碑記

二卷

武全文字藏夫盂縣人順治丁亥進士歷官叅議

趙文子遺跡

張潤民見三集六卷

勸止投請又　敦勵實行文

曹續祖見三集七卷

修觀音堂記

暢　鯨字[illegible]河津人崇禎閒文學

殉難跡

師　謙見三集二卷

易解序　周易四聖說

周易諸儒說　周易四儒說

續垂棘編四集一卷

洪洞范鄗鼎彪西甫彙選　男翽翮 孫鑄鋐 金抄錄

修律自愧文　徐弘先

修○律○難○矣○哉○全律不熟○難也○群書不博○難也○增減不當○難也○註解不詳○難也○立心不平○難也○意見了同○難也○律例不一○難也○主張不專○難也○持論過刻○難也○前後不融○難也○余小子自入律館○追陪修律之例○夙夜氷兢○夙夜惶恐○寢食於律例之中○有時而豁然○有時而茫然○有時而明者復暗○有時而暗者復明○有時而愈思愈疑○有時而愈看愈真○再進而加詳焉○始曉然於古人之意肯○而猶○不敢

自恃也○質之同人○證之各書○庶幾是矣乎○而未也○又從而辨之註之○此心○終覺歉然也○嗟乎○修律難矣哉○修律之難○尤難於辦事○何也○在署辦事○活得一人○止活一人○枉得一人○止枉一人○若修律○則事關千秋○日日遵行○開得一條○即活千萬人○刻得一條○即殺千萬人○修之當○其功甚大○修之不當○其罪不小○嗚乎○可不懼哉○余小子思及此際○又不禁戰慄○不禁流涕○惟恐一字偶差○一條偶錯○有負

皇上好生之心○一罪也○有負堂臺擬館之意○一罪也○而且混改前人之律○一罪也○貽害後人之命○一罪也○嗟乎○修律難矣哉○即草率從事○漫不經心○備員可矣○其能無憾於心乎○其能無賭於官乎○其能

免學士大夫之譏笑乎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惟有竭吾之力竭吾之心師法古人相與有成以盡吾職業已耳古人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四語者古聖人制刑之本意即我　皇上重修之盛心體此意而行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敢自命曰修律云乎哉

於筆歌墨舞中却帶解網泣罪之意文情文思空絶前後　彪西

寄諸子書　徐弘先

京卿開職重將律書細閱細批不禁廢書而嘆曰古聖人制律有一句一意者有一句數意者有一字一意者有一字數意者總是一片哀矜惻怛之心不欲輕致民於死之意也嗚呼古人何其詳而且慎也今人引律動則曰律文如是苟如是是亦當矣而律文中小字不察也又曰條例如是苟如是是亦詳矣而條例中虛字不察也甚而引斷不確者有之援引過刻者有之天理王法之謂何而乃疎忽若是不幾負　朝廷而誤殺天下蒼生耶夙夜以思祗覺有愧職掌隨發一願併撰二聯云地藏王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弟子今亦發願囹圄不空誓不司刑又聯云欽欽欽（若聯既）（備兆於小刻晉詩之內意欲觸目不攖重出）欽獄獄之日斷罪之時事或冤枉怕怕怕怕無心之失不明之過報在子孫二聯云欽欽欽欽欽偏執之見太刻之條多殺人命欽欽欽怕怕怕怕各出之情明知之過即累本身怕怕怕又常貼一聯云只守法只奉公只為國只愛民總期仰答　君父不要錢不畏勢不通情不任性即此上報　朝廷同僚諸公見者競相傳誦以為箴銘然奉為箴銘則吾豈敢共相勉勵予日望之特寄爾等佩服毋斁為異日臨民之本云時壬申三月十五日也

鉄石讀此也慈悲何況吾儕　彪西

勸倡義賑荒文

徐弘先

哀我三晉○罹此四䄈○諸郡皆饑○平陽尤甚○雨澤愆期○麥不登者三夏○旱魃肆虐○秋無成者二年○旱而蝗○蝗而蝻○蝻而雹○天乎胡至此極也○富者貧○貧者窘○窘者餓○人今將何以生哉○室如懸罄○個個皆鵠面鳩形○野無青苗○處處盡荒田赤地○流離載道○携男携婦而堪憐○餓殍滿途○轉溝轉壑而待斃○千村夜月○幾無犬吠之聲○孤嶺陰風○都傳鬼哭之事○覩此困苦顛連○皆吾輩劌心之痛○但餘殘羹剩米○即小民續命之膏○敢告仁人君子○任力所能○不論升合○分文隨心而施○縱鬻一田○典一屋○賣一衣○銷一器○亦無損巨室之身家○苟

救一夫○全一婦○存一老○恤一孤○總皆是眼前之功德○（九經先言救即是此意）況夫生同里而居同鄉○安忍見死不救○且也非吾親而即吾故○何得漠不相關○（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倘遇厄不憐○修寺造塔以奚貴○若有財不散○泉壅庫積之何為○吾聞麥舟義倉○尚聲施之未泯○即如渡蟻活鵲○猶報應之不誣○善雖小而當為○德以施而愈大○捐不在豐嗇○要於輕財○助不論多寡○期於當厄○鄉自賑鄉○共敦出入相助之義○鎮各濟鎮○豈無彼此互報之誼○凡我簪紳士庶○必有同心○即彼天地鬼神○寧無陰鑒○（法語巽言態○屬澡心）甚勿曰○我方饑饉○何暇顧人○（四端提撥○破積欺）又勿曰○我若多施○恐疑我富○甚勿曰○我開善端○善門難閉○又勿曰○我即施捨所濟能幾○不知活得一人○是一人陰隲○延得一日是一日福澤○幸發義舉○共施仁恩○庶可下救人命○上感天心○以慰我

皇上賑濟窮民（善則歸君）之至意○並無負賢郡侯為民請命之苦心也已○

心無私澤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愛○方知仁體○合言公○此朱文公性理吟也○移贈此文○庶幾不愧　鹿西

雖以呂忠節為藍本○而情更切於呂○　又評

再勸倡義賑荒感應文

徐弘先

竊惟有施必有報○天有眼而人亦有心○能感即能通○神能佑而鬼亦能護○作善降祥○積德多慶○自古及今○斷乎不爽○昔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偶值歲饑○承逸以米[illegible]百石○作粥散之○其歲生孫○名朘○熈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隨亦登第○遂為吳興望族○李諶嘗遇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所償○諶即對衆焚券曰○債既償矣○越明年○又大歉○諶竭家貲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一日假寐○夢一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至爾後○言訖而去○後諶壽

百歲而終○子孫數人○皆為顯官○賀鰲然○為諸生時○從秀水姚思仁○巡按山東○目擊中州之饑○自草疏勸姚○上疏請賑○全活數十萬人○陰司即寘記其功○後貧隨成進士○官吏部郎○子孫皆世其業○書香不絕○嗚呼○賑施若彼○感應若此○而功名而壽命○而子孫○皆獲厚報○載在史冊○彰明較著○凡我鄉人○亦何苦而不為也○雖曰為善者非以為報○（梓潼帝君曰為上等說性理為中等人說因果）要之報應之理○亦豈可誣也哉○倘以小善無益而不為○一毛不拔為得意○不知多藏厚積○忍值天災人病○亦能令人頓盡○即不然而子孫不肖○亦能蕩廢無餘○又不然而民窮盜起○公肆搶掠○即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思之思之○終不若廣施賑濟為人心所愛戴○為天心所降鑒○為鬼神所欽敬○為公祖父母所獎譽○總不期報而報亦地方中一大豪傑一大君子也○伏祈仁人長者恕予之誑喜諒予之苦心○共發慈悲○同結善果○是則予之所日望也夫○是則予之所日望也夫○

呂忠節四勸救荒○五勸掩骸○得其意者○惟文青一人○　麗西

告荒呈文　　董其恕

為叩謝

皇恩○復陳疾苦○祈天上聞○以達民情○以廣帝德事○竊惟天災流行○何代蔑有拯民水火○必待深仁○堯水九年○成天大業傳自右○湯旱七載○自禱仁聲頌到今○可知天愛賢主○不必盡暘豊年○人樂聖君○正以時逢歉歲○今平屬不幸○四載旱魃為虐○魏地奪深○一時蝗蝻交集○東來潞府○西踰黃池○南連、中、州、界○北、過、龍門山○統、蒲、解、二州在其中○共安臨十邑居其內○災雖分乎上中下○澤、意、隰、州苦莫甚於安夏聞○野無青草○夏秋未登粒粟○室如懸磬○歲月烏能空度○個個鴻哀鼠泣○

誰憐楚女之腰○人人鵠面鳩形○莫載魴魚之尾○斗米七百文○糠粃亦得入市○斤菜四五分○草木不復生芽○榆蕨藜而瘳饑○蕨藜寧得多少○剝榆樹以延生○榆樹能得幾何○少壯者糊口四方○沿門乞食○呼人爺娘而不應○老弱者轉死溝壑○無人掩埋○飽彼禽獸而誰憐○黃以東○餓死橫野○天地於焉色黯○條之北○腥氣冲天○鬼神為之夜哭○父棄其子○夫拋其妻○八口人家去五六○北鄰於家○彼逃於外○十戶鄉庄留一二○食粥男兒聚廠門○蹶地蹻死不忍顧○逃荒婦女跋山路○撇足泣號不堪聞○舍家鄉循敝蹝○去河南如歸市○怨親老而難行○委之城市○盡作他鄉之鬼○恨子稚之帶累○置諸道路○哭殺無主之兒○白面書生各傭主○朝收暮逐○紅顏女子一嫁人先張後李○人食人肉○食其肉且爨其骨○獸殘人屍○身在此而頭復在彼○立而視死者○若置之罔聞○仰而號天者○實無處聲訴○雖醫得眼前瘡苦此瘡醫而彼復生○即剜却心頭肉○奈肉已盡而剜不止○平陽石太守○此實錄也○予曾目睹親來查驗○詳察三四處○不覺慟地而哭天○安邑俞文林○捐俸煑粥○就食千萬人○無如人多而米少○撫憲勤恤民隱○為請借賑於

天朝○　聖主好生如天○即沛特恩於山右○移平粟綏其征○十二都中○將饑民○咸聞風而起舞○給之粟○散夫銀○二千里外○食德饑夫○俱北叩而歌祝○盖　皇恩固已稱極矣○然民情猶有可訴也○太原移

粟河東○路經千里○雖名有而實無○竊黎挾家南竄○土氣不宜○又遭瘟而多死○幸今夏雨一犁深○殘餒稍安○却苦目前麥三寸○秋實難到○且遺耕悉少力之人也○刈秋成在未定之天乎○緩徵雖至七月○十丁已亡八九○開徵苦累包賠○勢必留者亦散○嗟乎烟火望絕十里外○傷哉○雖犬不聞四境中○今躬逢我

皇上○仁擬堯舜○義娩禹湯○豊收之年○尚且各省蠲免○被災之地○豈復令○其封納○況山陝同災○何彼地蠲○而此地否○且均屬赤子○顧秦人孝而晉人逆○但民情聞諸上者不悉○自　聖惠逮之下者未盡○恕躬被其災○親嘗此苦○饑餓堪憐○不啻水深火熱○雲霓致望○惟期日

照月臨痛民生之不聊奇荒徒甚此一方欲繪圖而入告君門
實呈於萬里茲蓋伏遇代天大宗師大老爺德並皋夔天王殿陛
是任才擬周召聖主心膂為托駕過此地自目擊而心傷仁念
所發必詳陳而恪告 恕草野愚生不知忌諱瞻天顏於咫尺敢瀝
血而陳訴倘得入聞我 后自爾更沛 皇恩竚視 九天渙雨
露行將三晉起歡呼先免帷正之供可使存者不去而去者還來
再發帑金而賑即云死者不生而生者猶可不死豈不枯魚得水
一方歌再造之恩已死復甦萬代頌重光之德哉 恕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謹奉狀以聞

批選不拘四六以其有書卷而無性情也性情書卷合而為一
如此文吾復何憾 鹿西

救荒文用四六卻能無四六堆砌之病前有呂介孺兵部近有
徐文青刑部得董文學允可鼎立 又評

十六景詩序 王聯捷

世法盡解脫不得一味逢迎殊失本來面目余是以山水成遊癖
也久矣嘗慨然曰登山觀水之趣真令人心曠神怡眼界一空唯
志同道合者乃不敢興不則一主一僕一觴一詠致足樂也壬戌
之役余登太行涉大河攬轡中州寄跡維揚城外幾於荷花盪中
討生活矣既而渡洋子江望三山泛舟姑蘇嗣訪古寒山寺不可
得遊泫墓縱目太湖醉虎丘之千人石上飲憨憨泉而醒醒復遊
遂得選勝於西湖靈隱天竺孤山保叔塔飛來峯諸名景次第而
覽輒數日不能去去復渡錢塘潯陽諸江抵閩粵歷建寧延平福

州諸名郡造真西山夫子之鄉一憑吊焉凡所歷一花一鳥一草
一木楓樟榕杉海潮湯泉異人異地異事異物以及飲食笑語屬
絕天壤無境不奇無山不秀無水不折意觀止矣歸來乘桴浮水
漸大章數十灘攀仙霞嶺出西江歷艱走險頗覺得志詳復步勝
王閣泛鄱陽湖臨流觀廬山瀑布詢嚴子陵白居易范蠡淵明舊
蹟惟有蘆白烟清綠水黃花而已噫天地逆旅光陰過客振古如
茲何足恠哉友人復拉余於金陵上寶塔絕頂瞻古天子氣極目
吳楚間萬派千流水光如練雲氣摩空幾不知余身上通天際嗟
乎人知山水之樂而不知余樂山水之樂每因境憶人因人觀景

古往今來畫覺本來面目俱現相得是又在山水之外敢曰天南
勝槩余一人遂閱歷殆盡耶邇來吾鄉中正聲已頹風雅幾絕辰
星落落遘興亦孤偶檢十六景之唱和若四君者是何其志同道
合有如是乎試看這烟雲聚散亭閣隱見山色淡濃流水曲折林
樹遠近和鄉湖光塔影花翻鶯語龍唫虎嘯月白霜清吾鄉之勝
槩四君真受用心目間珠玉錯落筆筆勾出何快如之較奈之一
主一僕一觴一詠者更進一籌矣幾欲和韻又以苫塊中兀兀骨
立氣閑筆未能續貂亦可哂也噫情緒可知已
一口吸盡西江水兩脚踏到須彌山胷中豪氣作如是觀 彪西

壽昌記紫陽言行有曰先生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
日目不瞬可圖殆庶幾乎不然昔年同學時見可圖有遲筵截
柳之勤閉戶下帷何肯鶩言出遊若此 又評

在籍候選疏 邵嗣堯

題為請復在籍候選之例以遴
皇上已行之善政以收吏治之實效事 臣以已廢微員荷蒙 皇上
天恩特補清苑知縣又蒙 皇恩寬其不及拔置言路愚昧如 臣
躬逢 聖世夫復何言但候選為吏道所由始奢儉為貪廉所自
出謹以 臣所身歷者為我 皇上陳之我 皇上德化所及幅幀
之廣從古未有天下候選官員遠在數千里外守候京師少則數
月多則經年掣籤之後月餘領憑盤費浩繁難免借貸京帳每六
十兩算一百兩若借六百即算一千到任未久討京帳者已隨其

後欲不取民得乎應選官員吏部先期行知令其在籍守候有無
丁憂病故等情亦令先期聲明各以該撫咨文到部為主每遇選
期吏部仍於天安門外公同代掣憑發該撫令其轉給到任彼其
初入仕途廉隅自在既無重債相逼誰肯甘為貪吏此我 皇上
康熙五六年間已行之善政相應仍照舊例遵行者也如果 臣言
不謬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部覆無庸議
奉 旨這事情爾部會同邵嗣堯議奏

從貪廉着眼得大主腦連篇累牘冗句複詞儒生讀之猶覺
頭岑岑重况日有萬幾者乎子昆諸疏言簡情真可以式羣 彪西

請復在籍候選議　邵嗣堯

臣邵嗣堯議得前臣條陳在籍候選一本誠恐天下候選官員路遠日久多借京債勢必取民以償有負皇上愛民如子至意奉旨該部議奏吏部以在籍給憑恐有年老丁憂病故詐冒四款迴覆奉旨這事情爾部會同邵嗣堯議奏欽此臣於十一月十三日同吏部在午門外會議得康熙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部選選九江道程憲於三月初六日引見皇上親見跌倒令其休致是年老一款部選未嘗無也鄭俊選富平縣知縣至黃河丁憂是丁憂一款部選未嘗無也又部選知縣崔

瀛到任十日而亡是病故一款部選未嘗無也至於辨別詐冒吏部所憑者本縣官印結里鄰甘結耳是吏部認識詐冒不如本縣有司鄰里認識之更真也吏部駁臣四款部選皆有之但多借一番京債取償於民耳臣愚所議不免四款亦與部選同但省借一番京債取償於民耳依臣愚議於天下候選官員便於皇上子民便依部臣議於放京帳者便伏候聖裁奉旨九卿占事科道會議具奏

正色立朝既見一斑　[illegible]

減糶積米疏　邵嗣堯

題為通行減糶積米以廣皇仁以恤窮黎事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臣見直隸撫臣郭世隆揭帖稱奉皇上面諭遷安等處米穀價貴民食為難務期平減方濟民困撫臣已經通行遷安薊州遵化等處我皇上念切民瘼無微不照超越前聖千古僅見誠有如撫臣所云者但保定清苑等處捐納米內有高粱米先用水浸然後可碾又以九月停例爭先捐納帶濕入倉堆積更厚春氣一動即便發紅苦不堪食至夏即漚爛無用此項高粱米尤宜減價速糶者一也雖在

穀米亦甫離於場即登於倉畧帶濕性終難久積况保定清苑府縣各倉但將穀米委積民房寺廟宜大薊衛等處亦然恐有濕耗捐之處必致官民賠補此項帶濕入倉委積寺廟民房之穀米尤宜減價速糶者二也臣所見止於保定清苑以及宜大薊衛其餘捐納等處或有高粱米及新穀米委積寺廟民房者亦未可定伏乞我皇上敕諭撫臣將凡係捐納州縣衛所但有高粱米及委積寺廟民房之新穀米通行減價速糶不許富民頓糴既無委積漚爛之虞而窮民得沾實惠至於二十九年減糶價銀除已經糶米還倉外下剩銀兩當此青黃不接之時不便糶米入倉若

一責令糴米入倉則米價益貴民食益艱莫若緫俟秋成後糴則救荒有備而又免穀賤妨農之虞此皆 天恩出自 聖裁者也

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如此經營幾於炊無米之粥矣然又不肯乞鄰稱貸止任甕鍋頭斟酌水薪内調劑已耳謀家謀國事異理同迂儒輩未許問道 彪西

積穀備荒問答　段宗義

甲寅春予辟李氏館課諸子弟於家塾是歲又值豐稔將舉吾兄絫生貢士歲積穀備荒之事而卒業焉有客問曰積穀備荒之說令兄倡之於前子復繼之於後其詳可得聞歟予答曰吾兄學問經濟務求實效嘗謂民生首急衣食治世不外教養予服其言素矣是以不避踵事之誚欲觀其成夫天運循環有豐不能無歉邇來晉中屢豐然收穫一過貧民求一飽而不得豐年豈可常哉一遇饑饉立轉溝壑矣明之季世其前鑒也今當道屢有備荒之議豈民間不圖饘粥之需官長縉紳既積之於上吾儕小人亦積之於下

庶未雨綢繆不待饑而後索食也客曰稽古備荒者有曰義倉常平倉濟農倉義倉假手里胥而詐冒之弊多萓以官法而徵求之禍烈不足取也常平倉豐年則糴以為備凶年則糶以濟饑法至善也濟農倉或以官鈔平糴或招民入粟補散官或犯罪情輕許重者聽贖為糴穀本是皆先有糴本而後可以言積貯不審予之（素而不費）積穀也將何以積備荒也將何以備予答曰不用糴本嘗考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儲之當社以備凶年今倣其說值歲豐稔勸之捐輸使貧富自為備而已客曰迂矣今富貴之家積鏹盈千累萬即遇荒歉猶然身衣

綺穀口飫珍饈彼原自富足又何須於備答曰富者備之非以自為而為人也為人實自為也有三善焉惜福一也積善二也保家三也請歷言之天之生物有數人之福澤無多幸而我為氣數所鍾或席祖父餘業處於富厚然不持之以謙守之以節則不能悠久綿遠今富貴之家競尚奢侈金玉錦繡之飾朝成夕毀務為新奇每一宴會水陸畢陳賓主所食僅十之一率皆以醉僮僕飽狗彘豢珍萬物極矣豈不祈福乎故願富者稍從儉樸存其餘以濟貧乏也人莫不知好善然往往為善而為未必善之事不遠千里而朝山禮佛不吝千金而修寺建塔以至設齋建醮裝金塑像雖

發念本善要屬虛幻豈若積穀真能救人之死活人之命乎以活人為善善莫大焉人心不古嫉妒者多每見富便之家私計曰其也大富盡觴之以禍其也有餘盡貽之以害而富者方且鮮衣美食肥馬俊僕誇耀族黨或有乞假慳吝不舍至於責負錙銖必校富固招怨而又益之以不仁貧者切齒久矣當豐稔之日人猶畏王法恤廉恥富者得以安享其富至荒歉之歲饑餓將死之人肯顧富家之饜飫而束手就斃乎斯時王法有所不畏廉恥有所不恤勢必起而奪之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若積有多穀貧者得食而富家可保乎是以勸富者積穀以備荒也客曰然則貧者可

無積也貧者終歲勞苦僅免饑餓曰前且不足又何有於備乎答曰貧者愈不可不積也予計之熟矣且如一家二人每食省一龠米合龠為合積合為升不數日而成斗矣若每食省一龠米一人不過少一口耳無損於飽而積久足以備荒吾家天生晟諱當明季年荒時見一餓者將死畀以二斗粟後見其人問何以得至今日對曰他無所資即以前粟雜野菜而食之延至麥熟遂得苟活計其食每日二合米若二人之家有四升米便可十日不死有斗二升米便可一月不死省自一龠米而足以救死是以勸貧者積穀以備荒也客曰若然但勸之各積於家不亦善乎答曰人情寶金

銀而不寶五穀金銀閣藏便遠服賈五穀顯著雖於貿遷吾絳富家積金銀千萬者有之積穀至千萬石者鮮矣至於中人之產不足之日多有餘之時少方其有餘稍有所積及其不足焉能守目前之困留後日之需旋積旋費終不能積若積之於公則不能任意取用庶可積久而備荒也客曰勸輸何時予答曰夏秋成熟之時粒米狼戾人易於輸使其量入而出焉其無田可耕而有生計者不拘銀錢與農家一例行之計每戶所出不過升斗積數戶則可以石計矣其有好義樂施者則又不止一石計矣客曰若遇凶歲如何給散答曰量其家之貧富計其人之多寡先極貧後次貧

不得任意厚薄○遲疑顧惜○使窮民取於公如取食於家可也○客曰○凶年賑濟不待言矣○倘積久有腐朽之患奈何○予答曰○歲雖成熟○有青黃不接之時○願出息稱貸者貸之○貸此一石○多不過一石五斗○徵息○以歲之豐歉為率○大熟每石徵三斗○中熟徵二斗○下熟取其耗而已○責出賤入○不待凶年○始有益於人也○舊出新入○毋出子入○不惟無紅腐之患○所積愈久○所備益裕矣○若非出息稱貸○不得以公家急需○借動升合○亦不得以莊中公事○擅用顆粒○客曰○三等徵息○別於放債○終不失周卹困乏之意○是矣○大熟一徵其三○勿乃大過乎○予答曰○新穀必濕○積之日久○難免虧折○大熟所獲既豐○雖多取之○備○勸○輸○也○客曰○倘有豪惡強借凡續在莊皆然借而不償○奈何○答曰○借有定時○非青苗在地○不得言借○借防無收以備賑也○數有定額○無得過多○欲一均沾其惠也○借而不償○及以糠粃充塞者○下年再不復與○勉人知廉恥○存忠厚也○客曰○主之何人○予答曰○推有德者以為之長○善處事能會計者以副之○客曰○倘主之者浸漁奈何○予答曰○每一收發○謹登於簿○務使眾耳眾目○共聞共見○以示至公○雖或不肖將焉用之○客曰○貯之何地○予答曰○吾族兄九章者○諱郡家增生○當明季流寇猖厥之時○於莊之西北高阜處○創議建堡○未成而殂○康熙初年○乃孫武解元諱彬與家兄傑生纘其緒○弇規模粗定○人居漸密○將建倉

房於堡以貯之○歲歉則備荒○亂世則備兵○均有賴焉○客曰○子意善矣○子謀周矣○不甯別莊亦可行否○答曰○雖天下可行也○今吾絳城中○分有五方○即一方計之○其僅足自給者幾家○貧而失業者幾家○可以出粟者幾家○勸之輸粟○悉如鄙見○積之本方○公所○方方可行也○城外各村各鎮○亦如予言行之○各村各鎮○皆可行也○由吾州而推之他州縣○天下何不可行乎○家兄所謂匹夫有善○僅能行於一鄉○不能及於一國耳○若當道牧民者○加意於此焉○使一方自備一方之食○循易易耳○不幸而天災流行○饑饉薦臻○朝廷不費公帑○官長不煩申報○民無奔走之勞○轉徙之苦○全活必眾矣○夫窮民○活旦夕○之命○國家即享磐石之安○升斗之積○其所裨豈淺鮮哉○客首肯曰○請為予再進一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子勉之○有終可也○予謝曰○謹奉教○是有望於繼我而起者○客去○語之家兄○兄曰善○因命錄之○以備前蹤之所未悉云○

陸宣公奏議○恤民凡六條○其五為置義倉以備水旱○中如小乏大乏一段○可謂曲盡民情○取而讀之○其周詳處○似猶讓此文一籌○　鹿西

許西山先生云○凡說道理○須是古今上下通行○得方妙○茲文深得此意○　閒公按

壽王明府序

曹續祖

庚午春正月。得彪西范先生續刻己巳年譜。特書冬十一月。永和王明府。刷印五經堂全書以歸。越夏五月。又得范子手書。有永和王公。特來執贄受業。領去近刻書若干部之云。予竊嘆曰。賢哉王公。其出於時宦常情之外者乎。范子名重今時。凡朝紳外吏。其傾心向慕者。誠不乏人。然亦不過近而造訪。遠而徵書。以通其慇懃請教之意而止。並未聞有北面受經。讓抑如王公者也。公位通侯。於范子有鄰邑父母之尊。而忘分至若茲。噫。此其事宜在今人所甚難。而公能之。公豈修名也者。為之耶。然愚知公之意。必有所急

需於范子為。為百里計。故見有范子。不自見有通侯。而拜其堂。求其書。是以如是勤勤也。噫。公若茲。則公之所以為永和者。必大。有興。予安得旦暮見知。快吾意中之所期也歟。會九月五日為公懸弧辰。公門下闔社生童。製錦軸祝公。而先期推薛郭兩友來求予撰壽文。予荼而問焉。曰。公常何事。事。曰。讀書。其政若何。兩友畧述其大者數十條以對。予躍起曰。如友言。是皆公之所得於范子者也。是范書廣理學集中。高景逸先生憲約。一。跡。也。跡列五十五款。貫成州縣。語語金石。不啻王政周禮大註腳。范子錄而傳之。具有深意苦心。但他人得書未必讀。讀亦未必省。而公口誦而神怡。坐

言而起行。如立社聚生徒五十餘人。課文講學。倡教西山。實為治永開宗第一義。而他如修學宮。清保甲。革羨耗。裕囷穀。飯饑人。緩備科。繕城堞。浚池塘。種樹木。平市估。種種惠政。何一非取法憲約。而通變以宜永人者。夫五經堂全書至數百卷之多。無慮不盡讀。而獨以在官言官。於憲約一篇。守之最專。用之立效。是公讀范子之書。因得窺景逸之學。則師景逸。何莫非自師范子。始況促席五經堂時。傾耳面談。其所聞。又有不止此者歟。韓子曰。無貴無賤。無長無幼。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昔張留侯受書圯上翁。不辭屈辱。卒成漢業。蓮蘿石詩才雄邁。歲且長。而師事餘姚與聞正學。

公以貴官。執弟子禮於山林有道之門。此其心。較留侯蘿石。倍虛則公之學。他日與年俱進。將更有難量者。詎但擬之卓魯龔黄。為公博一循良之擧已耶。是月也。鞠菊方勁。紅樹滋妍。同社諸友。奉百歲觴。觴公荷池閣上。公與之咏歌講論。自有君家陽明公。天泉橋上一種風味。卓爾可樂也。而羔雁鐘鼓之娛。必非公所好者。亦焉用予作箕疇奎語為。兩友曰。唯。請先生序次其說成章。我將述歸以告吾王夫子矣。

高忠憲憲約一跡。窮則托諸空言。達則見諸實事。此吾黨不刊之書也。非我陶菴誰托諸言。非我王公誰見諸行。自壽壽世。易

地皆然○ 彪西

孟雲浦先生答丘南溪云、令弟汝芹○情詞懇篤○不許鯉辭讓而强拜焉○雖子弟為尸○無妨於尊者之敬事○云云、此為同輩朋友尚如此○使對鄰封父母○又當何如○反覆此文○殊增惶怍○ 又記

按鄰封邑侯、執弟子禮、來受業者三人、一為岳陽縣朱明府、諱𢦏山東臨清州人、明經、博通三教九流諸書、一為平陸縣馮明府、諱祖進浙江歸安縣人、庚戌癸丑進士、曾富經史、著作甚多、有二十一史論、悔游集等、行世、朱馮年俱踰六旬、老而彌篤一為永和縣王明府、諱輔江南南陵人、貢監、年幾三旬、謙光更出朱馮之上、猶憶朱馮

之來也、擢他出未會、獨王來時、值吾師謝客書既出、一切公祖父母、命 擢負罪善辭、王因暫寓希賢書院、與 擢共朝夕、話心曲、序長幼、推 擢為薛門闈、王門錢王、必再三入請、而後得登五經堂、侍立先生卧榻、日暮剪燭、月出露下、猶請益不倦、宛然一月春風、三尺冬雪景況、宜乎陶菴先生、取此意以傳世、固宜、絳州

閻擢附識

海說

曹續祖

天之下○以量言○莫如海○海之水○百川之水也○海地下而廣○百川拳至○海納之以成其大○故觀海者獨大海○而忘乎其為百川也○抑知海不以私百川為大○大而以百川之有用於海○能蓄育萬物○出而利用於世之為大○為蜃氣之洩也○結而為蜃山樓觀人物○海於是有文章○為雲為龍○鼓盪而為霧雨○海於是有德澤○魚鹽珍貝○乘潮而出○傾吐無所惜○民通貨賄○國亂寶藏○海更不貪卸而學居積○能入也○能出也○能收也○能放也○吞吐變化○其量無涯○斯其所謂能容也○哉○而汙潦之池○則不然○廣不盈幾丈○深不及數尺○昏昏濁濁○雨則漲○旱

則涸○投之瓦石受焉○投之糞穢亦受焉○物陷於泥滓而不可出○汲之不可以羨茗○導之不能灌一畝之畦○嚙囿涸歎○貪泉歎○謂之涎嚥納汙也○可而謂之能容則未也○故天下惟海為不可及哉○得其說者○可以為學○可以出治○可以持己○可以待人○無入而不自得○ 彪西

觸物施弁言

黃希聲

君相聖賢。天德王道。所瀰淪布濩宇宙間者。仁而已。施設之際。萬善全該。而探其源。非意必固我泯絕無寄。（程伯淳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即此意）未足以盡之。否者。杏壇受業。實効自不乏人。而三月不違。胡歷歷屢空顏氏子也。則聖人衡仁。豈第。貴施予間乎。即孟子一變尼父渾淪之言。為奇闢痛切。以震喝當時。而其微者。或曰仁人心也。則性覺虛靈。本超物欲。或曰仁也者人也。則肢體官骸。都歸神理。或曰形色天性也。則精粗隱顯。宛爾圓融。以此證仁。豈第硜硜征利。救嚌殺已乎。乃學庸語孟。又靡。不。以恕之。一字。開。方便。門。知非毋我不足體仁。微力施無由克己。施。故。有。不。可。略。者。余讀宗璧先生集中觸物施一品。毋為善躍。由繹既久。稍稍詮釋而贊論之。庶以便自考也。友人或謁之使公同好。余謹受教。曰。宗璧仁心普度。迪吉錄諸書。業偏海內。而荒陬寒牖。購獲良艱。得此品。固不減大帙管鑰也。況蠡測所析。讀者因之肯有以益我。尤厚幸矣。遂授剞劂行之。

闡發仁字。可以註四子而疏六經。非但包攝迪吉一錄而已。偽儒避二氏之嫌。并置迪吉錄不問。予不知易之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書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諸說亦刪乎否。彪西

求仁說

黃希聲

施者。顯仁之事也。其道甚大。而用最切。人之不能充其量者。毋阻於憚心。則謂博濟之實。必資權力。而坐失隨在之機宜故也。今觀觸物之施。知語嘿動靜。（隨其體認）無非功用。而夫人可自效矣。若夫作聖之甚。實本於此。尚或有怨焉者。請因是而謬論之。蓋聖人之道以仁為至。即夫子不欲自居。而及門未始輕許。非但不輕許之也。於啓迪之頃。亦有階次。惟顏曾乃中人以上者。或因問而期之。天下歸仁。或迎機而示之。吾道一貫。斯無煩反觀推致之勞。可直會萬殊一本之旨。不易得也。外此醇粹如仲弓。穎悟如子貢。所以告之者。一則曰、不欲勿施。再則曰、不欲勿施。而曾子轉曉門人。亦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是知仁。（金門闕）為聖道之極。而恕。（玉鑰匙）則求仁之方。孔門接引。中。下。未。有。不。出。於。此。嗣是中庸結之無聲無臭。至矣。而忠恕違道不遠之訓。孟子標以萬物皆備。大矣。而繼闡求仁莫近之塗。莫不理規其全。功挈其要。以遞衍吾夫子之旨。曰未嘗有或異焉者何也。太極未剖之先。我尚不立。施受奚存。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雖仁亦不得而名之。況恕乎。惟是形氣具而對待生。物我分而知見起。一真方背。萬慮交營。既內見有我。而私之。即外貪有物而取之。種種利己損人之端。於是芽蘖蔓延。不可究詰。而一朕之外

俱成胡越矣聖人設教並不欲頓破其情封識隔之藩直導諸通
明公溥之域而勢有所不能也不得已而姑使之近譬使之絜矩
使之強恕亦欲其反觀推致之既久而卒悟天地萬物之一體也
故內不見有能施之我外不見有所施之物人已立達一念普徧
者此聖人之毋我仁之德也以己所不欲之心度人所不欲之心
隨處體驗漸除我見者此學人之克治恕之事也然恕之一言一舉
之以易而體之甚難（故有[illegible]）子貢自云不欲無加夫子以為非其所及至
問終身可行則又曰不欲無施豈非勉其從事而不許其已至乎
乃聖人毋不勸施而第戒勿施者於逆境反觀其念最真也反觀

既勉則自私之念必輕己私漸輕則博愛之道自出故曰人能充
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則聖賢之教施未嘗不亟亟也惟
其所謂施自非常人要譽希報可同日語者耳不觀諸言志乎季
路願損車馬輕裘之富顏淵願泯伐善施勞之微一以物施一以
心施雖精粗不同而去凡情皆萬萬矣及夫子自道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併願安願信願懷置之不言則其因物付物
人己大同之象居然可想而恕之事俱忘仁之德亦化無施無不
施施乃不可以言思罄矣今學者誠知恕之為道近據毫芒上闚
至極其於一念一事一物之間自不復膠固已有而務公之天下

也明甚而施可忽乎若孟子斥兼愛之非正恐昧者故之有倒行
逆施之害耳（問仁曰愛人）非遂因噎廢食以愛為諱也他日平衡言之則曰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夫子亦曰汎愛衆而親仁分量滿而次第
明吾黨折衷於是焉可也
倒行逆施世不乏人自古最著則無如梁之武帝其因亂篡國
大本既虧不必論即彼麪為犧牲自謂慈心於物矣然當元魏
強盛勢難混一之際正宜保境睦鄰以錫休養之福而乃荼毒
萬姓日尋干戈且也違天役衆塞淮闖害於兩國之民所殃不
知凡幾是可云能慈乎又捨身佛寺自謂不戀一已矣然於侯

景叛附倏忽反側之人正宜閉關拒盜以睦同惡之公而乃夢
寐旁皇垂涎納土究也岐情通魏啓釁致斃以身外之物害身
至於如此是尚云能捨乎後世見其敗亡便譏慈捨之無益而
不知考其行事顛倒謬誤正由不能慈捨之故非因慈捨而致
敗亡也是則可戒也由是推之世有割其大而忽於細者如孟
子所云讓千乘之國而見色於豆羹蘇氏所云碎千金之璧而
失聲於破釜是也（何異盜斷之以後出為仁義陳仲子避兄離）有矯其細而敗於大者如華歆棄金示潔而
牢據（毋為無乎）三公之位於逆朝安石服垢明撰而忍護一己之偏以禍
世是也凡此之屬良由貪種內深名心外役故勉飾徒施而情

態終露。非但不能充類之故也。學者旣悟本源。兼修實行。自當心口維一。顯微無間。鉅細精粗。等觀深驗。乃能允成體恕之功。而究獲歸仁之效。如彼德賊可無竊恐。故因論施而類及之。以爲自考之殷鑒云。自記

絳州辛復元四書說曰。明明德。是自家做好人。新民。是與人做好人。止至善。是大家做好人到底。又聞梓潼帝君曰。遇上等人說性理。遇中下人說因果。合觀二說。方知作者苦心。㢠西先生享年僅半百。而消搖曳杖之時。與羅近溪諸公同。噫。死生亦大矣。確然自作主張。宋儒云。人生只有這些子。先生獨能全歸矣。又許

恤折下奴僕疏　楊敬儒

爲推廣熱審之例。以下恤殘類而上普

皇仁事。切惟國家治刑之典。死罪以下。莫重於軍流。故每年熱審之期。減等發落。所以順時令而布寬政也。我　皇上御極三十年來。泣罪解網。曲宥天下之罪人者。無慮億萬。乃若折下奴僕。一經主告。即發遣寧古塔。雖遇熱審。例不減等。竊以爲此等犯人。近在輦轂之下。嚌非赤子。其情更有可憫者。被投荒遠竄。跋踄窮途。饑寒困頓。萬死一生。較內地之軍流更苦也。且拋離妻子。疾病無依。生爲隻身。死爲孤鬼。較僉妻之軍流又更苦也。雖茲典者自必情罪允當。始可以服其心而無怨。乃臣見刑部舊例。不過憑本主送呈一紙。或曰飲酒生事。其生事之款不開也。或曰行兇作惡。其作惡之迹無據也。主立於前。僕伏於下。惟不敢置一辨。而發遣之案書已定矣。主人之性情不一。而奴僕之蠢愚甚多。（書曰[illegible]禮曰三宥恩盛）焉知無一時之偶錯。觸一時之盛怒。怨捏虛詞。以正其罪。乃經官論定。而悔不可追者乎。此固情之大堪憫者也。況熱審一條。乃　皇上好生之大德。四海九州之內。一應治罪。莫不共沐　恩全。即別犯流徒寧古塔尚陽堡者。俱得從寬減等。而獨此無知臧獲。不得轉容於光天化日之下。猶非以服　聖恩之廣大也。臣愚以爲主僕之名義本

屬甚嚴然背主傑敖者無論已其餘以生事作惡呈送者務須開明欵件或有舊案可稽或有指証可據審明而後議遣至每年小滿十日以後俱得照軍流人犯之例減等鞭責既可以懲從前之過犯亦可開將來之自新而 皇上一視同仁之化無間於遐邇矣自今入夏亢暘時勞宵旰 臣仰惟 聖治光華之下無闕可綫而祗此區區之衷上干 宸聽或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云云

所下奴僕獨非人子乎分為主人情同父母鞠育顧復之不暇豈忍投彼有北也願與凡為主人翁者共讀此文 彪西

朱子曰誠能體此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又評

吳巨卿煮粥碑記 閻 擢

五行不能不相乖四時不能不相沴天地所無如何賴有仁人君子拯斯民之困以通造化之窮其拯之通之之道有三所處之時之地有二三者維何宋儒呂祖謙曰預備之法一也修李悝之遺二也設糜粥三也二者維何達而在上窮而在下也數者雖不同其爲濟人利物一也歲辛未夏無麥苗秋蝗蝻雨雹遐邇居民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巨卿吳公與予慮歲試歸宿襄邑義店夜商曰先君明崇禎辛巳煮粥活人今亦有此心苦積粟不多可奈何予亟贊成之曰傳施濟衆堯舜猶病能近取譬求仁之方能養千萬人可即養一二人亦無不可巨卿曰唯唯歸于家捐米煮粥起辛未臘月十六日訖壬申二月初十日全活八十餘人庄人劉光前吳三順等沐恩感德恩鐫石以誌不朽請予爲文予與巨卿昔聯窓今姻眷其立心制行知之頗悉先是戊辰巨卿輸金一百五十兩建義學置學田曾向予言曰自今以始不積一文錢惟欲做濟人利物事予欣然詢之巨卿曰且不必言予索之再三終不言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非言之艱行之惟艱巨卿不言而義學建學田置庚午做朱文公社倉意輸穀一十六石爲賑濟計今又捐米煮粥全活鄉衆予說項於業師洪洞范彪西先生先生曰巨卿之

仁也歟哉巨卿之孝也可謂善繼述矣予因嘆天下事有力所能爲而心不欲爲者有心所欲爲而力不能爲者有力所不能爲而心勉於爲心勉於爲而力亦無不可爲者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也知巨卿自此益勉於德將所爲躬行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庶幾其流亞歟雖然今之好善誰不如我更望仁人君子有感於斯各隨其分酌其力皆勉爲之各鄉救各鄉各族救各族其所全活不既多乎予故以應劉光前諸人之請且以告天下之有不忍人之心者巨卿諱偉別字仲毓郡庠膳生長子作賓庠生次子衍賓國學生例得並誌

前序既往後望將來得記述之正體〇公拔自戊午來學於今十有六年所爲濟人利物事頗夥予既記其大略於師善錄起予記諸書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作文一篇以誌始末率筆爲之多不修飾錄此一篇節二十四字俾知練字之法彪西

續垂棘編四集二卷

晉洪洞范鄗鼎彙編
受業絳州閻掄佘閱

趙文子遺續

武全文

余於趙世家不揣固陋參訂既弗厭詳惟文子當年聽晉政主夏盟以仁義爲心以德信爲本以秉禮嫻辭爲輔視一時取威定霸諸臣迥不相侔後之人流覽史冊品隲名卿未有特表其微者余故於霸業相承之餘推見至隱爲一一臚其遺績考文子既續趙宗晉悼公初立即命爲卿九年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使將新軍而爲之佐十一年鄭人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遂會於蕭魚赦鄭四皆禮而歸之十三年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乃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是其未執政時種隆譽而膺寵秩固非一日矣至平公十年爲正卿初則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導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此以禮輯鄰志在弭兵爭之禍也如是次則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魯高魚又取邑於宋諸侯弗能治文子爲政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

公曰諸使胥梁帶往執烏餘悉取其邑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此以義懲奸志在銷背叛之萌也如是次則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及齊秦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將盟楚人衷甲趙孟以告叔向叔向曰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及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子木歸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此以信自守不泏不懾為強隣所心折也如是次則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請皆賦以觀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武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濕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其餘皆數世之主子展其後亡者印氏其次也此嫻於文辭審音察微若季札之知盛衰也如是次則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無子往與食使之年曰臣

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敢謝不才與之田使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魯季武子聞之曰晉未可媮也勉事之而後可此以仁恤下不侮鰥寡為鄰封所推服也如是次則欒氏亡所遺州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及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此以義自處弗僭弗侈可以為列國風也如是次則子産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喪未見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庫廐繕修賓至如歸不畏寇盜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此以德恤隣篤好有加不恃

大以凌小也如是次則會楚令尹圍及列國大夫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所聞子弗戒懼又如宋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令武猶是心也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至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此守信弭兵久而弗渝不以歃血為尚也如是他如受鄭捷於前謂鄭國之辭順祀順不祥免叔孫豹於會稱穆叔之忠義舍煩宥善享於令尹賦小宛而識公子圍不臣過鄭戒享賦瓠葉而受其一獻凡皆通達國體美未可更僕盡者載考檀弓稱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如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張老善頌文子善禱與叔譽觀於九原謂處父不知子犯未仁願以隨武子為歸所舉於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大要其物躬也謙以學與人也公以薦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舉春秋來一切矜權譎爭寵利之

習郤而勿用故秦醫和有云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即劉定公以禹績相屬文子云老夫罪戾是懼朝不謀夕亦知止知足不敢後然自居之言後來三宗強晉室削殊非當日先事挹損本意至以文子之賢而遇平公猶以晏子之賢而遇齊景公雖功烈視桓文時少遜而德量有餘孔子刪書獨錄秦誓取蹇叔重其度也設使生遇其時當文武成康之世必有忠貞篤弼保乂王家為仲尼之徒所樂稱不置者豈僅紹成季宣孟之舊同列國伯佐及世卿大家垂聲施於輓近云爾哉余故特表其微告後此之讀史冊與虔祀文子者

按左傳趙文子軼事頗多此又特取其長最得魯史中宋公伐鄭曹會自鄭出奔書法讀史論世此為獨步 彪西

石菴武先生太原盂縣人縣北三十六里為春秋程嬰藏孤地至今稱為藏山故石菴紀事引曰入山覽勝拜文子遺祠可以風天下之為人子幹父蠱賜祠烈者睹公孫及程厚士遺蹟可以風天下之為人友為人臣艱難弘濟不敗乃翁事者予謂公孫杵臼程嬰事載左史諸書有目共睹而趙文子世多未考故特錄於此 又誌

勸止投請文　張潤民

朝廷設立學臣非止令考校文藝已也一省之人心風俗實托命焉近見學臣專市私恩聽從親族年家鄉紳之情令孤寒失望獨不思　朝廷特命學臣詎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勅書言如有鄉紳私書聽爾據實奏　聞如匿不以奏加等治罪學政全書條約有云學臣曲徇鄉宦私書將孤寒之士棄如糞土連鄉紳一同革職提問鄉紳投刺請酒者有官者革職無官者交與刑部從重治罪若鄉官勢豪干托不遂暗行中傷者許學臣徑行揭奏其其鄉紳高風峻節不屑干謁潔清自愛固令人景慕敬服深切高山（平邵人刻守法堅詞此三十年矣天地鬼神日鑒任茲）

之仰但恐習俗移人猶有以為成例不可破者近於別府聞有鄉紳乘軒而來童子數十從而指之曰夫夫也胡為乎來哉倘所謂嗜利央情者非耶既為鄉紳而猶若此是不可以已乎若人曰否否此古今不可破之成例惡可已童子曰　勅書未開開載此條學政全書未聞開載此條是豈成例耶以前賢言輝縣孫老先生諱奇逢曾不為此睢州湯老先生諱斌曾不為此以目前言登封耿老先生諱介上蔡張老先生諱沐曾不為此是豈古今不可破之成例耶（公皆中州前賢附孫湯耿張之前撤者）若人曰窮乏不給故至此童子曰人苦不知足老先生為鄉紳猶苦不給予儕孤寒宜何如耶自愛者自不肯嗜利如有嗜利之心雖萬金猶嫌不足耳若人曰予非嗜利為薦自己子弟耳童子曰若愛子弟宜嚴加教訓令學問成熟人爵自至如必待薦則予儕孤寒將奚所望耶老先生獨不憶當年寒窗風簷時乎惟恐學臣從情惟恨鄉紳央情豈今日顯榮而遂忘之耶余聞而哂之此固童子之非然亦李嫌疑諸老先生亦宜避之

附錄　再勸止投請節

本道自　命下以來即恪遵　功令不赴席宴會鐵面冰心雖親戚故舊門生年姪俱枷責不恕今將科試迂拙固執之性斷不敢稍為遷就從人以負　朝廷委任至意如鄉紳勢豪有干托請謁

本道視孤寒猶毛裏視死甘如飴視棄官如敝屣惟有舍命舍官以從事明知爾我兩敗俱傷但受　皇上委任而乃寡廉鮮耻曲以從人為士林羞何以教化多士何面目見天地日月乎爾等各有爵秩在身宜以廉耻自愛勿沿陋例貪小利而取顯禍如以此言為掛壁故套必欲干謁本道先將盛仟重責三十大板枷號一箇月爾即同奏　聖明與爾同死固所甘心凡此抽豐央情皆由人心之不正故爾不知人生有命當以禮義廉耻自重以命自安二程夫子邵康節先生不抽豐央情亦未聞餓死　聖諭有云務本業以定民志人皆有本業務本業自可養生何必舍己求人徒（為寡廉鮮耻者開一生路）

招無恥之譏嗣後無論城內城外客店庵觀僧舍俱不許容留本道下班衙役○及本道族人親戚年家故舊○如違將店主僧道重責三十大板枷號一箇月○言在必行毋貽後悔○慎之慎之○

天道原來秉至公○受天明命列人中○掄才若不依天道○王法雖容天不容○此中州曹月川詩也○敬齋督學中州而檄文若此○月川在天之靈應為相視而笑○彪西

敦勵實行文　張潤民

孝經小學乃士子立身楷模○生童不可不熟讀詳玩○本道已行文各府州縣○但勸諭空言○多士未必信從○嗣後本道即以此為賞罰（先出題而發文）勸懲○（童）生員交卷時○有文可二等者○能透講精通孝經小學○拔取一等文可三等者○能透講精通孝經小學○拔取二等○文可四等者○能透講精通孝經小學○拔附三等○告巾者亦以此為酌奪○童生交卷時○能透講孝經小學者○文畧平通○即許遊泮○此舉似屬迂濶○不知本道實欲多士敦勵實行○以正人心○故○不○得○不○從○此○引○端○至於五經性理通鑑○嗣後皆宜熟玩○蓋翻多士○將聖賢載籍○身體力行○以程朱諸賢為法○不徒弄筆墨以邀利達已也○

陳克菴先生○督學南畿○徧歷郡縣○居宿學宮○教士讀小學○遷河南副使○尋改提學○仍以此為教○今所傳小學集註是也○敬齋禁止干謁○似月川○講明小學○似克菴○世人喜言古今人不相及○可謂自賊者矣○敬齋所刻敎化書○內載檄文五十篇○字字從公明起見○止錄其最○以見大概○彪西

修觀音堂記 節數字

曹續祖

觀音西方之神○與東土四民不同道○四民爲堂而尸祝之○何居○喻曰○慈悲哉○能救衆生苦難耳○慈悲○即怵惕惻隱之心也○人皆有之○詎○獨○觀音○觀音本西產○慈悲尚不斬及東土○凡我四民○則同產東土者○矧其有同郡同邑同鄉同姓同氣者○視觀音之於吾類○實不啻親切之甚○宜其相救並生○較觀音有倍急者矣○若之何有損人益已○幸災樂禍○下落井之石○操入室之戈○甘於爲鬼爲域爲豺虎○則怵惕惻隱之謂何○而自異於觀音○固如是耶○同類相殘○安爲固然○而已有苦難○則速望觀音之我救也○在觀音慈悲○未嘗不憐而救之○反捫吾心○其對觀音○寧不滋愧耶○況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其主之矣○人或以自作之孽○而罹苦難○天網難逃○天刑難逭○爲觀音者○雖號慈悲○莫可如何○雖然○觀音之於吾類○方域雖殊○而一氣天生○則同也○好生莫如天○觀音體天心○以爲心○故其慈悲所救○無○遠弗届○使爲吾類者○能心○觀音之心○亦○同體天心○以爲心○則一體○萬物○儒之○所謂仁○即釋之所謂慈○悲矣○慈悲而救人○即惠迪而得吉○苦難之厄○必且無之○亦焉用僕僕祈救於觀音爲也○范頭村舊有觀音堂○今重修金粧○首事李翥鳳乞余爲記○余知重修者之意無他○祇望爲觀音者慈母一方○俾村之人○悉脫於苦難之外○然而○未○可○盡○恃○也 請作俚句以相勗之曰○微呼觀音來救我○須從我能救人始○人心個個有菩提○莫向空堂覓大士○

一篇慈悲心腸○喚醒世人○是亦自作一觀音者○ 彪西

猶憶康熙戊申春、邑人修觀音大士殿成、余嘗題曰、士何能大、詩與普乎、功成即佛、異域亦生古名儒、音可以觀、耳猶目也、醒悟在人、滿街盡是活菩薩、附此以質陶菴、又識

殉難疏　　　　　　　　暢　鯨

奏爲臣父竭力殉疆○闔家罹難○籲恩優恤○以慰忠魂事○竊惟舍生
取義者○臣子自靖之誼○表忠崇節者○朝廷勵世之權○臣父繇丙子
舉人○崇禎十三年六月○選河南尉氏縣知縣○以彈丸當汴衝○凶疫
洊臻○流土交訌○人民相食○軍士脫巾○臣父撫字不廢催科○三餉漕
運俱竣○又捐俸建懸樓○造窩鋪○製砲槍○備鉛藥○煮粥賑貧○施藥療
病○故屢任未幾○即蒙按臣甑臣薦獎○而總計服官○十六月○血戰居
其○強半○如十三年九月○內○殲賊一條龍等於尚村○此經撫臣李仙
風題敘者也○十四年四月○殲賊徐完等於鄢陵○此經按臣高名衡

薦敘者也○十三年十一月○殲賊原三夏原三秋等於伊郭○十二月○
殲賊王嘉言等於侯伯川○十四年正月○殲賊王短子等於三鄉○張
三重等於洧川南席○二月○敗闖賊於城西○殲元老山等於白家灘○
三月○殲戚克敵等於鉄樓○王心樂等於良馬○十月○殲劉千斤等於
水坡集○此皆中文撫按侯敘者也○十二月初○闖曹連破許鄢等處○
生父發塘報十餘次○請兵不至○抵以忠義激發紳民家貲犒賞勇
士○誓同死守○十七日○賊萬餘突攻○生父督發砲石○斃賊數百○十九
日寅時○賊統全營圍城○臣父手先點砲○打死賊渠二名○鏡石繼發○
殛賊千餘○申時賊列巨砲○打壞南城○衆湧齊登○臣父率家丁孫守
貴等○城頭截殺○身負重傷○猶手刃數賊○力竭被執○群賊凌逼因縶○
并執家眷勸降○臣父挺立大罵○一蹋縛絶○提磚擊賊○賊大恚怒○橫
刀砍死○臣孀祖母薛氏自焚身死○家口被殺者十一人○臣頂受一
刀○歷積屍中倖免○二十二日賊去○臣同生員石廸光○鄉民韓養遂
等○往尋父屍○見顏面如生○而頭左中一刀○項下腦後中三刀○背腹
刀傷○兩臂繩傷○慘死形狀○罔不傷心○十五年正月○臣同舉人石如
璜等○具呈撫按○蒙批題敘○併給勘合○護櫬歸里○痛念臣父○始則殺
賊○全城○終則城亡身殞○此其熱血洒地○祇知誓死以報君恩○而臣
抱恨終天○何忍不言以彰父節○況祖母焚身○闔家屠殺○尤從來死

難之忠最烈禍最慘者○而臣又以驚傷困病○至今方甦○倘蒙二千
里○叩闕陳情○伏乞聖明○俯念臣父生建微功○死昭大義○並臣祖母
孀節三十年○焚身報國○懇祈勅下該部○行該撫按察確○從優予恤○
則臣父固枯骨蒙恩○臣亦力圖捐糜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爲
此具本謹具奏聞

此暢令尹一人之忠節耳○而中州十方之節義在焉○而有明一
代之季之節義在焉○得其解者○可與讀魯之春秋○　虙西

按尉氏令諱一鵬、字汝翔、號懷莪、河津縣人、廣文先生諱家倖
之子、廣文六十二歲氣絶兩時復生、告家人曰、吾聞空中關夫
子告我曰、汝忠孝人、增壽一紀、果享壽七十四歲、尉氏令之盡
忠、殆有本與、又評

易解自叙　　師讓

易解者、所以解易也、易自周邵程張朱子而後其解亦云多矣吾又奚爲之解蓋有不容不解者以先儒謂可以不解而今不得不解先儒謂不可以解而今不能不解此吾之所以解之也夫卦爻明顯象占別白辭義淺近者在先儒謂爲衆人之所及知是亦可以不解故畧而弗道今治易之家矜奇立異爲之求顯於微浚深於淺乃妄意穿鑿使明者皆晦而易理於以不彰此不得不解者也伏羲以卦象天道文王以卦類人事周公盡其變孔子明其意無非性命之精微先儒謂爲非衆人之所及知是誠不可以解故

祕而不發今治易之家窮高極遠離人言天舍天論人乃任情割裂判天人爲二而易道於以不著此不能不解者也聖人以辭明道以道明卦以卦見象以象見占卦以明體爻以達用無非時中之妙今治易之家牽合扭捏使卦違乎道道違乎天占不本象象不本卦而易教於以不行此不容不解者也然解以已之所見是亦矜奇而立異也是亦窮高而極遠也是人以牽合扭捏於前而吾又牽合扭捏於後也解且不如其不解何也解以釋疑而已疑以滋疑是欲釋一疑而反增一疑也吾烏乎敢吾惟即易以解易(注意在此二句)而已易之占得於象吾即象以解占易之象得於卦吾即卦以解

象易之卦得於天地造化吾即天地造化以解卦易本天地造化以繫辭吾即以辭明天地造化易以辭告人吾即以人事明卦爻象占之辭辭明而理明理明而道明道明而聖人之教可大行於天下此吾解易之意也治易君子或有取焉未必無小補云

易奇而法昔有定論此却從明顯處說來可備吾夫子雅言之教矣解人不當如是耶　彪西

周易四聖論　　師　讜

易之爲書也始於伏羲之畫卦成於文王之繫象而周公盡其爻孔子明其義要皆陰陽造化之妙用天地萬物之至情也而卒不（篇主意在此）可執孔子之象辭以爲周公之爻定如是也不可執周公之爻辭以爲文王之象定如是也並不可執文王之象辭以爲伏羲之卦（伊川先生曰易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此言義之卦）定如是也伏羲生於上古其氣醇其俗朴其民有誠而無僞進退存亡一如消息盈虛之所以然故畫卦也不過寄陰陽造化之妙於天地萬物寄天地萬物之情於奇偶變化故六十四卦陰陽對待純乎天道之自然天位午中地位子中寒暑往來晝夜除乘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也迨其後氣日以漓俗日以偷而君子小人雜處焉善有時窮惡有時昌德教不勝而刑法弼之此文王所以抑陰扶陽而易之以人事之當然非文之易有戾於義之（此言文之象）易也文之時非義之時文之勢非義之勢耳文王當三分有二臣忌於下君疑於上上下相猜而時勢危矣故繫象也慄慄畏懼惕然於吉凶之介而致謹於進退消長之幾憂盛危明左乾坤而右震巽使長子操天下之柄其意深矣至於周公以懿親位冢宰代（此言公之爻）天子理萬物亦人事之當然也而三叔流言變生骨肉君臣父子兄弟皆有難保之慮此周公所以抽爻換象因動以窮天下之變

非公之易有戾於文之易也公之位非文之位公之責非文之責文憂在外而可遜公憂在内而難諉主少國疑身處東土故爻辭所發大半皆凶悔咎吝之文感天道而悲人事寄慨也多矣若夫（此言子之象）孔子又非公比公當周之盛而孔子值其衰公則見諸行而孔子寄之言公盡事之變而孔子道其常此孔子所以旁通曲畫因物以造神化之極非子之易有戾於公之易也子之過非公之過子之志非公之志子自康子再還倦於行邁退卒學易之功以明天德王道於萬世故發揮象彖引伸觸長使天地無遁情造化無遺妙繫三聖而集大成而意指之各殊者時位不同而辭異也孔子

不得爲公公不得爲文文不得爲義而究相發明者同一陰陽造化天地萬物之理也故義之所未及者而文及之文之所未及者公及之公之所未及者孔子及之孔子發文周之意不必盡出於文周文周發伏羲而意不必盡出於伏羲襲其理而不襲其事襲其事不襲其意如需之象謂利涉大川而爻云利用恒履之象謂不咥人亨而爻云咥人凶襲其理不襲其事也云需之爻謂致寇至而象曰敬慎不敗履之爻謂夬履貞厲而象曰位正當襲其事不襲其意也善學者得其說而通之即孔子之言無不可見周公之心即周公之言無不可見文王之心即文王之言無不可見伏羲之心

何也隨機而應緣分而盡也使伏羲無文周則消息盈虛之理終
湮沒於卦畫奇偶之中○文周無孔子○則吉凶悔吝之道○終當塵埋
於占驗卜筮之途○豈乎○天爲斯道生四聖○四聖爲天地明斯道○欲
知斯道○不讀四聖之書不可也○讀四聖之書○不達陰陽造化之妙
不可也○達陰陽造化之妙○不見天地萬物之情不可也○見天地萬
物之情○陰陽造化可得而書矣○達陰陽造化之妙○四聖之書○可得
而言矣○神明乎四聖之書○道可得而言矣○道不在書○非書不可以
入道○得其道○則書亦糟粕矣○惟學者之自至而已○

能抉四聖作易之原而暢明言之○快心快心○數篇冗字頗有、

予晝芟之、俾知說理文字、亦不可無綵字之法、　彪西

周邵程朱而後○易書雖在○易理不明○有明數百年○惟來瞿塘先
生多心解○吾　夫子每稱異之○同門雪齋感而學易○克志十年○
遂有易解之述○又六年○稿成就○而折衷於吾　夫子○　夫子深
爲許可○後當必傳○乃先取諸論以問世○　同門弟垣曲石雲根評

雪齋與予、同事　彪西夫子、予治舉子業、雪齋專事著述、著有
洪範十二卷、太極圖說一卷、周易解二十卷、集註十卷、四書集
註本旨二十二卷、辨疑錄八卷、艱於刊刻、附識以見大畧、雲根又評

周易四賢論　師謙

四賢者○周邵程朱也○孔子沒○治易者不啻數百家○言易而可法可
傳者○不啻數十人○惟茲四賢○登羲文之堂○而入周孔之室者也○
苟前無四聖○則不知陰陽（照伏羲）造化之所自始○不知（照文王）天地萬物之所由
來○不知（照周公）天道爲人道之則○不知（照孔子）人道爲天道之符○故有天地不能
無河圖○有河圖○不能無伏羲○有伏羲○不能無文王周公孔子○使不
得四賢（照邵子）以承其後○又孰知（照周子）易之精○而大不能外○細不能遺也○又孰
知易（照程子）之變（照朱子）○而通乎無形○達乎有象也○又孰知易之道○切於人○而易
之義適於用也○無論河圖之妙不可見○即伏羲之畫○文王之象○周

公之爻○孔子之象○皆不可得而知矣○此四聖之後○所以必有周邵
程朱也○有周子○則有太極圖說○有邵子○則有皇極經世○有程子○則
有易傳○有朱子○則有本義○本義者○存乎易之義者也○易傳者○存乎
易之道者也○皇極經世者○存乎易之變者也○太極圖說者○存乎易
之精者也○伏羲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中驗於萬物○畫爲六十四卦○以（明精蘊道義之原）
以寄天地萬物之理○以體天地萬物之道○以盡天地萬物之變○以
藏天地萬物之精○而文王繫以象○周公繫以爻○孔子繫以傳○因其
所（本義之原）寄而爲之開物成務○以發揮乎吉凶悔吝之義○所以決天下之
疑○而定天下之業焉○因其（易傳之原）所體而爲之安身利用○以議擬乎貴賤

大小之德所以居則觀其象而動則觀其變焉因其所畫而爲之[經世之原]彰往察來以引伸乎七八九六之數所以成天下之文而定天下之象焉因其所藏而爲之[圖說之原]極深研幾以妙應乎動靜寂感之神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焉周子[正言周子]窮神達化上遡無易以前而知天地之所以始下極有象以後而知萬物之所以終故太極圖說於陰陽造化天地萬物條貫而靡遺焉非有得於易之至精而能如是乎邵子[正言邵子]通變極数求已往於當前而往者不可過求將來於既往而來者不能淆故皇極經世放之天地萬物合之陰陽造化参伍錯綜而皇帝王伯無遁情飛走草木無遺類非有得於易之至

變而能如是乎程子[正言程子]居安樂玩觀消息盈虛於日用倫常之際識窮通得失於屈伸往來之中故易傳所言無非人情物理時事之當然非有得於易道而能如是乎朱子[正言朱子]觀象玩占以占索象以象索卦以卦索天地萬物即卦見象即象見占即占見陰陽造化故本義所述詳於中正剛柔謹於吉凶悔吝非有得於易義而能如是乎周也邵也程也朱也均一聖人之徒也而所得有不同者時會異而其意各有在也秦火之後[明四賢之所以不同]微言既絕漢唐以來易遂流爲術藝之學而聖人之精微不著周子憂之此周之所以不同於三子也當宋之世人襲漢唐之遺風儒者類執舊論卦泥辭求經使

陰陽象数之妙竟成砂印泥畫而聖人之變化不行邵子憂之此邵之所以不同於周子也程子生邵之晩歳而受業周門屢與邵子會宜其所得不過周邵遺傳而終難巷合者以周邵之道行人之聞其風旨竊其餘論群相競於幽深浩渺之途而不知返賢者窮高智者索隱使易復爲莫據之談程子憂之此程之所以不同於周邵也至於朱子去三賢頗遠而後之守其教者又各爲一家之説使周派於老邵流於術程易止爲人事之数端而聖人神道設教原天示人盡人合天之旨槩置不講朱子憂之此朱之所以爲朱而不同於周邵程子也後之學者[四賢之道無不同]神明其意而會通其説由

象占以得卦畫由卦畫以得天地萬物由天地萬物以得陰陽造化陰陽造化無象之易天地萬物有象之易卦爻象占體無象以象有象之易四聖神其道而四賢明其理四聖吾道之天地四賢吾道之元亨利貞也周子得其精而大道之由貞而元也邵子得其變而通道之由元而亨也程子得其道亨而利乃可行也朱子得其義利而貞乃可守也元亨利貞而吾道其不息也夫非四賢何能與此四賢者其四聖之功臣也歟

須將四賢全書閉戸沉吟十餘年然後讀此方知作者苦心　西彪

理無欠缺詞無滲漏

同門弟石雲根評

周易諸儒論　師譲

易之有諸儒猶天之有星辰地之有川澤也天以日月而道明苟無星辰以廣其宿則明有時息地以江河而道行苟無川澤以通其流則行有時止此易之所以有四聖四賢而不能無諸儒也四聖其天地四賢其日月江河而諸儒則星辰之散於天而川澤之布於地也星辰之衆不可數川澤之多不可指而諸儒之衆多亦不可屈指而數其最著者則有王韓孔鄭諸君子王氏輔嗣注經韓氏康伯注二繫孔氏仲達疏易之詳鄭氏康成廣易之義雖見有淺深言有得失而其爲功於易亦猶星辰之明不足以周天

川澤之行不足以匝地而地未嘗不資其行而天未嘗不賴其明也司馬君實呂東萊黃勉齋謝上蔡尹和靖楊龜山潛室雙湖雲峯仲元輩莫不究心於易而惜無專書有書者又不能造四聖之奥如王注詞多隱僻而不達胡氏以爲雜於虛無而大亂古韓注意多疎畧不得聖人立言之妙孔疏專主王注語雖詳而旨不清三書所以同歸於廢若夫十慮一得程朱無不取焉而其差謬者未免星辰之離次而川澤之傍溢爲功於天地者亦爲害於天地善學者加意於淺深得失之間則明者足以益其明行者足以益其行而離次傍溢者舉不足以亂之也開卷有益　彪西

續垂棘編第四集目次

晉洪洞范鄗鼎彪西甫彙選

受業范爾梅叅閱

古今易説　陳廷敬

易於六經最古遭秦以卜筮獨得不焚最爲完書最古而完實斯文之至幸而後人必以其意亂之何爲也耶樂既散亡二禮經晩出雖缺然幸不爲後人所亂書得之孔子屋壁詩頼諷誦以存雖不無殘脱然考詩書之序或皆繫於篇末或自合爲一篇其始皆不亂於正經書自孔安國詩自毛公始別序入經冠之篇首義有相牴牾者則後人爲之穿鑿附會其害於經也滋甚朱子除其序

各合爲一編以置經外而復詩書之舊焉春秋一經三傳初皆別行漢以來儒者欲省學者兩讀至以公穀配經左氏分傳附經之年朱子雖未及詳定而亦別出左氏經文蓋將以復春秋之舊也經之存者五惟易最古而最先亂已而幸正之幸又大亂焉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顔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蓋古經也漢費直以彖象釋經附於卦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別於經然十二篇之經直已亂之矣漢鄭玄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猶在至魏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增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

以別於經然直之所既亂者弼又從而亂之矣若説卦等篇仍其舊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程子作易傳因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説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説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而呂氏大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三下彖四上象五下象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文言九説卦十序卦十一雜卦十二王氏原叔家古易本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説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東萊呂祖謙則定爲經二卷傳十卷上經一下經二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

傳六文言傳七説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之言（以朱子語）載於本義編端蓋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正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説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而掇其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説而又不言其不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

剌不明蓋於今三百年餘未有能正之者也成化間奉化學教諭
成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於世今家傳
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諸人以本義叅
附於傳而一之則從今經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此集諸儒之
說非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之書儼然朱子之書而不考其本
末顛錯淆亂（以朱子結）則尤爲朱子之辠人矣世之學者遵信其書不復知
其舛謬之若此也雖以矩之陋無足深責然以一俗士之力亂聖
經而橫塞於天下而舉世之人莫有知而亟正之者豈不亦可慨
也哉

雲間何士抑應避三舍豫章何椒丘亦遜一席　彪西

十年前於邸報中得議水旱蹟於墨刻中得陟屺樓記亦既借
光續垂棘三集六卷內自惜久病謝客無緣窺其全書客冬蒙
先生惠教尊聞堂集八十卷拭几展讀大快予心行且載國史
傳海內無俟小刻表章矣抵錄大畧聊志典型　乙亥春附識

秦誓

陳廷敬

書存二誓而終於秦者何陳子曰存魯所以維其弱而終秦所以
抑其强並聖人之志在魯天下之勢在秦勢在秦者天也非人之
所能爲然聖人重言天命而必推極於人事之所當爲昔者秦伐
鄭晉敗秦師於殽穆公誓告羣臣孔子錄之書之終篇傳者謂穆
公悔過孔子有取焉孔子曷取乎爾蓋天下之勢在秦孔子所知
也而聖人（天意即在此）曰有人事焉貴德賤力守其疆服毋敢稱兵構禍獲罪
於先王此人事也以秦前日之所爲雖得天下不可久長以爲生
民主今幸其悔心之萌矣毋敢稱兵構禍獲罪於先王矣安知周

之弱不可以敵秦之強也哉又安知彼卽有天下不可以久長爲
生民主也哉故於穆公有取云爾不然彭衙濟河之師何有乎悔
過而聖人許之耶其後秦滅詩書尚首功併吞諸國終有天下不
二世而亡孰謂聖人（惟此聖人[illegible]己自量）之憂爲過計耶或曰秦始孝公富國強兵穆
公僻處西陲未得爲會盟之主當其時天下之勢烏知其在秦也
雖然後世讖緯符命之事聖人所不道然天下之勢微聖人烏足
以知之

取其悔過着眼獨高　彪西

三禮　陳廷敬

古禮二經。周禮儀禮而已。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儀禮者。儀法度數之事。禮記者。則諸儒雜記之書。非古禮經也。所謂周官政典之書者。蓋周公所作。載官府職掌之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失其冬官。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以考工記補冬官。備周官六篇之數。今之周禮是也。所謂儀法度數之事者。蓋周以來。朝聘饗射冠婚喪祭威儀之制。漢承秦燔書滅學。禮經殘壞。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后蒼授大戴德小戴聖。又有劉氏所傳十七篇。次第爲優。鄭康成從而注之。

今之儀禮是也。自后蒼爲儀禮之學。別錄數萬言。號曲臺雜記。戴德傳之者八十五篇。或云八十一篇。今其書存者。總四十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傳之者。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二戴禮並是曲臺雜記。漢世諸儒言禮者。並取二家。今大戴禮不頒於學官。所謂禮記者。小戴記也。謂爲諸儒雜記之書者此也。朱子謂周官爲禮之綱領。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則是禮記者。二經之傳注也。宋以前。有三禮通禮諸科。自王安石行新經義。獨存禮記之科。迄今莫敢議其非者。間嘗論之。周禮一書。可行於文武周公之世。不能行於春秋戰國之時。自是以來。儒生雖復誦習。而鮮可被之實用。故王莽之王田市易。安石之青苗均輸。以之速亡召亂。蓋古今之勢不同。而法亦因時而屢變也。（通儒名指）韓愈嘗苦儀禮難讀。謂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是二經者之不行。亦其勢使然而已矣。小戴之書。先王之遺訓猶存。往往前言彬彬可考焉。蓋掇取大戴之精華。爲一家之記。述安石之獨存此科（不以人廢言）亦不可謂無見也。顧其傳述舛駮。往往而有。月令出於呂不韋。王制出於漢儒。後世不以爲秦漢之書。而以爲商周之禮。不以爲傳法。而以爲經。是則可議也。有聖人者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必將刪定焉。又嘗考戴聖

治行多不法。而聖子賓客爲盜。身爲禮宗。奸犯名義。君子不以人廢言。信哉。

有聖人出。必將刪定。此先生注意處。亦千百世學士大夫注意處。　彪西

野有死麕　陳廷敬

詩言以茅包麕而誘懷春之女。又述此女之辭。姑徐徐其來。無感我帨。無使尨吠。有幽婉之情。無嚴峻之意。安見其惡無禮也。而繫之召南之中。不可解矣。豈其出秦火之餘。而簡編有錯亂者耶。

秦火之餘。簡編錯亂甚多。斷非召南之詩。較中培更上一層。　彪西

夏時冠周月辨　　陳廷敬

胡氏傳曰、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愚按胡氏引左氏王周正月之說而論之曰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是明以周正月之說爲是謂冬十一月爲周正月矣而又曰前乎周者書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由胡氏之說則是前乎周者未嘗改月至周始改其歲首之月爲正月也夫殷不改月而周始改月考之經傳未有明文胡氏

之意亦殆不謂然也其意若以謂建子爲歲首耳未便以爲正月也故下文曰冬十有一月是也然明引左氏王周正月之文矣而又斷以爲冬十有一月者不知胡氏之意進退何所據乎此其謬者也又曰、後乎周者時不易胡氏之意非遂謂漢不易時而周獨易時也其意不過謂周不易時取漢以爲證耳故下文曰建子非春亦明矣是胡氏不主改時之說也其又曰、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云者是胡氏亦知周果改十一月爲正月矣特未便以爲春是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仍爲夏正之冬也孔子作春秋取春之一字加於周正月之上耳是胡氏之意也故下文又曰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於是而胡氏之謬更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周之月建子之月也建子非春胡氏自言之矣使周果不改時而孔子作春秋以建子非春之月强取春之一字加於其上此乃天時所不受王法所不容稍知詩書識道理者將逆折其萌而不敢以爲而牧兒芸叟婦人女子之所聞而怪笑者也曾謂孔子而爲之乎行夏之時子有是言矣假使周而果不改時也則建子之月儼然冬也冬則正夏之時也夏之時曰冬孔子書之曰春是周本行夏之時而孔子乃變夏之時矣行夏之時者果當若是乎假使孔子之於春

秋果寓行夏時之意而周果不改時也則建子之月必將直書之曰冬使後之人猶得有所考而正焉曰、周之不改時如此也以子月爲正月如此也其不若夏寅月之爲正月如此也此所謂非行夏之時也後之人由此考正而行夏之時焉豈不亦甚明白矣乎而顧冬而書春曰吾欲行夏之時豈有是理乎又其謬論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假使孔子果以夏時冠月則亦何（戲笑愈於怒罵）難以夏正紀事時可自專月獨不可自專乎夫春夏秋冬之時自正至十二之月以爲可改則俱可改以爲不可改則俱不可改也今改夏之冬爲春曰、將以垂法後世不改周

之子月爲十一月曰吾無其位焉無其位而改冬爲春冬必不可爲春也不可爲春者而悍然命之爲春逆天時悖王法無其位者敢如此乎且使後之人何所取法乎而謂以此垂法後世者其何法之垂也至其謬之謬者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夫正者正月朔者月朔也如胡氏說則正月亦夫子所改矣於正朔字尚未明追論其餘耶聖人之言語文章皆其光明正大之心其語顔子則正告以爲邦之事其作春秋則直書以魯史之文魯史之文曰春王正月孔子書之亦何至如後儒支離剝割之見巧爲新意於其間哉或有如胡氏之見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魯史

曰春王正月孔子書之曰春王正月凡爲匹夫皆能之何必孔子乎何以爲天子之事乎余應之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天子有命德討罪之權春秋有褒善貶惡之旨顯其事使善惡昭然微其文故褒貶具在是所謂天子之事也是所謂春秋也事蹟之昭昭者尚不得而飾其辭以變易是非況年時月日之一定者哉若於年時月日以支離剝割之見巧爲新意於其間以誣聖人其得罪聖人大矣吾不可以無辨

蔡九峰洛書王似鶴力辨其非胡安國夏時陳樊川亦識其誤兩先生皆晉人也故並列垂棘中以見學之不阿所好如此西彪

家氏鉉翁原夏正辨

陳廷敬

春秋自左氏言周正歷戰國秦及漢諸儒以專經名家至魏晉隋唐五代之季千七八百年並無異義焉中間惟穀梁解烝烝曰烝冬烝春興之志不時也似以春爲建寅之月亦未顯言之陸淳氏祖述啖趙氏始往往習攻左氏務與爲異然亦未有夏正之說也逮宋儒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於是劉敞氏胡安國氏陳傅良氏諸人競爲新意顯信已見不顧聖經而夏正之說紛然淆濁至不可窮詰矣家氏鉉翁爲原夏正益張皇其辭後之附會者若程端學氏俞皐氏衆矣然亦時相牴牾不能自守其說大抵家氏爲尤

雄辨有害經意余不勝憤焉今撥採諸家說與左氏同者而裁以己意爲論辨之家氏曰寅卯辰爲春寅爲歲首此百王不易之正也虞夏而上春首寅歲首寅天時王正兩得其正自商人以建丑爲歲首周人復以建子爲歲首而百王之正與二代之歲首始判爲二夫子行夏之時欲正與時皆以寅爲首革二代之歲首而從百王不易之正此夫子平日之志故筆之於春秋曰元年春又曰王正月春之下著正以見天時在是王正在是垂萬世不刊之法也又曰周雖建子爲歲首不過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而所以撥時授功者夏時夏正也彼謂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也彼謂

變易四時以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歲首者特以發號施令而正月則以紀年授時歲首可改而正月不可改也按歲首者歲之首一月也孔子謂行夏之時不謂行夏之歲首春夏秋冬謂之時若商周上以丑子月爲歲首而不以爲春是本不改時也既不改時是時仍夏之時也孔子又何必曰行夏之時乎若不過以歲首發號施令而已春夏秋冬十二月次一無改易則是所關於政治得失之數天時人事後先緩急之宜尤非其最要者而孔子必曰行夏之時不太鄭重矣乎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

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如家氏之說則此正月是夏之正月既以其時布治於邦國都鄙矣而所謂歲首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者其又所發者何號所施者何令乎號令之大者無過於治象之法今既以夏正月布之於邦國都鄙矣則是歲首更無號令之發施泯然都無所事而周人姑爲此無用之虛名而已無用之虛名周人何所取焉孔子何必欲正焉周禮小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鄭康成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蓋周建子之月既布治於邦國都鄙而於建寅之正歲小宰乃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是正月者周正月正歲者

夏正月也家氏豈知此義乎又按張氏洽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爲天統蓋天統以氣爲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爲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建子也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又按曹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言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

斗建爲歷數之序齊王芳復用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月於此蓋知魏承漢後改時改月漢有定制傳之自古魏人知之最明故踵而行之初不以爲異也後人以史記漢冬十月爲不改時月之證若漢初不改時月魏有司何緣得請以建丑之月爲正而魏之君臣頗皆涉學慕古又何緣定歷改年以三月爲孟夏四月乎家氏目中並無書卷以耳食之說逞其臆見可謂愚而自用者矣家氏曰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以見商家雖以

建丑爲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按趙氏汸云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僞孔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逾月復祠於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案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從九十五歲十二月（夏正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

王四十二年十二月（夏十一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夏十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夏十一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夏五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人大衍歷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

春於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家氏曰臨卦之彖辭曰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臨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蓋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而言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以臨觀相爲反對云爾是時商人以丑爲歲首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此商家月次不易之明證也按張氏（以寧）云本義之說以八月爲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又謂此爲建酉之八月爲觀亦臨之反對兩從其說而不決前說從

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諸氏夏正也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臨之彖曰八月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三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彖自復數起爲七日矣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當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遯爲（不合）夏之六月（亦不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凶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爲夏正之八月又九閏月不可言八月有凶

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為商正之八月也於卦為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凶甚矣非若遯猶有厲而觀絶無凶也而況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為明白今若以為遯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為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文辭時為商西伯為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孔氏從漢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陸山李氏舜臣）

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為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臨於月為丑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感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為萬世戒其意微矣愚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為此論故愚極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為至德者為家氏曰周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武成一月旁死魄一月者建寅之正月也春大會於孟津者夏時孟春建寅之月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先儒謂商人建丑為歲首故避正之名而謂之一月理或然也孔氏乃以一月為建子之

月其意以為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夫豈知改正朔者不過更其歲首春夏秋冬可得而變易乎十二月次可得而紊乎按漢書律歷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度（建亥之月末旬）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建子之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戊子至戊午也戊午非建寅明矣）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日在婺女）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蓋志謂戊子者夏正亥十月之戊子而明言殷十一月後三日辛卯朔者（曆家明晰如此）夏正之子十一月商正之十二月而明言周正

月戊子至戊午三十一日明日己未冬至周正月之二十九日夏正之十一月也冬至以十一月周以冬至子月為正月又何疑乎又按律歷志引周書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同）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於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云粤若來二月既死霸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辛卯朔為建子）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中為建丑此周為朔為閏二月斗建丙辰之間至己未朔）驚蟄（建寅始為夏正耳）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十六日）乙巳旁

之故武成篇云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望
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月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志所引書
顏師古以爲今文尚書而孔穎達謂僞書然其日月與今泰誓武
成同而皆以一月爲周之正月家氏未之詳考而直以謂夏時孟
春建寅之月其謬甚矣張氏宇以辨此最詳而又引書所言與周正
合者甚衆如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偃云云歲則
大熟謂豳風夏正云八月其穫則此云秋者周正七月也八月雷
收聲雷電以風爲七月也後言歲則大熟指十月也何以知其爲
十月豳風七月之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朱子集

傳以爲自田而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禾稼總五穀而言也五穀
皆熟爲有年故書之曰歲則大熟猶春秋並書麥禾也禾該五穀
而言也五穀咸不熟爲飢歲故書之曰冬大無麥禾益周以十一
月爲歲首十月爲歲終會計歲事皆於十月以是知其爲十月也
此篇春秋不書月以七月於夏周皆秋無俟乎書月春秋書冬不
書月以十月於夏商皆冬亦無俟乎書月也然則此篇之秋大熟
亦周時也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云云越三日丁巳云云越七日
甲子云云謂此言周之三月爲農時是夏之正月也則二月既望爲
夏之十二月也與小明詩二月初吉同也二月不繫之時者二月
於周非春也洛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
洛（舊脫簡在康誥先儒定爲洛誥文今從之）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戊辰王在新邑烝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
月謂律曆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
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册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十二
月夏十月也周以十一月改正月爲歲首故曰烝祭歲孔說是也

冬祭曰烝此月烝祭者趙匡曰四時之祭皆夏時也篇首惟三月
夏之正月也不繫之時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多方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廟謂二篇皆周月也多方五月不
繫之夏并五月於周非夏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云云
越翼日乙丑云云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云云謂金縢書時不言
月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書月日不書時益周以子月爲正於
夏正有兩月之不同夏正自前代行於民間已久而正月正歲又
自有參差之不齊故於時月日之書皆不相繫以一臣民之耳目
視聽使之不惑此周一代書法也厥後魯公費誓甲戌我惟征徐

戊甲戌我惟祭猶周之書法見魯用周正朔也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謂漢律曆志言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注曰逸書篇名漢儒未曾見今畢命也今畢命篇首年月日皆備與周史官書法見於伏生口受者異非特文章體製氣象之不同此所以爲孔壁後出之書也以上並因張氏原文凡此皆家氏所未能及故備錄焉至所謂春秋冬夏不可得而易十二月次不可得而紊誠有是理矣然使春秋冬夏果不易十二月次果不紊則夫子亦無爲貴行夏之時矣按黃氏澤云商周本是錯改時錯改月但學者不肎爲商周認錯若肎爲商周認錯則經旨自然明白矣家氏曰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者夏時也小雅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詩與周頌臣工維莫之春者皆夏時也臣工之詩乃諸侯助祭及莫春遣之歸國告戒之辭也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言暮春則當治耕作之事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也而鄭氏箋詩乃指周之暮春爲夏之孟春則四時爲之易位其舛豈不甚乎按豳風之詩周公東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也后

稷虞夏之際封於邰及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今作詩追述前烈而記以先代之時月豈得取以爲周因夏時之證乎况詩所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則又明言周正矣一之日毛氏所謂十之餘蓋十有一月建子之月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建丑之月周之二月也三之日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四之日建卯之月周之四月也若謂周不改月數何得有此一二三四之名乎既以建子爲一月而又有二三四月之名則不得仍以子爲十一月丑爲十二月寅爲正月卯爲二月矣此乃事理之顯然無足深辨者而家氏不察何與北伐之詩六月栖栖戎車既飭按張氏以云周六月夏四月也盛暑非玁狁入寇時也四月之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按張氏以云周之四月爲夏二月也春秋王正月朱子以爲周改正月爲春則此二月爲夏四月周之六月夏四月也徂暑者言自此而往以至於盛暑也詩曰我徂惟求定曰我徂東山曰自我徂矣三歲食貧曰我征徂西書曰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皆自此往彼之辭今若以徂暑爲暑往則豳風夏正之七月大火始西流而暑猶未退不可以爲夏六月而暑已往也家氏至此無辨矣以爲暑自此而往則夏六月爲季夏非暑自此而往於盛也進退而無所當故知此詩周月

也朱子集傳曰淒淒凉風也卉草腓病也禮記月令曰孟秋凉風
至天地始肅漢書律歷志曰陰氣夸當傷之物夸則位於申在七
月則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指夏七月也孟子曰秋陽以暴之集注
曰秋日燥烈也月令仲秋之月育風至注育風疾風也朱子集傳
亦曰發發疾貌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指夏八月也然則此詩之
秋冬亦周時也臣工之詩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
畬於皇來年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
奄觀銍艾按張氏以字云蔡氏書傳引此以爲年麥將熟其爲季春
可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即七

從如何庤乃等字看出

月之詩曰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
耒耜鎡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
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於上帝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
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
始治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年將
受厥明爲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之八月
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
將之云者未爲而預言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
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爲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爲戒農官

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爲藉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爲此詩乃孟春祈
穀上帝躬耕藉田而戒農官也麥爲五穀之中續食之最重者孟
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年之明
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所之明神欲五穀之皆
熟故並言之猶春秋書麥禾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若以來年將
熟爲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蓋春秋並書
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年銍艾於始而期五穀
之大有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
害辭也而此詩爲周之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愚謂張氏之說當

矣然詩人之辭引物連類不同記事如豳風之詩兼用夏月周月
而又或引楚辭攝提貞於孟陬悲哉秋之爲氣以證夏正者亦何
足辨哉家氏曰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
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指夏時而言也凌人掌冰正
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今之季冬也若以爲周正
十二月今之孟冬水始凍冰未及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內外
命婦始蠶夏仲春也若以爲周之仲春今十二月而可蠶乎天宮
正月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者亦夏正正月也傳乃以爲周正建
子月此一時而從周從夏之不同其實正月布治者亦夏正月也

又如禮記月令一篇純用夏正者也按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及出火納火諸事皆用夏正者周禮有正月正歲若此類皆所謂正歲者也禮記月令皆用夏正亦周禮正歲之義是以朱子有云據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蓋此正可以證周正之實不可擧以爲夏正之驗也家氏曰雜記載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一節乃漢儒記禮者傳聞之誤古有冬日至夏日至者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也今指周正建子爲春爲正是春而日至也其可乎又指周正建午爲秋爲七月是秋而日至也其可乎二至旣姅二分

亦隨之而姅必將以夏正十二月半爲春分六月半爲秋分陰陽可得中乎寒暑可得平乎按家氏此論則是自攻其說矣獻子言正月日至不言十一月日至言七月日至不言五月日至家氏明知其說之非是而雜記之言不易叛也故移其咎於漢儒記禮者適足以彰其陋而已矣至於分至啓閉則周禮正歲之說禮記月令之文可以得其義也而豈慮其或姅乎按趙氏 汸 云傳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

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趙氏之說得其義矣家氏曰汲冢書周月解時解訓等篇四時中節大率與月令相似且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又有嘗麥解曰成王四年孟夏初謁宗廟乃嘗麥於太祖若以卯月爲孟夏安有麥可嘗乎按汲冢書雖不可爲據依然明言周家作正以垂三統而家氏則以爲周不改時月明言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時而家氏則凡若此類輒據以爲夏正之證何其說之自相矛盾耶至成王即位四年初謁宗廟事不見於經傳嘗麥之解不足深論也家氏曰又如魯論曾

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爲夏正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意猶凜旣非春服可成之候其浴其風皆不當在此時則此暮春非夏時而何按此乃一時問對之語記者筆之於書當時文章論議民俗話言風謠傳播猶多因夏正如今人稱官爵州郡猶承用古時名目者然未可執是以爲確證也家氏曰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者本言修治橋梁必在冬深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澗水先涸也輿梁必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至是時乃可施工云耳傳者引夏令爲證則非本旨按朱子集注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而家氏强

為之辭其悖甚矣家氏曰河南程先生謂春秋假天時立義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胡文定祖述其說一以夏時周月為斷時夏時則寅卯辰為春月周月則子為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為謀夫子春王正月之意果若是乎嘗竊觀程子之意似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見行夏時之意但春秋有年之下書時而紀事者如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之類自舊已然蓋史失其月僅著其時而春秋因之耳聖人之意正謂周家以建子為歲首降而至於衰世王正不修歷紀廢壞民聽惶惑有以冬為春以春為夏者如絳縣之年號童之謠百姓於二代之正莫知所從故修春秋行夏時以正之

今以為夫子冠以夏時猶存正月豈不然與　按趙氏汸云何氏衰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周不當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家氏亦知夏時冠月之非而特以其言出於程子之門不敢直斥之而欲為之委曲回護其說益支離而難通矣家氏曰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為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為長曆以從左

傳之謬而曆法有未易知者故依違而不敢譏而不知曆務遷就以求其合改易閏餘求合周正卒不得合每為之遁辭曰此經誤也此曆誤也按漢書律曆志援據三統曆春秋曆殷曆而其言冬至也在周正月丁巳朔旦漢書豈皆遷就以求合者乎今謂杜氏撰長曆以求附會左氏若三統曆春秋曆殷曆亦漢人偽造以附會漢書者乎唐人大衍曆春秋冬至亦在正月豈唐人亦附會長曆者乎至又訾長曆置閏不合古術家氏亦未嘗知曆者則亦聽說而已矣家氏曰左氏自不能固守周正之說每雜引周夏正以揆一時之事而杜氏曲為說以通之隱三年左傳云四月鄭祭足

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其為夏時固宜而杜氏乃以此四月為周之四月以此秋為周之夏按杜氏謂芟踐之或曰因圍牧用耳理當然也家氏曰晉伐虢圍上陽門之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以周正紀事卜偃以夏正釋童謠從左傳乎從卜偃乎卜偃生於當時世典晉卜若周家以建子為正月卜偃何為以十二月為夏正之十月乎按卜偃之語亦言天者以夏正之義也何足辨與家氏曰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子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士文伯以歲考之定為七十三歲老人

蓋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夏正建寅之正月朔至襄公二十九年夏正十二月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爲歲七十三趙令老人隱者誤舉夏正師曠士文伯博極精詣不當與之俱誤周家以建子爲正而二子以夏正計老人始生之歲必無是也按張氏寧以云當是年夏正正月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又云人習見夏時之久與人語言不舉夏正以明之則無以見是月之爲周正也家氏曰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有食之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用正陽之禮故經以是爲譏爾夫既非正陽之

月則是月乃夏正之六月奚疑杜元凱求以通周正之說乃曰以長曆推此六月朔乃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此借曆法之不可知者以爲遁辭非經意亦非左傳所以立例之本意按長曆以爲置閏失所此或當然若謂此借曆法之不可知者以爲遁辭夫曆法家氏所不知而世之知之者多矣杜氏豈敢以此欺天下後世之人哉家氏曰又如城築興作之事左氏一以周正爲斷宜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夫以水昏正爲興作之候者傳例也以周正而言此十月乃夏正之八月（八月牛昏正十月水昏正）時北方七星何由昏正而左氏乃以城平陽爲得時而書則十月乃夏正而非周正亦明矣按

城平陽書時者經實不書月左傳必當有考耳今以叢上十月之文而責之非矣家氏曰請即經之正文而縣論之冬而烝禮之常也春秋常事不書桓八年正月書烝五月又書烝再書之以譏烝之不以時穀梁子似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其言曰烝冬事也而春興之夏又興之春秋所以譏胡文定又引周官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爲建子月其可哉周禮仲冬固是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田雖其時矣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正月而書烝謂其過時而書豈得反以周禮仲冬之田而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春秋正月爲周正建子月謂春秋以

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而書若然則春秋夏五月一書烝以譏不時可也正月之烝既得其時又何以書爲哉按桓八年正月己卯烝陸氏淳云公羊曰譏亟也啖子曰此書之以彰下文爾非譏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趙子曰正月之烝不失時也經爲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啖說是也孫氏覺云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烝之時也得時而祭又書之者爲夏五月烝張本也不書正月之烝無以見又烝之失故先書之以示其數程子云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又曰正月烝矣而非時

復書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瀆亂甚矣黃氏仲炎云烝用建亥之月故傳曰閑蟄而烝今烝用建子不及時矣不及時則爲怠正月己卯烝是也亟舉則爲瀆夏五月丁丑烝是也趙氏汸曰周雖以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愚謂胡氏傳言穀梁以爲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閑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胡氏此論最明又合諸說觀之家氏之非自見矣家氏曰桓十四年辛未御廩災乙亥嘗八月而嘗時也常事不書此所以書爲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所以譏爾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今而告災不知戒懼且不易粢盛而嘗春秋是以

譏公穀二傳皆同而孫泰山胡文定乃謂此八月乃周正之八月周正之八月乃夏正之六月六月而嘗不時所以書失春秋纂災書嘗示警之意矣夫烝之不時者以爲時嘗之時者以爲不時不過以證夏時冠月周正紀事之說而非夫子平日行夏時志也按譏不時非獨孫氏胡氏說也孫氏覺云春秋之八月夏時之六月而嘗不時也御廩災而嘗不時且不敬也葉氏夢得云嘗秋事建未之月嘗失時也張氏洽云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爲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趙氏鵬飛云六月稼未登場安得新而嘗之以陳爲新非所謂嘗也故書之著不時而烝

先典也觀此知家氏謂此八月爲夏正之八月者非矣家氏曰且以春秋所書寒暑災變而言於夏時大集可通其不可通者小有疑而未定焉耳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記異也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爲異按公羊云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氏云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范氏曰劉向謂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孫氏復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未當大雨震電既大雨震電又不當大雨雪甚哉八月之間天變若此也孫氏覺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

陽氣尚微雷未當出電未當見既已雷電則雪不當降大者非常之辭春秋常事不書大惟非常則加大以別之程子云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葉氏夢得云大雨震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未當雨水而大雨雷未發聲而震電又云大雨雪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也趙氏鵬飛云陽極而大震電陰極而大雨雪大雨必於夏大雪必於冬陰陽之運然也今於正月而兼冬夏之電雪天變甚矣黃氏仲炎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陽氣未力而

震電若感陽之月雷雨旣動而雨雪若疑陰之時況大而非常則
陰陽之錯繆甚矣汪氏克寬云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
爲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未必書矣愚謂家氏以爲震電非異
謂夏正三月也震電而雪所以爲異謂三月無雪也且家氏不聞
三月雪乎陋可知矣家氏曰僖十年冬大雨雪書冬不書月且加
以大字記是冬寒氣大盛屢雪之爲災耳若以此冬爲八月九月
是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安有連三月之雨雪乎按葉氏夢得云大
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建戌建亥之月書不時也趙氏鵬飛云周
之冬夏之秋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謂也洪範曰聽之不聰

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苟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
也黃氏仲炎云雨雪常也惟大而爲害故書獨桓八年雨雪不言大
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俞氏皐云春秋
之冬今之秋八月九月冬十月也此亦紀其非常故書家氏謂秋
氣始肅餘暑未艾豈十月而猶可謂餘暑未艾乎亦不思之甚矣
家氏曰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嚴冬不殺草氣
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爲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木盡殺猶或有
之春秋何以遽書爲災乎竊詳經文十二月乙巳公薨之下書隕
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於歲終併書一冬之異非專爲此月書也杜

氏以其長曆而推謂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爲
舊史記錄之誤春秋因之九月之霜不能殺草猶未足爲異春秋
何以動色而書之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乎此夏正之冬何疑按
孔氏穎達云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在十一月下杜以長曆校之乙
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爲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爲十一
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災也何氏云周之
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霜而不
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
列索故陽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孫氏覺云春秋之十二月夏時

之十月也十月隕霜而草不死李梅實皆異之大者也春秋之法
爲災而及於死民物者則書爲異而反常者則書十月之霜草當
殺而不殺十月之李梅不當實而反實天地陰陽之義非常可怪
者也趙氏鵬飛云詩曰九月肅霜況十月乎宜霜威之動而無草不
黃也今隕霜不殺草異之大者霜不殺草猶姦宄之不誅暴亂之
不戢天之垂戒顯矣黃氏仲炎云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
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
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夫杜氏以十
二月爲今之九月家氏疑之矣其以爲十月者則諸家之說也十

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豈得不爲異乎○以杜氏之未可從○而盡黜諸家之說○家氏之說○可爲篤論」與家氏曰、書無冰而皆在春、以冰政不舉而書耳、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於淩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冰開冰、與之略同、春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冰、皆爲冰政不舉、書以譏之耳、按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何氏云、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穀梁云、無冰○時燠也○范氏云、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厥咎舒○厥罰常燠○孫氏覺云、春秋之春○夏時之冬也○冬而無冰○則爲陽氣不閟○而陰氣不凝也○張氏洽云、常燠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乃周正建丑之月○涸陰沍寒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趙氏鵬飛云、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淩人斬冰○而藏之時○而無冰焉○則無以備暑矣○非徒無以備暑○而鮮羔開冰○何以薦寢廟○外內饔○何以供冰鑑○賓客何以供饍饈○夏無以須○秋無以刷○其爲關禮大矣○洪範庶徵曰、豫恒燠○若君政逸豫○則恒燠應之○春秋之君○勤於政者○固無有也○則無冰乃恒燠之應○與俞氏皐云、此亦見是周月紀事○若夏正月○則東風解凍○宜無冰也○汪氏克寬云、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趙氏汸云、無冰不月○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春○夏之冬也○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杜氏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孔氏云、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冰○則是竟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何氏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如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孫氏復云、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書

曰、僭常暘若○無冰○常暘之應也○襄二十有八年春無冰○穀梁云、時燠也○胡氏安國云、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俞氏皐云、冬溫也○李氏廉云、此條注杜氏明以建子爲春矣○諸家之說無冰○彰彰如此○而家氏但以冰政不舉四字了之○夫冰政何以不舉乎○所不舉者何政乎○家氏卒不能罝一辭也○其陋甚矣○夫家氏亦知詩有一之日二之日○使周不改月○緣何有此名目乎」家氏曰、書螽有在夏秋者、爲其賊苗而書、有在冬者、則以陽氣不斂、蟄出爲災耳、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冬又書螽、皆記異也、甯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爲異大矣、左傳乃託夫子荅季

孫之語、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春秋爲記異而書、豈爲曆乎、按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杜氏云、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曆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何氏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孫氏復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爲異之甚○蘇氏轍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有螽○蓋失閏也○故季孫問於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趙氏鵬飛云、春秋書螽者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以爲災矣○然未若哀公之世○書螽者二○皆在於閉蟄之後○閉蟄之後○穀既登場○螽固不能爲害○然其異亦甚矣○禮、

仲秋行夏令○則蟄蟲不藏○孟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則常燠之證也○燠而蟄振○猶有然也○燠而螽生○是謂災異兩興也○此聖人可不志之哉○黃氏震云、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爲來歲之災矣○十有三年○十有二月、螽○杜氏云、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曆○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絶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絶○張氏洽引許氏云、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爲司曆之過○此曆不時不革之弊○與愚嘗謂蝗蝻之生○雖

今之冬亦有之○杜氏謂曆之失閏○蓋本夫子荅季孫之言而逆推之○以知曆之果失也○亦非避冬無螽生之理○而託閏以文左氏之非也○家氏於此過求之○以證其夏正之說○至謂春秋豈爲曆乎云云者○文義並難通矣、家氏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者謂周七月爲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爲災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令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言也、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謂歲終計公私所儲蓄而言、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際乎、此春秋所書寒暑災變、合於夏時者也、外是亦有一二之疑

皆可以義例而通、要以不害於大體之合、按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公羊傳云、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杜氏云、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孔氏云、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公羊傳曰、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別也○且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孫氏復云、水不潤下○麥與禾黍之苗○同時而死○故曰無麥苗○劉氏敞云、曷爲先言麥而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孫氏覺云、春秋之秋○夏時

之夏麥已大戚而禾苗方盛大水之災而麥也苗也皆無也災之甚者故書之二十八年麥禾之無經書之曰大大者非常之辭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麥禾之無書之於一歲之卒歲凶而至於冬一國之內舉無收也蓋大無焉不得但曰無也故無麥苗志之於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於冬見歲凶也春秋一字聖人必盡心無苟然者蘇氏轍云是時麥熟五穀苗而未秀皆為水所害也葉氏夢得云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凡稻苗而後秀秀而後實趙氏鵬飛云周之秋夏之五月五月麥將實而大水爲爲水所厭而不實故先書大水繼書無麥苗以見災五月麥未登場不可舉其實故曰麥苗說者以麥苗爲二物麥且未登安得徒有苗此蓋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既登場圃矣故明舉其實此則麥未實爲水所盡耳何疑乎莊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杜氏云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家氏之說實本杜氏而與莊七年無麥苗並書欲以援證夏時其義亦不倫矣家氏所言春秋寒暑災變自以爲合於夏時而又謂外是亦有一二之疑可以義例而道夫家氏之所不疑者學者之所疑而取信

於先儒者也一二之疑者乃學者之無可疑而家氏之所然不能解者也宜乎以其披猖悠謬之言得罪聖經欺惑後世吾不能不與之辨

改時改月之說前輩聚訟吾晉崔小衡孫玉一兩作意明詞快既收入小刻二集三集中此作大意與崔孫同而意明而詳詞快而確應在崔孫之上吾晉原有讀書人竊願修南豐一瓣而從之矣　庶西

九峯蔡氏與明儒寧陵呂氏之論皆與家氏所見同學者幾不知所適從矣然朱子斷以建子非春聖人正是爲其不順故欲改從夏時耳呂晚邨謂其一言直破紛紜他如陳定宇史伯璿林堯叟之說皆主周正近世黃梨洲復證以左氏之名分至日食之入食限亡鑿鑿可據此文原本朱子該括諸家博大精深有功經學大矣　范梅臣

晉洪洞范鄗鼎彪西甫彙選　垣曲受業石雲根參閱

孝經刋誤述釋序

陳廷敬

朱子孝經刋誤經一章傳十四章自朱子定此經有能從之者固少矣孝經列於學宮著令貢舉爲論校士蓋世所誦習之書也而頒用今文舊本余嘗怪焉後在直廬見　勅譔孝經衍義其所排纂並依經傳之義（書同文）可謂超然遠見者也而世誦習獨與此異何與六經見於今者五易詩從朱子書蔡沈本用師說春秋胡文定公傳朱子亟稱之獨禮經從陳澔夫世崇朱子書至矣此經乃手定

之書而顧莫之從非矣余是以僭爲述釋而傳之昔朱子論中庸以謂程子因其語而得其心惜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石氏之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今以朱子手定之書無有殘脫得傳於世不至如朱子所致歎者亦斯文之至幸也而或謂刋誤非朱子之書何其陋與吳氏草廬因刋誤而更竄易之何其僭與

當與呂忠節孝學並傳　彪西

考試親民之官疏

陳廷敬

恭惟　皇上宵衣旰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洞知閭閻之疾苦歷觀稼穡之艱難擢用循良振興吏治將使官奉其職民樂其生永臻太平郅盛之風竊謂與（欲求小康必先大法）　國家共理此民者外則督撫司道府州縣等官督撫司道彈壓表率府州縣以理民者也而與民最親者無踰於知府知州知縣者矣臣愚謂親民之官其職至重至於文移簿書期會訟獄之事皆身自經理不得假手胥吏使貪緣爲奸其事又甚難也自捐納以來有未經考試之人輒授正印親民之官者夫古者以經術爲吏治必學古然後可以入官今即

不能盡然而亦須略曉文義之人委以民社之寄臣查俊秀一項初捐既是白身有司曾未一試而吏部輒與選補則其文義通闇何由得知此項人若一槩東之高閣則既已嘗許其得官若盡數錄用則自古未有不曉文義之人可以爲民父母者也臣查兵部有考試武職之例凡副將參將遊擊等官單雙月選補先期考試弓箭不合式者不准選補下月復考至於再四必待其合式而後用之（確証）武職重之如此何況親民之吏乎臣又查吏部有考試招民知縣之例招民之與捐貲事體相類又不宜彼重而此輕也臣愚謂知府知州知縣凡俊秀捐納有已經考職後捐納者依例選補

有未經考職遂行捐納者於補選之時仍行考試文義略曉者即與選補否則且令肄業聽其再試凡考試之時若繩以八股經義既非其所素習亦難以猝然而能合無試以時務策一道判一條但須嚴加防察毋得令其代倩徒應虛名如此則既不絕其功名仕進之路亦使之有鄭重名器之思庶可以責吏治之實效也伏所
睿鑒勅議施行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上本月二十九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簡捷明快最合古大臣告君之体　鹿西

經學家法論

陳廷敬

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呉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呉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内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内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愚按朱子此議欲治經者以注疏爲主而兼取諸家之說以求其至是亦未欲其專取一家之言也而曰以注疏爲主是更不欲擯注疏而不用明矣今之學者不然易則專取本義詩則集傳書則蔡沈春秋則胡安國禮記則陳澔周禮儀禮廢已久益不惟諸家之說概不列於學官而舉朱子所云專以爲主之注疏學者有終其身不知爲何物者矣即如所謂大全者又非甚别於專家之說而有獨見之明也其與朱子所云以所治之說旁及他說而後以己意辨晰以求其至

是者亦大異矣且大全之書明永樂朝急就之書也七年開館於祕閣十三年帝問纂修如何館中人聞之懼倉卒錄舊書略加刪飾以進四書則倪氏輯釋易則董楷輯疏書則董鼎輯錄詩則劉瑾通釋春秋則汪克寬纂疏禮記則陳澔集說故大全者甚不全之書也然學者尤憚其煩苦而不之讀（求其佔畢而不可得）所服習者本義集傳蔡沈胡安國陳澔之所謂五經而已易書詩禮經文學者猶加誦習焉春秋則概刪聖人之經不讀讀胡氏傳傳亦不盡讀擇其可爲題目者以其意鋪叙爲文不敢稍渝分寸以求合於有司又最甚者（本朝萬虎臣先生所以力既求革此弊）擇取傳中字句文義以意扭揑妄牽聖經移彼就此名爲合題豈

惟不合經意揆之傳者之意亦初不自知其何以位置安排違戾乖刺之如此也慢棄聖言割裂傳注又如朱子所謂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者也蓋經學之弊原於時文昔者經義之興本以論斷爲體不執一說引據史傳非如後之描畫聲口簧鼓吻脣乳兒小生侮聖言而代爲之詞執不得不單守一家之詁訓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惡爛不逾時歷歲改頭換面以趨新巧使學者窮年積月從事於無用之空言（大開生路）考其實程然無所得也又何有於經學哉然則何以正之曰必如朱子之言而後可矣予論經義欲令明著明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晰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體要道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目力亦有餘矣益今之時義又與南宋之時異朱子所謂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二三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今之八比雖與此異而其爲弊則一也故欲正經學之失須革時文之弊時文之弊革然後學者可以旁通諸

家之說以求得乎聖人精意之所存而士不苦於無用之空言國家收實學之效也

破拘儒之論開經學之門有功聖道不淺　彪西

卓茂　陳廷敬

史載卓茂二事錄之使覽者勸焉其一初爲丞相府吏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解與之佗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送鄕所解馬叩頭謝之其一爲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蓋茂所爲大抵類此其名蹟留天壤人至今稱之而史獨舉此二事豈人（敎得）所甚難行者哉病不爲耳其效至於能使蝗獨不入密縣界蝗於蟲豸爲最凶頑無知識之物而茂以是化之信及豚魚良然哉及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方之比干商容之賢封褒德侯茂輦車駕素服親臨夫茂非有殊能顯功而世祖重之如此或曰、茂當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不仕更始政亂又以年老乞骸骨歸世祖之重之者以此然本傳載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建武初劉宣獨存世祖以宣襲封安衆侯其所褒寵不能及茂觀當時所以重茂與茂之所以見重於當時者人（法意）苟欲自立其所嚮慕取法可以爲勸矣

三歲兒童曉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彪西

與徐宗伯論一統志書　陳廷敬

一統志保定一府蓋全志之權與百六十府之律度繩矩創始者難爲功微吾健菴莫任此事也廷敬才力薄少弗學且今衰鈍曾何足以語製述之事而左右於萬一自以與健菴同被　命爲此書既愿心汗顏不以讓於能左右吾健菴者今被　命且又而以荒陋無所能自解則尸素之愆知不免矣然以健菴壹心力勤考据發凡起例規模大定之書而必欲逞其私意以求自解免於咎責妄加吹索則天下庸有是理也哉語曰泰山濵渤不以丘垤細流而損其高深又云愚者之慮千有一得則遼豕野人之芹背吾

健菴之所先得乎心者而顧詡詡然謂吾能左右於萬一亦何異蚍蜉之撼大樹而腐草之螢求爭光於星日也其爲愚僭謬戾詎不甚哉惟吾健菴有以容之而已謹按今志之作合天下與地人物而備載一書不患事少但慮文多顧文既多矣而猶未免乎挂漏之虞是知事貴博而文取約也蓋不博不足以備事不約則不足以裁博如所編建置沿革博以全史而約之行㝡之閒此昔之所無而今之獨擅者也山川則録其雄峻關梁則有繫於要害此昔之所無者而一切詠歌之辭風人之旨可以備採聽而資興觀者與置弗録則昔之所有而失之濫今之所無而病其大略者也

戶口田賦昔之所略今詳焉而或竟仍前代或斷自　國初似應以新編賦役全書爲準也名宦人物則三不朽之業卓卓可考者以某事得稱廉能以某事某書而得名孝弟文學若都無事實而但曰政聲卓然曰讀書樂道非所以褒前勸後也名宦既有美政可紀雖其人爲賢者或以他故不得有所施設亦不必載蓋既録之曰名宦而事蹟不著則名與實爽矣且賢者何患不傳而予之以無實之名耶又志與史略相似而與史有異者史所重在人事而地理郡國其附見者也推此而論志與史各有詳略之可言矣宗工鉅卿史所詳者志不必更詳片長軼事史不及載者志不可

不載其法與史相經緯又不與史相雷同乃爲得耳事取博矣文取約矣而所貴者書法則宜古而不宜今宜雅而不宜俗如志選擢則曰陞士子首選則曰解元曰會元曰狀元曰及第宜悉改易南昌人物不書字保定書或書或不書宜酌也舊志人物一府合載故於人名下分注曰某邑人今志則逐縣分記不待詳志而始知可以不仍前例也南昌志得之分繫之例名宦最難蓋古之郡國非今之郡國如豫章一郡幾盡江西之地漢時豫章太守自當繫於江西布政司之後不當專入南昌府然此猶易定者也他如一郡而跨兩省（如會稽郡今分江南浙江）一省而雜數郡（如山東江南）一郡而包絡

幾府（如豫章郡）幾郡而并成一郡（如江南淮安郡）則兩瀆收守不知將何編置始得允愜此當熟論者也今之督撫藩臬監䑓學政驛傳糧儲提督總鎮自當列於各布政司之後一省而有兩巡撫兩布按雖分地而治亦當與統轄全省者同列雖駐劄別府（如江蘇巡撫布按駐蘇州湖南巡撫布按駐長沙）而不得即繫於所駐之府重體統也惟分巡守道及總鎮轄一二府者則隨其所駐之地而繫之北直巡撫不繫於順天而繫於保定者所以讓尊也他省初不得以爲例至北直督學亦當繫於保定也又志前朝事與志當代事自別志當代則其辭嚴重故明人書諸帝曰其陵其廟書上書報可曰特蒙施行書奄人曰

逆璫逆璫其體法宜爾今志中或一二仍其文而諸藁尤所宜悉易者此其大較也諸所欲商榷者已識浮簽於上而江西省未經論定者亦并開具如左以俟財擇焉謹啓不宜

閱此書札全志可不讀矣閱此書札全志又不可不讀具此識見應使蘭台石渠諸名儒紱遜一席 彪西

畢亮四論訂歷科經義序　陳廷敬

畢先生亮四生同鄉初不相識及余有母之喪畢先生來弔來會葬父之往謁謝未至數里迷失路別使人瞷畢先生則身自耕於田要所使人留止其家與之坐而食以食畢先生無僮指其所食使人食皆身自食之且食且身自飼其蠶日昳時至畢先生家則蓬蒿滿門徑牛欄雞塒雜置堂下堂中（字字實錄）則所自飼蠶處肅客入其東一室流塵蔽凝畢先生擁篲撤席揖客而坐坐定視畢先生蓋寔然農家者流耳及相與語則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吾雖未見其人聞其語意者即畢先生其人其言是也畢先生家與農民

最下者比所守甚危苦（寡家戶族雄視九州）而家獨多藏書勝國君臣事跡典故文字關史家者尤多其他書皆世所不常見其議論磅礴澶漫汪洋恣肆旁紹曲摭横貫勁出指畫口道如瀛海汗瀾浩乎無垠而天光瑩晶也如蛟龍奮翔鱗爪開張而波騰雷動也如驅騏驥裹駕重車臨廣途停策委轡不終日而馳千里而驁馬顧望嘶鳴踌躅遼乎其後也予所信爲其人其言者豈謂過與畢先生語不休予亦歎息不能遽以去飯我以脫粟酌我以流泉因留相與深語而後別居無何爲書數千言以所輯錄明以來制科之文數百篇抵予皆手自抄寫旁詁夾注細書如繭絲牛毛每一人則敘其問學

治行著述本末皆可系之國籍屬之史乘皆前所謂世不常見者近時館局編纂家其能有此乎不也畢先生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吾之志也予實愧非其人而悲畢先生之志惜其將老而無傳也爲序其訂交之所始而因以略著其得於畢先生之萬一者如此

畢方伯寫真圖 虎丙

讀畢先生書閱畢先生事方知此文之妙能傳出真清真燕真學真問 又評

闕目詞話序

陳廷敬

始吾觀屈建不以芰祭事誠未知其賢與否乃今然後知建之果不得爲賢也昔者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豕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卒不用芰禮曰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又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欲色云者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今建直以謂大夫有羊饋之禮夫芰微物耳比之珍異比之庶侈又斥之以爲私欲正

之以國典嗚呼建獨非人子耶人子之將祭其親也齊而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建爲人子而顧忍獨絕其親之所嗜且使其親平生所愛之物直有欲之之色而建思而見之而遂絕之亦何以異於禮所云耶且使其親而尚在能禁持其所嗜耶今已矣建則曰是乃由我則是事死者不如其生也建烏得謂之賢耶敬事毋淑人不能得一日之歡茫茫乎思吾母之志意思吾母之所樂思吾母之所嗜而不可得也蓋淑人性幽貞莊肅澹然於物無所嗜獨喜觀書偶見楊用修史略詞話而悅之嘗謂用修詞話以一人之聲調櫽括全史之事蹟有聲韻而無闕目不若人各舉其

事人自言其情寫興亡之蹤跡促今古於須臾尤爲感人之深也名之曰闒目詞話書未就而淑人見背夫淑人所嗜六經諸史晝不能讀吾母之書矣顧沾沾焉不忘於此者將以比屈子之芰而痛建之恐於其親也

仁孝至性移我情矣竊欲借此爲小刻五愚集作總序先生然乎否　彪西

七夕唱和詩序

陳廷敬

詩窮者而後工豈然哉古之工詩者類皆不遇而窮或遇而卒以窮或遇而不窮而若有窮焉者使其人皆遇而不窮而亦無有與爲窮焉者其詩亦未必不工然而卒反是者若有天焉詩能窮人豈非傍然哉予觀七夕唱和詩諸子皆不遇而窮者故其詩之工至如此而予覘諸子爲既遇宜其詩之不工於諸子也諸子行且遇矣公孫龍得意筆遇而無所與爲窮者矣苟求遇焉且將無所與爲窮焉則無爲貴詩之如此其工也諸子曰先生之言有感也夫雖然予則烏乎敢既乃次其語以爲七夕唱和詩序

文到化境此類是也　彪西

古不修墓辨

陳廷敬

孔子葬母於防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劉向曰蓋非之也又言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謂為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嘻亦過矣凡向之言特借以成其薄葬之說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夫以人子之葬其君親必令後世無丘壟之可尋恒人之情有不安於此者矣而謂弟子之修墓孔子非之則尤為不知言而昧於聖人之所為也儀禮筮宅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既井椁則又卜之曰考降無有近悔及葬實土三其慎如是孟子所謂盡於人心也古不修墓之語殆猶無有後艱無有近悔之義乎墳雨而崩蓋孔子傷之也非非之也向之言何其過與

康熙庚申閏八月晦日書於百鶴新阡丙舍

引經立案據禮伸情非如芑山諸辨憑臆而言也起藜火老人於今日得不膜拜 彪西

陽城白巷里免城役記

陳廷敬

前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菴王公國光為戶部尚書時聞朝廷命有司即其所居之里為治第以寵之公謝不敢當既而曰君命也不敢辭顧竟以其治第之金甃陽城縣城城故不甃陽城之城至今甃自公始也當公之時天下承平無事後數十年流賊起秦滋蔓天下殘晉晉郡縣罔不破壞者攻陽城城卒賴甃以完賊無所得引去其後天下數更變故城不被兵甃之功為多焉去年秋霖雨城之復於隍者且甚縣令延津都君要築之一縣皆受役公所居里人援公前事言於縣曰公甃茲城城數得不被兵公功誠多宜惠及其子孫請免役都君咨於縣之人縣之人曰吾儕安朝夕而脫兵燹緊誰之使然乎公甃茲城厥惟公功宜惠及其子孫惟免役於是白巷之免城役志公之功於其所居之里示不忘也嘗竊觀明之盛時往往為其臣出官帑治居第高檐巨桷彤髹雕煥者（作者注意文余在此以下）今或為公廨馬廄矣居高位享厚祿或多營良田美宅連阡陌而溢衢巷者今或數易主或化為穨垣敗壁荒榛蔓草矣而公嘗所甃之城巋然獨存於世較其所得失為何如耶余聞當萬曆間江陵秉政公於是時同而能異特立而不阿其事蹟載冊書而功名被天壤者豈獨其一鄉一邑之云乎哉較近士大夫知有身

家而已遑恤人之城社卒之身家不可自保也而公之所爲數世之後猶惠及其子孫如此然則觀乎此者其亦可以興起也哉

仕宦家各書一通於座右庶不爲子孫蛇蝎乎 虎西

射虎記

陳廷敬

樊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數月已又復來有跡可覘獵夫伏弩射虎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有知阡東五里外農家有牛晨出暮歸歸則喘且卧農察其狀有異晨尾牛後見牛虎鬬虎不勝牛明日農繫利刃牛角端縱之出遇虎虎中牛角端刃立死農剝虎張虎皮於石明日牛覘之以爲虎也復與鬬角觸石牛亦死虎夜騎人屋明日人穴其所居屋上茅虎夜復來則下其一蹄穴中人以鐵鉤引虎蹄絙而墜以石乘屋擊虎虎佯斃人然火炙虎蹄虎痛縮其蹄知虎佯斃也遂復乘屋大擊之虎乃死老婦

人攜其二子過虎於道婦人被虎齧大兒搏虎不勝小兒以馬箠中虎睛虎痛摩其眼婦人與兩兒得脫去虎疾定追上山山上人轉石壓虎虎死余在山中所見聞如此（耳得成聲目遇成色）虎卒不勝人是虎果無知也今有貌人而虎行者其無知也與哉然鮮有虎行而能自解免於人禍者其終歸於無知而已矣後數日果伏弩射殺二虎

當與捕蛇說並傳 虎西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乙病景與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遥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景（心不動則氣壯與小兒醉漢同）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諸柴數鞭撻之居二年人或勸之以告吾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嘗不預外人事吾柴氏人豈以吾事累主家諸柴益句匃晝則環伺景景益急夜趨赴縣訴道遠遇虎當路景趨過虎傍虎亦卒不傷景抵縣門未開坐守至天明門開景趨入號訴縣庭縣尹哀其情立召諸柴責戒後諸柴益恨鞭撻之無已縣尹行宗

境中景逃道訴又責諸柴諸柴益恨不悛初乙死時屬景曰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思景一日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既行道乞食野宿行五閱月而達京師自吾家至京師二千里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要腹以上景凡徒涉水則先負一兒送之至東岸上又返西岸負其一兒送如前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予詢之得實感其事不禁泣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賤者耳其卓然能自行立使人感動如此況士大夫之行有大於此者其使人感而泣下者鮮矣陳子曰景之行出乎誠誠斯動物或曰景習見主家行誼有以陶冶鎔化之非景之能自致此雖然吾何敢自以謂能焉

闡幽表微　彪西

乳母趙墓銘　陳廷敬

乳母趙乳陳氏兒廷敬時歲饑兒生月有十日凡以乳入陳氏門者已連十許輩兒見輒啼趙來兒就其乳食不啼趙一乳寘以一乳乳兒母夫人憂之要易他乳又輒啼不食於是趙乳兒五年出陳氏門年七十二以疾卒及見所乳兒官御史大夫云蓋至是母夫人見背已九年矣當夫人在時及見廷敬爲翰林學士於時方優游文墨之場責輕而寵深有餘樂而無他憂也比者游歷公卿出入禁闥兢兢乎懼不克終吾少而病老而憂憂之時吾母夫人不及見而趙見之今已矣誰其憂吾之憂者趙卒以某年月日某年

月日葬於玉溪之西原銘曰玉溪之泉其流濺濺玉溪之峰高雲游空既固既崇惟保母之宮

語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惟文亦然識得時鏡花水月識不得刻舟守株　彪西

錢法堂摧關監督劄　陳廷敬

為劄知事竊惟 皇上留意錢法特命督理原為革除積弊有益錢法不累關差徹底澄清立法垂後是以本院本部自受事之日即借同科院監督當堂立誓（當與于清端總督兩江諸檄文並傳）如有於鑄局關差私取銅錢一文銀一分以上者男為盜女為娼身受横戮指天矢日茹蘗飲氷天地鬼神照臨鑒察竊恐有各關包攬辦銅人役踵習陋規借口各衙門使費賺騙關差各關監督為其所愚仍被誘詐奸人惟利是圖不顧有玷本院本部清名不畏 朝廷國法曖昧之事既屬難明欺索之情不能究詰各關止圖了結已事不惜浪費錢財上下相蒙牢不可破如此情弊髮指皆裂深堪痛恨本院本部身為國家大僚若言清行濁亦豈肯以身家性命指立誓詞人可欺心不可欺（如讀岳武穆十字箴）天不可欺自矢如此横被惡名不得不窮究到底直探弊源所有各關差監督差回者刻日赴寶泉局衙門逐一詰問有無此等情弊未差回者劄到之日各具文申說有無此等情弊務從實確報嗣後有包攬辦銅人役仍不悛改欺索關差該監督既已深信本院本部弊絕風清言行如一即時連人呈報以便究擬如本院本部等有此等不肖之行願干斧鑕如無此等情弊為包攬辦銅人役賺詐法在不宥倘該監督狥隱姑容止為身謀不為本院本部身名本院本部已廣布耳目密為訪察必立行題參治罪決不輕貸須至劄付者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十一月二十七日

又

照得本院本部奉 命督理錢法以來悉心革弊矢志廉清誓告神祇約束員役不敢欺人欺己干冒天誅披瀝肺肝屢行禁誡特恐仍未明晰再為劄諭所有已經嚴飭事情外今思關差監督聽信包攬辦銅人役欺誘詐索錢財者即未敢公然指稱本院本部名色或借端鑪頭檢驗銅色高下衙役秤兑觔兩盈虧投文或有勒索實收或有留難銅觔到局或有割包搶擦等情打點包賠必須雜費關差監督見其種種名目難以究詰出其征飲之餘須供泥沙之用任其指撥不復推求凡此情弊誓在革除如銅色則本院本部借同科院監督當堂親視不假鑪頭之手則借端鑪頭之弊從此革除如觔兩則本院本部借同科院監督隨意選人稱兑不假胥吏之手則借端衙役之弊從此革除如投文則隨到隨赴寶泉局監督即刻收注如有延緩即係勒索則借端投文之弊從此革除如實收則收銅之日即行給發如有延緩即係留難則借端實收之弊從此革除如銅觔到局本院本部嚴令該役巡視如有不法之徒立行拏送刑部治罪則借端割包搶擦之弊從此革

除以上諸弊既除而姦人仍復借口闒差監督不行出首者本院
本部訪知必立行題參並解銅人役送刑部究擬決不輕貸愼之
愼之毋以身試法也須至劄付者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十二月初一日
意則赫赫明明詞則森森慄慄快讀一通直令冷水澆背凡百
君子有官有土皆可類推 彪西
客曰尊聞堂集以言乎事功節義理學文章則備矣劄示其外
者耳子索之何居予曰請讀宋橫渠紫陽明西極沙隨諸君
子集則知予收劄示之意庶有在乎 又識

與李中孚先生書 節

楊效荣

丙寅接手教蒙示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則拳拳服膺不敢少忘
想先生道履咸亨德造高明不卜可知也程朱之統夫何辭焉如
晚者前三年學致曲已抵形著今竟止於此爾然明動變化之階
莫可企而及也天耶人乎命矣夫前須賜學程並富平答問令臨
池高氏熟習之一日問端倪曰端倪本於老子明儒陳白沙襲語
者也曰先儒言有李先生言無何謂也曰端倪無名強名之曰端
倪先儒言有或知老子之有也李先生言無或知白沙之無也周
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

千古講學者通病

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噫子不問自己身中之有無空談他人
慾上之長短深可慨耳孔子謂太極是言先天之無也周子謂太
極是言後天之有也李先生云端倪之無是識先天之理也白沙
言端倪之有是知後天之學也故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問曰
或云學道必欲出家曰不然李先生未嘗出家爲當代眞儒邵子
曰能休塵境即眞境未了僧家是俗家不向此中尋洞府更於何
處覓曇花曰知道難乎曰不難邵子曰聖人能事不難知曰得道
難乎曰不難程子曰得道至易邵子曰得之至容易曰初學下手
要得道須費幾何功夫曰前已言之矣顏子三月不違易六七日

來復傳曰沒字歌念則樂不學老子不學佛學會聖人要兒事雖在陋巷勝大樂曰得道樂乎曰樂邵子云賓朋莫怪沒拘束真樂攻心不自由曰或云必欲叅禪打座乎曰此佛老之敎也吾儒不然堯舜一日萬幾孔子週流列國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何暇坐也曰忌葷酒乎曰不孔子膾不厭細七十衣帛食肉非肉不飽易云君子以酒食晏樂惟酒無量不及亂程子曰飮酒微醺邵子曰太和將酒飮曰斷房慾乎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曾思孟周程張朱未聞之嗣也敢問不乏之故曰學道者修心養性而已盡其心者養其性也養其性者養其氣也養其氣則陽勝而陰衰嗣應繁而不應乏也故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俞成龍先生敬孝篇畧云父母旣後得道於身謂之大孝謂之達孝故曰舜其大孝也與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張子曰窮神善繼人之志知化善述人之事苟不得道何以窮神知化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處處以帝王聖賢爲証據其言可法可則

辛未十月抱病霍峪家僮馳告翼城楊孝子以子代僕重繭而來予遣姪翊出候潛窺舉動真性至孝盎於手足跡其攜二人小像隨寓拜稽每飯不忘亦一微矣再三納拜於予力辭不獲汗顏受之相與論學以窮理盡性四字起予且規予蕪刻之太繁也生平不事著述故止録此孝子字韶秀廬墓三載奉旨旌表 附識

上范彪西先生書　王端

竊惟道有正宗學有正派道之宗至孔子而極學之派至朱子而全舍孔子之道無以爲學舍朱子之學無以入道端之守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老先生學本五經識超千古旁搜遠紹表彰理學海內學者奉爲山斗端自幼歲即仰其名特以遭逢多故雖百里之近未獲躬謁函丈吐出胸中所知見質之高明今幸矣得孝子楊君之遇可以自達於座右矣端世籍翼邑曾大父王懷宇先生萬曆戊子鄉薦歷官清廉其事載邑志鄉賢中端嘗自許以爲當吾世而拙守得爲廉吏子孫足矣八九歲時從丙辰科進士李次左先生學習舉子業十四歲先生宦遊端乃退而自力於家塾僅從事詞章訓詁已耳十六歲得大學或問玩持敬之說詳格物之論乃知持敬窮理不容偏廢朱子真我師也理欲交勝勤怠相半如是者數年二十歲先大人捐館歸葬後生計漸窘老母在堂無以爲養遂館於鄉得束脩以供日用需探索詩書冀成厥志二十四歲忽病目而盲抑鬱無聊悵悵何之如是者三年乃復自憤曰無所能人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庸人不當自廢且見廢於學孔子之道者由是兀坐一齋命童子開篋披讀以耳代目凡五經四書性理近思録等編無不求其指歸窮其理

趣特以質陋識淺乏師友之助故至今三十五歲業勤心慚而卒未之有成昨年孝子楊君自先生歸端於楊君友也聞其至馳往省之不暇出一言且先訪先生起居楊君述先生道範甚悉退自悲卒以盲故不得聞先生教不能致其身於門墻老死戶牖無知已耳今年夏與楊君語及太極之說楊君曰吾將復於先生且並通子名端應之曰見先生者端之素志今既不可得而有為之通名者端則幸矣因不自揣而敢以私書奏之先生先生亦應俯而教之使不背於孔子之道朱子之學可也附有同學李懷德者年僅三十志行不苟其設心以尊聖教行聖道為急務素從楊君遊

得嵩陽耿逸菴先生孝經易知捐貲發刻並附以西銘五倫總論又因學宮啓聖祠傾圮輸金助葺其樂善慕義出於天性蓋亦有異人者今將合刻三書進之先生先生皆有序跋可覽端亦有自著人極四十章不知有合於斯道否敢求指其是非開示愚蒙更祈先生為道自愛以副海內學者之望端臨楮不勝依切之至

議論醇正氣度樸實我思其人應在姚江門中湯戊之上　彪西

續垂棘編第四集目次

卷五

禪隱山松記　上范老師書　薛文清行實叙制行解

邵嗣堯見一卷 歷官江南學院

自述

卷六

姚櫝字培吾萬曆甲午舉人薦舉不仕 安邑人

與曹真予書　告楊寀質文

董其昶見一卷　補遺家譜引言

代父病文　代王節婦文　上皇長子文

魏光緒字元白武鄉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湖廣巡撫

昭泒跡跡 附二段

周再勲字仲錫崇禎丙子舉人知府 長治人

叙荒記

傅山見初集三卷二集二卷　補遺壽孫邑公序

補遺曹續祖見三集七卷　原命　原性　原心

劉崇文字朴菴安邑人萬曆[illegible]進士歷官吏部郎中邑人 私謚清公

贈董節婦序

王恭先見三集六卷

王氏族譜序　族譜列傳　族譜條約

續垂棘編四集五卷

洪洞范鄗鼎彪西甫彙編　男○翺抄錄

改過自新說　張聯星

凡人有過能自知心之明也能自認志之虛也能自悔念之善也○（忍明志慮○念善○勇俱伏改○字之神）能鋭然自改力之勇也德之新也福之基也是故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不然有過必文謂之小人○剛愎不悛謂之凶人○求爲君子惡可得哉○抑吾於改過之人○所尤許者一改永改日新又新脫然舊染之外○痛懲氣質之偏○譬彼行者○既獲康衢○不復投乎險蹊乃謂之真能改過者○書曰德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且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風雷之勇○所以爲君子之益也○至於懲忿窒慾○皆君子所以損其有過自成其益者也其在古昔改過不吝檢身若不及者非成湯乎○知過自幸學易期於無過者非孔子乎○告過則喜者○非子路乎有不善即自知知之未嘗復行者○非顏子乎○諸如卿非寡過○抑戒自儆○此賢公卿虛己自新○老而不倦○皆可以爲後世楷模○者即如晉之周處○初亦凶很暴厲人耳一日聞父老三害之言○遂射虎斬蛟○克己改行○期年間州府交薦授官○迄今稱爲忠臣孝子○此其改過可法○可傳者雖然過亦不同矣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齒能言不過辭擇而後出口過其免乎行不過則慮而後

動身過其免乎善念存存洗心浴德神與古處如對天帝心過其免乎倘由此而進進不息焉其為功何可勝量哉其履福何可勝量哉

有項法有禱法步步引人勝地　彪西

積善餘慶解

張聯星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儒解云善謂孝弟忠信之屬此四者善之綱領也孝為德之本弟為德之序忠信為萬善之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則惡矣凡人存心必以忠信為尚苟不忠信而欺詐僞妄則惡矣故曰四者善之綱領也由四者而積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一物不殘一介不苟者此之謂真能積善可以感天地動神明可以長集福祿而無艾矣今之積善者吾惑焉或以齋僧修醮而當之或以登山朝頂而當之或以宰牲供犧焚錫獻樂而當之或以活蟲放生持齋誦呪施茶念佛而當之凡此類者何嘗非（不抹此善極是）善端之發也然而細矣末矣苟於重且大者不知慎重即有仁民愛物一二事皆僞而已矣僞則非真能積善者不真不誠奚能感天帝動神明長享福祿而無患哉今世聞勸善之說者又曰吾貧甚其（行善不用錢此格行世已久）如為善之資何夫人之為善乎必盡需財物之多哉譬若子之於親昏定晨省冬溫夏凊出告反面菽水承歡皆善也此不能隨時隨力而為之乎又如存公正心行公正事道公正言親公正人謙恭慈厚不凌人傲物不淫妬欺罔此不能隨時隨力而為之乎余觀先哲所定功過格中其立功改過大約需財物者不

過什之二其不需財物者什之八奚得靡靡然以為善無資為辭哉吾願人之志善者由本而達末則善成請事而無待則善行矣

意透詞朗想其落筆時直欲提四民之耳動以夜半鐘聲 彪西

英氣害事論

張聯星

夫人之生也不論哲愚咸有一種英氣載之性中貴在善養而善發之果其發之而當也為剛方為果毅為勇敢為嚴氣正性足以敏事而樹功鋤強而禦侮成孝而作忠以之致福有餘此孔子贊乾之剛健必以中正為大耳如其發之不當也為狂躁為凶狠為暴橫為驚鷙不馴至於悖禮而賊義犯上而凌尊危親而辱身以之致殃有餘此孔子惡勇而無禮果敢而窒耳（三項俱以孔子作主）惟君子察其然故深之學問之力藥乎聖賢之教動心忍性變化氣質而以中和之理陶鎔之涵養之時自省察克治而栽抑之矯其偏而歸之正固

或率已徑行焉即孔子所謂好剛好勇必以好學為尚者皆此義耳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正舉英氣而範之道義之中也顏氏子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若是之言其英氣何嘗不勝顧其英氣發於道義中非徒以英氣勝者其後猝遇匡人之阨遂克洞契乎子在之旨而不輕試其鋒也漢之子房錢鎚擊祖龍固猶逞荊軻聶政之雄者英氣太勝幾乎不免其身後幸受教於圯上老人是以忍小忿而就大謀為帝師而成漢業宋之孝肅公迹其生平行事嚴毅峻厲近於英氣太勝者然詳揆之一以仁義忠信為本聰明正直為用饒有神易不測之機行乎其間故能身名俱泰稱一代卓犖

偉異之品迄於今僉推爲賢聖神哲之流亞矣吾願世之期爲豪傑之士者厚其動忍之功殫其陶淑之術祇率古先之型毋諭詩禮之訓善養而善發之其庶乎遠英氣之害而取其福矣（偏字是爲中等人說）程子曰英氣甚害事吾蓋因其說而廣其義者有如此

老頭巾讀之可以知進任後生讀之可以知退只不許鄉愿黨中人借口 彪西

槐阿今年八十有四耳聾日久心聦不蔽所著心聽錄一書文不求匹秦漢意惟欲便雅俗節取三首僭芟技冗竊於與人爲善者共之 丙子春附識

先君制義序

李咸

盈天地間者非文也歟哉觀乎天日月星辰之經緯有文觀乎地名山大川之流峙有文觀乎人君臣令共父子坐立夫婦昆弟朋友之揖讓晉接有文而其間晦明消長而秦而漢而兩晉六朝以迄有明諸子百家各出其心思才力離奇變化與烟雲萬狀波濤出沒不可端倪者同成三極巨觀則皆文之勃發而不可遏抑者也先父應童子試時即見賞識於周萊峰梁浩然先生迨屢戰棘院而北堂之春秋邁矣共菽水耽閒靜留心理學（與薛文清[illegible]許先生同）嘗曰文不過理主之氣輔之辭達之如是焉止矣生平著作甚富不留稿曰身將

隱用焉文之已巳夏初溘然長往（不孝與恫）搜羅博采僅存十一於千百得四書解一部易解一部詩古文辭數十篇制義二百餘首大約得之孩如原舅氏居多則舅氏珍藏功又何敢沒諸限於利貲今登十有二義彖歲之月坿詩彖歲之閏寓四時錯行無窮之義什襲藏之是一日月星辰之經緯於吾家者也是一名山大川之流峙於吾家者也是一經書史冊離奇變化勃發而不可遏抑精英畢萃於吾家者也庶先父往矣其文在其人如在（至意）

仁孝至性溢於筆端披讀一過不禁淚下 彪西

先君制義序

李恒

嘗聞之子不讀父書手澤存也不孝謂正手澤存不讀不忍蓋昔容兩隔欲見無由即結之意想形之夢寐若或見究何所見讀父書一如見父較之虛存於思恍恍而難憑者猶近於實也先父工書法窺右軍元章堂奧獨是性不近名筆不輕走故其跡落落焉然於東皋雪嶽眠雲鋤月之頃亦嘗揮毫染翰任其意之所適而止不孝思集手澤或得諸壁間題咏或得諸翰東往來或得諸峻石層崖或得諸殘編斷簡片紙隻字業已登之冊葉況制義一道先生平心力之所積聽其散軼而不為之所忍而不可為也庚午

冬門對寒流憁羅凍雪竹韵松聲瀟瀟颯颯猶是當年之景色也吾父之釣雪臨流壺觴引酌寄傲松竹間者杳乎其不可復得因思罔極而無從盥讀憁稿理宗濂洛法本瞿唐如睟盤視兒恣其所取不孝(泣下數行)得頻頻拜覽如聽父言也又烏在手澤存父書可不讀乎哉

此即小刻五思集之遺意也當與呂叔簡先生四禮疑一書並傳　彪西

臨奐益奐兄弟曾携乃父因之先生八股制義一冊生平孝友數事求予評定又携祖父祖母遺言乃父乃母遺言兩冊求予品題予觀二子頗有文名其著作甚多略自已而傳先人加人一等矣各錄其一以廣錫類附識

面說

馮雲驤

人之一身秉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兩目兩耳鼻兩孔三偶象坤口與大小便三奇象乾乾下坤上象泰口上鼻下是為人中人中之位在面也人身之尊在首首之用在面故喜怒哀樂於面之容徵變色聲香味於面之竅收功晬面稱於儒者面壁著於禪家面之用亦靈貴矣哉乃有位君子或怒頑梗之刁詐惡兩造之欺誑遂有摯面掌嘴之刑此法不知始自何人創於何日考之史傳無明文按之律令無定例乃相沿遞用習以為常昔唐太宗閱明堂針灸圖去笞背之法天下稱其仁後世頌其德我　皇上以百官

為股肱萬民為赤子善者安全惡者誅殛有重刑有輕刑未嘗許用此刑也上天生人體膚有高下貴賤既已尊之為面豈宜賤之如臀且或臨堂聽訟威怒一時有用至數十用至百數者以致受刑之人耳聾鼻陷目睛突出滿口噴血牙齒飛零嗚呼慘矣奉啓大人君子順天心遵王制永遠禁止亦仁政之一端也謹白

從來仁人君子所未及言者此獨言及之卻是仁人君子之所必當言者文章至此方登作者之堂　彪西

起吳伯輿先生於今日應採入刑戒中　又評

公勸地方修省文　　武全文

伏惟盂邑。風俗素厚。人心素淳。所以鼎革以來。神天庇佑。山城一隅。獨無水旱刀兵之患。天時人事。良非偶然。乃近茲數十年。時移事異。風俗競趨於澆。人心寖流於偽。幾幾乎江河日下。莫知所終。推類備舉。逐一昭鑒。或逆理違天。虧心短行。或滅倫乖紀。背義負恩。或倚勢作威。恃強凌弱。或受賄囑託。顛倒是非。或奢侈驕盈。費用無節。或貴賤長幼。等級不分。或狂悖妄談。詆毀時俗。或匿名造帖。攻訐陰私。或凌傲同儕。欺侮先輩。或縱子徇僕。肆惡行兇。或累債并吞。傾人田產。或設計陷害。壞人身家。或出入衙門。表裏作奸。

或起滅詞訟。饕食里甲。或游手結黨。橫行街衢。或利己損人。把持行市。或窩賭酗酒。陷阱自投。或盜竊姦淫。法網不顧。諸凡機械變詐。口是心非。悖戾乖張。爭強較勝。傷忠厚而長囂風。不可勝數。有一時無知。誤陷於非者。有明知明蹈。不暇顧忌者。有謂作惡為無傷。行善為無益者。首自鄉紳子衿。次及居民人等。均不得辭其責。以是招戾干和。天屢示警。始而水雹非常。庐屋俱碎。既而旱魃為虐。災疫頻仍。今雖闔邑殷憂。祈禳引咎。叨蒙神祐。積青頻彌。而四境之內。和氣未復。戾氣猶存。是天心未克遽回。災咎未易全消。而惕厲修省。曾不宜彼此偶疎。旦夕少懈也。無已。則屬一邑之眾。家傳戶諭。永矢於無斁曰。天道不可誣。神明不可欺。凡我紳士居民人等。自今以後。務期洗滌肺腸。痛改前非。務期常循天理。恪守本分。務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務期友信臣忠。夫義婦順。務期廉恥自愛。名行無虧。務期崇儉黜奢。消愆惜福。務期急公好義。息訟寡爭。務期幽畏鬼神。明遵法度。務期強無凌弱。眾無暴寡。務期小無加大。私無滅公。務期永息刁風。共存厚道。務期奸蠹不作。枝害不生。務期市井公平。兵民和輯。務期不酗不賭。不盜不淫。約舉其要。總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主。從此時時兢惕。事事省存。一人修德。則一人享和平之福。一家修德。則一家享和平之福。人人修德。

則闔邑享和平之福。使此一方人。日漸月摩。風俗淳龐。人心渾厚。養成一片吉祥世界。則天意無不可自我回。災咎無不可自此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云。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孟子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實理實事。古聖賢固未嘗一語欺我。天地神明。固未嘗一日絕我。一日負我也。如曰氣數有定。天道無知。祈禳為具文。詆修省為迂濶。是即招戾干和之尤。天與人並有不容者。願吾儕共糾之。誓之。

陰騭文耶。勸善書耶。維風冊耶。迪吉錄耶。吾心悅誠服。不能辨。不欲辨。亦不必辨也。彪西

皇甫高士辯

武全文

皇甫玄晏先生載在晉史史稱皇甫謐素履幽貞是矣至其以高士繫諸晉於義則未然（以義作忠若自然發論猶平）按漢皇甫氏世爲朝那人自規嵩相繼忠勳懋著累代簪纓不絶玄晏先生固其後裔也先生處晉魏之間遭曹馬更相篡奪自以世爲漢臣義不仕僞坐一牀三十年足不履地（較死於不門不尚新固而坐）可謂不忘漢矣（著加二字）玄守諸論屬詞見志矯矯乎與後此陶靖節歸去來辭之指相符（好客）當日史氏景其行崇其節不及追溯前代乃以謐爲有晉高士嗚呼是豈先生終其身玄守本志乎朱紫陽綱目一編繼春秋而作嚴統紀正名義於陶靖節書晉處士陶潛卒

後人題之謂深得春秋之旨雖聖人復起有不易者由今考昔玄晏之於漢猶靖節之於晉也坐一牀與卧東籬出處固較然無殊也而書法互異何以服高士之心爲天下萬世昭大義立大防哉今擬倣晉處士之例書卒於冊毅然以漢處士稱則名與義皆合不獨爲皇甫氏奕世稱快而後之讀遺史者亦於此知所風矣文字僅三百有奇耳千古綱常名分關係在此水不在深宿龍則靈此物此志也　彪西

高允恐負翟黑子辯

武全文

初北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上受布并州事覺著作郎高允教以實對黑子不聽遂見殺後允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因允侍講日久見帝言國史皆浩所爲請貸其死及問允允以實對帝稱其直赦之他日太子讓允允言臣與浩實同史事苟免殆非所願退謂人曰我所以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讀史者曰忠直如高允不匿短不欺君凜凜乎可泣鬼神而貫金石凡爲人臣者當如是今曰恐負翟黑子是信友爲先忠君爲後以小信掩大節也不然則鑒前事之失而倖冀免罪也使當日於史事被收

之先無翟黑子之事將遂奉東宮指導不奉東宮指導可倖冀免罪將遂矯情以要君爲高允者何以自處抑何以處君臣之間子朱子又何援古立訓編入小學外篇爲後來作忠者勸君子曰此其理固易辯（攄理字作主案）讀者如以辭害意則先儒教天下爲人臣之旨隱而弗彰夫高允之教翟黑子以實對固教以勿欺也教以勿欺固較然以忠教也爲人臣而事其君者忠爲共明於責已而昧於責人猶可言也責人則嚴而責已或恕寧可乎高允之意若曰吾負吾君（通儒名論）是負翟黑子也吾不負翟黑子是即不負吾君也吾負翟黑子是不信斯不忠也吾不負翟黑子是信於友即忠於君也忠信無異

理獲上信友無異道允也以責人之心責已以信友之義事君庶幾乎不得罪於聖賢矣然則當史事既發太子前此導允後此見譏之頃胡勿以翟黑子事對切具奏直至退後始舉以告人抑又何說曰方高允同太子見帝問以史事據實奏對發於至誠初未嘗憶及翟黑子事也後此太子見譏據實回答發於至誠亦未嘗憶及翟黑子事也逮罪赦事定退而追思往事乃深自慰解曰此其事正與遼東公翟黑子同明於責人昧於責已之謂吾知免矣推此以言孰忠孰欺孰得孰失翟黑子以不實對被殺高允以實對蒙宥君誠不可欺也即翟黑子一（折更快）不以實對僥倖全生高允以實對

弗蒙赦宥君寧可欺耶余故曰高允恐負翟黑子一言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史臣立言自有本末朱文公編入小學外篇非無謂也

千轉百折吹毛求疵總要逼出不欺君一片心腸　彪西

徐節孝辯

武全文

宋儒徐節孝先生積行遇石不踐終其身不用石器以父名石故也或曰孝至此耶唐李賀舉進士時論以類父名爲非韓昌黎辯之既詳今曰父名石不踐石不用石器使父名土遂不踐土甚則父名粟終身不食粟父名水火遂從此不生活有是理耶聖人言孝惟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舜格頑禹幹蠱武周易侯而王至今赫赫以孝稱不聞其以不踐不器爲孝也以不踐不器爲孝孝斯陋矣君子曰不然孝植於天不可強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情理偕至）一言焉不忍忘一行焉不忍忘食息寢處胥此物胥此志也

積如是是可觀孝子之用心矣行與器小物云爾而必拳拳焉志惟謹況其它耶故以徐子之孝詔於人曰是爲孝必如是爲孝是以小孝教天下也以徐子之孝詔於人曰是非孝如是而非孝又將以何者爲孝耶嘗考昔人孝行所著如刁少雍之不食羊肝張根之條聞雞聲鮮于文宗當種芋則嗚咽薛元超對磐石則流涕皆與節孝先生之至情前後相類而親受孝經首以孝見推於聖門者莫如曾子孟子云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夫羊棗與石等不踐不器同於不忍食噫不食羊棗非孝也不忍食猶不得爲孝耶

破迂儒之論開仁孝之門一字一縑　彪西

聞詬說

武全文

今日儒者終其身在窮理講學中而此不加省彼不加察責諸人則呶呶焉返諸己則貿貿焉究其實與盲人俗子毫無聞見等有鬨而詬於市者甲曰爾無天理乙亦云然甲曰爾欺心乙亦云然王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聽（即伶人數層卑上之帽）無忽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學諸曰而不聞其語曰天理曰人心學舍此更安講耶曰既學矣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返諸己故也噫悠悠斯世智愚殊形心與理有不同然者誰撫衷自問孰有孰無能不自欺者幾人哉爲因詬者偶然之言引端以喻曰人苟反躬內省不悖理不違心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是非得失鑒觀不遠大學格致之方與中庸省察之要胥於是乎在矣豈必嚴師在前良友在後博取古今聖經賢傳名儒語錄手傳口授今日云循天理明日云求放心然後沾沾然號於人曰講學講學耶陽明先生所以詔弟子者悚然可聽毋習矣不察也

擧目即見隨耳有順置此文於天泉之側應使緒山龍溪輩相視而笑　彪西

生息說

武全文

章楓山先生家世清白猶子拯官至司空清操與楓山等致政歸得餘俸四百金楓山先生聞之曰汝此行作一場買賣歸大有生息拯（說慚字猶是不失家教）有慚色君子曰宦途非買賣場也仕宦人非商賈也乞墦登壟孟子羞稱而今之博科名膺圭組者一入宦途較職位之炎冷計境地之肥瘠惟知求寵利潤身家是務問以朝廷設官分職吾儒居位行道爲何事則漠然不顧嗟乎習俗相尚行同商賈聞有以無生息爲慚者矣曷嘗以有生息爲慚乎前輩清白如楓山先生若而人義嚴一介近今固不可多得即猶子拯之欽承家範翻然自愧亦幾幾乎難之余乃代爲解嘲並告當世仕宦人曰人臣位至司空秩不爲不崇祿不爲不厚餘俸四百金猶有慚德覩歷官所至滿載而歸旁及方物寶玉靡不羅致以此爲鄉黨隣里誇羡甚至（今之所謂民賊）貪得無厭搜括地方物力剝削民間脂膏充囊溢篋尚自謂所獲無幾者其本心果安在哉

一以當冷吹一以當怒罵予曰只是欲喚醒一副貪心濁肝　彪西

還金錄　　武全文

嘗聞先恭人言先公壯年遊北塞一醉弁領餉歸過旅舍遺囊金
而去及慕獲囊撿之約盛餉金百餘兩旋封如故嘆曰酒能誤人
如此倘落他人手若危矣吾不以若千金陷一人性命是夜卧不
安枕晨起馳入市訪失金者俄至一酒肆人音鼎沸趨眎之見主
人呼天仰泣揷血爲誓而前醉弁引十餘走卒怒詈曰囊中物我
所領軍糧也衆倚爲命昨醉遺於此若匿不吐誓與若不俱生旹
衆口喨然貪爲弁憤懣不平而主人有寃莫白先公直前呼其人
云事宜緩過急則獲金者疑畏不敢應隨索紙筆命備書失金數

目曰請代爾取還原金其人忻然書之主人並一時觀聽者皆相
顧錯愕不解所爲先公覽畢對衆曰原金數果符非謬也因謂前（還金雖偶然作用却大雅）
弁君昨醉金實遺我所何不自憶在此誣執平人乎於是酒主擧
手加額如釋重負有衆讙然羣稱先公長者先公不顧手攜其人
疾至寓出原金如數還之失金者驚喜過望請分金以酬不許無
已則感泣下拜不許曰君自失金金自歸汝於我何與終身對人
絶口不言其德先恭人曰乃父生平積善還金一節亦事屬偶然
非有心爲子孫樹德也然所以遺子孫者爲已至矣小子識之余（謹無先人雖無後裔不可不思）
不肖敬應曰諾錄此勉圖祇適毋忘前人之令德並勗我後人

旌義錄　　武全文

（予里鄰師孔十年前還金之事予亦擧而以獎）
崇信郭睃里收頭解糧之郡遺囊金於路里民趙承彥獲之慨然
曰私匿亡金非義也損人所有以自肥非仁也不仁棄義不如求
其人而予之行至縣衙忽失金者涕泣而至詢其實立解囊以付
無德色於是旁觀者皆以承彥爲見利不忘義而白其事於令余
聳之擊節稱嘆曰古者盛世路不拾遺外户不閉是之謂大同亦
越近代有召子予金相讓久之者至今傳爲美談曰人皆可以爲
堯舜盍觀於此而知之崇信陋邑也余恐其俗淪於偷每向士民
諄諄以敦禮讓爲言不謂里民趙承彥乃能臨財不苟輕利重義

如是是猶有古長者遺風使一邑之內盡類是人效是事何荒陬
僻壤不可化爲禮義之俗而唐虞三代化行俗美之舊遂難再見
於今日也昔人云有一善則從而賞之嗟嘆而樂與之則民知慕
而善人多其特加旌表給以義扁爲斯民之好義者勸
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古聖人勵世磨鈍大作用在此　彪西

述知錄　武全文

平涼窮瘠崇信爲特甚方全盛時編户共四里里民不支半以其地投充入宗藩國稅槩不可問以故歷來有司無一獲陞遷者明末寇災相尋城市蕭索四野丘墟幾於無人無土無已則幷四里爲二里舍舊治營山城半壁依壘以居計其糧僅千餘石孑遺則三百餘丁而已宰是邑者時與鳩形鵠衣胥役十數人攢眉束手相向無聊抑何敢復以出頭爲望乎余於丁亥釋褐筮仕茲土上首爲地方受累被劾羈留即縣尉亦然愀然曰此前與後見在榜樣也努力荒城拮据經理艱苦備嘗者有年僉直指蔓齋盧公巡

歷平涼察得下吏積瘁特列剡章曰長才清節惠心實政無有如崇信令者或賚緣欲以他令易之公正色曰栽樹必桃李荆棘何爲且逾格獎藉手札慰勉云頃按臨知崇信之苦一至於此然今日之官於秦者何地不苦惟門下耐心做去天道自有平等之觀（廣世金針）廟堂自有酬勞之典正不必鬱鬱以久困爲慮也余讀之益感激自勵治殘邑六年有半頗自信生聚教訓成績有可觀已而遷刑曹去繼此者一以那移賀軀一以不及降調余乃爲感慨今昔竊幸無罪曰吾庶幾前後得爲完人乎毋憶及窮荒知己如蔓齋盧公誠近今所罕覯手諭數言不獨一時足昭感勸凡作吏者所當永奉爲箴銘無斁也錄其言欲置座右朝夕省覽且使人知天下無不可處之地無不可爲之官畏難苟安則日見沉淪銳意振作則疲癃立起天道與人事固有相成不誣者幸勿以偶然忽視之

一生清苦溢出筆端當與采寧于清端初任廣西羅城時合爲一傳　彪西

原缺

與楊輯齋丈人書

武全文

久不晤足下。嚮往殊甚。賢嗣來。知以小人狎侮。鬱鬱乖和。益復縈懷不置。令先人倡明理學。敦崇古道。爲一時士大夫宗。近世所傳如婁公之盛德。蔡正之雅量。與張公藝百忍。皆自聖賢祀而不校中來。足下豈不熟悉聞之。何不善排遣至此。竊謂人生處世。如虛舟飄瓦。覆雨翻雲。變態本自不測。如必謂我守正道。安本分。人遂與我相安。無一拂意事及我。此情勢所斷不然。亦事理所不盡然也。但須時常履坦。以中庸無入不自得爲法。則順逆舉可一視。文王箕子。以及宜尼。處憂患而綽如。良有以也。況以我大度。視若所爲。仍是以好事及我耳。足下山斗名裔。胷期何等超曠。豈宜以么廝子小忿。芥蒂於中。而忽萬金軀哉。凡事惟平心以思。則一切怨尤無不渙然冰釋。並勉強排遣。亦竟無所用。不則皆容氣爲累。非吾徒所宜自待。即非所以待天下人也。不侫自髫年受經。備經動忍。自謂於聖賢持身應物道理。窺見幾分。不揣狂瞽。爲高明解頤。一見如呂伯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語。憤懥一旦全消。則甚善矣。千萬珍重。鄙言不再。

（一生受用不盡）

輯齋撫枕披讀。霍然病已。後此時置案頭。旋讀旋快。因命曰冰釋書。自記。不作緺眉事。任他切齒人。如此心胷。天空海濶。彪西

書先人田册後

武全文

不肖筮仕鵷行。陟刑曹。巡關西。歷宦幾二十年。先大夫家居朴素。克勤克儉。不少作世俗豪華態。宜乎豐殖田產。過中人數十倍。今細閱前後手書遺册。薄田僅如許。噫。何少也。雖然。由今憶昔。先大夫萬曆年起家。有田數十畝耳。及崇禎末。增田若干畝。則已足矣。鼎革初。爲田不過二頃餘。自不肖釋褐後。到於今。增田若干頃。則已饒矣。（已足已饒想見君先世黃休風）豈必連阡陌。擁膏腴。溝洫相望。然後可遺留子孫。詡詡然鳴得計於閭里哉。語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余不肖。竊以此自慰也。又曰。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惰。余不肖。竊以此自慰。且以此爲善後計也。

世祿之家。田連阡陌。固屬可厭。然有藉之者。因遊宦而蕩盡先產。恐亦不可爲訓也。先生釋褐到今。增田若干云。已饒矣。此等議論。方是中道。彪西

薛文清公行實跋

魏珮

夫正學之在天下也如日月之經於天如河嶽之麗於地如布帛菽粟（取譬於雅）之用於人誠一時不可外一地不可無者也好奇者不貴日月而貴景星慶雲不貴河嶽而貴洞天福地不貴布帛菽粟而貴金玉珠寶夫景星慶雲洞天福地金玉珠寶非不貴也然使無日月之恒運則雖景星慶雲之日出而天運息矣無河嶽之大觀則雖洞天福地之徧布而地道泯矣無布帛菽粟之生養則雖金玉珠寶之山積而人類絶矣世乃不此之務而彼之騖不見其惑乎珮嘗謂此道之在天下必有權輿之於始必有開繼之於後必有躬行實踐之一人以體之於身必有刪定表章之一人以傳之於世則此道始大明而無息山右自中天起運聖聖傳心西河割素王之席龍門續經史之傳家濂洛而人關閩固自不乏而求其得真銓衍正派（點）必以薛夫子為宗夫子生理學中絶之時獨能闡西河之緒而得其菁華振龍門之響而規於正大謂非盛德之至哉時當春秋去古未遠學士大夫猶知以禮淑身以道範世西河氏又得聖人以為之依歸其權輿斯道於一隅易也尚不三五傳而已有儒墨之分龍門生分裂初合之際獨能步驅東魯規恢制作開繼之功亦不可泯但元經上擬麟筆中說直逼齊魯較之綱目不敢上接獲麟其用心固有間矣獨薛夫子用心於內認性於天不肯波靡凡俗不敢唐突聖賢使後之人隨其步趨皆足以力學而有得謂非躬行實踐繼往開來為功於聖門而接古今聖賢道傳之統緒乎苟不叙其軼事録其遺編則後死者何由觀感而興起此刪定表章之必需其人也娄山范夫子用心於斯道表明夫理學種種著作無非羽翼往哲光昭來世（羽翼光昭子不敢當刪定表章子不敢辭）其於薛夫子猶其所尊慕無已者故既刊其讀書兩録河汾全集復取其從祀始末彙為行實録三卷附之以年譜一卷刊而傳之而使文清公千百萬世之尊崇七十六年之行實悉大彰明顯著於斯世是又為文清公之功臣矣珮既承夫子之馭受而卒業不揣謭劣僭跋一言於篇末庶使天下人共知之曰山右正學之傳權輿者西河氏也開繼者龍門王子也躬行實踐繼往開來者河津薛夫子也紹其統緒刪定表章者娄山范夫子也謹跋

老實文章當與河汾全集為一派　彪西

禪隱山松記 節載句

魏珮

禪隱山崟多松云其勢有直者曲者稚者齒者走者峙者人立者偃蓋者矗如其上者虹蜺相薄者局拙者蜿以蛇者跡而蹻者寀若而加濃者其形則又若跪若坐若遠望若雁行若並肩若舒翼若關若結若飛若舞若布棋枰若羅星宿若劍戟之相權若旟旐之鬭亂故土人取其近似者而名之曰長老曰羊角曰大夫曰龍爪曰虹影叠大小數百餘株而各有其勝焉郝子貞生告予曰予計此山之木而得十四種焉有檜有栢有櫟有槲有樫梨有楊柳有槐有榆有桃李杏等而松惟最予答曰山無松則峯巒不顯

松集衆木則精氣亦孤故衆木所以綴松而松所以表山也無此則清賞之士有避而不齒過而不留者矣惟其有之故達者喜其標清者欽其絜行者庇其廕樵者資其材即貪鄙者亦把其所有以興柔順而禪隱於是乎不泯泯所謂相與以有成也郝子曰有是哉松之有於山也亦滋久矣山之閱於人也亦已衆矣或表其物色或紀其興廢或談山水之奇或侈遊覽之樂未有特記其松者今茲之遊山林其起予哉可以記矣爲之筆

一松耳有曲有直有跡有寀同生一十四種而松爲最可想和而不同羣而不黨之意且能相與以有成也可想有用之材愈於河干之楫之意取譬不遠觸類旁通無徒於錯落中羨古致也彪西

上范老師書

魏珮

前具短札呈進未得吐胸中欲言中實不憐門生之欲侍教於先生者非徒然也念此身放逸日久不能自爲拔擢前讀薛夫子行實錄別有詩始知從前認差徑路將四十年髮白顚禿之業誣擲之騷風弄月之間良可治歎今欲救正念非下學不能而下學自靖者四事敢呈之左右一慎檢身先子在日以慎修名齋平時之庭訓易簣之遺言無非以慎之一字爲諄諄先子見棄不肖時方童年遂爾縱情詩酒日事傲逸自號曰逸菴又爲逸菴自傳敗名傷教玩時愒日真有如文中之責五斗者自揆侍後見師範粹精

舉動不苟始知彙者之爲流於匪僻今將逸菴傳焚棄改號慎軒以謝先人於地下但恐立腳不定久久復形故態不知先生何以教之二正學業生人在世各有學業儒者學業言行而已然無規矩準繩從事於小康曲謹解語膚詞皆先正所謂市道所謂苟作也門生束髮稍解讀書泛濫於諸子百家旁涌之稗官野史雲霧既深晦蝕日甚以致言雖世俗行超卑下今欲歸正又恐流入旁門前讀大列目錄內有涑洏纂親讀書兩錄真可作指迷津梁尚期他日一爲卒業以啓矇朦三勸述作士生天地之間惟倫紀可以束身典籍可以娛目料㨨然衣食卒無事事故爲天地中贅疣

即寄身典籍畧無表見亦書籍中蠹魚忽自丙辰以來從事於此有詩選指南(小傳必核書之)感應篇抄定三才名物要錄本縣人物紀畧數種初亦覺有關發今視之悉皆塵飯土羹故不敢請正於大人長者嗣(讀此始識予為同心人)成陰騭文抄定魏氏家譜續本雖屬正業亦無補於人心世道今續訂鑑古治統錄一書以任賢制用田賦學校禮樂刑政賑貸災祥八事為經以五帝以來下迄明季君臣事蹟為緯中分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二類又以鄙意為引結論斷務期有裨實用但篇帙頗煩不能猝就大約在明春春夏之交(有志竟成)質成此之後又欲為三晉正學一編三晉文獻一編不知能如意之所期否四閒孝節天

續畫棘編四集五卷　蔚英

經人紀(與予師意錄意同)忠孝傲成淑世勸人闡揚第一皆不可任其沒沒也故明以來國史雖有蒐羅大約散逸者多亦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不幸也欲取自明初至　本朝忠孝節義之人或合傳或分傳合成一書雖人微言但不足重輕亦以盡愚心之耿耿也以上四事千慮一得今以質之座右倘若不繆祈賜教益庶幾失之東隅者猶可收之桑榆也尚有欲言楮墨不盡臨穎曷勝悚仰之至

合近思雖閒兩錄而成文卻無優孟兩錄一字此書東之有關係者。丙子大比予攜幼子童孫應試萬為徵收三晉文獻而出也寓左魏德卿先介寓主田廣文蒯予次宵手抄陰騭文跋解數萬言沁人心脾予既心服舉動之不苟矣既而來謁進退巾禮則後又以先人著作來質宛然孝子正學可與進也錄此以堅將來　彪西

制行解

魏珮

吾儒制行必表之聖人然聖人之行無不可學而在吾人則不可有輕於學聖人之心如無可無不可孔子之行也故可以為行可之仕可以為際可之仕可以為公養之仕先儒謂之太和元氣風雨露雷無不可自我操縱之而各得此制行之最貴者也吾儒學之不謂之匙道趨時則謂之和光同塵矣居仁由義孟子之行也故能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先儒比之太山巖巖謂其英氣勃發有壁立千仞之槩不可向邇此亦制行之最貴者也吾儒學之不謂之傲倪不屑則謂之隘與不恭矣然必

續畫棘編四集五卷　斎芸

如何而可亦曰學聖不得必由學賢而入學賢不易必從前儒之制行而入制之云何制其交際往來之私而歸之於尊德樂道制其乞墦貨取之私而歸之於禮義廉恥不受人鄙亦不受人憐不為過中亦不為已甚持身以伊川為法接人以明道為歸苟不兢兢於此漫謂聖人所為無不可學不慎持夫廉隅而希志於通方不酌中於道德而矜持於崖岸則通方之弊勢至於卑污崖岸之弊頓流於客氣則害有不可甚言矣蔡虞齋曰處今世有多少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虎谷曰此蓋魯男子善學柳下惠法也欲制行者尚其於二先生之言三復焉集制行○學不躐等　彪西

自述　　邵嗣堯

邵嗣堯字子昆世居衙氏之智光村曾祖士元徙居北大陳先封翁諱國昇字熈宇因之先封翁三子長宗堯次先兄庠增廣生諱憲堯字子衣又次舉不肖問之卜者卜者曰此甲科中人可善視之七歲同兄子衣入學讀書無所苦一老生過之指庭前樹曰樹生芽能對乎余應聲曰麥吐穗各舉所見言也老生喜曰此兒殊異他人吾不及見其成也既為庸師所誤年十六尚不省文事歲丙申同兄入城受業於文敬公之門居無何語人曰此子可與言斯道及講周易先兄於師說纖微必記同學諸子有遺忘必就質

焉先生曰吾易之傳其在邵氏兄弟乎戊戌兄游類癸卯巳酉領房薦為主司所駁歲癸丑終於內寢文敬先生手誄曰吾門誠靜廉慤如子衣者指不多屈遂爾長逝天乎人也何尤余辛丑入學縣府皆冠軍未經歲試癸卯與鄉薦庚戌成進士其甲辰丁未下第時有泣下者同行勸之曰子昆獨不下第耶為人務尋樂處余曰有意尋樂終須不樂甲寅部檄至催謁選告病二年丙辰秋泣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任三日入府謁青州道張公諱能鱗曰貴治有盜案歷兩官未結本道現住俸貴縣新發於硎必能獲也問逸賊既久焉能便獲張公曰賊現在但前官不敢過而問耳余問其

姓名遺址遣役連夜出青州城門一時獲九人蓋彼各有窩宅方觀望不知吾捕之速也中有一賊名泊二賊首為之解脫曰諸人不枉惟泊二非真真者乃伍中家橋言其年貌甚悉余單騎下鄉捕獲時泊二為人傭工其主母力辨其冤同里人皆力辨其冤余乃另縛一人至與賊首辨賊首堅供曰爾真泊二奈何使平民代汝死余曰爾誤矣此我燈夫王埋也賊首乃吐真情太守崔公諱俊白其事於撫軍趙公諱辭星趙公語兩司曰此令頗有恰聰明是歲奉有出首隱地六百頃不論俸滿即陞之旨臨淄隱地最多兩余不以報太守差人守提曰他縣皆有此縣何得獨無不獲

已報三百頃太守曰當不止此余曰自順治元年至今臨淄知縣有一不為錢糧不完去者乎太守曰誠如子言余曰現在之地年年不完則地瘠民貧可知而又令其出首行無了遺矣太守曰似爾存心真所謂為國為民者丁巳秋八月十五日牛山下温泉閘在有明三百年開二次每次不過月餘戊午春三月余丁父憂去泉始閉辛酉服闋補任直隸真定府栢鄉縣到任甫三月有盜燒殺人失主秘不報余親下鄉驗之賊無當場獲者群以為不當報余曰噫勿乃為賊請耶即日報盜案隨寄訪從前有過犯是夜不在家者三日而盜首斯獲至第十八人供出窩主為趙州快手以是

趙牧寄囑諸賊覩屬訟誣良爲盜真定府批真定知縣徐公諱王駟審各賊俱改供最後解一巨賊張霍樓至曰若輩欲反招耶向聽我言不近栢鄉境焉有是耶諸賊俱服因詰前訟誣良者一賊婦曰趙牧教我爲之自是賊歛跡先是栢有千金渠失其故處疑即千槐二河河無水每西山大雨則水流三四日夜可灌民田余製木樁數十隨河身窄處插之令兩岸有田者自壅河堤試水後水發果可及民田乃於署臨城篆時捐金七十作石堤十一處其閘板則官路枯樹爲之撫軍清端于公聞之召至保定府曰趙牒有具呈開滏陽河達於獲鹿者汝能興水利可爲我往觀出守巡兩道執余手曰此工成立薦汝矣余至樂城鄉民遮道稽首曰康熙十七年曾動此工旱則先乾澇則傷田無益徒苦吾民耳余曰撫軍特令我與爾民商議可行則行不可則止民大悅余據民言詳覆其畧曰勿論此河必不可通即令可通則舟楫之利富商受之而挑濬之害窮民年年受之矣凡舉一事必因天時順地利度民力量民財察民情五者缺一不可行也詳報清端公稱善方攝篆臨城時有殺二羊客於秦家庄者在唐山境內移尸栢界撫軍于公批該縣素稱明敏一方依賴何必與尋常較是非仰作速緝拿勿使死者啣冤地下時賊逸月餘余書聖賢城隍神位及死者

姓名於書壁日夕焚香禱之一日早聽起耳畔聞呼彭三元外傳拿獲弄猴人王定因詰定何處人曰元氏曰現住何地曰彭村問彭村距秦家庄幾何曰三里余曰是有鬼神爾當實招定曰殺人者秦尚功父子也隨於尚功家得斧二柄血跡宛然因以王定三人解赴撫軍同兩道覩審三賊不刑自招既而秦賊以計脫後余署唐山印務復拿獲秦尚功父子詰之不服余曰供汝父子者王定也尚功問王定安在次日而王定牽猴至矣余問定何來曰知公來此必究此案耳既見秦尚功遂各服辜時紳民各以旱爲言余曰視余審尚功父子當天當雨不當天勿雨是日大雨如注後以不善逢迎失巡道意且順德府快手查兩有所需索余薄責之解赴本府本府夾訊越二十五日斃命而予遂以酷刑揭報矣院批保定同知汪公諱攀高審理兩原告各力辨余寃格公曰信如子言得非我錯參耶汪公曰憲台能自檢舉方是大賢格公撫胸曰我誤聽人言參一賢令適魏敏果公巡查直隸地方見栢人家尸而戶祝之且遮訴於道敏果公面詰撫軍巡道曰邵令初任山東賢聲素著今者栢人愛戴若此何辜而革乃職兩人面相覷各不能答比入真定境撫軍言於隆平令張公諱湛曰爾山西人耶爲我謝栢令我爲人所誤耳幸勿辨敏果公亦語張令曰撫軍抱

懋已極語邵令勿辨也」丙辰秋九月遊江南東過揚州宿仙女廟
夢先太孺人語云母以見出門之日亡詰旦北歸江太霧有白虹
見十月初五日早行亳州江岸上江出雲有氣如輪五色燦爛如
佛頭圓光照人如鏡行數里乃散及抵家先太孺人病月餘矣又
二十日見背」癸亥冬 聖駕幸霸州問循吏於撫軍于公公舉余
名以對 上問今安在曰革職去 上諭即補清苑縣知縣縣為
南北通衢往來大差住民店民苦之余為捐俸修金臺驛館民稱
便撫軍于公為文記之」後歲歉有士子具呈謂有富民積穀當令
其賤糶不則令其貸之民間俟年豐後還者余詰其人曰爾為寒

士自應云爾但爾地風俗不知積穀今遇凶年使積穀者得重利
則積穀者多矣若從子之請則積穀者為罪人而爾等不積穀之
家反為有理人矣再遇凶年誰復積穀惟有相率而餓死耳其人
慚去次日有生員殷霦具呈願捐高粱五石賑濟饑民且曰生員
久有此心但所積不多恐不足以應求者昨聞公言積粟者得安
枕矣今茲捐粟出於誠願余急下堂優禮之為言於撫軍旌其門
後捐粟者日益衆計義商善士共捐穀三千石捐銀一千二百兩
是歲民賴以不饑」冬奉 旨發帑金三十萬賑濟直省余分宜府
四處至則問在城各員散銀便散米便皆言在倉老米二萬石原

係備賑蒙古若動支此米則官民兩便而宣府所屬共報二萬餘
口余曰若過查則饑民且死盡矣即日南望焚香謝 恩開倉令
年力精壯者來老幼男女不許出門有遠在二百里外者余差的
當百戶招之有謂戶口宜減不宜增者余曰 聖天子發帑金以
賑饑民而我輩減口以報非 聖天子意時有報名在先而凍餒
死道路者百戶謂不當與余曰彼死於道遺寡婦孤兒奈何悉如
數與之後數日饑民擁至余令每屯各書旂一杆使百戶領之呼
某屯至然日散不過八百人余乃開四廠置八斛大小籌各四百
每一大口一大籌一小口一小籌余呼名給籌隨查富民之冒領

者守備汪公諱元功及各把總按籌給米日可散二千餘人凡二
十日告竣庚午 上問九卿科道外官應行取者在朝諸君子多
以余名對」 上諭行取入京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月餘以在家候
憑事啓奏 乾清宮奉 旨爾部會同邵嗣堯議奏後以平糶倉
米啓奏 乾清門部覆無庸議奉 旨斥還再議究依余疏行」辛
未二月蒙 欽點會試場內監試事竣以流徙贖鍰事啓奏 暢
春苑 上面諭這本說的是隨奉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之
旨尋以直隸守道缺員奉 旨這員缺要緊着邵嗣堯去次日
上面諭九卿云邵嗣堯不是外轉他次日再蒙 上諭如前赴任

後設復來亭於金臺驛館散米民間越明年孺人亡有勸余續娶者余曰吾年五十三兩女已嫁大兒年十五小兒年十一所不欲再娶者以有知之兒呼無情之娘為痛耳後余得嘔血症告病詳上撫軍郭公不准行次年春蒙　上諭着邵嗣尭前往會同料理時九卿議襄陽運米故也時二月二十四日自保定行抵襄陽至西安見總督佛公議停運既復自西安至襄陽作米家菴記入郡志又自襄陽至河南荆子關秋九月　上念民運維艱　諭令停止季冬抵保定今歲春奉　旨特簡提督江南學政余念才不踰中人而平生讀書又無幾承煌煌　天語焉敢負之故衡文必

手自披閱有以取文當合時尚而兼以節勞為言者余曰嘻近日作文書趨詭僻而人心風俗亦遂因之余之所取必光明正大之文恐假手於人未必似我盡心耳秋七月二十九日試江寧蘇松三郡畢忽得瘧症寒熱無時百藥罔効支離床褥已逾四旬余自料無復生理而恐兒輩摭拾古人之嘉言善行為余行述也因自志焉

附鄭方南所作誌銘祭文（鄭諱昱湖廣人庚戌進士歷任刑科給事中）

五十五歲甲戌正月奉提督江南學政着邵嗣尭去之　旨先是上諭廷臣曰如邵嗣尭陸隴其做學道定是一不賣秀才者（伍似不可知）五月十三日到二十一日校試江寧於句容次按崑山試蘇松二郡無一息之暇八月十九入江陰已抱病二旬矣走字召昱至署九月十三日具疏乞歸十六日六脉俱伏十七日脉條有條無是夜自作遺疏謝　恩（然於人謀多矣）兼條陳三事一天下三教堂以孔子位次佛氏之側大非我　皇上尊崇孔子之意請飭有司將孔子迎入社學佛像移入寺院其廟專祀老氏一生員三十年方准告項之例然有五六十歲始入學者請飭學臣親驗眼花手顫即准告項不必滿三十年之限一文風爭尚詭僻人心陷溺為甚請飭學臣取光明正大之文庶文風正而人心亦正矣官臨淄時邑有朝山香會其

降神者以大鐵釘貫其兩頰金鼓喧迎勸人施錢公曰每歲効尤則傷其面者多矣遂登山會降神者自上而下兩不相讓公詰之降神者曰我奉祖師命教人布施公曰我奉上帝命教朴責汝遂杖侍郎念東高公（諱珩）微服往觀嘆其神明令清苑時析獄多神奇有謀財而傷其命者以無証狡辨公曰爾謂無對証耶命隸卒出大門外招鬼魂來隸卒入有陰風飄然所至似覺於謀財者之側彼即自認不諱此包公之名所由來也　右墓誌

十七日謂昱曰我校試三郡（四方不屬不施）一塵不染自到任迄今一切食用盡取給於學租今應發應存者共二千六百金子其為我求貸少保

公想自憐而允之 右祭文

附生卒

生於崇禎十三年庚辰閏正月十八日丑時卒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九月十九日丑時享年五十有五子二念意

附著述

四書易知解易經合說易知解太上感應篇註釋道德經略解此經解退思堂雜著時文翼豁集諸書行世諸孫載子續重棘三仕一得載予三習語録

附建祠始末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卒本年十一月常州府無錫縣貢監生員丁紹美顧鏊麋天械等有建祠澄江之呈公舉總督撫學三部院即批准行又郷紳夏公霖朱公鳳台秦公松齡高公爾公趙公申喬朱公廷鋐有勸助建祠之啓次年十二月祠成安主共費訖銀二百四十八兩六錢五分各府縣捐助姓名詳見郡公徵信録刻本按子昆試三郡而殁原未嘗及常州無錫乃建祠之舉倡於無錫宜乎夏朱諸公有圖報之思出於未嘗受恩之人真千古難事之啓也夫未受恩而圖報直道公論固不可没即予病樵與子昆雖未謀面夙重其人當初膺司衡江

南之命曾說項於無錫張秋紹諱夏所著有雜閻源流等書秋紹頗信予言倡予和汝不日成之丙子四月秋紹走字告予曰郡祠之成舍親顧儁生諱鏊高紫超諱愈之力居多然則秋紹儁生紫超三人此舉不尤千古難事更不可没與老西

晉洪洞范鄗鼎彪西彙選　沁水受業張繪章𥠇閱

與曹真予書　　姚　櫝

燈下讀共發編至出世為人人成則暢然可廻不則雖不得不廻然未可也竊謂即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義而語尤明顯令讀者猛自警省然取譬之事尚覺未到此科不得中可待來科此選不得官可待下選至死不成人者亦有可待乎且科第不成猶得為秀才舉人求官不成猶得為聽選人為人不成將遂不得為人矣可與並論乎必求其似其懷挾搜出者乎科第不成且併舊有

之衣冠而褫之何面目廻鄉里雖然亦未到也懷挾搜出者猶可含故鄉而他適為人不成者將何適乎是則舉人世極醜之事無可喻為人不成者第廻期迫矣自度未可也兄未嘗以一事之失責弟豈忍弟雖不得不廻終未可乎十年前弟有差失朴兄必正色切責故弟得亟改之朴兄逝後弟不復得聞過弟所以時時哭朴兄也兄愛弟與朴兄無異徒此一節不相似友道便覺有未盡處弟欲暢然廻微兄無可望者惟見弟有不善即不吝叱責使弟得寡過處即兄自盡友道處吾兄弟皆可廻矣是弟所亟願者

一字一汗一字一淚　彪西

告楊寀質柩文　　姚　櫝

維天啓四年歲次甲子九月壬子朔越八日己未忿侍教生姚櫝揮淚陳牲告於新逝賢弟楊寀質之靈曰昔年為先母先兄卄肯之供壽器之需陸續用過宅上三十二金幾二十載矣二月間頼有餘粟買金還弟弟不悅曰兄何拘也朋友之義豈計此瑣瑣弟所送兄亦未如此之多兄加利還我耶還已不是加利益不是力辭不受余亦固讓因置金坐側几上曰莫辭歸取金授我曰方送兄時豈望兄還弟有兄無又何必還余曰弟不望還可耳我不還可乎且幸已有此安得謂無曰兄所有者此耳罄所有還我視我

為何如人不覺色變余不復能強權持以歸告子文耀且曰此金終當歸楊宅今以付汝汝善藏之吾兩人既終汝還汝楊叔之子迄今數月耳弟已記王樓矣余聞訃東向慟哭哭已文耀曰前所藏金可送楊宅矣余曰然命備牲醴與金並陳柩下嗚呼我還金之心即弟辭金之心弟之心已得遂矣我之心可中變乎弟尚體我勿終謂拘吁嗟朴兄已逝弟復繼之相知益寡可勝欷歔謹告

父子兄弟朋友間有因財而參商且爭訟者讀此不知動心否　彪西

明季先生曾同年復元在弘運書院開講吳撫台特薦屢徵不起愚慕先生有日近得薑心推搜出藏本畧錄一斑以砥末流　又識

祈代父病文　節數字

董其恕

安邑縣東孫塢村長留里八甲生員董其恕沐手焚香叩頭流涕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本縣城隍三代祖宗之前曰自古生死雖為定數轉易亦有良術（香松之法以人參天以壽上命）不然無以昭造化之不測人心之妙用也恕父董繼舒今年六十有六所生恕等五人四幼殤除兩衰祖父母大事外終日奔芒營逐無非為恕等讀書婚娶計飲食不得合時起居不避風雨數年來神勞力竭形體漸瘠以故致疝氣之疾帶累殊甚前於十月初八日偶爾眩暈恕等急為延醫調治幸即獲安又於二十日覺左腿疼甚不能下床恕等侍左右衣不解帶者十餘日兩手並裂雙目俱爛惟欲邀天幸以復元也今又於十一月初九日匪但腿未見愈且飲食不貪泄瀉不止數日來神衰氣弱病勢危甚或吾父之命當有如是之大病耶奈近七十歲老人痛恐難當傳曰有事弟子服其勞夫勞可服病何不可代祈將吾父之病移於恕身即至傷骨折腿有所不惜不然或吾父之命當如是止耶夫以吾父生平之苦人所不堪未獲安閒一日而忽乃如是似天地報復之理不足取信人間矣即謂大數已定年不輕假惟願奪恕之壯生以為吾父之餘年也（意到急迫處詞故不得不激）夫諸子中獨恕可代以死長兄長子也任大責重不可代仲兄過繼伯父也不可代吾弟年幼為父母愛所獨鍾亦不可代惟恕所居勢若無用且入庠十餘載生子有三人得代父命豈非所甘然使恕死而父母無所倚也猶或不可今上有二兄下有一弟承歡既有人也恕何不可死哉且恕之罪大彌天年踰三十讀書娶妻養子憊吾父之精神獨多平日不能力耕供職又不能博升斗以養身舉於鄉以悅心是恕乃棄子也死又何足惜使世無年高者而恕獨欲吾父之多壽此固庸人妄想不足聽今觀之吾鄉八十者有人九十者有人而吾父何獨不可乎天地之大也去一人不見少存一人豈見多耶（多方搜求題無餘義）即曰身有大故宜奪其生而父子一體又何分彼此耶今於十一月十五日粒米未進點水未入誠心誠意獨舉香案於當天之下涕泣仰訴和血陳詞伏乞天地衆神鑒察施行

眷望後想出於為子之口却是大孝真情應能感神動天讀此文而不動心者必非人也　彪西

先祖母病篤時家徵君為蔬以代之鄉人或笑其癡請質董君以為何如　范孝泊

代王節婦告賑邑宰文

董其愬

呈為代陳下情乞天軫恤苦節以救性命事嘗讀孟氏書見所載文王治岐之政於鰥寡孤獨發政施仁必先焉盖以四者乃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猗歟王政誠天理之極而人情之至也今愬鄉中有王門李氏係貧人王志英妻英於康熙二十三年物故遺子女甚幼貧困不堪氏矢死靡他堅心守節愬嘗表其門而贈之以（贈聯附後）詞數年來無尺土地惟自食其力間有絕粮時愬乃從而周之故衣食雖不飽煖亦可免得饑寒今不幸天災流行餓殍横野精壯有力男子尚不能餬口四方兇𣦸𣦸一老寡婦乎天台煮粥食人

誠良法美意但敝鄉距本縣三十里距運城二十五里距北相鎮二十里窮寡婦少氣無力萬不能每日就食粥厰也日今母子三人嗸嗸待斃情實堪憐愬一介寒儒素樂施予奈今年自顧不給實無餘力以相周也窮民無告莫此為甚雖愬鄉中餓死者尚有俱屬可惜然猶曰庸人耳惟此苦節風化所關綱常攸賴愬若立而視其死將何以對皇天后土也亦豈不有負天台由己之政乎然氏窮而愬不能救其窮氏無告而愬猶能代為告懇乞仁恩宗師體先王必先之意格外施仁拘本村鄉保諮訪真情急速撥日給米以救苦節之命倘得延至麥間不惟節婦啣結世世即生員亦感恩無既矣

其文其事俱堪不朽　俞邑侯原評

擴而充之真可福庇海宇蒼生　馬衛公原評

附贈聯

無衣無食凍餓不堪風雨夜竟矢死靡他人都笑他為堅執癡女

有兒有女室家要就冰雪中誠一生不二我偏說此是真正節婦

文之不朽盡於二評人之不朽盡於兩聯予何言哉　彪西

上　皇長子箋文 癸酉四月初九日　董其恕

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草莽臣儒學廩膳生員董其恕稽首焉前焚香道左爲叩謝
皇恩詳陳疾苦伏祈再沛　天澤以救殘黎以固國本事竊惟天災流行何代蔑有救民水火必賴深仁故堯水九年聖人有憂傳自古湯旱七載身禱仁聲須到今可知天愛賢主不必盡賜豐年人樂聖君正以時逢歉歲伏以平屬不幸四載旱魃爲虐晉地辜深一時蝗蝝交集東鄰潞府西踰黃河南連中州界北過龍門山統蒲解二州在其中共安臨十邑屈乎內各邑有司掣肘不敢報荒巡行大臣出位有嫌不問敢以昔年流亡之狀備爲　殿下陳之已巳以後癸酉之前雨澤愆期夏望秋而秋猶夏蟲傷疊告蝗生子而子復蝗間有微雨不過數點洒塵常痡烈風每至連旬不已以致野無青草夏秋不登粒粟室如懸罄歲月何能空度個個鴻哀鼠泣誰憐楚女之腰人人鵠面鳩形莫救魴魚之尾斗米七百文粃糠亦得入市斤菜四五分草木不復生芽掃蒺藜而療饑蒺藜寧得多少剝楡樹以延生楡樹能有幾何少壯者糊口四方呼人父母而不應老弱者轉死溝壑飽彼禽獸而誰憐河以東餓屍横野天地於焉色黯慘之北腥氣冲天鬼神爲之夜哭父棄其子夫拋其妻八口人家去五六此莞於家彼逃於外十戶鄉庄留二三食粥男兒緊瞰門躄地蹉死不忍顧逃荒婦女跂山路仰天號泣不堪聞舍家鄉猶敝屣去河南如歸市怨親老而難行委之城市盡作他鄉之鬼（變生骨肉人閒刑休）恨于稚子拖累棄諸道路哭殺無主之兒白面書生各備主朝收暮送紅顏女子自嫁人先張後李（縣爲形容奇窮非以誠致妻示也）雖醫得眼前瘡苦此瘡醫而彼復生即剜却心頭肉奈肉已盡而剜不止賣房典地沿村求售惜無主投水懸梁各尋自盡復尤誰爲民司牧者若置之罔聞（怨有其之意）號天痛泣者實無處聲訴又兼之瘟疫忽發病傷者亦如餓數用席以捲屍尚稱富家土坑而積魄屋爲墳墓故村墟寥落嗟乎煙火望絕十里外人民稀少傷哉鷄犬不聞四境中平陽石太守親來查驗詳察二四處不覺慟地而呼天請命之詳文不堪多讀安邑俞文林捐俸煮粥就食千萬人無如人多而米少凡遇之小民皆可備問揔之山陝接壤晉苦亦猶秦苦彼此同災河東不減河西任彼早報而此終隱故秦見休而晉含寃幸石府尊力爲申請瓷欲棄官而歸（畫法）迫葉撫憲萬不得已始具一詳而奏我
皇上好生如天即沛　特恩於山右愛民若子隨　命借賑于河東移乎粟幾其徵十二都中待斃饑民咸聞風而起舞給之米散夫

銀二千里外食德餓夫俱北叩而歌祝故今日煢煢孑遺未死者皆

聖主賑緩之所生未去者皆　聖主賑緩之所留也蓋已被之　皇恩固已稠極矣然現今之民情猶有可訴者（柳、楊、深、淺、俱、有、形、致、）　帝力同天幸今春好雨數次殘餒稍安　王德挽數喜目前麥長一尺生期有望見梅止渴欲飽粟食於有夏苟延性命先採野蕨以為生但錢糧未完欠者積累三年只因去者去而死者死大半無所歸着今催科（作者注意全在此以後）甚緊徵者並斂一時可憐啟日啟而扑日扑小民體無完膚非不知食毛踐土自當竭力以輸上奈值此血盡骨乾却將稱貸於何

人況晉人財無別出止有力農一事遇凶便難言也農家積不能餘一年止辦一年數載豈能應乎前之有緩原欲待償於後後之所得實難借辦於前又其間造船河津覔工役覔水夫各出公費運米河南納口袋納車子還雇腳夫大同草束折價封銀種種雜徭實難屈指目今右衛之夫役又派平陽之百姓即以安邑一縣（步、緊、三、步）言之數有八百餘名路遙二千餘里算來所費工食將多正項錢糧富歲亦屬萬難凶年豈能辦應且此中逃亡所遺勢皆累現在（剝脉以膏）包賠恐今後現在不支又將效逃亡故事昔歲餓屍堪憐共道存者樂而亡者苦今年追呼難支反說死者好而活者難勢必將前

之生於賑緩者今復死於桁楊前之留於賑緩者今復斃於道路矣此等情形聞之真可太息幾番苦衷說來俱是傷心我

聖天子仁擬堯舜義媲禹湯豈收之年尚且各省蠲免被災之地豈復忍其封納況山陝同災必不蠲乎彼而徵乎此且均屬赤子豈曰秦人孝而晉人逆何陝民逃散中州者給日費給牛種多方招來而不已而存者固無論也晉民苟延故土者（有、所、歸）嚴地徵嚴力役奔走奉令而不遑而去者又誰問乎但民情壅於　上聞自　聖惠無由下逮　臣恕躬被其災親嘗此苦饑餓堪憐不啻水深火熱雲霓致望惟期日照月臨痛民生之不聊哥荒徒甚此一方欲繪圖

而入告　君門實阻於萬里茲蓋伏遇我　皇上千歲殿下天姿玉裕萬邦属心敬承繼道孝慈頌於國中拜嶽封神聲靈震乎四海方入境之三日即慶雨之一犁共稱龍到有水群欣星照福臻駕過此地觀乎風問其俗自諮訪而心傷仁念所發重民依篤國本必詳陳而備告　臣恕草茅愚生不知忌諱竊以天下者天地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也非天地孰與持其運非祖宗孰克創其業又以天下者　王者之天下亦儒者之天下也非　王者不能救其民非儒者不肯言其事（作、形、製、肝、不、能、出、位、有、嫌）　臣今日位雖下士忠豈無心既屬草莽臣固久食　王家之德當言草莽事敢坐視　王民之斃與其恐

取戾有司孰與不忠於聖主與其徒苟默當世孰與負罪於
皇天況河東本神京之右臂且為通秦蜀要地萬不可久令空虛
也故不避死以偷生敢瀝血而陳訴誠以赤子良可憫而疾病特
赤子尤為可憫仁政固當急而患難中仁政更覺當急伏乞速遣
戕
后自爾更沛深恩先免積欠之賦以救民於獻扑可使存者不去而
去者還來再加稽查之方以救民於包賠即云死者不生而生者
猶可不死（編言實事）懲貪吏以紓民憤去夫役以安人心豈不枯魚得水一
方歌再造之恩已死復甦萬代頌重光之德哉將見殘黎安則生

聚自繁元氣可復國本固則泰運日升悠久無疆矣臣若一言涉
虛上有皇天不覆下有后土不載幽有關夫子監察明有
皇千歲電問雖然臣山右一布衣耳何得輕言天下事惟願我
皇上急救殘喘之苦窮黎得保生全然後治臣愚賤多言之罪蟻命
當戮不悔臨筆涕泣不知所云顛倒錯訛罪當萬死稽首頓首謹
以聞上

慷慨數陳淋漓痛快不減鄭監門流民之圖杜少陵石壕之什
也其文氣汪洋如長江滾滾而抑揚頓挫復有波折瀠洄之致
可以徵才可以徵膽 景乾貞先生原評
前歲上兵部索先生書與此大同于既收入第一卷今又錄此
何居前書陳饑饉未陳獻扑詞同而意異各有所注也即使意
同亦備錄以見此心之惓惓而不能已已 彪西

家譜引言 節

董其恕

余家系出萬泉之小槐自始祖諱思文者兵燹來安邑已十有一
世支族蕃衍雖倫次秩然而親疎莫辨宗法不講其何以上尊祖
先下示子弟也丙子歲將告除脩祀先品大人忽語不肖曰吾家
族譜之脩而祖有志而未逮僅有八世之名字存焉而父今病而
不能而盍輯之以了我兩人志也不肖唯唯即搜家笥果得先王
父譜稿一冊借例義未定列傳終缺（據實說來方是子孫對祖父體裁）今年丁丑於族叔家得叔曾
祖孝廉公遺稿且為其子從叔祖應候公所增修者披閱之下喜
不勝言而稽其歲次適在前崇禎之丁丑倘所謂祖意是耶非耶

笑持歸而告家大人曰譜可成矣遂以少時之耳於先王父者再
質之家大人增其缺若干補其遺若干竊謂自出同據終屬恍惚
於是乎首增源本身無定隸輕去其鄉於是乎次增里第分支別
派倫次昭昭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不有世系之可考乎積德累仁
良非旦夕不擇巨細皆可作法不有列傳之具存乎身膺華袞顯
揚前人雖學功積苦而非陰隲培滋則湮沒不彰者豈少哉故錄
科第以云報也矢死靡他比於烈士雖婦德宜然而非志堅不奪
則含藐孤而他適者比比矣故序貞節以表苦也芳名垂史族之
光也則邑誌不可以不詳嘉言孔彰家之寶也則庭訓不可以不

述核實闡幽披文相質攻彼他山永垂天壤欲圖不朽誌表良有
以哉兆域儼然既封且樹顧瞻曠野骸骨允藏過墓知哀塋圖豈
徒然乎至於栝棬有設以示守般薦合時以妥靈而遺器祭祀又
孰非緣情以制者哉余小子於斯舉也頗有苦心録集成帙以復
家大人曰祖先積萬善以成德兒今集衆德以成譜則知吾家本
本相承其來舊矣願我宗人各念爾祖各修爾德爰命豖子藏諸
家笥以俟後人可也

極似潛學編家譜序一十二款各有注意文有真性此類可觀
他作青藍互出聯宗睦族諸詞未免數見不鮮　彪西

昭雪孤踪疏　戊寅依原抄節錄　魏光緒

先皇帝以長君當立何嫌何疑而無端蒸㖃皇孫爪抱空臺姦人
構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内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為
穽驅除既盡醸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挺擊之
謀作矣幸九廟有靈旋就撲滅據其招詞恫心駴目此時稍有人
心請劍殺賊宜如何激乃當事者首捏風癲以為後來脫卸張本
司官承望風指曲意偏護千遮百蓋惟求與風癲二字相肖王之
寀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姦恨不附已置之察典既又負縁中
旨削奪之李傣曾奉堂批駁正黍語於其轉官之日聲言處分勤

令致仕陸大受張庭上疏告變其後庭憂死而大受以大計謫處
此之寀諸臣所繇得罪羣姦始末也今聖明在御恩及林蘂而三
臣去國孤踪未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忿不平也乞勅所司
從公查勘倘之寀等果為法受惡處非其罪當破格優異立賜擢
用以為忘身殉國者勸

又　壬寅

王之寀一事關係國本公論久彰今若再為沉匿先帝在天之靈
必有愀然於心者臣冀蚤結此局為先帝褒直臣為皇上廣孝思
為朝廷持公道也且慈寧召對之時皇上不嘗侍側也當時逆天

之變棄經聖月豈今日而遂忘先帝耶皇上不忘先帝豈遂忘之
寀等耶

又 丁酉

張差一寀當時羣起宮掖御史劉廷元一則曰風癲再則曰黠猾若惟恐不能為出脫地者說者謂萬金之賄賂是有其數紅廟之爪分是有其地千戶陳紀中書吳中彥之過付是有其人以君父之危難為若輩徼利之地若廷元者所謂元惡大憝窮兇至奸當亟加赤族之誅以洩神人之憤者也員外勞來嘉郎中胡士相岳駿聲曾道唯唐嗣美劉繼禮等朋謀脫卸或改抹招詞或抵漏情

續垂棘編四集六卷　十三　五經堂彙選

甲申乙酉之將

餘司寇之堂公然為錢奴之地禁掖之內幾乎成蹀血剸刃之場即與劉廷元等同正典刑亦不為過乃至今未見處分之彈文何也倘皇上不忘先帝乞將姦黨劉廷元等立剝削職仍勅法司從重處分庶挺擊之局結而先帝之靈其慰乎

天青日白萬人共見 彪西

按通志載先生官御史力疏張差東巡按招撫冦孽任太僕爭出牧地撫湖廣計平土司居鄉里練兵築城先生功在朝野大率如此其著述自撫楚奏議以至潞水客譚約有十餘種附記其名企予望之 又識

叙荒紀　周再勳

下民暴殄元氣放乎滿盈遂使上干天怒降之盜降之兵未已也復降之歲即歲矣以至烹骶蒸倫割裂九族詢之黃髮皆曰未之前聞豈非疾威之最赫者乎子輿氏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及叙仁義充塞乃曰此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此之為亂有烈於洪水毒於龍蛇慘於楊墨者矣至宪其撥亂之本歸之正人心夫人心不正天怒不可得而回也且不暇遠引即如餓殍枕籍白骨盈城此乾坤何等時乃有以凶年為樂歲利粟死而金生者幸蓄藥急緘縢以貽子孫而不知（剝心語）皆鄉鄰戚屬之血肉也是何肺腸又

續垂棘編四集六卷　十四　五經堂彙選

如流亡載道銀燭自照華堂易子析骸供給至於罷市甚則祟之發止為繼富之需敖之食亦為奇贏之貨又是何肺腸殀其父可羨子可鬻夫婦可磨牙相向弟兄手足皆可煎熬燔炙推腹而剸之刃天理絕人道蔑矣其宪也況亦不旋踵而亡乎妥王人事弁於下天道變於上彗見霜隕雹飛川竭天雨粟天鼓鳴草木昆蟲之怪異種種疊出故洪範以五事徵應五行捷如桴鼓繇是言之凡此皆人心沴盭之氣所結之影也烏乎正余也力食不逢年硯田既糠粃躬耕復逢耗斁乃身困蠶鹽未有權藉以援天下之溺惟有畏天命憫人窮而已逢萬騎闢闢戶著書自恨聞見不廣爰

述所耳目之者編次成帙皆庚辛兩年事用志一時實錄下不
敢獻之採風上不敢貢於天子亦曰言之者無罪附稗家之後云
爾既成知罪者聽是蓋有不忍言不敢言者但覺蕭索淒涼之氣
迴翔於紙上　崇禎辛巳

畏天命憫人窮是先生全書注意處是何肺腸言重詞複又是
先生畏憫至意喚醒世人處豈弟惻怛仁人之文如是　彪西

著娛齋集先生之詩也十年前從同門呂大呂借觀全書大快
予心小刻晉詩初集所收最多以先生之詩非關世道人心即
係古今治亂與俗手之推字敲句者不同既得先生擇言又借
光於三晉語錄今得荒紀七十五葉真可以補國史而垂世鑑
惜其事與晉詩語錄兩小刻之不類也祇敘荒一紀與續垂棘
類故收於此閒今科解元為先生蘭孫解元公而欲紹衣德言
表章乃先著作也必自先生荒紀始矣　附識

壽孫邑侯序　傅山

吾聞治晉陽者必言尹鐸其后任此邑者無問治否人皆類以保
障謏之尹公豈易及者哉歷千百餘年始得見今邑侯遜菴孫公
公以甲辰名進士來治是邑天性豈弟下車日即教戒叮嚀不以
搏擊博聲稱未踰月晉陽黔首皆不忍欺號大治於催科日期無
違吾不忍督迫使無升斗贏於收徵曰苟數色足尚何耗吾不忍
作輕重於取用曰給價何行戶于諸生曰汝自愛毋入於非道於
訟曰吾則能得其情教不必撲毋自言曰吾亦何問晉陽黔首皆
不我欺但求自心不愧其退虛處實蓋如此之數者皆晉陽黔首
口實彰彰較著若孫公者足繼尹公矣今月八日公初度邑薦紳
皆躋公堂上壽索不佞言為介不佞素戇不能文章媚人自信非
類謏者彼詩曰令德壽豈人壽公公壽國豈僅此蕞爾邑

不必多為表揚而孫公之可以表揚者已盡於此名人手筆故
自不同　彪西

附記　公諱閎達字天士號遜菴江南通州人康熙甲辰進士甲寅四
月蒞任太原辛酉六月告致其題公堂聯云存一片活人心可
與神明共爾室行幾件昧已事有何顏面坐中堂題賓館聯云
欲達下情須下已能言吾過是吾師　並見太原儒童靳日升抄本

原命　　曹續祖

朱子解天命之句曰命猶令也肰則天命之也徧執人物而諄諄乎、曰否造化流行而已觀詩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知矣不已者造化之流行是謂天之命流行而生人生物爲直如天令之生者肰是謂天命之故天之分水學命以天道而言天命之以天道之及於人物者而言命、體也命之、用也體用一源不得區而二之矣蓋造化流行一生生之氣爲耳氣無時不肰則無時不生無時非命也氣無處不有則無物不生無物非命也但氣之聚也有厚薄衰旺之不同故人物之稟命也亦榮枯修短之各異榮枯修短者一生

之命而吉凶禍福又命之流行於一生一如天運之否泰災祥互乘而時有者也故曰莫非命也而抑知立命造命則又在人事之有爲乎居易修身以俟而榮枯修短吉凶禍福聽之自肰所以立命也讀書修德則賤者可貴矣勤儉營生則貧者可富矣謹身寡慾則殀者可壽矣惠迪則吉何有於凶自求多福何有於禍所以造命也能立命則謂之順天能造命則謂之回天士君子之所爲不當如是耶至夫窮理而知化育盡性而智仁不違至命而範圍不過此聖人之能事也有志者未嘗不可學而至焉矣若惑於陰陽術數之說而以年月日時定生平曰、命也則恃命而不立命委命而不造命者多矣此愚人棄天褻天之甚者也是之謂不知命

辛復元對文湛六曰、聖賢言命僧見經書原以理言俱是天之有知又曰、人能戰兢保護自知命安命俟命而爲君子可以立命造命凝命而爲聖人可與此文並傳　鼇西

原性

曹續祖

無極而太極天地人物之一理也何以謂在天曰理在人曰性蓋性即理也特以天人之界不可無分暁故一理而二其名非二其名而究不一其理也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夫人得所賦之理以爲性性與理豈有二乎哉理無二由於天人之氣無二天人之氣無二故天人之理無二理氣合一也無疑矣詩曰有物有則則不外物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成之在物也孟子曰形色天性性不外形色也朱子曰若無此氣此理何處頓放故程子以爲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由斯以觀則理氣合一也愈無疑矣即張子論性有氣質天地之分亦以天地之性墮在氣質中而言非謂氣質之中別有一性也愚故曰性爲氣質之性正以性爲氣質之主而非知覺運動之血性爲性也況氣質之性一語有三說理不襍氣亦一雖氣是曰氣質之性血性有剛柔燥濕之殊猶槩性有寒熱溫涼之異是亦曰氣質之性性本善而爲氣質昏濁所蔽虧是亦曰氣質之性豈槩曰氣質之性混焉而無別耶而無如言性者或求之食色作用之間而專以氣質爲性是論氣不論性矣或索之空虛窈冥之中而離氣質言性是又論性不論氣矣夫以氣質爲性則是有物而無則矣將恣情縱慾何所不至離氣質言性豈能有則而無物乎其懸想虛景抑何所着落此談性者之日殊而聖道所以不明也愚以不若由程朱之說求入孔孟之門反諸吾身驗之吾心確認仁義禮智之實即是昊天賦予之種是則所謂性也夫

氣質之性始有明解可稱程子知已　彪西

原心　　曹續祖

人之為臟者五而心其一也則心為形氣之屬無疑矣但以其竅虛而氣靈故為五官百骸之主而獨號為神明焉所以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也然而能具衆理者（心之體）心之量也能應萬事者（心之用）心之才也非此心之外別有一心矣自非聰明睿智如聖人而下焉者或為氣拘而物蔽之則量必有所不能充而才必有所不能盡此學問開拓之功在所不容已者也古聖人言心自舜始別危微於人心道心而即授以擇執之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聖如孔子以其心為具明德之心也必格致誠意以正之賢如孟子以其心為同然理義之心也於有放也必學問以求之況又曰盡其心曰充其心是明以理不外氣必用功夫以全本體而後能立此大者也孔孟言之程朱從而解之心學一道已日月中天矣而無如程朱以後之言心學者愚竊有惑焉或曰性即心也夫性具於心心之生理也心有形而性無形何得以性為心或曰理即心也夫理即性之條理而萬殊者也心能窮理而理不能外心何得以理為心彼則曰形氣之心非性理之心（心性理三字昭明如此）以形氣言心則一塊肉已耳揆之無聲無臭不合也求之不覩不聞無當也於其着相而墮支離何如直捷而得易簡乎嗟乎此空無無心之說所自來也能不淪胥而為禪耶故靜坐之學有流而為瞑目入定者良知之學有流而為披剝恭方者因而祇言冥悟不事詩書直將腔中之物置為死血而心之為心皆羣起而逐於無何有之鄉矣心學顧如是耶第不知五臟之心固為形氣而性理之尊非形氣將何屬也人焉而果有身外之性理哉

心學二字原無可病但恐認錯則貽害不淺矣此文其云救乎　彪西

小集之借光於陶菴者多矣乙亥三月又惠大作一冊方擬收鋟達同人假讀䄂石不還丁丑八月改本來質因搜前冊而恭讀之益服心虛功密於此道惓惓不已如此　附識

贈董節婦謝氏序

劉崇文

節婦謝氏方十五齡歸天於董諱九德者舉二男在抱而董忽不祿時節婦齡甫二十二即不起不食欲以死從地下鮮慰者曰死易守難自古為嘆今雙親垂白二孤正赤縱自毀而自完也奈董之先何奈董之後何胡不知難之勉顧區區易之就乎節婦慨然泣誥斷髮額天誓從一於董之家而身代夫子拮据之不懈砧杵秋月桑柘春風勤婦業也湯藥必嘗定省不曠盡婦道也三遷自擧百忍示箴備母儀也氷霜凜凜六十年如一日修女德也婦兼乎男之事內預乎外之職辛苦備嘗聞見者皆為節婦流涕而節婦處之宴如也卒遇二親以天年終克襄大事子男各成立蘭孫又峙王矣自古所謂難者節婦獨視之易乎會國典以新冊東宮褒崇節義而節婦與表揚之列則数十年之艱辛或可少酬董謝二氏之家聲亦庶幾藉以不朽予聞之不覺過慶姑次序俚言以贈且俟觀風者採焉

近日節婦大半在富貴之家而贈者紛紛吾不知其節果符其文否劉先生為古君子其文可知其人可知其節更可知　彪西

王氏族譜自序

王恭先

古者氏族紀於史官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尚矣秦興滅學史失其職司馬遷搜集古文遺書約世本作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自出魏晉以降特重門第立九品置中正而譜牒始盛然自衣冠世系王畢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迄唐不改五季之亂放失無存宋之歐蘇始為族譜歐陽氏之譜自吉州府君琮以下至八世孫萬始復見於譜蘇氏之譜自眉州刺史味道至於釿二百餘年世次皆不可紀故其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為高祖下至五世而止我王氏自晉河東太守卓永嘉之亂子孫留居創立太原鄉名殘碑見存所謂桑泉王者歷隋唐更宋元邈哉渺不可追惟縣西之四里十家莊析自太原鄉者尚見於舊譜譜云洪武初兄弟三人者先世自太原鄉遷居是莊其高祖學右峙於上壬山丙向莊次其下　恭先載閱唐貞元中卓翁碑陰云慈州文城令府君葬臨晉縣西北二十里蛾眉原宏土樊村之北岡宏土樊村今仍古名而十家莊之祖塋雖纍纍微茫不復可辨所謂壬山丙向者形勢宛然又值蛾眉原宏土之下是千百年來祖孫遺墟上下相望益可知已夫木有本水有源桑泉王氏始自卓翁而譜不及者中窮於不可知也　恭先謹据舊牒條列世次而

畫為圖自明洪武初迄於　本朝三百二十餘年墳墓昭然宗祏如故子孫歲歲拜奠者羣奉存禮公為始祖存禮公一傳而有四宗下逮恭先十世矣遞而上之不以歐蘇之例五世為限者彼固曰譜為親作也親見於服服盡則親盡塗人已爾恭先則以譜為族作即為親作也（先作族譜者當以此為式）高祖之上復有高祖可見之世習聞之人舊牒具存非歐蘇之遠不可稽也雖服盡親盡寧敢遺諸恭先衰老於宗人中又見曾孫輩列矣繼自今賢嗣哲續考本尋源以此譜而引之勿替雖百世可也豈但十世哉

立格詳而有體敘事質而可法彪西

康熙丁丑春翁賔林先生惠教族譜一冊其自敘云漢唐以來士大夫家所謂譜牒者皆以門第相誇耀而吾獨於前人之所以力本務農與後人之所以流離失業之故迴環與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世俗將群起而訕笑之弗顧也可與此文並傳不朽又識

王氏族譜列傳　錄一　王恭先

先考府君諱萬基字磐石幼孤依先曾祖成立年十八為諸生十九補廩督學衣臨侯先生江右名宿奇府君文拔置第一延入三立書院數奇九試于鄉不售崇禎己卯以歲貢除汾州府儒學訓導甲申國變棄官歸里於順治三年六月十四日遘疾以歿年五十六府君讀書能强記家世業毛詩嘗曰吾於朱子集註上自關雎下迄殷武背誦不失一字（可笑富貴佛）家貧樂施崇禎甲戌歲饑道殣相望府君惻然自嘉平一日至歲終止以三石米為率每日煮粥救活數十人又以蓆薦收掩露胔蓋量衆之盈虛隨施合於釋氏六度之一矣居常倣昔人立命編以識每日善過月終則焚告於天曰清獻此著固下學上達之一法也汝曹毋忽恭先俯首受教辛卯鄉舉後唯不食牛犬終身（心胃日明水清）遵亦試功過格未幾輒止隕越先志不孝莫大焉敬因序傳而自䟎其罪狀如此

近見名手作先人誌傳似頌聖表似美新論却疑聖人修魯史不大書特書防叔伯夏於息姑黑肱之間者為失記也使讀此文應赧赧然彪西

按原誌磐石先生力行善事感格多有天啓丁卯赴省試邑令曹暹關中名進士夜夢晉榜發王某居首曹素不識王覺而訪

之遺役預報竟無驗是月孝伯生順治辛卯孝伯冠晋榜始知

曹夢爲不誣云甲申闖賊之變磐石居永寧州晝夢白衣垂救

次日城陷屠洗一空而磐石獨無恙列傳畧而不書杜說佐之

原爲俗士信因果者之隱救也予附録之以見積善餘慶有如

此又識

王氏族譜條約錄一

王恭先

宗法之亡久矣吾族舊有族長之設始於明萬曆癸巳迨今百有餘年蓋子姓繁衍散而無紀立族長以統攝之其名有正有副遇有事必告族長諮議商決族有不公不法怨憤詬鬭者不許官司咸來取直族長處置平允兩情輸服而去若梗不率教輕議罰重以夏楚收之亦無敢逆命者當萬曆之季承平日久奸僞未起惇睦流風至今以爲美談族長不論年齒尊卑擇賢而有德者衆議僉同然後舉焉賀循宗議所謂宗位既定雖有高明之屬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此猶其遺意蓋亡於禮者之禮也世衰道微此法漸廢十年前仍修故事名存而實亡矣少年惡子卑凌尊賤妨貴貧恨富甚以一二私事持族長之短長而族長亦且骫骳婾妥遇事曲解噫其弊也今與宗人約嗣後族長當如前奉耐菴肖川兩公之禮而族長亦須自正正人允服衆志其有敗類圮羣侮族長而蔑祖制者則宗人會衆舉官繩以國法亦弗恤也謹約

親親之仁敬長之義合而爲一較金牛先生睦族之法加出一等彪西

寒族立戒訟碑於今三十餘年大約奉祖宗以治子孫其族長即戒訟碑是也附記

續垂棘編第四集目次

卷七

賈佩徵見三集十卷

六世祖墓表　勸賑帖子　本戶積穀序

賈鳴璽見初集三卷

雩龕慟哭稿序　亡弟墓誌銘　祭明經范陶菴

常　倫見重訂晉國垂棘

筆山賦

張五典字[illegible]沁水人萬曆壬辰進士曆官兵部尚書以子忠烈公貴贈太保

大松寺三松說　泰山道里記

吳　琠字銅川沁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刑部尚書內閣大學士

政餘輯畧序　徐隱華文集序

丁大年字介眉大同府人順治丙戌舉人廣文

從祀孔廟議　廣桐葉封弟辯　李子全節傳

節義成雙傳　張繼戎傳　賈薪事親傳　郭子古道傳

李暄亨字麗生蔚州人康熙甲戌會魁庶吉約齋之子東生之弟

雲中節義錄序　朱道存詩序

張　翀字[illegible]夏縣人明經

考妣行狀

李暉吉字貞生拔貢麗生之兄

雲中五人傳

卷八

胡以温字公嶠忻州人籍宣府前衛順治乙酉丙戌聯捷知縣

辨疑　李武曾詩序

劉　龍見重訂垂棘

壺關三老碑　貞烈倡和詩序

曹續祖見三集七卷

玩月說　臥雲洞記　藍關詩辯

戒殺蠍文　書才子記後　辭真殺牲帖

弔真祭辯

李旭升太僕寺卿詳見三集一卷

人才疏其一　人才疏其二　人才疏其三

人才疏其四　勉齋伯兄傳

張象蒲字萬陸臨汾人癸酉解元庚辰進士庶吉

為文禱天疏　三七告靈文　七終告靈文

桃鄉記　募建義橋疏

晉洪洞范鄗鼎彪西彙選　受業沁水張爚章 安邑董其悊 參閱

六世祖墓表

賈佩徵

公諱世隆字逸生卒年月亦逸父付岩母成元配趙繼常舉子三人孟仲禮仲仲賢季仲孝生平嘉言懿行家乘殘闕莫考惟是閭門中署尚行左記年嘉靖右列義民某迄今百餘年矣字畫塵漬幾磨滅不可辨識而里中父老及四方之親戚朋友過吾門者咸嘖嘖夫夫也名之仁者蓋當明嘉靖間歲饑人相食餓殍載道公慨然出廩粟若干石給窶人子窶人子活無算邑令列狀層累上

諸部部報可旌焉夫公力田者耳非有學士大夫談道講德之習也公父付岩公當其受產於公之祖欽也屋斤斤一楹田斤斤二十五畝由承先而推貽後又非有陶朱之富可分其餘以及人者也顧殷然急病如此此非天性忠厚貧而好行其義者耶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視乃烈祖迄今百餘年矣子姓林立幾五十有奇其食報於先德者固未有艾而仰追原本勉我繼述祖宗之家風正不遠也百世而下斯碑可覩已

字僅三百一十六箇而孝子仁人義士之真精神真作用咸在焉張芑山愛讀短篇古文起芑山於今日不知鍾愛何如　彪西

勸賑帖子

賈佩徵

遇此荒年又當青黃不接之時吾村中餓死者已有數人其餘奄奄待斃不一而足老夫家口衆多不能分一粒以與人殊為可愧偶思昨夏曾奉本縣勸諭村中尚義諸公捐銀若干救濟貧民彼時陸續給散各輸一半簿籍見存可據不幸至於今日比屋炊斷各家磬懸較之昨夏更過數倍斯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當時登簿數目似當通完以成救災恤難之義老夫已勉措一金買豆數斗與官中積糠一同分俵矣無如人多物少終不濟事又念自今至於麥熟尚有六十餘日就使人日一食亦須六十餘餐此六十餘

餐典賣無物借貸無門哀此窶人勢不死於溝壑不已也展轉思維幾欲商之諸公而或謂老夫每舉一事則牽引衆人借人之力以市恩而博名老夫因是不敢復言既而自思古人有云眼前都是好人當時諸公既肯尚義豈至今日頓變初心特因無人言及遂置之不記耳必不至如或者云云也即使果有後言而避嫌遠怨坐視死亡而不之救此鄉里小丈夫之行老夫所不敢出矣今敬與諸公約可念吾村中凡係土著者非我之親戚則我之朋友即流寓者亦嘗為我奔走為我驅馳共發仁心同行義事照簿全輸交付鄉保能救人一日之性命即是聖賢作用倘有情願不完

者請從其便老夫亦不敢過強也諒之諒之

詞婉而達意摯而周一片活人心腸洋溢筆端　彪西

豫石先生救荒四篇娓娓千萬言茲既包含殆盡　又評

本戶積穀序　　賈佩徵

康熙三十七年春歲饑斗米四百錢靈石霍州汾西隰州蒲縣一帶流民無算邑令閻人淆則煮粥以食來者為廠三蒙城一侯馬一縣東關一捐俸錢外諄諄勸賑里凡若干甲凡若干本戶奉命唯謹既輸若干猶有存者蓋二麥告成粥廠遂亦已矣老夫私念凡此若干存者還其人不足當一日之費若留為公共之物以時出入權其子母日積月累十年之後或有補於吾父老子弟不淺（耿天台云凡事要耐煩殆謂是與）也蓋吾戶自祖宗以來士者工者商者落落晨星率皆務農以自活而地狹勢亢雨暘偶愆枯槁立至若不蚤為積貯一旦天災流行富人聚財而不顧市兒涌價以自飽嗟我父老子弟將奚冀乎老父自愧八月寒氈兒子兩年冷局不能分我五斗賭此宗族今特秉賢有司仁政之緒餘以為一本百世之計因人成事昔人所謂碌碌（迂等碌碌今日有幸）也惟我後之人世守而力行之是則老夫之所深幸者矣

較汪貞菴義田錄更為簡明予雖不敢以顧涇陽先生自居竊欲合前篇而亦顏之曰願義編　彪西

原缺第七至九葉

雪龕慟哭稿序　　賈鳴董

慟哭家大傳往事雪龕慟哭稿者則今不孝於先君子哭其稿而不知慟也而胡爲乎繫以雪龕也先君子嘗自稱東園老人龕實在園中凡三中祀錢選所貌先師象其西沈先生荃顏其窓之楣曰雪龕而先君子集陶屬虞先生世璆大書斯晨斯夕有琴有書八字揭諸壁東爲群兒聚讀處龕前樹桐種菊雜以他卉先君子策杖消搖乎其間自丙辰以來蓋二十餘年矣而不意今年六月二十七日之變天乎天乎斯晨斯夕而卒於斯不孝遂哭於斯焉其曰稿也奈何日者不孝匍匐園中而見亭虛月上則先君子洗心之學也林靜風來則先君子養氣之學也一草一木生意不斷而萬殊一本則先君子格物窮理之學也（不即不離損乎攢乎）閒雲出岫倦鳥還林則先君子進禮退義之學也然則雪龕其先君子之學之稿乎若夫先君子之年譜之附錄之遺事當其俯仰龕中問津洙泗書以沃之琴以游之晨夕以泳之故言行交修行藏咸宜無入而不自得而其可敬而不可狎也高簡閒逸若有孤桐寒菊古雪照人之趣焉然則先君子之學其雪龕之稿乎抑稿之云者成蹟畧備定論未著不孝慟哭之下不能無所待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或有知人之君子者出焉流覽而歎賞之慨然想見先君子之爲人且悲

不孝不忍沒親之意筆之書而揚諸朝膺登國史不然而公諸野以示四方之學者即不然而藏諸家附名山之業以信今而傳後東園雪龕中老人（緊身之纂生死以之）如先君子者實嘉賴之不孝犬馬之齒且踰六十冥報相貽政當不遠即或鮮民不死則亦慟哭以謝焉耳矣離變之年十月十日

讀是序則雪龕全書可不讀矣讀是序則雪龕全書宛然讀矣左顧右盼呼之或出覺小刻五思集猶有形迹拘執之病　彪西

原本續年譜云憂奠之辰爲諸孫說仁人心也人皆可爲堯舜兩章謂鳴董曰孟子初說時仁義並列後來單舉求其放心義在仁中固自明白又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而有子嘗說孝弟是爲仁之本可見堯舜是從來仁人也只從孝子悌弟做起仁故是性又是善之本故孟子他日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也由孝弟入手自然成仁人義士仁人義士自然能復性復性自然到聖賢路上人皆可以爲堯舜只句書須如此說財見得天地關道理原自貫通　附識

祭明經范陶菴　賈鳴璽

九原不作君今若此白馬素車咸歌蒿里不孝與君雖未諜面而以世交精神如見聞君之質朗朗玉山抑如鷄群鶴立其間聞君之學滔滔雪海薰之春華秋實是待維君王父聖賢之徒手持雲漢逍遥清都維君伯兄廚俊之儔筆挾波濤瀟洒玉樓五經堂中獨君大人道學世傳寄君一身夫何遽化弗永其年私心竊疑豈人豈天以為人耶人則何仇君家好施憂人之憂以為天耶天則何意君家積善誌不勝誌或念厥祖（深意摯情）服勞天上咲傲風雲以慨以慷或思厥兄致恭地下商摧古今曰班曰馬如其然與不孝以喜

蓋自奉諱慟哭怙恃泉路茫茫君儻遇焉推（真深摯）愛白髮為我周旋嗚呼不孝已矣君實有親道成名立為古天民客秋登堂出見子孫問君何在曰居隣村今年書來痛深西河自數骨肉如聽悲歌君是孝子應念慈父回首北闕淚零不雨曷歸曷歸竹窓梅牖其鑒不孝高堂老友尚饗

此為予季子翮而作旌奬之過雖增予媿然其為規為箴處真令在九泉者讀之亦自歌泣文集予雖媿不敢忘也　彪西

筆山賦　常倫

山形壷石色碏驅神兵加斧鑿儼乎大境之開凛乎寒玉之削雄一邑之崔嵬鎭三晋而稟奮極萬仞之盤旋聳五峯之立卓疑天上之飛仙遺袖中之筆闊以天草為頴毛化硯池為溝壑石立人形崖崩虎攫怪怪奇奇磊磊落落東則沁河浩蕩山環其中萬頃一碧泛綠浮紅波搖明月浪拍長空可登兮可釣可浴兮可風一瀉千里莫竟其窮南則小山玉立狀若崑崙黃沙崖半翠栢成叢乾坤秀氣造化神工肩武夷兮丹山碧水分太行兮怪石危峯若紀計之有盡雖九章而無功於是自西而望則雲林縹緲有山翁

然煙霞出沒光景連綿藤鎖樵人之路花迷仙子之嵩鄗楚山兮六六姤巫峽兮三三自北而眺則山名鳳凰一參一差一弛一張集岐山之瑞來沁水之陽異兩石之分立若一劢之所傷玩斯山也則浩浩乎若憑虛御風而不知身之幾許飄飄乎若謝塵羽化而不覺其心之徜徉也客有自西方而來者舉以告先生先生曰噫吁嘻此吾志也試為子言之粤彼晉陽賈子之鄉山壘兩趨天之一方胡馬依風丹葵向陽故嘗知外之不足貴抑亦思本之不可忘第欲早尋乎青山之廓將以晩搆乎綠野之堂聽子言之是是使我心而皇皇客乃俯而歎曰於戲物華兮天寶人傑兮地靈

惟山川之秀乃衷俊之鍾盖聞筆山之所由美因究筆製之所由興故夫太極抱眞造化藴藉神機之破鬼物之泣雲漢昭回日星分級此天地之所以為筆也鳳鳥有感麟獸就𧰼隻字衮褒片言斧抑群后臧否天王黜陟此春秋之所以為筆也雷奔電歷霜懸露滴兎盡南山鴻飛西適出入有神迅速無覔此學士之所以為筆也實核事工褒當貶的一芺所言萬世所適正人直書絶惡如敵此史氏之所以為筆也今先生名著於海宇望隆于公卿筆端霜擁筆陣風生吐胸中之錦繡燦筆下之崢嶸驅海淘兮硯瀉煥星斗兮文明固將以經綸之大手爲天下之太平而晋之山名為筆者又奚足以為先生之經營哉雖然蕭齊始號古以別名後之因之是則是憑或趨夫山水或扁夫軒亭脱姓字以尊美與詩人而結盟緣小子之何識爲先生其自評與其千里之徒慕孰若一號之稱情（收結有法）慨筆山兮何幸共美人兮俱清乃歌曰沁之水兮筆山仰高峯兮難攀挹先生之清兮與斯山而班班先生亦起而歌曰筆之山兮沁之淵身清流兮心高於巓（狂者本色語）于之號兮子之宣良有得兮我心之同然客喜而笑相爲飲樂月落尊空客去卒醉先生援筆而書拂琴而操盎有得於高山流水之調也

組織經史賦體固應如是然其錯綜變化引伸推廣之致更覺意大於題　魁西

此先生十五歲時作也先聘君晋國垂棘收此傳世已久明季兵燹板帙魚魯每一披閲不免夏五郭公之感近得沁邑志書校正無訛拙選夙不收賦若勾注集之賦晋國與先生之賦筆山是又不可一例論也故重録之　又識

大雲寺三松說

張五典

櫨山寺三松列植釋迦殿前中左二株圍各一丈五尺右一株差小然其高皆數丈也膚理瑩膩如雪蓋山中萬松皆然而此其大者耳山中人習見之不以為異也余嘗陟岱嶽中道有五松柯幹尋常非有殊異而說者謂此秦皇所封五大夫也客縣有白松一株觀者異其色為之歌詠為之繪圖以為寓內第一松矣抑豈知此山有三松乎玉骨凌霄瓔枝揷漢視岱嶽五松不啻藐小方之客縣彼一此三其數不敵也然數千年來未有稱其奇者蓋托根巖寺岑寂巇嶮無論車駕所不到而文人墨客亦罕有涉其境者安得與太山客縣同被榮名也余因是而知天下士矣彼其撲高位履亨途即一材一能皆可樹勳名而垂竹帛彼山林高隱之士閟才瑰抱老死無聞者可勝數哉四皓之才未必劣於三傑桐江釣叟且超雲臺而上之若匪高光之世亦泯泯無聞也吾於三松乎有感

可與薛文清捕蛇說王虎谷補燭記鼎立為三 魁西

泰山道里記

張五典

岱史載漢官儀云泰山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又郭璞書云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叁百步予再陟其巔而知其不若是之遥也迺立一法量之其法用竪杆一根長一丈刻以尺寸竿頭置一環用横竿一根長亦一丈當中置一環兩頭皆五尺取其輕重相稱也以繩繫於横竿之環而又穿於竪竿之環牽其繩之尾則横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也於是以竪杆所立之處視横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為一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量一步若在平地則横竿由端以至竪竿前後俱着於地若前高而後下則横竿前着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置一格眼冊每葉用三百六十格每量一步則填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填一平字其高若干尺若干寸亦於格內註之填完一葉則足三百六十步為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計之不爽也屬盛守州轉委巡檢張嘉彩如法量之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紆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內除倒盤低十八丈五尺七寸抵高數外淨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實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昔人所稱四十餘里者果何所見

哉由此而推天下之不可盡信者殆如此矣
辟言淆亂衆諸聖此類是也 彪西
格物之一斑 又評

先考妣行狀 節

張榦

先大人諱潤民字青之又字敬齋己丑順治應本縣童子考冠軍辛卯讀尚書既卒業識其末簡曰此書篇篇有天君民三者在惟天愛民惟君奉天君果愛民君即是天丁酉盜穿屋盜我布去則慰先王父曰我不慎而渠乘之盜教我深矣已而廉得其人或請訟不許且曰一訟則無改過之地也戊戌補廩膳生丙午以策論中本省鄉試第四名歷敘其實爲他日作管能無張本方赴試時家四壁立得麥一斗雜以穀爲餱糧負之而北丁未成進士己酉四方來學者益衆立日新會癸丑應中書舍人考名列二十七丙辰補內閣撰文中書舍人退食後掩關

蕭寺一僕侍側輦上諸要人罕有識其面者丁巳元旦瓶無儲粟水且告竭僕人張倬煑雪以進直沽道中嫉權俱乏河津正傳於此不絕先大夫啖之曰是物與吾肝腸最宜凌晨呼僕作糜閭啜市門粥一兩盂徒步而去出則持數錢貨白衛乘之遇無錢仍徒步歸鄉先生賈中丞膠侯曲沃人聞之嘆曰此古君子延爲西席教其諸公子同官賈荆生贈以句曰退食曾聞仍設帳趨朝近見但騎驢中丞歿返蕭寺中貧乃益劇有女子家累數百萬錢遣媒妁說先大夫則厲聲曰天理何在先宜人聞之謂家人曰迂儒故態爲製一衣寄之王法雖容天不容大畧如此戊午分校順天鄉試自誓以詩三畏四知範此身素承庭訓懍諄諄而今若易平生志憂寐如何

對鬼神先是某枋人屬同人為私人地比分經其牘在焉蘸筆塗
抹塗汁淋漓如老樹槎枒或見而尤之以為誤耶怒曰吾故不誤
未幾又失去一卷告於衆曰本房失某號卷子其詞某頗心識若
使雋其當奏聞明旦擲庭中視之則讀賞之辭踰於歸胡矣蓋或
者先以利誘嗔其不應而故擲之也闈事竣鄉先生魏（蔚州人）公敏果過
我居居委巷中狹不受與魏徐下摳衣登堂為之下拜曰公道在
若人吾為國家慶也後拜疏有曰如張某者（吾聞其語矣）其於試事可謂至公
至慎云云辛酉有需次舍人者將代先大夫遵例捐主事而承其
乏謝之曰仕學一致不盈科而遽進可乎壬戌館同官耿公白山

家訓其子弟滿洲戴某來學語人曰非學其文學其人耳丁卯寄
諭（不孝）畧謂吾人一生品節全在立志志一立定雖生死亦不計
較何況功名富貴如此則自有浩然之氣直可以古聖賢自命我
一生讓人至於事之關係節義廉恥者自信百折不回雖權要在
前亦所不畏時有包攬貢監捐布者陽為國家省金錢而實欲罔
利病民賣緣吏胥為奸利事垂成矣先大夫力持之曰為國家之
金錢尤當為國家之百姓計百姓金錢所自出也其一日在衙
門此事一日不行乃罷戊辰請假旋里卧先王父母木主側事伯
父恭謹無間言為（不孝）疏太極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證之服則

躬親稼穡之事自記一聯云大樂衹求無愧怍至誠乃充有經綸
又戒家人云人家無論男婦不可不讀豳風無逸己巳上書邑侯
請裁冗費省私派庚午謁鹽使請罷鹽河二季禮邑人德之先大
夫曰吾不與也如都補戶部江南司郎中辛未欽差提督河南
通省學政為詩六章以自矢既受事吏抱牘前曰某公需若干某
項需若干某公某項需若干計三年中需十萬金有奇指其牘曰
歷來相沿定例冊可覽也先大夫遽問是將奚出吏不敢對朝饔
莫鹽如寒素書生按部所及屬吏供帳俱撤出庖中所列止瓦器
粒米根柴先子直而後入之宮中每出從遊者聚數人牛車內不

得乘跨子以勞民當祁寒取布巾束其首車騎赫奕中徒行者凡（此適今人素如王）
數里蓋鞾韈既敝數以墨塗遂至不敝氷霜至平時之屨則皆先
宜人手製者也其教士也先德行後文藝開雒士範約言教化書
桂籍神符心相篇法門真印古文大行諸書流布河之南北入闈
日則召諸生立堂下講解孝經小學兩書又命各儒學教授等官
倡率學者或幼童中有於兩書成誦者則錄以示勸同年友某遺
以一刺懲其倌人逐之去親戚某叩門請見幾斃杖下其故人招
搖市中遇諸百泉命屬吏械之返其籍遂死大行之間其太守鄧
京朝官尺牘盈二三寸不納而使焚之每鎖闈縛草人三列之通

衙榜之曰若進賄者若受賄者若通賄者提調官其先於府冊外自為一冊列童子數十名謁而請曰願有益也則取學政全書示之書中有府冊無名不准收考等語遂拂意去後又有所要求亦不許則大怒及試卷發其衙門堅持不為拆號意欲更填其所曬者(太山壓卵)先大夫置利刃懷袖間遽坐堂皇趣左右召其來吾且以頸血濺其衣教授等官皆大懼而其亦稽首謝罪即張榜訖校閱之暇寄示 不孝 曰兒輩莫以我今日做官便放縱了不肯勤儉我且以我父母之事為兒言之我父讀書三十年未得進步為門户所累田產典賣殆盡某年臘月三十日家中無米我母拆襖袖子向張

萬聖母換穀幾升我大兄二兄四五歲時逐日拾榆枝積之如丘我姑見而憐之曰二子苦矣又六七月間拾風落小青棗食之一日自卯至午我母未食自去碾穀饑餓倒地踰時始甦又夏天亢熱我母芟麥採穀無人送飯飲水療饑自負歸家還要乳哺子女如此困苦使我讀書不知費了多少心多少力才有今日今日正是謹守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以報我父母之時我若任兒輩美衣美食壞了家教異日我何以見父母於地下與兒輩約自今以往孩子不得穿紬緞婦人不得戴金珠男子十五以上入學方許娶妻非四十無子者不得娶妾大家勤以修身儉以齊家勿貽累老

子矣壬申分俸金百兩建張氏世祠歲試甫完即興科試之役其童子故業豆腐者兒也(此節定當入吾上當路書)積學不售有年矣父迫之輟讀則佐之業豆腐以一手扶木一手挾冊子朗誦繞屋而行然當試時輒不往曰必不及我及先大夫來欣然就道貸隣翁錢三百文及豆腐之業之母為飲食且縣學榜下而名乃落隣翁來索逋父又譙訶之以為且廢吾業兒真毒我童大慚乃去投繯也市門忽大譁報人來(豆人腐儒俱有望但恐不遇張敬齋)豆腐兒成秀才矣益名列府學榜中耳童甦而父子相抱哭笑並作先大夫聞之惕然謂 不孝 曰使此子終不遇不且以公道殺人乎是故不可不慎也八郡之中歌頌載道而或者乃亟有所索

不報禍且旦夕至先大夫自顧七尺而外無長物便將以七尺報之八郡諸生童爭醵錢以濟先生之急會伯父入署慰勞再四而先宜人亦脫簪珥雜佩之屬寄到索者之意亦解乃成欺慊自知編而序之云向來雖云主敬存誠而虛浮游移終是蹉跎今日殊覺愚下之人功力不很終無入道之期自今以往自誓卧薪嘗膽不爐不扇力持三戒恪守四勿無論朝夕無論動靜俱用萬倍功夫刮磨此心不至放失庶易簣時無悔謹依功過格善惡逐日登記以便省攷此節工夫欺慊自知而人固不能知我亦不求人知也十月河南巡撫薦舉奉 旨以參議道用甲戌自河南歸籍候

補次滎陽諸生其持一金獻軍前却之答以近體詩中有云不貪爲寶予迂腐業廣惟勤爾就將抵家奉俸餘九十兩爲伯父壽乙亥爲姪孫烱迎婦禮成覲不孝輩倍之伯父曰吾弟過苦答云兄二十年不憚苦而弟敢憚苦耶凡祭必先期致齋丙子冬取已穫納伯父席下伯父不可中割之各用其半丁丑三冬不雪鄉人大恐先大夫齋七日昧爽率父老步禱未歸雪下盈尺戊寅會先宜人之喪宗人有以續絃說者不荅而三月二十四日病遂執伯父手而逝迴憶先宜人棄不孝時取所織布中未成者予家人曰爲吾了此而餘閣之眞脯醖皆其手釀者迨陳衣猶是十四歲嫁時

物也在兩大人誠全受全歸而不孝無父無母矣先大夫生崇禎八年六月三十日亥時卒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九日亥時享壽六十四歲先宜人生崇禎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卯時卒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戌時享壽六十五歲

其叙勤苦處與余夙聞符合以其無一字涉虛也此行狀之可傳者　彪西

張年兄歲試時會聞喜敝門人陳有章即次河南鄧州州例新進二十人竟無一敢通賄者州人嘆爲近代所希有我心敬服讀此狀兼信　又評

黃靜菴政餘輯畧序

吳　琠

士君子策名服官簿書鞅掌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日不暇給矣顧安得所謂政餘者借或稍有餘矣陶情遣興無事俄傾無事大率流連光景抒寫情文矜爲登高作賦之材習爲月露風雲之（胡敬齋曰只好糊窓子）語非有能裨贊身心增長神智所謂巵言無當展卷寡益者有識者弗尚也古人著書立說必有關乎天人性命之微經術治理之（伊川先生曰吾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要吐論則闡發幽新竪義則鍼砭頑懦而後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此立言所以爲三不朽之一然亦大抵皆不得志於時之所爲爾於此故伸於彼所以展其磊落坌鬱蹇產勃發專精凝思注

以全力故足傳也若夫從公服政任重責鉅不敢自暇自逸尚安能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復作老經生持一編摩挲拂拭以與兀首牖下者校勝負哉閩海黃君靜菴來鄴渚出其所爲政餘輯畧一書示余書凡二十卷分門判類綱舉目張上下古今出入經史鉅細畢該言行備載一展卷而歎爲衷然稽古之學卓然經世之書也余與靜菴傾蓋於燕郊班荊於楚澤解衣傾倒已非一日抑不知其留心尚論好學深思有素若此今且勿問靜菴之才爲何如徒觀其試繁歷劇自觀察以至承宣位高任重績懋心勞而恢恢乎游刃有餘若此（以此二語包盡一篇之意）此亦足以知其才與其所爲政矣今靜菴且引

疾乞歸客有問其宦遊所得者弟出此編示之靜菴亦足以自豪矣哉

真西山文章正宗刁蒙吉斯文正統而書得此一序方知古人立言之意必有以也 彪而

練格練意練句練字確與河汾全集四十卷大同 又評

徐華隱文集序

吳琠

余質直少文自仕宦以來游歷中外大率簿書案牘之日居多方朝夕而行之猶懼不逮（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故於流連光景風雲月露之辭恒廢置不講兼負性硜拙平生孤陋寡交雖當世賢士大夫能文之彥每不獲時時過從相與揚確而詞人墨客則又素鮮往還更無怪乎其記一而不識十也然間見好學深思博物洽聞之士輒中心好之而年來所承諸名家投贈自鏝詩文各集旋就披讀偶有會意亦欣然諷詠不能釋歲已未　國家闢門籲俊野無遺賢而檇李徐子華隱首膺斯選余會於葉訒菴先生所獲讀其文一二篇知其為能言之士去年秋余承乏入內閣而華隱為學士朝夕同論文甚懽華隱沉涵於經饜飫於史出入諸子百家矢口而談靡不典核然後嘆向之知華隱者未深也今華隱方予告旋里出其素著詩文而以題辭為請夫余非能專意詩文者（附見錢子真龍門筆法）然吾聞檇里山川秀傑其中多稽古自命之士往往有錢子爾載者從余遊其為人直諒多聞頗有古益友之風以視華隱雖出處不同而其問學真實積厚而發類非其他鹵莽剽竊莫尋統緒者之所敢望矣豈獨詩文得山川之秀也哉（華隱諱嘉炎以文字相與者十餘年即余理學中德夫先生之孫也附識）

溫厚和平古文正式中庸不可能殆謂此與 彪曲

從祀孔廟議

丁大年

今之議從祀孔廟者紛紛矣大抵非濫則隘夫濫非隘亦非也夫旣議從祀孔廟卽當推本孔子之意爲權衡孔子處士之志於學者忽之以爲易不能懋進於緝熙故於及門之徒獨薦顏子爲好學其他固不輕爲許也又未嘗重爲絶曾閔而下如仲弓之仕季氏方之汶上弗如也曾不因是而不欽之以騂角子貢之不受命而貨殖方之屢空弗如也曾不因是而不珍之爲瑚璉鼓瑟之由門外斥之未嘗不亟稱爲升堂之品聚斂之求鳴鼓攻之未嘗不許其從政之藝此數子者瑕瑜固不揜也孔子卒不因瑕而併棄

其瑜何哉蓋聖人之取人也惟其真不惟其備苟非天性之真忠信廉潔無瑕之珉衆人皆取而獨棄非隘也如其任質之偏愚魯辟喭有瑕之玉衆人皆棄而獨取非濫也總之嚴以斥其僞寬以納其誠聖人之作人如是而已矣而今之議從祀者何獨不然苟其志出乎聖道之外專務畸言異行無實而盜名妄以聞人自矜若者必黜使在泮之子衿服聖道之至正而不敢爲邪徑之由若其志入乎聖道之中則古稱先能以傳覽逖稽之功發明聖經賢傳之旨若者必收使環橋之觀瞻樂聖道之有容而不苦於學道之艱本此以議從祀是孔子與潔與進而不爲甚之意凡所以褒嘉乎前哲者皆可以勸進乎後學且於朝廷廣勵學宮之意指庶其有合也乎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人才難得自古爲然讀此可知帝王官人之法吾儒論世之方不徒爲從祀議也

如此持論破盡從前聚訟愚欲借此爲小刻兩理學淵序　虎西

廣桐葉封弟辨　丁大年

柳子厚辨之曰此非周公之所為也余謂惟周公能為之何也忠臣之愛其君也塞違救失固不可從君之欲昭德揚美尤不可沮君之善其在詩曰因心則友成王之封弟是以因心之孝而推為愛弟之友者也入賀成之謂非昭君之德而揚其美乎但封弟而出以桐葉之戲乃其失也因成王曰吾與之戲乃儼然正對曰天子無戲言謂非塞君之違而救其失乎一舉而昭德塞違兩得之余故曰非周公不能為也曰柳子之辨謂人君所言非雖百易之而不為過豈可曰言出於君遂可順之而莫違當日幸以桐葉戲

封其弟也設以桐葉戲封其婦寺亦可賀以成其不中禮之戲乎（若封婦寺則必不成其戲矣）柳子之辨胡可少也予曰柳子之辨匡君之正經也語曰賢者守經聖人達權周公聖人也惟能順君之欲以引君於道令君樂從夫道而不覺其匡弼之苦蓋變化乎經而神明於權者也齊王好世俗之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而齊庶幾夫好世俗之樂猶可引之以同民以之致王而不難矧封建大典可（鉄筆）不將順以成其愛弟之仁乎曰柳子之辨又曰或云史佚成之予曰不然記曰成王幼而不能踐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當其時敬小慎微事無大小悉諮于公況茲封建大典苟非決擇于公史佚遽敢成之哉桐葉之封周公成之無疑也抑猶有說因其好世俗之樂而廣之與民同非孟子不能也下孟子一等則為逢君之惡矣當以莊暴之不封為正因其桐葉之戲而入賀以成之非周公不能也下周公一等則為遂君之非矣當以柳子之辨為正（似東萊博議）

明道先生讀西銘謂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又謂大要儘近理愚昔僭評之曰惟其有理所以有筆今移以評此文殊覺為可　虎西

憶三十年前介眉司簡城鐸與之傾蓋半夜而別初不知其能文章而重節義有如此今讀佳作深悔當面錯過為誌一過　附識

從祀孔廟桐葉封弟兩作一字不敢移易傳文五篇僭節贅語一二九原有知願效他山之石未知可否　又識

李子全節傳　丁大年

李子諱若葵字向日大同縣庠生父以世廉為裨將時遏烽告急奮不顧身而沒於軍上聞特賜卹贈以旌其忠嫡男若葵身出戎胄之門篤嗜詩書髫年游泮屢試冠軍癸未歲闖賊入寇大同總戎開門揖盜代藩望塵拜迎李子一介書生義不共天先城破三日夙興沐浴焚香告父隨入寢告母與母永訣曰賊勢猖獗城破在即誓不失身賊手今願見吾父於地下不能左右就養吾母矣其母仰天大笑曰兒備弟子員未叨一命之榮尚不忍失身於（五種自然有根）賊劫我王朝命婦配殉國義夫可偷生耶全上玷輝煌錦誥以為

烈丈夫羞哉兒能如是與兒偕死李子再拜稽首即日盛設酒筵於內寢一外庭一內寢母服命服坐於席上子任弟男之婦皆子矜婦也酌酒奉姑行家人拜跪禮畢昭穆序坐酬酢盡歡未嘗以生死之際芥蔕於胸作婦女態（更難）外庭李子率子任弟男之在庠者皆衣儒服內一儒童縣試壓卷未及學院試録服童生服舉行家人拜跪禮畢昭穆序坐修爵無算席上稱道皆古昔見危授命舍生取義之大節席撤望闕遥拜跪禮畢仍詣父靈拜畢各就本所別內外序昭穆投環縊死李子於其臨縊仍援筆大書一門全節於庭牆

從容中道惟聖者能之　彪西

任省愚節義成雙傳節　丁大年

任子諱之俊號省愚雲郡庠生也幼失恃繼母愛其子因而酷虐任子任子孝事繼母無異於生母愛弟如一母之弟余與任子辱在入泮同案且交稱莫逆者有年對余非為一言未嘗道及母之酷虐並繼之一字亦未嘗出諸口他日余嫂問余嚶鳴之契同志合方者誰則舉任子以對（筆意婉而周）孰意嫂知之確而道其詳然後知任子之母為繼母任子為學不揣摩時尚而深求聖賢立言本旨所以寥寥然調彌高而和彌寡年逾壯尚未有室詢其故曰吾欲擇女中淑慎敬謹佐餕而能致親歡者方敢娶之以為婦於是遲之久

而歷為訪果得淑慎敬謹善事舅姑者以其琴瑟之友助其塤箎之和亡何遭賊闖之變叛將開門而迎親藩望塵而拜任子誓必舍生取義或有勸之者曰子一介蓬篳未綰半綸輕生無益盍不念父母在堂愛身以承膝下之歡者為愈乎任子曰余正重念父母故念吾身為父母之身倘辱身屈賊縱日用三牲之養豈得為孝乎聞賊勢猖獗先破城三日與妻永訣其妻曰子不忍以父母（雙璧）之身忍辱其身於賊手我亦念吾身爲從一而終之身方不貽父母羞任子喜曰能如是是女中烈丈夫矣與汝同死節義成雙夫婦夙興沐浴從容自縊於其寢

足傳不朽　彪西

張總戎傳節

丁大年

總戎張公諱安別號西樓大同人也初家貧編籍軍伍爲隊長主帥器之爲千總日者操練回家時暮有遺金於路者公見掇而置之袖中家人莫之知也夜午隣人閧室震隣即遺金者因沉湎於酒不知金爲已遺妄以爲妻匿且疑其有私逼者威逼幾死張公叩門而詢其故遍取諸懷而予之隣人喜如更生曰吾妻命婦也吾疑不解而吾妻難活吾命亦難獨存今公義還者數金而長活者二命必以陰隲荷天之眷矣後級陟至元戎訓子則嚴督以文事稍不敬業威以夏楚又訪士之伏案頵出者折節禮之以爲觀

摩且按期課文公早詣會所親以手悅拭案（贊父兄不當如是耶）其子跪而勸之曰此僕從事敢勞吾父公怒而叱之曰吾望兒曹掇管而發聖賢之蘊敬之重之視爲天地間第一等事嗣是果獲重文之報其子秉禮舉於鄉有司以卧虎蟠螭表其第子念公年登耄壽急圖捧檄以歡其心遂釋褐爲昌邑令時丁多事官兵圍城風聞邑令殉難友人有踵門弔傷者公正襟危坐而對客曰舍生取義此烈丈夫事（真讀書人語）非吾兒所能也如果能此可謂有子矣諸君當賀何弔爲嗚呼余（四維四語）初憶公庭訓之嚴也方爲以科目光門第孰知公貽謀之遠也乃以名教振家聲哉

簡而能括　彪西

賣薪守身事親傳節

丁大年

吾鄉有賣薪者以薪所易之金請李家餅鋪曰吾以八分金買四分餅欲其油糖加倍以上奉老母李家敬而重之曰吾家以市餅爲業二世矣有夫爲妻而買吾餅父爲子而買吾餅卒未有奉母以買吾餅者如其言製餅極其精而反其價且曰吾重子之孝而愛莫能助也賣薪者固辭李家固反必不獲已而受之越數日逢朔且賣薪者悉出李家所反之金請易關夫子紙諸廟而醮之且祝曰小人有母豈可無故而食李家之餅時有聞者驚而異之奔告李家者噫嘻吾始而敬若者之孝也今若此更重若者之廉造

其廬而乃見之遇諸途親留至舖效詩人之授餐獻其餅而食之次日賣薪者約計餅價售之以薪而送諸家丁氏曰漢朝制科取士首曰孝廉非孝自孝而廉自廉蓋孝者必廉亦惟廉乃孝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吾聞之矣失身而能事其親未之前聞如吾所述賣薪者未嘗身列士林口誦孔孟其養親也安分自盡若非分之宜有一介不苟所云盡歡之孝守身之廉不當如是耶吾故表而出之以愧夫身列士林口誦孔孟者

世人每言無好人三字者讀此不知何如　彪西

郭子敦行古道傳節　丁大年

郭子諱璘字叔鳴雲郡庠生也生於巨富之家不悅紛華好讀先秦以上有關倫常名教書且志切嚮往必力行實踐而乃已行文獨抒心得人莫之奇惟覃先生見而奇之崇禎十七年叛帥迎賊入城初郭子父兄風聞凡賊經過肆行刼掠早爲之防一門深藏山陬幽僻中至是賊悉索富家甚急郭生跪請諸父曰勢迫矣兒出當之郭門忝嘗猶可不絕父兄泣爲之留曰死則俱死何忍吾子獨死也郭子姑應之曰敬承命俟家人防閑稍疎乘間而出奔赴賊所曰郭氏子也賊嚴刑以拷曰女告父兄匿處即貸女死郭

子厲聲曰人之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兄也今父兄避難而我則告之是我殺其父兄也賊怒痛加捶楚體無完膚忍死不告乃繫於獄嚴限威比未幾　大清戡寇郭子方免於難居亡何父以病殞郭子寢苫枕塊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葬畢篤行古禮不入內寢不飲酒食肉將近大祥又遭逆帥之叛雲人餓死於圍城者十有其九郭子絕粒已三日矣其兄以數十金易牛脯一片召郭子同啖強之不可且曰弟不能舉火者數日矣若食兄所惠之脯不過緩死須臾耳終不能生吾何愛須臾之生忍變吾敦行古禮之心乎終不食而死（從違次顛沛中還求十是真人）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彪西

雲中節義錄弁言　李暄亨

白沙子謂節義爲道之藩籬山谷亦云平居無甚異於俗人至臨大節而不可奪則不俗人也葢人自天生地成以來其三光五岳清明正大之氣固無日不呼吸往來於人心而惟得其清且正者則獨能全而受之全而歸之以至齊利害一死生而確有以維綱常名教之重於不衰故論人而至節義難矣（其節義愈於假道學）至節義之真足傳於後尤難節義之真足傳難矣節義之真足傳於後而且獲傳於朴拙荒僻之鄉更難葢名邑大都其間之闡人志士類皆能懷鉛握槧表隱闡微且其俗又各風雅相高一唱百和故一人也而或繪

之於簡牘或形之爲歌咏一事也而或播之以梨棗或勒之於貞珉雖千百世下聲銷響寂而講古尚友之好者猶能得之斷簡殘碣間有以考其跡而卒以不没於後若夫荒僻之鄉其俗朴既不知有名之可傳其人質又不計事之垂後即鄉里後生與二三讀書好古之士又皆泊然視爲斯人斯理之所應爾故雖其節甚苦其義足傳亦徒沉湮汨没於荒風冷雨寒煙蔓草中而卒不獲炫耀稱述於當世是節義在文物之邦不患其滅没而第患失實節義在荒僻之鄉又不患其失實而特患滅没葢傳世若是之難也（慷慨係之）不佞生長荒隅備員金馬每好探討軼聞逸事較古人真面目因

嘆吾鄉俗朴人醇其間負川岳正大之氣綱維名教節義之卓然可稱者在在不乏然或鬱而未著或語焉不詳故往時先大父(恒岳先生)魯有雙烈之傳先大夫(吴睢先生)又有孝子之表小子夙企懿行仰承先志竊不自揆妄欲網羅遺聞共維雅化且以力矯吾鄉質勝之病異一聞往烈而發幽光而第恨隱德多湮彙稽無自僅就耳目所及有合於白沙所謂道之藩籬山谷所謂不俗人者都爲一帙顏曰節義錄行將上之館閣傳之史局大書特書以副 聖天子扶奬人倫振興風化至意而兼以成先大父與先大夫樂道人善之盛心於未艾也夫

朱子曰其自少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拙選吾晉垂棘訖第四集矣高似此文者恐難一二數也(西彪)

朱道存詩序

李暄亨

詩自選家濫觴猥以優孟聲格標爲鵠鈴學人飲毒傳注心府幾令風雅一途索然殆盡巴人下里甫識之無遂欲握兎園冊執詞壇牛耳一唱百和率爲輕圓浮華之習炫𢟪俗目而又互相標榜鋟木災梨挾若羔雁以爲釣名邀榮之具(其人可知)究之其骨益卑其氣益靡其爲味也(宋儒所云吃木札也)不啻如杭人之柑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矣惟昔之聞人風雨晦明研精殫慮幾數十年沉鬱頓挫而後發爲聲歌有據其中之所欲宣讀之者雖千百世後形聲未接皆能悠然曠然(湯公漢讀陶靖節述酒詩以爲慕恭帝哀詞)以想見其時之情與境爲何若良由古人宗矩確有本源其所唱

詠要皆流自靈府不爲苟且遷就之謀以詭隨俗好其理確故其法爲獨嚴其情真故其詞爲不易甚哉詩不易作作詩者之不可易易也余友朱君道存少負逸才晩年喜讀異書騷雅章句之學雖不屑屑留意然於酒酣耳熱時開喉放聲相與商確詩人源流利病一一能抉奧窔且欲力挽末流大懼近世圓浮之習不可逭救起而矯之爲力甚難其夙性拓落間有吟唱輙散佚不自珍惜今春廣搜同人得其所爲近稿清姿絕俗風骨皎然集成囑余爲序余不敏於詩無能爲役謹就曩之相與商確者述於簡端以見詩不易作作詩者之不可易易如此

王弼讀易掃象家武子比之桀紂汎山來矣鮮從萬溪山中看出武子此言以爲定論愚每讀嚴滄浪詩有别才非關乎理之說亦竊欲效家武子之評輔嗣者以評之三百篇詩之祖也孔夫子聖之至也教伯魚訓小子皆以詩爲諄諄理乎否古人著書立言除却理字更從何處作生活耶讀麗生理確情真四字爲之起舞 彪西

雲中死事五人傳　李暉吉

永慶郡王者明宗室也失其名以封永慶居雲中時雲中多宗室而代爲親王其王以二字名者親稍殺甲申正月闖寇將度雁門掠雲中郡中諸王素富貴多儒弱皆聚謀爲迎降苟免計王獨不從曰奈何以宗祖血戰地輿人不羞見先人地下乎已而闖寇逼城王手自伏鉞率左右鼓噪出將赴敵死語其下曰今日乃孤畢命日也卿輩寧死同時毋辱賊手騎道方抵門適遇姜瓖率衆叛與王衛卒戰有射王中肩者王遇害官屬藏焉瓖遂擁衆開門降

朱俊宷亦明宗室也封鎮國中尉管理襄垣王府事明制親以秩第其親由一字二字皆王下始爲將軍中尉宷爲人慷慨喜談大節平居復恂恂儒雅工八分書寇警既告宷聚其家諸婦語之曰今事亟婦人（大丈夫）留此無益徒亂人意耳宜自爲謀而翁不爾恤也遂驅出逸之不令反顧閱二日寇愈逼宷復聚其弟侄謀曰所不令汝輩先去者欲同急難耳然計同死無益若不見微子之去伍員之復仇乎我死令宗室有殉國臣爾輩各從所志毋我恤也語畢復爲驅去如初乃閉戶大書於壁曰襄垣管理殉國盡忠旁書九二慧泉遂自刎益慧泉其字九二行也數日寇去家人潛回收其屍（其心至今在）顏色不變如平生衛景瑗關中人舉明進士崇禎末奉勅巡撫

雲中甲申正月闖逆犯太原邊境振動公乃謀駐兵雁門與寧武相犄角以遏賊長驅搗遏時公家關中乂淪於賊衆咸疑公有他志聞於代藩諸王共議沮之公亦逆知其意嘆曰事已至此若輩剌肥持梁終日泄泄尚足謀哉乃不得已要諸僚屬定盟爲固守封疆計令晨會漢壽亭侯祠上詰朝公先至侯衆畢集徑步趨至神前歃血曰某爲國守土所不與侯同心者願殲偃月之下以下遂依次就歃監司朱家仕總戎姜瓖與焉既寇陷寧武應州諸處且抵大同姜瓖因殺永藩迎降公聞變遽麾所部出署道遇代藩將出迎公以大義責之曰大王素疑臣有他志今日乃先他志何

耶高皇帝子孫宜如是乎王色沮爲返駕及賊入公巷戰不勝遂被執罵不絕口賊欲誘降之不能得令姜瓖入勸公瓖方入侍側公怒叱之曰叛奴國法可逃壽亭乃獨不可畏乎（此刀無不可逃）瓖汗浹背俯首不敢言旋遣公諸同年說之公色益厲譢罵率與瓖語等既而公子璽子（叛奴同年公子賊由成一不動心忍性耳）固先爲賊得置之軍中者至是令詣公語稍及公奮臂擊之曰辱子不能佐父成仁乃欲我降爲若富貴地耶當先殺若令我無遺恨耳其子亦倉皇哭走匿時左右復勸公曰公所許朱公已降矣公何自苦若是也公笑曰是言詐耳朱公見在我上必不身懼賊手且人生貴自竪立即朱降與我何與耶賊既知不可屈

命牽出閉別室中公遂衣冠自縊死賊憐其忠給其子殮具令歸葬焉朱家仕陝之河州人舉明崇禎戊辰進士爲大同監司嘗聞寇警輒搤腕歎曰男兒不幸當殉國耳何待再計耶時與衆議多不合獨巡撫衛公心奇之會集壽亭侯前以次歃血諸人皆畏懦逡巡乂而後進或相視以目若不勝趣容者公獨義形於色髮盡上指誓語琅琅響徹數十間步衛公見復竊嘆曰他日盟可無負必斯人矣至是聞賊急城未陷先一日具衣冠投井死衛公稱爲見出我上蓋謂公也時諸生李若葵者聞賊至知城必不守爲濡毫壁上曰一門俱死大節已完鍵戶投繯其死適與公同日越七

日始具殯殮舉家顏色如慧泉

李子曰是五人者皆明死事臣也或以宗室或以守臣至諸生極矣然諸生猶然懿親若代率計出諸生下何哉終至被掠索金播越誅殛是死等耳處死奚若是之懸耶瓖以反覆小人叛明叛闖復叛　我朝不一而足卒歸授首宜矣壽亭之刃不既驗歟余從雲郡聞諸故老深惧往跡湮沒亟書其事於策至論次更詳不死者於死者不益可知歟嗚呼可以鑒矣

叙事簡而文運筆古而逸由此語言以論心術自無受屈人矣

令弟既列天祿石渠閒將來正史總裁應虛左以待昆玉　彪西

晉洪洞范鄗鼎彪西彙選　受業武鄉魏　珮參閱

辨疑　胡以溫

春秋元命包謂高陽高辛唐虞三代皆黃帝之後而禮祭法亦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史紀帝王世次謂昌意曾孫敬康與堯爲四從兄弟堯乃舜之高祖猶在緦服之內而堯以二女女焉在伏羲時已作嫁娶之禮正人倫之本而民不瀆至堯舜乃更瀆乎吾有以知之矣知之以大傳也其曰庶姓別於上蓋氏爲庶姓而別於高祖以上也其曰戚單於下謂四從兄弟各自

爲宗而戚盡也故堯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孟子亦曰舜尚見帝帝館于貳室使非戚單於下可謂之曰甥曰虞舜歟此庶姓之別之驗也大傳又謂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夫謂之周道則夏商以前可知矧陶唐太上古未遠禮制猶儉若以周道律陶唐是武王聖於帝堯周公賢於五臣矣家語孔子答子羔問有曰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觀此則舜所以祖之宗之者皆有功德者也左氏魯桓僖廟災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親盡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災觀此則窮蟬爲顓頊庶子舜不宗堯而誰宗乎先儒胡致堂以祖功宗德之說疑於子孫選擇其祖宗而丁南湖謂史遷帝王世次爲不足信則亦未爲定論矣

羅氏本拾遺云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此雖爲解意而發然理義或可臆說典古必難杜撰朱子曰近日學者空言無實不濟事讀此可以知懼彪西

李武曾詩序

胡以温

古者太史所陳列國所貢人不必皆其鄉事不必皆其土蓋雖羇旅行役其言有足爲勸戒者聖人皆録於國風而不遺此後世紀遊所自始故凡山川城郭之登臨歲時風物之經閲與夫民生吏治以至出塞從軍有感於衷多以詠言出之於是有歌行近體有賦有比有興其源一本於國風見形之士以爲適情體誠之大以爲皆理甚或目爲詩史非謂其真能繼熄迹而追春秋亦猶是擅三長耳迨詩人日多黠者既爲盜竽而弱者殆可弩量無論比興賦之即自詭能賦名宜擬子虛準長楊立成數千言何爲縄縄於

近體八句中豈非技止此耶嘉禾李子武曾客上谷數月悃愊過從與之商訂今古每片言隻字必折衷當理不鼻比而講學不組繳而經世非僅欲以詩鳴者間出其緒餘矢爲詠歌未嘗不以質余瀕行彙其誌我風土及其比上遺中諸作得若干篇屬爲序之雖有正變之不同大都皆原本於國風初武曾訪余見山堂中携桐城方爾止氏貽余書謂李子國士理學文詞殆少與雙惜輯之不生吳中也今遊塞上知必傾倒矣夫爾止老詩人於人少所許可乃獨推美武曾不置余敢爲佞乎昔子張子横渠講易關中一夕聞程子至遽命撤已坐輟不復講其讓善如此乃余猶序武曾詩者匪惟服之無斁且藉以謝爾止云

達情皆理其源一本於國風如此評詩似從白沙序朱時傑得來　彪西

壺關三老墓碑 節　　　　劉龍

按漢孝武時壺關三老茂者史失其姓邑之故蹟雖見郡志然實未得其地三原張君友直來宰是邑謂漢名賢不宜泯泯爲千古闕典益潛心數載求之未釋也間嘗以公事遠出過一村曰崇賢意村以賢得名必有材賢出乎其間因以訪諸村之父老則曰村左純山之陽有巨塚不詳所自至則亦荒榛野草無可徵者或言此地耕者曾得片石隱隱有字藏之近村古寺取視則唐人令狐信墓誌也其序世系則曰昔先祖茂夾輔周室光翼漢朝封爲三老謚曰徵君是以茂爲遠祖茂之姓當爲令狐矣又後漢書郡國

志引上黨記亦云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都六十里卒葬其山即武帝末年上書訟太子寃者也(一仰)前史失其姓亦無徵君之號據誌則姓號與上黨記合豈信欲祖茂取記爲譜系而傳會之耶令狐爲姓罕壺關亦小邑宜(一揚)不多得雖漢唐相去之遠苟名賢後無絕則信爲茂出亦理所有況其誌得於茂所隱山假令妄以爲祖身後之石何以特出此地其墟墓相聯屬昭穆相承傳宜非自外至者但江充之禍漢興已百餘年三老之爲官必耆宿乃得周制五十命爲大夫夾輔又鄉相之職今跨秦而上雖在周季據上書已老之身迴股肱先任之日(一闕)亦無慮二三百載胡不倫如是也否則信所取在姓不在壽夾輔之說可無庸矣或謂周末賢者避世若圯上老人呼留侯孺子後不復見疑爲鬼物四皓隱商山至高帝末乃出羽翼太子其年皆不可考彭籛壽閱夏商之世亦安敢(觀北魏羅結北史李元忠賀訥長生諸人之壽可知)謂(一闕)其必無也哉所惜班氏父子號古良史不能爲三老考姓太史公足跡遍天下最漢儒博雅與茂同晉産且目擊巫蠱之事史記亦復逸之觀史者類以先入爲主曰遷固實然餘復何望雖記於上黨志於郡國畧無究心焉者坐是故也張君乃千載後復得信誌雖遥遥華胄難以取必而茂姓益有徵其高蹈之所首丘之地皆因以考見非其懷賢好古物色之表章之何以完是曠古之闕

典哉自今過者歛衽起敬或低徊不能去歲時伏臘將有以蘋藻走者君實爲之書於石喜三老之遇也若其訟太子寃爲漢家國本計則史備載前人有論予可畧云

龍門記一百三十卷弘文館學士索隱蘭臺令一百二十卷琅邪縣國子集注一時亦云備矣今得張君之考索兼遇劉君之碑注不獨在學士國子之右應當入龍門蘭臺之内　虎西

貞烈倡和詩序

劉龍

貞烈倡和者何詠潞女之賢也何賢乎潞女遇大盜之逼仗節死義非貞且烈者能如是乎潞女死於大盜者為誰辛未之歲盜起晉魯鼓行而西無慮數千直抵潞境西火鎮刼掠財物搜獵婦女莫敢誰何四女傑然出乎其間投馬大罵別目斷辭而死者趙氏女也仆地被拽膚裂血流道路朱殷罵而被殺者焦相妻程氏也不受甘言之誘怒目大罵與程同殺者袁氏女也被驅遇井自謂得死所抱幼女投死者王川妻平氏也死為人所甚惡四女就戮如飴所惡有甚於死者以見則定以守則堅其貞烈誠可加已嗚

呼為臣死忠為女死烈古今之大閑也當是時潞之士有王佐者尹西平抗賊守城力盡被執憤罵不屈甘受分裂天下聞而壯之西平為王臣事易上達贈官録乱恤典亦既腆矣四女民家之微其得與西平並著者何潞多良也若致仕吏目仇君時濟儀賓丘君時茂牛君廷瑞栗君廷珮郡君宗魯皆郡之良暨美好學行義相尚一掃戚畹富貴之習謂四女之節卓然與史傳所紀者無愧不可使遂泯也白於撫按憲臣而上其事於是有貞烈之旌而四女為不死矣五君雅能詩復詩以詠之和者彙至帙成付梓其為風化之助豈淺淺哉○字字出之劉君手方見心術之真　彪西

玩月說

曹續祖

元宵中秋夜世人無不玩月者吾初亦隨人玩焉而今㩳矣夫月何物也而玩之歟月天之神也於天為目神則尊目則有靈敬且不暇而玩也哉玩之為云狎褻之謂也人焉而狎天褻天其罪如之何况月之為月有形也而形不無員缺焉有氣也而氣不無盈虧焉有光也而光不無晦明焉變化消長厥有由然豈但以一物視之耶以一物視之而玩之則謂之玩物喪志而月之所以為月榮乎其不鮮也非俗人之見也哉故謝莊之賦溺乎詞者也庾亮之樓捉乎影者也李太白之詩酒乎酒者也詞之於月塵土矣影

之於月夢寐矣酒之於月昏狂矣三子者雖同在照臨之下而嬉遊於混沌之鄉者也月之所以為月果仰觀而會之心也耶或曰月之所以為月若之何曰形之所以員缺也氣之所以盈虛也光之所以晦明也有道存焉道烏乎存曰請問之無極翁

天根月窟之間願借此文以問津　彪西

臥雲洞記　曹續祖

洞在邑城西十里石城寨之巔寨其山而砠者也巖石戴土土踊起形如橐駝脊中凹而兩在隆南隆之峰東南豊員而西漸回曲下臨碧水面古寺前對栢峰風景頗佳於是穴山為洞適在回曲之處洞凡六南其三面以壘三楹處冢口北其三建先祠三楹位於上構書舍三楹當洞之西面而闢門亥子交隅方則予讀書坐靜之所也鍵關却掃人跡罕到讀書之倦飲酒數杯倚隱囊臥洞中看朝嵐夕霞從衆山來繚繞洞口淡然一身宛在雲深處也故安名曰臥雲洞自康熙乙巳罷公車棲遲此中凡二十年安土自可養懶遂閒雖偃息綫綫膚寸間然遠望蒼狗之變幻霖雨之遮天以至五色爛縵一片孤飛諸種種俱付之無何有而了不關情矣則是洞也其為予之安樂窩乎無奈丁卯病作勢不可為洞中人而一旦棄去移城居非予意也而勢又不可復往矣嗟嗟城居轉瞬抑又十年雖蓬蒿數椽差可為我老菟裘焉然而洞門雲封院宇寂寥每繫予懷不能放下恐不幾年難免桑田為滄海而洞蹟杳然無有也故肇記之以存巢父之巢名於箕山潁水間

此即陶菴之自傳也文雖平平吾取其事愧予前蒙巡塩傅公諱廷俊之表余閭曰足表當世願移以贈陶菴庶幾不愧彪西

昌黎公藍關詩辯　節數字　曹續祖

小人嫉君子之異已多造為訛言以誣衊之或傳為口實或形之文墨古往今來不知凡幾矣是賴讀書論世者推原情理究詰真偽明白於天下後世方為有識之士若聞其說信以為然而附和之則亦小人之歸也已矣如昌黎韓公承孟子距楊墨之後峻闢佛老以衛吾道其佛骨一表原道一論真足羽翼六經而薪傳孔孟者豈非堂堂大儒為唐人中一真君子哉無如以諫佛骨謫潮州而左袒佛老者遂捕形迹語言之風文致而詆毀之謂公抵潮與僧大顛遊意其懼謗佛得禍故佞佛而與其解免也又謂阻雪藍關望救於入道之湘子至形諸歌吟其情甚慘始闢佛老而究且乞哀焉其何以為退之解此誣昌黎者之血口也夫與大顛遊一案公自辯其傳者之妄已悉於答孟尚書一書有目共睹至藍關自吟詩俗子註解誕妄殊甚且有附會而演為藍關記令花面優伶逢場宣唱以惑人者是烏可不特為之辯註詩者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為公姪湘子為神仙預報公阨藍關之句而公述之者也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二句為公望湘子扶救之詞也今按湘子為公兄介子老成之子老成即公所為文以祭之十二郎也湘公之孫也姪也云乎哉十二郎死

湘甫十歲公撫而教之必令讀儒書以世其業豈有身拒老氏而背聽湘以入道修仙乎則湘子非神仙也的矣或曰藍關之遇何也曰公官京師嘗貶謫時或湘在里居聞公謫潮而追從之追及藍關適遇阻雪公即景吟詩以寫骨肉聚會天涯有託之意已耳豈真湘子為神仙先詩以報兆旋及期而飛身以來候公於此耶假令湘子當日果背公出家而為神仙公於此時乍見之必且深惡其怪而叱之矣而猶望其憐我而救我也則人其人火其書之說公又忽焉而忘之耶然未有諫佛骨不畏犯顏以死之昌黎韓而惴惴風雪幸委骨於叛吾道而不令之子孫者甚矣說公詩者

之誣公以非禮也況公詩情景現然讀之者即公之人以論公之詩而詩可知也幸勿為邪說所惑自陷於小人之歸焉庶可與之讀書矣

薛文清公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前有文清後有陶菴藍關一記應人其人而火其書 彪西

戒殺蠍文

曹續祖

蠍其微者耳雖具有毒尾祇以自衛其背焉者初未嘗故挾以刺人也人犯焉而惟彼之螫是自求辛螫矣於蠍乎何尤夫蠍之命在背猶龍頷之有逆鱗也批鱗而龍怒犯背而蠍怒豈情有可已而故為是忿忿哉鱗與背將必有不勝其痛楚者能木然忍受而了不為護疼地也耶故蠍有犯而刺隨之亦猶人受螫而必殺是蠍也護疼之情實相等也嗚呼護疼之情固有同然者而報之亦不可以無其道遭蠍而罹其螫勢不至於死人也捕而殺之則已甚矣若夫遭蠍而未受毒螫焉輒捕而殺之是誠何心也造物之

生生何所不有豺虎虺蛇之惡天地猶且容之而蠍之惡不如豺虎虺蛇萬萬也人惡而必殺之何以對天地心焉忍乎哉況蠍之為物也一生數十子無處無之殺且不可盡殺也人如蠍何哉無寧投畀而遠去之禹之放龍蛇周公之辟毒蟲驅人害而全物命是兩得之善道也仁人之用心不當如是耶

不惡而嚴觸類旁通 彪西

書七才子琵琶記後　曹續祖

姑蘇諸生金聖歎（狂後生）負文名有批評六種書行世各署曰才子書繼又有瞽生毛聲山者評註琵琶記署曰第七才子書蓋踵聖歎第六才子書西廂而七之也聲山之書予既觀之而聖歎之書止觀西廂其他未之見也夫兩人批評諸書俱稱作者為才子即以所作之書為才子之書雖立意皆在指點作文運筆之妙然於為書之是非可否亦不可不論也如屈莊遷杜所為書雖非六經四子比然以文章之妙而謂之曰才子庶不媿才名矣若夫水滸之誨盗也西廂之誨淫也似乎耐菴實甫其不才為實甚而聖歎亦目

之為才子則何也至高東嘉之琵琶記更有大謬不然者按大國索隱謂東嘉諷王四棄妻而作琵琶夫欲諷王四或別假一烏有之名為王四作對針亦何不可之有而顧乃借名蔡邕斥呼而痛罵之令中郎千載含寃此何說乎史稱邕曠世逸才忠孝素著不幸而罹董卓之難縉紳莫不流涕故彼時有虎賁貌類中郎者孔北海猶引之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而東嘉著書文致而故坐為抛親棄妻之人嗟彼東嘉不啻病風矣若之何聲山遂以為才子也以其為文之妙正以蔡邕之非王四而故為託言以寓諷但取其文而不論其文之是非可乎否矮人觀塲公然見一不孝不義之伯喈焉未有不戟指而切齒者其託言寓諷之微意孰從而深知之為聲山者縱委婉批註極力斡旋於其間其亦徒費筆墨矣東嘉之得為才子否我不敢知也

敬齋謂人著書才有一毫為名便是悖逆天理況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如金如毛諸批評誨盗誨淫真是賊中賊妖中妖矣王法可寬天譴難容得吾陶菴一辯不禁嘆服　彪西

辭奠亡妻殺牲賻錢帖

曹續祖

唐荊川先生辭朋友爲妻舉奠大意云古喪禮饋奠在主人服制在族戚朋友各以親疏輕重自製之今一切反是此古所謂野於禮者也况近今喪葬多尚殺牲富貴人家一日享數十家之奠大牲小牲剸割狼藉至千百計夫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甚相遠今若此不惟使生者靡費抑亦令死者不忍夫既不能放生以資冥福反爲之殺牲以重冥咎揆之人心殊爲未安是以痛爲亡妻謝此業債荊川之言如此愚佩服有年矣茲值故妻暢氏之喪卜葬二月二日其於服制一項已遵古禮聽族戚自製於無服友朋不敢濫散巾經外至發引前一日知切近親戚惠賜一奠情不容已只可用果疏香燭光賁柩前存歿均感萬勿宰殺豬羊以滋慘傷亦勿代折銀錢並開贈紙張益我貪鄙則君子愛人以德其大乎是若乃鄉里平交素無瓜葛者槩祈無煩斂錢賜奠更爲高雅尊此預啓伏惟鑒允

荊川先生原文有曰即使吾身後諸友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爲無情也余既錄入廣理學中今復錄此欲吾輩皆爲有情人耳 彪西

喪禮弔奠祭三字辨義

曹續祖

按字彙弔者問終也慰也蓋問以唁生者愍以傷死者故俱曰弔奠者薦也薦食於尊也故喪主人薦花殯者曰饋奠祭者祭祀也蓋三月而襄葬事方舉祀事是以有三虞卒哭祔主小祥大祥中月而禫之祭皆吉祭也由是觀之弔者特賓朋之事與服親入哭者不同也分卑而稍親歟臨喪次拜且問分尊而疏或平交歟祇踵門問慰喪主人不入臨拜喪次如居在遠但移書唁之而已若夫奠與祭乃喪主人之事而賓朋無與者也未葬奠而不祭故有朝夕朔望奠七七奠蓋上食進酒事死如生也將葬遷柩設祖奠蓋做祖道餞行之意如生人遠行而爲之送別也既葬而題主以歸則形亡而神反矣方可以神事之故牲殺以致祭焉弔也奠也祭也義各有在而禮所不容紊者也世俗不明此道或弔死而不唁生已失弔字之義矣且於發引之時以主人所不當祭者而賓朋卒祭之封牲張樂行禮柩廳腥血淋漓紙錢焚飛是主人方以人禮送之而賓朋遽以鬼享之也此禮不知何所考矣或曰賓朋之舉是奠也非祭也嗚呼奠用脯醢特食物之類已耳牲殺非所用也賓朋如有愍死之情其爲奠也亦如喪主人祖奠之意張具柩前傾爵致餞一若送朋友遠行然不亦可乎若之何具牲殺紙

錢以祭而濮謂之奠也哉此奠祭兩字之義溷濟而無別者也愚不才無知識妄攄字義疏辨之未知是否幸高明裁教之議論極似五雅而精義却為五雅之所未及每讀文公四禮竊謂呂新吾疑翼而書實能補文公所未備若鄧潛谷之詮註則不及也起新吾而見此文當亦首肯 彪西

繼母喪服辯 節數字

曹續祖

人道禮為大禮之用莫要於正五倫而五倫之所由正也自夫婦始孔子序卦傳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之倫緊重矣哉蓋婦也者女子旣嫁之通稱也而偶乎其夫而嫡之則曰妻妻者齊也從一而終死生與夫偕者也故臣之良也無二君夫之義也無二妻而婦之貞也無二夫矣胡氏春秋傳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卒繼室以聲子又娶仲子傳曰繼室經曰仲子俱不稱夫人春秋之不夫人聲子仲子乃夫子正名定分立萬世之大防後人獨不講於繼室之道則何也繼室之婚以女也猶不可為妻而納再醮三四醮之孀婦而妻之抑又何也且孀婦而再醮三四醮是婦也而有三四夫矣其為婦也貞乎如馮道之於五代歷事四姓十君其為臣也良乎不貞不可

繼人妻以為之妻庸可繼人母而為其子之母乎母非其母則子（此以下續證）非其子也明矣若之何援家禮繼母之死之服不辯其為何繼母（此以下法證）也而槩為之服也乎朝廷馳封之典不及品官再醮之婦蓋所以抑敗節而勵貞烈也士大夫於敗節者為繼母而概為服如士大夫以品官而例應封其母亦將冐及此母乎夫之封不得及再醮之婦則子之封必不得及再醮之母也亦明矣夫家禮定制為繼

母義服三年原為其父娶女妻而繼為人母者也且不曰正服而曰義服焉則嫡繼之義自在矣若奉再醮三四醮之婦而槩曰繼（此處王當用義字）母為子者悉居憂而成服焉繼母之服之義顧如是乎於乎禮教不興江河日下父子夫婦之倫亡也久矣能勿辯乎哉

極似朱萬善論婚姻律使態先生見之應當附學統之後作一注疏彪西

曹先生目擊婚姻之道日非特著此辯家大人取而公諸世誠有懼乎其中矣翻敢僭續一言曰繼母之服人子所以事其父也再醮之娶為人父為人夫者之責也斯辯固與文公禮義相發明云後學范薊頓首識

人才疏其一 進士 李旭升

題為仰體聖主憐才之盛心敬陳疏通之末議祈賜採擇事竊臣邊鄙庸儒猥荷皇恩授置言路思無寸長仰答高深竊見我皇上軫念民依憂勞宵旰比歲以來非常蠲賑曠古難能誠至德彌天深仁匝地者矣乃尤於用人之際時為加意伏於正月十八日臣隨九卿班末恭聞聖諭以正途壅滯為念天語煌煌眞足垂萬世典謨一時諸臣跪聽之下罔不手嵩呼為社稷蒼生慶幸伏念我皇上加意右文於春秋兩闈慎簡公明（惴才盡心和盤托出）種種典禮至隆至備即此制科一途不知費幾許金錢勞幾經慮而始得連茹彙征儲材待用則此輩正宜及時効力上報國恩乃挨年需次遲至十餘年始得選授知縣志氣既已頹靡竭蹶辦事筋力就衰易至貽悞地方所關匪淺鮮也伏查舊例雙月大選知縣十缺之中進士分選二人舉貢三人推陞捐納五人近增招民例一人十一缺之中進士僅選二人分缺太少益致壅滞臣愚以為既可增捐納者一名於十一人中分項選用獨不可增進士一二名於十二三人中分項選用乎再查單月初選俱係捐納及起復之員進士急選從未得與合無於單月缺內亦量增進士一二名似亦疏通之一法也至於近省舉人五科始得揀

選揀選之後又須守候十餘年則三十歲中式之舉人至是已年近六旬服官之日幾古人致仕之期即令精力康强而案牘簿書蒲然疲役未有不致覆餗者 臣愚以為揀選舉人亦宜併議作何疏通俾向之需次久待者可以早選數年則進士舉人不致有壅滯之患而均得以有用之身上圖報効且於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補也云云奉 旨應如所題著增進士二名

辭婉而達理約而周讀者但見其踈踈朗朗以為奏對之體式應如是而不知作者用意殊深且遠也曾子曰百年之計莫如樹人猶信 彪西

人才疏其二 教職

李旭升

題為教職關係士風文教請酌均平選授之法以勵人才以弘造就事竊惟 皇上御極以來文德覃敷聲教四訖雖山陬海澨之鄉亦莫不詣辟雍而就學爭自濯磨以奮興於 聖世我 皇上夙夜宵寐無在不以崇儒重道為務故於 簡昇學臣之際往往其難其慎益誠以所關者甚鉅也伏念教職之設雖屬微員實關風化方今士習浮囂奔競日甚膺斯任者必得經明行修老成耆宿之彥庶足坊表人倫與行文教則凡恩拔歲副皆係正途貢生自宜一體選授俾其鼓舞思奮樂赴觀光而於 皇上教育人才之至意方周浹而無遺也 臣於此不禁竊有請焉查定例內教官一途惟歲貢由廩生積年挨次始授訓導此固其應得之職而恩拔副貢除教習考授知縣外悉與捐納監生一體考職今捐納之歲貢借此捷途皆得選授教職而恩拔副貢竟不得與夫以拔副貢生素習詩書寒窓燈火之苦久已身歷備嘗以之明倫講業課士校文正所優為乃兀兀窮年冀一教職而不可得反不能與捐納歲貢相頡頏良可憫也 臣請嗣後凡係拔副貢生不論已未考職有情願就教者亦准與歲貢一體分缺選授庶司鐸多老成而寒儒不致淪落上可以付 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典而亦綱維士

風文教之一端也云云奉旨該部一併議奏

教職實關風化此千古名論也試觀故明盛時有為御史者為翰林者若楊文貞魏文靖年尚書等皆由教官出身近得此疏應有後來居上之兆彪西

人才疏其三

部屬　李旭升

題為請酌行取候補之員分別補用以收實効以勵官方事臣山若竊見我皇上萬幾親總百度咸新特於吏治用人之際尤加詳擇凡有超擢補用之員俱行引見靡不斷自宸衷伏查康熙三十八年部覆臺臣朱廷鋐條奏候補保題卓異等官不入各項班次遇缺即補欽遵在案即今行取考選科道入員除梁任已補禮科給事中外其未補七員皇上軫念補期淹滯奉上諭魏壽期等俱着授為試監察御史仰見我皇上加意賢良自亘古以來作人之盛未有如此異數也獨是行取知縣除考選科道外其餘以主事用者俱回籍候補輾轉挨次不無壅滯之虞臣查從前行取自康熙三十六年候補主事梁浩之等二十人今次考選主事蔣彥泗等二十三人前後四十餘員至今尚未挨補一員若拘定例與捐納各項人員分缺候補則部缺少而選項多他途累累正補寥寥不至守候十有餘年不止臣竊思行取諸員皆由督撫保舉更經皇上親定較之卓異人員尤為鄭重即銓敘之中未必人盡奇薦異等而錢糧清楚無累考成案牘明晰罔罹參罰以視夫貪婪不法與虧空帑庫動至盈千累萬者相去奚啻什百乃不能

及時効力展厥才猷而挨年需次坐致衰頽不亦重可惜乎　臣請
將此向行取主事或比照卓異人員不由班次遇缺即補之　俞
旨及銓而用俾之辦事部曹必收成効即或分項候補請較捐納
人員破格多用酌補行取二人間補捐納一人著爲定例庶壅滯
疏通選途平直司曹有實用之材（知人安民一以貫之）外吏感奮興之節將見撫事知
恩循良奏績莫不踴躍於　聖明之朝矣云云奉　旨渠浩之等四
十三員俱着即以五部主事額外補授

注意無偏無黨立言有典有則宜乎諫行言聽捷於桴鼓也　彪西

先生自記曰一朝而盡授額外主政已屬未有客冬又於額外
中擢台垣七人附識以見　國朝四目四聰之盛云　後學范瀚拜識

人才疏其四　武科　李灿升

題爲敬陳武科進士考授之法以疏選途之壅滯以資干城之貫
用事　臣辦事衙門仰見我　皇上神武天授德威遐播而　睿慮
深長時勤武備提鎮大臣屢加試閱副參遊守悉令　陛見親加
考試下至領運守御千總等員亦令內大臣部院堂官較閱弓馬
分別優劣考居前列者即行選用又於庚辰科會試中式武進士
內特選騎射優長人才强幹者三十餘人量才拔擢誠以糾桓之
士用貲及時　皇上破格選才慎重疆場之寄至深且遠也　臣伏
思歷科武進士挨年推選爲期恒遠蓋中式之時必多年力精壯

演習技能至於守候部選或遲至五六年或八九年不得一官又
致閒散銷磨困頓人才壯健者漸就衰朽弓馬嫻熟者多致生疎
即有諳曉兵機通曉韜畧之人而筋衰力弱不足副閫外之任用
循坐廢殊爲可惜　臣愚仰請　睿裁合無將武進士至庚辰科以
前未經選授有情願效力赴考者不拘科分准其於本省督撫具
呈咨送兵部按期彙齊　題請　皇上親試或遣大臣會同考閱
分別優劣等次如弓馬技勇果係精練考居上等者不必挨定科
分遇缺即照名特補其餘照常部選或候習練精熟下次考居優
等仍如前擢用若考定人數用完預爲咨明再行考取如此稍爲

變通則人人感激思奮庶精銳有及鋒之用老弱無倖進之虞不但武科疏通而地方實收得人之效行見宣力疆圉者皆桓桓虎衛之英折衝禦侮者皆赫赫鷹揚之寄矣云云奉　旨該部確議具
奏

孫月峯評子瞻無沮善曰說得盡情却又近情鍾伯敬評子瞻蓄財用曰論事之文如說理惟子瞻能之合觀兩評曲盡此文之妙彪西

前後四作洗盡脂粉獨抒情理眞經濟莫如此大文章莫如此㨗約齋先生未竟之志事續環極先生格心之作用者吾於晴海革觀厥成又評

勉齋伯兄傳

李旭升

先兄諱昉辰字元生號勉齋自十世祖由孝義遷蔚遂爲蔚著姓
先王父恒嶽公先府君約齋公立朝居鄉遠邇至今尸祝弗替吾母史恭人生余兄弟五人勉齋兄其長也少有大志惟以讀書砥行爲務余在髫齔時同就外傅兄即隨事誘誨望旭升之成甚於己天性友愛諸弟倚之如慈母而稍不若於訓則呵責之若嚴師余幼間事嬉戲未嘗不畏兄之見之也迨補博士弟子員月凜兄教惟謹兄於文攻苦有得每試必高等然數奇輒不售維時府君宦於朝先王父春秋高不任勞勸內外事繁乃畀兄肩其任鉅細斬斬無不就理者以故不能專力於學而獨望旭升者日益切一不以家事相溷聞謂旭升曰吾以弱質上代大父勞學殖荒落所不暇惜若美才不早自努力異日何以大吾門爲祖德光也且兩恭人皆前逝不思有以慰地下心乎語未終淚爲簌簌下旭升亦涕泣承命弗敢忘乙卯薦詩房首卷僅中副車兄泫然曰幾得復失汝事當有未盡者可徒咎命哉丁巳始獲與計偕兄亦以是年貢於廷壬戌旭升成進士兄而後喜可知也曰吾祖之種德深今之食報將於是乎始先恭人自此有子矣旭升倖博一第方謂自今以往甘苦與兄共之而豈意其奄然遠逝也先是辛未春兄來

視旭升京師曷以古人臣事君之義余亦幸兄共晨夕可匡吾所
弗逮以先府君在堂席未煖即歸兄向以積勞致疾至冬勢增劇
旭升在京邸聞之爲日夜跪禱祈以身代幸漸得瘳當兄病時有
白頭兄弟古今稀不幸三實
從兄昌齡鄰居每夜祕不使人知輒焚香籲天曰寧死余願全弟
以撫我之子若孫也噫異哉從堂昆弟不難捐其生以益算兄平
日所以待之者可知矣則兄之所以待同氣者更可知矣乙亥夏
先府君見背兄哀毀逾度自衾迄葬盡誠盡禮無毫髮憾而病亦
寖深百日後旭升奉府君像偕母氏歸城中越三四日輒一候起
居見兄形雖瘠而神氣不少損當不致有意外憂無何夙疾忽大

發遂至委頓惟問旭升不置口時正丙子春二月一日也余適以
是日至兄一見喜甚握手慰勞如常時初不及永訣語乃竟於是
夜端坐逝矣嗟嗟彌留之際專盼旭升至乃相對轉無一言者以
真友愛在此
余能默喻兄意不欲以待恒人者待弟也兄於旭升之死彌切四
十年來友愛周至與同極同痛兄愛弟一生弟未報兄一日此旭
升所爲仰天椎心過時而悲愈甚也屈指數載以前垂白承懽塤
篪迭奏天倫樂事視若固然旭升承庥席庇得以其身殫力王事
可幸無内顧憂曾不幾時而先王父捐館舍先大夫繼之伯兄又
繼之旭升即强顏視息其於吾生之盛衰聚散爲何如也然則余

之悲兄者又安有窮乎哉兄有五子俱有志樹立異日伸兄未竟
之志而勉勵之使有成者固余責所不敢辭者已
任丘龐氏塏曰、魯論首章孝弟爲仁之本次章惟孝友於兄弟
故聖賢於孝弟三致意焉東生道其家世孝友之氣藹然可掬
云云皖水龍氏燮曰、讀給諫君制義自序云十歲喪母父命長子
元生教育不特外事不聞即飲食起居亦忘其寒暑饑飽云云合
觀兩評勉齋之人東生之文一以貫之矣彪西又評
李公凱之伯氏行畧、李東生之勉齋兄傳、可作壎篪並吹、

爲父禱天疏 二月二十三日 張象蒲

牒爲父病安危未卜子職纖微罔効謹籲天延壽哀請身代以終養道以答深恩事竊惟造物之脩短莫定人寧違天親恩之浩蕩無涯子恒瞻父讀蓼莪之雅生鞠偕悲發金縢之書子臣仝願人懷可慨天聽匪高玆因 蒲父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儒學訓導張峻瑞叶星雲靈鍾河岳毓東王發越之秀氣滿西關孕北極含蘊之精華放南斗孝純忠正風節標經史以傳智員行方名實越儕俗而上冲齡蜚譽庠早領袖乎文壇强年布青氊能鼓吹夫鐸訓棲枳棘而養晦時運才長贅官花以流芬不厭官拙十載薄宦四海

空囊競推楊震之四知將騰聲於芹藻胡阨鄭虔之三絶倏遘疾於膏肓憂切同官徒懷山崩之懼驚聞多士誰弭星隕之災銀鹿寒心黄犬急足時不孝棲遲燕邸檐遊子而思歸忽門役奔自亙陰告嚴君之抱恙一朝耳信互道魂飛覽手書則顛斜不倫半疑非而信是訊伻語又荒惑無實覺多危而少安擬買卜占籤總是呼天難問奈遥山阻水急欲縮地無籌凄楚何言驚悸焉措伏念 蒲父官卑祿薄僅獲綰此半綸戶大家貧咸借支於一木内難與外侮交伺如薪積多而欲燃上疑與下貳叢生似川壅久而將潰弱線挽千鈞之弩不堪斷絃孤石砥三江之潮豈容決隄彼尚平之債未畢猶其小焉而疏廣之志不酬抑有待也且以 蒲如豚不類似羸無成而嚴過於師策駑駘以服駕慈比諸毋長烏鳥而吟風望顯揚者惟余一人其如帖括才短須震厲者自我而世乃復恢弘術疎方期報稱於前愆豈意顛危乎中路在 蒲父慎疾寡欲且無龍鍾態猶然矍鑠之翁但年來食少事煩兼有室家憂殊鈌順養之道況乎子妻淵絶知痛癢誰與關心僮僕凝頑諛參苓豈能辨性料無箇中之劑竊恐投藥而病轉增脫有意外之虞勢必責志而情莫告惟玆萬慮之縈繫爰思百首以懇恩竊謂 蒲父之望如泰山梁木不當死亦不可死至若不孝之軀特鴻毛蟬翼不

必生亦不敢生故願損小年益大年雖有身猶將贖也倘許奪少算增多算即九死亦無悔焉伏祈留未喪之斯文俯垂護念扶浩然之正氣默示篤生如不孝蒲柳春姿望秋始零則求减十年之壽蟠固喬木萬一 蒲木槿朝榮抵暮即落不妨殲一介之命代僵松筠帝鑒臣心憐其子當更憐其父天從人願假以日不啻假以年飲淚乞靈叩哀請命

句斟字酌意轉筆隨一腔純孝透出楮墨之外若但以文章論之猶是皮相 彪西

辛酉春先祖母病篤家大人曾有此疏子小子比而讀之心同理同其揆一也 後學范翀識

三七告靈文 三月初五日 張象蒲

痛哉父也捐賓客已二十一日哉今上已後二日為寒食辰兒燃香陳殽將涕泣致一詞(井井有條)謹先設祖考妣主座於西屋焚幣奠酒以妥以侑而亡弟金亭附之體父志也我父其知耶其不知耶兒於成服之日累累數千言告我父祈於夢中一晤(只得如此與于申午秋日之景大同)今又數夕矣竟不可得意者在今夕乎然我父何絕兒一至此耶我父平時愛兒如珍從前鞠育教誨以及成立竭盡心力不具論自兒去臈十二日來署我父不衣衣我不食食我且已勞而佚我已寒而燠我較之往年倍增鍾愛即兒赴都時父以目送俟兒去遠乃歸歸覺不樂然終不形於言兒爾時亦不知僮僕輩頃為兒言之父之愛兒如此今竟不畧為顧念俾寐夢中一會耶豈果生死異路幽明永隔乎兒念不然猶是恨兒入都不返未得訣別遺囑故棄絕一至此也不然來復之說雖云杳冥揆之以理亦有固然吾父生而為英死必為靈日星河岳同此不朽精魂豈遂藐藐耶兒素稟羸弱兼以嫘嫘哀痛面目黧黑形容枯槁數夕以來伴我父之棺無時不哭幾不成聲且不能淚我父即恨兒棄兒獨不憐兒之望父幾於肝腸斷絕乎我父平日倔強勤苦志願甚奢緣寒乏艶繫凡百心事未能了了易簀之時骨肉無一侍側父即欲言誰是可與言者彼時既

未及言豈能鬱鬱終不言者兒之日夜悲號祈求晤面正欲細聆庭訓銘諸衷腸以圖次第報命耳不然者不孝之軀又何面目見我父之主親乎父屬纊時所存銀錢已用盡兒自京帶回者又用盡不惟衣衾棺木此心負負即計七致奠亦未能盡此心於萬一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兒之罪通於天矣經懺之舉吾鄉惡習異日歸家子婿輩或不能免(習俗移人真賢者必能免)茲謹遵家禮一槩屏絕今日之奠酒餖餅果香燈錢紙而外一無所有我父尚其鑒之但兒實不肖不能繼我父之志慰我父之心有負我父之愛而乘於人子之誼我父之來其為含笑耶為攢眉耶兒皆不敢知惟異日之夕矣統於夢中示之(凝望哉真望也不凝不真不真不凝)我父其聞耶其不聞耶傷哉父也竟與兒作生死別幽明隔哉傷哉痛哉

讀此文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或疑此人子之同情也予曰不然人同矣情未必同情同矣揮筆磨墨落紙伸腕時未必同 虎西

翟一齋哭父一篇李麗生思父九問得此鼎立乾坤可不塌壞 又評

七終告靈文 四月初四日 節數字　　張象蒲

嗚呼吾父（貝㕘試下）七七之盡何其速耶 兒自奔喪以來哀至則哭薦饌則哭撫衣裳則哭觸所經行坐卧處則又哭遇公事父獨不與又哭檢書笥遺筆墨則又哭或夢中哭或寤後哭或求夢不得而哭我父來臨亦必慘心絛目今四十九日之期盡矣過此以往豈遂逝而不復耶 兒於五七後屢夢柩警憂疑無出從僕人之請設家神座於東室祝之妥之數夕來稍稍安伷我父魂魄想應晏如其庶幾永憑依於此以待返輀車乎前擬歸櫬入宅恐家中惑於俗言（分明聯下面語）故未敢啓今已商妥矣喪事用度亦着預為料理歸家或無足慮

所慮者此行之艱於赴耳目斷關河心傷荊棘鄧通山旣不我假長房杖又不可得束手無展惟有日夜涕泣而已昨張州尊自都門寄來唁札兼致賻儀尚存古道至其他則皆可望而不可知矣嗚乎時勢兩難人情萬變僮僕斗役辜息大半擬一二日內分別驅散非敢攺父臣也我父靈爽昭昭尚其鑒取至我母日夜涕零祈於夢中勸之（至於好處見真）陳姨染病垂危祈於冥中念之大妹稍有起色仲弟頗萌悔心似可無虞惟 兒哀萫交集尪羸不任仰冀我父默相於陰嗚乎七七雖盡而父在天之神必不遠往 兒在疚之心必不能忘自此以後 兒有生之日皆我父之靈爽式憑而有哀悽愴也慽

聞慘見乃思成之驗讀禮說詩全一思也永言孝思 兒不敢僭竊以是志之但不得而無財恐亦不能盡禮惟竭誠致哀而止今日之奠雖云菲薄猶是向者之菽水也我父鑒 兒苦心當必慰瞻望而歆甘旨目下諸事膠葛不能遽竣輀車載駕當在夏秋之間我父尚時時鑒臨附柩言旋萬勿以七七已盡遂留戀天上無意人世而一逝不復還也嗚乎孤影自憐靈燈為對四十九日幾於千秋萬歲矣傷哉痛哉言之悽然雨涙

言之重詞之複總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一片眞心腸（彪西）

桃鄉記 己未

張[illegible]衢

一桃主人於修月堂前蓺桃一章五年而成陰柯葉舒茂葩實灼(呂新吾曰妙語寫他嘴人問道遲祉)離而其最足寓目者影橫蹤斜如龍伸蛇眼狀雖酷暑之辰綠蔭交鎖四壁如秋主人卧綉雲榻酌葡萄酒手卷掌筆容與其間殆將老是鄉焉爰扁其窓曰桃鄉而自號曰漁史且綴以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吾所志也天下桃李盡在公門非吾敢期也曼倩之偷蹊於誕劉阮之採近於媱彌子之餘桃權倖階也香山之櫻桃風流過也余之以桃鄉也其在桃花源乎夫桃源漁父之說自淵明始後世言避世者必稱桃源而卒無有好奇問渡如漁郎者何哉功名熱於中富貴橫於內酒色迷其神嗔愛耗其精入朝市則情怡過山林則氣結遇古衣道貌則鄙若楚囚見鮮衣怒馬則羨若天僊嗚乎縱使若輩梯山泳水偶覩所謂眞桃源者在亦必當面錯過不亦雲霞障其面草樹錮其門虎豹砥蜴張舞於前魆魔山魈恐怖於內矣何者神山之中必無凡夫而活國之衆鮮具仙骨也(讀之定有觸顛者)如淵明所記境界一一自漁郎口中道出而太守則迷而歸劉子驥復病而不果豈二君之好奇反不如漁郎歟漁郎忘機息氣眞如羲皇上人無一毫名利橫其胸次故神與天游得一覩桃源之勝然究之亦以愚而入非以悟而入者向使漁郎果能

絶欲定情抱真守潔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則避秦人必將賦招隱之詩結遊仙之侶與之徜徉洞壑而不使復出矣豈待洩露春光而乃爲之迷其歸路耶夫刺股懸梁而枕戈手刄者名爲之動也跋山泛海而宿雨餐風者利爲之役也而所謂真桃源者往往在澗壑斷續之交藤蘿蒙翳之地猿狖居宿之間妖氛雄據之内其中有人焉不知其姓氏也何名之求不復有烟火也何利之逐處綠溪丹嶂之外而無名韁利鎖之招宜乎問津者避之如仇而去之若浼也主人五歲屬文十齡就校困頓偃蹇一無所就洎今二十年矣讀靖節先生記頗有悟於其間故因桃爲鄉以漁作史亦自附於山水之餘而中立於朝野之間者矣無名利斯無榮辱不忮求乃不怨尤醉可以鄉睡可以鄉安知桃源無棟宇也花可以史樵可以史安知漁郎無筆削也(此枝頗好烏水面落花詩也若誤作道遙秋水則非矣)榻以綉雲無金針也而花可生彩堂以修月無玉斧也而筆可代柯則是桃之爲鄉誠廣漠之野空潤之疆也英雄本色不爲世人牢籠而一片雄心兩隻俊眼必能跳脫於身外領會於宇中即不必毀冠冕變姓名攀松蘿隱林麓而離奇偉岸之氣幽異宕往之才蕭踈散誕之風靈變空曠之致自能與洞壑岡嵐相爲出入上下又安知藐姑洞中氷肌雪膚者非即當時之避世人而特闢此別天以待奇士耶世

固未嘗無好事之儔而或以畏怯不敢至或以羈絆不得至或以罷駑不能至且有求爲洞中之桑麻鷄犬不可得者而主人乃自結一蘆醉夢其間手二十一部之史書論其興亡得失而私爲訂正於見聞之異詞即自稱曰漁史不亦可乎是故桃花爛熳得吾史之鹽桃片飛揚得吾史之往桃葉葱鬱得吾史之腴桃枝扶疎得吾史之潔而惟是一影橫窗相吊相憐春夏秋冬各變其態風雨日月屢正其容縱橫顛立肖高士俏麗之行偃仰屈伸協達人時宜之用則主人所坐卧與游而古今是稽者也世無漁郎必有望吾鄉而反顧卻走者然桃影蹁躚窗外萬一有好事若太守者來亦不致有分明便是桃源洞不見溪頭流落花之歎耳吾將以繼淵明之好奇而嗤子驥之無緣也豈但爲醉鄉睡鄉之續而已哉

（大而非誇）

忽飜忽整忽莊言忽諧語頃刻之間變化萬狀此殆得公孫子漆園子之神者文章至此盡乎技矣予猶取其中有呼聾振聵語不減姑蘇城外半夜鐘聲　彪而

此篇陸爲諸生時筆也想其胸中海濶天空　又評

募建義橋疏引

張象蒲

（開手擘畫[illegible]上）

今之所謂義者去古遠矣古之行義也於事之宜者斷然爲之不貪禍也不好名也何利之與有後世俗媮行衰惟自私自利之爲於義之宜蔑如也孔子言見義不爲無勇豈自今哉近之惑因果者固佞佛而喜捨慕豪俠者亦輕財而樂施雖非信能義義之名恒歸之故學有義學田有義田塚有義塚而原其心非邀福則務名仍無出自私自利之爲耳然而以利始以義終苟其於事成而人濟君子有取焉（勉強行善君子有取）吾平郡西瀕汾水夏漲冬涸行人患之故有官舡官橋居人猶病涉也以善舡善橋濟之仍不給又建義舡義橋亦猶是善之意也地震之餘舡既漂没橋亦腐朽今夏余倡義造舡舡成矣橋未遑也故建橋首事人某某負謀於余余辭負曰君於舡之義勇以爲之矣於橋之義顧退然是事不終也天下有好義而不終事者哉盍以三寸管倡之余竊惟人之趨利也如鶩從義也如登貪心先之慳心繼之也惟貪也故趨之易惟慳也故從之難舍易而就難誰其與之雖然今使人無故而出其金錢粟帛以行義則人必吝如曰爾能出金錢粟帛則可造無量福吾知其咸樂於施矣（天下中人多故有此論）又使人毅然而出其金錢粟帛以赴義則人必怯如曰爾能出金錢粟帛則可得不朽名吾知其咸勇於施矣此無他

貪利之心不勝其貪福而好利之慳時破於好名也且夫利以專敗義以衆舉茲役也使一人而施一樹則百人可以爲功一村而成一間則三十村可以有濟今吾汾以西之村不下數十而其爲人也亦夥矣苟易其貪利之心以貪福好利之心以好名將虹梁架天龍馭蟠地可計日竣也於以紓官橋之困於義爲急公分善橋之勞於義爲成美而即以繼吾舡事之終於義爲任事堅而濟衆溥斯其爲義豈有量耶或曰今將釀金輸粟以成斯舉也猶之（照應前後純乎古文作法）乎義學義田義塚耳烏乎義余曰此所謂以利始以義終者也夫今之所謂義者去古遠矣然余猶幸其好此義也義故爲之序

義爲事之宜爲確是中人以上事説到邀福好名處似乎可以不疏矣雖然猶幸有此好義也想作者注意當求之春秋吳六千樸之間　彪雨

續垂棘編第四集目次

卷九

周訓成　字方叓安邑人己亥進士歷官大叅■

馬光裕　字玉翁安邑人丁亥進士歷官吏部給叅

賈鳴盟　見七卷

晉洪洞范鄗鼎彪西彙選　受業靈石宋一㢸參閱

始祖高曾祖傳序

周訓成

裔孫其曰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周公之教也秦乃嫌其臣議君子議父夫議不可（祭統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頌揚獨不可乎不察其義輕舉古法而廢棄之此與捐其祖父何異且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物之與人一也一於人而不能古物之所以愚一於物而能詳其本末人之所以智若前人有嫩後人不爲之稱道得無庶物同蠢乎惟夫風不捉影不捕事物不具無所觀以史氏之例推之

五世祖以上盤古之前也既不能鑿空爲名號曾祖以上結繩之際也亦不能無端爲文字雖立傳示不敢畧卒莫能具一事蓋郭公夏五史之闕文孔子稱之矣

祖父傳序

周訓成

諺云子孫有善歸美祖父是殆不然後世以幹蠱爲名將何以處其前人乎夫圯族而生齊聖亘古一人耳其餘後先相若爲幸至察其行事本末率皆百千以積十一以報適生天地報德之時不知藉蔭而然顧謂子孫爲光於祖考不亦過乎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合觀兩作脫盡習俗迂見　彪西

上吳制臺書

周訓成

某舊係編氓頃爲屬吏伏惟憲台大人閣下風行兩粵氣備四時凡在宇下莫不沾恩至曲宥疎直俾得暢所欲言教其可否以施行于粵西因之叨遷內地則未有如某之厚幸者也九月奉辭憲階又過蒙獎借寵頒迭下感激之心永於江水後以十月初四日卸事初八日出桂林計自龍城登舟凡三閱月然後抵江左顧念（四語綰擬一篇精神）感恩圖報者天下之同心慮患圖存者當官之大義其雖遠離右江仍有不敢去諸懷而竟置不論者夫粵西之不安者十有一其救之之道八今請先言其不安民各謀生或驅以死吏之贖貨也

盜之焚劫也猺獞之窺伺侵掠也加以水旱不時饑寒切體民之蚩蚩其何以安追呼者在前號饑寒者在後露刃相攻者在左右士獨何心能安弦誦朝攻暮奪逐逐狼顧行旅何以安戍樓相望晝夜不遑兵何以安干戈之後拋荒散離賦額難充考成期迫爲有司者能安乎毒蛇猛獸瘴癘彌天文書期會奔走不暇食雖廝役可得其安乎奸猾唆使爭奪攻訐大小土司得安其土者有幾乎歷世銜怨賊殺相尋强必兼弱衆必暴寡子忍鬻親兄婚弟室則猺獞之不得其安也爲尤甚法不嚴則廢事令太急則民逃久之吏役受賄畏刑挾與同寘有司遂至於束手是官吏與民上下皆

不相謀而不得其安也深箐熱阪種類各殊薰之邊楚邊黔滇邊
安南內既隱憂外仍虎視分防四五千里額兵不過二萬策應不
及則大小將領欲其無危心也難矣或道路或鄉曲或本地風烟
或他鄉流劫有司聞警而不能制則請兵兵分力薄戰氣不壯避
險譁亡則恐以養癰而釀成他日之大變此不但兵民下吏不安
上憲之心不且如懸旌之無所終薄乎（步緊步文心之妙至此）所謂地方之不安者益如
此其拯救之道一曰除貪墨獎廉吏二曰練鄉勇代戍兵三曰宥
小過以全人才四曰核空糧以實軍旅五曰和文武以銷內釁六
曰驅逐外奸撫綏猺獞而變易其風俗七曰靖土司之難八曰崇

學校正人心以爲久遠之計夫粵西大兵大疫之後見存者皆死
事之餘也撫育尚恐難全顧可肆行朘削乎誰爲卽墨誰爲東阿
黠陟明而吏可勸民生乃可安若或兩存政必不舉然以多變之
地雖有善政不能卒化剽掠難禁獷俗難改有司之法令不行兵
甲之誅勦不及東捕西出不勝其紛此莫若察其可與爲善素爲
鄉里信服之人誘而結之釋其前事督以後效使之練土人遏亂
萌葢其同鄉共里深知蹤跡內變難生外侮難入雖或事出意外
發而卽獲以視有司之追捕遣兵之後期其爲效也殆不止於十
倍此法旣行卽分防之兵亦可撤而歸伍矣天下之入仕途者喜

粵西之爲官吏者懼一懼死亡一懼譴謫每有掛冠保妻子之心
爲政不力逋賦流言又亂其意則黽勉救時以副委任者無怪乎
其寥寥矣是故伏莽不靜但責其緝寘盜不以參劾奪其職歲事
不克但求其完額數不以後期爲之徐溫以相接誘掖獎拔開其
前進之途則人人樂於有爲政事必有可觀矣額兵不足以敷戰
守尚可虧缺乎主帥無計以資奢侈能無扣尅乎少扣仍不足多
扣又恐其譁譟於是乎傷亡不報缺額不補而冒支其名糧按册
有兵臨機無伍厮養僮輿又受餉不入正隊經制一千不盈七百
今當痛除此弊兵必稽實餉無虛冒然後可戰可守行伍不患其

單弱設兵以衛民也兵聚而民散兵强而民畏畏之既久必有禍
心且無論其操戈也猜忌一生訛言孔多爲之上者不平其心各
求其勝將見外侮易禦內憾難除非地方之利也察其起事之因
銷其未形之患惟在推長引過以保地方無事而已矣其嘗招致
獞人身入其室分之以食繼之以賞彼皆樂於見用效力成功以
是知據險不出犯法違禁皆他鄉之裁兵猾蠧屢犯誅戮之徒竄
匿蠱惑故激其紛擾以借爲安身取利之囮也今察其名之顯著
者先驅之而後及其餘黨庶引誘之路旣絕作惡之心可改因而
漸與接近導以羞惡變其野歌內亂之風化其種樹誅佐之舊壑

其土養其人各食己力不貪他人之所有即毒霧窮荒可以一變而為樂土也土司之保外奸更甚於獞人初惑於奸僞後受其傾危媒合逆目紊亂宗支引誘稱兵擾亂爭奪此其法在必除也明矣奈何藏匿不舉欲遣無由今惟核明宗序以定承襲其有爭襲案累世不寧者計惟改土為流以斷其本焉然後可至於昔之為吏者歛土司今之為土司者疾流官不論清濁槩稱擯已奉文不報越奏上臺夫內外之分上下之辨猶如室之有壁堂之有階遞進遞上而知其尊若踰墻而登則已視堂上為野外之丘狐狸將越之尚何尊敬之有此在戒有司之正已不貪土司之利而土

司亦不得幾上妄行以亂古今之大體夫如是則越民可保越地可寧變亂可以不作然後頒詩書崇教化培植有用之才董率無知之衆庶幾前以慮患圖存後以久安長治也然必擇人以為之先而使其餘者觀法焉若卒然槩責以速效則恐移風易俗使民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為雖內地猶難之況彼文身烙蹠之別徼乎哉其身離粵地心念舊恩故敢以長言瀆憲聽伏惟賜覧而採擇之臨禀南望不勝悚切瞻戀之至

設身處地對症下藥實經濟真文章力能行當以行言力不能行當以言行 彪西

答友人修家譜書　周訓成

吾家譜牒殘缺久欲修集緣病不能舉草頃念時變不可知加以衰老日尋今茲不為捉筆恐祖宗盛德竟成湮没後茲或欲觀法無從焉寧不惜哉夫作譜之難不在不文在不核核矣猶恐不嚴朱虛之歌所當深念而前世又患於濫引文昭武穆動飾觀聽夫既已海濱山陬千年編戶猶以古聖先賢為口實祗見其顏之厚耳是故應闕者闕不須百世應削者削勿濫他族惟於應補者則補之祖父之傳不辭草創誥敕之文所當載入廟祀隴圖必務周詳訓詞禮節必馴雅可傳而乃可執筆也公今曰汝南同譜乎是

所謂邑令尹之赴任者也晨出古碑下鐫曰文中子故里尹曰文中子之後有人乎有隸遂承之詢其名文某也尹曰答之頤不可以噴飯乎

昔承翁鉄菴惠教族譜不濫不遺甚愜予心使見此書應亦相視而笑 彪西

蠹魚傳　周訓成

蠹魚者名蟫書城人也體弱善伏好群居而嚙其先世有曰鬼者與蒼頡同時頡造字鬼害其能夜哭因聚族謀欲除之適女媧氏煉補天石未就雲漢決而下流遂漂其族化爲魚湯之時天下大旱魚子復爲蝗食禾稼湯禱於桑林而驅之或集於木藪木處中其名爲蠹或伏壁復爲魚形而小因名壁魚或因其色名白魚惟入人簏笥書帙者則兼稱蠹魚云初鬼之族不盡漂散處四方在上蔡者爲李氏（李而法正而蒞合而一之矣）其裔子名斯者最與書相習而佻益甚聞秦昭王之相祿嘗盛稱五帝三王布其書關中韓公子非亦入關頡者書其徒皆好稱引古文不置口斯恨之曰欲除六國莫如兵欲除六書莫如火非秦之强不足以成吾事遂西行游說得其柄諫逐客譖韓公子殺之相秦並六國尊秦爲皇帝然終不忘相祿所布書（孔洮之於程朱殆無類是）與韓非之徒也怒曰吾以法令佐强秦並冠帶之倫安所用古文詞若屬乃敢盛相稱許爭是古以非今無乃欲形吾短而使秦法不見重於天下乎於是立起見始皇帝請盡誅諸挾書之徒聚故六國時諸所藏詩書於咸陽雜燒之令下十日匿不以報者族斯於是大喜曰祖宗積怨此其盡復乎此時韓公子非之死久矣復得請上帝假手趙高終殺丞相斯及其子太守由至陳涉起兵沛公西至霸上蕭何收秦圖籍書乃復行其後魯壁得詩書春秋魏安僖王墓得竹書伏生者年九十尚能（王篇）口授尚書卜商中公之屬所著詩序傳與諸家春秋皆續出益除書之令之必不能行也如此然李斯父子死而不忘其佻乃見其鬼祖謀所以復之鬼祖曰嗟乎宽哉殺也初作難自蒼頡纂起中書自管城子橫被天下能以版行自楮先生千年之間日以寖盛自生民以來未有縱橫若是之甚也是誠不可以力爭吾聞孟嘗君之客能入人秘笥竊其裹今效其法而變其所爲入諸藏書之所嚙食之即不能盡籍然斷簡缺其文不愈於聽其盛行無忌乎因遣蠹魚舉族以行戒之

曰石渠之閣盛其縹緗口延秦火毀自一方無聲無臭弱以謀强自是南陵白華由庚遂以絕其他古文或絕或缺亡天下不復有今書諸治古文者祭其跡爭欲得之甘心焉其族繁夥不可勝誅則盆之兆曰有椒其香於頡有光於是以椒汾篋蠹魚即奪氣以死間有詣中書上其事者遂定椒壁之制故壁魚爲之不振云

太史公曰李斯火諸書蠹魚復居中食之身既伏誅子孫亦爲人所撲滅（列頭以絕大漢）天之報除書之令何如哉雖斯有別子不盡誅然冒他姓散爲椽隸敢於增減文書漢魏以來已苦之其與蝕木之蠹同稱而見惡於天下焉宜矣或言蠹魚之化爲脈望乃通於仙何其不經乎

與趙鍾秀同年言命書　周訓成

命之罕言也懼諉耳孱弱無健步强梁復得藉口曰維天之故斯君子懼之矣乃今二者比比復未嘗一言及命吾恐任己之過甚於諉天寧若制之以言命而善可慰望不善亦可安分乎且知其不善而使力以挽之但有至誠可天未見鬼神掣肘夫然後耳目生動心膽不狂不至以頑冥決裂遺憾天下然則善學聖人者豈必膠柱於罕言乎哉幸勿曰此岑寂中破除一着也

袁了凡立命書有此心思無此筆力　彪西

與劉靜宸書　周訓成

昔澤潞步卒雄天下公驅馬太行見其制猶有存者乎經獲鹿曾否謁淮陰侯之廟天下事不可去懷不可着手徒對古跡能無留連乎哉今抵燕市幾何日或尚有慷慨悲歌者幸告當事曰朝廷有西顧憂若屬也可令以免置白首乎

靜几焚香讀之[illegible]見拔劍斫地五更鼓角氣象　彪西

重修藥王廟記　周訓成

召東城爲廟祀唐孫真人曰藥王由來遠矣城善圯廟以歲損里之人規濶狹半成之厚自下甃之達巔遂易材新其廟直廟西鶩道揭而楹而三通焉工起訖有年矣歲甲寅始請余爲之記欲彰善也示不忘也余曰宜哉夫人捐己私以急於公善事也雖一木一石更歷年歲而終有不可忘然君子之所謂善顧惟是一木一石之不私云爾乎夫以天道好生人情畏禍復得若神操方藥以調劑其間宜乎天之好無不遂人之畏無不免矣何乃呼籲時聞呻吟難起耳目之前夭札往往而有則知神之於人祐其可祐不

祐其不可祐而人之於疾也第當慎之而不在於祈禱今且有人焉飲食服物之細倫常名節之大無往不謹以自立於無咎以自遠於憂患或不幸災沴偶逢則鬼神必將呵護之不遑豈俟禱之而後救哉若其身心不攝自近危亡顧乃亟呼於神曰救之救之吾恐博碩以將難存許國工巧在望莫拯晉君非神之不慈向也人切震怒而至此適當其罰祝禱雖工竟亦置若罔聞耳然則人之入是廟者將爲神之可祐者乎抑爲其震怒者乎返己近思而君子之所謂善者可知矣

顏壯其迪吉録袁了凡立命書盡在於此　彪西

招撫逃亡令　周訓成

爲太平無失所之民流落有應還之日亟與招徠共歸樂土事照得吳頭楚尾水潤山高風尚清淳民無厚蓄鼎緣閩越流氛致有烽烟數載兵既結而餉遂增賦已壓而吏尚怒初亦不甘於遠竄既而事出於千辛但取偷生遑言保業及其流離既久苦於衣食多艱轉念歸期復愁索逋此所以目斷流鴻而心灰故里者也今者深悉此痛嘉與維新凡爾脫籍皆我編氓始緣逼迫而逃原非得已今奉招徠而返豈不爲歡莫言到處爲家終是故鄉可戀別已久而重歸相逢如夢經多艱而再聚食荼成甘若恐地方再擾

仍不免於奔亡（合天時人事而發議來）當念天心厭亂已全歸於底定劍閣一鼓而平況此黃茅之嶺滇池三驅而靜何言錦水之濱鳳闕之雲霓不遠法約三章虎臣之旗鼓更新凱旋六詔誰復輟隴上之耕當共受王明之福試念幾年流散婦子難免於饑寒若能一旦來歸鄰里仍通其水火田闢而食可飽燈明而枕可安與其斷蓬無定豈如集澤爭先即或曾經迫脅一朝騎馬皆須痛洗前非此日投戈雖復故閭蕩盡念已歸無可歸亦當就近投名求其樂能永樂倘及於望屋而食不肯回頭應計其無地可棲終難着脚抱虎狼以終日豈可爲常保稼穡而安居永言無禍至若歸來之日一例登收諸

續壟棘編四集九卷

凡積怨之家不容修報凜凜氷霜從茲消盡昭昭天日自可同觀我不食言爾勿多懼

風有我徂東山雅有我出我車將此二詩熟讀方知此文之妙　彪西

此集第一篇　又評

申飭官方令　周訓成

照得粤西土曠人稀山多賦少況經兵革之餘草下零星四五戶雖在城垣之內風前寥落兩三家莅斯土者能無以烟瘴驚心撫斯民者豈忍於虎狠嚼骨苟王曾無温飽之志何須多所誅求雖弘羊爲掊克之臣到此亦當改過彼荒途之刼掠頻聞豈其在官而亦刼在稽古則循良是慕奈何出政之無良故不得藉口於百孔千瘡乃陰欲染指於火耗常例止知已所應得不念民之萬難豈爲民父母之理乎哉本道奉敕而來首先察吏今者下車伊始務在寧民牧民豈得虐民且漫繫升堂之鼓貪吏何如廉吏可輕收暮夜之金況朝廷之功令森嚴誰容假借在制節之激揚痛切爾莫輕嘗苟爲碩鼠我聞而即以上聞如有甘棠民愛則無不共愛從此有陞有降兩路相分以及爲貶爲褒一言立判惟有清廉可尚而非情面可干慎之慎之勿貽後悔

包蒙吉評羅一峰諭屬文曰說職守極着痛痒說貪墨極中膏肓說本等受用處有浮雲富貴之想說没身遺臭處有汗顏名教之悔吾願移以評此文　彪西

上江集序　周訓成

將欲以詩詞得名乎即名亦爲愧蚕進無補於當時退亦無可觀法於鄉里俯仰多慙返躬有憾尚藉口近體三唐樂府爲漢魏無論聖賢不許也即鄉黨自好豈所樂聞耶古昔賢士大夫朝會贈答穆如清風雖未嘗不以此見重一時聲施後世但其所以傳且重者有在故其緒餘亦相隨表見耳不然不察事機之變義理之安懐慚而取悅蓄怨以求歡美刺失倫聲情岐二則亦安望其朦瞍可誦朝廟可歌爛焉與日月爭光哉今也負痾經年承　恩予告方求秦越人之不暇又何六義之與君乎惟是渡江無期鄉關千里羇愁與旅雁同時無禾與有蝻共告蒸逢　聖明恤患漕轉三河但以數百萬嗷嗷待哺之民方在旦夕莫保奈河水如建瓴溯流若登天竊恐野莩先枯沾　恩不及是斷草難於田生徒仰負　上天之雨露也每一念之如癢如痛倉卒非有推敲俚向等於野哭夫豈得已乎以視向之頌德紀塵如出兩人姑並存之以備採風史遷曰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他日靈蘭有效或更有別業可觀則又不在於此矣

況民圖耶金鑑録耶石壕什耶吾目眩心欽不能辨不欲辨亦不必辨也　彪西

題景子憶椿錄序　馬光裕

人子不忍沒其親。洒血淚之筆。寫哀慕之誠。此景子應能憶椿錄所由輯也。親有善則必書。親生平之箴銘勸誡。則必書。親之偶爾觴詠寄興達志。則無不書。自𡟰嬛在疚。以逮拮据襄大事。有祭告焉。則書。有所悔於中。歷歷數之。若無以自解。肝欲碎。腸欲裂。則又。關中李中孚。顒君自號堊室罪人。意亦如此 書。推景子之心。無非罪己。呼天凄惻。悲慟曲致其思親之苦衷。思之。故輯之。嗚乎。輯斯傳。傳斯永。君子於此乎觀孝矣。

借此以作小刻五思集句言引。不知王簡以為何如。彪西

范陽馬氏族譜序　馬光裕

余友馬子爾楹。生於范陽。具特達之識。志節不讓古人。蓋篤行君子也。既師事徵君孫先生。亦嚮余北面。惟謹。謂余與徵君以聖學相砥礪也。今歲秋七月。來自蘇門。手族譜一帙。問序。余覽其世次。井井秩秩。如木之枝葉暢茂。非有二本。如水之沠。支分派衍。未可測量。溯而上之。其源則一也。旣宗法之不講。匪自今始。馬子能修舉。可謂知本務哉。使觀是譜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則有如蘇氏之說。夫一族即一身也。身有疾痛。非風狂喪心。自刃自戕。鮮有不欲安全者。至於視其族。不若視其身。此惑之甚者也。則有如雖

氏之說。小宛之詩。兄弟相誡勉而作也。一則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再則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敬德之聚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正。姑惠婦順。德莫盛焉。福莫大焉。經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則有如鄒氏之說。此說更能動人 昔有富翁方對客談。遺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命之坐。乃坐。客問翁彼何人斯。翁曰。其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慚。夫一手五指。誰能齊一。矧族至數十人。寧得盡富貴賢哲。乃秩序固自在也。苟不思所以敦睦之。將令翁與垢敝如屠沽者。聞之而咲。則有如周氏之說。嗚呼。數君子立言雖不同。其

於厚彝常移風俗詎有殊指哉余因進徵諸古以申其義維成周盛時宗族之法行故棠棣行葦之美作於上反弓升木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教家而家就理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所貴乎躬厚薄責而藏身以恕也余願與馬子共勗之矣

開手須馬氏一段遂即撥開通篇只講宗法雖不專為馬氏設其所以頌馬氏者至矣此善於鑄意者 龐西

送孫明府左遷序

馬光裕

嚮余謂守令寬一分催科即是一分撫字近今 功令嚴惜官者不得惜百姓矣請為賢守令轉一語曰惜百姓者當亦不得復惜官嗟乎作吏如是其難哉關西孫公年少老成宰茲衝疲清飛詭禁强暴繕城堞修學宮調劑驛站申免荒糧政固漸次克舉且將報最於 朝乃忽以左遷去曷為乎以左遷去也惟不申抗糧花名故不申抗糧花名奈何曰荒既除矣逋賦殆無多也令公惜一官必不惜百姓申一人則一家哭申十人則十家哭而公之官自若也公則曰吾不忍也寧去吾官嗟乎公以此去官公有餘榮矣頃聞大中丞惻然念公無妄欲白其事復公官公將造福於他邑余邑之父老子弟思借寇而不得遂丐余言以送公余揖父老子弟而告之曰自今伊始歲輸無怠無俾方來之大夫為地方受累余因廣昔人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兩言之意而徧告守令曰民間歲輸止有此數不費之於鞭扑則歸之度支也否則日督以千數日費民間以百數合天下計即日費公家以萬數而其拙愈甚孰如我公以惜百姓去也噫嘻公行矣

呂叔簡曰官是外來的心是自家的孰輕孰重高明自能辯之

諭賢守令勸良百姓一舉兩善 龐西又評

楊念庭先生三傳 有引

馬光裕

縣南傒山下鄉名界村。楊氏居此地者。有東西與南之別。玫先生譜系。益世稱西楊云。高曾以來。多隱德弗耀。歷傳至先生。德彌純。積彌厚。厥孫給諫公炳。平山左蓮。妖有功於當時。而前緒益光大焉。識者謂天之眷佑先生。理有必然。抑不止此也。先生壽百齡。學修不倦。生平懿行。固未易悉數。余特闡其逸事。作三傳。以告大君子之樂取為善者。先生諱學詩。號念庭。明萬曆壬午登賢書。仕至別駕。

或問頑可格乎。馬子光裕曰。德以感之。誠以動之。雖異類可格。人即頑焉。有不可格之理。昔楊先生處鄉。惡少某酗酒毀詈先生門戶。若弗聞也者。尋且肆益甚。命蒼頭飲以茶。惡少如夢初醒。又如既死復生者。俯首請罪。頓改前非。由是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恐先生知。（世謂無好人三字宜爭先輩不服）古者彥方表閭。端明居洛。先生可與並傳矣。右格頑

先生初仕隆平。令庫藏鉠白鏹若干。前官謂吏某當賠補。吏故貧。又無盈庫狀。先生惻然念之。不忍虐無辜。竟受代。吏之身家賴以保全。越五十餘年。河東鹺使者陳公諱某。直隸人。甫下車。即折節問先生安否。道及活吏事。咸不啻口出。先生獨抑抑乎不自居也。夫為善不求人知。謂之陰德。若先生者。德澤在人。愈久而人思慕之。乃並忘其為善焉。豈非盛德之至者哉。右活吏

嘗讀關西夫子紀乘。暮夜畏四知。清風介節。允為百世之師。以余所聞。楊先生卻餽金。後先若合符。茲特表而出之。以示來許。先生歷官至別駕。有羔羊素絲之操。無敢干以私者。一故弁家欲屬以他事。率呈經籍兩部。先生公餘將展讀。命子啟函。鑿卷空其中。兼金隱焉。貳函亦如之。乃復緘固。平明付門吏。以手札論弁曰。夜閱來書。即焚香告天矣。仍舊封還。當檢收自愛。先生子諱斯榮。後以子貴。稱封君。曾傳其事。嗟乎。躬勵冰蘗。以清白貽子孫。哲人典型。固在也。聞之者可以興矣。右卻金

以此種人。當此種文。人亦千古。文亦千古。彪西

康窩記

馬光裕

孔子稱好學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考亭解志有在而不暇及蟋蟀詩人嘗三致戒於太康取法者惟瞿瞿良士窩胡爲以康名憶昔衛之役溯河源陟蘇嶺孫既有臺邵復有窩長老各往往爲余指其遺跡景高風於曩哲嘆有志而未能旋且任剌類亟負見星往還不遑寢處今始歸休乎林皐險絶不以駭余目驚濤不以怵（巴哀世情）余衷爰闢荒徑築土爲室膝僅堪容肱亦可曲偶爾假寐于于焉遂也時而問花訪竹散步微吟陶陶乎自得也形寄於丘壑之中神遊乎羲皇以上願爲君子之居易不爲小人之戚戚庶幾理順心安雖有他嗜好弗以移此樂矣然則余之命斯窩也蓋竊比於康節云

言者心之聲也讀周易下傳第十二章之末方知此文妙處　西彪

識得居易俟命理順心安八箇字到處皆是正安樂窩矣不然非針毡即厠坑也　又評

寄闔族

馬光裕

吾家仰賴祖宗福蔭啓弟得聯捷南宮想叔伯兄弟愈加喜慶易曰謙受益滿招損理數之常毫絲不爽願我族屬處鄉黨親朋日用應酬不可有驕心溢志以致變厲决裂既貽辱於祖宗復見惡於鄉里人倫不啇官長責懲其隕家聲也多矣須是安分守己士農各勤本業貿易務求公平不許分外生事錢糧及時封納酗淫尤所當戒如婚嫁死葬不能自贍或遺書商量或當面講說裕勉力助給斷不吝惜薄俸膜視宗族也壬辰六月初六日書

立心行事持己待人當官居鄉盡在此百餘字中　彪西

存悔稿自序 六聲猨　　賈鳴璽

往覽徐文長所為四聲猨者感慨悲歌中忽莊忽諧欲笑欲啼以為怨而不怒風人之遺而幽憤窮愁亦予長餘音也及得其中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饑債一語（句擬韓愛力抗山搏虎）反覆唱嘆誰抱此恨者文長其仁人乎仁之體畧見先子疏巧言令色章內本卹積穀本族積穀兩記與勸賑帖子亦稍稍著其用文在雪龕慟哭稿中憂患餘生服膺庭訓偶觸填滿之意熱腸怦怦輒摘孟子饑餓不能出門戶句漫成八股六首嗟乎犖犖數人子吾之同胞自顧七尺以外真無長物讀書五十餘年於世一無所濟為可愧也若夫詞粗意淺酸楚特甚如與貧士傳中諸人相對太息政恐文長復生讀之益增其恨耳其曰六聲猨者義本詞場不忘所感而仰聽北堂遺書徒存則仍慟哭之哀響也

作一篇仁孝書讀俗儒以文覩之淺矣　彪西

通篇不粘西銘點睛而立意修辭全是西銘程子曰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愚亦云云　又許

存悔稿自叙 八股　　賈鳴璽

今年病益甚閉門謝客從藥籠中檢出八股若干又群兒收拾若干如斷梗如浮漚觀其辭如隔世益散佚者不知凡幾矣既屬條聲兩兒録訖則倚枕正其字畫而愀然有餘悔也先子讀書東園嘗命三樂章題既授簡思及中間一段赧然已之以他故辭寅卯間兩奉大人諱卯夏壯弟復逝間到園中擬捉筆一報前命思前一段又泣下（不忍讀復之詞）不知所云也顧獨念當時四子書中何句何字不有負者而於此斬之不為悔；癸卯之役楊夫子執王知我過當後讀雞鳴犬吠諸章自愧難為其弟而楊為我指此道奧窔聽之忘倦甲寅後聽唐峻甫四表許子畏自俊於燕市許謂我第一墨提（不負師友之望）處立言殊過獨一承可觀唐則謂第二墨領脉高柬精餘俱尋常說訪而許又謂第二墨小講起句吾子何亦為此學者雖為應世之業要須正其心術聞兩人說不覺汗下乃至於今猶故我耳悔；二成於丑寅之前者猶經先子裁定其他則寘群兒塾中作為多（嘗無盡之心思成有用之文章）或群兒就試苦不當聊為之或同學諸子問業後技痒不禁或不快於坊本或感時撫事假之以鳴然而膚者粗者率者枯稿者生硬者直而鈍者譜而謔者詭而細者悲憤而怒者雜出楮間上之不能發明聖賢之道次之不能如古大家卓然成一家言下之

不能步趨時賢取悅當時以梯貴而弋富悔三嗟乎忘詩禮之訓負師友之望費有盡之心力而成無用之筆墨亦何惜此區區者為然嘗見里中叟有善謳者自矜調高諸少年方為新聲爭笑之叟乃獨撰樂章非雅非俗不古不今笑者聞之不知其為何代之音則又大怪而叟於無人時微吟高唱以為娛樂竊其中將有不能含然者乎而吾殊不類是身既老矣志在炳燭倘天假以年不即填溝壑日與群兒商確此事元本如先子之所謂聖道王制也者或取此敝帚反復之進退消長之故其亦有以自考也斯存悔之意也夫

詩禮之訓未嘗忘也師友之望未嘗負也解人應當如是再玩束結處進退消長有以自考益見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之意　西彪

續垂棘編三集十卷四集九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鄗鼎編鄗鼎有理學備考已著錄初鄗鼎父芸茂當明末年嘗選輯山西之文二十卷題曰晉國垂棘鄗鼎復取其鄉近人之文依例彙輯成帙謂之續垂棘編前後共為四集茲僅其三四兩集非全本也三集所錄凡五十二人四集所錄凡四十七人然多有人已前見而文屬補錄者又有一集之中而一人之文前後分見者蓋隨選隨刊故漫無體例如是耳